叢書集成續編

一九八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九八冊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清

河濱遺書鈔六卷……清 李楷著 關中 一
鄭東父遺書六卷……清 鄭杲撰 集虛草堂 一二七
春秋說二卷……一三三
論書序大傳一卷……一六九
書張尚書之洞勸學篇後一卷……一八五
筆記一卷……二〇八
雜著一卷……二一九
燕僑齋文賸一卷……清 陳熙治著 陶社 二三七

文別集——民

校經室文集六卷補遺一卷……民 孫葆田著 求恕齋 二四一
觀古堂文外集一卷……民 葉德輝撰 郋園 五三五
觀古堂駢儷文一卷……民 葉德輝撰 郋園 五四三
郋園山居文錄二卷……民 葉德輝撰 郋園 五五七
郋園論學書札一卷……民 葉德輝撰 郋園 六〇七
小自立齋文一卷……民 徐珂撰 天蘇閣 六三三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四卷……民 張其淦著 寓園 六三七
彤芬室文一卷……民 徐新華撰 天蘇閣 七二七

河濱遺書

河濱遺書鈔序

河濱遺書自其全集簡而出之者也河濱所著有霧堂集甗閣集想閣集過楚集朝萊山房稿枕上集凡百餘卷何以獸出此不欲天下動以文章之士目吾河濱也古今作者繼起圖書日增幾爲二酉之所不能藏而四庫之所不能糾識者有積薪之歎矣然天下之故日出而不窮才人學士卽安得無言亦安可以無作故載籍之興當與世運相終始十三經二十二史羣書之江河也諸子百家派衍而支分者也經不可復續而傳可續史有國史爲之續餘則各自爲書吾又惡識其所終極近世叢書之集紛出滙衆浸而爲巨澤使人游泳其中惟其意之所適亦自足目快心但或雜收無擇不足以羽翼經史反有害焉卽以漢魏叢書言無論作者之爲贋爲眞周書固勝于穆傳紀年亦等於越絕若夫漢武飛燕之傳宜有微意而使讀者志邪故不如白虎通漢官儀也神仙搜神之作自紀所聞而使閱者信怪故不如羣輔錄高士傳也何也凡書之傳惟皆爲斯世有用之言乃不悖經史而有補於經史否則非蛙鳴蟬噪徒聒人耳且等蠅蚊之聲鬧亂人心矣余嘗欲準此意删集諸家叢書共爲一部分類別門更隨世代爲次使後有作者皆得續入以與全經羣史並爲巨觀傳於無窮而竊以爲論文猶後焉先河濱著書滿家名震一代當時文章圭臬如錢牧齋李大虛皆遜謝以爲不及何論餘子顧其自少鍵戶華山卽思有爲於世故凡生平所作不爲無用之言惜全集已多散佚所存者亦大半殘缺不完當世景慕之士有欲得片紙隻字恨不可購者矣余蒐羅校對數年思欲重刊公世質於同年王子葵園葵園謀於同里司馬畹九暨文學雨蒼兩謝君皆樂出貲以成此舉因合選諸集分爲三部而先以遺書付梓文選詩選次焉要皆非敢有去取也就巾笥所存與存而無缺者擇之故於全集尚不足什之一也嘗觀魏晉以來卽尚文集大抵皆隨意論著隨時應用之作必自爲一家而後可云書河濱以不可一世之才讀盡嫏嬛之書時抒蓄積揮毫萬言南州謂比於漢人當不在揚雄桓譚以下閱此數種後或有裒集叢書與余同志者吾知其不能遺矣雖然是未盡河濱之書而中亦尚有缺簡世苟有藏吾家書不自吝惜者余不敏他日尚當糾校而補益之庚午臘月河濱七世族孫元春書於洛陽旅舍

河濱遺書目錄

霧堂經訓 共八十九頁
霧堂詹言 共四十六頁
霧堂雜著 共三十五頁
岸翁散筆 共五十一頁
飛翰叢語 共十七頁
楚騷偶擬 共二十七頁

河濱遺書鈔卷一

朝坂李　楷叔則著　晉安黃文煥坤五參訂

霧堂經訓

易

今之易孔易也以孔子之言繫于文周卦爻之後又于其總論者別爲上下兩篇是以孔易行於世其猶稱爲周者亦孔子之意也其尊于六經之上者以其世則伏羲爲先以其文則三才共貫乃有終身於易而不知易者非易之亡也孔子之亡也必如孔子之學易斯謂之學易易道不其難乎雖然易可學也惟聖能爲易故有先天之易後天之易易無典要此其一端若其泥于一而不知變不變則不易何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乎故聖人者易之身也易也者聖人之心也孔子之心羲文周公之心也亦天下萬世之心也以心涵性命者以理爲權輿易之理孔子已詳言之矣學者之于心已有可持循矣大哉易乎至哉心乎

繫辭三陳九卦予于二十年前思倣其意義取乾訟師蠱噬嗑賁蹇解渙節九卦以爲救時之策今錄其略曰乾者天之所以爲天也君之所以爲君也天常乾故曰健君當乾故曰自強夫聖人而君者莫如堯書則有倦勤之文豈其強之息與堯之德欽明文思允恭克讓蓋已有不事于強者矣當其時帝摯不道堯固諸侯而習見夫天子之事者也尙在沖齡遂踐帝位固宜其赫然有爲于天下而史官之所紀者親九族平章百姓皆人倫之常事雖以治歷之大典亦不得先此而治之蓋堯以天自任其臣又皆聖人則子己可以不勞其所謂揚側陋者蓋爲天下求人耳求人者不自用其剛也故史臣紀堯無剛健之文堯之意實不耑在于剛健也堯有言允執厥中斯可以兼剛健中正而有之說者以元愷未卽舉四凶未卽除爲帝之廣大由是觀之乾之爲乾可知也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乾剛故乾也其用柔亦乾也以卦推四時之象利貞秋冬陰之功也以爻推六龍之義亢而有悔陽之過也夫秋冬之際近于殺矣而乾則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亢悔之交數已窮矣而乾則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故陽剛不可以太過非惟理也亦勢也非惟人事亦天道也孔子之言乾曰仁以行之其言坤也曰方其義也嘗以驗夫剛毅近仁者與好剛不好學者矣能以仁爲心者此天下之至剛也不以剛自恃者此天下之至仁也惟仁者宜在高位上有飛龍之君下有見龍之臣卽其潛者亦龍也天之生才故君之所不勝用也何哉其所謂亢龍者亢則賢人在下而不我輔是以

仁而流于不仁者也是故長人之道止在體仁和義之事取諸利物其于義非不尙也以元計之此爲三變元之統天統以仁也元者善之長也是天之心而堯之所以爲好生者也天下之理惟仁爲純惟仁爲粹惟仁爲精人君之法天在法乾法乾者體仁而已矣苟其不然秦皇漢武猶其善者耳以乾剛獨斷于天地之和遺萬物之災必將有不忍言者乾之爲乾諒不其然也

訟者言之于公也天西而水東上下之情迕訟所自生天下之所以多故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之無訟者上也則使之訟者亦上也爲上者獨奈何以

訟相率乎獸則善摶盜則善攫化而導之猶不足以爲治敎之以訟其意亦以爲治之也而害治愈甚天下之禍自此而釀一則察見淵魚一則凋傷元氣俗競而民悍悍則不可以相仁罰多而民窮窮則不可以爲善不必爲誅戮放逐淫刑以逞之事而爲之上者以棘木桁楊爲治具投匭告密爲妙理糾察鞫密爲能事此非帝王之所宜也作易者慮之以爲有孚而窒尙以惕中爲吉必成其訟則有涉川之凶詎止爲臣民之好訟者言之乎蓋爲在上之聽訟者言之也中正之尙尙其訟而歸之于無訟者也險健之戒戒其可以無訟而相缶以成訟者也故天下之心平易相親則安嶮巇叵測則危仁讓相成則治強暴憑淩則亂險健者訟之所以爲淵也上不此禁而反以爲倡使有司臬憲之事皆相聞于朝廷之上登聞之鼓日不絕甚之則大臣小臣文臣武臣宫中府中君子小人狺狺而不休天下之人魚驚鳥駭莫知所措古人之意必不其然矣故曰獄市者人之所以幷容也周禮有調人之職凡其可訟而能忍以不訟者皆淳良之事守身保家之道也觀于六爻之中不永所事不克訟者若有與辭至于上六終訟有鞶帶三褫之辱聖人之于訟也固不欲其罔民也夫訟者下之事使之訟者上之事譬之于父曰使其諸子格鬬怒

詈以爲樂非居家之祥矣觀於五之元吉夫乃知中正者之使民無訟也昔在春秋之世元咺訟其君世道至此極矣魯人有父子相訟者孔子囚之使其悔過所以喻父子之恩治人倫之本也紂爲逋逃主萃淵藪不但偏聽讒譖爲滋訟之原蓋天下之奸民於焉賁鼓其誤天下也卒以自誤則所謂入于淵者上下共之矣讀訟卦者可以得炯鑒焉

師者天下之不幸也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象乃以地中有水爲古人寓兵于農之意夫天下古今何處非地水故師旅之事常與天地相終始抑在兵農既分

之後古道不復欲行古法取民以爲兵而天下愈以不安于是言兵者蒿目以爲難初則未練無以集衆而爲強久則消耗多至化強而爲弱蓋治兵之法莫善于師卦之彖矣曰師貞丈人吉考尙書之所載禹征有苗會羣后而誓師曰以爾衆士奉辭伐罪其師則羣后之師也益之贊禹則從禹而征者也苗地距帝都爲遠師未可以用四方當用羣后之近于有苗者徂征而三旬逆命其師當未入苗境故未有征戰當是以文告往諭招徠解散之禹用益言班師振旅不聞其請命于帝羣后不以爲擅而帝不以爲專此卽閫以外將軍制之者也苗民來格乃在班師七旬

之後考其時在虞舜之三十八載焉計舜攝位竄三苗于三危則在唐堯之己未舜雖加罪于有苗而苗之負固猶然不服至于禹征之歲爲時已八十六年矣苗民荒遠帝不忍誅苗又未嘗有犯順之事故命禹徂征聽其班師而有苗卒以歸服此又可見聖人用師有征無戰之象焉以禹爲丈人之將以班師振旅爲師貞之法師之在三代以上者大略如此迨甘誓有左右御馬之文胤征有同力王室之告湯則厲以孥戮武又詳于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費誓則甲胄弓矢戈矛鋒刃之屬杜擭敜穽之命爲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之禁尤爲詳備因知三代之將三代之兵律遺法具在爲人君者命將出師將不可不愼師不可無律此亦足以驗易于人事矣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天下未有選任大將而可以它人參之者參之以文臣或不習其事參之以內豎又多撓其權故夫能將將者推漢高祖唐太宗宋藝祖爲最焉師出以律否臧凶天下未有兵無紀律而可以成功者未有將不賢而能有紀律者古之善用兵者無算皆其備知勇信嚴而自律以廉待下以仁者也將不廉則剝削士卒兵不廉則攘奪犯法將不仁則寡恩心離兵不仁則違天者多咎是故君以田禽執言而將必以賢師必以律蓋于其左次者不督之以

自戰夫亦猶大禹伯益之旨也若夫不擇將不練兵不申紀律而必以戰勦爲急則是自毒其民耳爲民而用兵反因兵以害民將謂之何易之言曰行險而順師者至險之事也丈人之貞則大順之大道也險而不順何以奏功何以開國承家哉夫天下之所謂田禽者外譁內訌二者而已將得其人兵有節制則無事不成然則黷兵者與銷兵者皆非其正讀師卦者不可不知也

蠱者治亂之關也蠱元亨而天下治聖人若曰天下無不可治之事亦無不可治之時人以蠱壞爲不可救而自棄者是人事之不修非天之罪也終則有始天行也天行在

蠱卽有轉蠱爲治之機其奈何以怠緩苟且之計違天心而失治理乎利涉大川者先之以勇也先甲後甲者繼之以愼也知蠱之所以爲蠱而反其術以濟之是其道固有昭然可舉者剛上而柔下非君驕而臣諂乎巽而止非下卑巽而上苟止乎反之則君求輔而謙沖百工毅然以右爲靖獻者各舉其職握權者勉進其業此之謂涉川此之謂先甲此之謂後甲兢兢然以蠱爲憂乃能治蠱以與天下更始故爲君者惟恐蠱之在于上爲臣者惟恐蠱之在于下天下之蠱斯可以窮變而通久無曰蠱之名爲不祥上與下姑且諱之于不信夫不以爲蠱斯蠱矣知其蠱而

救之斯不蠱矣古之人創業垂統竭心力以經營之三代以下之令主比比皆然莫不貽子孫以安卜龜歷之綿何蠱之有哉蠱之生也其在繼世之君乎譬之于有家者其祖宗辛苦而成之其父母逸豫而壞之是其蠱雖非子之咎然已有肩之于吾身則不敢蹈父母之轍而益隳夫祖宗之緒一舉夫父母之蠱而振作之蠱之來也非一端振蠱而治之亦非一端其善者爲幹蠱其不善者爲裕蠱故初之蠱也淺其幹之也易又以其父稱考之時身任其事而不憚改父之所爲謗議易生沮撓有人其事危似于變亂先人有乖紹述而其理則甚吉蓋以其意之承考者知之幹蠱者不當如是耶若夫蠱在于母非母壯子幼垂簾攝政則亦宋之太后臨朝之時也母之蠱非父之蠱幹其蠱而得中道此蠱之一變也三之欲幹父蠱者與初雖同其勢漸異五之能幹父蠱者則不但可以治之而且有聲譽此則中興之主克纂祖訓者也夫如是則天下治矣賢者可以不出矣不然上六之不事王侯何所取於蠱壞之世哉夫裕蠱者尙且不可況于置之膜外乎是故蠱有在于朝廷者君臣共治之蠱有在于家庭者父子各治之以此推之父之事賴于子君之事賴于臣臣子之責視君父爲尤重讀易之蠱而不知所以治天下則天行方在於元

亨而人事自取于禍敗不能爲唐肅宗將必爲宋高宗此豈獨其君爲之哉其臣實有以成之矣有天下者可以得龜鑒矣

噬嗑爲獄聖人之所大懼也人無日不噬物國無日不治獄以臣民爲頤中之物必齧而去之夫豈聖人之意哉仰觀電雷之象光芒閃爍下已畏其不測而震霆又不及于掩耳獄之爲威殆有甚焉天怒不竟日獄吏之貴所以奉天子之意者無已時獄中人譬之頤中物矣學易者蓋于此三致意焉象天之電以爲明又以雷爲合而章蓋所尙者明也非威也明以察者恐獄之有寃也合威以爲明者

恐獄之猶有變而下情之終不白也爰書將具要囚將成獄也者人之生死係之故於此乎再三矜疑思所以生之而不得然後論死而不赦此在讞獄者不敢任剛以作威則以柔爲主以中爲極柔則以仁馭天下而中則兢兢于過與不及之間聖人之意以爲噬物者有難易斷獄者亦有難易夫豈謂强悍不法者之爲難良懦無辜者之爲易哉斷獄者揆之以理則爲貞加之以愼則爲艱先于吾心存其明罰勑法之意必不使獄之有寃夫如是乃可以定人罪之重輕而人不怨不然則滅趾滅耳雖無所不可而于刑獄之際其違自心者多矣且夫獄與刑之不同也有

獄成而刑者有疑獄而未卽刑者獄有出入有平反刑則一定而不可變者也稽于呂刑惟苗民之五虐爲淫刑之始有賴于舜之振救也故其詞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周王審知之故命典獄者非訖于威惟訖于富其諄諄于今之所當懲者惟是苗民不察于獄詞又不擇吉人以觀于五刑之中故有庶威奪貨制刑無辜之事夫今之獄猶古之獄也爲有苗之獄則貴者得以免貨者得以賄爲士師之獄則不但訖于威亦訖于富刑之爲刑鑒觀于此亦可以知戒矣噬嗑者噬其有間者而已矣僉壬小人爲君子之間盜賊奸宄爲良民之間宦寺讒人爲宮廷之間此乃所以宜噬也夫如是獄敢輕乎哉

賁者致飾之道也致飾以文文盛者天下之美觀也然天下事有本有文純任虛文不可以爲訓序卦又有亨盡之懼勢將趨于剝矣是故卦以小利有攸往爻以白賁爲無咎此文周治天下之大端孔子之所以占賁而愀然者也夫三代之文惟周爲盛周歷獨綿於入百今考其文于凡制度皆兼虞夏殷而爲之賁之用大矣賁之所亨亦久矣西周禮樂之治東周文辭之功空名以繫大義言語而散于戈雖在七雄之時餘風猶有存者周孔諸聖人豈不欲

天下之常文哉已不能不爲文盛之憂矣天以日星爲文非以日星自飾也地以草木爲文非以草木自飾也聖賢以六籍爲文非以六籍自飾也有天下國家者知文質損益之事關氣運之盛衰尙其文不尙其飾雖在黼黻皇猷潤色化理終不能黜本計而末是求是可以剛柔交錯之故審其輕重焉柔來而文剛剛上而文柔於乾坤之變而得文明以止之象夫然則文明而不止者不可以謂之文合離與艮而觀之當自有賁極反本者矣大象之所云明庶政無敢折獄者何也庶政猶可以粉飾獄情無貴于浮辭自初至于四其文猶以賁爲事五上則丘園束帛以漸

于白賁者何也賁趾者剛之未涉于柔者也賁須者柔之有資于剛者也賁濡者剛之有資于柔者也四之賁如皤如者柔之相資于剛者也主賁者以敦本尙實爲天下倡故其成也爲上得志治天下之六端周公蓋備言之夫以周公之才文治化成而於白賁贊之示周之尙文而非尙文也以忠厚爲開國之本也或曰剛柔交錯謂之文其文章之事乎其政治之事乎抑亦臣工不齊之品私交往來之情乎曰古之說易者未嘗言臣品也然以臣品求之亦無不可厚重少文者剛也彬彬儒雅者柔也下求者大臣之道故有白馬之翰如自守者處士之節故應舍車而徒步與上興者因人成事者也永貞者不附黨援者也古之君子在朝在野生於文治之世不可以他途倖進其爲天資之所近或質或文或樹交或自立極其情亦不過此數者而止爲剛爲柔相爲交錯能使之同時協衷以共濟亦文治也卦爻雖未之言其理固可以旁通哉

蹇者其時會之窮乎蠱言父母則宮廷之隱憂也蹇言王臣則君臣之難厄也屯言建侯古人之封建擇人立君之時也蹇言大人後世之朝廷勤王濟難之際也有無形之蹇有有形之蹇有勢不可入之蹇有義不可避之蹇士君子不幸而逢國家之厄所宜奮然以相從或可以有利于

社稷卽不然有死無二以明大義于天下此理之正也凡爲臣民者之所共也豈其可漠不相關視君父爲路人自處于明哲見幾之流罔申同舟共濟之誼乎夫無形之蹇莫大于人之攜貳有形之蹇處險于國勢之窮促埶不可入之蹇莫過于喜事首禍以嬰天下之所忌義不可避之蹇莫甚于君憂臣辱君辱臣死之大節且亂者所以開治窮者所以基通激而有爲者績易成恥而圖報者業易就蹇也者時會之窮亦時會之先資也當蹇之時豈無泄泄沓沓不自知其爲蹇者卽君不知蹇在廷之臣與天下之賢才無有不知之者知其蹇而不爲之所一人弛擔則輔弼之羽鎩羣賢裹足則舟楫之助孤爲國者以智士爲高非福也謀身者以招隱相求非正也聖人立敎蓋深慮之爲君之新一爲臣之策五大蹇朋來以剛陽中正之君欲濟天下之蹇得中正之臣以助之斯可以有爲于天下卽未必兼剛陽中正者如昭烈之于孔明肅宗之于子儀德宗之于李晟尙可以粗有所立苟能如仲康之得胤侯高宗之得傅說未有不隆夏商之業者也其策臣者一曰利見大人一曰貞吉一曰匪躬一曰來反一曰來連一曰來碩皆以有功爲志正邦爲事者也同在王土同爲王臣不以它往之思擇君而事胥來于國協力匡扶此則濟蹇之

衆謀人臣之大義也惟初以宜待爲之然亦非見險而終于止者善乎先儒以蹇難之時非聖賢不能濟天下之蹇由此推之人不講于聖賢之道而詭爲規避以負國家者皆處蹇之罪人也是故制治保邦者時未有蹇尙當思患而豫防之則作養人才講明忠義其可忽乎哉

解以繼蹇故其利于平易者尙與蹇同而未之敢苟也說者以爲天下維新之時自宜寬大易簡與民休息如湯除桀虐而以寬治武誅紂暴而反商政夫天下之蹇不必盡爲豪傑用武之資卽繼世之君亦有然者則知解之有造于天下赦過宥罪示人以解網蠲苛之意亦不止新國宜

爾也蹇之時朝野震蕩宗社臲卼其君焦勞于上其臣拮据于下天下之煩擾者不可以備言而物不終難稍得貼席當如雷雨之澤使草木各遂其生解也者豈非天下之幸哉然在赦宥之事亦解之一端耳征戰久而思解甲賦斂橫而思減租榷政繁而思弛禁土木多而思罷役有前代之所無而近年增設祖宗之所略而後人附益者無不思所以洗之悖大者人君之度安靜者四海之富解之不可不急也蓋如此文王之辭以爲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其云往猶蹇之往也其云來猶蹇之來也往以解其蹇來則解而不蹇矣天下方在出險之初人亦未忘振動之舉蓋未必卽可以晏然而餘險之在一隅小醜之勞司馬者我亦靖之卽靖也與其久之而滋擾不如夙之而無事也周公之慮則更有深於此者以天下之蹇爲易消以君側之蹇爲難淸蹇莫蹇于小人之禍國解莫解于君子之除惡故爲君者宜如五之退小人爲臣者宜如二之獲狐四之解拇上之射隼務使蹇之萌不生于肘腋之閒然後天下之蹇無自而起解道于是乎大成以周之時徵之文考以蒙難爲蹇成王以多難爲蹇便嬖近習婦寺之流故未之有也計其爲當解者惟有商氏之武庚周室之管蔡君側之蹇何嘗非天下之蹇乎故不得已而東征其

所爲封衛營洛之舉酒誥大誥梓材多士之文命與微子封宋之故事凡所以爲解者皆以寬大簡易爲之在射隼解悖之時無非爲天下計者若夫小人之道亦至不一矣鷙而隼者天下之所共惡也媚而狐者天下之所不知也微但天下不知君亦不得而知之故小人而附相臣者拇也小人而在高位者隼也小人而亂君心者狐也以其品之卑汚爲負者之且乘以其惡之將肆則爲蹇之將萌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思所以解之乎序卦又慮之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嗚呼可畏哉

渙之繼兌其義皆尙于亨利而人或諱言之幾以渙爲不

祥臣子不敢以之進說于君父夫渙則有可倘以爲治者其在臣則渙躬以無悔是公爾忘私之義也渙羣而元吉是不立朋黨之正也初與二或以爲馬或以爲机是動靜相需同心戮力之事也其在君則渙汗其大號以誠信布告于天下渙王居以散財行仁于百姓者也天下之心聚散靡常君與臣能有以馭之又何懼哉以風行水上者觀之水固決滲風又從而震蕩之雖險而可畏有善操舟者乘風破浪一日千里不但水失其威而風實大有助焉濟渙者亦若是焉則已矣天下之勢時而爲安流時而爲狂瀾治不必其爲磐石亂不必其爲瓦解國勢在乎民心民

心在乎朝廷其收之也有道其操之也有要享帝立廟此非其最切者乎上天者萬物之所宗也祖宗者百世之所歸也天于下民不忍戕其生祖于子孫不忍殄其祀故郊禘之禮舉于上仁孝之風應于下卽在平時無有敢不祀天敢不報本者況于渙之時乎且夫天下有不可渙者有不可不渙者不可渙者天人合一之理神鬼志氣之通祖孫命脈之合皆人君之事非臣下之所敢與也其在不可不渙者令出惟行弗惟反大道有財此有用臣得以請于上而非臣子之所以自私也是故地有大川非舟不涉國有大事非君不治同一水也風加之則巨測本乘之則有功夫亦知渙之非渙而善用渙者之有濟于天下也考諸三代繼世之君偶在處渙訖有成功其後之爲漢唐宋者雖有季世猶能藉先王之餘蔭而卒以奮起況于聖子神孫光大昌亨之日豈其以渙爲諱哉讀渙者可以知其興矣

節者天之所以成四時也節以制度君之所以成庶績也天下有蕩檢踰閑之人而節不可以終廢故作易者尙之惟人情蕩罔所底不得已而坊之以節節幾爲天下之所苦夫節之爲用豈其強人以不堪者哉夫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非一人之爲節而合天下以節之其于制度之間

尊卑有等長短有數豐殺多寡咸有不可踰越之則故上而朝廷內而後宮下而諸王大臣以至于輿臺之徒外而要荒屬國以極于梯航之所同越若宮室祿糈車旂服色賞賚賜予祭祀燕饗聘問慶吊之禮無不掌之有人辨之有典故能上下貴賤各安其節不相凌奪不相僭越而天下治此則節之盛時也惟人君先能自處於約有所檢而不敢肆則爲恭爲儉爲仁爲禮于以養天下之財而不匱培天下之民于無疆斯可以優然而有餘孔子又有取于說以行險者何也天下之情固有說而不知止者矣知險之可畏則志不可滿欲不可縱樂不可極自省則藐予一

人四顧則朽索六馬如其不自抑損侈爲妄費將使財用詘乏民人怨謗于是乎不敢不蹈于中正以與天下圖治耳周公之于九五贊以安節吉往有尙此卽所謂當位以節者視其臣則柔順得正者安節矣其不節者則陰柔而不中正者也天下無上節而下敢不節者費惜露臺夜忍燒羊軔卻青絲裘焚雉頭古人師大禹之儉者莫不可傳而可法乃若晏子孫叔敖公孫宏之倫以節聞者亦復不少何哉上爻之所謂苦節者此卽卦之苦節者也它如初之不出戶庭則許之二之不出戶庭則凶之又何也天下之士有出處之節蓋有關乎世道者上有制數度議德行

之君而抗節不出初猶可以恕之至于剛而不正不與五應得無失之傲乎此非魯之兩生而違道于譽生今反古之人也況于上則節極其苦雖貞而凶其窮也宜矣此非漢之子陵而甘餓山林賷志以沒之人也此三者以氣節言而有乖于時會者也易不可爲典要蓋如此節之有取于澤水何也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天于億兆之上而立之君必不可以盈溢有如此澤矣撙節者經國之道也節制者用兵之律也節義者性命之美也蓋嘗觀于山之虎節澤之龍節矣非所謂示信之具乎節樂以祝敔節歌以商齊非所謂音節之正乎至于臣秉節以酬君妻抱節而報夫節如竹然一破不可復合亦如關格一裂無所顧忌是故節也者人之所不可須臾離者也

或曰理財損益用人泰否皆所當昌言者止于九卦何也

曰此啓禎時之言也其餘未皇及也以後有缺

補純乾說

荆山爲其弟子信卿講純乾六畫以爲初畫少陽第三畫太陽上下兩陽映第二爻又云六位時成此六位一時俱成聖人乘此六龍以御天予家世習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說乃從一道人聞之以爲一合于中之五則六也二合于中之五則七也三合于中之五則八也四合于中之

五則九也夫易之妙內外上下變化離合其數可紀者一二三四四象之位七八九六四象之數也一與六合者甲與己也二與七合者乙與庚也三與八合者丙與辛也四與九合者戊與癸也其變不可窮者甲己化土陽制陰夫從妻也乙庚化金陰從陽妻從夫也丙辛化水丁壬化木戊癸化火各以類之變者而言之蓋從龍也反對者顚倒而觀之純乾反對仍是乾又自初至五俱是陽第六之亢卽初爻之潛也上互下互俱是陽所謂剛建中正純粹精者此也所謂元亨利貞者此也所謂見羣龍無首者用九也用九不用七而反有取于坤六純乾之卽爲純坤天包

地也天地二而一陰陽不測之謂神猶人之仁義二而一美大聖神之仍是信也信者誠也信爲五德之一而四德始終焉信以成之者此也土爲五行之中而四行始終焉萬物生于土歸于土者此也乾資始者非氣乎品物流行非質乎兩一卽爲二陽之斷處卽陰陰之連處卽陽乾變卽坤坤不離乾天高地卑與天淸地濁分而未始分也地處天中而地氣上升仍在天之中天包地外而二氣絪縕天亦入地之中是何也陽連而陰斷斷不如連之直捷斷而不斷則一倡而從連與斷健與順二而一者也三畫之象初爲地二爲人三爲天六畫之象初二地三四人五上天上爻多類初初辭擬之卒成之終也天地分而未嘗分也下卦布而方之上卦因而重之大方圖成焉下卦布而圓之上卦因而重之大圓圖出焉大方大圓天地之未嘗分也分而未能終分也此其膚說也乃若文王之易視羲易之方圖別有變化之妙孔子之所繫又往往出於文王之外易理無盡辭占象變亦無有盡醫卜二宅皆不可盡荆山之弟子學易于希夷之舊居希夷之身之世渾肰是易潛處亢處人或知之爲見則應詔而出之時爲惕則墜驢入山之時也豈不能飛一汴二杭三閩及廣能飛能讓其以御天不如沖舉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甚矣易之貴正也以中言易不如以正言易孔子于文周二聖之卦爻言正者請以此例推之位之當者正也乾之四爻有直斥其不中不正者矣于乾坤六爻知中正之旨可以涉世可以治世矣

補

乾元用九說

易十翼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此孔子之言而非孔子之言也周公繫三百八十四爻獨于乾坤而七其六此周公之情有以引宓犧而連文王也今夫占易者必用爻何以乾坤有用他卦獨无耶用九之變坤用六之變乾或以老變而少不變然則少陽之七少陰之入俱無消長耶且也用九而本于乾元用六何以不本于坤元天地之元詎異撰耶竊繹尼山之易而悟造化之妙焉韋編三絕鐵撾三折是以深知天之所以爲天與天下之所以爲天下也天則者天之則也天下治以天下治天下仍是以天治之耳其在孔子於用九必曰乾元者亨利貞皆元也坤之元卽乾元也故發揮乾元而以用九明之是不可以用六對舉也矣夫剛而去柔與柔而去剛地道之龍穴砂水則然仰觀於天一陽一陰之謂道氣也理也一也聖人君子德備乾坤必也兼乾元用九于人道自治之人無以異也凡今之人將爲體乎將爲用乎將爲

有用乎將爲無用乎皇天生我父母育我朝廷成我師友知我其畀之以用於天下也明甚坤猶婦也婦不可以司晨而酒食中饋其用小非大用也凡爲男子者當以用九之道自正自成其弧矢四方之志不敢苟且呰窳墮無用之倫甚矣人之用九而不用六也用九者六龍六虛六位六陽之妙用也元有一定而不可易者自初至上六迭用矣元有變化而不可泥者隨占所值而善爲之又神用之用也甚矣用九之大有益於元也春秋傳曰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知乾之用九之義矣

補三陳九卦說

昔者孔子讀易至于韋編三絕鐵擿三折折衷伏羲文王先天後天六十四卦之象詳哉其言之已它曰以文王憂患之故三陳九卦夫卦亦多矣何獨於此九卦而三陳之且卦數恆八而疇範則九此其九也其或尙書九德之類乎閒又思之尼山至聖止于九卦而三陳之必有故焉以八卦之宮求之蓋乾坤之八卦判不相及而糸兌宮者二糸震宮者二糸艮者一糸坎者一糸巽者獨三此所以六子之中獨有取於巽者蓋必有深旨矣以男女之故索之女之卦五男之卦四豈非女之柔弱爲處憂患之所宜哉請得而詳言之巽之第四卦巽下震上者是乃所謂恆也巽之經卦上下皆巽者其第五卦也巽之名其象爲隨風而名不易焉者也巽之第六卦巽下坎上者井也此巽之所以獨多而三陳者之所以每每結歸也其它糸于震宮者在復則震下坤上者也在益則震下巽上者也復爲震之第八卦益則震之第六卦也其糸坎者困之坎下兌上也糸兌者損之兌下艮上也糸履者兌之兌下澤而乾上天也其糸艮者艮下坤上之謙也由此觀之九卦之所以三陳可略見髣髴矣抑在九州之方位巽東南艮東北坎正北兌正西震正東震者紂之在東歟兌者文之在西歟而巽之方則江漢揚州之封而艮爲東北抑亦當沬邦邶

鄘戡黎伐奄之兆歟孔子之于此止言卦不言爻止言象不言爻之小象以周公之事在後而文王之事在先也夫二南者詩之首也所載文王后妃思懷文王之詩曰陟彼高岡又曰陟彼崔嵬三曰我僕痡矣甚矣其爲羑里之感也或問三陳之曰德何也道者變動不居之理也德者行道而有德于心之謂也孟子以爲生于憂患憂患也者所以進德也由憂患而進德將以德而善處其患難文王卽未嘗泥於此而孔子於此九卦津津然深味之此其序又可思矣序之首謙何也孔子曰文王之守臣節也非他也謙而已所謂卑而不可踰者也以天地鬼神知文之謙猶

周公之遜碩膚也謙卽遜之義云爾其終巽也入也善遜患者入其中而能以行權稱則盛德之至矣德之盛者人之所不能賊也歟一陳足矣必三之者何也九者陽之老也三其九則二十七矣槩文王處憂患之道其用九卦而合焉者不一其時不一其用所同事之諸臣雖有膠鬲衆哲而飛廉崇侯輩之譖毀甚危且急也蓋有一卦而異其用者矣且其下卦之分屬者貞也而上卦之分屬者悔也貞悔可以兼龜之五兆而輔疇之五行矣不但已也後世所云弔民伐罪者湯武所同朕惟婦言是用牝雞司晨所以聲妲己之罪也紂之爲逋逃主萃淵藪蓋天下之奸民

兇黨不但不畏天子之威而反藏匿於輦轂之下其所以陷阱善類毒荼士紳使天下之人不得其所者殆不可以擢髮而罄竹此九卦中得毋有甚似其事者乎損之遠害其一耳以諸經考之文王在下卦紂在上卦亦旣昭昭矣夫孔子于易則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于文王之事繫辭蓋兩言之是宜以後天之卦推之不以先天之位求之者也九卦之彖辭皆文王所作不可不以再四搜尋予無知謹錄文王之辭以觀孔子之旨如左

三陳九卦（不用八而加一卦爲九亦不用六十四而縮四十七卦爲九蓋合八卦于九疇也）文王大聖人能變先天爲後天雖未見禹箕必能衍洪範　孔子讀易在文王繫彖之後不用三易而用文之卦名以合于包羲之畫蓋奇一耦二其畫固有數也　文與紂之辭兩見子繫辭卽周公亦不及焉用卦未用爻連山歸藏可知矣　九卦之畫有脗合于九數者三陰三陽合其奇耦而數凡五卦損益恆升困也有歉于九數者一陰五陽爲畫七履是也有浮于九數者一陽五陰爲畫十一謙復是也有限于入而不及者四陽二陰爲畫入重巽是也　疇之數中五與圖同戴九以至於履一惟無中之十耳十爲地九爲天地道右生生之五行也天道左生剋之五行也

九卦準五行乾陽金兌陰金震陽木巽陰木坎水離火

坤艮皆土也　土靜者也有生無剋地山謙陰陽備矣其剋者惟水耳土生金金卽生水故不忍其剋彼也剋我之土者木也木生火火卽生土亦不能以剋我也　文卦彖子九卦無明言憂患者孔子奚取焉孔子設身處地代爲之謀也其義則孔已示之矣切文紂周殷之世而歸於卦惟深思者得之　九卦之序上經三下經六皆用文王周易之次其卦無淺深而有先後始于履者以虎尾不咥人似紂之不能滅文也其餘詳在下解終子巽文王之盛德也　古易考原曰伏羲始作巽卦巽上巽下仍名曰巽巽下震上名曰恆巽下坎上名曰井伏羲始作坎卦坎下兌

上名曰困伏羲始作艮卦艮下坤上名曰謙伏羲始作兌卦兌下乾上名曰履兌下艮上名曰損伏羲始作震卦巽上震下曰益坤上震下曰復先天若不合以後天止入卦無六十四當無着落可再思之　馬圖水北火南金西龜書戴九九其尊也水一居下所謂潤下也與卦同至于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二與八對非十乎乘以中五爲十五故曰洛書縱橫皆十五左三右七左木右金亦十五也　唯性理蔡子所補疇數九卦之謙左𝍣右𝍣皆金也金數四九卦之復左𝍨右𝍢土木之數也九卦之巽左三右三木氣之盛矣餘倣此　憂患有既往見在未來三種相生則

無相剋則有故以知九之爲剋也紂剋文王者時也羑里哉文剋紂者理也則武王矣繼之者成王其爲武庚者倘未忘于剋　禮中庸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易則以憂患屢陳聖人之所以爲聖商之所以爲周蓋以天道徵之矣

孟子曰生於憂患又云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憂從中來患自外至惟孔子深知文王豈但倘論于事後乃追窮其至理　一剋二水剋火也二剋四火剋金也四剋三金剋木也三剋五木剋土也龜之占周人最重五行生順而剋逆自湯已然以周尚赤改之則殷白夏黑止有金水二德耳元會運世皆以剋相加可勝嘆哉　凡九之妙過子十十則竭矣造化人事莫不皆然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其三而爲九揚于雲之玄也歷也非齊桓公之九九也　冬至數九或云夏至亦可數九今星命家以直九爲不祥楊公忌亦避五數豈非五者九之半與古易考原上經以履爲小畜之反對謙爲豫之反對復爲剝之反對下經以恆爲咸之反對損益反對困井反對巽不反對蓋九卦在上經者三在下經者六反對者困井損益四卦耳此亦見九卦止有四卦而不能及于五也龜之不得不尊五也有然　太極圖周濂溪於五行各作一小圖而於太極兩儀止言動靜陰陽詿者只言大槩未能析之曰水陰火

陽金木土之誰動誰靜也文王之于九卦也詎有外與孔子之憂患與文王同異如何曰孔子之伐木削迹圍匡困蔡幾與文同孔子得于思而道傳于萬世卽其門人皆十亂之流亞也未之有異矣九卦卽孔子之自寫其憂患也　凡孔子之所未言者人未有敢繫說也邵子程朱之所未言予亦不敢爲繫說也今略存其疑以質於後之君子

䷉履　䷎謙　䷗復　䷟恆　䷨損

䷩益　䷮困　䷯井　䷸巽

書

水火金木土穀六府也正德利用厚生三事也合而言之爲九功其曰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惟敘之而後可歌敘亦難言矣或曰此周禮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也後世之君聽民之自生自遂而不知所以養之六府失敘誰其問之至于三事則風俗之間不爲加意或且窘其用而戕其生矣噫難哉

帝論臣隣遂至于翼爲明聽其以作會作服音律聲樂諄諄者卽大易垂衣與命夔典樂之旨然孔子論爲邦則曰服周之冕于韶舞之下繼之以放鄭聲其于治又有斟酌焉者天下之事主之者君佐之者臣臣不能以禮樂事其

上三代以上豈絕人人以重大難舉之業乎

瀆五子之歌與三風十愆之語使人慄慄寒戰事之在後世者不能以古人爲鑒而若有藉于宣淫導欲戲言戲動之案以爲古人曾一試之噫可畏哉

古之作史者不同人故其下筆亦不相沿商書中之奇崛古鬱者當推盤庚用字艱澀句法奧僻調亢而不墜篇簡而不詘揚子雲樊宗師文太靑黃幼玄之所嗜也此史官之好奇者也孔子刪書不以軋茁而去之亦以見文章無定或奇或平各要其至作者雕鏤刻摯極其斑剝雖在聖人弗之能黜也史者記言記事之書也言不可廢實與事同如以事而已遷都雖重大之事其爲告諭臣民當不過明布利害使之必遷安能鉤玄探賾有此絕奇之筆乎予讀此有感于心者二焉甲申遷都之議浮言搖惑使天子殉社稷而死此固帝意不決有異盤庚抑其史官亦可知也天言簡朴旨語不煩然敷陳事宜非詳不辨臨文組練垂後乃光一切上下之言如牧豎對語無復典故爾雅之色編之于書斯亦不足觀也已嗟乎難哉

洪範一書法也非數也洛書者數也非法也有以洪範九疇配洛書自一至九之數者予竊以爲疇卦不倫卦之六十有四其中八八互乘各有定理疇則不然所謂九者自

一至九疇之次第如九功九歌之類有相蒙者有不相蒙者必以五行配五事則八政三德分類無從皇極居中又無五行之可指此殆伯禹之所作箕子述之略加詮釋以告武王者耳其九非洛書之九也訓故者曰禹平水土而神龜現瑞猶之鳳麟以是爲法龜而作洪範今觀其文列有九則全非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九九生八十一之數焉得以揚子蔡子之說發明九疇之大指予故曰洪範者法也非數也卽使偶取乎九之一字以爲書必不可以河圖作易之例例洛書之作疇也若必以洛書配之戴九何以戴福極履一何以履五行左三何以左八政右七何以右

稽疑二四爲肩何取于五事五紀六八爲足何取于三德庶徵或曰聖人作範亦思其意而已矣卽師其數非泥其數也五行之家與八卦之理無二也作易之聖人其有取於河圖也黑白奇耦卦象之所自生非盡泥其數而爲卦畫者也作疇亦然卦之有八衍而爲六十四行之有五縱橫而皆十有五卦明言之疇隱示之耳予誠愚魯何敢置喙再四思之疇之爲書蓋必不可以易類求之何也易卜筮之書也疇非卜筮之書也卜筮者尙其數洪範則言理不言數學者亦不必以數求也其似於易相關者不過卜筮一節曰貞悔曰雨霽蒙驛克而已卦詳于易五兆何嘗

有辭乎無辭亦無數也卦中坎水離火坤艮皆土乾兌皆金震巽皆木說易者或以五行詮之而疇所言風不同巽乃屬之土此已異矣燠屬之木寒屬之金原與易不相蒙且以五行俱統于一五事次之于二未嘗以五行之數論也必以易之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推之則五事之中亦可以數推之乎不可以一貌二言三視四聽五思則數非疇之所尙也明矣卽以易之近取諸身者推之則坎聽離視巽言之外貌無所系思亦無有定位而謂五事有數乎五事非數五行非數則卜五占二之爲數也以易詳之不俟疇之更言數矣或曰九疇之本於洛書先儒已合于

乃以爲龜自龜疇自疇乎曰易之八卦固取於河圖而非龍馬少陰之八也範之九疇亦取於洛書而非龜文戴九之九也好事者以爲圖主生數書主尅數然未見其爲必然亦未見其爲不然以臆斷之河洛表裏者數也大易與洪範其相貫通者理也易數可以兼理範理不必兼數學洪範者當觀其治天下之大法非泥夫五行災祥之故蓋京房關朗之易非同於周孔之易伏生劉向之五行亦不同於大禹之五行雖謂之洪範非洛書可也卜五占二之詳於易何也曰孔子言之矣興神物以前民用又云莫大乎蓍龜卜筮之事固盡于易矣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圖書之數亦盡于易矣尼父所以假年學易而不及于洪範者其學已盡于易無餘理之可尋也範者法也法之所示者淺易者象也象之所示者深故學易而韋編三絕鐵擿三折洪範則不然矣以理或同異而數已畢于易也若然則尼父於九疇未之究心與曰豈惟尼父哉天之所以錫禹者其文不載於夏書塗山之子孫未嘗世守而演之湯之世亦未聞其大明也武王之十有三祀乃以諮詢彝倫之故箕子乃爲之稱述是羲易之傳三代不改而九疇則或明或晦若存若亡不如連山歸藏之各有其一代也武王訪之何文王之不學與曰洪範者天子之事也臣無

有作福臣無有作威西伯之蒙難也尙敢談及洪範乎哉羑里繫易易賴以傳以是爲先天後天之學生中古而積憂患若洪範之爲書故有所不暇爲也箕子之不以洪範教紂何也怠棄威侮前乎紂者已有討矣斮脛剖孕炮烙非法之主其於五行也弁髦之耳箕子雖欲以洪範教之其如不聽何矣賢聖爲天下之心至公至虛不以武王爲仇而靳之斯不以獨夫爲親而傳之益以知三代之於易人人學之世世學之洪範則帝王之事未必人人學之而世世學之也益以知尼父之不言洪範所以專心于易而亦不欲以五行災異近于語怪而語神也愚故曰九疇者法也非數也洛書者數也非法也不以易之例例之者也或曰信如子言然則悖于易與曰否易用八卦範用五行八卦五行理之元同者也鯀汨陳五行故天不畀以洪範禹之嗣與其能順用五行者也五行之氣與天地俱全乎洪範而言之者不一而足五德乘運自有支干以來未之能易也後世五行家推言休咎指示趨避莫不于洛書乎宗之遂與易書錯出而競勝而言易之人或至竊其法以自詮若卦之配周天與納甲占候之說往往借五行以示神奇其實疇有此理無此言也今夫四象皆歸于土猶之四事皆統於思也貌言視聽身法之四表也思也者心法之一王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有身心焉天子之身尤如造化民生相關卽以貌言恭則天時雨若狂則天恆雨若後世之君動作威儀輕薄佻達不能恭己以事天亦不能莊敬以蒞下得無有九年之水敗民之象指而效尤者得無有狂悖跋扈者歟況乎其出言無章視聽聾瞶賢奸倒亂民生日蹙民之不能嚮五福而陷于六極也君實爲之矣況乎其心志妄營者乎作好作惡偏倚陂邪而造化民物尙安得有康乂者乎故以五事準五行治天下之法具焉與易理之乘龍御天又何異焉此亦可以信五行八卦之相通矣八卦本於陰陽五行豈無陰陽與曰否又用三德其所謂剛柔者卽陰陽也夫五行各有其剛柔者也後世之言五性者木仁金義火禮水智土信居中而皆以二氣灌輸於性命之交是故五行之在物者有陽木有陰木金火水土莫不皆然然剛者過之柔者不及氣質之性不能不偏則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雖兼二者而實流于一偏者也卽如仁剛則爲從井之救柔則有端而不能擴充此其大較也古之治天下者知天下之偏于剛柔而或以剛治之或以柔治之或以不剛不柔治之斯所謂平康正直也卽堯舜之所謂中也中也者兼用陰陽而不畸于陰陽者也八卦四象兩儀皆原于太極五

行其無太極與曰否皇極猶太極也太極言天皇極言人其揆一也陰陽兩儀生出無窮好惡兩端治理無盡易之言吉一而凶悔吝居其三疇之言福者五而凶短折疾憂貧惡弱居其六易以天道治之疇以皇道治之皆極也皆所以利民用也八卦者神謀鬼謀百姓與能五行者獨不及于百姓與曰否五紀言之矣王省惟歲時日月星皆其從之者也自卿以下羣聽威福於君百姓之能訓行者近天子之光否則六極憂其不免其何敢與於皇極之事也耶然其爲民之意已露于稽疑其所謂庶民從者尤王者之所當加意斯其所以同也若夫占事知來易示趨避言天驗人疇示保極其爲同異芒忽之閒未能遽盡者又爲外篇入則以質於世

思爲四事之總思一僻則貌言視聽皆謬矣宜乎土一愆而水火木金皆咎矣徵之于龜兆爲克而雨霽蒙繹皆亂矣徵之于天恆風若而雨暘燠寒皆忒矣然五事之應于五行者各有其休咎不耑在思也思之則睿睿之則聖世不可多見而恭從明聰無其體肅乂哲謀無其用愚嘗以孔子之九思顏子之四勿求之不得謂四事粗而思獨精也以大學準之思兼意之于心身兼視聽飲食身心二者統壹道術此洪範之眞實樞紐也

入政食貨祀爲一類司空司徒司寇賓師五者爲一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制國用者先五材貨財不足不可以爲國國之大事在祀天神地祇人鬼皆重務也設官之法上異唐虞下異周代卽以司空爲冬官配于水司徒爲地官配于土司寇爲秋官配于金賓爲行人配于禮官屬之木師爲肅殺似如刑而以火烈之象強配于火亦無所不可而食貨歸于度支祀典掌于宗伯未嘗不繩貫而絲連也穿鑿而求之疇用之避皇極之尊而不用以入爲政豈亦有所取歟

堯曰天之歷數在爾躬五紀之歷數乃在其末洪範庶徵止及歲月日時並不及歷數矣歷數者合歲月日時而成者也不積小不足以成大猶之君合卿士師尹庶民而爲尊非臣民亦不能以成大此其著而易見者也歲統十二月月統三十日日統十二時王之所省在歲百穀之成不成當由于雨暘寒燠之休咎而下卽繼之曰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蓋所省之大者在此臣民而其根本則在于五事推而言之卿士師尹之所省亦各有其五事焉其罪之大者爲作福作威玉食罪之小者虐煢獨畏高明若夫庶民則雖關于君而卿士師尹皆能操其性命有歷數者可不念哉

君能生殺人貧富人善惡人五福六極何其尊也洪範所以明皇極好惡之當愼非以增人主之威福也何以言之斂時五福用敷錫庶民言福固不欲言威也天之生民豈其供人主之喜怒而置之于凶短折貧惡憂弱之域哉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禹蓋慮之久矣

旣富方穀此卽五福富先于攸好德之旨救死恐不贍者奚暇治禮義哉人君最惡犯上作亂之民不使之安其業摧折之貧苦之彼其家不可保身不聊生百計荼毒惟恐民之不盡此殆甚于汩陳五行者矣神禹之神正以盡力民事可以上配神農神堯耳後之爲人君者不可不加意矣

說五行者以爲水不下潤咎應如何火不炎上咎應如何木不曲直金不從革土不稼穡咎應如何然未見休徵之見于後世者豈古人之後五行皆汩陳之日與它書則以好治宮室爲木之災鑿治苑囿爲土之災妄興河渠爲水之災火金皆然吾嘗以此觀古人之治無事不寓夫箴規敎諫之道卽五行家言天文地理之家皆不可忽也略如司爟司烜鑽燧改火治爨者猶以桑薪爲言而辨火者或察其勞薪慨自火政不修甚者焚屍焚殉葬之奴僕車馬熒惑之災上帝獨不怒與五行穿鑿之說與其不中寧存而不廢

九疇之道多言用少言體天人之際閒與呂覽月令仲舒繁露相涉愚嘗推生剋之理水生木木又生火火則水之孫也水則火之祖也火燃水乾水決火滅祖孫相讐恩害相伏此已至變矣水剋火火又剋金金乃反生乎水彼受制于我者又能制乎物彼重重受制者詘于勢之無可如何而反爲生我之源然彼受我之克彼乃克我之親人有貪禍財而殃及其祖父者理之奇妙旁求之而不竭洪範實未言也百家曲學之所以不如聖學與

洪範不言數矣今謬以數補之皇極者中五也中者合四正四隅而攝之者也一與四合二與三合五也以五合一而六生焉以五合二而七生焉以五合三而八生焉以五合四而九生焉河圖之十五合五也洛書無十專用五也專用五故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天人之合爲五紀龜爲五兆天爲五徵嚮用五福此五者皆各用而不相爲用者也惟其各用故有天人各足之饒惟其不相爲用故無生剋變化之煩此九疇之所以終異于易也與（以上洪範外篇八則）

朏者月之始出也尙書記哉生明哉生魄蓋于月乎愼之如易之言幾望他書之言上弦下弦皆象月之德而爲詞予案明魄同體而各有其半弦之時則半明半魄者也上

弦漸趨于盈下弦漸趨于盡其始明始魄則于初三十六日見之或曰禮記有言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哉生魄于望後似矣何不于朔二日爲哉生明曰此其大較也望故有在于十六者矣則哉生魄亦有在十七者矣且對明言魄則明是月之魂對魄言明則魄是月之暗其言明也若幸之其爲魄也若惜之君子之心蓋有扶陽抑陰之微詞焉

心逸曰休休也者善之效也以拙反觀有巧于自謀之義焉天下惟休爲閒亦惟休爲美天庥之義或取于此譬之蜜釀而甘酒釀而醇蓋于心境逸豫之中日有所進卽孔

子之所謂悅樂孟子之所謂自得也蓋僞者止是不誠誠者實也地實則萬物生心實則萬善集

或問曰尚書克念作聖聖可作乎曰可國城之中君與臣民之所共居也尊卑雖判不可謂其異城而居因知萬事同歸于理理之中有聖焉堯舜周孔者城中之君也凡以一善一節稱者皆城中之居人也今人畏聖人之名以爲遠而不敢求此憚入城者也知至而行不逮則將入而閉其門者也或早或暮自東自西苟入城中不謂之城外矣然則聖止通明之稱未嘗不可學而至也師曠聖于音造父聖于御岐伯聖于醫一偏之至亦可以聖稱而不慙者也況聖于理者乎

人之于境寧可處衆苦以存聖心不可思百福而背聖解人之不爲聖者豈不知聖之爲美哉聖可爲而不可爲乃自棄耳書云克念作聖旋繼之以罔念作狂夫其狂于貧賤狂于富貴者皆買禍之媒也隨所處之貧富貴賤而不變其心者卽聖人之徒也是故惟天下之聖人爲能貧爲能富爲能賤爲能貴爲能安爲能危爲能死爲能生聖于貧賤者仲尼乎聖于富貴者堯舜乎聖于安者伊周也聖于危者微箕也聖于生者軒黃也聖于死者龍比也然則不能爲聖者已無以去非而從是人不能移憎而爲愛鬼

神不能留禍而錫福適陸者喪其馬遊水者沉其舟跛無杖盲無目斯亦末之也已嗟乎聖之于人猶身之榮衛天之陰陽也人之所以爲人無之而非聖也物無非天人無非聖嬰兒之食息視聽大人之圓神變化也其所以不爲聖者內視則搖于是非御物則眩于憎愛事鬼則惑于禍福其心已二三情慾又從而戕之流于狂矣然未嘗不自知也知己之病者其知不病知己之非聖者其知卽聖也周官一篇卽周禮之定本蓋周公制作成王舉以誥百官者讀而可感有兩端唐虞之時建官惟百夏商二代不過倍之至于周則加詳焉公孤之職或有或無其所謂六卿

者與外之方岳共爲治理而天下已治後世莫能爲矣官日以多可勝嘆哉（以後有缺）

詩

雅亡于平王頌作于魯僖雅頌皆亡矣國風之亡其在春秋之世乎夫雅頌皆天子之詩非在下詩人之所敢爲也可爲者惟風耳風則一方之事故太史陳之而上採之不然者不得謂之風矣戰國迄秦策史未盡澌滅詩風盡爲蕩然蓋其時猶近孔子無敢爲詩者上無採詩之官詩無所用處士之横議議以文不以詩也是以有刪後無詩之說則自秦以下雅頌不復國風堙廢至于今皆詩亡之日也予謂頌施于郊廟雅設于朝廷風陳于列國後世之君臣當力求之惟上不是務而入于詞人之吟咏詩所以終亡而不可振吾尤有惑于唐人以詩取士豈取其爲雅爲頌爲國風者而沿陳隋齊梁之緒且號爲復古者大端不甚相遠後人不以詩取士者又何責焉今學士治詩經以舉業多不能爲唐詩矣自儕爲風雅名流者雖粗有所作即使合于四始六義誰于其中探討考鏡于治亂之兆美刺之旨者乎吾之詩吾自愧之不得已而聊以自述或述時事或紀物變亦民謠之類耳終不可徑謂之詩也

人有好讀非聖賢之書者（三國演義西遊水滸之類）以爲鑿空結撰筆力高奇刻苦摹寫處神致生動正以竹枝山歌反近人情此故不足辨亦不足譏夫書之可使莊士怡神韻人解頤者正自無窮吾姑以詩經言之鳥獸草木時令天象性情形態無不殆盡略如牛羊之戢戢濕濕桑之沃若楊柳之依依露之湛湛雲之英英漢之昭回箕翕舌斗柄揭之類其灌其栵之言木鱨魦魴鱮之言魚驈皇驪黃騅駓騂騏之言馬陰靷沃續之言車是即莊子天籟論風老泉渙甫字說之權輿又如載芟良耜之頌豳風流火之篇農稼之事描畫如神管敬仲論苗之作儲光羲田家諸詠焉能比其萬一故誦朝廷之詩則如對朝廷披田野之詩則如行田野乃至于治世之詩如覩太平亂世之詩可以流涕白駒緇衣如侍賢者赤狐黑烏如見小人此中無疆之義亦如易之遠取諸物近取諸身仰觀天文俯察地理極天下之至賾知神鬼之情狀使讀之者喜而眉舒怒而毛竪悲而沾襟憤而切齒吾嘗謂子雅言詩即韋編三絕之意我輩後學自宜終身誦之恐無功夫到離騷矣況其餘乎

前賢論讀書如入海求寶且以一事求之吾欲法孟子以治詩經論世之人則商之世商之人周之世周之人經前人之所論定者易于知也然其人有見于經文者有見于序中者有見于箋註者以東萊讀詩記嚴氏詩緝觀之不

細心蔑以知矣進而以尼父之法求之興觀羣怨可以條分事父事君不難類析然在所與者商賜論詩俱在本文之外泥而求之將同高叟之固且夫日誦二南能免面牆乎與聞三百能達政而專對乎夫聖賢之于詩不可及已能爲韓嬰乎能爲毛萇乎不觀詮疏不知名物象數矣倘書曰詩言志詩人之志果何如乎今欲以千載以下之人得千載以上之志難乎不難乎人之易言詩者以有韻近于聲歌學者便之耳不爲近體不知古詩不爲古詩不知葩經讀葩者盍深求之

或謂里巷歌謠勞人思婦之作多寘詩而頌之體修言阿譽如後世箴奏之類諂諛過情規諫不存故爲詩者宜痛戒之是以恆言風雅人之自居者則不敢承雅以言乎天下政治之本風以言乎一隅安危之情者也後世之天下或一統或分國其一也非周幽以前之時其分也亦非平王以後之勢似一統而非一統似分國而非分國自漢已然劃裂亡論其天下不得有雅其一邦安得有風乎然在下之詩人其詩之關乎天下者卽雅之遺意也其詩之關乎一邦者卽風之餘烈也雖尋常贈答之作有同于天下者苟質言之而不加飾不無可觀譬之牽一毛髮而心動則正人君子之篇諒有取焉區區詞句之雕鏤鄙哉硜硜乎

或謂詩之妙貴在含蓄明白淺露則不足觀此論其皮耳古之爲詩者皆以忠厚惻怛之心爲之似謔似罵似譏似詛其中每有旁皇周浹處不與世之卞急刻薄者同是故聖人立教是大仁愛奢淫巧詐亂賊凶壬一切不掩其醜使讀之者可以悔過可以維風其痛詈深悲之語非斧鉞捷記也正其俗所以歸之治也人情惡直詩以和厚入人也深知幾也早故當在春秋之上

二南之旨靜而正其爲詞也簡而文葛覃止治一物芣苢止詠一事螽斯桃夭兔罝麟兮不再更端卽如在河之洲者雎鳩也荇菜亦因河洲以起興不似亂世之詩托物衆多心緒雜亂故于其一物一事而言之優柔和緩篤至深厚言近而指遠不俟其詞之畢而盎然有餘溫矣前乎此者宗祖締造之勞雖有治平之兆而未臻其盛至周召分陝周之天下始見王化之流行觀魴魚頳尾則知紂在當時大勢猶難苟非文王之明德有以感服六州之人恐在武王亦不能驟然革命是以二南冠三百之首思文王也尊周也明王業之有本而侯邦卿士之所以同風也善夫先儒之言曰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子此觀修道之仁焉周之後豈得再有此詩哉

詩章卽六代之樂也觀于經傳皆國君與卿大夫士用之于朝覲會同聘問燕饗鄉飲射禮之中蓋庶民之所不得與也所謂舞象舞勺宵雅肄三此與詩成樂之學儒者之所治也學詩卽學樂也予竊謂詩亦有聖人之道四焉以率性者尙其正以治樂者尙其聲以立政者尙其辨以修詞者尙其文

禮云以禮樂相示而已示以樂者示以詩也或於其中斷章取義不必用其全篇亦如占易者取其一彖一爻之辭耳古之說詩者皆以此法合之必融會一篇者似更縝密吾病其移牽滯泥故從全經之大意虛心而咏之設身處地若使四唐詩人生居周時不知其詩之如何益以知經文出於聖賢不僅以時之古也

聖人過庭之訓詩禮並重學者欲以詩爲言以禮爲立知其切于人之日用自不能斯須去也世衰教廢言動苟且豈其不讀詩乎須以和厚中正之意爲微婉懇至之辭自然語言有味處世咸宜躁急賈禍庶乎其免爾

論詩者厭常喜新吾謂新者出人意表出天下古今之意表非出我之意表卽謂之新也夫趣有不可思議者思議之所不能爲也理有不可增減者增減之所不能及也非聖人不能言詩聖人之詩出乎意表者也其在聖人以下言趣者遺理言理者遺趣唐宋二代可以此二者該之不能如經之爲悠久也竊以爲新者不常常者爲新天之風雲不如天之日月日月常而新風雲新而不常日月於詩者其三百篇乎

老子云虛而不詘動而愈出詩其本於造化乎莊子云樂出虛蒸成菌詩其感于自然乎無法也而法生焉管子云鳥飛準繩蓋言乎其有準繩矣無體也而體呈焉尙書曰聲依永律和聲蓋將備乎音樂矣無物也而物麗焉樂記曰惟君子爲能知樂聲容節奏無不具舉矣讀詩者如子期之知高山如師曠之辨濮水如尼父之彈琴而思文王卽得其神貌之彷佛斯謂之善于詩不僅取其文詞也卽以詞詞中有義義有所指藏于己卽喻于人皆以其關于五倫之大兼該乎萬物之細者抱之而爲志舒之而爲歌豈如後之言詩者有格有調有頸頷喉眼之別乎夫後世之詩詩之最卑者也易曰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無之而非料也蘇子云目遇之而成色耳遇之而成聲無之而非吟也陰符曰禽之制在氣又曰機在目氣與目之間其詩趣詩眼之妙乎熟讀詩經久乃自知耳

吾以昌黎送孟東野序爲不然物之鳴者奚待子不平哉今乃于舟行悟之風順似喜風逆似怒風力有厚薄水聲

之高下因之皆不得其平者也平則無聲矣善乎尼父之說關雎也以爲樂不淫哀不傷此一詩之中有哀有樂則性情之間不平而歸之平固知爲文王之詩也二南不可以風稱者也王風風之衰豳風風之興或如疾痛之呼父母或如雷出地奮而鳴豫皆以哀樂而有言者也人之恒情大喜則狂笑大苦則呻吟不平之鳴不其然乎是故治世亂世皆有音可以類而推之

王風入邶鄘衛之後恐以地相次及之稱王者明其不同于諸侯然亦無以異于諸侯也心實傷之無如之何統歸之十五國之中耳愚所疑者陳詩納賈陳之于天子平王

雖衰天子也天子復誰陳乎天子卽不巡狩諸侯卽不述職無能采列國之詩也諸侯誰采天子之詩乎以爲魯備六代之樂魯能采王國之風乎首則故國之悲次則失政之事風之所及于一國者如是此等詩不雅不頌謂之詩可乎或曰此乃所以爲詩亡也近之

或謂雅頌正風奏之朝廷桑間濮上之類蓋民間耳夫詩之近于宣淫怨上者必上所不用民何爲而用之民所不用又何爲而存之竊意風變之起如今之新詞不知何故忽然流傳教坊雜戲一寓規諷嘲笑耳蓋一國之詩有作于盛世者有作于衰世者夫子刪詩刪其無當于勸懲者苟有當于勸懲則與存之所以雅頌得所而鄭衛不槩從刪烱鑒亦係焉雖然其如存者必不比于金石奏于樂官吾何以知之吾以顏淵爲邦知之

或謂詩旨平厚春秋方直厚則不嫌于失實直則是非必嚴不敢枉也魯頌中夸張頌禱之詞以政事攷之皆是烏有先生麟經亦爲尊者諱爲親者諱蓋爲父隱之旨不槩從乎直筆也今之論杜者以詩史當之不知詩通于史史異于詩紀事自當以史其偶寄之于詩者一端耳虞廷賡歌洛汭咸怨于其詩也徵其史后夔典樂與夏之伶官何當以此編入律呂用之郊廟乎

詩卽樂也詩旨不同聲音亦異詩至今在樂亡已久此道蓋難言之漢有制氏能傳者三篇所謂三百無復用之者間嘗以孔子正樂之意求之魯人之用于郊廟者不止魯頌也以雍徹用八佾則周頌蓋嘗用之矣關雎之亂則二南亦嘗用之矣季札觀樂則雅與國風無不用之矣惟孔子知樂之深故以翕純皦繹論其條理節奏之妙而天子有天子之樂諸侯有諸侯之樂若宮縣軒縣之不同顯然易見者自當一一明白此詩與樂之一治也在齊聞韶韶故無詩以師乙歌商歌齊例之韶舞之中蓋必有與歌相通者不然徒舞何以謂之聞韶尙書云八音克諧音何所

諸與此又樂之一治也孔子刪書卽以正樂正也者正其不正者也詩旣定則樂必正詩樂相須斷斷不爽有樂經无義書于經文字字師律若可奏于今日者吾生也晚不及見韓恭簡楊椒山諸公無所質焉不亦惜乎哉

王裒之門人蓼莪廢讀文中之鼓琴蕩什沾襟善說詩者當如是矣夫易爲君于謀不爲小人謀惟詩亦然人之有志于忠孝者讀忠孝之詩而感之有志于治安者讀治安之詩而感之小人之徒不忠不孝煽天下之禍亂者于詩相背未可許之讀詩也

孔孟善學詩其解詩之妙更有出于聖人之所未及者蒸民之詩略加數字使作者之神躍躍生動紫陽本之以作詩傳可謂傑作但詩之有序如春秋之有左氏去之亦人所未服也

孔門七十子從未有詩龜山猗蘭孔子止有琴操耳亦未有詩也嘗思孔子之才不在周公下憲章文武豈不能再述周德以動天下之心卽憂時念亂何難爲家父巷伯而緘默不一吟咏此其故可知也雅不可爲頌不可爲風亦不可爲何詩之有哉

客有欲補吳楚之風者意放束皙乎其實不必補也化行江漢則楚之詩也吳卽未見於詩當時吳未稱吳史稱太伯逃之荊蠻荊蠻卽吳也吳人心折于泰伯蓋歸周之德化文王之十三年武王代商同姓始封則二南之詩不得預侈于句吳而氣勢所被固盡在南之一字矣

讀王風最可傷作洛邑定九鼎之氣象全然不見蓋奄奄氣息桓王莊王益以不振三世之詩止得十章若曰風化本于一人平王之爲平王其風之所感日以衰頹宜乎天下之不復宗周也莊王之後王室益弱國人習之不復懟怨不復傷悼自此不復爲詩今所存者其未删者耳不然春秋則隱公卽在平王之世又何必存平王之詩哉

周文王以西伯得專天子之征伐方伯之權重而天子弱此卽桓文之漸也管叔監殷以殷畔監亦方伯有兵者也幸周公爲政于內得以定其難而成文武之德蓋召公與有力焉故周召之後留居西周以諸侯兼卿士相天子而秉政所以汾王流彘猶稱共和之世十餘年迨至于東遷晉鄭焉依以鄭爲政又奪而畀虢其所謂卿士者能佐天子總乾綱而令天下乎桓文襲方伯之意而行恣睢之事葵丘稱天威河陽則召之矣大車毳衣細事耳噫可傷矣古人遷國皆難其事而平王不然惟幽王有犬戎之禍平王不在周京在其舅申侯之家且爲晉文侯鄭武之所立恐未可覥顏於豐鎬原與太王之遷不同宗周之人恐亦

未必來從區區洛邑爲殷頑之遺種其戍申者又勞民以他出此時之民何如哉風斯下矣

申侯爲先王之罪人平王知母而不知父反以爲德而使人衞之當是時楚與問罪之師申殆危矣諸侯之民不與戍申者不直申之所爲而不肯往王之所不能強也予以此詩與尙書晉文侯之命參觀之

禮言三無中有無聲之樂詩至于無聲則微矣人情順則喜逆則怒死則哀生則樂卽如東山之詩其中之喜怒哀樂兵士之所未言者聖人代人情而爲之言蓋亟于宣其鬱耳天下之事哀則不及爲怒則不可當夫固有不敢言而敢怒者下之人所爲怨恨於邑不敢以疾呼者上宜爲軆恤周至若身處其地而受其哀痛焉是故聖人以衆心之所同然者宣之天下可以無聲則何也聖人有以感天下之情而持其先也後之爲詩者能體乎天下之所欲言而未能與天下之所捫舌而不敢者一一皆有以明之斯其爲詩也非猶夫人之爲詩也今古同心天下一理凡其以聖人之旨爲詩者亦聖人之徒也後之詩人但求詩于有聲不求之于無聲故言事而不及于情言性而不及于性無怪乎禮義之不可尋繹矣

春秋

說春秋者衷于禮左氏公穀傳所載禮與非禮之類未盡合也或謂見于三傳者亦禮之遺意也謹備錄之左氏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于宋衞齊鄭禮也　凡諸侯同盟于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　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飮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于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主告于魯也）　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　天王使家父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秋築

王姬之館于外禮也　春治兵于廟禮也　虢公晉侯饗王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公如齊觀社非禮也　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女贄不過榛栗棗修　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凡土功龍見而畢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載日至日畢　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諱國惡禮也　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　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　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　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　宋先代之後也于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鄭享宋公有加禮也　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　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　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卽位卿出並聘　襄仲如齊納

幣禮也凡君卽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王叔文公卒赴弔如同盟禮也　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　取須句置文公子焉非禮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諸侯相弔賀也　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侯車逆之非禮也　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始何以行禮　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　王使委于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季文子以鞍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于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晉人來媵禮也 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 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于是乎知禮 邾子來朝禮也 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齊姜薨季文子取穆姜美檟之櫬頌琴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 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 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 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 魏絳于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于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 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聽于下軍禮也 冬城防書事時也于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

非禮也 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爲大夫

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 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 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藉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旣成以授子木禮也 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 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 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癸未天王崩未來赴亦不書禮也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于太史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是儀也不可謂禮 韓起反鄭伯勞諸圉辭不敢見禮也 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 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旣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

禮也　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孟僖子會饗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　子產弗毀游氏之廟至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于是乎知禮　晉侯饗諸侯子產相鄭伯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　三命踰父兄非禮也　楚子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于荊焉平王卽位卽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牧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于召陵亦如之好

于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籥卒事禮也　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　楚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旣而後立其子焉禮也　日有食之伐鼓用幣禮也　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災禮也　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于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　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尹蓋曰事死如生禮也于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事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　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　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　公羊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

葬事有賵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　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　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　遂亂受賂納于太廟非禮也　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　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諸侯曷爲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

賓客三曰充君之庖　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己卯烝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　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　築王姬之館于外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　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　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　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　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　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親納幣非

禮也　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　丹桓宮楹非禮也　刻桓公桷非禮也　宗婦覿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修云乎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　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　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　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禘用致夫人非禮也　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　郊嘗不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　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會葬非禮也　虞主用桑練主用栗　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其言歸含且賵何兼

之兼之非禮也　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非禮也　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　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卽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　帝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于稷者惟具是視　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世卿非禮也　廟災三日哭禮也　齊人來媵媵不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　郊用正月上辛　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古者諸侯有司空司徒上下卿各一襄公委任强臣乃益司馬則中卿官踰王制）　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　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　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　二名非禮也　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　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膰　邾婁子來奔喪非禮也（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崩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朱婁與魯無服故譏之）　穀梁傳曰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修之肉不出竟中

伯姬歸于紀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婦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夫死從長子　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　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　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塡服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鄭伯以璧假許田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　齊侯送姜氏于讙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送女踰竟非禮也　大閱閱兵車也修教明諭國道也平而修戎事非正也　正月己卯烝烝冬事也春興

之志不時也夏五月丁丑烝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事也志不敬也

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志不敬也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築禮也于外非禮也

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王者朝日故雖爲天子必有尊也貫爲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滕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

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

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

刻桓公桷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

男子之贄羔鴈雉腒婦人之贄棗栗腶修用幣非禮也

赤歸于曹郭公赤蓋郭公也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

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

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功築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

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貫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

壬申公朝于王所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

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

公薨于小寢小寢非正也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重天子之禮也

立主喪主于虞吉主于練

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大祖不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大祖

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賵已早而含已晚

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

周公曰太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

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于禰廟禮也

于盾也見忠臣之至子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

作丘甲非正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

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丘作甲非正也　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　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輦者曰君親素縞率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流矣　九月辛丑用郊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不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　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康虛也）五穀不升謂之大祲大祲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　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　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　秋蒐于紅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衞謂之輒（綦連併也踂女輒反聚合不解也縶如絆縶也）　夏歸粟于蔡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　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葬旣有日不爲雨止禮也　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尙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免之不敢專也　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天王狩于河陽天王出居于鄭）有臨一國之言焉（宣九年辛酉晉侯卒于扈傳曰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有臨一家

之言焉（家謂采地若文元年毛伯來錫公命定四年劉卷卒毛卷皆采邑名）愚謂三傳中之禮胡傳皆已酌採之此于禮經未必盡合亦可爲三禮之佐後有大儒必韙吾言

治春秋者舉業家以傳爲主而試者又割裂配合于傳已非于經甚遠以此望其明經必不得之數也功令取士相沿已久成名之後方思治經亦何及哉卽如獲麟之事聖人絕筆矣傳中之經有書及于孔丘卒者以此知經之難治春秋爲甚近世又有爲春秋之書者亦如黃東發之意同異矛盾何時底定予友延州以爲案取于左斷取于胡卽有它說不必涉獵經如是亦小治矣

三禮

禮文有見于虞書者然其禮不可得而詳所槪見者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藝祖用特爲祭祀之禮輯五瑞覲四嶽爲朝覲之禮以意推之釐降二女卽昏禮之始也徂征有苗卽軍禮之端也三年四海遏密入音卽喪禮之制也乃若修五禮典三禮禮文不具錄正以古人大禮易簡且人人皆知不煩纖委縷悉故也今攷其見于夏殷者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則與周禮相近百官總己以聽冢宰略見古人三年之制自天子達于庶人之旨他如命官之制車服之等玉帛琴瑟之數皆上同于唐虞無有他異而孔子則以爲說夏禮學殷禮杞宋無徵以是知夏殷之禮尙有廑存于春秋之世者如檀弓之所載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夏后氏尙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尙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殷人殯于兩楹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殷旣封而弔周反哭而弔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王制之所載凡養老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曾子問之所載夏后氏三年之喪旣殯而致事殷人旣葬而致事禮器之所載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郊特牲之所載有虞氏之祭也尙用氣血腥爓祭殷人尙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明堂位之所載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夏后氏牲尙黑殷白牡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俎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夏后氏山殷火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夏后氏尙明水殷尙醴夏后氏官百殷二百祭法之所載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祭義之所載夏后氏貴爵而尙齒殷人貴富而尙齒表記之所載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

凡此者皆夏殷之遺也他如夏小正之屬視月令爲古竊嘗以爲斷簡殘編非孔子之所定者已不易治迨至後世益以聚訟嗚呼議禮之難固非一日矣

今夫禮與義同德者性也與樂竝舉者藝也與詩共學者教也禮義之性無處不貫禮樂竝言者則莫詳于樂記矣然亦綜舉其大指耳其畧可稽考者如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註者以爲工入而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爲一終吹笙者入于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亦每一篇爲一終比其間歌則笙與歌皆畢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也堂上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爲一終次則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是爲二終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是爲三終所謂合樂者堂上下歌笙及瑟竝作也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繁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此養老之禮兼及于樂者也其樂之章卽詩也其爲升歌者三詩間歌者三詩合樂者三詩皆有樂而有詩者也堂下三笙間歌三笙皆有樂而無詩者也合樂而笙瑟共作者爲鵲巢采蘩采蘋皆有詩而不歌取其音節以比于絲竹者也愚嘗有疑焉關雎與鵲巢詩文不同其音亦異何以笙瑟合樂不直以關雎合于關雎而取之于鵲巢且鵲巢之音節又豈能一一比于關雎乎如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周禮射人云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皆五節註者以爲歌詩以節度發矢者一終爲一節蓋乘矢以四節爲則其先歌之節如九節則先歌五節一聽而尊卑之等生焉其詩又有云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御于君所者以詩繹樂樂蓋必有工焉而今亡其傳矣他如左傳所紀諸國宴饗歌詩之類非禮樂之事皆有所涉皆以詩明樂詩與樂不能析之而爲二也嗚呼禮之難治也又兼樂焉古人之盛豈易覩哉

禮有大綱有條目固宜其書一不變矣今觀其變而不齊者或相損益或相矛盾生于時代之改革者實生于諸儒之私臆者多以其去古日遠與其妄爲刪正不如過爲存之然在學者穿鑿附會迄無定論又無程朱諸大儒爲之參考禮之衰也久矣大綱者五禮也儀禮雖在殘缺有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喪服士喪禮既夕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予考既夕爲士喪之下篇有司徹爲少牢之下篇則是十七篇止爲十五篇此古禮之正文

也以周禮合之吉禮則儀禮無之凶禮則喪服以至士虞四篇皆凶禮也賓禮則聘禮覲禮公食大夫其事也軍禮則射與大射未足以當之嘉禮則特牲少牢有司徹有似于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士冠士昏所謂以冠昏之禮親成男女鄉飲鄉射所謂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燕禮則所謂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者夫如是儀禮之于五禮未備也乃若戴記四十九篇其文差可備採其最詳者惟凶禮其次則吉禮嘉禮又次則賓禮至于軍禮又何其寥寥然也戴記四十九篇其可以類相從分入五禮者或言其義或其記一二端未能如儀禮之整壹五禮何日而會萃乎

禮之不可以五禮槩也非五者之大綱不足以收之也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今欲考所爲三百者不可得而聞輒思以曲禮之屬當于威儀之三千若少儀內則猶是家庭立教之法也固禮也文王世子是亦人子之道也王制之篇幾幾乎如周禮郊特牲明堂位玉藻深衣皆古人之遺禮也而非禮之正文也禮運禮器祭統雖于禮乎明之以之佐禮家之旨無所不可吾知其非禮文之經曲也其善者如孔子之翼易皆可以發明禮教然以四經例之未免於破碎支離矣蓋檀弓曾子問中多言禮之變哀公問於昏禮又有合焉喪大記坊記表記學記樂記記之能輔乎禮者也求其粹者惟樂記矣乎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皆詮禮之義者也孔子閒居經解儒行之屬雖附見而非禮文之所攝則戴記之書成于後儒非功令將不得並列之而爲經矣以吳草廬殫力研究猶未能有以定也嗚呼言禮者之難蓋如此吾聞禮之爲教所關于安危治亂者不淺不知何時修明爲之慨歎者久之

周官之禮爲周禮者以六卿之皆有事於禮也天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言式者言禮也祀五帝祀大神祇享先王大朝覲大喪皆以宰爲之則吉禮賓禮凶禮之皆在所事也明矣小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三曰禮職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宰夫之職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太宰而眡滌濯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之飱牽與其陳數膳夫掌王之食飲

膳羞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胙俎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王燕飲酒則爲獻主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庖人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內饔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修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粢盛祭祀共蕭茅共野果蓏之薦獸人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䱷人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薧鱉人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腊人凡祭祀

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皆有酌數酒人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淩人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籩人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醢人掌四豆之實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賓客亦如之鹽人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幂人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幂六彝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幕人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大喪如之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外府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內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內小臣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寺人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于有司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摡典絲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喪紀共絲纊組文之物凡此者天官之屬皆于五禮各有所司者也地官大

司徒施十二教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以儀辨等則民不越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祀五帝饗先王大賓客大喪大軍旅大田役皆掌治之小司徒之職小祭祀小賓客小軍旅大喪皆掌治之亦有事于五禮者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鄉大夫之職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州長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蒞其事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

禮屬民而飲酒于序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閭胥凡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物鼓人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饗以鼖鼓鼓軍事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小祭祀則不興舞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凡陽祀時祀外祀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牛人凡祭祀凡賓客之事饗食賓射軍事喪事共饗牛求牛牢禮積膳之牛膳羞之牛犒牛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凡賓客會同師旅掌其道路之委積師氏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王舉則從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遂師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賓客則巡其道修庀其委積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鄰長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委人以式法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薪積芻土均掌平土地之政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爲輕重之法而行之山虞若祭山林則爲主而修除且蹕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川衡祭祀賓客共川奠澤虞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掌蜃掌斂互蜃物以供闉壙之蜃囿人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場人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廩人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祭祀則共其粢盛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禾喪紀共飯米熬穀倉人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舂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齍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之米凡饗食共其米事饎人凡祭祀共盛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此皆地官之有事于五禮者也春官一篇全文皆禮不必具錄然其中有與五官相涉者有與戴記相參錯者不敢遽爲會同遽設論議以此篇爲主而偏考周禮之文以求其有關於禮者是或一道也不能則以儀禮與此篇及曲禮等篇以爲經

亦于禮未之有病也此中言樂者正可與樂記幷行禮樂之不可有二蓋如此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所謂大田之禮也其云火弊獻禽以祭社車弊獻禽以饗礿羅弊獻禽以祀祊入獻禽以享烝則又關于祭祀之禮矣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此大師之禮也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乃大役之禮也大會同大射大祭祀大喪皆有事司馬之職蓋如此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則大封之禮也量人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路門渠造都邑亦如之此其大均之禮也它如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羊人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法羊掌固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造都則治其固與守其法挈壺氏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欜凡喪縣壺以代哭者亦禮之瑣事所及也射人以射法射治儀其爲射禮明矣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法儀朝覲會同作大夫介大師大賓客大喪皆有事焉服不氏凡祭祀共猛獸射鳥氏祭祀以弓矢敺烏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羅氏獻鳩以養國老掌畜祭祀共卵鳥司士凡祭掌士之戒令詔相其法事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大喪作士掌事諸子大祭祀正六

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旅賁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節服氏掌祭祀朝覲太僕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贊王牲事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王燕飲則相其法王射則贊弓矢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小臣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大祀朝覲沃王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太僕之法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旣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大喪復于小廟御僕大祭祀相盥而登大喪持翣掌王之燕令隸僕祭祀修寢王行洗乘石大喪復于小寢大寢弁師掌王之五冕此與春官司服二職互相發明者皆冠禮之餘也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祭祀授舞者兵大喪廞五兵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故士戈盾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司弓矢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澤共射椹

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幷夾大喪共明弓矢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繕人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詔贊王鼓傳王命于陳中會同充革車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戎僕掌馭戎車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犯軷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校人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賓客飾其幣馬大喪遣車之馬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圉人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軷馬亦如之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以國法掌其政學凡此皆夏官之有事于五禮者也秋官大司寇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涖戮于社小司寇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涖戮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祀五帝則沃尸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鄉士大祭祀大喪紀

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率其屬夾道而蹕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犬人凡祭祀共犬牲司隸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蜡氏掌除骴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司烜氏以夫燧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銜枚氏掌司囂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軍旅田役令銜枚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函大行人掌大賓之禮正春官之賓禮也與小行人司儀可直取爲賓禮之正文卽行夫環人掌客掌訝掌交皆禮賓之所有事者也而皆在秋官不得謂司寇之專主于刑也冬官雖闕可以義推愚故曰周禮者行禮之人也

論語

尼父天聰人也又嘗言聽思聰耳順者其不思而得乎且在知命以後其更有密微者乎夫密微而善感者聲也其爲言善惡不齊其爲樂雅鄭不一子論舜隱惡而揚善至于音律之學樂則韶舞而放鄭聲此亦知聖人之耳矣何言乎六十著十年之變也知命之時豈其聰或有所未至然在六十時氣血耗減精神漸改聖人亦人耳試以愚夫反言之老而悖者或且自倚更事剛愎拒人明知天命已定尚思行險任耳而輕信禍自不淺孔子知命之後行

藏出處聽其自然其于天下之事知之審矣其所謂耳順者蓋于顏子嘗發其旨焉非禮勿聽使非禮者化而歸于禮非莊子之所謂黜聰楞嚴之所謂圓通也七十從心不踰距則六十之耳順其斷乎以禮爲歸矣

上字自卑而升其事逆而難如車之上山舟之上水努力之謂也下字反是予嘗以子之孝父難于父之慈子臣之忠君難于君之愛臣人之法天難于天之生物以君父與天皆處乎上也道德高明之域亦然郝楚望之書曰禮下率則仁上率則義天下慈父多而孝子少因以思人必以上自待乃能免于下流下流之爲小人則所謂下達者耳易爲逆數仁者先難上之謂也

貪者衰微也惟衰故貪惟貪故益衰甚矣衰之不可爲也衰則不知敬衰則不知恥心志之有守者老而強血氣之無知者老而衰故壯年負氣倘思自好至于垂盡則子孫之慮身家之計相因以滋至求其不甘于衰而毅然有強盛之思者寡矣記曰臨財無苟得論語曰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甚則有牀第可捐僨怒可忍惟以得爲事雖抵死不爲止悲哉其爲衰也嗟乎得者衰也則超然于得失者豈非所謂強盛者乎

朔之爲言蘇也一月之元日也望則中中則將自盈而昃朔望故竝重然日恆則月屢更故月令行政以月計不以日計焉夫治歷明時歷頒于諸侯月朔以餼羊告廟請而行之其詳雖不可聞大抵一月有一月之政事今之朔望官吏師生謁廟行香其遺制也夫祀鬼神者每于此時益加虔敬詛呪祈禳凡民閒人事之不齊者俱藉此以治之此以見天時人心合一無閒之妙亦見先王神道設教之意蓋未來者自朔始凡所更端舍其舊而新是圖者亦始也君子存心常如朔日之吉則身修而天下平矣

中庸

倚之爲義以立生者也猶流之生于和也流從己倚從人

己與人之閒其情則萬殊其道則一也士之不自立而倚人者不足論中立矣宜若無倚然而易爲倚也此其故小人不能有唯君子之徒多有之微矣哉君子之有倚也天下之人各有方隅各有氣誼其賢者皆東西南北之自立者也惟中立者乃爲天下之大賢然天生聖賢雖不多得其爲中立之人必不止于一人二人合天下之中立者而計之俱爲中立能無倚乎無道之時憤世絕俗有道之日慷慨任事固非有私相援黨之心而中立者與中立者勢必至于交爲倚而不自知蓋將有倚我而相助者我將爲所用故陰亦倚之以爲重唯君子中立而又能不倚難矣

哉

孟子

鷄鳴而起夜分就寢計時十二醒者九夢者三積三日則生一日積三月則生一月積三年則生一年積三十年則生十年此勤者之所以立千世之名于百歲之身也怠惰戲媮乃與草木同腐未死而朽可不哀哉

凡氣晝陽而夜陰夜固小人之象也唯晝動而夜靜如歲之有冬貞下起元是之取爾予嘗驗之夜半之前仍是旦晝之餘氣求所謂悔心之萌未可遽得迨夫夜半之後清明之氣漸漸復生至于平旦幾乎有充盈之勢氣不可見

于心見之心不可見于好惡與人相近者見之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者仁義之根柢也故于夜氣後續之曰平旦之氣于此充之至于充滿乃所謂浩然之氣夫氣之爲氣也不可控御不可遏止如草木之生勃不容已于此見生之謂性焉韓恭簡曰人不夜食乃可言夜氣以此推之人在醉飽淫泆之中是非攙鬬之後其氣盡蝕難以語此孟子承大學中庸之傳於身心性命大體小體多發所未發深慮以形色爲粗故示之云形色天性能聰則耳踐矣能明則目踐矣能愼言語節飲食則口踐矣能非禮勿動則身踐矣聖人何以異于人哉能不虛其形色而已矣不然則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無以見修身之實事矣乃知形端表正者色温氣和形色不可以僞爲天性不可以他求

人知仁爲善不知義爲善義最方嚴凜不可犯蒼素一判斷不姑息一點濡忍之念不可參入所以事無逗遛萬人必往卽使死生亦所不顧此於浩然之氣爲最切所以文天祥正氣之歌深知當死不死便有無窮悔吝蓋義之切于人者如此其近于義者莫如節士之有節如女人之有節臨財處事宗族鄉黨之間分毫不敢過節介然不苟日從事于義亦不敢以剛暴粗猛之氣加乎人每于平旦之初孶孶爲善而不敢息誠以平旦者一日之開闢也若人

之少年卽是一生之平旦少年不知學將必爲傷媷流入于辱身賤行嗚呼不可畏哉

河濱遺書鈔卷一終

河濱遺書鈔卷二

朝坂李　楷叔則著　南州李明睿太虛參訂

霧堂詹言

監代篇

詩曰儀監于殷峻命不易仲尼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夫五德三統前王者後王之監也三統定於夏時五德迭爲盛衰由其大者以考其損益惟聖人而在天子之位者乃可以言此非小儒之所敢與也予讀元人進宋史表而哀之其言曰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夫元之監于宋也爲宋史則知宋人之得失代宋命則知元事之興革元之監宋能如周之監殷乎元儒自廉公外許魯齋吳草廬猶有宋儒之習章奏政事燦焉可觀此非宋之餘烈乎元人重節義祀文天祥故余闕之死紀之史策明興之初新安隱士尚不願仕此非其報乎夫所謂監者監其得失而立一代永久之規者也宋之亡蓋失在不自立而倚與國倚人以爲計終不可以圖存又有外患日相尋於無已元則不然幅員最大邊防不立亦無強國以相淩此亦監宋之一事也卒之亡元者卽中原之人夫中原固元氏蕭牆之內也天命去留人心向背嗚呼其亦可知矣且元之所爲史者故不止一宋也有遼史焉又有金史焉其監於遼金者豈其盡舍置之蓋漢承周秦之後故雜王霸以爲治元承遼金有宋之後故兼南北以爲政吾不敢謂元以用宋而百年以雜用遼金而僅止百年然在元代之人才元氏之天祚其所謂延促之故又可知矣夫以仁得之以仁守之者久道也以暴得之以仁守之者亦不易敗之勢也以暴得之以暴守之者速亡之道也所謂仁者有仁心有仁聞有仁政讀孟于三代之得天下及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斯以知人之不遠能視人如觳觫之牛而興王洊然矣今夫宋固尙仁之代也廷無珮刀之武臣市稀刑殺之大獄然而洛朔蜀三黨分矣周禮試於青苗紹述盛於再起而邪正相激卒以多故矣人修君子之名講明三代之典而乃無救於滅亡以致誚之者幾以君于爲亡國之由夫以臣子之爭黨而禍及宗社其始則優禮儒臣含容諫臣不知其流弊之至於此也夫前乎宋者有以朋黨亡國者矣後乎宋者亦有以臺省亡國者矣朋黨角立同地仇讐元代之人異而又異卽主者以沙漠之眞人而語言文字官制政令半用蒙古半用中原其所以同寅協恭兩無猜忌也得乎夫天命爲君非以私其一人而福之也其一人者爲臣民之主而爭寵者取一時之憐忘億萬年之計則女子嫉妬之常情也邪正之間蓋可忽乎哉是

故監往代者君宜好仁臣貴不黨

用物篇

物有利用其生者資其生之益於人也有利用其死者資其死之益於人也誤用之則無益匪徼無益且有害於人焉何以明之牛馬者人之所以耕戰也耕者農之德戰者兵之武故騏驥有時而耕牛或以引輜重皆用其力以爲効死則駿骨雖市以千金黃牛之革亦可以爲用而非所謂馬牛之才也豹虎兕犀豺狼熊羆之爲獸也死則齒角皮革乃以中於用當其未死卽未可狎而近之雖帝王之苑囿以充美觀而不可以任耕戰也審矣何哉田單不用

牛之生而反用其死力王莽之爲昆陽戰也乃以虎豹用乎兵欲藉其生以威敵是殆異於古之馭物者矣夫牛順物也生用之不敢惜生死用之不敢惜死者也以牛爲愚故欺而用之將以用其角而先以燃其尾此亦韓信所謂驅市人而戰之者也然牛不知其爲所用也吾哀之吾悲之至於虎豹之屬猛而食人不知人之誰爲我兵誰爲彼兵也能部伍乎能以金退以鼓進乎能知中堅後勁之義乎能知坐作步伐之事乎欲借其勢以爲張大吾軍之助而反無以制勝於接刃此可謂之多算乎少算乎有算乎無算乎此所謂不善用物者矣今天下之食牛者凌弱也偶以處虎豹之皮而遂任虎豹以爲用者恃強以狎猛也予觀於古人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及驅虎豹放龍蛇之事而後知今之不及古者蓋以作意而失之欲鏠古人之舊而實以自貽伊戚也夫天下之物情豈難知哉柔而爲牛馬暴而爲虎豹無以心相之而以形相之其亦可以識矣夫民也柔兵也暴非天之生才爾殊也耒之耜之則化而孱且脆矣介之冑之則縱之使兕而橫矣以民予兵是飼之也安在乎又以兵治民哉是何異於使狼牧羊以水腐草以火焦薪而猶有望乎其不遽盡也夫用民者用其生用師者用其死理之不易者也孔子曰節用而愛人使民

以時蓋言生也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尙書曰不用命戮於社蓋言死也孟子曰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蓋言死其民而不知其所以生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言以兵毒民而不能用其死者也

學史篇

史者將以斷天下之疑者也故稱之曰信史史而疑復何觀焉今夫野史之不如正史也家史之不如國史也慮其不出於公也國之正史幾於公矣而君子猶有慮焉則其言其事有不足信者也信以傳信尙或淆訛疑以傳疑究

將焉極是故信其所疑疑其所信則必至於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蓋以天下萬世之公典顚倒錯亂使夫爲善者無所勸爲不善者無所威其於君也爲舉枉錯直其於天也爲福淫禍善不足信而信之固學史者之愚也而實作史者之罪也嗚呼知作史者之罪則知作史者之法矣夫古者之世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言動莫大於一人史官莫詳於左右此其在虞書可謂兼之當是時史已有專官而其名不傳吾知其爲聖人之徒也夏書商書周書所紀載者蓋亦如此卽以秦誓觀之非尋常掞文之士之所能及此史之一體也春秋之作因魯史之舊文而紀列國二百四

十二年之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大哉尼父之書乎此史之又一體也當其時有董狐南史之類求其簡策不可復覩又有左傳以耀豔深華之筆溢而爲國語外傳蓋猶以尙書紀言之法兼之於麟經編年之中此史之一體也龍門司馬遷變而爲本紀世家列傳入表十書後之學爲史者莫能外焉此史之又一體也嗟乎尙書者古史之傳信者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春秋者孔子之所自信者也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左氏魯史之素臣也或以爲誣子長良史之才也扶風譏之嗟乎史不易言吾不敢以勦說爲得其解也有宋王安石欲廢春秋以爲斷爛朝報此其言雖得罪於聖人然以朝報爲史與夫以史爲朝報則深有刺於天下之爲史而漫然操觚者也夫班氏父子續以大家猶世史也蔚宗之爲後漢陳壽之爲三國猶能言之亞也下乎此者吾有其書吾未能窮其旨而通鑑綱目則宋遼金元不能預爲之擩吾又安從而定之嗟夫學史者之難疑信是非其不可以齊也如此況作史者乎雖然作史則今日之事也學史則影響之事也以所見溯之於所聞再溯之所傳聞吾卽不敢言史官無左馬班范吾知時異於唐虞三代而人不及尼山夫子則尙書春秋其所不可爲也蓋史之所據以爲書者或

以實錄或以章奏補其缺略吾恐其以朝報爲之爲臨川之所譏矣夫史之出於野者不立其朝不知其事史之徇其官者不覆其實不伸其直或以隱諱而不敢書或以愛憎而曲其筆是在目前之所見者尙未免於失眞而所聞焉得以無謬所傳聞又焉得以無訛乎況夫無所據而煽之則誣詞也有所聲而吠之則流言也吾烏乎知今日之史之非信史與吾烏乎知今日之史之爲信史與然則史廢矣乎曰以天道之生殺帝王之賞罰則爲世代之是非者聖人也其次莫如擇史官又次莫如參野史擇史官莫如以舊時之人參野史莫如以正人之書

至誠篇

明者用乎智者也其變則詐矣誠者忠信者也其病則愚矣詐則作僞僞相滋則天下亂愚則生奸奸相滋則天下亦亂欲其誠又欲其明二者不可得兼則天下之治何時乎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誠也明也一以貫之矣然竊嘗疑之我一而已天下之人億萬也以萬敵一則明不及照以一察萬必嬰其欺日以聰明爲事鈎距察淵猶有所不及而我自居于淳悶人皆攻以機詐卽治一家亦勢有所不能而四海之大不可愚之以未孩世道日下不可視之以邃古吾慮夫誠之敝不如智之

功也不億不逆何以能覺覺之以先復類億逆夫其去德宗之猜忌而不失虞舜之大知此聖神以上之事而非中庸以下之材矣是故論三代之上者觀其誠論衰季之後者尙其智而仲尼於春秋之世敎人則惓惓於忠信獨何與山吾知其爲堅也火吾知其爲光也北吾知其樸而南吾知其巧也民吾知其耑侗而兵吾知其尙詐也夏商吾知其忠質而春秋吾知其爲譎也友邦吾知其會盟狡黠者吾知其善背也嗚呼智愚誠僞之間微矣哉天下之多故社稷之震驚有生於惛愚者亦有生於予智者有生於叢脞者亦有生於綜覈者是故疑其卿相則卿相疑疑其庶士則庶士危人君不推心天下無以有其功大臣樂摘伏小吏無以安其職彈人者射蜮工之影而迎合在權門考績者好葉公之龍而賄賕入津要不以誠而以智究不至於搖動天下之民而不止卽以予之所知者言之天下病於淆於是視其君以大智天下病於刻則又視其君以至誠當是時是非搆鬬用舍紛龐寄其柄於左右而樊然矯之以衡石程書而樊然勵精圖治日不暇給投匭爲告窃之門輦轂有逋逃之藪置相如奕局之子養寇生伏莽之觧緯婦有宗國之歎杞人爲憂天之慮而百爾鄙夫相與處堂不惴惴免誅則陽陽爭黨能言鸚鵡口舌徒勤張

吻猘犴膏血難滿日中見沬罔兩乃同於鬱儀四郊多壘兵燹競焚乎玉石此亦徼惛求智積智成猜因猜孕亂嬰禍違天之大悲也予嘗有鑒於御下矣臧獲甲乙亦庶人之家之臣妾也其同者黨其異者伐衆所雷同未必是羣所增忌未必非而主人又伺察以自矜下者愈以疑敝上愈以甚以嚴則小絃絕以寬則鬼魅生吾少時蓋苦於不智也今一再細思之智巧詐力之不可恃也吾之家吾何欺家人亦吾之人也欺之亦將欺於我蓋以誠實感之而兩皆省其猜矣於是事日以簡心日以閒學日以靜智日以增嗟乎君不疑天下之人而天下亦不疑於君所謂大

智者未有不生於至誠者也或曰行實行言實言存實心爲實事天下之所宜同勉者也子何獨求於上邪曰下之欺上可治上之欺下不能治也下之誠上可化上之誠下不能求也嗚呼天子不可以不誠古之聖人已如此矣聖人且然況後世之君子而況施及殊方化其異己者乎

學政篇

學之不明未有甚於此時者矣以吾之教子知之吾之於子也故日夜望其爲學也干戈倥傯則無其時流離播遷則無其地衣食艱窘則無其資然於倥傯播遷艱窘之餘爲子延師師三四易而子之業未成其所以未成者何也

其既學於師者富貴功名而與吾共之者貧賤困苦吾之子所已疑之矣所講者聖賢帝王而所見者今世今人之事吾子則益甚其疑焉且使精其師說而有遇去聖賢帝王之道必遠況可以茍得富貴不可以倖立功名而吾又與師說有異也曰古人立學非富貴之謂也非功名之謂也亦非吾驕語貧賤安乎困苦而誑吾子以道之不在於富貴功名也學聖賢帝王之道者將以安天下之民求唐虞三代之盛而非如今世今人之所學也於是子益疑而不知其解學也者所以明之也亦所以一之也吾不能使吾子不疑而學又安望得一乎嗟乎朝廷之所望於天下者功也而其所以鼓舞之者名也天下之人所聞於師友所盟於心期者貴也而其堅不可化者富也朝廷以富貴尊顯羅天下之才以貧賤窘辱礪天下之節甚至以死生制其身以罪福制其家多其賞罰黜陟之典以求其從我之甲令供我之驅使蓋士之學聖賢帝王之道者皆屈伸於富貴貧賤之中而不能自主雖使孔孟復生亦不能違時而致用則何也學之名實乖而上之取舍異也學臣教人以空言而上教人以實事空言雖以聖賢而實事則止於功名商周以後莫不然矣夫學者從乎教者也下者師乎上者也欲端學校其在天子乎天子者天下之父也欲

功名之則天下趨於功名矣欲聖賢之則天下趨於聖賢矣夫天下之從師故不如其從父也師之教以口而父之教以身師有教不能代父爲衣食父有教且以兼師爲提命聞道於師或不能入稟氣於父天則授之矣雖然爲父者尤不可以不學觀於箕裘弓冶知農之子爲士不能如士之子之爲士也天子向學則庶士敬業身先之而氣感之矣是故豪傑之不待文王不能如文王之時之作人也或曰學在治平之後者也天下多事則馬上其急務也爲乎學曰否不然治而好學則足以長治亂而好學則足以定亂且夫困心衡慮之時於以講求治道敦勉聖學其所

俾蓋尤有深於治平之後者是故事業難其會者進德易爲功富貴不可求者聖賢可以至天下之未治不可不倍急於學者此又可以吾之流離困苦而知之

寧儉篇

奢儉者貧富之機與奢則貧儉則富如斯而已乎曰奢則亂儉則治請問身曰奢則死儉則生請問心曰奢則愚儉則智嗚呼天下之理存之則日以積費之則日以亡儉也者存之於不費費之而恒思有以存之之謂也是以天儉於西北而星歸之地儉於東南而水鍾之人儉其心而理宗之儉之義其深矣乎人有言曰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禮之與儉故有間然在聖人之論禮則取乎儉吾嘗繹其言而復有感於老墨也老之言曰慈曰儉不敢爲天下先墨之言師禹而崇儉以教學者後世有述焉迺其弊也一流於刑名一病於兼愛故譏柱下者與韓非同傳刺墨翟者以二本成獄夫豈老墨之儉非孔氏之所謂儉與夫儉之爲美也而或不免於過也儉固有中正之道焉非過乎儉者也且以儉於心爲廉靜寡欲於身爲寶嗇精神於家爲敦本尙實於國爲撙節愛養儉之意不可須臾離者也此儉之所以爲美也又以見天下之通義古今之眞理焉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其爲茅茨土階停露臺而焚雉裘也與夫子耘婦饁珍粒米而惜一錢也其間卿士大夫節儉正直相爲師表遂成風俗儉之盛也世未有以爲吝嗇者也然儉有中正之儉君子之所以立極也有不中不正之儉小人之所以賈禍也說在乎葛屨之履霜女手之縫裳也又在乎豚肩不掩豆而以麵爲犧牲矣予嘗觀夫秘惜錙銖之人其子則揮擲泥砂往往至於蕩產破業而不自持或乃以爲不善享福不能施濟故有此不肖之報其在縣官矯爲裁汰者他日加派將不可遏辟之遏水而隄者水發則潰儉極而奢禍敗隨之不但已矣儉不中正流爲老墨吾請得而究言之儉於嗜欲是謂無情無情之後萌生刻忍此儉之所以爲老也儉於在我將復市惠市惠之心至無差別此儉之所以爲墨也是故以爲儉人且鄙之小人者且以此生慳貪而聚貨財高明鬼瞰多藏厚亡儉者固如是乎雖然過乎儉者非儉一人之謂也將風天下以同儉而躬自率之儉者不奪人奪諸人而己自儉之此小人之儉也非所以爲儉也是故同一儉也君子行之則爲福小人行之則爲禍其所以辨之者又有在乎儉之先者焉吾惡夫大貪大惡而以儉詭飾其名者以儉飾其名而以儉積衷使天下人驚而相告曰受奢之害者顯而淺受儉之害者隱而深遂至以錢虜相目而鄙之以

不足爲也噫亦甚矣是故天下之人皆當師君子之儉戒小人之鄙儉乃爲美而無過此道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之有易也

彝倫篇

大哉倫乎人極之所以立也聖與人同不則異端矣夫人之所以爲人者倫乎人之所以不能人者非以其攸斁不攸敘乎天下不可不以人治而人治必先以人教教之莫如以倫此唐虞司徒之官三代庠序之制所以合天下而訓迪之者也然有獨致之者不可以不自盡有共爲之者不可以不交勉有一人先天下以帥之者不可以不立極

於是乎彝倫之教有不齊而天下或以治或以亂嗚呼治以倫治亂以倫亂苟不歷天下之至亂不思天下之至治不經人倫之大變不知聖人之大恩治亂之際可以泣矣今夫五倫之所以獨致者君自盡其爲君臣自盡其爲臣父子自盡其父子夫婦自盡其夫婦兄弟自盡其兄弟朋友自盡其朋友不自盡其倫則倫廢矣五倫之所以共爲者君以禮臣臣以忠君合而爲有義父慈其子子孝其父合而爲有親夫妻之誼不可以瀆合而爲有別兄弟友于朋友式好合而爲有序有信不交相勉則倫亦廢然其所以立之極者則在於一人一人者世所謂作之君作之師者也一人立極而天下之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者乃得各安其所而不陷於禽獸吾昔讀孟子書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耳惟舜明於人倫又使契爲司徒以輔翼匡直而振德之此憂其逸居而無教之近於禽獸也未有寇賊奸宄奪人倫之正而陷人於禽獸之中者也乃其世治安平康四海共主而君得享其君百官師濟而臣安其臣父子各遂其堂構而克成作述之美夫婦各有其室家而終有倡隨之福兄弟恩踰於手足而賡塤篪之吹朋友誼淳于蘭水而無閒死生之俱世之盛也而人不知其爲盛也則以人止安其爲人而幸免於禽獸之呑噬而

已矣天下之福未有過於人之不爲禽獸也者而遡其功之所自出則以聖人人倫之至也所不虞者寇賊萌生涓涓江河狗鼠跳梁横戈破邑當亂之初作一隅之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不相保也迨其決裂而天下之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不相保也不相保而死死未必有其烈名不相保而生生又有荼苦當斯時也豈惟天下之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不相保卽王侯將相之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不能保矣豈惟王侯將相哉一人之父子夫婦亦不可保而天下尚何忍言乎嗚呼五倫不治賴於師者以治之不如賴於君以治之吾乃知至聖之莫不尊親使天下人有其倫其

尊而親之也固宜不則天下之不幸而死者鬼啼陰雨矣其不幸而生者禽跡獸行矣卽有徼天之福父子無故兄弟俱存夫婦保聚朋友完善然以天下之大勢言之五倫之戚傷天下之心爲天下之慟哭愁歎者不知其幾矣是故有聖人焉出而救之天下粗定則人倫粗具然則聖人者保於已治治於旣亂人倫之宗也天下安可一日無聖人哉

理數篇

理者數之理也數者理之數也非可歧而二之者也然有數前之理數外之理而無有理前之數理外之數此河圖

洛書之總歸於太極圖也吾嘗以羲卦禹疇觀天下之理察天下之數後世之言理言數者皆奉之爲鼻祖卽其中五者不異而圖則自一至十疇則至九而止上下左右圖方如矩而疇又有四隅焉其圓如規吾知其數之一定而不一定也皆伸縮變化於理中者也龍馬元龜故不一其數而未始不一其理也卽堯舜授受亦曰天之歷數允執其中是故有法天之學而無有言數之學誠以理可爲而數不可爲理無始而數有始理無終而數有終昔者孔子言數於大衍之章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發理數之秘立人天之準雖羲禹諸聖人無以過之吾於今之言理數者則竊惑之有謂天人交相勝者有謂君相不言命者有謂力不如命者有謂知命非泥數者言人人殊其大旨則以常者歸之理變者歸之數以道德忠孝節義歸之理以壽夭禍福得失存亡歸之數蓋人之信理也弱開天下不自振立之門墮人事而諉天運以爲數定而不移何用勞心以營之夫如是則君子休心於旣悟者小人反藉口以荒棄其業而罷其勤敏此可謂之審於數耶豈惟不知數抑亦不知理是何也君子篤於理故不言數理精而數如嚼蠟矣理得而數亦響應矣我自爲其所當爲故不計及造物之如何也

惠迪吉從逆凶千古之言吉凶者其能出此理之範圍乎是故理不可以不精精乎理者理之外可以不精也理又不可以不得得乎理者理之外可以不得也小人不然或竊理而附之或背理而馳之或迷理而暴之或入理而賊之爲桀爲跖爲莽爲操爲溫爲懿以顏閔曾史爲不可學而縱其志之所欲以行險而徼倖人之憂不精理者若則別有所精矣人之憂不得理者若則別有所得矣而天地沴戾邪淫之氣乃從而翼之於是陽九百六之厄中於世而殺伐危亡之禍兆於時其假數以煽人者固理之蠹也其屈數以苟且者亦理之敵國外患也古之所謂理數之

學皆茫乎無主而天下又何所適從哉天下知理而忘數有道之世也天下之貞理者半而諉數者半治亂之會也天下皆惑于數而不復言理則其時無可如何之時矣嗟乎理者天下之共理也數者亦天下之共數也吾以理推理而人心相喻有必及之勢焉以數推數而人心愈隔有不入之障焉我有道德而道德應之我有忠孝而忠孝報之我有節義而節義風之斯則聖人之所能也若夫我之壽夭禍福非人之壽夭禍福也我之得失存亡非人之得失存亡也數不能以相喻者以其在心之外非人道之正也或曰然則鬼神不可祀與曰數非鬼神之所主也鬼神者主於理者也

陰德篇

史記曰西伯陰行善說者疑之以爲惠迪吉天下之正大光明事也奚其陰且積躬累行將以要福於天倘亦有市心與不然者陰行乎善何爲也哉嗟乎聖人修德之事與庸人邀福之心萬相懸也聖人之所配者天地也無所爲而爲之者也庸人之所畏者鬼神也有所以懼禍求福而不得不謹其趨避者也皆不於其陽而於其陰是故陽爲於衆耳衆目之前者眞僞之所相混也不如陰爲於不睹不聞之地者爲能合內外貫始終而無敝夫天地者人之父母也父母主恩鬼神者人之法吏也法吏主義天地不能有化育而無生殺故寄其權於鬼神父母不能伸乳哺而詘義方故藉其教於法吏吾是以知庸人之心陰畏罪聖人之事陰行善萬相懸也其受福於天亦萬相懸也夫聖人君子之於天下也亦何必暴其仁義詡其功能使天下之人慕羶德而蟻聚也哉風乎春風者不自言其春風也雨乎春雨者不自矜其春雨也則請以陰險陰私陰謀陰賊者反觀之蜮之射影也影陰故也鬼之侮闇也闇亦陰也行乎己之所欲行而乘乎人之所不知以爲快聖人君子爲陰德也亦若是矣陰之爲殺機者機發則物無噍類陰爲之生機者機應則世賴生全譬之於司命者奪人之算人不知其何以死益人之紀人亦不知其何以生夫然則陰暗幽密人所不知而我爲之操其死生是豈可以不擇術哉且夫飼雀放麑細竹渡蟻之細於物苟有所濟者於德必有所增倘其不然伐黿登龜斬木焚草原其初則欺物於不知比於弋之射宿而其毒比之於殺降坑卒吾因以知陽欲殺而陰生之其德百倍陽欲生而陰殺之其罪百倍蓋陽者淺而陰者深陽則棄而陰則暱凡爲心事感然憂之以爲天子寄生之君耳天下之所望乎治者莫過於諸侯而諸侯則猶然趙璧和璞明月徑寸之爲珍

也其爲遊說人國合從連衡因時行間之徒多資白璧黃金以爲用卽在漢初亦用此術以滅秦而成帝業聖賢之學則不然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君者曰土地人民政事其所謂土地非猶夫人之爭土地也其所謂人民非猶夫人之奪人民也其所謂政事非猶夫人之創新制而悖古道也諸侯三寶之言其救時也吾以爲三代建國之意與天子所以治邦畿者亦莫善於此乃所聞於周者以土地人民政事寄之諸侯而王制又有方伯連帥左右二監之法是以後之爲五伯者盟誓侵伐之事天子之下諸侯之上而以伯稱天下因之以多事故知三寶者爲戰國諸侯而言之也土地崩解人民駭散政事支離苟有人焉不侵地亦不割地不輕用本國之人亦不妄禍鄰國之人不泥古人之政事亦不從今人之政事天下之諸侯庶乎其各相安也各相安者亦古者天子命令諸侯之本意也卽不可以常恃而我有土地人民政事鄰國則無之鄰將折而入於我此亦大國之所以常大強國之所以常強而天下可坐而致也雖不合於周初左右二監之制與平王以後五伯會盟之事而諸侯能自治其國則天下不得而亂之矣嗟呼封建之廢爲郡縣天下不以諸侯爲治亂其所謂循吏傳酷吏傳者亦安能以諸侯之法按之然則三寶之論

可施於世有爵土之人未可槩於傳舍其官之人矣雖然封建苟有利於天下之人卽不變郡縣之官亦可以得諸侯之益而郡縣有司誰視土地之爲采邑也誰視人民之爲版籍也誰知政事之爲在我可以興利而除害也傳舍視之則膜外置之其有志於古人者羣然不肖之人又以爲務聲華而擠之夫如是土地雖不蕪人民欲不彫廢政事欲不委頓不可必得之數也吾嘗考戰國暴秦之後漢以付之於吳楚梁王而天下多事唐以付之於藩鎭節度而天下又多事矣乃知三代之治未能外土地人民政事以爲治也其功固諸侯之功其罪亦諸侯之罪也降及後世則不然功雖有司之功罪非有司之罪蓋又不在天子而在乎藩鎭焉嗟呼視民者有司也其賢與否則天子之所賞罰也而其權一寄於藩鎭於是古人建列國視諸侯之意不得之有司而大壞於藩鎭其所謂土地墾闢人民大治政事修舉者行賄於藩鎭者也其所謂土地荒蕪人民不治政事廢墜者持己而不媚藩鎭者也藩鎭者其今之督撫監司乎有司者其今之守令小吏乎小吏不敢寶珠玉天子未必求金車而督撫監司乃朘削屬吏而不知忌彼視天子之土地人民政事將不啻以奇貨視之其爲之屬吏者勢必求之土地人民政事之間矣嗟呼痛哉

賓客篇

昔者仲尼客於四方必聞邦君之政其弟子皆能輕重人之國然未嘗有後車數十乘傳食於諸侯至於孟子則齊梁之君幸而聞仁義之言莫不敬禮隆重以望其至當是時四方之士遊說於時恃才辨以自矜貴而人亦莫之敢褻也愚聞之褻慢賢士莫如秦甚秦未坑儒之前遊秦之博士故多於六國之人逐客之諫出於李斯斯何嘗不爲秦慮哉閒嘗思之一統之世人才淹抑割裂之朝英碩奮揚蓋其所謂一統者合天下而臣妾之不以賓客之禮禮天下而其所分封之國不能自用乎一士士欲自試何塗之從若夫天造草昧土宇雲擾鳥各擇木人思自效固亦有在漢漢重在楚楚重者爲有志者之所求而客於是乎乃以相重於天下是故客之盛天下之衰也孔孟有君相之才而有時乎客遊於四方使孔孟而生周之初當亦爲周旦召奭以奮功業何暇爲木鐸爲矜式僕僕道路乎惟其時之不可以爲也而仁覆天下義正萬物之心不可以自已如有用我其爲東周王如用予天下舉安客之所以有志於六宇者又不可以不待於列國之侯王迨其所入齟齬道大難容然後退而爲六經與弟子經營萬世之略雖一時未遂其施而天地人物治亂損益之故卒賴其人以有成是故客不得志於天下萬世之福也夫天下之治亂係於客上者用客其次棄客其下仇客矣有天下國家者不思所以用之而棄之仇之獨何與夫治天下者主也輔相之者客也昔在洪範之書曰賓曰師周人之詩有客白馬雅有嘉賓之什伯有無忘之盟主之於客故不可以褻哉雖然客亦不同三國之時將之才盈天下槩之以孔孟則不同道而求之以捭闔縱横戰國策士之習才智聰明當亦庶幾過之其所謂戰勝攻取洸洸桓桓者虎勇機變俱有可觀一時能文博學之彥旗鼓相當蔚然國瑞後世之聞其風者或且稱引而樂道之當其時客負天下之才可以蜀可以吳魏蜀吳曹魏之主倚客以爲功者不在遊說反間征伐會盟之事而在取異國之才資本國之用是以士之生於其閒者雖以忌才見殺而不甘隱逸用自失其功名之會愚竊悲之夫抱策干時者自衒之客也審時觀變者深心之客也蓋以鄉曲井里之間不可以邅遇天下之豪傑勢不得不輕去其鄉或躬耕於他方之土或從事於戎索之閒或以忠義致身或以勞瘁殞命雖有幸有不幸而客之重於天下皆其能自爲重者也人之不自能爲重者雖有時而爲客終無所以自立則思以客立於天下者不爲孔孟之仁義則爲策士之權謀必如是乃可

以爲人自爲而不可窮不然者苟全性命不求聞達古之避地逃名碩人高士哉是亦客之一道也嗟呼薦辟者人臣之臧節也入幕者衰世之變格也客之有才智學問者不得於君則變而入於臣其在石隱者不可得而致之苟有志於事事者或可藉以收其效而使之無歷相九州之思此則有天下國家者之所當知也或曰今之遊客守令厭之豈惟守令士人亦厭之矣然且奈何曰此非吾之所謂客也守令之交於賓客也以敬爲主者也

用賢篇

嗟呼用人故不如用賢哉或曰賢者絕德人至足也按圖

索駿天下無馬矣鑿井救渴天下無漿矣語有之靑鳳爲裘不如衣皮玉禾爲餐不如哺糜夫仁義聖知寶同希世道德文章季主弗談則不得已而遴於忠信廉潔之儔乎忠信莫如呂梁廉潔莫如雷首彼其於仕也未數數然也餌者龍之所不引也羅者麟之所不受也求金鱗者得黃能惑文豹者獲鼯鼠是以貪魚逐隊異潛伏深淵之族鄙夫奔競應不求聞達之科不燕昭而築臺不平津而開閣不申生而蒲輪不孔明而顧廬君求之以夢則不傳說而鄧通君隆之以師則不桓榮而張禹蓋車騎止服乎牛馬射獵惟尙乎鷹犬苟備剸割無用兔胥魚腸得充下陳奚擇南威鄭旦然則物色而享吊詭之報不如循格而用一長之力用人之途寬而用賢之法監監則不廣治何尙焉予應之曰唯唯否否以賢治不肖者爲政之經也小賢役大賢者有道之世也用之而後擇與擇之而後用者倍相遠矣用賢以用天下之人與用天下之人而不能用賢者其相遠則千萬矣吾無以空同具茨之訪衢室總章之詢求所謂亟亟此道者以擅之漢之有三傑也元之有撥里班曲律也（註云猶言四傑也）賢之生於其國者卽於其國當以非常之格隆禮之此有天下者之先務也用兵者以功功多者將之而後士卒莫不奮用人者以賢賢最者相之而後

秀孝莫不升是以將求其功猶期其賢相得其賢自得其功相不賢而以望天下之功者譬之相馬無伯樂而責千里以策駑匠石非般爾而作阿閣以東蒿也彼夫材藝之效智能之官器使待時驅馳惟命者駿同騄耳多埒雲錦而馭必歸之於甘丙法必先之以御轡博選挐欖敦求隆棟而巧必需之於大匠制必先之以繩墨相之重也亦若此矣世之所謂相者不以天下之故求天下之大賢而任之曜比方隅而不旁求委心故舊而不考愼卽不然而多其人備其員輕其去就易其死生與待小臣之道無以異意固望其靖共也而於國體亦以傷矣孟子曰一國之善

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然則天下之至聖用天下之大賢君可知矣若其以一家之賢蔽一國之賢以一國之賢蔽天下之賢陽以羅之陰以棄之堂廉不睽精神扞隔雖有天下之才又安得而用之嗟今之人獨不聞成湯乎湯執中立賢無方無方者殷之所以爲殷也西漢多豐沛之佐東漢多南陽之臣有方者漢之所以爲漢也是故羲和吐照不在庭燎之攢雷霆發聲非因其鐘之鼓大賢輔世不在戚畹之班神聖持衡匪特近習之口嗟乎用賢爲治用天下之賢耳彼夫一國之賢者安得爲天下之賢哉

四維篇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嗚呼爲此言者齊桓之仲父乎惜也其言之未用耳冒四維者未有如小白者敗四維者亦未有如小白者也以天下之才而當無可有爲之時天下分裂而姑試之於表海賜履之邦此其人非齊産也用齊以自立孔子且譽之曰民到於今受其賜未嘗以四維之言核其國事而吾今於敬仲有恕詞焉則以其言禮義廉恥者非齊國一時之言而天下萬世之大寶箴也嗚呼禮義虧喪廉恥衰止其國可謂之國乎天下可謂之天下乎朝廷可謂之朝廷乎百官士庶可謂之百官士庶乎夫禮義者人之所畏也廉恥亦人之所苦也規矩準繩淡泊節儉先王之世之恆風而叔世之所不樂爲也若夫恥則無恥之人亦有之雖無禮而知相鼠之可恥也雖無義而知穿窬之可恥也雖不能廉而亦知貪黷之可恥也有恥則知忌憚有忌憚則知悛改知悛改則知從善知從善則知爲國知爲國則知所以爲天下矣世皆有恥而誰爲使之無恥者上之人實使之然則恥存而天下安恥亡而天下危上之人亦何樂於天下之無恥也哉且夫不恥無禮而放恣者盈天下矣不恥無義而趨利者甘禽心矣不恥無廉而苞苴公行簠簋不備矣不但此也

恥亡而天下危上之人將俟其危亡立至而後悔之悔之亦何及哉今有人於此吐之不可下之不可補而益之飲而食之益無所可醫者曰此殆須一汗耳不汗則風邪不出風邪不出則病不瘳於是藥以濟之汪然汗下病未即愈亦小得瘥恥也者天下國家之汗也爲納婦則必使媒妁求貞女貞女者足不踰閫見人而赧者也求雄狐之綏綏者人盡夫也而女壯不可以姤者也今欲以人治吾國而不求其以四維率下則何以異於眈於濮上哉是故恥也者士大夫之赧面也宋人有言曰大不幸無恥莊子曰人莫哀於心死而身死次之恥者其人之所以生乎面蒙

具則毀詈不憖咽絕息則戈矛不避生而顏甲有如是故禽不自知其禽也獸不自知其獸也禽獸自知其禽獸將顙有泚而無以自容矣無恥而生故不如有恥而死也推之於家國天下無恥而富強故不如有恥而貧弱也嗚呼維者舟之所以安也舟解其維將適於風波之險入於不可知之鄉其無維者舟楫敝漏長年解體而不可恃雖水無叵測而舟則失其具矣今之天下故昔日禮義廉恥之天下也吾蓋於管仲之言有感而悲焉

文質篇

昔人爲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之說者其意蓋痛乎周末

文勝而以二代爲先進之思也棘子成忍人哉充其說而極之此其漸不至於秦不止如秦者殆亦剗文幾盡矣而再傳則爲漢漢之初若猶有取乎質也然已有不能不文之勢吾以知質生文文表質其所謂文質彬彬者蓋三代之聖王同之其謂之商周異尚者非通論也何者三代以下之文非三代之文三代以下之質非三代之質也有聖人之質乃以著聖人之文降而下質漸漓文亦漸滅非其故爲剗文也其質已大僞焉蒲柳不能生松柏之茂葉池沼不能與江海之大瀾培塿無山岳之雲鶴鴇無鸞鷟之章甚矣秦之不能三代也卽欲法周之文以爲治勢必有所不能非欲剗其文也其質爲之也何以言之祖龍之不如湯武也李斯趙高蒙恬之不如伊傅周召也誰不知之其大可笑者子丑寅古之所建以配天地人也秦欲建亥不配三才其質何質乎封建者古之所以立國共治也秦廢而郡縣之同姓異姓俱不得五等之茅土親親報功其質蓋已薄矣井法古法之所以合民於兵富強根本之重計也秦之先世已廢而阡陌之所以統壹海內治民用兵之質亦既鹵莽而滅裂矣先王典籍非以飾美也士則行所學而天下之所式也焚其書坑其儒存醫卜種樹而以吏爲師此其質已如野坰黃茅無材木可以備宮室矣五

帝三王故三皇之繼治者也秦以皇帝自尊將夷然不屑爲三代而卒好神仙海外之荒唐此其質欲以快意縱欲而已失久大之規模矣周秦者天地升降古今之治亂之大界限也亦質文之大界限也由是以觀乎上古三皇五帝皆神聖之質也其民亦皆仁壽淳龐之質也故其文以漸而開如草木之欣欣以爲榮秦滅六國因刻忍殘陋之質也其爲之臣與民者亦染於富強殺伐而爲質者也故其文驟然削除如草木之遇秋風而隕落也文質之間亦可哀矣嗟呼阿房者大壯之宮室也雖火於羽而漢則有未央之役刻鎸之罘鞭石滄海大人之遊觀也雖轀車於

沙丘而漢則有封禪之舉大築長城修備沙磧開關之武功也雖讖應於望夷而漢則有犂庭之勳是秦之質亦後世之所不易及者卽論文章亦必曰先秦兩漢蓋秦漢文質之大較如此嗣是者三分以後治亂相因文質互勝愚嘗按其所爲文者皆生於治世其質者皆生於亂世尙質之說吾未見其可也其亂者皆秦之類也其治皆漢之類也凡爲秦者質非古初之質亦非三代之質卽幸而未至於秦其質者止如炎漢之質則亦止如炎漢之文而已矣或曰文者淺事也末務也濟機也亦虛具也存文者斷當自質始予曰然是必爲聖人之質而後可以言聖人之文聖人者彬彬之君子也天下之風尙未有不本於一人者也

六官篇

六官之配天地四時也諒哉夫吏以用人統於政治之原主無私而立至公者也故曰天戶則生齒版籍君之所以博厚也故曰地禮則天地之長也人之所以遂其生也非春而何兵也者雜軍民而治之如夏之兼火土也刑以言乎其秋秋者揫也揫斂肅殺矣工以言乎其冬冬者終也是司空者可以勞民之時也此非獨周禮爲然蓋自雲鳥紀官之世各有厥職矣後世因之有六部又有六科於以

挈天下之要綜天下之務繩貫絲連綱舉目張下至於院司道府州縣與凡胥吏之屬皆以此分所事事嗚呼此足以治天下而有餘矣夫天下之難理者軍與民也伎藝工匠其賤不足慮士則明理義而尙文弱亦不難於約束者也禮所以教之善刑所以制其命蓋吏禮工刑之官不必多員其多員者皆戶兵之屬也若倉場以典天倉漕運以督粟輓錢法以司鼓鑄則特設卿貳焉古者司徒兼教而此耑理財且於田畯之詩農祥之使力田之科若有不合戶之爲戶何如也而外此者若榷稅若屯田若鹽法或以道臣或以御史皆計部之所與聞也苟可以生財而息民何不可爲而善則米鹽淩雜皆關至計否則鼠雀侵漁殃民者不可勝數也戎政於內以贊樞密督撫於外以典機務或以宰相兼司馬此以文臣馭武臣皆可以部臣之銜繫之蓋道有兵備府有清軍下至州邑之丞貳皆軍之官也獨是五府金吾禁兵羽林及於總兵以下千百把總閫司所司屯捕衛所兵之數日以煩而兵之毒亦日以盛其能節制之者略見戢斂耳而其橫則不可齊壹也乃若衣甲器械病民病工若太僕若苑馬其以備天閑者幾何乘蓋紛紛然皆以助兵爲虐者也冢宰者近乎相其相助爲弊吏者則都察院也宗伯者任乎師其佐乎宗祀者則太

常寺與於典屬國者則四夷館也廷尉者天下之平則大理寺以輔刑而不必其設廠衛也工莫大於河道則總河以鳩工而陵寢宮殿城池諸大工不時爲故不專官也嗚呼六官者治天下之大端也予竊怪夫以一人之身周歷而徧試之此工虞水火禮樂政刑古聖人之所不能兼者也而後世之士乃能以綜其全而駕其上則何如士責專長官求久任乎妄意以爲五經可以分治者取其專也使天下之士於六官亦分治其一而以此試以此用以此課效以此終其身以此世其官天下未有不治者也

吏學篇

或問曰吏可學乎曰知人則哲此官人之道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孟子曰我知言其不爲詖陷離窮者乃不生心害政者也書曰敷奏以言禮曰或以言揚帝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此君之知人知言者也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此先資之言也四岳師錫此友朋之信其言者也嘉言罔攸伏所以廣求言也朕堲讒說殄行此惡夫巧言孔壬者也汝無面從退有後言靜言庸違此防夫一二其說者也無稽之言勿聽所以貴有據也庶頑撻記所以戒讒言也由此觀之知人以知言爲先也必矣春秋戰國之時百家競興人自爲書其言難知得孔孟以折衷之見明曰消民共賴之卽在漢唐以來能言之士皆自明其所學而上亦得取其長而棄其短審其同異辨其取舍未有難知者也韓愈之諫佛骨知佛言之爲異說也歐陽修之黜軋茁知軋茁之爲隱怪也蘇洵之辨奸知執拗者之必害治也由此觀之孟子詖淫邪遁之言信乎其聖人不易哉是故爲天官之學者知天下之人知天下之言而已矣知人奈何曰一鄉之賢才一鄉知之一國之賢才一國知之各舉其所知而天下無遺人矣夫賢者德行之選才者英髦之士古之鄉舉里選與夫薦拔保舉之法不可以冒昧行之者也知言奈何曰以經義者則九經之制藝以治事者則五策之答問此可以寓胡瑗之學而後世失眞儒矣在官言官凡在位者各得以建白其所司以明其職掌而又有言官爲臺省者自朝廷以至於中外皆得指斥之無所顧忌此可以觀人之邪正而後世若聚訟矣夫知正人之言者於未仕宜汲引之於既仕者宜贊行之知邪人之言者於未仕則擯而落之於既仕者則譴而懲之學之無素則邪正不分蓋貴乎辨衷古今明晰訥佞審察是非而納之於大公至正也或曰子貢方人仲尼所訶士處一室而曰我學知人知言何所據以爲知且知之亦無所施不幾於徒亂人心乎曰否不然是在朝廷哉有守令以養

之有庠序以教之其爲之父母與師者未有不知人者也朝廷下令曰士各治六官之一其爲學者卽責以知人之事於凡鄉賢名宦孝子節婦之實取信於其人其不當者有罰蓋於學校之中某賢某否某才某不才必有不敢茍者矣他日明經甲科於其吏學者卽於外吏行取之日任以吏部司務漸至四司以陟於冢宰少宰薦賢有上賞蔽賢有重罰不知人者卽黜其人如此則終身以之知人而治立矣

戸學篇

戸曹曰地亦曰民此學之實切於天下者也朝廷財用不可不資於大臣而又非言利者掊克聚斂之術所可與嗚呼重矣夫生財者大學之道也損益之義天道治道之總鑑也淸心寡慾其本之所以立而節儉裁抑度支經費皆大儒之經濟也朝廷惟戸部各設司官以司其通省之國用蓋六曹之中刑部亦然夫非以財賦民命二者並重乎愚謂天下之財賦戸口卽天下之性命也是故朝廷宜以六官如五經使士之專治戸學者儲他日司農之選能如弊吏者之賞罰則荒田可以墾流移可以撫可以興屯可以富國或曰戸不可學惡其近於里書胥吏也且田畝丁役非有理義之可講而瑣瑣計數恐其心術之先鄙也曰否不然六藝有數先王之道也九章之學傳聞出於周公數學之關於人國也蓋重矣夫自一至於十百累於千萬億兆經垓皆以衆細積爲會多惟能究其分者乃可以合而總之且所謂長短之度輕重之權多寡之量以及於規矩方圓之紀曲直高下之程非精於數者不足以經緯萬物操制盈縮天下無不知律度量衡之聖人朝廷無不用錢穀財貨之國典仲尼之會計當尙書之關石和鈞偉哉至乎夫司馬入書乃紀平準君卿通典首言食貨禹貢周禮王制立於先歷代帝王卿相沿於後學問之大於斯爲盛蓋重莫重於此難亦莫難於此可謂之瑣瑣乎況於親知老稚登耗之數差徭煩苦之故則以之見萬物一體之意則有益於心術者多矣而反以爲病乎朝廷誠著之令曰士治六官之一其有志於司徒之學者將以預司徒之官天下必有嚮應之者矣以此詔學以此取才以此官之而黜陟之以此令之而勸懲之天下可以治矣或問曰有民人焉何必讀書此於民人土地乎學之抑遵何書與余應之曰土分九則不能免於陵谷之變遷戸有盛衰不能及乎昔時之富庶此故無成書然亦不可以執成書者也夫國之所以足者計也計之所以立者數也數之所以不可不豫者理也理之所以不可不明者心也治天下者先

一國治一國者先一邑一邑之人民土地即有邑人不能得其詳者矣乃至於詭巧多端無所稽考然其大綱則可知也窮其利病權其輕重其爲田之害者幾何事其爲人之害者幾何事古人之已驗於經史者爲幾何今日之有待於疏通者爲幾何由一邑而積之天下莫之能外焉或曰租庸調唐制也宋則有免役之法今將何居曰難矣哉無俾富者倖貧者累強者苟且弱者困厄其道莫尙於均無俾入者盈出者縮無俾在我者貧以嗇求給者煩以急其道莫尙於節嗟乎朝廷於此不可不愼也

禮學篇

非天子不議禮學禮者學當代之禮而已矣宮有宗伯制有儀注又立科臣以糾之此在上者之事也至於有司亦有禮吏禮書以典之其於下也不可謂之不詳矣孔子之言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然禮之在於當代者開創一時守成又一時久之而會典成惟部臣知之而上不頒之於學宮下無所秉其程其雜見於律者皆失禮之爰書也而爲士又不學律夫如是則天下之人欲學當代之禮亦不易易其何以變風俗示率由哉古之學禮者紛若聚訟代沿而下不敢以空言輒廢之而不存孔子言之矣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用禮與說禮不同古禮不可以不說今禮不可以不用夫然則學當代之禮者將思所以用之用之而不詳說之豈其可乎誠使爲士者取當代之禮而講貫之肄習之上下相安以幾于寡過則禮曹之四司其大凡也儀制祠祭主客精膳顧名思義無不可以意會然而禮有本有文得其本意之所在而敬之以毋不敬之一言不如詳取其文而力行之略舉其目若選舉人材提衡文教郊社祭祀朝會讌享册封贈諡賓接鄰國賞賚賜予尙御衣物宮闈祿秩無不考掌故而修明其翔實若此者統之曰禮而文則極天下之賾而不可厭以其兼樂故有太常之官以其典文故於國

子翰苑相表裏以其秉教故天下之釋道皆藉而歸於其下以其秩宗故司天掌卜陰陽五行堪輿星歷之家皆受其約束下至於優伶賤族之編纖悉委瑣皆立之以貴賤尊卑之等名物器數之辨禮官之於天下大矣禮文之於治過詳矣爲士者苟習禮經既已知禮之大旨而又於當代之禮能詳舉而不墜此則至要之道術而天下之軌準也是故士之隸於有司者朝廷賓興得以進用春秋孔廟與於執事它如諮政之人或取公論於學校民間之爲冠婚喪祭者無不質乎士之前吾未見章甫縫掖而可以擯臂於市者亦未見學當代之禮而干有司之法者惟禮可

以已亂其於久安長治之道所裨深矣則士之專以禮學者可以備它日唐虞之伯夷卽不然而爲東海之后蒼皆邦國之光也嗚呼禮也者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也當代之禮猶先王之禮也可不念哉

兵學篇

今之學武者有生有舉矣是可謂之兵學乎曰似也予所謂兵學者將以儲大司馬與大將焉卽其才小學疎者猶以儲緡雲之曹屬與千夫長百夫長而供朝廷敵愾之用者也或人疑之曰士亦顧爲文耳武非所右也惡乎學曰否古者兵與民一將與相一既已一之則何右左之分哉

孔子言之矣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士之能文而不能武豈聖人之意哉武之七經童而習之者鮮矣其偶爲涉獵者未嘗深究其奧旨重以古法不可施於今而功名之捷徑或出於世爵或出於選募或出於招安此其弊非無學兵者無兵學耳有兵學則上以此敎下以此習武經七書庶乎其乃有實用矣今之所謂兵學則又有不在於此者按天下之兵籍而調發之合天下之武弁而黜陟之則有職方取天下之武士而任用之察天下之世職而稽考之則有武選主鹵簿車旗以備法駕之出入且以典天下之驛傳者則車駕兵仗旄鉞之等甲冑弓矢之具稽其新陳除其堅利以爲不虞之戒者則有武庫故總之以大司馬副之以少司馬又立之以戎政署之以五府綜之以團營董之以兵垣它如授鉞專征或勳樞軸推轂築壇特簡儒臣於是乎大將之赫聲反仰面於書生之借箸蓋自兵曹之柄日以重天下之爲將者亦漸拂其功名攀鱗之銳天下將愈益多事而不可理吾嘗考兵與軍之分邊卒禁旅之不同至於戍守而屯征戰而調某地強而習於戎行某地弱而僅可守恃訓練之方節制之道主客之辨糧餉之資九邊之險要何以悉萑苻之游魂何以殲寇既來侵何以必稟命於本兵而後戰有功者賞何以見阻於當事而不

錄凡此者居下之日未嘗不鑿鑿然洞其端委及其當局則又大謬不然夫豈無南仲吉甫其人者乎夫豈無漢之平勃唐之晟愬宋之韓范者乎夫豈無誠意之謀策於開國陽明之奏功於宸濠者乎夫豈無韓雍之立功於藤峽蕭愍之安邦於土木者乎蓋權不可以預設事有貴於應變非其平日學問之功不至此矣夫人之所以諱言兵者或以爲凶事或以爲危事或以膽弱而畏之或以戎伍而恥之若其爛焉竹帛炳炳丹青勳伐無並休戚同國此孰非丈夫之事而猥以遜人乎哉武穆有言運用之妙在於一心趙括讀父書而不能用兵是莫若責兵學之士無以

其力以其謀無以其勇以其略無以其才以其德古之爲儒將者可師也國家用兵之法亦可審也上以此課下以此應教之十餘年而士不可用者吾未之前聞矣

刑學篇

刑非兵其殺人也等於兵或且甚焉夫刑者古先聖王之所以生天下也而其後乃至於此吾謂亟宜以刑學正之使士人習於下有司稔於上以漸喻朝廷好生之意然世所以不屑學刑者或惡其爲舞文或恥其爲刀筆吏不害之流以爲滅天理喪良心乃可以爲獄吏獄卒故司刑之官不爲屠伯皆亦閒從事於苞苴能盡人之身命竭其貲

產而漁之彼爲善之褒以奉法千百年來人之不生於唐虞者不得聞下車泣罪之仁政刑之失也豈非不學之故與刑之義有雜見於經史者有詳具於律例者有古之所重而今略者有今之所重而古人無之者不學刑且無以守身其何以治人人之不治則死生禍福疑於鬼神之不測則民無所措手足是故刑誅者天子之雷霆也司寇者朝廷之律令也天無恆震之威家無不慈之父刑之主於殺者非也以司寇配於秋者亦非也刑以弼教固教也平反祥刑不欲民之干之也必以刑爲殺以司寇爲秋秋於草木無所不凋以殺止殺殺不可止有天下者其可以知本矣且夫古今之不同在下者束於法而不敢議古則有倘寬者矣有禁笞背者矣有除肉刑者矣有罪人不孥者矣有入議者矣有眚災肆赦者矣夫豈其盡無可採而法在必行雖同姓王侯功臣勳舊之家一犯於有司立置之重典此或仁人之所疑輕也宗臣勳戚尚且不免下此者其可知矣疎遠之臣卑微之民能無草菅之懼乎是故刑政簡易者民悅服法令繁促者民憂疑有天下者之多立刑官蓋慮民之誤死也非以密其羅而盡之也設刑部矣又設廷尉廷尉者天下之平也又以都察院參與其事稱三法司是皆所以直臣民之冤也其設衛也已非古矣衛

之不足又設廠焉非刑之屬千萬其狀不可具述臣民焉得而不盡乃復有廷審之事幾以雷霆爲天之常威而六月飛霜矣豈惟周內鍛鍊者能驅以莫須有哉聞之人言福堂之中所以望人之悔過也嘉石肺石不盡苛以投匭鈞金束矢不盡坐以殊死也世無良有司獄禁滿溢幾不可容於是訟獄繁興天下之兇徒反藉是以戕愚懦苟富貴吁亦甚矣天有癘疫故傳染於閭里而人多死國有繁刑故鼓動於天下而人不寧蓋民之蚩蚩其無知而阱之也可傷也宗人不罄於庶子士臣不賜以槃水纍囚不絕於道其可傷又有在於朝廷之閒者矣刑學明則人知法

人知法則不犯無犯法者則天下平此孔子無訟之旨也於士乎教之者何也曰士者官之始也官習於法吏不得而作奸它日者以此事君君必重任之其大有造於天下也必矣（工學篇鈌俟蒐補）

河濱遺書鈔卷二終

河濱遺書鈔卷三

朝坂李　楷叔則著　吳門沈　顥石天參訂

霧堂雜著

用九篇

大哉易乎大哉乾元之用九乎尼父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夫九者卦疇之所同也龍馬之圖爲生數洛書之文爲剋數其旨淵微不可更僕而用九用六則互相根也九之老陽變而爲陰其用九卽入六之老陰變而爲陽其用六卽七也何以明其然也乾之元坤之元二乎不二乎地不能外天以爲地地在天之中其爲體也一也七入者二少

之數也七之進而爲九九則盡盡則返入之退而爲六六則極極則變此三才萬物之總也是故九不遠六歷入與七而後得六六不遠九歷七與入而後得九聖人據其至者而言之故長夏而稱其節曰日短至嚴冬而稱日長至詎不以二氣之初各有倚任之隆爲歲功之分齊哉蓋於是而知用六之爲秋冬也用九之爲春夏也然而人於姤則數伏伏以三十爲之於復則數九九以九九爲之甚矣聖人之扶陽也一陽耳卽以老陽之義與之其在歷候之言義和之驗自古及今未之有攺也

冰篇

冰有厚薄乎曰無之初終皆薄也腹之堅其骨肥也有疆域乎曰無之地氣自北而南則寒沍均罡風自上而下則雪霜至然則有正變乎曰無之炎夏以極沸之湯投入井中則冰立成玄冬敲如玉之片煎于釜內則冰卽化然則冰水無之而寒于水如青出于藍而青于藍謂之一不可謂之二不可矣山之冰乃傲溪之冰曰予之族強盛而居于睨視庸流在車馬之下烟火之中淩陰之內鑿沖之餘者迥矣溪之冰啞然而笑曰若與我何以殊哉若幸而爲山冰山可以常冰乎若不幸而爲冰山山可崩亦可伐也吾不忍見若之升亦不忍擠若而傾之若之于我賓客耳

戚友耳若以我爲不如若夫見晛之消消若必先于我若退而返初服與我混矣鳥之飛也四方惟所之而翾翾無極也其倦也林矣人之生也萬事無不爲而皇皇日以騁也死則歸于土而已矣以若之偶凝于山也而笑予傲予予則林與土也吾爲若之先覺而若反相驕稱哉山冰曰凝而結之且與我同質縝而文之又與我同華吾兩者竊相讐矣乘時者以上位爲榮鳩衆者以黨與爲雄溪之水山冰之所妒也不溪之驕而誰驕乎且讐溪矣方將東約泰岱之雲西檄太白之湫移書峨眉之天半集兵陰山之深突使吾同類以塡溪而稱快豈徒驕之云云哉溪水曰

生而無用于世者盛衰之所不與也死而有繫于人者恩怨之所不及也吾與若同生於天地間無所于親也無所于憾也無彼我無是非也若淩我以自雄厲則厲矣我不如若天下之勝若者不知其幾千萬也夫相競則凶相忘則吉莊子不云乎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夫何以若之冰山而棄予之冰鏊乎于是天帝聞之使水伯勑解之其詞曰嗚呼朕在天位四時式序爾冰氏不安厥職私相誹諍朕不爾究其自今仰體消息盈虛之理各遂其生以支餘年溪臣善下賚之以祉山臣傲狠姑貸其罪欽哉

欽哉

生三篇

老子云一生二二生三三故二之所生也合二于一而三已具矣一分爲二者陰陽也剛柔也天地也清濁也高下也玄黃也有無也合二于一者陰陽之太極也天地之太和也剛柔之純氣也清濁之混元也高下之中而玄黃之太素也有無之微妙而大道之會也且夫數至於三而圓亦至於三而盛兩儀有聖人爲三才自此而十百千萬億兆皆二生三之所推也姑于十之中言之二與三合而成五五者數之中也倍之則爲十五半而十全其一之得五而爲六者一六之水也二之得五而爲七者二七之火也三之得五而爲八者三八之木也四之得五而爲九者四九之金也予嘗思之一且無論二三成五四何以生倍二爲四此四象之說也老易圖範蓋有同異之旨微而不可判（此有缺文）邵子之皇極幷列之爲四序列之爲十二十二者三十四而爲之者也此河圖之衍而非洛書之疇也邵子之數擧元會運世如年統四時時統十二月予嘗有疑于日之有三十矣其全三十者其半則十五又分而半之者爲七八之間七有奇而八不足夫上弦下弦者天之月爲全之半曆之月爲朔望之半半以此限制莫之過莫之不及人人之所共知也卽以十五準于易（此有缺文）終不合此蓋

邵子圖書之外另一易也取之曆而不取之三易洪範者也嗚呼天地者父母也人世者子也此三者其大要矣父母于子已爲三矣而乾之震坎艮又有三象坤之巽離兌亦有三焉男女各三是謂六子此後之小乾坤而衆父母也易之六十四卦乾入坤入不得不分乾坤而下同于六子者後來之權將任之於六子而父母猶在不忍使之遽泯泯也泯泯則如太上皇之無位而太后之撤簾退宮矣其在參同契則去乾坤坎離而用六十卦陽大陰符以每日朝暮用二卦其于人身乾爲首六位則六陽居上六陰不與然而異耳離目艮鼻兌口則諸子之依依于父也坤

爲腹五臟六腑則肝木肺金脾胃二土象于戊己然而心君之火蒸液灌輸腎部則兼有水火滋生榮衞如諸子之戀戀於母也是其分不得不分而貴乎其分而能合也何以故分而合合而分者一也一則生不一則死生則生生而不已不已則綿綿而長生一身之道如此家國天下莫不皆然夫世俗分炊析筯強之以同居而不能是亦公藝之難學而封建之勢也夫封建同姓正也其父昆弟之邦與爰及異姓亦所必立其諸甥舅之國與子而孫孫而雲仍迨于外孫以女之故及之故大宗小宗之外立母族妻族焉此九族之所以連局也吾于三子望其鼎立不願其折足田產房舍必均而三子之能繼志述事者予惟恐其不均也幸而見孫男一孫女一以吾爲祖而以吾之子爲禰矣昔者王父分諸父田十八畝房數楹而止予之不能大箕裘也以父之賜賜吾于以王父所未行之格而作訓子孫其昌當以吾之學與之田產房舍幾何哉

生日篇

岸公曰生我者父母也孝之始終也有賤焉自謂也有錢焉哀而祝焉猶寅餞納日也有漸焉疾者以大漸爲危也有薦焉主人禮也有踐焉踐形者君子也凡人之生泄泄耳聖人愛日賢者敬日其次惜日咸慚于不忝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此之謂也生之日天下之所同也生不同日而莫不有生之日無貴賤無智愚無古今一也一故同同者理也異者分也同者性也異者情也吾觀于生而知天下之大齊焉是人之所以自受也是猶賈之售而賓之醻也是添我籌而算者也然莫大于禮禮合則人不合則獸左氏之所云畜老也可不畏諸然而臣之事君子之事父外之事中有差別焉頌也禱也祝也賀也自堯以至子後王一也華之封人其萬世無疆之昉乎滕之下陛之下莫不皆然是孝忠之準也是治道之隆也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懷者愍辭也離之則懷懷雖不忘猶二之也孔子曰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三年者父母之懷子也九我其備態也孩與啼異痾養與平康異而頤有戟髯而踵有楚越而交有犇會不既殊乎斑者衣乎甚矣生之不慊于父母也或謂岸曰人之生父乾母坤生初生前則天地之道也應之曰聖賢以天地爲父母唯君曰天子下此罔敢僭濫也是故齊庶者父母其天地孝以爲本敬以爲文父母之所俞鬼神之所擐也率之而下則耳孫也溯之而上則鼻祖也自古及今念生吉趨不生凶父爾母爾雖高曾雖雲仍莊莊乎其事親也油油乎其事先也梅梅乎其追遠也以忌日爲往以生日爲來此君子之道也

天下之通義也古人生日不爲樂故明神廟免羣臣之壽麪非吝也達也唐宋之辟著爲節非奓也仁也夫上之所行下之所式也昔人制禮莫尙于周公周公缺生日又莫大于仲尼未聞杏壇之上三千弟子祝仲尼之生也雖然江之南盈十則相遺餘或否庶幾適中而乖俗役役僕僕歲以爲常貧者苦之士夫樂詬誶而爭其言曰生不拜壽殁不奔喪以爲情之迕也舉以相貫其殆太甚而多事哉岸曰道也者生生之謂也有生于陽者有生于陰者陽不皆生陰不皆斃其謂人以生而謂鬼死者陋哉生則慶死則悲牛山之涕南面之樂抑又過焉是故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人而爲天下之所愛莫若先自愛嗟乎養生於生之日不若達生於未生之前

代訓

代有新故無優劣有去來無欣戚何以明之代者禪則善爭則惡雖父之壽不得不與子雖堯之聖不能不與舜安于其序無心于其閒斯乃所謂善耳時未至而上故卸之燕之子噲矣時未至而下故窺之燕之子之耳甚遠者羿浞莽操之臣隋煬之爲子宋匡義之爲弟種種橫生余嘗悲之然其事鑒于古爲堯老而舜攝見于周爲成幼而旦攝襲而爲之者漢以新攝魏以晉攝皆于異姓階亂其在

同姓而攝未有不危亡者也危及其社稷亡及其身累及于臣庶當其居攝之初詎期其後日之敗衄乃至于此哉今夫后妃之攝爲垂簾爲二聖則呂雉武曌之屬永永龜鑑而相之竊威權將之列藩鎭其名不爲攝而殆有甚焉甚矣攝之不可爲也卽無神器之窺每有九錫之例羣小每從而慫恿之此則履霜堅冰之漸哉趙高以鹿馬愚二世宦官之禍豈不昭然漢隆準枕宦官股唐之高力士魚朝恩繼之矣不但巳也朱明土木之變非王振汪直爲之乎劉瑾之後莫橫于肅寧肅寧魏上公與定興客羣聖比而亡明愚故曰攝以宦寺此昬椓之所以啓釁也薦紳之所以流毒而四海之所以困窮也寺人之令所以見慮于秦風而勢星之所以點天垣也乃若士之程表公然以爲禁中頗牧而六師無不解體矣諛其上者且以爲五帝神聖其下莫能及矣嗚呼熹朝不足言也崇禎自信邸入繼清刑餘之巨憝伸天下之正氣亡何而大王公二王公陰見柄用外諱豎刁之名而實有仇士良之寵雖不至如天啓中有戶工二部之柄鹽漕軍門之威廠衛緝事大獄大毒之流行而帝日嗜殺戮吝出納卒以謀播遷不就于煤山乎殂落惜哉悲哉餘風所煽江南淫酗有張監者不招搖而蚊蚋集矣台鉉樞輔漏未三更候者如織是其自官

者歟適君者歟竊聞野史神廟蓋有十俊焉夫人君者樂暇逸而深宮稱朕三風十愆之外乃甘心于若輩其亦頑童之罷歟或曰亡明無外戚鎮藩之禍而止以畸重資格偏信臺省遂至鐘簴震驚不可救藥也豈其然豈其然

續說難篇（有司有惡主人之淫而怨其僕持刃者作此）

韓公子非爲說難余嘗悲其文未能驗其事也夫今而後乃信說之難也說者一口聽者兩耳以一博兩其數不勝我之說一而已人之說千百以一博千萬其數又不勝聽者以一人之耳禦天下之口勢不得不惜耳于所親所信而所親所信者不能以耳喻耳勢必資於言以相及則說

滋以亂而聽益以惑其數益不勝夫如是說者處孤子之地而聽者踞執拗不可轉移之位吾將無說而後可然吾之說可以說可以無說則吾默默而天下之事已治天下之理已得吾何爲而不默吾之說所以治天下之事辨天下之理而抑不得伸百喙之呶呶者簧鼓謠諑縱橫捭闔煽惑是非變亂情僞反以肆行而無忌蓋力爭之不能姑息之不可悠謬任之無心置之而天下之受禍者不可救藥然則吾之說不可不立也其有不得已焉者也嗟乎說與聽角非難也以一說伏衆說非難也以今日之定說異日之邪說亦非難之難者也以我一人之身一人之心一人之口展轉傍徨言之不可不言又不可而難生焉我之所是固是也然而有非之者非其是之非也是似於非也非是者在其外忽而在其左在其右忽而在其上矣我之所非固非也然而有是之者非其非之是也非似于是也是非者在其外忽而在其左在其右忽而在其上矣夫外焉者倡之左者右者和之是非已樊然矣樊然者不正之是非也不正則不平在其上者雖有聰明聖智焉得而窮之于是以外者左者右者之爲公論也幸而中者是其所似是非其所似非其戾者据偏聽而忘虛公喜末節而略大體嗚呼立說之難天下之事可知已天下之理可知

已吾有說于此冠尊也履卑也首貴也足賤也以履加于冠之上者則罪也首反居下足反居上則事之大變而理之所不出也外之言曰冠敝矣不如履首汚矣不如足履有時而貴于冠足有時而急于首左曰冠不正者何敢問其履首不潔者何能潔其足右曰存一冠而棄二履者不仁爲元首而刖雙足者不知於是上欣然以爲得情也以爲冠之自取侮也首之曾慮足也信衆說以詘吾說而怪之吾嘗觀于人焉冠之異履自若也首之加足自若也且有聞於古之時矣桀紂故天下之大棄也湯武天下之所同聖也南巢之舉惟有慚德武非聖人蘇軾言之夫然則

冠之黻終不夷于履首之尊終不等於足也周鄭交惡東萊譏左氏之失言三國幷志紫陽刺陳壽之無知他如祝聃射中王肩則臣罪不容誅元咺與君爲訟而武子稱其愚莽新不列于正統五代皆隸于龍聲白水眞人豈爲更始之臣崖山帝昺猶是趙宋之季譬之牝雞不可以司晨奸宄不可以賊善奴僕不可以侵主禽獸不可以逼人此則吾說之熟而可厭者乎或曰否否所貴于冠則緇布皮弁玉藻冕旒也臺其笠鷸其冠岸其幘縵其纓者失其制矣所貴乎首者耳目聰明德音不怭也視邪色聞淫聲嗜饕餮窮麴澤則喪其儀矣乃若履朴下而任勞冠之所不能代也足疲繭而無識首之所宜爲宥也是以古有易姓之君無易姓之民正名或代乎獨夫殉烈不責乎通國夫然則上無常尊下無常卑也久矣且以天道旋而無滯物情變以趨新古今之所共閱也上失其道羣去之君子作史不相假貸是故詩刺株林惡其淫之下及也姜氏如齊惡其家之不齊也不自責而責人責無所施矣或又曰輿論者近乎公者也市虎有三人矣羣犬且吠聲矣刑獄者惡乎蔽者也鉗箝設而鉤距生矣偏聽厲而深文內矣名分者近乎倫者也竊鉤誅而竊國侯矣侯之門而仁義存矣慈愍者惡乎私者也呴呴吁吁而婦人仁矣養奸貽禍

而轇轕兆矣風俗者貴有以正之也狂國不以狂爲狂矣胥壬則盜憎主人矣權貴者貴有以抑之也寶玉竊而陪臣僭大夫矣告變行而家僮戕大將矣卑賤者貴有以恤之也股脛不戒而尾大不掉矣格虜不徵而莽操公行矣梱內者貴有以恩之也威如不備而弟子戈矛矣後宮充滿而怨女于和矣是以響生於聲影生于形枝不外乎本流不外乎源上焉者天下之形聲本源也家不自成而鄰舍擾之國不自疆而與國伐之此則情勢之所極也而君子之務究也予聞之而喟然曰說之遠乎理者有近乎理者以挽之說之近乎理者又有近乎理者以亂之理有定乎無定乎理尚無定而說又何能以定然則說之難也亦可以無說矣乎

江皋夜話

江皋漁叟之坐客談及往事叟輒緘口不言然其容如欲言而故默者予獨飲酒至於夜叟乃微言之曰甚哉直道之難而後世之必無史也天下之事莫眞於見之者至於聞者則訛矣至於傳聞益訛矣然見之者多隱秘而不言遂使後人無所灼其原委惜哉予曰何謂也叟曰事固有所難言病固有所自起病日劇則寒熱移又變而爲它症此非見垣者莫之察矣昔者之事顯禍在人耳目間而病

原則在一二事矣嗟哉請問之叟曰滁之岡寺有輦金十二萬至其署者驚問其故曰某在獄思出耳夜思其計曉爲得之曰某某可共議也某某至曰惟故相出出而已金雖不足姑以是先資而從容他計之會且布於都門內而宮禁戚畹寺宦外而公卿當事無不通透而首輔之旨遂下矣故相渡江而北璫黨以金數萬來當國議兵用某帥某帥授越以獄中某同往請而旨遂出某於獄矣無以報璫黨則以人心不可驟駭姑以其黨貴陽者用爲鳳撫以報之他日者中上意而陰持之故相敗而國亦隨之此非國之病原乎予曰昔時上好名求人若渴而爲奸人所誤所持既固人莫之敢爭此故相之罪浮於崔魏者也而爲之助者皆無令終此豈可盡以讓禍歸之于神廟乎或謂神宗與宋之神宗大同小異但神宗既升遐光宗一月號爲振刷用人散財惟恐不及至啓而黨人顯庸矣至禎而黨人陰用矣其爲小人者不論其爲君子者三案迭舉君子其名者爭名耳爭位耳夫臣固無臣乃其用人之誤則亦由上自爲之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道院夜話

予與胡子遇於江南道院胡曰來陽伯之祖碧潤先生賀與馬光祿同時矢志爲君子其人品不遜温恭毅陽伯之父小潤先生父子能詩文不止陽伯之有名也不才之曾祖長沙太守有晴山集祖太學生月庵公工書畫尤善篆籀隸書熟于許氏蓄書甚富今兵火之後不可問矣予因慨先進遺文賴於收藏者此子孫事也賴於表章者此後賢事也寅公官鄖西又爲予備述鄖事云鄖古鄖子國也萬山岨峿寇所出沒是故先代設制院以鎮之癸甲之先有王某奉上旨居此王故虓勇人以闖鎖號之自成踞陝發兵肆橫多降者王某獨不下它時納箋投誠仍署爲鄖總兵有藩制府某山東人也頗以明故事檢束之某不屈遂與督撫御史羅某交章劾之御史又紿于承天而擒之其弟某等率所部精兵殺官以叛遂據竹溪房縣諸山之間自耕其地且挾其人民而賦之夫不降于賊者義也卒以無所歸負固無患天下之弭禍者可以鑒矣

槿花對語

烏延劉子與河濱李子坐京口署中槿花淡豔時若侑觴于前者劉子備論古今人文之盛衰乃及其少年爲學時與其猶子雲門氏商搉磨礪思所以高出人上者法權書之揣摩則有尙於昌黎起衰陳言務去之旨揭於壁曰標新領異盡發名宿之業而簡蒐之久而有得于心創獲未有文出己不爲里人所測顧欣然共之者惟雲門是以知

己之遇皆前茅它如古文之學深其息弗敢輕爲然於此道則思有以大振之故得嚴生於楚遂濫竽及於河濱焉河濱子喟然曰文章之道唯大勇者任之洛川其由是以日進矣劉子又語予曰古人仕學相資鄉者遂平之遊蓋亦有困衡之助焉問其故曰蕞爾小邑而有巨室巨室之豪人肆於其里跋扈武斷不可以殫述民弗堪命前之令此者非不欲斂而戢之也事未舉而巨室已下石矣蓋居津要持短長不簧鼓於輦路則假手於通家故來者畏之如虎搖搖如懸旌不可以自主逭計民生洛川癡騃之人竊不以爲然輒犯其鋒以爭之民雖讎我而彼則嘗之乃至流連於訟庭民皆直我而彼猶吠之我之去國也民皆援我而彼猶目之暴虎不悔我之謂也李子曰不畏彊禦之謂也洛川可庇民矣慨自道化不明風俗頹壞士之苟有爵位者不念其父母之邦威加枌榆剝蝕瓜葛宰邑者不得而誰何一失其意小則辛螫大則箝網蓋上司之輕信者以貝錦爲實故得以口舌中之吏之不肖者妄思自全於其下車之初卽知其巨室之名僕僕然惟其言之是聽故閭里之利悉歸于其家而吏以趨承反蒙其延譽此則首反居下足反居上之徵也夫吏之故虐乎紳者豺也紳之敢噬于吏者梟也令之賢不賢猶傳舍耳賢未必有

萬世之利不賢亦未有無涯之禍其爲紳者于其鄉則祖宗墳墓之所托而九族姻黨之所共也何哉其所謂跋扈武斷者充其惡將至邑無人官無令而後已天道昭昭恐不終有其富矣且與其以萬人之詛詈爲妓妾奴僕之壺餐千家之號哭爲宮室苑囿之花鳥夫何快心之有哉劉子曰巨室果敗矣我爲之折其角天乃爲之褫其魄矣李子曰夫如是今日之天倍當勞矣天下之爲巨室者豈惟此一邑哉請各言其甚者有素封而家非宦族者巨室誘之使爲僕于是田其土田有其家資淫其妻女不如願則禍立至故獵名顯者多暴富羽貴介者無虛橐一士題錄則委巷含蟄鄉多仕籍則通國骫法蓋在當事之人亦以紳之多寡爲治之難易物極而返故宜其巨室之禍反甚于小民之家矣劉子曰古文之學不如古人之學也吾鄉之前賢鄉黨恂恂敗類者寡里仁爲美庶幾近是所望于天下之爲紳者貴勿加于父兄利勿營于桑梓而已矣于是更僕而侍漏下三鼓兩人樂甚以其言爲有裨于世聊次而藏之

歷紀

丁酉上春以友人言察時憲歷正月二十一爲驚蟄二月二十一爲清明是節氣共得三十日也然扣至三月二十

四日立夏則節氣得三十二日矣扣至四月二十四日芒種又得三十一日扣至五月二十六日小暑又得三十一日扣至六月二十八日立秋又得三十一日矣至七月二十九日白露又三十一日矣至九月初二日寒露又三十一日矣十月初二日立冬則三十二日矣十一月大雪恰好三十日也十二月初二日小寒恰好又三十日也予聞七十二候之說久矣一節三候中氣亦三候每月一節一中共稱六候每候五日則是每月三十日不得意爲增減者也友人河洛之數解曰每月五卦每日一爻五六合數三十其共也雖月有大小以節氣齊之無有差忒又考歷

之所載如東風解凍之類亦以立春五日驗之雨水中氣當以獺祭魚驗之每月六則合以五日一變亦三十數而止未聞可溢而爲三十一者也今三十一者五其月三十二者兩其月恰好三十者三其月耳友爲予言不止丁酉爲然也謹錄而志之以俟精于歷者

甲午紀

歲甲子予客姑蘇無力購書偶從友人借書觀之遂錄甲午紀年之事其在唐虞以前者不可知矣洪荒闊略不敢遠考姑以唐虞言之甲午於唐堯爲五十一年于虞舜爲十一年于夏太康爲二年王相爲二十年少康爲十三年王芒爲八年不降爲三十四年王廑爲十四年王發爲十一年夏桀爲五十二年（次年爲湯元年）商沃丁爲十四年雍己爲三年商大戊爲五十一年河亶甲爲八年沃甲爲二十四年陽甲爲二年小乙爲六年武丁爲三十八年祖甲爲三十二年武乙爲二十五年周武王爲九年昭王爲六年穆王爲十五年懿王爲八年厲王爲十二年宣王爲二十一年平王爲二十四年莊王爲十年襄王爲二十五年靈王爲五年敬王爲十三年貞定王爲二十三年安王爲十五年顯王爲四十二年赧王爲四十八年秦二世三年漢景帝爲十年武帝爲後元二年成帝爲河平二年漢光武爲

建武十年和帝爲永元六年桓帝爲永興二年獻帝爲建安十九年晉武帝爲泰始十年成帝爲咸和九年晉孝武爲太元十九年宋孝武爲孝建元年梁武帝爲天監十三年陳宣帝大建六年唐太宗貞觀八年武后爲延載元年玄宗爲天寶十三年憲宗元和九年僖宗乾符元年愍帝路王爲清泰元年宋太宗淳化五年仁宗至和元年徽宗爲政和四年孝宗爲淳熙元年理宗爲端平元年元世祖三十一年至正十四年明永樂十二年成化十年嘉靖十三年萬歷二十二年予今之甲午又有感于唐虞之際焉夫唐人皆以聖人居帝位者也唐不得不爲虞虞不得

不爲夏雖有聖人亦無如天運之流行矣乃五行家以爲幹木支火納音爲金午者日月之中位也過此則昃皇極經世圖或以卦氣配之謂午未申酉漸近閉戌天道悠遠安可知哉

楚女詩紀

楚女不知何許人其死也不知其地亦不詳其年月人傳其屍出諸鄱陽湖懷中有詩於是讀者無不哀女之節烈而其詩今爲人所傳誦今爲錄十首之入焉家鄉一別已春更此日含辛到漢城忽下將軍搜括令教人尙敢惜餘生骨肉輕辭弟與兄依人千里夢嘗驚歸魂願返家園路

報道雙親已不生遮身還是舊羅衣夢到瀟湘何日歸遠涉風濤誰是伴深深遙祝兩靈妃生小伶仃畫閣時詩書曾把母兄師濤聲夜夜悲何極猶記挑燈讀楚詞當時閨閣惜如珍何事流離逐水濱寄語雙親休綣戀入江猶是女兒身生來誰識未簪笄身沒狂瀾歎不齊河伯有心憐薄命東流直繞洞庭西照影江干不勝悲永辭鸞鏡斂雙眉朱門空教諳秦晉死後相逢總不知圖史當年強解親殺身自古羨成仁簪纓雖愧奇男子猶勝如今共事人以此推之女蓋楚之世家幼讀詩書字人而未嫁者也入江猶是女兒身未失節也東流直繞洞庭西則洞庭以西之人也嗟乎悲哉或云事在孫招撫時予惟詩之爲教聖人之所以風天下也有女仳離完節而終古之善詩者莫之加焉栢舟之篇猶是辟他者耳身爲烈女且于朱門秦晉死而不忘雖未成于歸之禮不愧其夫多矣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詩之中又念其父母兄弟不少止其諸古之女屈原乎吾爲之諡以文烈將使聞而義之者祀于鄉

智雞紀

予戒殺客饋雞二家爲畜之庖廚者將刃雄求之弗得乃殺其雌雄雞潛入床下不食亦不鳴正命而斃予聞而弔之不就戮智也且不以己之軀果它人之腹誰謂物無人

情乎好殺可以止矣

詠紅紀

冬夜忽晴家弟亦砥與秦武江三子坐月中予以紅字爲韻主賓所就後先不一予得縱觀而改正之其善者則存于簡秦句曰翡翠一池紅秋樹鬧霜紅殘桃春雨紅戰纈染猩紅驟雨洗春紅杜鵑清血紅啄殘鸚鵡紅江楓落葉紅亦砥句曰橘向洞庭紅瓊筵列海紅日入斷霞紅芙蕖出水紅酒力入顏紅花片卽苦紅武句曰句漏乞砂紅甲沁鳳仙紅野馬顫塵紅花入馬蹄紅江句曰蛛網挂殘紅花落蝶傷紅秋心樹樹紅余句曰寒火守微紅殘燭夢邊

紅梅瓣勝繁紅林楓落遠紅斜雁破霜紅霜鐔鬼血紅孔雀妒人紅櫻桃綴小紅珊瑚一枕紅讀史夜燈紅葉醉一秋紅漁火遠洲紅茶花犯雪紅花浪賺魚紅霜白念春紅掃徑每憐紅或用美人爲題因續之曰宮怨不題紅纖申繡鴛紅嫩褪舊脂紅閨讌暈腮紅幅帶水拖紅蓼酣避曉紅玉爪劈榴紅枕痕一線紅遂悉錄而跋之以見一時之致云

詠螯紀

客有倡和詩押韻皆用霜螯者余戲作二十句曰酒香呼友共持螯客誤蟛蜞欲辨螯香稻初肥吏部螯團臍郭索

捕寒螯紅箝細嚼有江螯山谷曾經咏雪螯醉眸已棄酒邊螯稚兒彩線繫生螯秋霜老盡五湖螯十種蝤蛑宴越螯（吳越錢忠懿王宴陶穀事）狠螳何如博帶螯（雄曰狠螳雌曰博帶）遠思撥棹嶺南螯披堅執銳驗兵螯（吳中有蝦荒蟹兵之語或暴至則爲兵驗）善化神膠九尺螯（善化國蟹長九尺煮膠過千鳳喙出洞真記）又尉能嘲僕射螯（僕射嚴續也出湘山錄）二十八千惜蟹螯（宋仁宗事）江中新放子瞻螯（東坡嗜蟹後有見餉者悉放之）輸芒吾念海神螯（蟹八月有稻芒寸許輸海神未輸者不可食）瑣蛣堪憐具細螯（瑣蛣蟹也）小石蟹盈溪不採螯（東坡云石蟹小如錢）語雖不工亦可備也

讀墨子

墨子急于自見故是神禹而非仲尼仲尼與禹有異乎兼之爲教其意似是而難于用安得人人皆墨子與然能使天下之人聞其說而稱之與儒並傳至于唐世不衰不知何時乃廢而不行雖孟子闢之孟子之世未止也夫天下之立言者不爲人之所必歸則爲人之所必攻不可歸不足攻者皆不能自立者詩文之道蓋如此獨學術則不可耳墨子七十一篇其備城守數卷今失其傳攻城之法與古異守之策恐亦難泥然其書奇甚讀之如考工記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全文與莊子國策亦略似學者不可以孟子闢之遂置不觀

讀郊祀歌

漢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乙於甘泉祭后土于汾陰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命司馬相如等造爲歌詩合以入音之調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童男女七十人歌之時新得神馬因次爲歌以薦于宗廟故合之有十九章今觀其詞練時日帝臨皆祀天帝之篇青陽朱明西顥玄冥此四方之祭猶五時也惟泰元天地二篇蓋合天地而祭之日出入亦猶朝日夕月之意此九篇尚有奏罷之時天馬二篇如之何其以祀宗廟也匡衡議之汲黯以爲不宜諒哉天門開亦禱祠之詞景星作于汾陰之鼎齋房

作于甘泉之芝亦天馬之類也后皇乃寶鼎之第二章耳華爗爗五神與練時日相類朝隴首以獲白麟而作象載瑜以獲赤雁而作又與天馬相類赤蛟似送神之祠不知篇次錯雜何以乃爾

讀論衡

王仲任故不及蔡中郎何以得其書秘之帳中古人於經籍如家常偶得時人之作故以珍重成其名耳如三都當傳而玄宴爲之序此皆成美之事也今日乃以譏訕爲長豈不天淵矣

讀韓文

韓文予之所珍未能成誦然一再繙閱爲之段落爲之抉摘摘其奇字通其大旨蓋在患難中見友人案頭多讀此書者南州亦謂韓在歐蘇之上予恒以自隨旋又失去一爲素臣所借一則擲于宣州之暴客可勝惜哉今所有之本便于老眼欲爲兒輩授讀恐兒之不知敬也故囑之

讀太白年譜

薛仲邕爲太白年譜以公生于天后二年己亥卒于寶應元年壬寅得壽六十有四公自五歲誦六甲則長安三年之癸卯也十歲觀百家史通詩書則中宗景龍二年之戊申也十五好劍術遊神仙則玄宗開元元年之癸丑也是年十月甲辰獵渭川有大獵賦未獻之天子也雲川二十年好閒復愛山二十三觀雲夢娶許相國師孫女留雲夢者三年遂之齊魯居徂徠山與孔巢父六人日沉飲號竹溪六逸廿四乃爲大鵬賦至天寶三載甲辰年四十六乃同翰林吳筠入長安見太子賓客賀知章于紫極宮解金貂換酒爲樂薦于明皇召見金鑾殿詔供奉翰林進清平調詞後爲高力士譖于貴妃三欲命官被沮而止乃放鶩不自修與知章等八人爲飲中八仙帝賜金放還居京師者未及一年未爲官也自此抵趙魏燕晉岐邠商於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淮泗再入吳轉入金陵上秋浦潯

陽至天寶十四載乙未年五十七矣是年安祿山反避地廬山永王璘脅令行軍敗奔亡至宿松山坐繫潯陽獄宋中丞若愚雪之脫其囚至肅宗乾元元年戊戌坐汙永王璘流夜郎年已六十矣己亥放還復過江夏潯陽金陵歷陽宣城寶應元年卒于當塗計其生平蓋東西南北之人也生平少任俠好神仙能飲酒仕未達遭時坎壈獨其才冠絕一世或謂謫仙人或謂其開口成文揮翰霧散或謂其一命未沾四海稱屈或謂其馳騁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或謂其橫被六合力敵造化或謂其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而論者與杜工部並稱其光燄萬

丈余今考其所遇年將耳順不幸値亂又不得遂其隱居之志幾以罪死天于翰林不可不謂之奇窮矣吾鄉文太青先生爲鳳凰臺賦以弔公庶幾稱之若余之白田賦未足彷彿其萬一也

讀東坡易解

易之有蘇子瞻猶春秋之有董江都也易之道凡言易無非易者乃眉山以獨出之手眼羅織而爲之書大旨于世道治亂君子小人之情狀一切幻現卽如實有鑿鑿可據此其苦心所寄處俱以閱歷既深後得之非僅以禪喜遊戲爲文者然亦未免有穿鑿之意解既孤意筆能剔刷不可謂之非傑作也其中百一之所引惟有輔嗣蓋此註與河上道德子玄南華同有言外之妙東坡以此入猶繁露之本於公羊耳解妙而文宕縱横容與嘗見此公本爲學者不可以讀本義之成見妄摘其同異則得矣

讀宋吳文肅公儆見辛給事書

文肅學于張南軒南軒與朱晦菴皆稱之有大心衆生語許以剛勇其論兵事與陳龍川相似朝廷方欲用之以母老終養怡然自安宋儒之修行大都如此他日所爲見辛給事書以給事過于韓柳其文峭潔明潤卽用孟子作結省無窮葛藤予與宗伯公嘆息古人成名之難如文肅亦不易得然傳者寥寥我輩當何如也

程學士爲作序文文肅死已久見夢于其孫甚感作序者但云未及其孝母一事俗傳王子安爲鬼嘗于水中誦落霞孤鶩二句一士嘲之曰何不裁却與共二字文人才士爲鬼之後不能忘情如此文章之道大矣哉名之于人甚矣哉

讀鄭賢人物論

有輯人物論者莆中鄭賢之所爲也乃假陳華亭之名以行吾將俾吾兒讀之示以略曰揚子雲三儀之說以人爲儀埒于天地非過也古今治亂之數天地與人共爲之而人其宰也經史所教之人夥矣其表表者則治亂之大機而後人之所師也其閒有君有臣有賢有佞觀其生平與夫遭遇時勢之不齊使鬚眉活現心腑洞流幷及其升平瘡痍之故唐虞三代而下有不得不然之理譬之于醫有症有方又譬之奕有經有譜斯亦得失之林蓍龜之典也已然直書其事者必俟思索而後精論則爲之發微闡秘矣其或有未盡者不妨待之後賢若夫命意可否贊助褒貶凡詩文碑版之類有過於論者以槩存之鄭公教人之旨蓋有足多者吾兒輩得是書而讀之誠厚幸哉

讀夏東洲集

夏東洲良勝江右之君子也諫武宗南征廷杖有重名其爲學于邵子皇極津津焉深入之肆及于天下蓋留心于實學者其爲文勝于詩舒文恪序之余以其書似太虛太虛曰此以人品勝者他日又似梅公梅公曰此吾鄉先進也以其書攜歸嗟乎同鄉後學能于先進留心者一二人而已

讀仕優所碑

丹徒署中舊有藍田李震卿仕優所自記之又倩棠陵方公豪再記之時則正德某年南巡曾至此邑震卿適爲令拮据應御不知作何狀今日者驛騷供億凡在江南江北

之衝民苦不堪計所過兵馬不過大臣耳乃其擾已太劇矣不知武宗巡遊時如何而東乃自矜爲仕優乎嗟夫牽一毛而身爲之靈觀一邑而天下事亦大可見矣一邑勞天下之勞皆然一令賢天下之令未必皆賢也人君好大喜功不卹其民而勞之使天下之守令與其赤子僕僕奔命如牛馬而閒以其賢者爲一邑之庇是亦計之左也夫賢令何忍有名心哉正德之時天下方多事帝自稱威武大將軍江南山右翠華遙臨道路之民其謂之何其以宸濠爲名已有戢之者矣而出師扈從復何所爲江南固豐鎬舊都苟非周宣無效周穆矣嗣者爲承天之行諫者多死彼其時雲杜固有光然經過之地之令之民吾知其驚擾未涯也天下莫不荒正德而聖嘉靖酒色之與神仙夫有異哉人君不可以多出白龍魚服之不戒將復歌五子之歌矣豈惟人君大兵者所以戢大盜也雷霆頻震則不威窮兵者得無類是耶

讀太微經

太微以兩儀四象之法兼邵子太陰少陽太陽少陰之說以畢雍堯顥爲卦參三而得六錯綜而爲六十四亦可與入卦相合蓋易以三爻故兩之微以兩爻故三之其究同歸于易或疑此與伏羲之易不同然邵子非無所本本于

繫辭繫辭者孔子之說也不用八卦而用四象天下之理無盡固如此子文子以爲玄歷兵法皆可以此通貫之讀之再四頭緒井井大奇書也一梓于金陵一梓于保定史氏因知桓譚契揚古今人不甚相遠太青子謂予曰人以此占頗有驗嗟夫司馬文公爲潛虛有取于疇曲洧范介濡爲洞極又兼疇圖二家而一之太微之類固已多哉

讀王百穀詩

王百穀明月詩超超玄勝殊非謀野集所可比此公翰墨亦人之所重者當時諸老皆推重之卽大泌集亦稱以先生故于姑蘇購其詩而觀之今贈任孝廉嘯菴矣

觀計然子

余偶得計然子一册爲書四十篇以敘略總其後所薈萃皆吳越春秋事其言亦有可採者蓋好奇者擬作又不欲沒其名以僞書稱傳之後世安知其不以爲眞乎近之作者爲小說爲傳奇義豈無取而荒謬實甚如此則其善也譜中越既亡吳之後官宰嚭而用之作書之時方在壬午亡何而甲申乙酉矣嗟乎異哉

觀天祿閣外史

雜俎秘撰使人新目汪蒼舒古文褒異其一也天祿閣外史云黃憲所作叔度固高品文恐爲贋本耳

觀唐人二書

偶見唐人李光弼統兵秘册鈔本皆輯古名將之策略分類并然欲購其書無及也然以未得李書爲恨既而獲李鼎祚易解其序曰自卜商之後傳註百家惟王鄭相沿頗行于代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擇人事易之道豈偏滯于天人哉而天象雖尋人事易習折揚黃華學徒多從之今集諸家刊輔嗣之野文輔康成之逸象又宋公讀書志以爲集解三十家二公唐以前人皆可寶也

觀唐宋四種書

才調集則唐人選唐詩也宏秀集則宋人選唐之詩僧者宋之書若東坡書傳頗有言外之旨米襄陽志林雖論書畫亦皆可觀予尤喜其不似宋人之筆也

觀元包

後周時則有衛元嵩之元包包如易元者大也其法與太玄不同玄本于卦緯圖此本于火珠樹其註者爲元成皆蜀人蜀故多奇人哉

觀明書三種

學古適用錄者范少宰所編輯世廟識餘錄徐宗伯所輯穆宗實錄是爲正史此經濟作史兩大端皆士君子立朝之本尤宜講貫之正書善讀書者如成家之子一絲一縷

皆不可棄也

觀鈔本觀象玩占

觀象玩占予從李二擇借其本兵火以來不知何往偶見寫本輒思購之讀徐氏海隅集深誡勿藏以爲涉近禁書乃知前輩藏書無所不藏而不藏此等賈禍之書其慮至深且遠矣

觀龜書

偶見龜書與史記所載不同其言鄙俚恐非聖人之舊竊思以稽疑之義仍用雨霽蒙繹克分合生剋考其見于經傳者補之以爲經自當勝于洞極之作至于靈棋小數又

何足以存乎

觀羲經易簡錄

明經輯羲經易簡錄大費心力所摭古今之言必其出于本義之外者頗不易簡頗不易讀易理甚廣無不可者固不可以舉業求也假羲文周孔之辭以求奇情奇理不得謂之非羲文周孔之所有不得謂之卽羲文周孔之正旨善讀者則見易之理縱橫左右皆有所入否則支離煩碎人之耳目益無適從矣

觀空同集

空同和五子之歌以武宗好遊幸也其擬趙高答李斯書談宰相之附中官也詩文不苟作作其必傳者秋興八首伯仲少陵大同宣府之篇尤爲先知

觀李本寧集

本寧集浩瀚多應酬之文其或有稱之者以爲足充類書耳觀其句法字法俱有古人源本異於空疎杜撰者蓋所爲取法以史爲粉本雜用經子不爲空談卽尋常應酬中安得有此乎志墓諸作亦皆有理昔歐陽公宦某地借史漢不得取案牘治之見其不合於理者以爲小邑且然天下安得無冤故治案牘如治史漢予于此書亦然

觀駱子本集

諸暨駱子本號纘亭所著有喉論萬曆初上之其鄉人朱學士賡序而稱焉以爲首親政次汰中官次令閣臣還備顧問三者皆咽喉之司故極言纘亭爲前知云又稱其守紫陽攻金谿予讀其疏與羊棗集筆力矯矯矣或云此海忠介之門人也徐文長其門下士

河濱遺書鈔卷三終

河濱遺書鈔卷四

朝坂李　楷叔則著　華山王無異山史參訂

岸翁散筆

語塔

長于大報恩寺以塔勝予止石城每憩其下有觸於心故語之

天不遽秋秋至必悲人不遽老老至則戚國不遽亡家不遽破是故愼其前慮其微

專近拙而不可不敦務者曰爲農爲積穀事近虛幻而不可不敬守者曰爲善曰積陰騭是故荒年則人死作惡則家敗

讀醫書則知壽難而夭易讀聖書則知樂短而苦長不讀書者目失師心失官可畏哉

凡氣皆靈而質皆濁此天地之判也氣能有聲氣能有光能有力暈唯其無質是以有質而文章家養氣之法又在氣之先微乎微乎

去穢者必即穢而去之是故糞掃者不厭坌垢醫瘍者不嫌膿血

光自竅出者小風入密室者微惟無遮者其明大而其體虛此可徵內外之際矣

舟檠則不能游心繫則不能遠然不繫則從流下者有之波濤險者有之是故靜不可泥而動必有法勿忘勿助于檮舵之閒者舟子其善學矣

形相儷不如聲之同聲相呼不如氣之微

日烈可畏以灼體故予於新月清森幽天曠廓每覺毛骨僾剕非怖鬼也以清涼故

事有不可勝窮者或欲以除心之法除之譬之於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此不通之論也心何可除除心之心亦心也

高明以塔例之有本有末有表有裏惟實則高惟高則明此以見至誠之心此以見至誠之用

日能灼艾非鏡不火月之生水必賴方諸乃知心理之交有相以爲緣心不外理理不外心理相心相以何物界于其中其惟知覺乎

棒不可以驅蠅必以扇劍不可以刺鳥必以羅乃知大者疎于細是以聖人之道有時乎文理密察

貴不可求求之則有禍凡位極人臣而爲莽操親在骨肉而可蹀血皆求貴之念禍之也求富似爲末減不過持籌計子母米鹽瑣屑之類耳計然之徒顧甘爲市井而不恥然求之者亦終壞其人品是故貨殖之傳非聖人之書也

夢喻最妙能離一切實見一切虛能于一切虛爲一切實

夢中或復見醒時之相醒時亦復覺夢中之緣自非大有力量者兩端循環遂至老死

道猶路也不止我所經行是一切人共由之跡然於衢市之間尤可猛省來來往往無可壅滯一人滯之十人集焉或闃或樂塞之塡之流水之市成阻移時是故道貴其行行者不息而天下大通矣

白樂天製飛雲之履未見雲生足下古如章亥夸父可以窮地紀追日敺其功不在履也下堂傷足則跬步不能出是故履所以輔足於外而強弱不與焉足苟治履則隨之罔談彼短談則亦短靡恃己長恃則不長

莊子云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此一字是賢知通病去之最難上乎人人則惡之語人曰我爲爾父兄我爲爾君長不可也孔子不學老農居然以上教人禮之義之信之此亦大人控制天下之極事矣然而未嘗不自謙冲中來也故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信以成之而必孫以出之天下陽全而陰半故善順而惡逆爲君子易而爲小人難有棋局爲七國戲者其法可以七人爲之亦可減一人爲之視兩人相爭之局大異予未諳其術聞其排難解紛在於行人至于遠交近攻縱橫各分有古道焉時非春秋戰國卽兵爭亦不足觀矣悲哉

鉛錫之中亦有銀焉百計出之而乃出甚矣氣質之難變也銀衣其外鉛體其中或火或金一敗而不可用甚矣飾假者之有咎也

下學者于下學也非學乎下也下體實而用博下學者功純而業進是義無盡上達者于上達也亦達乎上也上體虛而用精上達者學盡而心還人盡而天至是義亦無盡唯上下相因而不相卽故有分惟上下相異而不相離故有合是故上不可學無學乃上下不必達下達斯墮理事精粗本末非聖人不能决擇而審處矣

力不足而情不能已則有借借不足以言眞凡事皆然而

文爲甚

德之不卒者每每以孤失之譬之立身者族姓單弱士類希附孤處之勢自然可慮則不得不取其近者而助之于是以類己者爲黨而又有類類己者輾轉約結以自張大則所取者有限而所拒者無窮不思我有合一四海之德自有四海歸仁之理不必慮其孤立也孔子惡鄉原太公斬華士推之于宰去陽鱎朝去佞倖聖賢之公正宜與天下之人共見其心所謂德不孤必有隣隣臣隣也非左右相隣之隣也

淵止而不流江河流而不止溺者殺人其行其止皆可畏

也水溺之喻吾所駭心

物有資于水者資其少也物有死於水者死于多也嗜慾之深者胡不鑒諸

一與二爲偶形影之喻也一生二陽陰之序也二併一分合之判也二其一爲二逐于其流也一其二爲一結於其本也因一以念二億中者之方隅也因二而忘一馮生者之愚也

意必固我此一切豪傑得力處子能絕之超出大賢一流遠矣在心法則爲四種在世法則爲適莫子自言之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孟子言之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須於絕四處見巧始得

日無依傍無蹊徑無生滅無垢淨無增減月則不然是以君子體之以觀心

讀史如觀方書不難其龐雜紛糾正欲耐心見其病痛所在看古人治療得失以爲他日活人之用如但資爲談柄或爲詩文之助究竟何益

勢不極不反事不極不悔悔者愚之所以趨智也凶之所以入吉也既悔所作勿作所悔

人之將寐也事去于心其將寤也心未有事未有事時此凡之似聖也孟子謂之夜氣氣與禪家四大之風道家三藥之氣不同此性之寓于氣質者也性不可言而言氣聖人全體凡人乍見耳

地質之虛處天也地中之灌輸一合而不可離者皆天也本同空虛並無二相不得謂虛空是天川嶽草木人物有形之類能凝于天是以易觀其行得其健于乾我觀其一得其定于性

治國則歸之君相治身則委之于醫治心則求之於聖賢似也然不如自己親切做去

玩好之物不可衣不可食玩好之人不可師不可友玩好之書不可言不可行

顏子不違之復子以爲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可以見未達一間處蓋不違如愚即是予欲無言之旨幾幾見到頂地然其所學止到不貳過其未能渾然于粹精之域矣

春弦夏鉤秋浮冬營或過或不及則病矣文章之氣吾以五藏觀之長短強弱之間微矣乎

私似有情公似無情余謂兩人鬭很各有私怒傍觀束手亦非至公公字煞有力量處分在故公則說此乃帝王之事其下竊取不得

今日如昨日今星如昨星光有大小體無存亡

147冊 188頁 84左版

惟淡故不厭惟簡故文其或偏于一味有好有不好者矣極力鋪張有到有不到矣此經于之別也

治己斂一分則加人處增一分是故退藏于密卽以吉凶與民同患寂然不動故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晝寢之不可者無故而求不醒也無故而求死者其端甚多凡可以致死之事無之而不爲也獨何與

神狎明鬼狎暗人不可以不智子狎動局狎靜人不可以不止

花皆春也春非花也竹須水也水非竹也所以作詩者不于詩中不于詩外如在詩前如在詩後

於性中執妄身爲體如屈天子之尊潛居民間一不定也以性中逐萬境爲用如馳穆王之駿周遊入極亦不定也大定者不然天子辰居萬國咸寧無尺土一民非天子之所有而不皆一一親至其地親見其民也何以故性體靜而用大惟靜故大惟大故靜

影從明生不從形生無日月燈則影不見

事有根柢物有本元詰其所由皆以心造心生心滅此中不可把鼻今人動曰無心心豈可無且問無與有對何者是有何者是無心向事物邊去似順而逆攝事物入心裏似得而失屏事物于心外又必不能千差萬錯都在這裏所以聖賢親切教人於此不厭諄諄

才以自快亦使人共快然其快處卽不可爲天下之事不快則留快則洩不快則生快則死是故用才者用人之才而不自用有才者聽人之用而不敢專然後大小長短足以應天下而不匱

癡人受禍可憐亦可恨當其癡時自以爲智迺其事不可爲猶以爲非戰之罪也吁

朝晴而暮霾得夜爲光此晚節不競者之近于鬼趣也晨陰而夕霽視晝爲快此克蓋前愆者之善于自贖也

鄉宦于其長有利其昏庸而用之者予深悲之大聰察剛毅宜於政事者每每不狥請托百姓之福紳士之忌也是以監國之立以序不以賢卒以亡國者亦猶此矣

人有詭爲善忘者於權貴則切切然記之於故舊則忘之此阮氏青白眼遺法而誤用之者也甑破之前士已笑之

有舟有水不駕不行有書有理不講不明

風之多言雷之易怒此吏事也上天不然人生五官口禍爲最卽在七情忿懥難消是故厚重簡默歸之仲弓遷怒貳過惟回能無比者臥聽風雷返驗自心實實見得如此

雷有聲無形或以爲神實有形夫陽在陰中憤而欲出則激而爲聲以爆竹辟雷以燃礮之藥線辟電呼天下之聾

者莫感于此然是地氣爲之空中原無聲也

疲極不得不睡睡不足不能便醒睡未足而醒仍有倦意以知凡事委頓天下不治皆有酣睡之時夫未睡足豈能易醒辟之於冬沍寒栗烈必經一時然後徐轉天地閉矣閉者睡象也復其見天地之心睡乎醒乎

春花秋月其氣之靈者也夏暑冬冰雖不敢厭自不可喜況於造冰起雷者乎

山水在天地間爲佳至于珠玉又山水之精禦災祲備禮典人皆寶之故山水之珠玉如木之有華蘂之有味不但此也日月爲水火之精至夏則熱隆冬大凍非其至精無以成化而及物精神之道豈其微哉

中道無對待正道無顚倒中正無所不貫無所不包以不中不正涉世斷斷不能譬之偏師深入強旅橫侵雖勝猶敗不可爲據矣

清氣爲天濁氣爲地天包地外則清者全而濁者拘也人之氣質清者爲聖賢濁者爲庸愚則清者善而濁者否也然清濁雖分其體則一天地原非二也

乾爲首坤爲腹首不足以當身之十一而耳目口鼻之事備腹則枵然徒大耳然耳目口鼻皆受命于臟腑豈天地合德反有爲之心者耶

人覩地者下流也從乎濁也其親天者上達也從乎清也人能使天與地合則長生天地相離則不生

能者人之所資其無能者己之所安也多能則多勞身勞則疲心勞則苦故養生之家不爲能

晁文元公曰順逆二境俱爲纏縛順則生愛結細業而難解逆則生憎結粗業而易解非深于治心者不能作此語

名之不立貧爲之也業之不進懶爲之也貧不可醫懶將誰咎

天之于我不亦仁乎便僻事左右者或死或去以非禮相加者屢至而接武自知躁而下急處于亂世不得已爲隱忍久之習慣如自然矣

水厚曰深土深曰厚厚以實實者萬物之所藉也深以虛虛者萬物之所游也深益深者江河之流於海也深其淺者人力之濬川也反是而淺其深則堙之塡之矣厚益厚者土壤之封于嶽也厚其薄者人力之爲山也反是而薄其厚則穿之鑿之矣學問德性之間居己應物之事君子小人之辨皆由於此

爲學之方一取一捨取天下古今之理捨在我情欲之私聞人有難當思所以振之聞人有寃當思所以解之人人而爲之勢必不能其或有所阻雖欲救濟無方人之禍福

聽於鬼神亦無有不惻然動念者彼蓋自作自受可以人救得免君子存心以仁久之大有福矣

解脫境界若誒深造當其無時若取目前亦復不易昔人有問解脫者曰是誰縛汝愚嘗見蜘蛛作網網蟲而哺之物爲所縛卒難脫去今之官長乘勢虐人蓋如此矣是故自不縛執又宜解人之縛曰知曰仁君子之所共勉也

求閒無別法入山避世不可驟得古人云心礙事非事礙心能除礙事之心則雖在市井可也

示兒

白樂天晚節學禪經月不食暈卽無論禪能甘淡泊夫豈易

楊景明云飲食有節脾土不泄調息寡言肺金自全恬然無欲腎水自足動靜宜敬心火自定寵辱不驚肝木以寧養生家之要也

尼父時師生相得學以成己教以成物朋友之道乃盛於君臣治其後百有餘年鄒嶧設科英才太減考其故則入於策士之流者十之七入策士急於成名而脫棄學術者也漢興六經唐置增廣自宋迄今沿之不變學之盛衰可得而論方其爲學之日卿相人爵固藉以用世庶幾有爲於天下區區富貴云乎哉讀孔孟之書者必知所以自立矣學之於人其丹雘乎雖有梓材匪是無文是故清英之氣乃所以覆嶽瀆秀上之理乃所以啓聖智

惟日月爲明惟日月爲動故曰明則動氣不動物不變心不動體不變故曰動則變

天曰覆君之事地曰載臣之事加萬物于我之上我不以爲嫌而載之地道之厚如此純臣亦爾

天下之境馨香者少臭惡者亦少惟恬澹處常多觀于此乃知舜有擅行之言不爲過激

天下事不知其所可知固不可必知其所不可知亦不可

經史之學人之所可知者也理之淵藪事之龜鑑況而酣之其樂無窮人皆見聞而我獨不知斯之爲可恥矣

禍福之設聖人止以惠迪從逆判之一部易經全是此理一切不自修省而恃之于命且或任之此所謂無把柄者故孔子知命之學俱在三十而立之後其前不皇及也昨夢見文昌予跽而謁之且告之以續文獻通考此經史之祥也兒輩勉之

元微之酬樂天曰元詩駁雜眞難辨自註云後輩好僞作予詩流傳諸處身到會稽已有人傳寫宮詞百篇及雜詩兩卷皆云爲余所撰及予勘驗無一篇夫古人盛名遂有贋作太白集序已云十遺八九而悲來笑矣乎猶有假爲

之篇瓜洲王漢恭募改城河假予爲文予何足方古人爲之一笑云爾

視大若小則高以明視小若大則精以微視大若小者須彌藏于芥子視小若大者蝨心等于車輪大而大之小而小之此爲物所轉者未有能轉物者也有因物之法有對治之法學問固然居心豈異

頃見吾鄉之人論居處所宜以爲西北田瘠無商賈之利求富極難亦不易貧東南易得富其貧也忽焉孫叔敖請寢丘正須處于不爭之地

念書者句讀清楚段落分明自然文字不至模糊義理可以通暢卽如誦詩不云讀詩讀書不云誦書一則風雅吟詠入於性情之樂一則典謨莊重如在君父之前學人作此觀想可以尚友古人

培花者勞且久其豔朵馨澤不能多也雲之華或停或流或素或炫無有互根高下相薄輕者如穀厚者如山潤者如琢堅者如崩光者如寶黯者如沈至于雷霄雷電靡纖雨澤千億其態堪以寄眺非如海市蜃樓猶在人境予嘗以爲修飾娟好阿紫之妖習也卷舒自如雲將之奇觀也文章貴氣氣貴自然好奇者盈天下久當厭而思返矣

以龜爲塔者呪術所加大龜下級次龜漸小差等加之可

爲七重術者呪之龜四足撐立望之若塔熜以蝦蟆爲師生者呪畢鳴金大蝦蟆居中爲先生以二十小蝦蟆爲弟子傍侍而揖之命之讀書則閣閣作聲命之散則各去以蟻爲陣者分蟻而鬬之三者皆與人相遠皆可教人之不率教不可教則三物之不如矣可不警與

予爲詩不能苦思人欲迫之姑敏應之此是鄉者一大病卽以苦思求之再三改之而人猶易視若無以爲是草草者耳遽遽者耳予欲盡其所見所聞一一納之詩中稍縱之恐遺去是以疾出之恐不及不皇刻舟求劍也人之輕吾詩者吾利其攻吾瑕故予之知己也然求其深味予之苦心而愛我于無已者則不易得矣此道冷煖自知近讀古人之詩益生慚愧今改舊作述其意以示吾子

世之不知詩文者妄肆譏彈雖在古人敢爲雌黃此愚而悖者也略涉津涯而于此道不深者以己律人欲強人以就己與己不合輒爲怪詫此鄙而小者也有自負牛耳而學術不正居心不虛者是非雖明或借之以爲黨同伐異甚且妒而忌之於其善者吹毛而求之必使人出己下蓋欲橫行于一時擅名于來世罔思成人之美過爲谿刻之論此魁而惡者也夫天下有志之人以千古自命者師于古人專精力求于古無所不貫無所不化自能有立豈其

以人言爲勸沮苟在初學膽力怯弱之時方欲借鑑于人或有所作而人不許可其不廢然而返者幾希矣可勝嘆哉

詩文不必求人人賞鑒但求自己成章自己滿志必使今年觀舊年之作無可損無可益然後人之見吾詩文者細繹而不可舍尊重而不敢輕耳

中人之資最多譬之于女美未必鄭且醜亦不嫫母也爲女宗者豈在容貌乎學問之道亦然

我之教汝蓋迂矣人以時文我以經學人以擷華我以明理人以訓詁我以尙論人以略涉藩籬於今日探古時之概我以考究事物資前人爲後輩之師此人之所謂駢拇而學者之所謂蛇足也

予老矣今爲汝說易又說大雅大雅多周人述其世德之詞道學治統備見于此其字法句法章法之妙出於周公者尤不可及今人作詩唐而上漢魏則止矣非聖人之時無聖人之筆欲以詩鳴不其難乎經如化工化工雖不可爲學者不可不窮源

出世莫如神仙用世莫如將相後世之廟食者以其能出能用故也然皆以辛苦得之天下一切事詎許懶人做乎日不失其信故萬物利之不改其光故百鬼畏之出東而旦歲功成焉苟非大信失所賴矣凡旦皆明陰晦避焉唯有神光乃生威也是故誠明合而聖人之德備聖人之事乃生疑暗相乘鬼類攸聚是故君子爲信不爲疑處明不處暗

讀書可以養心可以變化氣質仕宦之人不知霍光傳爲何書其自眎則入面玲瓏目無賢哲乃其沈入處止是利窟以予觀于此輩書則且置何不深慮其子孫

尙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音讀如又春秋亦然不但音也其義乃爾假如無註詩韻收此字於去聲之中淺學陋儒竟以有無之有用之矣誤人如此類者不可殫述是故孔子教人先博後約今人於書全不博考傳註而輒据以用之似爲簡易受病實多矣

聖人有不可學之時衆好之必察焉非必其惡人之所好也然君子之所好者不善者必惡之蓋聞學道之流必驗于魔民之相嬲老子曰不笑不足以爲道乃知爲小人之所容而不攻者必非君子之眞者也文章之道亦然○有專錄死後之人者好名之人有惜其不得與者矣有專錄同時之人者好名之鬼當復有笑其不必者矣公以天下之公好惡而酌其好惡之有關於天下者不必作調停見也

聰明待人而開發者無人則迷然在人之所開亦復有限是故教後學者待其自爲開悟教之者一而聞之者或知二或知十皆其自開者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聰明塞矣自塞而自錮之此自怠自棄之兆也何以教之曰不屑至於不屑則父母之大慈無盡矣

法貴拗折調必鏗鍧機用虛靈理須周浹此予之所心儀而不可卽者也擇題而施以期其必傳然據事直書則失頓挫用意迴環則墮汗漫機在一時之湊泊理須終身之講貫不亦難乎不難不可以言文

羣書皆可悅心雞鳴不寐輒有無窮之理爭獻於意中迨其旣曉則案頭累積如珠貝之不可勝用止覺其忙迫勞苦恐其覿面而失之蓋此際飲食未入人事未來虛白光潔眞如理來吾心如物來鏡中大奇特事愼勿錯過

少年讀書未必便有所入所以聖人刪述俱在暮年理路精微人事亦少勞擾或乃謂老年光陰無幾不如行樂疲其心於財貨妻子於理全不留意吾不知其何樂也老年有悔少年時之失學者矣少年戒之

學短文字則不能取大勢吾嘗歎文之窘迫者羞澀而不可肆故寧於長篇資其浩蕩變動之度以助吾之氣蓋莊騷國策與蘇家父子之文皆不可須臾離者若夫賦則三都上林諸篇洪大而漫衍不可以盡經則易一部爲一篇

其榮可辱也其貴可賤也則無立朝之樂矣其治可亂也其安可危也則無生民之幸矣是故士嗟于野猶藏乎民民歎于室世無可避享太平者不可不知其福也

賄而求仕者不肖之鬼必有以福之所以償其費也仕而肆惡者正直之神亦必有以縱之所以厚其毒也果其有才未舒有德未酬積之子身施及子孫如善爲賈者之貯粟久而益富用之無旣矣是故教子者教其爲聖賢不教其爲卿相

意在心後知在心初心動而爲意乃知意之靜者爲心動靜之間心意之分非知莫了此在大學知字所謂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者然意與家國天下相接處惟心之本體深微廣大無所不具意自意心自心難與無知者言之

大禹惜寸陰陶侃惜分陰古來刺股焠掌皆是此意不及時自修將有噬臍之悔吾願學人善爲決擇也

處世宜用耿天臺先生耐煩說爲學教人亦然天下事耐煩則有頭緒有次第若其最不耐事往往有美不就悔之何益此須師友夾持乃能共濟君子成人之美夫安得不耐煩乎

若論爲人之道與希求意外之福者不同自己好處因而增之如累土作牆自己差處卽便改之如早辰頮面此亦何難詎待人譽方進步人毀方知懼乎老年悟得聖賢極是平常全在日積月累而已

居山十六觀

應曜隱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梅福曰生爲我酷形爲我辱智爲我毒身爲我桎梏棄官隱洪厓及玉笥山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桓帝嘗徵姜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肱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陶淡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焦先無父母兄弟見漢衰乃不言常結草爲廬冬夏袒露垢汙如泥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大雪袒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孝然嘗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煑如羊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或忽老忽少魏伐吳有竊問者孝然不應謬歌祝

衄祝衄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爲殺牂羊更殺羖䍽魏軍敗人推其意牂羊指吳羖䍽指魏也後與人別去不知所適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孫登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上土窨住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張忠隱於泰山冬則縕袍夏則帶索食用瓦器鑿石爲釜端拱若尸不事琴史鑿地爲窟以居弟子皆效之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敎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苻堅徵至長安賜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一見而還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淵明嘗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嘆曰秫稻巳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荊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錢數百斛視如瓦石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行動幽祇德宗松桂引爲主簿遂不屈此古之遺德也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王敬宏所居舍亭山林澗周環備登臨之美時人謂之王東山宋文帝嘗問爲政答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

言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何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耶雲門寺後還泰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即林成樓因巖爲堵別爲小閣至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陶宏景止於句容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札即以隱居代名築三層樓自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居其下與物遂絕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梁邵陵王以書二萬卷付馬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徧乃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秕席上

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途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茅山有終焉之志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王珪不樂世務門庭之內草萊不翦有蛙鳴或問曰欲爲陳蕃乎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常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慚色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沈麟士苦無書因遊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有何人哉遂歸鄉不與物通或引之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鹹未能景行坐忘何爲

不希企日損作玄散賦以絕世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遊山十六觀

太史公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學鄒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李固與弟書今年五十有七鬚髮已白所謂容身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嚴夫子嘗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遊其八欲類此子矣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羊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

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如公言耳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劉歊隱居求志尤好山水登危履險必盡幽遐人莫能及歎其有濟勝之具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劉訏嘗着穀皮巾破衲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返神理閒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遇者皆謂神人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眉州象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

人襟袖疑如濯魄于冰壺也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柳子厚云上高山入深林窮回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羊元居山當戶山峯奇秀每據胡牀終日笑傲或偃臥謂客曰此翠屏宜晚對爽人心目顏魯公名其山爲翠屏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劉伯壽洛陽九老之一也築室當嵩山下每登高頂回則於峻極院中投筆記歲月最後題云余年若干歲登頂凡七十四矣精力雖疲心未足也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嚴植之性慈仁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爲營醫藥死爲棺殮殯之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張子偉少不婚宦得刁景純第齋居焉嘯傲長松修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聞湖湘山川之盛杖策獨行登廬阜泛彭蠡絕洞庭南至衡山數年而返所過雖兔迒鳥道人所不及必窮搜極覽以盡其意蹟輒疏錄爲山水漫遊記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樂天廬山草堂記曰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數卷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旁遊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隨氣遷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張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宿儒偕造門焉車馬塡街徒從無所止黃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公超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東廣微博學多識元康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蝌蚪書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王儉問周顒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水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佳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范蜀公與温公同遊嵩山各攜茶以行温公以紙爲貼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温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芸册

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止之其文雖佳卒之弑幽王者犬戎也祭公可謂無先見矣先王耀德不觀兵亦難言哉

虢文公諫周宣王不藉千畝以爲太史順時覛土騐之於農祥天廟農祥者房星也天廟者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初吉者二月朔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一事也三才之理備焉以音樂省土風風氣和則土氣養微乎微乎

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幽王之時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逼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

襄王卻晉文公請隧詞婉而嚴重彼目無周室不賴此辭將何底止然猶是伯者好處後世禪位易如奕棋求桓文豈易得哉

孔子以商頌次周魯之後生今之道宜然若以世代論之商自當在周前況魯乎若書則徑從世次而下迨秦誓說者謂十世前知余意不然蓋傷其以文武之都爲嬴氏之封也

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至于序尙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由司馬遷之言觀之見二典三謨乃孔子追述唐虞事辭太略故年月不備當時史臣紀載竟不傳也今觀商周之書在後奇崛鬱勃不可易解而此乃明白典顯吾以知爲孔子之作焉

詩書多祝頌萬年之語非至漢武嵩呼乃有諂諛然生而

壽考歿而爲神神則有之仙則未聞白雲帝鄉莊子之言與

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辭卽惟辟作威惟辟作福之義予疑公穀兩家卽門人當時各以己意窺度聖人而爲之者左傳紀孔子卒後事尙多公穀則剸主解經以須溪班馬異同之法考之思過半矣

李卓吾選古今奏疏止五人漢賈董宋陳同甫明張大岳趙文肅宗伯太虛示予江陵重因停刑疏以爲透徹之極論辭疏可以不載蓋卓吾之欲爲文忠飾奪情也文肅精子三教其爲弟擴則以中陰之說顯示來茲此又禿卓意中事也古今之名論當不止此

史記諸侯子弟若肺腑解者曰肺音柹木扎也附木皮也如木扎出于木樹皮附于樹愚以爲不如本字義長

文以事載理者史也以理該事者子也經則理事兼該六經不一其體而諸子又多異說從四子入以四子之說爲取士第一義而經輕經輕而習于庸俗腐爛是爲背本

孔子之學全在六經經中奇字奧義是洙泗上游譬之藥品古方雖有仲景河間東垣丹溪豈其不用靈樞素問也耶

文以曲勝直以純勝雜曲言其波瀾層疊之勢純言其經

緯機杼之理然曲有大小流觴者可狎黃河九曲則崩奔可畏斗杓之曲踈若列棋音樂之曲抑揚中節純之爲物也麻枲葛紵各用其本色而夏尙淸纖冬尙麗密六銖天衣御體若無衰衣十二章光華璀錯其閒細者無類法在選絲又貴比縷厚者堅密如玉肉倍如味和合以此觀之作者之難可知已

詩話各言其所得先岳鑑實公述吳橋范質公好讀此書自鍾嶸而下其篇頗多若以古今文集論詩博採之另可獨成一大部

漢書異姓諸侯王表秦起襄公章文繆獻起字章字外並無助辭文法拙强在第二句宋人爲之便不然矣

栢梁詩一句七果名太白詩一絕五地名文機故用虛非實字則不莊

太白詩多言神仙事太虛謂與少陵有天人之分嵇子震以爲李何七子源于杜鍾譚源于李

魏沈介以舟行遇風絕糧從姚彪貸百斛鹽以易粟姚命覆鹽於江中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晉王脩齡貧乏陶範以一船米遺之卻曰王脩齡雖飢當就謝仁祖索米何須陶胡奴彪之不與脩齡之不受於詞色又加甚焉是皆不可

蘇欒城曰所貴於畫者爲其似也似猶可貴況其眞者乎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閒請治第營園囿爲佚老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得而居乎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欲吾常遊不得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己而後爲樂耶予謂園林有主卽未可遊天下不乏眞山水遊之所至能復幾何此可以得省事之法

司馬徽括囊畏謹有以人物問者每輒言佳婦諍之曰人質疑問君一皆言佳豈問君之意乎徽曰如卿言亦復佳予聞龐德公謂徽爲冰鑑而其愼乃如此則老子聰明深察好譏議者其爲尼山慮也遠矣

醉鄉王績之言也帝鄉陶淵明之言也白雲鄉成帝之言也酒色仕宦加以鄉名各言其安也列子云人不婚宦情慾失半大禹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安乎危乎

南冢宰海剛峯賀者紅箋悉卻之鄒吉水元標以靑蚨三十文入賀海受之數日酬鄒餚四盂市餅一盤酒數巡而止廉者矯節亦見當時朝廷風厲之意

颶風作有吹海中舟隨入城中者故粵東人爲屋多以茅不以瓦爲風敗易於改作耳（子明云）

綿州有鄧艾祠在山上土人禱雨輒驗崑山陸子敏値旱以爲鄧不主雨神必不靈姑一往至其祠守心輕之以爲祠可以移爲敵樓也日甚烈俄有一點黑雲如斗大土人曰雨且至俄而大沛亦異矣（陸子敏自云）

崑山有顧筍洲先生者得神明養生之道少與玄宰同舉于鄉爲令勇退其子瑞屛公錫疇已貴顯先生不驕于里乙酉之變年既八十餘矣入鄧尉山聞書新令至弗食瑞屛勸食不從曰女勿以我爲念女爲女事耳餓十有八日弗死竟投繯死瑞屛入閩浙爲樞相督師法約諸將甚遽遭變其孫鑾從行每痛父之死焉筍洲以餓爲節賢於老牖下者遠矣乃歷十八日而不死因以知養生之學蓋不誣云（徐生云）

韓昌黎筆解爲宰予解嘲單道開能晝夜不臥常衣粗褐呑細石子每一省之始恨希夷誤人

孫宗伯愼行論明四大家一爲羅圭峯玘一爲李空同夢陽一爲王遵岩愼思一爲唐荆川順之他日論文以棫林王槐野維禎爲最今日乃有推轂震川者不知定論竟如何耳

有談人用羊骨者一少年頗以爲不然余觀羊脛骨治誤呑銅鐵金銀等物據名醫別錄漢上張成忠女七八歲誤

呑金鑽子胸膈痛不可忍一銀匠用此末三錢米飲服之次早大便輒下蓋羊脛骨灰可以磨鏡羊頭骨灰可以銷鐵不但博物亦且療人以此知少讀書者不可輕言

粵東陳子明言明之大家以空同鳳洲爲最予以滄溟爲問曰近日則太青石齋覺斯耳鴻寶德園皆翹乎自異太泌楚望聞于楚升菴愼軒著于蜀伯玉元成表于吳瓊山渭厓稱于粵前此國初首重青田虞山常推之其他能詩能文之士三百年間作者不可勝數矣

舍其舊而新是圖者文家之晉乎然劍有求舊之時祭有先河之典舊亦未可盡非也自今眡昨轉盼陳迹自後眡今豈保常新乎譬之世代無恆乾坤不改吾守其理之不變者以立言夫何新舊之有

讀書之道譬於行醫皆從身心部位細細檢點不是向外功夫不知學者壞於何代止以書爲功名之徑於身於心置之茫昧而不加省究嗟夫治道不復人風滋壞有望於老成人以此立教庶幾初守無誤耳

學者如作繡治其成則文明燁燁爲袞衣之所崇尙然在用功之初一絲一縷五色五文非可草草相就者亦如作農終歲之勤一朝之享少年勿錯過也

醫國有四物湯尊賢使能賞功罰罪此象山先生語也宋

時積弱然元氣未損故用王道藥以補益之其民間膏血一費於金繒一費於郊祀一費於軍興正如吐瀉交作脾土受傷其所謂賞罰者如一切剋削言利之徒和議盟好之事皆有罪不赦者也疆境小捷使命不辱薦舉得人之屬皆有功宜錄者也祖宗以來倡明道學爲賢爲能于斯爲盛不患無人患其不用陸子之方眞古方也干戈瘡痍譬於外科欲救肌膚當調榮衛百姓雖愚懦可不念哉

省事之法莫如嚮晦宴息夜飲者以此爲樂退步之法莫如閉門謝客賓旅者以此爲惡謀生者無過求宜於知足教子者無奇策惟有積善充類而觀之怡老之方固在日用之間談長生之樂則誤矣

藝雖同巧者不如習者之手田雖等惰者不如勤者之豐是以業貴專攻學戒怠窳何怪究竟性命之場誕登聖賢之位而可以恍惚有無間一涉獵乎哉

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懲忿窒慾利用安身易之學其唯聖人乎

童箴（有序）

吾老矣于經始有驗也蓋自今始童也而吾兒茫乎未知學則不得不箴以告之亦曰童之而已矣夫聖人之于天下也皆所以童之也九經皆其箴也嗚呼人不可以不童

明暗也治亂也童年又不可多恃老而學焉則可謂云爾矣

改過不吝吝義最深留其根株暱之弗舍長惡遂非皆從此起顏子之爲好學也在不貳過不吝者勇矣哉

知無定體在理虛靈在事通達見理絲忽不明應事違礙多端聖人教子路不知爲不知此非住語望其窮理盡性耳

知水者不溺然不溺於江河而脾濕之病則在多飲此亦未致其知也眞知水之生病者敢姑試之乎

山徑之茅知之通塞也宋人之苗強不知以爲知也不熟之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

五穀之熟不在成實圓足而在苗秀之後地力雨露待時而滿夫仁之熟從事物以滿心量不是施之于外止是返之于本微矣哉

殺物殺人者自傷其心利物利人者自護其心非見得親切終是虛假是故成己曰仁成物曰知己物即無二

寒暑之時人皆知其寒熱畢竟其知寒暑者當夏而曝裘直冬而藏葛是故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

人倫如飲食性道如味有自然之味父子之仁是也有增加之味六藝之文是也是故飲食者蔬水之與粱肉也味

者甘苦之與寒熱温平也試觀醯醬卮寄之義可以知道之日新矣

德在性與事之間性有五故有五德事有萬故有萬德安汝止者性也一日二日萬幾者事也

有心而壽無逸者之所以享國悠久也敬則志一志一則氣不散

易義甚新久而不腐言理言數者無不取足于其中是故讀易者或知其萬一用易者或得其萬一泥而不時者非易也逐物而不得其止者亦非易也

酒畢檢放心尤爲得力常從此熟去則當境不擾事後無悔

无妄不但無非爲之事假忠假義事迄無成身名俱敗子孫不保皆以妄之萌耳或問眞曰學古人而竊其似者未自省耳致身事君取諸大學

小人最可惡者成人之惡不但不成人之美夫人惡既成唯有刑罪誅殺耳誅殺其甚矣是故教人治人者貴于美惡未成之先成美不成惡也

舍梧檟養樲棘此在己之惽也係小子失丈夫此則擇交之弊也內持大體外事大人吾願學焉

多一頭緒費一收拾曰約失之鮮曰不爲而後可以有爲

此伊尹一芥不取與卽簡則有功之理務外者多事少年之案至老必結今日所爲他日必累是故聖賢作事謀始但求有事爲無事不起爐作竈也

無求其所不欲養心莫善于寡欲可欲之爲善知可欲則知寡欲之欲非可欲者也口之于味也欲也性也有命焉則其可欲者存矣

文武周公無憂達孝皆以禮爲重而禮又以祭爲重周禮之原本可知已

禮記喪禮今人槩不省觀以不命題故也曾子問文章極好作古文讀亦有利益

義以喻顯喻亦以義顯此互章之妙也義不盡喻喻不盡義此未發之蘊也

利器之于善事仍有許多作爲非器利而事遂善也自己心性之間乃藉師友以相砥究竟自己努力處他人未能着力

聖門論知人此天官之學也井田學校地官之學也其他宗伯司馬司寇冬官之學也妙義見于聖賢者不一而足皐益稷契所不能兼者儒者欲一以貫之孔子之所以爲帝王師也

瑟彼玉瓚註曰大福不降於淫人易謙之彖曰天道虧盈

而益謙先正之格言曰福不可享盡勢不可使盡每見享福太過者天必概之

百姓之衆藏善不善蓋衆者水之瀦也激揚之所不及也上以此置人人亦以此混藏地之市也天之夜也雜然其不辨以是爲治道其可乎

勸以誘之從者十五懲以禍之改者十一是故申韓之學天下不樂

君子三戒非曰少年可及于財而老年可及于色也血氣二字爲蠢材喚醒

人未知色先以乳哺故食先于色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易之頤曰節飲食禮之月令曰戒容止

不能盡聖人之所盡者必其欲盡人之所不必盡者也聲色貨利玩物喪志之類無有盡無有盡而必盡之勢有所不能矣

左馬未淹輒思漢書後漢未終輒思三國此乃吾輩大病比於願外無益有損

文之不間斷不可禦止者氣與曰此文之血也理取于古今人己之所有呼與俱呼吸與俱吸如子之在母腹躁氣客氣渣滓飲食之所未及是乃謂之眞氣耳

飲不能盡天下之水食不能盡天下之粟知其味之同則

一勺足以槩天下之水一粒足以槩天下之粟然餓夫不足以免死饕餮亦足以成病讀書而競博者是亦饕餮也已

謂境寂寞以古文鬧之謂心愁苦以異聞解之自朝至莫遂以終老是故無聲之鼓吹無相之丹臒無味之甘膬無形之窈窕無位之富貴皆于文字中得之況于己心得之者乎

以一斗水滅竈竈不滅以五升水止沸沸可止水力非有異也竈中之薪火異類也釜中之水同類也水逼于火不得不沸其性固水也同類者雖變必合異己者雖合必變吾于釜中知之

古人善養生到該死時卻不怖死今人善求死到該死處卻怕死此關不破一毫學問俱無

禎祥者君子之影響也妖孽者小人之氣類也故日食地震螟螣之兆反爲彼之所慶若夫景星卿雲又彼之所畏也世運反覆吾道不終消彼豈能終長乎

人於少時身爲父母之身不敢不自愛恐傷父母之心也比其衰也身爲子孫之身不可不自重也將以覿子孫之成也自惜身命者乃能知之

自余嗜讀書常厭俗事俗人今則自厭其應酬詩字矣理

不可盡取之益多若決江河不可以禦其多也可喜也亦可懼也

他水入此水自異而同也同乃大舊年入新年自稚而老也老乃尊吾于水觀同異于日觀老稚學問之道無他取諸己而已矣

滑者水之變也猾者形神之變也拙敗者輕猾敗者重衆皆悅之自以爲是其亦猾之錚錚者耳故高人之智不出而用世非有他良聊得藏拙

虎之文如山川豹之文如河圖其毛皆淺而其理甚威不似羊之冗長也人之利于羊者多織罽作氈或以充巾幘衣履之具其揨亦多所用虎豹則不然所以小人之品細民之業君子不屑爲

髭白非髭也血衰也非血也氣趨于老也一髭徵衰衆髭隨之如小人立於朝一倡羣從徵朝廷之衰焉元首面目之間豈其微哉或曰髭故黑也老則化白豈君子有時而化爲小人與嗟夫世道之衰前之君子不恆其操者多矣

翰墨

畫有聲乎曰水之澎湃可以耳聞畫有味乎曰花之生香可以朵頤畫理如何曰隨物肖形不增不減畫趣如何曰妙緒雲來得未曾有愚觀於落墨成蠅因誤爲巧龍一點睛通神入聖刺鄰女之心女可求解寫海神之貌神亦愕然未嘗不流連仰企矣

鄭先生留跡金山最爲山重自云留鎮此山良不虛誑嘗觀扇頭之作蒼格秀致奚止老氣橫九州乎錢舜舉趙榮祿以人品高故天下寶其翰墨虎臣品在錢趙之上得者幸秘藏焉無爲好者所奪予瞻之帶可留後之爲予瞻者亦無奪也

書畫二者不可得兼今之欲爲兼舉者反多自悞前輩之兼者寡矣苟有偏長皆可傳世以此知享有重名至于身後不衰者其品固佳亦其福也予欲爲書畫識小錄者以同時之人爲之以備異日焉

予於山水交其神不能言其妙每如夢中之影不能留住故見圖畫之類彌增眷愛乃知作者此意淡而不厭亦倩此爲大衆作山水之緣耳

近日字學大壞皆以側鋒欹態取姸一時幾以古人心正筆正之語爲迂闊夫作字固細事不深究其源委遂使此道化爲鬼魅宋儒云卽此是學況先輩之奇情逸致皆自規矩中來吾老而不知書每以爲憾或有子欲學書求予字以示予何足法以予爲戒可也

學字作勢結體是外面事筋骨情態近於內矣米顚曰不

欲有二王一點俗氣此豈易談哉智永懷素表表耳目集右軍字者亦屬懷仁此道故有攸歸出家者不可讓也畫有巨然詩有惠休一藝成名便足千古夫所謂動靜剛柔出入變化之閒豈易到乎

善書不擇筆此言不可爲訓使其又得佳筆自然圓秀健到無不愜意譬之將軍持鈍刀則不能斬馘制勝佐以利器自然所向無敵矣乃者筆甚貴予不善書又復貧困亦一慨也

老杜飲中八仙余考宗之與太白飲時當在金陵汝陽三斗始朝天則在長安蓋事後合而詠之非一時也

飛言其翔動白言其虛微疑如琴中泛音得意在輕重之外故其字如飄雲曳練雖祖于聖帚而結搆之妙不能自止蓋有神行焉

喻麋之舊者尊宿收藏珍護以當典型不必以用見其才然前代庭珪今不復存非以才盡或以用之太遽不能不化爲烏有此亦消磨人才之一思也

溫其如玉予欲以之言文泌水洋洋予欲以之論氣取傷廉不妨于學用之與傷惠乃於筆墨施之

文章之道不動則弗靈不潔則弗工飛也者所以致動也白也者所以取潔也（偶作飛白字爲學文者下一轉語此從空中結撰文心幻妙不可呆癡久于其中者乃自知也）

畫理如治理不但莽氣不可用卽條理粗具神致弗洽高下之品分焉眞者不贗惟有心者知之

巧者言有盡而意無窮拙者言無窮而意有盡文生乎情情者實也詐不可以爲文況行事乎

予每以兵論詩凡兵皆軍威也而非其帥爲詩登壇者任愈重事愈危且無求其制勝要使先立于不敗務要使吾之作爲人之所不去斯可耳如其強者乃能起古之人而決其雌雄

坐陶公牕啜玉川子茶便是山靜日長

詩中亦有離四句絕百非處一定之法其在剿襲者卑卑不足道卽用意翻案仍在前人範圍之中是以知詩之景會正如因緣湊合非有非無自然不增不減又以造物譬之春氣發生原在不紅紫芬菲之閒於紅紫見春之一端則可謂紅紫乃春之本領則不可矣

詩人之縹緲虛無者其人必躁暴其沈入遲重者其人必爽脫何以言之作者多自言其性情然自修飾以駕于人之上故矯而爲之以是知詩亦有論篤如君子者其人未必君子也

山水

居室不可無山林雲壑之致既到山中斷不可再起人間之想若其把臂猨巢申盟鶴友而區區又談說利名商搉家計則不如衹坐市井終日與騶儈伍也

水能益山以其氣潤且於山作鏡使山之態得以自照故已奇矣納日月之光返景肆射草木人物皆躍躍生動則以其明動之故也每見雞犬有知不肯入水魚鼈有知不肯登岸物于所安各各不同君子小人亦復如是

山之字以東坡爲最明則文徵明祝枝山董玄宰今又有鄒虎臣王覺斯余鄉惟胡可泉纘宗許少華宗魯山之詩自唐張祜孫魴外作者不乏然以王季重之所評求之可

得其十之八九

臨水有八益一清俗心二得素影三多冷風四無塵土五見來往之舟六近灌溉之利七便於澣濯八如在山谷間住相望比隣不易通問

秋山入莫靄中自是淒涼予獨喜其骨立挺聳眞氣肅肅非同春夏濃靡之色令人可厭

觀樵大有悟處一刀一斧直下爽快使無益之蛇虎聞聲遁跡不比漁者設網乃復患及龍種

紅梅唯滁州太僕寺開最早開之時江南梅未花今惟歐陽公手植者猶存太僕寺不可得也觸此三歎

借陳子明羅浮志考之仙釋甚夥不及梅花之事統志一流寓趙師雄乃一言之天下信史固當徵于其近者作史之難亦可知矣

吳門佳山水尤多名蹟公安袁中郎風流文采飄飄有仙致今之爲令者相去甚多吏于勾漏乃不能言丹砂悲夫

秋海棠喜陰怯日偶有布被爲花作幕使暴炎不侵亦仁於草木之一事也

山中之景久者方知不可以鹵莽求也若粗心人見山作山見水作水止以習熟之語應付詞場如彈琴客略知調絃自謂伯牙吾知其不可矣今夫江自岷山來已屢改其

名若上若中若下亦是大槩言之耳卽所云揚子者未足盡江之源流而混稱之甚矣細入理趣之爲難也

草木

槐夏菊秋二者相因皆以中色爲德或云槐以象三公菊以比徵士則仕隱判矣

竹之風與松不同清濤流響則松聲爲大若翠葉琤琤則環珮下臨又如湘妃下淚聲不成聲時若楓葉之丹知于九秋松根生珀光孕千載知之固不易也

駢語

觀霖思渡蟻積雪爲叢芸此余爲張文學聖脩書其齋之

語也勉其陰隲讀書錄之將以誥吾裔

偶書嘉興雙溪古新菴之柱曰迴流登岸看叢篁削碧繩界畫金大樹王陰常作庇椎鼓開堂聽藥草飜風石牛吼月眞靈山會可同居僧常以爲善余于隨在之耦不下百萬率多散失此獨見存然亦應酬之作而已非亦爲訓也

堯山堂外紀載古人之對語多工者近日爾止於此道頗善其贈宋射陵曰蹈海曾編新會史愈風不草孔璋文新會用陸丞相君實事陳琳之檄二皆鹽城人予偶爲徐山琢一耦曰老彭好古十二州食邑所存于今不改節孝能文五百年聲華之緒繩武重光一用地一用人皆切于淮者安頓古今文武四字亦自可觀

曜靈古昔經靈曜香衆今時領衆香衆香國名見米元章香衆童子見佛典予過利濟寺聽香居得下句未有以對也舟過吳江乃得之曜靈日也靈曜天也以虛對實作儷句亦豈易事

應對

予與逸休相晤於實庵太史之家越數日冒雨相訪談數年中事有陰德活人一則因思生生之道惟天爲然若夫生於土死於土萬物始終鮮有逃者地故陰陰則殺天則陽陽則生凡爲人上不體天好生而恣行殺戮冥報所及想或不誣知陰謀之禍則知陰德之福矣富貴浮雲身家虛幻今之時能以易簡休息行生生之事者蓋寡矣欲以他人之性命保自己之功名天其許之哉

婁東多作者遠則一王近則二張予心師其言之當而未得見其人也予友康侯言能有千秋者非但能之實由肯爲此事夫讀書之勞百倍于人寂寞淡泊了無紛華誰肯爲此者乎肯爲此者雖有儀秦之辯不走戰國雖有毛遂之才不脫錐囊矣然此事實有天福天欲成之必不以富貴嬈之使其心亂于嗜欲頓減讀書之興故讀書而有自得之樂者此卽天之厚福陰相其人之時也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歲將除矣朱生過霧堂求言予於三更卽不能寐思革人之身自幼至老凡數變不待百年之後始改面目蓋天地之氣無刻不遷流遷流者日去之事也雖天地亦有盡時氣以生形形以生名名相紛紜成毀變易何常之有氣質之說宋人暢言之若夫性理無有天地人物之分無古往今來之別此常存而不滅者少年老年亦何忌哉血氣就衰智慮日增少時所學老而有進夫安得不黽勉於性學乎性無所不包舉應事接物皆於言行爲端言之當愼行之當敏聖人已備教之矣昔時者以陶侃求大禹忽爲怠

也

天下之物足以益生者不勝用足以戕生者亦不勝用卽如古今之書其足以成我之正者甚多而邪說淫書道于非者又比比然所以聖賢教人於明誠之先有擇善之旨焉

一日之計在寅一生之計在少人於少時不可不審定歸宿急求鞭策遲則悔矣

災異

唐有周智光生祠在華州史稱智光在永康中節度華州恃功脅主自設生祠令民論祭詔郭子儀討之智光尋爲

其帳下所殺近聞某官風其屬吏令民祠己遂取其報賽之資折銀以充橐又有脅令作碑而鄉官竟不肯立者何智光之多也

華之少年其家暴富問其自不答或云有天仙降之居然生子矣有不足輒益之然其形不可見惟其母見之飲食衣服無異于人聞之妖女胶人人輒病此少年者容不瘠削其可怪也河濱子曰仙胡爲乎來哉妖也匪妖也則匪人得不義之財而飾爲之詞者也

華山之下有虎逸于峪肆行村落一牛鬬之力虎竟死牛歸而勞憊通身喘顫不食而斃視其角虎毛猶鬖鬖血猶班班也河濱子聞之歎曰虎者兵象也牛者民象也虎之威能行于百獸獨不行于牛民之可畏不其然乎

星未墜其光煒煒其質雖有物而隣于虛說者謂日爲火之精月爲水之精星則五行之氣皆有之然隕則爲石故當屬之金者爲多耳日徑一千二百里月徑八百里星雖小亦宜徑數里何哉所化之石重不數百斤大不踰甕盎竊臆以爲人之縊而死者其魄入地三尺此殆天類化生者其魄下墮似不必泥五行災異矣

河濱遺書鈔卷四終

河濱遺書鈔卷五

朝坂李　楷叔則著　洛川劉　紘秉三參訂

飛翰叢語

雜箋

清事清福會經之外無如藝史卽喻麋子墨氏中書毛穎侯皆能南面百城傲睨諸家吾嘗汗漫四方歸守舊業然後知山林之福等王侯而上之若夫耕雲鋤月妻梅友鶴但得隱居永絕奇福彼夫心械事阱茫茫終身是聖人之所憐憫者歌舞盈庭珠貝在篋吾不之貴也或曰教子孫富貴清則姑舍是耳應之曰莊周曳尾嚴陵披裘古之人何可作歟

萬事萬物不可勝求者有一法以御之曰順應辟之於水周流徧滿不擇淨穢注足其中此非聖人莫解其旨

老子曰嗇以養德也坤德曰嗇以載物也近人醜儉而崇奢莫知其爲美矣

龍見雷聲此卽古人愼獨之法人不省躬而補救於後多無及矣思之思之

歸美於人則人受之納咎於己己則弗堪是故情貴其平事貴其順也

退居思進者如鹿麞之離山林蛟虬之出川澤然天下民

物只在意中經濟

清和以氣中和以樂調和以味惟學亦然激詭亢厲不和則心躁而事乖

作字如作文有法有神有理有氣神則稟於天法理則具於古離合之故難言矣法理可學而不可驟得神氣可充而不可遽足

作字如作宮室間架搆造不可無式亦如作繪事烟雲渲染不可驟盡又如作仙者煉丹用火勿忘勿助以聽其氣候之自至味作之義苟且者豈其可哉

作字如作事不敢草率不敢操切不敢悠謬宋儒云卽此是學又云須以敬爲主

作字如作人不在肥瘦長短黑白妍媸先以生致異於土偶次以眞理發其神機如截鶴續鳧止求平正點鐵成金俟乎異日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秋霜春露同源清晝深宵共轂故養生撫世俱法乎天

史學之難作者與學者皆然一以聖人爲準庶幾其無大過耳

五經本相通貫精其一卽可以成名漢唐諸儒多如此者近世則否

聖人之道一龍一蛇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是故老易相似

而其用不窮

天分優者尤不可以不學譬之良馬閑於御者則千里不爲難

少則學以自立老則誨以益人誨難於學況兼學乎故明理貴達本末

安身之法以本業安心之道以天理至於安人者如逆旅然治國與天下皆此意也

天在山中易之象天在心中聖之理心止如山故能厚重而載物

廉而不劌仁也孚尹旁達信也心之具德者厚重堅凝而已矣

無我者眞我也我相泯故能合天下以爲我我之體用大矣哉

忠以事君信以交友忠信之理尤爲萬理中之二本故聰哲莫過於至誠虛而不詘動而愈出此老子之言造化也學者法天當此爲師

風者氣之壯也有時無風無時無氣氣之所貫金石穿矣人知風而不知氣譬之知水而不知濕知顯微之無間者存心制行皆與天下相關

清淑之氣無時不流行於山爲嵐於水爲煙於花爲香於禾爲秀況人爲萬物之靈心之所涵情之所鍾全以此爲運行之本者乎不則濁惡世界何以堪之

清剛故必往而不禦清厚故積深而不竭清和故湛潔而不污清玅故旁潤而無迹凡此諸善惟水爲備我輩生於清明之代念茲無斁

登之則高橫之則遠於目得之者逸而虛於足得之者勞而實故道無高卑亦無遠近不行不知其高遠也行不至其盡猶弗行也在有志之人銳意而行耳

風與雨皆爲及物之功風爲旱徵雨爲水災故天道有尙於節焉

松以濤名不與芭蕉雨聲同其悽楚乃知聖人之聰應物無心故曰耳順

蘭亭本爲詞翰相須之妙孫綽序或不多見故學書之道不細

文章有治象有亂氣教者崇經以復其兆此歐陽公本論所以云救也

東周之思聖人最不易測後人無此才具那得作此想頭前是惟伊尹近之

故者天下之已然性體以是爲驗則有不新不故者在也孔孟豈欺我哉

風之所不及者氣貫之氣之所不及者心攝之是故聖人之教惟心爲一

漢儒經術去古未遠故其言質而不辨其道厚而不薄以此爲治其可耳

讀書如登峯其上日高則其見日廣不則如乘舟亦能游衍而致遠

消長之理雖天地不能過況聖人乎然聖人之所爲儘有天地不能爲

夢之見於詩書者有明徵而人以蕉鹿邯鄲爲奇夫世之夢者皆覺也

華葉剝落而本根不衰故君子崇眞悟而羞聲悅富莫富於文章貴莫貴於道德功不以竹帛而在人心名不以聲華而在躬行

鸚鵡能言而未人言其黠也未教故也才之於人亦然吾拙於成人之材故愧之

講事不如講學學巧不如學拙或有以爲明者何拙拙其在守心去知乎

虛受者福之本是學問德業之要會故讀易者善知詩

雨露在天潤乎萬物人知雨露之爲恩不知霜雪之亦爲膏施也

四時之氣如環無端一元之樞如極不動其在文章之本於理道者自然爲上雕鏤爲下

閬蒲城金粟山之南有山曰不羣天將風雨每有雲氣如城郭宮室之狀或如車馬如龜魚居人往往見之處其下則不知也夫海有蜃樓山亦能山耶或云頻陽王翦墓陰晦時作異如車馬刀兵或云無之

牛眠之說非郭璞葬經所倘三代以前可以意推吾嘗陟畢原謁周文王陵陵南向武王陵居其北亦南向後世不知其故必以爲子處父上矣詩書推受命皆以西伯是蓋以南面朝諸侯歸於文考而己處其後耳

風俗之原宰牧暫紳衿久一道德以同風俗豈盡上者之事哉水粟多汰山椒多悍諺詈人曰山蓋甚鄙之士大夫不相尙以德而自枘鑿不幾乎環滁歎復古者其憂之矣

請田宅以自污列聲伎以苟全謀云工乎清曠者多所棄矯激者往見尤東坡曰萬人如海一身藏旨哉

孝友之道譬之於田勤則日有穫焉王季重曰讀之則腐用之則新

名不立則可恥名將成則可懼名既揚則可省惟君子篤實而光輝

學須勇不可讓行須恭不可傲之二者常相成以有進功

夫則終身焉

南覲成北中無定在過猶不及中無滯理日午時昃中無留時參伍錯綜中無泥數是故致中之君子執中守中各一其時

讀經如事父主之以敬治史如交友擇之以明爲文如用兵臨之以愼作詩如養氣通之以天

華封人祝三多封人者賢而吏隱當堯之世不位益稷皋夔之官不任工虞水火之事而以封人自晦此於放勳之天子固疎逖非近臣乃其祝君之意雖出於衆心之同然而忠愛懇摯有羣后之所未言者予嘗奇之以爲盛世上

下恩相及情相洽庶僚進見於帝廷不爲嫌祝願稱頌不爲諂後之詩人萬壽無疆介爾景福本支百世皆踵封人之智而爲之此則華之吉祥善事也

地有四隅不可概潤能於地乎四暨之則天之大益彰矣學者之事豈異人任哉

清事勿爲清福當享爲清言元虛之漸也惟清操不改者不蹠於曲徑大受者不量以鍾釜

至誠動物其理卽在常人所謂誠者存實心行實事說實話一切機巧屏於無用之地詩曰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此之謂也

書周培甫箋

予嘗以禮言詩其規矩也律也其變也歌行散體也其逸也古謠辭之類也其以義起也今樂府之不襲於舊也其精微也性情之正也其代有損益也三百之與六朝四唐也培甫治禮而偶一爲詩故爲詳言之

書家獻陛箋

老子云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此守身守家之法也宗族之義比於葛藟莫如同姓詩人志之故一族之中自相戈矛者其家必破和睦相好者其族必昌吾今與君敬相告皆宜各教其子孫勿習爲粗獷勿流於爭觧在祖

宗之靈當必忻然若夫恃恩求報忘德反仇者此豈吾宗之誼哉

書弟柳公箋

性有剛柔之異故尚書洪範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所以濟太過不及之平也古人佩韋佩弦亦是此義今人不學則剛者流於躁暴柔者歸於不振二者均病而剛之得禍也多故莫如柔善之爲嘉其在文王徽柔非往事之明徵乎小心翼翼謙退沖虛皆柔之道也柳公近之故以此望受福

書弟蔭公箋

人之季也猶歲之冬也上有諸兄而獨不能爲人之兄是故弟子之道無有可倖而僭之者亦收斂之極也天下之事長者逸而少者勞然有幸焉前車旣戒後車不覆兄之有失於前者弟可因之以爲鑒讀書爲文吾家立業弟之宜自振者皆如此況夫兄有美善可以效法者乎夷齊相讓塤篪和鳴不必遠舉吾家四君子弟能如兄乎諺有之家欲興弟強兄

書姪寅東箋

爲祖之孫則思所以嗣貽厥之謀爲孫之祖則思所以爲裕後之策爾於吾家實爲平度之孫今又生孫居然作祖爾無負於平度斯有造於爾裔嗟乎一人之身前後胥藉雖欲不愼不可得矣且爾不見水中之田乎方在餘波未盡之時未可驟耕然終日耕穫可望倉箱爾今日之困吾爲爾教其子以及其孫焉

書姪啓東箋

吾友張爾公爲孤史以教其子也爾公實未死也今汝喪父眞孤子矣豈可不訓乎汝父九泉之靈雖欲訓汝焉能乎故吾爲汝略言之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門人有原憲者能安貧或以爲憊憲曰是貧也非憊也夫改過則無過矣安貧則貧而有品聖賢之道今在子矣汝有母在堂是昔之富厚膏腴人也甘旨能恒繼乎我不忍汝在溝壑勉力爲善以事其母可也

書孫復始箋

十七年前吾在家時懋曾尙幼今已娶妻生子矣使吾早見孫與曾孫誠哉吾家之慶也吾爲諸子講大學中庸汝乃坐聽汝以爲聖賢之道在於方策耶不聖則狂不賢則愚皆在汝心不關他氏事也心之爲萬物本也靈明富有聚之則如寶日積耗之則如家日消但能守心無愁貧窘吾未見終日嘵嘵不破其產者也心之不守理亦隨之求助他人何如反諸其身乎請於讀書之時直見其心之所存天將福汝人其能違之乎

書陳長公箋

亡友李蘭亭曾爲予言華下陳太常之詩予以未得見爲恨今其子兩文學枉顧予思盡誦其生平之著述故諗之曰其父作其子述天下之通義也詩之爲道聖人重焉陳爲舜裔風斯遠矣唐人初盛獨推子昂爲最至於今讀感遇詩故不在阮公詠懷下華陰於四傑之中有其一今在諸楊鮮能繼美惟陳氏乃有詩可不謂之大幸歟予雖寡昧學詩有年將裒吾鄉先進之集而傳之文學得無意乎

書陳次公箋

讀書之義子路不知而子輿知之其解曰讀其書知其人謬以爲尚書所載唐虞三代之人其比於日星河嶽者皆易知者也觀於鄭氏惟聖人知聖人之解堯舜禹湯文武無人不知無人能知之矣夫然後信孟子知人尚友之難也門人趙頗如從予學易予欲勸其讀書書也者帝王之大法也有志爲士書不可以不讀矣思昔入華山論希夷之易因頌其白雲丹鳳之句如此君可不讀帝王書耳陳文學於趙爲窗親故以告趙生者錄以致之

書門人李小臣箋

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是故性無二也融與滯分君子無求融也去滯而已

書馬叔衍箋

馮翊內弟馬叔衍遊於庠幼有疏泄之疾弗能勞於學每以酸自助予爲之說曰眉山子蘇子嘗言心腎矣取而驗之豁如也酒之於心也多過其於腎也尤甚或以其似有二也乃偏任之子事父母當愛其身之體坎離水火調攝攸宜不在於酒也予以飲自悔人之好我者反以是爲佳予之失學蓋由於此矣年富而父母在堂者其察諸

書井騰寰箋

聰主坎明主離耳目相去無幾而天下之理備此可以知君德矣

書門人焦稺尾箋

文氣清則上濁則幽瘦則堅腴則朽觀於泉紳與石劍而知之

書井鷺甫箋

勤於硯田者大有年熟於心田者祚福無疆皆有耕穫而無水旱

書井佩韋箋

世祿不如世德積穀不如積善此惟閭閻中耆年之人知之

書井啓昧箋

作述之道惟心爲崇賢者當立家之時寧斂跡謹守以日致道術

書戚子遠箋

山光晴善雞犬無驚雖村居有桃源之槪讀書當惜此福

書門人王虛天箋

靖淵明歸去來辭繹孫弈示兒編自當勝辭讀離騷

書門人王蒸甫箋

尚書之與皆古者帝王之大典也予聞之矣在先朝時惟大學尚書與大明律設於御前此非其日用切近者乎夫

史官紀言動自二典三謨以後三代各以書垂而時之升降分矣故有天下者以此盡治術而治術盡於此卽以文論唐皇正大而顯明合之則古奧鴻博尋常詔告策命有後世追琢之所不能及者讀之者如君父在上莊敬齋慄無之敢渝淑身心培氣化不能一一鏤其妙洪範與易其尤著耳

書門人李子發箋

汝含輝受學於門人張門人張受學於予汝之於學予旣知之矣汝之父望汝以有立予亦知之稔矣夫在三之義師與君親等由汝嚴師孝父之心以爲學學之不成者未

之有也親以生身師以生心生身者不能必其利達生心者則能教以禮義惟禮與義率之則安舍之則危此其故越於利達遠矣汝之身心汝宜自考利達禮義之間汝何居焉且夫爲學者終身不厭汝猶少年也

書門人王汝賚箋

汝賚汝甘貧惟汝賢昔者舅氏東昌公克修儒行老而彌篤教人不倦古之至斯者亦難矣汝倘及事之汝之取則蓋非一日而汝不以予爲寡昧師友相資予知汝之學詩能通大義予歸里汝以聖道爲問嗟夫心性之學聖凡同之其有異同末之思耳不幸而蒙遂以狂終他日無論謂

今日何

書門人惟中箋

汝惟中侍予久汝之婦翁井騰寰氏聞汝時一至則甚喜他日者汝索陰符經於予此驪山姥與李筌之所授受也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機在目禽之制氣與夫宇宙生乎心其理皆微密不易測吾知其爲道家之書也汝何所見何所聞一旦以此爲問汝豈其能究心於此哉此書眞僞未辨或以爲黃帝之書故註家亦紛紜不可究詰以吾儒之學考之陰符名雖詭異其實亦自有道也分爲三篇虞德園之註又何其古奧難窮哉

書門人薛邁千箋

英也其知學乎書云惟學遜志惟斆學半學之道莫加詳焉夫禮亦有之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君子之於學也終身以之我悔昔者之怠且誤也及今而孳孳焉若不及矣子之才故穎而家又貧穎則入理貧則善心生吾語子以學學不學於古亦不學於師其在自心之間矣以心學心心之光將四達而不可止辟之珠古也者其照影也師也者其浣濯也是故心虛者道集心驕者氣鬱善學自心者致其虛去其驕鬼神將佑之功名事業富貴遇合其必應之符也子於尚書深矣二帝三王之道有外於心者

乎吾觀子之學於子之心子其以心爲學吾之所悔者子之前車也念之

書門人張君弼箋

古之君子力學進取其法莫備於六經今予與二三子掇採菁華乃其末務此間有朱陸同異一向求於枝葉全於功夫錯用大可惜也諸子以致身於功名爲尚功當著於天下名當傳於萬世德行文學言語政事除此四者蓋非功名而區區以科第相高此乃聖賢之所不廢而非此卽聖賢之常旨也

書張惟機箋

昔年先平度在日其子壻及內外孫譪譪其多也華陰之任朝陂之張皆稍遠有車馬往來之煩而倉西爲邇故相見之時爲多今者相别十有七年鬚俱白矣文業不善酒與予相見懽甚不飮而心如醉予與其伯子見甚晚顧予時則以力田爲辭夫素封之家躬自耕植誠一美談力農而略於交結不賢者而能之乎文業可謂有令子矣

河濱遺書鈔卷五終

河濱遺書鈔卷六

朝坂李　楷叔則著　粵東陳　彩美公參訂

楚騷偶擬

缶謠

缶秦音也我歌且謠實以告哀言則不諱事則往矣其聲得無似楚乎

厥初生民兮若稽古曰咎繇故邁德之難名兮如雲天之踔絕而次寥及藐躬而猶蕭曼兮纘龐鴻而陟岧嶤吾不知其不可以企及兮積中誠以翹翹緬為理於中古兮溯大舜與神堯匪予正之罔于兮使寇賊姦宄之殄消航洪河以擽虞坂兮輪平陽而趨朝儼益稷其未殞兮謂勳華之不遙時既蠶午而轇轕兮每拊胸以無繆奚中天之難再兮悲尼父於聞韶迓余轡於安邑之宮兮復征伀其有傷於懷抱（叶）羌京京而慘慘兮亦頓萃之參交雖弱年其區霧兮善呰窳而盤敖誤蒙欺於日者兮謂人生促短其徒勞旋自艾悔其佩劍兮解飛兔權奇之奔驁（叶）謝俠少而友老成兮追聖哲以嘐嘐峨朝萊之仙館兮賓日御而為招曠然絕六鑿兮與上玄其空寥知神明之獨偉於三靈兮匪萬物之可撓汲天露於上池兮粻連珠以為肴鼂既采夫龍棗兮夕亦紉夫爵瓢樹葳蕤其不可述兮草有

嘉夜迷迭之蘮苗閬奧區於寂歷兮聞李父之長嘷肆玄覽而俯蟣蠓兮固不止於僬僥思黃帝之七輔兮跋空同於神皋詎敢方於洪濛兮獨真樸以鬱陶岌高冠而曳霞裾兮指帝所以相邀灝靈謂我才且直兮約錢素太乙而祖之騄予駕兮渭之湄揭鼉鼓兮來馮夷揭予翱翔於上國兮憤零丁於瘡痍彼勢星其披猖兮豁天下而為雌無人以挾烏號兮何鬿雀之恣睢視食人如啖葛兮譆於邑而莫治（叶）慚山川之跋涉兮禮洪洞之荒祠（庭堅墓在洪洞）世如此其夢夢兮恭禱箬而陳詞涕忽出而無從兮遂沈瀾以交頤居者怪而問之兮女嬃悠其何故（叶平聲）壹似夫瑣尾兮又重之以煢孤夫坎坷其未之深涉兮艱虞其未之圖也秉軸豈謂無黃髮兮久矣其不陳謨也諫者故博名兮乃刑獄以駢屠諂附而婞阿兮胥驤首於天衢女不干時以上言兮亦何艱於豐狐予翜翜以未答兮空倆佛於高曾信茲理之明允兮後乃生此蒼鷹嗟弼教之懿典兮何古人之不再興也恣桁楊與狴犴兮成玄黃之堅冰也憂瞻烏之誰屋兮猶予聖以相詐轉燐既書燃兮方良夔魖皆攘袂而爭下倏崎嶇而偃卻兮如頹風之摧謝推赫奕之神威兮清膴仕之姻亞羌獨懲而未殫兮彼陰陽其善化蔓蒺藜之叢糾兮紛朋黨其相跨中澒溶以榛榮兮外

繚戾而善罵水火旣無以相濟兮何以齊物於函夏豈無大阿之陸離兮萑苻亦鴟張於不赦信百工之莫予違兮日勞勞其爲疲養癰其未决兮算緯繣而中移備猰㺄之橫入兮視狗鼠以若遺匪司馬之不武兮固都護之多欺鼎之沸沸於中原兮予邦郵劇於空師其百羅而莫之可脫兮民乃呻吟於仳離謂騶虞之踐生草兮以貙虎爲不食耳予不知其何因兮覺氛埃之不已籲上帝而至其都兮中勃谿而自止方淫淫皆以賄遷兮予言之而穢齒逝崩分其莫之𦐂實兮將震驚於朝市悲我生之不造兮懷修能而逢否圭觿予知其不可爲兮恐無地之可履撫七

尺以旁唐兮淚浪浪其不止發豕鹿而歷督亢兮每回首而屏營夢沉陰之暒霽兮見雲中之鳳城僕夫告備以驂褭兮予抱痾而歸征俾委此蛻於王土兮不能雜虺以偷生荷眞宰之假息兮澁陵夷而未庚際禾黍之離離兮懷昔者之英明偉楚臣之獨步於千禩兮懍乎如有聞其聲其氏則高陽之苗裔兮著正則之嘉名賢者其不可學兮哀溶滴以不平懼來葉之泯泯兮恆譙譙而嬰情辟槃辟與洄漯兮激磯島而洄濚

九僾

質言其事亦孔之僾非予之私悲略似九辯矣

崝深兮深阻猿狙宮兮虎數虎猶仁兮寇洶洶兵之蒙密兮如櫛具而蝨走東鄰無牛兮西無雞南北里啼兮巷失偶夫何羨於幽谷兮聞山禽之啁哳泉則甘兮旨於酒嗟飲者之必癭兮妍將醜餓使我瘠兮祁寒風我肘機警老成尙先爲之兮愚者復何有僕夫謂曰良兮妻孥否之謁泰卜兮玉靈燋朽羌不知其無邦誰因極而相友

右一

昊天降割兮不欲民生捐其野兮驅之入城將毚與雞兮啾啾彭亨桔槔遺兮粟盈瓶耒耜鋤畚不可以胥將兮委縱橫入則難爲出兮禁申明罰而黷兮吏重輕胥徒伍長

兮農如兵孤寡兮嗟婷婷家雖無人兮睥睨淸貧不見貸兮聞呼聲裂我裳兮張旗旌剡我竈下杖兮雜刀鳴吏之來兮聳而迎倦不敢臥兮饑不歸行疲乏之數日兮日五更予罔知乎黃石兮哀此庶氓聊同甘苦兮恤隱情辟東草而爲柱思宮室兮何成

右二

丁有役兮田有稅糧思竭澤兮多其方曰陵曰殿兮司空所襄曰邊曰寇兮嗟司馬之倉皇脂之馨兮液爲漿錫嘉名兮以義倡義匪不嫩兮摧中腸自檢粟兮箱無倉謀其私兮橐無囊誰不好名兮翹然吾王輸貲而爵之兮恥難

忘矧不平兮事乖張驕者鄙兮蹇者將林則摎兮遺廟堂
有司蔽之兮不可以章如蘖如膽兮如危疆聞令下兮萬
州傍徨

右三

材官驍兮良家猛羌何爲兮心怲怲遊手之失業兮不知
戒警欻見錄兮爲民鯁昔里閈之莫容兮不免消縮今突
如其生翼兮可以四逞戎其服兮淬金刀招由敖兮侮市
井報睚眦兮陽陽聞敵至兮膽冷烏旣合不能以渙兮使
我耿耿居民中而爲之患兮不在四境悲哉夫縉雲之夢
夢也不鑒形而察影以綏降而解紛原毒虺之狂逞乃資
盜以衣冠兮冀收效於俄頃

右四

旱憔憔兮嘉苗枯天無豐隆兮雨師誅嗟司命之不恬兮
日相瘉授鉞不奏凱兮將焉逋武不宣力兮文代厥辜豈
其信無過兮迺齒昆吾外者蹌蹌兮累及中樞雖易帥如
奴隸兮莫收桑榆日麋千金兮羽書奔趨莫執其咎兮鬼
號呼彼僉壬兮誰之徒諂佌貪婪兮埒於蟲蛆奚以荷寵
渥兮贊有虞與天齊駕兮後先驅出祖而定千官兮酌天
漿之百壺負恩植黨兮爲嘉謨慘不救其水火兮反荼痡
何所懲兮空嗟吁監軍容兮貂襜褕禁中禁中兮何頗牧

之良圖

右五

齒則齕齗兮目則睅嗃嗃其厲兮察我圖版我節光祿兮
不爲饌無糈以給吏兮裁且簡計臣及於閒架兮其入有
限苟二簋之可享兮諸廟祀亦可剗或議及於楮幣兮與
銅官之所產肆鹽筴以中使兮武而獝或料民之殷富兮
不徵纏而相縮胡算密於呂刑兮峻之以蠖蠖羅柔兮置
善釋獄兮威孱信投匭而長訐兮倒汚澤日修坂鷲鷙鳥
以翾飛兮無卑栖之不捍兆已萌於焚林兮恫上帝之板
板恃贖以爲邦兮豈會計之不赧撫星衡而歎息卬不已
於濟濟

右六

蜩螗嘒嘒兮被中原舊墓震兮鳳之丘樊剽城封壄兮不
可計西土蝕兮彫藩垣猗嗟悲兮中心燔飄梗支離兮失
田園誰昔何爲兮喘息今則哽噎兮不能言悠謬荒忽兮
鬼蹲蹲侮我乾兮干我之坤我里不幸兮當關門紳士蒙
難兮如犬豚體莫保之兮家莫存嬰斯厄兮憶前恩何以
鼓翼兮得南奔彼諂寇者籔籔兮不足論沐猴冠兮鶴乘
軒陽謂安民兮暴虐翻翻凶皐干天兮不可原猗嗟慟兮
車敦敦仰視日光兮如血盆

右七
悒抑鬱而鬱卷兮時如此其披離嗟予躬之不閔兮方臥疴而莫支彊掖起乎呻吟兮待舦舸於河濼念墳墓之未訣兮與親故其相辭或訛言之肆騰兮云四方其何之渠魁巳改乎往轍兮皆禾偃而披靡此不留兮故丘將深憂兮中逵顧子影之杕杜兮矧妻子之纍纍睠長川而侘傺兮見松檜之高枝嗟死所其難料兮歎雷首之荒祠悲哉乎悲之來兮不自知塞吾耳以不聞兮庶美人以爲期苟雲中其可陟兮緬北斗其相思
右八

霰兮霰兮雪載塗饑欲僕兮胡爲趨天寒山仄兮不聞人語前有墟落兮樹凍枯望莫煙之一縷兮猶阻隔而遲紆有人來自江鄉兮偶邂逅而踟躕遂各言其艱辛兮羌兔死而悲狐抗手而與之別兮仍三歎而欷歔西土既不可以歸兮歸者復何爲乎我兒猶在乳兮我相嗟吁兒生不識宗族兮依依病軀企功伐其何敢兮願效其愚人誰異於草木兮恐無所據肆遠道之夷猶兮空瞻竚於一隅
右九

地問

弇州因正則爲人問三靈埒也不可無地補之

大一氣初清濁同儷孰兩其儀而爲判尊卑
處乎運乎孰定其則升南降北寒燠之常不可忒
圓小於方四角餘長方小於圓爲卵中黃何以帝之尊適不處於中央
謂經經胡修謂緯緯胡促積德胡隆積刑胡不足
有輿有軸孰爲之軸孰戴以鼇孰爲牝馬海以比於沃焦
謂地蓋厚鑿井得人謂地蓋廣十洲有垠誰爲里數誰爲由旬
沃土沙土人異形踰淮踰汶物異生坤媼旣同孕何孳紐之無定名

肉骨山陵孰山孰陵血則川瀆或苦而爲鹽盬或甘醴而醽醁
入紘孰分兩戒孰錯孰人之摶而天之絡
惟聖平成封濬辛茶赫胥栗陸豈無皇圖
作土作貢守疆土以式遏何不兼窮髮而茀此甌脫
不周柱折傾者誰爲植卬之空空如下天梠者誰爲實
或啓橘社或遺鎬池此中宮府幽幽孰治
井有狗石有馬不交而胤何爲者雲之紛紛方域不同狀
孰衰孰王且系得喪
支祁之鑠何不曰磔何鼠潛於穴何蛇盤於澤

擊石胡火鑄石胡泉山胡以浮沙胡以圜
岳鎮之頒然洞蒐福地之班聯七十二家胡封乎岱宗之間
五木生穀誰則生木萬物皆有本本又安本
鑿山盜金漉水盜珠漆器之諫乃在有虞而人怏怏怨彼
仁虎不踐草鳳卵可以餐奚豺奚鳩殺機漫漫
獨夫
方澤皇祇祈福孔厚奚庶人之中霤羣祀各有
黃竹之蹐荒遠是迷瑤臺之作雖近何稽土滿土妖又何以齊
土熱乃城土死乃冰以陶以冶土衰不興夫誰厲階以害黃寧
以獸觸邪以草指佞何屬生匪人乃假物以示正
器車翹翹芝草苕苕是尚弗瑞而胡生白毛
山川萃崩惟震之咎胡應胡徵而失其舊
閼伯實沈各有其墟何星文之迕而地猶可以錯居
陵爲龔嬪猶以厥倫程胡生馬馬胡生人
山崩鐘鳴柳葉成字石言蛇鬭何因何自
水洑以斷泉分而沶時隱時見胡以不猶
啓母之石伊尹空桑胡履武疑周而玄鳥猜商

人與物異如不同家胡才子生而草枯妖女生而桃李不華
建都翼翼四方之極胡土圭之爲中央而反不如四方
維唐虞夏其都同圻匪無宮朝弗忍是依後世征伐既失其可而甚者爲咸陽之火
青鳥茫茫弗究其臧陵寢龜卜而其後不恆王
厲鄉不厲闕里何闕何勝母朝歌以尼其車轍
與塊晉與栢人漢警孰能無土而王受天斯永
六合四遊察地如毬誰謂水不可乃向中流
博厚無疆靈虛精妙何以支幹何以透竅
息壤自生坎窞自下地而能載彼訣者何爲者
或社而王或社而國或樹或屋或鼠其域今古同土孰喪孰得
五服九有王制是守莫不賦兵孰耕孰征
計民授田計田作城城野失其制胡安民生
溝洫道術田車兵車何爲烟廢俾野戰者得以從橫
山博山削水湧水溢圻地裂壓郡國罔吉何代爲劇云何迺逸
孰壞宮壁而有絲竹聲孰耕原野而得古金鏃萬里燐火胡不鬼哭

隄防之作誰實尸之民聚瓦石鳩功在茲
地中作室藏甲藏樂如彼長夜斯有何樂
五時之地胡祀而享五行之沴胡戾而傷
胡闢於丑胡閉於戌胡寄王旬有入胡建中而數五
五德遞衍何代爲土德何校尉之微官而以戊己紀其職
加地胡賞削地胡罰胡食邑權輿胡卓錐而顚越
水耨火耕生此萬寶胡不胥以耕而甫田草草
納穗納秸以道路制輸粟千里誰實爲厲
爭桑者鬬讓田者化胡爭而相驕胡讓而相下
黃壚赤埴瘠腴不均孰安農圃而俾乂孰率土以食人

補招魂（招楚女之魂也事見楚女詩紀）

嗟嗟弱質不能容一文女子假爾神蛟巨測之古水雲黯黯兮電驚麗若有明珠兮罹重淵之瀰瀰龍爲泣兮魚爲啼光四射兮灼浪萃幽幽杳冥無不詫其爲寶羌誰爲之天若此湘君湘妃之茫茫兮神不知其所止女嬃之委侑兮想旌斿於靈几生皓皓而不繼兮抗其魂以旖旎思后皇之深恩抱聖哲之孤旨哀莫哀於去其鄉悲莫悲於身先死山可崩兮海可枯悵沉淪兮人莫誅嗚呼上帝神明兮必察天下之忠貞千封迴環兮不負爾秋颷號空兮波濤狂將予詞兮無中委

附七眎有序

客有諗予以滕王閣者閣重建於三韓蔡中丞撫江時凡江右相知諸公詔予作賦會已有賦之者竊念王緖胡儼兩公皆有賦世多不傳不敏又未至其地無以徵勝然以所聞於先正博雅之所稱述山川之槩材物之資與夫開府授鉞秉威銷萌興文考獻之事倣枚曹七發七啓之體作爲七眎眎猶觀也大觀在上下觀而化故睹斯閣者得所眎焉以詒來茲庶可徵信

有江皐逸叟者過霧市鯫生而言曰不山嶽而中天不登高而可賦者其惟閣乎子之里礱石爲渠建閣藏書蕭相

之所經始宣帝之所于胥（石渠閣在未央北蕭何造以藏入關時所得秦圖書宣帝亦藏仙書於此）麒麟咫尺同時攸居圖畫十一炳耀璠璵（麒麟閣畫功臣霍光）等天祿承之燃藜如（天祿閣劉向校書處）唐嗣大漢凌煙其舒（凌煙閣在太極殿東太宗畫功臣）朝元窈窕亦駕龍車重明瞰渭淑景修除（朝元重明皆在驪山華清宮）清風鄠杜柳塘開疏（清風閣在鄠縣）埒於梓澤莫不丘墟吾與子俱客於維揚秣陵之間臨春已矣后主剝廬麗華移結綺之靚粧龔孔失望仙之飛裾（臨春結綺望仙皆閣名在臺城內）世非南唐久掩涵虛（涵虛南唐閣名在後湖之內）亦異趙宋難備紬書（紬書宋閣名在石城府治）惟靈山之縹緲緬呂守於風餘（靈山閣宋太守呂公著所建秦少游有詩）泊芙蓉之清靚托蟬鷺以安徐（芙蓉閣名曾致堯築有詩）

（曰沙鷺窺吟檣風蟬入座陽以上二閣俱在揚州）鑾江之澄瀾若彼通州之棲雲愁予（登瀾棲雲皆閣名）甚哉閣之艱於觀也而吾鄉則異是子亦願聞其概乎霧市生曰僕聞鳳凰之巢實在阿閣至德之代已有傑作故定星徵詩遂及斯于食墨勒書爰載營洛蓋玄象有徵於庫樓聖人不廢於築鑿雖在列國之域皆有遊觀之託至於蓬瀛清淺塵氛漠漠昔宮室今丘墟昔原野今丹雘世不知其幾也何獨遺乎江右之封與番君之郭乃有如魯靈光之巋然不挫者乎僕願聞之叟曰猶龍詰裔畫蝶修能作鎮南州是維帝肱其爵則王其土則滕風流不墜土木斯興峨峨翼翼登登陾陾閣道峻極吟

者以升彩檻昭回眺者以憑咸資以面淪漪俯崚嶒則有若章貢二江之虬螭翕萬派以奔騰趨彭蠡之巨浸揚鬐鬣而雲蒸若喜而作舞若怒而填膺若鞠旅於七萃若鳴鑾於千乘若錫誓於河帶若祚胤於雲仍又有所謂匡阜大孤香鑪石耳奧險之跌宕而爲厭原之重層其高二千丈者嵐光染空以削稜周回三百里亙盤古以不崩筍拄頫乎一望見如繡之田塍雜煙林而富有隱霖膏之澄泓磅唐乎元氣之浩浩鼓舞乎農作之繩繩信鐵樹之神宇伏妖蛟以永徵故綺疏之文天舍廓落彩楹之色映照崇閎蓋元曌之懿親裕饒物力直顯慶之盛際日月升恆飛甍高矗於孤浦霞擣吞吐於岡陵固夾輔於唐室亦壯觀於入紘資畫手以妍麗入詞韻無噌吰嗣有作者莫不驕矜此馬當之客既風駛於莫追而昌黎之筆亦星煥於層增者也雖在昕昧汒汒之夫定不知其聲稱者吾知子之習聞也生曰僕亦聞之樂天伊州之響感歲序之遷流介甫白浪之吟懷陳徐而無已蓋騷人之所寄情多流連而靡止地假乎文章以長留每振古而如此叟亦知夫西周實亦該乎南紀阿房不免於楚人杜牧賦之而不燬迷樓久堙於平山歐陽繼之而可指其在滕閣則又有空同之鴻篇盧柟之茂旨而今日何以新天下之耳榮吾黨之齒

哉願悉聞之

叟曰今之閣猶古之閣也請略言其恢台晉失祁虎之址郢亡章華之臺信曠代於百六多嬰罹乎三災故十月詠乎陵谷東方驗乎刲灰惟昔仙人實惟洪厓靈地表端豫章生材（松陽門有梓樹高七丈五尺大二十五圍枝葉扶疏庇蔭數畝漢官儀謂豫章生庭中高帝取以名郡風俗記曰豫章以木名郡）是亦揚州之域也風氣別開漢藩紀於長沙（吳芮爲長沙王卽藩君也）晉王奮乎愍懷（晉太康中望氣者以豫章有天子氣乃封愍懷太子爲廣陵王鎮豫章其後登大位云）隋唐將革林蕭橫哉（林士宏蕭銑皆隋末遞據豫章）歸天命於仙李戢虎貙與狼豺時烽煙之一帚收後夫於方來是故磐石之宗節鉞之才銷遙裔之蠢動柔遠人之慕

衰體前人之遊豫席四境以嬰孩作飛閣以屹鎭遂奕葉而不衰豈無回祿豈無狂霾豈無摧毀豈無蒿萊偉後賢之嗣續長炭業以崔巍襲佳名而不庚恍遊者其相猜謂鬼神之有靈於勝地而昭回蓋面曲審勢精其程裁景純爲之相視公輸爲之徘徊若蓮花五色結而爲空中之四柱（出佛典）滄海六鼇拱而成大地之入垓卽使帝胄後身再現乎藩价之相玄元聖緒重翔於西江之隈亦當拱手斂衽嘖嘖而歎大壯於天雷子其止概以藻筆粉飾比之於子虛之儔與生曰後世之哲思齊古人樓閣之細丘陵是因其址則因其事則新僕亦知大工之事矣樗散之木不中繩墨而輪囷匠石不顧名以運斤石伐山椒鳩衆水濱一日之費亦百其鈞今之君子何不以儉是訓而厲意於一閣之嶙峋其何所取材命役飭觀美於江津

叟曰以木則南昌之松（故南昌縣有雙松宋司馬光送沈紳有古木寒雲帶寺深之句紹興間蔡寧建堂榜曰雙松）南園之林（南園林在東湖唐劉威有詩）楩有將軍之號（楩材最大者圍一丈五尺號將軍樹周必大游香城寺記之）槎祀獨檣之潯（靈槎祠晉范寗爲守時有人於白石墓伐大木牽至獨樹津一夕逆流而還以爲神而祀之世號曰槎溪）進賢之榭茂密（榭山在進賢縣）幸潭之木叩音（高安縣幸潭南有客唐人在汴京托鄉里寄書曰城北數里有潭其傍古木卽吾家也叩之必應持書如所戒果有二童子出俄一丈夫繼之宛如汴京所見）眞君之柏浮翠（在集仙觀）史公之柳成陰（宋知饒州史定之植柳以息行人柳林巷之名始此）秦之木客

一時高吟（木客在鄱陽山中自言秦時造阿房宮避役於此木客能詩常來城市與人飲）文翁梧桐宜瑟宜琴（文翁宅在鄱陽其前多植梧桐）珍珠榮發於丹藥（康王觀有珍珠柏盜焚之枯死有異人以丹一粒納於裂處旋復生）靈根名豔於璆琳（壽松晉時所植故有千歲靈根亭在縣南又有壽樟山谷作記）楠名交讓（潯陽記黃金有楠樹一年東榮西枯一年西榮東枯張華所謂交讓之木也）杉傍光音（疑寂皆傍晉杉圍二十九尺）昇龍之鱗角譎詭（潯陽昇龍觀四楹雕龍爲飾忽一日龍文不見而楊林湖有龍戲水次日但見柱上鱗角粘帶水草）天慶之雲物孔壬（臨川天慶觀祥符六年聖祖殿圮解殿柱中有文成雲物峯巒又有人像衣冠悉具）木蛾眉之楊嫋嫋（楊林洲亦名蛾眉洲上多楊木在彭澤秋浦之間）秋香之桂淫淫（貴溪縣有秋香原多桂樹涼秋着花清芬襲人）豐材迥列如人之老楓皆具眼鼻（豐村山在撫州安樂縣有數千年楓樹如人形眼鼻全而無臂入山者往往見之破之出血俗呼爲楓子鬼）紅屏表楓人之禊雨可加冠簪（建昌府南城縣紅屏山有楓人生樹下似人形長三四尺夜雲雨驟長與樹齊見人輒縮依舊旱時以竹束其頭禊之卽雨故人取以爲式盤極神驗此或楓天棗地之說云）仙都七星之粲粲（仙都觀嶺有七星杉圍二三丈高切雲漢名七星杉）蛇舌黃衣之甡甡（蛇舌岩在新城縣按聖政紀中書右丞王溥遣人來言近督工蛇舌岩衆見岩上有黃衣者歌曰龍盤虎踞勢岩嶢赤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中王氣後重華從此繼唐堯其聲如鐘已忽不見）羅漢判花實之木（泰和縣文悟道場有菴前二樹索纏糾結屈曲交加一花而不實一實而不花）采鸞示交年之槮（槮音森木長貌安福縣吳采鸞栽雙柏交年而花實）更生而祀（更生山木女子居祥下徐福伐之女子曰女今且去他時更生）封泥而霖（安福縣芸亭西五里有神楓其狀如人天旱以泥封之乃得霖）郁木碧茸仙之所廞（郁木山有郁木洞梅福初入玉笥作壇投龍潭側遇神人授以採郁木碧茸法廞陳也字見周禮）溶湖三株孝之所忱（溶湖顏魯公之裔古樹三株上合爲一孝之感也）以石

則投書之諸磐石崎嶔（石頭津亦曰投書渚有磐石）天寶之洞一尺黃金（金尺石庾肩吾以試丹者有詩）硯石直方才可以任（硯石近榧林長一丈四尺闊六七尺）龍湫堅潤龍尾同欽（豐城縣龍湫七寶寺西有石堅潤琢硯爲龍尾之亞）赤岡色赭（赤岡山土石皆赤亦豐城縣地）烏石玄深（烏石山在進賢縣石色烏）石倉之鎖（漸山有石壁俗呼石倉有石如鎖貫象竅中搖之不脫）七寶之琛（奉新縣寶雲寺中有七寶五色爛然潤澤可鑑）書篆文祕（許遜逐蛟蛟匿穴中遜以片石書篆文鎮之其名曰鎖石在奉新縣藏溪橋）銅鼓幽森（銅鼓石在寧州大溈山石形類銅鼓一石中分如劍劈狀）廬山有弟（石侯祠在武寧縣其石高峻仰之炫日曾有戴氏女久疾出覓藥見石立肖人形遂禮之是夜石見夢曰吾乃廬山君之弟也）網石何心（唐顯慶四年漁人於蜀水江中網得青石長四尺闊九寸其色光潤摯之清越都督表納於端府在高安縣）羊山之燃着鼎（定城縣羊山有燃石色黃白而理粗以水沃之著鼎可以熟物）禮架之笋如岑（上高禮架嶺有石笋高七八丈號插天石）洞山夜合（新昌縣洞山寺水口有二石高丈餘夜間常合爲一）馬跡魅擒（馬跡山在鄱陽漢末邑人王遙有神術有魅者卽畫地作獄叩石呼魅入之）石印二十字之異瑞（吳天璽元年鄱陽歷陵有山石文理成字二十曰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奇哉）康郎三十人之惟歆（康郎亦名抗浪明初祀征僞漢之臣序其位次塑其像貌凡三十六人焉）墨紀樂安之地（樂安縣石墨山之石如墨）星勒彭澤之襟（星子縣以落星石名）緊陶祠之痕指不沒（神運石色方黑旁有大指痕文理隱然亦見星子）逮祥符之天篆不侵（秦時有武士三人留此一夕雷電化爲二溪溪中磐石上有天篆一十六字曰神化靈溪金標標題真人受旨玉潤潛栖）或釣龍梭不以織紝（釣磯石在都昌縣陶士行微時釣于此得一織梭以插地他日化爲赤龍從空去）或名緝女誰受之針（上饒婦山亦名毬山有緝女石絕類紅女之形）靈山之水晶可採（亦在上饒宋時設場元始罷）天帝之遺玉可尋（玉山縣懷玉山亦名輝山方志云天帝遺玉此山山神藏焉）鸞還平砥而待坐（弋陽縣有潭石又有鸞還石石有平臺可坐數十人）響石清韻而宜臨（響石廣可容數十人聲傳響答非有竅穴蓋出自然亦在弋陽）大尖雲墜（貴溪大尖山張文簡之居在焉張公沒山輒墜一石）排衙畫黔（龍虎山外有排衙石如武夫千羣臨陣赴敵猙儜贔屭形勝炳靈佳氣鬱積爲神仙之窟宅）五面修聳（永豐縣有五面山山體純石亦曰五面石）羊角難諶（臨川羊角山有石筍出土中如羊昔有人自蜀青城來者扣角致書而石開人名曰羊角洞天）彩嶺之斗石峭峭（巴山彩嶺旁有石如筍亭亭獨立一石如斗正附其上曰斗石又有打采一石平如砥有縱橫文）高碧之動石駸駸（撫州府樂安縣石橋一名高碧前有石龜出泉五色傍有動石一風作則運動如輪）一字仙跡（龍門橋有僧從仙壇歸題詩於石曰自從宴罷歸來後寶殿瑤空自月明一樵者弛担傾戲于自字畫一字他日僧見以爲自不如一之工忿而死葬此至今一畫未改卽名一字石）磁龜奇厓（厓說文曰石地也音琴作龜石在南城溪中人曰此磁石也其他罕覯）麗禾雷異（南豐麗禾石宋紹興間雷震成文曰介嘉黍稷自此屢豐）蒸餅箕沈（蒸餅石大如箕歲飢則見在迎肝門外）廟賜剛應（吉水縣石村廟隆佑太后泊舟廟下感夢免於追事定封剛應侯）亭趨劍南（南叶永豐縣相石亭文天祥將趨劍南時事）非不紛且多也而珍惜乎古木古石遂其瑋異不加鐵椹（椹砍木也音砧）吾聞之父老曰主者不括材於屬部不炫耀乎來今取其質簡相與酌斟固已成方寓之瑋業示九州以銘箴矣生曰嬰之硯甎（灌將軍祠甎後人以爲硯自宋以後頗重之）布之虎鬣（英布墓鬣作虎形）僕亦知其非所尙也榱桷枅櫨楶棁題楣之屬階戺柱礎鴛瓦罘罳之飾未可以缺良匠也繪畫前人圖及禽獸足以供遐思而備鑒戒者亦可以髣髴而想像也僕聞之慮

軍之佚者其田可屯懼民之孱者有弓使韔凶年而舉大
工適所以救荒時詘而舉羸者非所以居上爲是役者得
無勞百姓乎

叟曰黎民懼者莫如非常耳目所習踴躍趨將是以五子
作歌峻宇雕牆靈臺子來魚鳥飛翔惟茲閣之未立值四
國之搶攘時猶馳乎赤白羽人不積乎猿鶴糧螯弧者鷹
而揚糾笠者鼠而藏慨荒廢於往昨皆不言而神傷則有
上溯於季葉托微詞於兒郎者矣謂棨戟之伯嶼欲誇耀
乎子章曾置酒以集宴時方屆乎重陽或有悲乎帝子對
江流以斷腸迨仲舒之修葺是已經乎滄桑迨夫宋人之
鼎新及元氏之焜煌（宋元范致虛姚遂虞集俱有重修閣碑記）恆有待於繼起
非賢者其孰當是故黷貨者不暇及於風韻粗鄙者竟充
位於鵜梁致奇觀之掩抑佚閒氣以發揚矧黎獻之隕滌
若感歎乎咸陽語厥旄倪將賦戰場白骨何辜瓦礫凌雜
樓臺無罪焰火騰張夫生斯土者懷斯土守此方者卹此
方顧安得仁以長民體悉周詳者乎於是結子眞之宅過
聘君之堂式范甯韋丹之祠過張躬興宗之塘駐節於滕
王之地喻下以版築之良已突見其成功而莫知其何以
化榛莽立高閬也生曰不勞民者古人是若畚鍤攸資辟
彼飲醲非如珠黿之欻標匪可思而可度僕聞之仙稱寫

韻觀署碧落民之所恭不闢而拓惟學人之風流爲愚夫
之寂寞苟欲續於無窮煩吾黨之囊槖其不然者神運而
作將如玄妙層樓飛移湖水（玄妙觀在饒州府永平門西晉咸寧二年建舊址在湖水
北層樓迴閣樹木森秀唐大中二年稍圮忽一夕地震如雷殿堂四十餘間盡移湖水之南布列不殊舊制郡守上
閣易名神運閣後改名開元觀）抑如龍興寶塔左旋風鐸乎（廬陵龍興坡之麓有隋仁
壽舍利塔唐天祐十四年風霆大作塔忽左旋因呼神運塔黃庭堅有詩）不鬼工而神斧孰峻
極於寥廓或者其有點金鑄幣采礦及榷稅之事哉

叟曰樂平金麩亦紀銀苗（汰金洲在樂平縣平沙臨水先有麩金場開元已後廢又五里
水口亦出麩金郡國志云鄱陽之土出金粒大者如豆小者如麩山中亦生銀苗）爰及鍊銅場冶
唐朝（鍊銅山在樂平縣唐置場冶以供永平監歲鑄後開鑿無度山嶺水發爲河）弋陽錢倉蚨
母不招（寰宇記曰鄱陽東大山有一石臨河如嶺高數丈號曰錢倉戶如六尺床晉太和中有漁人從戶過
遇戶開其錢自出因收得錢四）鉛山膽水化鐵而饒（膽水在鉛山縣三里鎖山門處或湧自平
地或自出石罅神農本草云膽水能化鐵爲銅）銅寶拾樊其利可邀（銅寶山一名七寶亦在鉛
山浸鐵爲銅建隆三年置銅場今廢）金山或出於戰坪（宋嘉祐間知撫州王周於臨川縣盡安鄉
之戰坪得金山子一座重二十餘斤獻上詔書獎諭焉）銅陵相望於蝍嶆（臨川有銅陵銅山）
玉華有子雲之種（玉田晉蕭子雲種玉之地）金谿傳顯德之朝（周顯德二年立）
（金谿場復置鑪以烹銀礦後爲縣）復有銀山之礦紀於金窟之椒（白馬塢有石白
色而卓立號白面虎當卽南唐李煜採銀場上有銀坑記又一里妙音觀卽唐時之礦地名銀山者也）鑄錢
囷囷（撫州鑄錢岩岩在平石之際橫廣數丈中有石座高數尺上豐下殺宛如佛龕名鑄錢岩）金船迢
迢（金船在禪山相傳有金船時時放光）米洲兆歲（新城有米洲歲熟則州草茂凶則枯）金雞飛

飄（金雞山有人見金雞飛入穴中次日復見於山後處）聖嶺之鴨出井倫倫（承豐縣聖嶺右井中有金鴨時出沒）吾土之戴於筍錄者未可以佐緩急備虛枵作閣君子亦不以此役丁男驚漁樵也夫培以義者無物不長帥以暴者無物不消苟無志於復古匹卮漏與沃焦仰規略於唐代將有報於神堯以廉吏之一錢比殷人之鉅橋事乃埒於累瓦功亦捷於承蜩信舉約而風遠可視民以不恌登春臺而熙熙無鴻雁之嗷嗷熟固時之鳩僝戚台輔而於昭允可紀於竹帛亦宜永於松喬生曰以義爲倡一倡千效象指承風莫不率教維此僚員仰事顏貌括羨而輸是則是傚於久廢之陳蹟忽颷起而騰踔僕聞之

古矣廢而莫舉者淫祠也存而弗毀者鄉校也不可復爲者封禪也廟亦有祧者達孝也長人者統御百爾紀綱是校夫何不汲汲於急務而遑及此爲

叟曰行省大邦職業必敬有藩與與優布厥政有臬赫赫出入民命曰參曰副守巡是柄下迨郡伯州牧邑令是焉經文繩直準正亦越都閫與二司併曰屯曰操藉在考鏡元戎作鎮軍容彊倞敦其師旅救弱抑勁中堅裨將旌纛輝映萬戶千戶遊校邏遺步騎雲屯杜攫斂穽是焉緯武勳庸維竟封疆土宇兵賦刑獄之大務或賢而賞以慶或奸而罰以迸譬如大冶各盡其性吾與子姑無稽於往牒

而以近事言之則有若新建陽明良知希聖載在鼎帛播之歌詠當其擒禊揄鋤梟獍勢不減於吳濞事有資於張孟謀將閔於武侯將亦媿於去病厲以忠義闇以用詞故能不勸六師安堵百姓既以建侯而佛時豈方伐楚而救鄭嗟賢者之不再求立造於穰縈遭焚却於黃巢貯名臣之李晟時則又有鷹眼之鳩釜中之硬如葉待掃如穢待淨水火驕而費民誰除酒而懲醟（醟酒失也）自公之來煩熇得清繼彼悊人無過可諍吏遵其訓如魚之泳此所以大綱既舉百福來迎假景物之陶陶舒憂心之怲怲蓋閣之成也可以徵重臣之籌策非迂疎之僻行生曰若是哉如叟

所云則是於焉賓筵緝御論德輶軒集至披肝露臆於焉出師熊羆宣力牙旗生光貝胄動色又有帷幄之參謀深深而淵息如園棊而制勝寓神武於不測迹在游衍貌示悃愊靜如山岳明察蟊螣斯足以消萑苻戢奸慝微軍政之有餘閑惜流光之不再得矣然而古之遠慮者鄰畺（畺疆同）有壘夢枕難卽（夢枕在靈豐祠）虎皮未包猶弭反側四境之外豈其置之而默默

叟曰曠宦六合之眕不可訊也搆兵七雄之事亦所僅也於其所治者而治之主以鎮也於其所略者而略之塗厥釁也予不哆夫春秋稽漢高之鴻駿秦鹿初奔澤蛇甫刃

灌嬰元勛天開地順乃有各保險阻以免蹂躪者芮臣世及於版章（吳芮鄱君其子臣高祖時歸漢有大功）布鋗血食而餘餕（英布梅鋗配享吳芮之廟）逮白水眞人之龍飛彰餘汗義侯之鳳奞（奞奮同餘汗侯陳濞王莽時義兵甚浮江湖心光武時封之餘汗侯）亦若弭虎之賢化徽於莞（劉陵爲安成長境之虎患頓息遠人來歸）屏星之守名聞時儁（孔恂事）湖濟北之大烈報延年之恝亂（韓千秋仕漢爲濟北相請兵入越討呂嘉死之漢報其功封其子延年爲安成侯立廟祀）之洎香城之俎豆（漢召信臣守零陵香城菴有遺跡）與宜春之爵印（彭翼獻帝時歷官建平長沙北海三郡太守封宜春侯）三國則吳瑒表表不失忠信（吳瑒爲安成長孫權使呂岱取長沙郡瑒據縣拒之權遣魯肅攻圍瑒突出瑒蓄知有漢而不知有吳者）步隲嶽嶽南交斯進（步隲守鄱陽後爲交阯太守）虞翻以立言蜚華（翻有文名立言絜盛）周魴以武臣消衅（魴吳黃武間守鄱鄱人彭綺將作亂魴生擒之錫爵關內侯）朱然定山賊於旬日（然爲吳臨川太守有山賊起然討平之旬日而定）孫慮錫茅土而祗愼（慮孫權第三子也）生其鄉者又有膠漆同堅（鄱陽雷義宜春陳重相友善義拜尚書侍郎又舉茂才讓於陳重時人語曰膠漆雖云堅不如雷與陳）祭鹿克物（歐寶居父喪鄱人格虎虎入其廬寶以衣覆之後虎每月送鹿以助祭）嫩儒宗之張遐能見知於楊震由漢而下及於皇晉亦表裏於江左皆不忘夫戰陣吾不勝舉聊守其訒若夫戈鋋之所絡繹者魄不翕呻吟之所纏綿者目不瞬地有似於中原人惟貞於恭順以芻秣之紛綸辟燭膏之灺燼其不戒乎斥堠或詒憂於廉藺故善者常修於內治如壁立乎千仞不善者視其甿如摶恒河之沙

察其徼將逐荒郊之巍非樹風聲於保釐何以禦外侮於毒疢蓋賢者於此有鉅猷焉而我生爲幸其傳之遐而暨之進也請以閣再爲子言之有牖有扉光之睎也賢集先民譽所歸也（李太虛宗伯李梅公司馬熊雪堂少宰羅篁菴太史徐巨源黎博菴陳士業諸公皆賢者同稱中丞公之賢詳在撫江集中後此巡方皆在辛亦言之）有階有基象巍巍也於民安宅莫具腓也徼材於近庸相依也崇儒正學昭庶幾也（修白鹿洞修白鷺書院敦正講學撤取四書大全辯）先仍其舊貫揚前徽也徵文考獻式九圍也（江右多賢唐宋以來不具述之明之理學文章事功著者亦不勝書如羅整菴一峯念菴圭峯夏東洲鄒南皐楊東解春雨費鉛山舒文節姜燕及劉文端績學之士如章大力陳大士艾千子其能詩如王猷定陳允衡等）後世之人其亦知所裨於治者夫豈微哉夫豈微哉於是生乃仰天而歎曰微君之論吾不知其爲蔡閣而非滕王也吾竊附於文人之後將於閣乎遊憩而傍偟

河濱遺書鈔卷六終

跋

右河濱遺書鈔六卷朝邑李叔則楷著其族孫元春時齋所選輯也叔則爲明代名宦聯芳子弱冠舉於鄉出宰寶應以直去官晚號岸翁學者稱爲河濱先生著有霧堂等集凡百卷流寓廣陵幾二十載嘗與李太虛並著二李珏書與王山史同修陝西通志所爲古文詩歌錢牧齋施愚山咸推重之是編爲遺書六種文選詩選不與焉原序謂合選諸集分爲三部尚不足全集十之一此又其三部之一也其間有爲太虛山史所參訂者則當日友朋之奇文共賞疑義與析概可知矣河濱以不可一世之才於書無所不讀著作等身名滿天下其距時齋選輯時不及百年而全集已多散佚存者亦大半殘闕則是編也烏得不珍重愛惜之哉民國二十五年十月校

長安宋聯奎
蒲城王　健
南鄭林朝元

鄭東父遺書六卷

光緒甲辰集
虛草堂校刊
張文運檢

鄭東父遺書敘目

春秋說二卷

論書序大傳一卷

書張尙書之洞勸學篇後一卷

筆記一卷

雜箸一卷

右書凡六卷吾友鄭君東父之遺稾也始予弱冠讀書里中姊夫馬通伯遊京師寄書矜所新知每及君予心儀之久矣癸巳甲午閒始相見都中見輒就詢諸經大義君亦以通伯故弟畜我析疑講藝懇懇如素交而其

深相期勉者則尤在經學君之治經顓守師法不囿識小之域嘗以謂讀經在信古傳經者淵海傳其航也說經而毀傳是猶蹈海而無航其可乎漢氏諸儒主乎此者輒不能通乎彼唐宋而降能覩其會通矣乃舉古說而悉排之惟斷以己意若是者皆非善治經者也夫古說之存於今者希矣詩有毛氏而無齊魯韓書有今文而古文乃出於僞禮之傳記亦缺損不全其差備者惟易春秋耳世之治易者尙不敢顯背十翼獨春秋不然始誤於三家之交訌終敗於啖趙之掊擊於是三傳並絀而所謂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者遂乃沈沒掩覆於眾說之中而不可復見矣故君生平於諸經皆有所論而春秋尤深其學本之鄭康成氏於三傳無所偏徇始爲之表而分以觀其橫焉每一傳中未有一說之自相複重者又合而觀其縱焉此傳與彼傳未有一說之自相雷同者其初讀之也無解於三傳之不同焉既而於其不同者幸見其同矣既而於其同者又見其異矣終乃若將見其所以異也當其銳意以求經也視三傳若導師然其受命於三傳也倥倥然若已爲一無所知之人也遇有非常可駭之義則愈虛心叩之叩之久而精義入神之用可得而闚矣蓋君於春秋之學方進而未有

已也其爲說貫串充塞於中錄而出之者十百之一二耳乙未以母夫人之喪返山東主講濼源書院者累年服闋復至京師值庚子之亂病卒於兵燹中遺書零落可悲也已去年予游山東得春秋說一册於君友宋晉之蓋君所手寫而欲寄予者字塗改狼籍不可辨既又得他稾於君門人孫松齡乃互證而手錄之歸以貽通伯通伯復蒐輯筆記雜箸合爲是編合肥李健父孝廉見而好之授之梓人以傳於世予喜君之道得健父而章也爰敘君生平論學大恉如此並以諗海內劬學之士云光緒二十九年冬十月桐城姚永樸

鄭東父傳

桐城馬其昶撰

鄭君諱杲字東父直隸遷安人父鳴岡以舉人令即墨有惠政到官數月卒貧不能歸有三子長果次東次即君吏民懷其德爭來致殷勤意良厚亦以貧故遂留滯官所母夫人李氏賢明人也在約彌厲瘁志教子未幾次子東成進士復病卒死喪仍薦意不自沮日夜督君學君少時家無一椽半畝之遺生事之艱當時殊不自意饔飧朝夕皆母夫人心力所營不令君知也其後每言之輒痛心焉君文日有名光緒五年遂用即墨籍舉

山東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迎養母夫人至都其後三年桐城馬其昶與締交心知君學出己上宜爲師。而君顧引與爲友。嘗登堂拜母。母命坐。君侍立。恂恂有孺子色。母曰、是兒早失父無教。今辱友子。幸勉其學好矣。其昶敬悚汗下不知所爲對時將歸里已戒期首塗君言於母流涕也是日見君事母溫恪之容積中溢外益悔恨平日之所虧於子職者甚大先是其昶在都月與君必再三見每見開口言論皆三代典籍退未嘗不自悔恨其失學而鹽山劉若曾。桐城姚永樸永概先後因其昶以交君皆言與君接如對古賢聆其言

都爲創獲既歸莫不充然各有得也君之學自經訓史傳朝章國故以逮百家眾說無所不涉而獨妔於經於經無所不致其力而尤莫篤於春秋君之言曰古者入學祭先聖先師先聖作經先師述之爲傳今欲明聖人之經必自篤信先師之傳始如易有十翼春秋有三傳禮有記有喪服傳有周官禮詩有序傳書亦有序大傳又有孝經論語孟子爾雅爲五經之總傳苟據此以求聖人之意十可七八得自唐後儒者多不信古傳而自立新說經之難明固無惑焉其說春秋也三傳錯出必求其通以謂左氏明魯史舊章二傳則孔子推廣新意

口授傳指公羊明魯道者也穀梁明王道者也左氏則備載當時行用之道當時行用之道霸道也所以必明魯道者爲人子孫道在法其祖也穀梁則損益四代之趣咸在焉惟聖人崛起在帝位者乃能用之也其爲說兼綜三傳若瓜蔓然牽引連互不相違害而尤兢兢致嚴於事天事君事親之辨謂春秋首致謹於元年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人知即位之爲君道而不知其爲子道也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必能爲父之子而後能爲天之子矣春秋之有三正由其有天君父之三命也春者天也王者君也正月者父也將以備責三正而單

舉正月何也事天事君皆以事親爲始也凡君所論著如此當乾嘉熾盛之時諸老先生處無不崇尙樸學雋古多聞君治經亦循其軌轍而獨有意於前哲之微言大義使儒術鑿然可施效憒當時辯言亂政之徒縱恣蔑古禍乃甚於坑焚塊坐一室之中誦習本經眇然有千載之慮而又恥於近名不輕著書以爲學期自得積之久而徐出之庶有當於古聖人經世垂訓之萬一烏乎孰知學成而無用於世而今則死矣其所爲書就不就未可知而又無肖子以承傳其業尤可悲也歲甲午其昶入都再見君母夫人猶無恙贈言而別其後來赴母喪又數年聞其主講山東濼源書院尋以疾卒於京師年四十有九蓋君終其身靡一日匪讀經之時卽終其身皆事親之時親之事終而君死在君無憾耳獨古聖賢經傳之幸而留遺於今者亦存亡絕續之秋也於斯時也而獨有君而又不克竟其業以死此何爲者邪然而推君事天之心其勿敢有懟焉決也君既死天下書院卒奉　詔改學堂姚永樸教習山東從其徒友問君所著書得殘稾數種手錄以歸其昶於是幷舊所錄者編爲鄭東父遺書六卷合肥李國松棐行之因次論其傳於首焉其昶曰世學者言治經大抵皆後易謂其學難明君獨言易視他經易明以有十翼可據依也余學易自茲始而姚永樸治尙書兩人皆自知學不如君兩人書幸成皆私冀他日得從容就君正焉昔丁敬禮有言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嗟乎泬寥天寓今其已矣後世卽有人又盌能爲益於吾邪此吾鄉所以益悲君不能置也

鄭東父遺書卷一

春秋說

夫三傳蓋皆春秋之眞傳故始未嘗分爭漢初承是左穀猶出一師董生專明公羊而亦閒稱引穀梁而未嘗詆左氏特不能兼明而公羊獨顯乃與左穀分矣是時傳穀梁必兼傳左氏左穀猶未分也宣帝欲立穀梁而恐不勝老師無存乃使子政助之於是說穀梁不復顧左氏左穀始分矣然猶未嘗相詆也申左氏而詆公穀自劉歆始非善申左氏者也賈逵兼治左穀蓋承師法其獨爲左氏奮筆譏短公羊以左氏獨絀而公羊弟子把持故也三傳交訌於此時矣然而古學博通之儒實有兼治三傳一派（子長其最著者）特其業未畢莫由大顯耳鄭君能顯之者也其發墨守意在三傳並申非欲絀公羊也其說穀梁之義必據左氏之事遇不能通則置之不說未有說此而害彼者也且鄭君先通公羊而因以推之穀梁兼信三傳而求其合焉者也鄭學旣顯學者多由其塗向使此塗不塞合天下之心思賡續而爲之以至于今春秋之志明者必多矣遭世大亂學術衰歇何杜鍵者益務墨守范氏私心實啟末派唐爲定本苟取速成三家交訌鄭學遂絕江范濫觴啖趙大決三傳並絀千載奪流惜哉惜哉雖然求其合是也責其同則非也易曰君子以同而異春秋三傳同而異者也今試設爲一縱一橫且分且合分三傳而各觀其橫每一傳中未有一條自相重複者也（史記曰去其繁重）合三傳而比觀其縱此傳與彼傳未有一條互相雷同者也譬諸上衣下裳相合而備一身之服則有之矣責衣之亦裳裳之亦衣是未睹全身者也宋晉之曰設有三人各注一傳書成無一語同而三人相視而笑則庶幾矣乎

杲始讀三傳之不同也而惑之既而於其不同者而幸見其同矣既而同者又見其異矣最後乃若將見其所以異也始見其同喜積惑之可解也曰有是哉三傳本相通而說者必各異之也（此與孔顨軒同）三傳本相通後之人不自反其智而顧以詆傳也（此與顨軒異矣）雖然仍無解於其事文義之相乖異者也故不得已而仍有取於啖趙之說（與黃子固書正是此等見解猶將謂三傳中有後人附益不盡是眞傳也則責同之心蔽之也）既而於向之幸見其同者又見其異焉則心志漸開而將不苦其異矣最後乃又見無乎不異而曾無一同則因以將知其所以異矣乃歎春秋之三其傳也蓋非三不足以傳春秋也故曰三傳皆春秋之眞傳

韓文公謂孟子死不得其傳此言也自春秋觀之益信

大抵孟子之前有旁出之一支尸子是也非春秋之正傳也孟子之後有正下之一支荀子是也然而能傳其書而未能究其指也始吾聞尸子者商鞅之師也心疑穀梁之尸子非此人也既讀商君書又意其卽此人也讀尸子益將謂其卽此人也商君書曰聖人作爲一書傳之後世必師授之然後能知其所謂之名不師授之而人以心意議之至此不能知其名與其意嗚呼後世之爲春秋者鞅之言盡之矣且其言與穀梁爲近故意其師卽此人也荀卿傷亂世切陳儒術子政爲之歎息出涕今觀尸子其令人欲涕不後於荀卿而精悍多術似欲過之然荀卿論秦治得失及教李斯相秦斯不能用荀卿爲之不食商鞅始說秦以帝王霸之道不省卒乃出于無道尸子未能非之也依之不去至鞅敗乃逃豈荀卿守死不變之比哉然鞅一用秦而秦以得志卒兼六國故自鞅後天下談治術者多遵之刑名法術之言盈天下大抵踵鞅術者也而此四字實出尸子尸子不專言刑名法術大抵出于春秋而雜以異端不能專學孔子而自以爲能兼諸子又或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故一轉而爲鞅斯申韓及凡當時有道術干時之士要無不讀春秋者故曰旁出之一支非正傳也李斯韓非皆學於荀卿而皆畔之荀卿稱非其人而授之術是爲資盜以兵蓋有感於此夫春秋與其進孟子願學孔子其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不聞慮貪寇兵荀卿之言與孔子異矣荀卿弟子不變者浮丘伯也入漢猶存瑕丘江公楚王輩皆其弟子穀梁實賴以傳然公羊之義猶待董生穀梁之義卒未章顯且仲尼祖述堯舜而荀卿之道不過三代道過三代謂之蕩性與天道固所未聞徒見諸子是古而非三代與孔子異而不知百世之王固有其等夫子賢於堯舜不可誣也荀卿之性惡與其非子思孟子蓋所蔽在此故曰能傳其書而未究其指也

晉之每曰三傳何其似相商而作者邪每見三傳相應答及與諸傳記相應答則曰穀梁何深隱乃爾乎曾不虞人之不識竊謂公羊之微穀梁之隱春秋之兩端乎傳肯乎經者也後人箸一書每自摽揭大旨傳亦自摽揭也公羊定元年之傳曰定何以無正月正月正卽位也定無正月者卽位後也卽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以上三問三答所謂傳也旣畢矣則又摽揭曰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竊擬說之曰問

卽上之三問也傳卽上之三答也不習其讀者不解問習其讀乃知元年當有正月而此獨無何邪問其傳矣而其傳不過若此是問其傳而仍不知有罪也譬諸時文之有虛冒不說破下意也傳何爲而若此傳肖經者也經之爲辭也微則其傳也微則將有莽丈夫曰公羊妄言哉吾案覸左傳固早知其罪矣嗚呼千載坐此蔽乃若虛心人則將曰定之有罪易知也而傳云爾何也是必有深指焉不可以不察也又將曰問其罪而仍不知將更奚問乎能如是則穀梁告之矣察乎穀梁乃歎春秋之所罪者信非後世之所能知矣然則穀梁不肖

經乎何爲予人以可知也公羊傳其微者也穀梁傳其隱者也春秋有其辭有其志辭微而志隱也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其中篇曰君子之道費而隱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其終篇曰知微之顯可與入德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推而極之至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是故二傳若升階然始由公羊入微終於穀梁至隱一以貫之者愼獨也子曰莫我知也夫夫子之獨也二傳不言獨處處有獨字在

穀梁隱字摽揭於莊三十二年公子慶父如齊也曰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此傳爲注所晦近鍾朝美補注稍善而未盡辨晳竊擬說之曰諱者爲魯之容賊諱也諱有淺深子般被弒諱之以日卒而見之於繼之者之不言卽位諱之淺者也諱淺則其見也易見之於繼此常例見法故直曰有所見若夫魯之容賊蓋有深隱之慝焉惡淺者諱淺惡深者諱深是故慶父之爲賊若以常例宜見之於其奔者也爲魯之容之有須深諱而曰如則賊之爲誰隱矣然諱必有所見今不以常法見而於齊仲孫來見之故

曰苟有所見於齊仲孫來見之則何爲謂之苟齊仲孫來者齊侯使仲孫湫來省難也其事爲齊仲孫湫來省難而其文則爲公子慶父其義則爲有須深諱之故不見之於奔而見之於此事文義相乖異如此以爲見非同常法之見故曰苟有所見聞者必大怪曰豈事文義相乖異之春秋乎哉則將應之曰使乖異而僅此抑或有異有不異焉則異者可怪矣乃吾嘗徧檢而比觀之然後見其無一之不異也是以初見爲之變化也何以見其無一不異不可勝舉也請隅舉其乖異之大者則有如十二公之始終也十二公之夫人也十二公之大

夫也諸侯之卒葬也天子之崩葬也王使來錫來歸來會葬來聘及凡天子之大夫也諸侯之大夫也分之數十門約之七大門每一門中必有乖異乖異之中又分大小大門大異小門小異雖然仍不可勝舉也請舉人人之所以爲同者有如踰年即位人人以爲三傳同焉者也及徧檢而比觀之乃知一部左傳初未嘗有踰年即位者也皆殯而即位者也踰年即位特春秋之文則然耳此無怪事文義之相乖異矣乃若其義則不但殯而即位之爲厲也雖公羊之踰年即位即位矣而未稱王猶稱子仍非春秋之所滿志也春秋之志若穀梁三

年之喪畢然後即位也推義至此豈惟二百四十二年無之殷周之盛德未之能行也此亦安得而不乖異也三年之喪畢而後即位堯舜之道也踰年即位即位矣而未稱王猶稱子文王之教也殯而即位自康王以下也有殯而即位即有去殯而臨羣臣於顧命康王之誥見之矣定元年公即位之傳曰魯人之不敢去殯而往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蓋謂此與公羊曰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此殯而即位之說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此踰年即位之說也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此三年然後稱王之說也三年然後稱王與穀梁同矣乎曰不同但不稱耳而固已即位也若穀梁則三年不即位也三年爲子不但稱子三年不爲王不但不稱王也即位矣而未稱王文與實乖異矣是故公羊每言實與而文不與穀梁則不言文實也文實一故不言文實也然則公羊不知此義乎不然也其曰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充其量則固不即位者也故曰閔子騫要絰而從事既而曰古之道若此乎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故知堯舜之道者莫若公羊也雖然彼各有其所守之指焉公羊所守則指在三王之世者也是故公羊所陳之義上不及

堯舜之世下不墮於康王以下也左氏亦知之曰禮三年王弗遂也王雖弗遂晏樂已早亦非禮也前禮字謂天秩之禮也後禮字則當世之所謂禮也左氏所守之世自康王以下也殯而即位其事也踰年即位即位矣而未稱王猶稱子其文也三年之喪畢而後即位其義也左氏傳其事者也公羊傳其文者也穀梁傳其義者也殯而即位宜爲公羊所不道矣穀梁愈將不屑道矣而此四字恰反見於穀梁何哉公羊局守三王者也穀梁則非局守堯舜者也道堯舜之道者也堯舜之道得君子道之而後行乎萬世所謂孔子聖之時者也是故

以堯舜之道繩之三王之踰年卽位既爲厲矣而自君子之道之則雖康王以下之殯而卽位堯舜之道自行乎其中也故曰於厲之中又有義焉苟義矣斯穀梁道之矣是故公羊以踰年爲大閑左氏以既葬爲大閑以既葬爲大閑者時乎殯而卽位之時義然也何以知左氏亦是春秋之義觀穀梁之曰殯而卽位之中又有義而知之矣觀孟子之用左氏義而知之矣是故禮記曰諸侯既葬卒哭可以言王事孟子曰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此非以既葬爲大閑者乎稱孔子曰君薨歠粥面深墨卽位而哭此非爲殯而卽位者言之乎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入將以爲三王之禮不足爲矣而所用曾不出左氏而堯舜之道固已在其中矣故曰道堯舜之道也此厲中之義之所以不見棄於春秋也何以知踰年卽位之爲三王之禮也堯舜之道則高於此矣康王以下則下於此矣繼世卽位而三年不言則殷高宗之復古禮矣卽位矣而未稱王三年然後稱王未三年猶稱子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則文王之教矣宋晉之曰竹書紀年恰差六年實以堯舜禹之喪年各二又恰合矣（此據前人所引眞竹書）據此知踰年改元自啟之子始矣據其踰年改元知其踰年卽位此所謂其文者也然則自啟之子以下爲三王乎曰非也禮運曰三代之英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也孟子曰禹惡旨酒湯執中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明乎六君子之爲三王禹湯文武之爲三王也六君子之爲三王何也以德言之以道言之也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六君子謹於禮而世以小康是故六君子自爲一等自六君子之外夏自啟以下殷自太甲以下周自康王以下又降一格爲一等也故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六經大指孔氏微言大抵分此爲三世矣以德言之非拘於時之先後故三代二千年惟六君子之爲三王其餘諸王雖有賢者皆二伯之類也此其大略也若專論卽位一事則踰年卽位者三王所同也卽位矣而未稱王三年稱子則文王之志而武王行之成王周公守而不改者也若夫三年不言則與三年稱子相連爲一者也記曰王者莫不行此禮何賢乎高宗以其繼世卽位而能三年不言故曰高宗此言三代二千年中惟六君子之爲王者惟王者能行此禮其曰王者莫不行此禮則成湯蓋亦行之也然而湯之居喪未有聞焉所謂文獻不足徵者乎但以記云高宗三年不言而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則是殷禮本有

之也又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此其文字可徵者與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此明太甲之踰年改元矣踰年改元則踰年卽位矣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此則伊尹之行古者三年之道矣宋之文獻雖不足徵而夫子能言殷禮此之謂與文王思死者如不欲生而其居王季之喪之禮無聞焉而其教武王則古之道也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年與齒之弗辨久矣文王而後知其辨也論語里仁之篇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年之難知久矣三年者父母之年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蓋曰此文王教武王知父之年也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乃終何謂而終何謂乃終蓋所謂乃難乎而者邪三年者父母之年也終其年者鮮矣惟周人之文則文王武王終其年焉以武王成王爲子故也書大傳曰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九年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此所謂三年稱子者邪文王始啟之此周人之文也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玆乎其文則史此之謂乎殷質周文公羊師說始有之緯傳之中未嘗有也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

其文其文則史蓋謂殷周之文也禹承堯舜之爲君薦益於天益承舜禹之爲相三年之喪畢而後辟啟之爲子近承此道故無喪中卽位之事喪中卽位蓋自啟之子始不在六君子之中姑置勿論謹案孟子禹皐陶既沒閱五百歲而後有湯聞而知之伊尹萊朱既沒閱五百歲而後文王聞而知之知之而後有斯文其閒兩五百餘歲雖有賢王則皆其事則齊桓晉文之類也高宗不在此類所謂出乎其類者也故曰高宗也三年不言所謂親喪固所自盡也三年稱子所謂謹於禮者邪或曰武王自稱太子發而興師東觀諸侯但能稱子而未能不言也或曰否太子發上祭於畢二十五月而喪畢也前此未有命戒則亦三年不言者也或曰見而知之易聞而知之難文王聞而知之蓋在卽位以後是以身未之能行也而以謂武王身能行之則無須言教也其詭其辭何也曰爲隱也凡爲隱者諱也志曰喪祭從先祖太王王季有所受之文王而可以言改乎哉思死者如不欲生則自盡者也終不可明言之以彰前此之劣是以廋其辭也或曰廋其詞者作記者也緣文王之心而爲之諱抑亦自須諱也文王世子之名篇而曰凡三王之教世子豈非夏殷無徵記文王而三王可知也與

此與公羊之曰王謂文王其指一矣終之以文王之爲世子而篇中所詳者日三朝也病則致其憂也喪則致其哀也凡爲世子之道咸備矣卽位以後之子道咸備矣而閒插一夢其指端可識也然則公羊所謂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者於其封內四宁又將於此而可識也文王由方百里起當其卽位則諸侯也（以上十二元年）公羊雖守其箏陳義不過三王然每門之中必有最高接入穀梁之處則必甚微而難知是故十二元年一門則有則未知其罪焉爾一語夫人門中則有則未知宣夫人與與成夫人與一語凡公羊之曰則未知者則必

義之至高者也此齊姜與繆姜之傳也最高則難遽說故欲知齊姜與繆姜之傳須先說聖姜之傳欲知聖姜之傳須先說用致夫人之傳也公羊用致夫人之傳本不與左穀乖異說三傳者乖異之耳竊擬說曰夫人者誰哀姜也何以謂之妾春秋之文妾之也於葬哀姜傳曰莊公之夫人矣今曷爲妾之曰此穀梁所謂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者也於其薨葬也夫人之則所謂夫人之我不可以不夫人之者也齊媵女者誰文姜也文姜則何以謂之齊媵女春秋之文齊媵女之也其文安在桓十有八年公不言及夫人有外文矣外則絕絕於桓

非桓之夫人而齊之女矣（莊元年三月又有文）其後之來也不書此非齊媵女而何（三傳皆曰媵不書）然則文姜不致乎不致則何脅之有曰脅於齊媵女之先至者謂文姜致在先也然則曷爲不貶文姜之致文姜生絕於桓矣無爲更絕於致也哀姜未生絕於莊故於致之於廟貶之也言及此可以說文姜哀姜之傳矣葬文姜之傳曰莊公之母也絕於桓不繫君矣故繫子也葬哀姜之傳曰莊公之夫人也未絕於莊故猶繫君也於葬猶繫君故於致貶之故曰以宗廟臨之而後貶也言及此可進推聖姜之傳矣難曰聖姜者僖公十有七年會齊侯于卞之夫人

姜氏也（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公言及夫人此文姜不言及之對文也）其不繫君何也聞之莫顯乎微今公羊之傳但曰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此外無一語譏貶然而不繫君而繫子微莫微於此矣求諸經文則惟有會齊侯于卞一筆豈非所謂莫顯者乎會齊侯于卞爲公之被止故也（此據左氏之事）何至以此遂不得繫君凡公羊之最微者其義必在穀梁觀於穀梁乃知聲姜之不得繫君非正故也何以非正會也莊七年冬于穀之傳曰婦人不會會非正也聖姜有于卞之會是亦非正者也（公羊聖姜之傳得穀梁于穀之傳而明穀梁于穀之傳亦得公羊聖姜之傳而通否則孰知非正之嚴峻有如是哉）何以知聲姜之會蒙于

穀之傳而不蒙于禚于防之傳（以下雜穀梁凡穀梁複傳最難解其助義每在左氏也）于禚之傳曰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于防之傳與于穀同皆曰婦人不會會非正也人將以爲子禚自爲一類于防與于穀爲一類者也觀於左氏而後知其不然于禚何以言會書姦也（言我也自夫人發也）于防何以曰會齊志也此二會相比爲類至于穀則無傳焉（凡左氏之無傳者卽以無傳見其指）若曰姦自夫人與自齊志固皆非正雖無姦但會卽亦非正也聲姜之會最爲無惡直以會故不得繫君此峻極之義也非合左穀人不能決知其說故曰三傳互證而明相得益彰

雖曰此則三傳合矣願聞其所以乖異者夫人鬥中之乖異者元年之仲子也公羊曰桓之母而穀梁則曰惠公之母何也且左氏說宰咺曰子氏未薨故名而公羊則曰曷爲以官氏宰士也則無故者也而穀梁則無傳焉此其歧異何也又公羊不言未薨而曰以喪告何也且天王使來歸賵而曰諸侯來明之何也又若二年之夫人子氏左氏則無傳焉雖無傳也循其首尾而觀之蓋卽仲子也公羊曰隱之母穀梁曰隱之妻何也答曰其事其文其義三傳之所分職而明也孟子之曰春秋天子之事謂其義也義而後謂之天子若夫其文則史

不足乎天子矣不足乎天子則諸侯也矣是故公羊者諸侯之言也穀梁則天子之言也夫天子諸侯之云語其大則所謂天下莫能載者也今姑不論論其淺小者則夫此仲子也以魯人封內之言則固桓之母也而以周天子之言方且不得有桓安有桓之母非人之母則人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求其可辭必也人母曰惠公之母凡以爲其可辭也其必以可辭何也卽以公羊明之夫公羊不曰諸侯來賵乎不曰告于諸侯乎賵桓之母是賵人之妾也賵人之妾是諸侯也以桓母之喪告是告子諸侯也故觀於公羊之謂天王爲諸侯而知賵桓之母之所以爲不可也觀於穀梁之義而後知賵桓之母之所以爲諸侯之來賵也故二傳者異而未嘗不合也晉侯召王春秋書狩傳曰全天王之行也平王賵桓之母春秋正名曰賵惠公之母所以全其爲天王也此君子之所爲必以可辭也必也正名此之謂也

桓之母則爲人之妾何也答曰凡傳之語須明其所由來今此傳也之所謂人者豈謂凡人哉謂主人也此時魯之主人則惠公也故必識人字則知惠公之母是謂人之母而桓之母則是人之妾也何也此時魯之主人

必也魯侯也爲諸侯受之君不爲諸侯故其母不爲人之母爲人之妾也穀梁之曰隱忘君父也於此又足以明之桓母之爲人之妾也人知桓未即位則未君也而不知假而雖已即位仍未君也文九年毛伯來求金之傳曰當喪未君是也雖然此公羊之言則然耳公羊謂魯侯曰君者也穀梁則謂魯君曰諸侯者也桓未即位不爲諸侯也爲諸侯受之君桓不受之君假而雖已即位仍非諸侯也抑爲諸侯受之君必先爲子受之父桓非受之父者也故隱之以桓母之喪告也不但忘君亦忘父也且也爲子者三年假而桓之爲子

受之父而三年之中仍無由爲諸侯也故此時而責人之母於魯必也惠公之母也隱皆忘之乎王亦從而忘之惟君子弗忘也禮經曰父在爲母期父喪三年之中則仍爲母期也惟不忘父故也

仲子之未夫人惟公羊知之悉故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明乎桓之非適矣曰桓何以貴母貴也曰貴明其是妾矣曰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不繫君而繫子明乎是妾非夫人矣曰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若在惠時已稱夫人何待子爲君乎故仲子之非夫人惟公羊知之最悉也

穀梁曰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謂夫人之絕者也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謂妾也此言一貶哀姜而凡夫人之失正者可知一正成風而凡妾而稱夫人之非正可知也公羊則但明致哀姜之爲以妾爲妻焉文姜之爲齊媵女焉又上之極於聖姜之不得繫君焉三者皆夫人之非正者也而於妾而稱夫人之非正一若弗知也者此何以故哉積惑久之一日思之不覺自笑夫人之非正者以妾科之則其本是妾者尙待言乎董生曰覩人情之所易惑者而大明之又曰於其嫌得者辨其不得然則其不嫌者無待辨也妾繫君而妾繫

子此一索而得者也文姜旣絕於君故繫子再索而得者也哀姜未生絕於君故暫得繫君此三索而得者也何邵公之智足以及此其未及此徒以無解于聖姜之故耳向使肯求助于穀梁則惑易解矣故曰離之則傷

讀公羊至聖姜之傳以爲峻極之義矣讀齊姜與繆姜而又歎其更有進也曰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宋胥之曰公羊之云無聞焉者其謂性與天道與杲因而推之公羊之曰則未知者其謂堯舜之道與大抵公羊之曰則未知者則必充類之義之盡而其說必在穀梁是故十二元年之義極於定之即位

則曰則未知焉夫人之義極於從君則曰則未知焉依此以推凡公羊之云則未知者皆可識也夫人之義極於從君何也隱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穀梁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此明春秋之無正夫人矣君非正諸侯故其妻亦非正夫人也大抵公羊之所知者一國之內也所未知者天下也聖姜之不得繫君以宗廟臨之而知之也公羊則知之矣齊姜與繆姜則須問諸天子而後知則公羊之所未知也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昭公始則自昭以上皆命於天子也而曰問諸天子何也記之所云謂

其事也春秋之指則其義也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此則所謂其義也

隱妻從君則何爲卒而不書葬傳不有曰變之不葬乎有變之不葬先有變之葬也春秋恆事不志凡志變也十二公皆非正諸侯而志葬皆變之葬也獨隱志不取爲公將以不爲諸侯終也夫爲諸侯受之君不受之君不爲諸侯隱固不知此義矣而其志不取爲公則有合乎義者也假而不弑隱得遂其志以不爲諸侯終春秋將取節焉猶將卒而不書葬因以見正者也不幸被弑其志不可沒也則於隱妻見義焉爾

公羊不知子氏未薨何也子氏未薨其事也當時之所知者也左氏既明之矣公羊不復說也未薨而以喪告之爲非禮當時人知之其未薨而必以喪告則禮義之未亡者也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昭公始公羊曰命者何加我服也書曰車服以庸詩曰王錫韓侯淑旂綏章今此傳曰車馬曰賵知賵之爲命矣曰喪事有賵知非喪無由得賵矣夫賵桓之母之爲諸侯之賵當時人不知矣惟史文知之是以必待公羊而後明也至於欲奉桓故尊其母欲得王賵必以喪告則當時之所匯行未失者也讀左氏則知之矣是故雖不親迎猶其守

卿逆爲大閑是故晉平公使卿逆繼室則諸侯咸賀夫人繼室非夫人也而使卿逆則夫人之也若夫媵則諸侯勿與知者也是故游吉如晉弔少姜而張趯甚之妾不體君本不得列於告命舍爲君母無由接聞於諸侯爲君母矣舍以君母之喪仍無由接聞於諸侯也此其所以必以喪告也故當時之以妾爲妻者紛然矣然但私貴之於暱晏而無由稱於竟外者則禮之所閑者大也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此之謂也

左氏記事亦有翦裁故國語所有之事而左氏弗錄於史記所有亦然此皆有說非漫然也魯世家言惠公嬖

妾生子息息長爲娶於宋女至而好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左氏弗錄但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此以見仲子之本歸隱公矣曰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此見惠公私貴仲子爲夫人而未嘗有命矣何也設非貴之隱何爲而奉桓也設旣有命仲子旣是夫人又何爲而隱立也其文隱約多疑似則諱故也左氏有大閼焉入後君之篇無得復言先君之惡春秋始隱無惡之篇此其所以尤隱約也隱約則多疑似公羊所謂使若然也然諱必有所見雖至深隱必有所見故曰春秋推見至隱也此之謂推見以至隱奈何習讀左氏全書而可知也繼室妾也其又有來歸者尤必妾媵也此習讀左傳而知者也然則仲子而歸惠公則無爲魯夫人之理矣元妃無子而繼室生子隱公則他日宜爲魯君者隱也以將爲魯夫人故而歸於我其爲歸隱可知也周公至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娶必世昏姻故事也而今一生隱公一生仲子其將爲嘉耦又可知也後師謂惠公逆禮再娶此足以明其不然矣三傳之相乖異首在仲子一而再再而三乖異屢出又莫若仲

子惟史記之云則三傳悉合聯舉一隅公羊據公意據公意恰是隱之母也穀梁據命據命恰是隱之妻也意行於封內者也命行於竟外者也公羊每言封內穀梁每稱踰竟也（以上夫人）

十二公之大夫先判卒不卒其卒者又判日與不日日月例公羊疏而穀梁密公羊曰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盡矣穀梁曰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傳猶未盡也今請說之曰所謂三世異辭者所傳聞之世小惡不日所聞之世大惡不日小惡不討矣所見之世雖大惡亦日無不日者矣此之謂三世異辭其所以異辭之故安在在桓二年以成宋亂之傳遠則不諱近則諱再近諱尤深也其究竟安在在定元年之傳曰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桓二年定元年之傳皆公之罪也何與於大夫大夫國體也是以相累也然則終不知其罪矣予曰凡公羊之云則未知者其義必在穀梁穀梁之隨極矣約其大指則將曰欲通穀梁之日義者須先知其亦是隨世異辭也故有先君之大夫有隱之大夫其日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者自謂先君之大夫耳不可以例隱之大夫也隱之大夫弗大夫者

也大夫而後日卒正不日卒惡弗大夫不在此例矣桓之大夫不卒者也卒而後日正不日惡不卒者不在此例矣然則公子牙正也乎曰此另是一例此時難遽說請先往下讀讀至公子季友與公孫茲雖曰此二人何爲復發大夫日卒正也曰此可見其餘不復發者之雖日卒而不正矣日卒至多而正者至少是以遇正輒發焉用以別其餘之日卒而不正者爾其餘之日卒而不正何也曰臧孫辰坐視二君之弒而不問者也以爲大夫於莊閔僖之際季孫行父之事君奉其教者也以爲大夫於文宣之際此二人之不正明則莊閔以後襄八年以前中閒諸大夫之正惡與否燦然矣此中閒諸大夫除去疏者不卒二人不在此例公弟非大夫不在此例刺大夫二人自爲一例亦姑別出之其餘惡者不日卒一人爲一倫其餘嘗爲大夫於莊閔僖之際一人爲一倫文宣之際一人爲一倫雖未値此際但爲宣之大夫則亦不正者也此爲一倫雖未見於宣年但見於喪年之中猶宣年也則亦宣之大夫也此爲一倫其等雖有差總之不正者也此其所以雖日卒而不正也其日卒正者三人耳其不日卒惡者一人耳而三人又各不同季友與臧孫辰所値同而季友能治內難故得見正公孫茲未爲大夫於莊閔直僖之大夫耳故正公子偃之正與公子買比觀之正字之止義也今姑不暇說但與諸不正者較則偃獨無罪故正也夫所謂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者謂本有正大夫者耳本有正而後言正不正若旣無正矣何何正不正之言乎故自襄八年以後一例皆日其說蓋在外卒葬甲戌楚子旅卒之傳也曰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襄八年以後內失正矣大夫國體也國無正其大夫何正之有此其所以一槪皆日也若曰是日而不言正不正之例也夫自莊閔以後襄八年以前其日卒而不復發傳者則亦日而不言正不正者也所異者文宣之際正不正由君得而非以國得也莊閔之際其不正由大夫而得而非由君得也由大夫而得不正猶可言也由君得不可言也由國得尤不可言也故隨世異辭諱也

言及此可進推公子牙之日卒矣前乎此者先君之大夫爲一例隱之大夫爲一例桓之大夫爲一例矣牙莊之大夫也則亦自爲一例者也後乎此者莊閔僖之際爲一例文宣之際爲一例襄八年以後爲一例矣而詳別之則又各有其倫焉然則牙亦爲一倫者也而何患

乎其無別邪難者曰別則別矣無乃太隱乎且牙之惡傳無見焉何邪答曰春秋推見至隱穀梁如乎春秋之隱見者也牙之誅不以爲國獄則固穀梁之所不言也雖不言也義未嘗不及子曰予欲無言謂春秋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春秋之至深隱處也卒之惟此事人人皆知故曰莫見乎隱也

公羊所見之世如以定元年傳則定哀也如以孔子生之傳則襄二十二年以下也穀梁以襄八年爲限斷何也曰此可見三傳相應之妙矣八年以後孔子生以前此十四年中大夫之卒者誰非仲孫蔑乎夫蔑爲大夫

於宣者也雖無內失正猶不正者也二十二年以後之卒者誰叔老也設非內失正則正者也故斷自八年與斷自二十二年一也而所見之世之所以異辭者其義要在八年公羊舉其辭穀梁晳其義而左氏又恰有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事深推曰義乃若見三傳之相視而笑焉

公子偃之爲正字之正義何也欲識日字先識名字公子買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公子偃先刺後名殺無罪也先名後刺之爲殺有罪何也陳文叔之不名天子之命大夫也單伯之不名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是則雖

大夫也苟有天子之命斯不名也諸侯不生名而絕則名絕者以王命絕也是則雖諸侯也苟絕於天子之命斯名者也且諸侯之不生名而卒則名也人知其例而不推其義也其義奈何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受命於父但爲子而已子道正矣受命於天子而後爲諸侯臣道正矣春秋時諸侯但有受之父之正而無受之君之正故凡傳之曰諸侯日卒正也者皆但爲子受之父之正也本宜名者也然而春秋之不輕絕人也苟有正之可望則姑寬以侯之若曰此時特尙未朝耳安知其不終朝也故非失地見獲及諸大惡罪至於絕王命

者則徐以侯之此諸侯之所以不生名也至於卒乃無望也已此所以卒則名也然與卑微之國稱嫌之君及諸貶絕之倫則有閒矣故以日卒正焉若曰惜哉以爲子受之父之姿而缺此一朝也今而後無望也已故凡傳之曰正者必其本有正者也本無正何正之有必其有不正者也無不正何正之有故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曰桓無王二年十年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正終生之卒也正以正隱正其子道之不正也王以正與夷終生正其臣道之不正也子道有正而後正其臣道易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孝

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是故十二元年之日正者正子道也若曰爲子受之父正之始基立矣他日爲諸侯受之君基此矣曰諸侯日卒正也者正其臣道也若曰爲子受之父正之始基立矣惜乎其爲諸侯未受之君也大夫日卒正也亦然若曰其爲諸侯之大夫也無罪正之始基未失也可以爲天子之命大夫者也惜乎其缺此一命也故公子偃之先刺後名殺無罪也若曰此大夫本有不名之望而今無望也已非其人之罪也其君刺之絕其望也是何異於諸侯之不生名而卒則名也乎公子買之先名後刺殺有罪也若曰此大夫自有罪雖不刺猶名也是何異於諸侯之有罪而名絕者乎是故觀於公羊但知諸侯不生名其名者絕也至於大夫則將以爲常例宜名者也觀於穀梁而後知大夫之命於天子者不名也然猶未知名者之爲有罪而非其常也必待觀於二刺之義而後知之故曰日卒正之止義也

讀公羊但知卒爲一門殺又爲一門穀梁而後日弒正卒也乙酉刺公子偃之爲日卒正也公羊日月例疏而穀梁而後觀其會通也

公子偃之爲無罪何也大夫國體也其君之惡必累焉孟子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逢君之惡其罪也戍衛何惡得罪於天子也不可使往君之惡也遂公意則長君之惡者邪是遂其君爲天子之罪人也諸侯之大夫欲無得罪於天子必先無得罪於諸侯欲無得罪於諸侯必使其君無得罪於天子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治諸侯與治大夫一以天子之命者春秋之義也在穀梁矣公羊之治大夫則但以諸侯之命者也故春秋之義有時而爲公羊之所未知也

凡公羊之曰不可使者皆謂義不可也欲爲諸侯受之君必先爲子受之父欲爲天子之命大夫必先能爲諸侯之大夫大夫與諸侯同也而有異焉者爲子子也爲諸侯臣也爲天子之大夫臣也爲諸侯之大夫亦臣也諸侯始於爲子而大夫始於爲臣何也對曰否非此之謂也爲子始也爲臣非始也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始於事親爲子也中於事君則爲天子爲諸侯爲大夫者也爲子一也爲天子爲諸侯爲大夫不一始事同而中事異也故有天子之孝有諸侯之孝有卿大夫之孝有士之孝有庶人之孝五章皆中事也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也此言自天子至於庶人其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同也終始皆同而惟中

事有異異者其位而有不異者其爲事君同也故孝經言終始而不言中而天子至庶人五章皆中事也春秋言終始而不言中而自卽位爲始甍葬爲終之外皆中事也天子自崩葬之外皆中事也大夫卒與葬外皆中事也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春秋傳曰諸侯非民事不出竟君非民事不舉民者君之本也有君以爲民也故自天子以下其中事莫非君事卽莫非民事也（以上）

（大夫）

大夫但志卒而諸侯兼志葬何也大夫但正其臣道而諸侯必正其子道也諸侯子道不正故也諸侯卒以正其爲子葬以正其爲臣是故諸侯之卒猶十二公之元年正月諸侯之葬猶內大夫之卒也

春秋日月例之羣見以爲萬無通理也由所以求之者左也嘗謂律例一條必另是一例未有重複雷同者也而說春秋者顧以爲例只一條而責諸其重複雷同此其所以相左也見傳之曰日卒正也則舉經之凡日卒者而皆責以正曾不知日卒至多而正者至少惟然故遇正輒復發也知大夫則知諸侯傳曰諸侯日卒正也其複發者十不獲一也其不複發者則皆日而不正者也然則何也曰是所謂稱嫌者也雖然不可以一端盡也故傳之曰諸侯日卒正也諸侯而後日卒正非諸侯者不在此例也且也卒而後日卒正不卒者不在此例也且也正而後日卒正不正者不在此例也故曰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故有中國有卑國有夷狄而三者又各有進退而其進退又不一致也是故中國而對卑國夷狄言之中國爲一例矣於中國之中而析言之則又各不同也是故一國一例也（此語聞之何夙孫）有卑國又有微國何也王人卑者也人微者也此卑與微之辨也九州本中國也蠻夷戎狄謂之四海自小雅盡廢四夷交侵至於今戎

制之故有州不如國國不如人人不如名名不如字此夷狄與卑微之等乎春秋惡惡而正不正天下有道子不與易故春秋始於無正也深責至正則春秋無正諸侯知春秋無正諸侯而原其始又莫非諸侯則卒葬之日義可推矣其本之皆諸侯何也皆有其始封皆命於周廟者也是故夫差欲襲其籍於成周則一旦進而遂子矣知有祖故也然但欲之而已未能爲之也是以終於不臣也如何而後臣朝於周受命之謂臣春秋諸侯無朝於周者故曰非諸侯也非諸侯則何也曰子也是故春秋子曰卒內大夫曰卒外諸侯曰卒一也是故公

羊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不曰薨而曰卒是大夫也公羊其文也請問其義孟子曰諸侯能使人爲大夫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春秋時諸侯正者受之父耳則受之諸侯者也是大夫也故曰子卒日卒正也大夫日卒正也諸侯日卒正也明乎其同在一等也夫人薨葬之傳曰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文曰薨葬義自日卒葬公羊曰內無貶于公之道春秋之文內無貶於公之道也穀梁則曰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於文無貶而義則無所不至也故於公亦有之曰于卒事乎加之然則公薨葬亦曰卒也是故有卒之日義而無崩葬之日義非無其義也其爲傳也隱也是故上以下比內以外比內比觀乎子卒大夫卒之義外比觀乎諸侯卒葬之義而可知也是故諸侯卒葬宜以一國爲一表又須卒葬相屬也又須別日卒時葬爲一等日卒月葬爲一等月卒日葬爲一等日卒不葬爲一等其月卒者亦以是別之其時卒者亦以是別之其日卒而傳不曰正者別之以稱嫌其月卒月葬以下別之以不葬稱嫌者父命之所絕也不葬者君命之所絕也先別其惡之重者而後輕者可徐理也先別其惡之顯者而後其深隱者可進推也譬諸

醫方一人或兼數病先治其新感而後其舊傳可徐及也先治其顯見獨有之病而後其隱伏共染之病可深觀也卒葬其處方也而其受病則在生前執方以責病病得而方可知也病狀百出而方只時月日進退而爲之病雖多而有其本不外子道與臣道是故父命君命可以治百疾也春秋垂方以療後世者也取方之備而已是故一國一例也不爲其複也（以上諸侯卒葬之日義）

諸侯志卒志葬天子志崩不志葬何也有不葬而後志葬無不葬則何志也天子何以無不葬不葬者人絕之也天子有天絕而無人絕故無不葬也天子何以無人絕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天子無不若於言故無人絕也天子何以無不若於言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天子人之大上更無人在其上者在其上者惟天是故天子但有以道受命於天而無以言受命於人是以葬桓王之傳曰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於辛丑葬襄王復發焉而易其義不疑爲其道不疑而曰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比觀焉可以識道與義之辨矣義人而道天也何爲葬桓王曰人而葬襄王曰天葬桓王故在葬之者也人之

變而不之葬也葬襄王故在襄王不葬之辭襄王自取之於天非人之變而不之葬也觀於此可以知諸侯之有不葬之義矣傳曰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弒君不葬滅國不葬夫有變之不葬必先有正之不葬諸侯之有正之不葬則以王命臨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是也失德弒君滅國之不葬則其下之人不之葬也宋公之不葬失民也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爲人上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爲君哉此失德不葬之義也民不以爲君而不之葬故曰變也天子無疑於不葬無正之不葬也而有危不得葬則變之不葬也甚而至於有不葬之辭則天也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言有常而無變道兼正變者也春秋之辭兼人言與天道也

復加曰字語更端也論語有之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是也穀梁尤多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此莊不志崩之傳也而發於此故加曰字以別之非不志崩之傳則何爲發於此其所以失天下之故在此也春秋十三王不志崩者三得不葬之辭者一穀梁各一舉爲察其所以皆葬父之故孟子曰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又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然則天下之事以事親爲本而葬父又本事之大者也天子之子而失天下不於此事失而奚失也

釐之不志崩蓋以繼莊故邪頃之不志崩左氏有說文十年秋七月及蘇子盟子女粟亦惟左氏有傳而莊釐則隱約殊甚合左與穀乃若可見仍不甚察以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爲譜然後傳指燦然可見子長多識古文故漢以後足爲傳之羽翼者惟史記然傳非有脫略人自讀之未熟洽耳朱子謂讀大學熟則無用或問又熟則無用章句資於史記以通三傳者當識此趣

少讀左傳怪其記周事不詳讀穀梁而後見其至貫屬也韓文公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春秋之志周事提要在崩葬而崩葬之指在穀梁志崩以見失天下與否志葬以危其不得葬持此以爲綱領乃見左氏之記事至詳備至貫屬也或寥寥數言或長篇大論（長篇如賓孟起寥寥如頃王立故之類）或逐事而解書法（如爭政不迒之類）或藉端收繳全篇（如錄王子朝告諸侯之類）得其意指乃見十三王之崩葬只是一篇得失昭然安危惟所自召尊卑惟所自取則無他故惟能爲父之子而後能爲天之子而後能爲母之子也崩葬者終始也爲父之子之事也則公羊置勿與知（但曰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公羊所知者此而已）而穀梁始詳說之春秋書王使十有六此中事也爲天之子之事也

爲天之子則爲君者也此十有六事稱天子一稱天王十有二稱王三此所謂三稱者也公穀各有說焉（說三稱是一條說十六使事又是一條）而其所以不同者由其說崩葬不同也王使十六之外又有天王出居于鄭此亦中事也爲君之事也而其所以失天下亦由於爲子之失道則公羊說之公羊每詳於事母也

二傳說崩葬何爲不同穀梁別爲子與爲君而著其畔界者也爲父之子一事也爲天之子又一事也公羊於此每欠辨晳非公羊之弗辨晳也所據之世然也一據大道爲公一據大道既隱而天下爲家言之也（穀梁亦有事母之道則在天王殺其弟佞夫之傳也）

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何謂也曰此王者與三稱之傳也元年春王之王王者也其或稱天子或稱天王或稱王三稱也公羊曰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言惟此王字指謂王者而王者指謂文王惟此爲正其餘三稱皆非正也通也通濫之傳曰故於是推而通之是也是故二傳或曰王者或曰天子曰天王曰王人之見之者以爲隨意

拉襍無定而不知其一一各有當也且夫公羊止說到此乃若三稱之詳則至穀梁始說之也三稱之義則何爲發於葬桓王而且次於桓不志崩之傳之後曰此可以見尊卑之稱之由於此矣是故春秋稱天子者一傳曰見一稱也此所謂尊稱者焉稱王凡三其一莊王不志崩者也其二襄王有不葬之辭者也皆子道失也攷其使事又皆不君者也豈非稱王最卑也乎其稱天王蓋較尊於稱王而卑於稱天子也逸周書王子晉曰善及四海曰天子遠被四荒曰天王然則荒服稱天王也是故國語句踐稱夫差天王句踐者於越公羊所謂未能以其名通者也正是荒服故稱天王矣譬今荒遠之人知稱大皇帝不知稱皇帝稱皇上也或疑國語周書之言內傳不錄或者不中經指則請更徵之傳莫著於首止之傳矣曰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朝曰天子致曰天王明乎天王之卑於天子矣

三稱見於曲禮最詳蓋春秋之所因也又見周官禮後世顧謂孔子自造此稱疏矣謂天王稱於天子舛矣

後人說王不稱天但知求其故於本條之事且謂傳之漏略無其說也由不知穀梁自有三稱之傳故也其不知穀梁有三稱之傳由但知求尊卑之稱之故於使事

而不知求之於子道也使事者爲君之事而崩葬則爲子之事也今請比觀其爲君而先比觀其爲子則請抽出三錫命而先比觀之夫三錫命之事錫桓公命最劣則稱王錫文公命次之則稱天王錫成公命較優則稱天子此以君道求之而合者也更比觀其子道錫桓公命者莊王也子道最劣則稱王錫文公命者襄王也子道次劣則稱天王錫成公命者簡王也子道較優則稱天子此以子道求之而合者也又請比觀三稱於十六使事稱王三一錫桓公命一含賵成風一會葬成風皆失君道之甚者也其稱天王使者十有二其事皆不正而未甚者也（十二事中亦有大失道者特義在下）此以君道求之而合者也徧檢崩葬一門失子道莫甚於莊襄二王而稱王恰亦在此二王此以子道求之而又合者也既兩求之而皆有合可見其須兩求也然而穀梁三稱之傳不發於稱下而發於葬桓王之下則是以子道爲主也是故其傳曰三合然後生故曰天之子也可母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明乎尊卑之稱視乎其爲子也

難曰是固然矣然不曰天之子也乎夫天之子則所謂天子者也天子者則君也答曰何嘗不然哉然而孝經有之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莫非孝也則莫非子也始於事親則父之子也中於事君則天之子也有始事而後有中事能爲父之子而後能爲天之子也故曰資於事父以事君也此三稱之義之所以必發於崩葬也

難曰十三王之失子道者惟莊與襄稱王恰亦在莊與襄是固然矣雖然一襄也錫文公命則稱天王賵成風會葬成風則稱王是仍以本條之事爲斷也答曰何嘗不然哉然而人一定而事有變故知以人爲斷也何謂事有變以賵人之妾論之成風固莊公之妾也仲子獨非惠公之妾乎而成風既爲人之母仲子未爲人之母則君子以其可辭受之而曰惠公之母是事有變易也何爲變易其事所以全乎王之爲天王也全乎王之爲天王而不全莊襄之爲天王（錫命爲狩全天王之行也春秋於襄王亦有全之之處茲之不全指含賵會葬兩稱王而言之耳）豈非以其人邪

難曰惠公仲子惠公之母也僖公成風則亦僖公之母也均之賵人之母一爲可辭一爲失道之甚何也答曰此可見傳之又加孝公之妾四字之妙矣仲子未稱夫人而成風則既稱夫人也（文年夫人風氏薨是也）是惠公但母其母而未敢夫人之也而僖公則夫人其母是父以爲妾

於生前而子爲之立以爲其妻於死後也則死其父莫大於是故曰母以子氏此言有母以子氏而無妾以君氏也曰夫人之義從君此言有從君而曰夫人無以子而尊曰君夫人者也苟曰夫人風氏矣則是旣以爲莊公之夫人矣天子之禁無以妾爲妻君自犯之是亂夫婦之倫也子以父之妾爲父之妻是使其父不得正夫婦之倫也魯人亂大倫如是王從而含且賵焉是以亂大倫布令於天下也此賵仲子之所以猶稱天王而賵成風則稱王也

又有一事須比觀而別其輕重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

伯糾來聘難曰此聘桓也何以得稱天王答曰此事以三稱之辭治之恰倚在稱天王之等乃若其最大不然之失則另有他科之辭以治之不在三稱之科之內也天之子父之子母之子三子孰尊孰卑必曰天之子最尊父之子次之母之子卑也三稱孰卑孰尊必曰天子最尊天王次之王最卑也然則天之子稱天子父之子稱天王母之子稱王乎於是徧檢而比觀之失其爲天之子者每在中事失其爲父之子者每在始事中始並失則稱王是則合矣然而可疑者多端稱天子者一錫成公命者也錫命非正則君道未盡也宜若未足爲天之子也疑一稱天王者十有二（此尋數王使）七使來聘二使來歸一使來求一使來會葬一使來錫命此十有二使七聘者二聘隱三聘桓一聘僖一聘宣聘隱聘僖傳所謂聘諸侯非正者也聘桓聘宣則聘亂臣賊子不但不正而已也二歸一歸惠公仲子之賵賵人之母則可而其志以不及事故也一歸脤貫反正者也夫反正則宜若足爲天之子者也來求者求車也傳曰猶可來會葬者會葬僖公也傳曰重天子之禮夫曰天子之禮則宜若足爲天之子者也至於錫命錫文公命也與錫成公命均之非正則似不分優劣也凡此以事觀之而若有

參差者也更以其人一襄王也聘僖錫文則稱天王賵成風會葬成風則稱王則又似不但以其人而仍以其事者也總此以上諸難如何而悉得其解答曰春秋明王道王道者王者之道也中國之正道也惟王者之爲至正三稱非其至者也則無疑於非正而稱天子矣傳曰臣子大受命命者所大也春秋書三錫命備三稱是宜首先比觀者也錫桓公命者莊也莊子道最劣追錫不正其二稱並失則稱王當矣錫文公命者襄也錫成公命者簡也襄之子道優於莊而劣於簡錫文公命優於錫桓而劣於錫成稱天王當矣錫文公命何以劣喪

未畢也三年之中道在爲子而錫公命劣也若夫錫成公命直錫命之爲非正耳非正之外無餘譏也襄之子道何以劣非不志崩失天下也其故由葬桓王子道失矣襄猶志崩未盡失也然而得不葬之辭是其劣也若簡王則直不能三年之爲子道不盡耳無他故也此其所以稱天子也且夫子道如襄君道如錫文公命而猶稱天王則無疑於其餘之稱天王者矣若夫歸脤之爲反正會葬之爲天子之禮則夫會葬成風傳不且亦曰禮乎會葬自禮會葬成風自非禮也則會葬僖公亦未必盡如禮也何也僖非受命之諸侯也而諸侯之則非

正也而且僭諸公非正則不逮王者又僭諸公而會之葬則不逮稱天子也稱天王宜矣石尙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行脤之爲禮亦猶會葬之爲禮也然而曰反正何也行禮於魯正也公羊每混君與國而一之穀梁每別而二之故曰春秋有論天下之言焉有論一國之言焉有論一家之言焉其言來有外魯之辭焉哀公以邾子益來爲外魯之辭則天王使石尙來歸脤其辭之將有所外不可不察也

難曰錫桓公命錫亂臣賊子也置此不言而但討追錫之爲不正甚何也答曰然可以得聘桓之指也矣且夫春秋有大閑焉人子孫之世不追議先君此不踰之閑也桓之得受王命則自其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始矣曹公子負芻殺太子而代立晉不即討踰年執諸會春秋書會曹伯晉人執曹伯曹人請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晉人無以應也會而執且然而況桓王之所使聘莊王而能追而正名之曰賊乎哉故曰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如此而已矣然則失道豈非在桓王之使聘乎曰然然則桓何以得稱天王答曰春秋之多術也蓋在多設之等三稱非其至峻之等也其上更有一等傳曰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于人也以言受命是故

有言界有道界夫曰稱則在言界者也若夫道界則所謂予欲無言者也桓王之聘桓春秋以爲是王道之大變其失非僅與錫桓公命賵成風爲一等者也而亦非三稱之所治者也是故各如乎其等焉故以言命治之則猶在稱天王之等者也而以道命治之則變至於不爲年者也推至此乃歎師說三科九指之善也（以上天子崩葬）

鄭東父遺書卷一終

鄭東父遺書卷二

春秋說

三科九指曰時月日爲一科天子天王王爲一科譏貶絕爲一科每科三指是爲九指自今覩之足以舉春秋矣且夫春王正月春秋之三科也春領時月日王領三稱正領譏貶絕譏貶絕之所不能治者歸之三稱三稱之所不能正者歸之時月日時月日天道也則無所不治矣故曰足以舉春秋

二傳之始未嘗分爭也於師說三科見之矣夫公羊惟於譏貶絕一科稍詳爾至於三稱引其端而已其說弗

詳也至於時月日一科尤弗詳也詳之者皆在穀梁故三科九指之說必其兼治穀梁者也然而穀梁無師說有說皆屬之公羊師蓋有以知二傳之相銜接也譬之孟子曰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此科字之義也師以爲二傳亦猶二科也盈乎公羊而後進之穀梁公羊其首也是以有說咸在焉而於穀梁無說也曩嘗竊譬二傳如一篇而分上下由今思之莫如科字之爲罕譬而喻矣

時月日一科則卽後師所謂日月例也孔巽軒曰千載知日月例者惟一趙東山夫趙東山當舉世不信而能勤求其說又不受何邵公牢籠謂之千載一人可也惜其不能依傳求通而以心意議之是以不能悉合也夫趙君之有所得之者未嘗不由傳也惟遇滯而輒遯之傳外而以意自爲此其所以終於不達也董生曰春秋無達例此亦深造之言也然惟局於公羊則有不達耳何也非其究竟也卽如日月例穀梁多於公羊十倍緒愈多則疑難亦愈多然乃可以達矣何也其究竟在是也孟子曰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且如桓盟不日此特桓盟則然耳公羊但舉一隅其餘

皆置不論何氏顧欲以例全書何由達乎范武子說穀梁而用何氏沮滯百出宜矣爲何氏計宜知公羊尙未說完爲范氏計宜求之本傳偏檢而比覩之也大抵春秋不許人自出主意虛中以聽命於傳卽又甚明白易識也穀梁盟義隱爲一例桓爲一例齊桓爲一例傳告人極明白隱公時之盟例起根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日之以謹信故渝盟不日惡其食言也夫日固不如不日（此時月日之大例）然盟亦本不如不盟故盟從謹日起例也從日起根故渝盟則不日不日又劣於日也大夫國體也與公親行同故亦日也春秋貴內詳故內盟日外盟

不日也卑者之盟不日比諸外也外盟而日謹參盟之始也以上隱公時之盟例例之起根處也桓無王者也非中國矣故曰桓無會也盟者會中之一事無會則無盟也故桓之盟會另爲一例春秋以爲是羣戎之相聚而結約者也夫日以謹信雖不如信者之不盟及盟而信者之不日然固責其信也惡其渝也謹信惡渝豈所望於羣戎之相聚而爲惡者邪故桓之盟會其日月一概全變說者顧猶執隱公時之盟以例之奚由達乎雖然以上義例須是穀梁方說得公羊局於內脅者也則內無貶於公之道何由說到此乎既不得說桓則併隱亦置勿道惟是齊桓之盟不日此乃盟中最上一格僅亞三王一等故胥命曰近正而桓盟不日信也是公羊之所說者而已夫穀梁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其義高矣大矣公羊之所謂近正者在穀梁但曰近古而已不得曰近正也公羊止知不盟之爲正穀梁則更有高於誥誓者焉不盟非其至也雖然上之及五帝而下之不道今茲世自亞於三王道自行乎五帝故曰樂道堯舜之道也故二百四十二年之盟其事皆齊桓之不逮而春秋之義自行乎其中則穀梁之所說者是也故曰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之也盟

者不相信也故日之以謹信既信矣故不須日也夫內盟從謹日起例故渝則不日其不日劣也桓盟從不須謹日起例故我貳則日其日劣也夫公羊惟說桓盟不日故我貳則日與穀梁同也至於葵丘之盟之日公羊以爲桓德衰公羊以諸侯爲主者也穀梁以爲爲見天子之禁故備日以美之穀梁以天子爲主者也每一門中自下而上推到極處二傳必出歧異而其所以歧異大抵由此則又全書之大例然也齊桓既沒諸侯之盟信不逮桓劣亦不至如魯桓之無會大抵內與則日外則月又外則時略如隱公時之例據此爲例而新義時時間出以至終篇也晉文主盟踐土翟泉公皆與焉然而或日或否者會諸侯則日會卑微則否也（翟泉之盟左氏曰王子虎及諸侯之卿也爲罪不會公侯故貶稱人二傳不探其情直以爲卑者微者蓋日後條無異也三傳中有此一條）文公時垂斂之盟內大夫與而不日者蓋以爲是大夫之盟也及晉處父盟日公與者也于匽不日略之省邪其餘六盟蓋皆蒙常例無變者也宣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前定之盟不日也辰陵不月外之外也清丘不日左氏所謂惟宋可以免焉者也斷道之日公與者也以上宣公之盟不用桓例而用常例者主盟者在晉也成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不日而時

蓋劣於虛朾者也爰婁之日吾之四大夫在焉故邪其餘諸盟皆日皆公與也于蒲公與而不日諸侯咸貳也十有八年十有二月仲孫蔑會同盟于虛朾其不日蓋以無公命故邪赤棘及故時虛朾會故月邪垂歛之不日蓋亦猶在喪年也然則及晉處父盟之傳指可推也襄三年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十有六年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正在大夫矣（公羊曰信在大夫）然而其盟猶日猶責信也猶有信之可責也十九年諸侯盟于祝柯不日昭十三年諸侯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而日其日善是盟也則其不日可知也二十六年鄟陵之不日公在外

也公在外則其盟何以不日非宗廟之事也公西華曰宗廟之事如會同公羊曰古者諸侯必有聚會之事言辭必稱先君以相接是故齊侯唁公于野井公羊詳錄焉而曰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以上盟之日義）

十二元也薨也葬也子卒也夫人之薨葬也大夫卒也諸侯之卒葬也天子之崩也與其志葬也凡此諸門惟薨葬一律皆日無參差則傳不言其日義其餘皆時月日變換則傳必皆言其義例此亦可見傳之非妄發且周備矣抑傳不日國之大事日乎公薨夫人薨葬我君葬我小君國之大事也天子崩亦國之大事也然則國之大事日五字是此五事之日義也抑傳不日恆非不志乎此五事在恆則恆在變則變苟在春秋斯其變也且夫事小變小事大變大此大事之所以日也日月莫非謹也卒葬之日義莫非正也比觀其凡有傳者而其無傳者可推也

少讀春秋而有疑焉曰何獨不爲周設一謀乎既問託王於魯之說姑擬議焉半釋半不釋也讀五石六鷁之傳而後知春秋之王道在辭而其伉者尤在日月義也夫前此何必不見此傳然而不信是以讀之不審但知日月之爲例而不知其有義也但知諸稱之有譏貶絕

以見義而不知時月日之亦是其辭也諸稱之所治者小而日月辭之所正者大故曰正領譏貶絕也諸稱不如三稱三稱不如時月日古之造文者三畫連中爲王時月日一科譬則其上一層也春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時月日之義其上律天時者也子曰下學而上達此取譬焉則亦將由諸稱而上達三稱由三稱而上達時月日也

石鷁其微者也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學者當觀乎人事也傳曰國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夫不以日則亦不以月

也故曰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人知元年例求正月而不知其爲有所謹也凡傳之曰故謹而日之故謹而月之者此其舉例矣曰以年決則爲年之爲正舉月不正也人知定元年無正月之爲變而不知隱元年必舉正月之已爲變也春秋恆事不志也甚則日不甚則月也十二公之即位其爲變也小故月之定之即位其變大故日之也君何而後爲至正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爲然則三年爲子畢喪制於周受命而後爲諸侯是爲正矣故曰踰年即位屬也故曰以年決也若曰但觀其

年正否已決也是故公羊好言篇而穀梁不言篇公羊不幾踰年即位故分篇而斷觀之穀梁則合而觀之也此十二元之年月日義也

視於三決而後知時月日之莫非決也觀於所不決而益知其所決也何謂三決決日義一也決不日而月二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三也是謂三決年月日各一舉知其餘之莫非決矣何謂所不決夏五傳疑是也明乎夏五之外皆所不疑也夫夏五之爲夏五月十有九也人將以爲無疑也而春秋疑焉曰焉知必是月字乎苟有毫髮疑不敢決也然則其餘之凡曰日凡曰月凡曰時者皆其信而無疑者也

欲知盟之日義先知隱桓各一例欲知各一例先知桓無會欲知桓無會須比觀可以出會與可以會之傳也穀梁之有複傳穀梁之門也所以善誘人而導之辨也易曰困德之辨也是故非困則弗辨也穀梁之有複傳學者之所困也傳豈好困人哉非此則弗辨也故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故曰傳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明善之學終於能辨者也春秋之義不辨不出比事屬辭辨而已矣雖然越傳而遽比經未必能辨也學者當知比傳也隱二年會戎之傳曰知者慮義者行仁

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桓十有八年會齊侯之傳曰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此兩節所謂複傳也而有不複者向曰出會此曰會也向施之會戎此施之會齊侯也非直齊侯凡桓之會諸侯皆蒙此傳也桓與諸侯會當諸戎之相會也春秋有諸侯之會而無諸戎之會故曰桓無會也

穀梁複傳最多有一字不異者則其比必在其不複發者如繼正即位正也六字於文發之於成弗發也人將以爲舉一隅而已者也然於襄又發焉於昭又發焉而

於哀又弗發也然後知其遇正輒發也成繼宣哀繼定非繼正者也然後知所以繼正者不但有正終必其有正始者也因此可以比觀三路寢之傳春秋書路寢三傳三發焉此三事自相比者也有正始而後謂之正終宣之薨于路寢不可曰正終也莊若可矣然不如成是故傳三發而各異夫宣與定皆無正始宣易知而定介疑似者也惟此複傳決之矣莊與成皆有正終然成則以齋終者也莊則幸而既病而能居正寢得以齋終者也亦惟傳辨晳之又如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九字不發於隱七年初見而發於九年而於宣十年王季子來聘復發聘問也三字一若隨手拉雜都無條理也者而不知其大有條理也不發於七年而發於九年者以隱爲限斷也下對聘桓若曰惟聘隱之爲聘諸侯而其失爲非正若聘桓則非聘諸侯而其失非但不正而已也於宣復發聘問也三字若曰聘之爲問所同也至於下六字則非所施於此者也又如隱六年之秋七月不發傳隱九年之秋七月乃發傳曰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止發一半至桓元年之冬十月乃全發之曰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其俟九年乃發者下與桓對也若曰隱無遺時桓而後有遺時

也其留一半至桓元年乃全發者下與四年七年之遺時對並與九年十三年之不遺時者對也若曰桓年之有遺時是不爲年也然其故在桓而又不盡在桓也是故四年七年不爲年而九年十三年則猶爲年也夫然而其所以不爲年之故可推而知矣書曰王省惟歲年者天子之所省也是故春秋之變莫大於不爲年而隱無正桓無王文無天文之何則文無天是文之無天耳天下猶有天也若夫不爲年則非但桓之故也是天下之故也是故桓無王矣而二年與十年之曰王宋與曹自有王也文之無天亦然宋晉之曰文二年十年十三年之歷時而言不雨蓋文無天之見文與此三年之春夏自天下之春夏而文自無春夏也以桓二年十年之曰王比觀之宋說蓋是也定十四年之遺冬昭十年之十二月不繫冬繼此推之

不但本傳須比觀也又須二傳相比觀一事之相值一字之複見皆有義理比觀而屬讀之必有得也即如公羊曰納者何入辭也入者何篡辭也（此二句屬而著之此本傳自相屬也）既屬讀之矣穀梁則入與納總爲內弗受此二傳之相合者乎然而納有可而入無可也（納糾傳曰當可納）則穀梁加辨晳也公羊分而合穀梁合而分我入祊之入夫人入

之入納于太廟之納公羊皆分之入極入向之入公羊亦與小白入于齊之入分爲二惟小白入之入爲篡辭且穀梁則侵伐圍入之入與納入之入及夫人入之入及凡納字總爲內弗受極而至於周有出無入之入綜爲一入其爲合併也大矣公羊既分之後每一分中無分別矣穀梁合并爲一而於其中詳別之（傳多不可勝錄大抵全傳之中凡見入字之處倘錄之一字無遺則凡其首尾相屬完然成章是一篇入字傳以詁訓之學親之謂之入字與詁可也此屬辭之學也凡字皆如是屬之）朱子曰析之有以極其精而後合之有以盡其大今取譬焉則亦將曰其合而一之如君子之語大天下莫能載也其辨而析之如君子之語小天下莫能破也故學者能逐字各得其屬而後此字與彼字可比觀也卽如公羊好言微穀梁則有卑有微卑微之辨則卽在傳中曰王人卑者也入微者也兩句不在一處惟屬讀焉則不煩言而明矣而公羊之所以但言微亦可知矣是故一凡伯也公羊曰不與夷狄之執中國天子與諸侯等之爲中國而已穀梁則加崇焉此天子之使也有天子之命在不但執中國而已者也是故穀梁有戎衛戎胥及狄滕之類而公羊無有也穀梁有寰內諸侯而公羊無有也由此而推之兩部全傳字字皆可比也故曰公羊諸侯而穀梁天子也公羊非全無天子也其與周相交接則曰有天子在而退而自爲於其封內則曰上無天子矣上無天子者無明天子也故曰古者有明天子則襄公不得爲若行也天位殷適其號何嘗不曰天子而其行則獨夫也故湯武之有慚德不在放伐也子行三軍在懼與謀夫謀則預矣謂周公之伐殷先事不謀者愚也（明人著逸周書議酆謀篇）既謀之矣而責其志戴天子不忍者也大公羊固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武王周公繼志述事者也文王之志若絕無伐者則違孝何謂也孟子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惟道無過未之見則不能無過也如日月之食則不畏人見也文武周公之道則盡在公羊矣其過亦盡在公羊然而公羊不曰是過也非公羊之識劣也曰吾所聞之王者其道恰如是也故凡公羊與穀梁異趣之處大抵以此故也穀梁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夫微之與無其別則幾矣（古時已言微爲無矣）微而無之公羊之不如乎道其一端矣穀梁則雖微矣而戴之如天志未嘗須臾忘也求諸古者聖人以實之無見也是以知其爲孔子之志也

凡公羊之不如乎道而言之一若不知其非正者蓋文

王之道然也武王周公而有不如乎文王之道者斯公羊譏之矣取郜大鼎有譏父老子代從政有譏是也穀梁於此二事亦皆有傳一索見其同再索見其異三索見其所以異此縱比之術也不橫屬本傳不能爲再索不縱橫邪衺而悉比屬之不能爲三索也

一伯討也公羊子之而穀梁惡之然穀梁非不與伯討也於晉人執宋仲幾曰不與大夫之伯討也然則諸侯而有伯討穀梁之所與也特所謂伯討者不同於公羊之所謂伯討者耳是故紀子伯公羊無聞而穀梁則有其義焉曰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前一說明乎伯之由人推後一說明乎伯之不以齒不以爵也則以德者也孟子曰夫豈不義是或一道也夫義與道宜乎公羊之曰無聞也詩有之因以其伯夫因則道也韓侯爲百蠻所服不待爵命而既伯百蠻矣宣王因而命之爲侯伯故曰因以其伯故其序曰能錫命諸侯而其傳曰受命受命爲侯伯也詩曰伯傳曰侯伯而序但曰錫命諸侯何也書大傳曰錫弓矢得專征錫鈇鉞得專殺錫秬鬯得祭謂之命諸侯命諸侯卽侯伯侯伯卽方伯方者四方也四方四嶽是故虞夏傳曰巡守四嶽八伯八伯岱泰山兩伯曰陽

伯曰義伯大交霍山兩伯曰夏伯曰義伯柳穀華山兩伯曰秋伯曰和伯幽都宏山兩伯曰冬伯曰垂爲冬伯義伯蓋卽堯所命之羲叔和仲垂則舜所命也義伯或曰卽義伯之譌若然則義仲也大交柳穀幽都羲和所宅也惟此四伯是帝命往宅其陽夏秋冬四伯不由帝命蓋所謂因伯者也禮稱因母喪首因服有子曰因不失其親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太史公曰太上因之老子曰道法自然因之謂也莊十三年會于北杏之傳曰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眾之辭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之傳曰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眾也以下詳說桓之信厚愛民諸侯信之是其所以得眾也傳說伯字之義至此而紀子伯之傳義昭然矣而公羊之曰無聞其指亦曉然矣大抵傳無不成章一字必自有一篇首尾完備之傳大抵起隱桓尾沒乎定哀如大地山川脈絡分明而條貫如織文五綫綫長皆如其幅觀者能察其起訖卽組織之巧可得而覩也此有其術依辭而屬之已矣何謂辭卽如伯字自紀子伯起以下凡傳中苟見伯字者則皆伯字傳也依次編錄都爲一篇目之曰伯字傳卽傳指豁然呈露則見其首尾相應成章自明

不須更加注解也後之人坐不得其屬耳譬之纖綫長皆竟幅而觀者顧以爲纖綫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然舍傳而遽屬經方且不知孰爲辭而胡由能屬也學者當知屬傳公羊穀梁皆其辭之傳也傳如乎經者也故屬傳卽屬經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公羊曰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辭則丘有罪焉爾孟子三言舉三傳者也公羊三言則但其文之謂也春秋之文有此三者子之所革者但其辭也若夫其序其會一仍其舊無所革也後師每欲求孰爲史舊孰爲筆削而不知公羊明白之矣是夫子之言也

然則何以知孰爲其序其會孰爲其辭傳告我矣曰稱人討賊之辭也稱國以殺君殺大夫之辭也以是推之凡稱莫非辭也曰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時月日莫非辭也於以成宋亂復發焉西狩獲麟復發焉一發指大夫再發指十二公三發指全書也明乎凡傳所說莫非辭也傳之所置弗道者則所謂其序其會者也

文與事之相乖異但觀此傳可以解或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北燕伯是人陽是地納是人於是地文至

明也乃其傳曰伯子陽者何有此不通之讀乎答曰公子陽生也是何怪答乎然而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辭則丘有罪焉爾後人因事文義之不同也而疑傳始而分爭既則舉不之信至謂春秋本無傳三傳皆後人之所爲且所詆於傳者大抵夫婦所知則傳若至愚極陋者此皆早在春秋意料之中矣故此傳若曰問如伯子陽之不通答如公子陽生也之乖異是乃夫子面授之傳則其餘無足怪矣且文與事相乖異若此然而夫子不革且明知之而不革而其說則爲不能盡知之故親侍側者且不盡知奈何後之人妄欲盡知之也且乖異若此人將以爲不信也而子則曰春秋之信史何也從史文而不革不知爲不知是乃所以爲信也後人以心意議之改革經文自鄭君不免而啖叔佐自造義例改革經文數百大儒揚之其流日大以至於今春秋三傳盡爲後人自作之傳所掩此又早在料中矣特著此傳所以示人凡一問一答之傳皆夫子所面授不可因事文相乖而不信也所以然者春秋之文多仍舊史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此二者不乖異仍之乖異

亦仍之不知者仍之知者亦仍之皆不革也夫子之所革者但其辭耳然則學者亦問諸其辭而已若夫其序其會是乃夫子之所置勿道者未嘗欲令人知之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集注曰言孔子亦以史文記當時之事則謂其事其文指孔子之春秋也而講章時文舉而歸諸魯春秋蓋由不知齊桓晉文尤不知史文故也以今觀之自大道既隱三代聖王則皆其文則史也自六君子之外其餘賢者皆齊桓晉文之倫也其事則皆在左氏矣故公羊所謂其序其會者大抵見於左氏宋元學者不信傳義好致詳於左氏之事

其所講說大抵只說得其序其會者也

宰我子貢有若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而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此何謂也哉觀於三傳公穀之辭春秋之辭也左氏則謂之春秋之稱不曰辭也左氏記當時辭命極詳則當時之所謂辭孔子之自謂不能者蓋此辭也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又曰繫辭焉以盡其言古聖人之辭也二傳之所詳說春秋之辭孔子之辭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此之謂也表記曰夏道未瀆辭殷人未瀆禮然則殷瀆辭周瀆禮矣大學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書大傳曰聽獄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可與人共所謂吾猶人也至於爲春秋則夫子之所獨者也是故子之論辭實分三等則三傳分而載之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愼辭哉此與人共之文辭乎則恰在左氏齊侯唁公子野井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此古者諸侯之辭也則恰在公羊子曰石無知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

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伉矣此君子修業之辭也孔子之所獨者也王道之伉者也使無訟者也則恰在穀梁也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皆有志焉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不道桓文之事春秋之辭兼在二傳而無左氏之辭此之謂與

公羊曰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說其文矣而未了其義也穀梁曰其隕也如雨曰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豈雨說哉正說君子所以修之之

意左氏則乖異矣曰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則有以爲如雨者而雨也當日之事實也若然則將以爲二傳未見國史望文生義也（啖叔佐倡此說學者翕然從之以爲千載積惑一旦而解）則不修春秋恰反不在左氏而在二傳則知此說非也然則左氏之云何謂也曰此又可見謂左氏但據舊聞不知聖經新意者非也（趙東山謂左氏悉見史記獨不見策書蓋從此處變轉遇不能通便百計以求傳誤終不知自反其智矣）君子之於物也無所苟必盡其辭君子之易雨星曰星隕如雨所以盡其辭也盡其辭者無他至信而已矣三傳者合力共明其辭之盡者也左氏之解星隕如雨爲與雨偕也其初索也求諸其實有是雨也

故讀如雨爲而雨若曰必實有是雨而後曰雨此至信之心也有是心而後可以進於公羊公羊曰如雨者非雨也此今人口中之如字也曰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此古人意中之如字也今人不解作此問矣春秋之義不審問則不出公羊之云審問也不修春秋若彼君子修之如此所以啟穀梁也穀梁曰其隕也如雨先示人以可讀也設非穀梁誰解作此讀者設不由乎二傳何由識此讀之妙者三傳之指若曰無雨而曰雨不可也是無而爲有也非雨而謂之如雨必有說也不如雨而謂之如雨仍不可也是虛而爲盈也如雨之爲虛奈何

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謂之如雨信哉其如雨也今也不及地尺則是未接於地也謂之如雨不可也然則自其隕之所及者而言之其如雨者也而自其所不及者而言之則猶有一尺之不如雨者也不如雨而謂之如雨是虛而爲盈也曰其隕也如雨但計其隕則信如雨矣至於隕之所不及則辭亦不之及也是君子之盡其辭也

然則左氏之曰與雨偕非乎答曰左氏之非惟左氏之明之也曰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夜明則非雨也雨而星不見則不爲異也凡左氏所錄其中

時有自相乖異者必有見也則此傳舉一隅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今此星也不見於上矣不見於上而但著於下謂之隕信矣然直曰星隕則無別於隕石之在地者也此星之隕不及地尺而復曰其隕也如雨則但取其著於下不見於上之爲其隕如雨也

比觀如字春秋有公如有大夫如皆言乎其所至也是故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傳曰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惟奔莒之爲信故謹而日之也三月公如京師傳

曰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比觀焉可以識如字矣凡春秋如字皆以此觀之諸經傳記之如字皆以此觀之乃知三傳費力解一如字非得已也抑所謂用力則寡者也

卽如閔元年之穀梁傳曰繼之如君父也識得如字乃知必無絲毫不如君而後曰如君無絲毫不如父而後曰如父也此足以解惑而杜異說一矣且其曰繼之如君父其讀蓋亦曰其繼之也如君父則求多於繼之外者非也此足以解惑而息異說二矣

俞理初爲明倫大典謂明世宗爲武宗後此義著在春秋至明理初不信三傳故但引禮經喪服竊謂春秋四傳如出一口尤爲明白足徵信也文公二年躋僖公左氏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謂閔僖爲父子也國語曰今將先明而後祖公羊曰先禰而後祖穀梁曰先親而後祖皆閔於僖如父於文如祖也且傳極論昭穆而與後世之所謂昭穆異後世之所謂昭穆者謂子輩可以爲父輩後兄弟而相爲後之爲亂昭穆也經傳不然曰宗廟之有昭穆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無祖也所諍在祖禰之世次閔祖而僖禰之謂昭穆而躋僖於閔上之爲無昭穆也是故公羊於閔曰繼弒君不言卽

位孰繼繼子般也於僖曰繼弒君子不言卽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穀梁於閔曰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命者受國焉爾於僖曰繼弒君不言卽位正也皆謂閔繼子般僖繼閔是臣繼君也而臣子一例繼君與繼父同也而穀梁又加密焉謂子般未成君故不曰繼君然而但受國焉則繼之如君父也春秋之所務白者此義也若如後世民間過繼必責昭穆相當則當譏閔之繼子般僖之繼閔而傳無是言也若如明人之議則當責閔與僖並爲莊公後而不得爲子般與閔之後而傳恰反乎此也且後世坐不知繼君之義耳故夫傳之曰繼君也別乎繼父別乎繼君父而與後大宗者亦有不同也繼父者父死子繼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繼君父者天子諸侯之世子且爲子且爲臣謂天子諸侯爲君父也後大宗者宗子無子爲之後也有家之禮也繼君者天子諸侯無子以臣後也親之非父而尊之則君故曰繼君也繼君與後大宗何以異後大宗者繼祖也繼君則不但繼祖兼爲繼君此其所以不同也後大宗者或以弟則曰爲兄後繼君者亦或以弟然而不得曰弟不得曰爲兄後也此其所以不同也何爲不得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君臣之義也

是故君得弟其弟臣不得兄其君也是故經傳之正名有君父而無君兄而安有君伯父君叔父也弟兄不得以屬通則弟兄之子可知也公羊傳曰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喪服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公羊正同此傳有家者之禮也有家之禮與有國不同禮運曰大人世及以爲禮何謂世與及則公羊所謂父死子繼兄終弟及是也（牙曰魯一生一及亦是此及字）兄終弟及與有家之後大宗爲兄後者爲之子同

也而曰不同何也繼祖所同也繼君則大人所獨也是故閔僖兩元年之傳躋僖公之傳四傳僉同至仲嬰齊而公穀異矣穀梁曰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仍曰父子不曰王父孫也穀梁何爲如此則意者蓋曰有國者之禮非有家之所可同也後世之議禮者顧欲以民間過繼之禮施之大人此其所以不可行也且明人之議雖與有家之禮亦不合也記曰宗子有君道則喪服之傳與公孫嬰齊之傳是也嬰齊本仲遂之子與歸父本是兄弟今爲歸父後則父歸父而王父其父此與閔僖本是弟兄而僖既繼閔則文公當祖閔公正相似故曰宗子有君道族人不得不以其戚戚君位也夫位則君臣之位也宗子有君道耳且然而況天子諸侯既正君臣之位者乎向使明之諸臣而知此義則無事紛紛爲矣僖繼閔曰繼君然則世宗之繼武宗正是繼君也閔之繼子般非父非君而繼之如君父然則繼君者義當繼之如君父可知也何謂繼之如君父世子亦臣亦子謂君爲君父其繼之也爲喪主也爲祭主也斬衰三年臣子之服皆然非繼君父者之所獨也居倚廬三年不言及或卽位而哭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凡此之類則繼君父者之所獨也臣有官守不能終日居

廬不言也諸子不得爲喪祭主也故曰繼君父者所獨也繼君者一切如之是之謂繼之如君父也志曰喪祭從先祖然則世宗之繼武宗一切如先朝故事而已矣故曰無事紛紛爲也

然則謂孝宗爲王父謂武宗爲父可乎曰在後世則有此難在古則無此難非無此難古人既有以處此難也夫不曰天下爲家而大人世及以爲禮乎自三代既有兄終弟及之禮夫豈不爲之所而待後世之始議之邪古者有之而孔門不錄使後之人無所法守又無是理也後之人自不察耳古人之處此奈何曰無所用處而

已矣武王對文王曰君王（逸周書周公對文王曰王）公父文伯對敬姜曰主面稱且然退後可知見諸經傳可徧稽也大抵稱王者其子稱之亦曰王稱君者其子稱之亦曰君稱主者其子稱之亦曰主稱子者亦然故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在宮亦然在廟可知死而諡曰某王某公某侯某伯某叔仲季某子某主其子稱之亦曰某某也君前臣名子於父母則自名亦同也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世與及同也周公之告三王曰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告三王則曰元孫不悉別之曰爾曾孫爾孫爾子也且曰元孫於太王亦非當也是何以故豈非一體之義邪統於一祖廟及高祖者稱元孫也其見於詩凡稱曾孫序必曰古古謂幽以前也但未國君而未致爵位無由得立四親廟陶穴未有家室則猶未作廟也此所以稱曾孫與楚茨思古而思孝孫此古或在幽前抑或在後春秋傳曰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然則統稱孝孫蓋亦無施而不可邪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徧稽古之所有則亦徧稽其所無古人之稱若此而安有謂兄曰父之慮邪稱於廟中曰孫而安有父子而爲祖孫之嫌邪

文公祖閔四傳有明文矣然則僖公禰閔宮乎曰僖之不禰閔也至穀梁而始見之僖十九年西宮災之傳曰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諡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爲閔宮也此以知僖之不禰閔矣比觀成三年新宮災三日哭之傳曰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追近不敢稱諡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譏矣成無譏則是僖有譏也然則閔宮之不謂之新宮也爲僖之弗之禰也弗禰有譏則是禮當禰也

然則昭穆相當之云非與國語曰宗廟之有昭穆以次世之長幼而等冑之親疏也然則廟之昭穆正而世之長幼定於上亦冑之親疏序於下父子兄弟有其輩而不亂也夫古之人胡爲其弗別也爾雅釋親上及高祖下至仍雲旁及族曾王父至於族父至於族父之子相謂爲親同姓乃若兄弟之子則未嘗立名稱焉此何爲也哉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近之也其弗爲之別立名稱也該之以父子也（漢人猶曰父子唐人乃曰叔姪始非名矣）夫曰父子則豈欲其溷乎雖然非所望於天下爲家之大人也大人以兄死弟及爲禮而安有昭穆相當之說乎然則家之後大宗也奈何曰此亦未見明文禮經但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不言必

子輩而後可以爲後也雖無明文而有明義請推其義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明乎非大宗無爲後之義也凡以爲繼祖也記曰尊祖故敬宗此後大宗之義也爲其繼祖而後之非以其爲伯叔父而後之也伯叔父雖親惡可以舍己之父而爲之後也後世過繼之禮有三大宗不絕此古禮也小宗不絕此始於鄭注者也其非大小宗而後之者此蓋於兄弟之恩不忍其死而絕祀也分己一子使爲之子生以養死以祭此無關於尊祖敬宗之義直以兄弟之恩不然則無說也古之立宗記所謂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也故族人無子者其喪與祭宗子主之其遺財蓋亦歸宗宗法廢乃有與爲人後之事記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初命既行去者過半夫此堵牆之衆安所得債軍之將亡國之大夫此可見與爲人後者之半國中也而況後世此皆由於貪利而忘其親所謂庶民去之者也然其事與兄弟之相友愛者並域而居是以爲君相者因其俗與其名之可居制以爲禮以息爭訟治不逮乎有恥且格此法蓋不能革義無關於繼祖故但謹於父子之名惟長幼親疏之倫是別以息民之爭此律意也傳曰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律者爲民而設士不學禮則乃出於民之中久而羣昧其原不知後大宗繼祖之義不聞天下爲家大人世及之禮而惟知民間過繼之律之所謂昭穆相當者以爲大故至欲舍百事而從之朱子悼歎於士不學禮國家有一典故衆皆茫昧而不知其原覩於宋明之議禮而後知其言之可味也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後世之所爭者正使於義與道有是抑所謂不知務者也不正其大不察天下爲家之局而屑屑以爭乎此是養小而害大也仲嬰齊之事若以後世之議則必嬰齊之子而後可以後歸父也而在古者則有嬰齊在無舍其父而宗其子者也記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又曰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大人世及以爲禮由三代以來矣茲嬰齊爲兄後之所自昉也假而曰未盡善焉是三代聖王之所未之能易者也假而曰更有其至善之道焉是三代聖王之所未之能行者也後世儒者與人家國語及三代則謙讓以爲不可及至於議禮則又欲過之譬之爲宮室堂構營度一準乎諸侯矣至於列位乃欲取天子之數而張之於其庭如之何而可合也觀乎羣經而有大疑焉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立君天下之第一大事亦第一難事然而孔子六經

無明言示教何也夫觀之而弗見者利用察求諸明言而無見者當察乎其微言也察乎禮經（士禮十七篇之謂禮經）而見士冠之記冠義焉推之小戴所錄諸記禮運文王世子之類皆有其指也察乎書經而得書序推之大傳皆有其指也察乎春秋而得其尊王世子志世子與夫書作僖公主推之三傳皆有其指也左氏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以賢義鈞以卜古之制也持此以觀三傳之中皆此制也然而求諸孔子之言無有也不惟無有且若相反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子服伯

子曰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言之微顯其判大矣左氏所言之古制觀乎古帝王之已事皆是也然而弗著於人人之心者以無孔子之明言故也立孫之言一見而已求諸古帝王之已事無一合也然而眾著於人人之心者以有明言故也然則無一合者乎曰以事則無之以義則有之禮經喪服實立孫之義也此其所以眾著也則其與古道不合何也則豈非古人之所行者大道既隱而後天下爲家天下爲家而後大人世及以爲禮左氏所稱古制則大人世及以爲禮之制也三王皆此制何由與立孫之言合乎然則孔子之曰否也否古制與曰語乎其至極則殆否古制也然而古制未可遽否也公孫丑曰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古制者禹湯文武之制也而何可遽否邪是故春秋之所譏正者始乎爲子受之父苟受之父之爲子矣春秋之所責於子道者大抵在此更向上說則兄弟天倫也是故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之傳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齊陽生入子齊之傳曰陽生入而弑其君其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陽生正荼不正是則雖受之父而猶不正所謂兄弟天倫者也

此仍古制立長也又曰入者內弗受也何用不受也荼雖不正既受命矣可以言弗受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兄弟天倫所謂於天以道受命也荼雖不正既受命於父可以言弗受所謂於人以言受命也下之爲子受之父於人以言受命上之兄弟天倫於天以道受命春秋之所譏正者大抵在此此皆在乎古制之中而未嘗出乎其外也故曰古制未可遽否也然則孔子之曰否立孫何也大人世及以爲禮大人謂天子諸侯也有國者之禮也公儀仲子大夫也有家者也否立孫者否其以大夫而效仿諸侯立孫者有家之

禮也是故諸侯之繼君也文之爾僖而祖閔也公穀一致而至於仲嬰齊則公穀頓異豈非有家之禮異於大人世及以爲禮者邪

大人果專指諸侯以上乎曰不必然也禮經之記曰與大人言言事君然則大人謂卿大夫也論語曰出則事公卿而孔子與公卿言則皆對曰此皆卿以上爲大人之證也又左氏有之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春秋之義充類至義之盡則春秋時諸侯皆非正諸侯也然而未嘗不諸侯之孟子時諸侯益不正矣然而未嘗不曰王未嘗不曰公也豈非以其在位故邪故曰說大人則藐之孔子畏大人而孟子藐之畏者其位也而藐者其勢也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用下敬上道在則然也古之賢士樂其道而忘人之勢勢可忘而位不可忘也又進焉勢亦不可不論也君子之不教其子何也勢不行也穀梁傳曰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周子曰天下勢而已）故曰夫差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又曰權在祭仲權勢皆道也以義言則有德有位以道言則兼有勢與權也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道而後有順天無逆天也是故禮經諸侯而有公孤之臣豈遽忘其名之不正哉所據之時然也六經莫晚於禮以爲周公之禮者非也是孔氏之書也世家言曰書傳禮記自孔氏是也記曰士喪禮於是乎書又其一證也是故士禮十七篇孔子所定之禮經也其時則定哀之時也而其義則太古之義也據今之時而道古之道今之時政在大夫故曰與大人言言事君也孟子之時大夫皆化家爲國故曰說大人也六經之多歧異學者積惑不解則多方彌縫遷就之而不知其閒全在於此後師彌縫一閒是失一閒也歧異莫多於春秋而正名亦莫正於春秋故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也正名得而後可以變通變通而後物反於正故曰必也正名也名之不正有所由始察乎春秋之主人而可識也故曰孔子之曰否語其至極則殆否古制者也

鄭東父遺書卷二終

鄭東父遺書卷三

論書序大傳

書序出孔壁自昔相傳曰孔子作至宋南渡無閒言蓋相承與書同爲經者也書序者古今文同也今文家之說曰序當斗二十八篇當列宿此伏書有序之證也陳編修曰伏書二十九篇書二十八其一序也竊疑其言王王秋云大傳無序其後得序而欲合二十九篇之目乃併康王之誥于顧命蓋哀平時說也王氏此說果竊疑焉設伏書本無序其弟子胡爲獨有取於壁中之序邪以伏生弟子之亦稱序知伏書本有序也斗宿之喻

亦有義理何則二十八宿之外非無星也而足以舉周天之星二十八篇之外非無書也而足以舉百篇之書序舉百篇而經止二十有八此足以解惑矣歐陽章句之析爲三十二也（此亦陳編修之說）蓋據序盤庚三篇而顧命與康王之誥各爲篇也則變易師授者也伏生稱二十九篇既盤庚得爲一篇則顧命與康王之誥何不可併爲一篇者竊慮伏生有所受之顧命與康王之誥實周書升降之關六經閎指皆致謹于此伏書之併而爲一抑又有合者也大抵諸經傳記凡有參差歧異之處多是閎指所存屋廬子所喜得聞者也知此則知大傳未嘗與序乖異不識序指見爲乖異耳總而論之今夫序出孔壁一信也又出於師傳二信也與傳似違而實合三信也今學與古學歧異至於序則無歧異四信也東晉孔傳出絀大傳而不敢絀序五信也自昔相承尊序爲經至北宋南渡人無閒言六信也夫以序之尊信如此夫何蔡傳一出而序頓廢曾不逮詩序猶有稱說之者是何也大抵書序自子長不能心知其意至鄭君不能說後益冷落尊而不親鮮能知味是以一遭駁落遂罕顧盼者也

謂大傳無序胡突語也夫王氏蓋亦謂大傳是今文家

耳大傳古矣是書經之眞傳也譬之詩有序有傳詩之訓詁傳豈可謂之無序邪

今夫書序無以擬之擬諸詩序則詩序之閎指雖未大明猶有光華發露而書序不然擬諸禮經之記庶幾似之何者禮經之記亦是尊之爲經而未嘗發其指也自今以往學者尊序爲經而大傳爲傳以與諸經傳記相證明則書其有明之一日矣乎

孫君之於書勤矣復古之功其殆過半矣乎孫君之於序雖未能明之而亦可謂復之者矣由尊漢學故也漢儒之於序雖不能深入而無敢不用故孫君復漢學而

序亦復也

孫君之於大傳亦云復也而未盡復乎漢人之舊何也漢人之於大傳無古今之別者也今之學出焉古學亦出焉子長以至馬鄭皆承大傳者也近世學人顧謂大傳爲今史記馬鄭爲古疏矣緣其意直以大傳爲伏生所自作耳夫大傳卽令伏生所作亦當與毛公詩傳爲倫輩不當與漢人之注爲對偶也况大傳殆非伏生所作也且大傳非故訓傳之比也陳恭甫曰伏生大傳條撰大義因經屬指其文詞爾雅深厚最近大小戴記七十子之徒所說非漢諸儒傳訓之所能及也陳君之讀大傳賢子孫王江段諸君蓋因諸君之所已明者而益進焉故後來居上也

學者治經宜若掘井前人掘井九仞後人繼之一掘而及泉矣譬如爲山前人爲山九仞後人繼之加一簣而山成矣如此則人與人賡續而經義日明如此者大得之矣惟得其塗故也彼失塗者則不然前人所已闢者從而塞焉新說日滋而經義日晦多歧亡羊往者之敗績可爲殷鑒者也故觀　國朝先賢之相賡續而歎復古之功非一人之力也迷塗既遠而復之至於今玆又歎自今已往之易爲力也百年以前求逮乎漢而以自詑矣於詩未識序之尊莫辨傳箋之優劣也於禮未識記之善莫別士禮與官禮之孰主賓也於春秋未識三傳之皆眞猶沿江范啖趙之流而不知返也於書未考序之所自出未知大傳之可寶貴也究心於漢儒訓詁章句之學抑可謂下學者與是以曾未百年而詩傳有疏公羊穀梁有注禮知十七篇之爲經而小戴諸篇之爲之傳記也書有輯注及疏而大傳有輯本也雖曰淺深殊致抑可謂登漢人之堂者矣繼此而進探焉上達之路浸浸乎其導我也故曰易爲力也大傳亡佚矣余何曰無傷也大傳本三卷耳陳君輯本十葢得七八九也經之以序緯之以大傳之七八以觀乎二十九篇其猶可知也有孝經論語孟子爾雅在有諸傳記在皆其輔佐也　宋晉之曰輯佚書者未檢圖書集成尚有遺珠在也因思乾隆時諸臣從永樂大典中檢出佚書甚夥獨未嘗措意於尚書大傳何哉頗冀其中尚或有之及是時二書尙在費十萬金以千日之力搜輯之或復覩完篇未可知也

謂大傳似緯淺之乎視大傳也夫其似緯者非大傳也葢所謂略說者也西漢前無緯名亦不曰注謂之說略說者說大傳者也書大傳之有略說一卷亦猶他經之

傳之有師說也陳君輯大傳分略說一卷存舊觀也雖閒有認說爲傳者要之大體既明識別易矣是陳君之勤也他經之師說大抵混入緯中獨書大傳之略說與春秋公羊傳之繁露單行不雜豈非以人重之故邪學者咸知其所自出是以不混也略說一卷或者伏生所爲也不然則伏生受之於師者也以略說之後於傳而猶尊於師說益知大傳之尊矣故曰七十子之徒也以書緯之多精語而略說一卷不雜入其中則知略說之尊蓋在伏生以前而非伏生以後之說也

易有十翼詩有序禮有記小戴所輯諸篇春秋有三傳

獨書大傳久佚苟搜輯之得復舊觀卽五經之傳咸備無缺矣

今文二十九篇史記卽云然後人數二十九篇多端謹據所見錄其目堯典一皋陶謨二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三篇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牧誓十洪範十一金縢十二大誥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梓材十六召誥十七洛誥十八多士十九毋佚二十君奭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康王之誥二十四粊誓二十五甫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秦誓二十八序二十九也此伏生所授也若據序而數之則除序不數猶爲三十一也壁中古文數者亦多端今案其目其與今文同者三十一篇外其滋多者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棄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典寶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凡爲目十六其篇數則二十四合三十一篇計凡五十五篇也書序百篇之目除以上五十五篇外稾飫帝告釐沃湯征女鳩女方夏社疑至臣扈中鸓誥明居徂后太甲三篇沃丁咸乂四篇伊陟仲丁河亶甲祖乙說命三篇高宗之訓大誓三篇分器旅巢命微子之命歸禾嘉禾成王征將蒲姑周官賄息愼之命亳姑君陳畢命君牙蔡仲之命以

上若如舊說帝告釐沃爲二女鳩女方爲二夏社疑至臣扈爲三則亡篇凡四十五合上五十五恰百篇其或帝告釐沃爲一女鳩女方爲一疑至臣扈爲一則九十七篇也古人舉大數九十七亦云百篇今所據者鄭注而鄭君未見百篇則無從取抉也姑置勿論論其可知者

書有三本有尙書百篇之本有壁中古文五十五篇之本有伏生今文二十九篇之本百篇本最先亡漢人雖及見矣古文亡于東晉今文紬于孔傳二本並亡矣百篇與五十五篇亡則竟亡今文二十九篇其本雖亡而

其書猶存於東晉本中也東晉本眞僞雜陳何以別之則以鄭注存于孔疏者知之也鄭注曰逸者斯以知其爲壁中之所有矣注曰亡者斯以知其爲壁中之所無矣除亡與逸斯以知其爲伏書矣

謂伏書有大誓疏矣夫大誓不惟伏書無之壁中五十五亦無之然則鄭君胡爲不注曰亡並不曰逸邪鄭氏據當時立於學官者言之也伏生云二十九篇無大誓而大傳之中載其二篇後又得一篇於河內老屋以與博士使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數人方喜其幸存而何肯曰亡也然則奚爲不可謂伏書有大誓邪則以伏書本無之也伏書本無之則何爲不可補以後得曰須虞伏書之有本也夫漢人自史記則既謂伏書者殘闕之餘也今日須虞其有本何也比觀乎禮禮經十七篇人以爲殘闕之餘也而今知其非殘闕矣故於書須存此慮禮經十七篇之非殘闕奈何孔子傳士禮者也惟士禮之爲禮經其非士禮者非禮經也而惟十七篇恰是士禮而壁中滋多之篇恰非士禮此以知士禮十七篇之非殘闕矣何以知士禮之爲禮經也漢初老師相承傳此十七篇爲禮經絕無周官禮之謂禮經者也至若小戴所錄諸篇則固曰記曰記則名其非經矣且此十七篇者則固名曰士禮而其說曰孔子之但傳士禮推士禮而致之天子也謂師說不足信則請觀於其首篇之記也士禮之首篇則士冠也而其記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此可以識孔子所以傳士禮之指矣彼壁中滋多之篇其首篇則公冠禮也正犯夏之末造之譏何怪其不得列於禮經也哉是故郊特牲篇錄此記而說之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此又足以明推士禮而致之天子之說矣漢初老師之善於此可見未幾而更易師說者生焉而禮經遂永被殘闕之目惟知責陳數之詳正是祝史之事未聞刪訂之微指也以禮說書竊恐壁中滋多之書亦猶壁中有滋多之禮也然則伏生所傳之二十九篇亦猶士禮之十七篇焉未可知也

史記曰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閒自漢以來謂二十九篇是殘闕之餘根據此語也竊計伏生若止一本則不得止存二十九篇而其餘諸篇一

字無存若云壞爛不完則伏生僅記憶九共數語且稱述之以告學者豈反舉壞爛不完之數十篇而盡棄之必不然矣然則亡數十篇而獨得二十九篇或是兩本一亡一存或此二十九篇熟讀能記而其數十篇不在熟讀之內故亡則竟忘也宋晉之曰古禮自四十六篇而外閒傳本自十七篇古書自百篇及或五十餘篇而外閒傳本自二十九篇蓋得之

陳編修曰五經皆今文爲之先驅杲竊以爲先驅之云如指文字謂之先驅可也今文由口傳時有同聲通假別字之失得古文以正之此古文之功至今存者也乃

若篇章多寡之閒在漢時以爲幸得古文而增多者自今觀之依然是師傳之本流傳萬古耳壁中滋多之篇何嘗有一篇一章得存留於天壤哉

壁中禮滋多之三十九篇則無存焉書滋多之二十四篇則無存焉河內老屋大誓一篇則無存焉存者依然師授之五經原本也乃若大傳中之大誓則今猶存焉此可見師授之眞不容泯滅也而其非師授者惟一時羣奉以爲經而終歸泯滅也

河內老屋與孔子宅藏孰尊一篇之與二十四篇孰多然而壁藏古文久不得立河內老屋之大誓一篇一出而卽得立此何以故曰惟大傳之故大傳有大誓甚詳學者有所依據一矣且大傳有之曰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酋于洛誥學者咸知爲周書之首二矣百篇之序雖具在而其詳說在傳傳之所有人能說之傳之所無人不能强說也茲大誓之所以易立而逸書滋多之二十四篇之所以難爲傳也近代學者曰漢儒不注逸書以無師說之故蓋得之矣抑所謂師說者則豈非大傳邪此可以知大傳之尊矣

難曰詩三千篇而刪爲經者三百禮自孔子時而不具而古禮五十六篇其定爲經者十有七刪訂之指則既

有聞矣敢問尙書百篇而僅傳三十一篇設云刪取其指安在應之曰非愚慮之所及也雖然竊聞之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經解曰書失之誣然則棄誣取信其刪書之指乎

問曰百篇而刪取三十一則姑云然矣壁中古文不百篇而五十餘篇何也劉歆言書出屋壁朽爛然則本百篇而僅得五十餘篇其餘朽爛也子政校書有脫簡夫脫簡則古文也五十餘篇中有脫簡亦由朽爛也

難曰武成不可信故宜不錄乃如說命可取極多（禮記稱引最數）舜典禹謨可取當不僅二三策乃皆不在刪取又傳

稱周書自大誓是周書之首也而不見取既不見取而傳顧稱之夠夫孔子爲書作序百篇既皆有說今曰刪取豈合有序無書凡此諸難若如得說歸諸亡失則諸難悉解然而深維往訓則知百篇實失之誣五十五篇仍不盡信既諸經皆有要刪不應尙書獨無妙選以此思之孟子所謂不如無書者明是刪書之指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宜爲要刪本也若夫序列百篇與傳稱大誓則經解有之疏通知遠書敎也百篇誣信雜陳而序則一歸至信所謂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惟傳亦然其曰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晝于洛誥所以疏通知遠也經非信不錄而傳主知遠太誓無書而載之於傳或以此故也中庸曰雖善無徵無徵不信是故知善與信之說者其知書矣乎觀孝經論語孟子禮記及左傳國語之所稱引論說其篇雖亡而其善則具在矣豈非既取之者乎然則據序與傳以讀乎二十九篇而又輔之此疏通知遠有餘矣而善具存而誣盡祛然則書固未嘗亡也刪書之指或將於是乎觀之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文獻既不足徵夫子何以能言之豈非所謂見微而知清濁者邪書以二十八篇及序一篇紀二帝三王下逮成康以下包詩變風變雅訖于春秋故曰疏通知遠也序屬百篇而爲一非爲百篇序爲二十八篇序也抑百篇雖亡而有序在卽不啻百篇之具在也傳條撰大義或正說二十八篇或遠涉百篇正說二十八篇者固二十八篇之傳也其涉經外者亦二十八篇之傳也何也以有序在也凡以爲疏通知遠者也彼以故訓傳以下章句之趣求之固宜不得其指矣

序據書之上者也傳繼書之下者也是故莫約於序詩之序約於詩書之序約於書也

詩序曰關雎之序是關雎之義也南陔白華華黍詩亡而序存則曰有其義而亡其辭由庚由儀崇丘亦然明乎詩者其辭而序者其義也禮經之記亦然士禮十七篇始冠而其記首題冠義二字而郊特牲申明之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明乎讀禮但知其數讀記而後知其義禮之義在記也書之有序何獨不然雖然詩序禮記皆爲議論猶易識也書序則不加可否莊周謂春秋議而弗辨書序似之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

而改之詩書春秋皆善惡竝陳者也知此可以讀書讀書序尤須識此意故書序當以讀春秋之法讀之

堯桀易別而百王難等子貢曰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何謂等彼善於此之謂也禹聖人也而上比諸舜則劣成王未逮聖人而下比康昭則優是故堯舜爲一區六君子爲一區自成康以下爲一區書序一篇當以此意觀之

舜典亡而未嘗亡也以有堯典在也何以知舜典包于堯典也以有序在也何以知序以有孟子在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此孔子之說舜典也孟子之善讀舜典本諸此語也今人不見舜典讀孟子而舜典之序可知知舜典之序則知舜典矣故曰有孟子而舜典不亡

序曰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何試試其孝之至否也帝曰俞予聞舜之孝堯知之矣所未知者其至與否耳故試之以徵庸也於是舜生三十矣試之以徵庸又二十載至舜年五十而慕不解是以知其孝之至也孝經曰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然則知其德爲聖人可使嗣位矣何謂徵庸徵虛也將使嗣位試之不以在位而於畎畝之中故曰虛庸然則何謂歷試諸難也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然則好色富貴人說之凡人生之欲咸備至極以試其慕之解否德之難能莫難于此舜備嘗之故曰歷試諸難也由是觀之孟子之此章正說歷試諸難四字者也故曰有序在而舜典不亡有孟子而序可知也

讀舜典之序合之鄭注而有疑焉鄭君讀舜典者也如序之云則舜典一篇詳言歷試諸難者也而鄭君僅舉入麓伐木四字入麓卽堯典之納于大麓鄭君之得於舜典者僅伐木二字而已若然則是反不逮堯典尙有百揆四門之詳也序胡爲而曰歷試諸難邪信序者將疑鄭君所見之舜典非也信鄭君所見者將疑序非也二疑均所不敢出而說窮積惑數十年讀孟子而後得其說焉以此益信惟聖知聖後人之智固不逮也後人之所欲試者吏治耳誠不料堯之試舜乃在畎畝之中而以二十載之久子曰由知德者鮮矣夫堯惟知德是以所試在此後世惟不知德是以反是也故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之謂也

然則竟無試之於在位也乎曰堯典記之詳矣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明乎所試之在此不在彼矣此處不言年數則於篇末記之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試之於徵庸者二十載試之於在位者僅三載也何以知之書曰納于百揆至乃言厎可績三載百揆四門大麓之試則在位矣然此諸事計凡三載而已明年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則試畢而使之攝所謂薦之於天也攝二十有八載而帝崩加遏年二載舜攝凡三十載連前之試凡在臣位三十有三載明年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踐天子位即於是年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合計在臣位與在天子位凡五十載也何以知位兼君臣孟子曰王公尊賢與共天位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明乎位兼君臣所謂朝廷之位則天位也先儒解徵庸爲召庸故解在位爲攝位堯舜之道有攝主無攝位舜南面而立之語則攝位之說有以啟之也何謂攝主則曾子問篇所謂攝主者邪使之主祭使之主事則所謂攝主者邪僞孔知攝位之說非故說在位爲帝位以合於孟子十有七年之說故曰朕在帝位三十有三載而易徵庸二十爲三十以容二十有八載及喪三載其作僞之

故可知也如先儒之說則前無以處詢事考言之三載後不合於十有七年之數者三載而害道在攝位也如僞孔則所差年數更多而舜之於踐天子位之年即得替人其義弗見也而皆由於徵庸之解不明故徵庸之義明而在位五十之解亦明在位五十之解明而徵庸之義亦相得益彰也

在位五十之解明而大傳亦顯大傳四十一篇有虞篇有夏篇有虞夏篇（見孔疏）虞夏傳者明大寶之義者也其傳曰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曰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曰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曰報事還歸二年謖然乃作大唐之歌曰歌者三年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曰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曰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於時百執事咸昭然乃知王世不絕爛然必有繼祖守宗廟之君曰維十有四祀鐘石笙筦變聲帝沈首而笑曰明哉非一人之天下也曰維十有五祀祀者貳尸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曰於時卿雲聚俊乂集云云至還虞而事夏也以上虞夏傳也約舉之元祀者舜格于文祖之年孟子所謂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故曰元祀大傳亡佚不見完篇未知

遷虞事夏卽在十有五祀與要之由謨然而昭然王世有不世之義於十祀之後衆既知之矣至十有四祀十有五祀帝且明言之矣而樂正進贊之然則舜固若處逆旅焉亦豈曰世有之哉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此之謂也其義既昭章如是則亦無待進問遷虞事夏之爲何年也故曰舜薦禹於天禹薦益於天也

堯薦舜舜薦禹禹薦益孟子言之至詳孟子之後惟史記稱焉而有禹薦皐陶皐陶先卒之語孟子之前惟大傳有舜薦禹於天一語此外更無所見則未知孟子與

子長何所見之也書大傳亡佚無完本討或不僅此一語也

堯之薦舜與舜之薦禹義同而事迹不同其時民之明昧尤大不同也舜禹之際樂正進贊曰倘考大寶之義唐爲虞賓何謂大寶之義則唐虞禪之義也然堯舜之際民之歸舜蓋有不識不知者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也逮舜之薦禹則始而謨然謨然者小明也既而昭然咸知昭然者大明也故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堯則天舜則堯始作者難而繼者易也是故堯試舜二十三載而後踐舜則踐天子位之年而卽薦禹

堯之試舜以徵庸二十載其試之子位僅三載耳舜之試禹則在堯老舜攝之年舜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禹之爲司空在前此矣孟子曰堯舉舜而敷治舜使益掌火禹疏九河瀹濟漯決汝漢排淮泗禹之治水在堯時也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命禹曰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則所謂薦禹於天何也惟天子能薦人於天前此之薦薦人於天子耳天子能薦人於天諸侯能薦人於天子此之謂也

先儒謂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九字舜典文也父母使舜完廩一段謂亦舜典文也晉之謂帝使其子九男二

女一段蓋孟子讀舜典而知之牛羊倉廩干戈琴弤以象曰云云知之也服其詳審因而推之象稱舜爲都君則所謂三年成都者邪天下之士多就之者此之謂也九男見大傳二女見經百官蓋卽牛羊倉廩之類陳蘭甫謂此等瑣屑不得爲舜典與堯典不類曾不計堯典既畢舜死矣凡在其類皆是堯典安得更有與之相類惟其不類是以爲舜典也杲初疑舜往于田是舜生三十以前事既有百官牛羊倉廩無須躬耕矣今覺其不然牛羊倉廩所以養舜而非舜之有也國君欲養君子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故象以爲舜既有

之矣惟舜心知其義非已有也否則舜爲子而有私財子富父貧何以爲舜堯之養舜所以試之舜受天子之養天地之大義則然歸潔其身亦不賴其富寵故爲天子甥爲都君而躬耕如故也

爲都君治臣庶而猶躬耕無乃許行之道乎非也於時猶在畎畝之中未在位也但食天祿而未在天位治天職其曰都君蓋亦猶後世之砦主莊長焉爾詩序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公侯伯子男之謂爵位曰國君則不必有爵位也國君且然況於都君

立爲天子則放之放字則未知是經抑傳與一說曰謂

之或曰當是傳也若是經文不宜云或曰也一說曰封之者舜之隱也曰放焉者天下之義也大傳曰以臣民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以孝子之隱乎則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孟子之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信封而外放蓋亦遠彼而近此之志也

封之有庳蓋書之原文與表記曰虞夏之質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蓋將於此乎觀之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九字書曰祗載見瞽瞍三句先儒云舜典文晉之申曰以序堯典之外舜典汨作九共槀飫而已此二文不宜在彼宜爲舜典也

或疑此等不在歷試諸難之內則堯典有舜格于文祖以後事亦將疑其不在將遜于位之內乎大抵堯典明君道故舜之君事咸在焉舜典明子道故舜之事親咸在焉（知此可以解陳君之惑矣舜典本是事親之事蚨亦中事也而何怪乎其瑣細也抑可以解劉書不錄舜典之或矣止一序括之矣止堯典數言括之矣故尙書百篇而删取二十八並一字足以當百篇矣）

晉之謂孟子七篇前三篇孟子之仕後四篇孟子之學也故萬章篇者孟子之尙友也是咸其言因而推之大抵離婁篇論仁政萬章篇論道義者與故萬章上篇自首章至咸丘蒙章論舜之孝明子道也萬章問堯以天

下與舜二章明天與之義明君道也薦賢於天道自堯始舜禹法之後王莫能行也然而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何也賢與子惟天所與且也與賢賢也與子亦惟其賢故曰一也故天與之義是君臣之義也春秋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易大傳曰上賢天地之大義此之謂也要之大道之行在唐虞之世故孔門言道必稱堯舜也次論伊尹樂堯舜之道者也非其義非其道祿之以天下弗顧其道者堯舜之道其義者君臣之義也次論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命者天命義者君臣之義也次論百里奚知穆公之

可與有行而相之行者道之行也可與有行而後相則君臣之義也此三章皆論事君而以歸潔其身爲主書始唐虞終于秦穆此篇尚論始堯舜終於百里奚蓋亦此指也主明君臣之義而必始於子道終於歸潔其身何也事親事之本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此其指也下篇推論之以盡其義論伯夷伊尹柳下惠與孔子皆論其事君也三子之事君皆本堯舜之道謹君臣之義而時中惟孔子故所願則學孔子也次論周之班爵祿爵者天位祿天祿也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者君臣也有天爵者有人爵者而人爵本於天爵君臣之位謂之天位以德差者也人知君臣之義有貴貴而不知其本於尊賢也故繼之以問友友也者友其德則友亦尊賢者也而尊賢不止於友故有士之尊賢有王公之尊賢士之尊賢友之而已師之而已王公之尊賢則必與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焉堯之於舜先養之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是也養則友而舉則君臣也舜尙見帝蓋在養時時猶未舉故曰甥曰爲賓主曰天子而友匹夫也不挾貴而友德者也夫但責不挾貴而友則晉平公以下亦皆能之然而尊賢之義則不但友焉

而已也抑不但養焉而已也不但友而必先友焉不但養而必先養焉何也曰交際之道也孔子之有際可之仕也必君之交以道接以禮焉謂以友道交以友禮接也必如是而後謂之際可不如是則不可也是何也用上敬下謂之尊賢君臣之交其道固如是也是故孔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謂行君臣之義也故仕則爲臣雖未在位臣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所謂以位而貴之而不敢與君友用上敬下則以德而尊賢而不敢臣之下自論君臣上自論友上下各盡其道而後交上下交而後君臣之義立故曰貴貴尊賢其義一也然則公養之仕不責道禮乎非也繆公亟餽非養君子之道子思不受知養亦有道禮矣則其別之爲際可與公養何也堯之養舜將以爲舉地也不終於養者也際可之仕似之公養之仕終於養者也無舉道此其不同也孝公待子而爲政何以無舉道孝公之爲衛君夫子之所不爲也但受其養而不受其舉故曰公養之仕也不爲衛君而受衛君之養何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不爲衛君是亦行其義也天祿者君臣食也行其義者食其食是公養之義也公養之仕與爲貧何以異爲貧者非爲君臣之義也故必有常職以食於上且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公養之仕則不然也天祿者賢者食也易曰大亨以養聖賢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爲泰而其說曰食功公養之義也功不待在上位入孝出弟亦功也故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不惟今日守先待後亦功也是故知道不行而姑行其義也旣曰仕則爲臣矣則又有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何也不爲臣不見禮也孔子之仕則義也禮其明而義獨喩故曰進以禮退以義也義譬則路禮譬則門路惟人所由門則必待主人闢故曰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故必道交

禮接而後際可也此進以禮之說也繆公時子思之爲臣蓋亦行義者也公曰友士而子思不說而稱古人之言所以明義也惟堯友舜德不逮者不得友也事之者也王公尊賢之義至此而後蘇明故自問友以下五章凡以明王公之尊賢也而以孔子爲主何也道行於堯舜而義行於孔子道必在上位而後行義則苟有其德惟所行也堯舜行道義昭於一時孔子行義道濟乎萬世故自有孔子而士之友善適乎王公之尊賢王公之尊賢崖極乎天下而止士之友善又尙論古之人讀書論世蓋卽集大成之學囊括古今而無遺善者也終於問卿何也一說曰明臣道也堯之君道問友五章明之孔子之臣義交際四章明之士之道尙友章明之獨舜禹益伊尹周公之臣道闕焉此章所以明之也一說曰君臣之義本於父子之道事親事之本故有貴戚之卿明事親爲事君之本也一說曰卿之不同以其時也唐虞之世則有異姓之卿夏后殷周之世則有貴戚之卿也或曰堯舜之道則有易位是故伊尹異姓而放太甲伊尹樂堯舜之道者也夏后殷周之道則但有去耳故周公貴戚之卿而辟流言居東周公思兼三王者也或曰唐虞之道君有過而已不至有大過易位之事也夏

后殷周而後有之一說曰春秋之言天道一有一無曰有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所謂一有一無也孔子心與天一無意無必必於彼固非必於此亦非一有一無所謂時也尙友堯舜而願學孔子之時此篇之大指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何謂也比觀上下文曰而後受之曰以他辭無受曰斯孔子受之殷受夏周受殷之受字可知矣曰請無以辭曰而以他辭所不辭也之辭字可知矣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曰今之諸侯其取諸民猶禦比觀焉則所謂於今爲烈者又可知矣記有之君子議道自己而制法

以民不以充類至義之盡繩今之諸侯制法以民也而自繩則必充類至義之盡議道自己也其取之雖在盜類不復追討之但責禮際而受焉寬以待今之諸侯也殷之受夏周之受殷譬諸星火於今燎原而曰如之何其受之所以峻責王者也峻責王者殷周之受不可爲故與伊尹不同道也寬待今之諸侯苟若禮際斯受之故與伯夷不同道也

有章義有篇義而說孟子者但有章旨而無篇旨近世又有言節旨者今請從節旨說起夫此節之指主論夏殷非論盜貨之不可受也何以知之觀乎篇義而知之

夫此篇尚論者也首論堯之薦舜於天舜薦禹禹薦益論唐虞之禪也及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論夏后殷周之繼也次伊尹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論放伐也夫湯武之有慙德人將以爲在繼也今曰其義一則繼無可議也或以慙德在放伐今曰天使曰以堯舜之道則伐又無可議也二者皆無譏則其未盡善者安在哉則舍受之外無他故矣是故舜禹之有天下則論益伊尹周公之有天下則論湯之王於天下則論惟殷之受夏周之受殷未有論也且他皆曰有天下獨於湯曰王於天下而不曰有以他之皆論而獨此闕焉知此節之主爲論此矣以他皆曰義曰道獨此事與盜爲類抑又可知也已更廣觀乎七篇舜受堯之天下則稱禹受舜則稱殷周則勿稱也殷周之放伐則稱行仁政而王則稱惟其受勿稱也是故論語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孔門之所不滿于殷周者惟在乎其受招然也彼謂孔子不稱放伐不言行仁政而王而孟子亟稱之以此爲論孟有異指豈其然乎

老子言取天下經傳言有天下不言取也取字在孔門蓋有厲禁有與取之辨在公羊矣曰器從名地從主人

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卽爾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大鼎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然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媦無時焉可也此有與取之辨也抑其曰地可有而器則取也則豈惟宋之云哉左氏所云夏鑄鼎四百祀而遷于商六百祀而遷于周者蔽於此矣然則殷周之受謂鼎乎曰不然穀梁傳曰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此則充類至義之盡者也

穀梁譏非所取則所取勿譏也孟子可以取可以無取

則取亦有可非盡不可也則謂取字在孔門有厲禁非也故曰非其義道不以取諸人然則道義固有取也然而孔門言有天下不言取天下何也或曰他物言取天下不言取也何者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惟天與之者也天與之者天下諸侯自然有之焉故曰有也而奚待於取也取而後有之非自然有之也故曰爲取不可爲其有也殷受夏周受殷有之者乎取之者乎中庸曰壹戎衣而有天下則亦云有天下也然曰壹戎衣而有則與自然有之者異也孟子曰取之而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

有行之者文王是也然則周之受殷取之者也

朱子曰凡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也以孟子觀之益明曰可以取可以無取然則凡曰可者兩可也取與死凡兩可者皆從無不然則傷何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豈非貴無爲者邪

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何謂所不辭夫以上文謂無以辭而以他辭旣知辭字矣則未知所謂不辭者謂不辭讓乎抑謂若吳鄙人云則不辭者乎夫凡字皆止一義吳鄙人云之不辭與不辭讓則一而已矣書曰舜讓于德弗嗣求諸殷周之篇無有也則謂不辭讓是也天下惟天所與不辭讓而受無説則謂之不辭亦是也公羊曰子曰其辭則丘有罪是故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以此類稱而比觀之皆有辭也獨殷之受夏周之受殷求之春秋之辭無之豈非所謂不辭者邪

凡曰所者明區界也所不辭謂此外不在此限惟此事在不辭界內也

以序觀之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至汨作九共則治天下也大禹臯陶謨則

舜之樂取於人以爲善也至於任土作貢則禹功也甘誓以下則夏后之世也殷之篇則放伐也周之篇則伐殷勝殷殺受周公相成王黜殷命也夫殷則俘厥寶玉周則分器是公羊之所譏者邪除此譏外唐虞則禪讓殷周則放伐序之所舉特然也孟子何論此序如出一口此可以觀矣

序曰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棄稷何謂帝舜申之其説又在孟子矣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夫

謨則皋陶矢之功則禹成之帝舜何爲哉中之而已矣豈非所謂取於人以爲善乎無爲而治此之謂也與夫曰作大禹皋陶謨則似一篇也又附曰棄稷又似在此篇內也然而鄭君讀古文別有大禹及棄稷之篇何哉以經二十九篇觀之舜典則括於堯典之中矣禹之成厥功則在皋陶謨中矣棄稷亦在焉禹曰暨益奏庶鮮食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意在棄稷篇者卽此數言者乎若然則舜典汨作九共括于堯典大禹謨棄稷括于皋陶謨唐虞之書一典一謨舉之矣慮或未詳則有序在無弗詳矣更求詳焉則有大傳在無弗詳矣

經二十九篇無大禹謨而有禹貢序曰禹平水土隨山濬川任土作貢禹成厥功詳哉在此篇矣詩詠禹甸謂此功也大禹謨自在虞書禹貢自爲夏書一事也而分列之蓋以爲夏道也傳曰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與此之謂也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孟子曰否不然否其德衰乎否其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乎以下文觀之禹固未嘗不傳於賢而傳於子也玆孟子之所否也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

大舜有大焉然則禹之賢與子路等舜則大矣故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又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別爲二章也他日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不諭禹與文王韓文公曰禹入聖域而未優大程子曰禹似湯武文王似堯舜夫程子則固有所見而云也然以孟子之別爲二章觀之則是舜以上自爲一區域禹湯文武周公自爲一區域也禮運者論其世也表記者論其人也禮運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何謂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也則堯舜是也何謂三代之英則禹湯文武周公是也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六君謹於禮而世運僅逮小康不復能大同也表記曰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兼言豈弟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惟虞帝能之夏殷周非親而不尊則尊而不親豈弟不能兼也夏道未瀆辭殷人未瀆禮然則殷瀆辭周瀆禮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惟虞帝他日與子夏說詩民之父母奉三無私三王之不足乎民之父母者惟無私實難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舜薦禹禹薦益所謂有天下而

不與乎然又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稱舜而暨禹弗道何也孟子曰大哉堯之爲君又曰君哉舜也堯之外惟舜地稱君哉自禹以下臣也禮運表記閒居之所稱論語孟子惟堯舜爲君春秋別五帝與三王凡在此指皆此限也若夫有天下而不與則禹與舜同稱而文王亦能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凡在此指則專論有天下專論此則惟殷受夏周受殷有慙德而禹則猶沿堯舜之道文王亦庶幾焉末又稱禹吾無閒然矣此則斷自禹以下爲三王自一區域也不逮大道矣而此一區中禹則爲首明乎殷周不能無閒矣大抵以道則惟堯舜禹以下弗及矣以德則三王之中文王爲優可謂至德者也禹爲稱首無閒者也不言湯者孔子故宋也是故中庸亦不言焉則在孟子矣

五人者謹舊說以爲禹稷契臯陶伯益也孟子曰舜使益掌火禹決九川后稷敎民稼穡契爲司徒敎以人倫序曰臯陶矢厥謨此以知五人者三王出焉故曰三王者帝臣也

序有大禹臯陶謨棄稷夫稷則周祖也而在虞篇契殷祖也而弗在焉而在殷篇或曰契在五人之中功若少而道多左氏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湯不先契則謂契之賢小於湯也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其德既終於載祀四百卜年七百矣惟契之德既王於成湯而猶未盡篤生孔子德配天地與天無極序稱自契紀世元明賢聖六七殿以高宗殷有三仁微子去之弗父明德以有宋而授厲公鼎銘極恭後有達人大德受命道協雷風聿追遠祖非小康之世所能局也爲上不寬則不足觀寬裕溫柔足以有容能行五者天下之仁寬信敏公微言以終司徒之教明德遠矣

夏書四篇經止其二甘誓戰之始也春秋傳曰誥誓不及五帝茲足以觀世變矣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視諸掌哀公問社論語之微言也文王之政罪人不孥突過三王浸浸帝世甘誓湯誓未之能行血流標杵抑又亞焉且夫夏書錄甘誓殷書始湯誓周書始牧誓讀書論世證以春秋則知宰我非妄對而夫子所謂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者其指遠矣

鄭東父遺書卷三終

鄭東父遺書卷四

書張尙書之洞勸學篇後示灤源書院諸生

篇分內外內篇本也故樂與諸生講明之有贊有諍姑抒所見未必盡是如有不合幸亦無隱各言爾志固夫子之遺教也

內篇凡九第一同心篇中保種保教保　國之言聞者或疑之夫此篇爲救時論之偏誠明三者之一貫竊以爲無可怪焉

第二教忠所論　國朝仁政十有五條字字確實讀之不勝歎服不但可以教忠抑可以益智解惑也夫時賢之論大抵不知此義者也故幾若由今之道不可一朝居者讀此乃知立國之本自有在也然則姑先保此無失其或有闕急修復之將有造作必稽其有損於此十五仁政與否如其有損則無敢作也昔方望溪先生謂漢唐以後立國必有合於經義數端而其子孫變易破壞之數端破壞皆盡則國仆滅（說周官禮之言也約其大意如此）然則今日之所宜講明修復者可知矣

第三明綱專爲闢邪說而作故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中國之所以爲中國實在於此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蓋今日新論實如此三說者非聖無法孔子所謂大亂之道篇中數語得之今日眞朝陽之鳴鳳也以下歷攻西人之禮俗意蓋曰西人立國亦尙不至如此所以破貴夷賤華者之惑也讀者或不滿意意謂不當謂彼中亦有三綱也然僅有之與全無則有辨矣夫言欲如乎其物而無所加損也且彼之立國既已二千年矣假而謂之全無三綱無乃使人疑夫無綱而可以立國也乎非明綱之意也竊欲賡續之曰西人亦略有三綱故尙能立國然未有聖人爲立人倫之至故有時而窮孟子曰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又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故曰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察者至也春秋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見孝子之至此之謂也西人未聞此義故其於人倫也處常則有處變則無故西人非無夫婦父子君臣也其爲夫婦父子君臣者未定也孔子曰三者正則庶物從之西人之三者未正是以語其既往則數千年而未嘗有太平之一日覩其將來則邪說蠭起大亂方長彼其窮無復之而必歸於儒也有迫之者也子貢問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子貢之問蓋問夫子也易曰知周

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夫子之自道也夫子之道濟天下乃今而後見之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此之謂也聲即尚書之聲教名即春秋之正名今人口中所云名教即此物也論語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彼三說者適麗此刑者也

第四知類為悖亂之民而作議論明白正大無須贅亦無可諍惟有教無類與知類之說似相反深慮之士或

疑之此須辨也請徵春秋夫論語曰互鄉難與言子曰與其進此即春秋之進字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此知類之說也然又曰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內外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此可見知類與無類之不相悖也此其所以既外之而又與其進也此無類之說也然又曰許夷狄者不一而足（此語人多誤用傳意蓋曰一次不能遽滿足也此所以有七等也有七等故有漸進而進猶曰進半步）則一進不遽至也故又曰善累而後進之則一善不遽進也此知類之說也然又曰舉道不待再則道大於善能舉道則一舉即進不須再累也此無類之說也且也夷狄之中又分遠近故庚申莒潰之傳曰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則莒與楚較內莒而外楚也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傳曰進楚子故曰戰則楚與吳較楚較近吳較遠也此知類之說也雖然春秋之與夷狄則多端矣莫詳於黃池之傳也曰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何謂遂子柏舉之戰旋進旋反不遂子也且也楚由州舉進至稱子然楚之稱子不若吳之稱子故獨於此曰遂子也何以遂子以其欲請冠端而襲其藉於成周以尊天王故也以其為東方之大國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故也以其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故也三者皆

所以進吳一舉而兼有之此春秋之所以津津樂道也何謂冠端委貌之冠元端之衣泰伯之所服也士服也委貌周道也泰伯之立也未受命故士服也祝髮文身吳之所以為夷狄之國也今也欲請冠端復泰伯之服知有祖矣何謂襲其藉武王既克商求泰伯後得周章於吳立四世矣因而封之號曰吳伯藏在周府其後絕於周今夫差欲復襲之知有祖則知有王也此其所以進而遂子也春秋伯子男之子即父子之子易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孝經曰資子事父以事君故曰吳能為之則不臣乎若曰惜哉既有此欲而未能為之也若能

爲之則不但遂子而且遂臣也春秋所望其能爲之者何曰朝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所以責齊桓也但通聘問會盟則亦進之所以待吳楚也故有合乎中國之進然朝聘是道而會不必善（公羊曰古者諸侯必有聚會之事相朝聘之道朝聘是舉道會不必善故公羊聚會曰事朝聘曰道）故會不言所爲雖不言所爲要之是諸侯也諸侯則中國也故曰合乎中國合乎中國則遂子矣所闕者臣也故望其能朝也朝者何受命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是故諸侯薨嗣子居喪三年未受命則但爲子而不爲諸侯故喪畢而朝猶以士服其未朝者則終身士服也是故泰伯端委而治吳陽穀

之會桓公端委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諭其有臣志也國語晉文公端委受錫命亦此義也公西華曰端章甫願爲小相焉章甫殷道也胡爲殷冠君宜端委相不可與君同服故辟委貌而章甫也此皆未受命則士服之說也是故晉人要吳去王號曰先王之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夫差從之所謂辭尊稱而居卑稱者此也則不曰吳伯何也侯之子命而後爲侯伯之子則亦命而後爲伯也然則中國諸侯稱侯稱伯皆周受命乎曰非也然則何以稱之雖非受命尚有錫命也是故通乎王命之謂中國而不然者之謂微國又降焉之謂夷狄也故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此明中國之非正諸侯也齊桓公不能朝天子是不臣此之謂也曰吳能爲之則不臣乎所期責于吳者遠矣故曰與其進也總而觀之一皆決於君臣父子男女有別之大倫也（泰之爲狄吳之反狄道皆以男女之別故）可以明綱可以知類而有教無類之說亦在其中也

或疑此皆周所封固吾臣也若夫海外荒遠之國將何以待之則穀梁有其說也大抵九州之內本是中國而今變爲夷狄者春秋設七等以進退之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公羊之

所明也至於戎狄夷蠻本在九州之外爾雅之所謂四海者春秋亦制義焉則公羊不說而說在穀梁也故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而戎衞人狄皆有傳也何爲戎衞以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州舉與稱國亦是夷狄之然與直稱戎狄者則有問矣）狄何爲稱人善累而後進之夏救齊一善今又伐衞以救齊是再累也夫荆之稱人傳亦曰善累而後進之是中國之變爲夷狄與本夷狄者一例也荆以舉道不待再累而卽稱人然則狄未能舉道耳設能舉道則亦將一舉而卽進也以此推之則今人待遠人之道可知矣中庸曰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

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能朝聘之謂諸侯其不能乎朝聘者但有善而已是遠人也是故春秋有所謂不能乎朝者有所謂始能聘者今海外諸國疑若能朝聘又疑若不能朝聘者不可不詳說也公羊曰古者諸侯必有聚會之事相朝聘之道言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證之左氏相接之辭未有不稱先君者故曰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故曰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至於諸侯相

朝則見於左氏者尤詳大抵五年相朝禮也證之穀梁能聘之謂舉道又曰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朝聘之謂道於此可見矣朝聘之必稱先君亦可見矣是故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辭稱先君則魯人敬之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然則知此道之本於先君者之謂能朝聘而不然者蓋所謂不能者也考之禮諸侯朝天子必告於廟遂冕服以視朝夫視朝雖天子不用冕服而今冕服者以其爲宗廟之事故也是故諸侯來朝天子必廟受之何爲必廟受之以是爲先王來也所謂自卑而尊先祖也使大夫來聘

亦然諸侯相朝聘亦然言辭必稱先君以相接此之謂也豈惟言辭中心以爲誠然也故春秋曰朝于廟正也于外非正也曰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明朝之必廟受也（言之最詳者莫如聘義而上推之莫若覲禮其俗散見五經傳記者綱目皆是別爲考一篇以都卒之）然則今海外諸國之能朝聘與否以是觀之蓋可知也則其所以待之者或亦可知也或曰固吾臣者以天子諸侯之禮待之其不然者以諸侯相朝聘之道待之

第六正權專爲破民權之說卽明綱篇所謂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者也其辨及西俗亦猶明綱篇

之用意爲摭拾西說者奪其所據也非將以助其欲也故歸咎於譯者之不善夫譯之不善或誠有之雖然譯者其言也有其事而後有其言今請置其言而觀其事民主之國則有其事矣持民主之議者則有其黨矣弑君殺相以無君爲其道者日有圖而月有聞矣此卽不謂之民權不謂之自主而能不謂之民主謂之無君乎哉與民一主字而新民以權字未見其爲通論也夫羣言淆亂折中乎聖人今徧檢春秋二傳之權字主字用力之勤比諸鈔胥知言之君子將於是得所折中焉

言權者公羊一而穀梁四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曰祭

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柰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右公羊之言權止此一處經權之權也穀梁言權四處事權之權也後人於此等每但知其爲二而不知其爲一也）穀梁於突歸于鄭發傳曰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楚屈完來盟于師傳曰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襄三年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傳曰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爲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諸侯以爲可與則與之是猶諸侯主之也曰諸侯之大夫則大夫猶臣也特以大夫執國權則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張則不臣之漸也故至十六年而有正在大夫之事傳曰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在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公羊曰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何爲偏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曰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謹案以上四章於大夫則曰權在祭仲曰權在屈完豈非權本不在故曰在與於諸侯不曰權在晉而曰晉之權豈非本有權與且曰國權明乎諸侯之所執也故於晉之權無譏辭於權在大夫曰非正於大夫執國權曰諸侯始失正也且曰國權則亦有天下之權

也國之權諸侯執之天下之權天子執之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于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豈非禮樂征伐者天下之權非諸侯之所宜執乎然則國權何物孔子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明乎政得在諸侯也然則政者國之權也是故冉有曰有政而子曰其事也記曰諸侯既葬卒哭王政入於國可以言王事不可以言國事大夫既葬卒哭國政入於家可以言國事不可以言家事明乎事者家國天下之通名而政則惟王事與國事得而稱之也權字亦然命字亦然天于君天下諸侯君一國故大夫不得執國權陪

臣不得執國命而政不在大夫也明乎命必自君出權必自君執也且夫聖言富矣春秋者百世以俟而萬世之恆道也是故有道無道皆有義焉是故詩有王者之風有諸侯之風如有王者天下之所以有道也乃若天下無道則國賴有諸侯也諸侯之在風雅之世則受命之伯也乃若其在春秋則將以事授之者也是故詩有思王有思伯而春秋乃兼與諸侯伯也故左氏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曰凡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曰諸侯有命公羊曰稱侯而執者伯討也凡公羊所謂稱侯伯討者穀梁皆曰惡之假乎穀梁無伯討者及觀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而後知其亦有之也其傳曰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執人于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夫曰不與大夫之伯討明乎諸侯之有伯討矣合觀二傳明乎春秋與諸侯之伯矣春秋明王道而兼明伯何也爲天下無道制義也天下無道矣欲易無道爲有道非有王者不可而王者不可遽得苟得諸侯有鶻巢騶虞之德者則亦可以小安此詩人之所以思伯而春秋兼爲諸侯制伯義也（齊桓公未能盡伯義也觀二傳之所以責桓者可知矣三傳之王道一部高於一部三傳之伯道亦一部高於一部也左氏之伯義蓋但知公而學於管

仲者桓公亦未之能盡也凡左氏所云發其五十凡而每若於無所繫也此公羊三義所以每用託也此穀梁之義所以恆於其不然者而見正也左氏按切時事者也公羊判其文也穀梁聯其義也此三傳之所以不同也）爲無道制伯義而但與諸侯之伯而不與大夫之伯明乎國權之不在大夫也

春秋主字義

三傳言主字尤詳大抵淺觀之則同深觀之則異究其指則皆合力共明春秋者也公羊曰宣公謂繆公曰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汝盍終爲君矣穀梁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公羊曰紀裂繻來逆女昏禮不稱主人主人謂紀侯也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昏禮不稱主人主人謂桓王也去樂卒事傳曰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自主其家祭者也昏禮者家事天子諸侯亦各有家事亦曰主人也穀梁尤致辨于此凡曰主人皆對中國明乎主人者主家事也家有家主國有國主天下有天下主是故穀梁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謂天子也曰爲社稷宗廟主謂諸侯也公羊曰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非其家事而臣主之者必君之使之也穀梁亦然曰使之主昏姻與齊爲禮曰諸侯之嫁子于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公羊曰天子之

大夫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曰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爲主于國或爲主于師穀梁曰天子之大夫于天子之崩爲魯主曰襄公死處父主境上事此所謂攝主也自非君薨而攝天子之大夫無主天下諸侯之大夫無主國者也不特此也雖夷狄亦曰主人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公羊曰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太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穀梁曰傳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是夷狄亦曰主人也此皆主之正也二傳之所同也（若深觀之亦皆有異今姑不論）若夫二傳之異者則有之矣大抵正者必在

穀梁而其不正者在公羊也是故穀梁曰會者外爲主焉爾公羊曰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夫諸侯但主一國者也合諸侯天下之事也而諸侯主之正乎否乎稽之公羊孔子曰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辭則丘有罪焉爾夫子自言其修春秋其序與其會皆當時主其事者爲之史文如乎其事夫子一仍史文無所變更所筆削者惟其辭耳今依此言檢視全傳公羊求其辭之所與者僅得一事楚屈完來盟于師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明乎除此一事外皆非春秋之所與也皆所謂主會者爲之也稽之穀梁則雖桓會亦無與其爲主者公羊曷爲於此與桓爲主以此爲王者之事也謂此一事雖文王亦不過此也夫穀梁亦何嘗不與桓於北杏之會將以事授之矣於再會于幽授之諸侯矣於此內桓師矣以何事授之王事也以王事授之諸侯則授獨此一主字而不與也是何也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與其爲天下諸侯主是與其爲君也授之諸侯與其爲伯也伯者臣道臣道無成而代有終故以事授之則可而與其爲主則不可也然則公羊不知此說乎奚而不知也夫公羊固曰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汝盍終爲君矣爲主則終爲

君是公羊之所明者也（曹伯廬卒于師公子喜時見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讓國也當主則當國是公羊之所明也又按公羊讓國五賢穀梁皆弗賢焉故開口即曰讓桓不正也正在穀梁也）然則公羊奚爲與桓爲主公羊述周道者也故凡公羊與穀梁不同之處以文王周公之事觀之則必有合焉穀梁則孔子之志也是故公羊但譏惡而不譏不正穀梁而後明正焉公羊止於諸侯之義穀梁而後言春秋之義焉公羊以公命治穀梁而後備天君父三命焉其他以是推之一一皆有條貫是故公羊每有曰則未知者大抵堯舜之道也而其說必在穀梁故於篇終揭之曰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春秋

之哀公羊說之春秋之樂穀梁說之也故始於涕泣沾袍而終於有樂乎此也故曰深覩之則異而究其指則合力共明春秋者也知其異而後能見其合故二傳之異不可不辨也

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言主宜莫大於此然而不書於春秋而書者惟作僖公主何也春秋有主天有主人主天者主神也二者不可不辨也是故春秋有王事有家事主人者主家事者也主神者主王事者也公羊曰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穀梁曰作爲也爲僖公主也爲僖公主主人也公羊曰封魯公以爲周公

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爲周公主主人也昏禮者穀梁曰宗廟之大事也宗廟之事主人之事也是故天子諸侯於其昏禮皆曰主人也公羊曰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者家事也家事莫大於宗廟宗廟莫尊於祖然而祖則人也是故主家事者曰主人也穀梁曰爲社稷主公羊曰以爲社稷宗廟主二傳不同何也爲社稷主者諸侯也爲宗廟主則子也公羊混而一之穀梁則必別之也其必別之何也曰以爲社稷宗廟主諸侯之言也非正也穀梁則天子之言也天子能使人爲諸侯使人爲諸侯以爲社稷主也若夫爲宗廟主則非天子之所得而使也是父之事也故但曰爲社稷主也大抵二傳不同之處必在論語而論語與穀梁同也論語曰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此與穀梁之曰爲社稷主同者也孔子世家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社稷者邦國之神也天下有山川有平土山川之神以人守之謂之羣神平土建封國其神爲社稷亦以人守之謂之諸侯守山川者爲山川主顓臾爲東蒙主是也守邦國

者爲社稷主則穀梁所謂社稷主世家言所謂社稷爲公侯是也顓臾爲東蒙主諸侯爲社稷主猶之子孫之爲祖父主也爲天下主者天而繼天者君猶之爲一家主者父而繼父者子也繼父者曰爲父主則繼天者亦將曰爲天主也爲父主（公羊曰死以爲周公主必死而後爲主明繼父也父在父爲主也）繼父主家事者也然則繼天者其君亦是繼天主天下事也惟王者德能繼天故天下之事謂之王事也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之謂也（老子曰域中有四大亦是此義王字之確詁也）國者天下之分也諸侯主國事亦是辨王事也故自家事外則王事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各自主其

家則皆曰主人也君繼爲天下主分建諸侯以爲社稷主皆王事也君但能使人爲社稷主而不能使人爲宗廟主不以君命兼父命也此穀梁之所務辨也故穀梁每以主人與中國對舉之所以致其辨也故於取鄁大鼎曰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於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曰吳謂善伊爲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於晉荀吳敗狄于太原曰傳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於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曰狄人賁泉夫召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於名物一發中國主人於名號三發中國主人何謂號則君命是也何謂

名則父命是也何謂物則天命是也記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惟王者能繼天而不過乎物惟中國有王者（易曰昔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此所以物從中國也若夫人本乎祖則中國與夷狄同故夷狄亦曰主人也傳曰人于天也以道受命于人也以言受命人謂君與父也於天以道受命者一於人以言受命者二此所以有名與號之別也何以知號是君命公羊曰滕微國其稱侯何貴賤不嫌同號也故知號者爵號也傳曰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是也何以主人是祖父其說在衛侯惡卒之傳也曰向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人不奪

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名也王父名子也此名從主人之義也故傳之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蓋曰二者分位截然不相侵越也以號掩名是以君命侵父命也奪人之親不可也以名兼號是以父命侵君命也僭上不可也本此義以觀乎二傳則穀梁處處皆合無一語自亂其例者也而公羊則反是矣非公羊之昧譬如醫公羊具述病狀者也穀梁其處方也是故公羊曰隱八年葬蔡宣公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主人與正對舉明乎主人之非正矣曰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明乎

主人之有罪矣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是故公羊之主人非正者也有罪者也亦新夷狄者也迨哀之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于黃池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失正故有罪有罪故夷狄夷狄故不得爲主而反主於夷狄重於夷狄故也天下之重何爲反在夷狄中國失其重故也失其重

者失其正也中國之所由失正不可不辨也豈非以主人與名判爲二之故耶蔡之號侯也而稱公是主人之僭中國也然其事則前此矣葬從主人則所謂喪祭從先祖也既往不咎此所以有託始之文也文有託而義無託穀梁之所以非託也然則將罪蔡之先祖之始僭公號乎侯僭公非失正之始然則何始由混主人與中國爲一是失正之始也觀公羊之中國而乃思穀梁之主人穀梁之主人皆但主家事者也主家事者不侵中國也中國者王事王事亦不侵主人也人知諸侯侵天子之命而用之之爲非正而不知失正由主人之侵中

國始也天子諸侯皆中國也何也皆號也然則何爲主人曰子是也故曰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爲子受之父則卽所謂名從主人也爲諸侯受之君則卽所謂號從中國也知諸侯則亦知天子爲子受之父但爲子耳至於爲諸侯須受之天子也天子亦然爲子受之父但爲子耳至於爲天子須受之天也孔子曰惟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此之謂也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此之謂也知諸侯則知天子故今請但觀春秋之言諸侯也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

使天子與之諸侯爲子受之父亦猶薦人於天子也主人不侵中國也是故春秋之必別爲子與爲諸侯則卽其必別主人與中國之趣也故曰毋忘君父也爲子受之父但爲子耳今也遽爲諸侯是不受之君而爲諸侯也是忘君也爲子受之父但宜爲子耳（三年爲子）今也遽爲諸侯是不復爲子也是忘父也人知受之父而遽爲諸侯之爲以主人侵中國而不知其爲以中國奪主人也是以禮經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此言天子諸侯皆由爲子來也故曰君子之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謂國由家來中國由主人來也故

不可以中國奪主人也以中國而奪主人是奪人之親也奪人之親必由於自奪其親舍其爲子而遽爲親無他故重中國也以重中國之故而奪主人由不知重之在親故也曰君子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明重之在親也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人之事君以爲孝也玆之謂其所以來也曰資於事父以事君事君資於事父者也玆之謂其所以來也易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禮曰父子有親然後君臣有正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曰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則卽所謂中於事君者也則卽春秋所謂王事也本在

事親茲其所以重也春秋之中國至於新夷狄而天下之重至於反在夷狄由昧其所重故也此公羊之所爲流涕而道也此主字之見於經者所以惟在作僖公主也能爲僖公主而後能爲社稷主也故曰爲社稷主而先君之屋壞亟稱之志不敬也夫知諸侯則知天子天子亦必能爲先王主而後能爲天下主也故曰無祖則無天也此所以主字之見於經者惟在作僖公主也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達天之本者惟孝爲王道之本者惟孝也孝經之不見重於天下也久矣其故可知也重天者則小孝曰孝經非孔子之言也此

雜乎夷狄之異教者也重王事則小孝承乎百代之習俗者也子曰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此之謂與且夫後世之所謂異端自春秋觀之則夷狄而已矣是故孟子闢楊墨則稱春秋春秋者伉王道而惡狄道者也王道者子天以道受命于人以言受命者也人謂君父也人命以言則名與號是也故又曰臣子大受命也其單稱臣子也豈若後世之說春秋者哉嚴於下而寬於上失春秋之旨者也然則何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是故春秋之所以正臣子者於魯則十二公於周則十三王是也是故春秋首致謹於元年正月正月者正卽位也人知卽位之爲君道而不知其爲子道也故曰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春秋之謹始則卽孝經之所謂始於事親也春秋之有三正也由其有天君父之三命也故開端而明讓桓之不正讓桓何以不正廢天倫而忘君父隱之所以無正也春王正月者春秋之三正也春者天也王者君也正月者父也將以備責三正而單稱正月何也事天事君皆以事親爲始也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則蓋事天之事者邪讀春秋者每怪詳於十二公而略於天子由穀梁之鬱而未舉故也詳於魯而略於周

公羊是也自漢以來惟公羊載於人口此其所以有託王於魯之說也元年與薨葬十二公之始終也崩葬者十三年之始終也道莫大於終始（孝經孝無終始）春秋明天子之所以失天下者實在於崩葬一門而其義皆在穀梁讀左氏每怪其記周事不詳而春秋亦多削而不志執穀梁以覩之而後乃見其至深切也至著明也至詳盡也首尾相承至條貫也左氏記其事公羊說其文而穀梁明其義三傳合力以共明春秋至響應也持此以觀其中事（爲君之事也爲君與事君一也故曰中於事君）至貫屬也則天子之失天下無他故惟不子則失天下也子道有三天之子也

父之子也母之子也而事天與事母皆在中事惟事父在崩葬也在中事者爲君之事也在崩葬者則皆爲子之事也此又可見必先能爲父之子而後能爲天之子矣此與春秋重主人之義可以相證明者也竊嘗觀乎異敎矣異敎有三則皆未知主人兼愛天下者也則皆未知孝無終始之道者也莫易知於孝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也若夫孝之足以達天德而爲王道之本則非聖人不能知也故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也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在於知所主也是故穀梁曰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人知狄號無中國之號而不知其本由於無主人之名也又曰其不正者名也人知中國失在徒有其號而不知由於名之不正也無名者無主人也不正者名也者主人不正也物先于名者也號後于名者也不正其名而徒有其號中國之所以輕於夷狄也既得主而復失之者也無名則無號狄道也未嘗得主者也是故春秋惡惡以治狄道正不正以正中國其根極在物從中國其成功在號從中國而其本始皆在名從主人也故曰必也正名也（傳曰正名而已矣）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之謂也今之爲新論者知徒號之不足恃矣而思矯降中國之積習然而未嘗究悉其源委也故錯認狄道爲堯舜之道故春秋中國主人之辨不可不辨也

左氏主字尤多皆與二傳相證今以類從鈔之如左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又曰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

原繁曰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爲不臣

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

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

棄好背盟陵虐神主

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

元侚享衛國主其社稷又曰俟主社稷

爲之歌魏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右諸侯主社稷曰神主也神者自外至號從中國之類也

舉八愷使主后土

商主大火

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又國主山川又今晉主汾

以山川則廢主

賂尹氏而禱于其主鍾巫

右亦神主也顓臾爲東蒙主而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則山川在國之中而其神小於社稷也以山川則廢主此之謂也鍾巫蓋又小矣山海經之神孔子世家之羣神是也山不必皆有神其有神者則必有守守卽主也山經之山有神又別有望望大於神也書曰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春秋不郊猶三望公羊曰三望者何太山河海也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太山爾河海潤千里國主山川此之謂也又曰山川

能潤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則所謂羣神也望郊之細也春秋有三望而無羣神蓋非魯侯所主也商主大火閼伯主辰天神也而亦分土而主之舜舉八愷使主后土則其神又大矣要之皆天子使之所謂皆屬於王者也其皆屬於王者何也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天者神（穀梁語）凡神皆屬焉唯王者繼天爲天下主故凡天下之神皆屬于王者也凡神皆公羊所謂自外至者也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所以必以其祖配也明乎主者祖也

夫神民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名而後致力于神

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

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

此又言民之爲神主然則嚮之謂君爲神主也非獨主也獨主則乏主矣雖然民固神之主也而必有一人主祭祀其餘臣民皆隨從者也譬之家事禮有主人有衆主人以治國事君者主人也民者衆主人也雖有衆主人不可無主人以爲之主記曰宗子有君道此之謂也

州吁使告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

梁亡不書其主

主藏之名

此公羊所謂首惡穀梁所謂主其事者也公羊惡事不言主蓋括於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一語拋置之不在辭中也辭之所與其爲主者獨桓公召陵之會一事而已蓋卽與善爲主也抑又曰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亦因其彼善於此也故與宋襄之正齊則不與齊爲主而以宋及齊也穀梁則善事惡事皆言主故曰邢爲主乎救齊曰主善以內此善事言主也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故主其事也不正其釋殯而主乎

戰也虞爲主乎滅夏陽也棄疾主其事故嫌也此惡事言主也左氏與穀梁相應故善事惡事皆言主公羊獨於召陵與桓爲主蓋曰必若此而後足與也故曰以此事王者之事也穀梁不然蓋曰僅若此未足爲王者之事也故曰以桓公之得志爲僅矣此即論語器小之說也公羊峻於左氏穀梁又峻於公羊也抑穀梁小善皆與其爲主則又其寬於公羊也其峻於公羊何也峻責王者必繼天而後爲天下主也其寬於公羊何也不以中國奪主人也

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

善人國之主也

不忘恭敬民之主也　敬民之主也

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

善哉民之主也

信哉言之端也善之主也

讓禮之主也

　右皆善爲主之義也

秦穆公之不爲民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奪之善人

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

大國制義以爲盟主

無德何以主盟　非禮何以主盟

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

晉君將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

徼文武之福以固民主

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楚人曰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

按此可見盟主即是爲諸侯主也公羊謂天子之大夫天王崩諸侯之主穀梁謂於天子之崩爲魯主本天子之事也而今諸侯主之論語所謂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亦以德與義恤患補闕正違治煩亦可以小康而無如其十世希不失五世希不失三世希不失也

子爲正卿以主諸侯

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

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

　右所謂自大夫出也

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吾主趙氏

皆主郤獻子

此賓主之主也而後來之主范氏主趙氏實承是以

來則自大夫出之弊也夫自諸侯與自大夫亦皆以善則卽所謂善爲主也是故襄十六年湨梁之會穀梁曰諸侯失正矣正在大夫也公羊曰信在大夫也正卽正長之治之正信卽信者言之端善之主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夫尙賢天地之大義也則卽善人國之主夫善衆之主之說也然而春秋有大焉者於開篇卽明之曰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以善廢正不可也爲其爲惠也小而害道也大也

故曰仁不勝道故曰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邪也徒知主善而廢正失道則自諸侯而大夫而陪臣而庶人橫議而大亂亟矣弊必至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也此春秋之所以主天下必天子主國必諸侯而不以主人侵中國也抑穀梁於隱不直舉夫君父而必先標孝子先言事父之義何也則豈非事天與事君必自事父始邪此春秋之所以重親而特志夫爲僖公主也

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

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

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

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

此穀梁所謂僖公主公羊所謂死以爲周公主也此主字之本義也故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明乎祖之爲主也

棄信而壞其主

賜之內主

夫人之曰主何也傳曰凡君卽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賓有禮主則擇之

賓主之主也禮經冠昏喪祭朝聘射鄉皆曰主人或據爲主後而言或對賓客而言推原其本蓋一也燕禮臣不敢君故使膳宰爲主人公羊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又曰大夫不敢君皆公羊之義也詩伐木之義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我有嘉賓示我周行則又未嘗不有賓主之義焉舜尙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穀梁曰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

之而不言天子曰使之昏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春秋樂道堯舜之道蓋與周禮有不盡同者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

按大夫稱主見於左氏及外傳者夥矣今以此觀之益足徵主者本有家之稱也此春秋之義所以主人必與中國對舉也

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　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

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

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

以上皆大夫謂之保家之主也其曰保世謂繼父也抑論語所謂五世希不失三世希不失者亦即可見矣

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

此政在大夫之漸也抑承周制而來也左氏屢言東諸侯蓋即書所謂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公羊所謂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樂記所謂分周公左召公右者也子謂韶盡美又盡善謂武盡美未盡善樂記正說此事而公羊恰又有之而穀梁無之也

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

案卿爲民主於二傳未之見或者即大夫稱主之義與已詳於前不復論論貳字夫左氏曰國卿君之貳而穀梁則曰寰內諸侯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修之肉不行境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諸侯且不貳君況

卿乎然則臣之貳君於古有之而春秋以義正之曰不貳也大抵左氏述其事公羊述其文而穀梁明其義何謂其文大抵三王是也子曰殷周之文其此之謂也何謂其事亞於三王者也何謂其義則春秋峻責於王者是也是故公羊不言堯舜之道不言春秋之義而於篇終揭之曰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穀梁每曰春秋之義則即公羊所謂制春秋之義者也制春秋之義公羊揭之於篇終而春秋之義則在穀

梁也是故公羊但譏惡而不譏不正穀梁而後正不正焉春秋之正不正則其道大矣其義峻矣百王之所受正者也是故史墨所稱觀之於古而悉合也然而是一往不返之勢也十世五世三世終於庶人橫議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也苟非春秋孰則能正之者故其曰物生有兩天之道也而春秋之義則曰物從中國焉不曰從天生而曰從中國何也恐人之誤從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記曰物本乎天物固天生非可以矯揉造作也然而象物非聖人不能是以舜曰觀古人之象也春秋曰物從中國謂自有中國以來聖人所制作之物也抑中庸又言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能知能行及其至雖聖人亦有所不知所不能焉此言古聖人有所不盡乎道也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言不但聖人雖天地亦須君子之道財成輔相之故曰贊天地之化育也何處見此君子則豈非孔子者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是以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然則自有中國以來百王所審正之物盡取之無遺也其有不正者盡裁之無過也物具於中國中國之物之當從者具在春秋故曰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也物從中國此之謂也夫所謂物者何也觀於春秋之所存者而可知也與夫史墨曰物生有兩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而穀梁則曰有至尊者不貳臣之貳君豈非春秋之所削者乎乃若春秋之所存者則有矣僖五年齊侯宋公會王世子于首止穀梁曰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昭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何以重之存焉志之也稽之書禮五帝無世子有世子自三王也（虞書曰胄子朱又曰教胄子或謂胄子即世子然胄子自謂繼父有家非謂繼君有天下此云天子世子世天下則所謂

（大人世及以為禮者也）春秋樂道堯舜之道而存王世子何也云可以重之存焉也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堯但能薦舜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是仍有與子在也難者曰與賢與子兩聽於天則不必與子也今曰天子世子世天下是與堯舜之道異也然而曰可以重之何也曰孟子曰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由是觀之天之與賢十之一而與子十之九也故曰云可以重之也

觀春秋之存王世子而知爲民主之說者之孟浪矣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夫一者何也曰天也人知堯以天下與舜而不知是天與賢則與賢也人知舜之有天下也天與之而不知夏后殷周繼亦是天與子則與子也孔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此之謂也爲民主之說者不知有天者也且今之議者之以民主爲堯舜之道也不特不知天亦不知民唐虞之禪也固曰天視自我民視何嘗不重民然而必曰天與而不直曰民與何也民不能一且遽齊一也必子若丹朱之不肖又必賢之攝相歷年多施澤於民久而後民皆齊一焉此固非堯之所能爲也而亦非民之所能爲也惟天能之故曰天與也非人之所能爲而强爲焉是逆天也逆天者必爭且亂何則不問其子之賢不肖不待攝相之歷年多而一旦由民舉則民固不能齊一民不能齊一則不得不取決於衆夫民不齊一而取決於衆則爭且亂之道也彼以民主爲堯舜之道者亦弗辨而已矣惟堯舜可謂之民與彼民主者直衆與耳非民與也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必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用賢爲臣且然而况乎君而安可不待民之齊一而以衆決也

是故春秋之義又有之曰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何謂民之所歸往則孟子所稱天下諸侯朝覲者訟獄者謳歌者舉皆歸往焉必如是而後謂之民之所歸往故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言雖有天下之大半但尙有小半不歸往則仍猶未可也故曰大道爲公謂之大同必舉天下之民皆齊一焉而後謂之大同也孔子之所謂大同者如是而議者顧以西人舉總統之法當之何其弗辨之甚也且夫民與衆之辨則春秋又早辨之矣於宋人以齊人曰民者君之本也是人即民也於公以楚師曰民者君之本

也是師卽民也然又曰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此言君重於師師重於人師之重與卿等也是故君傷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師者衆也衆之重僅與卿等而安有君而由衆舉錯者也且春秋之義旣曰民者君之本則卽孟子所謂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者也然又曰君重於師明乎師之不足以盡民也故夫舜之舉也何嘗不由師錫然但師錫而已則固不能遽有天下也非直堯不能舉天下而與之師亦不能也何也民不能遽齊一也而欲民之齊一則非天不能此所以必曰天與也故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惟天子受命於天此之謂也是故不受命不待民之齊一而由己專與之者燕子噲是也不受命於天不待民之齊一而以衆決者西人舉總統之法是也然而子噲立召亂而華盛頓之法行之百年而國以得志何也曰時不同也記曰禮時爲大老子曰人法地何謂人法地則孟子所謂貉道可行於貉而不可行於中國者也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故無城郭宮室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此法地之說貉道與狄道雖有殊而其無人倫無君子則一也何謂君子有君則有君子無君子則是無君也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左氏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此言有國則必有君子也是故春秋有所謂州不若國者有所謂不成爲國者也又曰吳無君無大夫謂國矣而無君子也韓文公曰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此語也於經傳古籍中時時見之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敬父矣大夫士君子則知尊祖矣此卽進之說也論語曰先進於禮樂此之謂也商子曰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則以別險爲務則民亂故賢者立中正設無私而民說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爲務而賢者以相出爲道民衆而無制久而相出爲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爲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設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商鞅始

以帝王霸之道說秦不用變而爲一切之言然其稱述古今之變則不盡誣也每觀泰西人自述其古昔大抵如鞅所謂親親而愛私之世也而其近事大抵所謂上賢而說仁之世也彼尙在未立君之世故華盛頓之法亦可以暫行於一時而豈中國所可倣傚乎哉且彼泰西方在上賢說仁之世故人人出其心思才力以相濟也則所謂以相出爲道者也彼方由乎相出爲道之世我適承乎偏重貴貴而上賢久廢之世此其所以不能相似也然而我之自病不能而推究其所以不能之故至欲舉五千年以前聖人所立之制而一旦廢去之以求返乎未嘗有君之世烏乎其亦未嘗稽古而已矣夫鞅固曰民衆而無制久而相出爲道則有亂也故聖人承之而立君也今之議者智不逮商鞅者也難者曰泰西諸國之有君也或千年或數千年今日尙在未立君之世何也則鞅之言亦有及之者曰賢者設無私而聖人承之而作制立君設無私而使民說仁此賢者之所能也若夫立君則非聖人不能也且夫聖人之所謂君者非夷狄之所嘗有也抑非後世俗士之所能知也其在易曰昔者庖犧氏始王天下神農氏繼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明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論語所謂先進於禮樂其此之謂乎觀上之歎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倣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之謂大同故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惟大惟堯則之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法堯此之謂也春秋樂道堯舜之道此之謂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此之謂也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型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三王之世大道既隱僅逮小康之世也論語所謂後進於禮樂此之謂也子言之夏道未瀆辭殷人未瀆禮周人彊民賞罰刑罰窮矣故君子之所謂仁者豈

惟秦漢以下不足哉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三王亦既不足也矣故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矣故又曰君哉舜也君子之所謂如是故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而豈泰西之所嘗有哉是以師說稱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孝經則自周公以上皆聖人也詩有文王之所以聖有周公之所以聖而孟子稱由堯舜而來湯則聞而知之文王則聞而知之孔子則聞而知之此之謂也夫春秋則左氏斷自康王以下之禮謂之禮經焉公羊斷自周公以上下不道康王以下上不及堯舜之道焉若夫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者實在穀梁則所謂樂道堯舜之道者也則所謂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者也春秋之所謂王道此之謂也子曰今用之吾從周所謂行在孝經者乎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所謂志在春秋者乎是故春秋有正有不正也則百世之王蓋莫不受正者也是故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人之見之者將以爲無是道也他日則又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然後知其有是道也此夫子之所獨者邪故曰賢於堯舜也泰西未嘗有五帝三王爲天下君之君未嘗有春秋明王道以濟天下之道其所謂君者國君耳（以春秋正名之言言之可以謂之國君不可謂之諸侯爲諸侯受之君侯者號也號受之君者也號從中國此之謂也詩序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正名之言也若以公羊言之則所謂無君無大夫者也）其所謂道者賢者設無私以愛爲務以相出爲道之道耳脫乎親親愛私之世而適當上賢而說仁之世者也民衆而無制久而相出爲道則有亂中世之上世當庖犧未作之前蓋嘗由乎此道矣今之泰西適當此時適當久而相出爲道則有亂之時也其將進於中國也不遠矣何以知之易窮則變變則通其道固窮而無所復之也且彼之爲民主者其譯曰總統固自知非君也以無君爲其道者也夫無君固非可久之道也然而其禍固先及於君主之國何也則以彼之所謂君者非受命於天之天子又非受命於君之諸侯也而其所奉以爲教者又無畏大人之聖言也而適當久而有亂之時則居高位者必先受之固勢理之自然也莊周曰堯舜之末立乎千載之後今泰西

之有無君黨也人知民主之國悔之而不知其立教之本在千載之前而其未見於今日也其將進於中國也此輩爲之驅矣中國之在上世固嘗歷此自庖犧氏作而後有王天下者焉則卽吾之始進於中國之時者也故曰先進於禮樂也先進之進則卽互鄉與其進也之進則卽春秋進於中國之進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然則先進最正而後進則既過之者也是故公羊貴復古而穀梁貴反正皆指中國而言而至於夷狄則二傳皆與其進於中國焉夫公羊之復古復後進之禮樂也穀梁之反正反之先進於禮樂

也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此言復古反正之有序未可以一蹴而至也中國當一進再進之後而失之故主復也復於古而未至於正則不能久而終必失之故志終於反正也夷狄未嘗進於中國故主進也夫春秋之所流涕而道也則何嘗不曰中國亦新夷狄何嘗不曰重在夷狄然而必曰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何也中國既有道而其後失之失之者人也道固在中國也若彼之未嘗進於中國者雖欲由之而苦於無其道也是以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物之在春秋者燦然也董生曰春秋猶天也不能察寂若無察之乃見其無所不有自春秋而不察而率任己見焉此局守者之所以沿末失而不知反而進取者之所以猖狂也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當禮運之窮而將返之時苟非稽之聖言則賢者智者尤易過矣哉

第八守約

孔門所學之文十三經與曰其時無十三經也詩書禮樂而已而禮又所以約文也且詩書亦多是禮也然則所謂文者何書乎曰凡國史所掌文字所記皆是也是故俞理初有古學多書之論故曰多聞多

見也謂古書無多者不知古者也大抵文以記言記事正僞並陳善惡皆錄其僞而不正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旋生旋滅三代之文亦如後世藝文志所記爲歐公所歎者也譬諸草木枝葉繁華望秋零落所存者幹耳華葉不能久存明年旋又另發故一時有一時之文或逾歲卽爲廢紙無復省覽或十年百年或千年之後無復省覽此皆所謂文也而其中有至言焉孔子刪錄而存之則五經之文是也而其傳指七十子之徒傳之則所謂十三經也由是而言古人所讀之詩書未刪之詩書也所見之春秋未修之春秋也所讀之易未贊之易也

所學之禮尤多非禮之禮而正禮或又未有出也至於其時亦有傳記而亦不爲孔門之傳記也故古人所讀之經傳不如今之經傳也古人所讀之經擇之未精而傳記語之未詳也此古難而今易一矣記曰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子貢問喪夫子告之又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此二記者明乎禮之正或無書而存乎書者或非正矣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晉無此二書不得見也世家言書傳禮記自孔氏明乎前此無有也子貢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然則其時散在人人願學者須人人而學之豈若今日十三經便終身得常師哉此古難而今易二矣是故夫子多聞擇其善而從之告子張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此未有經傳之學也中庸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此既有經傳之學也是故盡讀十三經之爲博學之矣多問則必有違疑不違者愚人也否則滑口讀過也非然者觸目皆疑難矣此之謂問大抵當如公穀二傳之所問者此之謂審問之問而後能用思矣而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自此生矣舜之大智執其兩端鄭君曰兩端過與不及也朱子曰衆論不齊之極致也詖淫邪遁之辭自此生也故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也觀於古之異端周秦諸子之要指與夫漢以後先儒名臣之議論與夫殊方異俗之教與夫近日賢豪之新說觀其言而求其心之所蔽大抵不慎之故也是故慎思者心術之至符也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聖狂之辨辨於此也子曰今之狂也蕩又曰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觀今議論可謂蕩矣大抵不學之蔽也非必不看書也不好看經書則謂之不好學也此其人亦未必不讀經書也讀焉而無所入則不審問也不審問之謂不好學也抑未必不有所疑難而致思也思不慎也且夫好求新術者必其智者也人心有所擬議其或未善未信本不難知也慎則知之不慎則昧之耳慎思則可以得其辨矣邪說而附會經義與經義而流爲邪說必有毗連之處矣豈經之中而有邪說哉惟弗辨之故也是故明辨者明善之止境也

鄭東父遺書卷四終

鄭東父遺書卷五

筆記

文周孔孟之時斯道如日中天自秦火後遺經殘缺而天地如長夜矣雖經漢唐宋諸大儒先後闡明然至今如日之方升而已固未復三代以前之舊也

讀經書必自視爲一無所知之人然後於古人傳注始能虛心受益若未讀數行遽欲自立說則古人深意必有不能盡知者矣

古人立言有須質處有須巧處此禮記所以曰辭欲巧也如論孟與門弟子言則質與時人言則巧非不欲質

也必巧乃喻也詩書中巧者亦多此等處漢宋經師皆不甚理會惟一二詞章大家知之又未及詳言經之所以尚多未明處此其一端也就詩書言書質而詩譎就詩言雅頌質而風譎尚書如典謨誓皆質誥則委曲開喻其詞有不得不文者書之誥其殆猶詩之風與

說文論造字之本爾雅則詩書禮樂四者之傳也蓋古者樂正崇四術以敎士此書豈卽敎士者之所傳與

先儒注疏不可質斥東塾讀書記謂鄭注謙謹最識鄭君深處鄭君此事當世爲天下法也

鄭康成之治經蓋以孝經爲宗旨其注中庸之大本以爲孝經蓋遍繹羣經而尋得一貫之道也

凡一字止有一義其餘皆此一義所引申也他經訓詁有定宜詁以祖義者易以引申義不得也宜訓以引申義者詁以祖義亦不甚逕顯也惟易不然六十四名皆祖義也此六十四義括盡天地萬物更無漏義故凡此六十四字之引申義無不備於三百八十四爻辭之中卽如需亦待亦養畜亦養亦止再引申之則爲畜聚爲畜犯皆有之稍深於訓詁之學者於此因悟正名百物之原下逮唐以前展轉變遷之字義與夫唐宋以後極晩極俗沿譌之語孰爲最初祖義孰爲俗儒無根之解

可以如視諸掌以此讀易則亦了無阻隔矣

杲嘗述一老生之說曰易多古事孔子不釋今人無從識矣法容叔聞而怫然曰豈有此理聖人述六經乃聽後人之迷惑耶杲因容叔之言推之竊謂大傳解說彖象雖但舉大義不逐句貼釋然經之義蘊執大傳而索必可知也

凡大傳解經有似太略者非略也義可知也若困亨貞大人吉傳必明其句讀者恐人讀亨貞爲句大人吉不連貞也讀貞不連大人則義有闕所以必詳見之也然則凡傳之所不詳見者皆連讀之爲一義者也肯乎傳

之詳略以爲用心之詳略庶幾得用心之善則焉爾杲嘗妄論五經易尤深奧宜乎難明然自今觀之反未有明於易經者也則豈非學者尊信十翼故耶詩春秋最晦失者則豈非不信傳故耶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觀學者於經義之所以得之與其所以失之未有出此兩言者也且學者於詩春秋之傳所以輕疑之者以求其說而不得耳抑思易之十翼又何嘗盡其說哉惟不得其說而不敢疑所以展轉賡續逐漸至今而明者已多詩春秋之傳則不然一不得於心輒謂傳誤所以終不明也向使於十翼亦以詩春秋之傳視之恐至今

猶蒙昧而已矣向使於詩春秋之傳亦以十翼視之則二經之義決亦不至如今日之晦失矣

朱子欲於經下但小著訓詁其發明經義俱於傳下發之此言也蓋在既成本義以後乃必不可不從者也此言之於易鄭君之於春秋皆是晚年見及略啟其端而未及爲然譬之宮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二君之言乃已得二經之門也竊嘗譬之經如關鍵傳其鑰也子貢之言是傳之題辭也後世學者於五經之傳猶幸尊信十翼是已得其鑰也所不盡如法者病在不疏傳而解經耳向使不解經而但疏傳如唐人之疏注者然經義之明當不僅此朱子晚而悟及而後人猶莫之由也宜經義之明猶有待也鄙意經下不得著一字雖其名物詁訓傳所未言者亦總於傳下發之專務明傳傳明而經自明如此則但有誤解傳斷無舍傳而自立說之僭戾矣詩春秋亦然必如此而後讀傳審諦唐以來不得於經則疑傳之蔽可祛矣

讀彖傳當取常見習用正當之詁訓寬以解之繼乃切比經文求其親切曲當之義本卦時根二體據爻位參伍乘承應互通之他卦其皆合焉乃爲得之大抵治經十九用力在熟讀經傳繙檢字書特其十之一耳

隨卦二三上才柔故其隨也係係者渝之反也九四志剛然體兌故亦不能變化隨時九五以位中正得吉然亦體兌不能變化隨時之義惟初九得之故爲官有渝也

蹇九三九五皆實皆當位六四來連兼連三五也猶所謂三畫連中是也更有一證焉坤之彖辭曰西南得朋今蹇曰利西南是亦貴得朋也大抵陽得陰爲得朋陰從陽爲得主或曰得友九五大蹇朋來得朋也九三內喜之蓋亦得朋之義其四柔爻初曰宜待二曰匪躬四曰來連上曰志內從貴皆是爲陽所得也既卦以得朋

為義則六四之連宜為連三及五矣又有一說焉易道剛柔相易乾之三子皆得乾之一體震動坎習艮止剛德也六四能來是為效艮柔變為剛成互乾之象而曰連故宜為連三五也又有一比例焉上六來碩為志內志內者應九三也又曰利見大人大人者從九五也上既應三吉而又利從五故知宜為連三又連五矣知大人是五者彖傳利見大人往有功也之外為往知大人是五而非三也

傳曰乾坤易之門謂發凡舉例也坤西南得朋知解利西南亦有得朋義初小人孚于君子二四五君子能孚于小人也三不應陽所以致寇上六不應陽所以為悖曰解悖者以卦德有此義也為悖者遇此占則為將見射于君子已爾二獲三狐四解而拇者比兩陰應一陰陽德溥被不偏繫於所應君子之得朋如此也陰以專應陽為得不專應為失小人為君子所得如此也六五之為君子以位也陽何以宜溥被不宜偏繫陽一君而二民也陰何以宜專繫于所應陰二君而一民也

解九四朋至斯孚亦謂所比二陰大抵爻辭陰為陽之朋陽為陰之友

杲未學卦變不能知其是非竊意損之損下益上乃是

陰下陽上也二體如此不必云卦自否來也其道上行故下三爻皆就上行論其得失初遄往无咎而二征凶者注所謂全例則剝道成是也然則此三人行者謂下三爻並上行也下三爻並上行則剝及上九是損一人也一人行者謂但本爻上行也但本爻上行則與上九正應是得其友也或疑三爻並變則成艮不得為剝不知卦以損下益上為義論損非論變故義主酌損時懷損多成剝之慮也

姤遇也柔遇剛也陰柔不正無不由遇而長此聖人之所以於遇致戒也並非遇便是不好也故又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勿用取女是戒此三言則是法也九五合乎姤之時義者也九五含章中正也卽剛遇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法天地相遇之道故也

萃六二之引兌上六之引皆謂引而長之萃六二體順位中正故引吉无咎兌上六體說未光故須引萃初有孚不終志亂也二引吉无咎中未變也不終之為亂未變之為引引與不終反對故疑引是長也說之大民勸矣哉而六三來兌凶上六亦未光須引之乃大也

德亦有升不獨升位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

升在上消不富也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是冥升之謂也假我數年學易可無大過不富之謂也有若無實若虛顏淵之不富也不富故未見其止也此顏淵之冥升也

本義因賤以致貴解得妾以其子最爲得之妾子可以爲君妾子雖爲君妾母猶不得稱夫人周禮也春秋時人君違其祖制孔子諱之不說此句帝王不相襲禮後世儒臣得而說之矣

巽爲入入而後能制制者入之引申義也入譬諸仁聲制譬諸仁言入譬諸道之以德制譬諸齊之以禮入而後制王道也不入而制法家也

巽爲風爲入爲號令皆動物之事也王者之風修身爲本誠能動物九二之剛中也昔周公將制作禮樂恐民不從故不敢作洛庶殷丕作周公曰勞役且說況禮樂乎於是乃敢制作周公之不敢輕舉也恐令之而不從將聽之乎則損威而民玩後將不可復使也將強之乎則是變而爲齊之以刑也民將免而無恥矣必待吾德深入人心驗知物情既動而後制之則一舉而定齊之而無不齊可以恆久而不息矣此悔亡之說也傳曰巽而動剛柔皆應恆然則不巽而動斯物情不應非恆久

不息之道也隨貴渝而賤係故卦德在震體初爻恆貴巽動而戒妄動故卦德在巽體九二也

小過六二祖爲九四妣爲六五君爲九三臣爲初六也此二爻象都無一語及二體者而取象飛鳥傳曰有飛鳥之象焉豈非取象於二體之外不在常例故特明之與若然則所謂飛鳥遺之音者兩鳥飛而相對語也艮在下而向上震在上而向下不宜向上宜向下小過之時義也象取上下相對二與五對三與四對初與上對又三與四爲對二與初爲對五與上爲對也三向上四向下宜下不宜上故三爲弗過防之四爲弗過遇之向上凶而向下无咎也初象燕翦鳥飛向上其翦隨之鳥能左右之翦無如何也上象向下之鳥之翦弗遇過之爲飛鳥所離也非已所爲是謂災眚也初之飛鳥謂九三上之飛鳥謂九四也五柔中故爻辭較善凡象傳有似太簡略者此卦之類也皆玩其象以推爻辭而可知故不復詳解之也

小過六二過其祖祖何以可過祖爲先公孫可以爲天子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堯一日未崩舜一日不爲天子臣不可過君之義也瞽瞍不爲天子而爲天子父書曰初載見瞽瞍是父不可過也祖之可過者世遠無嫌

也周公制禮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以爲成文武之德也

予所雅言詩書執禮然論語惟說詩爲詳詩三百關雎樂而不淫誦詩三百小子何莫學夫詩子謂伯魚諸章皆學詩之門戶也書則無之且今所見經之傳記易有十翼春秋有三傳禮有禮記詩有序傳惟書之傳記較弱矣書序不知其所自出尙書大傳不能盡釋經文且與史記不合馬鄭亦不遵用視彼四經之傳記完好者獨不侔矣傳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又曰入學祭先聖先師先聖作經先師述之爲傳不由其傳而欲明

經由欲入室而不由戶也而書之傳其微弱顧如此然則書之門戶將安在乎竊嘗以爲論語說詩詳而說書無之者詩主文而譎諫書則正而質文且譎故須說乃明正而質故無須說也一疑解矣凡論語何嘗不說書論語所稱堯舜以來聖帝明王之明德蓋皆孔子之說書也孟子論古自堯以來無不與論語相應而言更敷暢是論語之義疏也由此推之禮記似此者亦不少此殆學書之門戶乎以此爲師以讀史記書序大傳說於馬鄭大義之多歧可以有所折中詁訓正以爾雅所謂通古今語而可知者也

詁易地不變者也訓易地輒變者也鄭注於古書未有是訓而於義有之於此書文意爲便者加猶字以致愼然此術用之於傳爲宜於經恐不宜也爾雅釋經者也經之須釋者爾雅釋之矣故曰古文讀應爾雅故通古今語而可知也顧詁禮多辭爾雅所不釋此非爾雅之疏漏蓋不須釋也何以不須釋書讀百徧自悟也以爾雅識其詁以百徧悟其辭辭詁並得大義可得而論矣此皆無待旁求者也梅傳以下大抵以爾雅爲不足盡解經而旁求之由不得其辭每字必爲義故也每字必爲義則爾雅信不足以盡解經不得已而展轉引申之

訓滋起矣自梅傳至近世戴氏踵此術日以加益其用力之勤並皆有得然其得之者大抵不出爾雅之外而其下資乎後世之書注展轉推移而後成訓者則往往纖弱迂回不肖古人渾厚自然之趣由書讀百徧之功少繙檢字書之力多故也

子思之時天下之書猶同文至周末則七國皆有文字秦并天下李斯又用秦字改之伏生爲秦博士其所傳今文尙書即秦文也若漢人所見之古文則猶當日同文時之文故鄙意於今古文兩家不同處多主古文家說以其似足據也

今之梅氏本未必一仍漢人所見之古文其中恐有意讀失眞之字及兼采今文改易之字設不幸有此二端則不得責其必應爾雅不得專恃百徧自悟之術矣故近世學者輒刺古文頗不可廢然但資以考異則可耳未容遽據爲斷緣漢之古學皆兼今學誠恐其中雜有今文及辨識古文而或有誤者不可不慮及也當以意消息之遇不可決姑兩存之似乎較爲妥善又辨正今文與古文之異同可由聲近通假之意求之處漢人或有誤識古文可由金石文字考知古文與漢時今文形似因而致誤之故此二術者皆用力多而收益少勤勞

十年可以說經數字較諸熟讀經文詁以爾雅以識其言進而上溯馬鄭序傳史記折中於論孟禮記以求其義者輕重緩急之間不同日而論矣

史記中尤多尚書極古師說於堯老使舜攝曰以觀天命此卽薦之於天之說也自孟子外說堯舜事未有及此者自子長外知孟子此章義亦更無第二人也於文王始事紂曰陰行善君之謂陽臣之謂陰也豈文王無陽德哉皇之不極王風起於諸侯一以柔道行之臣道然也

關雎后妃之德也程子謂后妃非太姒愚謂得其意雖謂太姒無害否則雖非太姒猶彧也且序關雎則曰風天下而正夫婦葛覃則曰化天下以婦道斯言也豈無謂乎竊嘗以爲后妃之德也者猶曰刑子寡妻云爾風之始也者本乎身及乎物之謂風王者之風之及物也莫先乎寡妻故后妃之德是王者之風之始也故可以風天下而正凡爲夫婦者也后妃之本也者孝爲本也人皆一本男女一也男子既仕先公後私非二本也事君不忠非孝也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非二本也無父母貽罹女子之孝也故可以化天下以婦道也自葛覃以下莫非王者之風而關雎爲之始關雎既曰后妃之

德兔罝安得不曰后妃之化乎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后妃之德君子之道之造端也葛覃以下由此而推及之者也

子長之時齊魯韓三家分行而韓詩爲世詬病子長則曰其歸一也用此知二家弟子之詬韓詩由未覩其歸故也杲嘗竊恨子長未見毛詩不得一言以爲論定然以今日尚存三家之說究其指歸其與毛不合者蓋亦無幾直以所從言之異路學者有省不省耳

凡詩刺其人皆是愛其人而欲救正之方書所謂刺其穴者所以已其疾也以爲深疾之詞是求快已意攄憤

懣也快意抒憤是謂訕謗豈刺之謂乎大抵詩義自鄭君不能識孔疏承譌遂以疾怨詆斥當之唐詩既亡宋以後儒不復知有詞學自是之後遂有訕無刺逮於有明遂以譏刺爲罪名而溫柔敦厚之思亦遂不可復覩矣

序凡言刺某人皆欲其人改過詩欲得此人聞之非欲他人聞之也凡言美某人皆欲暴揚其善詩欲得他人聞之非欲此人聞之也

周公禮譬諸國初之典周官禮譬諸後來一再修之典孟子周世頒爵祿周初禮也周官與孟子異者後世所行禮也其與經禮合者則是未改者也經禮不但儀禮凡孝經論語中庸孟子及他傳記中孔子所取者則經禮也大抵成王周公以前制也惜抱先生謂周公之制存於周官而不備旨哉言乎

周官五帝先儒或本緯書以爲青帝威靈仰赤帝赤熛怒之屬或本月令以爲太昊炎帝之屬二說似異而理不甚相遠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蓋嘗觀五方名山大川興雲致雨其澤或及千里或及數千里則此千里數千里之人必歸依之古之帝王亦遂立之爲嶽爲瀆五帝雖非五嶽四瀆而其神爲一方所尊大率相類其以爲太昊炎帝之屬者以此數帝功德崇高故以配之猶今人謂京師都城隍之爲揚公繼盛也其以爲威靈仰赤熛怒之屬者則當時王者毖崇之號猶今之稱關帝爲協天大帝省城隍爲顯忠大王縣城隍爲顯佑伯也特此等名號疑起於秦漢之後不似周時所有緯書所載謂之雜則可謂之僞則不可鄭君之時想知其名之所由來故引以爲說不然豈有立心不欺之人而反舉怪誕之說以惑世耶

詩言周道缺自康王書載康王違禮之事孔子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未有不謹於禮者也春秋傳曰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不謹於禮自康王始自此以下後王世有變更至於小雅盡廢而周宗仆矣平王東遷禮樂征伐不復自天子出考之春秋大抵可見有能於此考知周官爲何時之制者亦詩書禮春秋之要領也

禮運篇首諸語直謂之近老氏固嫌武斷要之此篇在諸傳記中則不得謂非創論高議也學者誠不欲遽斷然不可不常蓄疑於胸中也且如所云今大道既隱者將謂禹以下之世爲今乎將謂春秋末年乎所云天下爲家者將謂傳子乎將謂不然者乎且其言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

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文義明白非直謂謀兵由禮義乎鄭注他經一用儒家獨此引用老子可見鄭君亦以爲近老子也

杲意於禮運有三說焉一則如前人之旨謂此篇蓋出子游故雜老氏之趣與論語孝經中庸孟子不盡合也一則大反前人謂聖人意中未嘗不兼有優帝劣王但不輕言之而此篇則其見意也一則謂自三代以下爲君子者不能盡禮二千年中僅得六人此外則皆不免私己故僅至小康未至大同設能盡禮如以下所云則不但小康矣以上三說皆非蒙意所敢安大抵此事非中智所能決鄭君之注蓋論而不議似最爲得之若必欲議之則前人所云近老子者似較妥善若既欲議之而又不用前人則其勢必將出於後二說矣

公羊穀梁於春秋猶刑獄之有條例也左傳則案情也稽左傳之案情而斷以二傳之條例則春秋可得而治矣

杲治春秋有年曩謂左氏事詳而義例疏今見左氏義例尤精足以正二傳之得失也曩謂二傳惟例可憑記事說義多不足據今則見其往往可通且多精義也且左氏明魯史舊章二傳明孔子新意譬如爲高必因邱陵舊章者孔子之邱陵也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者咸在焉孔子因是推廣新意故左氏雖專明魯史兼可以明二傳也孰爲口受之傳指孰爲推測失眞證以左氏蓋可得而識也新意必二傳者公羊明魯道者也穀梁明王道者也左氏則明當時行用之道者也當時行用者霸道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五霸桓公爲盛故當時行用總之霸道霸道總之齊道也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譬如左氏一變而進於公羊公

羊一變而進於穀梁也所以必明魯道者爲人子孫道在法其祖也穀梁則損益四代之趣咸在焉惟聖人崛起在帝位者乃能用之也大約學者先須識左氏事次識公羊義次識穀梁義最後識左氏義未學二傳不能識左氏發凡解書之趣也

左氏明其事也公羊明其文者也穀梁明其義者也左氏之發凡解書繼二傳而明所難明者也何謂明其文春秋有言有否言者何譏貶也不言者何不譏不貶而隱有以見正者也春秋之所譏貶者公羊斯明之矣所不譏不貶而隱有以見正焉者公羊恆引而不發發之

者穀梁也然而公羊非不知也背乎春秋之文春秋不言則亦不言之也左氏非不言也但不正言之耳後之爲二家者不知此義故務與穀梁相反而唐以後又因以詆左氏與公羊此所謂蔽也知左氏亦是春秋亦有諱知公羊明魯道爲人子孫幹父之蠱用譽不得聞斯行之則三傳不同之處往往不相違害矣知三傳並出孔子皆是我師遇有非常可怪之義奇古幽奧之詞則愈虛心印之勿疑爲妄勿遽有所主張則精義入神之用可得而聞矣

讀春秋之法當先取經文讀之令爛能成誦然後讀左

傳以考其事與所論之義蓋已不能無所疑及讀公羊與左氏多所牴牾而可疑處多矣更讀穀梁而可疑處愈多矣然後綜而觀之平心易氣以求之乃知三傳雖有同異其歸未嘗不一要在讀者善會之耳

春秋自啖趙陸於三傳外自爲傳胡傳因之而程子遂有據事直書褒貶自見之說朱子又謂春秋無例元之趙汸益暢其說於是褒貶之說廢而學者皆卑視三傳以爲可束之高閣矣不知所謂據事直書褒貶自見者三傳中如云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即已言之然又曰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

是則貶絕固不可廢也且諸儒必欲廢褒貶之說何哉不過以例多則通於此傳者或不通於他傳通於此條者或不通於他條穿鑿附會反生轇轕耳然三傳之例苟平心易氣以求之實有如東坡詩所云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窮其源者豈可不參伍觀之以尋古人之意乎

說春秋者不信三傳始於啖趙然范武子注穀梁已開啖趙先聲觀序所言可見矣夫三傳流傳最古其師師相傳必有所自今與其信後儒臆說固不若虛心就三傳擇所從必不可通姑闕疑焉之爲愈也

朱子嘗譏左氏不當言春秋士大夫逆知後來之禍福此語非也古人格物之學所以高出乎後世者正在此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襄昭定哀之世之人尚能識之况前此乎詩曰求福不回孔子之告曾子孝經自天子諸侯大夫士皆以得福爲孝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斯義也漢時君子知之者猶多唐漸少宋更少矣後世賢人君子已不知而反譏古人者一開卷而觸目皆是不可勝道亦不當輕泄曩嘗爲桐城姚仲實兄弟一發焉蓋欲其遇事必稽於經而後言勉爲三代以上之賢人君子也

周鄭交惡君子乃刺周王而商臣弑父且得免議者蓋拒父弑君之惡不待議而義明故不議也試觀左氏全傳可以得其旨矣再觀公羊穀梁益可曉然矣大惡眾著之事二百四十二年中何翅數百三傳例不置一語其有語及之者則必其有小出入人所易忽及疑不能決之義因牽連及之非爲大惡發也杜元凱後讀左傳較熟者推元儒趙氏左氏之寃趙氏時有所發其論諸侯之女惟王后書一條云左氏明知其事何苦自相違異杲讀此言爲之鼓掌稱快因賡續之曰解如此存心以讀左傳雖不能卽悟終必有悟之一日彼輕詆左氏

者皆覩左氏之智曾童穉之不若者也此春秋之所以久不明也趙氏又譏左氏合其大而論其細其蔽猶沿唐宋之誤所謂不能充其類者也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孔子此言似爲秦而發當時諸夏之君非親爲篡逆卽篡逆者之子孫惟秦不然邵康節謂書終秦誓爲孔子知代周必秦之證然以當時風氣考之恐稍有識者亦無不知也

說經如王肅未嘗不使人驚然必如鄭君方可謂淵博肅則博而不淵且身爲魏人而黨於司馬其人品亦不足言矣經旨純懿深遠決非無人品者所能明白也

御批通鑑輯覽。斷靈武卽位爲篡。非誣也。明皇本聰明。昏迷於久安長治之餘。自祿山一亂。又復清白。故收納羣才。以圖恢復。逮太子卽眞。勢無相爭之理。不得不推以與之矣。

房琯張鎬諸人皆明皇所拔以付肅宗者皆不久得罪罷去蓋肅宗天姿極薄欲盡署用私人耳

史家是非往往失實蓋據錄之書亦不無愛憎之見或拘於時禁不得不然如魏王芳及六朝東昏鬱林之類史中所紀豈復有幾希似人然既經廢弑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乎至曹子建嵇叔夜阮嗣宗陶桓公劉越石房

太尉杜工部韓宏之傳皆不足信韓宏自應以吏部之文爲定論豈可反錄其飛謀釣謗之詞至房次律之功過但觀其所與可知攻之者乃賀蘭進明之徒救之者乃李鄴侯杜子美之賢鄉人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可以斷此獄矣董庭蘭招權納賄毫無實跡但空言耳及其既貶相從不去蓋有古義士之風唐人詩云惟有開元房太尉始終留得董庭蘭似當時已有公論韓退之房啟墓誌有云琯相元宗肅宗處艱難中與道進退此語公蓋不輕假諸人者杜公救之如彼韓公推之如此倘不可爲定論與

昌黎集中論詩書春秋孟子諸條皆精卓無病於此見古人不苟於立言

韓公贈序惜抱謂從顏路贈答數語來然顏路之語質而簡韓公之文婉而諷大都意在言外非有諷於其人必因其人而有諷於當世似從詩吉甫作誦等篇變出猶離騷源自小雅耳

千古學杜公詩者推玉谿山谷皆不在貌在得國風小雅之遺山谷於詩功極深其自定集得失必不謬今觀內集大都深穩蒼古似杜公晚年之作而外集反多華美王阮亭曾湘鄉皆多錄其外集非深知黃者也杜公

晚年之詩人亦不選實則上嗣風雅此體爲最大凡小才之士文或隨年進退若真有本領而學聖人者其文必愈老愈工杜詩韓文是也

周程張四子之學至精之學也朱子之學更由周程張而上通兩漢大儒之說至精至博之學也四子所不及知者朱子知之此朱子所以爲不可及也四子所不及知者朱子知之而仍推戴四子不自立宗派此朱子所以爲尤不可及也

朱子之學集漢宋之大成者也其宋學黃勉齋陳北溪真西山許魯齋輩傳之其漢學則魏鶴山吳草廬黃楚望趙東山輩傳之

始疑佛老二家皆有堅苦卓絕之處何以韓子程子朱子惡之之嚴如此今治經旣久乃知聖人所以必制爲笙簧酒醴俎豆衰麻以使人升降拜跪哭泣悲哀者無非養人愛敬之本心以全其大倫今異端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成幻迹是其於本根上剗除已盡又何怪視聖人之制度典章若弁髦乎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諒哉斯言矣

鄭東父遺書卷五終

鄭東父遺書卷六

雜著

癸未書贈馬通伯四則

通伯與朋友甚直久與之游未有不感其意者也至與異趣之人往往匿其所蘊藏以爲退讓而人益疑之此無足怪誠意沮於中而勉強敷衍於其外斯吾之形與神胥不足以喻物也且人非至頑薄亦未有見善而必惡之者也未有忠信以相與而反忌之者也惟在我先設心以爲是不足與正言苟言之必見惡則神色語默之間舉足以召疑而媒怨豈盡人之不我諒哉願通伯

大其心以與物誠其意以自伸苟非至頑薄不可告語之人務皆以直行之久之誠未有不立眾未有不孚者也

通伯自言胸中過存區別不能變化氣質吾謂區別不可無氣質亦未易變化所慮區別未必當耳爲通伯計莫若精其心以察理虛其心以聽言夫鄙淺之談有時可采非平心察之不見也且萬物各懷其私小之願斯聖人大中之制之所由出也君子之學非逐物而各盡其私小之情則所謂大而公者亦疏矣通伯用吾兩言能時時取益於議論不合之人則智慧日深而德量亦不患其不廣大矣若徒以胸存區別爲非而亟思變化吾恐其又將失之於混漫也

通伯於義理考據文章經濟之學兼求並好志在博大然博學而無恆此難成之道也夫業必期其有成學必要諸有用昔唐虞之臣各專一職夫子於弟子因才而教故德成而業修後世惟胡安定先生教人以經義爲本而藝事則各視所長人占一門最得古人之意通伯宜法之即自審能兼人亦必一藝既精然後更習一藝也

余既久索居志氣墜溺雖有新訂交一二君子不恆見

也既得通伯然後數數自聞其過通伯之規余過若織惡之在其體而必欲去之其欲吾之不負其志而終有成也不啻其自爲也余之於通伯亦然通伯以七年冬來京師九年春返其里余與通伯遊首尾僅逾年耳而通伯初議秋試畢而遄歸既而屢改期故兩人每相見歡洽屆指別期輒悵然通伯甫議歸即索余贈言久未有以報也今通伯則決歸矣於是乃舉余之所欲責諸通伯尤要者書于册以慰通伯以寄余思其言之務切盡無復文者意以別後歲月方長而會晤無定苟一通伯猛力進德之餘興闌意盡偶出展玩如見我焉而志

氣益感發則兩人之離憂所藉以互相慰悅者豈不在此歟二月朔日

余嘗謂秦漢以降儒者之言莫不有得有失其得者皆可由之以闇道其失者初若無甚害然苟忽而不知察沿而不知返則末流將不勝其弊而聖人之言獨無此失故語通伯既問途于儒者之言要必以經文爲止歸而慮之以至愼蓋非從事於後儒之言則經義之深括無由猝識非折衷於經文則後儒之得失無由察別非愼觀夫古今事變之所由起訖與夫人情物理之所馴至於必然則察理麤而集義少終無由深窺夫聖人之智周而慮遠者之果何所在也抑余又嘗謂通伯人之心貴乎徧物而不可偏有所執滯姚其辭指太闊御去之蓋一日學而遽期徧物固無其術然苟能慮之以愼而必以聖人之言爲歸則執此廢彼倣於一偏而不知之失吾知其必可免矣慮之周而智之濬也不將有日異而月不同者乎二月四日補書

甲午書贈通伯一則

古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親疏之節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鄭伯欲與中國其臣欲與楚不勝其臣而死春秋諱之諸夏亦疏矣對夷狄則親未有兄弟之惡而可令國人知者也且夫春秋之爲親者諱也誠有所不忍言也後世不然制於義之不得言而志斯乎吾衷之得白其賢于直情而徑行者幾何耶春秋之爲賢者諱也齊桓殺兄晉文篡國叔術妻嫂然且賢之取節焉耳觀於春秋之所賢而後知吾之褊中爲已甚也觀春秋之用諱而後知吾之口過爲已多也春秋之譏正至當矣於賢者之惡猶且不敢斥焉今於古人之善不能識也以爲惡未必惡正之未必正也而言之務盡曾不少顧望焉爲賢者諱之義蓋尤晦久矣唐不如漢宋元不如唐明不如宋元也吾轉乎其中而不知

擇是以日叢過也春秋之義至富矣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謂古之聖人未能盡春秋也然春秋爲晉人謀則曰守文公之法度又何其卑而易行也故又曰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也吾往復其中而若見其文理密察也患吾智不足耳有能學乎此者雖有至亂未有無術焉撥諸正者也自吾麤學乎春秋乃知向之所聞之爲徒善也其謀道也不於經其說經也不以傳其於經傳也常責以吾心之所已知不如是則曰傳誤坐是經自多術人自寡術寡術不可爲也則乃雜取乎刑名法術以爲治是本末乖也不惟其道惟其意不惟其意惟其惠

二者春秋之大禁也犯春秋之大禁而以教人又務抗之以追逐乎唐宋賢者之立言其無乃文質之交病耶吾讀論語孝經子思孟子蓋無一言不中春秋所謂傳經者耶以爲不期而合者吾有以知其不然也吾與通伯別十年而後一得合行且復別繼見不可必也而通伯之志且將歸伏里閈不出矣通伯著文數十萬言上下五百年中賢士大夫之業論其學術風氣所由盛衰變化之故志正而詞工稱物近而取類遠甚盛指也杲既受而盡讀之窮數十日之力有所貢其鄙趣通伯曰此不足道也吾甚悔吾前將遂益探乎經義不務出之

如曩所爲矣於是杲乃益畏亦爲道其所悔以質之幸而有足發乎則兩人之趨途自此益合并賢於羣居而志睽者且遠矣別未足戚也況未必遂別耶

書贈姚叔節一則

叔節始相見即索贈言既勉爲之輒復自鄙不以貢也其後再三見無以應負責數年矣今年通伯來讀其別後所著書見叔節多所是正甚當獨時時與所謂渭崖者相詰難詞太激私心以爲不必又見叔節不喜乾嘉之學於某公尤抵啎某公之學杲不足以知之然十年前即聞膠州法容叔言其學無一事深造容叔爲乾嘉學者而其言若此然則學豈可循其名而一切之以爲可否哉且叔節極稱番禺陳君陳君之稱某公何如哉杲之稍稍有知也實由讀陳君書嘗鉛識之甚悉數年復讀之則向之以爲至當者或又見其疏失然不以是損其敬也子貢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陳君賢矣不願叔節之以爲常師也某公雖不賢願叔節有所師之也吾曩者慮叔節狂今乃又慮叔節不能狂也非以其稱陳君也慮之於其不能平視一某公慮之也以語通伯遂書寄叔節償夙責且敬叩何如也

示濼源書院諸生

爲講貫計莫如每月加一小課小課者多其目而不必盡對也爲諸生執業不同可以人各擇其所欲執也辭之文質篇之短長不計惟其是耳能求是月析一義不爲少寥寥數言不嫌太簡也如此則不必限以日程但月終須彙齊耳所對多者隨作隨繳或一齊繳惟便吾鄉書貴士或不能購往往願學而苦不得讀此課可以覘學之勤所對能中一條以上者獎之以購書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能考而已矣考爲上臚舉事蹟攷之）

論語孟子禮記諸篇衍論四代考（四代道有隆污帝王有升降子貢所謂等）

（所哲之王也詩語之辭最後孟子哲類禮記賜矣以禮記爲論孟之疏證可顯白也）

變雅政有小大考（此謂變雅之小大在乎禮不在政與序違之六月采芑之與江漢常武瞻彼洛矣之與韓奕及瞻卬一事而二雅并見曰所同矣然此數詩不亦有所異乎字義具在其詞其所以不同者）

春秋魯大夫正惡考（其事詳于左傳其文表於公羊其義發于穀梁品騭燦然班氏九等人表不足爲論）

管仲子產優劣考（二人不書春秋有見論語要之其詳亦在三傳）

還伯玉管仲晏平仲子產及凡論語所稱許皆不書春秋說

臧文仲季文子人品相同說

子家羈朱司馬子魚曹公子臧不書春秋而亦不見論語說

謂之考者爲其皆經夫子論定具在經傳承學之士但宜考求夫子之志不宜師心自用也曰若稽古考之謂也項羽奮其私志而不師古原伯魯不悅學則苟而可君子知周之將亂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惡其佞不稽古之謂也無非考者百餘年來士大夫尙考據之學復古之趣也然而分門別戶至有義理考據之名判爲兩事則非也說亦考也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博學而詳說之相說以解說之謂也不稽古何學之有學而後說朱子曰即物窮理舍物何處索理孟子曰義理說心也論亦考也論者倫也史記曰左邱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又曰於是論次其文賈生過秦大抵論次其事而是非得失自明後世宗焉故曰作論準過秦也後世目論斷與論次爲二事斯又別考據與義理爲二事之類也不亦說乎之說即博學詳說之說易曰說言乎兌兌爲澤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澤者釋也凡兌聲之字無論所從何形要之兌義一以貫之澤聲之字亦然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程子好言道器道器之名是以幸而猶在人口學者得問焉字之形聲以此譬之大抵聲譬則道也形譬則器也宋賢好言理一而分殊及言一本萬殊聲者一本所從之形其萬殊也又曰一物各具一太極無論所從何形而聲則其太極也形百變而聲不離其宗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此特源而往之說也故惟形曰從聲不曰從也（凡專就說文解字言之）形亦不可不論也知理一而不知分殊不可也一部春秋分道與言爲兩大科道與言爲對者也今曰文古曰名（此漢時語也在今日則須曰今曰字矣）名者言也故曰太上故不名也（隱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穀梁傳也人知

（也予有之而不邦孔門亦然也）不名則無言矣故曰予欲無言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無言則無文字矣既曰文字則已在言界中矣安得不論形乎此所以據形聯系而不據聲也近人聲系聲譜表之作則據聲聯系者也

有經學有經小學求經義者亦必資於小學譬諸繙譯理藩院之政資焉但求繙譯不錯不至誤事足矣至於經義更有大事在若夫專講小學則繙譯中之學問也此亦終身講之不盡性之所好者爲之非所責於凡讀經書者也右就說字舉隅乃說文中之聲

非講聲學也移之爾雅便不足矣最淺顯人人一望而知聊以爲讀經之助焉爾

謂六書爲小學者近世所名也本於漢人而非漢人意也漢以孝經爾雅爲小學爾雅是訓詁非講六書與說文解字自兩塗也孝經更不待言謂治說文爲小學非正名也第相沿已久今用之則從之耳漢小學之名大致不錯當以孝經爲先務爾雅次之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也若僅以爾雅易說文尚非知本者

說文非爾雅之比也說文止是許君一家學問尙統不過漢四百年學問來爾雅則是孔門眞傳與諸經之傳記咸相應求之大義而應求之微言而應故可尊信經之詁訓一決於此至爲簡易諦當可以省無算力正無算誤但其字與今本之經字或不同（此分二類）（一則如仇匹也之逑一則如愛隱也之薆）學者不知爾雅所釋之某字卽是經之某字以故不得享其利然有要領焉只須知聲得之矣（阮文達告郝蘭皋語也此所謂聲則耳治之者也）郝氏之書好處在此

大抵經必有傳而傳之好處在簡易諦當皆明白如話使初學一望卽知最爲省力也譬諸行萬里者塗

則誠遠矣然有傳以爲嚮導不使人多走一步枉路假如其人日僅能三十里百日則三千里矣萬里雖遙一年可到也自眞傳失傳後人另自生出許多傳注來遠則不及千里然多歧塗斷港乃令人終身行不到矣是故別古書之眞僞爲先務也今開列傳目於左

易六十四卦辭是謂易經（乾元亨利貞是爲卦辭初九潛龍勿用是爲爻辭卦辭六十四爻辭三百八十四是謂周易文王所繫也古無周公繫辭之說）

書二十八篇是謂書經（尙書百篇之目及孔壁古文出而書益多今皆亡矣存者二十八篇耳）

詩三百五篇是謂詩經（以辭計為三百五篇以義計則三百十一篇義在序也序則傳也）

禮士禮十七篇是謂禮經（今名儀禮古名士禮其名士禮之義漢初老師蓋猶能識之中葉以後傳者昧之矣）

春秋十二篇是謂春秋經

右五經（經有六其名見於小戴記經解篇然樂經無書求其書但有樂記耳記則非經既編於禮記中矣是傳也故自漢人好稱五經今以書計則止有五也共不過十餘萬字）

易有十翼（今謂之大傳漢人謂之十翼其最古之名則曰彖象文言繫辭也彖者卦辭之傳也象者小象也爻辭之傳也文言者乾坤兩卦爻之辭之傳也繫辭則夫子之易也）

書有序大傳（世家言曰書傳禮記自孔氏一厄於魏晉間之偽孔傳再掊於蔡氏集傳遂至於亡惜哉惜哉今僅有輯本耳）

詩有序（凡三百十一篇關雎之序曰是關雎之義也明乎序者義也華黍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明詩之義在序也郤縠曰詩書義之府也詩之義盡在序矣程子曰學詩而不由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

禮有記及喪服傳一篇（喪服獨更加一傳所重也夫子以至德要道於曾子孝也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又有小戴禮記（孔壁古文有禮記似謂士禮十七篇也至於戴氏所緝俗謂之禮記諸篇不聞有古文似非壁中所有也然不得因此疑而不信之也且如公穀二傳皆無古文太史記曰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孔弔不有付傳豈容盡責以有書也又新中庸孟子皆無古文皆非壁中所有豈遂不足傳信也壁中書除經之外但有孝經

論語耳經二尺四寸孝經半之論語八寸孝經小於經可見經是夫子手定之書故尊也論語又小於孝經可見孝經雖非夫子手定之書然是夫子口授首尾篇章出自聖心故尊之曰經也孝經是曾子口傳論語亦七十子口傳孝經稱曾子曰論語亦稱曾子曰有子曰子夏子貢閔子之等計成書當同時大抵子思一輩人也特以論語雖亦記夫子與七十子之言然其稱弋之意則出於己與孝經之全由聖心者不同故又小於孝經而亦不敢曰經也戴記諸篇如禮運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之類亦是子游子夏親受之夫子而弟子記之文體與孝經同中庸為子思作年輩與論語同然而不壁藏者蓋口受一支也不然則中庸所稱强半夫子之言也禮運表記之類皆傳聖言者豈得以壁中不藏而疑不之信耶若曲禮少儀玉藻深衣之等皆禮儀也此外大抵喪祭之禮也以禮之目計之士禮十七篇足以統之而十七篇之義蘊諸篇足以發之名曰禮記為十七篇之傳記當矣惟王制漢人所為與孔門之微言大義往往相乖月令亦汙漫無深意二篇宜分別觀之耳）

又有大戴記（自鄭學既顯而三禮之名定而大戴絀太史記曰孔子善夏時故學者多傳夏小正月令之視夏小正猶珉玉也然則小戴所錄豈盡優大戴豈盡絀也）

又有周官禮（古無經名六經之名自孔門也孔壁書有禮記記則經也孝經亦曰經然則夫子所定之為經其非夫子所定雖古禮信有之不為經也周官禮有古文然不在孔壁蓋夫子所不取則非十七篇之比也故有古文而無今文則非七十子口受之傳也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夫子之擇取乎三王者至簡練至要妙矣此書信是西京王朝禮其有不合於夫子之刪述無足怪者先儒恨不見魯春秋以考革新之意焉亦經類見焉禮以考夫子之所損益也此書正可作如是觀然則以十七篇為經以戴氏諸記為傳傳具端緒別出書之可以為疏訐者多矣）

春秋有三傳

又有國語（先儒以左氏春秋爲內傳國語爲外傳位置極當大抵國語可爲三傳之資證）

右五經之傳

孝經（鄭君謂夫子既成六經恐人不識其統故作孝經以總匯之）

論語

孟子

爾雅

右五經之總傳（四書者漢文帝時嘗立傳記博士未幾而罷仍得徵引謂之傳文謹案謂之傳記是也罷之亦是也漢人之曰傳記猶今人之曰注解也有無經之注解乎哉然此四書者不名一經故無專經可附是以不得已而徒立之也朱子曰即物窮理無經而徒立傳記是猶無物而徒說其理也此其所以旋罷之也罷之者非廢而不用也凡說五經者皆得徵焉此得之矣　四書五經之總傳也既各有專傳又有總匯之傳認定眞傳互相資證無待外求而經義可識至簡易之塗也）

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後世專講格言一派學問讀四書而不切徵之五經論孟微言只作語錄讀之講良知與非良知相去亦無幾天下有道國家無事朝野上下蹈常襲故相與勉爲善人亦未見其不可也乃若禮運窮而世變大創論日新無所取決矣稱說孔孟者羣見以爲迂闊亦非羣見之罪也道不足以相統也豈惟不足以統之抑且不足以勝之韓文公曰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舉世悵悵不知所出邪說乃易中人孟子曰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邪說暴行有作暴行之作由於邪說邪說之作由於道衰也天下之人羣以仁義爲不足以爲治由久不見仁義之效故耳其視孔孟之仁義與講陰隲文感應篇之仁義深淺大小相去無幾此孔孟之所以不信於天下也孟子曰仁之勝不仁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今之爲四書五經學者得無類是乎伏處里閈動謂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及至授之以政內則拂亂於數千年之積習外則震駭於注力之强鄰虛憍之氣頓消而中情變矣其變奈何曰始知五經四書果不足以治天下果不宜於今也（此說未了）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擇如顏淵之擇乎中庸又上之如舜之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極其最於夫子則所謂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者也至於識字之詁義昧夫久矣求諸本書則有所謂默而識之者夫識字從言而曰默則豈非所謂予欲無言者耶此其指在春秋矣春秋之傳有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竊嘗偏檢傳文纚尋其緒乃知言之與道對也乃知二者之括乎春秋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春秋之言則其形而下者也若夫道則必在無言之處凡人讀春秋於其有傳者既得其指則必見得上面尙有一層然而求其傳則無矣此其故可知也子無言故小子無述也子何爲無言天無言故亦無言也於天以道受命此之謂也故知默而識之者道也夫春秋之默而識之教者事也非學者方從事於求知之事也學者之多見而識宜何如乎曰亦在春秋春秋僖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傳曰耳治也聞其塡然視之石察之五是月六鷁退飛傳曰目治也視之六

察之鷁徐而察之則退飛子曰石無知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伉矣論語之講聞見也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又曰視思明聽思聰夫耳治則聞也目治則見也廢耳目而專任心是思而不學則殆者也千餘年來學者偏於此蔽曰甚一日觀論語之學必由聞見始可以悟矣聞見之必多何也不曰君子之於物無所苟乎苟且不可况遺物乎不多是於物有所遺也多聞矣又必擇焉多見矣又必識焉何也致精審也

書金生鳳翔論語孟子尙論四代考後

以禮運表記證明論孟得之矣至自咎平日讀書心麤固有之然亦先儒使我輩如此也非先儒之過時爲之也仲尼日月也而生當明夷之時明夷者明入地中也故用晦用晦故不以顯言而以微言夫微言則宜非生乎唐宋以後者之所及也卽如夫子賢於堯舜朱注只說功不說道德而近年來士之稍解遠覽者人人好稱宰我此言而意中皆不用注此孰使之然哉登高見日早於平土片刻耳智之相越登高居下之類也時方夜

中居日觀者不見日與居下等故曰時也且夫子之賢於堯舜在先儒時誠苦於無所見乃若禮運所稱大同小康之不同表記縱論四代之遞降及殷周之不逮虞夏而三王要皆不及虞帝先儒每謹避而不敢道無他有所顧忌也莽操之後儒者惡言周公居攝唐虞之禪不能謂無其事則相與避不道故曰有所顧忌也夫明知爲義之至高而顧忌而避不道非了義也故至今日鬱極而一旦大決民主之事自由之談起於泰西而其相感召之故則不在彼而在此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議生於無道也天下何以有道

子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知過愚不及也然則欲道之行須道之明也道何以明子曰道之不明我知之賢過不肖不及也然則欲道之明須道之行也二十年來議者或謂華盛頓賢於堯舜夫華盛頓則所謂賢者過之者也謂華盛頓賢於堯舜則所謂智者過之者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曰困德之辨也窮則困困而後辨未至於困不能辨也今時則入困界矣用辨於此時也微言之與大義非二致也辨與弗辨之閒耳莊周曰春秋議而弗辨弗辨則微言也宰我子貢有若之言之類議而辨矣則所謂大義者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

得已也天下之言已謂華盛頓賢於堯舜謂民主爲大同之世而猶守先儒不了之局失時義矣故今時之所宜辨者在堯舜之所以爲大同而六君子之所以爲小康也大同小康之辨安在在大道之行與大道旣隱之間也大道之行奈何天下爲公也大道之隱奈何天下爲家也大同小康之辨明則可以辨民主之說也民主之與大同不同者安在在有君與無君之閒而已矣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孟子又廣之曰君哉舜也明乎大道之行之未嘗無君矣而今議者以爲必民主而後可是所謂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但知天下爲家之非大道而不知無君之尤非大道也問者曰如第以有君而已則小康之世獨非有君也乎而何以謂之大道旣隱耶曰善哉問可以見大道矣可以明君字矣何以明之仍以孔子之言明之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明乎惟堯之爲君也孟子又廣之曰君哉舜也明乎惟堯舜之爲君也是何也惟天子之爲君而諸侯非君也諸侯者一國之君非天下之君也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惟王者而後盡乎君道不逮乎王者則諸侯而已耳此所以惟堯舜之爲君也何如而後謂之王者春秋傳曰王

者民之所歸往也問者曰如此則華盛頓之創爲繼統者當之矣而謂之無君何也曰善哉問可以明天與矣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惟天與之爲天子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其在春秋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彼總統者但由民推而不由天與彼惡知夫其不可以久行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不可以久行非大道也易曰昔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人知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不知中國之有王自庖犧始也易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

則通通則久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人知書記二帝三王而不知自庖犧神農爲一世自黃帝至堯舜爲一世也且夫中國之有王遠自庖犧而泰西則至今尙未有王也王而後爲天子天子而後爲君泰西未嘗有天子但有諸侯耳諸侯者不相統攝而各私其國以相殘害自一國之內言之則曰有君出乎一國之外而總言之則無君之世也彌利堅者新闢之國也百餘年前尙不可謂之國（春秋州不若國）故華盛頓得以行其意（春秋意與道對無論善惡是意便非道）法國世爲歐洲諸國之害破壞大局諸國苦之然制於公法莫得滅人之國以爲已

有則存其國而去其君是以亦爲無君之國總而言之彼泰西者若以比中國尙在庖犧以前孔子之所不言者也而亦老子之所不言者也夫老子者言道德而不言仁義禮者也老子之所謂道德則述黃帝時之書者也其大指欲復結繩而治卻走馬以糞結繩而治則庖犧神農之世也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文治也結繩而治則所謂樸也所不同者此耳乃若君臣父子則一也故老子亦曰域中有四大天大地大人大王亦大老子之所謂王卽孔子之所謂王也老子之哭不偯卽孝經之哭不偯也故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君臣父子之謂道也無君臣無父子是無道也是故孝經五刑之章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彼泰西者尙在未有王者之世是以無君之言作焉孟子曰邪說暴行有作暴行必由邪說以先之彼泰西之有無君黨也中國庖犧氏未作以前亦未必無此事也記曰三年之喪古矣未有言其所自始者易曰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喪期無數然則神農以前喪期蓋嘗無數也然既知葬矣而孟子曰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親且不知葬安知有君乎何

以知先親而後君也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在父子之道中矣由於天性然也由是觀之庖犧以前人有性而未嘗覺故親死而不知葬者有之若既覺矣豈復有返於不葬以爲至道者哉君臣之義亦天性中所有未有王者民不能覺耳若既有王者矣民既知有君矣豈復有返於無君以爲大道者哉或曰否非謂此也夫議者之曰民主之爲大同之世者固曰有總統也總統獨非君也乎曰總統仍卽是君則仍謂之君可矣何必別乎君而目爲總統耶且議者既知今美法之總統不足爲大同矣既知春秋樂道

堯舜之道爲大同矣然而必以民主之總統當堯舜之道而以一君當小康之世者其意可知也直以三王之天下爲家不逮民主之公惟堯舜之天下爲公與民主之說爲近耳然堯舜獨非一君乎何必三王而後爲一君乎以一君與三王以民主當堯舜之道而别乎一君何不知避無君之嫌乃爾乎

與通伯書七首

別後擬奉書嬾散未卽作既而月樵議歸期俟其行附寄故遲至今初訪月樵知通伯發後兩有家書來一爲伯母感疾召歸一言疾差無用憂念後聞通伯書來未

言伯母疾狀知必大安久矣最後得見致月樵書知通伯亦感疾體熱服方見差頃者欣奉手札如獲珍奇以吾之喜得通伯書知通伯亦必然同情乃始自恨向者不早奉書以慰我通伯也承教以優柔爲戒以健行相勖深中吾疾既拜嘉賜敢不勉諸通伯自程課日讀三書甚好又以事多閒隔不能專意誦讀乃欲逐端精察尤好能如是則無時無地而非學矣釋需極確凡一字兼數意或至彼此判然不相入者其實必有一祖意餘皆推演所及全涵於一義之中易爲書最古義皆探源故能以六十四字括盡天地間義理象辭多者數十言少者數言發揮此一字若無餘蘊及觀大象立義每在彖辭之外合彖與象然後一字之義始全乃知聖經之文非可以後世屬文之法求之也朱子言讀大學由或問而章句由章句而傳而經至於經而止竊意凡讀經皆然易爲甚孟子所謂博學而詳說反說約者也約則止於經文更不必多著言語非直得意忘言蓋既得意後乃始知經之擇精語詳吾外此而有所申說非贅辭卽偏駁幾容開口不得也又道至博大變化無方人之用心好作一成不變之勢讀他書或不覺其失至以施之於易則每多滯礙蓋易者與道爲體而人之心私小

滯塞故不能與之相入也易前民用無智愚賢不肖皆隨事隨地而示以所處故恢恢乎物莫能自外吾人胸中時時若有所左右夫是非有定在而君子小人無定形故讀易則操心必危而其與物者無成心也以上所陳皆膚見淺說因通伯讀易略陳所見以待折證做舍服數劑其方以黨參熟地黃桂枝白芍薑棗調養脾胃柔散肝鬱經數易始定意者可常用每交節服二三劑也賤軀頑善事境俱適惟學不切每念吾通伯輒以自媿仲魯每月終必過吾其精進可畏不減通伯每見之

必內媿借以自策其情吾之得仲魯也因通伯今與通伯隔乃益得其助通伯之賜我豈有旣哉佩翁因居遠相見疏少貧乏屢空好客如平生會試來主其家者外室盡滿選缺又無期頗少佳懷仲芳以知縣用甚相宜然其初意甚欲得京職華卿未與殿試葢皆有不自足而急學問之意儀山相見較多向者承屬代達者已代達儀山已受之矣旣信館可以達務必書問勤通因學力時作輟可語無多此後有可呈教者必源源續佈之堂上兩大人尊前叱名請安不盡不宣

通伯外舅姚君前曾任過杲適外出有失迎迓又因同

居者闇人不卽以告久乃得知急往拜謁則君亦外出未幾出京矣生平景慕石甫先生恨不得及同時姚君先生之喆嗣幸得過見中情已不容泛視況久聞其賢而又爲通伯之親戚尊輩乎故每思之輒以爲恨幸姚君如再至京師乞通伯必令我得知之也

頃得伯母大人之訃驚痛無地惕念左右肫篤深慮過哀致毀伏維伯母大人生配大賢沒有令子已極人間大福德門積慶處境恆休天命考終初無遺憾通伯念此可以少紓古聖制禮賢者俯而就之葢恐徇情滅性反貽生我之憂故曾子曰愼終檀弓曰順變是皆哀迫之餘不忘敬愼未敢任情一往不顧其他況通伯一身遠之則承兼祧之重近之則思慰椿庭之心尤宜節哀謹變永思大孝之道未可過節致傷毀瘠也杲遠隔千里不獲躬親壎奠敬慰孝思謹具白金四兩祇乞紀綱代致清酌薦奉靈筵專此佈泐奉唁伏惟珍攝不盡

前月由華洋信館附徐禮部家書奉復一函禮部時在省城屬其轉致尊府想必蚤入惠覽矣伏惟侍祺百福爲祝佩南兄臘月初八由此起行迂道保定小住二三日過濟小住四五日至濰縣句當事畢南行抵安慶期在明年正月之末渠言今不復書通伯俟明春抵任

乃圖與通伯爲承聚也自東漢之末治地方者拘以三尺之法恆苦與其地賢人君子不相習卽民俗政敎之利病舉無由確知常恐被欺今佩南得通伯居近百里可以得所咨詢無虞耳目之或有壅蔽矣通伯之篤於友故勇於爲仁必能盡力代爲謀之無所顧惜也然吾爲通伯計不能常留宿松爲佩南計亦不必通伯久居其署內久則眾指目之而通伯之耳目亦有所不得悉矣似不如遙爲瞭望刺聽時一來止而勿久留之爲愈也州縣本有用人之柄四方之賢士境內之搢紳皆得擇別而禮致之唯司刑名錢穀者必取之乎一方之人

專門之術師弟子一盤踞乎通省有必不可破之藩籬然而操術近益陋劣乾隆時汪龍莊先生著佐治藥言一書吾嘗稱之可爲若輩之經今其徒乃無復知有是書通伯能於其中爲物色一可用者否此人頗關緊要餘事皆可自爲政徐圖之也

奉手書知答書有所沈滯致勞懸望殷切可念欣諗侍祺曼福爲慰伯母卜地已得吉兆尤以爲慰前書云欲出門去年仲魯辭吉林書院曾舉通伯自代濰縣新開一治經書院亦向同鄉中言之皆無回信然如大事愼藏之後可以來游或在京應明年鄉試否自別後杲學問無所加進終年爲人課舉業亦甚妨功甚非所樂無如何也老母幸託庇安好然亦時有小恙今春服藥最久近亦愈矣其餘家人皆如常惟內人大病幾死二年服藥數百幸得儀山立方有效今正月後病勢尤劇儀山亦難之不欲治不得已自立一方連服三十幸獲有效可望愈矣然非一二年不能復元得子無望朋友多勸買妾然力有未逮也去年三姪回遷安應試三畏履康幸獲入學履康文筆頗健極好讀書又有故友胡春坪之子在此讀書極知發憤所稍堪自慰者此耳前此讀番禺陳君蘭甫書甚愛之今又得續刻數種尤愛其

討論朱子之學能發數百年傳誤之惑俟求得時當以一部相贈也仲魯去秋之保定就館聞其館甚好其地又頗有書極便用功去年聞其有寄書殆亦沈滯未達歟儀山醫學極好然非所樂懷其遠抱默默無所施王子襄兄丁憂出京季白亦不常見新知蓋寡殊落落也杲近日又頗知漢儒術之所以盛魏晉以後之所以衰朱子於宋儒中尤爲出類拔萃非程張之所能及而於本朝諸儒尤佩服顧亭林先生其識趣稍若與前數年有不同者非面談不能寫意然其大略可見矣通伯以爲然否何如乞以告也桐城耆舊傳何日得以快覩盼切之至書不盡意伏惟察念

去冬驚聞老伯大人之訃驚痛之餘伏念大弟篤孝性成素非甚健頻年以來心緒不佳今又遭此大故深恐毀瘠不勝務宜思念古人成親爲重節哀爲身終成先志大慰先靈此爲最重不可過節致損傷氣體也塋域未定久煩志慮一大重負南北地形不同不敢臆說然南方豈無平地之中得少高土可葬者乎山葬獨期免水患耳而蟻患惟山爲甚既專取安體魄惟得眞土則風火水蟻皆免年來既久講此學主形家知其脈理聚散之故或者移以求之平地其塗更廣乎形家有同中

求異之說大地石土水三物石中求土固有其理然葬本以土土中求其異者亦必有之以色別之合於形必可得矣叔節言貴體多病脣大故患病甚久馳念尤切千祈自珍攝不盡

奉讀手札感動且慰學不可期待羣馬間不廢讀況客舍賓館乎欲屏百事專窮經甚善並期以郵筒往復尤神往恨不即刻聞命也吾學久荒落檢身尤不嚴自相見稍稍振作今又不如前矣聚首時未能固請今乃悔之如有所聞見不滿意雖未審請必盡以告我即不能改亦必知感不爲忤也鳳孫讀大集有所箋正在城外昨往取則鳳孫已索還當由馬遞寄上矣承尊意再三請其多加箋謙讓不肯四議已箋幾撤去吾力言通伯必不以爲忤乃不撤文十年前見贈書似有云本朝學者推顧陸曾三公鳳孫面告我不好鳳意謂當推清獻也鄙書大集之眉甚夥必有誤務還以告我適謂子不謂妻一條率爾言未檢書恐不是也賃僕盡散去爲欲取大集還遲二日未得今不能俟矣詒鳳孫先集二部俟身往西城時面呈之草此復書不盡欲言天寒將有遠行伏惟珍攝

與姚仲實書二首

曩以尊寓較遠未能走相送亦以別不久當復會故禮儀略也榜發喜見高標非直爲賢者登進斯世之福尤私幸自此得永相聚師資不遠也方今好讀書之人難得不旁騖而專蘄經且勤篤者尤惟於吾仲實見之接晤以來未嘗不畏且慰也古人治經有次第今左右詩書禮易既畢業而復從事於春秋又得之矣未諗別後已讀若干卷每恨朋輩讀書不精進小有事牽則曰俟閒暇乃爲之人生三十以後。豈復有閒暇如童子時耶。人之輕擲十年二十年。奄忽老至。大抵坐此。要之。非誠好耳。苟內重而外輕。則萬乘之卿相。不以易吾此事。孰能牽綴之耶。曩有因吾以識劉仲魯者聞仲魯得舉遺書曰白摺大卷時所尙願勿以高論亂其神明孔子曰自季氏賜我以車而吾之交游日廣吾於今之太史公亦云彼視外重故持論如此若吾亡友藍子英則不然其語我曰士獲科名則學必爲之一弛善夫吾不得庶常未嘗以爲恨獨不能無媿於子英之言也今吾仲實年富於我十齡吾每期子迨我今日之年相過固當不可計算若夫獲科名而學不弛是則昔者吾友之所畏矧杲之不肖所可同日語哉明春來京出所讀春秋巨帙相示讀經之神明不爲白摺大卷所亂學之張弛吾

姑以是覘之其必有以大慰我也寄黃子固書附呈尊覽有疑焉幸以相告是爲我之師資也此書頗長不及更寫無副稿覽竟請仍見還也通伯於九月上旬始行抵保定後有書來明年決計歸里矣世叔大人領餉來京仍舍福星店蒙枉過仰見顏色勝上半年一二日復出京矣伏承見憶之作相推過當聞命增懼以示鳳孫亦以爲不敢當也韓公自云嗜善心無盈杲凡百不肖獨此一事自謂不讓古人如賜教益愈早愈妙通伯期以郵筒往復商榷經義頗慮其不踐約也

再承賜書伏蒙老世叔大人在都時賜賻感激稽顙修

書鳴謝敬請附竹報呈上杲之病實自庚寅以來非一日之積不盡由遭此變然秋冬較勝於夏今年較勝於去年大抵病深且久故其愈遲而非不可漸復也伏承垂念賜教惓惓之意感荷無窮然自去冬服藥酒飲食居處遂如常人方且不能跂而及禮乃承以古賢者之過禮爲戒益滋愧耳伯兄先生之喪不能親唁書辭絕痛想見人琴之感哀澈中懷尙祈珍攝勿過傷悼月樵中道物故清風雅操遂成永隔悲夫其後嗣何狀竊願聞之承詢春秋之學不能從事者三年矣惟因諸生爲四書文與此經相涉爲之解說稍得爲所欲爲新知數十條暇錄呈請益此時寫不及矣承示三傳都已畢業過蒙寵假謂大旨如杲所云杲於甲午歲致書附呈與黃子固書稿稿後附寫數行與子固書是寅卯年以前見解附寫數行所以糾正之也寅卯以前左氏但取其事二傳但取其例葢謂左氏之發凡二傳之陳義不足信也迨甲午致書時則見其亦皆可信今則見爲三傳無一字不可信矣承示日月例取杜元凱知二傳之日月例非尊意所喜凡三傳之言例者皆非所喜也此非止杲一人之見自江熙范武子啖趙陸及宋元以來至於今日大抵由此塗也此塗杲之所曾經故能知之大

抵求其說而不得以理揣之而以爲決不可通故也夫以唐宋以後千餘年賢豪用心之勤而出一轍而杲之不敏顧獨以爲三傳並皆可信且以爲無一字不可信非好爲異也江范以後諸儒之所見爲不可通者杲亦嘗見以爲不可通焉既而見其可通故知向之以爲不可通者妄也且不惟可通而已又歎後世所爲之說之皆出其下也皆出其下卽皆包於其中也譬之國奕他人所算皆在其算中也故嘗竊謂春秋之義三傳盡之矣傳外不能增添一義傳內未嘗譌漏一義也是故夫奕愈爲人所不解者愈是國工得力之著故曰治人而

不治則反其智讀三傳愈不通當咎己之智不足不可執己心區區之智謂傳不通也凡不信傳者皆其未嘗與國奕對局者也敗過四五局後自然帖服矣故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也凡不信三傳者是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其中之美富者也且夫人有遭遇屯蹇有窮而自殺者有倒行而逆施者無他故計無所出也不學春秋故也學春秋則舉天下古今之變而皆有道焉以處之又或蹈常習故人人以爲當然而春秋則有以知其非正又或玩忽以爲無虞者而春秋則變色而爭又或覩其大而昧其小執其重而昧其輕春秋則無所遺焉古人言夏蟲不可語冰夏蟲知夏而不知有冬士生漢唐知有漢唐而不知有三代知有三代而不知有虞夏以前是故生乎宋明以後局於宋明以後一旦覩近世之變則大駭以爲自古所未嘗有也於是有陋狹帝王迂闊孔孟否則牽引經傳一支半節以相比擬覩趾而以爲手見眉而以爲髭是故自春秋觀之蕭曹房杜皆夏蟲也漢以後賢者之議論除其根極傳記達於經指者亦夏蟲也夏蟲之計以適其夏後世賢豪自爲之說以適其數百年之閒不見其蔽也方且以爲安用聖人方且以爲聖人則固如此而已何怪

其遇世變而駭絕不知所出也春秋視古今如旦暮而吾以所聞於夏蟲者當之何怪讀其傳而見以爲不然也且春秋之不明無足怪也從事於傳者不過兩漢四百年耳方且人執一傳以相非其兼師三傳者不過三五大儒相望於四百年之閒江范濫觴啖趙大決三傳遂不見信於世宋元儒者若劉陳黃趙用力雖勤其如不師授何人之言曰大器晚成春秋者生民未有之聖制固宜非一二千年之所能明而況廢傳而不由也覩唐宋以來學者心力所爲之徑術蓋幾乎窮而知返矣世運之窮無復之而將返也則亦既有其端矣杲之不肯自知不足任此然將有韓公文起八代之衰則先有元次山顏魯公輩以先之將有程朱起則先有古靈安定泰山徂徠以導之近世孔巽軒之說公羊鍾期美之說穀梁是亦復古之先河也然則兩漢三五大儒兼師三傳之緒其將復續向使唐宋諸儒遵康成之軌曆續而爲之雖不能使三傳之義盡明其足以牽先學者得門而入可期也矧更得程朱其人者登高而呼有國家者崇之以功令天下學者將羣趨畢力於此然則中才將知所出雖遇世變可無惑也春秋之世將舉天下之夷狄而中國之其事不知在何日而其勢必歸於此則

有可逆覩也其端倪既見矣然則其人固將旦暮間遇之勉竭其愚所以俟也自知不足急而呼將伯焉情也札記所得願得三五條讀之尤冀尊指所不滿於二傳之日月例及凡三傳之義例見爲不然寫示三五處能與杲所陳者相違戾而無所回護尤善杲將勉竭其愚以相質證若能往復駁詰因一章而及全書因此傳而及彼傳如瓜蔓然乃爲有益傳曰君子以朋友講習此事爲六十四大德之一豈曰小補院生有王雯甫者能遂慨然有志經學得之喜而不寐但未知能不終惰否率爾而對不知所裁伏冀賜覽見答

與叔節書

承示大文陳義修辭並善惟徐椒岑先生壽序中謂今之接駁鄰國者率皆庸孱微尷之夫語何痛快乃爾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又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又曰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又曰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自天子諸侯大夫士蓋皆抑然有以自下以此爲至德要道以授曾子而傳之自漢以來儒者之言皆推曾子爲能傳道殆非偶然杲幼時常不喜左傳以爲紆遲肥重不及戰國西漢時之痛快十年以來意思漸移見爲後世文辭尤善者尚不能及左傳左傳中言論大抵誦法先王後世之文辭雖名作以左氏修辭之義繩之往往病痛百出雖見及此無如習染甚深開口輒悔是以近三數年尤不喜作文承命爲贈言久無以應蓋以此故今又蒙以此册見示聊發其區區以爲塞責之具焉爾

鄭東父遺書卷六終　　合肥李國松校刊

燕僑齋文牘

燕僑齋文牘

江陰陳熙治子服著

秉燭齋日課自序

昔人云老而學猶秉燭夜遊也予年未及壯以是名室得毋過乎曰不然予束髮受書年九歲先大父授以杜律稍稍上口輒學吟詠年十三從塾師王先生遊遂習制舉業每至期作制藝試帖各一首制藝試帖之外目無他睹心無他營先生之所教亦無他及焉越二年受業丞夫子自豫東歸家大人曰名師也延至家俾受讀焉先生進小子而詔之曰汝日試制藝將謂制藝之外無文乎汝日習試帖將謂試帖之外無詩乎汝知文有先於制藝詩有進於試帖者乎汝觀古人之集其有制藝試帖乎遂將所讀經傳使温理焉半年後微覺有得復授以昭明文選及漢唐諸家集曰汝文筆弱宜學駢體詩筆滑宜習西崑由駢儷而進韓蘇由西崑而進李杜此汝異日之造就非所望於今日者也予退而識之不敢忘先生又曰讀書必先識字古人經文竄易已久唐宋以來注解愈夥論說愈歧欲求考證古義惟許叔重說文一書因爲詳說曲解明其訓詁正其譌謬使卒業焉曰讀此則三代兩漢之書不難迎刃解也予又退而識之不敢忘年廿四師歸道山予以碌碌飢驅未能卒業又以制藝試帖爲進身之階不得不兼營焉回憶吾師所言迄無成就未嘗不愧汗之交集也庚申夏寇逼吾里曩時所作方以死生呼吸不暇收拾比秋時曳以渡江舟子以爲槖裝也載之去遂盡失焉渡江以來又以于役悤悤未親筆墨然回思吾師訓誨之殷家大人屬望之重予小子積學之艱未敢以湮沒畢乃事也遂自辛酉冬始偶有暇日輒課一藝俾得存一二遺墨於天壤夫惡知寇亂倉皇今日之吾其即昔日之吾乎又惡知今之所作不與曩日者之同歸於盡乎倘幸緩須臾毋死以全吾願則倉猝之景光其較毫釐者之珍惜爲何如也是爲序

敘印譜

余夙有印癖家藏印石數百枚皆手自鐫刓以供案賞庚申秋日避寇北徙纍纍行篋載以自隨舟子以爲槖金也劫之去遂盡失焉辛酉夏日僑居牧邑金陵估人有以印石求售者見其光膩瑩潔盡購之頗以自喜又自悔積習之未除也溽暑無事放筆刊此時敵氛正惡牧城暨邑相距一衣帶水風聲鶴唳寂然若忘完白翁云揮汗操刀背相依患難中此之謂也吁紅羊換劫書囊琴佚半爲灰燼夫惡知此印之能自保歟刻竟因篋藏之而誌其緣起如此

陳子惠先生小傳

陳榮紹字迪吉一字子惠由邑庠生中咸豐辛亥舉人癸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時粵逆猖獗金陵淪陷榮紹回籍

後卽與同里曹恭懿毓瑛倡辦團練擇丁壯之有材武者豐其廩餼訓練而殿最之幷預置戰守具合邑恃以無恐以保衞功加員外郎銜乙卯丁父憂戊午服闋入都値肅順等用事榮紹杜門戢影不事干謁雖處京朝蕭然如退院僧都中巧宦咸竊竊訝之庚申三月蘇常各郡縣相繼失陷明歲丁父憂榮紹聞訃後卽隻身航海歸時南中諸紳士俱避地北徙於上海通靖等處設局募勇爲收復計榮紹時棹扁舟往來其間代爲籌畫諸局皆倚賴焉癸亥復入都甲子郡城克復敘功賞戴花翎補缺後以知府用復念兵燹後東南民力凋敝且各營餉需皆取給釐卡民益重困遂上書今伯相合肥李公鴻章反覆數千言極陳征商之害危詞悚論聞者咋舌伯相雖不能用然亦不以爲忤也甲子乙丑閒曹恭懿方値軍機每遇疑難事皆就榮紹密商榮紹亦知無不言故恭懿有所造請皆榮紹之力居多榮紹家資素饒自遭兵燹僅以授徒自給遇士之才雋者輒獎進之其門下掇巍科工著錄者難屈指數其論學則實事求是不尙虛飾爲文則研精覃思妙造自然性伉爽外和而內介好議論娓娓不倦時出儁語有晉人風然要非空談無補者壬申因病假旋卒於濟甯州衣未竟其用時論惜之子八人皆能以文學世其家

張少槎詩集序

密雪將至峭寒欲生有客闖然攜詩索序則爲張子少槎予維少槎稟沖淡之姿抱中和之氣幼而岐嶷辨燈盞之四聲長更淵宏讀瑣函之五萬戴憑則坐奪重席管輅則聲傳一鶚以其緒餘發爲吟詠則見鯨鏗藻麗無非金石之聲衆落花開大有儁偕之曲陸士衡之擬古蘭亦炘翹杜少陵之感時花皆濺淚每當露初星晚雁候鶯朝謝家小婢擊銅鉢以聯吟洛浦莊姝抗瓊琚而相和莫不櫟先得月筆繼爭春一篇跳出毫生江令之花十手鈔披價貴洛陽之紙是蓋智珠獨握成竹在胸惟其養之者深故其發之者遠也然而半生落拓琴劍飄零萬里奔馳烽煙滿目殘餘生於虎口險作秦囚比收贖於娥眉幸歸漢土凡此履危而涉險絕無挫志而撓心文信國零丁洋裏吟興增慕王摩詰凝碧池邊悲歎頓發倘非胸襟之淡定安能視險而若夷乎僕同居梓里久辱蘭言雲霞比其素心金絲引其和氣猶憶酒場酣逐茗話流連觸靈匿影繼以華鐙高談娛心終之六博今則詞場零落意興闌珊同爲巢幕之鳥空作依枝之鵲讀罷是編不禁慨爲三歎也

先生通金石訓詁之學詩古文辭無弗工惜稿多散佚僅得文四篇予讀先生秉燭齋自序有惡知今之所作不與蠹者同歸於盡之言因鋟刊之俾先生所作不與劫火同盡當亦先生之所喜也燕僑齋者先生由鄉遷城僦屋燕橋旁因以燕僑名其齋云門人祝廷華謹識

燕僑齋文牘卷終　　門人謝鼎鎔校錄

丙辰孟冬

校經室文集

吳郁生署檢

鈍齋

南林劉氏
求恕齋刊

校經室文集序

甲申三月始交佩南於譚復堂懷寧廨中時佩南知宿松其先德補堂先生爲先大夫癸卯同歲生兩家子弟以世次相得也復堂在俗吏中負雅材嘗傾東諸侯佩南與之頡頏然復堂善滑稽如漢東方曼倩者流而佩南嚴峻有不可犯之色獨親予既予供職輦下佩南數以事北征客伯熙祭酒盛昱許黃縣王松谿同年守訓亦依祭酒祭酒雖高帝子孫而積與執政者迕謝病不視事閒爲文酒之會予與祭酒論議風發譏訶侯卿不豪髮假而佩南清言娓娓必衷於理道松谿不爲崖岸

斬絕之行亦不翕翕熱蓋數人者亦相得也未幾佩南知合肥巨室某嫉其僕叢擊一人死之佩南持獄急爲某地者書沓至佩南不爲動會陳六舟丈彝撫安徽不直巨室而左佩南獄幾幾得白矣巨室卒以他事中佩南佩南投劾去丈亦不安其位此光緒己丑事也海內稍有識者莫不以佩南能守其職不畏彊禦爭高佩南佩南無纖芥不自得者歸主開封大梁書院晚復主濟南尚志堂以尚氣節敦名檢爲教出其門者皆經明行修不迦雕俗巋然爲山左大師世以比其鄉孫明復石守道云其後予撫安徽朝廷有特科之徵予將以佩南應佩南堅臥不起然巨室以是益懟予謂其與己異趣也戊申予亦去位予江表一尉儲耳而得與六舟丈及佩南牽率以去亦云幸矣佩南嗜古文辭宗派出桐城然曲而有直體能窮其學力之所至不局於方姚論事侃侃有深識洞於利病得失之故使其見用必足濟國家一日之急而位不過一命又連蹇不偶致其中之所蘊百不一攄而僅僅以文見也佩南沒無後其遺稿歸吳興劉君翰怡翰怡壽之木以予習於佩南屬爲之序乃舉三十年游處之迹系於簡端以復翰怡嗚呼予與佩南游處時天下事流失敗壞始見萌櫱藉令親貴皆

如伯熙節鎭皆如六舟丈百執事皆如佩南與松谿復堂未必無萬一之挽救惜乎適得其反而國不國矣今佩南若六舟丈伯熙松谿復堂並久爲陳人予以煢然一老靳死不得寒河冰雪萬象淒寂手佩南三寸之稿棖觸舊游如夢如幻佩南有知其欷歔感喟又將何如邪翰怡與佩南不相識而景仰前烈傳其遺著以不朽佩南其風義又可望之今之靡靡者哉丙辰日南至金壇馮煦時年七十有四

校經室文集序

荃孫昔年供職京師曾於意園座中晤榮城孫佩南先生詢知爲丁卯同年見其持躬端謹出言爾雅頗愛其人城區內外未能常晤戊子己丑荃孫在江南傳聞有合肥孫大令者治獄精督不避權貴亢直聲聞天下問其人則佩南先生也時先生早以修墓回籍矣不特愛之而且敬之迨辛卯東撫張勤果公延荃孫主講泲南濼源時先生主講尙志始得朝夕相聚握手談藝并爲籌畫旅況無微不至則知先生以文人兼循吏而勤撰著重友朋固性情中人也尙志堂在城外朱李易安故

宅前有柳絮泉後有金綫泉清流活活曲折成之字水際細草蒙茸方數十武高阜造悠然亭可望千佛山荃孫最愛之月夜嘗過先生煮茗清談素稔先生師武昌張廉卿治桐城古文荃孫亦尊桐城爲　國朝正宗先生曰世之詆桐城以爲空腔此學聲調之弊祇須運事實於文字之中可免此誚今集內大臣名人傳志實能身踐此言又議同修通志先生主章魯派荃孫主洪孫派先生曰汝師法鄉人耳荃孫答曰志以事實爲主以文行之略避記帳之誚如實齋之志首增徵實一門仍不離乎事實通甫則前志源流古跡藝文一概埽除文字雖高于武功朝邑已蹈劉知幾改史爲文之譏矣先生亦首肯今集中與友人書必載來書亦此意也文集未經手定然友人能得先生之意絕無空腔文字在內此桐城派之高者稿由劉君翰怡刊行授簡荃孫命爲之序荃孫讀終卷聲容笑貌宛如當日今年三月到泲南曾訪金泉舊舍泉聲如故柳影依然空存仰止之思無復絃歌之雅愴然久之因序舊迹以冠斯編先生之文自有不朽者在不藉鄙人之言矣歲在柔兆執徐立冬前一日江陰繆荃孫序於海上寓居之聯珠樓

校經室文集序

自眀以來治古文者王李詆其僞鍾譚誚其纖侯魏薄其野而以純正推鈍翁又微嫌其弱至望谿氏出根柢經術研究事理由韓上窺秦漢而結體近王曾海內莫不以爲正宗又繼以劉姚二公人共尊之曰桐城派然學之者有二弊焉一則曰空專工摶埦略去事實讀之則聲調鏗鏘而其人之本末是非無所考證一則曰襲修詞琢句不落恒蹊而氣不足以貫之則亦落前人窠臼除此兩弊是謂眞文榮城孫佩南先生以名進士由部曹改知縣鞫疑獄不徇人情亢直聲徧天下卒不安

其位而歸主講席屢登薦牘終隱不出遺文六卷年丈毛稚雲觀察貢三孫太守爲整理囑余刊行余夙重其爲人又讀其文樸實而有理致於功業文學忠貞節義之人之事尤能發揮銘鐫力追先正典型不蹈空襲二弊則桐城之後勁也再讀先生與當道書議論時事高而不迂簡而能要夙抱濟世安民之略小試輒阻而乃以文人終則先生之不幸亦斯世之不幸也夫削簡已竟爰書其首歲在柔兆執徐立冬前一日吳興劉承幹序

校經室文集卷一目錄

堯典說
皋陶謨說
禹貢說
君奭說
顧命說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說
刪定馬氏所輯漢儒經解序
孟志編略序
孟子年表序

孟子事實序
孟志祀典序
孟志從祀賢儒傳序
孟志歷代注解傳述序
新刻春秋會義序
黃氏讀禮記日鈔後序
讀禮摘要序
尙書小札序
新校周易本義跋
古文尙書跋
孝經鄭注附音跋
孝經章句跋
言子文學錄跋
書史記校後
伏生墓攷
午窗隨筆序
澤雅堂文集序
餐櫻樓遺集序
路訪嚴觀察文集序
天根文鈔序

無爲齋遺集序
新修南陽縣志序
方望谿文集補遺序
青桐軒詩集序
今雨樓詩集後序
徐漢卿先生詩集序
枕雲詩草序
濰上詩集序
陳先生文集後序
毛尙書奏議後序

校經室文集卷一

求恕齋叢書

榮成孫葆田著

吳興劉承幹校

堯典說

或問曰史記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娶娵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爲帝堯傳又曰摯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之乃受帝禪二說孰是曰以事理推之其皆非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堯既不能以天下與舜乃獨能私受摯之天下乎且

摯之不善亦未見於他經而一以爲既崩而堯立一以爲中微而禪堯則其說均爲無徵使摯之立爲繼父而堯承之則禹之傳子亦不得爲剏見而人言何以有德衰之疑嗚呼唐虞以前尚書所不載春秋時去堯舜之世遠矣孔子亦但於讀書歎其爲大爲君爲禪讓而已至戰國時異說蠭起孟子乃因論唐虞之事而直斷以舜之天下爲天與夫堯之初亦必如舜而已矣後世禪繼之義不明乃至有莽操之禍原其初則堯舜授受之說實有以啟之夫嬰獻固未嘗禪也卽令果禪是以天下與人彼其臣又安得而受之故儒者解經一言之誤

其流禍無窮豈得獨畀一竄亂五經之劉歆哉然則帝堯之繼立與否學者闕其所不知可也

皐陶謨說

司馬遷謂帝舜朝禹伯夷皐陶相與語帝前皐陶述其謀云云卽此篇也虞書蓋本有大禹謨故漢儒以爲已逸而其分皐陶謨爲益稷篇則自僞孔傳始因經文有暨益暨稷之語遂以益稷名篇不知曰皐陶謨者皆一時交儆之詞自皐陶方祗厥敘至庶尹允諧乃紀虞舜治效而以賡歌終之則首末皆皐陶之言也漢儒所傳書序亦有棄稷無益稷鄭康成諸儒皆謂別有棄稷之

篇或疑棄稷在逸書十六篇內康成猶及見之要亦懸揣之詞或又以史臣敘事之文爲出自伯夷以附合史記所云益見其穿鑿夫大戴禮言虞史伯夷猶言虞書伯夷云耳豈得謂伯夷爲虞之史臣哉然誥志篇所引伯夷兩言今亦不見於他經疑或書中有伯夷語而今亡矣

司馬遷載皐陶謨於夏本紀而於往欽哉之下說云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爲山川神主後儒或據是以史記陟天之命爲薦禹於天而告之其說非也皐陶謨記言之文故首末皆載皐陶言而以賡歌終之甚

子夏謂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舜五臣中禹棄稷皋陶皆有謨而今獨皋陶一篇存使後世不見此篇不且以刑官視皋陶哉若夫舜禹之事孟子論之詳矣堯薦舜舜亦薦禹但舉之在位耳固未嘗以天下與人也夫天下者天之所統非天子所得私唐虞以前天下皆歸於有德未有以繼立相承亦未有以天下私相授受者故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與賢與子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嗚乎舜禹禪讓之事不見於經自僞古文以汝陟元后爲禪禹之徵世乃謂與汝陟帝位前後同揆矣司馬遷於堯本紀曰女登帝位於夏本紀曰陟天之命則陟非升也儒者或欲傅會薦禹之文不亦誣乎

禹貢說

昔禹平水土定經制九州各擇其土宜之物以獻於天子史臣因而紀之以表禹之功以見虞舜德化之盛故曰禹貢始舜攝政之年蓋嘗分天下爲十二州及命禹治水水患既平乃定田賦之制爲九等之差畫爲九州至於聲教遠暨經制大定益卽禹宅百揆之實攷其成功前後固已時逾數載矣世儒以九州之制別自堯時謂舜實改爲十二州禹卽位後復定爲九州者誤也禹受命治水雖在堯之末年其錫圭告成則在舜時九州既定制乃畫一故禹貢一篇皆追原貢所由致於山曰既藝既旅於水曰既道既入則此書乃舜治定功成後所作至夏遂繼虞而不改耳故史傳以爲夏書不然一州之地貢賦所出而乃以意更置紛紛合并豈聖人經世之道哉

君奭說

君奭周公勉召公之詞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同心輔政故周公作是書以勉召公舊說以爲召公欲告歸而周公留之今按告歸之意不見於經蓋周公既戒成王以無逸因以是與召公互相勸告故曰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女奭其濟又曰小子同未在位小子周公自稱也或乃誤爲斥成王豈周公鞠躬如畏之義哉昔虞舜之世禹皋陶相與語帝前爲昌言益大臣憂國之心如此不必事有所因而後發也夫周召之相勉亦若是而已矣惜乎召公之所以答周公者不傳而世儒乃謂周公攝政召公不說故周公作此以自解其說不亦悖哉或曰不說者蓋召公自以爲衰老而久居於位故慼然有不安意云

顧命說

顧命一篇紀成王崩康王立之事也馬融鄭康成分篇壞我高祖寡命以上爲顧命自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僞孔傳則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爲康王之誥篇首皆非伏生所傳之舊今攷先儒議是篇者多矣或以成王未葬君臣皆冕服爲失禮或以天子易世傳受國之大事其禮與士庶人不同或又疑狄設黼扆以下爲康王踰年卽位朝諸侯之事而顧命一篇尚有闕文其義雖竝通而要皆不得其實也惟近世姚氏鼐有云周嘗會諸侯於東都蓋成王方將會諸侯而疾作其時太子監國於鎬召之未至成王以疾大漸不能待故恐弗獲誓言嗣乃召卿士以下而命焉不然王疾太子將不脫者立而養於左右焉有顧命而不在側而王崩乃延之於南門之外者乎竊以爲此說庶幾得之蓋史臣紀此亦所以志禮之變也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未有喪服未畢而朝諸侯者況麻冕黼裳亦不可謂卽位之服然則成王蓋崩於東都事變倉猝禮由義起其時諸侯咸在故召公因冊立嗣君而召見之至王若曰以下則亦召公代王作誥之詞耳豈必康王之面命哉抑是禮也召公可謂處變而不失其正矣後世此義不明乃有先帝以四月崩而太子以五月卽位遂改元者烏虖書闕有閒周室成康之事既不可億知若以蜀漢永安之義律之則召公處此其眞得天理人情之至者矣世儒乃猶以失禮譏之此所以讀其書尤不可不論其世也夫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說

或問外丙仲壬繼湯而立爲天子信乎曰然然則太甲立以湯崩之年其說非與曰此乃僞古文尚書之謬諸儒從而傅會之也史稱殷湯年百歲爲天子用事十三年傳又云湯娶有莘氏女生太丁及外丙仲壬當太丁卒時太甲之生則既長矣而謂湯崩之前一年乃生外丙又有三歲之仲壬爲之兄此事理之必不然者也漢志引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班固言是朔旦冬至之歲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今伊訓篇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彼蓋見顧命成王崩以乙丑而康王見廟在丁卯後七日意湯崩亦當在十二月前故又於太甲傳內謂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此其所以僞也與春秋國君薨皆踰年而後改元漢初襲用秦厤史書元年冬十月然不聞高帝以孝惠元年某月崩也後漢昭烈崩于章武三年夏末帝以五月改元建

與史氏非之今僞爲古文者不探究班史之義至謂湯崩在太甲元年是湯未崩而太甲立何其言之不經也然則外丙仲壬之說宜何從曰從孟子孟子之言何如曰太丁未立其繼立者則外丙二年也仲壬四年也且由後儒之說其意以爲外丙仲壬不宜立也則是逆探伊尹之心而爲是二歲四歲之辭以自文也太丁雖未立外丙仲壬以次當立則雖以襁褓之成王周公立而輔之可也夫又安得以其幼而廢之乎且其時外丙之年當與太丁不甚懸絕而謂仲壬爲之兄以弟先兄於言尤不順曰外丙仲壬即位之年有可詳與曰是不可以强解也商頌之詩曰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與他書紀外丙元年乙亥仲壬元年丁丑命卿士伊尹事適相符竊嘗疑詩內震業之義當指湯崩後上下憂危而言彼伊尹者身爲卿士遭時閔凶左右之力實多故詩人作爲樂歌以紀之則外丙仲壬當立於此時也伊尹之立外丙也意湯必有命焉如周成王道揚大訓而伊尹奉命以立之也不幸未三年而崩伊尹以爲先君之喪未除吾得君之季子而立之猶之乎君命也伊尹之立仲壬繼湯也非繼太丁也又不幸四年而崩然後君之適長孫立焉以承大統以對天下此

伊尹之志也衛太子蒯聵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以亡人之子輒在以孫繼祖衛之亂實兆於此烏虖以伊尹之聖其於繼立之際思之審矣後世舍子立孫卒以召禍亂者抑獨何哉

刪定馬氏所輯漢儒經解序

兩漢人傳經並有師法以其時去古未遠而釋老之說猶未行學者各通一藝用日少而畜德多雖彼此異同相是非然微言大義往往賴以不絕後世綴學之士固不可得而廢也其見於傳者易本田何尚書本伏生詩有毛公又有齊魯韓三家言禮本高堂生而大小戴並出后倉春秋公羊穀梁分齊魯學而左氏傳最後興孝經論語蓋學之者兼通焉故曰儒家者流游心於六藝之中宗師仲尼於道爲最高及後世五經乖析儒學浸衰魏晉而降異說蠭起當隋唐之世古籍猶未盡湮然唐人爲諸經定義疏易用王韓書用僞孔氏春秋傳主晉人詩禮三經僅存漢注自此之後利祿之途開而漢儒四百餘歲授受相承之師說不絕如綫王伯厚處宋儒末獨能修學好古於易書論語則輯鄭氏注於詩則輯齊魯韓三家遺文於春秋則輯賈服章句亦可謂用力勤而有志者矣　聖清之有天下敦崇經術遠邁前

代經師宿儒以漢學爲宗獨能發明古義言易自吳縣惠氏言書自嘉定王氏吳縣江氏言詩自休寧戴氏言禮自濟陽張氏婺源江氏爲易惠氏之學則有武進張氏爲書王氏江氏之學則有陽湖孫氏爲詩戴氏之學則有金壇段氏而輯爾雅注者有武進臧氏考九經古義者本惠氏學雖不同要皆博識多聞玩經文而得其大體若兼綜諸經博采先儒訓詁不爲空談則有長洲余氏今　四庫所收古經解鉤沈其遺書也近世若歷城馬氏蓋又聞宋王氏及余氏之風而興起者馬氏名國翰字竹吾道光壬辰進士陝西知縣生平纂書無慮

日晚歲乃成輯佚書六百卷皆唐以前諸儒著述分經史子編惟經編爲稍備然所輯既多其中牴牾時亦不免余嘗徧取其書閱之有一傳而兩書復見者有一書所獲止三四條而强分爲卷者有所輯或非元書及元書在當時已散佚而以意揣編之者夫貪多務得固世儒之通弊抑亦所取多則不能無失推馬氏之意將欲保殘守闕不妨是非並存以待折衷於後儒在學者愼取之而已余爲刪存其經編什之五而壹以漢人爲主於小學則閒取魏晉爲序錄如後因論次其大凡亦所以致余之意焉

孟志編略序

孟子當戰國時異說蠭起乃獨著書論道德以仁義爲本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意而作七篇遭秦滅學諸經或亡或殘而孟子以儒書獨存在漢文帝時嘗立博士其後罷不復置東漢諸儒著述傳者唯趙氏而已歷魏晉六朝學術紛歧孟子之書雖存然當時得其宗者蓋少至唐而昌黎韓子出作原道以明聖賢之緒其言曰孔子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厥後皮氏日休雖請以孟子爲學科訖唐之世議終不行宋眞宗始詔孫奭等校刊孟

子由是學者翕然宗之其後孟子卒升爲經及程朱諸儒出而表章愈力孟子之道日益尊科舉之制亦自此興矣元明以來其書遂大顯而利祿之途一開大義攸存學者竟莫窺其本原嗚乎由衰周至今二千餘歲王者代興名世閒生其閒得聞知之統者幾人降及末流邪說滋盛巧利相競詐僞相蒙害有甚於楊墨而舉世曾莫之能禁功利之習中於人心不有賢聖孰能起而正之我　國家昌明仁義學校之設徧天下士非六經孔孟之書勿習鄒爲孟子故里春秋秩祀載在典禮乾隆時　聖駕親臨致祭尊崇之隆曠古罕覯惜當時賢

裔中絕紀載無徵不能編成盛典以彰一代之休美道光末故博士孟廣均實始有重纂三遷志之議草剏甫就旋遭寇亂稿燬其家今撫使黃陂周公學使翰林學士鈕公尊賢興學適合詞奏請以唐儒韓愈配享孟子時則權濟東泰武臨道兵備陳公實佐成斯舉往公嘗督修孟子祠廟因得博士志稿而惜其未能雅馴也乃商諸學士發凡起例重加纂定並屬葆田以校訂之役葆田頗復搜輯舊聞更引吾友柯君劭忞爲助今書中祀典一門及藝文四卷皆柯君所考次葆田竝各綴數語於篇後以述編纂之指博士志稿故有日照許先生瀚駁辨百數事今皆勘正其倡引之功不可沒也書成輒敘其大略如此時光緒五年冬十月

案三遷志剏修於前明嘉靖時沂州道僉事蒼谿史氏鶚蓋取列女傳孟母三遷之義原序以爲孟子作聖之功由於母氏蒙養之正者是也萬厤中鄒縣令漢州胡繼先以原書疏略重加纂訂易名孟志其體例視舊爲善矣嗣是而有呂氏元善之書元善字季可號冠洋海鹽人天啟中官山東布政司都事後殉流寇之難所修三遷志凡六卷見　四庫存目提要云紀載頗詳而體例標目俱未能雅馴　國朝孟衍

泰與王特選仲穎錦等復增修爲十二卷所分門類及每類前四言贊一首大率倘仍其舊故　四庫全書竝附存目今茲新加排纂雖不敢謂辭歸雅正然事增於前文省於舊亦庶幾乎史家之正軌云耳新纂三遷志凡十卷首二卷志孟子事蹟曰世系曰年表曰事實皆今所編輯也曰佚文則舊志所有今仍附焉次二卷志孟子廟制典禮曰祀典其總目也於祀典之中又分爲五目其義則後語備矣祀典之次爲從祀賢儒傳附見者孟門弟子一人訓釋孟子書者二人皆祀典所缺也又次爲博士世系表則奉祀孟子者也第五卷爲藝文總敘歷代注解傳述用漢志與文獻通考例也凡此之類皆今所考定自第六卷至第九卷爲藝文下分類編載此近世修志乘者之通例也舊志但有墓記廟記謁祭題詠四類今所存者乃不過十之二三皆事關剏始又文詞稍近雅馴者爲末一卷爲雜志凡新纂之例要在本經術通史裁述　國聞徵舊制故前志所有不必盡登今所改訂體例雖簡亦未嘗駁斥舊文猶惜編纂迫於歲月未能博考典籍一歸至當區〻之私固有望於來哲

孟子年表序

司馬子長敘孔子世家所載孔子生卒年月出處甚具至孟子列傳乃獨缺而不書豈非古史闕文之義哉後儒區區修補乃欲於二千年後懸斷二千年前不可億知之事宜其多所牴牾已今懸爲考訂孟子年譜閱近代諸儒著述不下十數家其開或合或否靡所適從因先依六國表分年以繫事上起孔子卒歲下至燕人伐齊之後凡二百年證諸列國世次然後孟子出處時地可得其大略葢伐燕之爲齊宣王合以戰國策與他書所引紀年而可信者也子長六國表乃誤屬湣王又以梁惠王後元年爲襄王元年致與孟子游梁仕齊之歲先後歧異今爲年表起安王元年者或謂孟子生於安王時也自齊宣以下湣王年世則缺以示疑其他列國時事仍各著其終始而孟子之所謂天不欲平治天下亦若有先見云至如表所不能詳者則附見於事實而諸儒論辨之說亦以次采列焉

孟子事實序

愚讀孟子書所載生平出處事亦具矣其初以不見諸侯爲義葢年逾五十乃游梁故梁惠王一見而稱之曰叟及惠王卒襄王立孟子知其終不可語仁義乃去梁適齊思假手於宣王以平治天下故嘗爲之客卿中閒又因母喪居魯其去齊也在伐燕之後又因居宋而得見滕文公及文公居喪時孟子已由宋返鄒故有穆公與然友之問其後孟子乃之滕見文公爲言井田學校事也迨魯平公將見而臧倉沮之葢至此而孟子亦自知其終不遇矣故首篇託始梁惠絕筆魯平此敘述之大旨也趙邠卿乃謂孟子先仕齊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其說本諸史記而與齊宣王伐燕事絕不相符後儒因爲兩至齊之說以孟子次篇所書伐燕屬湣王至沈莊仲錄朱子諸則直疑孟子書中宣王爲門人所改近代一二通儒或遵用其說而私家著述如年譜編年之類又往往離析孟子事以傅會所見葢愈辨而愈失其眞焉今壹以孟子書爲徵略采漢人之說爲綱而　國朝諸儒所考論則以次附載閒爲疏通其是非得失而不敢爲直斷之語庶幾有符於孟子論世之義後之君子亦可以覽而觀焉

孟子祀典序

古者釋奠之禮必各祀其國之先聖先師鄭康成謂國無先聖先師當與鄰國合後儒頗疑其說爲不然此葢謬於後世學校之制耳鄭氏謂先聖周公若孔子先師

則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可以爲之然則孟子之於鄒豈非所謂先聖先師哉春秋釋奠其秩祀也固宜孟廟之祀始於宋而隆於元自明以來尊崇之禮日增今志祀典區爲五目曰爵享乃舊志所分謂歷代褒封與享祭大典也曰林廟志修建年月與監修者姓氏而歷代之崇祀備焉曰祭儀則博士所習與 國朝會典通禮諸書相表裏者也惟樂章禮器尚多缺略僅據宋金二史增樂曲二章考乾隆時部頒孔廟樂章當時禮臣無以孟廟請者遂至今缺焉又亞聖廟雖頒有祭器然不及先賢孟孫氏與端範宣獻夫人豈非有待於議禮者

之推舉哉我 朝尊師重道伊古以來所未有方乾隆丙子壬午 聖駕親臨奠祀一時觀禮之士雲合風從於戲盛哉

孟子從祀賢儒傳序

甚矣班史古今人表之陋也其列孟子爲第二等而以公孫丑居第三等萬章樂正子告子高子居四等徐子五等而此外孟子弟子不與焉抑何疏且謬哉趙邠卿生東漢末造獨能仰窺聖恉推孟子爲亞聖其識卓矣邠卿所注孟子弟子十五人學於孟子者四人今皆從祀而滕更獨見遺豈以其不答於一時而遽斥之耶昌黎韓子之配祀始自宋宣和時蓋其來久矣孔氏從祀年月無可稽迹其表章孟子正色立朝侃侃不阿洵有得於仁義之旨哉錢唐以一言寤主配享之禮罷而旋復或傳孟氏舊有報德祠豈亦私祀之類與（謹案四庫書目提要謂呂元善聖門志以諸儒未入祀典者別載擬祀三十五人中如岳飛之精忠不在乎闡明理學錢唐之直諫亦未聞其詮釋聖經乃欲例諸歷代儒林擬議亦爲失當此 欽定書內所載百世下應無異議矣呂氏卽嘗修三遷志者）趙太常孫宣公皆爲有功於孟子然皆未與於馨香之列何哉（案四庫書目謂訓釋之功在漢爲趙岐在宋爲孫奭其推崇亦可謂至矣）今於考訂從祀賢儒傳後附錄三人之傳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若夫修舉之功則當世必有

任之者矣

孟子歷代注解傳述序

自班史志藝文以孟子入儒家歷代史志因之宋熙寧中用宰臣王安石之說乃罷詩賦以孟子與羣經試士是後孟子始尊爲經科舉之制亦自此興矣先是大中祥符時眞宗嘗命孫奭等校刊孟子今所傳音義一書卽此時作也及安石欲援孟子大有爲之說因有是議當時元祐諸人務與爲難由是疑孟詆孟諸書紛紛作爲晁公武承其家學故郡齋讀書志仍列孟子於儒家至直齋陳氏書錄解題始與論語同入經部其說曰自

韓文公稱孔子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荀揚以下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語孟並列於經而程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裏故今合爲一類愚案陳氏此說當矣恭讀 四庫全書提要有曰表章之功在漢爲文帝在宋爲眞宗訓釋之功在漢爲趙岐在宋爲孫奭固不始於安石亦不始於程子此尤足以破諸儒門戶之見竊嘗以爲孟子之尊於安石亦猶左氏傳周官之尊自劉歆耳初不必爲是經諱觀宋史首列王雱注則其訓釋孟子亦不爲無功特惜其湮滅無傳不復可考其他諸家所述有其

名而無其書者蓋尤不可勝數也可不惜哉今錄歷代注解傳述一以正史爲徵其有書雖佚而史傳可稽者則詳其卷數與其撰著名氏以備參考大抵宋以前著述鮮存又孟子書不列於經世儒好之者少故今所采錄諸家撰著頗詳宋以後則習孟子者率目爲四書其所講求或專爲制義而設蓋不勝采摭故略焉

新刻春秋會義序

宋鄉貢進士江陽杜諤字獻可所著春秋會義爲書二十六卷晁氏郡齋讀書志陳氏直齋書錄解題並載其目獨鄭氏通志作三十卷以入春秋通論馬氏文獻通考經籍考亦作二十六卷並引晁氏陳氏之說知其書實爲宋元閒所重故程時叔春秋本義閒復稱引至明永樂中脩春秋集傳大全宋用杜氏說至七十餘條所謂蜀杜氏是也其全書不知亡於何時 國朝朱錫鬯氏經義考以爲久佚乾隆中 詔修四庫全書館臣始從永樂大典輯出書已成而總目失收闕當時吾鄉孔葒谷戶部曾錄有副本今流傳至江南爲某氏所藏此本乃鄒孝廉道沂家存故籍予聞諸蔣性甫太史因亟從借鈔會歸安陸存齋至濟南於予齋中見此書詫爲未有並屬傳鈔一部原本首行標 四庫全書疑即館

中擬進本然書內不著纂輯人姓名後見今人所輯春秋規過春秋摘微序言乃知是書成於楊君昌霖手楊君字觔齋吳縣人乾隆四十年進士 特旨改爲庶吉士散館改戶部主事與邵二雲周書昌戴東原諸人同爲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兼分校官予旣喜得是書本末思廣其傳乃捐貲付梓以公諸同人蓋數百年之祕笈於是復顯矣攷說經家之有門戶自春秋三傳始兩漢諸儒爲公羊穀梁與左氏學者恆斷斷不相合唐宋而後乃有棄傳從經之說夫舍事實而專談義理則一知半解議論易生此啖趙諸家所以爲世詬病而朱子亦

謂經文太略諸說太煩前後牴牾非一不敢妄爲必通也杜氏生當北宋在王安石詆廢聖經之際乃獨采集衆說自董仲舒以下至孫莘老經社凡三十餘家斷以己意自成一家之書晁氏所謂其說不必皆得聖人意旨然使後人博觀古今攷其同異則於聖人之旨或有得焉可謂得此書要領矣案書中所引唐宋人舊說如陳氏折衷論王氏箋義李氏集議孫氏經社要義諸書今並不存經義考僅據山堂章氏羣書考索采錄春秋折衷論二十七條至謂斷圭零璧亦足寶貴使朱氏得見此書其欣快當更何如楊氏蓋治春秋之學者其於此書采輯頗勤然猶未能旁搜博引蓋自永樂大典外所得僅一二十條而又皆爲節文亦不出乎今書所載予深媿弇陋輒就目前所見略爲編訂並附校刊略例於後噫吾見今世箸述之士大率以爲名耳非果能於聖賢之旨有所發明也竊嘗深戒乎此故不敢以剽竊爲能而欲以一己之私得公諸人人昔朱子嘗論二程未出時有胡安定孫明復諸人說經雖有疏略觀其推明治道直凜凜然可畏蓋春秋所以別嫌疑明是非遏人欲於橫流存經世之大法故曰有國者不學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弗知爲人臣者不學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其萬世之鑑乎采善貶惡將於是乎在予是以願學而有志焉至杜氏此書在春秋部中猶禮記之有衞正叔集說學者固不可不究心也光緒十有八年秋九月

黃氏讀禮記日鈔後序

宋黃東發讀禮記日鈔書凡十六卷本在黃氏日鈔百卷內宋史藝文志不詳其目（日鈔百卷見宋史儒林傳藝文志不著錄）國朝朱氏彝尊經義考始錄入禮記類以次於衞氏湜禮記集說之後乾隆時館臣編校　四庫全書以黃氏日鈔入子部儒家類而於經部禮記類不復載有是書道光末嘉興錢給諫儀吉主講大梁書院編刻經苑是書亦有目無書學者惜之葆田曩歲客遊大梁嘗欲補刻而未能今年以事寓沛南乃取新安汪氏繙宋本黃氏日鈔參校他刻別錄爲卷付諸梓人剞劂既訖謹識其後夫禮學之失傳久矣漢儒區區修補於殘缺之餘今所傳大小戴禮是也小戴禮得鄭康成注而益顯唐人正義行而其書益尊學者至目爲大經自宋儒表章中庸大學爲之解者甚衆至朱子遂與論語孟子定爲四子書元延祐科舉法行以四書五經爲取士之用明初定制乃以陳氏澔雲莊禮記集說立於學官而學庸二

篇不復列戴記四十九篇中黃氏此書全載經文與易書詩說不同其所輯諸家解說並詳著姓氏於下方而於諸說之未當者則自爲駁辨以申其義蓋雖本衛正叔集說例而大端折衷於朱子其用心尤非諸家所及至大學載本文又附所改定於後而中庸章句一依朱子晚年定本字句間有與今本異者（如中庸首章天命節及天下國家可均節並文之類）實足備學者之考尋則此書洵爲禮記注解中善本宜竹垞朱氏之力爲表章而沈先祿起元亦稱爲紫陽之功臣謂其有功於聖道豈不諒哉近世學術日歧異說滋興學者目不覩禮記全經愚之校刊此編思

欲拯救其失他日當更刻春秋日鈔與禮經並行則前儒勤勤所以修補而表章之意與所謂其義甚精足補朱子之未備者二書亦因以不廢云爾

讀禮摘要序

嗚呼禮教之失傳也久矣記稱君子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禮不可一日斯須去也昔聖門蓋嘗以士喪禮教人故孔子之答曾子問其辨析禮意至微且悉予獨怪今世學者習禮經而不誦雜記喪服諸篇其意以爲非功令之所試故弗急也嗟乎聖人論武周之孝其制禮以教天下自天子以及乎庶人者亦惟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而已矣孔子曰吾從周蓋謂其禮儀之盛也三代而後唐有開元禮宋有政和五禮新儀金與明皆有集禮雖亦兼及喪儀大抵皆不過備一朝之典制至我　朝大清通禮一書出酌古今而達於上下五禮皆得其範尤爲言禮者所宗故史錄以爲政書而私家著述如司馬溫公書儀朱子家禮之屬則編纂者皆附之禮類亦說經者所必徵也其附於儀禮者則有徐健菴尙書讀禮通考縷析條分綱目畢具　四庫全書提要稱其博而有要獨過諸儒可謂善矣顧以卷帙浩繁鄉曲之士習而知之者蓋少祥符馮子立先生自幼

篤嗜禮學嘗從故刑部尙書李文清公遊日必有記及宦成致事歸遭母太夫人憂獨成讀禮摘要一編就徐氏所考更加折衷使約而易行故其居喪無失禮鄉人稱之今年秋予遊祥符識先生之子果卿舍人出是編相示時先生歿已逾年果卿尤能承先志一遵禮法其居喪也未嘗改先生之所行可不謂善讀父書者與予嘗備官西曹於先生爲後進其時先生已出守廣東値刑部重修律例考究服制揚州陳研香先生嘗屬予以汪堯峰所撰五服異同詳爲考證予旋因丁憂去職亦嘗於士大夫喪祭禮儀私有所編輯大要本古禮而參

以　國朝定制如衣服及明器之類皆不能不變而從時今觀先生所輯亦各附辨其可行不可行其尤得禮經從宜之義哉果卿將以遺編付梓屬予爲序予非深於禮學者觀先生是編乃不勝今昔之感故略敘所知如此世有通經學古之君子其必於是有取也

尚書小札序

尚書小札二卷郭西垣先生讀尚書所隨時札記也先生治書不甚區別今古文然於僞古文之害義者必據理以辨之如論大禹謨篇末及於巽位征苗二事則記事之文非謨體也說命篇夢帝賚予良弼但憑一夢遽

立相臣雖云立賢無方亦不應如是輕易武成篇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下文恭天成命肆予東征是承志者承伐商之志也以伐商爲文王之志是何言與聖人弔民伐罪處萬不得已之時豈視爲美德而歸之於君父哉文縱有是心武亦不忍出諸口況以服事殷至德之文考而誣以此乎其自抒所得如此至其說之精卓者如謂罔水行舟乃無水而不行舟古人多爲急詞言凡有可行舟之處卽流連忘返也小子同未在位小子乃周公自稱位謂三公之位也又從蘇氏說謂文侯之命爲忘親背義以平王先仇未報國恥未洗宜於命文侯時痛哭言之乃第曰恤朕躬曰有績予一人其如先王何宜蘇氏深議之也又論秦穆公作誓歲月當從金氏主史記謂作於茅津渡河時故屏去誓師恒詞而但言其既往之悔三軍感憤乃有取城封尸之效其不肯阿附僞孔傳及蔡傳又如此書凡百八十餘條先生歿後數年予祐之申堂等裒錄付梓昔聖門以六經教人而經解一編或疑其言非出於聖人然於書之教曰疏通知遠又曰書之失誣則其說殆無以易也夫誣非書之失乃學書者之易失之誣耳孟子論詩不以詞害意蓋因詩有比興讀者宜於言外得之若書乃

記言記事之體苟或誤解則悖理害道之譏興焉近世治書家尤斷斷於今古文與僞古文之辨其說亦已繁矣先生獨記心得故不必皆詳其義之所本予爲揭其一二以告世之讀是書者知先生所得於疏通知遠之教爲多然猶不敢自足故以爲此特其小札云爾光緒乙未夏

新校周易本義跋

朱子周易本義用呂伯恭氏所定經傳次第復先聖之舊文爲書十有二卷　國初有　內府摹雕宋槧本字大悅目顧世不多覯乾隆時寶應劉氏校刊本義附列

呂氏音訓於眉端用便學者誦習顧其書行世亦不甚遠蓋自輔嗣易行而先聖之古經爲後儒所亂者千有餘年雖大儒如程子猶未能遽正其失及晁氏呂氏先後繼起推考益精朱子本義從之乃一亂於董正叔之傳義附錄再亂於永樂之撰輯大全割本義以附程傳使古經已正而復亂至成化時姑蘇成氏刪去程傳專梓本義爲坊本所祖行之至今且五六百年學者茫然不知有朱子元本此顧亭林朱竹垞諸君子所爲感憤而增歎也近歲江南書局於程于易傳朱子本義各爲梓行足正俗本之失第所據乃浦城祝氏合刻傳義音訓本承校之士似尚未見　內府仿宋刻如彖上傳下注有從王肅本四字　四庫全書提要辨證甚明今並未能補正而於每卷標題前列易經並卷數一行益尤失之其他經文　內府仿宋本與開成石經合者江南本亦皆未及審訂又淮南局覆刻劉氏本錯誤亦多欲復古而反不足取信乎今斯亦校讐之一蔽也山東書局所刊經書讀本純雜不齊頗爲通人所詬病予旣承宮保張公延司校訂與書局陸君張君先取詩書二經用宋本校正於詩集傳後補小序辨說二卷而朱子本書二十卷之舊猶未能遽復也書則補刻小序一卷

問答一卷以符元本今更以周易本義付梓謹遵　內府仿宋本與　御纂周易折中校定參考傳注擇善而從兼附呂氏音訓於後本義旣從通行本悉加句讀與江南本同其閒點畫錯訛仍恐不免音訓舊分二卷今誤刻一卷視江南本各附十二卷之後亦爲小異云光緒十七年夏六月

古文尚書跋

辨東晉晚出古文尚書之僞者自朱子始九峯蔡氏承師命作集傳於漢儒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則注曰今文古文皆有於梅賾所獻增多二十五篇則注曰今文無古文有雖不以二十五篇爲僞書而使學者知有今文古文之別其用意亦可謂善矣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於尚書正義前載有書古經四卷序一卷謂爲朱晦菴所錄蓋卽臨漳刻本而元書則今不可復見其篇不知與僞孔傳有異否也茲刻用趙氏分編今古文例仍附書序於後而一題曰古文尚書其義實不悖於朱子按漢儒鄭康成所注三十四篇亦曰古文尚書實卽二十八篇內分出盤庚二篇與康王之誥一篇又大誓三篇爲三十四而大誓後得亦漢代僞書近世諸儒或從而信之亦過矣恭讀　四庫全書提要云書小序之依託

五行傳之附會久論定矣古文之辨至閻若璩始明朱彝尊謂是書久頒於學官其言多綴輯逸經成文無悖於理汾陰漢鼎良亦善喻吳澄舉而刪之非可行之道也又論書纂言云古文尚書自貞觀敕作正義以後終唐世無異說宋吳棫作書裨傳始稍稍掊擊其專釋今文則自澄此書始考漢代治尚書者今文古文本各爲師說澄專釋今文尚爲有合於古義非王柏詩疑舉歷代相傳之古經肆意刊削者比也今按王柏詩疑外又有書疑　四庫書並列存目提要云其併舜典於堯典除姚方興所撰二十八字合益稷於皋陶謨此有孔穎達正義可據者也茲刻與王氏偶同非用其例至金縢篇自武王既喪以下詞氣與古文頗異而史記以秋未穫爲周公卒後事故先儒疑此篇爲亳姑逸文否則當有脫簡今姑別行以待攷定又近日桐城吳氏寫定今文二十八篇於康誥篇首惟三月一節注云疑爲大誥篇末簡愚嘗反復推究而歎其說之不可易也蓋周公之居東方乃營洛邑以偪殷正合古兵機而後世屯田之法亦起於此故大誥篇中以堂構播穫爲喻及武庚既平因以東都爲朝會諸侯之所故有召誥諸篇特書缺有閒學者遂莫能心知其意耳吁非有卓識如朱子亦安能破千古拘墟之見哉光緒癸卯夏五月

孝經鄭注附音跋

右孝經鄭注附音一卷予亡弟季咸所編次也稿藏於笥今二十年矣始吾弟讀　殿本孝經注疏疑陸氏在明皇前何以音義內有注同云云予告之曰此鄭注也今本用唐玄宗注而音義仍存而未刪此校勘之疏也因檢近人所集鄭氏注及羣書治要授之弟弟乃恍然有悟復取經典釋文善本讀之即音義以推尋舊注正其謬誤補其闕略於鄭注則但載舊文不復詳其所出以有諸家集本存也於陸氏音義則詳載之而刪去後人校語不使混殽其大指可謂善矣又嘗欲作義疏書未成而弟遽以毀卒予今年偶檢故笥得此編爲之流溯噫孝經自唐明皇御注大書深刻而唐以前諸家之注盡廢宋邢昺承詔校定元疏益猶及見鄭注而獨力辨其不出康成至元明之世全書遂佚　國朝諸儒始廣爲搜輯而吾弟獨好此經益嘗身體而力行之故其所得又獨視昔人爲甚精今此本雖不足以傳吾弟然吾弟之精神寓焉刊而行之又安知數十年後不且與鄭氏書同歸於泯滅哉弟名葆誠以字行又字宜卿同治癸酉選拔貢生歿時年僅二十七光緒丙申春正月

刻既竣有示予以嚴氏可均輯本者爲姚氏咫進齋所刻視他本獨詳亦據羣書治要增輯與吾弟此本無異而第四章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二句經注並脫又第六章注末之有者善未之有也善一作難見釋文今治要本譌作言殆不可解又第九章經文續爲大爲上爲字見釋文故注云復何加爲又經文則而象之釋文出傚字邢疏法則而象效之正用鄭注而諸家或以傚爲釋則字誤矣他如第十五章又焉得爲孝乎釋文焉於虔反注同今治要注作豈得爲孝乎亦魏徵所改又第十六章經文光于四海治要與各本俱作于而嚴氏據石臺本改予爲於又第十七章進思盡忠釋文盡津忍反不云注同下出死君之難四字嚴氏據文選注死君之難爲盡忠增三字亦誤也獨末章注嚴氏所輯與臧氏鏞陳氏鱣袁氏鈞及吾鄉孔叢伯氏纂輯鄭注略同以此見諸家之善讀書而吾弟用心尤細也至經文有從治要本者第六章因天之道與余蕭客所見影宋本同注文有以意增入者公侯伯子男注據邢疏引舊解公者正也與末章疏引舊解宗尊也廟貌也義出自鄭知舊解爲鄭注不與白虎通公者通也義同又釋文誤

字如不令而伐謂之暴伐當作成郎論語不戒視成之成句有脫誤五刑注謂劓墨宮割大辟治要作墨劓臏宮割大辟蓋據呂刑易其次第割字衍文當爲剕字之誤陸氏亦誤釋此吾弟所獨得也其他校勘之善閱者當自能辨之無俟予之贅言吁鄭氏因避難而注孝經朱于五十七歲時成孝經刊誤今予年五十有七矣撫吾弟此編輒不禁感喟噓唏既以傷死者之不可復生又自歎年往歲徂不能修行立身其亦有媿於此經也夫葆田再識於濰縣之臏園

孝經章句跋

右胡俟齋先生所撰孝經章句分爲經一章傳十二章孝經自漢時有今古文之分今文則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及安昌侯所傳凡十八章古文出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二章其文異者四百餘字劉向典校經籍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魏晉而降注者無慮數十家至唐明皇分注錯經會萃諸家要旨仍八分御札刻石西京今世所傳石臺孝經是也宋司馬温公獨信好古文爲之指解至朱子作刊誤乃更刪去經文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又復定傳文爲十四章而於僞古文增多閨門一章獨仍其舊自是以來諸儒迭有改竄亦猶大

學一書之紛紛更定也孝之義大矣推其極至於光宇宙通神明非聖人蓋莫之能知也朱子定篇首問答之言通爲一章其說卓矣諸儒區區掇拾欲以傳文比附經之次第者抑何其勞且緐哉夫章句分而後大義明古左氏春秋傳傳自曾申而此經乃曾氏之書故所引傳文有與左氏傳相同者朱子疑焉於義同子產所言則因之於義同季文子北宮文子所言則黜之豈非由爲此傳者雜引他文聯合成章故不能使人盡信與夫根心生敬盡敬爲禮故言禮與言孝其義本可以相通如大學一篇亦曾氏之書漢人並采入禮記誠以其學爲大人之學非禮無以致知非禮無以正心誠意非禮無以修身齊家非禮無以治國平天下也使盡如後儒所說格物則與今異端之學奚異哉俟齋先生此書雖亦於傳文有所移置而未嘗刊去舊文雖其意亦本於朱子而於經傳仍用漢儒所傳之今文其大體可謂善矣至其言孝必歸於敬則又具見乎時講學之旨蓋先生學宗程朱而於居敬窮理之功尤深故其爲書章條句釋能使讀此經者昭晰無疑則其有裨於來學不既多乎予既校刻先生讀易自考錄因是書詞達而理明與　四庫所收孝經諸家之說足以相輔輒爲刊行俾傳於世以不沒先生苦心先生尚有孝經外傳亦以成朱子之所欲爲而未及爲者所采不過論孟戴記諸書卷帙稍緐校刻須時姑以俟諸異日

言子文學錄跋

言君有章重刻其始祖　先賢言子文學錄既成以貽同志之士書凡三卷末附世系祠墓坊表圖爲一卷蓋先賢之世澤長矣傑田嘗讀朱子所爲常熟縣學丹陽公祠堂記其所以發明先賢聞道之要與夫行政取人之效亦可謂詳且盡矣而特以其曰本之則無爲若見詘於子夏則愚竊疑此特子夏門人之所記而其說未必果然也夫先賢以吳人而學於孔門與子夏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而文學列子夏之上必有確見所謂本者故其言若此而非不知有精麤小大也觀武城之治其必欲君子小人皆從事於學道則知先賢之教門人其自灑埽應對進退必卽有以立其基後儒區小學大學爲二事小學日廢大學遂因以不明此尊德性與道問學所以亦漸分歧趨與而朱子又嘗謂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與子張之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一過一不及此實因言子之論子張爲難能而得兩賢分寸則所謂過猶不及者在言子又必能深窺其旨也審

矣抑予觀檀弓所記喪服諸禮曾子且爲言子詘而言思之名實見於此經則其家世相傳以文學可知故先賢之澤之長在吳中獨號爲久遠予昔爲卜氏族譜序頗疑所記載非眞故但辨先賢卜子之居西河當爲衛地而非今俗所謂卜堌村也是編自二卷以下悉皆論禮之言爲梁谿侯先春所輯而賢裔如泗增輯者又附載言氏世系甚詳始刻於乾隆時今百餘年矣如泗郎世所稱素園先生也爲先賢七十五世孫其五世孫曰□□避粵匪之亂攜家北遊至子有章始寄籍順天由優貢生入仕今爲河南知縣嘗權知虞城縣事蓋能本武城弦歌之化以爲治者孰謂文學不與政事通哉葆田敬讀此編因敢竊附所見於後他日質諸言君以爲何如光緒己亥孟秋

書史記校後

趙君筱樓得同里王箓友先生手書史記校稿本將付諸梓以廣其傳而屬余爲序言余惟箓友先生名在國史精於小學所著說文句讀說文釋例爲近日講經家推重久矣其他雜著如鄂宰四稿蛾術編亦皆有自刻本是冊蓋其讀史記時隨筆札記自敘云偶讀史記取漢書校之中多異文或史記傳譌或漢書傳譌或漢

書改史記而是亦有改之而非者又云愚輯此冊或不著其是非益恐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也其虛心如此然如殷本紀辨商紂既自焚武王必不斬之秦本紀論武王誓師止曰其于爾躬有戮秦用商鞅始立罪及三族之法皆大義攸關如此類者不可枚舉卷端有胡竹邨題語稱其句櫛字比孳孳古義洵非虛諛胡君撰有儀禮正義與先生同以經學著名當世而自謂史學甚疏於校正是書無能爲役又以未見倪正甫班馬異同爲憾余則於班馬異同及史漢方駕皆嘗瀏覽然實中無所得以此歎前輩之讀書精細爲不可及也先生此書間亦攷論音義與文字詳略非有心得者不能道其是非得失則讀者當自能辨之余末學淺識又何敢妄肆譏評哉姑附數語以質諸趙君光緒丙午秋

伏生墓攷

水經注漯水又東北逕東朝陽縣故城南（戴氏震云此十三字近刻並譌作經）漢高帝七年封都尉華寄爲侯國地理風俗記曰南陽有朝陽縣故加東地理志曰王莽之修治也（此爲注中注趙氏一清說）漯水又東逕漢徵君伏生墓南（戴氏云此十二字近刻並譌作經）碑碣尚存以明經爲秦博士秦阬儒士伏生隱焉漢興教於齊魯之閒撰五經尚書大傳文帝安車徵之年

老不行乃使掌故歐陽生等受尙書于徵君號曰伏生者也（此亦注中注）是伏生墓在漢朝陽縣地在後魏時猶歷歷可徵如此按漢書地理志濟南郡朝陽班氏原注云侯國莽曰修治後漢曰東朝陽隋大業初省朝陽入臨濟唐武德元年於縣置鄒州八年州廢爲臨濟縣屬齊州元和郡縣志臨濟西南至齊州一百二十里太平寰宇記朝陽城在臨濟縣東四十里又云伏生冢在縣朝陽故城東五里　大清一統志云朝陽故城在今章丘縣西北今齊東縣西南有地俗名魏王城或云卽朝陽故城其東五里有冢俗名寄駕冢咸豐五年黃河東決

冢被沖光緒二年土人得斷碣有文曰徵君伏生冢於是以其事聞於宮保丁公公命尙志堂博學士張昭潛往驗得實乃爲說曰鄒平城東十八里舊有伏生祠相傳爲伏生故里元張文穆公起巖修祠記謂此地亦當有墓　國朝康熙中縣令程某乃於祠旁築土以實之然考水經注太平寰宇記諸書墓宜在漯水北今反在漯水南以故嗜古之士如周雨塍孫淵如諸先輩皆疑其不合漯水雖已斷流而古蹟猶存次第可考（葆田案此說與平津館叢書內載伏生墓考證不同當是傳聞之誤）然則俗所謂寄駕冢者其爲伏生冢擬疑冢高一丈八尺闊倍之正南有平沙土人掘之往往得螺殼水經注所謂漯水逕墓南者此其故道矣又曰嘉慶間嘉定時銘來爲邑宰銘故淹雅士下車後周覽境內卽知寄駕冢爲伏生冢欲爲立祠不果今墓碑徵君上尙有餘字字形莫辨其他古碣尙多初冢旁多汙田鄉人墾之有不起科者及古碣出則相詫曰吾田伏生祭田也伏生子孫而在且奪我田於是毀諸碣殆盡其徵君伏生冢石已斷爲二爲麋生孟繼和所得云云今年夏邑人復以立祠事請諸學使裕公公以詢葆田葆田徵諸張君乃得其詳如此張君又謂葆田曰聞孟繼和以此事思聚斂得財爲邑人所惡故當

日立祠事卒不果葆田曰伏生墓之爲寄駕冢不知始於何時或者因華寄食封朝陽故以訛傳訛與又或卽棘下二字之轉音與予攷　一統志於伏生墓引寰宇記謂在章丘縣朝陽故城東五里又云鄒平東北十八里亦有墓獨未據水經注漯水逕漢徵君伏生墓南以正之今得張君目驗乃明又案水經注於此文下又言漯水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　一統志謂鄒平故城在今鄒平縣北又引舊志謂故城在今縣北孫家鎭去齊東縣東南四十里則漯水之先逕伏生墓南後逕鄒平故城可知安得以今鄒平東後人所立土冢爲伏生

墓乎張君又記冢旁所得石碣多門人誄詞有博士伏夫子詩石傳經伏夫子詩石各一又一石云悲哉伏夫子保我漢家邦石灰拭兩目千秋痛斷腸張君謂石灰拭目可補史傳之缺予謂詞近鄙俚殆出後人所爲使果爲伏生門人誄詞則是蘇李以前已有此五言矣是皆可以不辨

予既爲此攷復檢尋平津館叢書建立伏博士始末內載伏生墓考證引近人撰伏徵君墓攷謂漢鄒平故城在今治西北四十里之孫家鎮鎮西有寄爲家即伏生墓是當時已有此說第不知所指近人爲誰或者即張記所謂時君銘乎案考證云學者欲明伏墓必先知朝陽鄒平兩故城所在方可定其道里其說無以易矣乃據于欽齊乘謂朝陽城漢初封華寄爲侯國高齊廢入章丘古城在臨濟鎮東疑臨濟故城當在今章丘縣東北朝陽故城又在臨濟故城東四十里今攷元和郡縣志臨濟縣本漢管縣屬濟南郡隋開皇六年移朝陽縣治於此屬齊郡十六年改爲臨濟縣鄒平縣本漢舊縣屬濟南郡隋開皇三年自梁州城移平原縣入鄒平城屬齊州今治是也十六年改屬淄州十八年改平原縣爲鄒平縣復舊名也太平寰宇記鄒平縣本漢舊縣屬

濟南郡後漢及晉並不改永嘉之亂其縣遂廢後魏屬臨濟縣案臨濟縣在高苑縣界如遡故城是也高齊天保七年自今長山縣界濟南故城移平原縣於今治東南三十五里漢梁鄒故城地屬焉又曰鄒平故城俗名趙臺城在縣西南十五里臨濟縣本漢管縣地屬濟南郡朝陽城漢縣名今縣東四十里伏生冢在朝陽故城五里據此則伏生墓在唐宋臨濟縣界歷歷可攷如此臨濟在齊州東北一百二十里而鄒平在淄川西北一百三十里故城又在縣西南十五里則由齊州而東先臨濟而後鄒平其道里分明又如此　一統志謂管縣故城在章丘縣西北朝陽故城亦在章丘西北又引舉城志故管城在今章丘縣西北二十五里今名水寨是則臨濟在今章丘縣西北齊東縣西南與舊志謂鄒平故城在今縣北去齊東縣東南四十里其說正合故水經注敘漯水先逕伏生墓南後逕鄒平縣故城北若如考證所云鄒平故城當在今鄒平縣東又謂城東北十八里爲眞伏生墓則是漯水先逕鄒平故城而後逕伏生墓也考證又引寰宇記濟水西自齊州臨濟縣界流入南去縣三十五里又北入高苑縣界是則臨濟在西鄒平在東其敘次分明如此而此文下又云鄒平故城

在縣西南十五里是故鄒平去臨濟爲近安得謂鄒平故城當在今鄒平東又以今鄒平東北十八里謂卽臨濟境內之朝陽故城東五里乎且于氏所言朝陽古城在臨濟鎭東與金史地理志謂章丘有臨濟鎭其言亦合蓋今齊東縣在金爲齊東鎭元憲宗始改鎭爲縣故前代考古蹟者俱不言及齊東今伏生墓出於齊東有碑碣可徵又案之水經注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與
欽定一統志無不一一相符而考證乃第據山東通志謂鄒平故城在今鄒平縣東北境遂以鄒平縣東北之伏墓爲卽太平寰宇記所稱朝陽故城東之伏墓斯

眞可謂臆說難據獨惜不能起前賢於九原而正之耳

午窗隨筆序

郭西垣先生尙書小札二卷予既爲之序以傳於世吾友申堂等復裒集先生所著午窗隨筆四卷先生從孫蓉汀將刊存果園叢書中申堂復屬予爲序曩者先生外孫陳世昌從予遊世昌博聞强記於古人嘉言懿行往往能道其始末予問所從學則曰此世昌外祖西垣先生所教也因言先生性好學每讀一書必鉤玄提要尤熟於歷代史事及　本朝掌故下至當時邸鈔有事關因革黜陟者輒手錄成帙午窗隨筆其一也按先生是編皆隨時札記不分門類蓋仿王文簡公居易錄池北偶談而作其第二卷內記齊河張孝廉事蓋得之先生兄子杭之湘帆云湘帆與予與張君爲同治九年庚午科同年張君中副榜實與先君鄉舉同科是歲爲道光癸卯先君與嘉定徐先生之父同舉順天鄉試及庚午科徐先生來主山東鄉試張君與予等同爲所舉徐先生見張君猶呼之爲年丈今張君已成古人西垣先生與先君亦皆棄世數年矣而先君遺集不肖兄弟僅得鈔錄詩文數十首不能如申堂等之編刻多種讀此益不能不慨然於中也先生所著尙有漢書古字類一

卷自序謂閒錄成帙以資考證亦有實非古字而誤注者姑以俟夫精小學者之釐正則先生欿然不自足之懷蓋可想見云

澤雅堂文集序

澤雅堂文集十卷故友施均甫撰而予所編次也均甫諱補華浙江烏程人幼負異才以詩名同時湖州有號爲才子者七人君其一也同治九年舉於鄉年三十有四矣再應禮部試不第遂發憤西踰秦隴謁左文襄公於蘭州軍次文襄愛君才留佐幕府五年洊保至府同知既而遭讒被劾君乃出嘉峪關循天山而南經漢車

師後庭爲者尉卒姑墨龜玆疏勒諸國觀其山川形勢與其人民性情習尚有所觸發一見之於詩文當是時副帥錢唐張公駐軍阿克蘇城得君倚如左右手又數年卒用軍功復君官保留甘肅以知府用其後張公奉詔入衛京師及 簡任巡撫襄辦水軍輒奏請以君自隨由是積功保至道員加二品銜君亦駸駸向用矣光緒十六年君由山東入 覲奉 特旨發往山東以道員補用先是君至京師謁吏部吏部以君前所得官不應法幾爲所持並擬罪及舉主君不能無抑鬱頓天子聖明許以原官引 見君既至山東甫逾月病發

齒頰爲庸醫誤投藥劑遽以不起嗟乎均甫以有用之才奔走二十年東西逾萬餘里乃竟未及施用而遂拂鬱以終將所謂仰覩古俯視今凡升沈榮落豐嗇樂苦一聽其變易於前曾不如吹劍首之一吷均甫既自言之而猶不能允蹈之耶抑所謂窮達之數定於天雖君相不能造命耶均甫既歿張公擬盡刻其詩文以傳於世初君嘗自刻擇雅堂詩集六卷又手定二集詩若干卷文則葆田嘗與商訂並無定本張公因屬葆田重爲審定乃編次甫竣而張公又薨於位葆田乃爲捐貲付梓其助予校訂者陸肖巖刺史葆霖汪又青明府望庚二君皆均甫鄉人汪又其受業弟子也予與均甫鄉舉同年初未相識光緒己丑乃相遇於浙南相知恨少晚君每喜就予論文予有合鈔査初白方望谿評點韓文君輒攜去手錄一過其所爲詩專法少陵文則晚年專宗昌黎其大指見於答吾師張廉卿先生書嗟乎予學未成德未進方冀得師友以輔所闕而不意遽序君之文於其身後也其尤可慨也夫光緒十有九年冬十一月

餐椴樓遺集序

常熟言謇博將刻其祖母左太恭人餐椴樓遺集而以

書命葆田曰有章幼不逮事重闈讀遺詩時用雪涕得先生寵以題序感幸曷極葆田媿乎其意則再拜受而讀之因竊歎言君之世學其能詩蓋有所自來而左太恭人之潛德懿行雖不必藉詩以顯尤可因詩而得其性情則是集惡可以弗傳哉太恭人爲陽湖左公輔之孫女在父母家嘗割臂以療母疾母竟獲瘳于歸後值夫北上就試舅姑同時患病危甚復潛自割臂和藥以進舅姑病良瘉同治五年鄉人官京朝者以其事 上聞奉 旨旌表如制是時太恭人歿已數歲矣葆田爰讀張皋文編修所書左仲甫事即知左公爲當代賢者

及子承之合肥寶公舊治邑人猶能述公遺愛甚悉公後官至湖南巡撫比年乃見有請祀公名宦祠者益賢者之遺澤長矣今讀餐縀樓詩又知公之有賢女孫也昔孔子錄詩以二南爲風始而婦人女子之作獨居十之八九當是時文王后妃德化流行以故如之子之宜家與季女之能敬莫不詳見於篇中追數傳而後詩人歌詠太平猶必終之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而及其衰也人猶思見西都貴族之盛至歌詠其世家曰彼君子女謂之尹吉然則如左太恭人者其文詞亦豈非聖人所必錄哉矧又其節行足傳於世耶夫太恭人之所以

可傳者既已大書　國史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宜謇博於此獨拳拳弗失而於太恭人有不獲述事之感與是集固太恭人手澤所存則其欲刻而傳之也固宜嗟夫賢者初不計身後之名何況文詞乃其末事然使世之人果能因是而得其性情則卽以附古者錄詩之遺恉可也予故因承謇博敎亟抒所聞如此亦冀附太恭人餐縀樓集以傳茲所以爲媿也與光緒二十五年冬十月朔日

路訪巖觀察文集序

余之得識路君訪巖也因祥符劉君驤臣二君皆崇文節公門下士劉君爲吾鄉循吏治公事外尤喜作詩古文詞嘗編刻所著曰夢園文集裒然成帙路君由翰林改官初選陵縣令既又改授四川安縣憶曩歲余官京曹吾友王蓮生自蜀歸爲予言蜀有儒吏數人路君其一也今以道員需次河南八年矣庚子秋王公以國子監祭酒充團練大臣殉　國難賜謚文敏余適游大梁與同人設祭哭之其時崇公亦殉節於保定蓮池書院路君劉君皆爲文以祭其師余由是得讀訪巖之文然猶未知君之深於學古也及今歲往來益熟君乃盡出所作詩文與日記雜著示余其意欲得余文爲序言而

余近日爲文甚艱又自媿年衰學退不欲與時俗人較短長君一日見余舊作散體文稿乃亟爲序以贈余其言曰學古文當以昌黎爲師不必斤斤言桐城陽湖派也其持論適與余合余因語君昔余同年友譚叔裕由督學四川歸相見京邸問余武進張皋文文別爲陽湖派信乎余舉茗柯文自序得古文法於桐城王悔生悔生本師曰劉才甫卽姚姬傳所從受文法者初未聞皋文先生自稱陽湖派也譚君以余爲知言乃知分別宗派某達官實有是論亦不知其所本君聞余言甚爲稱快其與余文序云欲我兩人集中互見姓名庶幾留身

後名於不可知之天顧余以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有媿虞卿嘗勸君益如劉君盡刻所著君則又云吾文集不欲刊行君子立言有收效於數百年後者急急求名乃南宋江湖派卒之傳於今者實鮮嗟乎文章原本與世俗流弊訪巖既已知之矣又奚待余言余惟與訪巖期相勉於道義嚴利欲之防審進退取與之節以其保此餘年則可以傳世者固自有在彼崇文節王文敏二公豈徒以科名文章重哉他日請更質諸劉君以吾言爲何如耶　壬寅冬十二月

天根文鈔序

封丘何先生刻所著文曰天根文鈔於汝寧府學署凡若干卷天根子者先生自號也葆田得交先生三十餘年矣始予偕兩弟讀書濟南先生一日不介而造予講學論文志相得方是時兩人氣甚盛不知世有憂患事也其後再遇於京師則予以孤露之餘志意少衰而先生學愈進其氣乃益下既而予改官之皖先生亦爲河南教官別去不相見者數年光緒庚寅冬予赴叔弟閿鄉官所道洛陽再與先生聚將歸先生爲文以贈其行今見於集中者是也自是書疏往還光陰忽忽又已十年而先生年近六十葆田且六十有一歲矣庚子之秋先生寄書至濰曰春與執事別汝寧東門外言時事相賓涕不意數月後　國家之變至此某弟近卒於官某將力疾往迎其骨與其妻孥前感執事言取平生所爲詩文刻之若執事不忘舊好鑒其業之不復能進指其疵而糾其謬則幸甚葆田明年夏訪先生汝寧學署知又續刻文若干首因戲問云先生集無序得無以待鄙人乎語未畢先生已伏地再拜葆田亦再拜遜謝曰毋令旁人見者謂我輩老而猶狂也初先生遊濟南所日與接者惟郭藎卿輩數人其論文尤喜稱惲子居也以是人皆目爲狂士然葆田久與之遊乃獨深知其狷介

不苟又嘗見其與人書云吾文取徑於歸方要當登韓歐之堂入太史公之室其自期許如是及晚年學益粹養益純文乃日進於古而又以不得已而有作乃爲不苟於立言豈非古狂狷之亢與顧先生猶欲然不自足嘗謂葆田吾文有小說氣否予益爲辨之蓋先生文闡幽表微之作爲多其敘同時人言行並瑣事必曲爲傳之至敘述忠孝節烈雖僕隸乞匄苟有善弗沒也故其自言如此葆田既與先生別會是年冬予弟魯階卒光州任所先生寄書慰問並追理前言嗟乎予至此尚能序先生文哉夫人世憂患之端與學術興廢之故見於

先生文內者詳矣今予所遭骨肉之戚與先生同而其志氣衰退乃益甚又何能執筆屬詞以重爲先生辱獨念三十年來遊蹤離合死生盛衰之際其間可感者恆多而予已無意於人世矣使予姓名得附先生文以傳百世而下不猶如見我兩人於汝寧東門外痛哭時哉今年秋適予編刻擥谿文集補遺成乃取先生文序之距別先生汝寧時又兩餘年矣光緒癸卯秋八月

無爲齋遺集序

張君次陶既卒之明年其門人孫迺瑤等輯君晚年所作得文三十餘首將授諸梓而屬予序之君文有初集續集皆君所手定爲門人郭恩孚刻於果園今行世已數年此其遺稿也維自韓理堂先生後講學撰述各有師承近代以文名者並推劉次白撫部綠野齋文集君以儒生晚出而名幾與之齊始君與余相識在同治庚午辛未間余時從武昌張先生遊得所論古文義法與君言往往相合君文初從　國朝侯魏汪姜諸家入既乃取法於有明歸熙甫氏其論文一以義理爲主而又深明乎陰陽動靜之義每有所作必就余商搉及余宦遊南北君留居濟南講業於金泉精舍從之遊者甚眾嘗校刻石徂徠集及李繼齋文鈔前學使錢塘汪公鳴

鑾以學行薦君奉　旨賞加國子監學正銜君以是名聞一時然君晚年深自韜晦獨好引誘後進人有所求或勉強爲文以應之其講學尤喜稱安谿李文貞榕村語錄及所選韓子粹言余與君別十餘年君所學日進而余荒落無成每相見輒引以爲媿又適值時事日新學務紛雜嘗與君言吾輩幸生齊魯之邦不能守先待後以延孔孟道脈之一綫而徒以文字爲事此歐陽氏所譏謂盡心乃可悲者君聞輒爲欷歔泣下則君夙昔所抱負可知君卒時年七十有九矣生平所著尚多有纂修通志疆域沿革表及通紀稿其子端行又將編輯以次付剞劂云

新修南陽縣志序

南陽於漢爲宛縣古申伯國也其名山則有豫山豐山其大川則有淯水蓋清泠淵之所在而神耕父之所嘗處故人物土俗之美尤甲於他邑王莽時嘗改宛曰南陽東漢復爲宛縣當光武初起首拔宛一時將相雲興帝業基於南陽宛固形勢之地也漢德既衰羣雄角逐張繡始據宛以附劉表繼又以郡降曹操雖叛服不常終魏之世宛爲魏有亦屹然爲重鎮荊州刺史治焉蓋地近襄陽疑諸葛忠武龐士元皆嘗遊棲此地故有臥

龍遺蹟與鳳雛臺其相傳久矣晉自大安後宛陷於賊南北分據紛紛爭奪宛嘗爲其要區隋開皇中省南陽郡改上宛曰南陽南陽名縣由此而定歷唐宋兩代嘗爲重地宋季割以畀金金置申州於此元至元中始升爲府治由明至今爲南陽府附郭縣縣故無志明萬歷中知縣成遜與教諭宋昂勠爲之邑人方九功稱其事核體簡然不得與無錫武功朝邑志並傳則其書可知矣　聖清大定教澤覃敷康熙三十年知縣張光祖因前令李本深所纂舊志以屬諸生宋景俞等重其搜輯成書六卷書頗疏陋自是以後無賡續爲之者同治十

三年吳君烜知縣事始與教授宋君合議重修甫開局而吳君去　今上光緒二十五年濟寧潘守廉補授斯邑始至即力任此事於是設局采訪延邑人張鳳岡喬景濂等分任纂修明年潘君調任去是歲京師變起南陽亦多事矣又明年潘君復任乃議以舉人張嘉謀接續成之嘉謀年少好學篤志撰述於郡縣分析山川原委人物興衰典籍存亡殫心搜訪者有年特以分修諸君子皆鄉邦先進故謙讓不敢自承會葆田以客遊來宛主宛南講席潘君相率就質於予予爲發凡起例首詳輿地沿革則　一統志與郡邑志之所同而歷代播

封附焉則舊志所未詳者也次彊域曰星野曰山川古蹟曰風俗物產大略備矣彊域定而後建置興曰城池曰官廨曰鄉里著周官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之遺意存焉故即以職官次之有人民則有田賦此司徒之職所以次於天官也倉廩實則知禮節故學校興而貢舉以行而春官所掌莫大乎祭祀則祠祀尤不可不詳也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夫兵刑之大者故兵防詳而詰姦慝刑暴亂在是矣溝渠工政也此攷工記匠人一職所以補冬官之闕與漢書溝洫志後乃有藝文志與列傳其終附載人物則地志通例而詳略視舊志稍殊矣

書中敘述悉出張君手予亦不時商訂越二年而後編纂麤定蓋其難也夫地志於目錄家屬地理而吾以爲此實政書之類故一書而六典具焉非有才學識三長固未易言勝任也大抵前代所傳郡縣志其最爲著名者必能詳而不蕪贍而有體斯稱著述之極則若宋之剡錄與吳郡新安兩志善已明人有作始尙簡要　國朝通儒頗以爲譏如陸清獻之志靈壽則以通達治體之言爲當時所推重近代一二鴻儒乃壹以史記八書漢書十志爲標準其纂言敘事必皆有所依據而其行文也又有格律聲色之可尋使讀其書者罔弗心曠而

禪怡則魯通甫諸人之所爲者是也南陽自昔爲大邑而志乘缺而失修者且二百餘年今諸君子之爲此志既周既愼蓋亦思度越乎前人然以文獻不足耆舊無徵事雖因而實刱故書成猶不能盡善又予中更憂患舟車往來亦無暇專心考定則其有負賢士大夫相屬之意多矣潘君俾予序其首予昔從武昌張先生遊時先君方輯鍾祥志張先生言古昔志必有圖因成圖若干幅一如晉裴秀氏所論分率準望之法是書主測繪者爲鎮平戴廣恩其精微予無考證故僅序修志緣起與纂敍體例以俟當世士君子之論定云爾光緒癸卯

秋八月

方望谿文集補遺序

方望谿宗伯古文爲　國朝二百年來作者之冠迄今久而論定天下學者並無異說矣望谿集　文淵閣著錄凡八卷提要謂爲門弟子裒集成編大抵隨得隨刊故前後頗不以年月爲詮次又云近時爲八家之文者以苞爲不失舊軌焉葆田自年十六七時學爲古文詞即篤嗜望谿文初時所讀惟抗希堂本乃望谿門人王兆符程崟二君所編次無卷數蓋即　四庫所收本也續得外集文讀之姚姬傳郎中序謂望谿集乃手自定此皆其芟去不欲存者以年歲考之殆未必然最後又得咸豐初戴鈞衡存莊輯刻本則集外文與補遺俱在焉戴氏至是搜羅殆盡矣而其鄉人蘇厚子前序則有韓理堂所編逸集與高密單氏所藏遺稿猝不得見云云戴氏又謂補遺文十有九篇並讀書筆記數十則實得之高密單徵君徵君吾師伯平先生也韓理堂吾鄉先達其所編逸集亦不知今有存本否予以是私心竊望久矣壯歲以後南北奔馳中更多故而伯平先生已於甲戌春去世欲訪求望谿遺文竟不可得光緒庚子秋予年六十有一以就醫來河南適書賈以商丘宋氏

舊藏書數種求售中有鈔本望谿集四冊予叔弟雋階知爲予所夙好用重價購之比予檢對全集則有未刻文三十三篇文內頗具日月並圈點豈王程搜集時未及見耶抑果宗伯自刪之如姚所云耶予因書告濰縣高君翰生將付剞劂以廣其傳高君復書謂高密單氏本今歸伊處內有書大學平天下傳後喪服或問補題韓宗伯家書又聞見錄兄弟之子共文四篇曩者宋晉之庶常嘗以爲戴刻本所遺請並補入予亟覆書索觀而予叔弟以是年辛丑冬歿於任所明年予護喪歸里與高君恖恖接晤亦不暇問此事矣先是予叔弟宰武

陟又嘗於陳恪勤公廟搜得方作碑銘一首石刻完好亦全集所遺則提要所謂望谿雜著古文稿多散失者不其然與今年春高君乃屬其從子茂樾擕元稿至河南予因宋氏本末刻文及陳公廟碑略爲編次命工刻之或謂予不可無一言以詳其顛末噫予生平所遭於倫常多缺憾至其骨肉之艱難則有甚於望谿者老大無成歲月易邁獨以此區區文字思附驥尾以傳其尤不能無慨也望谿宗伯又有尙書集注稿本存伯平先生所先生卒後不知書歸何人予屢訪未得附記於此他日元書若出有能刻而傳之者是又予所深望也夫

青桐軒詩集序

郭君湘帆刻所著青桐軒詩集成以命葆田爲之序葆田與君爲鄉舉同年生君試卷出趙菁衫先生房先生畿東名士有詩文集行世世所稱青草堂主人也是歲爲同治九年庚午科並補行丁卯科當是時君年方壯氣銳甚其後累上春官不第乃一隱於詩酒先是君之仲兄靖侯以詩學倡其里人刻有滄江等集余閒從同年友柯鳳孫得其詩歎爲近世作者然獨未知君之能詩比近年寓居濰縣時時從君遊君輒出詩稿屬爲校論乃知君淵源所漸得於家庭與師友者深非他人所

及也余素不工詩少時嘗效爲之及見吾友柯鳳孫作遂輟不復爲君於同年中尤喜稱鳳孫詩嘗手錄同時諸人作以鳳孫爲壓卷蓋君之所得深矣而其虛懷服善又如此君詩多近體施之館閣爲最宜不幸不遇於時故多感時寄懷之作昔歐陽永叔序梅聖俞詩以爲詩必窮而後工余意初以爲不然及觀近代詩人類皆憂思感憤自寫其胸中所欲言豈果有不得已者與抑亦窮而愈工古今人如出一轍與嗟夫以湘帆之才與學使其得用於　朝廷如歐陽子所云作爲詩歌上追雅頌雖與吾鄉王新城諸公比烈可也顧所傳止此則亦豈非其不幸與余所見君詩頗多此刻自光緒壬辰年起則皆五十以後詩蓋君至是始無意於科名矣始君之先人方伯公爲　宣宗朝名臣　國史有傳道光戊戌之官長沙生君湖北鮎魚套舟中故君初名舟之其字湘帆云

今雨樓詩集後序

紹香觀察刻所著詩若干首曰今雨樓集光緒壬午秋君季子芳基應順天試以其集貽余而屬爲之序余諾之而未暇以爲明年夏君至京師與余相聚甚樂也每相見必以序言余謂古人文不：兩序今君是集得□□二君

之詞於義爲已備矣君益以余爲知言其欲得余文甚堅既別去復自天津貽余書曰吾他日欲重編所作分五言古近體爲正集而他體則於外集附焉子儻能爲我序其意乎蓋君之詩源出漢魏其於唐人則壹以右丞爲宗故深微澹遠不求異而自工五言其尤善也始君以名家子分司淮北鹽務暇則讀書講藝託吟詠以自娛嘗校刻關中大儒李中孚先生漢詩音注以行世然則讀君詩者亦可以得其宗旨矣昔吾鄉新城王文簡公起家揚州推官當時稱爲晝了公事夜接詩人厥後位益尊名亦益重所選三昧集及各種古近體詩至今爲學者誦習知詩者無異詞焉文簡公尤好獎譽後進於歷下詩人則數稱王秋史即詩家所謂王黃葉也秋史爲成山教授觀察之四世叔祖秋湜先生實從受詩法故吾邑稱能詩者于氏爲最然君顧不以是自名而獨遠法漢魏其言曰吾詩風味雖不及古人而規模則畧具焉又曰吾與季父同學詩季父所刻集於唐喜學昌黎於宋人七言則極效陸放翁斯二者吾所不逮至其他則未遑多讓也噫君之自知如此余更何以益之哉憶余始與君相見在同治己巳庚午閒時君家舊雨軒已燬於兵所謂今雨樓者尚未落成也歲月易得

人事變遷今忽忽已十有六年追思多可感者及是余因改官將之任宿松道出袁江君留余飲今雨樓中追理前言遂書此以爲序光緒十年甲申正月

徐漢卿先生詩集序

往歲葆田客遊大梁與畢節路訪巖善路君由翰林改外今以道員需次河南慨鬱鬱不得志獨喜爲五七言近體詩尤工行楷書每有所作必手書以示余又數稱其師徐漢卿先生曰吾詩法書法皆受自先生非獨得諸庭訓也徐先生諱壽彝一字翰青本名恩元道光二十三年優貢生與葆田先人爲鄉貢同年咸同閒先人宦遊湖北先生官河南知縣葆田往來梁楚閒顧未嘗一拜先生第聞知先生所至有政聲尤喜誘掖後進門下著籍者甚多路君其高第弟子也宣統元年冬余始識先生之孫少筆明府於汴南少筆爲路君之壻少承家學詩文亦具有淵源一日以先生手書詩稿見示曰此先祖遺墨藏諸篋笥久矣行將用新法石印以廣其傳竊見子所爲路君文集序甚有法度今願得一言弁諸簡首葆田辭謝不敏少筆又言曰先祖生平好學書法出入歐褚與永興魯公四家詩學東坡放翁晚年尤好杜工部於　國朝則極愛吳梅村卒年五十有三歷

署郟縣長葛登封知縣以廉潔自持歿時家無宿糧衣衾棺木由典質而後具然平居好施舍親友告貸無不應三族待以舉火者甚眾其課子弟嚴而有法某少時聞之諸父兄所述如此蓧田曰嗚呼先生之可傳者其家法政績業已著於人人豈必以詩顯哉余聞歐陽文忠謂詩必窮而後工先生亦可爲窮於世固宜有所託以自寫其性情而少笙謹守先世手澤思印行以存其眞則先生之志事又未嘗不可於詩見之先生詩分二集曰更生吟曰□□草葢此外遺佚亦多矣他日與路君遇當面質之宣統庚戌仲春謹序

枕雲詩草序

朱君子勤刻其尊甫樨香山房詩鈔成因並刻同邑劉先生枕雲詩草以傳於世復屬余爲序其言曰先生諱晴嵐字雲巃單縣歲貢生工詩善書與先君交最深晚年以詩稿相託先君命某收存屬他日代爲付梓今敬承先志敢乞一言弁諸簡首蓧田曰近日風雅道微而單父一邑何多詩人耶豈先賢鳴琴之化至今獨有餘風耶抑亦有倡必和故得朱劉兩先生同時並興耶余觀枕雲詩草內有輓舅氏鶴儕先生詩自注同受詩法於舅氏又述劉公松嵐賻其舅氏詩句則知其淵源所從來遠矣又聞先生畫宗倪雲林沈石田今邑人多藏其蹟皆什襲珍之讀集中題畫諸詩所謂詩中有畫非與抑考朱先生詩有王孟風韻而劉先生詩則於元白爲近蓋各寫其性情故氣味不必相同世有知言君子讀兩家詩當自能辨之

濰上詩集序

老友劉君子秀學人也而詩名獨著蓋君自幼卽耽吟詠旣乃受詩法於膠州柯佩韋先生所造益深合漢魏六朝三唐人詩無不得其精英視宋元以下蔑如也嘗歷遊燕趙齊魯與當代文人學士相唱和西之晉過名山大川輒訪漢唐古蹟南遊梁宋渡河洛望嵩華問漢宋之故都有感於中則託諸詩以抒寫其性情及倦遊來歸復佐予搜羅鄉邦文獻東至成山故所撰有田園集有某某集其自序甚詳嗚呼可謂盛矣吾鄉自　國初王宋田趙諸公以詩學名天下其後有高密三李繼起別爲宗派君獨不染於習俗而自得詩家正傳故能名著一時往者曹竹銘中丞主講濼源管士一侍讀督學山西王爵生侍郎督學河南皆嘗邀君入幕爲襄校之賓今歲冬王次籛修撰奉　命爲湖北提學使復約君同作楚遊並擬代刻詩稿余因爲序言卽以贈其行

君非獨善詩也其治經尤深於易得漢學絕傳與宋晉之柯鳳孫二君講習有年著濰上易學嘗謂參同契與易理相出入故於象數義理所得并爲精深昔杜少陵每飯不忘君故詩稱詩史今世事日棘君於陰陽消息之故既能深燭其機吾願君悉出所學以佐當世治則可傳者豈獨在詩章哉予將拭目望之矣

陳先生文集後序

右愼節齋集四卷得文若干首吾師宜賓陳先生所撰著今年平度州牧江陰曹君爲授梓於濟南既成先生命郵寄大梁使葆田書其後葆田比年不學而衰如此惡能敘先生文哉昔姚姬傳郎中稱引歷城周書昌語以爲劉才甫八十壽序其言曰文章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而因以劉先生與方侍郎並稱由是桐城派之名傳之至今先生爲文不立宗派嘗受古文法於湘鄉曾文正公見先生所自敘凡有所作稱心而言皆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今集中諸文是也顧生平所作既多輒隨手散去晚乃裒集成編並家乘筆記分爲內外集今所傳特其十之一二耳葆田以同治庚午鄉試出先生房其時同薦者爲今陝西巡撫曹君方庚寅辛卯閒曹君與葆田同授經歷下値先生六十有五生辰葆田恭爲壽言曹君書諸冊先生喜甚今忽忽十有六年矣去年秋先生壽八十葆田思仿姚郎中爲文以祝竟困才盡學荒不果先生少負盛名與趙樹吉元卿李鴻裔眉生王再咸澤山稱蜀中四傑今三君皆已物故有年獨先生巋然爲魯靈光蜀人之仕於東者咸就而考德問業先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曹君序所稱先生居官時與當事書以仁民爲己任計畫周詳非虛諛也自先生解組迄今三十年時事日新世變多故感時興懷一寓之於詩文往年有紀王文敏公遺事葆田嘗與商榷甚懼蹈昔人妄改前賢文之譏茲承先生命乃略敘今昔情事與所聞於先生鄉人者又以志葆田不學之媿其有負於師門者亦多矣

毛尙書奏議後序

大司馬歷城毛公之奏議凡若干篇公子稚雲觀察所編輯曰諫垣存稿曰團練存稿曰撫湘疏稿曰督粵疏稿觀察使張公既爲之序矣葆田嘗表公墓敘公居官大節而特惜公之未竟其用而因詒歎　文宗顯皇帝之聽言納諫知人善任用能不數年閒削平寇亂蔚成中興之業一時封疆大臣如公之進思盡忠非他人所能企及使後世不見公文烏知爲主聖臣直千載不易

逢之遭遇哉公由翰林起家改御史轉給事中値粵匪犯湖南因奏請簡重臣分駐武昌襄陽以固藩籬　文宗韙其議咸豐三年　特命公回籍籌辦團練公嘗疏劾統兵大員玩寇縻餉朝野咸以爲當公與曾文正公相知最深文正謂公在諫垣所陳皆關係天下安危胡文忠公見公疏亦謂使任天下事天下之民其有所託乎及公簡授安襄鄖荊道文忠於薦賢疏內稱其好善嫉惡秉心公正旋　擢安徽按察使江蘇布政使咸豐十一年遂有巡撫湖南之　命蓋　文宗之知公者深矣而公亦力圖報稱所至必統籌全局於鄰省請兵請

餉撫不悉索以應又於其閒遣將出師協平寇患收復鄰邑今見於奏議中者詳矣同治二年歷任兩廣總督明年金陵克復論者謂粵匪之平公雖未身歷行閒然規畫贊助公實與有力焉左文襄之初出也公疏稱其識略過人材力不在曾胡二公之下畀以重任必能保境安民又嘗奏稱前撫臣張亮基駱秉章於吏治軍務皆能實力講求故所得人才爲多蓋公之言其大者如此當是時疆臣皆以將才爲重公獨疏謂得名將不過收戰陣之功得賢督撫斯能造封疆之福故於督粵時嘗劾罷巡撫及布政使之不職者公論事不避嫌怨

朝廷每有諮訪無不詳晰條陳遇事有不可則必力爭弗止以是受　聖主知遇而亦不能無見忌於同時諸臣金陵既復南方大定公念江浙餘匪未靖因疏言江西南路與閩粵交界無防兵請　敕曾國藩等籌守南贛與籌防粵匪初犯湖北一疏規畫相似其慮事精詳如此乃未幾以小眚去官而賢如曾文正諸公亦莫能保薦其復出此世所同聲歎惜者也始公在翰林時不逐時趨無聲色之好生平雖不講學然必致愼於幽獨服官日久人或有誣衊之言公一不介懷曰吾處心行事可質天地鬼神何憂人言公奏議獨出手裁不假幕

僚手其在兩粵有與巡撫會奏者今或見他人集中皆非事實至公所保薦文武人才具詳陸君心源所撰神道碑與葆田表墓文內而原疏或不盡傳則稚雲觀察尚擬爲續輯補刻云曾子固范貫之奏議序云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葆田序公奏議獨有感於　文宗顯皇帝之知人善任與公之進思盡忠嗚乎豈非其遭遇有時與

校經室文集卷一

校經室文集卷二目錄

周文忠公手蹟書後
書閻文介公手札後
書徐雨峰中丞田烈婦碑記刻本後（錄原文）
旌表節孝土默特母葉太恭人事狀書後
題曾文正書方鶴棲先生訓語後
題張穎舫太守南陔采蘭圖
題王母盧太恭人秋鐙課詩圖
題劉子秀論詩圖
跋丁少山所釋瓦器文

戊戌擬上封事
恭擬　廟祔議
代張宮保擬重修山東通志摺稿
寄張廉卿先生書
上李子和河督書
上周福階中丞書
寄張廉卿先生書
寄朱肯夫先生書
上閻朝邑相國書
上座主李高陽尚書書
上李合肥相國書
上福少農中丞辭尚志書院主講書
上福少農中丞辭通志總纂書
答李鑑堂中丞書（附來書）
寄李鑑堂中丞書（附答書）
答夏伯定水部書（附來書）
上座主徐季和先生書
寄李鑑堂中丞書（附答書）
答李鑑堂中丞書（附來書）
答于次棠方伯書（附來書）

答趙次珊廉訪書（附來書）
答李鑑堂中丞書
再答李鑑堂中丞書（附來書）
與吳摯甫先生書
上座主李高陽相國書
上李鑑堂中丞書
復沂州太守丁叔衡書

校經室文集卷二

榮成孫葆田著

吳興劉承幹校

周文忠公手蹟書後

周文忠公奏稿二家書十五紙公孫世臣所收存光緒壬寅秋命工裝潢於大梁將以垂示世世子孫葆田昔嘗序公遺文於公學行纔舉其大略今觀是冊益歎公之受知於 文宗者有自而其所以得謚文忠者洵無媿爲經天緯地之略危身奉上之誠也公遺命不欲以文章傳故歷任封圻奏議皆未刊行此二稿一爲公巡撫廣西時陳當日賊情不在速戰而在固守其欲以靜待動以逸待勞深得孫吳遺意實與向忠武所見相同而以李公之少添兵力卽催出戰爲不合兵機厥後賊果逸出蹂躪天下議者但歸咎於大軍合圍缺隅一役惡知公已有先見之明哉一爲奏參提鎭堵禦失宜尾追不力則於向忠武亦無恕辭而其敘象州失利則以官兵不知審敵最爲可惜而猶欲諸將立功自贖以觀後效則公爲 國愛才之心益見矣兩疏皆在咸豐元年四五月閒未幾遂奉 召來京 諭云周某秉性忠直年近八旬久居瘴癘之鄉朕心時深眷注於戲公之所以得此於 上者豈偶然哉至家書謂禁煙一疏在今時能力挽頹波者亦惟吾與黃樹齋先生兩人耳則此書當在道光二十年而此後已有閩粵逆民擾亂江西之 廷寄公故斷其爲外夷縱使漢奸潛來招誘又直陳破賊之法於家書言之則公官漕運總督時也其一敘行路艱難末云廣東賊匪甚於廣西吾恐賊平後復向廣東捕賊當卽奉 命赴粵時書其二書皆公漕督任內所寄一云奉侍老親得一日歡心卽是一日之福一云 聖人遠見萬里則公忠孝之心尤昭然若揭而其論鴉片煙禁謂處平民以遣軍自官及幕友家丁書吏兵役皆死罪可謂痛乎其言之葆田嘗聞公督湖廣時人無敢私吸洋煙者其令行禁止如此豈意三四十年後上下貴賤公犯不韙且抽煙稅以爲利無亦事勢所激果有數存於其閒耶抑豈如公所謂竟未知天心何如耶嗚呼今逆賊又起粵西矣瞻望徬徨孰是如公之忠於奉上者而近世綴文之士但稱公爲果敢任事甚且謂當時持議多異同而因歎息於李公不能掬肝膽以示人所謂人者何人耶以公與李公同時遭逢 明聖言無不盡故能上孚 天心卒皆死於疆事彼齷齪者流又惡識藎臣感激圖報之心哉公身後子孫

遵遺命不爲行狀碑文故近日敘名臣者於公事實或未詳葆田幸得見公手蹟乃謹書其後以志景仰之私云癸卯秋八月

書闞文介公手札後

葆田刻先大夫遺集成以初印本寄叔弟謙閿鄉縣署專价乞致仕大學士闞公爲序公復書如此先大夫與公弟鄉舉同歲咸豐中公官湖北遇先大夫最厚先大夫嘗示葆田兄弟以公往還手書語皆切摯然葆田兄弟隨侍先大夫之日淺先大夫宦後文稿率多散佚不及收錄同治壬申癸酉間伯兄嘗手錄雜文二卷公牘四卷藏於家季弟咸又嘗手鈔塾課詩文數十首請媚丈柯佩韋先生鑒定今所刻唾餘錄試律偶存是也自先大夫卒後未一年伯兄季弟相繼去世諸文稿皆收藏書笥不忍披讀庚寅秋門人陳世昌輩取葆田所輯孟志重校付梓葆田因急檢先兄亡弟所錄先集敬付手民追惟庭訓仿彿如昨而葆田仕與學且一無所成歲月逾邁徒生傷感今公又以疾薨於里第謹梓是書用冠卷首非特以志名公手蹟亦以見小子學疏才薄乃弗克負荷先業辱公以文字相勖益不勝赧顏滋愧云光緒壬辰秋日

書徐雨峰中丞田烈婦碑記刻本後（錄原文）

烈婦田氏方才之妻以羣凶強奪其志自憤刎死烈婦年十九歸才越二年才死遺孤五歲亦死才三兄伯仲先才死方德其叔兄也伯仲之婦曰王曰郭皆食苦守志與烈婦意相協孤死烈婦遂以王氏子闓嗣才後三寡固同矢守以死力養其姑陳氏而以孝謹聞也顧才死遺田十畝烈婦守以爲生德素橫好淫而貪己所有田盡蕩廢因日欲得烈婦田無由於是屢謀嫁之雍正七年十一月四日又屬其黨張列媒之何偉偉淫放橫暴大姦也遂諾列言而德慮烈婦必又不從己卒不得主嫁烈婦則仍借母名私立婚券受偉財賄卽約是月十一日夜同偉列及偉僕求老亮老至烈婦家撞入內室劫之走其伯寡王氏方與烈婦紡力拒不敵烈婦號哭坐地不肯去羣凶爭拖曳衣盡碎零落在路尋復強縛置輿中烈婦頭擊輿號哭欲仆地偉急重縛輿門打至酒鄧鋪烈婦號哭不絕奮躍倒地則躶身也其所遺內室碎衣研鞫時田樞猶哭陳之傷哉烈婦比余亦淚矣樞烈婦父也及至鋪居民聞而出視之乃躶身婦人也衆驚問有方告者才從兄識烈婦與其子及衆叱阻之偉

等遂弃告命子解衣衣烈婦導其家易衣勸慰而烈婦不欲生哭達旦告送歸烈婦自以婦而寡受此大辱且適以辱夫不可復生事姑矣自是悲哭絕水漿王氏知其必決死聯坐不離翼日王偶疏遂引刀自斷其喉未盡絕血淋漓不止八日乃卒是時徽邑及闔郡之傳聞者莫不嘉歎而重悲也初德於其年九月已賺程伯爲媒借母名私賣烈婦於鄧孟矣德遲嫁王郭二寡痛責德烈婦時三投繯皆二寡救得不死其事用是以罷嗟乎烈婦誠不負大義不負死夫而其志其操直與金石日月其堅光於宇內生令人敬死令人哀豈不榮哉乃德禽獸其行蛇蝎其心當此之時不刻自悔媿任罪猶聽信王紹周何子晃高爾諸大姦代母設爲淫穢不孝之詞以污衊皎皎貞順之完人控官抵塞欲自脫其罪竟陷母於萬口唾罵指慽而不顧且皖徽違隔牽制老母同其跋涉暴面於道路城市之間以寒以暑而不惜直上無以對生母下無以對死弟不孝不友其罪已極嗟夫以貪十畝之田而至於如此獨何心哉尚得比於人數乎彼偉列紹周子晃及爾者心死盡矣恣一己之姦破人之苦節毀人之美行究法不可逃而天不能欺即

如庭訊之際衆口初亦詭冏塗飾而卒一一自輸其情實敢謂使者能折獄敷當亦烈婦貞氣冤魂陰以迫其心發其私使之不能祕而以自吐也故其時隱有形狀若泣若訴伏乎公庭之下者嗚呼豈非天也哉論德偉輩所爲盡以伏誅方可塞服烈婦而快其憤者之心但案律其罪不入於死今唯準其所應罪者分別輕重治之雖視縣議加詳要不足以盡余心償烈婦之死而赧羣凶之幸也然天地鬼神昭布森列其福其善而殃禍其惡者振古以來明明可鑒而不誣蓋世有背天之人而從無背人之天方德之死於皖也無疾而忽不能言臥而驚懾狂亂於榻間忽大呼自語曰扼我喉擢我筋銜我心矣於是數日夜以死其母語人如此嗚呼迹是以觀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則偉等若而人其後來之殃禍蓋可知矣然而終不足以謝烈婦也余謬典皖郡有人倫風化之責而如此者尤不可以不張之獄既定用上其事於大臺且請爲不朽者故於視公之暇爲文以記其概竝買二石一書烈婦姓氏立於墓一書其節烈與羣凶之肆行敗德立於徽之通道使烈婦不致淪沒而垂勸懲於無窮非獨有司所當爲蓋亦天理人情之不

能置也至於遺田十畝以八畝歸其嗣闕其二畝專爲祭田永供烈婦之祀碑立之日遣官祭墓以致余之不能已於烈婦者其田暫令田樞與方氏族長盡心領管俟闘長成還之嗟乎梟凶倖限於律而未致之死則烈婦沈恨莫能與之釋也然方德輩巧壽以搆之冤余既已爲之昭揭人皆深信其誣庶幾可以謝烈婦於地下矣況今大府程公批案情得輿論感悼低徊而欲具所以死狀達之　朝以　天子仁聖方大郵天下幽行褒以異典於烈婦必加矜憫賜旌寵表合世世榮耀而風其邑俗而試院王公

會已買石樹甓所題以嘉旌廉鎮魯公爲致匾額獎著於其家嗟乎由此而論所遺夫不有天在乎烈婦其不死矣王郭二氏其節可旌即其所以爲烈婦者亦不可沒焉烈婦以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刎死其年三十有一云

大清雍正九年歲在辛亥夏之四月　賜進士出身知安慶府事東海徐士林記

吾鄉徐雨峰中丞當雍正乾隆之際以清德名天下　高宗純皇帝稱其忠孝性成鞠躬盡瘁　特詔入祀京師賢良祠公始由刑部員外郎出守安慶治獄如神其昭雪宿松烈婦田氏事至今婦孺能道之而雜記小說所載多異或謂公爲神道設教者非也當公鞫獄時親見公庭下有黑衣女子若泣若訴拘尋凶環質之遂盡得情實公此文敘述甚明事至今百有五十餘年矣公歿後文多散失光緒九年葆田由刑部改選宿松知縣于君霖逢屬予訪其文明年夏始得此記於楓香驛道右碑已斷爲二予亟令工人累甎立其石復詳視碑文與縣志所書不盡合蓋縣志乃節文由修志時邑人有所諱避也嗚呼婦死誠烈公所謂天地鬼神昭布森列特立石於宿之通道俾烈婦不致淪沒而垂勸懲於無窮者何圖百數十年來風俗猶未能盡變而此碑亦幾

殘破不完然自予重爲表章後之經其地者亦皆感慨低徊而不自禁則人心天理之公信無時而或泯沒哉予既以拓本寄于君思廣其傳乃以此文付諸梓公文登人官至江蘇巡撫吾鄉風氣質樸雖達官貴人身歿往往無碑誌故世人所爲名臣事略敘公生平政績不甚具獨此事以得諸小說雜記所傳較信其謂公以神道設教爲媿則亦未見公此文而云然又稱公字雨峰蓋以　國史不載大臣私字故不能無誤耳而賢良祠爲　國家酬庸鉅典非有殊績例不得與惟公與潘敏惠公思榘先後膺異數稱良臣而公未　賜謚故今又

以字傳云

旌表節孝士默特母葉太恭人事狀書後

國子監司業世君榮述其先妣葉太恭人節行纍數千百言葆田讀未終篇不禁悚然起立曰世君可謂能顯其親者矣太恭人年二十有九喪所天守節逾三十年以光緒丙戌奉　旨旌表節孝又十年世君成進士入詞林晉官今秩再遇　覃恩誥贈父母如例而太恭人歿已數歲世君以祿不逮養爲歉然而因疑歐陽文忠瀧岡阡表所謂爲善無不獲報之說亦有時而不驗予按　本朝之制命婦不得以節旌門所以教士大夫之

家守禮明讓故張皐文編修於館選後先牒呈禮部爲母請旌然後復請　封贈如禮惲子居常用是義爲姜太孺人誌銘今葉太恭人獲旌表於生前殆天之所以報其苦節而其身後疊膺　誥命且子孫林立正所以慰節母孝子之心世君其可以無恨獨所述太恭人同治末數遇寇警鄉人或勸以遠避太恭人輒謝之亦卒無他患事後世君請其故太恭人曰自汝父歿吾欲殉之久矣脫有難效死而已何懼之有嗚呼士大夫遭時危難不能守土辱臣死之義又復隱忍偷生以巧避爲能者聞葉太恭人之言亦可以知所媿矣至太恭人事

舅姑孝處姒娣和又能深明大義使伯叔無違言固皆得自天性與父母義訓而世君善承其志事伯叔父母如母非太恭人之教不及此此太恭人之節行可爲世法者又豈但志型芳烈爲宗族鄉黨所敬慕哉宜世君追惟往訓不覺涕泗之横流也抑予又觀世君述其成童後好聚書太恭人每詢其書讀未訓之曰讀書若耕田勤乃有獲苟置田而不耕安用田爲予家自先大夫藏書數萬卷至今散失過半而葆田又以奔走多故不能安居教子孫所謂不學則老而衰者文章亦然讀世君述太恭人言輒爲之赧顏汗下故揭其一二大端以誌吾媿兼以告當世爲人子者光緒癸卯秋七月

題曾文正書方鶴棲先生訓語後

桐城方存之先生爲當代耆儒人知其淵源出於儀衛而先生世德相承實得於過庭之教爲多葆田往從武昌張廉卿先生得儀衛先生所著大意尊聞與先生自爲敘事文讀而慕之其後官京師聞先生方爲合肅強所敷設一本儒術則又益深其嚮往葢自始聞先生名即願見而不可得已忽忽二十餘年矣甲申春改官宿松將之任時先生適居懷寧聞葆田至乃不介而以禮先焉葆田因得拜先生於里邸先生悉出所已刻著述

數十種見詒竝以庚辰南歸記屬題其後會官事卒卒久未得暇及今春調知合肥再過懷寧謁先生視初見時稍見衰頹矣而道氣睟然不異於昔日因出曾文正公所書先德訓語屬爲後記葆田見卷內敘題皆當世巨公名卿與二三碩儒因未敢倉卒應命既別去先生復以書相促蓋先生少承家學老而彌篤如吾師伯平先生所謂不媿宗伯族人及植之先生弟子殆非溢美而以葆田之檮昧寡學先生顧欲使附名書後則先生之不恥下問尤可概見其卽所謂到處留心乎記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

其親爲君子也今先生學問經濟已見諸施行而終身守先訓一言既以是教其子孫又欲質諸人人以爲當世法使當世之爲學者皆能如先生父子平易切近則何有漢學宋學之斷斷爭辨哉昔先大夫亦嘗以能作窮官卽好官與匡鶴泉先生教言總要細心又虛心爲葆田書成聯語命懸座右今題是卷輒不勝明發之懷視先生立身行道揚名顯親其尤可興也夫其尤可媿也夫

題張韻舫太守南陔采蘭圖

韻舫太守自興化詒予書曰吾迎養吾母康太夫人於興安三年矣晨羞夕膳吾無以竭吾誠近繪南陔采蘭圖以志慶子盍爲我記之予未見其圖不知所謂南陔者奚似夫蘭爲國香而近世藝蘭者尤以閩中爲最繁韻舫豈獨愛其芬香耶抑亦因束廣微補亡詩句而特以寄其孝思耶先是韻舫之考光祿公嘗持節巡撫閩中康夫人實從居節署及光祿公薨而夫人適有疾不克歸里韻舫既由郎署改外以便就養及除守興化於是迎養太夫人至署此南陔之所由賦也葆田恭讀
高宗御製補南陔詩其首章言陟岵而曰昔我行役瞻望有父因歎風木之何補次章言陟屺而曰今我行役

瞻望有母猶幸倚閭之寧止是詩也嘗歌之於鄉飲酒所以教天下忠孝者至矣太守其知此義者乎不然南陔篇亡已久今說詩者但據詩序一語知爲孝子相戒之詞耳束氏所爲詠采蘭也予觀小雅六月之序以爲南陔廢則孝友缺矣又謂自鹿鳴至菁菁者莪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矣故六月一詩必終之以張仲孝友仲蓋古之賢臣與尹吉甫竝爲當時所重今張氏豈其苗裔耶韻舫既承光祿公志事又獨得侍太夫人吾知其采蘭之餘必更有穆然深念以求無媿爲忠孝如詩所稱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者若第云馨爾夕膳

潔甫晨羞此固束廣微一時之所詠而豈韻觴數千里屬予爲記之意哉

題王母盧太恭人秋鐙課詩圖

黃巖王弢甫工部幼秉母氏盧太恭人教年五歲卽授書一室時封翁以家貧嘗懋遷於外太恭人身自課之弢甫就外傅夜歸必復其所業太恭人喜爲詩及遭兵亂僅存焦尾閣遺詩三十四首同治乙丑弢甫赴行省試太恭人歿於家弢甫痛覩歛之不親哀毀幾絕封翁撫而慰之弢甫奉太恭人遺詩輒涕泣不止會稽趙撝叔感其意爲作秋鐙課詩圖也一時大江南北通人碩士題詠殆徧圖旋失於京師越十有三年至光緒己丑復得之弢甫爲文記其事於時撝叔沒已三年矣獨封翁老且益壯弢甫撫此圖於循陔之餘悲喜交集而因以益求當世詩文以悅親心而彰先德閒屬其鄉人張子遠索題於葆田葆田與弢甫爲鄉舉同年向者同官京師迺未一相見又悤迫無以應命去年冬以事至都中始晤弢甫京邸温温然君子人也既別去復以書責諾者再且曰曩遊江寧於孫琴西太僕座上見洪北江機聲鐙影圖名作如林獨假師武虛谷一作致爲超絕執事今之虛谷也苟落杯棬待潤色矣葆田媿乎其言顧猶以未見斯圖爲憾而見與不見固可以無論獨弢甫不擇乎其人而必欲使見諸文字則滋可媿耳推弢甫之心豈非欲盡得當世之文以表揚懿訓而姑以葆田備其數乎夫葆田之文則惡足以爲斯圖重顧幸得附名圖後使世知有行誼無似之人如葆田者讀焦尾閣遺詩猶爲感泣則弢甫之一喜一懼其何能已嗟夫人與人閱世而成古而圖則可以長存圖亦有時與文字竝滅惟修德立名乃可以壽父母於千古而今而後弢甫其益勉之能敬其身以成其親毋忘太恭人秋鐙課讀時則封翁之心益慰矣光緒庚寅秋八月

題劉子秀論詩圖

老友劉子秀吾鄉詩人也其詩初從盛唐入既從膠州柯先生問詩律乃益上溯漢魏六朝於古今體無不工予始因柯敬孺鳳孫兄弟與君善君方治虞氏易湛然有以自得也其後予應張勤果公聘主講尚志書院君適自山西歸館今陝西巡撫曹公所課其二子暇輒就予論詩文及曹公復入　上書房乃薦君爲書院都講君以予有一日之長執禮甚恭予媿不敢當君旋由副貢第一中鄉舉五上公車而不第而君且年逾六十矣近歲所學益深於天文算法輿地陰陽之書無所不通

予嘗引朱子自姚蔡季通語以解嘲於同學今觀君所題論詩圖猥列予於諸名公閒而獨遺曹公蓋曹公雖與君爲賓主而嘗從君講詩學猶今學士王君亦以得君指授而詩乃日進雖然君豈欲以詩人終哉予讀王君記蓋尤不能無感云光緒乙巳初秋

跋丁少山所釋瓦器文

丁丈少山得古陶器於臨甾故城取其文字可識者廣爲疏證以補經傳所未及此豆器九字其一也其證袁爲環杜爲戴蓋非深明小學者不能辨至謂環與昌陽茂里卽齊風所詠還茂昌三地可謂說詩者之確據惜

前儒注經未見此證也余按漢書地理志引齊詩子之營兮謂營爲營丘顏氏師古以爲齊詩說不知班氏實世習魯詩其序藝文志謂詩齊韓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爲近之如此類是也又考呂成公讀詩記引梁崔靈恩集注毛詩亦以還茂昌爲三地名則毛傳訓還爲便捷者蓋失之夫詩四家惟毛說爲盛行而時復舛誤然則學者之於經又可泥守一說哉

細案詩詞此齊人習田獵者皆在國南昌茂近營丘故國人欲適此三地必於猺相遭豈猺卽所會獵之區與世儒疑此詩爲胡公以後作其說近之蓋齊自胡公遷薄姑而營丘近地始爲田獵之所序謂哀公好田獵國人化之特追原其始以見人主一時之好樂其遂能成風俗如此觀詩可以知政此尤學者所當究心也

戊戌擬上封事

在籍五品卿銜前刑部主事安徽宿松縣知縣臣孫葆田謹望　闕叩頭昧死上書　皇太后　皇帝陛下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故有殫智竭愚以忠事主不避死亡之誅者前代有之臣今亦然竊見　國家多事　皇太后　皇上宵旰勤勞臣不敢毛舉天下之細故謹以

當今急務爲　皇太后　皇上陳之臣於同治十三年通籍吏部當　穆宗毅皇帝親裁大政之後臨軒策士臣得隨多士以進仰蒙　聖恩欽點主事籤分刑部學習不幸是年十二月　龍馭上賓臣於其時攀髯莫逮徒有號泣而已恭逢　皇太后量同天地援立　皇上於襁褓中以爲　穆宗喪祭主臣伏讀當時　詔書頗疑倉猝之際廷臣擬　旨或未能深合古義未幾而吏部主事吳可讀至以一死請豫定大統之歸　廷議紛紜卒莫能明定一是其說皆不過望　皇上之蚤毓聖子而於宋臣劉敞所著爲兄後議一篇　聖祖仁皇

帝采入古文淵鑑 御批稱其引據博辨析詳以此稽求典禮不爲無助者當時竝未及徵引臣竊慟 國家養士二百四五十年 穆宗毅皇帝臨御十三歲爲先帝爭繼統而死者乃僅得吳可讀一人自光緒四年至今又越二十年矣迺者 椒寢未繁 聖嗣久虛薄海臣民同深企望以臣之私憂過慮度亦 皇太后皇上所日夜在心者也臣本書生罔識忌諱敢冒死上陳臣考 本朝無建儲之法非若前代爭立儲貳人臣或可僥倖邀功是以內外臣工相率緘默莫肯輕發一言然而事有不可不豫圖者世事方值夫多艱 國計尤宜以蚤定蓋今世民間有年長無子者猶必思得所託往往先取同宗昭穆相當之人名爲引子以待本身生有子嗣則仍使所撫之子歸宗不過遵例分與財產其法頗善臣之愚忠欲乞 皇太后 皇上遵法前代即日 明降 諭旨於宗室中選擇其幼且賢者兩三人撫養 宮中如宋臣歐陽修所云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生幸而 皇嗣誕降 帝堯多男則是 宗廟 社稷之靈此兩三人者分之爵祿可也使之仍歸舊邸亦可也臣年已六十茲無子息昔年迭遭大故又連喪一弟一兒臣季弟亦無子以叔弟之子

爲之子獨幸其娶婦後連舉兩男臣撫抱之餘雖有哀怨輒爲解顏以此思人情無貴賤有孫即可以忘憂假使我 皇上蚤毓 聖子麟趾繁衍 皇太后訓政之下陰陽調和遐邇肅靜方且如東漢明德皇后但當含飴弄孫何至使姦邪生心幾致有今年八月之變哉臣又竊惟 皇太后之於 皇上恩德隆矣古昔稱大孝者莫如舜孔子謂其德爲聖人者以能孝也又曰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此所謂必得其位必得其祿亦皆以孝致之也今 皇太后既已舉天子之尊四海之富授之 皇上是則 慈過於堯舜遠矣 皇上若不以時盡孝則天下臣民何所則效夫臣子一體故凡受國家天下者雖兄弟必使子之以天下國家爲重也況若皇太后之恩與天地無極 皇上又豈可不夔夔齋栗思有以上慰 聖心哉大學之言治平必皆以孝爲首至於治天下之道則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 皇上亦習聞其語矣臣跧伏鄉里閉戶養痾猥蒙 聖恩賞給五品卿銜近復被 召赴部引 見又使經理春撫事宜雖未能勉效馳驅實不勝感激之私漢臣諸葛亮云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臣今所以冒死上陳者

亦欲報 穆宗毅皇帝親收之恩於萬一耳儻蒙 皇太后 皇上聖鑒幸甚臣無任待罪惶恐迫切之至謹奏

此原稿也繕呈時適鳳孫編修至雖於書室見之以爲與今時體制不合乃於篇首改爲呈請代 奏凡篇內稱臣處俱改作職字末云伏乞查看代 奏亦不知當道果據以 上聞否吁小臣於此懷欲陳之數年矣此實當今第一急務天下安危所係古語有云義之所動豈知性命聊識於斯以明吾志 自記

恭擬 廟祔議

謹按三代廟制經無明文據禮記王制春秋穀梁傳皆曰天子七廟又喪服小記曰王者立四廟鄭康成云立廟以親爲限不過於四其外有大功者然後爲祖宗又云七廟者周制夏則五廟殷則六廟蓋漢儒相傳之說皆謂三代特立太祖廟爲百世不遷之祖太祖以下立親廟四親盡而迭遷遷廟之主藏乎太祖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廟六故曰殷有二祖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爲七魏王肅獨謂七廟者通百代之言天子立親廟四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並太祖而爲七夫議禮家紛如聚訟其來久矣漢承亡秦絕學之後宗廟之制未能稽古惠帝時尊高帝廟爲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爲太宗廟宣帝復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其後貢禹建迭毀之議元帝仍獨尊孝文廟爲太宗世世不毀至哀帝時或議以孝武親盡宜毀劉歆以爲武帝功至著爲武世宗宣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詔從其議歆又謂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設爲數也光武中興祖高帝而帝四親其後從張純朱浮議改建元成哀平廟制遂廢魏晉而降大抵雜用鄭康成王肅二義唐宋初興皆立四親廟後乃

勑立九廟沿襲相因迄於明代卒無正議何者禮文缺徵古今異制因時施宜固未易偏定也我 朝自順治初年勑立 廟制 後殿奉 肇 興 景 顯四祖中殿奉 太祖高皇帝居中 太宗文皇帝居左猶殷之有湯周之有文武皆爲王者之祖不與先代同廟義至當也迄今 列聖廟庭昭穆相次九室無虛近因穆宗毅皇帝升祔大典 特詔廷臣會議翰林院侍讀張佩綸擬請特立 太宗文皇帝世室其說近似然不詳稽今之 廟制而但以法古爲名是知有世室而不知世室之所由稱況有昭世室則有穆世室既云展

後殿兩旁各建世室則穆世室亦不宜虛置夫所謂文世室在西北武世室在東北者其說本不足深據然由其言推之則必太廟居中世室在太廟旁故廟主迭遷前後左右自不相紊亂今 後殿非 太祖所居歲時祫祭合食 前殿 太祖猶在 肇 興 景 顯四祖之右則後猶上也而欲於 後殿旁挪建世室是太祖在前而 太宗居後謂在 昭穆廟之上則誠然矣抑思 太祖與 昭穆無二廟乎我 朝 廟制所以視古稍殊者古有太祖廟有四親廟而今則 太祖與 昭穆合爲一廟又古有祧廟而今無祧廟也三

代之禮其詳雖不得聞然傳世至二十三十廟主亦斷無不祧者我 朝 列聖相承所以勸功德者至博推原其故則非親盡不祧而實有三代賢聖之君所不能及者蓋三代賢聖之君莫盛於商商有三宗皆閱世而一興我 朝自 太祖高皇帝誕膺 天眷締構鴻圖帝業已成 太宗文皇帝纘承丕緒始建國號規模宏遠制度大備故 二聖廟號曰 太祖曰 太宗以明萬世不祧之義及我 世祖章皇帝順天應人撫有方夏 謨烈昭垂 聖祖仁皇帝繼統遵業成 三聖之德在位六十一年涵育生養覆幬靡外 二祖之廟同號 太祖所以明有功示無極也 世宗憲皇帝觀光揚烈厲精圖治保世靖民德莫厚焉故 廟號爲 世宗 高宗純皇帝臨御六十年德威遠施鴻基式廓丕大之烈同符殷武故 廟號爲 高宗此 三祖 三宗 聖 聖相承自關闢以來功德未有盛於 本朝者也今 太廟九室 高宗以上同爲萬世不祧之廟高宗以下同在四親之內於禮皆不宜祧如張佩綸議必爲 太宗特立廟不過以 太宗親盡又不在三昭三穆之數耳不知漢儒所傳三代惟太祖特立廟故殷有三宗周有文武乃特立一廟以昭尊崇譬如周文

王及成康同在太廟必不爲武王特立一廟也蓋古者雖有祧廟而廟中位次實無獨缺一代之禮何況今之廟制同堂異室 太祖猶居 中殿而乃以萬世不祧之宗遠移別室豈惟 太宗神靈弗安抑恐大違祖宗首建宗號之意且立一廟而 中殿九室之位又已無虛其說與權宜遷就只顧目前又何以勝徒使昭穆失序遷移無定非禮之意也伏惟 穆宗毅皇帝削平禍亂大業中興 聖武之德遠軼殷周以古禮言之則宜以功德特立廟以今禮論之則宜與 列聖同配天故今日入 廟之始尤不可不詳定其儀然而禮

有變通事難郱易今誠欲酌之於古準之以今協一時之中立萬世之規亦劉歆所謂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昔　宣宗成皇帝遺命無庸　廟祔當時　聖慮淵深必有見於　太廟尊崇如殷之中宗周之宣王不敢與湯文同廟又預計異時廟室既盈將有執親盡則祧之說以上擬　列祖者　訓誥諄諄有由然也　文宗顯皇帝重慎其禮特集廷臣定議羣臣不能推闡　聖明爲萬世之慮又不思殷周立廟祖禰不必與太祖同堂因時制宜輔成　文宗顯皇帝繼志之孝以至今日遂有欲於　太祖廟內遷易昭穆以爲知禮者豈

三代盛時聖人制禮之意哉然則爲今日計別出一廟以奉　穆宗既於義未安莫若仍遵　宣宗遺旨於　中殿前建立　祖禰廟如古四廟之制上祀　宣宗文宗而　穆宗毅皇帝以時升祔在　文宗前日爲尊親在　皇上今日爲尊　祖仁至義盡於禮無失又歲時饗祫俱合食於　前殿位雖異室祭則同堂禮由義起乃適其宜至禮謂升祔亦謂祔於祖廟非祔於太祖廟也以周制言之后稷爲太祖至康王時文武皆未特立廟則成王祔廟必祔於文武廟不祔於太祖廟可知又親廟既立則諸廟之主在太祖廟內亦昭常爲昭

穆常爲穆蓋古者最重祫禘在禮惟祫禘大祭遷廟之主皆與其序實有常而不紊以今　中殿位次言之　太宗在左一室爲昭　世祖在右一室爲穆　聖祖在左二室爲昭　世宗在右二室爲穆　高宗在左三室爲昭　仁宗在右三室爲穆至於　前殿饗祫也亦然故今之　前殿古之明堂也如今爲　宣宗以下立寢廟更於　中殿內東西爲夾室以爲祧廟祧廟不爲室數以謂傳之無窮此則我　朝定制無異殷周韓愈所謂禮從而變非所失禮者在　聖主斷而行之耳否則事有經權迹憚更張禮非　天子不議在　皇太后崇

示謙讓以待異日則　中殿展爲十室之說義猶近之何也古者宗無常數卽廟無常數故先儒謂周有文武姜嫄合爲十廟如王肅所論則殷有二祖三宗又有三昭三穆殷當有十一廟矣夫今之異室卽古之異廟也廟可增故室亦可增總之禮經殘闕無徵不信漢儒所記各有師承而鄭王兩家其說互異況於今日時非郱制學無伊周安得權衡至當以爲萬世法度宋曾鞏有言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今　皇上沖齡　皇太后虛心訪納而衆說紛紛各執所聞不能適於大道故舉斯兩端敬附末議以待　聖人之折衷

代張宮保擬重修山東通志摺稿

竊臣接準會典館及兵部各咨文以奉　飭續修會典有應查造輿圖與馬政兵制驛站里數鋪夫數目具合繪圖貼說咨送者臣謹卽分條查造茲檄布按兩司分飭各府州縣詳細造送以憑彙核因思省志之修實與會典相表裏我　朝自雍正七年　世宗憲皇帝命天下重修通志上諸史館以備一統志之采擇山東通志卽於是時開局排纂至乾隆元年然後告成迄今又閱一百五十餘年文獻所關久未編輯　國家重熙累洽聲教所訖東漸爲先臣按尚書云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爾雅云魯有大野齊有海隅則今山東境地是也惟山東密邇　畿輔拱衛　神京南通江淮西接宋衞大海環其東北越海則爲遼東與朝鮮脣齒相依故昔人有云其形勢雖不及雍梁之險阻然而能爲　京師重者莫如山東其名山則有徂徠梁甫嶧蒙勢成而東嶽泰山東鎮沂山在焉其川澤則有濟汶會通淄濰沂沭東西泇微山湖南旺湖而漕渠貫其中歲挽數百萬粟皆取道於茲所屬府十直隸州二州九縣九十六自昔巡方之所首至職方之所不能詳紀加以漸濡

教澤二百四五十年如班史謂齊人好經術魯俗尚禮

義重廉恥蓋微特闕里曲阜一區有先聖周公孔子之遺教在焉臣承乏此地倏逾三年雖治河無效時切兢兢而采風問俗之餘輒思搜訪遺事潤色鴻業黼黻

文明獨以志乘不備則一方之掌故無徵　朝廷法完令具爲治日久官吏謹守科條不特名臣循吏儒林文苑志行事蹟有待於表章卽窮鄉僻壤孝子順孫貞女節婦卽邀　旌典者非有長編紀述亦恐年久則湮沒弗傳況自乾隆以後　聖駕幸魯幸鄒煌煌盛典紀述闕如至咸豐同治之間海內多事山東獨當爲　京師屏蔽其間若平定教匪捻匪皆有方略可稽而黃河自咸豐五年北徙其後遂改道山東生民休戚上廑　聖慮河防利害亟宜講求他若兵制營制之變更以及轉漕榷鹽諸大政情形既今昔不同施政者苟欲有所措置誠不能不借冊府爲考鏡臣竊見比年以來　畿輔與安徽湖北各省通志均已先後續纂成書山東夙稱文物之區雖中間迭經兵燹冊籍不無散亡然及今搜輯尚易爲力臣於從政之餘嘗偕一二方聞綴學之士酌定體例竊以爲著書貴裨實用而通志爲地理之書所重首在輿圖今擬遵　內府輿圖開方之法先爲通省輿圖計一寸爲一方方得五里皆以虛空鳥道測

其延近以定準望凡山嶺爲平地爲險峻川澤出入隄防高廣關防要隘水陸驛站城鄉道途莫不詳紀而河渠之高下曲直與海道遠近險夷必使人周歷測量而後繪爲分圖總圖俾宦斯土者自行軍徵賦詰盜賊興水利欲有所事卽犂然於心目之閒其次則爲府州縣沿革表其義例一遵 大清一統志又次則仿歷代史書爲編年通紀爲職官表爲地理志田賦志學校志禮儀志兵志海防志河渠志藝文志爲人物列傳紀敘惟求典贍而不傷繁冗編次必歸謹嚴而不使遺漏於以廣 聖化徵國聞紀往蹟而詔來茲上本 列聖文謨武烈之昭垂旁稽列史百家之紀述一俟書成卽恭進於 朝用符周官大司徒屬以地圖地事地俗入告之義微臣不勝冀幸之至至此項經費所出臣當與司道設法集款不用公項所有擬修山東通志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

寄張廉卿先生書

葆田去秋扶喪至清江閘運河水淺遂舍舟登陸以八月二十日行抵濰縣去其家千里而近此時資斧已乏不給因思暫寓於此以營旦夕菽水之須不意老母遽攖危疾不孝子侍奉無狀竟於九月十一日重罹大故

於此之時天地傾覆心肝摧絕無所告訴顧惟先人窀穸未安魂魄無依因復忍恥偷活經營逾時乃畢大事今兩柩並權厝濰地葆田自顧此身已無意於人世而還念室家流落無屋廬田產之業以爲生有兩弟並皆弱讀非可責以營生之計以是不免奔走四方以謀衣食今歲仲春偶緣他事入都將取道河南由楚入蜀推芻米僕賃之資是求宮保丁公與先君同年亦以琴西方伯去歲有書爲之先容故欲往謁比見邸報孫方伯已調任江寧因不復作楚遊之思古人云士得一知己亦可以不恨葆田猥賴左右推薦之力獲蒙方伯不以衆人相遇懇懇懸懸如此者不謂之知己不得也然嘗恐冒進以取譏故敢引子固以義爲報之說以自勵頃復與孫仲容晤於京邸亦聞爲一書以往道此意甚悉方伯抵任後當時相見今故以前語奉聞若葆田入蜀不果終當馳歸江南耳先府君誌銘如蒙撰就敬祈並爲書丹其稿本暫存几席俟葆田親至敬領葆田往見所爲吳母馬宜人墓誌尤愛其詞今以先母憂傷以終其孝敬慈和勤儉有法宜傳後嗣亦思得一文以顯於世而憂患之餘每一執筆則悲感中來心哀而止他日若勉成事略仍望不惜表章此亦爲人子之苦心也顧

賜覽嘗幸甚葆田頃爲孫方伯代作崇義祠記不免襲用贈純齋文中一段語意然葆田此文亦深費營度以非定稿故未錄呈范鶴生郎中葆田兩次造謁未晤今有墨盒二存伊處求其轉寄世兄寄到時並望飭收爲禱世兄屬購覓生賦倉卒竟未覓得並以附陳

上李子和河督書

葆田竊聞古之君子其進退也必以道其辭受也必以義孟子以仁義之道自處門人猶疑其無事而食至斷斷於食志食功之說及其致位於齊而去則萬鍾之粟亦有所不受豈非以無處而餽雖人人有矜式之望而其事之不合於道不揆於義其心必不能帖然一日以安乎若葆田者誠不敢自比乎是然居門下數月於茲矣其外蓋將以求食而其中則固願與有功於人者也去夏始遊此地荷蒙執事不以衆人相遇而納之賓席葆田雖自顧其中無所有然未嘗不思效其一得以應同學之求不意遭家多難以致中道辭去及至初冬行期已卜又復赴先兄之喪而東幸遇鈕學使中途因屬其代致私忱方是時葆田生且不計尙安計復能謀餬口於今日哉惟其貧窮無賴故復有四方之遊焉乃執事不以其迂鄙無似今春投刺甫入遽納之而使就其

故地其所以視葆田者亦不爲不至矣韓子云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又云古之士修身立節或竟世而不獲一遇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用今葆田區區之私顧獨以爲於義未安者自入幕府以來無一毫之事有裨於左右徒使飢而食飽而嬉又復止而不去是其無功而食曾梓匠輪輿之不如其爲嗜利而忘義不尤甚乎且葆田於此亦非敢自爲鳴高也性本駑鈍未能通曉時事加以頻年所遭皆人世所難處今先柩尙寄葬灘地又家累三十口分處兩邑養生之須無所具送往之事猶未畢而自去秋至今奔走五千里所業益以荒廢每獨居私念以爲不祥之身莫大於是復何必假授經之名以久爲執事累乎然猶未嘗不念知己之未酬與貧乏之足虞故復濡滯日月以息於此不謂屬者更值有樊生之戚夫樊生固嘗受命於執事而與葆田有一日之誼者也乃其疾又適與亡弟同以是感傷之餘益覺無俚詩有之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葆田今將以六月中往遊江南非謂不合於此而冀遇於彼蓋亦以盡歡爲戒且欲少守其素志以明道義於萬一耳然懼左右者不諒其愚故敢以書聞庶執事之察之也

上周葆田齊魯下士讀古人書輒用循其意性本竊鈍未能通曉世事曩歲備官京師適執事承　詔入都因敢以後生之禮進謁伏蒙詢及先人數年中仕宦息耗而命之詞以問焉曰吾兄故交也葆田於時聞言以爲大榮不幸先人以是冬棄養葆田兄弟自京師奔喪而南煢煢孤苦無所告訴方是時有教以入粵求援於左右者葆田竊念執事知交廣矣一見之緣亦未必遂能記憶且先人在時尚不願以貧乏而爲援上之謀今其子孫雖愚安敢效奔走事伺候以冀倖望外之償哉葆田家

本清貧先人服官廿餘年未嘗一日爲子孫田宅計舊時廉俸所入盡以應親故之求不少吝惜晚歲因負官累所遇殊多困厄至其歿也一身幾無以爲斂然先人生平既恥事干謁葆田兄弟即不才亦未敢靦顏有求於人而自先人歿後家事日益衰落重以鬼神降譴死亡相接先父窀穸未安而先母繼之又一歲之中連喪一弟一兒葆田所以忍恥苟活者今先柩尚寄葬異鄉又家累二十餘口分處兩地養生之須無所具送往之事猶未畢也故自丁丑歲至今舟車奔馳不啻數千里去年夏客河督李尚書所聞執事開藩畿輔將謀投謁

至秋暫返汴南前中丞文公以葆田年家子也獨見收憐又聞其麤能識字通古義因屬所司延入書局葆田雖其心非所甚安然亦有不得已焉者昔韓昌黎身處貧窮至以芻米僕賃之資曰仰給於當途顧其言曰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葆田不肖其情事乃適類此近者適幸執事有巡撫是邦之　命東省士大夫與執事有一日之舊者莫不引領仰望以庶幾得所依歸葆田亦竊不自料其卑賤是用齋戒沐浴擇日而進及至投刺再入足再及門而司事之人辭焉退而疑也不敢復進竊惟執事忠清亮節爲當今宇

內所欽仰屬又新奉　簡命撫臨舊治此邦人士願見威儀者固不乏人葆田特山東部民之一耳其學其行固無以異於眾人則其爲今日所擯棄宜也顧自以爲得見執事於今五年繾綣之意常存於懷而又幸聞與先人有舊日之緣亦願少立階墀望見威儀誠懼司事之人無與爲先容則將視葆田爲伺候奔走之徒其貽辱於先人也實甚不能自已因輒布其區區竝獻舊所爲文及與人書凡十首伏以葆田之所學與葆田家世之所遭可見於此數篇內韓子云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冒昧之譏惟執事有以亮其愚而毋遽怒其

躁進幸甚干瀆尊嚴無任惶媿

寄張廉卿先生書

前月二十八日舍弟叔謙至恭承賜書竝新刻史記及毛詩古音攷屈宋古音義各一部祗領展誦感與慚并葆田不肖行能無似自先人見背於今五年不幸變故迭攖人事衰廢日甚雖至長者之門而亦無一書以進其爲愆戾豈復可言今者乃蒙寄書垂問且悔且媿莫知所對葆田竊於丁丑歲嘗一至都中其時因欲由洛入蜀故輒以書自陳且終道其願歸江南之意是後遽遭多難匍匐奔走惴惴焉大懼朝不謀夕今年春緣舍

弟應試來京遂復到部供職如舊一日遇劉叔俛於京邸承知左右動止甚悉及舍弟東歸葆田本擬與之偕行不期騶從適來我東葆田失此瞻拜悵悵何極舍弟云見先生狀貌猶如數年前葆田默計此生未知何時得重至金陵伏惟道履康吉動靜咸宜竊聞兩世兄竝能讀書不識今皆俯就小試否門下芝蘭挺秀孫枝蔚起想見高年之樂葆田五月間就一教讀館在崇文門內表褙衚衕居停係宗室盛編修其人亦好學有志概與葆田爲庚午同年學徒三人皆初學識字終日嘵嘵殆不勝其瀆然葆田居此亦已非久計特以爲目前謝賓客地耳先府君志銘幸蒙存記他日儻能撰就更乞一爲書丹幸甚先母于太恭人事例宜附書然葆田往讀近著中馬宜人志尤愛其詞旨之懿今以先母仁慈孝恭勤儉終身而不幸沒於旅次不孝子實負大罪故願更得一文以傳於世謹撰述事實一篇乃倉猝所成恐不能稱揚先美伏望鑒察爲幸葆田近於文事都不暇講求以憂患之餘恒百感叢生且舊時所讀諸文字悉皆亡弟手書評語每一展閱則心悲志愴者累日以是益無復古人意興行自念年逾四十仕學無成加以嗣續未立不孝之罪先賢所戒昔柳子厚自傷先墓在

城南無異子弟爲主今先柩竝寄厝異地春秋祭埽獨託鄰顧猶貪微祿以棄時日人生虧辱莫此爲甚舍弟近從雜寓接眷屬至京家累十數口日用所須益形支絀承諭以京曹多暇當務精進問學以勉企古人懼負厚望故敢輒陳其所以然方翔常郎中近移寓繩匠衚衕葆田兩次拜訪未遇所收史記俱已交廠肆代售近亦有一二知交屬葆田轉購此書書但未知定價若干須見時面籌謹以附聞

寄朱肯夫先生書

前月十九日接手教兼荷惠賜甚厚祗領感媿罔知所

對京師去岷峨六千里舟車之使不以時至近有自蜀來者盛言蜀人士之樂教育問曰何如曰清而公嚴而不苛葆田聞之且忻且怵然獨悔其不得追隨左右以幸覩厥盛也奉命以來審思累日竊惟左右之所以曲愛葆田者至矣迺葆田不以去夏隨行猶復蒙恩憐其愚誠言之當路欲待以任使豈非他人所亟欲求之而不可必得者乎葆田幸甚雖然區區之私有願徹於視聽者稚璜宮保撫東十餘年葆田未嘗有所干謁惟於丙子秋嘗因琴西太僕一通其姓名其後雖欲往見而卒不果昔韓子有言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蓋謂遭逢之難如此歐陽子則曰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力必深相知今宮保不察葆田之所能遽欲委以會計之任是所謂知之不盡而猶以衆人遇之也葆田豈敢昧其所素守而輕以貽羞於門下哉且方今京曹無外調之例如使納貲而進則非有富人千金之產固不足以集事葆田竊見今世以利進者又未有不以貪敗者也使宮保深知喻此義則其無取於葆田之躁進亦已審矣葆田幼賴父兄教養年近四十尚未知有世俗之累比歲所遭益困乃不得已而思變計特以家累十數口欲歸無所又一弟方遠遊閩浙奔走衣食以此欲具牒吏部求爲選人意終不果去年冬陳中丞有書見招亦不卽往夫葆田於此豈眞樂爲外吏哉蓋亦有不得已而思乘一障以聊試所學耳今盛誼既不可終負而素守又未能遽易故敢輒布所懷惟左右諒察焉鳳孫元達皆親承教益其校勘精進不問可知葆田荒廢日甚近惟喜觀宋儒書及　國朝會典諸編以爲於經世有益又竊歎近世學者通病一曰剽竊不獨謂摭拾羣言也依傍商戶與自詡博通者皆是一曰駁雜學昧本原惟侈談經濟苟見諸施行皆爲言利末弊故嘗謂欲救斯失莫若以通經學禮爲教孟子言經正則庶民興其意蓋謂此耳葆田深悔爲學不蚤故每讀一書輒用自媿廢肆近日古書亟難得所習見與書賈居奇者惟金石小學及近人校刻叢書耳伯鼎世兄疾已大愈秋後當可隨侍來蜀叔企世兄見已回浙葆田患目疾旬餘近稍愈此書謹求人代繕遲稽之罪伏冀鑒察幸甚

上閻朝邑相國書

伏以執事忠清亮直作恭乎先天下士無賢愚望之若景星慶雲欲遂其傾慕之私久矣葆田無似曩以先人之故得進見於左右伏蒙訓諭撫存如親子姓及其卯

別而南也執事親屈車騎臨於館舍且教之以爲宰之道曰耐煩耐苦爲百姓省事省錢又以勤下鄉爲親民急務葆田兢兢服守自受事至今夙興夜寐常懼不克嗣先人政績而有辱大賢之知遇閒者邊疆多故　朝廷赫然爲張皇六師之計既更政府又進天下所願得以爲相者爰立左右違方小吏遂聽抃慶每思介西北之使郵一詞以稱賀顧自念位卑分賤兼詞曷足以瀆視聽又惟執事方虛己采納焉　宵旰分憂勞其實能有容也其心蓋休休焉且方同治初元受　命撫山東時也實嘗求言於葆田之先人其書曰某不才不德膺此鉅艱必敗無疑無法退隱天不佑我其謂之何以此而言則執事之心其不樂人之賀我也亦審矣雖然賀則誠可不必而亦未嘗不竊爲隱慮慮一日有於冥冥之中議論之際行其怨毀謗訕如曾子固氏所屬於歐蔡二公者則執事將不安其行既而果見有吳御史之奏賴　天子聖明特鑒孤誠則古今人遭逢不同其爲可感而震動豈特執事一身之幸哉昔韓歐諸公皆嘗上書宰相今葆田已見知於左右且身爲俗吏無求進之心則自信亦可以無言顧區區之私猶有願陳而不能忘者竊觀今日時勢如人之有疾病其患已中於膏

肓顧於起居飲食猶未見有甚妨則旁觀之人鮮不以爲無害而深於醫者固已知其一發而不可復救矣宰相者於天下事無不知則於天下人之言亦無不可采猶善醫者之求藥紫芝人蓡石乳固在所必儲乃至柴胡桔梗亦莫不備具焉其求豫也葆田竊嘗惟事勢有可恃者一有可危者二所謂可恃者何民心是也自三代以降恩澤在民未有如　本朝之盛者也故二百數十年中安內靖外兵未嘗廢棄不用然百姓卒未見困苦曩時髮逆之禍擾亂十數省然不數年而卒就削平豈獨將帥之能用命哉蓋亦由民心未變益見　列聖深仁厚澤之效耳今外夷肆擾沿邊籌防葆田以爲莫若順民心而用之有守無戰則外患不足爲慮而殺戮之禍亦可以少紓矣所謂可危者有二何也則士習與吏治是也士習之壞不一端然莫甚於空疏無用與夫放誕自高矯激自是今京師士大夫自翰林六曹有一不如孔子所謂損者三樂者乎蓋近世所矜尚者曰漢學葆田亦嘗微窺其獘夫漢學之可貴在實事求是而今乃以泛覽助其攻擊其獘至於罔知檢束視理學爲迂拘閒有一二聰穎之士則又不過高談經濟以驚世欺俗爲釣取卿相之具苟一旦投之艱難固未有不僨

事者也至於吏治之壞則上下相蒙以苟且粉飾爲治其害尤不可勝數葆田向固未能深悉其弊今一旦躬爲外吏乃知事勢相激固非一朝一夕之故嘗讀王介甫上仁宗皇帝書及朱子戊申封事而後歎古今政術如出一轍執事既審知今世利弊則葆田亦可以無庸贅言矣夫朱子所陳六事蓋無一不爲今日對證之藥而葆田尤以輔導爲當今之急務何也君心者天下之本也昔　聖祖仁皇帝沖齡踐阼聰明天亶而猶孜孜焉好學不倦當時內外臣工皆知崇尚正學推尊朱子故天下一道同風於是號爲極治今則自公卿以下有

終身不見朱子全書者何怪乎風俗之日入於偷也孟子言賊民之興由於無禮無學又言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夫所謂大人者其品詣蓋超乎天民固能正己而物正者也若張禹孔光之儔雖使日日居輔弼之任其又安能格君心而果盡陳善閉邪之道哉執事向嘗語葆田謂自額所居曰去利此誠今世士大夫瞑眩之藥至於讀書律已曉事知人則下至一州一縣其從政之方又豈有外於是與葆田近因曾宮保札詢地方事宜嘗條晰登對今輒錄稿上呈冀有以察其所設施者何如至稿中所言土瘠賦重實倡自邑人朱字綠今國用支絀見者鮮不以此事爲緩圖葆田亦非敢要譽於百姓也實因民心之所欲又親見今日民生疾苦不得不爲經久之慮耳又竊見近日各州縣驛馬多不足額於文報往來亦未嘗廢閣其開支款項徒以飽家丁書役之欲而嘗驛宮或有時實受其累蓋今驛站之設多在通衢大路去縣治既遠則官司亦莫由時時稽察葆田嘗閱經世文編載盧子弓吏議篇一謂郵驛之政曩嘗以驛丞領之彼單司一事則力專而勤往來接送之勞擾固非其所難因竊謂今日之計莫若裁各縣縣丞而使之領驛政卽令分駐郵傳要地使責有所屬又裁

去各驛額設馬匹一半以歸實用計一歲之中各省可省經費數十萬此不過於有驛州縣爲不便然爲　國家汰虛名之費以視扣減旗餉實爲損益得宜惜言事者皆毛舉他人過失獨莫肯以此類上陳耳抑葆田尤敢妄言者中國之所以爲治以聖人立三綱五常之教故孔子答子張問十世以爲相因者百世可知往者

嗣統之議吳先生柳塘至以死爭葆田時寓河南見當時諸臣進說頗疑其於醇邸求致推崇爲不合古義洎後恭讀　高宗御製濮議有生則宜稱本生父之說乃歎　聖人折中至當居京師時嘗與今祭酒盛君諸人

言及勸其上書言事以孟子尊養之至爲言其後見朝鮮國主所上封事　詔旨許其歲時定省又未嘗不歎一二執政之知體獨惜此義僅見於外夷不知後世修史者議論何如乃近日忽有　國家大事與醇邸商議之舉遠方小吏不識　朝廷政體不知議事時禮儀何似但以爲太上之尊與人臣分庭抗禮則綱常何存然此猶其次焉者耳竊慮此時不亟定明制則君臣父子之倫異時可議者多矣執事分爲宰相而其職則司徒司徒掌邦教此當今最急之務而曾不亟慮以至今日其進退之際憂危之乘恐不獨如吳御史所譏此葆田

所重爲執事惜而尤欲繼賀以爲規者凡諸所陳或義近瑣碎或詞涉汎膚亦多格格不吐之談儻執事諒其戇愚則葆田亦將繼是以言伏惟鑒察幸甚

上座主李高陽尚書書

伏以　國家設科第以求士士之進於是途者其遇合雖公而要不能無感恩知己之情葆田無似釁歲以科舉之文受知於左右是時同進者三百七十人而葆田獨以庸下濫附其閒嘗因旅見時得以親炙休光言詞撲拙未能仰窺德業於萬一而其平時所學所守亦未敢求露於大君子之前也其後奉諱出都而執事適亦以憂解職中閒不獲奉教者四年及庚辰春復來京師獨蒙諄諄誨諭以思勤厥職爲言然自是亦未嘗數見恆自念執事負天下之望久矣懷才抱奇之士欲乘時利見者相屬使葆田不自別於眾人亦何以仰副一日之知遇惟是家本窮空先人服官二十年以清廉自矢歿後子孫無絲毫之賴故前年不得已而思改職以謬託於抱關之義於去秋得選時嘗一進見又因執事方憂勞未敢數數請謁自叩辭至今逾一朞矣　國事之更張與賢不肖之議論所見所聞今昔迥異而執事獨以此時得稱休暇如司馬文正公之居洛此舉世士大

夫所深惜而身列門牆者固竊幸其可以朝夕燕見以請益問難亦庶幾無趨勢求進之嫌而葆田又不幸棄外爲俗吏是其中心所欲言者卒不獲略陳一二也葆田於諸進士中無過人材識獨少好學問於諸經及歷朝人撰著纍能道其大義向者亦嘗有志於著述中更家難所業荒棄今既奔走下僚則亦不敢因仕廢學惟兢兢自信以古人之道爲必可行不敢與世浮沈然亦有大難者宿松本江南幅邑與湖北江西壤地相錯風俗薄惡民情浮澆其士民皆習爲詞訟黷於利欲而不恥田賦則飛灑詭寄者多催科撫字苦無善術葆田今

春受事後竭力整頓近日地方乃漸知悅服而事權本輕經費罔籌雖有興利除弊之心其勢恆苦於掣肘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以方今時勢而遽欲道民以德禮之治斯亦難矣治一邑尚如此則爲天下國家者可知葆田近有一書上閻相國乃頗涉及時事其意亦引而未伸顧茲獨區區以私義上陳者欲執事知葆田夙昔所志今雖爲俗吏其心則未嘗不願學古人也伏惟鑒其愚忱而有以教之幸甚

上李合肥相國書

伏以執事勳業在天地度量涵古今天下之士望風而趨遠夷八方之人聞名而震世無問識與不識仰其德業比之於韓范富歐葆田江南羣吏之一竊幸其與被鈞陶久矣曩者備官京曹適執事奉　覲入都亦嘗以年家子之誼修謁其後有傳執事之意欲俾主問津書院講席者雖其時已改官謁選不獲承命而亦私審其致此之無因既乃知爲武昌張先生所薦引張先生葆田本師也昔先人需次湖北二十年見知於當世賢士大夫甚盛獨與張先生爲道義交以葆田麤解經義賞命之從遊學爲古文詞一應科舉業隨時廢不幸先人棄世遭家多難變故相尋葆田學未成而困窮隨之因

思得乘一障以自託於抱關自前歲冬選授此職今居此兩年矣所兢兢自守者先人以清廉爲教而又深信古人學道之訓爲必可行凡所設施皆近於迂闊去年秋奉調入闈分校鄉試闈中得一卷文喜其訓詞深厚有古文氣息與疇昔所好同既而榜發始知爲賢公子以是輒欣慰無量蓋他人所羨者科名鼎盛而葆田獨幸其締文字交然猶不敢爲世俗通問之詞以輕徹於視聽昔昌黎光範三書爲後世口實而范歐二公亦嘗上書宰相彼皆所論者當時要務而非徒爲頌諛干進之詞今以葆田幸託年家子之末又重之以世好而自傷卑賤獨未敢越位以相干迨除夕前有前甘肅觀察使舒公者自京師旋返執事相待之意甚優又得公子仲彭書亦以爲言然後自媿其迂拘而執事之待士洵所謂休休乎其有容也竊惟執事延攬天下之人才衆矣如葆田者不過一庸陋迂儒乃以不達時務輒思行古義於今日坐是屢困又嘗誦孟子之言以無禮無學爲今世之大弊往歲上閻相國書亦嘗備舉此義蓋方今所患尤在於政刑不明在內則但知紛紛理財在外則習爲苟且粉飾而任事者常患其無權無權則紀綱紊而法度以廢夫紀綱法度之不修而欲內和外順雖

一邑不能爲理況以施之天下故嘗竊論今日之事外夷以有法勝而中國以無法弱孔子謂諸夏不如四夷者蓋謂此也葆田位卑分賤曷敢高言顧嘗自謂學古人之道今已不免爲俗吏若使當世名公鉅人知在下位者尙有深心嗜古之士亦其疇昔願見之私所欲陳而不得者也故敢因進書而輒縷縷附聞執事鑒而察之幸甚

上福少農中丞辭尙志書院主講書

一昨面辭尙志堂講席意尙有未盡者書院一席在宋代爲祠祿士大夫仕而不遂者處焉今葆田承之此席

五年矣固非有道德文章之懿足以爲鄉人矜式特以拙宦悟時潔身求退謬爲故宮保張公所知延處此地曩歲辛卯嘗欲辭避而去適會執事初膺開府百務更新而尤孜孜焉以教育人才爲急是秋鄉舉書院應課生獲儁者十餘人而內課四人與焉人謂書院自此且益興葆田遂亦不免有貪天之心思以一身爲諸生率輒復濡滯於此夫四時之序成功者退矧無其功而妄思有其實乎則葆田之迷復失時亦甚矣且葆田之由皖乞歸也以修墓爲詞今先柩尙寄葬灘地葆田比年來奔走東西迄未獲有吉壤昔關中李二曲開講道南

書院學者雲集不得休息忽悔曰此行何事而喋喋於此乎卽戒行返盩厔使諸生有執此以問難者葆田其將何詞以對或謂書院主校藝與講學不同卽己身有事何弗倩人代爲之則更不然夫書院所以輔學校子衿賦而學校廢矣原斯堂立名之意固將以仁義導齊魯之士也古之人非其所有而取之謂之不義而今茲所務者乃專尙乎功利是則己身之不正又何以責人乎且今書院所課名曰經古其實亦祗是詞賦時藝耳又在院諸生貧窶者多往往私自設教在外非若詁經精舍日有課月有程也昔常熟陳亦韓嘗言士習雖醇

師道難立故所居講席率一二年卽辭去每歎近世士大夫於進退取與之義大率都不復講求書院講席雖若虛位然修脯之俸旣優又爲鄉人士所屬目則去就之義存焉葆田學術雖陋其自處亦不敢自後於古人故前旣失之於濡滯今竊願獨矢其硜硜不得數見而輒以書聞庶執事之察之也

上福少農中丞辭通志總纂書

一昨面辭通志總纂恩意猶未能詳盡修志之議倡自故侯補道施君而力贊其必行者今　記名御史王廉生編修也故宮保張公以二君於葆田皆有過譽之詞

因以奏稿見屬旣奉　命旨遂有總纂之命葆田辭至再三張公不允且曰吾意已堅予見司道與提調自知之其時施君已卒所委提調則今趙觀察是也旣而葆田見趙觀察觀察謂宮保特以修志爲名耳開局尚不知何時子盍姑受總纂之號乎葆田因與約虛應其名則可然受聘後必不受一錢觀察卽允爲轉告張公此庚寅夏秋閒事也會是年冬張公閱兵曹州葆田有河南之遊瀕行乃上書張公謂通志斷非目前諸人所能辦宜博求宇內方聞綴學之士以共成此事因就葆田所知薦同志二三人張公采用其言明年春先聘法教授偉堂至省城與葆田商擬一志目約爲十二門愚仿近人修順天府志例分任編纂又分類包修先爲長編凡有傳敘必注明所出以待監修者之核定其時張公又面訂濼源書院院長繆筱珊編修同事修纂因擬以人物一門專屬繆君而法教授所欲分任者曰藝文益繆君嘗與修　國史儒林文苑傳又嘗分修湖北通志順天府志於史例爲精審法教授則留心齊魯文獻於金石搜藏尤甚博二者固皆所優爲葆田又嘗薦今濰縣宋庶常書升總任首卷方輿表圖其所擬志目當時亦錄送提調鑒存後聞提調又奉張公命已具書幣聘繆君繆君故從葆田轉錄志目以去此辛卯歲事也葆田聞將趙觀察私謂總纂非所敢任若得法宋二君分纂輿圖藝文各門葆田附名其閒目爲總校或可耳觀察謂修志必須成於一手我與若皆堪獨任其事若何謙爲葆田退而思之通志之修所關甚鉅其義例之謹嚴記載之浩繁蓋視　國史爲尤難非有班馬之才博古通今何敢以撰述自命其後復聞趙觀察特薦中州何君爲協纂何君固所謂鴻駿之士葆田亦私幸可以卸肩矣及今年秋觀察忽傳尊命謂將申張公之約餽送修金葆田聞命惶媿辭謝不遑故又於八月朔親至南運局奉繳鈞賜至再至三觀察始允爲收納而此後外閒遽有所聞謂通志已於八月開局某爲總纂某爲提調又某某爲收發爲校對其所指之人則皆南運局員也旣聞新提調邵太守承照在闈中對主司言修志事已將獨任草刱葆田竊疑其必不然何以言之提調之事曰籌經費集圖書與推賢任能而纂修非其事也曩者趙觀察初奉有提調之文梅觀察曾在官廳致賀謂　國史館成例提調列銜在總纂前茲可謂榮甚此語葆田親聞之梅觀察蓋通志提調有咨會各省與札行各府各州各縣之事故必其人聞望素著名位稍尊

又成書時列銜與總纂並亦猶鄉試外簾之有提調有監試非如他局提調以工筆札持籌算爲能也邵太守本詩詞名家使預分纂亦未必不能勝任顧其名曰提調則所職者自有提調應辦之事葆田又聞柯星使遜太守論修志之法謂將俟各府州縣志彙齊即取舊通志依類纂入期以一年竣事若果如此是直一鈔胥所能然葆田又知其必不果成書所以然者何也舊志之成至今且百有五十年其應續纂者窮數年之力尚恐不易蕆通且試以一二端言之治民人者曰職官固大典所首重而前乎此者撫藩臬道之遷調州縣志必不能分記也兵戎爲國之大事而近歲營制之變更州縣志不能悉載也河防爲當今之要務而比歲河流之遷徙與隄防之修築必非州縣志所能詳書也不知秉筆者將如何以類纂入乎葆田嘗攷山東通志之修始於前明嘉靖時今　四庫全書存目所載陸志是也至國朝康熙中嘗重修之開當事曾延顧亭林氏入志局不久即辭去顧氏山東考古錄一書即此時所著相傳謂亭林與志局諸人不合故有是作葆田近從濰縣人借得康熙志閱之則山川疆域古蹟大都鈔錄陸志舊文始信相傳之語爲不誣計其時承修諸公亦謂依類纂入耳然則秉筆者又可不慎乎方今齊魯之人官京朝者不乏駿偉通才其優游林下者自游侍郎外如孔給諫憲彀吳侍御峋陳侍讀秉和尹編修琳基科分資望皆在葆田上至鄉舉之士散處各州縣中者尤爲不可勝數使葆田不知自量獨任草剏竊恐如昌黎韓子之所云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否則亦必如諸城近事將訐訟不休矣夫善莫大於與人同而事莫悖於自專自用葆田雖愚何敢以百五十年通省之公事爲一己之名利所存乎故輒詳敘修志緣起以瀆陳於左右儻蒙執事博采兼聽則葆田願進其芻蕘之言分類包修固爲良法欲事權歸一惟有任趙觀察以總纂則通志爲官修之書他人必無異議以觀察文名震乎北地所刻文集幾於徧傳宇內有監司之尊而又加以集思廣益其於此事必且能游刃有餘執事若以葆田麤通文義異時或使從校訂之役則爲榮已極若總纂之事非特不敢受其祿即此後亦不復欲冒其名伏惟諒察幸甚

答李鑑堂中丞書（附來書）

葆田一介庸儒幸託幪蔭屏處山林近從河北還歸鄉里側聞執事忠勤憂　國自開府以來仁行如春威行

如秋毫私心嚮往久矣一　昨忽奉教令欲仍處以講席使之以仁義導齊魯之士詞意高遠反復觀誦感與慚幷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爲夫無其實而輒思據其名也昔韓昌黎文高八代收召後學獨抗顏爲人師猶不免取譏當世況如葆田欲勉爲經師且不可其又敢以人師自任乎來教云云非所敢當雖然盛誼不可不報敬試爲左右陳之夫書院之設在前代爲祠祿必其人之德行道藝足爲鄉人矜式而後得而久處焉山東舊惟濼源書院載在　大清會典同治中丁文誠公始於濟南城外剏建金泉精舍榜其堂曰尚志選生徒

二十人以講學爲名旣而知其無實效也乃議加課詩文至任中丞撫山東時又復裁併額數增設外課倣詁經精舍課程專試經解史論及詩賦雜作雖規模麤具然而經費未裕繼此則皆務爲因循以爲有舉無廢而已故宮保張公於戊子秋因伯希祭酒典試來東察知葆田以拙宦不能諧俗將投劾而歸乃薦聘主講此席今已忽忽六年矣於學術無絲毫之裨而悔疚日集每嘗自念士之出處無虧亦視其學行何如耳如葆田者自度終無益於人故去歲之冬嘗上書少農中丞引李二曲講學道南書院事以自警其大指又謂近世士大夫於進退取舍之義大率不復講求書院講席雖若虛位然去就之義存焉區區之私蓋將以此示鄉之人俾知取舍進退無一事之或可苟是卽所以矜式後進而非自明其孤潔也少農中丞不諒其素志乃挽留愈切葆田至不得已因復濡滯一年然課卷則往往倩人代閱其負疚於中亦甚矣秋閒又以事至河北在舍弟武陟署中病瘧五旬故於執事莅東時無緣叩謁乃者湯方伯相晤輒欲以通志見屬葆田旣面陳其不可遂卽以代辭講席相懇竝薦濰縣宋庶常晉之自代不圖執事謬采虛聲且欲進而納諸仁賢之數此豈賤陋所敢

逮承夫葆田於執事特部民之一耳律以庶人召役則往之義又豈敢自爲鳴高哉惟是賦性迂愚不達時務讀古人書輒思行古人之道於今曩歲備官京外皆以不克自行其志而求退今於書院豈眞有居仁由義之事與數十年來士大夫以苟且敷衍爲事致釀成一無禮無學之天下一旦禍發外夷相率束手熟視無術此無他兵不精餉不充亦猶書院之僅存虛名則亦終歸於無用而已矣近世如羅忠節公以諸生爲天下忠義倡湘中名將大半皆其弟子曾文正公稱其平生志事裕於學者已久求之今日豈可得哉豈可得哉葆田自

反實有自知之明故竊甘以山林自處而又不願如世人敷衍塞責致累執事知人之哲用敢詳陳其所以庶左右者察焉抑古人有言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方今　朝無重臣野多盜賊居上位者皆苟爲持祿保位未見有赤心任勞憂　國忘家如執事者葆田欲事進謁有日矣屬有負薪之疾不敢造次登途擬俟小愈卽當趨謁行轅面繳關書伏惟終賜諒察幸甚

聞大賢之名久矣山川修阻無緣覿面今年夏秉衡拜撫皖之　命卽默察皖中僚友尙有能勤求民隱不畏彊禦如執事者乎期之而未敢遽信也秋七月復奉　命移撫山東山東爲執事桑梓之邦竊以得就有道爲幸下車之日百務待理端緒未竟復籌防至海上時執事先有豫中之行又不獲接晤何相需殷而相遇疏也乃者張廣珍觀察以故事山長由道延訂告亟令具聘幣並達秉衡仰慕意比接湯方伯張觀察來函謂執事有去志不獲命秉衡聞之皇然如有所失謹再貢其區區之忱夫書院以造士非第教之嫻詞章弋科第也將使端其志趣嚴辨乎義利之途夫而後出身加民不至喪其所守學記曰官先

事士先志茲堂以尙志名誠欲以仁義導齊魯之士也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執事志潔行芳抗萬鈞之勢不以婾阿取容於時非所謂經師而兼人師之望者乎君子出則爲鄉相處則爲師儒記稱七年小成九年大成言化導之不可一蹴幾也執事誠久於其道修明正學紹述泰山徂徠諸先生之遺烈以栽成後進而功名氣節之士皆出其中豈非甚盛事哉且夫賢人君子匪獨爲士林矜式也守土者亦資以自鏡焉秉衡乞休十年久不與當世事乃一二碩彥謬采虛聲達之　朝廷畀以封圻重任受事以來汲汲焉以正人心厲風俗爲事雖戎馬倥偬罔敢失墜而究其爲因爲革爲舉爲錯果蠢然有當於人心與否秉衡不敢自信也得鄉先生書證之而得失較然矣禮入國而問俗聖人語子貢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如執事者秉衡所期友之事之以匡我不逮者也惟鑒其誠而勿有避心焉則幸甚矣臨書瞻企不盡欲言敬請道安伏惟垂察教弟李秉衡頓首

寄李鑑堂中丞書（附答書）

本月二十六日接奉大咨敬悉葆田猥以迂謬辱承保奏蒙　恩賞加五品鄉銜恭讀奏疏有方正有道之褒

又稱其爲令時能抑强扶弱興教士以立身爲本無媿師表人倫爲之汗流浹背極知大君子爲　國求才與人爲善之意欲以此風厲當世然使受之者負媿多矣況其實一無克稱哉昔朱子奉召不出屢辭秩命今朝廷優待臣下實職或可辭讓虛銜未聞避謝葆田欲學前人則又近於沽名以是不敢上瀆且近聞執事已奏請開缺未知　諭旨如何蓋近世士大夫不復知有出處進退之義久矣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執事今日尚未爲不得其職然見幾而作已有古人介於石不終日之概焉而以葆田私心竊度　朝廷必不

肯遽許執事之退即執事亦豈能遽忘　朝廷特表識天下事何如耳葆田迂愚無似居嘗自念既不能表見於時當伏處鄉里稍理舊業作爲文章存之家塾以此終其身可已不圖近者復爲執事所知欲引而進諸門牆之列葆田雖不敏讀古人書亦嘗有志於忠孝大節今既荷　聖主非常之恩寵方自慚無由圖報又豈敢矯爲名高哉幸而中外苟安異時得從執事於江湖亦云幸矣至其心之懸企則如昔人所云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某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抑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葆田即日束裝就道爲河北之遊往返約不過五六旬容當趨叩鈴轅敬聆教益伏惟垂詧不備

奉四月廿九日手教辱荷謙光下逮自視欿然無任欽仰執事塵蛻軒冕翛然世俗之外弟不敢以吏事相勸不敢以利祿相浼至於爲　國薦賢人臣之分朝廷隆以清秩而不責以職守乃　聖人風世厲俗之大權於公之性分固無所加而使聞風興起者翕然知天爵宜修咸趨於禮義廉恥之域於振興人材之道或有裨乎弟薄德鮮能謬竊時譽仰荷　聖明寵眷但於時稍有補救曷敢爲矯激之行無如積薪已然勢不能挽無裨國是何苦戀於其閒昨乞退之疏計旦晚可達　朝右惟一日在官須盡一日之職如珂鄉有應興應革利弊乞舉以見教猶當勉力爲之繹來書知執事卷卷　君國之心遠而彌篤當亦樂爲假手也蘇門之遊首途何日高山仰止繫往深之肅復敬請道安諸惟垂詧不備教弟李秉衡頓首

答夏伯定水部書（附來書）

葆田齊魯迂儒行與時牾拙宦不遂伏處鄉里不獲與當世賢士大夫交久矣夏初由舍弟武陟署中寄到先

生賜書並大著數册發而讀之如親侍三魚堂主人得聆其教益既用自媿又深恨相知之晚浙東西談學尚能文章者何限先生獨講明正道强學力行以守先待後自任不肯營營然與世俗爭短長所謂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閒微先生其誰與歸書來已三月會葆田爲皖中大吏奏調以足疾求免又私事煩擾心思極不靜故修報稍遲冀先生其亦有以諒之葆田幼秉庭訓年十六七時讀朱子全書與 國朝湯陸諸先儒遺集頗有志於正學其後因泛觀博覽遂漸染於近代漢學家之說故論學不專主一途又嘗習爲古文詞

由南豐以上窺昌黎稍識其門徑鄉舉時謬爲故宮詹朱肯夫先生與季和先生所知及甲戌舉南宮其房考則錢唐鍾雨辰學士三先生皆好獎借人才葆田以是得竊知讀經書名於京師適會 國家多故觀在廷諸臣幾無復明禮義與眞知進退大節者私怪 朝廷養士三百年何人心士氣委靡至此皆以其意妄爲論著如賈誼則謂其因梁王墜馬而死哭泣以終爲不負文帝之知遇意益有所激也而是時葆田家難亦迭起不幸先人以乙亥冬棄養葆田自京師奔喪湖北煢煢在疚未一年而先母又遽歿於中途是後又連喪一弟一兄今痛定思痛眞不解當時何能復生往歲先柩並寄葬濰縣去年因島夷之亂將全家避地於此遂安葬焉故葆田籍隸榮成今則爲萊州濰縣人矣昔望谿方氏述其兄遺言謂二親雖窮於命而於己之身心則大有造葆田所遭乃反是方先人在時身受庇蔭年逾三十尚未知有室家之累故嘗誦孟子三樂篇以爲庶幾得其近似焉及其後禍變相循所遭益困因自媿言行之不能相顧始歎嚮時浮心憍氣終不可以入德故於服闋後循分入都未嘗敢與人談道藝計其時先生正在工曹乃未獲相知一見以商論出處則葆田之耳目塞

塞亦甚矣葆田既再入刑曹心知其致君無術又以家累十數口無所於歸不得已於學習期滿時自求外除思託抱關以自試及謁選得宿松逾歲調署合肥凡所設施類皆迂闊獨其心存愛民必思於物有濟倘不悖乎賢聖遺訓與先生今日之所論至其所以去官之故則又自知直道終不可行故謂其能如君子之易退可也然其初則已有媿於難進矣今來教乃曰直聲震天下得非亦誤聽傳述之言乎至於經術云云尤非葆田所敢遽承吾齊魯夙號文學之邦自入 國朝來文章經濟亦尚不爲乏人獨講學之士能與平湖安谿儀封

嫕美者則幾未之前聞乾隆時有濰縣韓理堂罷官來安設教鄉里以正學啟迪後進道本程朱而文法韓歐有體有用其所造似達在劉直齋范彪西上而　國史或附劉傳或附范傳僅寥寥三四語蓋世無眞是非久矣如大著所論前後兩文達其胸中所得比前世陸王之徒相去又何啻霄壤而世俗謬相師尙相習成風甚至有假漢學之名陰用西學以爲經濟者其誤　國病民恐爲害不止於荆舒如吾師季和先生所糾之某公蓋亦以紀阮自命者也先生兄弟論近代名臣謂安谿有湘鄉之才湘鄉無安谿之學尤爲篤論葆田於古文

亦最服膺曾文正晚年諸作獨於其論學則未敢傅會亦自知所得尙淺不敢輕議前人儻如文正之前後自背其說也葆田去歲已辭尙志講席冬間在濰修墓欲爲新阡表竟未能就讀大稿中先年伯府君墓表乃知立言有體要仁人孝子之稱揚如此可謂遠追廬陵近軼湘鄉矣其他說禮論道之作無不犂然有當於人心一展卷而知爲正學醇儒來稿已命人別鈔一冊與諸刻本藏之書閣葆田居濟時頗思搜刻故籍與師友遺文以無資中止今書板並在濟南僅存春秋會義孫明復小集二種及拙著孟志編略今各以一部奉寄又新刻亡弟校正孝經鄭注附音二本並希教正至拙稿本不欲以多示人因先生有同志之言今輒錄數篇以往昌黎云小子之文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葆田意亦猶是惟先生裁而教之舍弟叔謙新調祥符八月中可到任葆田九十月間必至河南昔先外祖于公道光中爲貴縣丞先人嘗一往遊焉葆田擬於明歲出遊江浙謁季和先生於使署即躬謁靈峰道舍一領正論未知此願果遂否道遠無由面談故略敘生平遂不覺言之覼縷臨楮無任欽仰之至

聞風竊慕高義久矣關山遠隔時以不得一通書爲恨今年季和先生論及及門人才首推閣下且言此人不可不與爲友益動嚮往之私震武甲戌倖捷禮闈病不與　廷試丁丑補試又病庚辰始獲觀政工曹旋即告歸甲申辛卯兩遭大故十年之閒私變公禍更起迭作家事國事遂至不可復問假息墓廬苟延旦夕未知死所私心所不能自已者惟欲與海內同志之士講明學術正人心距邪說爲周孔大經之教緜延一綫之傳自顧駑蹇既不足感召天下豪傑環顧當世士大夫亦未聞有毅然起以斯道自任者是以閉戶縮首逡巡退卻未嘗敢一通書於人閣下

148冊 788頁 308

經術冠山左直聲震天下此生平所願見而不可得者而又辱有同年同門之雅於此而不以書自通則終身有失人之悔矣不辭冒昧輒呈拙刻五種十本拙稿一本伏乞教正想大君子必不以無因而至前斥之也臨翰不勝悚惶之至敬請講安言不百一年愚弟夏震武（原名震川）頓首

上座主徐季和先生書

夏初在濰寓接同門夏滌菴震武書知我夫子校士勤勞猶復眷念不才時於眾人中有所稱譽聆悉之餘曷勝感悚曾於復滌菴書內敘述下忱欲以明歲遊浙趨

侍崇蘊躬親請益茲乃接奉手諭著已有先事之知並承示輶軒所至振勵士習寓培養於裁成以期為　國家得真才所以轉移風氣者甚善甚盛葆田竊謂今日士習之壞尤在不務實學而但從事於速化之術其高才則務為博覽強記以漢學為名而又有今世所謂洋學者無非惑世誣民冀成一己之私利以視先儒所云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蓋尤等而下之不可同年而語此其為害豈淺鮮哉顧論今世造士之法自書院講席外惟學政得操其權耳而二者人皆視為具文在官則幾同傳舍求如左右之至公至明恐當世亦不

易多覯也葆田居濰六年所成就書院人才亦甚希前年冬因抉計辭去有上當路一書大指謂以去就之義倡導後進是即所以矜式鄉人去年春故鄉遭倭寇之亂田廬幾淪為異域夏間因至河北與叔謙熟商以去冬恭迎前妣靈櫬與先人合祔於濰地自此遂永為萊州流寓矣而其地適當衝區近又有膠州灣借與俄人之議此地相距不過二百里大約山東登萊二府蚤晚終割歸外人此尤可為痛哭者也葆田已如右軍之誓墓終不敢輕於再出故於皖撫奏調辭之甚峻今入奏之詞乃東撫幕府所更擬原呈有彙而後入小臣亦有

進退之節云云又附論今日時勢宜專講保民之術紛紛清丈適滋擾累旨此語竟不獲上聞又葆田去歲謁見李中丞談及前歲在都時與左右所論立嗣一節中丞大為感動四月間特招至萊州屬擬一稿將於去位時披瀝上陳後竟不果今葆田手中亦無此稿他日當更索還少加潤飾附呈鈞覽以備異時采用讀手書知錫臣世兄近歲連舉兩子此誠德門之大慶迺復蒙垂詢葆田有無子息葆田數年來並未置有姬妾此事絕望已久且今日家　國之事孰為重輕想此意左右當已默喻耳葆田見擬月底回東度歲明年春夏之交如

能將家事布置妥當即遵諭束裝就道因初到稍有應酬又知旌節按臨外郡還轅約在歲暮肅復已遲伏祈鑒察爲幸

寄李鑑堂中丞書（附答書）

韓倉修謁極荷優容詩人適館授餐之誼殆無以逾甚矣執事之好賢也獨惜葆田非其類耳然瞻仰之私固在遠彌切矣宋院長至敬聞旌節還轅後昕夕靡遑即日將親臨河壖籌辦宣防竊惟執事之勤勞至矣尤惜身被德澤者不能少分憂勤也日前連奉台電知鄭比部杲新遭大故伯希王孫以葆田在都所言特屬勿忘

葆田於韓倉旅次悤悤未及面陳致煩鈞諭再至欲使葆田承乏濼源講席葆田已敬謹電復當邀垂察矣鄭君者字東甫原籍直隸遷安父故山東循吏歿後妻子流寓萊州即墨人感其德爲置田以資贍養子孫因家焉東甫由寄籍中山東己卯科解元庚辰聯捷成進士以主事分刑部與葆田舊爲同司去年已升授員外郎其人內行醇篤時文爲今世作者第一伯希與葆田夙所敬服伯希延課其從弟已數年今六月杪葆田信宿伯希邸中因聞鄭太淑人患病甚劇私與伯希約如東甫不幸有事當就執事謀之其時適聞濼源主講劉君將擬出山私計爲東省得人師無逾於東甫者此伯希所謂前言須踐也不圖執事未喻其故遽有後命葆田爲之踧踖不安者累日微論葆田學行不及鄭君遠甚即以朋友交誼而論在患難則相恤亦豈有爲人謀而遂自爲之理哉故願執事之詳察此義而使葆田有以報知交則幸甚幸甚計已轉達伯希當有成說矣且執事之遇葆田甚厚葆田亦初不敢自外特以行能無似苟得自全其性命於今日即爲大幸蓋葆田雖無恆產於濰然有一弟服官豫省尙不至飢餓不能出門戶視東甫諸人猶爲稍勝此義吏權之已熟近世士大夫於

出處進退取與之際大率不復講求此人才吏治所以日流卑下與閱邸鈔陳于二公俱被　明擢足徵我公爲賢之力尤當爲　朝廷得人賀也葆田近讀安谿李文貞公遺書知當時構陷湯文正者尙不止北門大冶二人自古君子少而小人多君子進則思引其類故君子常見嫉於小人彼承平時且然矣宋院長述執事言今日任地方者有三要曰破除情面曰認眞辦事曰不愛財帛葆田謂安得封疆盡守此義哉葆田十月中爲先人遷祔冬臘月閒或可再圖進謁謹覼縷敘陳伏冀亮察惟爲國自愛

九月五日奉八月十三日惠函辱蒙奬飾過當媿弗敢承敬維道履貞吉著述日新至爲企頌濼源講席本不欲近舍皇甫遠求居易匪獨使齊魯之士有所矜式亦冀密邇芳躅耤慰亟見之私高山仰止蓋匪伊朝夕矣奉復電薦賢自代以鄭比部爲學行第一端人取友夫何閒然比電達伯希司成請爲延訂讀來書悉比部爲循吏之子文行卓絕經師人師允堪楷模後進微公言幾不識有東家某矣頃接伯希函比部於九月下旬扶櫬旋里容屬濟東道備具關聘寄呈台端竢其葬事畢後轉交以關書須用嘉禮也

弟迂疏寡效無裨珂鄉綆短汲深滋用惴惴陳于二公均鑒　簡擢仰見　朝廷知人之明惟時事愈非日來傳聞異辭有江河日下之勢有心世道之君子當亦藹然傷之也敎弟李秉衡頓首

答李鑑堂中丞書（附來書）

葆田杜門養痾書疏罕陳春仲宋太史還灘敬問起居知辱承廑注屢詢葆田賤狀何似甚感甚荷竝聞宋太史述皖省清丈事左右甚慮其難行葆田以出位之謀聖人所戒故亦未嘗輕議可否前奉電旨乃知皖中大吏不謀而以賤名附入奏牘葆田於接奉大文時業經在寄居地方據實呈報辭以足疾萬難應命矣茲於四月二十六日復由排遞奉到台敎竝皖省藩臬兩書展誦之餘彌深惶媿謹於次日先發電稟敬懇據情附奏不識幸邀察憐否葆田迂愚不達時務不能隨俗爲俯仰曩歲備員皖江旣不能自行其志故全身引退無復有行道之思次棠方伯謬采虛聲乃至以循良相比來敎謂其有鍼芥之合得非因平昔相愛之深而遽忘葆田不堪任事乎且執事之所取於葆田者爲其能不爲利回不爲威惕也今福中丞不念疇昔道義之交而遽欲以　天威迫之趙廉訪來書則又歆之以卿位待之

以賓禮其爲勢利之交如此無論葆田因足疾不能前往正使葆田感激而許以馳驅其得免於當世有道之譏議也幾希凡君子立身行事不當問其事之成敗利鈍而先辨其意之公私公私明而後是非定于方伯之辦丈田清賦公也而其欲葆田出而相助則私而已矣彼所慮者豪强之阻撓而葆田所隱憂者百姓之紛擾與胥吏之句結其弊將無所不至且天下事不愼其始未有能善其終者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其任也故葆田今日雖得罪於皖中大吏而終不敢違聖人易退難進之訓外復于趙二君書敬求披閱後封寄亦

足以察其意之所存矣書不能盡意無任悚惶之至

韓倉一別倏忽經年敬維道履佳勝著述日新無任欽仰皖省丈田清賦次棠欲公主持其事蓋以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意至切也前閱電鈔比即電達左右嗣奉覆電介然有棲貞養素不應徵辟之志在守道之君子詎不謂然惟此事既奉朝命促辦勢難中止而事屬刱舉非得德望足以孚衆又能條理精密者維持其間恐豪猾之阻撓吏胥之苛索將有形格勢禁之處公清操勁節既足以見信皖人平昔之流風善政惠心有孚又爲皖民所共仰次棠獨力難

任不得不爲將伯之求公民物未忘似宜爲蒼生一出雖志於道德者不在功名然目覩時事艱虞果有實心任事者志同道合落落然參錯天下未始不可撥亂而返正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公與次棠夙有鍼芥之合其忍不一贊其成乎茲將皖中寄函排遞呈覽尚乞公幡然而改勿第頤光山林皖民幸甚同志幸甚手肅敬請道安

教弟李秉衡頓首

答于次棠方伯書（附來書）

四月二十六日由沛南排遞奉到手教並鈔寄各件祇聆之下彌切悚惶伏讀副書謂此時正當休養斯民獨何忍爲苛責於民之事仰見執事公忠體　國至誠惻怛之心凡屬末僚同深欽仰祿田自去歲病傷右足閉戶養痾旬日前接奉本省大府檄文已在寄居縣署呈報求驗明病狀據情轉詳矣自惟一介迂愚何敢妄辭朝命唯既心知其力小而任重且身又不能奔走與侮慮且敗我公事將有如韓子所云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者雖然執事之於祿田厚矣重矣祿田知而不言是不以君子之道事君子也漢荀悅有云田制須是大亂後方可定皖省自粵匪亂定後各州縣署田賦册蕩滅無存

於是刁猾之徒與胥吏因緣爲姦熟地報荒平歲報災其甚者至於開局斂費有司知其弊而莫敢誰何至若豪强所有田賦於通省不過百分之一耳彼知清釐田賦爲　朝廷大政亦萬萬不敢阻撓所慮者承辦之人交結欺蔽譸張爲幻是有清丈之名無清丈之實其終亦不過敷衍塞責而民怨自此沸騰矣諺語稱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此在平時發政且然何況處凋敝之餘值人心思亂之秋苟行之不善又安保其必無事哉今執事之言曰將請動正款延致循良天下賢才甚衆顧獨何取一迂愚不逹時務之祿田正

使葆田身無疾病於義猶不可以輕往況又有天降之災其不能以奉令承教也明矣儻執事猶有取於芻言計惟有免事更張責成守令以大義曉諭民間於熟地報荒者則寬其既往而告以限年墾復於平歲報災者則醫其將來而告以分年帶徵則百姓自此無僥倖之思而一時可幸免紛擾之累矣至調員勘丈乃似必不可行之事葆田既有所見亦不容不據實以陳執事諒其愚而察其誠則幸甚

都門握別陶經歲月客冬道出濟陽滿擬得承清光藉聆麈教晤鑑帥悉大駕旋雖已久悵結奚如弟才

輇識淺抵皖以來適值奉到部文清理荒田　嚴諭催辦事不獲已因草擬辦法章程詳院出奏是間情形皆在洞鑒自知揣擬倉猝多未中窾所恃我公清操剛節仁心惠政爲皖民所服頌聲至今愈彰竊請少帥迎公主持其事少帥欣然如取懷相予特達朝廷昨奉旨促公速臨知公愛皖民至深必不惜命駕出山忍覩弟坐困於不自量之舉也少帥與次珊俱有另函茲謹錄　諭旨並呈詳細統候賜教不勝翹企切望之至手肅敬請道安惟鑒不宣年愚弟于蔭霖頓啟

此時正當休養斯民弟獨何心而忍爲苛責於民之事詳奏大意請勸正款延致循良惟豪强刁劣不能不防其阻撓故又請執法堅久至於辦法統聽州縣因地爲宜便宜從事然非公惠然肯來雖有不擾民之心不敢必其無擾民之事相望至切盼速盼速再請大安弟蔭又頓

答趙次珊廉訪書（附來書）

闊別十餘年道遠無由附書上問起居去秋聞述職入都旋即莅皖啟處靡遑甚善甚盛執事以積勞之久晉任甸宣搢紳之儔莫不爲　朝廷得人慶今趙中丞在

吳執事在皖精操亮節爲天下望於同門有光矣葆田不敏聽於下風無任企仰迺者忽奉手教謂悉其已辭講席移趾離縣幾若入山惟恐不深非知我愛我之甚孰能爲此言者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謂其行藏各有所宜也葆田杜門養疴一年於茲去歲嘗一至京都高陽師問其所志對以自甘暫墓師亦爲之首頷不意近者少農中丞遽欲以　天威迫之葆田前得本省大府檄文已在縣具呈求驗明病狀據情轉詳其大略有云量而後入小臣亦有進退之節引疾求罷　聖朝每多曠蕩之　恩不識李中丞果能

據以入奏否想次棠方伯聞之亦必深諒其素志矣今來書乃曰甚盼速臨將爲特設一席隆之以上卿尊之以客禮是何與前言自爲矛盾也夫祿田豈眞爲名位計哉昔魯有貧女始嫁而喪其所天乃亟歸母家以苦節自矢或曰此非貞烈女也嘗適人矣會有富室喪偶慮其僕妾之難制也欲得此女以主中饋乃謀使媒氏致詞於女之父母女遂毀容以自誓其鄰婦或從而勸之曰是將有安富尊榮之享何辭爲夫魯女誠不爲貞且烈矣其勸之易節者又得無少過與今世士大夫不復知有出處進退之義久矣祿田一不愼而由部曹改外至不能自行其志乃始皤然爲歸田計又以書院主講終類素餐幸得委婉辭去將閉戶著書以終其身又不幸而疾病因之其前之不能自愼已足以取譏於君子若必使其爲再嫁之女則雖同人亦必絕之而毀容不已甚且至於生心疾方今列省賢才甚衆皖中大僚又奚取此狂疾之人爲哉又來書有云某邑糧浮於地某嘗欲爲民請命此殆誤信曩時之齎言也我 朝有天下近三百年輕賦減徭著有成章 恩澤至深極渥縱使僻陋小邑畝小賦重在前世豈無有深悉其利病者今不極思其弊之所在而貿貿然以清丈爲名使百姓先有離散之心而又將自亂其例吾恐皖中吏民且自此多事矣可勿愼哉可勿懼哉祿田非終敢越俎代謀者惟念于公今日之舉動卽執事異時之責任故不惜冒昧言之願執事一察其愚忱勿但謂祿田爲迂遠而不達於事情也然祿田亦自是絕口不復談皖事矣書到已數日會賤恙大作故肅報稍遲臨楮不勝悚歉之至

違教以來積思十餘年矣比來皖江甫下車盛聞我公遺愛在人久而彌篤文翁教化龔黃治蹟可謂兼之私衷景仰彌以不得同時爲憾于方伯由東莅皖亟詢近況清吉爲慰乃聞有移阯濰縣之說幾若入山惟恐不深人遠而室亦愈遠把晤當在何時今幸幅中丞擬辦清丈事宜求賢勤理僉謂當今之世非公不可中丞卽時出奏現已奉 旨允行衆情懽躍非獨愜弟等之私願也奏稿另鈔呈覽中丞企望甚切甚盼德輝速降已爲公特設一席隆之以上卿尊之以客禮斷不敢簡褻高賢其先之不預布聞者慮公之辭今之不待部文者望公之切弟等承命代達望勿以爲疑速卽趣裝惠臨以慰全皖官民之望且此次清丈意主核實欺隱者固宜抉露浮報者仍應

刪除側閘稿松稭浮於地畝公屢欲爲民請命今其時矣想亦適愜仁衷其他求益之事甚多暱教在卽統俟面罄專肅敬速台駕蘄請旌安不勝翹企待命之至年愚弟趙爾巽拜上

答李鑑堂中丞書

日前由驛遞再奉教言並鈔示片奏知已欽奉　俞旨感激之私匪言能罄正擬肅函陳謝一昨復奉十八日賜書知省垣重修　文廟告成例有石刻猥以記敘文字見屬祇聆之下惶媿無似伏讀來書所論正學衰而異論蠭起至欲毀棄書院崇尚西法其弊將不知何極甚爲慨然歐陽子云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廢興葆田前聞執事有是舉卽知其意在正經以興民嘗與宋庶常言學記非君與東甫莫屬矣茲乃辱承指令彌覺惶恐難安今幕府賢才濟濟如盧直守昌詒蔣牧楷皆好古而能文其文章皆勝葆田數倍若使之代作必能遠追曾王近軼方姚否則宋鄭二君亦皆能本所學以爲言非葆田空疏弇陋者可比儻執事不欲居其名而必欲葆田別爲記以發揮盛意則當齋心洗慮徐取韓歐程朱諸文字讀之或可僭摹其一二以備采擇至遲速工拙亦不敢自必也閱邸鈔知河淤趙家園又甚煩藎慮前所云擬由呂家窪口門至陳家屋子開掘導水入鐵門關不知尙可行否葆田竊以治河之法當不外孟子掘地一語而掘地則當今孰能有此力歟然孟子又言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自古善治水者亦因勢利導而已後世只是與水爭地則無時不有滯礙而任事者又不過爲功利起見彼其人何嘗關心民瘼哉葆田足疾近已稍瘳秋涼或能進謁悤悤肅陳

再答李鑑堂中丞書（附來書）

一昨遞中再奉手教以濟南府學碑記已磨石以待刻促令迅速具稿且欲以歐曾之文見擬何敢當何敢當葆田昔歲雖嘗習爲古文詞比年竊自知其中無所得年未老而才已竭於道茫乎未之有聞故遇此等題尤爲束手非敢有方於執事之命也今既辭不獲已謹就前此來書敷衍成文實不足以塞責伏惟察而教之幸甚來教有曰文以載道自古未有有其道而無其文者誠哉是言大抵記孔子廟者昌黎之處州尙已後世學記文字自北宋曾王而後惟朱子爲有道之言至虞道園輩已不免別開蹊徑非作記正規也明一代作家推歸熙甫而熙甫集中重修闕里廟記在歸文實爲下乘

近代惟姚惜抱安慶學記猶不失爲雅音若曾文正公江寧府學記義正而詞舉洋洋乎有空前絕後之觀矣雖劉梅當望而卻步豈後生小子所敢輕擬哉顧文正文雖不可及而執事衛道之心則文正之心也惜葆田不足以發明其義耳至此記標題仿虞道園奉元路重修 先聖廟學記似得其實伏望更與幕府諸君熟商之或請宋鄭二先生別撰一文大書深刻使葆田得終藏其拙則幸甚幸甚葆田八月中當可到濟南側聞旌麾尙擬出臨河壖以圖宣防新涼惟起居慎護爲 國自愛

人還奉復書敬承一一前以重修 文廟告成請大著碑記以執事東人之鴻也濟南府學又山東十二府州屬之所觀瞻也欲信今而傳後非執事之屬而誰屬哉繹來書謂別自爲記若前書之請爲衡欲居其名而假手於執事者過矣同治年閒曾文正公續修江寧府學因爲文以記之文正固嶄至於古之立言者也其自爲記也固宜溯而上之如歐陽文忠公吉州學記爲知州李君作也曾文定公筠州學記爲知州董君作也宜黃學記爲宜黃令李君作也李董諸君不自作而屬之歐曾歐曾各抒所見亦不讓之李董諸君執事今之歐曾也衡之心亦猶李董諸君之心也如謂衡之前請若曹洪之倩陳琳作報者然豈其然乎惟前書未甚明白則衡之疏也來書又曰當齋心洗慮徐取韓歐程朱諸文字讀之何辭之謙也夫文以載道韓歐之文與程朱之道一也自周孔以來未有有其道而無其文者歐曾之吉筠宜黃諸記皆以其鄉人爲之執事生周孔之鄉學韓歐之文凡程子朱子之所發明固已爛熟於胸中取於心而注於手汩汩然來矣而奚待徐而讀之龔石以待無任盼禱迺者河決趙家菜園與呂家洼之水合而西

注前擬陳家屋子導入老河之議又不可行策定宣防諳蓄無術可若何側聞道體康豫秋涼可至省門喜甚盼甚手泐敬請著安諸維垂察不宜教弟李秉衡頓首

與吳摯甫先生書

去歲在蓮池書院暫得瞻侍過蒙惠愛旣允賜撰先人壽世之文又招使與二三名流雅集其爲感荷豈有涯量而自別離至今無尺寸之書以達於左右雖疏惰之咎知先生必能見宥而其媿負於中者蓋未嘗一日忘也近接舍弟來書述孔亦懇書云葆田前所呈先人事

略左右不知檢存何處屬卽補鈔奉寄今謹錄稿上呈伏乞先生鑒察而終賜之文幸甚抑葆田於此尚欲冒昧瀆陳者葆田自始聞先生之名於武昌張先生今三十年矣因緣會合幸接光儀乃知其生與先生同歲而先生學行政事葆田百無一及獨其去官之年與先生同耳以此歎人之才知不能相强如葆田者其自暴棄可恥也葆田少時圂於鄉里年二十六七始侍先人鍾祥官署其時張先生適來修邑志因獲從之遊張先生與先人爲兄弟交十餘年先人之歿也葆田匍匐至金陵乞張先生爲誌幽之文先生諾而未郎以爲其後嘗貽書葆田詢先人遺事數則且曰吾與當世神交無幾必善爲文以報子之先人耳故葆田先妣事略中有云府君居官行蹟具詳張先生所爲誌銘蓋自期可必得於先生也不意荏苒二十年葆田既拓落無狀而張先生則竟卒矣然張先生所詢先人遺事葆田兄弟亦竟無人能記敘則先人服官行蹟其泯沒而無聞者不旣多矣乎此不得不切爲先生道者也葆田竊讀張先生所撰先徵君墓誌與太淑人祔葬誌心獨愛其文詞嘗竊以爲誌銘之作必託之其人而後可以傳世而行後如曾子固氏所論其說善矣而其文詞之工與不工或

亦視乎其子孫之所述焉謂孜子固所述其先祖遺行今類稿中無此文而歐陽公居士集內有曾公神道碑銘未知其所取於子固者何如而近世誦而好之者乃獨少則亦豈文章之果不勝與抑非與今葆田所述事略其不可以言文亦明矣所恃者先生之知我愛我其必能奮筆如歐公據以爲銘俾先人之屯蹇否塞於生前者卒能光顯於身後則爲循吏廉吏者可以勸而爲之子孫者亦有所觀感而興起且使誦之者知其無虛美無溢詞則又必信今而傳後無疑也故葆田今日不敢以求他人而獨以求於先生計先人一生在憂患中如葆田所述乃僅能舉其什之二三耳而先母以憂患遘疾遽歿於逆亥不肖子有隱痛焉今所敘言行亦略矣非先生醫而憐之傳先母懿行藉大文以垂不朽則不肖之戾且益甚故敢援張先生兩誌之例以重有求於先生其亦諒而許之則幸甚幸甚葆田已以去冬改葬先人因入都時求伯希祭酒正題墓碑以先生所許碑銘不可驟得故卽前所敘述自撰一文刻之碑陰不敢以爲表第記其大略而已今亦別錄一通敬求教正至文內稱三品儀制乃專指塋域度數與墓碑高廣而言舍弟近因捐助京饟已蒙　恩賞給二品　封典以

今制論則先人墓前宜有神道碑乞先生或爲表或爲碑銘當各視其體之所宜昔歐陽公旣爲曾公神道碑王介甫又爲之誌銘計其作文之歲月相去蓋已十年而曾公以天聖元年歿葬則介甫所爲誌銘實成於三十年後不知其嘗薶幽否耶抑以曾公夫人黃氏墓誌攷之則夫人墓誌又在前矣今歐王文俱在且竝爲人所傳誦則誌銘之作當又不在乎刻石要以託之旣得其人則必可以傳世而行後而其子孫之所述其工拙抑又無論已先生亦以爲然乎因書詞亟欲分明遂不覺言之覼縷伏惟左右鑒諒幸甚葆田近狀都無似前

因皖撫奏調勘丈田畝不得已在寄居地方呈報足疾竝有答于趙二公書自附於諍友之義未知事竟何如今世負清望者舉動如此可怪也道遠安得重晤面談以罄所懷臨楮無任企仰之至

上座主李高陽相國書

十一月初得電鈔恭閱　制書延拜進掌百揆寰宇之人莫不稱慶葆田不敏自忝列門下以來於今二十有三年未嘗敢輕於奏記以瀆視聽去歲因夷變後悤悤晉謁猥蒙訓示剴切每思一貢其愚忱而未得所以言事之要嘗聞安谿李文貞公初入相方學士苞叩之曰自入　國朝躋斯位者幾人公屈指已得五十餘人方曰如此則其不足重也明矣望公更求其可重者當時皆以望谿爲不近人情葆田竊意今之欲學望谿者不少特皆無有質言之者耳昔朱子之賀陳丞相也以爲古之君子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至其答留丞相書又謂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今世士大夫不復知有進退之義久矣矧以一身繫天下之安危如左右者固不可輕於一退此天下人所共諒也以葆田愚忱所尤亟望者則在進君子

退小人以無負　朝廷委任而已夫君子小人之辨無他以喻義喻利驗之而即可得其大凡矣自古否泰之機視乎君子小人之進退今天下雖日削月割然而民心未去士氣猶存誠得衆賢人爲之維持及其時而勇爲之尚不至如趙宋南渡之禍也若使羣小人布據要津紛紛言利今日議修鐵路明日議開銀礦墮壞天地之性而失人心之和竊恐任上位者雖欲久安而亦不可得矣此豈非當世之隱患哉夫國之有隱患猶人身之有疾病病未深而豫治之猶不至有大害也葆田以足疾就醫至汴昨偶從友人處私得額布政所擬書稿

亦不知其果曾達覽否觀所論鐵路弊端甚爲明晰備蒙采納甚善甚善至所議北洋宜得重臣保定宜復設巡撫似尤爲當今要務葆田愚昧之見尚更有進陳者北洋宜改爲直東總督兼轄兩省專辦軍事洋務又山陝宜設一總督爲兩省聯絡之勢其舊設陝甘總督則專管甘肅與新疆軍務以成犄角之形而河南一省地踞中原與直隸接壤萬不可開修鐵路使中州盡失其險此亦急務之一端也昔司馬文正公再起爲相急黜新法至今稱頌葆田敢因修慶而冒有所請伏望左右俯察愚忱恕其狂簡而賜之裁成幸甚

上李鑑堂中丞書

奉別以來久疏啟候前接宋院長書知西韓莊潰隄水勢幾奪正流執事復親行履勘見時各潰口均已堵合所費不過六萬金明德勤勞度越今古曷勝欽佩葆田到汴後晤玉如方伯甚恨相見之晚觀其持躬端慎處事精詳與夫議論之正大洵爲當今第一流以此益信大賢賞識之非偶然而又惜賢人君子不能其事一方使仁政大敷乎斯民此民生所爲不幸也倭奴借地屯兵近乃益肆侵陵聞執事力持大局至以去就爭之不能得乃爲流涕撤防葆田近接文登王吏部書有無家可歸等語爲之廢食者累日嗟乎今日謀國者但求敷衍目前耳而又安保目前之必能無事哉近見官府傳鈔執事請添兵一疏剴切周詳未審部議如何或謂不宜指明要隘使敵人從而生心不知敵人於中國要隘熟悉久矣今世士大夫專務掩飾相師成風微執事孰肯爲　朝廷明言其利害哉玉如方伯每論當世將才必盛推李觀察光久前聞執事欲奏請於　朝使來山東簡練軍實以備防守計未有大於此者又葆田近接沂州太守書因論沂郡地界淮徐素多盜賊思得防兵一二千人以資坐鎮又安東衞各要隘宜修築礮臺觀

此人議論頗有振作之思殆非俗吏可比葆田嘗竊論今日山東事勢其大要有三曰武備曰河工曰吏治欲三者之並興則尤以得人爲本理財爲先伏惟執事朝勤夕惕孜孜於求治以儉約爲百僚先然而諸務猶有待於修舉者何也無亦經費之有未充選賢任能之未盡得其要與昔歐陽文忠嘗論當世要務有三弊五事其五事一曰兵二曰將三曰財用四曰禦戎之策五曰可任之臣三弊則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竊見東省比年以來武備則營伍廢弛而一方無訓練之兵河工則官吏蒙蔽而百姓有蕩析之阨

吏治雖力加整頓而風氣所關或貌爲樸誠工於粉飾葢有因示小廉而得美缺者有故辭要差而得實除者即其號爲緝捕勤能亦或因缺本稍優多養練卒以張虛聲而地方公事實一切不治彼其心固未嘗爲民也不過以此爲保薦升遷之計耳夫在上位者之好惡不可不慎也漢代稱循良必曰安靜之吏又曰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故論治於今日亦不外保民兩字而已欲觀事之廢興當驗民心之向背夫養兵固所以防敵而即所以衛民必將得其人而後武備修而所在乃不至爲民虐就近事而論如夏總兵者其功能已見於守登州

矣謂宜稍重其權使更就曹沂兩郡招募成軍必確知其人而後編入隊伍朝夕訓練略仿曾文正公湘軍營制於弁兵皆優其餉項使小有盈餘庶幾有以養將帥之廉而作軍士之氣他郡有願應募者亦聽之務使士卒相習上下一心則兵不必多而皆精自然無臨事退縮之慮矣葆田不習軍事特愚見所及如此至河工尤未嘗目驗但以平昔所聞則河防營之設實爲河工一大弊端葢其人皆武夫究卒於民瘼毫不關心往時有私掘隄防者有敝而爲盜賊者其殃民更甚於兵勇今以執事之約束嚴明各營弁當深知畏法自愛矣然聞各營所募土夫其缺額如故則亦何事而不裁撤哉其他辦工弊竇葢尤不可勝防以葆田愚見似宜變通章程嚴定賞罰責成地方有司並訪問近河各處公正紳耆使出而助司其事以歲支三四十萬金散給十餘州縣凡有發款皆明示百姓毋令經手之人中飽即費用小有不敷亦可借資民力如此則人自爲謀而民心既固天災亦或可以挽回今在工人員果盡能公正無私乎固未見其必然也至吏治之要則教養兩端而重農桑興學校恤商賈慎獄訟治盜賊五者要不可偏廢計今之有司能存心愛民者葢少葆田昔嘗爲吏固不敢

以己所不能者過望其邦之大夫然眞僞之辨與君子小人之分在上位者尤不可不察也葆田近因寄賀高陽相國書妄引朱子論宰相之職在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勸其進君子退小人謂天下雖日削月割然民心未去士氣猶存誠得衆賢人及其時而爲之尙不至有趙宋南渡之禍若使羣小人布據要津今日議修鐵路明日議開銀礦墮壞天地之性而失人心之和則雖欲久安而不可得矣今亦謬恃知愛輒進其狂說如右惟執事諒而察之幸甚

復沂州太守丁叔衡書

闊別十餘年邂逅沸南得親教益別後久疏牋賀抱歉良深月朔奉手書猥承廑注竝詳示新政拜聆之下欣忭無既當今同志不過數十人使得盡施其所蘊天下事猶堪挽回一二葆田嘗竊論漢代吏治猶爲近古只以二千石得人耳故往往由太守入爲丞相近世吏道雜而多端爲牧令者大半市儈之才而太守一官職在表帥乃至以資格營謀而亦得以與乎其閒雖有公正廉明之大府不能盡破成見也政務安得而不廢弛哉沂州爲東省要區地界淮徐素多賊盜與曹屬竝號難治執事欲得防兵一二千人坐鎮其閒此誠今時之要

務未審當路果能聽納否依山險築礮臺尤宜先時圖畫今謀國者皆以此等爲迂遠臨時乃張皇補苴此外夷之所爲敢於蔑視也近見鑿帥請添兵一疏剴切詳明或謂不宜指明險要使敵人從而生心不知敵人於中國險要熟悉久矣疏稿由官府傳鈔未見邸報或亦慎祕之意與書院多購存有用之書俾學者講習庶文事與武備一時竝舉矣沂郡文風差勝得執事力爲振興其將有人才如南陽諸葛江左夷吾復出者乎遊岱未能登峰造極葆田昔年至泰安登岱亦正如此故前日有重遊之意又以急赴大梁改轍而西舍弟於九月中旬到祥符任晃因前得保薦例須赴部帶引往返約得兩月餘葆田歸期當在明歲春仲知注附陳悤悤不盡

校經室文集卷二

校經室文集卷三目錄

答夏滌菴水部書（附來書）
寄徐幼穉學使書
上徐季和先生書
復徐季和先生書
寄徐季和先生書（附來書）
復徐季和先生書
寄張劭予侍郎書
復陳小石中丞書
寄錫清弼制府書

答曹仲銘中丞書
答世仁甫侍講書
寄胡鼎臣中丞書
再寄胡鼎臣中丞書
寄王爵生閣學書
致恩新甫中丞書（附恩中丞書）
答恩新甫中丞書
答楊蓮甫中丞書
答楊蓮甫中丞辭通志總纂書
復溥玉岑尚書書
復高曦亭太常書
上袁海觀中丞論通志書
與羅順循提學書
寄錫清弼制府書
贈馬通伯序
送曹仲銘之雲南序
送叔弟入　覲序
代寶玉峰先生祝　恭親王五十壽序
浙江崇義祠記（代孫琴西方伯作）
濟南府重修　先聖廟學記

重修冉子祠記
山東剏建圖書館記

校經室文集卷二

榮成孫葆田著

吳興劉承幹校

答夏滌菴水部書（附來書）

去臘得惠書並大著六首又故侍郎竹坡先生庭聞憶略一冊展誦之餘嚮往彌殷適葆田爲先兄營葬事尋屆歲除多事卒卒置書座右闕然久未報越月踰時遂至於今媿歉殊甚山河阻隔無由會晤私衷耿耿莫可言宣葆田自前年秋報書後旋有河南之遊在舍弟署中八閱月中閒兩奉季和先生手書招往遊浙並索觀所爲李中丞代擬請育宗室子以實　聖嗣疏稿今讀大著有與吾師論繼統書豈季和先生已嘗以此事入奏乎葆田雖有是稿當時並未錄副所陳亦不止一事承吾師垂問因於去夏旋里時求還原草收入行篋本擬秋初赴浙會接座主高陽赴文以生平嘗有知己之言不欲背於其死後故以義前往會喪以八月十日到京將由天津附輪艘至浙江不意到京甫四日遽接兄子濟南噩耗遂星夜馳歸計葆田自秋至冬幾無一日不在憂患中蓋先兄惟有一子因鄉試病歿旅邸葆田爲護喪至寄籍既爲立嗣又啟先兄幽櫬改葬新阡而是時德人適占青島擾及膠州即墨兩城去葆田所居濰縣不二百里觀先生答曉峰書謂外洋有事江浙必先受其禍豈知敝鄉環近濰島乃尤爲外人所涎羨哉葆田去春曾有與當路書未蒙聽用事勢相激竟至於此今德人已有來濰議開金礦修鐵路者葆田欲再謀避地而不能此其所爲憂憤塡胸而亦竟無可如何者也早春又接季和先生書欲使與世兄課讀且云賢者將移臨中江可就近相晤葆田輒引答袁觀察書以告吾師並因曾爲俗吏於皖江今日不願輕往以辭誠自知其憂患餘生故業盡荒不但如辭袁書云云已也葆

田媿甚自幼至今讀書五十年學行無似謬竊虛名乃猶蒙先生不棄既許其蠢能自立又勉之以居敬窮理之功使其益進於大道先生之愛我誠至矣抑所謂守先待後者葆田非其人也葆田幼時亦嘗有志於聖賢事隨境移中更廢棄比年伏處鄉里乃更取六經與宋五子書朝夕尋繹而心與力已自不逮少時所謂不學便老而衰其病如是又所遇恆多拂逆如前所陳其一也方去秋出門時曾攜有陸清獻四書講義乃往歲在安徽所得因是書未見藏書家著錄欲以質正於先生又夏間入都見高陽座主論當代正學語及大名甚承

推許獨微惜其近狂云云與竹坡先生書始知高陽有欲介執贄潘尚書云云先生執古義以行於今葆田吏自媿弗如然讀上書紀略記某公語謂彼數人方用事決知言之無益則小人情態如見自古小人以勢利存心未有不誤人家國者也張禹胡廣之亡兩漢其罪不甚於莽卓近歲葆田兩至都中皆爲先人表墓事側聞中朝事頗悉然未嘗私謁權門於高陽座主乃不得不一往見今錄所作祭文一通以往先生亦可得其文外意矣大著述騷一篇尤見忠孝至性纏綿惻怛之懷非無病而呻吟者比至復安曉峰書謂明學術正人心

此時人定猶未嘗不可勝天環顧在位竟無其人可爲浩歎今之以學外夷爲經濟者徧天下皆然其始葢猶以漢學爲名近且公然橫議號曰西學夫西夷特尚利之國又安得有學哉曉峰亦誤信人言謂俄夷議建文廟改冠服以是爲將有大志葆田謂此尚不足懼中國大患乃在上下人心無一從民生起見孔孟棲棲遑遑亦只以天地之心爲心故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反是則仁道絕矣葆田近讀宋儒書尤喜真西山讀書記然於其處濟王事不能無疑其後歷事理宗屢陳正論則亦魏徵之流耳大抵處人家國事最難言者君臣父子之際吳柳塘爭嗣而不知正統葆田夙嘗有是議吳與先人爲執友敝兄弟皆嘗拜謁其爲是舉蓋實中有所激吾輩重其志節可也今日若倡兼祧之議則非特一誤再誤信有如大議所云矣然　聖主親政復請　皇太后懿旨追正　前詔似亦未必可行先生不喜蘇氏父子文葆田嘗錄東坡論魯隱公稱攝事並恭錄　高宗御評今敬附閱知葆田取其文並非師其人亦猶來札所論故棄强令同時皆不免有異議而葆田亦不敢果許其爲眞儒第以其爲儀衛宗門高弟子故有過譽之詞耳

生平最服膺韓文公語以爲學古文者必志乎古道古之道不茍毀譽於人此則蹈劉叉諛墓之譏矣其他如上琴西太僕書敢不承教而刪去之人生賢否必俟蓋棺而後論定昔朱子論當代人物亦最重晚節葆田所兢兢自矢者常恐出處大端晚節有虧適足爲吾黨羞近得舍弟書敘某公意敦請主講河朔書院舍弟以此席爲李文清講學之地又去蘇門百泉爲近冀可擇地棲隱甚願俯從其請葆田亦以家無恆產不能自食其力爲可恥幸非有求於人或聊試一往就爲不可則止於義猶未爲大害先生其必有以諒之因書抒懷無詞

滿紙相見未知何時惟先生爲道自愛爲幸附寄近作六首不足言文聊以當千里面談而已

去秋遠辱報書幷承賜大著暨尊刻一種反覆觀誦學篤識正詞雅而氣厚深入南豐之室旣以自媿又幸不爲賢者所棄復有過與之詞同志之言竊以自喜富春故先年伯府君舊遊之地閣下將擬有江浙之遊許以便道過臨握手一談於靈峰山中私念於時得以質疑問難傾吐欲言敬聆偉論實屬平生快事引領企足朝夕以俟會增築先壠負土樹木卒卒無暇未及奉答逮今春墳壠告成欲修書而徐季和先生稱閣下戒行有日恐書往而從者已行不能相及遂復中止夏間撤廬返寢季和先生約令至署留談旬日震武亦期以俟閣下之至旣而自夏歷秋自秋涉冬日盼文駕莅止而卒不果區區一見之願旣不得遂所欲面請者此生恐遂無期懷不能已敬略復一二惟閣下恕其疏慢之罪裁而教之閣下經術吏治文章氣節皆無媿古人而震武尤篤好閣下之文嘗語季和先生及趙展如中丞以爲同門同年中必無第二人心悅誠服之言非苟以相諛也來教具述爲學立身本末益信所見之不謬而所以推獎震武者甚至則非所敢當至論某公假漢學之名陰以西學爲經濟震武乃拊掌稱快歎爲知言季和先生彈章累千言不若閣下一語之當也某公才氣足以有爲而學術不正遂至貽禍世道人心季和先生以殷房比之非其倫也國之興亡雖曰氣數亦由人事學術人心壞於下然後政事紀綱亂於上而亡國之勢成近世學術人心之壞則實講漢學者攻程朱賤行檢蔑義理所致其變爲西學蓋亦勢所必然自曾文正首倡邪說某公承其緒而張大之以號召海內甘爲用夷變夏者之魁江浙聰明材力之士用西學著書立說者殆不可勝數鼓刦庸愚誑惑聾瞽率皆操某公之術以售於世者也間有力持正論者徒以夷而斥其非而不知反求諸己修孔孟程朱之道以勝之持因循苟且之見以與之爭其學行旣不足服人其才氣且有遠出某公下者則亦終歸無濟而已宋明之亡也有臣而無君其時朝政雖亂而士大夫之足以任天下安危者未嘗無人也李忠定岳忠武之徒君雖不用用則朝畀以權而夕效矣今上自公卿下至士庶求一忠定忠武者渺不可得漢學敗壞人才之禍荆舒陽明所未有也世猶不知其禍之所

自創鉅痛深而終莫之省焉顧歸咎中國祖宗之法之不善可爲於邑流涕者也如閤下學識固當世所僅見而其發於外之文又足以見其中之所有其必能有濟於世而非以文學爲名者一命之官百里之任尚不得少行其志則君子小人之消長可知矣大著書札尤爲諸體之冠上閻相國書洞識本原講學法祖輔導君德向在部中嘗具稿而未克入奏醇邸不當處以臣職乎昔亦夙持此論格心正名之說世固以爲迂而置之者吳柳堂死諫甚烈乃亦不能據爲人後之義以正隔世立嗣越代承統之失繼嗣繼

統既分二事爭嗣爭統終歸偏絕名實俱乖一誤再誤人倫大義不講於世久矣上李尚書答李中丞趙廉訪諸書足見進退去就之不苟士君子自重當如此矣今之書院古之學校也學術人才之所自出其任之重與宰相等世乃比之祠祿以爲退老頤養之地或且褻其廉恥以求之師道埽地極矣得閤下一辭以明進退去就之義所警發於薄俗者非淺也上孫方伯書遒似南豐謝杜相公書措句法有太襲者其自處亦不逮南豐之正方存之墓志銘表章甚力世皆以爲儒而僞者廖蓉泉大令與之共事曾文正

幕中亦深譏其工於迎合蓉泉倭文端高弟也宜不妄言閤下之言則尤可信而震武不敢據以斥議者之誣者昔陸清獻不謁舉主魏敏果湯荊峴辭嶺北道從學夏峰不以勢位易道義之貴如此方存之用曾文正薦任棗強乃執贄文正自列弟子以屬僚而不避援上之嫌其用心亦異乎前賢矣方植之闢漢學之功乾嘉一人遠非存之可比而其不奔父喪及祖母喪則亦於倫常大節有虧不能曲爲之原韓理堂當乾嘉漢學盛行之時能宗法程朱與惠戴彭羅齗齗爭是非固亦近世豪傑之士植之儔匹也唐確

愼學案小識列之陳榕門姚姬傳之閒固可無媿國史不足信久矣其人有可傳之實國史不立傳何損其人無可傳之實國史立傳何益震武嘗謂學行文三者闕一不可以爲儒學行本也文末也有其本而末不工者有之矣然亦必其本之不足也未有無其本而有其末者文之高下純駮必視乎其人昌黎韓子文之聖者也柳州具體而微歐曾王得其一體蘇氏父子浮薄險躁其文肖其爲人其制行不及王氏其學之不正爲害世道人心則有什伯於王氏者王氏之學害在一時蘇氏之學害在萬世韓柳歐蘇並

稱世亦安有眞是非乎韓文所以絕出古今者原性原道諫佛骨表送王塤序與孟尚書書乃其本也無其本而欲學其末未有能至者閣下不惜一官以直民冤犯權貴進退去就大節卓然而又篤信朱子不惑於漢學西學家之說亦既有其本矣苟遂進而不已窮理以明之居敬以養之力行以實之存諸中者旣剛健而篤實發諸外者自峻潔而深純明學術正人心守先聖之道以待來者天下後世必將重有所賴其所成就者必不止於南豐而已也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閒閣下舉以稱震武震武不足以語此願閣下之起而自任焉拙文六篇先師竹坡侍郎庭聞憶略一本並希指政巽日通書何處最便幸示有來書寄杭州城外江干趙敬川行轉寄里山夏裕生號轉交可也

寄徐幼穊學使書

相知已久在大梁客次暫得瞻侍夏初悤悤賦別值執事校士事嚴未獲面辭悵以爲悵前承示大稿內有已發刻者而葆田不知妄擬刪例幸諒之也葆田到京後晤伯希先生及性甫來臣諸君詢及清況同深忻慰中州自昔稱理學之區然比年文物風雅或遜他邦得執事提倡宗風俾揚班馬鄭之才學閒時並見而世亦知眞儒之果有實效也豈獨於吾黨有光榮哉葆田以六月初旋里門適老友張次陶亦在鄉避暑每相見輒飲酒談文以爲樂昨接舍弟書言執事俯從汴洛諸生之請欲延葆田來歲主講明道書院聞之不勝踖踧師道之難立久矣以葆田之固陋使其校藝且不勝況名爲講學之地哉且葆田嘗忝主尚志講席矣曩歲上書李中丞引陳亦韓主講所至皆不逾一二年故事以爲書院講席雖若虛位然去就之義存焉故區區之私將以此示鄉之人俾知取舍進退無一事之可苟是卽所以

矜式後進中丞鑒其愚乃許之辭去今已閒居三年矣乃忽欲使繼居黃先生之位其不爲執事羞者幾希雖有尊命萬萬不敢遵從伏惟深念同方同術之義爲我婉謝諸生爲幸葆田近聞李文正訃擬刻日前往會喪並約伯希爲浙江之行伯希前屬爲其次女作墓志一篇次陶謂可接震川他時當錄呈教臨楮無任馳結

上徐季和先生書

葆田四月中由河南奉上一書旋卽入都以五月二十日旋里過濟南時見驗堂中丞因索還乙未春代擬奏稿聞示同人皆以爲事屬難行又二三年閒事勢亦自

不同故將原稿收藏擬攜至浙江與左右面商蓋入告之文雖陳義甚高而不能見諸施行固猶於事無益也葆田本擬以七月初出門而是時適聞李文正公之訃因改由烟台附輪艘至津由津入都八月初九日抵通州始知我夫子大人奉　命調任安徽學政此與近日李中丞之升授川督固皆出自　聖主特恩天下士聞之莫不踴躍慶賀非獨及門私相欣慰也三十年來樞臣執政致　國事至此今中外諸臣實能如孟子所謂責難於君者獨我師與李制軍兩三人耳葆田以八月初十日到京寓盛伯希府中初擬祭李文正公後即由津赴浙並帶有明刻范文正公集初印華埜疏稿及膠州高南阜所繪九如圖濰人新造甲子全印等件將爲我夫子大人壽范公曾獻百官圖郭公亦糾參權相私意並非泛泛餽獻適伯希約與同遊因强留四五日將以十七日出都不意十四日忽接汴電則葆田兄子名紹宗者因鄉試歿於汴南計其時正十二日葆田哭奠文正公之日也當時一哀甚慟竟不料爲氣機之應遂以十五日忽忽東歸今已由汴返濰方爲兒子營葬事並遣人至榮成接家屬蓋先兄止此一子又無子息其母及妻女俱在榮成葆田屢命其遷濰而憚於改行因

循未果茲特先爲立嗣即先人長曾孫去年春始生於武陟署中其本生父乃叔謙之子繼與亡弟者葆田家運至此亦可謂不幸矣此後不知何時得侍左右人生行止似眞有不能自主者皖省雖葆田遊宦之地然風氣亦不能深悉大約嗜小利而貪近功乃今世讀書人通病葆田近年喜讀朱子書惜年近六旬只見其退不克復進未識我夫子大人尚能有以教之否前在京師見鳳孫所爲壽屏序稿葆田亦擬私撰一文今既未能屬筆嘗謹俟來年禱祀因叔謙有專使至皖肅此附陳

復徐季和先生書

新正十四日由河南杞縣專丁齎到去臘望日賜書拜讀之餘感媿無似敬審起居康吉旌節甫抵姑孰即受篆任事皖江固士大夫所推爲聲名文物之邦　中興以來將相迭興獨近日人物大爲減色耳蓋自寇亂平而洋教興儒生誦習亦惟時務是趨人人鶩於功利矣有轉移風化之權者其能勿因時救弊哉鈞諭謂荒江寂寞尤與讀書習靜相宜葆田心知其不忘　魏闕特於此有感而云然至欲世兄輩爲有體有用之學得師友以資講論誠爲本務而猥命葆田使預其選則非所敢當葆田於諸及門中竊爲好古文然學無心得行又

不能副其所言以是作吏無狀退而講業思欲收同人之益既乃以去就不容或苟安愚守拙乃分之宜故復辭講席而歸今已荒廢三年矣客臘得同門夏滌菴書中附近作數首有辭袁觀察聘主中江書院書有云憂患餘生故學盡荒五經四書之外六藝百家未得其門讀之至爲汗下保田自作吏皖江至今蓋已十有五年雖以幼時誦習之四子書亦幾不復記憶以此爲今人童子師且不可況爲世兄輩成人師乎且使淮南人士聞之知有前日風塵俗吏今且儼然師席不更遺師門笑恥哉然保田嚮往之私既深於疇昔而鈞命亦又不

敢以終違惟是私庭多故自去歲秋冬閒爲兄子營葬事並移奉先兄靈櫬祔葬新阡近方督刻伯希所書先人神道碑銘及培植松楸約春杪方能畢事擬俟文旌按臨潁州時或可由河南就近趨謁稍抒愚忱伏惟左右鑒察幸甚滌菴近作又有上師門一書持論甚正所謂一言而君臣父子之論定者不審曾據以　上聞否保田所隱慮者其患恐即在目前此事非面見不敢細陳計左右必能諒之也德人自去冬占踞青島　廷議一意主和前聞業已定議環膠州灣百里作爲租界嗣因即墨人殺一滋事德兵又藉此要挾欲得膠即二城不識終竟如何離縣去膠州二百餘里爲通省衝衢固不待修鐵路開煤礦而已爲洋人所覬覦此又目前之患欲避地而不能者保田年未六十自揣終無益於人世讀鈞論知宋儒謂不學便老而衰如保田者眞不堪造就此所爲且感且媿又自忘其狂簡而輒敢瀆陳於左右伏冀爲道自衛以副　朝廷委任之意幸甚幸甚

寄徐季和先生書（附來書）

六月二十三日由驛遞奉到手諭敬諗起居康吉並承論及時事感憤交幷知我夫子大人無時不心在　魏闕也講筵一疏未見發鈔想更　留中不報矣今日天

下大勢正朱子所謂如人之有重疾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而庸醫又雜投藥劑則危亡立見顧惟爲臣子者義不忍坐視耳　鑾輿出幸天津乘坐火輪危於垂堂此時諫止　巡幸者竟未聞有人何中國人才士氣臣節之衰至此極耶夏滌菴學宗程朱文似昌黎實爲今世第一流保田甚媿弗如左右曷不推薦於　朝使得爲諫官庶幾一進昌言以警動衆人之耳目冀或於時事少有補救否則招置幕府朝夕討論亦必能使悪言不至於耳保田非直畏邪僻之謗毀也誠以賢才難得竟置之無用爲可惜耳自古小人

常與君子爲敵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其大要議論亦只是祖宗不足法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而已而此人者罔卹吾師所糾劾行同荆舒之某公所舉故　朝廷亦信任而不疑而不知其爲姦邪更甚於呂蔡翟此孔子所爲爲政必先誅少正卯也然葆田亦願左右此後言毋輕發以防小人之傾害萬一有所疏陳請爲借擬兩言曰變法曷若用賢理財尤貴保民就此引申則舉經筵開言路選疆臣重牧令求將才愛民力振紀綱而變風俗無事紛更而政治大洽矣區區私慮尤在擇繼嗣一事有宗室之賢且少者兩三人於　宮中徐待皇子之生無建儲之名而有擇賢之實常則爲北宋之英宗變則爲南宋之孝宗書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理正如此不然禍且生於隱微天下事有不堪設想者矣彼外夷雖多方覬覦非有內變可乘則亦安能遽思長入哉此葆田所欲陳而未有路者故因來諭而妄言及之葆田春間在濰樹植松楸至閏月中榮成親眷始畢來濰寓一切布置就緒以五月中旬出門由洙南至杞縣過泰兖二郡登泰山遊曲阜謁　至聖林廟不禁百感交集聞土人云今春各夷皆至闕里而兖州城內有德夷教堂地大數畝廣開門戶與濟寧州各處聯絡一氣籌畫周密非中國所及葆田過濟寧時適患暑痢未能與任又青相見第聞其何能事鬼風采亦略減矣來諭慮及敝鄉逼近夷氛恐一旦激成義憤於　國事亦大有不利葆田則正慮變於夷者日多欲求一乾淨土而不可得耳自股票行而民心離時文廢而士氣雜農工商局開而四民俱不安生此誠古今之奇變而蘆漢鐵路尤意在必行則中州亦且先受其害矣葆田本擬九月杪回山東因叔謙次子即兼祧葆田者爲郭湘帆堂弟之壻將以十月完婚以此葆田到杞後留由汴局發一電信嗣接手諭知按臨潁州在季秋中下兩旬因遣人至周家口訪問水路至六安若千里意欲往六安州就近叩謁乃南路今秋水潦太甚又六安去合肥亦太近來往殊多不便而郭宅姻事喜期又有十月初之說茲與叔謙熟商如葆田必須帶姪兒早回濰縣便擬冬臘月間再到叔謙光州任所由漢口附輪舟至太平趨叩節轅度歲尚可久坐春風以開茅塞未識左右諒其愚忱否葆田自辭尚志堂講席又已荒落四年今夏岑觀察力請主講河朔書院叔謙已代受關聘葆田以吾師有命在前不敢他往辭謝而濰人知有此事又堅約來年設教鄉里今既改書院爲學堂則葆田亦

萬不敢忝擁皋比故明歲殊有閒暇也因亟欲自陳不覺言之縷縷尚祈鑒察爲幸

再前閱邸鈔有　部科場取士改用策論旋又準湘鄂大府之請仍用四書義經義甚爲欣幸及細繹原疏意似側重末場而中閒插入五洲各國一層是直驅天下之人盡習西學又使人入於其中而不覺較諸安石新法爲害尤深且宋人所謂經義論孟亦未嘗不在其中今必改文爲義以圖矇准此必義寧主稿而南皮所潤色故文字頗足以動人竊意左右必又有評論昨見電鈔知有請選經義爲程式之　奏似謀添一講字而擬

旨者乃遂以此含混宣示矣宰相須用讀書人凡新政如斯可歎也孫則近爲初學選經義讀本惜僕中古本無多僅得文二十餘首異日當謹呈教正

客冬令弟專差回汴齋去一函知已達覽四月歲試安慶柯敬孺大令來謁遞到惠書就讅近祉閒雲野鶴飄然不羣幾輩塵俗而脫世網執掌中人視之何異登仙僕皖南四府一州暨安慶省垣試事於端節前一日告竣現在署歇夏秋閒再依次按試皖北各州郡由廬而下而潁約九月中下旬可抵潁藉吾弟如能紆軫南來作穎上之會大所願也時局紛更一至於此極爲新法以排舊人恐法未行而亂即隨之矣可歎可恨僕安愚守拙自問尚可以對皖士邪僻之誘毀不顧也鄰菴近日來書一病三月尚未復元講筵一疏槩於五月十八拜發未識能邀　恩准否祗恐留中不報耳兩兒趨向頗正惟識舊學淺不敢遠令出而問世是以拜求名師啟牖而裁化之俾獲益於萬分之一今足下既不屑爲馮婦乃兩兒福分之薄即鄙人又豈容相強惟當今之所謂博學號爲經濟通達時務者則不敢請耳六附令弟槃槃大才定必有過人政績不同俗吏之爲者皖豫比鄰傾耳

聽之至歷任大吏無不器重已略見一斑矣珂鄉逼近夷氛恐眾怒難犯激成義憤　朝廷亦不能制夷不足惜國事亦大有不利焉足下曾辦松椒均已就緒此目下最要之事總之擊夷之舉出自　朝廷則事有可爲出自草野則患不忍言矣此間酷熱異常人不能堪幸昨今小雨稍覺微涼圩田居多尚不嫌枯旱豫中歲事何若敝轄麥秋已歉刻尚未得透雨秋成未卜若何此當今第一事最宜關心者也草復

順頌署綏

復徐季和先生書

二月二十二日光州差至齎到新正人日賜書葆田時方遊舊杜門謝客寓汴南城外白雪樓三復教言感極涕零既自傷拓落無狀又恨不獲躬侍左右讀新上兩疏也葆田去冬所遭有不堪追溯者師長之前亦不敢妄有所陳說但自丁酉至今迭遭期功之喪神思不能不爲耗減以此自知其投閒無聞已矣方去歲之冬聞
朝命詢其是否在籍不解所因乃發憤自撰一文以附於壺關三老之義迨臘月初見當路檄文卽由寄居地方繕呈以進仍引從前告疾原呈以累辭　恩命敬獻芻言懇祈代奏爲詞其摺稿聞已由叔謙鈔呈鈞鑒不知於大疏命意略同否蓋葆田之意本欲使　兩宮調和必先破爲　穆宗立後之說則　今上所承者穆宗之統庶與時所立者仍卽　今上之嗣夏滌菴曾有此說葆田更明引劉貢父爲兄後議以實之且意謂苟得其人則通禮中自有授受大典一門雖如前代內禪可也特此意猶引而未發乃見者遽目爲爭立儲貳竟壅蔽不以　上聞且將原摺發還飭令自行赴京呈遞葆田正擬入都一行忽又於正月二十日接當路文
奉　旨飭令汴南府遺缺知府潘民表在籍紳士孫葆田鄭杲專辦春撫事宜周歷災區覈實經理等因欽此

其時適接柯鳳孫書知晉士修帶振款十萬赴兗曹泰一帶散放義振葆田卽先報由濰起程日期並懇奏請
欽派管廷獻等分途經理乃當路置若罔聞及葆田到省城後又於　欽差大臣前具呈敘明辦事竭蹶情形忽於二月初九日接開缺巡撫照會乃憑振撫局詳請檄委葆田與鄭比部及外來投効已革道員何昭然等分往各州縣查放春振葆田當卽具呈自劾繳還原文而鄭比部亦引疾不行此葆田避囂之所由來也見時專候　新撫帥至或者另有商量然葆田以足疾告已非一次所深媿者不能如朱子之救荒耳東省吏治自李中丞去任後壞弊不可言狀去歲河決百姓死亡者無算急振壞而民困冬振遲而民又困雖以　欽差大臣之公正竟莫能發其弊端其保舉潘太守與葆田等乃誤聽伯希諸君言欲爲脫卸之法而不知非宦場之所樂從也蓋紳士之見輕於官也久矣況又其氣類不相同耶葆田居此眞進退無計私意如能將此差辭卻迨五六月閒仍當省侍左右於太平使署不知此願得遂否耶觀天下大勢不久必有變亂朝臣無有大儒骨鯁者艾魁壘之士所信倚者乃貪鄙庸夫天下事必敗壞於此人之手以其專結交武臣悍帥一旦外患至

必將以西幸之說進此尤可爲隱慮者也使葆田言而不中則眞天下之幸矣然此意亦惟左右得聞之不敢爲外人道也今日　國家大事尚有急於請　皇上還宮者乎葆田雖未讀大疏固可得其用意閒亦思爲一文以思得當以進然葆田自度終不堪爲世用矣昔人於暮年皆自作歸田計而葆田今乃無田可歸也近日沂州各屬教案迭出亂民皆思揭竿而起乃當路曾不爲之慮但務抑民以扶夷而已德夷開鐵路自膠州始濰縣爲必由之路先墳在城南者甚爲可慮去臘又添葬兩柩他日卽欲遷移恐又非倉猝所能辦矣凡葆田今日情懷如此承詢及故詳言之亦以當面陳耳世兄輩學功想益進甚思一領異聞也

寄張劭予侍郎書（甲辰春）

葆田竊讀惜抱軒集愛其復張君書以爲仕進者不同量古之君子必度其志可行於時道可濟於眾則雖遑遑以求得之而不爲慕利雖因人驟進而不爲貪榮也其次則從容進退冀免於恥辱而已又自稱其幸蒙當軸之懿采亦思踴躍以求進而顧遭家不幸仲弟既隕近又喪婦諸稚在抱欲去而無所與託葆田今者乃適類是自辛丑冬叔弟云亡有遺累近兩萬金家無餘資

室多小口孟子所謂無恆產而有恆心者葆田亦幾於不能爲士矣當是時錫清弼侍郎乃以河南學堂總教習見招葆田再辭未獲因於次年夏重返河南茲無事而食者亦既年餘其心固未嘗不私自慚悔也方去歲春初前撫帥張安圃侍郎一日見過曰劭予侍郎以子名首應經濟特科之薦子今復爲徵君矣葆田驚愕莫釋既而王工部湄春自京師寄咨文至並傳左右命促之入都且審知其薦語云學術閎深志存匡濟葆田爲之慚媿汗下心不自安者數日昔康熙乾隆朝嘗兩舉鴻博矣其人皆俟有　朝命或再三敦迫而後行而今則號爲特科實聽其人之自至是自求進也使葆田獲此於年少應科舉之時尚須顧名以思副其實況又年逾六旬安能囊筆墨負篋餱奔走千里與諸求仕者爭進哉而又遭家多難於去夏五月閒季弟之嗣子復以軟腳疾夭於汴中此其所以辭學堂遽歸鄉里雖有當路之挽留而不暇熟計也有咨陳侍郎與林學使書略引孔孟不怨天不尤人以自解然孔子謂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孟子則謂天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是則聖賢之境地不同如此夫葆田抑豈敢忘世者哉幸生齊魯之鄉讀孔孟書亦頗有志於大道嘗竊以

爲堯舜之禪讓湯武之征誅孔孟之棲棲皇皇其心無非一仁民之心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天地以生物爲心則仁道終不絕於天下而人之生亦宜體天地之心以爲心孔子云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孟子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意葢謂此近世邪說橫行仁義充塞視君父如路人其禍豈止於楊墨哉姚氏謂抗孔子之道於今非士所敢居葆田竊又以爲不然然而有所溺而弗能返則亦大可懼矣葢葆田初心亦欲退修鄉里抱聖賢遺編將垂空文以自見於後世而以故鄉爲外夷僑處嘗恐宰家不獲久安去年冬忽又接陳侍郎

書延主大梁書院講席倉猝之際遂爾應聘以今學堂林立教術多歧爲士子者幾莫知所趨此席亦僅同虛設故葆田既到此則又悔之生平所自期者進退取與之義頗知不苟今於二者皆無當矣則所謂志存匡濟者未知於孔孟之道何如能不思前言而自媿哉嗟嗟葆田已矣亦自甘暴棄以沒世矣北望樞斗欲進見而未由因書畧陳所志不敢與惜抱先生比而其心未能忘世亦深冀左右之諒察焉葆田近兩三年不復能搆思爲文近乃爲夏滌菴太夫人作一墓表大抵皆本諸元狀有實行可述茲特錄稿附呈祈與賢子共覽以商訂其是非則幸甚

復陳小石中丞書

日前面奉教言甚慰傾慕頃承惠札以高等學堂亟須及時整頓願葆田仍留此席以副　朝廷教育人才之意且感且媿葆田學疏才短年老而智益昏前年冬在光州接前方伯及胡觀察書以錫清帥屬延主新設學堂總教習當即力辭其畧云學堂乃奉　旨飭建所關甚重中州本理學之區人物亦應不乏且葆田不諳時務又已受南陽關聘辭小就大葢古人所戒去就之義敢不自審其後復接今學使手札勸其宜爲衛道計葆

田雖不敢遽承及去春由光州至汴知省城各書院講藝均尚如舊與東省改書院爲學堂延洋人爲總教習者其事迥殊而錫清帥於相見時又懇懇以主持正學爲言亦遂不能固辭當時受聘後曾擬有章程二十條當路頗皆以爲善比五月閒葆田由山東再至汴則已有議其章程爲不當者而此時賤名業經入　奏其勢又不能自由因於六月初到館其課程俱分教習與監督所定計西學一日中學算學共一日其功課淺深雖總辦亦未嘗過問葆田徒有總教習之名而已迨七月初因擬有功課宜分先後學術宜分門類各條與總辦

商量更定其時適閱邸鈔京師已有　奏定章程遂復因循未改而本省入堂肄業諸生以不能學習西文先後告退者不啻三四十人大抵皆稍有志趣與中學尚明通者也今正又再擬遵照京都大學堂定章變通辦理原稿在張吳兩觀察處欲於中學略加工夫以主持道術亦迄未能行而葆田無事而食者已一年矣故於進退取與之義頗知不苟今已不免有負初志使更濡滯於此其不爲通人所笑者幾希屬又遭家不幸於五月杪有昌黎傷姪之感此其所以遽賦歸去非直有蓴

鱸之思也至總教習一席不易勝任則事權不一學術多歧兩言足以該之而諸生稟留又出自一二人私意意更別有所在非大公無私愛人以德之義也葆田讀書學文五十年於道實無所得然嘗竊怪孔孟皆不怨天不尤人何以孔子晚年忽曰莫我知也夫孟子之答充虞亦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一以下學上達爲言一以舍我其誰自待則聖賢亦有時自鳴其不平哉古君子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今學堂諸生果皆可進爲吾徒乎分教習諸君亦有可以就正者乎如有其人葆田方將執贄請益否則割席分坐諒亦執事之所心許也用敢瀆褻以陳惟執事察之幸甚再頌蒙怡書學使高軒枉過已面談一切祈即以此書送閱不更請海外學生原呈一件附繳乞查收爲荷

寄錫清弼制府書（甲辰冬）

葆田久疏啟候惰嬾之咎固無可辭然猶冀執事深諒之也前聞台躬偶爾違和尋知天相吉人已占勿藥又時於邸報中得見大疏知方殫精竭思於救荒籌饟練兵諸大政竊以天之待賢豪每置其身於艱難危苦昔北宋富文忠范文正二公皆以善振饑聞而史顧不

稱其救旱善政者范公之經略西方富公之出使北虜其所全者大也伏惟執事察吏安民救災恤難其措施已略見於齊魯晉豫矣　朝廷以西蜀爲天下險要特畀以總督重任葆田前寄賀詞謬引蘇明允張益州畫像記欲以齊魯待蜀人所謂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者未知今之視昔何如也近代善治蜀者駱文忠不可及矣其能講求實效轉移積習堅忍不變則又首推丁文誠二公勳業蓋皆得幕僚之力居多而丁文誠臨終一疏所云英俄兩夷均有入藏之議將來必肇兵端今其言果驗矣不識執事果有以禦之如駱文忠

之平石逆否以葆田所知去歲所調各員自趙季和勇於任事陸天池長於理財外其眞能相助爲理者益少則甚矣知人與得人之不易也夫能得人之爲仁能知人之爲知仁且知雖以治天下不難矣昔虙子賤之治單父也有父事者有兄事者有所友與所師者孔子稱其足以教孝教弟袪壅蔽及慮無失策葆田嘗欲取以爲當官者法又竊歎今世迴弊下乃至乎州縣大抵皆麻木不仁其出治也第知言莫予違而已夫如是安得一有善政及民哉以執事久不聞狂議故敢縱言及之又側聞蜀漢鐵路集股籌款甚煩甚慮葆田竊謂凡舉

大事必先取信於民而後可期其必行曩者胡文忠公刱辦抽釐於湖北也亦嘗有抗違教令拆毀釐局者其後參用公正紳士與廉潔之吏事乃有成蓋士爲民表卽自守如澹臺滅明有公事亦未嘗不可致特知人得人如子游者少耳執事以爲然否葆田自去夏恭送台旌南行後旋卽辭避學堂一席秋杪因護送亡姪靈輀返里冬間又接汴帥書延主大梁書院講席以故鄉之不能安處也亦遂賃舍應聘至臘月朔忽由濰縣某太令見示周中丞電信云得執事電擬招葆田入蜀並屬其代借四百金爲旅費葆田以汴約在先須到汴婉商因屬某大令電復當時亦未奉有鈞諭不知約辦何事今春有自蜀中來者傳聞仍爲商辦學務是則葆田固深知其萬難勝任也而又遭家不幸夏初又失一姪婦於汴寓方擬今冬攜孫兒輩再回故里近者又有姪壻之喪卽前年秋到省候補知州之孔牧年甫三十有二其身後一切皆葆田代爲經理年衰運蹇何堪屢遭此殘苦耶于次翁以八月十三日卒於南陽寓邸正人日少甚爲可歎其遺疏乃葆田所擬頗爲代遞者敢動疏上僅　報聞而已茲因郎丙王大令赴蜀之便附陳一一侍教未知何日臨楮不勝馳依

答曹仲銘中丞書

四月杪鄭大令齎到手書仰承廑注反復觀誦未知所對以致裁答久稽想諒之也頃野世兄回汴復傳盛誼並云已埽室以待一月矣葆田聞聽之餘惶媿彌深念昔送别於濰縣城東光陰忽忽已及十稔私祝果符敢忘夙諾惟是葆田比年遭家不幸東西奔走今羈迹於此業經兩夏又自去歲小孫失恃躬爲撫育頃刻不能少離近者嗣子雖已續娶而祖孫相依日久舍此遠遊既情難爲懷攜以出門亦勢有所不可私擬秋冬間送全眷歸里如果賤軀尚存敬當勉赴雅招用踐昔約第

以年衰運蹇抑猶未敢自必惟執事諒之而已葆田今春在濰欣聞自　天有命簡任陝撫竊以秦中自古爲帝王州往者陳文恭公畢秋帆尚書皆嘗巡撫是邦而今昔情形既異當時政務亦已略殊矣以執事忠清夙抱閱歷已深凡所措施當無俟旁人參議葆田竊見陳文恭集內有檄取州縣輿圖札最爲有裨實政今世所傳保甲書輯要具載其文曩歲張勤果擬仿行於山東而未能實見諸施行意者執事亦有意踵行乎葆田去歲有寄張劭予侍郎與川督錫清帥書所敘近狀略悉又前年秋荅陳小石中丞一書今輒錄稿上呈清覽再去冬胡中丞曾以東省師範學堂總教習見招亦不果就非敢有所擇也年老學荒自知不堪應世生平所斤斤自守者出處進退之義今亦幾幾乎不克自保矣世變方大時事愈亟執事身膺疆寄尙當爲　國求賢以期共濟艱難如葆田者恐不堪爲入幕之賓耳昔歐陽文忠辭范文正辟命而因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葆田不敏敢亦以此言進頌野世兄學識俱進非復昔日阿蒙子秀與葆田等不時接晤歎其年少老成祈勿廑懷爲幸

荅世仁甫侍講書

葆田今春在濰寓奉讀去歲賜書情深而語摯紆餘委備往復曲折有俯仰揖讓之態甚矣執事之文有似於歐陽子也顧猶以葆田爲能解文字而使述太夫人高節懿型此文章不朽之盛事豈末學所能遽任哉以執事相知見愛之深抑又不敢遽辭而自春至今越月踰時每欲含毫濡筆輒復以思澀詞艱而止往歲儆同年夏緱菴工部屬表其先太宜人亦遲之三年之久始於去年春勉强塞責葢以執事與夏工部之學行皆得自慈教爲多而太夫人之苦節艱貞視夏太宜人以義方教子則可謂異地而同揆然夏太宜人處境較順又親見其子爲名儒爲諍臣今執事職居清切亦既造膺恩命矣顧獨以爲祿不逮養不能如歐陽公之奉養魏國太夫人以爲有遺憾存焉而其述太夫人嘉言懿行則直使人讀之至於感泣與讀瀧岡阡表無異此葆田前日所以不揣冒昧輒爲書後一篇以發揚仁孝之餘思玆更披讀來書乃知當日見示大文實欲其撰述功德以垂諸不朽夫金石之文欲其傳諸久遠難矣非有道德而能文章者葢無以爲也葆田何人敢自謂其不掩善不虛美如執事來教云云哉會爵生學士亦命爲其先編修公表墓之文謹推尊意勉成太夫人墓道碑

文一首與前文互有詳略殊不能工伏乞鑒而察之幸甚葆田自前年別後本擬伏處鄉里不復出門嗣因孫帥有大梁書院講席之約亦以故里爲德戎偪處不遑安居乃更應聘而出今歲書院又改名校士館功課比前加增計每月校課外幾無暇晷又薄命不幸屢遭變故自去歲夏兼祧男喪其婦一孫年甫六歲今方攜至館中身自教育冬初又喪一姪壻前河南候補知州孔牧慶鑑近更有孔氏姪女之喪耗財傷神更不待言讀執事所作家祭文與敍東省情形不禁有感於甲午乙未間事今便擬冬閒攜眷歸里然還顧身世亦幾於蹙蹙靡騁因書略敘鄙狀不盡所懷

寄胡鼎臣中丞書

新春惟起居曼祜爲頌葆田去臘見邸鈔欣悉恭承恩命移節江西即欲爲一書以賀而因循至今抱歉無似竊惟　聖主之知公深矣曩時沈文肅劉忠誠二公皆由贛撫進制兩江近日李勉帥復繼其後執事因李公所推薦則異日能承李公之志事者洵非異人任矣獨使我齊魯之民更思芘蔭未免喁喁生望耳此葆田所以於執事之行又不禁深爲悵悒也側聞入　覲有日私擬臨期至省恭送行旌面傾一切以家事纏繞恐

或不果故敢先布其區區葆田嘗竊論治術無今古無小大一仁而已矣孟子言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是也自王介甫以新法亂宋卒至於亡國敗家此前代言利之明效大驗不意近世復祖其說公犯不韙以桑孔爲能臣其言利事亦可謂析秋毫矣而究之於　國家何益徒供委員之浪費與胥吏之中飽而已而其害已及於百姓可謂有不忍人之心乎方今中外大僚惟執事能以愛百姓爲心有深思長慮爲地方樹久遠之基然竊聞前日去濟南時藩庫乃有存款二百餘萬盈自閻文介後雖他省亦未之見也故葆田去冬侍坐謂　天子宜以大司農待公如趙次珊同年之人爲尚書今其機矣抑葆田前月謁見時猶有欲言未盡者一則東省校士館之改爲傳習所也州縣俱誤會前中丞之意廢中學而不習致館師人人辭避士子亦罔知所從恐久之則聖賢之道亦於是乎息矣擬請札飭各屬凡傳習所仍宜延聘正教習專課經義史論庶科舉一途猶可得一二讀書人爲　國家扶正氣一則曹州風氣剛勁人心質直正用之皆可爲干城腹心擬請　奏立新軍分募數千人屯置彼地其營哨各官俱用本地公正廉明人士如湘軍營制優其錢糧以時訓

練使之相知相愛生死與共其軍械火器則各因其所長而毋用外國新造鎗礮與習其步伐止齊一旦有事北可以保衛京畿南可以接應中州卽名曰曹軍爲東省一方保障斯二者爲文事武備之大端儻新任楊公有問焉則願執事竭誠以告之此亦子文忠於爲國之誼也至菸葉抽釐一案前聞尊意欲就田畝加課百姓人人稱便乃近仍設局如故此必籌款所諸君不欲權歸地方有司又因有關局者以爲民可勝不可下耳漢龔遂對宣帝言以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之中今欲勝之耶將安之耶昔吾鄉劉文正公嘗言州縣官宜使身爲

百姓知民間疾苦者爲之大抵今世言利之人非紈袴卽商賈孰是從愛民起見哉亦可謂不仁之甚矣葆田分屬部民本不敢妄參吏議然有聞焉亦不敢不以告往者李忠節公撫東葆田自祥符上書勸令　奏設水師揀督招募登萊兩府各漁戶訓練成軍以備不虞其後果有德人占膠島之事又擬請改併登萊沂爲一道特設觀察使仍駐萊州如臺灣前設道員之制使其兼理兵刑而以駐煙臺者別爲關道又以青州擬歸濟泰武道以東昌擬歸兗曹道皆兼治河工如豫省南北兩河道之制使其責有攸屬執事如以爲然儻可　上聞行之否葆田又嘗聞左右述某公言以執事爲晉此其所以事事必欲求新而實則僅襲西洋之皮毛其誤國病民將有甚於荆舒者書有之曰人惟求舊先師李文正公昔語葆田云在軍機別無所能惟保薦人才是其所優爲葆田竊謂封疆大吏亦然計執事藥籠中當不乏良材儻亦詢及芻蕘乎同年夏滌菴工部原名震川今改名震武學宗孔孟實爲當代大儒其品學勝黃曙軒百倍庚子歲嘗赴　行在上書以不合而歸去秋與葆田書謂今歲有游梁之意葆田赴汴當在二三月間不審旌節赴南倘經珂里否臨楮不勝欽仰之至

再寄胡鼎臣中丞書

前接還札並鈔示答同年三君書及與新撫副啟仰見仁心爲質實事求是議論剴切似陸宣公所言皆切實可行而條達疏暢其味黯然而長當與李習之歐陽永叔文相上下信乎其爲有德者之言非幕府人所能代筆同人見者皆欲借稿傳鈔而因益惜執事之去我齊魯使斯民不獲久被教澤也葆田迂愚不達時務獨好稱引古義以繩人以是愈爲當世所簡棄往年承之河南學堂以孝經小學爲諸生倡至傳爲笑談而學堂諸生亦於十八章書竟經年未能成誦尚望其別有進益

與讀與管祭酒書數學堂工夫每年習正業不過三十日可爲浩歎然中州今日此病何淺惟錫清帥奏明省城書院依舊暫存今則游梁信陵兩書院改併爲客籍普通學堂而大梁亦改名校士館又更稱院長曰館長而其實不過改字課爲札記又省官館九次獎銀而已今世講新學者大率類此人心溺於利欲久矣乃復導以無父無君之說眞不知流弊伊于何底葆田斷謂西人不知禮義不識倫常彼又安得有學其所長者藝術耳今中國不善效其製造測驗有用之技而以語言文字爲學且外國書收入　四庫者如職方外紀奇器圖說之類鄉曲容或不知乃至負經營八表之略者並不舉以告人而令蒙養小學習今人所編陋劣俚言謬種流傳尚得有讀書人哉江西與兩湖接壤不識近日風俗人心何如葆田竊謂今日爲督撫者整軍經武乃其急務　會典論巡撫之職曰綜理教養刑政果使整躬率屬以用人理財責之藩司以察吏安民責之臬司有不善則糾參之而勿侵其職則一方之事當無不理而州縣官不宜數易尤爲當今之要聞江西委署差缺皆有定章較他省爲獨善此行當得其實葆田於治術未能通達徒以少好治古文所守皆古人成議未知於經

國大猷果有當萬一否去歲有寄張劭予錫清弼兩同年書令輒錄稿上呈執事於燕閒時略一賜覽亦足以諒其志之所存敝門人陳工部世昌游豫有年去歲成進士未得入詞林深爲可惜茲因回京供職屬其便道上謁並面述鄙狀伏冀進而教之幸甚

寄王爵生閣學書

別已經旬計今兩　聖已畢果能一抒胸臆所欲言否竊聞于觀察於臨歧贈別以到京後多讀書少飲酒多作文少說話爲戒洵可爲直諒之言矣抑葆田有進於此者韓昌黎論爲文宗旨謂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又謂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是也烏虖論學於今日能自樹立者鮮矣六經聖人之道置而不講乃別求外夷所謂科學者而迫令後生小子習之吾不知中國數十年後尚有識禮義廉恥者否耶然則處今日而必曰讀書學古亦可謂與時異趨矣況敢顯言尊經哉要之使韓歐程朱生今之世必不與世浮沉耳葆田賤狀如常於送別之次日由于觀察交到留賜兼金受既無名辭又不可私念自癸卯秋承大駕送行東門外不意又相聚三年其間受惠多矣今乃重以百朋之錫豈以春仲戲言將爲

十八首倡耶抑心知其不能久留以此爲從者餽贐耶葆田近晤瑞方伯擬借大梁書院爲六月之息秋後決計送全眷東歸其他尙無定局昔陳亦韓在乾隆時主講書院一二年輒辭去以爲此席似宋時祠祿旣不求仕而久與其列殊爲汗顏鄙意更謂處講席亦宜有進退辭受之義不識閣下以爲何如莊郭二生日昨告辭進京忽忽未及肅函前奉贈孫夏峰卷子乃石太守所贈近得宋石經搨字敬寄一紙求鑒定餘容續布

致恩新甫中丞書（附來書）

闊別以來忽踰十稔側聞勳猷益茂 聖主倚畀方隆

曷勝忭慶葆田自壬寅春一通箋啟光陰忽忽倏已四年餘矣昔人有云雖書疏往還猶未足解其勞結況更疏闊思何可支每念昔年明湖雅集與竹銘諸君朝夕過從今公等俱膺封疆重任而葆田伏處鄉里奔走衣食近且授經無所有如世俗所謂雲泥分隔夙懷此心公豈諒之哉葆田比年託足中州去秋竹銘同年赴陝由漢口至鄭州有書見招不果往今歲仲春復由濰至汴道出濟南一見法小山徵君卽晤語曰新甫大公祖春 命撫皖矣葆田曰此某舊遊地而少農尙書昔年撫治之區也皖人何幸而再得賢中丞哉到汴後卽思爲一書以賀並略敘數年離懷而屬値事多違拂行蹤又莫能遽定茲適有裴令祖桂乃癸酉年家子以知縣分發來皖其交遊屬爲先容於左右用敢附陳一二葆田遺家多難癸卯夏亡弟六皆長男爲季弟後者又殞於汴寓先是葆田已辭學堂總教習因以秋冬間送其旅櫬歸里時濰人有官兩淮者傳述執事嘗問及賤狀聞聽之餘輒爲感泣甲辰夏葆田所立兼祧子婦郭氏又夭去歲嗣子昌燕始續娶而有一失恃小孫乃葆田躬爲撫育頃刻不離今已兩年餘矣此兩年內又喪一姪壻與姪女乃曲阜孔孝廉河南候補知州其身後事

則皆葆田代爲料理拮据自不待言而亡弟遺累近兩萬金今僅償得十分之一二耳葆田兄弟四人見惟葆田一身尙存年已六十有七子姪輩三人今亦僅存一兼祧子係昭信股票案移獎雙月知縣學既未優仕又無力只可徐作後圖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回憶濟南往事亦有六七年矣此情此景亦惟左右可與言耳和尙姪想已成人有官階否伯宜近已出仕否有孫男女幾人如蒙賜書幸一示知爲幸葆田年衰運蹇自度亦不能久存人世惟是世變方大時事愈亟執事勉之而已葆田昔嘗上書陳雋丞年丈謂督撫職事所重在

鑒軍經武以用人理財責之藩司以察吏安民責之臬司一切政事總其大綱而已不識所言當古今歲本應汴帥之聘來主尊經講席近因學部有文飭令改就師範課程已辭館閒住擬秋涼攜眷爲東歸特此附布

明湖一別垂十數年矣每遇東人士即詢起居皆曰不知在雒在汴昔亦函問田鼎臣軍門亦不知館處上月杪得郵寄大梁校士館一函開緘乃我兄書也吾急讀之讀畢又黯然神傷久之何我兄弟之所遭相似乃爾卅年臘月冢媳病亡（何蔭庭之女）卅一年冬小女又夭於太原（隨小婿在山西）今春二胞弟亦作古家門多故鮮遭拂意無如何也惟有與我兄共勉達觀耳欣諗林履康強精神矍鑠至以爲慰承示世兄已獎縣令似可令其出仕所需之資可邀諸舊好集腋成之屆時弟當約竹銘同年共爲之倡祈早定奪不可緩也弟齊晉直浙淮蘇寧皖南北東西備極艱苦惟天恩高厚媿無圖報耳此地爲我兄舊遊民俗樸質尚易爲治弟吏治武備萬非昔比又兼新政操切皖小而貧勢已不支所觴上陳舊帥書云云旨哉是言弟與兩司推誠布公盼是照此辦法裁大令已見過人甚好現赴蕪湖該處馮觀察裴同鄉或有藉重當

留意以副雅指感兒本以道員指分山西以隨侍未令到省今夏已爲續娶惟盼抱孫和尚以分先知縣去冬攜眷到陝竹銘同年喜而教之已委文案差使（前在尚志堂我兄請竹銘夫人和尚智侍生到陝時竹銘言及書成佳話和尚寫字尚好竹銘愛之遂有文案之委殊可感也此子有成弟又完一心願）二舍姪豐麟亦以分先知縣指分山東今正到省蒙蓮帥即委長差以二胞弟去世豐姪現已奔喪回旗約秋後可來皖內人久病日事藥籠勉強支持弟鬚髮皆白夙有痾苦眠食皆好惟事必躬親殊覺喫力時局艱棘我學非宜苦無安靜士以引去耳來示秋涼旋里抵濰後望即示悉茲寄上漕紋貳百兩希即賜收聊壯行色勿卻爲幸手此復請福安惟照不宣欲言不盡

答恩新甫中丞書

月之初九日日既暮由合盛元送到手書一封亟呼僮上鐙開緘讀之讀未終幅感極而繼以涕零古人以死喪之威因孔懷而念良朋何圖今日我輩以異姓兄弟前後所遭乃復略同然執事爲　國官勞膺封疆重任固宜力圖報稱於家庭拂意之事不妨暫作達觀況又幸從多賢嗣起有人而棣因自叔弟去世家事獨一身擔荷五年以來四遭期功之喪拮据固不待言又兼有

官私債累急須清釐終年館穀僅足補救目前所以姪兒昌燕雖奬一知縣但保雙月候選本擬爲加捐三班捐分到省奈捐資萬難湊辦且察其性質於縣令亦似不甚相宜此敝兄弟不善教誨之過也承示賢從幼名和尚者服官秦省爲竹銘同年所賞拔昌勝欣羨其名字祈於日後通書時幸示知爲荷仲弟以何疾損其天年計今葬事已畢葆田既不獲寄輓徒爲悵歎竹帥同年今歲春閒曾以貴造與伊八字同寄汴梁請一善子平者批算據云今春小有駮雜然其事已過矣伯宜續娶誰氏前室有幾子女來札云惟盼抱孫葆田亦惟祝

玉樹芝蘭悉生階庭也至見贈巨款不惟不敢辭且適符乎君子周急之義蓋孟子亦曰周之亦可受也特不意得之於安帥耳謹已拜領並付合盛元收條專此肅謝見因私累未猜行期約在八月內去秋竹帥同年曾有書見招今夏又欲往未果如回濰後此身尚健明春當率姪兒叩謁鈴轅再作秦蜀之游亦未可定目下所以不能遠行者徒以家口之累又小孫尚須攜持耳讀大札知鬚髮已白風骨猶昔方今時事孔艱新政紛亂得一二賢者力爲搘拄即蒼生之幸馮方伯與葆田爲癸卯世兄弟相知有素于次翁曾同列保薦公能推誠布公自必收集思廣益之效葆田眠食尚好特目力漸昏前書乃姪兒代繕今敝手肅聊以當千里晤面草草不莊

右書牘四首皆信筆所書聊存以備攷察（自記）

答楊蓮甫中丞書

葆田一介部民與被鈞陶之日久矣往歲客遊中州道出濟南值棨戟初臨敝同年友胡鼎臣中丞曾屬其進謁適爲陰雨所阻遂致徘徊迄今一書之末進昔人所謂置刺懷袖中者今已忽忽三歲獨其心之嚮慕蓋未嘗一日而忘近日屢接友人書謂執事不日有東巡之

行葆田方將齋戒修容隨諸大夫後拜迎道左以申下忱乃者忽奉手 敎以平陵見擬壹似葆田爲僭學孟子不肯輕身往見者若果如此非惟鄙心所未敢而亦何以對故友胡中丞語云動而得謗葆田之不諳時務已非一朝一夕意者左右亦別有所聞乎書詞反復恉意殷勤葆田媿無以對已諏於下旬內躬謁鈴轅面傾積誠謹先布其區區來教謂時局艱難舊學衰落是也而以葆田爲逝近肥遯則非所敢承昔昌黎三上宰相書頗爲後儒所譏顧其言曰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

所安也如有變天下之心則不能矣葆田嘗誦斯言以自壯徒以年近七旬衰慵日甚又嘗身爲俗吏深知直道之難容故雖遊汴五年亦來去無常去歲乃勉就尊經一席甫開館而爲學部飭駁遂即辭謝因與同人立私約者三以此後必不再就學堂前日致馮觀察書亦聊復及之而不意爲左右所見乃曰當一一如約仰見大中丞救世衞道之深心抑所謂堪爲師表者葆田惜非其人耳竊惟執事自開府山東敝鄉人衆希恩望澤者何啻數十輩使葆田復濫竽其間則更何以副執事求賢之素志乎今學術幸有法宋二君子力爲主持又

聞通志亦漸近告成葆田得守拙自安則幸甚附呈舊文五首如賜觀覽亦可以稍知其志趣餘容面陳臨楮無任惶恐

答楊蓮甫中丞辭通志總纂書

拜別以來倏逾三月啟候疏闊幸諒之也專弁至齎惠札奉讀之餘且感且媿葆田一介迂儒年老而智益困自去歲辭河南尊經講席而歸妄思閉戶著書以終歲月不意執事謬采虛聲今春親勞車騎光顧里門是用忘其愚賤冒昧進謁復蒙賜招龍燕禮意殷殷並擬商訂志書承命倉猝未敢固辭退而思之茲事體大非可私承且往者福中丞撫東時葆田嘗有辭總纂一書矣不知者以爲與當事意見有所不合其實乃心知其難不敢自蹈於自用自專故有通志宜歸官修之說其後遂不復與聞此事夫昔日辭之而今日就之將平昔所講於辭受取與之義謂何且使葆田將以爲名乎則出處一不愼乃適足敗名耳如以利而已矣則今之假修纂爲利者葆田方羞問其人尤而效之不更甚與此又葆田所反復思之而終不敢承任者也茲者忽蒙賜以關書聘敬孟子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以葆田分屬部民雖修志亦役也理宜應召顧其名曰總纂則萬不敢

當竊考山東通志之修刱始於前明嘉靖時陸副使釴今法徵君有收藏舊帙　國朝康熙初嘗重修之則編輯者爲提學道與分巡道三四公而纂輯者乃僅有張蒿菴辥儀甫李織齋三人其時皆屬儒學生員張辥後皆入　國史儒林傳而遺集中獨無修志文字豈當時特藉其名爲重與今　四庫所收山東通志則總纂爲杜紫綸其體例之善否非後學所敢議而自乾嘉以來廣西則有謝志廣東則有阮志固皆近世所共推者也今不審執事此舉將與謝阮二公比美乎抑亦如各通志之敷衍了事耶葆田竊謂著書必期其有用而舉事

當慮其無成近歲李文忠公之修畿輔通志也專任黃子壽先生以總纂凡數年而後成子壽先生於時主講蓮池書院故亦卒能成書文忠公固執事所嘗師事者也今擬敬援此例請即以法徵君爲總纂則遠可希迹於張李二先生近亦如蓮池院長之兼有所纂又有吳侍郎宋太史諸君相與討論商榷必能妥善俟他日書成付刻葆田當仍如前書所云得從校訂之役則幸甚矣附陳修志末議四條聊備采擇一宜詳定體例葆田前所呈修志凡例即法徵君所擬但近年新政宜續入者甚多如執事所論青島一案尤爲交涉大關鍵非熟

於春秋義法恐難著筆故體例不可不嚴也一宜實行采訪自通志開局至今各府州縣志成書者僅復寥寥不知纂修諸君果何所據今擬先訪求博聞有品之士一二十人分赴十郡三直隸州親行諸采並訪求各處文獻如有藏書之家亦先開目錄以備調取一宜廣儲書籍從前志局本存有張勤果所購書籍及各府縣志並有石印圖書集成一部聞刻下已不免散失今擬先購求各省所刻書籍或備文咨取事竣即分存學堂亦足以壯觀瞻儻能如葆田前議用陸桴亭說入　奏鈔四庫全書一分庋存曲阜則尤爲大觀矣一宜節省經費時至今日財力竭矣凡有舉動皆以籌款爲難通志開局十餘年所費殆不止數千金今擬酌定章程如總纂既兼學務則脩俸原可從儉即分纂每月薪金皆不過三四十數采訪則加川資十金以一年爲限統限三年內成書庶不至如從前之浪費以上特據葆田一時所見信筆抒陳仍望執事與法徵君及吳辟疆兄商定是荷葆田五六月間患腹瀉近仍不時發作一俟賤恙全愈摒擋家務就緒當謹再叩謁鈴轅面聆教益臨楮不勝惶恐

復溥玉岑尚書書

葆田齊魯迂儒往歲授經意園竊窺光儀私心嚮慕久矣其後改官於外位卑名微不獲從中朝賢士大夫遊及解組歸里教授生徒猥蒙　聖恩賞給卿銜常思奮不顧身以圖報答戊戌己亥間奉　旨與鄭比部潘太守總理春振知爲執事所推薦乃因本省大僚阻抑卒未能行其志當時曾具有密陳要務一疏前後兩撫臣俱不爲代奏惟意園主人聞而歎爲忠愛今便忽忽十年而伯希已不可作矣葆田去秋自河南辭尊經講席而歸妄思閉戶著書以消歲月取舊時所讀三禮習之乃知義疏諸編並未爲精當大抵官修之書必不如私

家著述擇精語詳尤可笑者今學部所定章程乃以三禮約編爲學堂讀本夫是書爲休甯汪基所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固嘗譏其刪汰經文今乃誤爲汪愼修書而欲使學者誦習是並未覩書目也蓋人情溺於所習久矣葆田本無學問特以少好治經又嘗學爲古文此劇不爲意園諸君所棄今歲秋謬被當道牽引使與史燮臣侍郎諸人重修通志辭不獲已乃勉强赴泲並攜一小孫自隨冬初忽於鈔報內得見大部原奏擬派禮學館纂修十員而賤名與焉計所派十人葆田僅識一孫詒讓其人學薄程朱專精三禮聞有周禮正義一書使之領袖斯役誠爲得人葆田媿非其倫故於前接電詢後又呈請大府代爲恭辭並薦夏滌菴自代茲乃於日昨由張振青總憲處寄到鈞諭詞意殷勤奉讀之餘莫名惶媿竊攷乾隆道光閒兩次恭修　大清通禮皆取材於本部不待外求今誠欲得明經致用之士宜博訪宇內名儒如張蒿菴顧亭林其人者庶足上佐聖天子議禮制度之懷若葆田輩特處士之盜虛聲者耳何足重哉且葆田年近七旬又身係爲獨爲鰥窮民必使其千里奔馳與諸年少斷斷爭辨終以不合而退嘗亦大君子之所不忍出也

復高曦亭太常書

聞賢者之名久矣雖合志同方而未獲一相見私心歉甚去年冬忽由田介臣編修京寓寄到手書並　贈資政公與太夫人事略各一通再拜受讀如重覩廬陵瀧岡阡表之文與南豐之寄歐陽舍人書紆餘委備其味黯然而長何圖今日復見歐曾之作葆田壯歲前侍先人湖北官舍從武昌張先生學爲古文詞私獨喜姚惜抱氏陰柔陽剛之說於唐宋大家文皆嘗蹤窺其門徑尤以爲有志乎古者必一世之豪傑及中年以後閱歷漸深乃頗悟修辭立誠文以載道之旨故不復講論宗派而獨以言有物言有序爲古今不易之至論比歲時時應親故之求不免作酬應文字所謂下筆令人慙者今執事猥以先世碑傳之文見屬豈將使庭幃不朽之盛名託之不肖之文耶抑亦欲不肖之文得附先公與太夫人嘉言懿行以傳諸當世而不顧人之譏訐耶昔歐陽公嘗爲曾子固之祖神道碑銘矣而王介甫亦有曾公夫人萬年黃太君誌銘今其文並不爲世所熟誦幾於知之者亦少然則葆田即有作亦安敢妄冀其必傳耶姑徇賢者之請勉擬一文以備采擇其銘詞之不古則既自知之其他亦俟知言者論定可耳葆田又嘗

竊論近世士大夫不復知有進退取與之節今獨於執事得見風義故文內微示其意以明吾儕之同志知必蒙亮察也相去稍遠無由會晤因書輒布區區前承贈雅什乃爲寄書人遺失望更錄示爲幸

上袁海觀中丞論通志書

葆田一介迂儒幸託 庇蔭得濫廁志局自受事至今兩度改歲以事之無成虛糜館金常思辭避以明素志去冬忽蒙 頒賜關書俾與吳侍郎宋太史同膺總纂之任葆田幸甚方擬上謁陳情會遭 國家大故 蓋處焦勞未敢輕擾 視聽而葆田又適患心疾抑鬱無

聊乃於冬月中怱怱旋里瀕行復蒙提學使奉 諭見示呂大臣張總憲曹王兩侍郎致 左右書壹似通志之修必欲葆田始終其事者葆田媿甚欲進則未能欲退則未可反復籌思用敢略陳顛末與辦事艱難冀蒙 亮察盍修志之議倡自前撫帥張勤果公其時因屬葆田代擬奏稿既奉 旨俞允遂以總纂見屬葆田辭至再三既乃約虛應其名而無受館金且擬博求方聞綴學之士以共成此舉當時葆田所薦者卽今宋太史與已故法徵君今修志略例乃法君與葆田所共擬原分十二門思仿史漢八書十志與通典通攷諸書可合行亦可單行、張公又約繆筱珊編修同任總纂及張公卒而其事遂寢越三年 福公任內始議開局總其事者爲故觀察趙君國華故太守邵君承照並延分纂多人而法君與焉開局未久趙君以病歸里事又中止此時葆田業已辭去尙志堂講席以後遂不與聞其事盍至今已閱十有五六年矣中間總纂與分纂不知更易幾人第聞編纂之法仍依原定十二門與所謂分類包修而當事期於迅速成書所任或不得其人太率以鈔襲了事名曰包修其實皆敷衍塞責而已最後復由邵故守總其事亦未及成書而卒而局外人遽謂志

稿已成、楊蓮帥心知其故乃有改歸紳辦之議前年秋 蓮帥初下關書至濰葆田本已辭謝後乃爲公誼所迫强勉入局所恃者有法徵君允爲商量草刱不謂法君又一病不起葆田困於年終商之提調稟請署院 吳公選派分纂及采訪諸人先行采輯本期一兩年內可卽成書而不意其終年無成效此葆田之咎也或謂分纂不盡得其人是誠然矣大抵新政興而學術歧人人皆騖於功利如稍有才學之士則謀爲學堂教習與別項差使而莫肯俯首以從事於文字閒者以其利之厚薄殊也且修志者非有馬班之筆與熟於史通之

例固不足以勝任如徒以鈔襲了事以敷衍塞責則是盡人可能而又安望其書成可傳乎開攷山東通志之修剏始自前明陸提學至　國朝兩次重修皆未能有當於人人之心今誠欲後勝於前諒非目前諸人所能辦而欲併其責於一人則尤非淺學所敢遽承茲乃幸蒙　鑒察特請吳侍郎宋太史其任厥勞而呂張諸公復又慮葆田中道辭去此葆田所爲躊躇進退而無可如何者也至其他辦事艱難則羅提學所深悉葆田今有書與商量變通辦法亦不識可行與否惟左右諒其愚忱幸甚

與羅順循提學書

葆田客冬抱病旋里瀕行猥蒙駕臨存問並見示呂張諸公與中丞書稿若預知賤軀不能勝總纂之任而又深慮其遽行卸責者葆田媿甚特以任事一年略無成效館金虛糜有類素餐每嘗私念生平所斤斤自守者辭受取與之誼今乃不免有負初心此所謂鬱結以致疾困執事所深諒者也今雖調養兩月仍未能大有起色據醫者云心氣摧傷一時難望復元葆田於此亦幾進退兩難前接友人書知志局分纂諸君於年前各有呈繳功課未知均能合格否竊謂分纂不當此葆田之咎也然當時實各有薦主非出自葆田一人之私意及今更正猶未爲晚葆田今有上中丞一書略陳修志始末與辦事艱難敢乞執事於進見時以鄙意上稟儻能俯如所請與吳侍郎原要總校名目互換俾但從校字之役少卸領修之任則賤軀尤可靜資調攝不勝幸甚否則與吳侍郎宋太史公同商酌於原擬門類中分認幾門重定體例各舉所知分任編纂則事權一而成書亦易蓋吳侍郎嘗充會典館總纂史例甚熟今通紀一門業經核定而宋太史於疆域沿革輿圖金石皆夙所究心葆田雖一無所長嘗私舉能者以自代如書院倩

人校課並不別費公項鄙意如此未審有當萬一否抑又有進者修志莫要於廣儲書籍今局中書籍既少采訪又頗多遺漏如人物一門除一統志及耆獻類徵諸書外不能不稽諸　國史而國史非翰苑諸君莫由窺尋今擬請延訂柯鳳孫學部遥領總纂並添約京員幾人繕錄考校此亦成書之一方也執事以爲可行否葆田一俟賤恙平復即行晉省容再面商一切

寄錫清弼制府書

奉別數年書疏罕達負媿殊深夏閒閱邸鈔恭聞移節東三省辭至再三然後奉　命受事仰見　朝廷倚畀

之隆大臣進退之宜聽於下風竊自揣慕故未嘗以一紙道賀然私心嚮往久矣近聞何道國禔言屢奉手教言辦事竭蹶有蜀相鞠躬盡力之誼伏惟執事忠清亮直爲　國宜勤由蜀而滇而遼瀋天下仰以爲韓范今自蒞東以來中外頗能相安視他人徒事張皇者其鎮靜尤爲不可企及至於成敗利鈍豈所逆計哉葆田以爲今日大患不在外敵之交侵而在人心之不正新政紛紛舉世無非言利並不知保民爲何事安得不漸入於危所賴公等一二偉人竭力扶持則疆域蒼生之福耳葆田自丙午秋辭河南尊經講席而歸次年秋爲東撫楊文敬造廬相訪迫之使出初擬以國文館見待繼乃改爲總纂通志今已默默在此兩年餘矣事多棘手亦幾類無事而食而又命運多蹇去冬一病幾不起今歲暮春嗣子昌熾即昔年與孟博同學者不幸以病殄夭亡年僅二十有九葆田七十之年忽焉已至鰥寡孤獨萃於一門撫躬自問生平無實行而謬竊虛名宜爲造物之所忌閣下以此言爲何如往歲禮學館之聘近日京師分科大學之徵皆自維年衰學荒未敢躁進側聞執事招納多才敝門人如姑恩彬劉錫麟皆備馳使茲又有州同銜蓬萊縣監生王君乃亡姪兒之內弟曾在此課小孫其人樸實耐勞頗工楷書素稔葆田蒙知遇最深亦欲一識當代巨公今來東省屬爲先容於左右葆田已諾而復悔然以其志趣甚正故謹與此書伏乞賜之一見並可略詢賤狀臨書無任悚惶

贈馬通伯序

昔者嘗怪聖門諸賢有德行有言語有政事有文學其志趣不同其不居相與砥礪宜各有忠告虛受之風顧見於論語者獨曾子以好問稱吾友而其言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說者謂諸賢惟顏子能之至子張則已病其難與爲仁而檀弓記子夏聞曾子之言又嘗引過於離羣索居豈聖門諸子亦各有德之不足與抑亦見善能徙改過不吝自大賢以下固不免如聖人之所憂與烏虖朋友道缺久矣吾見今世之取友輔仁者日少而於爲人之事一何營營也吾友馬君通伯行修而學純自其年十五六時已以古文名予始從武昌張先生見君所爲文及光緒辛巳始遇之於京師讀其文接其人窺其中之所蘊蓄庶幾所謂有若無實若虛者則信乎其學之爲己而非他人之務外者可比也予方深媿弗如而君獨惓惓於予居無數日不相見見必考其所學之得失蓋兩人者亦隱然以益友相勖焉其後

君奉親命歸里予遂孤陋無聞又踰年予謁選得宿松距君家僅二百里是時君適居母夫人憂予遣使奉慰因以望谿宗伯喪禮或問勉君續述成書君甚感予言然自是遂無由會合嘗以爲私憾越二年予移權合肥便道過君則君適他出其年冬予以事上謁大府往來桐城君方侍親家居予乃造所謂趣者園而請見焉並約期以來及是君遂訪予於所治且奉其尊君愼甫先生手書楹語見遺居月餘相與尋繹舊聞往往窮日夜不懈予所語君未嘗不稱善間又出所箸耆舊傳相質若深以予爲知言而忘己之所自得者君其大造於古人乎夫以予之學殖荒落又方自困於吏事非所語於直諒多聞者也君獨何取於予哉予觀君所箸文有論喪服數篇皆卓然有見於古昔聖人制禮之本意聖人復起必將有取於是然予獨願君之毋專溺於文而益以爲己自勵其交友也必取忠信有賢行者以自進其德而毋與不若己者友則君之所造益大矣烏虖以顏子之幾於聖人而曾子猶謂其從事於斯則至聖無我之詣雖顏子亦猶未盡哉君歸矣其以是言正諸尊君愼甫先生必不以予爲辟友也雖然予自爲吏以來所父事兄事者無人予之不聞其過亦久矣君其將何以惠我於其行書此以爲質

送曹仲銘之雲南序

宮贊曹君仲銘之奉　命出守雲南也京朝士大夫咸爲歌詩以贈其行君既假歸里門與余數相見每見必各抒所懷及是君戒行有期將告別意不能無戀戀也始君與余季弟爲同治癸酉選拔同年又與余同觀政刑部故相交爲最密今　天子御極之初君既連舉甲乙科遂以　廷試第一人及第授職修撰由是典試湖南復任湖南提督學政入直上書房爲己丑江南鄉試副考官充日講起居注官轉詹事府贊善人謂君且驟膺大用矣而君以修撰任內京察記名當得外任會今年春雲南撫臣以雲南府知府缺員入告　天子即命疆臣愼選其員而以君補所遺之缺　國家優禮師傅往時詞臣入直上書房嘗不數年開坐致卿貳近年乃始有出守外郡者蓋以中外多故主憂則臣勞故　朝廷於近臣尤欲試之政事以觀其經綸非有厚薄戚疏之異也君在上書房中屢陳天下要務然皆不欲自居其名故所密奏於　上前者人亦莫得而傳之蓋其敬愼如此君行矣余聞君所應補爲永昌永昌於古爲梁州荒裔漢武帝開益州郡置不韋縣後漢永平初於縣

置永昌郡唐蒙氏悉有八蠻之地遂築城於此其後或爲州或爲衛而稱永昌則同其地東接蘭滄西擁神護北連大理南控諸蠻爲西陲最要之地明中葉嘗築八關以固疆圉今　皇威遠播爲郡守者宜可安坐而理然比年以來緬越傾覆敵人之所窺伺則禍嘗發於肘腋閒　昔汲黯爲右內史守節仗義淮南王有邪謀憚黯不敢發及黯出守淮陽臥閤不出而民洽古所謂社稷臣者如是君其可以知所守矣抑余觀漢代循吏皆起自郡守故宣帝嘗言與我共平理者其唯良二千石乎至唐乃有內重外輕之弊而宋代復有自求典郡者

古今人事勢不同則其所遭逢亦異君其勉之夫古之君子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君其勤宣令德以仰酬　朝廷之知遇異時聞有詔書褒美謂如魏尚之守雲中黃霸之治潁川吾知非他人必吾曹君也至於當官有大戒則君聞之熟矣余固不善爲詩歌無以繼京朝士大夫之後獨念君與余平昔相知之深自始至今幾三十年今一旦遠別義不可以無言故序所私得者以爲贈其亦不能無感於中也

送叔弟入　覲序

小宛爲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故其首章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二人謂父母也昔之說詩者皆以此詩爲刺時故釋二人爲文王武王自朱子始正其失元明以來諸儒並無異說矣予嘗推尋其義蓋由朱子讀書能貫通實於常棣之三章而得其意常棣之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而此詩亦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其以脊令起興既同而詞意迫切則有雅音正變之分故朱子以小宛爲兄弟相戒而非有譏於當時也夫脊令之性最急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詩人有感於此故又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兄弟不敢暇逸以取禍亦各求無辱於父母而已此卽念昔先人

之微意其情亦可謂切矣嗟乎人情之最切者孰有如兄弟哉吾家自丙子丁丑以來所遭多故今痛定思痛眞不解當時何能自處獨賴予叔弟勉强支拄以至今日不然拓落如予其得免於隕墜乎今年秋予來予弟任所留數月會予弟有入　覲之行此正詩人所謂月征日邁故予爲說脊令之義以相告昔我　先大夫之訓伯兄曰和平接物毋惜小費此二語予嘗奉爲行路之要在易之需曰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遇險而不遽進必需以待時欲占利涉者其必由誠信乎故告之一曰守先訓凡人久居官府則傲慢之心易生而容貌

顏色詞氣有不自知其流爲驕矜者其習使之然也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得其道而後身可安焉故告之二曰去官冑在聖門顏子自言其志曰無伐善無施勞蓋有善而自伐有勞而自施則其心爲私而人亦易生其厭故易稱勞謙君子有終吉書云惟口出好興戎則言語之爲樞機大矣故告之三曰謹言語京師百官之富賢者固多而不賢者亦或雜處乎其中孔子以便辟善柔便佞爲損友友不可不愼也故告之四曰擇交遊爲虖修身有道處事有方吾兄弟所得於庭訓者有素矣今予不能舉其十之一二而獨斤斤於是者蓋憂患相戒之義爾在小宛之次章曰各敬爾儀夫敬爲人子守身之大本而事君之道亦不外乎主敬今雖官卑不獲如孟子之所謂陳善閉邪然忠孝一理吾先人蓋嘗以忠孝爲教矣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小宛之卒章所爲同乎小閔也吾兄弟其可不念哉光緒丙申除夕前一日

代寶玉峰先生祝　恭親王五十壽序

皇帝嗣服之七年冬十有一月爲和碩恭親王五十初度之辰於時海內大和中外羣僚咸望穆穆旁作之光思拜手稽首以揚無窮之闓休王迺深念　國有典禮非人臣所宜稱慶之日教門下勿通賓客屆時無得以祝壽言者寶瑛既備聞此義退而伏念昔周公輔成王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記稱成王幼不能莅阼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及伯禽就封之魯史述其告戒之詞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此殆魯論所記不施不棄不使怨與無求備於一人之義史特變易其詞耳於戲公之所以克篤前烈作周恭先者其道蓋不外乎是寶瑛獨嘗竊怪周召同心相成王爲左右召公將歸而周公留之至欲天壽平格望召公如有殷之六臣及周公七年致政乃獨汲汲然志在明農何哉蓋觀於豳風七月諸詩備述周先公緜業艱難之意與無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以驕奢忘之詩書之旨相爲表裏然後知史記所云成王臨朝周公北面就臣位鞠躬如畏然可謂明聖人之志立萬世人臣之極者矣今和碩恭親王親若周公而道兼師保凡所以輔佑　聖德者內正百官外撫四夷戡定大難屢值艱危雖常情所驚而赤舄几几不改其度是以當世其仰其篤棐之節而不知王之比於周公者實無時不存

敬畏之心使得同姓老成如君奭者而與之共濟艱難則王之欲成其明農之志亦久矣仰維　聖人臨馭萬姓康樂大臣近被　龍光則有若今歲恪靖侯左公閔壽七十爲　盛朝黃耇之慶而先是畿輔興修水利醇親王奏言河道今昔異形蓄洩之法所關民生者甚重請
　詔王總司其事及是冬王與醇親王合奏永定河下游挑濬蕆事農田可興在召誥有之曰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當時洛邑既成召公亦欲用敬作所乃供王祈天永命故以是入錫於周公然則醇親王與王相成之義使億萬世觀感興起其視行葦詩序所稱內

睦九族外尊事黃耇用能饗成福祿者奚異何其盛與何其盛與往者同治辛未王年四十寶瑛爲楹聯以獻有歷盡艱辛之語　王獨賞其質實今茲曷敢更爲諛辭惟念王子從子讀有年故敬揭詩書大義以列於屏俾王子能明周公之訓則知　王今日不敢受賀之義而所以保世滋昌者亦將與　國咸休以並保我丕丕基云

浙江崇義祠記（代孫琴西方伯作）

同治五年故兵部尚書兩江總督菏澤馬公實巡撫浙江於是杭州崇義祠重建落成公具疏入告浙江省城於咸豐十年二月不守官民殉難甚烈城復後士民議建崇義祠明年十一月杭州再陷死事者尤衆越三載克復迺因前基益加修葺今祠宇肇立祠中奉先後死難某某若干人請　勅有司春秋致祭列入浙江祀典
　制詔報可其年夏五月有　旨敕書扁額由驛　頒賜文曰湖山正氣烏虖　國家之於褒顯忠義所以爲浙人寵光者至矣自洪楊倡亂海內軍興十餘年所在以守圉扞敵死者不可勝數　天子深惟古昔聖人有竽笙簫管之聽廣　詔有司旌賢錄異生榮死報以示優寵方是時吾鄉崇義之祠乃得建自士民遭逢　明

聖歷久彌新雲章爛然湖山輝映夫豈獨杭人之榮與祠在杭州府城內吳山之陽吳山一曰管米山蓋宋時糧料院故址也宋自建炎以後偷安偏隅政亂國危賢人失職故朱韋齋氏上書李忠定以爲前代偉隷盤烈其大本所在在於倡君臣之義以立士大夫殉國死難之節衣言竊嘗深究夫古今之變紛紜迭興而壹視乎在上者之所成世之治也在位者風民以義則人皆有尊君親上之心及其衰也教化不先紀綱日墮見利相競見害相傾則其勢亦危隉而不能久存前世興壞之大端未有不由此者故曰禮義廉恥是爲四維四維不

張國乃滅亡此可為有國者之深戒也　國家承重熙累洽之後物極而否姦民萌孽其閒用事者務為姑息煦育專事刮磨生民之氣日見薄削一旦亂起伏莽屠燒殘殺徧毒寰區方庚申辛酉之際杭城再陷同時浙江名郡並淪於賊羣盜出沒江淮閒幾一發而不可制卒賴一二鉅人扶綱維蹈危險忠誠之士雲合響應不數年閒巨寇以次勘定抑豈非　朝廷褒崇死義諸臣氣機所動鼓舞感興率先天下臣民有以作其氣而不能自已與今方內肅清民生不見兵戈之迹惟各行省昭忠諸祠尚修故事而吾鄉所為崇義祠春秋時祭既

歲舉於有司列郡人士因得從容瞻拜其閒優游歲月重登太平然人情於安樂之餘不復知有憂患欲問數年前烈士戰守之詳而後進已無能道者蓋向時蹈厲奮發之氣至此而亦已少衰矣烏虖天下之隱憂方伏於肘腋之閒使當事曾莫能為慮漸摩之無術養與教之不復有恃蚩蚩者吾未識其何所底也光緒丙子之秋某君某以書告余湖北布政使署曰祠成十有二歲矣願有記以諗來者余感於建祠之地與時因為著其義如此後之覩於是祠者其心有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之意而因益求乎民教所先其於　聖天子褒忠崇義之巨典與夫賢士大夫成仁取義之本志庶其無負也乎若其作祠之歲月賦功屬役財用所取或自有記而此亦不復書云

濟南府重修　先聖廟學記

光緒二十年甲午秋海城李公奉　命巡撫山東適東瀛事起公受任不踰旬即治兵至海上安內攘外幾日不暇給明年秋公返至濟南八月有事於學宮顧瞻牆宇傾頹怫然增歎乃與司道諸公議集貲重修經始於今年正月辛亥越四月甲午工竣規模式廓丹堊聿新既又考核典禮增置禮器千三百七十樂器六百

四十四以時肄習俾此邦人士觀瞻有自於是司其役者以記事之文請於公公則以書命葆田於維葆田辭謝不敏公復督責至再其辭曰自正學衰而異端蠭起今泰西諸國方舉其所謂天主耶穌教者流毒海內高堂峻宇通都大邑幾徧而中國之侈談時務者復欲毀棄書院崇尚異學肆其邪說詖辭瞯然而莫之顧孟子謂無禮無學賊民斯興欲反經而黜邪慝非尊崇聖教其道末由山東乃聖賢桑梓之邦濟南府學又十二府州屬之所觀型也興學造士鉅典攸關某僭道昧學不能有所發明足下生孔孟之鄉學韓歐之文宜有所著

以壽諸貞珉與南豐宜黃學記朱子靜江府學記其垂不朽葆田曰於虖公之言至矣其所慮深矣抑所謂文足以傳世者葆田非其人也無已則誦其所素習者以復於公且以爲吾鄉邦之人告其可乎在昔周景王時爲人有見原伯魯者與之語不說學閔子馬聞之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葆田嘗讀而竊有感也夫風俗所成自上而下而閔子馬乃以爲周人之不說學必由下以及其上世衰道微俗化靡而政教替利欲熏心人懷苟且相師成風吁何其與今世適相類與當孔子之世庠序猶未盡壞然列國已有欲毀鄉校者則當時不說學之徒豈獨原氏哉孔子於是憫王道之將廢也迺修明六經以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孟子時楊墨迭起孟子以無父無君辭而闢之觀其所以語齊梁之君必皆以謹庠序之教爲言蓋仁義之說行則人人皆知有忠孝大節及其一旦有事則爲臣者死忠爲子者死孝其故非他人惟慕義而不慕利焉耳今外夷之俗則但知爭利以相勝而其所爲教者不過竊取乎墨氏之緒餘使孔孟復生於今日則其闢亦當息矣特今世好學者少無有以開先聖之道自任者此朱子所爲致歎於人材日衰爲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而爲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效其弊乃至今尤甚也濟南故屬齊地然去魯爲近自元建山東憲曹於此至元開始因宋所立學校重加修治有張氏起巖濟南路廟學新垣記所謂規制如魯泮宮則當時輪奐可想明成化閒又增立堂廡門庭有夏氏寅記其文並載志乘　國朝尊禮　先師凡廟在省會者雖曰府學常以巡撫使者主其祭同治中丁文誠公巡撫是邦嘗重修廟學迄今幾三十年今李公又大修治之凡費白金七千兩有奇公於用財尙節儉獨是舉不嫌其壯麗則公之意見於書中者盡矣此又朱子所謂於其爲諸侯之學所以宣布天子之命教者甚實宜稱者哉烏虖孔子沒至今二千四百年廟而祀之者徧天下雖社稷有時變置而孔子之祀獨不廢孔子之道與天同大天不可得而贊也自孔子以學教天下而後萬世知大道之統其功亦與天同夫天以五常與人聖人立教其事在於明人倫而其道在於明德新民烏有所謂清靜寂滅與夫一切言功利之術哉堯舜三代之治其所以教民者蓋無不出於學後世學廢而廟興博士之官僅司俎豆乃別有所謂書院者以教士而其所

習猶不離乎六經孔孟之書今議者至欲廢棄書院則與不學無害之見何以異而其心之懷利而去義殆有甚於三季時者然則居今日而言學亦先辨乎義利之大防而已矣善乎虞道園之論學也曰幽獨之中而致謹焉一思慮之差則如瓦石之毀承事之際而致嚴焉一跬步之失則如棟梁之撓夫學不能存誠主敬則無以立其基不能窮理盡性則無以造其極不能正心誠意以推之治國平天下則其學爲無用譬諸築室垣墉弗治灑埽不事則安宅以曠而外患亦乘間而易入故邪說誣民則仁義充塞其所由來者久矣雖曰治教之

休明不專在乎屋宇之觀而非是則典禮不行今李公之意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若夫爲學之方與歷代立學之制則先儒所論與歐曾王諸家學記言之詳矣非有合於今之時事故不述其他則俱列於碑陰云光緒二十二年七月朔日謹記

重修冉子祠記（代叔弟）

去今杞縣城東二十里有地曰伯牛岡古冢巍然土人相傳爲先賢冉子墓墓後有祠不知其始建年月每春秋釋菜後學博率弟子員往祭雖非祀典所載而敬禮有加焉康熙庚辰邑人張氏嘗集資重修祠宇乾隆甲辰道光癸未又再修之張氏經紀其事迄今近八十年矣予以去年秋權知縣事來杞與學博李趙君率生員張雅堂等募貲重新是祠工竣趙君請予爲記予謂先賢冉子墓信否在此前人攷之已悉獨河南通志載杞縣東北有冉子廟以祀先賢冉伯牛則今祠是也冉子之在聖門德行亞於顏閔顧其事實不多傳見諸論語者僅有自牖執手一歎幾與喪子之慟相比則其爲聖心所重可知矣宋儒據淮南子以有疾爲癩又謂如顏冉之死乃可謂命故於顏子曰短命於冉子曰命也夫蓋命原於天聖賢修身立命至不幸而有疾則非有

取死之道又非不能自謹而有以致之然後可委之於命仍不失其爲正此聖人所爲深惜之也嗟乎冉子之徒得夫子而名益彰後世嚴穴之士有名重當世至使國人目爲顏子而考其遺行曾不得聞一事之詳然後世千百餘年皆深信而不疑況先賢名列四科德行在仲弓之前而又死於從陳蔡之後則此地曾爲先賢所經其是否卒葬於此亦不必深辨姑從人心之所向慕廟而祀之可也夫人於昔人一物一器猶見之而生敬又況地號伯牛即謂地以人傳亦有何不可也哉吾鄉曹州府曹縣東有冉堌村相傳爲仲弓故里予嘗再過

其地欲一訪先賢墓而未能今承乏於斯乃幸覩諸君之有是舉故於工完後親詣祠堂拜謁又徇趙君之請以爲記其捐貲姓氏及修葺年月日則俱列於碑陰云

山東刱建圖書館記

皇帝嗣服之元年夏山東提學使羅正鈞　欽遵　明詔興學造士乃刱建圖書館於省城舊貢院之隙地附設山東金石保存所其地面山背湖方廣二十有六丈爲樓十二楹前列廣廳以爲藏書及閱書之室特詳請巡撫使者奏咨立案其略曰山東乃　聖人梓桑之邦爲中國數千年文明所自出經師傳注衣被方來金石

留遺甲於寰宇而濟南省會之區圖書缺焉未備見擬設立圖書館一所首儲四庫善本兼收列國寶書將以通新舊之機緘非徒侈觀瞻於耳目並擬別籌經費按年采辦積以歲月蔚成鉅觀似於學術不無裨益奉旨制詔報聞秋九月工成學使以命葆田爲之記葆田竊惟古今藏書之富莫盛於　本朝康熙時　聖祖仁皇帝敕編圖書集成仿前明永樂大典舉內府所藏各書勒成一編用示薄海內外當是時　天子典學於上學士大夫從風於下而所重者乃二帝三王之道故天下道德一而風俗同迨乾隆時　高宗純皇帝詔開四庫全書館則搜羅益富至海外之祕笈以及職方外紀等書莫不登諸冊府以視前代四庫七略之藏典章尤爲美備而　聖諭諄諄必取其有關明性學治法關繫世道人心者爲宜先采錄　列聖規模宏遠雖百代率從可也今自五洲交通以來新政迭興將使人人皆由於學所以開民智而力闢風氣則圖書館之設誠爲當今急務近年　朝廷又嘗以重印圖書集成　頒賜各直省高等學堂此館之設所由與學校相輔與昔牛宏序書有五厄請開獻書之路今則天下一家所謂與集之期屬膺聖代者正在此時抑嘗讀蘇子瞻李氏山房

藏書記以爲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而因歎學者有書不讀爲可惜而朱子亦致慨於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至如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今世當無慮是矣然則吾鄉人士枸有志於讀書一發是館其亦不仰體　列聖遺謨與當事諸公經營締造之意哉

校經室文集卷三

校經室文集卷四目錄

黃鹿泉先生家傳
工部郎中陳君家傳
蔣琴舟先生家傳
趙蘆州先生家傳
毛制軍傳略
江蘇候補道前署廣東韶州府知府兼權南韶連
道陳府君家傳
王伯庚傳
于子和先生家傳

凌怡堂家傳
杜韞輝家傳
東承志家傳
李孝子傳
鄉賢李先生傳
鄉賢孫先生傳
蕭麗璇先生傳
李心傳先生家傳
鄒府君家傳
袁敦父先生傳
李母閻孺人家傳
李氏二節婦合傳
胡節婦傳
節孝王氏傳
滿蘭館詩集小傳
兵部右侍郎徐公神道碑銘
國子監祭酒王文敏公神道碑銘
太常寺少卿高府君神道碑銘
文華殿大學士贈太傅晉封一等男爵瓜爾佳氏
文忠公神道碑

鄭一泉先生墓表
大挑知縣畢君墓表
興化縣知縣張君墓表
河南候補道兼襲騎都尉又一雲騎尉吳君墓表
濟寧州學正呂府君墓表
浙江金華府經歷陳府君墓表
內閣中書銜前即墨縣學訓導王先生墓表
直隸曲周縣知縣王君墓表
許州直隸州知州呂君墓表
知府銜河內李府君墓表

祥符王府君墓表
四品銜刑部候補員外郎王君墓表
候選府同知林府君墓表
翰林院編修王君墓表
河南布政使孫公墓表
直隸補用知府前通州石壩州判高君墓表
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兩廣總督毛公墓表
徐君墓表
河南試用知縣南皮張君墓表
楊府君墓表
安平縣知縣循良冀君墓表

校經室文集卷四

榮成孫葆田著

吳興劉承幹校

黃鹿泉先生家傳

先生黃氏卽墨人諱念曾字寅清鹿泉其自號也卽墨黃氏自前明多聞人　國朝順治中有以進士起家爲直隸鹽山令課最稱循良天下第一遷戶部主事曰貞麟者先生六世祖也自戶部而下仍世爲州牧縣令以清白貽子孫至先生祖父乃皆以諸生老祖諱楨父諱守平歲貢生生子三先生爲長歲貢君深明易理嘗彙萃漢宋儒先說易書數十萬言爲易彙集解大旨本繫辭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不取互體變卦納甲飛伏之說先生少承家學事親孝篤於友愛持身以禮法自繩年□□補諸生始歲貢君勤苦力學不問家人恒產家事日益落先生以菽水之謀乃設教里中自定省外辰出酉入以爲常兩弟旣長皆從而考業焉嘗嚴冬讀書樓上衣一絮袍宵深人靜聲出於戶歲貢君聞先生兄弟讀書聲則大樂有從子某以貧廢學先生則攜之塾而自課其讀曰此子材可教吾不忍視其無成也族人有染厲疾者雖其親屬亦避之先生則朝夕往視爲延

醫診治病卒以愈先生性故介不好交遊邑令蔡君慕先生名時餽遺焉先生非課藝論文不私謁有郝某者先生母□孺人乳母子也以官事被譴乞先生爲一言終謝弗往洎母□孺人疾衣不解帶者旬餘□孺人卒先生旋亦病卒年甫三十有八娶楊孺人子二肇頤肇顥肇頤咸豐二年舉人選濮州學正贈先生如其官孫葆田曰余與先生之子偉山學博遊得聞遺行甚詳又習聞其鄉人言黃先生蓋天性純厚人也居母憂以父命故強就塾時時伏案而泣門人至爲廢讀未幾遂遘疾以歿噫先生足不出里閈其居家皆庸行然有足以厲俗者余爲述敍一二以著鄉人士之隱德且以悲其年云

工部郎中陳君家傳

君名傳奎字星五一字棣生先世自滄州遷濰　國初有陳兆鸞者中順治六年進士官至彰德府知府君□世祖也祖廷鈺乾隆五十四年舉人官四川知縣有循聲宦績載納谿定遠縣志入祀鄉賢祠父子修太學生候選州同知君由廩膳生舉道光二十六年優貢咸豐二年舉於鄉六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改主事分刑部旋假歸養親值髮捻逆匪之亂在籍辦團練

君慷慨懷大略既不得志則馳逐於時好以自放用團練功保加員外郎銜十一年秋捻匪至濰君率眾守牌比賊退策其必再至乃偕眾督修東關堡屹然成重城居民卒賴以保全者數萬家同治六年官軍平賊於山東君與其勞敘功　賞戴花翎君性孝友弟傳怡早世遺孤二君教育如己子丁生母康太恭人憂居倚廬三年不入內室鄉人化之服闋入都供職時光緒元年也余嘗與君同曹司見君遇事詳慎稽經諏律每日札記數則嘗手輯秋審實緩比較成書數卷七年選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刑部長官有議留君者君謝曰窮通得失

命也然嘗歎曰吾六載讀律工夫今付東流矣在工部尤自矜持不肯妄干人十四年題升虞衡司員外郎明年　大婚禮成　賞加四品銜逾年升都水司郎中京察一等　記名以道府用君先後浮沈郎署十七年旋以疾卒於京邸子二長洮早世次濰孫二皆習儒業始君家居時以文章教後進一本先正法程以故及門多謹飭之士濰自韓理堂先生得正學之緒爲人倫師表名在國史儒林至君凡三四傳尚能循循守家法近稍變矣君門人郎君峩山于君子和等請余爲傳余爲次其事如右嗚呼遭時多難任事如君求之今日何可得

哉何可得哉

蔣琴舟先生家傳

先生諱口口字琴舟湖北荆門州蔣氏其先江西人也先生之祖曰之澍官遠安縣學訓導遠安後屬荆門乃改荆州府學訓導生子三長和珍州學生次兆鳳歲貢生季曰兆蕃先生父也母王安人先生少孤王安人攜依先生從父深州君兆璠於通州十歲作月中桂賦天門蔣丹林副憲見之曰此絕世聰明人語也益究心書史未易可量年甫冠丁母艱歸里先是州學君既卒無子居頃之歲貢君又卒有子體章先喪無嗣先生以故

家中衰懼荆門之祀夐焉罔託也因痛自刻厲晝治生人產與庸保雜作夜則篝鐙誦讀與家人紡績聲相聞如是者數歲以詩賦第一補州學生是後名噪荆楚聞來學者踵相接深州君性素豪揮手千金卒後其子姓或不能自存先生以脩脯所入時周卹之又令族人人執一業無廢事無惰民由是舉族數十家無坐困者而適會粵寇犯荆襄所至騷然荆州將軍官文恭公檄先生行團練法爲荆州北路聲援有數人自賊中逃出爲武官某譏得將以爲戮先生訊其情曰此良民也縱之去得賊諜四人送荆州戮之賊不得間未幾官文恭公奏　命總督兩湖復檄先生率鄉兵援德安未果而巡撫胡文忠公聞先生名檄治十迴橋釐金是時湖北新設釐金局雜用官紳以集事先生治釐金十年供億無匱商賈不擾時已由廩貢生議敘候選訓導以功加國子監學正銜同治五年權穀城學訓導克盡其職嘗監修昭忠祠節孝祠費省而工堅六年民大饑上書當路設粥廠以振民又爲左右棚使蔽風雨民無疫疾八年受代去士民相送有泣者初道光之季江隄再決荆州民居蕩徙富家大族船粟往哺先生獨買豆熟以往比至而民無炊具得熟豆以活者甚眾十迴橋又東九十

里曰楊口楊水至此爲入湖之口故名未至楊口數里有大木蟠水底歲久舟人患之先生募人沒水鋸其木患乃絕其足知善謀皆此類也自穀城歸後益思嘉惠後進建白陽書院里中居平教子孫讀書雞鳴卽起令誦日前所讀書輒爲解說其義曰書貴少時記誦稍長則易忘吾於五經必歲讀一兩過非惟書味醰醰亦日增新得也光緒六年冬十月先生卒年七十初娶鄭氏繼娶姚氏側室周氏張氏子七人春榮楷模逢棠逢穀逢渠逢燾春榮爲從父體章後逢棠爲從父體宗後逢燾幼殤楷乙酉拔貢生今官山東候補知州有學而能

文與葆田善述先生行實屬爲家傳

孫葆田曰咸豐中先大夫嘗知穀城縣事先生所爲穀城志記先大夫修浩瀚亭及邑人歌詠頗具距先大夫去任時十餘年矣予不獲侍先生聞先生著述甚多書成輒棄去蓋不欲以文自見也然先生所著亦僅小試耳而荆襄間至今人稱其善德使得盡其用所惠又烏可量耶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先生豈非古之所謂老成人與宜其見知於官胡二公而獨畀以事權也自官胡二公後楚事日非故先生亦卒不獲大用以迄今日則天下有無才之歎矣嗚呼天下豈眞無才耶予敘先生事蓋尤不能無感云

趙蘆洲先生家傳

先生諱鴻賓字知時又號蘆洲涉縣人父千城　誥封振威將軍母王太夫人生子四長卽先生次鴻逵鴻舉鴻臚鴻舉由侍衛起家官至曹州鎭總兵　記名提督以武功顯名咸同間先生年二十後入縣學旋補廩膳生名噪一時顧困於鄉試屢薦不售咸豐七年弟鴻舉在湖北幫辦軍務先生奉父命往視時安徽布政使李公知其賢委辦糧臺事隨官軍克復英山霍山解圍始圖迭保訓導府經歷縣丞並　賞戴藍翎武陟毛文達公之奉　命辦團練也檄先生入帷幄連獲克捷奪荒坡復尙店先生贊畫居多由是以知縣保　奏歸部選用並加同知銜而先生以侍親遽引歸不復與軍事矣在家以化導鄉人爲己任嘗捐立義塾俾鄰里子弟誦習其中鄉人化之爲立石頌其德先生有子五人長壽嵩候補府同知次壽椿彰德府學生次壽豐候補千總次壽金縣學生次壽彤候補府知事孫二十餘人先生卒於光緒四年壽金今爲杞縣訓導恂恂有父風先是丁丑戊寅間予遊大梁館河督李公所聞先生爲李公所重嘗命其子與壽金同師上元魯星垣習科舉文及

今歲秋予來叔弟杞縣署壽金屬予爲文以傳先生其墓誌與表既具矣予乃撮其大要爲家傳如右

論曰先生以儒士而嫺韜略有儒將風焉惜未竟其施而以候選縣令終不獲與介弟比烈然其居鄉多盛德爲人排難解紛誠義所感童孺知名亦胡可及哉予與壽金往還既久言及振威將軍宦湖北蓋與先大夫同時而予獨不得其詳今爲先生傳輒深明發之懷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壽金與予可不交相勉歟

毛制軍傳略

公諱鴻賓字寄雲歷城人幼而穎異見者咸以大器目

之弱冠名籍甚道光十一年舉於鄉十八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歷充　國史館協修纂修總纂官癸卯順天鄉試丁未會試同考官戊申　御試翰詹列二等旋擢江南道監察御史陞禮科掌印給事中疏言外省虧空流攤之弊請　敕禁革下部議行丁母憂服闋咸豐二年補兵科給事中時粵匪紛擾半天下疏言今日不患盜賊之不平而患紀綱之不振自古未有憲典不明刑威不振而可以立國者請嚴賞罰飭紀律又言　欽差大臣賽尙阿駐衡州北路空虛請簡重臣分駐武昌襄陽以固藩籬　上韙其議三年春奉　命回籍辦團練　陛辭時面陳團練利弊及東省捐輸艱難　上爲霽顏曰汝好爲之明年粵匪李開方據高唐陷臨清公率鄉兵阸河而守賊不敢窺又疏劾　欽差大臣勝保玩寇糜餉五年　簡授湖北荊宜施道未赴六年調安襄鄖荊道當是時巡撫湖北者爲益陽胡文忠公初胡公見公所上疏曰所言係天下安危可謂鳳皇一鳴及公在襄三年捻匪不敢窺伺文忠以有膽有識調度合宜保奏奉　旨賞戴花翎其後文忠又以好善嫉惡秉心公正密薦十年五月　擢安徽按察使以民情愛戴暫留任九月　擢江蘇布政使百姓遮留不能

得十一年四月奉　命署湖南巡撫疏言前撫臣張亮基駱秉章於吏治軍務實力講求用能削平寇盜卽如左宗棠識略過人其才不在曾國藩胡林翼之下若畀以封疆重任必能保境安民尋卽實授湖南巡撫是歲　文宗晏駕胡文忠亦薨於位十一月逆酋石達開犯湖北竄貴陽公先後遣副將周達武等擊破之同治元年石逆陷湖北來鳳公遣總兵趙福元復其城而會直隸有寇警禮部侍郎薛煥疏請添設四鎮　詔下各省督撫會議公疏陳選將召募約束餉糈四難擬於募勇略增其數選將訓練綠旗營兵以資捍禦直隸總督劉武愼公長佑覆奏亦如公議山東淄川逆匪劉德培爲亂有　旨命公籌一旅保衛桑梓公薦長沙太守丁寶楨可大用遂授爲山東按察使其後削平寇亂洊任封疆至四川總督卒諡文誠人咸服公知人之明公與曾文正公爲同年友最相知文正嘗密疏稱其忠愛之忱達於面目二年夏五月陞兩廣總督劾罷巡撫與布政使之不職者墨吏望風解印明年夏金陵克復江浙餘氛未靖公疏言江西南路與閩粵交界均無防兵浙江湖州各城克復後賊必悉眾上竄臣已派一軍於閩粵交界會同大軍進勦請　敕下曾國藩等兼守南贛庶

可一鼓蕩平是年冬粵匪戴梓貴擾荊婁東平諸邑公命總兵卓興擒斬之督廣年餘平寇撫數點華崇祺風氣一變旋坐湖南任內失察藩司委署不公降一級調用去官之日人莫不咨嗟太息公獨處之怡然公所至必力籌大局同治初貴州苗匪姜應芳據銅仁四府公命總兵趙福元往破之廣西巨寇張高友據蓮塘十年公奏派提督江忠義協剿誅之蓮塘既克公疏言浙江巡撫左宗棠深入腹地宜命江忠義師師顧其後路令道員席寶田先行江西當事移檄止之公曰彼意餉事難籌耳我豈以私誤公者未幾賊果上犯江西兵潰賴

席軍馳至大破賊衆公料事多中率此類平居慎於幽獨初在諫垣有直聲居官人或有誣衊之言公不以介懷曰吾用人行政事事可質天地鬼神何憂何懼卒年六十有三是時丁文誠公寶巡撫山東先是濟南城外有土圩以防寇文誠用公言改建石圩同治六年寇至不得逞公猶率鄉兵協守明年疾作遂卒浙江陸心源爲公神道碑所敘世系及歷官政績詳矣子慶澄附貢生二品蔭生由通判保升直隸州知州遞保知府至道員克承父志承䘵優貢生光緒十四年舉人由湖北同知保至道員亦以材學稱

江蘇候補道前署廣東韶州府知府兼權南韶連道陳府君家傳

陳府君諱應聘字肇華一字覺民先世直隸滄州人明初由滄州遷居山東濰縣數傳至侍御君所問以進士起家及孫調元亦由進士出身仕至刑科給事中祖孫並有聲諫垣由是世以詩書爲業自府君而上四世名顧不大顯然濰人猶稱爲科道陳家云曾祖志敬祖可久父國璞皆太學生皆以府君貴累　贈通奉大夫妣皆　贈夫人府君兄弟五人於次爲第四伯應芬舉人後官長清茌平教諭仲應軫少棄儒業持家政叔應召

爲伯父後季應樞舉人後官直隸候補道府君弱冠入縣學爲廩膳生充道光五年選拔貢生八年與從兄應奎同舉本省鄉試十三年成進士引　見以知縣用分發四川十四年充四川鄉試同考官所得多老成士適猓夷爲亂大軍進勦奉檄赴峩邊廳協助轉饟事事竣補新都知縣明年丁母憂服闋在籍侍親以父命促之出始謁選二十年選湖南新田知縣是時　宣宗臨御日久尤重牧令職引　見時詢知歷官所至遂改授四川岳池知縣以四川爲君所習履也二十四年大計保薦卓異旋丁父憂去職二十七年選授廣東曲江知縣

曲江爲交廣咽喉山徑崎嶇猺獞雜處時外夷入犯警報頻聞君旣到官嚴察保甲謹防內寇晝則巡行村野夜乃清理案牘歷四年如一日政洽民安卒以無事先是大府知君政績已奏請調補新會新會素號優區攝篆者多方阻君咸豐二年始得抵新會任逾年而有紅巾之禍紅巾者順德會匪何六有衆數千以四年五月辛亥踞東莞石龍墟作亂順德鶴山相繼陷省會戒嚴韶肇惠嘉四州以次蹂躪新會南通雷廉北負南順西控高肇東界靑山羽書紛馳達於宵旦府君亟召邑紳謀守禦之筴廉知舉人何琯負文武才開局團練事無

鉅細悉委治之延舉人何超光附生陳殿蘭武職何定章武進士許德元等共襄其事爲壇誓衆首捐五千金爲紳士倡所需軍械積衆旬日畢集當是時賊號三十萬首攻東門君手劍呼殺殲其渠魁賊鋭甚晝夜環攻彈丸如雨下君督守益堅遇雷雨雨從頂注屹立城堞不少動婦孺遙望疑以爲神城守六十日告急之書十餘上先後大小之戰二十有六俘馘以萬計八月庚戌援兵至賊去圍解邑人相與慶更生乃謀爲君建立生祠方事急時偕邑紳何琯等出行拊循百姓見道旁古井徘徊良久曰此吾儕併命處也琯等不覺泣下蓋君之自處有素矣何琯曰　國家承平二百年文武吏相高無事一旦盜賊發亂將不可治諸鄉宦老縫掖習慣太平或首鼠兩端臨時爲自全計公獨與琯等數書生日夜計畫辦給閧鼓譟聲輒裂眥相告曰我爲守土吏良不惜妻孥一開門與賊決死戰以孤城當闔省西南壁城陷卽高雷數郡望風瓦解非　朝廷有安危所關豈一邑事哉烏虖觀府君之所以語琯者其心志又可知矣事平敘功奉　旨賞戴花翎免補同知以知府補用六年署韶州府知府明年兼權南韶連道篆會從兄廳奎殉難武平預遣人接其眷屬至粵幸獲保全又明

年謝事至省垣是時府君歸志已決乃遵例捐升道員指分江蘇候補同治紀元遂乞休旋里時伯兄教諭君在籍教授生徒而仲兄叔兄已前卒季弟由北河同知洊保道員需次畿輔府君以老年兄弟相見無幾屢書促觀察君歸三年五月觀察君歿於保定府君聞耗大痛又前守新會積受暑溼至是病益增劇遂以七月四日卒春秋六十有五娶丁恭人側室惠宜人子五爾楨長蘆候補鹽大使爾棨由　國史館謄錄議敘候選鹽大使並加同知銜爾榕爾楫爾植皆早世孫六世昌光緒三十年進士今官吏部主事德昌二十九年進士廣

東河源縣知縣克昌太學生芝昌廩膳生早卒穀昌燕昌皆縣學生曾孫十五人元孫二人曾孫輩長者均能讀書克世其家

孫葆田曰予聞陳府君守新會事久矣同時守潮陽者爲濟寧李君後因保升知府官至廣東巡撫而君則中道解組歸歸又不四五年以卒世或甚惜之然予觀新會何君所爲陳侯生祠記及縣志所書宦績其功德在人遠矣世昌兄弟並從予遊閱示予新會靖變識略與岡城枕戈記敘戰守事甚詳予獨取何君志論與世昌所述行略著於篇士之遭變而不能守者其必如陳府君之知人善任以忠誠自矢而後能審所處哉

王伯庚傳

吾友會稽王子獻有賢子曰祖燾初字伯剛生而靜默五歲入家塾大父母父母咸愛其聰穎十二歲已徧誦六經能通其大義未冠補縣學生五應鄉試皆以官卷額隘見遺年僅三十一而卒卒之前一年子獻忽自汴寄書命更字伯庚曰庚與剛誼通剛吾慮其易折也若有先識者然伯庚生於大父金華府訓導署中以大父命爲伯父後幼時連遭大父母喪擗踊如成人見者異之王氏爲會稽士族世有名德伯庚叔父子詒以禱母請代自沈月湖死士大夫爭爲詩文頌之世所稱王孝子也伯庚時甫十歲亦操筆作誄詞人尤以爲奇其爲學官弟子員也與季父同遊泮水余同年友鮑敦甫編修爲題其行卷曰小竹林試草以其先嘗有竹林試草合刻也李越縵侍御時官戶部自京師寄文詡獎人咸謂王氏有子矣及父子獻入翰林以書名重於時四方朋好及九夷使臣方外緇衣之流以楮素求書者踵相接不能徧應則命伯庚代爲之書其於四體書無不工小篆則初法完白山人進而求之嵩塗又進而求之石鼓文吾鄉王文敏公嘗見其爲人書便面篆文以爲張皐文一輩人也而竟不壽以終其命也夫娶潘氏爲伯循駕部之女駕部始登第南歸見伯庚幼慧即許以女妻之故伯庚平生所得潘氏家遺墨尤多亦猶孔信夫之受筆法於華亭張文敏公蓋非獨家學淵源亦其濡染者深矣潘氏子歸九年生一子甫二日而殞以是得疾遂不起伯庚亦以亥年四月十一日卒初伯庚所嗣父年十九而卒婦孫氏亦年十九以不食殉夫　朝廷旌其節烈烈婦卒後十年而伯庚始生及伯庚夫婦又同歲又相繼卒又無子嗣故其本生父子獻哭之逾時而慟其仲弟祖榮敘述事略以敬求銘傳於當世路訪

嚴觀察實爲之誌銘其論生死夭壽之義略備矣余乃删爲傳以紓子獻之悲子獻名繼香由翰林院編修改官知府分發河南候補與予爲文字交

論曰余嘗見子獻贈路君聯文稱其家爲儒林文苑合爲一傳如王君父子乃可謂不媿名德後矣余聞伯庚所生金華府學舍遙對婺州芙蓉山有洞天勝蹟故伯庚幼名蓉孫而所著有玉芙山館雜稿皆未成編惜哉王氏刻有清芬錄其世德與節烈孝行皆有傳茲故不論獨論余所知於伯庚者以爲雖死而名不朽云

于子和先生家傳

于先生文中字景通又字子和先世自文登遷濰父諱祉有學行以處士終其身吾鄉所稱濟園老人也濟園既有高名不事家人生業生二子子和其次幼聰敏沈默寡言七歲入家塾讀書不待督責濟園所講詩古文義法雖少小輒能通其意苟有得即札記之弗敢忘性醇謹侍親左右無違事繼母如母繼母口瘖人晚年得廢疾坐臥飲食皆需人惟子和能先意承志曲得其歡心及父母相繼歿以哭泣過哀遂得目疾伯兄歿遺孤三人撫之如己出及家人議析居乃命己子二與兄子三均分焉居恒自奉儉約非祭祀與有客至不肉食每日黎明即起躬親灑埽過春秋祭祀先一日即齋戒必誠必敬以族譜失修日久爰集宗人倡立條規爲續譜復親爲之序少承先志不汲汲於科名弱冠後始爲博士弟子員中年迭遭大故不與試事者十餘年至光緒己丑　恩科舉於鄉年已五十有二矣先是黃體芳校士山東歲試取先生爲一等例補廩膳生故事以七月十五日截缺先一日學署已具文序補矣適會口瘖人於次日病卒有與先生爭先思得廩餼者乃誣先生丁憂爲十四日或勸先生與之辨先生曰焉有身居苫塊而與人爭是非者其後乃以今總憲陸公爲學政

時取列第一名食廩餼及再上春官不第亦遂無意進取矣嘗主講平度書院從遊多知名士今川督錫公又嘗介友人以書招往山西謝不往癸卯秋七月以疾卒年六十有六子二濂芳萊州府學廩膳生清芳亦習儒業孫二並幼

孫葆田曰先生長余二歲余於辛卯冬始識先生嘗延先生至叔弟武陟縣署課余從子讀先生循循善誘與人交無遽色無疾言見者莫不竦然起敬當庚子京都變起濰有亂民焚教堂事邑人大恐或議攜妻孥遠避先生曰我能往寇亦能往去將何之其臨事有識如此

壬寅春余護叔弟喪歸自光州先生親來弔唁爲之出涕是年夏余返河南其冬聞先生得疾及明年秋九月余復護季弟嗣子之喪至濰則先生歿已三月矣聞先生臨卒遺令葬儀悉依通禮不得作佛事濂芳等已乞吾老友張次陶誌其墓余乃疏狀而爲之傳

凌怡堂家傳

君諱顯德字怡堂其先固始人明初遷居西華人　國朝有諱謙者由武舉起家官至雲霄鎮參將爲君五世祖父諱松林中道光二十年鄉試第一名舉人咸豐三年成進士官至直隸補用知府加道銜　誥授中憲大夫以循吏稱歿後崇祀名宦雄縣民爲建專祠祀焉君以諸生隨父任名邑造著勞績父命援例入仕時功令無父子迴避例故得以縣令需次畿輔初補靈壽令靈壽爲先儒陸清獻公舊治君始至喜曰吾得所師矣凡所措施寬嚴交濟民愛之如慈父母以母憂去邑人於松陽書院懸道媲先賢扁額以志遺愛君以不得視母含歛悲哀甚致得疾服闋擬不復仕父督之出逾年補盧龍令清積案除暴安良一如治靈壽文文忠公嘗因公過盧龍聞君政績極稱之旋丁父憂歸服闋再出遊方伯智閒語人曰吾聞淩君盧龍至今民思之非惠政

入人者深何以至此又知君素究心水利乃委君辦大清蘆僧河工四年而工定委署臨榆改調雄縣雄爲中憲君故治慈惠在民君亦因辦治河工與其耆老習恐狎而生玩也下車即示諭紳民毋得以私事相干是時大清河決侯留村口君以水鄉民瘼苦倡捐督修並請緩赴河閒本任力任其勞閱數月工竣始行邑人爲立石隄上曰凌公隄過客咸有歌詩而寶竹坡侍郎一章爲尤著云其詞以爲河雖徙隄未移則君名常在也君既莅任河閒以緝獲重盜功議敘適有使者察河渠議以縣境及大城爲鄰邑歛君力爭之幾獲譴未幾調肅寧肅寧之民旦夕望君至而河閒民亦禱於神願君復來乃終以他事開缺逾年補武邑先署大名又署肅寧癸未秋始莅武邑未三年遽以疾卒光緒十一年某月日也有子三人長甲棟增貢生次甲墊優廩生次甲烺丁酉拔貢生與葆田善嘗裒集兩世遺書及友朋詩文曰循孝贈言用沈叔眉侍郎所題循吏孝子語也其細行則湖南黃曙軒先生所敘君傳備矣葆田爲掇其大略如右

論曰予嘗過雄縣見所謂凌公隄者闔邑人猶稱君兩世治行弗衰記曰君子也者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

子如君父子信可謂民之父母矣黃先生謂君學陸清獻爲師亦良吏亦孝子其儀型百世宜哉陸清獻治靈壽七年君先人治雄縣亦七年而君所至皆未久然治蹟幾比陸清獻信不媿家教云

杜韞輝家傳

杜韞輝名銹掖縣西杜氏韞輝其字也先世由四川遷山東萊州所居村久而成聚曰杜家村村故瀕沙河河北流入海一統志謂之白沙河道光末河徙西北行村外隄樹被水齕幾危君獨躬親壅治積數年隄復其舊村以無虞所保全甚巨而君家故非饒裕人或謂形法家言村爲水氣所鍾當有素封者興富而好義者應之既而君二子景渭景漢以善治商賈起家累貲數百萬光緒七年河決山東□□災黎徧野時君歿已數年景渭承父志捐千金助振奉　旨旌表甲午乙未間中東戰事起景渭復捐銀二萬助軍需　朝廷嘉其勞其急公好義皆自君啟之也始君由議敘同知　例授奉政大夫及子孫相繼貴顯　誥贈君爲中憲大夫至是又蒙　恩賞給二品封典鄉黨以爲榮配張氏與君同志嘗偕君拾薪以供翁姑晨炊後及見子孫富貴亦　累封夫人

孫稼田曰沙河杜氏有二其一與予兄弟爲齊年交予閱韞輝君行誼久矣君少爲伯父後伯父傭有中人產而君本生母垂老多病季父貧且無子君事三父母如一曲盡孝養咸得其歡心用能孝友傳家子孫遂致豐厚迄今客車過沙河者莫不豔稱杜氏豈非所謂積善餘慶與予故采君遺事而尤獨重其篤行亦欲使異時觀民俗者有攷焉

東承志家傳

東君繼宗字承志世爲淄川人曾祖文穡以儒醫稱於邑祖父業儒不善治生家因日落父年二十餘侚從師受讀其後乃改習商業服賈江南時君生甫八歲値祖母病獨求醫藥必得愈而後喜見者以爲難能年十三即從父江南學爲賈每念母在家勤苦輒不樂父因使歸治貿易里中無何聞父歿君慟不欲生母諭以靈輀未歸不宜致哀毀乃盡質婦嫁時衣躬往扶喪婦亦能如其志也既營葬畢理生如故居數年家業漸贏遇鄉有義舉無不竭貲贊助暇輒讀醫書思繼先人志嘗配合名藥或外出即隨身自帶以施人晚歲家居求醫者踵相接其貧且遠者則留之外舍食以饘粥有來謝者必卻之觀察使李公聞君行嘗獎以存心濟世扁額君

受而藏之命其家勿懸也自君繼父爲諸前後幾四十年不避勞瘁當咸豐中南匪擾掠邑境母門氏適病殁縣中君措置有方克完大尋同治初土匪劉德沛擾城君已避寇鄰村偕父老築村堡晝夜防守又於所居村南治石橋以利行人至今過客便之村人有買童女爲妾者未入室而村人故其母欲求放還而無力君聞乃代爲償其值遂得母子歡聚其慷慨好義多類此始君先世所居曰蔡王莊君以先人廬墓所在七十後遂徙居焉卒年七十有七子夢庚求遺言君曰吾生平惟守臨財毋苟得之戒汝能奉而行之吾無憾矣又遺命身後無厚斂鄉之人咸歎惜曰是能以勤苦起身且施德而不望報者也烏虖是可以傳矣君之子夢庚既承家蔭乃援例爲君請五品　封典如禮云

論曰昔束廣微補南陔詩其首章曰眷戀庭闈心不遑安方君奔走大江南北以謀生送死其心何嘗一日忘父母哉書稱肇牽車牛遠服賈亦以孝養爲重耳人皆知束晳曉而家益饒裕豈知其根本所在不媿祖德云云耶予聞君生平無戲言無怠容雖鄉人狡黠者莫不感而生媿是固然已然予尤重其質行故爲傳次如右

李孝子傳

孝子李中和字時堂先世籍鄧州孝子幼隨祖父遷巢縣之尤家村家亦貧祖父爲人傭孝子鬻柴以佐養母楊氏性嚴厲孝子事親不少忤親疾視湯藥數月不交睫咸豐十年皖匪竄巢孝子母病臥牀轉不能行孝子負之避賊近家人盡逃獨守母不肯去無何賊大至孝子以身蔽母曰可殺我勿傷吾母跪乞不已賊爲感動相戒勿擾舍之去越宿家人返見孝子偃臥道中仍延叩喚之醒乃扶歸見者哀之母旋以天年終孝子哀毀骨立廬墓三年還居日輒泣涕終身不改孝子晚歲精醫術其後家稍裕施藥施食不怠年六十六卒娶鄭氏

事翁姑柔順謹慎亦以孝稱光緒二十二年里人爲孝子遺行詳有司上請大府題請　旌表得　旨建坊如例

論曰李孝子天性孚人沒而終能食報予得於所聞者如此孝子有子曰沛爲巢縣諸生其同學高炳宸嘗爲孝子作傳稱其五世同堂獨能調處輯睦人無閒言嗟乎是固然已然孝子之得　旌表獨以負母退賊與廬墓事見重耳其他事不盡傳而右子有孫將大其門予於是益不能無感云

鄉賢李先生傳

李先生諱元綳字葉初一字青函彥工人生而敦篤少長讀書即嗜程朱之學家故清貧事親以孝問教授鄉里束脩所入甘旨無缺母病焚香籲天求代病旋愈又八年母卒事父愈謹道光二十九年以歲貢生舉順天鄉試學使劉詹巖先生嘗以孝養績學表其門爲鄉人矜式同治元年舉孝廉方正先是咸豐中捻匪竄擾山東先生倡議於所居舊軍鎮築土堡以爲防禦其後寇再至不得逞近村避亂人堡獲全者無算同治六年粵匪餘黨犯東境鎮獨屹然無恐邑故有繡江書院先生率士紳集貲重修規模大具又以其閒輯修邑志以備

文獻考資由是士皆奮起嚮學其他事有關於風化者無不竭誠爲之亦其學行所推者然也七年選授鉅野訓導勤心訓迪月有課日有程士習丕變當是時平遠丁文誠公巡撫山東建尚志堂於金綫泉上以培植正學聘六安吳侍郎主講席不至乃以先生爲監院諸生受約束惟謹先生終日危坐無惰容平居言動必依於禮法其教人必由朱子小學入嘗置日省簿以考察言行又嘗語諸生曰聖賢道雖高遠然皆有階級可尋人但患志不定心不專耳又曰古人絕大事業皆由誠敬做起其自道所得如此所著有五子近思錄注釋十四卷居業錄注釋四卷十三年春卒於書院春秋七十有五子某某孫幾人曾孫敦益光緒某年舉人三十一年巡撫楊文敬公以先生行實入奏奉　旨由禮部議准入祀鄉賢祠

孫葆田曰先生門人孟憲璋余同年友也嘗稱先生出人宋賢堂奧眞道學有得者余於同治辛未壬申閒嘗一再見先生今三十餘年矣先生名在國史又有劉編修表其墓所載言行大端已自可傳余更爲傳以識其崖略亦庶幾聞風興起者鄉人知所歸焉烏虖道之不明學術益歧求躬行君子如先生者曷可多得哉曷可

多得哉

鄉賢孫先生傳

先生諱錫軺字德輿鄒城孫氏世有隱德自高祖以下五世同居父諱獻廷有子三人先生其季也幼秉庭訓讀書一室兄弟友愛逾常嘗額其堂曰棣華里黨中有兄弟鬩於牆者父老輒引棣華孫氏以媿厲之先生早孤弱冠即授徒於外學以通經致用爲主其教人必勖以敦品勵行不沾沾於章句文字之業而亦以是傳諸家故及門之士與其子弟輩多所成就先生由咸豐辛酉拔貢生同治元年舉於鄉所居在鄒城縣西曰馬頭

鎮咸同間粵匪捻擾所至土匪蠭起相應鎮爲一邑精華所聚先生倡議築圩爲守禦計圩成而賊匪大至得保無虞鎮東北隅曰牛市或議畫界而守別築小圩先生與兩兄商訂捐簿聯合同志籌費補助其後賊數圍小圩不得入兩圩亦終合併同治十一年大水衝刷沂河堤馬頭鎮北枕沂河勢將決口先生率合圩人集木椿柴料竹纜帖隄迅下三晝夜始獲安全水落後復購石爲基以圖久遠數年工竣遠近咸蒙利焉邑有一貫書院荒蕪日久縣令李君延先生主講席因察有典肆舊存息款又募捐市稅釐定章程修葺齋舍設宗聖神

位率諸生以時習禮其中又勸捐紳富修建考棚士習文風蒸蒸日上光緒三年選授聊城縣學教諭課士一如其教授生徒時寒士以贄進者卻勿受十年十一月晦卒於任所柩歸諸生有送至百里外者卒後二十年邑人追念舊德與子友蓮孝行造具事實冊結公舉入祀鄉賢經山東巡撫奏請咨部遵照新章分別立傳

友蓮字幼青同治九年舉人光緒元年舉孝廉方正年弱冠時遭寇亂值父外出扶母攜幼弟避難望見賊氛潛伏榛莽中得免隨父爲善鄉里事無不舉父任聊城教諭以母患頭風屬弟友夔侍父往而身留侍母疾迨弟以父命援例入內閣供職京師私念父老需人乃稟命於母往省父未久而父病醫藥必親嘗父卒親含歛俟弟歸扶喪返里又婉曲勸母節哀恐觸發舊疾也及葬一依禮制生平曲體親心兄弟怡怡內外無閒言歷署泰安樂安訓導補肥城訓導悉依家法爲多士楷模及甲午成進士　欽點主事分戶部學習乞假省親回籍後遂不復出家居七年母病食不飽夜不寐以弟遠任江寧獨力經營凡附身附棺之具必周必慎比遭大故猶引咎自責日夜號泣不止竟以哀毀距母歿四十九日而卒聞者咸稱其孝云

孫葆田曰戶部君與余同歲舉於鄉其弟友夔字花樓又與余叔季兩弟爲鄉貢同年故余夙知先生世德頗詳蓋詩書孝友之澤長矣花樓成進士在戶部君前今官江南知縣有循聲而余叔弟不幸卒於光州任所其政績曾由河南大府奏請　國史館立傳余季弟亦以孝行　旌獨余垂老無成執筆爲先生傳蓋未嘗不赧顏滋媿焉烏虖賢孝萃於一門如先生之世澤流衍何可及哉何可及哉

蕭麗璇先生傳

蕭先生衡字麗璇一字荔軒歷城人祖虞廷父兆唐有

學行先生胚胎前光幼侍巽祖父授以經傳諸說輒能解悟同邑何鄰泉先生一見器之妻以姪女弱冠補諸生丁父憂喪葬悉依禮經先是家故有鹽業後雖虧累尚存親友借劵甚多皆無力償還先生悉出焚之曰士貴自立留此何爲乃發憤攻讀以教授鄉里爲仰事俯畜資學旣成試輒冠其曹顧以數奇列優等十二次始食廩餼鄉試膺薦者九備中者七而卒不獲售年逾四十乃就教職先後任黃縣教諭訓導絜身教士學者翕然宗之黃縣多富室苞苴盛行先生於非義之財一介不取其課士也月集士子於明倫堂教以讀書窮理取

法宋儒爲濂洛關閩之學嘗手書朱柏廬爲官心存君國讀書志在聖賢二語爲楹聯俾學者見而知警繼署昌邑縣學有某生因事涉訟邑宰誤聽人言誣以匪亂時曾劫質庫諸生譁然先生力爲昭雪事乃得息又一署壽張縣學一如在黃縣時先生自授徒里塾至此教學垂四十年及門之士掇科第者指不勝屈而先生則壹意敦行不復以功名爲念撫弟及諸子恩義兼至戚黨有惸獨者時周恤之與人交忠信篤敬粹然有儒者風晚歲家居與同里尹都轉式芳李中丞慶翶汪太守兆侗吳刺史夢齡陳觀察欽傅觀察廷琦賈學博邦達

李教授春元詩文游讌里人稱爲佛山九老年六十八卒著有詩義約說以約齋詩文集妻何氏年屆百齡子樹昇光緒乙未進士戶部主事孫恩廣德慶皆縣學生以儒業世其家

孫葆田曰余昔主講尙志書院時先生已前卒不及接其言論丰采獨聞先生生平篤內行及教學大指從學者皆來往如家人父子故先生歿後所任三邑諸生徒應鄉試至濟南者猶相率展墓致敬焉先生之子樹昇從余遊所稱述如此烏虖先生可不謂耆儒與

李心傳先生家傳

德平李先生諱法中字心傳濟南府學生性至孝自幼讀大學論語卽謂聖賢言語皆分內事父母歿三年不入私寢平生無妄語無惰容教人以小學近思錄爲敦倫立品之方文章根據理要著有讀大學劄記論語劄記性理劄記士大夫競相推重以爲篤行君子子敬修敬身敬熙皆舉於鄉敬濟歲貢生皆能世其家學

敬修字子靜一字吟舫幼聰敏讀書能强記好吟詠守庭訓事親未嘗有違忤與諸弟共筆硯講論切劘父患風痺復病疽禱於神乞減已壽以愈親疾光緒丙子舉於鄉一試春官不第逾歲卒著有望雲吟館詩鈔

敬身字省吾生而沉慎稍長受書庭訓恭嚴獨坐齋室至日晡忘食弱冠受知於督學使者同治壬申膺選拔貢生明年中鄉試舉人甲戌應禮部試未及覆試遘疾歿於京邸年甫三十有一

敬熙字文止又字少傳幼隨父兄避亂歷下肄業濼源書院試輒冠其曹爲學恪守庭訓篤好詩易嘗曰易以寡悔尤詩以道性情於日用行習最切舉光緒乙酉拔貢未及　廷試丁父憂辛卯舉於鄉主本邑書院講席八年歷主鉅野日照各書院爲邑校士館小學堂時有倡言廢講五經者獨斥駁之嘗曰士不患貧患不立志

耳所著有臨邑縣志

鄒府君家傳

府君諱湘臯字衡臺茌平鄒氏所居曰馮官屯先世在明季嘗有聞人至府君祖父以農業起家致巨貲有田數千畝祖諱述禮父諱振岐太學生府君生有異稟少嗜讀書慨然有濟世之志年既冠入縣學食廩餼從清平王心潭先生遊同學二三十人皆高才生府君獨以謙退稱冠履樸素食甘蠡糲王先生心異之以爲鄒生器量未易測也顧屢應鄉試不獲舉太學君年漸高遂以家政付之咸豐五年粵匪李開芳由高唐竄至馮官屯閩府君家有積糧據圩而守盡驅居民太學君出稍後偵知匪酋所居室當是時忠親王僧格林沁統大兵圍剿馮官屯府君奉父命詣軍門告知匪酋所居已室官軍以巨礮轟擊倉箱盡燬賊無所得食府君復獻策引河水灌其圩大軍具知道里遠近李開芳成擒王欲爲府君奏請獎敘府君曰國家除巨患閭閻獲安堵

生始願畢矣今故里盡化丘墟若因以爲利父老其謂我何卒固辭其後乃援籌餉例以訓導候選未幾太學君棄世府君哀毀盡禮同治二年土寇起七年捻匪大至府君益出家財佐治團練官民皆賴之茌平舊有壇廟祠宇多傾圮城樓雉堞半皆墮壞府君捐資次第修治忠親王遇害曹州奉　旨立功地方建祠咸同開殉難男婦有　旨建忠義祠厥費甚鉅府君並獨力任之時久亂後地方凋敝凡有公舉府君無不首先爲倡親族鄰里因難失業者皆量其才能給資本使謀生理十三年府君遽以疾卒年□十有□子德義咸豐辛酉拔貢生官刑部員外郎方年少時府君爲除學舍延名師聽四遠之士來學歲嘗數十人及其筮仕刑部也府君諭之曰自余先世皆欲以讀書發名成業余顧不能掇乙科以報祖父其志之所存有非一秀才所能爲者汝

其勉之府君少所從師孫先生欽若宦遊浙江二十餘年暮歲歸來清風兩袖府君爲治居第養其餘年及府君卒孫先生哭之慟曰吾非哭其私惜其未大用於世竟齎志以終也初鄒氏有家祠燬於兵府君廣購基阯恢其規模又多設院宇庖湢悉具爲族中弟子讀書義塾又置義田數百畝事未蒇而病劇遺命刑部君踵成之府君以子貴由員外郎加三級 誥封中憲大夫

孫葆田曰刑部君與予先後同官西曹予夙聞鄒府君佐大軍平粵匪李開芳事甚詳今刑部君歿已數年有二子長兆誦仕爲山西吉州知州以伉直不能合時棄

官而歸次兆敏字愼言以字行光緒己丑 恩科順天舉人內閣中書並有祖風與予善以崔君肖庭所爲府君事略屬爲家傳予爲撮其大要如右烏虖世方多故如府君之見義勇爲功成身退口不言勞其志量曷可及哉

袁敔父先生傳

袁先生錦字子文一字夢茗晚號敔父泰州人父蕙茝母王氏以節孝 旌先生生而肫篤自幼讀書習舉子業不爲剽襲之學年十八入揚州府學嘗肄業梅花書院再應督學試以性理論列優等歷躓棘闈光緒元年 恩科鄉試同考官以元卷薦膺典試者忌不入式同郡儒林劉壽曾見其卷深爲歎惜因勖其纂楚辭疏證以補戴東原氏屈原賦注所未詳先生由是益肆力於古學爲文初擬庾子山繼乃宗唐宋八家嘗問弟鑣曰吾文何似對曰似南豐則大喜詩五言學文選七言古近體學唐賢一時名重大江南北晚年學易手錄易九家注未成書尤與丹徒莊中白棫善棫故深於易者也先生以母老倦遊侍養於家撫諸弟有恩義錢閣學桂森主講江寧鍾山書院延先生襄校經古課卷學者翕然稱善先生爲人耿介絕俗不與闊外事晚病風痺臥

牀褥閒猶手不釋卷卒年六十有八門人私諡曰文介先生

孫葆田曰余夙聞泰州有袁子文先生江北一學者也及是與先生季弟鑣遊得讀所爲家傳謂撫我則兄知其幼孤賴伯兄教養以至於成立按宋史稱曾子固撫諸弟於單弱中故稱爲孝友先生文宗南豐其行誼亦絕相似云

李母冐孺人家傳

鹽山李主事念慈之曾祖母冐孺人生則悉惠孚於鄉里沒而子孫守其教澤迄今環李氏所居無遠邇內外

宗族咸稱孺人爲厚德葢距孺人卒時八九十年矣孺人考諱某閆氏故鹽山名族也當孺人始歸時夫家貧甚乃用商賈謀生孺人佐以勤儉凡數年家漸裕由是治田畝肆力農事積十餘年後其家居然富有矣孺人之夫曰惺菴府君以積勞年四十而病卒孺人兼理內外井井有法性喜施與凡濟老恤孤憐貧之事罔弗力爲爲之而尤不欲人知李氏在前明時尚多能讀書取科目及是日益衰替矣孺人乃命其子爲諸孫延師教之誦讀擇宗族子弟有材質者咸納塾中其後李氏子弟列庠序取科名者相繼不絕由閆孺人之教也其訓

子孫必先之以敬宗收族族人有流徙者輒招徠安集之其他貧窮無力者則賙卹之老幼給以衣食壯者量能授資必使盡得溫飽而後止故其沒也哭聲震巷中至孺人孫曾時猶有親族相依不去者諸老人談及舊事往往泣下不止烏虖爲善者不望報閆孺人以一婦人而能感化鄉里且使其沒世不忘若此非有純德懿行何以及茲惺菴府君諱化才一子福槐以幼病廢讀孫三人靜川縣學生印川一名深少棄學佐父理家事映川縣學生曾孫幾人某某皆治儒術念茲同治甲戌科貢士與葆田爲同歲生一日手家狀述孺人遺事請葆田爲文以傳示無窮葆田遜謝不敏則再拜言曰念茲曾祖妣功德在李氏而不獲有司表其門閭以念茲官微又不得仰邀　國恩貤贈曾祖父母於心歉焉惟吾子哀而鑒之幸甚葢今制女子守節必年未三十喪夫者乃予旌表孺人守節時年逾三十矣於例不得達於州郡念茲故云

論曰自劉子政敘列女傳所載多古人嘉言懿行葢所以彰內教正人倫而佐王化也及後代修志乘者獨稱節孝曰列女而婦人之有賢行足爲壼則者或不具於義微矣觀李君所述閆孺人教子力學惠及宗族雖古

所稱賢媛淑德何以異乎而天亦卒祐其孫子使食報於後人有世道之責者亦惡可使其無傳哉

李氏二節婦合傳

節婦劉氏恩貢生劉人豪女適同邑太學生李一諤次子絅年十七于歸十九歲夫死守節事姑如事其母姑以壽終翁老矣重聽而多怒二子侍左右稍不如意即撻責惟節婦善會翁意奉事無違鄉里以孝聞長姒岳氏早卒遺二女節婦教養如己出其兄公繼娶姚氏又卒遺三男一女節婦撫次男惟棠爲夫嗣諸子皆視節婦如母不自知其無母也光緒□年有司上其事　旌

表如例節婦孫氏太學生孫门述女也適縣學生李一聰子緒與李絅爲從祖父兄弟婦年二十七夫病癧殲朝夕奉養無懈緒卒遺一男一女男九月女四歲耳節婦事舅姑能得歡心男既長名恆棠已能讀書有聲庠序間翁年七十以壽終姑老且多病恆棠方幼侍湯藥惟節婦一人鄉里皆稱其賢光緒□年與節婦劉氏同以節孝　旌

論曰兩節婦所遭不同而卒皆茹苦含貞以完其志豈非所謂純孝哉余離鄉久不獲從諸長老問鄉里懿行軼聞今年夏閏孝廉大奎以書詒余京師屬爲節婦表

其行余以所述事稍略不能據卽成文會歲暮省墓至雒顧念家室有感於懷因爲兩節婦合傳烏虖余文固不足以傳節婦彼自有可傳者在皎然與冰霜爭潔可也

胡節婦傳

節婦陶氏浙江會稽人父恩榮前河南汝州吏目氏年二十歸同鄉前河南候補縣丞胡君楨之子友衡爲胡氏家婦性和婉事舅姑能得歡心與大同志舅姑皆稱其賢光緒三年中州大祲縣丞君以辦振積勞卒家中食指繁朝夕幾不能舉火友衡則悉委家事於婦獨身遠遊以謀衣食氏於時拮据支拄典嫁時衣供甘旨事姑並撫諸幼弟內外得免飢寒如是者積四五年及友衡得疾輿歸氏侍湯藥衣不解帶每夜深焚香籲天願以身代無何友衡卒痛不欲生姑勉以大義乃強起帥事如素當是時氏年僅二十有八無子又數年夫弟之子啟純生乃奉姑命立以爲嗣以養以教今既成立矣姑太夫人已於前歲卒節婦守節逾二十四年鄉人宦中州者咸重其孝行乃爲具牒請　旌表如例

論曰子與節婦之夫弟巽青善巽青每言昔歲遭家多難母氏劬勞微兄嫂某幾不得存活又言節婦生平無

疾言遽色其事親可謂先意承志嗟乎孝本庸行然末有不孝而能矢節者至婦道尚柔不幸而以節著則往往有陽剛之性乃節婦獨異是易曰坤道无成而代有終如節婦者可以當之矣

節孝王氏傳

吾宗居福山者有宮莊太學生孫文澄其子曰盛儒娶同邑奇山所鄉飲大賓王欽之次女年十九來歸克盡婦道二十三歲而夫歿氏痛不欲生既念舅姑在堂而盛儒無兄弟且身有遺腹天其或者不終絕孫氏血食於是含淚飲泣孝事高堂門以內米鹽瑣細之事悉一

身任之及彌月而生子男也恩勤撫育以養以教其後舅姑相繼歿喪葬莫不盡禮鄉人以是尤欽其孝行子名德銘今既娶婦生子矣氏善治家以勤儉為教家益熾昌會族中修譜將公舉其行請有司以聞得邀　旌表而屬予為文以傳後世

論曰古人謂死節易撫孤難富氏初喪其夫煢煢在疚豈知身果有嗣哉獨以一念精誠幸邀天眷孫氏宗祀不絕如綫而卒之仰事俯畜至行無虧使人稱為節母稱為孝婦易曰坤道无成而代有終其氏之謂與

猗蘭館詩集小傳

周君□□有淑女曰□□□小字韻仙生而穎敏端莊好讀書七歲父授以詩輒能吟詠偶有所作援筆立就所讀書過月不忘尤篤於天性舉室稱其孝恭年□□歸江陰繆氏夫婦倡隨相得也不幸以□疾卒年甫二十有三遺稿僅存十之一二其家裒集所得古近體詩若干首題曰猗蘭館女史遺集將付諸梓以傳於世余與周君為世交素知其女賢女嘗見余所作陸貞烈傳愛其詞臨卒謂家人曰吾父友孫先生善為古文吾死後能得其一傳足矣蓋所志不僅在詩詞也余哀其意為傳如右

論曰乾隆時大江以南有以詩才倡道後進者至編為女弟子詩風流所被亦遠矣猗蘭館女史僅聞風而興起者乎少承家學工於吟詠蓋天性也獨怪造物者既予以異常之質而不使其永年乃僅僅以遺詩傳也毋以彼替之忌才與可慨也夫

兵部右侍郎徐公神道碑銘

光緒二十五年夏四月癸未提督安徽學政兵部右侍郎徐公薨於太平使院於時內自京師外至遐陬荒域人無論識與不識聞之咸同聲歎曰中朝失一直臣矣而小人平時不樂公之彈擊者至此又皆以為得肆其

志益直道之難容於世如此此公之子所以不求銘於當代鉅公而獨以文字屬葆田書與烏虖葆田之文果足以傳公哉公諱致祥字季和世為嘉定人曾祖父諱煒縣學生祖父諱經由翰林院編修官至分巡山東濟東泰武臨道兩世皆以公叔父郙見官兵部尚書　晉贈光祿大夫公父諱鄴道光二十三年順天舉人前官兵部郎中　誥封光祿大夫前母袁氏母汪氏繼母朱氏並　封一品夫人兄弟三人公生而穎慧奇偉祖父觀察公絕愛憐之讀書為文有奇氣不屑屑於章句之學年二十二與叔父郙同舉順天　恩科鄉試明年舉

恩科會試第一入翰林爲庶吉士是歲咸豐十年也其秋　文宗巡幸熱河明年八音遏矣公每獨居憂憤思及國事輒流涕同治紀元公叔父成進士殿試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公亦以是年留館授編修越三年丁繼母朱太夫人憂服闋擢詹事府右中允九年秋偕餘姚朱公典山東鄉試十二年秋又主浙江鄉試號稱得人今上御極之初公循分盡職嘗預分校禮闈凡數遷而至內閣學士光緒五年奉　命視學畿輔未終任而以丁父憂去職公於是時哀毀骨立又自以三世受國厚恩父子同居清要苟不能有所建白何以對清時

而貽令名及服除再補內閣學士擢禮部左侍郎遂上書極言天下事是時山東屢被河災會是時議行新政公獨疏爭以爲　國家經費有限宜急修河工以奠民生而罷諸不急之務其語激切遂奉　旨嚴議鐫級而公亦以此名震天下　朝廷知公忠直無他未一年起官太常寺少卿公益感激圖報先後章數十上皆能言人所不敢言者章或留中不報故人亦莫得其詳而籍籍在人口者最後有糾彈湖廣總督張公一疏議者以爲此尤可見君子之無黨云自　今上親政後公每遇事陰爭上亦知公忠誠由太常寺卿一歲三遷至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十五年秋典福建鄉試明年會試知貢舉士論翕服又明年秋典廣東鄉試星軺幾徧嶺嶠矣而公以爲人臣爲國求才尤在以身示則其由宗人府府丞轉副憲也在任三年丰裁峻整臺規肅然適公叔父遷左都御史乃改公大理寺卿而是時公實有憂慮山積一疏極論民生之艱吏治之壞士習之斁官方之弊凡數千言其語多見采納益　上之知公深矣會甲午春浙江學使陳公入爲順天府丞乃以公提督浙江學政而是年朝鮮事起自秋至冬大兵戰輒不利公雖校士事殷每憂憤太息復於其閒薦保文武人材及明

年和議已成公上書以爲方今急務首在進君子退小人且國恥不可忘武備不可弛其語尤切聞者亦無如何也既任滿宜受代　朝廷以公善教士乃更拜提督安徽學政之命論者或爲公惜而公視居外一如立朝始終不渝其志方羣小亂政法令紛更天下匈匈不安公按試列郡寓囊於教一示以鎮靜並疏請舉行　經筵以正　聖學而朝政清明公特被　優寵晉擢兵部右侍郎於是人度公不久且大用矣而公見聖躬違豫　皇太后深宮焦勞大臣唯阿取容莫肯爲殿陛盡言者益深憂憤乃於歲終具摺本二疏專并

壽星今年春以書諭楳田曰吾以獲咎之人蒙 恩起用復躋卿貳無補 聖明當言而不言益恧顏無地矣近有 母慈 子孝並廣育皇嗣二疏此滌菴與子所嚴以爲言不敢以告人幸勿宣露也滌菴者公典試浙江所得士夏震武字也已而疏上果留中不下烏虖公今逝矣楳田所知者止此其他蓋莫能詳也公以文章受 三朝知遇其所欲盡忠以報國者亦不僅意在於斯而遽止是豈其中果有憂憤不自釋者耶抑天固不欲留我公以終彌成 聖清之休治耶吾知公雖逝其心則如前代范景仁呂獻可諸賢不能一日忘天下也

必矣然則世第以直臣目公又豈公之本心哉公爲人磊落光明與人言必盡其誠遇門人無賢愚皆愛厚之故所至尤能得士心既歿而遠近赴弔者常數百人公生於道光十八年十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二娶李夫人子二鼎襄應生候選中書科中書鼎康爲公少弟後女二壻濟寀孫榕定遠何炳瑩鼎襄等既扶喪歸里乃卜以其年某月日葬公於某原楳田敬敘公平生歷官大節其細行則附著之銘銘曰

徐公之肅寯生哲人克冠多士爲世名臣屢蹶不躓其氣愈伸司守壇壝典禮將遵外夷無禮封章上陳虜雖驕悍亦莫敢嗔河決桑乾飢民襁負公獨惻然傷如疾首募貲萬金信及朋友以活萬人具饘餬口陰德雖多辭功不有星軺四出行歌雪柳視學兩浙先正是程奇衺必警公則生明尤憐貧士廪食均平再加月試法備糊名嚴處各郡士氣英英載移皖江文風丕變按試潁州適逢寇亂親見流亡食不能嚥慨捐千金招徠民賤士亦感興下帷講貫凡此嫩行皆公末節湖惟生平一腔熱血持躬蹇蹇惡彼泄泄止酒下飲擊壺欲缺慷慨上章有淚如瀉胡天不弔使星遽沉忠懷耿耿江水深深前星未曜戎氛日侵職闕誰補大寶有箴敬告在位

無負公心

國子監祭酒王文敏公神道碑銘

烏虖庚子京師之變可謂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時矣而當此之際能皎然不欺其志以身殉國爲斯世振綱常且以一門忠烈荷褒寵於當時中外之人莫不稱頌尤未有如 欽命團練大臣國子監祭酒王公者也公諱懿榮字正孺一字廉生福山人祖兆琛嘉慶丁丑翰林仕至山西巡撫父祖源咸豐己酉拔貢由兵部主事改官知府選四川龍安府調署成都府知府特擢成綿龍茂兵備道署四川按察司使公自幼性情篤摯讀書輒

過目不忘年未冠隨父官京師觀政戸部聲譽大起諸公貴人爭欲出我門下而顧一不屑貶就同治元年應順天鄉試試卷已擬魁選既而以微疵見抑至十二年始中副榜第一座主吳縣潘文勤公尤重惜之光緒五年己卯舉順天鄉試明年庚辰成進士入詞林當是時公年三十有六矣又明年辛巳入蜀省侍兵備公既還都散館授編修因益講求經世之學公爲學不分漢宋門戸尤篤嗜金石文字得同鄉劉燕庭方伯所收藏頗富與濰縣陳壽卿學士商訂古文書疏往還不絕而常熟翁公與潘文勤公咸推公爲博學多識公於書無所

不窺而於古今奇字尤善悟覩近代通儒所得獨多蓋天性也丙戌丁父憂服闋入都供職癸巳 恩科典試河南歸橐僅餘千金以奉高堂曰此稽古之所獲也性詼諧與常人語輒戲笑怒罵獨談至忠孝事則掀髯抵掌聽者忘倦以是人多喜就公嘗言爲翰林必當供奉內廷及甲午 大考翰詹蒙 恩特取一等旋 召入 南書房行走未幾復奉 命署國子監祭酒而適會中東戰事急公上疏請回籍辦理團練以爲聲援奉旨馳往並頒發餉項五千金前此所未有也公因馳至登州周歷各州縣不避勞瘁是時公母謝太夫人適

避難金陵和議既成謝太夫人亦返里公因請假省親仍繳還餉項又辭東撫李公饋贐千金而以私財散遣所調哨弁各員曰吾媿未能爲國家禦敵敢虛縻度支哉先是公長子崇燕殁於京師遺孤福坤甫□歲隨母張氏亦於是時歸省謝太夫人因留養里第張氏今豫撫豐潤張公女也孝恭肫誠事重慈尤能曲得歡心公既回京覆命獨荷 聖眷優隆是歲補授國子監祭酒丙申春丁謝太夫人憂銜卹奔喪成禮嘗語次子崇烈曰吾不能孝養父母今事親事畢吾當致身於 國矣公爲人坦白平日不問家人生產至購買書畫古器則

典衣質物亦所不計故宦日崇而貧日甚服除再補國子監祭酒諸生得其指授者皆相勉爲實學議者謂自治公麟盛公昱而後得公而三皆不媿爲太學師也公直內廷既久或奉 旨鑒別宋元書畫或呈進異本經史子集或有時奉 敕書於私第則益加敬慎前後三爲祭酒以會典館編校敘勞加二品銜至庚子夏遂與李侍郎端遇同拜團練大臣之 命公於 召見時面陳拳匪無法紀情狀 朝廷始知義和拳爲亂民不可用而泰西各國已聯軍深入內地 國事不可爲矣初公所居第有井穴深而口狹公命匠甃口使大別爲橫

石於上七月二十日公猶呼宣武門出至團練局而是日敵兵已入齊化門甘軍潰散京師亂練勇倉猝不能成軍公薄暮入城次日早敵兵已攻東安門公徘徊庭院日晡時傳聞　兩宮鑾輿已西狩公慨然曰吾可以死矣吞金錢二及仰藥皆不絕乃書絕命字於几投井而死而公繼配謝夫人與長媳節孝張氏婦亦同時先公殉焉時七月二十二日也越數日張侍郎英麟始率人出井中尸面目如生乃爲置薄材成殮當是時敵兵猶充斥太學諸生乃相率服短衣泣拜於第敵兵問知爲忠烈之門亦相戒勿犯烏虖得此於外夷益尤難矣

公有幼子崇煥甫九歲及張氏所出孤孫甫十歲皆先時爲僮僕攜往他所故得免於難亂定豐潤張公使人徵至京師探得其實事聞行在　詔追贈侍郎銜　賜謚文敏準建專祠謝氏張氏皆附祀又　賞給嗣孫福坤主事而公次子崇烈爲公弟後者以直隸候補道先奉公命由天津歸里至是聞閧赴喪扶三櫬歸葬葆田與公爲知交聞公殉國偕同人設位而祭其詞有曰以公身爲天下師又兼練兵大臣固萬無倖生之理而某等所尤心折者公乃忠烈節義萃於一門其後恭讀
諭旨乃與私撰文字正同先是公嘗與人書謂身後易名之典當得文忠文節及隨扈大臣在西安倉卒遽擬乃獨括公生平以爲好古不意而公危身奉上與艱危莫奪之忱反隱而事後追論倘有謂公可勿死者人心陷蔽至此此昌黎韓子所爲致歎於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也公所著文字皆未就獨奏稿尚存卒時年五十餘先娶黃夫人生子二崇燕辛卯舉人次即崇烈癸巳舉人女一適今南汝光道吳封繼配謝夫人生子崇煥今年十五矣公既葬六年崇烈見葆田於河南泣曰先公墓碑未立願得有道者爲之詞乃爲銘曰

兩儀既奠君臣分定事三如一道無遷庭君辱臣死大義攸存地維以立天柱以尊胡古胡今所重忠烈爲稽紹衣爲杲卿舌偉哉王公乃天下師奉　命團練艱危不辭　鑾輿出幸迫於強敵世危時窮臣生何適在北宋世有李侍郎一死報國克服氐羌公今繼之義感婦女曰謝曰張節烈同許　天子曰嗟予有貞臣建祠附祀用式兆民名節無虧炳若日星千秋萬歲請視此銘

贈太常寺少卿高府君神道碑銘

畿南有賢人曰高君曦亭其立身有本末其爲學一本乎先儒而尤致嚴於出處進退之際葆田聞其名而不

得見蓋十餘年矣光緒丁未冬有友自綏遠城至奉君書及所爲先公事略與太夫人事略各一冊以告曰某與吾子夙相知而未獲一會面今願竊有請焉某不幸年三十有四而先公見背越三載始通籍於朝備官詞垣甫五歲吾母陳太夫人又棄養雖處憂患之中輒追念吾親生平敘述一二思得當世有道而能文者爲之表揚以傳諸不朽遭逢　聖天子推恩錫類往歲再遇

覃恩先公得因某官卿僚加級進秩　誥贈資政大夫先母　晉贈夫人而所謂飾幽表墓之文至今久未克立大懼先人行誼將遂湮沒弗彰惟吾子哀而鑒之幸甚葆田媿乎其言然莫能辭也乃爲撮其大要俾揭諸墓道之上按狀府君諱靜字尊誼別號慎齋世居寧河之北塘自其四世祖以儉約起家曾祖射斗益恢舊業以好行其德稱嘉慶元年與　恩榮千叟宴祖耀堂爲縣學生尤喜施予每傾囊以助人父敘五生而靈粹嗜學早世母陶氏矢節事姑以孝聞咸豐初膺　旌表府君生二歲而孤七歲就塾不待督責讀書目數行下他人莫及也稍長從津門張采軒先生遊每聞師說輒心契幼時頗好動采軒先生爲改名並命以字遂終身沈默端謹常慨然以古名儒自期與中表陳猶劉仲魯相切劘於學李文節公按試畿輔得其文大加賞異爲人誠樸惡奢麗一羔裘四十年垂老不易先時家故饒於財及是先業中落又爲某商侵蝕府君置不問適爲童子師資束脩以自給於書無所不通尤好爲古近體詩初沈浸於漢魏後學杜韓晚益沖澹近陶韋同治初有欲續畿輔詩傳者屢索稿不與曰吾尙覬有進也以道光二十四年舉於鄉至同治元年壬戌大挑二等候選教職追母夫人歿遂絕意科舉不復與會試初應鄉舉時里有鬻其婦者府君爲出貲以償所負得不行是年適舉於鄉人以爲陰德之報或問府君則對曰訛傳也其居鄉有盛德人莫敢干以私然遇人言行有失必諷諭之使改而後已至其教子弟則未嘗稍寬焉平生不與官府交所教士類多純篤寧河士習爲畿輔東南冠由府君啟之也同治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卒春秋六十有四其後部選容城學訓導而府君不及見矣所著有周易參考二卷又讀書隨錄七巨冊自離騷諸子百家詩古文詞下逮駢體文靡不選錄其所爲文主闡明義理而不詭於法子孫皆承其家學故邑人修縣志者以府君入文學傳而順天府志則采其懿行列諸先賢傳中非溢美也夫人陳氏考諱德明爲蘆台巨族于

歸時及事祖姑佐姑代饋得堂上歡心時府君勤於學不問家業有無夫人典嫁時衣釵備甘旨供祭祀必豐必潔所居舊宅敝而固或以厚貲餌之輒峻拒弗許人或以貧乏爲慮則曰吾家父子讀書好善方隆隆起何憂貧也生三子一女季子幼殤女適鄭子璧內教綦嚴子有過必怒責之嘗曰少年艱苦福之基也及次子入翰林長子選授教職訓之曰吾不樂汝富貴第願汝恪供臣職毋貽先人羞吾志慰矣光緒六年卒春秋六十有四子二長棠恩官望都縣教諭候選知縣直隸州知州用次賡恩曦亭其字也光緒元年乙亥 恩科舉人丙子 恩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歷官翰林院編修司經局洗馬簡放陝安兵備道庚子春 內召 弘德殿行走授太常寺少卿是年秋隨 扈至西安因引疾求退此所謂不苟於出處進退之際克紹其家學者與孫二曾孫二其他則曦亭所述詳矣葆田竊攷 本朝令典子孫官九卿者其祖父不得請入鄉賢祠蓋以防人世之私託然而若高府君者其行義既爲鄉人矜式今必不獲祀於有司然已受封贈至二品又爲府縣志載其行實足可以風世而勵俗獨予區區文字未必能信今而傳後又奚足爲當世重輕亦聊以慰賢者無窮

之思而已矣乃爲銘曰

高爲著姓實居北塘奕世載德厥後宜昌篤生偉人未冠失怙母訓是遵讀書好古及冠而試屢冠其曹矻矻爲學天挺人豪初時好動旋改名字師訓善承晦菴是視既登賢書尊聞行知教授生徒十載京師博觀約取與道大適詩學晉唐講經尊席亦有明訓外閫內方君子小人道分陰陽善不近名學不苟仕撰述滿家以貽孫子矧有賢配拮据相將甘旨是供時典釵璫爰生令子學繼容城節行克敦實有令名猗歟府君當代典型百世而下請視此銘

文華殿大學士贈太傅晉封一等男爵瓜爾佳氏文忠公神道碑

公諱榮祿字仲華瓜爾佳氏其先本蘇完部長有諱費英東者佐 太祖高皇帝締造鴻業有大勳勞崇德中加封直義公順治初定爲功臣第一雍正中加封號以宗子承襲世德流衍公其苗裔也祖莊毅公諱塔斯哈以幫辦大臣歿於喀什噶爾之役父勤勇公諱長壽涼州鎮總兵咸豐初與兄天津鎮總兵武壯公諱長瑞同日戰歿於廣西 文宗顯皇帝下詔褒卹稱其忠貞世篤公以門蔭起家觀政工部 顯皇帝識公名特擢銀

庫員外郎賞　詔至軍機處詢問祖父死事狀　帝爲動容者久之而是時執國柄者欲公出門下公辭不得幾致傾危未幾而天津兵事亟　聖駕狩木蘭恭忠親王奉　旨設巡防處檄公總其事和議成同治改元醇賢親王調公充神機營翼長是時公已薦擢京堂三年奉建銳營追奉天馬賊至鐵門關敘勞加副都統銜七年與平捻匪張總愚於畿輔　賞加頭品頂戴擢左翼總兵授內務府大臣十三年冬　穆宗毅皇帝升遐公以內務府大臣與　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同被　顧命公奉　兩宮懿旨迎今　上於醇邸入承大統公獨

籲請　嗣皇帝生有聖子卽承繼　大行皇帝爲嗣於時　兩宮爲之感動允如所請光緒四年由步軍統領拜工部尚書且駸駸大用矣而公遽引疾求退杜門御埽折節讀書著有世篤忠貞錄諸書屏居十餘年再起爲都統　簡任西安將軍以旗民駐防西土者生計甚艱乃於名糧外月給孤寡錢千其少壯者令練習洋槍以壯軍威二十年　皇太后萬壽公入都祝　嘏適東瀛戰事起卽留授步軍統領會辦軍務明年和議成後授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公因疏請變通舊制改習鎗礮又請設武備學堂二十二年以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

奉　命察閱蘆臺武毅軍小站新建陸軍二十三年會同刑部審辦大淩河馬廠案都人士咸稱其公允二十四年戊戌夏四月授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節制各軍會有欲得公兵權者小人謀亂國政是年秋八月　皇太后再臨朝聽政公遂奉　命入爲軍機大臣贊助綸扉　天子以聖躬不豫軍國事一倚公爲襄理旋晉文淵閣大學士管理兵部事務始公先後與文文忠寶文靖左文襄李文正諸公遊各以忠誠相砥礪至是諸公皆徂謝獨合肥李公與公爲國家柱石臣而李公歷任疆圻公在政府不立崖岸於中外利弊獨洞見本原

力持大體不爲眾說所搖二十五年冬　朝廷議建儲貳公因擬　詔旨以進其事祕而世莫得而聞也或謂公嘗力爭不得云二十六年拳匪起畿南公屢請勦亂黨保護各國使館而各國聯軍已入畿甸及　鑾輿西幸公亦集隊南下至保定獨有力圖恢復之意而是時大學士兩廣總督李公已奉　旨爲全權大臣同贊議和乃亟　詔公至西安默定大計公乃力陳宗社安危所繫凡敵人目爲戎首者皆得罪由是大局危而復安明年冬扈從　迴鑾至開封輦意留蹕是時李文忠以疾薨於京邸冬十一月　六飛入都萬姓悅服中外和

睢公之韻也公前掌兵部時建議仿設學堂以植人才至是乃建大學堂於京師而各行省所建設者爲高等學堂又爲科舉遞減法以冀羣材興起二十九年公以疾告龔繼公爲政者遂率意紛更而科舉亦廢矣公薨於癸卯春三月庚子是時　天子奉　皇太后展謁西陵禮成閱武於保定得公遺疏乃遣貝勒　賜諡文忠　贈太傅晉封一等男爵　懿旨有曰盡心竭力調和中外又曰獻納周詳有爲中外所不及知者則公之生平盡勞可想矣　國朝勳臣得諡文忠者在康熙朝惟輔政大臣索公乾隆一等忠勇公傅公道光以來林文忠周文忠沈文忠三公則以危身奉上先後並得美諡而中興名臣尤稱三文忠曰花縣駱公益陽胡公鐵嶺文公所謂腕誠翊贊者實能同心同德至公與合肥李公身後易名之典又俱出　特賜蓋尤爲不媿云

公初娶薩夫達夫人繼娶宗室故大學士靈文恭公女庚子秋歿於河南彰德府側室劉氏生一子□厚年□□歲從公西行返至華陰而歿公病革乃命以從子邑揆爲嗣　恩旨以四品京堂候補嗣爵女子二一適禮親王世子一爲今醇親王福晉

鄭一泉先生墓表

先生諱作相字仲巖一字埜夫晚歲結廬於韓家山第一泉之側因自號一泉鄭氏自唐時居今日照縣地詩書仁義之澤歷千有餘年未泯先生四世祖諱會述乾隆壬申　恩科舉人官河南濟源縣知縣以母老兄病辭歸遂終身不出著述甚富子若孫皆守其家學以訓迪後進先生生五歲而就塾不數年徧讀十三經旁涉詩古文詞居稠人中言動有法長老以爲異弱冠入學食廩餼既而累遭父母憂以哀毀故遂致羸疾然能以義理自治遇有宗族鄉黨事皆力任其難終其身不倦咸豐辛酉捻匪自淮北至先生約族人爲入山避寇計暇輒講論詩書弗輟寇退返里以教授自給同治丁卯寇再至邑人以節義死者衆亂定先生偕同邑牟先生廷輔搜訪節烈婦女二百餘人益以歷年守節婦爲數八百有餘以姓氏上於有司得　旌表如例是歲爲同治九年庚午越三年壬申以歲滿貢太學光緒壬午猶攜兩子應鄉試試卷出趙公國華房薦而不遇先生至是躓棘闈者且十次未嘗稍形怨尤也然先生亦自是不復應鄉舉四方從學者甚衆其教人以涵養德性變化氣質爲先所手訂有辥文清讀書錄摘要呂新吾呻吟語錄要又嘗集陳文恭公訓俗遺規若干條爲一泉

山房誡子編其言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自成其爲人得其本心以全生人之理聖賢無不可爲彼陷溺者徒自絕於天耳又謂其子淑灼等曰孝弟忠信固不易蹈反是則不足以爲人處患難時尤宜自立此正磨鍊時也先生學宗六經尚書毛詩皆有手訂本尤嗜周易著有易說揆方十二卷其大旨以爲易者聖人憂患寡過之書道在陽統陰陰從陽用在陽制陰陰輔陽所爲詩文門人請梓弗許嘗徇邑人請續修邑志以脫稿甚速思增損成書未就而卒年六十二以道光八年十一月五日生卒於光緒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鄉謚文懿先生其門人丁郎中麟年屬予爲文表其墓予深知先生學宗篤實顧生平未嘗相識惟見其邑中後進每言及先生無不以爲文獻所宗也既而仲子淑煥來從予遊因益知其家世爲庠師道廢久矣如先生者使其得效一官以爲邦人士矜式其所造必有進焉者惜乎其以明經老也然而教成於一家而化行乎一鄉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祀於社者如先生又何可多得哉

大挑知縣加三級畢君墓表

君諱茂昭字存樸一字靜山世爲文登人曾祖宿庚乾隆丙辰　恩科舉人直隸清河縣知縣以君從兄承昭

官安徽布政使　貤贈通奉大夫祖所儁陝西涇陽縣典史父以紱江蘇知縣歷署崇明丹陽金匱縣蘇州府督糧通判　誥贈中憲大夫母張氏　誥封恭人生君昆季二人君性孝友髫齡就傅與兄瀚昭共筆研出入必偕侍父官吳中肄業紫陽書院從高南陔遊弱冠旋里應童子試邑侯歐西青奇其文拔冠多士補博士弟子員科試食餼仍攜家抵蘇州益肆力於學問自左國兩漢下逮唐宋大家文罔不研究尤殫心於天文地理河道倉儲諸說條分縷析以蓄爲有用之學道光丙午丁父艱哀毀骨立卒與兄竭力籌歸計事母備極色養承奉無違門庭雍熙人無間言及兄成進士分工部學習君則家居經理敦睦族鄰外而酬應親故凡事之有利於一邑者無不身與其間同治壬戌　詔舉孝廉方正縣將以君應選力辭而止是歲　恩科遂中式舉人辛未大挑一等分發福建以兄工部君年逾六旬不忍遠離卒弗往光緒丙子東省大饑工部君與邑侯籌貸賑銀萬餘兩事後又勸辦社倉積穀君贊勷區畫之力居多生平慕朱子社倉及范文正義田諸法嘗酌古準今爲規條數則咸豐初捌捐穆子千餘斛置里中以備凶荒又因先世祠宇湫隘與兄悉意經營置祭田若干

歛新其棟宇以安先靈與人交不設城府尤善處人骨肉以婉辭正義告之聽者無不心折樂從自光緒十四年工部君辭世君悲哀逾節常忽忽若有所失竟以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卒享壽七十有七所著有羲易片玉禹貢輯解麟經紺珠麟經擷腴晉論輯解增補校正鄉黨圖考渾天儀圖說天戒錄社倉雜議訓蒙瑣言皆待梓俟田於辛未應禮部試始與君相識至庚辰春君年幾七十矣猶橐筆負笈與各直省舉人會試南宮其意氣可謂壯哉君鄉居不能遠施其所蘊然而仁讓勤儉之風有足多焉配某氏二子皆先卒長孫贊序述君行

實屬爲表墓之文昔許魯齋謂學者治生爲先世多議之觀於君之孝友傳家而能存心利物士之居貧自守以節介相高然卒無身後之稱者亦可以鑒矣光緒十八年冬十月表

興化縣知縣張君墓表

故興化縣知縣濰縣張君以光緒五年閏三月　卒於官享年五十有五其孤僑既扶喪歸里葬於城南高家樓莊北原乞吾友張君昭潛爲銘幽之文越今年冬予以事至濰僑等乃持狀請予表其墓君諱兆楷字叔則先世由直隸滄州遷山東濰縣世以孝友傳其家至君兄弟而益顯曾祖諱某國子監生祖諱某縣學生父諱某國子監生皆以　覃恩累贈光祿大夫曾祖妣譚氏以節孝　旌祖妣劉氏孫氏皆　贈一品夫人母宋太夫人嘗拜　懿旨頤齡扁額之　賜生君兄弟四人伯兆棣官終福建巡撫仲與季皆未仕君年十四丁父　贈光祿公憂哀毀骨立族中長老咸歎其天性純篤事祖母事母並得歡心年既長猶作孺子慕以廩貢生中咸豐己未　恩科副榜同治壬戌　恩科舉於鄉辛未應禮部試中式貢士未與　廷試而歸始君鄉舉時有捷報至家人喜相告君聞就寢如故先是伯兄守鳳翔迎

養太夫人至陝君奉母命應秋試不得隨意戀戀不能釋也既聞狪匪擾陝西鳳翔被圍太夫人與次山右平陽君馳赴省視嚴寒載塗肌膚皴裂既奉太夫人至陝與伯兄同侍晨昏色養匪懈是後兄以禦賊功受　朝廷知遇疊膺　簡命由江蘇布政使晉督漕運遂以兵部侍郎都御史巡撫廣東家亦益亨矣而君素履自如及捷南宮初無意於仕進太夫人命之曰　朝廷設科第以待士奈何受其名而不食其祿乎君乃出應甲戌　殿試既賜同進士出身以知縣用乃援例待銓逾年選授江蘇興化縣知縣先之粵東省太夫人於伯兄節

署太夫人諭以大義乃奉檄赴任值歲大旱蝗起君躬親督捕又捐俸以濟振民困得蘇明年運河水漲君率衆急赴高郵壩晝夜堵禦水既平則又躬歷鄉社講水利修隄防日不暇給竟以是致勞成疾至明年春遽聞太夫人訃一痛幾絕病遂不起邑民震悼如失慈父母比喪歸老幼奉香泣送者不絕於道君與伯兄並起家進士伯兄由部曹歷外任爲人嚴毅遇事能持大體正躬以率僚屬君賦性和易其爲學好講求禮意居恆淡泊寡營人有急乏周䘏之雖千金不吝其卒也尚負官累若干巡撫公自廣東遣人經紀其事喪乃得歸嗟夫

州縣之難爲久矣昔聖門諸賢曾閔皆以孝稱閔子辭費宰曾子雖仕而世不傳其政事子游子夏固文學士也一爲莒父宰則聖人戒其欲速見小利一以絃歌化武城聖人始聞而笑之晚近世塗民耳目其出而從政大率非爲利即爲名耳君子學道則愛人觀於君之實心爲政而不獲竟其用與前代循良比隆不亦深可惜與君有子三長即僑次□次□並孝謹有父風孫三毓琨好學而能文應科舉有聲循吏之報於是乎在光緒十九年冬十一月表

河南候補道兼襲騎都尉又一雲騎尉吳君墓表

光緒二十二年十月乙丑河南補用道吳君卒於寓邸春秋四十有七無子遺命以從兄之子叔樂爲嗣於是中州士大夫咸往弔哭又爭購其家有聞知者咸歎曰此忠節儀徵吳公之嗣也天胡爲而不永其年哉君諱丙湘字次潚初名進泉生於雲南總督節署故又字滇生父文節公諱文鎔生母王氏以君貴　贈夫人君生三歲而文節公殉難於湖北黃州先是文節公奉命移督湖廣不欲以家室自累遂命君母子入蜀依叔父通奉公於敘州時通奉公無子撫君如己出而君適長兄曰養源以任子觀政刑部兼襲世職同治初歿於京師

無子又數年君長始承襲如例君天性孝友事母王夫人怡聲柔色曲得歡心母偶怒輒長跪自責居母憂自初喪至葬坐臥不離柩側事寡嫂尤盡禮尤加敬焉嫂卒於母家君親迎其喪歸並求當世能文之士表其節行自文節公卒後不十年而刑部君繼之又數年而通奉公亦卒家世清貧居無恆產又迭遭喪故門祚衰零獨賴君支拄其閒夙夜兢兢罔或失墜人咸曰吳公有子爲文喜駢體沈博絕麗非時人所及在庠序日有聲顧七試鄉闈輒被屈光緒十四年始以廩貢生舉京兆試明年成貢士遵例由府同知得道員十六年補應

殿試　賜進士出身　朝考二等呈就本職分發河南補用君於是年四十有一矣初娶黃氏繼娶錢氏某官某之女生女一適望江倪某始予先大夫嘗事文節公爲屬吏黃州之役公檄先大夫勸捐黃陂孝感獲免於難先大夫每爲予兄弟言隨公守武昌及出師事輒流涕不禁也同治戊辰己巳間君遊湖北先大夫方需次省垣聞君至喜數其往還因命予兄弟見焉是時君年未二十詞氣儒雅進退雍容其後先大夫及予兄弟兩次過揚州皆嘗訪君或遇或不遇至光緒二年秋予奉先大夫之喪過揚君至舟中弔唁意氣懇懇慇慇自是

遂別去後十餘年嘗再見於君從兄寧國府署又三年而君以道員發河南予適從予弟任所還至汴又再見焉每見則君學益進養益純尤好諮訪當世忠孝節義事嘗以寶應孔烈婦殉夫事略詢予思爲廣求詩文以表章之所輯有傳硯齋叢書初集續集皆搜采前人遺稿未付梓者其用心遠矣烏虖孰謂君遂止於斯耶君之卒也予已來甯符數日竟不及握手一訣比君喪歸其從弟少蓮以所撰行狀屬予爲表墓之文予辱君知最厚誼不可辭獨念文節公以忠孝大節炳著天壤君承其蔭宜得厚報乃以超世之才而僅獲一第竟不克大展其志且又使之抑鬱以終將所謂蒼蒼者其好惡信與人殊耶抑自古忠臣義士其身死嗣絕而名乃愈昌者天固別有意存於其間耶烏虖當文節公赴義時惟知以身報　國耳固不計君之成立與否而君以孤子嬰兒不藉父兄之勢卒能自振拔致科名即不幸中道以殂猶能使人人咨嗟歎惜其視世之富貴而名磨滅甚至爲世詬厲者所得又孰爲多寡輕重哉予爲表著一二君亦可以慰於地下矣

前撫寧州學正呂府君墓表

呂府君諱傳誥字星使一字蕉雨世爲棗彊人生而奇

偉英異少長好學力行異常人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咸豐五年與兄子癡春同舉於鄉累上春官不第同治元年大挑二等其仕嘗爲撫寧州學正矣又嘗以守城功　加光祿寺署正銜而以子憲瑞貴　誥封朝議大夫十二年癸酉八月卒於湖北黃岡縣署至　今上光緒二十年憲瑞官河南許州直隸州知州　欽加三品銜恭遇　覃恩得　晉贈通議大夫距君歿時蓋二十有二年矣許州君於祿田爲父執以同治元年進士分發湖北即用知縣歷任黃陂東湖江陵漢陽蘄州所至有循績既除府君喪謁選得河南登封知縣調補滑縣

會吏部推升禮部精膳司主事京察二等以直隸州知州發河南補今職去年秋闈葆田遊大梁乃手書府君行狀屬爲表墓之文其略曰萊蕪自道光九年潘子駿先生聯舉成進士是後科第闃然府君幼承父志潛心舉子業功苦益力尤思以振興文教爲己任邑有汶源書院費久不敷將廢矣乃倡議集貲修齋舍立課程增置膏火由是一邑人文奮起自咸豐乙卯至同治癸酉每屆科舉邑必有人大率書院肄業生也方府君鄉舉時自念先人棄養已十年不能早博一第以爲親歡輒唏噓流涕不自禁生平志趣遠大與人交不設城府遇有橫逆事恆返己自思先立身於無過而於人之譸張爲幻弗計也其去濟寧州任因弟子員中有妄言招禍者當道遽遷怒於君君處之夷然而尤有弭亂於無形合邑蒙其德而人或不及知者當咸同之際郡縣皆舉辦團練法既未能盡善往往羣不逞之徒藉鄉練爲名聚衆抗官小者亡身大者破家甚者禍發倉卒殃及一邑類此者不可勝數也萊蕪有團長某嘗集衆於吐絲口鎮議戶民應納錢糧悉歸各團以爲練勇費衆或是其議邑府君聞之馳往爲陳利害厲聲大言曰誰爲是謀者予當先鳴諸官治其罪遂拂袖起欲去衆皆悟事不果行當是時幾致大亂其後他邑竟有以抗糧罪同叛逆者烏虖此自君一事耳然三十年來士農工賈各安其業優游歲月以享太平則君當時一言之力實有造於人人其功氣豈獨在一邑哉吾聞有陰德者其後必昌觀呂府君之所以善於身教於家與其爲德於鄉里鄉黨則天之報施於善人者愈興而愈未艾其不止於是可知也配朱淑人與君同志雖富而能儉雖貴而能勤嘗謂諸子婦曰吾家本寒素爾輩志之毋驕惰毋卽於奢靡家人莫不服其教子二長卽許州君憲瑞次憲珂附貢生候選縣丞孫三栻曾縣學生相曾候選知縣榮曾幼曾孫二並幼呂氏自府君以文學與其家一門羣從並列科第曰憲春前河南候補知縣與君同舉於鄉者也曰憲秋同治元年　恩科舉人官江南六合縣知縣曰憲和咸豐九年　恩科與許州君同榜舉人官滋陽縣教諭曰憲棟前河南候補知縣與乎季弟爲同治癸酉選拔同年皆君所教植也今許州君又於其鄉特立義塾以教育人才所成就甚衆可不謂善成先志者與葆田始拜許州君於先人漢陽縣署至今忽忽遂已三十餘年茲既承長者之命義不敢辭又以與羣從遊故得知其家世爲獨詳世之君子觀其詞之核實

亦可以信吕氏而昭來世矣光緒二十三年春三月表

前浙江金華府經歷陳府君墓表

陳君毓藻求表其先府君之墓今五六年矣會予以奔走多故舟車往來久之將事狀失去今年秋于君仲范復爲之請乃索得原狀爲敘其大略而歸之按狀陳氏世爲曲阜人其後再遷至鄒縣宣村因家焉仍隸籍曲阜世以詩書爲業府君諱開基字企韓一字少文本生父倬章聖廟典籍有從父兄爲章官德平縣學教諭無子以君嗣焉君生而清標玉立讀書目輒數行下所從遊皆鄒魯宿儒自幼工書善繪事又喜爲五七言詩嘗

與顏書村孔問源杜小鶴諸人集孔辛晢貫山園以詩酬倡無虛日咸豐七年鄒縣大饑君捐貲設粥廠以食飢民所全活無算未幾而鳳皇山教匪難作有姻婭任某陷賊中君爲白於當道當道信君言事旋得釋而任某家產蕩然乃依君以居歷五年如一日同治初元教匪猶熾而豫徐捻寇連年北犯君乃命其家人避居曲阜而身自留宣村練鄉團以遏寇且戰且守所居有巨樓相傳爲　國初其先秉忠公築以避土寇者君復繕治之遇有警避其中者免擄掠一鄉倚若長城次年教匪平或勸君出仕報　國君亦以事親事畢納貲謁選

三年秋選授金華府經歷明年之浙江是時蔣果敏公益澧爲浙江布政使一見君即以國士目之其年四月飭赴任六月檄署武義縣事時寇亂甫平百廢待舉君以積勞致疾遽終任所年僅三十有六配杜孺人候選訓導杜長宜女與君同志嘗脫簪珥助振饑及君卒後有官累獨忍淚措拄始得扶喪歸教兩子讀書先後入邑庠兩子長即毓藻次毓棻今爲附貢生毓藻以通判需次河南歷署溫縣項城滎澤知縣有政聲遇　覃恩誥贈君奉政大夫杜孺人　晉封太恭人太恭人嘗訓毓藻曰汝家自教諭公通籍三世受　國恩汝父爲

政未久齎志以歿汝旣身列仕宦遭際時艱必盡心民事毋討及饔飧益歎也毓藻奉命惟謹太恭人壽終時年六十有一光緒十五年八月也距金華君卒二十有五年矣葆田嘗從陳閣學梅村見君所繪花卉題者頗衆閣學於君爲同宗兄弟行故稱曰少文先生其見重於當時可知特惜君未大展其用又毓藻所述皆君居鄉瑣事故揭其一二卓犖可傳者如此光緒二十九年秋七月表

內閣中書銜前即墨縣學訓導王先生墓表

先生諱棟字澄江一字達夫莒州王氏先世由江南遷

曾祖父以上皆隱居先生少失怙賴從叔父維周封翁訓迪嗜學不倦年三十始以府試第一補沂州府學生逾歲食廩餼同治九年庚午舉於鄉年五十餘矣是歲並補行同治六年鄉試號爲併科王氏一姓得舉者二十有八人而先生與兄子者實與焉故同舉諸君皆以年丈事先生既再應禮部試不第遂以教官終其身先生性孝友母張孺人嘗遘危疾焚香虔禱立愈兄弟同居無閒言生平慷慨喜施與赴人之難如恐不及當咸豐同治閒捻匪擾山東先生以諸生倡議築圩堡衞鄉里巡撫使者丁文誠公勦匪過莒先生發私財助餉糈

文誠以爲急公好義旌之先是嘗以監修莒州城敘勞得教職其後復因從軍湖北保加中書銜甲戌秋奉委署即墨縣學訓導在任八年振興儒術奬勵寒畯士有微長譽之不容口所成就者甚衆光緒三年營生學署人以爲紆謝事後又主勞山書院講席者八年先生居鄉有盛德及爲訓導時值歲饑鄉里流徙至者咸有資助復捐糈煮粥以食飢民邑中建試院辦積穀籌振款無役不與又嘗捐巨金爲衆倡人皆踴躍樂從士民有爭訟者先生居閒輒釋勞山道士某與居民爭田控案十餘年矣先生至一言而訟罷邑人士感之爲懸額學署曰以賢得民又就勞山上清宮爲位以祝其長生葆田與先生爲鄉舉同年而先生長子者賁又與予季弟同爲癸酉拔貢生及予速遭大故季弟以哀毀卒先生聞知獨心傷嘗過予萊州城中執手唏噓寬慰千言並致賻焉予媿謝不敢當先生則情誼愈篤烏虖其於葆田如此則其平日仁心爲質可知矣先生家故饒於財以好爲義舉耗其世業大半晚歲廉修所入輒隨手盡資用嘗窘乏怡如也人有負債不能償者取簿籍句之曰吾子孫賢積財何爲否則徒滋訟端耳先生仲子有儁才以少年夭折故不能無怫鬱而葆田自與先生別

於萊州不相見者十六七年第聞其子孫繼起克紹家聲因以歎爲善之必獲報而已及是先生之孫乃昌以庚子辛丑 恩正併科舉入應會試至汴謁予大梁書院以先生門人張紹价所爲傳屬予爲表墓之文距先生卒又十有二年矣先生生卒於光緒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春秋七十有四所著壽菊齋詩文集藏於家紹价謂先生鄉舉時報錄者誤書王烈先生因自號師烈此蓋先生之寓言夫君子達而在上則澤被萬物窮而在下則一方蒙其德張君既以此語著於傳觀於先生豈虛哉予故稍次傳語益以所知並述予兩世交親以見

生死離合之際其可感者如此而先生則洵可謂死而不朽矣光緒甲辰春三月撰

直隸曲周縣知縣王君墓表

予既爲澄江王先生表墓之文會得年家子王乃祿書云不孝罪戾滋深先考以去年十月棄養生平事蹟實有不可泯沒者願託先生文以垂不朽條田曰烏虖吾同年中又失一循良矣表彰志行予其曷敢辭君諱希賢字伯舉淄川縣人以同治九年庚午並補行丁卯科舉於鄉是科領解者爲萊陽王君嘗與君輩同肄業濟南同爲丁文誠公所奬於時王氏一姓得舉者二十有

八人君其一也君少有膽略年十六値捻匪擾山東邑人倡辦團練禦寇青石關君以祖父年邁代之行無懼色同治初劉德沛據淄川爲亂王師屢攻不下君率鄉勇助官軍修濠壘事定不受賞勵志爲學鄉舉後五上春官不第光緒庚辰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直隸候補洊保同知銜並補缺後以直隸州用嘗權知隆平縣甫三月頌聲大作又代理柏鄉與頌如隆平以丁大母憂承重去官服闋乃循資補曲周知縣先委署雞澤縣事君奉檄喜曰吾今可迎養吾母矣而是時周太宜人適患頭暈行至中途輒返君亦自是有退志矣既莅曲周以勤慎自矢邑有巨盜劉鳳祥久捕不獲君用鉤距法偵知所在一日託爲東行忽率勇返勦其穴遂成擒先後獲夥盜百餘人置諸法閭閻以安値歲饑穀價騰貴民艱於食而常平倉穀半腐爛君爲出陳易新捐廉俸以蘇民困百姓便之在任四年百廢振舉暇則微服出城與鄉農父老團坐序家人瑣事故一方民情得以周知邑故有李公祠李公北魏時爲曲周令得民心亦淄川人以君爲生同鄉治同邑千餘年實後先輝映也初君去雞澤時邑民餞送者直至曲周境其爲民愛戴如此戊戌歲以終養請曲周之民誤傳爲曲周事詿誤聯

名數百人詣府懇留及告之故始釋然君歸里後足不及城市縣令三易其人未嘗一通謁又二年而丁周太宜人憂服除或勸之出君不應有子三人長乃祿庚子辛丑　恩正併科舉人克承君志文乃禮乃祺皆庚午以後生又有孫男四人具詳乃祿所述家狀條田與君同舉後僅一再見忽忽已三十餘年壬辰癸巳間予數遊直隸竊聞君治邑事頗詳己亥春在邯鄲縣署吾友孔亦恩謂予曰伯舉以養親得請矣吾輩終年奔走何爲者予聞言而自傷明年春而孔君謝世又明年冬而予叔弟光州君亦卒皆不得竟其所設施其幸而存者

不肖如予方且從事文字間以度歲月故於澄江先生有生死離合之感而茲乃復聞君之喪此予所以不能不爲之慟惜也雖然君之治行既有可傳而又能進退裕如以孝養終其身身雖沒而名存廩廩然有君子之風其視古循吏亦何多讓哉甲辰春三月表

許州直隸州知州呂君墓表

有循吏萊蕪呂君諱憲瑞以光緒二十三年秋卒於許州直隸州任所予既爲誌幽之文其門下士甯昌墀復爲作家傳所敘君治行略具矣越七年君之子相曾以

治郟縣有循績由大府入　奏傳　旨嘉獎明年調補滑縣令滑故君所調補邑也未至而升遷禮部主事以去邑人旦夕望相曾至克施有政以續前徽於是相曾走書謂葆田曰先府君葬今八年而外碑未立不肖大懼無以信今而傳後敢并有請於先生葆田竊惟君由進士起家歷任湖北大邑政績可傳者固不勝書初任黃陂繼署東湖皆有能名是時君年甫壯耳既而補授江陵調任漢陽皆附郭邑號稱難治而君措施裕如其宰江陵也以沿江隄防不固民慮其魚乃捐廉倡修督民興工身任其勞隄成而民不病知漢陽年餘吏畏民懷及去負債累甚重家傳所謂累公未有若漢陽者也

昔我先大夫嘗攝漢陽令即葆田前誌所敘初與君相見時也先大夫謝事後亦負累數千金終其身竟未能清償蓋今世號爲首邑無不因應公致累其所由來者久矣而君以調署蘄州及黃岡乃稍能彌補宿債兼有贏餘因於故鄉設立義倉捌修義塾以成先志事具誌傳中及連丁父母憂服除選授河南登封值大祲撫集流民有實政及人其以直隸州知州分發河南也蓋亦以中州民風素厚有可因地制宜者光緒十五年蒞任許州如緩徵糧期裁議漕費皆彰彰在人耳目耳而其立育英社以嘉惠士子又事神治民無不修舉以是膺

卓薦入　覲奉　旨回任候升而君已年六十有三矣會有欲久署州篆者逾年君始復任明年遂卒七月某日也而是時予叔弟方任開封首邑例得推升許州又爲有勢者奪去其後予弟竟升補光州未三年亦以憂傷勤勞卒於任所視君雖未獲遂其初志而實成名立有子象賢將終能彰君之績者其孰爲得失哉君之未復許州任也豫省大吏奉部議擬仿山東覈減錢糧章程提州縣平餘以佐國用而以其半予民君獨持論以爲州縣官須稍使有餘足資辦公否則賢者無以爲治不肖者益有所藉口以朘民且裁半予民徒歸胥吏中

飽耳不若令州縣量力報効無擾於民而官亦不至辦公拮据與予弟議合大府韙其議奏行之自君卒後國事益艱庫款亦日絀籌款者無善策乃卒議加收民賦以致民情浮動變亂紛紛而卒無裨於國用故予表君遺事獨賢君能識大體故所至能得民心使民歌思不忘其以循吏稱也不亦宜哉嗟乎循吏不世見如君之悃愊無華而以晚年偶攖末疾猶或以臥治見譏於俗如密君述所聞道路流言其尤可慨也夫

知府銜河內李府君墓表

府君諱□□字筱坡一字午莊河內李氏其先世多隱

德父諱□□以縣學生考授太醫院御醫充醫學館教習君亦精醫術始爲醫士洊升八品吏目旣遭父喪遂侍母家居服闋母許太夫人命改官湖北通判未久遂引養歸許太夫人生君兄弟二人弟□□世所稱秋槎太守也太守公以諸生從戎保至牧守官終廬州府知府遇　覃恩加級封贈先代考妣皆從二品府君與太守公友愛最篤任家食必同案終其身囊無私財太守公性剛直爲曾文正英果敏沈文肅三公所奇賞歷官皖北牧令政尙嚴猛府君每勉以寬仁太守公承督教惟謹故所至有清廉名卒以循績上邀　綸綍名著

國史賓府君有以成之也咸同閒同郡毛文達公奉命爲團練大臣遺使延府君佐戎幕府君以母病新愈不宜離左右辭家居十餘年刱立祠規宗族咸服其教遠近仿行鄉俗以變無搆訟者所居濱沁河尤留心水利郡守采其議築埽培隄兩岸農田得免水患反資灌漑屢占豐稔光緒三年歲大祲河內官紳分廠施粥府君自備資斧周察各粥廠朝夕不遑每謂同人曰奇災如此吾輩盡一分心冀挽回一分氣數愼勿率意從事同人感其言皆敬愼無欺比災減而府君積疾已深矣以四年某月日卒享年六十大府以君籌振積勞活人

無算入奏奉　特旨加知府銜　賜卹如例配任淑人側室郭氏以節烈　旌子恩祁候選衛千總恩祥光緒二年舉人濟寧直隸州知州今爲萊州府知府恩祁縣學生孫六人萬基丁酉拔貢生餘皆習儒業葆田始與萊州君相遇於張勤果公幕中知爲廬州太守公兄子心重之其後十餘年又相見因出所述府君事實屬爲表墓之文其所述嘉言懿行備矣又謂府君平昔教人必舉先儒語錄有裨身心者葺以轉移風俗烏虖此其所以承先啟後有非世俗人所能及者當丁丑戊寅閒河南北大饑使任事者盡如李府君何至使災黎失所

哉然府君於時家非有餘或諷其不宜勤言濟人府君歎曰必有餘而後濟人則人多轉死溝壑矣濟人要在存心無時無地一言一動皆可有益於人其通達世務多此類予故爲表著一二俾後世知府君兄弟父子爲時聞人其孝弟忠信實有所承而當世以施濟爲仁者其亦聞府君之言而知所從事哉光緒三十一年春正月表

祥符王府君墓表

府君諱曜字玉亭祥符王氏其先浙江山陰人也　國朝康熙初有諱爾錫者游幕中州遂家焉數傳至府君

生而穎異年六齡遭母艱哀毀若成人世父無子因立以爲嗣稍長嗜學不怠事父母與本生父咸盡孝養既而奉父命改習商業又代季父司吏職從公藩署以勤以慎藩署事無小大悉待以辦治積勞由吏員洊保至府經歷適故人郭鎮軍寶昌駐兵秦中招作文案兼理糧餉隨軍轉戰山陝歷秦度隴以襄贊功保升府同知　賞戴藍翎並加運同銜同治初擬呈請分發河工既念父母俱年高情殷色養遂家居不復求仕進其後迭遭父母與本生父憂葬祭罔弗如禮鄉人稱之王氏家故貧暨府君以善治生不三二十年間稱饒裕矣然平居飲食服用未嘗稍奢靡又每以物忌盛滿戒其子孫至里黨有匱乏者不待告輒周卹之弗吝遇孤獨鰥寡尤必盡其哀憐益富而能施其仁惠非特周及三族也光緒丁丑戊寅間晉豫大饑府君陰助義舉所全活無算然不自以爲德嗣遇直東水災以捐助振款甚巨當事　奏請給予樂善好施字準建坊里門人咸以爲宜始府君由運同銜　例授朝議大夫遇　覃恩加五級　誥封資政大夫祖依仁考敏義本生考賢義皆得二品　封典妣皆　贈夫人府君卒於光緒十四年六月十七日春秋六十有三配魏夫人仁孝勤儉克稱同德

子希曾原名致和同治十二年舉人刑部候補員外郎孫樹森縣學生工部學習郎中嘗從葆田遊以同里爲編修所爲誌銘及員外君所述行實屬余表其祖墓余觀歸熙甫氏三途並用議以爲吏員之在古本與士大夫無別異迨後流品既分士人往往不復肯詘辱於此然如先朝尙書徐晞知府況鍾皆至顯用而因歎　國家欲收用人之實效非大破因循之論不足以振作鼓舞一世之人材今　朝廷事事求新又併農工商爲一部使得如王府君者而任之其必能興事任力富國裕民追迹三代兩漢之盛何至取法外夷而究莫得其要

頌哉府君雖未獲治一郡一邑而其事親交友名實純粹沒而使人不忘非負絕特之資於學問閱歷實有所得者曷由至此余故撥其大要俾碣於墓道其他懿行則誌述備矣亦不敢爲溢美之詞庶異世知言君子知余文爲信而有徵云光緒丁未春二月撰

四品銜刑部候補員外郎王君墓表

故刑部候補員外郎王君諱希曾字沂泉原名致和同治十二年舉人先世由浙江山陰徙居開封故今爲祥符人曾祖依仁祖敏義本生祖賢義父諱曜三代皆膺二品　封典妣皆　贈夫人君生而風度端凝初學爲文落筆即驚其長老父資政公以善治生貲雄鄉里然君守家教未嘗染豪華之習鄉舉後再應禮部試不第遂入貲爲部郎蓋承父志欲盡天下之大觀觀　朝廷文章政事之美以成爲通德達才遊京師不數載甲申春聞母魏夫人疾亟請假南歸歸則已不及視含殮服闋因留侍資政公不復出資政公晚嬰末疾君左右就養無方適河決鄭州流離徧野君奉資政公命首捐巨款並以京員襄辦振務蒙　恩加四品銜　賞戴花翎未幾丁資政公艱至庚寅秋服既除矣而以居喪時哀毀遘疾竟以是年九月十九日卒年甫四十有二元配

張氏繼配趙氏俱　贈恭人又繼配李氏山東歷城人子樹森縣學生今以郎中分部學習嘗從予講學習爲古文君與余叔弟鄉舉同年又與余同官刑部然在京師時未相識及余比歲游大梁習聞君父子居鄉諸善行其爲人稱道不虛也君幼從同邑王君啟綸學王君成進士爲宰山西罷官後無屋以居君迎致館舍爲謀贍資其風義多此類余於壬辰歲晤王君河北致用精舍王君猶稱君爲偉士而惜其享年不永蓋是時君歿已逾年矣樹森既請余表其祖墓因示余以其鄉人所爲君之誌銘余更表著其一二節行嗟乎士之有志而不獲顯其用者可勝道哉光緒丁未春三月撰

候選府同知杜府君墓表

君諱景渭字磻谿世居萊州府掖縣西南杜家村先世有隱德至君祖父皆以謹厚稱父諱銹　誥贈通奉大夫予嘗爲作傳所謂韞輝杜君也母張氏生君兄弟二人君爲長弟景漢自幼相友愛終其身未嘗析尤少承父志持躬勤儉中歲起家致貲鉅萬鄉黨待以舉火者幾千室光緒七年河決山東□□君奉母命捐千金濟振得　旨建坊如例乙未春日本兵入登州地青萊震動君倡修村堡所費數萬時東撫李公調兵防守駐萊

州軍餉缺乏君助饟銀二萬米萬袋又出錢修饟道自沙河鎮至府城李公奏請獎敘並頒給扁額君平居尤以濟人利物爲己任性喜文學嘗捐資捌立廟學義塾聚族以南子弟秀良者延師課之所成就甚衆子二長曰春榮中書科中書次曰向榮候選直隸州知州特用知府以助饟功蒙　恩賞給二品封典得　晉封君爲通奉大夫孫九熙附貢生候選訓導充賑候選縣丞君卒於光緒三十年十一月三日春秋八十有五卽以次年九月葬於先塋予友于華峰學正以所爲行狀屬予表其墓予昔謁李公萊州防次公數稱杜君不置且曰使東人盡如杜君則忠君親上之風益振彼外夷何由內犯哉烏虖自東事起至今逾十年　朝廷日事更新而民閒困苦日甚一旦邊方告警求如君之急公好義者恐不復多覯予聞君嘗謂其弟曰天地生財原使人共之使聚而不散何以財爲量吾力之所得爲者爲之庶以成先人之志其所見如此宜其施德及人子孫昌盛遠近稱頌其懿行尤爲人所難能哉光緒三十二年冬十二月朔表

翰林院編修王君墓表

故翰林院編修王君諱蘭昇字芷庭登州萊陽人也光緒六年冬十一月戊子以疾卒於京師春秋五十有二平生交遊無貴賤咸往哭之明年喪歸故里其孤壄垿請葆田爲銘幽之文葆田因循不果爲而其門人封丘何家琪實誌其墓敘君世系本末具矣君卒後十年壄垿皆成進士相繼入翰林又十三年癸卯秋今翰林院學士垿由國子監祭酒奉　命督學河南旋改今職是歲新更官制翰林院學士階三品明年恭逢　皇太后七旬萬壽覃恩加二級得　晉贈君爲資政大夫於是學士垿復奉所爲家傳以告曰先公志不獲伸於生前今吾伯兄又早世垿大懼無以表揚先德敢求所以信今而傳後者惟先生哀其志而許之幸甚葆田與君爲鄉會同舉又皆受知於高陽李文正公當　今上改元之初同官京師時相過從及葆田連丁大故君獨爲其不克振厲遺書勸慰庚辰春葆田服闋入都供職文正公一見卽問曰子同年王芷庭有經濟才其學識逾人百倍子亦與相知乎葆田因歷敘生同郡學同志與平昔往來甚習以對文正公喜甚旣而君臥疾數月葆田數往問視一日君見余至自牀興慷慨語曰子近見吾師高陽公乎今時局艱危如此爲大臣者宜亟求幹濟之才吾嘗有所薦於公而迄未見公以　上聞吾病愈

會當往促之因噓唏泣下葆田固已心憂其不起乃未逾旬而君遂卒文正公深爲歎惜其後君所密薦者或相次進用以葆田所知今吏部尚書定興鹿公前四川總督李公秉衡皆其人也始君少有志於功名嘗與鹿公同客故侍郎勝保公所纔見侍郎日驕恣料其必敗乃先幾辭去應宛平陳公聘教授濟南同治九年山東舉行庚午並補行丁卯鄉試君爲首選先是巡撫使者丁文誠公合試十郡士亦以君爲第一而君所教陳氏子晁於君卒後成進士以第一人及第故君書法文章並爲當時所重然君每與友朋談藝必曰吾書法受之

李伯敬刺史詩古文詞則宜良嚴秋槎高密單伯平兩先生之教也其門人何家琪亦云然君嘗爲人上書左文襄公奇其文又嘗見知於合肥李文忠二公皆屬人延請皆謝不往既入翰林清苦異常仍資教授以爲生身後無一夕之儲爲人嚴正有至性幼時卽能色養始喪父時家貧甚顧殯歛皆從豐厚見者歎異方丁卯歲在濟南聞母噩耗一慟幾絕星夜奔赴時值髮捻餘匪肆擾道塗梗塞卒能疾驅返里無恙人以爲孝行所致云通籍後尤留心國計民瘼背陰求猷守兼優之士思與其濟時艱而卒齎志以終鳥虖以君之志與行使其

得用於時必能如古賢人之所爲最其生平其推賢好士有似於唐之李文公翺而文采亦近似之特其詩文不幸散佚不多傳於世故學士君尤以爲歎昔歐陽文忠之論李文公曰翺幸不生於今時使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嗟乎今世豈復有如君者乎吾見天下事之猶可爲也惟忠惟孝克光前烈學士君其勉之哉光緒三十一年夏六月表

河南布政使孫公墓表

穆宗毅皇帝御極之初大學士倭文端公方以理學爲天下倡一時出其門者類多潔修自好之士其後或以

直言極諫負當世重望或以功名顯而不獲終展其長者亦甚衆如吾鄉游侍郎孫布政皆其人也孫公諱鳳翔字文起一字梧岡其先由直隸棗強縣遷山東世爲濰縣人祖諱仲采父諱焰皆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妣皆　贈一品夫人公由郡學廩生中咸豐八年舉人同治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試御史充順天庚午鄉試同考官補江南道監察御史歷充鄉會試監試官署陝西道監察御史疏參內務府大臣貴寶與革員李光昭交通舞弊合肥李公見其疏曰是不媿眞御史矣會奉天府丞張公奏請定鄉試應試人數順天學

政錢公奏請科試隨棚錄遺均經禮部議允矣公抗疏爭之其略謂我 朝 列聖相承士子涵濡 教澤二百餘年文風日上比年 特開恩榜並 諭令借棚考試所以扶植士氣維繫人心者至深且遠應請照舊章辦理爲宜得 旨俞允疏出士林誦之光緒元年冬簡放江西知府 召見時 諭以兵燹後小民困苦知府爲州縣表率務宜多方撫恤以培元氣明年補廣信莅任後恪遵 聖訓興利除弊次第舉行是時兩江總督爲沈文肅公卽前守廣信以守城功赫然有名稱者也廣信人謂公政績堪與沈公後先媲美而文肅公亦以士愛民懷薦其賢彭剛直公巡水師至江西采輿論稱公爲清廉第一六年升廣東督糧道時張靖達公樹聲爲總督奏請洋務專歸道員辦理公以剛正不阿爲洋人所敬憚事多遷延不肯就公議明年遂改調惠嘉潮道會德領事欲侵汕頭地爲商埠公復與力爭事遂寢不果行至今汕頭地不隸於外洋者公之力也又明年調補雷瓊道未赴是歲八月 簡授安徽按察使入覲蒙 溫諭嘉獎抵任未逾月兩江總督左文襄公奏調赴江甯訊駱賢基獄是獄經數年未決公推鞫一晝夜遂成信讞文襄公大悅以爲明決無倫也旋拜河南布政使之 命未數月又奉 命署漕運總督任事兩月將返豫又奉 旨馳赴上海查辦事件公據實覆奏並附陳援閩兵輪有二艘不可用請 飭南洋大臣慎益加慎毋損軍實其後二艘果以窳遲致沈人始服公先見之明公既回任旋奉 命護理河南巡撫前後巡撫使爲鹿公傳霖邊公寶泉皆公同年友又皆嘗受學於倭文端公故吏治號爲清明然鹿公治事精嚴公則濟之以寬大而自受撫豫後憂勞口過兩目漸生翳障及邊公接撫豫公遂以目眚請告奉 旨賞假兩月毋庸開缺蓋異數也會部敘歷年籌餉勞 賞加頭品頂戴公益感激圖報乃假滿疾仍未痊復申前請遂解任回籍以明年四月某日薨於里第娶于夫人子四符篪範箴符議敘鹽場大使篪議敘按察司經歷範箴皆候選教職孫十一人曾孫幾人公之薨也吾友柯編修寶爲行狀以備史官之采擇獨取公奏疏有關時政者詳著於篇予爲掇其大要因竊歎近日新政之多紛更惜無能爭言如公其人者始公與游公同爲御史俱以言事知名游公由臬司內 召官倉場侍郎卒以微過去官公雖官終方伯而歷權督撫行將大用蓋 朝廷之知公深矣而不幸未竟其施此尤可爲慨惜者也

公子何等嘗問公所得於文端公者爲何曰吾師一生惟守毋自欺三字其教人亦如是嗟乎此可以知其淵源所漸矣

直隸補用知府前通州石壩州判高君墓表

雄有賢人君子曰高君西林生而孝友端肅立身行事以濂洛諸君子爲歸於經史詞章之學靡弗研究其仕嘗爲州判矣然一邑之人咸望之如山斗故不稱其官職而稱其德行曰大人先生年七十有五以卒學者相與擬私謚曰孝勤蓋自韓理堂先生後以學行見重於鄉邦而無媿儒林宿望惟君爲尤繫人思焉君諱翰閣一字墨林以同治元年壬戌　恩科舉於鄉十年辛未會試後　廷選一等奉　旨以知縣用籤分河北時年甫強仕或勸赴河工君以母夫人春秋高陳情乞養既歸且讀且耕侍奉甘旨者又十二年光緒八年母喪既除始奉檄到省嘗讞獄定州散振保陽皆殫竭心力克稱其職尤究心水利嘗承修千里隄工河防今任止雄縣居民猶歲賴其利又嘗建議近隄諸村落人民與居隄內者均請免工徭左文襄公奉　命視河將從其議會有言不便者議遂中止在工需次五年始循資借補通州石壩州判石壩爲北運河要津漕糧輸京師者州

判有催提巡防之責君任事勤勞濟以廉正在官六年以在任候補同知洊保補用知府並加三品銜會督倉政者粵人某侍郎縱子納賄容任私人同官莫能糾其失君慨然曰地近輦轂而上下相蒙至此是尚可仕耶遂請開缺歸直隸候補又請假回籍修墓其後粵人卒以贓敗而君亦自是遂不復出矣葆田自寓居雄與其賢士大夫遊日久獨於君僅一再遇君優游林下者十餘年所居在城西去縣署不二里雖公事未嘗入公門每晨起必先至先人墓所叩謁徘徊良久而後歸至老不怠高氏自遷雄始祖至君十一世矣其先塋有五君竝仕前歲有修葺及告歸後手植楸松近千餘株甲辰春復自營生壙集宋賢語以爲誌曰幸全大節不辱其先及將卒之前二日詔二子曰吾家世讀儒書窮達命也汝輩不可曲學阿世以辱乃父又曰吾歿之後汝輩勿預外事勿近要人爲虐君可謂夙夜匪懈者矣君卒於光緒三十年六月庚午曾祖諱永清縣學生　貤贈文林郎祖諱甸太學生候選州吏目父諱允升附貢生候選訓導皆以君貴累　贈通議大夫妣皆贈淑人娶張氏子二崧生歲貢生岐生壬寅補行庚子辛丑併科舉人從葆田遊述君行略乞余爲表其墓曰先人亟愛

先生文以爲有德者之言不苟毀譽葆田嘗聞諸濰人云光緒二年邑洊饑紳民設平糶局糧自外至負戴者貸以錢或議用市井無俚君力排衆議謂宜專任窮民民賴以全活者甚衆其遇事有識皆此類所著有帶經堂文集北遊瑣記若干卷嗟乎以君之學與守使得竟其所施必有以逾於尋常萬萬者然吾聞出處去就爲士君子之大節孔孟論人尤詳於進退之道故士君子進將有爲退必自修乃可以爲法於後世如君之內行不虧而又能出處不苟其足爲鄉人矜式者求之晚近士大夫亦何可多得哉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兩廣總督毛公墓表

公諱鴻賓字寄雲世爲歷城人曾祖諱文英祖諱振基考諱廷鏞三世皆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妣梁氏　贈一品夫人生子三公其長也幼而穎異讀書輒通大義年二十六舉於鄉三十三歲成進士官翰林　宣宗成皇帝御試翰詹拜大卷江綱之　賜轉御史首疏外省虧空流攤之弊請　敕禁革以重帑項　文宗顯皇帝御極之二年公官兵科給事中疏言今日不患盜賊之不平而患紀綱之不振自古未有憲典不明刑威不肅而可以立國者是時粵匪紛擾半天下竄入湖南公言欽差大臣賽尚阿駐衡州北路空虛請　簡重臣分駐武昌襄陽以固藩籬　上韙其議明年春　命回籍辦團練五年　簡湖北荆宜施道調安襄鄖荆道初公與曾文正公爲同年友最相知文正謂公在諫垣所陳皆關繫天下安危胡文忠公題公疏稿以爲可謂鳳皇一鳴必任天下事天下之民其有託乎及公在襄三年文忠以有膽有識調度合宜保奏又密疏稱其好善嫉惡秉心公正十年夏　擢安徽按察使九月　擢江蘇布政使公感　恩知遇益圖報稱十一年春　命署湖南巡撫旋即眞授是歲　文宗晏駕胡文忠亦薨於位

其年冬粵匪石逆開竄湖北犯會同公遣席寶田周達武等軍擊破之同治紀元石逆陷湖北來鳳公遣總兵趙福元復其城會山東淄川逆匪劉德培倡亂　朝廷命公籌一旅保衞桑梓公薦長沙知府丁寶楨可大用其後卒平寇亂列於中興名臣之次人以是服公爲知人二年夏陞兩廣總督劾能巡撫及布政司之不職者墨吏望風解綬去明年金陵克復江浙餘氛未靖公疏言江西南路與閩粵交界均無防兵慮賊肆竄請　敕曾國藩等兼守南贛庶可一鼓蕩平有　旨褒許公所至必力籌全局方東南用兵鄰省請兵請餉無不悉索

以應故粵匪之平公雖不在行閒然亦與有力焉公之爲湖南巡撫也嘗疏稱前撫臣張亮基駱秉章於吏治軍務實力講求用能削平寇盜竊以爲得名將不過收戰陳之功得賢督撫斯能造封疆之福論者謂督撫稱賢公可謂不媿其言矣又疏稱左宗棠識略過人其材力不在曾國藩胡林翼之下若畀以封疆重任必能保境安民左公亦自是駸駸大用公所舉人才自左文襄丁文誠外如郭筠仙侍郎蔣文恪志章惲次山中丞世臨吳少村中丞昌壽李星衢中丞福泰皆經公保薦世或不盡知也晉廣年餘黜華崇樸風氣一變以湖南任

內失察同僚事鐫職罷官歸時丁文誠公實巡撫山東用公言於濟南城外榭修石圩以防寇六年寇至不得逞公猶率民團協守七年公疾作遂薨所著奏議若干卷藏於家子慶澄承霖皆能承其家學蓀田先人昔歲服官湖北嘗事公得知公居官大節今予奉公子之屬爲外碑義不敢辭當咸同之際宇內多故一時人才奮起號爲中興而吾鄉赫然立名績爲將相者獨罕見如公之受知　三朝見稱於曾胡諸公不可謂不至然竟未獲終其用何哉公薨今已四十餘年會今　皇帝嗣服有　詔嘉曾舊臣並編察中興大員政績於是山東

巡撫袁樹勛據紳士公呈臚陳公勛勞忠藎奏懇　恩施奉　旨附復原官並將生平事蹟宣付史館立傳而後公之志事乃益昭著於天下然論者猶以公未邀易名之典爲憾子述公事獨揭其有關於當世者以俟異世君子之論定其他則歸安陸心源所爲神道碑文備矣

河南試用知縣南皮張君墓表

光緒三十年九月河南試用知縣張君達生居母憂以疾卒先是君奉大府檄察歸德府土稅事沈駁不可猝理旣聞母疾亟馳歸歸未至而母卒大痛漿水不入口

者數日遂患痢日增劇至是竟不起距母劉宜人之喪百八十有五日其孤宗璜等以明年某月日奉兩世之喪歸葬南皮君之葬也東阿周君誌其墓序君事親及居憂所至詳矣旣而鄉人同宦中州者感其孝行爲籲請大府聞於　朝得　旨旌表並編入　國史孝友傳朝廷所以教孝教忠者可謂至矣君之志雖不獲伸於生前而其顯親揚名獲　歿榮於身後不誠無媿爲君子之子與君諱元翰達生其字也父諱嗣陶同治六年舉人官鎮平縣教諭予嘗爲銘幽之文稱其子孫多賢才君自幼侍親事王母即以孝聞有仲弟能讀書君

請於父使繼先世業而身親賤役以營甘旨久而彌恭仲弟已膺鄉薦後數年卒於京師君禱於祖廟願減己之年以益弟及弟卒奉父命迎喪歸葬有加禮王母卒後始專心經學出而應試爲博士弟子中副榜光緒五年舉於鄉六上公車不第以貧爲學官選獲鹿縣教諭俸滿復過班知縣丁萬全君憂葬祭悉依禮制服除改發河南奉母之官需次大梁時年已四十有八矣踰歲署澠池革除陋規之不便民者十數事當官守正不阿有齮齕之者遂不得久於其任然大府採輿論知君實心愛民也踰年委署寧陵其出治一以前明呂新吾爲

法嘗篆印其遺書分寄同志尤善治盜號稱嚴明及去任時百姓詣大府乞留者數百人母劉宜人聞而喜曰吾子眞不媿爲民父母矣始君再入貲爲縣令實爲祿養計既權縣事至再而清貧如故又每念萬全君祿不逮養則心常欿然故於母夫人前惟恐一日不盡其誠敬及遭母喪其自視若深有媿於前人也卒之夕聞姻戚有爲其母祝壽者感而大痛痛哭失聲既而曰窀穸未安可奈何奈何遂卒嗟乎此可以見君之心矣吾聞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而禮稱居喪之禮毀瘠不形又曰五十不致毀君年已五十有三其

居母喪本不宜毀以滅性然士亦視其平居自立何如耳如君之制行不虧使非過　聖朝闡幽表微則異時教孝行者果何能使人聞風興起哉夫孝爲庸行人子豈有欲人稱願之心特人心同具此理則雖愚孝愚忠必不忍徑聽其湮沒不彰耳張君死人或有議之者予故因表君之墓特發此義以質當世勵行知禮之君子

光緒三十二年夏表

徐君墓表

君諱楷字式堂浙江山陰縣人父某以書畫名客遊鳳陽遂居焉母陶氏生子女二女適同里石府君某君生

母魯氏早故咸豐初粵匪陷鳳陽母兄皆及於難君以隨姊夫在亳州得免旋丁父憂遂依石君避地山東旣遭家多難貲產蕩然中歲改習申韓家言應東諸侯聘治獄以明恕稱主人或有過失輒面爭人以是敬而憚之石府君卒於石河官所君撫視其孤同居共財患難相恤事女兄尤敬恭娶桐城方氏生三男三女其長次皆早亡君以是常不適光緒辛卯一遊汴返至濟南遂卒有甥曰石庚少與君共筆硯聞耗乃馳歸卜葬君於歷城之南與石府君冢相望也庚今官開封府知府特用道　欽加二品頂戴以　皇太后萬壽大慶推　恩

貤贈君如其秩既復述君遺事屬余表其墓余聞君爲人敦孝友嚴名利之辨嘗以縣丞選江西吉安不一歲輒棄去曰吾安能鬱鬱居此久耶去之日鄉民送者數百人蓋其慈愛在民若此其至汴也實欲視其甥服官行義一日見宴客酒饌稍豐輒呵責不少貸庚之言曰吾自有生以至舅氏之歿五十三年賴舅氏以養以教以至於成立至今兩家雍睦無閒不敢忘先太夫人與舅氏之遺教也此可以知君矣嗟乎近世風俗日偷其由幕而官者類皆爲身家計耳余嘗謂前代徵辟之法得賢才爲盛今誠仿而行之宜自州縣幕佐始庶幾賢

否有辨亦不至誤國病民如徐君之賢不誠加於人一等哉君幼子名朴今官山東某官亦以賢能著光緒三十二年夏四月表

楊府君墓表

澠池自前明曹月川以躬行實踐爲一代醇儒迄今數百年鄉人聞風興起者常不乏人吾友楊子方述其先人懿行請予爲表墓之文其言曰先君子讀書敦行年未五十以諸生終堃無似不能躬勵實修以爲先人光今幸博一官得叨　封典而先君子棄養已三十年矣銘幽之文實吟秋先生代張君作夙知夫子與吟秋先生爲文迺持戒不輕以許人今願稿有請爲按狀君諱堅三字符齋又字鏡湖父他國子監生前母邵孺人母裴孺人生而篤慎早歲入郡學爲廩膳生父卒家居奉母事兄惟謹咸同間遭寇亂偕兄負母避亂山中甘旨無缺寇退散積麥以贈於人居母憂葬祭悉依禮制不用鼓吹鄉里化之屢躓舉場授徒里門不計束脩著願學堂學規立學社啟祠堂講學論文雖病志不少衰其教人必舉張清恪公小學集解與呂新吾呻吟語諸書光緒元年舉行　恩科猶力疾赴省試歸而病甚明年閏五月某日卒娶李孺人子二長堃字子方光緒□年

舉人今爲祥符教諭次保和亦有家風昔陸桴亭稱曹月川爲眞教官謂必如曹先生方可坐明倫堂方可稱爲師表又謂夜行燭一書是眞能諭親於道者楊府君學行可稱而齎志以沒猶幸有子克傳其業爲教官爲師表將所謂立身行道者既在其身又且在其子若孫矣烏虖世方厭學又不以人倫爲教吾於何先生之銘楊府君其曰坊表未湮又云何厭乎寂以寬不誠有味乎其言哉

安平縣知縣循良婁君墓表

光緒四年夏畿輔大水滹沱河溢入秋瀕河州縣被災

尤亟於時署安平縣知縣山陰婁君甫受事即以邑境四分成災上聞山大府入告得　旨緩當年租賦並振以銀米君躬行僻鄉按視戶口賦食與衣偶有不給所至民迎拜如家人父子先是滹沱河自同治六年北徙縣境淪水者百二十餘村君日權輕舟度地高下教民疏導措置水車隔流下樋水以漸涸可宅可耕比返署晝夜判治文牒未明而起至漏三下不休竟以積勞致疾到官未四月於是年冬十一月二十九日卒於任所士民聞喪爭相奔哭致賻殯發之日鄉民數百人自懷糗糒願爲舁夫老幼扶攜哭送數十里不絕邑人勒碑以志遺愛越三年辛巳直隸總督李文忠公據深州知州朱靖旬稟請奏部議加贈知府銜三十年甲辰今直隸總督宮保袁公以已故知縣政績卓著遺愛在民籲懇宜付史館立傳奉　旨俞允君諱詩漢字卓堂祖父諱青官河南彰衛道父諱煜官直隸石景山同知護永定河道君雖世家子自幼無華靡之好年甫冠即以從九品分發河南尋改發陝西補褒城縣巡檢咸豐初丁內外艱服除改官直隸六年以縣丞署涿州州判同治三年代理靜海縣主簿四年署景州運河州判先後以海運及防捻功保升知縣並加知州銜補缺後以府

同知用十年代理永年縣事在官僅百日清理積獄數百光緒二年代理成安縣爲治一如永年君卒年五十有九配沈夫人側室郭宜人子六曰杰謙書緝書紱書瑞書綬書杰以籌振敘勞保至三品銜分省補用知府謙書直隸候補知縣緝書候選中書科中書與余善以其伯兄所爲府君行述示葆田曰先君治行雖經張靖達俞曲園諸公賜撰志銘家傳而墓表闕然未備伏念先君生平篤嗜性理之學由愼獨存誠而推及於倫常治道雖志存康濟而不能與時俯仰所至勤求民隱其得民心在此其宦途偃蹇亦由於此余謂君起末僚洊陟守令且以循績宣付史館揚名於後世苟當代巨公之表彰亦不可爲不遇特以格於新例身歿未及三十年未得祀入名宦祠而　國家定制凡子孫見爲九卿者其祖父俱不得請入名宦鄉賢雖曰以防請屬今又拘以年限是使爲名宦鄉賢子孫者必皆不克肖其先人而後可則何以見爲善必獲報哉君之由直督奏請立傳也所援乃安徽泗州與河南光州兩案所謂光州知州實余亡弟叔謙其遺愛在民固人人所共知當時奏牘既出余乃得聞其事因念我先人歷官湖北穀城天門漢陽鍾祥蘄州皆有政蹟在志乘或立碑記或建

有生祠而歿已三十年竟未列入名宦豈年代稍遠民或忘其澤與抑以子孫之不善稱揚而人遂有善弗知與夫安民必資循吏而傳與不傳是在爲大吏者之加意訪察如婁君者得當世表揚洵足風勵羣僚矣余因表君之墓還顧身世蓋亦不能無感云

校經室文集卷四

校經室文集卷五目錄

從一品封典軍功保舉府同知于府君墓表
浙江湖州府知府李君墓表
閻君墓表
山東候補知縣署濮州知州鄧君墓表
柳府君墓表
呂松巖墓表
趙君墓表
旌表節孝孫母李太宜人墓表
夏母汪安人墓表
附致夏滌菴書
旌表節孝土默特母葉太淑人墓表
旌表節孝張母陳太夫人墓表
徐母王安人墓表
前石河鹽場大使會稽石府君墓碑
范縣學訓導崔予思先生墓碑
同知銜湯陰縣知縣王君墓碑銘
廬州府知府循吏李公碑銘
宋君墓碣
韓府君墓碣

鄉飲大賓太學生趙君墓碣
王節母桑孺人墓碣
張烈婦碑文
李吉侯墓誌銘
張君墓誌銘
宛平陳公墓誌銘
桐城方先生墓誌銘
柯封翁墓誌銘
前河南巡撫李公墓誌銘
翰林院修撰陳君墓誌銘
安平馬府君墓誌銘
許州直隸州知州呂君墓誌銘
翰林院檢討王君墓誌銘
河南候補同知臺君墓誌銘
田封君墓誌銘
萬全縣學教諭張君墓誌銘
安徽涇縣知縣楊君墓誌銘
廣西補用知府前翰林院檢討王君墓誌銘

校經室文集卷五

榮成孫葆田著

吳興劉承幹校

從一品封典軍功保舉府同知于府君墓表

宣統紀元之歲今　天子恭上　皇太后徽號禮成推恩羣臣並進爵秩既又以及其親如前代故事於是河南分巡南汝光淅道于君滄瀾以二品銜　覃恩加一級得　贈其考爲榮祿大夫妣皆　贈一品夫人明年春于君以書謂葆田曰先贈榮祿公歿二十有五年矣當日銘幽之文滄瀾以求關學陳六舟年丈公諾而不果爲不肖奔走風塵伺思有待以爲顯揚歲月蹉跎深恐先德弗彰則罪戾滋深敢乞賜撰鴻文以光泉壤世世子孫感且不朽葆田義不敢辭謹按家狀所述詳敘行誼世系俾揭於其墓之原以貽來世贈榮祿公諱鎰字景權一字璞山平度州人曾祖諱琮州學生祖諱方韶太學生官直隸祁州州判父諱用中州學增生祖父皆　贈榮祿大夫前母氏戴母氏羅皆　贈一品夫人兄弟口人公於次爲第五生日與孟嘗君同幼卽嚴重六歲就外傅讀書不屑爲經生章句之學年十五援例入太學丁父憂喪葬悉依古禮其後兄弟議析居贈

公獨以義求合不得僅受田百畝奉羅太夫人定省溫凊事無鉅細稟命而後行一應鄉試不售遂棄舉子業納貲得縣佐職以母春秋高不圖仕進居家讀書教子務攷求古今成敗得失以期見諸行事開家塾備膏火資聚族中子弟秀異者延師課讀月三試之前後數十年間入庠序貢成均登賢書者歲有其人先是州中歲科兩試寒士每以納卷投贄各費爲難贈公因倡議捐集萬金發典商歲取其息爲生童歲科試及公車費由是鄰邑亦多效之道光丙申丁酉州大饑人多病疫贈公爲粥以食餓者所救活無算病者施藥死者捨棺又捌建倉社以助振至今州食其利咸豐十一年春捻匪擾亂山東贈公倡辦團防匪知有備不入境秋間匪大至贈公與掖縣張太史弼侯學博相芝倡修膠萊河岸牆率鄉團分守賊不敢逼乃繞高密境東竄贈公因於其間完守入保又捐萬金修村堡附近數十里得免焚掠同治六年任賴巨匪合隊東下李文忠督軍追勦因采贈公議築牆膠萊河以困之當是時各軍連營數百里餽饟不至士呼庚癸東撫丁文誠統帥劉壯肅檄贈公襄辦糧臺贈公命子滄瀾等持函馳數百里聯合各邑紳耆采購轉輸由贈公設局給價兵食不匱軍賴以

濟事乎　奏保同知　賞戴藍翎當事致書再三敦促出山終謝不行論者謂有魯仲連之風焉贈公長身玉立鬚眉清疏性方嚴終日危坐無倦容教人以忠恕治家以勤儉急人之難如治其私尤好客假館授餐客至如歸四方知名之士或不遠千里而至以得見贈公爲榮郡伯州牧歲時修書問治道或造廬請謁贈公每舉地方利病閭閻疾苦詳細敷陳然公署則非公不至也高密有湖曰百脈爲數邑積水所匯歲久淤墊言利者以開墾之說干高密令謂可得腴田數百頃令上其事大府檄下萊州守覆勘三邑居民懼曲防之害環集懇罷役者數萬人合遽以集衆抗官告萊州守惠公親問贈公弭變之方贈公爲詳陳利害並馳書告鄉老以大府愛民於是衆散而役亦罷蓋其功德及人遠矣晚年以家事付叔子獨披閱史書含飴弄孫以自頤養以光緒九年冬十二月十七日卒春秋八十有六明年葬於祖塋適室張夫人孝恭端靜先卒生子一志湘優廩生　咸豐制科孝廉方正以贈公命未與廷試次室劉夫人事贈公及張夫人造次必以禮生子三滄瀾初名志滝光緒乙亥恩科舉人丁丑進士歷任河南上蔡滑縣固始蘭陽鹿邑知縣衞輝知府現官南汝光淅兵備道志灝廩貢生現官費縣教諭志潞附貢生候選訓導又次室邵宜人生子志潛太學生河南候補縣丞女三人壻陳榮淮金星瑋王成曾孫十六人長孫蓮本名運科同治九年庚午並補行丁卯科舉人官安丘學訓導欽加國子監學正銜芝裳豫河候補州同蓉裳中書科中書茘裳候選府經歷蘅裳議敘知縣蕢裳翰林院待詔荀鶴分省布經歷雲裳分省補用巡檢芃棫觀梓俱太學生夔常詹事府主簿若常分省州吏目蓴常候選縣丞藝常觀常敬常俱太學生伯葆亦太學生仲葆業儒曾孫九人道濮附貢生鴻臚寺序班星璟候選府經歷星垓保舉分省補用知縣忠源忠蕤忠熙俱太學生忠默忠杰忠篤俱幼元孫二人贈公卒後生可謂盛矣昔歐陽文忠瀧岡阡表謂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若贈榮祿公生雖不獲列位於朝而修善修德有功於鄉里甚大固宜食報於其子孫令兵備君又克承先志修其身以見諸政事遭際　盛時官爲監司逢　國大慶襃顯其親實受　三朝之錫命　朝廷所以襃寵勸勵臣子之意可不謂厚與于氏本吾鄉望族其先由文登分徙平度贈公所居曰古莊乾隆末濰縣韓理堂先生嘗設教於其家塾十餘年故于氏至今猶能世傳其學

蓋詩書仁誼之澤長矣余敘贈公事實獨詳非獨以慰其子姓乃亦以告吾鄉里之人俾知爲善獲報亦貴有大節可傳斯足以表見於後世嗚呼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浙江湖州府知府李君墓表

宣統元年春二月戊辰前浙江湖州府知府李君卒於里第春秋七十有三越明年三月將葬其門人賈恩紱既銘其幽劉大理若曾又爲外碑之文敘君行誼世系詳矣其孤寶森等復以書謂葆田曰先君道義交惟年丈爲最篤今穆卜兆宅日月有時敢乞有道之文表其

阡俾先君一生堅苦託以不朽葆田曰嗚乎吾故人也方戊申冬君以就養來山東優游歷下與吾輩朝夕過從忽一日驚聞　兩宮升遐悲慟號泣逾時莫釋會君刻期歸里余因抱疾不克臨歧送別豈意其溘然先逝耶君諱念茲字慕皋鹽山人幼有異稟六歲能屬文隨父贈朝議公就館鄉塾讀書至閔予小子章感而出涕父喜謂有忠孝之質十一歲補博士弟子員旋食廩餼弱冠後連丁父母憂家益貧困因授徒自給嘗假館滄州居停袁心梅以汪龍莊全集相贈君守而行之終身得其益同治六年舉於鄉十三年貢禮部光緒二年殿試　朝考以主事用籤分刑部年四十矣京曹故清苦君在都十年衣冠儉樸嘗徒步入公署退食之暇時與賢士大夫講學論文娓娓忘倦英儁少年多從之遊今協揆榮公大理卿劉公皆其受業門人也戊子補四川司主事充奉天司主稿絕苞苴拒勢要一矯部中積習其後竟因承審庫兵案幾爲忌者中傷庫兵者戶部銀庫賤役也皆都中大猾爲之適犯事送刑部君承審其案思痛懲之其黨上下營謀乃造爲蜚語以誣君長官遽移案他司君察知其行賄狀乃持牒與長官力爭曰司官受誣不白則奸人得計所關非細長官巽詞以謝

後亦審知其實雖悔而無如何也旋題員外郎升郎中保送御史甲午冬授浙江道監察御史君居諫垣四年章數十上皆關國計民生尤惡吏治貪汙屢彈官邪紀綱爲肅廣西巡撫某以事落職與藩臬兩司及臨桂守素有隙乃倒塡月日揭參三人部議至革職三人皆賢吏也君獨奏請飭查三人皆奉　旨復職善類得以保全此皆人之難能者戊戌秋　簡授四川雅州府知府明年赴蜀六月調署綏定府事勤求治理在任甫十月里不容姦人懷自勵達縣令某貪酷狡詐頗爲大府所喜君實揭其罪顧不得直君自請行省與大府相詰讓

大府稍厭苦之君知直道難行已銳意引退適會建德周公馥爲布政使素知君之爲人乃飭赴雅州本任是歲庚子秋九月受篆任事先是六月間雅屬名山愚民聞京師變起相率焚燬教民室廬次年和議成外人責保護不力各員君竟列名其內賴全權大臣李文忠據實駁辨卒得革職留任處分又議賠款甚巨並斬梟八人而主名不定教民乘勢騷擾名山人人自危集衆至數千人假名勤王本道亟請大兵圍勦君獨抗議主撫自請單騎往諭解之上下皆力阻君弗聽攜僮僕二人馳至其地紳耆亦來跪阻悉謝之徑前呼其衆曰吾太

守也來活若聽者歸農否則大兵四集赤若族悔無及矣衆皆感泣羅拜悉繳旗幟軍械一夕散去是役微君則川南糜爛無完土矣君因飛函告各軍請勿入境而當時文武方思藉定亂以邀功乃謀株連追捕仇教之民民懼蔓抄又轉而附盜君亟令縣屬編保甲整團練先後擒獲眞盜初犯者宥編爲令由是積匪投首脅從洗心名山人爲君建立生祠又勒石紀其事蜀人所謂名山捕盜碑也君在雅州三年清訟息民平反冤獄每一批詞張於門壁鄉民皆爭先快覩蓋君在刑部數年律例精熟事理通達故其見諸政事者若此癸卯春有

調署眉州之檄君以屢遭譴恚遂乞假修墓歸宦囊蕭然歸後家居一年乙巳春赴都銷假奉　命出守湖州年已七十矣而精勤耐勞過於少年下車伊始適值太湖鹽梟滋事君督率文武竭力防禦屬境以安湖州土產多絲其機戶率多貧民而居奇者曰綢莊皆富商大賈往往與釐局因緣爲姦君擬平定章程盡除積弊以利小民未果行會歲暮君一夕獨坐怱怱不樂曰吾年踰致仕志不得行一官無補殊負初心卽手自具稟申大府乞病歸大府固君同鄉又鄉舉同年旣允其請而君自是浩然歸矣君與余會試同年向者同官刑部每

相見必各言所志余由部曹改外職實君敎之及余以迂拙不合於時返初服君每稱其知進退之義故於濟南相見時又以余纂解文字嘗自敍守雅州事屬余爲文以紀其實尤縷縷焉君生平好善如不及見人一善則津津樂道之賈孝廉初未知名君見其文曰此著述才也賈君謂君剛方忤世官不得遂獨航航大節無媿東漢名節士之概嗚呼吾於君亦云宣統庚戌春二月

表

閻君墓表

君諱溆立字肇存一字晴川金鄉閻氏世有隱德父維

城縣學生文行優遂有長者稱母胡氏君生而穎異自幼讀書過目不忘出應童子試輒以詩賦冠其曹金鄉塾素不解音韻之學自君始大啟其緒咸豐十年學使者試列優等舉充辛酉拔貢　廷試未入選同治三年考取　國史館謄錄留京肄業有同年生方臨莊病歿旅寓猝無以斂君經紀其喪備至先是君管應同邑張明波越尹聘至杭州甫數月張君卒宦橐蕭然君爲文告僚友咸感其義致賻贈而後旅櫬得歸故里至是又有方君事故人莫不服君之篤於友誼其在京也從匡鶴泉先生遊學益以進及先生主講山東濼源書院招君司書記爲諸生矜式君累年教授積有膏火貲數百金爲人貸去因渡河舟沈金盡失不能償君焚其券更以好語慰之其慷慨好義類如此夫以君之學行使其早擢科第得用於時其必爲當世聞人無疑乃竟屢試不遇至光緒五年己卯始舉於鄉而君已年五十餘矣又十二年辛卯卒於單縣鳴琴書院春秋六十有三娶張孺人子二滋縣學生爲伯父後遲歲貢生女三皆適士族余與君同肄業濼源書院稱同志君之卒也邑人李奉石誌其墓今年余寓濟南君長子滋乞爲表墓之文李君又稱君天性肫摯兄乾仁早卒事嫂恭謹爲請

旌節孝如例嗟乎君細行可傳者甚多余爲表著其一二以詒其後人使後進者知所勸則君雖歿亦可以不朽於世矣

前山東候補知縣署濮州知州鄧君墓表

君諱錫瑞字舜廷鄧氏其先蓋出自漢太傅高密侯禹後至晉有荊州刺史粲別爲長沙鄧氏而君宗譜傳先世本廬陵人有唐郡侯旭湖當同光二年以征蠻至楚留居長沙遂世爲長沙著姓云自君祖父以上皆隱居敦尚節義以忠厚傳家祖父世賢父曉城有子三君其次也性聰穎讀書喜博覽修身克己思本所學以推行於人無忤父既卒家業中落資教授以贍室家屢應場屋試不利志益堅咸同之際粵寇擾亂半天下湖南將帥雲興多積功至大官君乃奮然曰丈夫安能屈首詩書終老牖下乎適丁文誠公督湘軍剿賊山東君入黃鎮軍宗華幕爲文誠所知檄佐華軍營務處同治六七年間山東直隸捻冦蕩平君以防守黃運兩河功歷保知縣補缺後以同知用莫縉卿軍門聞君名以重聘延君襄其軍事君以舍舊而圖新於義不可終謝之君與黃鎮軍爲賓主幾三十年喜相慶患難無不相共也爲人孝友性成事父母生養死葬悉依於禮兄光炳早

卒事寡嫂撫兄子如己子弟承謨年少不更事負債纍纍君代償之不加督責卒致悛悔一門雍睦爲鄉邦所稱羨初任濮州值兵燹後循聲大著繼署福山縣事福山有煙台鎭爲通商口岸外洋與四方游民雜處者多君於內拊外交無不咸得其宜再任濮州以光緒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卒於任所百姓弔哭如失怙恃其得民心如此君生於道光二十年享壽六十元配胡宜人生子一福基繼配劉宜人後君九年卒君雖三莅州縣任無錙銖之積以故旅櫬寄寓十年未克歸宣統元年君弟承謨乃與君之子謀歸葬於長沙長衢後之王家坡塋以兩宜人祔其友某以狀介李碩愚單門請余爲表墓之文余與君初未相識然聞君名已久謹據狀所敘爲撮其大要如此夫爲人佐而能忠且信於友朋居官所至見愛旣去見思又身歿而無以爲歸貲則其廉可知視彼身雖貴顯而卒被惡名於天下者其爲賢否何如耶嗚呼如君者亦可謂不負所學矣余是以樂道焉

柳府君墓表

府君諱相林字懋周先世本河東柳氏後遷居朝邑趙督鎭祖諱大榮考諱殿鼇習商業嘉道間領典商於河

南攸寧府年逾四十無子妻王氏卒娶扶溝李氏女爲繼室以扶溝爲先賢道鄉俗樸民醇遂家焉故今爲扶溝人府君生□歲而喪父又十餘歲而母氏卒性廓達不事生人產有告貸者輒與之家遂困乏乃發憤學商賈積十數年家業日隆有四子皆令習儒術咸豐八年遭粵匪之亂商業蕩然府君願自慰曰吾今可歸農矣所居曰呂家潭西三里莊日與田夫野老講種植課晴問雨暇則招近村人勸以爲善談前代因果事鄉里化之無犯法與爭訟者府君中年積有餘貲喜施予有義舉無不爲由是羣呼爲柳善人其後有爲賊掠逃歸者言賊至呂家潭時相戒毋毀傷柳善人家也府君雖習商然持身廉取財必以義恥與市儈伍所常與遊者同邑張季瑞茂才李芸渠明經數人尤好從諸人問學習爲大字書法見稱於一時又嘗進諸子教之曰吾媿讀書未成所以督責爾曹者非祗爲功名計恐爾身入下流玷我柳氏家風耳及次子堂得選拔舉孝廉訓之曰爾當顧名思義他日居官臨民如妄取百姓一錢者非柳氏子孫也光緒三年中州大饑邑中待府君以舉火者常數十家府君乃買舟南下載糧數百石減價糶之以利鄉人而以其餘周戚黨所全活無算時長子澤亦

佐其事明年府君至江南界首集而得疾適澤以夜行失道至其地得侍醫藥視含歛府君卒於戊寅三月十一日春秋六十有四卹以其年六月葬於新塋之次王夫人祔夫人性慈善好周濟人與府君同志教家嚴子堂方八歲一日入塾歸拾得柿餅一枚以奉母母怒其歸遲以爲偷得重扑之其明大義多類此先府君二年卒年六十有二子四長澤以侍親疾積勞故次郎堂同治十二年拔貢舉人光緒十六年進士官山東惠民縣知縣花翎四品銜有循聲次燊次瑎俱縣學生孫男五人翰芬翰蓉並縣學生翰華癸卯舉人直隸候補同知曾孫男五人堂今歸知府補用道遇　覃恩誥贈祖考爲中憲大夫又加級　晉贈資政大夫妣皆　贈夫人堂又嘗承父母遺命捐貲助振奉　旨給予樂善好施字準於里門建坊可謂善成府君之志者矣及是述其先考妣事略屬葆田爲表墓之文且言曰扶溝在前明有杜善人見歸震川集中先府君行實未知視杜善人何如今歿已三十餘年而邑人猶稱道不衰願得宏文如歸氏者以傳諸不朽葆田竊聞歸熙甫有言天厚人之有德將以興其家不在其身必鍾於其子若孫然非困窮淹鬱則亦無以大發於後柳府君再困而再興又以行善故歿於道路其理若有不可知者然身雖歿而名愈彰躬膺二品　封贈子孫遞興而未艾豈非所謂爲善之報耶余據太守所述府君嘉言懿行與其內教可法者撮其大要俾異時治國聞之士知府君之所以得傳者固自有在傳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柳君其益知所勉哉

呂松巖墓表

君姓呂氏諱憲棟字隆甫松巖其別號也呂氏爲萊蕪大姓君祖父諱清臨隱德不仕生子四長傳誦次傳訓即君父以五世同堂受　旌表次傳誥咸豐五年舉人官濟寧州學正善誘後進學者稱蕉雨先生又次傳訢爲君季父君生而嚴重寡言五歲即能書蕉雨先生授以書家執筆法弱冠遂以善書名旣補博士弟子員尤同治癸酉選拔貢生　廷試未入選復舉光緒元年制科試列二等以州判候銓居京師一日心動急請假歸比至則母病已旬日人謂孝思所感用能親視含斂母喪服闋乃遵父命改捐知縣分發河南戊子春到省旋丁父憂十七年起復充河南讞局承審官勤於其職有要人與貧民爭宅基函託當道思逞其欲君持平剖決曰虐人媚人吾弗爲也案定遂辭讞局閒居久之會

陝州牧何君請君佐州治其屬邑有被控因公苛斂者何君屬君按其事曰窮治之彼去吾當請若代君既至密訪得實乃痛懲邑紳與胥吏蒙蔽者而令得原他日以語其家人曰陷人以利己吾豈可苟同哉二十一年冬竟感疾卒於陝年甫五十有三君同祖兄弟九人胞兄憲秋由舉人官江南知縣有治績從兄憲瑞由進士歷官湖北知縣內升主事改官許州直隸州卒於官余嘗銘其墓所謂循良呂公郎蕉雨先生子也君從子相曾紹曾或爲令或爲州判皆能繼起有聲獨君以有用之才而不竟其施嗚乎可惜也已君與余叔季兩弟鄉貢同年又與余叔弟服官同省余與君交游日久故知君學行爲審君之卒也余未得其家人訃文今君之子惠曾以徐幼稺太守所爲傳狀屬余爲表墓之文余乃揭其大要如此是時君卒已十有六年余季弟殁已久余叔弟墓亦有宿草矣嗟夫人生離合聚散死生盛衰之際可勝道哉宣統二年庚戌冬十月表

趙君墓表

君諱猛字濟寬西華人趙氏在康熙時有以割股療親疾舉孝行者君其來孫也祖履吉武學生考素存太學生妣張氏君爲人狀貌雄偉身長六尺少讀書通大義旣而棄文習武弱冠入縣學嘉慶十三年丁父艱十六年連丁母艱旣失怙恃又鮮兄弟時值河南大饑君與兩叔父析居僅有薄田六十畝乃痛自發憤舉嚮時馳馬試劍之好一切屏去不事而獨竭力於耕田常偕亞旅作坐出入晨而興至暮弗怠布衣糲食如常人晚年乃置田十餘頃所居曰趙灣村宅後有圃數畝種雜果樹數百本引河爲池以時灌溉又於圃內爲旋池每歲獲利甚豐由是邑中數殷實之家咸稱趙氏然君性豪蕩不拘小節以敦樸率下而尤篤於天倫事庶母如所生庶母有女適張氏家貧而早寡君迎養家中歲杪始送歸新歲則復來以是得保貞守節五十餘年而穀終君卒於道光二十年十月七日享年五十有七娶謝氏子三長錦堂早卒婦郭氏以節孝　旌次玉堂太學生次華堂亦太學生女二孫六麟閣光緒元年　恩科武舉鳳閣傑閣俱爲武學生尙賓廩生雲閣太學生曾孫十八連璧武學生壯附學生嘗因拔君甲熲問學於余乞余表其曾祖墓余謂君以孤露之餘服田力穡卒致富厚而能以勤儉教家爲善於鄉里救災恤鄰敦宗睦族可不謂豪傑之士與昔西漢晁錯論當世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近世言利之臣乃欲首重商務至設爲商部

以籠天下之財使得如趙君者經營其間所施設必有先後輕重矣會壯應優科試至省門索文甚急余姑以是應之俾碣於墓亦欲使異時治國聞者有考焉光緒三十二年秋撰

旌表節孝孫母李太宜人墓表

吾同姓在淄川者曰銘書生逾月而喪所怙零丁孤苦母氏守節勵貞恩勤教育以迄於成立銘書以光緒元年　恩科舉於鄉節母聞報至感而泣謂銘書曰吾辛勤三十年乃幸有今日然汝祖父竟不及見也汝當益自勉以力承先志耳越十五年己丑銘書用大挑一等

以知縣發河南母亦就養至大梁鄉人與銘書同官中州者習知節母懿行乃合詞具事實由予弟光州牧叔謙備文達諸巡撫使者聞於　朝旌表如例是歲光緒二十五年也明年恭遇　覃恩銘書援例爲父母請　封贈母李氏得稱太宜人其冬銘書奉檄權知榮澤事奉太宜人之官甫逾月太宜人遽以壽終明年春銘書扶喪歸里以狀介于君仲苑屬予爲誌幽之文予因循未及爲而予叔弟以是冬病卒光州任所死喪憂虞之餘予益不能無感感其不復有意於營度爲文亦久矣而銘書因于君催促至再至三會予叔弟之喪已除檢尋原狀不可得乃據當日請　旌事實敘次大略以歸之太宜人爲淄川諸生李蹊暖女生四歲而喪母自幼以賢孝聞讀書識道理孝經與列女傳皆能成誦年十九歸儒瀚爲繼室不及事姑翁鳳儀年老矣有夙疾家事無鉅細悉委諸子婦家有薄田數十畝耕織所入以供甘旨佐先生修脯資儒瀚讀書攻苦得嘔血疾以縣試第一應學使者試不及試舁疾歸父驟聞宿病增劇遂不起儒瀚亦以毀卒遺言撫孤事重以宗祀爲託太宜人於時年二十有八耳宗族或利其孤弱肆欺凌忍弗與校値咸豐末捻寇入東境銘書隨母避亂鄰村屋

宇悉爲賊焚同治元年淄川賊起據邑城銘書復隨母倉皇逃避三年中險阻備經矣賊平始歸課耕業讀家室危而復安皆太宜人之教也始太宜人侍翁與夫疾藥必親嘗嘗暮夜焚香告天願以身代既而連遭大故家無次丁抱嬰孩與一六歲弱女經營喪事典嫁衣備斂具喪葬如禮往往淚漬衣衫成血痕見者咸爲感動銘書稍長令從塾師讀夜歸必課所習背誦成熟始就寢少廢學卽予杖繼又泣下不止銘書以是感奮發憤於學太宜人守節至旌門時五十有四年矣享年八十有二以卒嗟乎銘書之欲得予文者豈不以太宜人之

節行爲可傳而必欲亟亟表章於後世與然予之文固未必足傳太宜人而太宜人之志行則既上達於　朝廷固宜載在　國史以傳諸無窮又奚待於予言予爲表其大節如此銘書其勉之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孔子引此以證士之孝而於大夫則以夙夜匪懈爲證故曰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夫忠與孝無二理亦猶節與孝兼全而後不媿爲完人士大夫遭時艱阸而不能以節義自立者其尙知所媿哉光緒二十九年春二月表

誥封安人夏母汪安人墓表

昔伊川程子作上谷郡君傳敘侯夫人懿行甚詳及朱子采入近思錄止載其訓子四五事然百世下無不知有程母者以有程子此文也予同年友夏君震武浙中大儒其名在天下矣其學術純正實得自母教爲多庚子之歲　皇帝奉　皇太后駐蹕西安震武奔赴　行在獻中興十六策並爭論和議不見納明年春乞假歸里道出汴梁與葆田相見於旅邸執手唏嘘既別去因寄所述先妣汪安人行略屬爲表墓之文葢安人歿至是十有一年矣先是震武丁父憂奉安人命廬墓者三年其自墓歸而得依安人左右者僅一年而安人卒震武痛甚復廬墓三年於是吾師嘉定徐侍郎哀其志爲安人墓誌以爲震武早歲辭官閉門講學志高行潔皆安人之教也葆田謹按狀稱安人父諱廷拭母王氏以節孝旌故知書識大義安人生而有至性濡染母教六歲閱兄讀書卽能暗誦數年盡通女誡女訓及孝經論語孟子禮記內則列女傳諸書年十七歸夏封君事姑鄭孺人曲意承歡非命之坐不敢坐非命之退不敢退鄭孺人稱其孝及封君出嗣爲□父後安人則又以事鄭孺人者事姑節孝倪孺人兩孺人之喪皆齋疏蔬食如禮旣免喪久矣語及猶涕洟不止其教人必曰此先

姑之言非我之言也生子女六人震武爲長男愛之甚至自能言卽指令識壁間字能行卽率之詣大母前問安坐立必教之使正急步疾呼則呵禁之稍長卽教以古歌謠及孝經諸書故震武就塾時則四子書毛詩俱已略上口矣其教他子女亦如是粵匪之亂安人攜子女避亂山中諷誦自如一日封君自外至笑曰世亂如此若母子尙有心讀書耶安人曰世雖亂書不可廢也令兒曹稍知義理而死死亦無憾當是時親族就食者日數十百人斗米直錢四千貲罄安人則盡斥衣飾簪珥給之必俟諸親族食已然後食至或不得一飽亦不

自明也封君善治生安人食淡攻苦以佐之亂定後家業漸裕震武赴禮部試時安人出餽金二十命之曰此汝母十指所積者汝在途不得效世俗投試卷以乞於人也震武既成進士以病不與　殿試歸有擬薦爲書局總校者安人戒之曰吾與汝父幸不藉汝一錢之養汝不能杜門讀書乃欲以是爲利耶其後震武以庚辰補　朝考授主事分工部學習值俄羅斯搆釁輒抗疏指斥柄臣疏上留中不報遂乞養歸又明年侍郎宗室公實廷以典閩試還過浙訪震武山中侍郎其鄉試座主也安人謂震武曰汝師以抗直積忤當路而檢身不

謹行且得罪去何況如汝汝非今日仕宦中人也休矣又二年前當事者皆罷去親友皆勸震武出安人輒婉謝之而自封君卒後家稍落安人獨持門戶者數年其於喪葬嫁娶饋遺族黨禮接賓師以及周給捐助皆經畫裕如未嘗匱乏然亦不蓄餘貲震武見安人劬勞闔自陳不能祿養之罪安人曰汝今尚未知母心耶養親以善不以祿吾豈不能爲尹母哉平時治家嚴肅閨門內不聞嬉笑之聲室無纖塵箕帚盤盂皆有定所歲時薦祭尤極恪誠嘗謂吾曰日如遇除夕元旦夙夜兢兢造次必敬其教諸子婦皆然震武述安人言行大略如

是又謂震武好詆人短安人教之曰人詆汝短於汝何如非惟傷德必且取怨震武好言廉安人曰人未有不儉而能廉者汝誠欲廉必自不妄用始然後能不苟取於人且震武好以古義責人安人曰人豈得盡聖賢義理之極此乃士君子所宜自勉者豈可責人且强人以所必不能從乎嗚呼觀於安人之教子如是其視程母侯夫人何異哉宜其有子之賢亦不減明道伊川也而葆田先母于太恭人雖不讀書其教葆田兄弟乃亦與夏母略同然葆田曾不能立身行道揚名以顯親故承吾友之屬媿弗能執筆屬詞光陰忽忽已逾三年中間

又迭更憂患顧瞻身世邈焉寡儔世變方興邪說滋橫求如夏母汪太安人母子之篤信正道者蓋幾不可復覩故獨表其嘉言懿行可爲百世法者以告天下後世其他瑣事與生卒月日則有墓誌與行略而此不具著云光緒三十年二月表

附致夏滌菴書

滌菴仁兄同年座右往歲承命爲先年伯母太安人墓表今三年矣遲稽之罪非言能解去年春黃硯菴孝廉公車回浙託帶一書並大著元稿四冊想俱收過光陰易得倏復周歲近日起居何似葆田遺冢不

幸變故迭生去夏五月內前先州亡弟之長子爲季弟後者以軟腳疾遽歿於汴寓河南學堂一席葆田審知其不可久處先已告辭因於秋冬之際護喪歸里家世寡丁公私拮据亦擬自是不復出門矣冬間忽又接汴帥書延主大梁書院講席以故鄉爲德人偏處常恐室家不獲久安而又有衣食之累遂不免倉猝應聘以今歲春仲攜孫兒輩到此輒復自悔平生自命謂何今竟不能保其初志然觀天下大勢亦幾於蹙蹙靡騁近又喪一子婦葆田方身自敎養兩孫秋後仍須攜眷東歸不識此身尚能久存否前日檢點未了事謹勉擬表墓文一篇大體不足以副孝思茲特錄稿寄呈伏乞鑒閱有未合即賜指正爲幸

旌表節孝士默特母葉太淑人墓表

清故旌表節孝葉太淑人　誥贈通議大夫口公之配而今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世榮之母也　國朝令典命婦不以節旌門其有以節孝先旌者子貴則疑贈有加焉所以教天下之爲婦爲子爲臣者至矣太淑人系出葉氏父諱口戶部漢軍人生而端淑在父母家則見稱於宗族戚黨既歸則順於舅姑同治紀元贈公于役奉天省垣遘時疾以歿太淑人時年未三十抱一嬰兒僅三歲與六歲弱女上事俯畜恩勤撫育兒榮也稍長教以讀書督課綦嚴榮既應童子試乃資教授以謀甘旨母勤勞如故榮請母少休太淑人謂之曰人生豈有不事事者汝既有志讀書亦宜刻苦自勵使異時稍有成就勿徒爲衣食計是吾之志耳榮好聚書太淑人每詢其所購已盡讀未訓之曰吾聞讀書若耕田勤乃有獲置田而不耕安用田爲又曰汝外祖子姪八九人皆延名師敎之而竟無一人成名者汝苟不知自勵他時問耕稼則不知學商賈則不能吾亦抱恨於無窮矣榮奉命惟謹光緒十二年太淑人守節逾二十五年

矣鄉人公舉節孝有司以聞得　旨旌表如例而榮適於是歲成博士弟子明年應鄉試入都太淑人偶患舊疾復作榮歸見其形容憔悴問所苦曰無他行愈矣而適會所撫六歲女既長適田氏以是年冬十二月喪其壻太淑人感傷疾日增明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卒遺命勿延僧道作佛事先是同治末東方盜賊頻起或勸太淑人攜家屬出避太淑人謝之曰生死命也避將焉往其後竟亦無他他日榮請曰當爾時母獨不懼何也太淑人曰自汝父歿吾欲殉之久矣脫有變故有死而已何懼之有嗚呼太淑人臨難不避而卒之大節克完以

視士大夫遭時艱危不能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義者其孰爲得失哉太淑人卒後五年子榮連舉成進士入詞林數逢　恩詔疊膺　誥命之贈天之所以報節母者亦可謂有加無已矣自宋儒謂餓死事小數百年來窮鄉僻壤婦人女子皆知節義爲重而近世邪說滋興口謂三綱爲漢儒所造新說彼不知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又安知中國不可一日無人倫也與故予表葉太淑人於世君所述細行無事複舉獨載其遺敎可爲當世法者因附著此義以明　國家風敎之盛婦人守節者生既顯膺　旌表歿亦榮獲褒贈仁至義盡於以立爲

婦爲子爲臣之大防實可爲萬世標準云光緒三十一年夏六月表

旌表節孝張母陳太夫人墓表

濟南太守張君學華述其先妣陳太夫人之節行將使葆田爲表墓之文乃再拜言曰某不幸五歲而孤吾母陳太夫人艱苦守節以養以敎黽勉撐持者三十餘年使吾家詩書之澤賴以不墜有司既以節孝表其門閭某備官詞林入諫垣遂　國大慶得　誥封吾母爲太宜人累　封太恭人比年再遇　覃恩援例加級　晉贈一品夫人而墓石未立大懼懿行不傳於後世敢請子爲文如歐陽公之表曾公夫人黃太君則幸甚葆田拜而受之曰有是哉太守之達於禮也攷　本朝令典命婦不以節旌門所以敎士大夫家守禮明讓故張皋文編修既入翰林亟呈牒禮部爲母請旌門之典然後復呈牒吏部請　錫封母太孺人如禮惲子居用是誌姜太孺人墓以爲皋文不沒其親之善可謂能事其親者矣今觀太守君所述何其與姜太孺人事先後略同與況其懿行尤有可傳者與按狀太夫人番禺陳氏父其鎔官四川鹽源令卒於官太夫人時年幼侍母歸粵年十九歸　誥贈榮祿大夫張府君樸臣公爲繼室贈

公元配太夫人姊也以產難卒贈公不欲再娶曰如繼聘非賢若前夫人者不可語聞於外姑以太夫人歸焉結褵三日值英人入廣東城踉蹌出奔東涌鄉數月始歸是歲咸豐八年也時君姑陳太夫人猶在堂年七十餘矣贈公兄弟三人伯早世仲嘗遠遊贈公館穀所入以贍一家猶不足太夫人無私財無德色娣姒之間怡怡如也贈公中年患肝氣多病善怒太夫人時逢譴讓則卑詘順受營治醫藥殫亟極瘁晝夜罔懈既遭贈公之喪年二十有九有子三人長者年甫九歲次八歲最幼即太守君也太夫人悲痛之餘念君姑已篤老朝夕

在視必躬必誠如是者又四年姑沒葬祭悉依於禮又以兄公之喪久未葬謀於母兄弟卜地窆焉始贈公客瑞文莊公幕歿後文莊公集同官賻助得數百金太夫人悉畢以償宿逋曰無爲異日子孫累也生平自奉儉約至於延師課子饌食必豐腆師或偶出則親自督課尤喜誦左氏傳及　國朝人詩古文詞少時所誦書史輒能强記不忘及太守君兄弟漸長經營亦益勞家計日絀而口不言貧其待人必盡禮事寡嫂如姑嫜從子無依者恆周恤之有姊適張氏早死無子爲營窀穸且命子孫春秋必祭其墓贈公先世本居鎮江墳墓咸在

歲時嘗丐族人代祭書或不達及太守君官京師有同族居鎮江者以時通訊歲祀始得無缺太夫人聞而色喜手書辭問以爲常其家居遇祭日雖病猶拜跪如禮亦以是教其子孫光緒丙申嘗一就養長君增城官廨太守君既成進士由翰林改御史在京日多太夫人每以書慰問旬日必一至間歲思相見然以期望厚未嘗促使歸也庚子秋變起京師南北路梗太夫人憂慮特甚明年太守君乞假歸省太夫人遽以是冬十一月二十四日卒年六十有三卽葬於廣州大東門外銀坑嶺虎爪岡太守君所述如此易稱坤道无成而代有終太夫人可謂不媿矣抑葆田竊觀張皋文先妣事略姜太孺人年十九而歸張府君二十九而寡居其年與陳太夫人同姜太孺人事姑得其歡於先後委宛備至於三黨親戚吉凶遺問之禮未嘗闕於鄰里之窮乏來告者未嘗不佽恤也其懿行又與陳太夫人同而撫子居獨敘張皋文爲母請　旌事今余則敘述太夫人懿行特詳者蓋以明孝子有善必稱之心又欲使凡爲女士者取法焉太守又言曰以吾母之慈善遭遇之不幸艱苦堅忍曾不獲上壽之報卽爲子者求一日之養志而不可得也嗚呼斯言也有不聞之而感泣者哉宣統元年

己酉冬十一月表

徐母王安人墓表

徐鴻臚宗勉之母王安人以宣統二年三月十一日壽終春秋七十有六先一日宗勉以遊學至沛南得急報馳歸既成斂痛不欲生乃以書謂其友人趙文運曰先母以月初二日爲戚氏妹奉迎至戚內不孝日再往省既出門之日告別先母猶面訂歸期何圖於次日暴疾舁歸遂不起不孝之罪非止在此一遊矣痛念先母孝慈勤儉佐先君起家艱難中撫不孝四十八年不孝乃不能愼終於一日謹於苫次成雜憶數條儻蒙當代大

人先生哀其愚昧爲先母謁撰傳誌以光泉壤則宗勉死且不忘趙君以書示葆田乞爲立傳葆田謹按所述安人幼聰敏父曰口煜母李氏年二十四歸徐府君生子女五人成立者三治家井井有法聞兒輩得賢師友則大喜處姒娣厚以和視諸子猶子徐府君嘗三散千金與宗人親族無力養生送死者皆賴其力安人實佐成之始時家甚貧夫婦同心拮据經營二十載家漸裕暮年商業折閱府君卒人言嘖嘖安人曰此非婦人所與聞也命其子與諸子四分田產各守其一遇先人祭日祭品必親治自四世以下湯飯匕箸以百數一一

檢視周詳亦以是爲子孫教次子宗撝早亡女適戴氏者又寡撫孤弱士恩勤此其大略也徐府君諱守諒生平慷慨好施歿而鄉里私謚曰端惠以子宗勉舉鴻臚寺序班遇　覃恩加級　敕封承德郎宗勉嘗輯刻當代諸公所贈詩文曰闡幽錄以傳於世安人受　封敕文有相厥夫子皆曰善人之　褒可謂榮矣宗勉好學篤行其赴沛南亦奉母命而行乃事出不虞竟不獲於母歿之日親視含斂其與趙君書云宗勉歸時第見吾母尸臥在牀有目不能視兒有口不能呼兒有手不能撫摩兒矣痛哉痛哉葆田爲撮述一二俾揭於墓庶觀者有所勸感則安人亦可以不朽嗚呼世之爲人子欲表揚其親者可以鑒矣

石河鹽場大使會稽石府君墓碑

國朝令典有　大慶必推　恩臣下褒及所生光緒三十年　皇太后七旬萬壽　天子大孝錫類有　詔京外官各加一級越明年開封府知府石君庚以河防敘勞由三品銜特用道員晉階二品於是追贈祖考如其級既乃敘述先公世系行誼官績以示其友孫葆田曰先府君捐館舍四十有一年矣不肖之孤敬守遺訓不敢以不義自汙今且忝竊非分每念先人宏才碩學官

終下僚大懼有善弗稱無以信今傳後謹述崖略願有道君子錫之文俾揭諸原上則幸甚其世系曰府君諱某字某世爲浙江諸暨望族祖諱某始遷居會稽遂著籍焉父某贈文林郎今贈榮祿大夫母某太夫人生府君兄弟幾人府君其季也其行誼曰府君幼孤性穎異讀書輒過目不忘年弱冠出遊悉推產與伯兄及兄嫂相繼卒復收育其孤人以是稱其孝友嘗館亳州茅氏家前後幾二十年賓主相得甚以氣節文章相勵也咸豐初粵匪陷亳州茅氏壯者皆宦遊惟餘老弱在家府君預令徙他所而身獨代爲居守賊至跳而免無何捻

匪張洛刑等突入州郭脅富室出貲犒其黨並劫府君往見啊嚇百端府君不爲動曰茅氏藏鏹固多然非已物今日之來我有死而已不知其他賊黨怒將脅以兵其酋遽止之曰石先生長者不可辱遂送府君出茅氏卒不失一金由是義聲鬨遠近亳州人士雖素號善戰者無不聽命焉一日偵知賊將逼城在某廟會食府君函致各團乘其不備掩擊之賊衆悉殲無一得脫者其官績曰府君屢試京兆不遇以謄錄議敘鹽大使分發山東初署精臺批驗所大使有富商某依勢違法運同某君莫能問府君廉得其實曰姦商敢爾呼其人至將予杖叩頭乞免仍繫以歸運同某君語人曰石君居恆如老儒臨事乃稜厲若此吾彼時猶凜凜焉自是諸商皆懾服旋補膠州石河場大使石河缺瘠甚府君屏除陋規舉室啖麤糲至幾不能舉火冬夏據一几臨書或與朋友談文日夜孳孳無倦容竈丁或逋賦召而諭之未嘗加朴責久之皆爭先輸納無負者同治四年捻匪東竄膠州牧陳君夙知府君有濟變才城守事悉就諮訪賊亦知有備而去府君未嘗乘肩輿百姓見其至輒起敬曰此前此未有之清官也是年夏偶患熱證至五月六日竟以不起年甫五十鄉民聞耗走哭者日千百人大使鹽官實不理民事其得人心如此是時各官廉俸皆不給鹽運使某公閔府君身後事狀曰奈何使廉吏無買棺資乎爲請於巡撫使發俸銀如常例圖始得歸葬異鄉關封君所述事實如此葆田竊致同治初巡撫山東使者爲朝邑閻文介公其知石府君固宜而膠州牧陳君卽吾師宜賓陳先生葢嘗稱石府君爲人子子不阿其學畫時事多奇中然淡於名利故官終不達至善處骨肉與誠待朋友尤爲人所難能云娶徐夫人有賢行稱同志後府君十七年卒合葬於濟南之錦繡川子一卽庚光緒五年舉人以大挑官河南知縣卓著循聲涖擢今職前後巡撫皆薦其賢昔宋歐陽文忠公有言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惟石府君積德累仁而享年不永志不獲伸於生前今開封君所守實歐陽公昔年臨治之郡吾知其仰承先志必有如瀧岡阡表所云而晚節克全則所以報　朝廷之恩遇者當更有在不且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也哉爲之銘曰

信足以交友而仁先及於親義足以勸衆而勇亦庇其身知足以抉事而誠尤孚乎民位雖不稱其德而食報在子孫氣佳哉山川明秀是爲　大清廉吏會稽石府君之墓門後有過者請視此文

范縣學訓導崔予思先生墓碑

先生諱贊襄世爲壽光縣崔家莊人予思其字也世以耕讀爲業父諱寶臣太學生課農暇則課先生讀業日以精從父椅園先生邑名孝廉學有淵源制義外兼攻古文詞先生從之遊最久得其指授卽以其所學者教諸人由優行廩膳生員同治九年庚午舉於鄉與予爲同年生甲戌考取謄錄以知縣用未就光緒庚辰大挑二等授教職嘗一署樂成教諭未久卽去旣去而人思之不置又歷署城武日照縣學訓導濮州學正所至雖攝篆數月必以敦勵品行爲諸生勸最後補范縣學訓導范屬曹郡風尙勇悍橫經之士舊染習俗先生司鐸十餘年諄諄告誡力挽頹風由是文教大興有武生某設錢肆存先生修脯錢數百千又書吏某冒支先生廉俸延不繳先生悉一笑置之爲人謙和抑然善下人無論卑幼與之言藹如也嘗進及門訓之曰教人以身不以言吾之所以教汝者皆吾所得於先師也光緒二十八年四月十八日卒於范縣學署年六十有八其子某以仲冬扶喪歸里范縣諸生相與立石講堂以祀先生教思始先生居鄉時足不履城市賢令聞風景慕舉爲鄉飲大賓先生辭謝不遑及卒後其門人采衆議私諡

曰文恪又以先生女夫王關芬所述事狀寄汴介予同年長兄王友農屬予爲外碑之文會予亡弟長子以疾歿於汴寓予以是遲遲不果爲而友農促至再三予家世居樂成先生爲教諭時予方奔走京外不及見先生今先生卒已年餘矣回思同舉諸君亦大半零落其客遊僅存者獨予與友農數人耳予何敢以不文辭按狀稱先生六七歲時卽能恪遵庭訓毋沈太孺人卒哀泣若成人見者皆以孝稱弟贊周爲從叔父後早卒無子先生爲經理其家使孀婦無匱乏虞其篤行如此予敘先生事益尤不能無媿於中嗟乎世豈有無本之學問哉今世邪說流行舉不知禮義不識倫常之異域相與師習其技藝文字而自以爲新學如先生之以身爲教蓋不可多得矣予故附著此義亦冀鄉之人有所感奮焉

同知銜渦陽縣知縣王君墓碑銘

君諱珠裕字還浦章丘王氏先世由直隸遷至山東明天啟中由章丘硯池山再徙畢村世業農　國初有諱守京者以拾金不昧有司旌其門曰善人君之十一世祖也其後有顯宗者始業儒於君爲八世伯祖又數傳至君之考諱承康始發憤爲學家貧從朋友借書讀之

既成秀才食廩餼貢成均執經授書者甚衆君幼秉庭訓年弱冠補縣學生父命肄業濼源書院從匡鶴泉先生遊爲同輩所共推服同治九年庚午舉優貢尋領鄉薦是歲並補行六年丁卯鄉試王氏一姓得舉者二十有八人君其一也明年會試不第又明年丁母憂服闋設館省門從遊之士多所成就前翰林院編修吳贈庭其尤著也光緒六年會試復報罷君至是五上春官矣同年友有勸君考試謄錄者遂由　國史館議敘以知縣選用復因襄治河工敘勞保本班儘先選用君因赴都候銓座主嘉定徐侍郎知君學行薦君主張家口撫

才書院講席生徒悅服當是時中東戰事起安侍御維峻以建言獲譴發張家口軍臺君獨迎致館中每篝鐙夜談相對欷歔及再至京師嘗爲人稱道安君雖權貴聞之不避也將去即請安君代主講席謂諸生曰安公眞汝師矣既抵任所仍不時遣人餽贐安君以是得稍安先是君嘗主講萊蕪書院遊其門者率擢科第今禮部主事張梅亭尤爲君所特賞予與君爲鄉舉同年及君謁選得湯陰予適在叔弟群符縣署君每事必諮而後行有宓子賤兄事友事之義其後予叔弟升任光州值渦陽匪亂亟治團練從君借巨款君立應不少吝也湯陰爲燕趙南北通衢君始至訪有盜魁某密捕寘諸法由是境內安堵又倡修邑中書院捐助生徒膏火遇訟事無大小必親詳鞫吏役莫敢侵犯期年後有謳頌君德政者君諭其人曰吾居官但求上不負　國下不虧民足矣若何用此虛文爲君爲人勤儉廉明每戒子弟以勿染官場習曰官非可常作也君俸祿所入悉以分賙親族其行義皆此類在任僅兩年以積勞致疾已亥春予過湯陰時君已乞休相見握手敘語幾莫能相識予心憂之比予至光州未幾聞君卒矣光緒二十五年四月五日也喪歸士民奠祭者塡街塞巷下及乞丐

咸相弔泣曰天何奪我賢父母之速也蓋予得諸湯陰人所述如此君生於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七祖考皆贈如君官妣皆贈恭人配于恭人先君七年卒始君年三十五無子立弟之子翰爲嗣既而側室生子翀君卒時年甫週歲即以其年十月葬君於村南新阡于恭人祔又三年壬寅子翰中鄉試爲補行庚子辛丑　恩正併科舉人明年春應會試至大梁見稞田而泣曰先大夫葬時銘幽之文未具今願得先生文以傳不朽予諾之而未及即爲蓋是時予叔弟歿亦逾歲矣追憶昔時同遊濟南忽忽便近四十年文章

節義如君其存者無幾能勿悲哉及是翰又書來催索乃爲銘曰

古昔有言學優而仕後代反是善政靡紀觥觥我友奮興濟南學有原本不爲空談發爲文章可歌可詠蚤登賢書晚乃從政兩載賢勞未竟厥施萬民尸祝有口如碑最君生平世儒誰伍學士春風蒼生霖雨立身行道是謂揚名仁及三族家餘一經有子克紹科第繇繇善人有後遐邇稱焉我作此銘匪云諛墓用示來世學者景慕

廬州府知府循良李公碑銘

公諱某字秋槎河南懷慶府河內人也以諸生從戎積績官至廬州府知府　欽加鹽運使銜光緒四年奉調辦皖南善後保甲事宜以勞致疾卒於旅次於是兩江總督據實入奏　諭曰已故廬州府知府李口歷著政聲遺愛在民著將事蹟宣付史館立傳以彰循績欽此按古今禮制官至三品者得立石墓道東南公雖官終知府而名列　國史又嘗恭遇　覃恩得加級封贈先代皆從二品公兄子今萊州太守與葆田舊習因以碑銘之文見屬葆田嘗權知合肥爲廬州附郭邑距公卒時十年矣而輿情愛戴猶如公在任之日其深得民心如此昔子產治鄭以惠稱而其遺言謂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公爲政尚嚴猛而所至稱治蓋深得子產之意宜其遺愛在人與公始爲曾文正公所知條陳軍事輒見采納亳州有蠹役密通捻匪公設計誘擒之一州皆驚既乃大服又周巡各堡諭以大義賊至無援乃大懼遁去文正稱其有保全地方功乃奏請免補同知以知府仍留安徽補用同治六年代理蒙城縣事招徠流亾撫戢散勇事事有方巡撫英果敏公奏稱其潔己愛民爲皖省賢員第一有勉爲循良之　褒尋奉旨補授廬州府知府實由曾文正英果敏二公合疏密

薦蓋　特恩也十一年權知潁州府次年蒞廬州任廬州自咸同以來將帥雲興號稱繁劇公以清廉自矢吏畏民懷其治蹟具詳　國史葆田嘗撮其軼事云合肥有大俠鄭戊爲害地方前吏莫敢問公一日侵晨獨騎出叩其門卽擒以歸遂伏誅一郡震慄在任四年以母憂歸明年爲沈文肅公奏調至皖南最公宦績在皖北郡縣爲多而始以收復黟縣羊棧嶺獲保復隨同官軍圍攻赤岡嶺大捷保至府同知又從曾文正公久故皖南人亦服其威敎云公幼隨父遊京師能通蒙古語同治初嘗一應鄉試不中其智略蓋得自天性然早傳庭

請與兄友愛尤篤旣官知府乃以本身及妻室應得封典貤封兄嫂又與兄先後告終故河內人稱其孝友而循吏之名幾與李文清比隆可不謂賢與銘曰

昌黎有言上古愛民爲官求人當時任者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卓哉李公遇知大賢奮迹戎幕旣有武功復著循績勳庸昭灼彝椅　宸褒名垂　國史治蹟畢張所居民安所去民思允稱循良施設未竟身終皖南愛留皖北我作斯銘上追昔賢下告無極

宋君墓碣

君諱世範字子防又字星垣世居汜水段家坊父處士君諱茂源著有愚狂祕集若干卷家貧惟閉戶讀書以理學傳其家嘗病世人之習爲巧僞也因自號守拙君生而豪爽少長爲文不拘繩尺處士君以先儒靜坐法教之曰先收其放心然後可以讀書明理也君由是絕意進取日讀宋五子書及元明人語錄一一體會於心遭父喪哀毀盡禮事母尤能先志承歡母偶忿怒不食必長跪自責母顏霽而後起治家有法禁師巫入門婦女無燒香出外者晚年以醫術濟人鄉里皆化其善行以光緒四年三月三日卒年僅五十有五娶徐氏溫恭淑愼與君德相媲子某今有文孫格臣舉於鄉以知縣候選遇　覃恩追贈君爲文林郎徐氏　封孺人後君二十年而卒卜以今年十二月庚申合葬於祖塋先是格臣嘗以其曾祖愚狂祕集屬爲序余以愚狂乃孔子所謂斯民之疾而處士君乃獨不以自諱其祕密實非外人所能窺及是又請余誌其祖墓會余亦將歸里乃據格臣所述撮其大要俾揭諸墓道昔韓昌黎之銘李習之祖墓曰蘊必發其起必大嚮爲其孫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嗚乎吾於君亦云

韓府君墓碣

韓君聚龢述其先府君行略求余爲表墓之文其詞曰府君諱錦城字華亭又號雅齋先世世居武安父諱某母某氏府君同母兄弟九人女弟一人幼時家貧習爲賈託迹大梁省垣以忠信見孚於人與士大夫交在闤闠尤能關心國事民瘼中年家業漸裕處兄弟最友愛居鄉黨喜爲人排難解紛鄉鄰有事亦罔不盡心力而爲之嘗整定社規數年內一鄉無訟事晚乃以商業援人而自退處閭閻以善行化導後進援例得翰林院待詔職並欽加五品銜爲父母請　封贈光緒三年中州大祲縣令延請散振救飢民府君獨秉公無私並自設粥廠所活甚衆十二年河決鄭州府君首捐米數千石

以拯諸流離因而頌聲徧於大河南北仕宦中多有知其人者以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終於家年七十娶霍氏先卒子二人長卽聚穌五品銜候選縣丞　賞戴藍翎次融穌亦藍翎五品銜江蘇候補縣丞補缺後以知縣用孫八人曾孫五人其繁衍尚不止於是孫葆田曰俗之媮久矣余讀王介甫征君墓表所稱淮之南有善士杜君隱於醫徐君隱於筮知市廛中固不乏善士特世人未之識耳余於同治中嘗因閭西峰太守得一識君今幾四十年矣近日　朝廷亟行新政特立商部使盡得如君者爲之任事其庶幾有濟哉故余於君子之

請誼不能卻因附著此義俾異時有攷云

太學生趙君墓碣

光緒丁未秋七月朔日吾友張次陶先生卒其門人淄川孫迺瑤新城趙鈞昌等皆來會葬至濰余始因韓生晉昌以識孫趙二生皆從張先生遊爲宋儒之學者也既而孫生以其外大父趙府君行略示余乞爲表墓之文其言曰迺瑤自得張先生爲依歸年來又移館外家得親侍外大父杖履日近典型今浹月之間溘焉俱逝小子將何所賴矣語次輒歔欷不止葆田不忍拒也按狀君諱開運字子元先世益都縣人明萬歷間始徙居

新城之張店鎭君祖父以上皆能以勤儉治其家家頗殷實父諱顯名以輕財好義稱於鄉母孟氏生子三君其長也幼失學晚歲得呂近谿小兒語張楊園訓子書深嗜而篤好之尤慕忠孝節義事每舉昔人嘉言懿行爲家人輩津津樂道之一生孝友睦婣拯危濟急蓋出於天性父年八十餘猶健在君所以奉養服勞者無不至同堂兄弟姊妹十餘人耕讀婚嫁事皆君一身任之而於財物一無所私咸豐辛酉南匪東犯君預購一地名金屯率眾盡室避亂其中得免於難人人咸服其智方是時鄉里辦團練輒擅殺戮或私相報復君獨多所

匡救寇亂後歲洊饑家遂中落然君利濟之心不少怠遇儒生有學行者待之彌恭自新學興卽謂其孫鈞昌曰居今當閉戶讀書勿圖進取可也庚子京師之變君聞之至爲流涕者累日洎　兩宮迴鑾而後喜可知也嘗訓子孫曰世以災難爲劫數吾謂人但當存好心蓋孝弟之家天必佑之昔江州陳氏浦州鄭氏皆經大亂而家無恙爾曹勉之君以嘉慶二十二年十二月生至今歲丁未年九十有一矣先是新城縣學公舉君爲鄉飲大賓丙午壽登九秩鄉邑進祝詞者無算及得疾自知不起猶諄諄以孝友勤儉訓子孫戚友聞其卒咸出

涕曰老成人亡矣配朱氏有賢行卒於光緒十五年子男三榮炳篤志正學先君卒張先生實誌其墓榮燦爲叔父後早歿婦李氏以節孝著榮焯太學生筠昌其子也女二長適孫氏卽迺瑤之母撫孤守節三十餘年迺瑤有弟曰迺琨尤嗜洛閩之學嘗徒步赴關中從賀瑞甫先生遊歸而誘誨大興君獨深喜之次女許字長山李氏未嫁而夫亡自縊以殉士大夫爲詩弔輓淄川鄒太史振岳裒爲一集曰惆烈益君之化行於家者又如是孫五人曾孫十五人卽以其年某月日葬於張店鎭之西北新阡嗚呼君雖終身不出鄉里然可謂善人矣

迺瑤又述君於辛酉歲避寇難與鄉里壯健者五六人猝遇賊騎四合同行者皆失色君曰勿畏率眾依林蒲各持鳥銃自衞大呼殺賊賊氣懾解圍去然則君智勇又有過人者惜乎其不克見施也余嘗見吾友張先生所爲君九十壽序頗心儀其爲人茲得迺瑤所述事略爲撮其言行可傳者如此俾鄉之人聞而知所勸焉君亦可以不朽矣

王節母桑孺人墓碣

節母桑氏壽光人國學生錦園長女年十九歸同邑國學生王建三次子蘭圃甫三歲而蘭圃卒無子桑孺人幾不欲生先是國學君卒遺命蘭圃與兄異居其兄蘭馨痛弟早逝乃以次子晉源爲之後而又不欲以仰事累孀孤且慮母氏之心戚也獨奉養母氏蘇太孺人於家孺人乃力請曰子事母職也婦事姑如子事母禮也未亡人所以不卽死者以姑在耳有姑而不得事何以生爲於是蘭馨從其志使與蘇太孺人同室而居曲盡孝道以養以敬蘇太孺人若忘其次子之弗在者蘭馨亦能助成其孝蘇太孺人卒時年八十有二矣晉源既長孺人教之有方又躬撫孫曾以至於成立孫曾多嫻武略精騎射當咸豐庚申寇亂及山東漸近壽光孺人

謂晉源曰亂端如是盍毀家紓桑梓難乎晉源從其教約鄉里築砦堡廣置器械寇至不敢犯鄉人賴以保全者甚眾明年孺人卒守節五十餘年年七十二是歲咸豐十一年也又八年巡撫丁公命有司采訪節孝以孺人事上　聞奉　旨旌表入祀節孝祠並給銀建坊如例逾年同治庚午歲孺人之曾孫翰清中武科舉人

系曰孺人之夫之族弟友農與葆田爲鄉舉同年嘗稱孺人節行謂非獨貞也其賢智有足稱焉予謂　國家設旌表以勵風俗節烈同歸一祠皆所以全其孝也如桑孺人者其事乃今世男子所不易及茲可謂坤道无

成而代有終矣非純節者與友農屬予爲文以傳孺人予觀尹編修所爲行實引節母張夫人事稱壽光俗尚禮誼故婦女亦多以懿德顯孺人境夷而志苦故予爲掇其言行可傳者一二亦庶幾不沒其實云

張烈婦碑文

烈婦賈氏淄川人縣學生賈緒庚女生而靜正知大義年十八歸新城儒童張士茂夫年甫十三鄉俗家無餘丁者往往娶長婦爲持門戶討婦則恪執婦道侍巾櫛閨門內外無間言越三載值歸寧一日感噩夢知不祥既而聞夫病辭其父母曰婿病愈誠幸否則兒不得事

親矣母知其志乃令其叔母與偕行士茂果以疾卒婦欲死者數輒爲家人解救兩家父母因相約於士茂葬畢迎婦歸母家使人勸慰婦曰勿過慮此非我死所也乃爲其夫作生時衣履眾莫喻其意逾旬際祭期求歸奠夫墓父母以風雪嚴寒不欲其往則泣曰兒死且不避敢避寒乎及歸祭夫畢禮拜舅姑託言身憊入私室須臾投繯死矣距夫士茂卒僅月有二日時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也一時哭弔者不絕於門於是兩縣紳士候選教諭胡錫昌王濂佩及廩生胡慶蘭增生國樹棠附生孫迺珠等爲具牒公懇　旌表以彰風化而孫迺瑤復爲烈婦行實以求余文將刻諸石嗚呼節義之重於世久矣如烈婦者可不謂從容就義者哉余聞婦母胡氏亦士族婦生長儒家故習知禮訓方夫歿時其殉夫之志已定特牽於父母私恩故隱忍以待其叔父嘗爲誦列女傳貞節事烈婦聞之曰貞與烈一也人但求無媿所生爾其誓心如此卒能不欺其志嗚呼烈矣

李吉侯墓誌銘

吉侯諱豐綸姓李氏世爲萊州掖縣人曾大父諱瑛篤學而能文仕至廣西右江兵備道大父諱瞻聖歲貢生

父諱圖嘉慶癸酉科選拔貢生以文學世其家有聲齊魯閒學者稱少白先生咸豐初嘗爲直隸無極縣知縣吉侯初生以周易筮之其卦遇屯曰吉其象爲雷雨爲經綸其辭曰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故吉侯生而名之曰豐綸十歲徧讀十三經不煩提誨卓然自立無極君既病罷去官僑居濰縣吉侯侍醫藥十餘年無倦容獨以其閒益治學問習爲古文詞及無極君卒吉侯以哀毀成疾又累遭寇亂家事日益替矣其嗜學乃愈勤所居在濰縣西南十里有屋數楹別構一室曰西園吉侯日與其甥柯劭慜劭忞精經講藝於此質疑辨難以爲樂

覩人世豐約之境一不足以動其心劭忞余同年友也余嘗以事至濰過所謂西園者時吉侯方挾其室赴河南禹州未嘗一相見又明年同治癸酉聞吉侯以國子監生舉順天試有名矣甲戌春乃相遇京邸因得盡窺其蘊吉侯治經尤長三禮及左氏春秋其意以爲三禮者先王經世之大法春秋者先聖馭世之大權其言曰左氏傳五十三例乃魯史舊例非孔子筆削之例也凡經文不合於例者皆聖人特筆擬著一書曰春秋辨例由傳書以求聖人之筆削又嘗謂治經不可不明地理因據國語水經注證葵丘之會在晉地非宋地也蓋其自得於中者如此與人交無貴賤皆得歡心終日溫溫不聞有臧否其赴河南也以妻父蓬萊宮君知禹州招之往居禹州凡幾載稍稍從宮君習爲制舉文既一應禮部試不得意仍返河南至新鄭縣車行山溝中道猝遇雨水驟至不得出竟與僕夫俱死焉是歲六月某日也始吉侯出都門與其甥柯劭忞乘一車至新鄭前一日語劭忞曰吾夜夢緋衣人閉目而揖我何也既而劭忞遇救得甦乃追占其夢曰水爲妣妣象陰閉目者死也神告之矣吉侯卒時年三十有五凡再娶皆無子元配宮氏禹州君女繼娶蔡氏江南上元人當是時吉侯

有生母王孺人與蔡氏並寓禹州聞耗乃幾絕嗚呼吉侯天既賦其才與學而不使其永年有母而不得其養有室而不得其歸天果以是安施耶於是劭忞既致其喪乃謀立其從孫紹曾爲後以卒之某月日返葬於濰縣之某鄉某原以元配宮氏祔劭忞以狀抵京師謂葆田曰願有銘銘曰

嗟惟吉侯志高意狷何行之修而遇之蹇夫壽非命窮達非天斯人而死其誰信然

張君墓誌銘

君諱琳字笠生姓張氏先世籍江南金壇自君四世祖遷居常州曾祖思安祖南珩皆以君貴　贈通奉大夫考文金國子監生咸豐庚申常州城陷殉焉　賜卹入祀忠義祠　贈資政大夫妣費氏　封夫人生子五君爲長生有異稟讀書輒心悟家貧棄學從外姻張蘭洲大令遊大令官山左事事諮而後行官事悉賴以辦治因納貲爲君得從九品非所好也既而佐盧君曉亭幕歷鄆縣及濟寧州任皆得其力當是時粵寇謀北犯山東羣盜起相應君爲盧君畫守禦策以鄉兵破賊數千賊卒不敢越境而東會　忠親王僧格林沁帥大兵駐濟寧召盧君主饟糈王所率皆禁旅暨蒙古驍騎山川

要隘夙所未經倉卒或致敗衄乃益召募勇丁時戶部餉饟不能時至王躊躇無計君因建言河南商邱九縣爲東省運鹽口岸屬因賊氛商旅不通課引多虛額願假糧臺本銀二萬兩召商經理歲得三四萬金助軍糈於計誠便王韙其言遂奏請官行運鹽以君總司售銷山東南運局自是興矣君既感王知遇則益爲定法制立條約俾私販者斂跡民亦無所疑前後助軍餉十五萬王欲以君能入奏君力辭同治四年王遇難曹州君乃辭謝鹽務退居濟寧濟寧人思王恩德議爲祠以祀會有　旨詔王立功地皆建專祠君乃集商紳議相地

施工爲祠堂三十餘楹既成曰吾有以報王矣初君以羇遊少有所蓄閒歸迎父母父母意皆不欲東庚申之難君仲弟韓奉費太夫人先期出避季弟臻侍父居城陷皆遇害君初未得耗既乃痛絕卒閒關迎費太夫人于濟寧又十餘年而壽終然君終以早歲飢驅不得孝養爲終身恨云君爲人端凝嚴重無疾言遽色待人尤寬厚遇友朋貧窶傾囊助無少吝陽湖湯君爲官山左負券數千金後因事罷職君悉還其劑無所責生平重然諾急人之急見義必爲晚歲居濟上戚友待以舉火者恆十餘家光緒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卒春秋七十有五始用籌饟勞議敘道員例授中憲大夫以子恩釗官工部員外郎加七級　誥封資政大夫配佘氏同郡人在母家以孝聞始處艱窘佐夫理業奉祖舅姑甘旨未嘗缺性節儉雖履豐不改其素先君卒子一即恩釗工部都水司候補員外郎以君卒之次年八月朔日從君志葬君與佘夫人於濟寧城北新阡恩釗好古而能文與吾友孔編修以緒昆季善編修手君行狀屬爲銘銘曰

生雖不達旣彰厥施商邱九邑衆口莫訾苟利於人勇身以爲川高流水其澤無涯有子與孫善承先教厥聲

不匱曰仁曰孝任城故墟實藏遺貌我銘其幽用觀來效

宛平陳公墓誌銘

光緒九年河水再溢山東歷城齊東利津等縣積災民至四十餘萬當事承　詔振撫晝夜彷徨富家大姓往往出貲財佐有司濟艱阨於是宛平陳公散家財數鉅所全活飢民無算其年冬十一月壬午公遂以疾卒於濟南館舍士大夫相與弔於其處鄉民弔者日數百人焚香泣拜及其殯也家祭巷哭道路塡塞觀者歎惜出涕以爲厚德感人若此盛矣哉近代所未嘗有也公諱

恩壽字伯平先世本浙江山陰人自公之考資政公諱顯彝始寄籍宛平由州佐起家仕至山東候補道員歿卽葬於歷城之東吾故友王芷庭編修嘗銘其幽曰資政陳公者也公旣承資政世德及子冕以是年成進士廷試　賜第一人及第遂世爲宛平著姓公之歿也冕以翰林院修撰假歸省侍不及一月遂於苫次述公行誼政績泣求葆田爲誌墓之文葆田嘗游公父子閒蓋知公爲最審云公始以入貲爲鹽場大使用軍功洊保知縣嘗知萊陽調補恩縣又調署長清所至有惠政及民旣去而人思之不忘官萊陽興修盧鄉書院人習

絃歌至今弗替公性警敏年十八佐父資政公守館陶出奇計扞賊於時尤號爲知兵當咸豐辛酉捻匪任柱等竄山東漸近萊陽公率鄉兵禦於小姑河得賊諜三人釋不誅曰俾知我有備則不敢復窺我境及賊擾蓬萊福山公慮鄉兵弱且未諳紀律儻賊復來則我腹背受敵乃練精兵數千自率以行而設伏山谷俟賊至絕其歸路大破之公又目覩鄰邑流亡諸民心傷之乃捐俸金千兩並議發常平倉以振不待報輒行人食其利棲霞民于岸因避難與人相攻鬬聚衆逼城下官莫能治以叛聞大府檄公往公至諭以禍福卽時解散一邑

安堵事聞大府滋以公爲能且知其才足應緩急也將去萊陽士民攀轅臥轍不得行凡四日乃出境恩縣捕役田文升大猾也黨羽數百人散處東阿齊河各邑前官噤莫敢發公設機擒治鄰境以安捻匪宋景詩出沒東昌公百計抗禦修築城池恩縣無事調長清未久而有肥城黃崖山之變黃崖山距長清縣境四十里揚州人張積中因山爲寨以邪術惑衆與鹽梟捻匪通蹤跡詭祕或告積中謀爲亂巡撫朝邑閻公檄公與肥城令陰察之公以書諭其黨積中得書答詞甚謾次日公率二役往甫登山闈礮聲從役已一斃公所乘馬亦傷遂

馳歸越日而閻公統兵至以書招積中出積中拒命會是時告變者日紛閻公怒揮兵進剿公流涕謂閻公曰張逆謀亂罪當誅其脅從者無罪前日誤斃勇丁耳請分別治之勿玉石俱焚閻公頷其言翌日申令曰圍破但戮男丁勿及婦孺亂民不戰而潰積中闔室自焚是役也從張逆死者且數百人亂旣定公與登州府太守豫公分救婦孺四百餘人皆資之歸里公旣痛死者之罹凶慘官吏不能爲先幾安撫也遂自是隱有歸田志明年丁卯上書告疾又明年隨肅毅伯李公平賊河北由同知直隸州知州保候補缺後以知府用並加四品

銜　賞戴花翎會丁母邵夫人憂服除改東河同知又改歸河南候補知府皆未赴時資政公寓濟寧公雖一歲數省弗安也資政公晚歲喜交游尤樂施與公稟前型孳孳弗怠及資政公棄世公遂退居歷下不復有意仕進矣爲人謙和遇橫逆弗與校其敎子必以孝弟忠信子冕登上第人皆爲公賀公以書諭冕曰始吾慮汝不能承家今且懼汝不能報　國汝其勖之嗚呼此可以見公之志矣初公爲令多異政宰長清有村民控王某毆斃其弟棄屍滅迹株連多人王某已誣服矣公察其枉請重訊羈禁王某盡釋餘衆村民欲上控公弗爲

動未幾而其弟果歸人益驚爲神明其治獄類此者甚衆葆田往因吾友王芷庭與公相識其後數以文字相往來芷庭故公萊陽所得士也及今歲葆田改官知縣方欲就公攷問設施之略而公亡矣悲夫公生於道光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卒年四十有七娶齊氏某人女子二長齡宛平縣學廩生先公卒無嗣次即冕乙亥恩科舉人癸未會試一甲第一名進士將以十年□月□日葬公於資政公墓次葆田謹依修撰君所述爲公墓誌如右復爲銘曰

陰功之說儒者弗稱爲善獲報古有明徵竭揭陳公不終厥仕濟物厚施以貽孫子始公就學才實逾人投筆而歎奮迹從軍中歷三邑人稱循吏要公所藏百僅一試河流爲患溢我沭東萬衆待哺胡失我公公之惠心感孚老幼萬口一聲仁人有後其死孔哀其名彌昌嗚呼我公死而不亡

桐城方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宗誠字存之先世由婺源遷桐城爲魯谼方氏與雍正乾隆朝名臣望谿宗伯苞恪敏公觀承別爲一宗及先生與族兄儀衞先生承其世德益振厥緒扶樹道教爲儒林宗仰天下學者翕然同聲名蓋與宗伯相

埒始先生從里人許玉峰遊得聞大道旣乃師事儀衞先生又得六安吳竹如侍郎與曾文正公講習扶持之而正學以明其仕嘗爲縣令矣然當時識與不識咸稱曰方先生光緒十三年冬安徽學使侍郎貴恆公以先生正學純行奏於　朝得　旨賞給五品卿銜時先生已被疾聞　命感激涕零明年春二月癸卯遘以疾卒於懷寧寓邸春秋七十有一逾旬部牒至而先生不及見矣其孤守彝等守遺命不爲行述旣逾小祥乃偕先生門人陳濟然爲事略四卷刊行於世又屬葆田爲誌銘之文曰銘將納諸墓欲得學行仕止如先人者爲之

詞庶幾信而有徵嗚呼葆田於先生無能窺其萬一顧嘗辱先生折行輩與交今先生既沒敢弗掇舉懿行以備異世采擇先生少時家貧事父贈朝議公有至性贈公卒家有五喪未葬先生徒步求葬地義不應科舉遭粵寇之亂避賊山中營柏堂以居不廢講誦友人罹賊難者皆爲營葬或撫其遺孤嘗著俟命錄以究天時人事致亂之由與士大夫行己立身弭變之方時吳侍郎官山東布政使得先生書因致書先生請至使署與講習討論大學士文端公倭仁時爲師傅嘗摘其語以進經筵曾文正公之規復安慶也見先生所論攻守方略以書幣聘先生先生謝不往旋遊大梁客巡撫使嚴公幕爲嚴公草薦舉賢才疏皆一時正人爲當世傳誦同治改元安慶克復先生感曾文正公知己誼遂應其聘其後文正公由兩江總督移節直隸遂以人才奏調疏稱方某熟於宋五子書深講愛民之術先生作書辭謝今方伯貴筑黃公力勸其行先生既入官存心利濟任棗強十年剏立敬義書院祀漢儒董仲舒又嘗釐正祀典剏建義倉皆他人視爲迂濶先生獨力行不怠値歲饑上書大府請蠲本邑百姓及鄰邑錢糧所全活億萬人光緒八年引疾歸里當事延主講席皆不就生平著述無虛日於近世和合漢宋及專主漢學之說皆嘗辨其誤所著經說曰讀易筆記二卷書傳補義三卷詩傳補義三卷禮記集說補義一卷春秋正誼四卷春秋集義十二卷孝經章義一卷讀學庸筆記二卷讀論孟筆記五卷柏堂讀書筆記十三卷志學錄八卷續錄三卷周子通書講義一卷文集曰柏堂前編十四卷次編十三卷續編二十二卷後編二十二卷外編十二卷所編校之書曰陸象山集節要五卷年譜一卷春秋經世錄十卷文廟從祀賢儒言行錄三十卷桐城文錄兩江忠義錄各數十卷在官治蹟則有宦游隨筆棗強縣志補正諸書皆刊行於世其他撰著尙十數種其學術之正大近代所未有也先生爲學大旨在內外交修體用兼備所爲謀議有關於理亂興衰之故者甚衆及其行誼治績先生門人陳濬然所爲事實考略備矣先生貌和而氣溫見人一善必稱之嘗尙論先儒陳良見稱於孟子與楚人屈原開忠義之先皆宜從祀孔子廟庭又謂國朝大儒如張楊園亦宜從祀厥後浙江巡撫楊公以楊園從祀入奏得　旨允行其議自先生發也曾文正公嘗自指其胸以示客曰朋輩中此中最好者莫如方君吳侍郎稱先生爲好賢若渴取善不遺葆田以甲

中春始見先生於懷寧先生命季子獻彝從予遊予深媿不敏嗚呼先生歿而正學遂不可復聞矣初先生四世祖孟暇性超邁嗜讀書有子曰澤得宗老閑阿之傳姚郎中鼐實從學集文所稱待廬先生也及曾孫東樹學宗宋儒晚而自號儀衞澤弟源實爲先生曾祖考諱松行誼載安徽通志　贈朝議大夫妣金恭人生子二先生其長也元配甘氏繼娶蘇氏均　封宜人四子培濬有文行早卒次守彝太常寺博士培凝殤獻彝府學生一女適同里孫仲平孫五人以某年某月日葬先生於某鄉某原銘曰

黃舒之閒奇傑所臺儒釋代興嘗載前簡爰及先生爲世儒宗載道以言衛之以躬在咸同世干戈俶擾湘鄉武功方召克紹迺有先生三聘始應以道治民何任弗勝政成而退出處自如卒荷　天襃矜式鄉閭最厥生平實惟正學明體達用是爲先覺我銘其幽伊公匪私嗚呼先生一世之師

柯封翁墓誌銘

封翁諱衡字佩韋姓柯氏膠州人今安徽即用知縣劭慤之父翰林院編修劭忞之本生父而予季弟咸之婦翁也予季弟居父母憂以哀毀卒其婦悲傷喪目翁爲求良醫針治罔效光緒十五年葆田自皖歸其年冬翁命予偕行送節婦至京師翁將就養編修邸中是歲恭逢　覃恩編修爲翁請　誥封如禮翁見之色喜比葆田歸濟南甫六日而遽聞封翁之訃翁以十二月二十一日卒矣傷哉明年春喪過濟南葆田迎弔編修以銘幽之文屬葆田追念往事每一執筆輒心傷復止以至於今四年矣會歲暮予以事至濰得宋庶常晉之所爲柯先生行狀乃敘次其實而系以銘封翁先世浙江人元江西儒學提舉兼奎章閣監書博士九思其遠祖也明末有諱忠卿者避浙難徙居山東膠州是爲柯氏始

遷祖數傳至封翁世以詩書爲業祖諱某　誥贈奉政大夫考諱某嘉慶戊寅科舉人官福建甌寧知縣歷任某縣有惠政蚤歲遊京師以博聞稱與掖縣李少伯圖爲金石交又與安丘劉莊年燿椿諸城李月汀璋煜號山左四名家吾鄉所謂柯易堂先生也妣張氏生子三人翁爲季幼隨父閩中閒從陳恭甫編修遊又嘗受詩文法於蕭遠村方彥聞兩先生李少伯先生愛其詩妻以女嘗稱曰柯甥五字詩可謂五言長城其所作浸浸入杜陵之室昔所稱何李弗逮也當是時封翁依李先生寓歷下兩應秋闈試不得意遂棄去專爲詩古文會

甌寧君以先上官意罷官歷佐大府幕久之遂卒於閩中封翁偕其兄扶喪歸葬侍母張太宜人里居咸豐辛酉遭寇亂挈家避難至濰與妻黨李郭諸君結西園詩社以古學教其二子中間又避亂入縣城與郭靖侯綬之交今相國合肥李公方駐節濟寧而劉公銘傳以督師至濰聞翁名投詩請正靖侯又欲翁一謁李公翁顧弗肯然居窮益甚獨其悱惻斯民之懷感時觸物偶有所發一於歌詠見之既與友人某爲河南令乃乘興往遊自是往來大河南北凡十餘年詩亦益富而二子卒皆次第取科名翁晚年遂閉戶養靜不輕出門偶適市廛攜童自隨布履麤服見者不知爲封翁也翁爲人落落寡合生平於非義之財一介不取遇尋常人不妄交一語有所不當意輒去之葆田始以同治癸酉春見翁於河南鹿邑署其主人則瑞君微故甌寧君弟子也是年夏翁送女至湖北興國州時先人署興國州牧公事暇輒與翁飲酒論詩又追敘少年時事及故鄉風土景物及濟南明湖水木明瑟之狀輒爲悵然者久之葆田兄弟日侍側竊聞其緒言故知翁家世爲獨詳配李太宜人亦因送女與吾母于太恭人意合遂留居焉封翁於是獨返河南其後三年至　今上光緒元年冬先人卒於武昌寓邸翁以明年五月赴弔遂盡室返濰縣葆田兄弟既扶喪歸里行至濰吾母倉卒患痢遽歿於旅次又明年而予季弟以哀毀亡矣又二年而李太宜人亦卒翁遂獨居十有一年種竹蒔花以爲樂嗟乎死生盛衰之感至翁與予所遇可謂奇變百出者矣此予之所爲每一執筆輒心傷而復止也翁生於嘉慶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九所著有贅詩闡微杜詩七言拗律譜春雨草堂詩集晚年因教子爲樸學尤專心於攷證嘗爲漢書七表校補取國朝諸通儒說晨夕鉤稽方己丑北上時暫駐濟南猶假予所藏錢竹汀廿二史攷異手自鈔錄歎其精審卒之前一日尚呼編修告以學無止境餘如說文次第攷所著皆未就配李太宜人著有錡齋日記又校文選李注其詩集二卷郭靖侯嘗取與封翁草堂集合刊以行世子二長劭懋光緒己丑進士次劭忞出爲伯父後光緒丙戌進士現官翰林院編修女二長適濰蔣經郛以節孝　旌次適予亡弟季咸也銘曰

西望浮陰東濰沚中有佳城鬱以峙是爲封翁之幽宮世世子孫受嘉祉

前河南巡撫李公墓志銘

光緒十五年八月乙酉前河南巡撫歷城李公以疾卒於里第春秋七十有九距公去河南時十有三年矣始公由翰林起家奉 旨會辦山東團練事以功授山西大同府知府未期年量移蒲州同治初元粵匪竄關中回民相繼爲亂公調集兵勇與賊夾河而戰賊屢犯屢御全境獲安守蒲十年中遭太夫人戚大府飛章密奏 詔以金革之事無避公不得已以墨絰從戎同治七年擢河東道遷按察使督河防如故明年晉布政使公迺籲請補行守制有 詔給假百日起復後入都 陛見 恩賞優渥光緒元年奉 命巡撫河南秋九月入覲既蒞任二年事關吏治民生罔弗殫心籌畫值丁丑歲大饑疏請帑銀十萬兩截留漕米五萬石以救災黎無何以同官詿誤部議鐫級而公遂引疾歸矣公諱慶翰字公度一字小湘曾祖溥祖德懋父廷芳乾隆己酉拔貢庚戌 聖駕東巡 召試二等甲寅 恩科鄉試舉人歷任廣東澄海英德陽江新寧南海江蘇靖江吳江直隸香河等縣知縣有惠政三世皆以公貴 贈榮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鄉舉時本名綖咸豐二年因夢徵遂易今名是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明年散館授編修當是時粵匪李開方等竄山東蹂躪臨清高唐

朝命近臣回籍會辦團防公偕給事中後任兩廣總督毛公嚴條約明訓練扼險要賊不敢逼事平公遂出守大同其移守蒲州也地據關河爲秦晉豫咽喉地所謂河東天下之要會也自古蒲阪有失秦晉皆岌岌不能保公於是聯民團分布河干賊不得踰當是時秦豫邊民皆視蒲境爲樂土百姓扶老攜幼集河壖者麕至會防軍虛賊奪舟舟盡艤北岸民立夾灘中北向呼號公命舟迎渡或持不可公排眾議盡渡之百姓歡聲若雷呼青天活我既而調防榮河燕晉中州之民在秦謀生者聚對岸以數千計載糧亦數百車公復命舟渡之曰弗渡是齎盜糧也渡四日乃盡賊至無所掠而去方寇急時張太夫人在署或請避太夫人曰我去而民益驚乃爲長孫諏吉完婚民心以靜公事親孝值烽燧告警太夫人適寢疾公欲留侍湯藥太夫人諭曰若勿以私廢公竭忠報 國吾心安吾目瞑矣公既奉 命奪情兵民見公咸感奮不三日而營壘成賊偵知乃大驚故終公守任百姓安堵及擢河東道釐剔鹺務積弊商民尤以爲便官按察使內而清理庶獄外而整飭戎行無不措施裕如公夙具知人識所簡拔如廣西巡撫高公崇基馬公丕瑤湖南按察使沈公晉祥皆公官布政使

所深繳賞者也當關隴多事餽需浩繁公先事籌濟轉輸不絕軍威以振則其功尤在當時云公之去河南也以地方報災事遲與布政使同時被議河南民俗號純良州縣不肯者遇平歲相率爲欺蔽以災歉上聞而實則預徵民賦爲官吏侵用名曰存庫布政使劉公齊銜悉其弊深惡之光緒三年歲饑州縣有報災者劉公狃於往事輒予駮斥而是時河南北實大災民不聊生於是中州人官京朝者連章入告劉公遂得罪旋以病卒公亦被議降三級調用公既解組歸優游林下値黃河爲災又連年歉收前後巡撫使遇有疑難事常過公咨

訪公知無不言然未嘗一言及於私性喜吟詠詩成輒棄去與人談雜詼諧聽者娓娓忘倦及容接後輩則循循然以禮法公娶朱夫人側室蔡宜人王安人子四福沂江蘇常熟縣知縣福瀚光緒己卯科舉人河南候補知府福澐皆前卒福涞二品廕生濟南府學廩生女子四一適直隸曲周縣知縣金紹先一適　記名御史翰林院檢討趙汝臣餘皆未適而亡孫葆年崧年鵬年將以光緒七年某月日葬公於歷城城東茂陵山之麓其孤福涞以狀來乞銘銘曰

公以文興而多武功嬰城卻寇惟孝惟忠遂擠顯仕作鎮土中厥施未竟道有汙隆東山不起愴悲無窮銘以昭之貽此幽宮

翰林院修撰陳君墓誌銘

君諱冕字冠生先世本浙江山陰人君祖父資政公諱顯彝實始寄籍宛平歿而葬於歷城城東君考中憲公諱恩壽歷官山東長清萊陽恩縣皆有政績予嘗志其墓所謂宛平陳公也配齊恭人生君昆弟二人長曰齡有宿疾早卒君年十五入宛平學十七歲舉光緒元年乙亥　恩科順天鄉試文名噪甚又八年遂以進士第一人及第是歲光緒癸未河決山東桃園災民四十餘

萬中憲公急散家財佐有司濟困阨以勞瘁致疾君得書乞假歸中憲公勉以毋負科名繼成厥志旋遭中憲公大故哀毀逾恒人喪葬悉遵禮制次年河水再溢君捐鉅貲挈戚友乘舟散餅餌復擇高原築室千楹以庇流怋服闋入都己丑　恩科典試湖南得人稱盛壬辰丁母憂奉喪返濟南明年五月之浙修祖阡八月旋京師遽以疾隕於寓邸年甫三十有五君自幼從吾故友王芷庭編修學當同治九年山東開庚午科並補行丁卯科鄉試芷庭爲舉首予偕諸同年至君塾中君時偕其兄揖座客年猶未及舞勺耳英多之姿已見於眉睫

閒及君成進士芷庭已前卒三年矣中憲公不幸亦於是歲卒其後君每見予輒太息於人生之多故而師友聚散之可感者恆多也君慕義勇爲居儕人中策事勢可否成敗侃侃獨執己見不隨衆爲唯諾生平周人之急不少緩其居家不問有無遇親友之孤貧者存恤尤加厚聞山西大祲捐千金振之又作書募人濟振得萬餘金其任事慷慨多類此始中憲公以利濟存心君承其訓益孜孜不怠人謂君聲華早耀不久且大顯乃竟溘然以逝豈所謂爲善者必獲報固有時而不驗耶嗚呼可悲也已君卒於光緒十九年八月十七日娶張氏

繼娶廖氏又繼娶李氏側室郭氏子四洪蕃洪晟洪守洪愿明年正月十九日卜葬於歷城縣丁家莊祖阡張恭人廖恭人祔銘曰

豐其遇嗇其年才高乎今世而志不獲伸於生前誰實爲之彼蒼者天吁嗟乎仁不獲報庶幾哉後嗣多賢

安丘馬府君墓誌銘

安丘馬梅生編修將葬其封翁中憲府君於祖塋之次而以所撰事狀授葆田使爲之銘葆田敬受不敢辭葢編修與吾家論交三世矣咸豐中先人宦遊湖北時編修祖父通奉公實官湖北布政使先人葢嘗爲其屬僚及予季弟與編修爲選拔同年同治甲戌予嘗因編修拜封翁於京邸封翁爲予言待通奉公湖北時也今二十有四年矣編修始用 廷試一等爲工部七品官俸滿遷主事以 今上大婚禮成加四品銜遇 覃恩父母皆得 褒封其後編修旣成進士改官翰林封翁則前已受 封階至中憲大夫故其卒也喪儀悉用正四品禮也而葆田自得見封翁後不二年遽遭先人之喪是後變故相仍歲月蹉跎以至於今今予季亡且二十年中閒予又嘗奔走江淮不獲與編修相見者屢矣而不意及是予遂銘封翁中憲君也其可感也與按狀中

憲君諱雲達字漸九一字鴻洲曾祖諱中愷青州府學生祖諱北超國子監生皆 贈通奉大夫考諱秀儒道光十五年進士官至湖北布政使 誥授通奉大夫妣王氏李氏皆 封夫人君兄弟三人伯曰雲路嘗爲館陶縣教諭後殉捻匪之難 贈國子監助教與君同出李夫人季曰雲翔通奉公側室出也君於昆季友愛無閒事父母能孝謹六歲就傅嗜讀不倦塾師異焉年未冠已博通羣籍顧以隨通奉公宦遊之越之蜀不得歸應郡縣試乃入貲爲國子監生屢應鄉試未售咸豐五年應試順天選取謄錄君自是遂絕意名場乃援例爲

中書科中書其秋通奉公適擢湖北布政使當是時武昌漢陽皆爲粵匪踞官軍以次進攻未克通奉公乃就襄陽開藩而命家人悉由間道歸里君念通奉公左右需人遂獨攜子往侍子卽編修時僅十齡通奉公慮兵單餉絀日夜憂勞得君贊畫裨助爲多會逆賊朱中立倡亂襲陷樊城進攻襄陽君隨通奉公登陴固守間出私金募壯士縋城出擊賊多所斬獲會援兵亦至圍遂解方圍急時編修適得危疾君一不遑顧有弁兵謀爲賊應君微聞知乃密白通奉公使移駐城外卒破其謀以守城功保儘先選用府同知使相官文恭公巡撫胡

文忠公並知君能明年武漢既復二公檄君襄辦糧臺九江之捷以在軍尤爲出力奏請　賞戴花翎又明年而通奉公因失跌致傷遂告歸君於其間侍醫藥服勤尤至十一年春捻匪擾山東東方郡縣率舉辦團練安丘城惡不可守君本居城外乃奉通奉公攜家移城東賈闇莊擇險築堡爲守工未竣而賊麕至君戒衆勿譁賊疑有備不敢逼初入堡時李夫人猶獨留莊內君與伯兄敎諭君縋而出將迎李夫人中途遇賊脅索金帛敎諭君性方嚴義不爲屈君說賊使釋兄去給之曰盍從我赴堡外索諸賊使數人偕至堡外君出不意躍入壕內守堡者發礮石擊賊賊退君竟冒險迎母李夫人入堡越日賊乘雨夜襲堡敎諭君適當其衝大呼奮擊君及諸守者聞聲趨救賊受創遁而敎諭君倉猝被傷旋卒其子某亦及於難君痛哭誓衆衆皆感奮堡賴以完是時依堡避難者數千人皆德君君逆料賊將復至乃啟通奉公約四鄉各築堡砦百餘里間桴鼓相聞村堡亦隱然巨鎭矣是年秋賊果大至君率衆守禦賊數往來迄不得逞比賊退返故居則室家蕩然君於此時尤竭力支拄同治元年李夫人卒四年通奉公捐賓客君既迭遭大故毀瘠愈甚服闋或勸之仕君曰余性拙

易忤俗幸承先人業得安居敎子孫讀書毋墜家聲足矣嘗謂編修曰吾棄帖括早所兒曹努力以酬汝祖父未酬之志當光緒己丑編修應禮部試君適攜仲子至都聞捷喜甚既聞季弟卒於里乃驚痛深悔此行立趣駕南歸或勸少留不可及甲午復入都適編修奉　命典試甘肅君諭之曰汝困棘闈久今幸持文柄　國家求賢愼勿忘平時辛苦　嗚呼卽此而君之所養與其敎於家者可知矣君爲人遇事通敏家居常避遠權勢至事關義舉則忍勞有所不辭人尤以爲難云方君以甲午冬歸自都中值遼事方棘輒形憤悒嘗寓書編修

謂爾食祿宜致身報　國毋以家事爲念和議已成乙未冬編修始乞假歸省而君竟以次年春棄養編修慟視含斂茲又可謂死生無憾也已君生於道光元年九月十八日卒於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六日春秋七十有六所著有蓉興草晚香隨筆各二卷配李恭人子男四長即編修名步元同治十二年拔貢光緒十一年舉人十五年進士次調鼎附貢生候選州判居憂以毀卒次調玉縣學廩生次步墀女二壻諸城王陞第同邑鞠華藩並候選訓導孫男四曾孫一編修述封翁懿行甚詳予謹撮其大要如此銘曰

馬之始祖厥號四公當明初葉實隱於農六世而昌明經作宰惠留稷卜祠祀千載煌煌方伯益彰厥施經常濟變在所無嘗有子克家雖賢不仕跐美前人詒謀孫子亦遭多難克顯其親庇躬以智得眾以仁最厥生平教忠教孝來者多才式觀後效詩書之澤所貽孔多我銘其幽刊石不磨

許州直隸州知州呂君墓誌銘

君諱憲瑞字芝巖又字輯堂萊蕪呂氏其先世多隱德以樸謹稱於鄉至君之考前沛寧州學正諱傳誥以學行啟誘後進一門羣從並登科第予嘗表其墓所謂呂府君也君濡染家學又嘗師事同邑潘子駿太史所學益純咸豐九年與從父兄癒和同舉於鄉同治元年成進士以知縣分發湖北初署黃陂補授江陵調署東湖皆湖北名邑也所在有聲旋調漢陽移署蘄州最後調任黃岡在官十餘年勤心民事未嘗挂吏議江陵故有龍山書院廢弛已久君捐廉倡復之又築江隄數萬丈工成而民不知勞獲救民名冊曰此愚民被人誤耳焚其籍所坐止數人民以不擾漢陽自西洋通商後華夷雜處地號難治君遇事一處以至公商民帖服大府列君績以卓異薦任黃岡時已升補隨州而以父憂去

官始君迎養濟寧府君至官府君至不即入署乃乘舟之江邊與村氓語偶詢及縣令皆曰吾邑有好官府君喜乃馳入謂君曰汝能得民心勝百牢養我矣既又連丁母憂服闋謁選得河南登封縣時值大饑君先發倉穀又多方以振之民幸免流亡大府賢其能調滑縣未久會吏部推升主事入　覲授禮部精膳司主事京察二等截取直隸州知州分發河南尋補許州以十六年正月到官復膺卓薦入　覲奉旨回任前後六年吏畏民懷先時徵漕期迫民或典鬻以輸君獨改緩且定爲章又罷去議漕宴費民大稱便君律身嚴雖在官久

服不異儒素其再至許州也常思保全晚節及光緒丁酉聞葆田至祥符寄書曰吾近多疾病極思回里子知我者爲吾表先人以光前德吾行將守先志終老蕉雨山舍矣葆田復書曰謹如教是年夏四月也及葆田歸山東未幾則聞君以七月戊戌卒矣春秋六十有五元配張淑人有賢行側室江宜人皆前卒子相曾同知銜候選知縣女二長適博山縣候選縣丞錢奉敏次適東河候補通判李雲第將葬相曾以狀來乞爲銘葆田始拜君於先人漢陽縣署時君攝黃陂事其後不復見越二十年光緒癸未君由河南滑縣入爲主事乃相遇於

都門適葆田由刑部改選知縣實與君同時赴內閣驗看至今又十有六年矣君宦績可稱者多相曾所述或略予亦僅撮其大要至其他懿行如立義塾修義倉皆所謂能承先志者又已附見於呂府君墓表故不復贅云銘曰

吾聞君嘗有言取多不如用少律己常若繩人故其在官有善政其施治也無怨民嗚呼循吏不世見又況乎冰心如月熱念皆春用能終始一節復何媿乎愛人利物之謂仁後有考世德者是爲　大清循良呂許州之墳

翰林院檢討王君墓誌銘

吾友翰林院檢討王君以光緒二十三年二月甲戌卒於京邸年五十有三子常師幼其家人既扶喪歸黃縣是年夏秋閒葆田再至京師晤君宗人廉生祭酒詢君所著詩文祭酒因述君遺言屬予爲銘幽之文會予聞兒子浙南噩耗遂倉猝歸里至冬君之兒子常益以書來告曰葬有期矣問其月日則正予兒子封窆時也嗚呼予尚能銘吾友哉及今年春常益始以予門人孫丕承所爲行狀寄予濰縣予乃爲櫽括其詞曰君諱守訓字仲彝又字松溪先世系出太原明末樂閒由直隸長

蘆遷居山東黃縣至君四世祖諱克預以舉人官福建侯官等縣知縣有惠政其後遂益顯君大父諱允中嘉慶二十二年進士官至湖南按察使署布政使入祀鄉賢祠父諱棠道光十一年舉人官陝西雒南縣知縣母慕氏生君雒南署中幼有異秉性穎悟湖南公絕愛憐之長而沈酣經籍所聚書多至六七十萬卷慕鄉先達郝戶部蘭皋之學生平箸述無虛日始君與予同舉同治九年並補行六年鄉試君顧中副榜乃遵父命援例爲中書舍人直內閣在公無廢事每一念親輒乞假歸省常依戀不忍離及兩遭父母喪皆不得視含斂終身

以爲大痛其前丁父憂也蓋已以省親請開中書缺歸侍矣未及里而雒南府君已棄養比服闋再入中書遂以乙酉丙戌聯捷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是時慕太宜人已年屆八旬君歸而稱觴於里中鄉曲以爲榮比散館授檢討又嘗一乞假歸省至次年冬丁母憂而君又馳歸不及見矣此其所爲抱終身之痛也君於兄弟又能怡怡相友愛雖嘗析居皆終其身無閒言入翰林僅五年歷充　國史館協修　武英殿纂修嘗主講瀛洲書院教諸生有經法所著述曰詩毛傳補證適齋經說讀禮日記春秋地理補考習言考義稱謂雜考韻字折衷漢碑異文錄王氏水源錄文學天性齋詩文集繩牀百詠金波詞登州詩話其尤關一郡文獻者曰登州雜事凡成書三十卷未卒前一日猶以搜采未盡將有冀於後之君子爲言君之卒也廉生祭酒哭而挽之有曰文學爲士鄉三百年之冠識者以爲知言　今上光緒初君猶困鄉試時官內閣予與廉生與君幾無一日不相見見則稽經諏史各舉所得以爲樂其後予連遭多故奔走四方忽忽已二十餘年廉生既入翰林文日益有聲而君獨遲久而後發故所學亦益進蓋至其鄉會連舉時而君少年豪華之習亦既洗除殆盡矣君元娶丁宜人戶部郎中丁樹馨女母家素豐能以孝敬得姑與娣姒歡嘗質金釧以佐君購書籍早卒繼娶李宜人前陝西鹽法道李楹女子一常舖也其葬以卒之年十一月辛丑墓在城東義樂蓬家村西南三百步銘曰

有木於此堅且貞其根不傷乃再貞偉歟王君多才術胸羅列宿手不律著述等身志則侈天不與年嗟已矣陽秋有作稱信史藏諸名山曰有俟吁嗟如君乃弗死

河南候補同知臺君墓誌銘

君諱柏紱字繡麟一字綬卿諸城人先世由江南霍丘遷山東所居曰臺家大村明世有存道者舉乙科官至

南陽知府厥後皆以詩書爲世業君幼承家學讀書能刻苦自勵尤慨然有志於功名嘗一應鄉試不得意乃援例入郎署嗣因父母春秋高不忍遠離遂乞養歸則日侍父縱游名山大川於諸城所謂琅邪九仙者無一時不往嘗旬月忘歸及父母有疾藥必嘗而後進遭喪能盡禮人尤以爲難能服除改同知分發河南受知於六安涂公嘗奉委解陝州急振旱夜馳往偕地方官散放不濫不遺活饑民無算又嘗司辦粥廠兼散棉衣皆躬歷街巷視其極寒苦者周卹之或勸以節勞弗顧也在讞局遇有疑獄必加矜慎嘗奉文提光州巨案其

人以重金求緩峻拒之其自守如此然性喜施與平生救困扶危未嘗於人有德色嘗假歸遇里中有義舉無不樂爲光緒二十三年春權汝寧通判其地界連湖北俗號難治君勤於其職吏畏民懷廉俸外不名一錢去後汝南人立碑以頌其德葆田始與君相遇在己丑庚寅間時值黃河漫溢君由豫轉餉至山東祁寒暑雨飛輓如期張勤果公屢稱其賢勞十九年近畿大水君慨捐巨款以救災黎大府列章上請得　旨優敘加知府銜　賞戴花翎明年遇　覃恩由本官加五級三代皆得二品　封典曾祖景參本生曾祖景奎並　貤贈通

奉大夫曾祖妣李氏萬氏本生曾祖妣王氏劉氏並　貤贈夫人祖鍈縣學生　誥贈奉政大夫　晉贈通奉大夫祖妣王氏　誥贈宜人　晉贈夫人父衡紛附貢生　誥封朝議大夫　晉贈通奉大夫妣孫氏　誥封恭人　晉贈夫人葢於是而君仕宦之志少遂矣自汝寧謝事後又嘗充丁酉河南鄉試文闈總巡尤爲監臨所倚重不幸以是冬遘疾卒年甫五十有二今歲戊戌春葆田由濰城南歸墓歸中途遇君之喪自大梁返里就道左拜奠爲之一哀而出涕其孤子詒等因以銘幽之文爲屬及是子詒以狀來告曰葬有日矣予乃撮其大略而系以銘君生於道光二十六年閏五月十日卒於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娶劉氏子三昌熾長蘆試用鹽巡檢子詒縣學生昌燿太學生女二皆適士族孫男田其葬以十月□日墓在城北五里鳳林原銘曰

仕雖不顯遺愛在人南陽而後實始有君厥施未竟祉流子孫用告來世請視此文

田封君墓誌銘

光緒壬寅春予護叔弟之喪自河南至濰於時田教諭智檢方居母憂與予居相近一日薄暮衰麻而入叩於

堂下予亟扶以入則又泣拜曰先府君之沒今一紀矣懼吾得侍先生每思丐一言以傳不朽而問狀於吾母輒嗚咽不能成聲今吾母又長逝敢舉平昔所聞知者泣血述之願先生並賜之誌且銘焉越日又因其表弟高春暉以狀至而予哀戚在心多事卒卒未暇也旣而予返至河南逾月又得智檢書曰吾母葬有日矣先生無忘前諾則感且不朽予乃發其狀而讀之曰嗚乎君可謂信能承先以啟後者矣按狀君諱某字仲民一字讐侯濰縣學增生父諱曰咸豐五年舉人青城縣學訓導　貤贈朝議大夫母翟氏　貤贈恭人母氏先世於

濰稱素封及君生而家適中落訓導君始以教讀爲養生計是時君世父當家政嘗鬻城內舊居與姻戚陳氏同移居城北曰來章有薄田數十畝君與從兄弟且耕且讀咸豐中南陵何子容避亂於濰一日過訪訓導君見君荷鋤自外歸以爲傭也及進謁侍食語及經史大義君從容應對何先生乃驚歎曰是無媿耕讀世家矣辛酉秋捻匪東犯君隨父避難流河時事起倉猝家中藏粟與陳氏倉並爲無賴者刦奪或議發其罪罪至死君獨與陳氏長老約祕不以聞更乞貸於城中姻戚且分恚諸同難者其後兩家子姓並擬科第人或以爲陰

德之報而君終身未嘗以其事語人也訓導君既由大挑知縣改教職選亍城縣學當之官君令二子更番隨侍而已獨留家居聚徒講授以謀旨蓄歲終則率子省侍明歲更易一人往及訓導君奉檄調充濼源書院監院君更往來濟南盍積二十餘年以爲常而二子卒能讀書取科第亦由於此予嘗遇君濟南未久遂別去君惟一女弟適予同年友高君萬選萬選官章丘縣學訓導夫婦同卒任所君撫其孤後皆成立其長卽春暐也光緒十五年君居訓導君之喪以瘠卒卒於是年八月十三日春秋五十有四時二子分應順天山東鄉試逾月捷報至而君不及見矣始君以子貴　誥封奉政大夫其後恭遇　覃恩晉贈朝議大夫配王氏　誥封太恭人有賢行佐君事舅姑嘗質嫁時衣飾以供旨甘又能以義方教子子四長智檢己丑　恩科舉人臨邑縣學教諭次智枚乙酉選拔貢生吏部七品小京官己丑　恩科順天舉人壬辰進士翰林院編修庚子　簡放貴州副考官未至改充雲南學政次智楷縣學附生爲從叔父後其季智楨十六歲而殤女二適陳毓秀韓綬正孫三人王太恭人以今歲壬寅正月十八日卒於里第享年六十有九卽以其年某月日合祔於先塋榮成

孫葆田爲之銘曰

田爲大姓世顯于齊篤生耆儒在濰之西孝友勤儉訓導家風君承其教亦克修厥躬惟善無不報迺家有餘慶銘以昭之用示無竟

萬全縣學教諭張君墓誌銘

君諱嗣陶字問船一字濟卿南皮張氏其先由山西洪洞遷居鄚縣有名端者再遷至南皮至君十四世矣曾祖父葵馨候選衞千總祖父恪嘉慶十三年　恩科舉人官山東館陶知縣父曾魯廩貢生候選訓導母戈氏馮氏訓導君二子君其仲也君生館陶君署中是時蜀詩

人張問陶船山爲萊州太守故君又字慕萊或曰所慕者蓋古老萊子也生有異稟長而益自刻勵爲學家貧弱冠後即橐筆爲童子師束脩所入非禮不受訓導君卒時君適應試事不得視含歛終身以爲恨遂侍母家居不與學使者試母馮孺人晚年患痺痿君左右奉養飲食衣服必手進而躬奠之歷三年如一日也他人代之輒弗怡母卒營葬事如禮兄殉流寇之亂撫諸子使成立宗族鄉黨稱之同治六年舉於鄉房考爲瑞安黃公體芳聲名大振連應禮部試不得志光緒庚辰大挑二等以教職用君負偉異姿言論威儀有英毅非常之概嘗慨然思有爲於世憫學者沈錮俗學其教人必以明體達用爲本日從事經史百家之學爲日記若干卷前大學士文達公今湖廣總督宮保公君族父行也皆以國士遇君宮保公巡撫山西總督兩廣皆欲邀君偕行弗果嘗館文達公所有許某者頗通干謁許受人千金君發其謀文達公稱謝文達公直軍機或勸君入仕君以俛僶得官爲恥其守正不阿皆此類也十四年秋選授萬全縣學教諭縣介山谷中風俗簡陋諸生輟經弗講君在任九年月有課季有考士習振興前後學使者知其賢相待禮有加嵩歲俸數百金身後無十金之產嘗謂子元翰曰吾不以多財累子孫爾宜勉爲端人正士毋墜我家聲也丙申三月二十八日卒春秋六十有二喪歸諸生相率送百里外鄉鄰迎喪者皆歎曰天何奪我張先生之速也即以其年十月葬所居里北六里黑龍村之阡配劉宜人禮部主事祝庚女子元翰己丑舉人今官河南候補知縣歷署澠池甯陵縣能以清白嗣其家次子元來乙亥 恩科舉人先君卒聘蓬萊慕氏在室殉節奉 旨旌表幼子殤女二皆適士族孫六人長宗瑛好學而能文從予遊以父所述事狀求爲銘距君卒八年矣予聞南皮人言君家先世本富厚至館陶君以廉吏稱而家乃中落及君而其貧益甚然終身未嘗妄取其持身廉其行介其食報將在子孫嗚乎是可銘也已銘曰

志於古爲近官於世不爲顯何蘊之厚而所施者淺吁嗟君子其諸聖門之狷曰子孫其繼興洵多賢兮縣衍

安徽涇縣知縣楊君墓誌銘

楊學博廷穌手其先人事狀與鄉諡議各一冊再拜稽首言曰先府君歿葬一年矣而誌墓之石尚復缺然非敢緩也誠懼託非其人則不足以傳世而行後故必敬待夫世之蓄道德而能文章者今幸而遇先生敢以先

人不朽之名爲託葆田媿謝不遑因念昔歲服官皖江習聞同僚言吾鄉楊少泉明府居官清直惜其未竟厥施雖絓吏議以去而涇縣之民至今猶謳思不置少泉楊君字也按狀君諱志洵一字景蘇又號澹溪其先爲膠州望族明季有諱大寬者始遷居高密之景芝鎭數傳至君高祖再徙南院遂家焉故今爲高密人曾祖諱質祖諱宗官太學生父諱鐸武學生候選衞千總並援例　封贈祖父如其官又以君貴　誥贈奉政大夫妣于氏鄒氏並　贈宜人君生而端凝自幼好學事親以孝聞年十七入縣學爲博士弟子員楊氏自太學君以下三世始皆同居太學君兄弟二人及君身而單傳者再世太學君撫弟子勤儉有法君與從祖兄弟情好尤篤見者不知其爲再從兄弟也遭父憂哀毀骨立葬祭悉依禮經咸豐五年舉於鄉年三十有六矣先是以附貢生援例候選教職是年春奉委署利津教諭勤於其職訓士有方越八年又署諸城教諭至此五上春官不第遂改知縣分發安徽補用於是大亂初平官方不飭補缺者率出營謀君需次十年清苦自守光緒紀元充江南鄉試收掌官是年冬循資補涇縣知縣並加同知銜明年之任涇爲皖南大邑地處叢山中嚮爲粵匪盤

踞者數年城郭爲墟人民逃散君至招徠安集民氣大蘇境內多客民前官治之操切往往生事君從容化導客民相安邑有汪攀然者爲患鄉曲已久大府名捕不獲君下車未一月擒而置之獄一邑頌爲神明邑多大姓好持吏短長君一以廉正視之遂莫不悅服然君爲政實本於仁厚每治官書必反復推求務得其情而後已皖南人俗信鬼神尤惑於風水之說君於百姓爭墳山者必親臨其地傳集兩造剴切宣諭人漸感悟訟事日稀又以學校爲王政之本嘗倡修文廟與書院立課士法籌膏火資士風亦蒸蒸日上矣旋因與上官不合竟中下考解任役負官累數千金遣人歸里鬻產以償乃得歸其未去涇也僑寓書院民有赴訴者君以謝事告則曰惟我慈父毋能直我冤奈何棄我去其得民如此而竟不免吏議此吾徒所爲深惜也始君鄉居時當咸豐初艱難迭生有倚勢淩君者至率眾劫掠室爲一空君忍不與校亂定後於鄉人無失禮有乞貸者無不立應既解組歸里自奉益儉約遇有義舉恒以身先之負債者貧不能償輒焚其券平生不信醫卜尤不許巫尼入門晚歲闢小園於先祠旁蒔花種竹客至則煮茗相對遇田夫野老話桑麻娓娓忘倦會官師行鄉飲酒

禮食舉君爲大賓光緒二十二年丙申距君始入縣學之歲六十年矣用世俗重游泮水故事屆期率諸新學生釋奠學宮終事無倦容又六年以疾終於寢將卒之前兩月從容訓諸子曰吾生平無他長惟自信能與衞遇有傾陷肫然相待人亦自化嗚乎觀此言而君之所養可知矣君卒於光緒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距生於嘉慶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享壽八十有三卽以其年冬十一月壬申葬於先塋之次於是鄉之人無遠近相聚議曰先生少承庭訓克孝而友從昆弟同居無閒言既以孝廉起家教飭子弟不改儒素被服造次必

循家法可不謂慈惠愛親者乎兩任校官一爲令長教民興學國史待傳罷官後無不自得之意齒宿而德尊不又所謂行見中外乎請以孝慈爲先生易名其可眾皆曰然君元配白宜人內閣中書玉佩女繼配高宜人膠州高振棣女側室關孺人子男五長肇敏縣學生鴻臚寺序班次廷霖從九品職銜廷傑候選巡檢廷梁候選府經歷廷霖廷梁俱關孺人生季卽廷榦廩生中式己丑　恩科舉人甲午會試挑取謄錄官德州學正有文行與葆田新相知求誌君墓者也女五皆適士族孫男八其長者已入縣學爲諸生曾孫一尚幼葆田謹據廷榦所述參以見聞所及爲詳次如右銘曰

官既非顯道弗克伸惟孝惟友無愧前人施於有政民譽不忘歸來梓里耄歲翔羊鄉邦所敬士林之則施不望報兹爲厚德有子多賢懿行克述宏農之後載興高密

廣西補用知府前翰林院檢討王君墓誌銘

君諱鑾字元達萊陽王氏吾友芷庭編修冢子也生十歲而喪母事繼母以孝謹聞性敦樸沈默寡言兄弟三人幼者甫七歲而殤與仲弟埒相友愛讀書不待督課兄弟閒自爲師友父編修君嘗舉以戒埒曰如汝兄乃

可以慰親心汝媿汝兄多矣自編修君卒後家益貧乃橐筆走四方爲負米計嘗佐前少詹事朱肯夫先生四川學幕又客廣東廉訪使于公所所謀畫皆得爲治大體于公倚如左右手後于公官湖北巡撫及調任河南嘗對人稱其賢能光緒己丑弟埒既成進士入翰林君亦以是歲　恩科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壬辰散館授檢討歷俸六年戊戌保送知府籤分廣西初至上官以書生相視及試以事乃知其才可大用辛丑權守桂林桂林廣西首郡也君在任僅九月清積訟行保甲法獲著名盜匪百餘官吏爭自振厲百姓安堵時有

巨盜劉連貴者逃入湖南界君懸重賞募人獲之八百里外其任事勇果皆此類於是大府益賢君未幾百色廳員缺百色巖邑邇於新寇衆莫敢往巡撫使丁公屬布政使檄君攝其任君憤衆懦亦慨然思自效乃未及行而身染時疾遽以壬寅五月二十三日卒年甫五十有一身後匱餘二十金幾無以殮同官相率賵賻乃得歸時君弟今翰林院學士瘁以國子監祭酒奉　命録士河南聞訃就別館發哀泣語葆田曰吾昔送兄都門外兄以性拙直不能合時爲慮予謂世之號爲智巧者其任事未必能勝於拙直兄以予言爲然嗚呼兄今果

以拙宦終矣且吾父有志未酬而兄今復賫志以歿是豈徒吾一家之不幸哉惟先生賜之銘則感甚於時葆田叔弟之喪未除又以事因循未及爲今三年矣會得學士所爲家傳乃追爲誌敘以俟他日瘞諸幽君生於咸豐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以卒之明年四月丙申葬於城北新阡父編修君諱蘭昇母賀氏繼母于氏祖作求縣學生祖妣柳氏呂氏曾祖寧遠太學生曾祖妣盞氏三世皆以學士官階三品遇　覃恩加一級累贈資政大夫妣皆贈夫人君娶魯氏　誥封恭人子二昌濬縣學生昌讜隨宦至桂林先君卒銘曰

幼歷憂患克承先志持躬必端事無輕試壯歲遠遊越秦入蜀南至兩粵觀風問俗學既大進衆益稱賢有弟聯步翔同木天晚乃出守思展經綸鋤姦懲墨遺愛在民有蘊未施齎志以終斯人弗壽敢問蒼穹

校經室文集卷五

校經室文集卷六目錄

河南巡撫吉林于公墓誌銘
候選儒學訓導于封翁墓誌銘
候選儒學訓導陳君墓誌銘
山東候補道盧君墓誌銘
議敘同知鄉諡敏端郭君墓誌銘
長清周君墓誌銘
翰林院撰文劉君墓誌銘
法徵君墓誌銘
山東候補知府王君墓誌銘

護理廣西巡撫廣東布政使丁公墓誌銘
鹽運使銜前安徽池州府知府陳君墓誌銘
節孝于母何太孺人墓誌銘
喜塔臘室宗室氏墓誌銘
鈕祜祿室杜拉喇夫人墓誌銘
候補知府舒君再繼配周夫人墓誌銘
吳母沈宜人墓誌銘
山西候補知府陳公繼室朱夫人墓誌銘
光祿寺正卿姚公元配張夫人墓誌銘
胡母凌恭人祔葬墓誌銘
曹母節孝碑陰記
先府君事略
先妣于太恭人事略
草廟新阡記
甲申正月告先墓文
書貞烈唐大姑事
書單節婦立嗣事
祭樊生文
祭陳吉農文
祭朱肯夫先生文

祭李文正公文
祭座主徐季和夫子文
祭陳祜曾文
辭赴安徽呈子
與濰縣呈子
上山東巡撫辭免　召命並陳急務呈子
上皖中丞言事呈子

校經室文集卷六

榮成孫葆田著
吳興劉承幹校

河南巡撫吉林于公墓誌銘

光緒三十年八月十三日前河南巡撫吉林于公薨於南陽寓邸遺疏入報　聞於是朝中賢士大夫相與歎曰北方賢者咸豐遺老盡矣先是二十六年夏變起京都泰西各國聯兵深入以保護使館爲名時公方巡撫湖北因密薦巡閱長江水師前四川總督李公請內召公亦擬統兵入援會湖北票黨事發票黨者康有爲潛遣其黨乘機起事以富有爲號也公與總督張公先事定謀獲其黨亂乃定而是時李公已死王事　兩宮西幸公憂灼萬分宿疾復作　朝議以河南爲天下要衝乃移公撫豫而適會法國將遣兵南下官民汹懼公行抵裕州接任視事即日移檄河北三郡列營嚴守删遣道員與法教士議約議定法兵遂中途返豫民得以不擾初官吏聞公嚴正皆凜凜畏懼及公接見羣僚乃更開誠布公務爲寬大由是吏治亦蒸蒸日上明年春調撫廣西未行時相奏言公剛直好持己見恐其不善交鄰　朝廷不得已解公職另候簡用會公亦奏請養疾

將卜居襄陽行至南陽遂止其年冬十月　天子奉皇太后回鑾公力疾迎於洛陽　召見行在所　溫諭至再將起用時相有尼之者公亦自請返南陽就醫又明年日俄事起東三省爲戰地公憂特甚甲辰七月公患腹瀉至是竟不起享年六十有七公諱蔭霖字次棠又字樾亭先世文登人明初遷居濰縣公曾祖諱居安當嘉慶時山東大饑攜家再遷至吉林之伯都納廳遂占籍焉祖諱龍川以公叔父通政公貴　誥贈資政大夫父諱掞奎　貤封資政大夫及公貴祖父皆　贈光祿大夫妣皆　贈一品夫人通政公諱凌辰性嚴重爲咸豐朝直臣於諸子中獨愛公公舉咸豐八年鄉試會是年科場舞弊事發主司及同考官多獲譴而公覆試列高等人無閒言明年會試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同治初倭文端公爲理學名臣公相從問學又與前兵部侍郎文公治前閩浙總督邊公寶泉前山西布政使李公永清諸人爲執友往復質疑所學益純光緒改元與修　穆宗毅皇帝實錄故事實錄成敘勞各官皆自陳願保何職公獨不言乃僅得交部照章議敘五年俄羅斯與我爭伊犂界公上書力劾　欽差大臣崇厚擅許天山左右數百里之罪廷臣交章入奏改遣大

臣赴俄爭議公以爲大議已定備敵宜權其要乃復陳吉林鄰俄形勢請簡知兵重臣駐吉林以東邊三城琿春寧古塔三姓爲行營別練萬人駐黑龍江之艾輝以相犄角當是時樞府或欲爲崇厚地公復上書劾及軍機大臣畏葸罔上狀六年補詹事府贊善升右中允會聞仲兄疾遂請開缺旋里兄卒家居二年擬不復出旣而迫於通政公命乃奉母入京供職八年十一月　簡放湖北荊宜施道公到任首裁道署陋規時荊屬仍歲霪潦飢民流離載道公檄有司發倉廩以振窮乏復親履災區請於大府改築紫貝淵石閘爲朝天壩使監利沔陽兩岸居民皆免水害然後民皆復業宜昌法教堂與華民有違言至以兵船恐喝公據理與爭法領事亦旋引兵退英商有擅越宜昌關者公察知其違約漏稅使過之且將籍其半以充公英商懼厚有所獻公擲還其賄廷責之使補稅乃聽其去英商語人曰自某入中國未嘗見廉正如此大人者其爲遠人敬服如此十二年擢廣東按察使陛見面陳東三省防俄事宜於是始有練兵三萬之　旨廣東盜賊素熾公以嚴爲治民氣漸蘇明年升雲南布政使未行丁太夫人憂十六年服闋授福建臺灣布政使適有奸商馮達魁賄託言官誤劾伯都訥廳紳士一案公弟編修鍾霖與親友多被詿誤公發憤具疏奏辨　廷議遣大臣往訊頗得言官受賄狀然猶以部議落公職公旣閒居京師益與子弟故舊講論正學二十一年中東戰事起其年八月公奉命襄辦奉天軍務統帥忠壯公依克唐阿孤軍戰奉天遼東公單車潛行至其營將軍一見大喜公爲草奏請添募二萬人並條陳形勢疏入恭親王語人曰于某至依營矣得　旨姑念此摺出於忠悃準添兵萬人公復爲擬奏以萬人分爲四軍又乞將於山東請械於江南由是東省聲勢始壯已而和議成公遂辭軍歸里而湖廣總督張公山東巡撫李公並列章保公宜大用遂以三品頂戴署安徽布政使旣到官則清釐田賦整頓吏治又明年德兵佔據膠澳又以某教士被戕力言於朝罷升任四川總督李公職公憤甚乃疏劾大臣翁同龢與張蔭桓等輕率慌怯而附陳勤修省除忌諱斥把持明是非保善良五事其言甚切疏入所劾者旋皆得罪去二十五年補雲南布政使未至授湖北巡撫湖北督撫同城巡撫號爲不任事公與張公夙相知遇事猶力持正議然公所至皆施設未竟此有識之士所尤爲天下惜者也公論學一以朱子爲師居敬窮理不爲空

談其論治以爲今日中國之弊在人心自庚子亂後朝廷鋭意變法公謂變法云者非一切掃除而更張之也有卽事核實以爲變者有祛弊復古以爲變者有不必諱言效人宜師其意而毋泥其迹以爲變者當去河南任時上陳變法八事而於學校兵制尤反復言之所著有奏議若干卷日記若干卷性孝友　贈光祿公蚤卒事母口太夫人盡愛盡敬丁母憂年逾五十哀毀盡禮不飲酒不寢內者三年諸子弟皆化其行配孫夫人子一翰篤指分河南候補知府女三皆適士族孫男一熙曾尙幼祿田與公弟蘅霖爲同年進士官京師時顧不常見辛丑歲同客南陽始獲朝夕請益公於奉　旨保薦人才猥列其名至謂忠愛之心老而彌篤不爲絲毫祿利之計蓋不啻公之自道云公原籍太平川既不能歸翰篤將卜葬公於南陽府城北之某原以狀乞爲銘銘曰

青齊舊族偉哉于公少承家學奮起關東學得所師道積厥躬迴翔翰苑惟孝惟忠使臣辱國義憤上疏遣人窺伺謂宜遣慮彈劾樞府不爲聲譽　天子曰俞是社稷臣乃命外試以乂人民顧見災黎流轉江濆乃躬相度築隄連垠惟彼愳夷畏公若神按察粵東六條克陳

直道見絀忽奮忽沈優游林下金玉爾音　國事方棘艱危獨任戎馬奔馳强敵是臨　帝鑒忠忱大任特簡皖江楚豫覊符迭綰忽聞　西巡有淚如潸　鑾輿旣返迎覲洛陽曰臣多疾不勝封疆以人事　君大義尤彰天不憖遺逾歲旋薨宛城之北馬鬣新封最公生平名節無疵我銘其幽實無媿詞公今往矣匪哭其私爲賢者痛悠悠我思

候選儒學訓導于封翁墓誌銘

君諱銘書字寶泉又字潤齋其先文登人也元季有諱麻者任下密巡檢始占籍濰之上辛阜社六傳而至邯鄲君周由弘治丙辰拔貢生舉戊午順天鄉試仕爲直隸知縣始遷居城中其居鄉者兄弟三人一曰鵬威同閈名臣前通政司使于公凌辰及前河南巡撫于公蔭霖其後也于氏自前明至　國朝多聞人君之大父諱殿臣太學生以修城功議敘八品職銜有厚德五世同堂父諱龍瑞候選守備母呂氏生君兄弟四人君其季也生而穎異旣就傅不屑屑爲記誦之學性通達遇同輩有疑難得君一言而解伯兄蚤世與仲兄友愛異常然皆以諸生老君壯歲始入縣學爲附學生援例貢入太學候選訓導應順天試者一應本省鄉試者三旣不

得志於有司乃以其學督課諸子而斯時家道亦中替雖處窘之終不以貧富介意與人交無畦町一以和光相接工書法臨摹晉唐諸搨本極多求書者踵相接遊京師時嘗代同邑王閣學爲人書便面見者以爲絕倫于公蔭霖語人曰此吾族子代作也尤精賞鑑品騭古今皆非時輩所及晚年頗喜畫梅別饒天趣娶陳氏有子晉源少承家學以光緒辛卯舉於鄉甲午　恩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改知縣選授來安知縣君手書古人勤謹和緩之語以當官箴且曰來安爲鄉先輩韓理堂先生故治有遺愛在民爾其勉之晉源以迎

養請君自念年老且有兄在不欲行及晉源調署太湖調補靈璧君猶時寄訓言光緒三十年恭逢　皇太后萬壽覃恩晉源由同知銜加二級得　封君爲中憲大夫會君仲兄卒君感傷成疾三十一年晉源以卓異請咨赴部引　見便道歸省爲山東巡撫楊公留辦學務明年五月聞君疾遂馳歸侍養君竟以六月庚午壽終正寢春秋七十有六長子昶源側室田氏生女二壻某某孫六郎卜於是年十月丙子葬於先塋之次晉源嘗從余遊以余知君深屬爲銘銘曰

身未達志既伸有賢子學更醇以儒爲吏吏則循成先志裕後昆教忠教孝語常存吁嗟乎耆德如君百世而下宜有聞

候選儒學訓導陳君墓誌銘

君諱彝鑑字德銘又字鏡堂先世元河間路滄州人明初有官濰州刺史者因家焉濰州後改爲縣自君始遷祖諱大觀至君蓋十八世矣陳氏世爲濰縣望族君曾大父諱若愚字尋賢以字行孝友著聞於鄉黨宗族同邑韓理堂先生以怡怡名其堂劉中丞鴻翱爲傳文載綠野齋集中大父諱在甲候補州同知以捐助城工振務　敕建善行坊父諱執躬候選主事以團防敘勞

欽加五品銜母蒯氏繼母李氏俱　誥封宜人君生六歲而失恃育於祖母郎太宜人比稍長輒問母在時事郎太宜人訓之曰汝母歿汝一痛至夜半伏地睡去醒而翳生左目今數年始漸愈汝繼母神似汝母汝善事之卽所以慰汝母之靈也君謹志之事祖母繼母並能得歡心長從同里魏林二先生遊沈潛學問咸豐十年補縣學弟子員次年辛酉叔父執蒲殉南匪之難君恐傷祖母心也多方寬譬晝夜隨父主事君登陴固守亂平承父志爲叔父求得　䘏典而後慰今新科優貢生兼襲雲騎尉履善其後也同治四年君以優行補廩膳

生生平守先人教爲學不急功名嘗三膺鄉試薦而不售中遭繼母與父憂哀毁盡禮至光緒十年始以食餼歲滿貢入成均年已五十尋就儒學訓導職候選遇覃恩加一級　敕授修職郎娶郭氏有賢行生子三歲而殤以憂恚終繼娶田氏與君同志先君卒子二逵善廩膳生員膺善爲叔父後女六成嫁者一壻孫致寬孫四皆習儒業君爲人外和而內嚴存心立志思貽父母令名嘗謂子逵善曰吾家自吾太高祖兄弟五人白首同爨吾高祖推產讓伯叔自吾曾祖以來兄弟怡怡聲稱遠邇吾祖長吾叔祖三十歲撫翼以至成人吾父與

叔祖同歲生歿齒無間言今當吾世家屢析矣雖亦有不得已之故然願汝曹立身繼志勿墜家聲也君昆弟三人既以膺善爲嗣復分產與季弟俾無憂衣食又自念奉太高祖以下宗祀乃卽所居廳室立祠堂別置祭田歲時祭祀必恭必慎歲庚子變興畿輔君與邑人其治鄉團時余適主講灤縣書院與君嘗一再見及是聞君卒矣其孤介友人請爲銘幽之文余不能辭也君生於道光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卒於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春秋七十有二卜以明年二月葬於城北蠲頭莊新塋兩孺人祔銘曰

惟孝惟友克善其身宜受多祉施厥後人

山東候補道盧君墓誌銘

君諱昌詒字粟甫湖北黃岡人初名英偁生有至性劬失恃與弟友愛甚篤既補博士弟子員益自淬厲於學咸豐初粵寇破黃岡家人皆避難漢皐君以留守廬墓爲賊掠其酋詗知爲儒士授以官不受既而憐其文弱釋之歸復爲他酋所得日令負糧百餘里手胝足繭越四月乃得脫父子歡聚及粵寇平江漢肅清乃入會城肄業江漢各書院尤爲當道諸公所賞同治九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以主事用分吏部學習期滿奏留光緒

四年丁父憂先是得父手書見字迹微異心動急乞假歸歸則父卒已旬日哀毁幾不起服闋入都供職又遭妻喪連殤三子强自奮厲充則例館協修纂修總纂積勞罔懈十四年補文選司主事旋派考功司掌印考功主檢簽持人短長吏易爲姦君熟習成案吏莫能欺謾竟以議屬侍御上書言事罪畸輕獲嚴譴落職本部長官莫敢救錢唐張公巡撫山東乃招君至幕府參北洋戎務尋　奏請送部引見李文忠公又以朝陽案　奏請改官皆有　旨不允二十年中東戰事起臨潁李公治兵東萊邀君佐戎幙晝夜勤勞明年和議成乃　奏

其通達治體値危險艱難之際能持以定識定力洵爲綏急可恃之才遂奉　恩旨開復原官發往山東差遣旋保歸直隸州知州又以河工敘勞奉　旨以知府補用並加三品銜甫逾月特授泰安府知府蓋異數也李公擢升四川總督繼其任者爲密縣張公仍留君佐治文牘次年出守泰安多異政如平反新泰疑獄履勘東平州水災民至今稱之是歲調署濟南適李文忠公奉命勘黃河每事必就君諮詢君亦知無不言又明年遂實授濟南府知府敘治河功以道員在任候補加二品銜張公旋去官新撫毓公官山東久治盜嚴而尤惡平民有奉教者時有白蓮餘孽結鄉里無賴假稱義民毓公信之君知亂機已伏書反覆爲毓公陳說不納及平原拒捕事鬧乃檄君往治君始至猶諭以禍福而匪黨已負嵎並傷官兵遂定議進剿殲巨匪二十餘人餘匪奔散乃解脅從與民相安撫部得信反大怒謂所殲多義民幾獲重咎當是時使撫部蚤用君言則消患於未形鄰境亦無拳匪之變矣迨宮保袁公旣撫東尤重倚君庚子之秋齊魯幸得敉安者君與有力焉明年春疾作乃力請開缺袁公爲上　奏猶稱其學識閎通以之分守一郡不足展其才奉　旨俞允過道班袁公升

督直隸復約赴北洋君以疾辭其後豐潤張公建德周公留君治文案周公又擬設學校司以君嘗其任而君疾已深遂以次年歸里又明年三月晦遂卒春秋六十有六君少習古文詞得叔父韻珊先生之教而與姚姬傳梅伯言尤能探悉其宗派故爲諸公代作奏議往往得曾文正公之體要所著有濟南存稿及養拙齋詩文在東旣久嘗編輯河工成案積三四十巨冊曾祖某貤贈資政大夫祖某父某　贈資政大夫如君官妣皆贈夫人葆田與君鄉舉同年昔隨侍先大夫遊鄂習聞君名及同遊濟南又不時相過從自辛丑冬　兩宮迴鑾時事日新而葆田則迭遭家難幾於栖栖無定聞君抱疾歸里猶爲國家人才惜而不虞君之一病不起也君子□□以行述乞銘銘曰

盧爲大姓世處南邦惟君繼起名譽寔雙少歷艱險不汙賊官隻身潛歸名節克完講業通都人稱賢士椎其學優乃克入仕南宮顯名天官分秩忽得家書自知親疾星夜奔馳入門號泣毀身非孝哀容骨立再入吏曹克勤厥職中遭私喪莫或遑息遂獲真除職司糾察最功定過不畏狡猾因人獲咎觀過知仁曰直非私　天子聖神風雷雨露皆　朝廷恩進亦有時乃覯　至尊

爰發來東用展素抱治獄救災仁聲載道十郡表率不媿神君何來孽匪妄稱義民一鼓蕩平脅從罔治弭亂未萌反多異議鄰境禍發震驚京師小臣無力望 闕涕洟蓋古有云錯節斷器君之所遭艱危不避始佐戎幙六韜充嫻繼治奏牘諫迺犯顏使當重任定荷綸褒中道而疾賞不酬勞我作君銘十僅一敘詞不及古實無媿語君既云徂吏治日更循良不作誰其治平

議敘同知鄉諡敏端郭君墓誌銘

君諱杭之字子方一字湘帆先世爲高唐州人明成化閒遷居濰縣遂爲望族明末有仕至漕運總督戶部尚

書入 國朝徵召不起歿而崇祀鄉賢鄉人至今稱爲宮保郭公者君八世祖也曾祖祖皆贈通奉大夫妣皆贈夫人本生祖諱衍汾嘉慶丁卯順天舉人翰林院待詔父方伯公諱夢齡道光癸未進士由知縣仕至山西布政使署理巡撫爲道咸閒名臣入 國史列傳祀山西名宦祠母田太夫人生母姜太淑人以道光十八年侍方伯公之荊門州任育君武昌江上故初名舟之君胚胎前光幼隨方伯公自楚而蜀而隴而豫而晉所至攬江山之勝飫聞庭訓又得良師益友愈廓見聞及方伯公告歸以疾終於里第君年猶未及冠居喪如禮服

闋後補博士弟子員受知於善化鄭恪愼公同治九年舉於鄉是歲並補行丁卯鄉試人尤以君爲克繩祖武先是丁卯歲粵匪餘孽竄入登萊李文忠公駐節濟寧檄劉壯肅公拒賊於膠萊河又以婣戚屬君兄弟佐治糧臺事定李文忠欲薦其功君堅辭以功勞推其兄其後大府以君籌饟辦團有年不忍沒其勞績奏於 朝部議以主事候選並加員外郎銜方鄉舉時諸同年生會集沛南君獨服五品冠戴見者以爲榮既再上公車不遇中遭季兄刺史君綬之之喪意不能無怫鬱光緒二年伯兄觀察君襄之自西寧引疾歸里見子弟羣立

循循有禮詫曰此吾六弟督率之力也君兄弟七人於次爲第五又於同祖昆弟爲第六故云越三年姜太淑人卒君泣血三日不食觀察君勸慰百方始勉進一粥其治喪一依於禮又數年觀察君亦逝世時叔兄兵部君簡之家居多疾邑有大工役及族中事皆就君諮度如修復書院及爲治士匪君所籌畫爲多初君以紳士辦治地方事積功議敘同知非其志也及己丑復應禮部試不售遂絕意於功名甲午中東事起君尙佐治鄉團時有議遷避者君置不問一以鎭靜處之然自是不欲聞家事往往憂憤時局輒託諸吟詠庚子夏拳

匪亂起雖亦不時有警報其秋　兩宮西幸君聞之至廢寢食數日夜不寐謂諸子曰吾家世受　國恩爾等當砥品礪行以無墜家聲功名非所計也君幼工舉子業又嘗從兄刺史君與膠州柯佩韋先生諸人爲詩社多交當世名士故所作詩文頗多尤熟習本朝掌故戒子弟以勿染紈袴習子弟皆受教惟謹諸子有已入翰林者然博學多聞或不能逮君君卒於光緒三十四年四月辛巳春秋七十有一爲人恭儉孝友而持躬寬恕生平未嘗以疾言厲色加人所著青桐軒集十卷已刻者二卷葆田嘗爲之序又去歲君年七十葆田以文

爲壽君謙讓至再且曰吾同舉諸人强半徂謝今與君幾同落落晨星矣及是遽聞君卒此余所以尤爲逝者痛也於是鄉人共議私謚曰敏端則君生平懿行可知已君娶陳恭人生子四長恩誼爲刺史君後姜太淑人命也次恩訓次恩甲恩元皆縣學生孫八人今將以本年十一月庚寅葬君於城北新阡恩甲等來乞銘銘曰

生爲顯族沒有遺文身雖不達名迺超羣曰惟孝友用紹家聲武功甫敘載賦鹿鳴數薦弗售莫肯求仕定亂輯民功在鄉里晚節彌堅閉門肥遯持己接人語言謙遜與世無爭盛德若愚事關家國感激欷歔最君生平有道之儒子孫克肖我銘其幽

長清周君墓誌銘

君諱彤桂字復卿長清人祖父世有隱德君生而穎邁不羣讀書博通尤好爲經世之學年二十八始入縣學爲博士弟子從高密單伯平先生遊得聞正學旣乃遊學濟南與張次陶昭潛尹竹年彭壽諸人講業會文所得益多同學諸人咸稱爲書簏光緒十七年舉於鄉當是時父母俱慶君性至孝兄弟三人兩弟皆業農君率其弟事父母每食必具酒肉毋缺時君年已六旬父年九十有一而終君年六十有三竟以哀毀卒於是鄉人

其欽其行各舉事狀將以上聞君之子連錫復請余爲文以誌其幽余昔主講尚志書院始與君相識後遊大梁又一再與君遇今有聞不能拒也按狀稱君好義舉甲午中東事起君以會試在都率公車百三十人上書論和議之非李忠節巡撫山東習聞君名委君密訪諸城事某令賄以重賂卻而弗受卒以實報爲人尤坦直雖與官府處不樂仕宦有同志者集貲就趵突泉前亭宣講　聖諭數年不怠巡撫使周公欲登諸薦牘力辭不受又嘗引關中大儒李二曲先生言治天下當以人心爲根本提醒人心爲育欒所著有下學梯航農桑淺

說及注釋保甲諸書大指在尊崇孔教明孔子爲時中之聖而深擯異學以破除人人自私自利之錮習可謂賢矣君卒於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己巳娶某氏子二人連鐘連錫皆肄業高等學堂畢業得獎爲貢生蓋君雖不隨衆爲俯仰而又深識時務者爲之銘曰

志同乎古人而名不出於鄉里言與行其克符亦何貴乎顯仕以心報國以身徇親是眞不媿乎孝廉之實行吁嗟周君亦既盡性以至命聞其風者又孰不景仰而致敬

翰林院撰文劉君墓誌銘

君諱元亮字菊農章丘劉氏曾祖大智候選縣丞貤贈中憲大夫祖鳳翥翰林院待詔誥贈中憲大夫妣皆贈恭人父獻章縣學生誥封中憲大夫母史氏繼母馬氏王氏皆封恭人君於兄弟爲第二兄元勳弟元善皆以儒學知名君自幼讀書勤敏過人爲文下筆立就入縣學食廩餼嘗肄業泲南與諸名士交其爲學於漢於宋皆得其門徑光緒十一年充選拔貢生次年考取八旗教習十四年舉於鄉尤爲座主盛伯曦祭酒所特賞招入意園資講習明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六年散館授編修充國史館協修丁繼母王太恭人憂嘗主講東昌書院以實學啟迪後進從其遊者甚衆服闋後入都供職二十三年奉　命視學陝西課士以嚴濟寬絕賓緣釐積弊士習大變按試所至待延諸生於堂爲講經術文章諸生人人悅服二十六年　鑾輿出狩君發憤上書指陳戰守和機宜幕府或爲君危君獨慨然曰吾受國厚恩雖無守土責願稍竭愚忱以盡臣子之分耳疏上不報明年復　命陝西　行在所遂乞假省親時封翁適得痿疾君欲留侍封翁促其行遂以二十七年入都充　國史館纂修　武英殿協修　文淵閣校理編書處詳校當是時　朝廷力行新政

更定官制撰文爲翰林升轉之階君既循資實授此職益感激圖報又因學堂肇興乃偕同鄉張振卿總憲管士一副憲王保之府丞議建齊魯學堂於京師而一切規模條款皆君所手定任事三年不怠公餘輒爲在堂諸生殷殷指授尤以孔孟之道日加勖厲故齊魯學堂一時獨無囂張之習者鄉人皆服君之教也嗚呼孰謂君竟止於斯乎君卒以光緒三十四年正月戊申年才四十有八爲人寬厚和易胸無城府人無老少貴賤皆樂與遊生平澹於榮利自粵西歸時僅有書數篋雅負經濟志前直隸提督馬宮保邀君佐戎幕今四川總督

趙公請君督辦學務皆謝不就嘗有某權貴思得君一往見則顯仕可致君義不爲屈也兄弟相勉以孝友每思及父疾未瘳則終夜流涕君卒之前一年仲弟先逝其得疾亦由於此故臨卒惟以事親未終無力報國爲憾娶王恭人子二志義優貢生分發陝西補用知縣志恭女二皆許適士族孫一志義述君行實屬余爲銘幽之文余與君僅一再見然知其學行有素故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忠孝爲本詩書爲華以勤職事以恭傳家有蘊無年自古所嗟於惟劉君吁其命耶

法徵君墓誌銘

光緒三十三年冬十月二十三日膠州法徵君卒於金泉精舍之西齋春秋六十有五士大夫無論新舊知交咸赴弔相歎息曰山東失一耆儒矣君諱偉堂字容叔一字小山先世本世襲濟南衞指揮使明成化間有諱興者官膠州學正遂家焉數傳至君八世祖若眞七世祖[illegible]父子竝有聲於時行誼載入府州志又再傳有名見　國史儒林傳曰坤宏者於君爲五世祖自曾祖以下名不顯世業亦漸衰君晚出乃獨大振厥緒其於學無所不通尤精於音韻金石之書幼孤育於叔父爲叔父後本生父諱斅先州學生前母黃氏母趙氏　旌表節孝嗣父諱謖先母張氏君幼爲大母及張孺人所鍾愛稍長從高先生漢方學高先生愛其才以女妻之旣乃從匡少宰鶴泉先生肄業濟南名重一時以同治九年充優貢生光緒五年舉於鄉十五年成進士以知縣用改就教職學使裕文愼公薦其學行奉　旨賞加國子監學正銜先是盛伯希祭酒典試山東倡建青州海岱書院延君主講席君先已主講旌賢書院自是居青州十有餘年所成就人才甚盛其後選授武定府教授以疾辭未赴建德周公聞其賢以君應經濟特科之選

君亦力辭未赴故人皆稱曰徵君君爲人渾厚無圭角與之交者無不服其誠篤鄉事時與濰縣宋庶常書升齊名宋君主講省會濼源書院兼尙志書院後改爲校士館君實承其後卽所謂金泉精舍也校士館旋改師範傳習所君尤盡心教育今直隸總督泗州楊公巡撫山東初議建國文學堂後改爲優級師範學堂其規模區畫皆君所手定楊公又議續修通志延君與吳侍郎與宋君及葆田等共成其事乃甫設局而君遽以疾卒此又吾黨所共深痛惜者也君所欲撰述皆未就其校勘有說文解字經典釋文唐一切經音義列子等書始

余嘗曰君爲翟晴江一流人歿君所得實遠出翟氏上其韻學則雖顧江戴王未能或之先也惜編次未竟其遺稿曰聽訓館韻書僅有散稿數巨冊存於笥又有山左碑目則君前入通志局所手輯君無子以本生兄孫紹朔爲承重家故貧平生所集書數千卷身後亦皆散失以卒之明年三月葬於城南先塋銘幽之文未具其甥高振崇屬余爲補誌銘曰

學既成名亦彰有儒一生此其藏百千年後勿毀傷

山東候補知府王君墓誌銘

君諱揚芳字信余瀏陽王氏其先嘗爲富室祖諱應選父諱顯恭兩世皆以樂善好施奉　旨旌表建坊鄉里推爲長德然家業亦因是中落君生有異姿爲父母鍾愛稍長就外傅讀書目數行下年未弱冠入縣學文名籍甚同治十二年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因教授北方以營甘旨之奉嘗主講萬全書院爲諸生所悅服光緒六年丁父憂奔喪數千里外不敢以死傷生識者咸歎其知禮服闋再應禮部試用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山東而以母老例得告近改廣西未行適丁母憂君哀毀幾至滅性益病二親俱不及祿養也十八年壬辰始至山東余於是始與君相識君與余叔季兩弟爲鄉貢同

年余得聞君家世頗詳明年癸巳開　恩科君分校鄉闈所得多知名士劉君掄升其尤也甲午再與分校適李忠節公撫東獎勵儒士知君學識宏通有志節招入幕府治文牘二十二年丙申檄署黃縣令明年丁酉復調充鄉試分校又明年襄辦河工君一夕起巡視河見河水陡長乃大呼工役畢集否則工料且悉付洪流其勤於職事如此敘勞以直隸州升用二十七年署臨淄令明年奏補文登先行赴任以救護中外失事商船蒙保免補直隸州以知府在任候補三十年兼理登州府同知明年調署長山甫五月又調署安丘年終又調署嶧縣君適患風疾猶力疾從公而君次子肄業京師會假歸省親遽以瘵卒君不能無怫鬱其後稍稍就痊三十三年調鄒城君歷任大邑所至有政聲始署黃縣有前明王大司馬故塋爲後裔盜賣於富紳某姓王氏族人訴之官君斷令某姓讓地某姓不服反訴之郡守君堅持前斷與郡守大齟齬乃稟請大府委員往勘卒斷如君議是時大府李忠節公也繼李公者皆知君故君得行其志他美政可爲吏式者不可勝紀宣統元年調武城是年秋瘡生於頭醫治以愈二年二月檄回文登本任君以病軀慮廢事乃援例報捐歸知府班候補會

舊疾復作日漸增劇竟以七月十九日卒年六十有一娶□氏子三長英俌次英儼蚤卒次英琮女一壻宋紹源君在東二十年俸薪所入有餘輒以購書所聚數千卷臨卒遺命英俌悉捐入山東圖書館提學使爲詳請大府奏於　朝以急公興學表厥里門與先代建坊後先相映可謂善繼先志者矣余嘗計數交遊中仕而不廢學者數人君其一人也君閒讀呂氏家塾讀詩記見所采朱子詩傳初說欲別集爲編與余商訂體例又欲校正唐石嶺先生尙書辨僞皆未就所著有文莫精舍文若干卷詩若干卷藏於家英俌等既扶柩歸里卜以

今年某月日葬於某鄉某原以狀來乞銘銘曰

官雖卑克伸厥志善政在人莫殫記經術能飾眞儒吏在昔先民稱好義興學爲懷用錫類翌貽子孫永無斁

護理廣西巡撫廣東布政使丁公墓誌銘

公諱體常字愼五貴州平遠州人贈太子太保前四川總督丁文誠公之冢子也文誠公爲中興名臣公生而肫篤舉止不凡尤爲祖母魏太夫人所鍾愛少勤學年十五補學官弟子魏太夫人謂文誠公曰長孫可成大器須善導之咸豐甲寅乙卯閒黔中苗匪教匪蠭起文誠公以庶吉士丁憂里居散家　兵爲防禦計以知兵聞其後文誠公簡守岳州調長沙旋擢山東按察使晉布政使戎馬倥傯公嘗隨侍軍旅閒同治甲子丁卯兩應鄉試不中因助甘餉部議獎敘郎中分刑部行走適安順鍾華山等賊匪猖獗黔大府請調回籍募勇勦辦亂平敘功洊保知府賞戴花翎當是時文誠公巡撫山東庚午春公丁母諶夫人憂光緒丙子以知府分發山西是歲秋文誠公奉命總督四川道出太原父子相見以立身報國相訓勉明年三晉大饑公請於文誠竝自行典質得二萬金購置錢米分攜災區親歷散放而不使其人知所從來是時閻文介公奉　朝命辦振務

及聞知詢公公以財力微薄對始終未肯明言文介甚爲歎賞會忠襄張文襄二公先後撫晉於公尤爲引重公在晉十年歷署太原大同蒲州府篆特授潞安知府　簡任河東道一署按察司使政績卓著如訪緝陽高密密教嚴懲首要不事株連峻拒振餘津貼尤爲晉人所稱頌河東管理鹽務公精規畫剔弊奉公信賞必罰官民無弗敬仰以協甘餉功　欽賞二品頂戴丙戌夏文誠公薨於位公聞訃哀毀星夜奔喪僚友賻贈無親疏多寡悉謝弗受曰吾烏敢有累先人清節耶既至蜀中僚屬有管鹽務者其集十萬金爲文誠公歸葬之需

公婉詞謝絶乃從友朋假貸數千金始得扶喪至山東從文誠公遺命也己丑冬　簡授鞏秦階道　召見垂詢家世　諭以勤政愛民勉繼家聲明年之任初階州有水患屢治屢決公親行相度形勢上書總督楊石泉宮保請建築石隄閱兩載工成小民獲登衽席四野歡呼癸巳秋循狄河洮回民肇亂秦州張家川回族甲於全隴公召其長李德昌謂曰汝子為我所取士身列庠序汝當知禮法能率爾部各安生業吾當為爾請命不發一兵德昌俯首聽約其後甘肅用兵至三年而後定而鞏秦階十八廳州縣獨獲安全蓋公恩信所孚雖

回民無不懷德畏威也乙未秋　簡擢甘肅按察使楊宮保奏請暫留道任俾資鎮攝明年丙申事平入　覲崇　召見二次請　訓時　皇太后諭曰時事艱難爾當官好為之勿忘爾父忠愛公免冠謝因請假至東省墓丁酉夏受臬篆戊戌秋升任布政使未逾月調補廣東布政使時陶勤肅公總督陝甘奏留俟後任至始交卸明年夏赴粵既至會姦民勾結外匪煽亂公謂禦外必先治內內政修明外侮不足為虞於是督飭保甲籌款首戒病民用人務求循吏以清正率下於督撫遇事間有爭執而邑非出於公誠庚子拳匪搆亂粵中人情

浮動公一處以鎮靜李文忠奉　命北上瀕行謂公曰與君共事以來深知有守有為足為全粵保障吾雖去事無憂公在粵四年為前後督撫所倚賴癸卯夏蒙賞加頭品頂戴尋拜護理廣西巡撫之　命時值兵戎饑饉徧左右江公冒暑遄行剋期視事謀猷贊畫與宮保岑公戰守相備由是桂省梧潯間安謐無警是歲補行鄉試公為監臨事畢卸護撫事遂乞假修墓並請開去布政使本缺奉　命俞允遂攜眷至山東濟南寄居先是文誠公既葬歷城華不注山陽而未嘗營建宮室公乃卜居城中購舊宅以其餘地穿池築室課兒讀書

暇則與親舊過從余亦時至其室公雖引退不復出然語及時事輒憂形於色其議論皆非時人所及戊申冬疊遭　國恤　兩宮升遐公聞變痛哭失聲抱病經旬至次年勉強起行竟以宣統元年十月三十日卒於正寢春秋六十有九元配謝夫人卒以叔弟之子為嗣又先亡側室生二子繼成公志者庶其在茲嗟乎以文誠公之忠勞而公繼起固宜大有為於時而竟齎志以終此天下之人無論識與不識所同聲痛惜者也公曾祖必榮四川昭化縣知縣祖世棻鎮遠府訓導祀鄉賢皆贈光祿大夫曾祖妣黃氏祖妣諶氏魏氏皆一品夫人

魏太夫人歿時公年方幼哀慟如成人蓋追憶慈愛其天性然也公得子既晚教責不少貸其孤道周道同從從兄道津教卜以二年四月葬公於歷城城南之新阡請爲銘銘曰

在咸同朝文武悉登黔有丁公同佐中興撫魯鎮蜀觥觥大節哲嗣繼起克紹前烈觀政西曹定亂南畿振饑三晉陰德弗彰誰其識者闔公文介忠襄文襄益同沆瀣　帝念賢勞勉繼家聲分巡蜀隴俾安編氓治水有功利在百世再定回亂武功克媲爰秉六條兩任旬宣自西徂東勠力罔愆正色率僚疆臣同志輯亂安民曰

仁曰義暫行開府未竟厥施言念先塋用展孝思　帝恩未報常懷忠愛　龍馭遐升攀髯莫逮胡天不弔遽殞其身校功論德是曰世臣　太任有言先臣是似嗚呼丁公文誠有子

鹽運使銜前安徽池州府知府陳君墓誌銘

君諱介璋字宜卿又字莪卿萊州濰縣人先世由今直隸滄州遷濰世爲濰縣望族曾祖諱發縣學生　誥贈光祿大夫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祖諱祥奠　貤封朝議大夫翰林院侍講加二級父諱官正與協辦大學士文慤公爲同祖昆弟　誥封中議大夫母高氏王氏俱封淑人君生而聰穎嗜讀書年十三爲府學弟子員旋食廩餼舉優行道光己酉成選拔貢生　朝考一等以七品小京官用分戶部雲南司兼廣東司行走咸豐元年　恩科舉順天鄉試在戶部十餘年克勤厥職十一年辛酉以主事從　欽差杜侍郎回籍辦山東團練時值南匪竄入東境君謀守兼施賊不獲逞洎東省肅清旋都供職洊陟郎署先後敘勞　記名知府以道員用　賞戴花翎加　鹽運使銜同治六年出守池州是時江南大定池州當兵燹之餘民生凋敝君既任撫綏休養夙夜不遑十年丁父憂旋里服闋將赴選適故

人文質夫漕帥督漕清江招君襄辦善後事宜光緒丙子山東大饑流民集清江浦君於此時振撫流亡寢食靡暇精力告瘁又前在池州時積受溼熱至是宿恙復作逾年疾稍瘳又逾年疾竟不起年甫五十有三時王太淑人猶在堂君臨卒惟以不克終養爲恨云君性剛直居家則雍睦鄉里與人交未嘗面斥人過然亦不事阿諛身後生計蕭條人以是尤服其廉正葆田以光緒二年拜君清江旅次至戊寅春客遊大梁則聞君卒矣君生於道光六年九月十一日卒於光緒四年三月十四日娶于淑人同邑前臨朐縣學教諭元純女賦性方

歲初歸時陳氏家門鼎盛既而隨宦京師隨宦江淮處富貴若固有之晚歲家道益絡獨以勤儉訓子孫子婦或有過失必重責不少貸享年八十後君三十年而卒光緒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也子三家澍附貢生兩淮候補鹽大使家讓光緒十四年舉人皆蚤世家德出嗣爲從叔父後女子四候選同知高鴻裁中書科中書銜楊士珍翰林院編修田智枚國子監生王恩綸其壻也孫渠會候選縣丞曾孫汝鉉祖賡汝紱渠會卜以是年八月丁丑合葬君於城北臥龍橋新阡以葆田與君有舊乞爲銘銘曰

學雖優宦未遂江之南稱舊治淮之北迹所莅身既勞神亦頓嗟如君誠循吏善政多逸靡記銘厥幽達君志慶有餘在後嗣

節孝于母何太恭人墓誌銘

于君壽之將葬其妣何太恭人於沛寧而疑其禮乃以所爲太恭人事略屬葆田爲誌幽之文其言曰某不幸八歲而孤先考　贈朝議公歿於世父湘山府君任所世父時官南河裏河同知逾年命長兄富之扶櫬歸葬故里今四十五年矣太恭人系出廣西平樂何氏外王父諱彤然公次女也年十七歸我　贈朝議公事先大

父母以孝聞處娣姒無違言初遭　贈朝議公喪將以身殉已絕粒不食三日矣聞世母言乃強起以撫孤自許守禮不出戶閾課某兄弟甚嚴某既長以寄籍大興應試不得志乃遵例納粟以通判分東河候補光緒初年補東昌下河水利通判遂迎養太恭人署中明年大吏錄河工績乃　奏請給予四品　封典某因爲父母請　封贈如禮十四年太恭人卒於下河通判廨內寢年六十有三遺命權厝沛寧城外比年倭寇內犯故鄉在交登榮成閒不時有警懼終不克返葬今將卜日安葬於沛寧之某鄉某原子儀能爲文以彰吾兄弟之志某感且不朽葆田曰太恭人懿行吾聞諸姻黨久矣于之言皆信而其不獲歸葬於先塋與　贈朝議公合祔則世俗之所怪也宜君之不安於心與抑考先儒朱子嘗分葬其父母於崇安建陽矣事固有先我而行之者君其可以無疑太恭人節行應旌表君奉慈教以命婦不得以節旌門不敢自請於有司其達禮如此是可銘也已銘曰

在道光世恭人之考持節來東得于君文詢其昆季識異凡庸爰以子妻來歸于室成禮雍容袁江之側彎彼柏舟中流忽斷死節猶易撫孤爲難先賢所歎四十餘

年卒致嘉祥家瓞雲雁亦有孫曾承歡庭幃童角方丱恭從遺命考亭是則別葬建陽汶水文山佳城鬱鬱千里相望銘以昭之千秋萬世毋敢毀傷

喜塔臘室宗室氏墓誌銘

安人諱□□宗室氏吾友伯羲祭酒之次女而壽用總憲之子婦也夫曰熙魁二品蔭生例得六品官故安人亦例封六品命婦安人年二十三而爲婦於喜塔臘氏年二十五而以產難卒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十四日也是年夏予至京師求伯羲爲先人書神道碑石伯羲曰吾次女又亡矣既而曰予不可無文以傳此女初光緒

庚辰辛巳閒予嘗館伯羲意園中伯羲命其幼子偕兩姊從予問字其幼子生而羸弱不及兩姊强兩姊中少者又最慧安人也乃未逾年而幼子殤予遂辭去聞安人與其姊亦不復讀書獨伯羲時時教之習字而已及己丑冬予來京師視伯羲病伯羲命兩女出見則安人已長成矣比予歸沛南不二年則聞安人之姊歸某氏者甫一月而病卒予亟以書慰伯羲伯羲復書曰吾幸賴有次女在耳且言女之賢吾有幽憂則能曉譬之吾偶暴怒則能順解之食不甘則親爲烹飪眠不熟則時視寒燠吾病而未死實此女之孝所致非藥餌力也吾鄉柯鳳孫太史鄭東甫比部皆與伯羲爲至交亦嘗以書告予曰伯羲夙好爲深夜之譚近因其女規諫又嘗鍵戶以待每夜深秉燭誦讀縫紉必俟其父寢而後寢今伯羲歸亦少蚤矣予以乙未夏再至京師問之伯羲左右信然當是時安人嫁有日矣嗚呼孰謂其嫁未久而遽歿也予疑夫天道之無知也久矣以予平生所遭如予季弟如康生志儒王生崇燕皆仁孝聰明而不得其壽豈昌黎所云造物者好惡固與人異心耶抑毋乃都不省記而一聽其生死夭壽耶如安人者生則宗族婣黨無不加敬而歿則無不爲之隕涕也顧獨不爲鬼

神所佑焉抑又何耶予聞壽田之言曰吾新婦孝謹與吾妻尤相得至其相夫以正又有人所不及知者吾直視之如子故過時猶不覺其悲傷嗟乎安人已矣予獨無以塞伯羲之悲耳雖然吾文苟傳也安人爲不死矣

銘曰

生帝宗歸巨室苗雖秀羌弗實父曰孝舅曰孝衆皆曰賢在私闥無閒言更生有女信可傳壽耶殀耶歸諸天

鈕祜祿室杜拉喇夫人墓誌銘

夫人杜拉喇氏今河南布政使玉如方伯之德配也以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己酉卒於河南布政使署內寢得

壽六十有六方伯悼之而慟手爲啟以告同人稱其孝以事親慈以馭下儉以持己寬以待人又能貴賤豐嗇始終一致皆婦德所難能也方伯爲令世聞人前歲葆田遊河南以予叔弟官祥符知縣不敢輕事干謁方伯聞予至獨先禮下之既而出所著清華齋日記屬爲校訂中有一則記官戶部時奉委監修舉場工故事承辦司員例得節省銀是役可分四百金以語夫人夫人曰今受此卽終身莫洗斯玷矣遂卻之同官皆莫知其故嗚呼卽此而夫人之賢與方伯之刑於家其稱爲內助曰孝曰慈曰儉曰寬舉無虛詞可知矣方伯敘夫人懿行甚詳有曰同心黽勉四十餘年是可銘也已銘曰易稱坤道无成有終夫人之先實駐蜀中十八于歸善事姑翁侍養惟謹永無倦容姑遘危疾脫釵以治夫出從公獨奉甘旨刀尺雜陳雞鳴而起百計支絀曰惟怙恃嗣承嚴命隨夫入都日精刺繡以佐有無飢則陳饋寒則具鑪非義勿取大德相扶夫既通顯不改厥素溫飽何須勤儉猶故衣敝可縫食菲自足夙夜相戒保全末路獨逢振助罔愛私財性喜爲善晩乃持齋衣冠必正言語勿乖見無則瞿乃見天懷是宜耄壽胡竟先逝子孫失依僕婢垂涕丹旐西歸同心有傾我銘其幽用

昭來世

侯補知府舒君再繼配周夫人墓誌銘

前嘉寶縣知縣舒君樹基述其先妣周太夫人之懿行而副以李二曲集及他物乞銘於葆田曰樹基少失怙賴先妣撫育教養得以成人以及服官皆秉慈訓不幸先妣於今春見背樹基旣不克仰祿養若不得當代大賢表彰懿行以垂爲家範傳諸永久則樹基不孝之罪大矣葆田媿乎其言而又感君之意誠則返其他物而受其書謹卽所述而撰次之并系以銘其狀曰太夫人姓周氏父諱學泗山陰世族自曾祖以下遷居河南祥符縣樹基父汝州君時官洛陽再喪其偶遂娶爲太夫人來歸時前室遺有子女五人撫愛之至教以讀書鍼黹則督責不少寬事君姑尤能曲得歡心在官署儉約如素日當是時粵匪捻匪嘗出入洛陽境內先府君方督軍黑石關捉賊衛一日城中食盡太夫人悉鬻衣釵以饟軍撫民卒得保全先府君擢陝州甫二年遭丁母艱凡殮殯葬祭之事盡哀盡禮太夫人實佐成之及先府君服闋補汝州後值光緒二年河南大祲明年春汝州饑甚城中積倉穀甚富然於例官不得私發必請於上官而後得振先府君時病甚不能省事太夫人曰事

急矣飢民數十萬方嗷嗷待哺何需爲且積穀所以備荒官粟民食雖遲振何害遂議盡發倉穀而受代者旣至有異辭乃竟竭私財補償爲所費幾數千金然其有德於州民則多矣自汝州君卒後樹基兄弟姊妹婚嫁皆太夫人所竭力營營始成也及樹基筮仕中州前後任靈寶十年太夫人嘗慮其未悉民隱時時爲述先府君政蹟至其忘身爲民潔己奉公未嘗不垂涕而道之樹基以是倖免愆尤盡狀之大略如此先是予叔弟補官閿鄉與舒君爲同州有兄弟之好予嘗一至陝州過靈寶始與舒君相見而未獲登堂以拜見太夫人其後

再與舒君相遇則予弟調任祥符而君方自孟縣謝事復還靈寶任及是予來叔弟光州署中則聞太夫人歿已數月矣君書又言韓歐爲文皆不肯苟於下筆然集中碑誌獨多蓋人子有表揚其親之意則仁人君子固不忍拒絕其言有足感者昔方望谿宗伯嘗論湯文正公與李二曲先生之母氏皆以節烈著而李母猶不如湯母之顯然則人子欲顯揚其親豈不視乎其所自立哉予悲舒君之意故不敢以不文辭汝州君諱亭熙道光壬辰舉人原官在任候補知府加四級　誥授通奉大夫先娶任夫人繼娶張夫人子七祥基附貢生善慶湖北宜城縣知縣嵩慶候補光祿寺署正岳慶候補守禦所千總樹基河南靈寶縣知縣盛基分省補用縣丞恩慶直隸候補府經歷孫十七人曾孫八人周夫人以汝州君任內按次加級得從二品　封典　誥封夫人蓋今　制云夫人卒於光緒二十五年二月庚辰距生於道光五年二月享壽七十有五其承重孫鑭承與樹基等卜以某年某月某日祔葬於奉化松林鄉汝州府君之兆銘曰

生爲賢母歿有餘榮所遺多故亦不隕厥聲永廣其慶子子孫孫何以銘之曰克媲德門

吳母沈宜人墓誌銘

吳生慶麟吾友何吟秋教授高第弟子也余聞其名於舒君敏之今年春余護叔弟之喪自光州北歸道出西華日既暮生介敏之見余於逆旅與之語知其幼孤賴母教得以成立乃別去未幾而生遂丁母憂余以歸里不復得其息耗既而余返河南生因舒君乞余爲母沈宜人銘幽之文余諾之而未卽爲生又偕其弟登堂叩頭懇請迄今蓋數月矣會余叔弟祥祭已畢檢友朋書牘得生所爲先妣事略乃敘次而歸之按狀沈氏系出浙江山陰先世業鹺商遷居河南許州宜人父諱廷校

歲貢生選授原武縣校官已前卒宜人幼聰慧聞歲貢君課諸兒讀輒從旁記憶能成誦事母王孺人以孝聞咸豐中捻賊擾河南許當衝途寇警歲數至每城守急宜人恆佩刃自隨或隨家人環守宅中井以待賊去幸獲全同治九年歸吳君□□爲適室年二十有六矣吳君以客遊習刑法家言爲幕府上賓宜人佐修內治事君姑曲得歡心光緒丙子歲吳君嬰時疾宜人親藥治膳日夜不懈四閱月而疾始瘳吳君後應河南守承君聘奉慈親盡室至洛陽逾年遭兄喪太守君旋亦以吏議去官吳君閒居不能無抑鬱宜人則兢兢支持家計

憂勞益甚遂得咯血疾十八年春吳君以疾卒當是時上有高年老母下有諸稚孤煢煢無依宜人以一身當其艱營葬事如禮又與姑同室居甘旨無缺凡數年姑卒斂葬悉稱其財人尤以爲難始吳君性慷慨喜施與宜人常佐成之雖貧窶弗恤也居恆輒身自教兒兒初識字卽教以古今忠孝節義事宜人有女曰□姑生而賢孝因母咯血疾久未瘳潛刲臂肉和藥以進母病良已女未字而卒洛陽人上其事得請於　朝旌表如例嗚呼卽此而宜人之教行於家者可知矣宜人卒於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己亥春秋五十有八子男五長慶麟

郾城縣學生有文行何先生極稱之次慶元幼殤次慶彝慶嵩慶賢慶崗今從余遊宜人之卒也慶麟慶崗方應學使者試宜人疾作命寄書勿明言俾得終試事蓋望其子克承先志如此及慶麟等歸已不及親含斂此其所以尤爲抱痛也與宜人本儒家女故深明大義其生平所處皆爲人所難能嗚呼是可銘也已銘曰

古有陰教世久不行宜人婉順得自性生處約能亨履險彌貞事姑有則訓子有成神歸同穴氣兆佳城永世克昌請視此銘

山西候補知府陳公繼室宋夫人墓誌銘

夫人漢陽宋氏父諱用中由舉人官山西左雲縣知縣母江夏陳氏通經訓治家有禮法夫人幼承母教長而好書能詩工繪事左雲公既官山西選婿得安陸陳君歸焉於時年二十有七矣咸豐中左雲公以會試留滯京都粵賊陷武昌漢陽夫人隨母避難之長沙長兄守里門母夫人以疾終逆旅弟妹年皆齠齔倉猝中治喪無違禮既而隨兄歸葬益撫循諸弟得父左雲公歡心及歸陳君以不及事舅姑也遇舅姑忌日必潔治修饌躬親佐祀久而益虔前夫人萬氏遺子女各一撫如己出逾年生子鈺解語時輒教之識字鈺既長能徧誦十

三經皆夫人之教也其教他子女亦然光緒丁丑晉大饑陳君知榆次縣夫人曰僅一餐嘗齋戒禱於天脫簪珥以助振事邑中富室爭應之事既集有餘金時巡撫使者曾忠襄公飭所屬振餘卽留爲津貼無庸報解夫人語陳君曰振款多一分百姓受一分賜吾家若有餘資且將出悉以蘇民困今幸有此數乃天所以成吾志耳陳君用其言悉以八千金歸公雖負私累至數千金弗計也是時夫人已連舉三子其次曰鎧曰鎭及庚辰年幼子錯生是歲陳君知高平縣事夫人曰兒輩久居衙署易染習氣乃攜之歸里爲前室子鐸授室督課諸

兒讀而陳君伯兄有子釗幼失怙恃夫人爲之娶婦甫一年而釗卒復爲立嗣仲兄無子病革以嗣續爲憂夫人曰兄弟之子猶子也伯其無以爲慮卽以所愛幼子錯嗣焉凡附身附棺之具無弗周且備也又推陳君之意置祭田若干畝而以其餘贍族人平居操家政井井有敘豐儉高下在心鉤稽綢繆常使物力寬而有餘里居十二年親族中有婚嫁喪葬貧不能舉者必竭力佽助之無纖微德色其仁且賢如是比返晉又十年而卒先是嘗喪一子婦又喪一女意不能無悒鬱然其理內政如故癸卯冬十月家祭畢忽語子鉦曰今日乃汝先祖母忌日此後汝等宜謹記勿忘也明年春遂得疾以四月五日卒享年六十有一子七鑄山西河東候補鹽課大使鐸監生皆萬夫人出釗縣學生五品銜分省補用布庫大使鎧鹽提舉銜甘肅候補通判鎭四品銜大理寺候補寺丞錯鹽提舉銜河南候補州同出嗣爲伯父後庶子鏜監生女二長女壻萬承夔次女壻張比彭孫男十一曾孫一宋爲漢陽望族五世皆中乙科夫人之弟宋修平與葆田同歲舉於鄉而左雲公實與先大夫爲道光癸卯鄉舉同年故葆田得悉夫人家世懿行爲獨詳又與錯同遊河南相善也夫人因夫與子貴封

恭人又援例加級遇　覃恩晉封夫人其葬以今年□月□日錯自山西寄書大梁曰不肖兄弟謹奉父命述先母言行大略願得銘幽之文以垂永久乃爲銘曰

宋爲殷後代有賢媛陳在前世久號義門懿惟夫人令聞克紹在家稱賢詩詠集蓼來嬪作式式是義方陰德及民後嗣益昌畫竹垂訓心虛節實子子孫孫敬守勿失古稱江汜惠及小星封殷有媵彌彰懿型耆年棄養形歸異室銘以昭之德配尹姞

光祿寺正卿姚公元配張夫人墓誌銘

姚君晟年將葬其母張太夫人於祥符城新阡乃敘述

先德與母遺言介吾友舒敏之乞余爲銘幽之文其略曰先太夫人系出錢塘張氏爲　贈光祿大夫副貢生世棠公次女生於金陵僑寓生八月而世棠公見背依母王太夫人與兄其昆以至於成人咸豐三年粵賊陷金陵太夫人時年十四奉母逃避日匍匐十餘里閉伏邨落得兄其昆往接乃脫險至河南又十年歸我先公侍先王母疾十餘年如一日先公以知縣分發河南光緒啟元左文襄公調赴新疆隨我舅氏張勤果公赴前敵積功洊保至道員六年庚辰卒於阿克蘇軍次奉旨追贈光祿寺正卿照鹽運使賜卹予祭葬廕一子爲知縣時晟年等皆在襁褓太夫人上事姑中營家計下撫子女含辛茹苦者三十年完婚嫁成功名使晟年兄弟稍能自立者蓋心血亦爲之罄竭矣及病亟遺命即葬於河南晟年兄弟三人女兄弟二人長即晟年次耕年山東縣丞三耆年直隸知縣爲叔父後女壻無錫秦煇祖光州凌敏中姚氏世葬金陵紫金山今卜於某月某日安厝於是太夫人遺命不敢違也葆田曰昔朱子葬母祝碩人於建陽崇泰里後山鋪東之寒泉隖蓋不與父合葬其作韋齋先生行狀云葬於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地勢卑溼懼非久計乃卜以某年月日還葬

於武夷鄉上梅里寂寞山峰之北行狀作於慶元五年明年而朱子卒其果遷與否後遂莫攷嗟乎古今時勢不同禮制亦異孔子曰衞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姚君誠有不慊於心他日能如朱子自爲遷墓記序其事以告後人可也爲之銘曰

昔歐陽文忠之銘謝夫人云京口之原土厚而堅骨肉歸去兮魂氣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爲安惟姚母有遺命兮子寶守之是謂能賢其地山蒼而水深洵乎居之可樂兮吾亦曰然

胡母淩恭人祔葬墓誌銘

胡君友芬佐予叔弟幕凡六年與葆田交尤善嘗敘其太夫人懿行欲得予文以爲壽曰吾母淩太恭人爲錢塘望族幼從外大母讀熟女誡女範諸書外祖知白公蚤卒外叔祖桐生公司鹾務舞陽母子依焉先大父時官舞陽聞其賢聘歸先君爲冢婦事舅姑尤得歡心先大父卒於官先君以縣丞需次河南旋遭先大母憂家日落吾母竭力措拄佐以女紅先君服闋後分汝州差委幾十年嘗權知伊陽縣事得民譽適丁丑年大祲因辦振積勞卒差次家益不支吾母命友芬兄弟棄儒業習申韓家言以謀生母性慈仁雖貧喜施與待宗族尤

篤友芬有叔父母皆依吾母成立終身嘗謂諺云老嫂比母今嫂氏撫我雖慈母不及也叔無子以友芬季弟友萱爲嗣光緒甲午吾母年六十友芬兄弟在原武稱觴爲壽今七年矣預計甲辰歲吾母壽屆七旬敢乞先生一言張諸屏以佐觴旣而曰吾母知友芬兄弟將有是舉訓之曰此無益妄費也何如節省用置祀田以其餘贍族人不亦善乎是歲光緒二十七年也會是年冬予弟歿於光州任所其身後事賴胡君與二三友人相助爲理乃胡君歲暮忽得急報太恭人病發滎陽遂星夜馳往省視比至而病已痊愈母子相見驚喜交集時胡君叔弟友蕉館滎陽賓迎養太恭人奉事惟謹於是胡君以明春仍返光州而葆田已護喪歸山東及予再來汴則聞太恭人以六月初四日歿矣享年六十有八越月得胡君書屬爲銘幽之文曰吾母不得子壽序今乃易爲墓誌也痛可言耶葆田聞其言而悲之因許爲銘逾年以所述行狀至則與予前所聞略同而是時友蕉方佐開封守石君幕復踵門泣求曰先妣祔葬有日矣惟先府君歿時友蕉兄弟幼不克表揚先德嘗聞太恭人言府君至性過人少以孝稱及宦遊數年隱慮民生疾苦絕不爲子孫衣食計故歿後家徒四壁幾無以爲歛聞者咸爲泣下生平嚴於自治不苟取與家人偶有拾遺布者聞之立命送還原所曰安知失物者不因此弗堪耶叔祖父病歿山右身往迎喪歸有祖姑母孀居迎養於家事之終身其司讞汝州也每鞫一獄畢輒步庭院中思索曰懼其稍有不平也府君諱□□字□□布政司理問銜候補縣丞卒年四十有四　敕授儒林郎　誥贈朝議大夫淩太恭人先　封安人　晉封恭人子四長友蘅蚤卒次即友芬次友蕉又次友萱也

銘曰

胡爲大姓世有顯人舞陽而後兩世清貧宦雖不達亦有令聞恭人來歸克配德門曰孝曰慈以嚴教子予孫林林乃多受祉惟此幽宮實安實祀汝濆興歌桐鄉是似

曹母節孝碑陰記

曹節母馮氏父喬羅之花園莊人歸同邑曹克順季子光國時年二十有三未歸時夫已有疾八年矣或曰瀨也既歸知夫病將終不起乃請於舅姑以夫之兄子爲子撫育之夫臥牀褥藥必親嘗而後進年餘夫卒事舅姑曲得歡心家故貧恃紡績以爲生及兄弟議析居獨請與舅姑同爨終其身克盡孝養舅姑歿時年皆九十

有餘歲時祭祀必恭必愼持家勤儉其後漸致豐裕於戚黨饋遺無吝色尤喜爲子孫道先世艱難事問以內整肅嚴明秩秩如也光緒十九年有司上其事禮部議準　旌表如例所撫子名述正孫一曰清亮曾孫二曰守倫守純節母至是年八十有二矣鄉人議立石以表懿行其宗人緘三手某君所敘事略屬予爲記予嘗讀詩至芣苢傳者以爲此草宜懷姙故言采采者非一辭而魯韓兩家則皆謂此詩傷夫有惡疾而作也言芣苢雖臭惡猶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至列女傳更實其事以此爲宋人之女嫁於

蔡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終不聽而作此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一也若曹節母者非獨其貞可稱乃其深明大義於夫在立嗣時固巳知所見遠矣卒能節孝兼全以歸代夐起家勤儉孫曾林立謂非天之所以報其節與嗚呼士大夫謀人家國於國統將絕之時不能先事豫籌甚至喪節辱行以唯阿取容者視此可媿哉光緒二十五年春正月撰

先府君事略

府君姓孫氏諱福海字鏡寰一字補堂本諱榮寰以寄籍宛平改今諱嘉慶十四年九月初五日生於榮成縣不夜邨邨卽古不夜城府君嘗爲文記其山川形勝者也孫氏始居不夜者曰九旺公至四世國學生彥章府君諱文盛當乾隆中葉以開墾朔方致富有貲數萬喜施與朔方人號曰孫善人至今婦孺能知其名字後卒歸榮成及見元孫五世同堂事載榮成縣志是爲府君曾祖祖諱如雅考諱苑翔皆縣學生後皆　贈朝議大夫妣劉太恭人生子五府君其季也幼時體羸弱如不勝衣劉太恭人治家嚴諸子婦少不當意卽被譴呵府君獨事事得父母歡心十歲就外傳好學甚力年十七丁劉太恭人憂哀毀甚年十九　贈朝議公卒府君愈

哀痛不自勝終喪於禮無愆時家人以丁口多議析爨府君固諫不從乃卒異居然自是終身衣食必與諸兄共其後兄嫂或繼歿諸子十餘人皆受教養恩與同居無異服闋補諸生爲學益勤嘗讀書古寺中終夜不寐又以僻處東隅無可問業者乃獨行入濟南肄業濼源書院七應鄉試不獲雋兩試優貢一與選拔試皆瀕得而終失之因棄去改入順天府宛平籍道光二十三年癸卯科鄉試中式第一百二十六名舉人五上春官不第庚戌科會試後就揀選知縣先是府君以應試宛平受知鄜州高公後公由宛平遷南路同知洎調署保定

府知府皆從其遊以是銜署積弊及民間利病無不洞悉其原委咸豐二年改歸山東原籍以知縣調選吏部三年春引　見奉　旨發往湖北以知縣用是時值粵匪連犯湖北郡縣多失陷府君爲巡撫張公條陳事宜數十甚見嘉納洎張公調任山東恆稱道不置總督吳文節公因張公言留諸幕府深資參議是歲後九月賊犯武昌城中兵民且乏食府君身率健卒縋城出至蒲圻縣界迎餉銀五萬中途又以便宜發練卒禽賊百餘名時圍城內大小官員二十餘人府君獨守保安門保安門武昌城東南門也文節公嘗因巡視見府君天寒尚未服裘乃自取狐裘以贈及賊東去大軍尾其後府君覘軍中糧盡因勸民出稻米得數千石以濟軍食文節公偉之擬奏其功未果四年春正月文節公殉難黃州府君方奉委赴黃陂聞耗乃大痛遂成危疾艱險中往往見有神人扶持事甚奇不可解是年夏奉委署隨州事六月武昌陷時大軍駐德安糧臺在襄陽隨州適當衝區奉文增設驛傳備辦軍器秋八月武昌克復以隨同官軍出力　賞加同知銜十二月卸事五年武昌重陷隨大營駐德安冬十月署穀城縣事六年冬襄匪起事時提督某君防賊於外其標兵以軍餉不繼欲爲

變府君多方鎮撫乃假貸以濟之兵卒以輯先因捐助軍餉部議以同知即用七年春正月卸事去後百姓立碑頌之是時巡撫胡文忠公尤重府君名夏四月委署漢川莅任甫一月政聲大起是歲旱蝗爲災江漢諸郡殆徧獨漢川有蝗不入境之稱會部議以前署穀城任內有失守地方革職留任旋因搜捕出力奉　旨開復原官八年夏粵賊再犯湖北連陷黃安麻城等縣武漢戒嚴府君已卸任專辦民團旋入武昌讞局屢辦疑獄無辜獲全者甚衆秋八月委署天門事天門本湖北名邑自兵燹後迭經水患民生無聊府君爲興修鍾祥獅子口隄隄成幾萬丈百姓賴其利先是邑中徵冊被焚胥吏因緣爲姦府君乃爲書數千言上宮保胡公力陳錢漕積弊並請核辦文忠公從其議府君任任將三年集衆安民興學教士一以實心行實政天門人愛戴之尤甚於穀城漢川兩邑也乃即文昌閣旁爲府君建立生祠十年秋八月歲歉大府因軍需孔亟錢漕不允報緩十一年春以催徵不力　奏參革職屬鄰封不靖晝夜籌防並用練兵克復應城夏四月卸事府君自癸丑揀發湖北至此九年所至皆力爲儉約官俸外誓不名一錢既罷官乃借居城外又自築小樓三楹以居育亦

愛樓記及記夢等篇同治元年　恩詔豁免州縣未完錢糧二年夏奉部議開復原官時先爲巡撫嚴公參佐軍務嗣因全楚肅清　賞戴藍翎五月署漢陽縣事縣有鎮曰漢口荆湘吳豫之間一大都會也値中國與西人立和約中外趨商者日益眾府君遇事持正大利不爲回威不爲怵諸西人亦畏之如官府嘗有西人殺人府君移牒各國領事必欲得其人論抵至大府爲之請緩府君持不可訖去任乃罷又因漢鎮無堡砦居民頻警寇患乃建議就湖邊築堡起礄口至沙包（皆漢口地名）長一千九百數十丈以告郡守鍾君由節相官文恭公奏聞報可於是庀材鳩工堡成而民利之事無大小皆立予判決明强亦非他人所能及日未出卽坐廳事閱文書夜分不懈斷訟日或十餘案有某總兵者故由賊渠中投誠者也使其私人爲商於漢口而置石篋中乃誣居停竊銀計贓逾數萬府君驗其篋非漢口石執以爲誣將治其罪詞甚厲會某總兵自他所至乃引服人以是服其公署漢陽之明年大軍克復金陵是歲供伺湘軍遣還過漢者以數萬計四年夏六月卸事以籌堡功　賞加運同銜秋九月署鍾祥縣事五年夏盡室抵鍾祥冬十一月賊渠任柱賴汶光率眾數萬由豫寇楚蘄黃安雲夢等縣以犯安陸至則陷天門尋趨鍾祥縣南之臼口謀西上阻漢水不得渡遂分隊窺郡城時賊倉卒至居民恇懼恐不保太守覺羅同君與府君謀竭力爲守禦計太守曰吾等妻孥在此亂人意奈何府君曰民室家皆保城內義當與其之某已戒家人無敢去太守曰然於是戒居民無出奔募壯者爲團勇合城中兵二千人自太守以下官紳悉登陴府君夜草羽書敵樓上馳諸路求援目不得交睫者五十餘日會巡撫威毅伯曾公駐德安檄總兵伍維壽顏光杰率騎兵來援與賊戰縣南護城隄外顏光杰死之賊稍引退無何伍軍以援鄖東去城益危且乏食居民洶洶夜譁欲走或謂可縱之出府君急止之曰今方暮夜城門一啟事立去愼毋聲久之眾亦定而是時總兵劉維楨提兵在棗陽太守與府君合謀遣楊訓導承先往求援越五日至擊賊勝之會諸軍益集賊懼乃東走逾數日淮豫諸軍自東逼賊賊復趨郡城城中礮擊之賊知有備乃退避日劉公銘傳以兵萬餘人至賊遂解去六年正月又自棗陽南犯繞郡城趨臼口浙江提督鮑公與劉公合兵數萬躡其後軍至安陸以雨雪次郭外雪霽追賊至京山之永漋河大破之賊始大奔北遁厥後賊餘眾復至

不得提而去先後購備兵械儲峙薪炬之屬及供億諸援軍餉糧犒賜費逾數萬府君由此遂負官累萬餘金當城守時賊飄忽去來不常郡城兵力寡弱府君數以奇計白太守潛兵縋城出不意擊之屢有俘斬賊爲引卻巡撫會公以戰守績上於　朝得　旨賞換花翎俟補同知後以知府用是年秋漢水潰鍾堤偕當事勸修完工及籌辦振濟事邑人立碑紀其績七年秋七月卸事是後爲鍾祥官累屢奉檄文嚴催府君乃上書大府請援案報銷迄未允復有上何方伯一書自敘歷年宦況八年夏署蘄州九年春卸事自是賦閒三載十一年春題署遠安縣知縣格於部議遂遵例引　見以十月回鄂十二年春二月署興國州事興國接壤江西商賈輻湊民情素號難治府君德威並用民大悅服十三年夏四月卸事光緒元年春赴崇陽辦茶釐事竣回省垣季秋之初遽患痰喘入冬後疾漸亟猶日夜閱書史與友人論文神志弗昏弗亂竟以十二月初四日卒於省寓年六十有七元配王恭人生子一祿源附貢生同知銜指省江蘇試用知縣繼配于恭人生子三祿田同治甲戌科進士刑部主事叔謙癸酉科舉人季咸癸酉科拔貢府君宦遊湖北二十有三年前後歷任八邑皆有

惠政卒後百姓聞之咸泣下生平持身廉而待人獨厚於親族故舊賙恤備至遇寒士尤樂爲援引教之植身修行亹亹不忘人有一善必稱於眾有不善必規勸使其改悟居恆以勤儉教家人以讀書孝友訓子孫日記有云宦場中無事時當伏案看有用之書不獨多見道理且能將古人閱歷世事人情如親受命又云上憲素重我有所言則直言無隱否則待問而後言然亦視其事之輕重何如固不可失之冒瀆亦不可失之模棱故府君當官未嘗不直而於人無忤言處朋友尤能久敬雖困約遇人未嘗言貧終其身如是嘗謂處憂患而不能樂道必非知命之士故在楚既久未嘗有所私謁於人晚歲所遇恆多沮抑人或爲府君惜而府君處之泰然及卒貧不能成斂行篋惟書萬餘卷畫數冊端硯一方硯爲黃莘田十硯之一府君得於武昌市上城陷時幾再失之李香雪觀察爲作硯劫歌府君嘗有次韻詩梓行者是也府君幼時所爲文率皆散失宦遊後有之遊錄三卷皆余伯兄所隨錄原稿亦多散佚不全公牘則存者尤少自鍾祥後乃稍爲詳賓然皆在任日少故所作亦遂無多始府君居直隸時嘗有寄兩兄及兄子書皆規勸語其詞絕深痛見者莫不感泣故府君孝弟

之稱宗族鄉黨無閒言然府君尤以不得祿養爲憾每憶及幼時事輒泣下不止人以爲終身之慕惟府君不媿云自興國卸事後所負官累尚餘四千數百金旣卒乃由軍需局報銷核準其他服官行蹟葆田兄弟隨侍日鮮深懼有美弗稱不能以傳後世府君以同治十二年署興國州選　覃恩授朝議大夫光緒元年葆田官刑部主事遇　覃恩加四級得　晉封中憲大夫府君有子四人卒時惟長子葆源侍餘皆旅遊京師於卒之明年二月始奔喪至楚旣以貧故不能歸乃悉出先世圖書分別出售以爲歸葬資嗚呼生不能一日養歿不

能以時葬葆田等尚復何以爲子何以爲人詩曰無父何怙葆田乃今而尙無怙之生也天乎痛哉男葆田泣述

先妣于太恭人事略

嗚呼惟我顯考府君以光緒元年冬十有二月丙寅卒於鄂城之館舍長子葆源視含斂如禮明年正月訃至京師不孝子葆田及其叔季兩弟星夜奔喪武昌以貧故不克舉葬事其年夏六月吾母于太恭人卒諸孤扶喪而歸秋八月行抵濰縣遘危疾諸孤蒼黃祈叫乃相謀移養入城九月戊辰太恭人卒於旅邸嗚呼哀矣

酷矣天降罰於不孝子乃使之永爲無怙無恃之人矣於是諸孤旣昏迷失次顧念貧無力歸乃以其年十二月奉先柩權厝於濰縣城北臥龍橋之原其明年秋季子咸居倚廬中以毀疾卒是年冬長子葆源歸榮成又卒嗚呼益酷矣吾父母而有靈其含痛於九原之下爲無窮期矣不孝孤葆田旣自傷奉養之不逮又惟死喪頻仍惴惴焉大懼朝不謀夕乃思述先德以乞銘於當世有道君子用志前徽而哀不能文越月踰時以至於今四年矣於時葆田旣釋服會叔弟迎家屬至京師追惟前事中夜與其家人泣嗚呼痛何極耶太恭人文登

于氏考諱學泉仕爲浙江富陽縣丞妣楊孺人太恭人幼孤在父母家兄嫂無閒言年十九歸先府君爲繼配不及事舅姑時府君兄弟雖析爨然家室視同居無異府君歲時教授所入恆先供世父用而以其餘遺太恭人太恭人克成斯義事諸姒尤盡誠敬其後府君宦遊數歲太恭人獨留里居諸世母咸樂就太恭人時時過從歡語竟日至如諸子婦咸來爭代操作見者幾莫識其異居也故太恭人卒後訃至里中無內外長幼聞之咸哭失聲自府君以寄籍宛平舉道光癸卯順天鄉試後或閒三四年一歸家居率不過數月道光丁未叔弟

議生咸豐辛亥季弟咸生是歲府君送伯兄應省試其年冬遂入都越二年癸丑揀發湖北自是迄十餘年府君未嘗問家事獨太恭人以嚴爲慈撫不肖兄弟教養備至遇先大父母生卒忌日必躬治祭儀使葆田等奉至祠室以享以徹必恭必愼葆田兄弟旣長成延師訓讀其饌食必親視雖子婦在側不使代曰兒曹但知敬師則不枉吾辛勤矣猶記葆田七歲就外塾每雞鳴太恭人輒呼使起家唯一婢太恭人嘗手自取火然鐙促婢拾盥具俟葆田盥畢爲櫛沐黎明送至門外視其入側塾乃返葆田朝夕歸餐必問所讀書成誦未卽成誦則喜及葆田庚午登鄉薦太恭人聞捷音喜甚久之乃謂諸婦曰是子幼頑且多疾吾嘗抱而膝行心力爲瘁他日葆田聞諸其婦泣下不可止嗚呼父母鞠育之恩人子固不能盡知有如斯耶同治丙寅府君攝篆鍾祥時季弟生且十有六歲矣葆田兄弟念違侍吾父久晨昏滋懼乃奉太恭人命盡室抵安陸未數月而捻賊大至府君登陴固守太恭人獨以義教家人毋恐且曰城卽破吾家猶不失爲忠節厥後城亦卒獲保完府君諱福海其居官行蹟具詳武昌張先生所爲誌銘子四人長子葆源實王太恭人出二歲而孤育於外王母太恭

人視其成立娶婦抱孫慈愛或過於所生太恭人性仁厚御僕婢寬而有法周睦族姻無不得其敬慕晚歲與姻戚柯孺人尤相得旣沒柯孺人哭之哀謂不肖等曰吾見爾母溫慈惠和一出於至誠事事與吾先孺人相似今不可復見矣柯孺人好學通書史亦僑居濰縣太恭人疾革時孺人適至太恭人言我一生艱苦惟能善忍今止此命也不孝子葆田泣問吾母寧有遺恨乎曰無他汝季弟體弱極可念耳少頃又曰汝兄弟善承先志愼勿失和氣也嗚呼不孝子以剛愎常隱貽父母憂猶冀有弟及兄相保相勉豈意吾母沒未踰歲而吾伯兄季弟竟相繼以去而先府君自初病至終不孝子違離京師懵焉無聞獨我太恭人言猶在耳而又不能以身救兄弟之喪痛乎此罪將安贖乎太恭人先　封宜人　誥封恭人光緒元年葆田官刑部主事遇　覃恩加二級得　晉封太恭人生於嘉慶十七年二月十六日卒年六十有五嗚呼喪矣亡矣所謂窮天下之聲無以舒其哀盡天下之辭無以傳其酷矣不肖孤之所爲泣述先德者亦如是而止矣嗚呼痛哉光緒六年七月望後男葆田述

草廟新阡記

嗚呼惟我顯考府君以光緒元年十二月丙寅卒於鄂城之館舍長男葆源視含歛明年正月訃至京師不孝男葆田及叔季兩男星夜奔喪武昌以貧故不克舉事其年夏六月吾母于太恭人始率諸孤扶喪而歸秋八月行抵潍縣遽遘危疾諸孤倉黃祈叫乃相謀移養入城九月戊辰于太恭人卒諸孤既昏迷失次復念貧無力歸乃以其年十一月奉先柩權厝於潍縣城北臥龍橋之原明年秋吾季弟屆倚廬中以毀疾卒又附葬焉是年冬吾伯兄歸榮成又卒嗚呼天降罰於不肖子既使之無怙無恃又喪其一兄一弟痛何極耶顧惟大事

未畢偷息人間歲月易邁至於今二十年矣適會　國家多故榮成故里爲島夷偪處念先人奉厝此地懼終不得正首丘乃與叔弟同心協卜以今年十月己丑改葬於城南草廟莊北阡竝恭迎吾前妣王太淑人靈體至潍合祔於是葆田既躬求伯希祭酒正題墓碑乃敬敘先代爵里世系刻之碑陰爲金石變例云府君諱福海本諱榮袞字補堂榮成人由寄籍宛平縣學廩生舉道光二十三年順天鄉試咸豐三年揀發湖北以知縣委用歷署隨州穀城漢川天門漢陽鍾祥縣蘄州興國州事政績載各州縣志　欽加運同銜　賞戴花翎

誥授朝議大夫卒年六十有七曾祖考文盛太學生樂善好施五世同堂祖考如維考菀翔皆縣學生皆　贈朝議大夫妣劉太恭人元配王恭人繼配于恭人今皆贈淑人子男四葆源附貢生同知銜江蘇試用知縣葆田同治九年舉人十三年進士叔謙同治十二年舉人季咸同治十二年選拔貢生孫男紹宗榮成縣學廩生詒燕太學生中書科中書銜昌燕太學生當是時叔謙官河南武陟知縣在任候補知府　欽加三品銜恭遇　覃恩考妣皆　晉贈如禮故今塋域墓碑悉用三品儀制嗚呼不肖子以直道引退忝竊時譽荷蒙

恩褒嘉許爲篤行紳士而環顧身世忠孝兩虧惴惴焉大懼不克守先人清白遺教今遂流寓此邦後之人其尙念諸男五品卿銜前刑部學習主事選授宿松縣知縣調署合肥縣知縣葆田謹記

甲申正月告先墓文

男不孝生年四十有餘於父母在時未嘗盡一日之養往歲奉吾父靈輀至此遽罹吾母大故以貧窮之由遂權厝於斯其後吾伯兄季弟相繼去世不孝子有深痛焉顧所以隱忍苟活者念父母魂魄未安又一家十數口無所依歸耳前年秋因刑部學習期滿請改知縣今

已選授安徽宿松將以是月十日辭墳墓前往赴任嗚呼九江之旁吾父母生前實嘗遊此地今是邑也去蘄州不二百里子欲養而親不在此恨亦曷有窮期然男迂愚之性自問終難諧時苟賴神靈默佑廉俸所入稍清夙負得奉吾父母以永安窀穸即當退耕故園教子弟守分讀書不敢復貪仕進天地鬼神實式臨之謹告

書貞烈唐大姑事

唐大姑清苑人父殿華前湖北來鳳知縣母□氏大姑性幽靜幼誦女訓孝經明大義尤能得父母歡心年及笄許字今開歸陳許道陸兵備襄鉞長子永棠永棠聰穎異讀書初應童子試輒冠其曹尋得咯血疾光緒三年九月不祿大姑聞耗則絕粒盡脫簪珥父母曉譬之大姑泣不止母□孺人曰貞孝一也節與烈孰重且爾父母老矣爾何能遽死因遣使與陸言許其過門守志大姑乃勉進米食戚黨義其行以貞孝聞於　朝特予旌表時大姑年甫十七又逾歲母病篤大姑晝夜侍疾無怠容及病危則刲臂和藥以進母卒不起大姑號泣謂侍媼曰曩所爲隱忍苟活者徒以有老母在今若此豈非天哉伺母斂畢遂避人投井中家人覺急拯出之奄奄一息竟以光緒五年四月十二日死距永棠歿時蓋未三年也於是舅姑迎其柩歸與永棠合葬於咸寧城南爲立子以祀如禮

論曰明歸熙甫氏著貞女論謂女未嫁而爲夫守貞爲不合於先王之禮後儒多辨其失　國家定制貞孝節烈並予旌表所以勵風俗厚人倫者至矣唐大姑既以貞孝聞宜若可以無死而乃於母終後自成其志其亦可謂皎然不欺其意者已嗟乎士固有慷慨自命一旦遇變失節遂忍恥偷生以貽羞於當世者彼其初亦何嘗不希附名義哉大姑處此計之已熟故以一死全其孝曰賢也與曰智也與予爲之傳蓋尤不忍沒其從陸之志嗚呼烈矣

書畢節婦立嗣事

節婦畢氏高密人父諱□□幼有至性十歲時大母失明輒隨家人侍左右跬步不離年十七歸同邑胡□□爲妻事舅姑曲得歡心胡故貧家徒四壁婦以紡績佐夫讀無違言越八年生子女各一而夫亡其侍疾尤爲人所難能既而一子又夭舅姑相繼歿乃歸依父母居父晚年多疾飲食湯藥皆親理兄嫂請代弗許母寢疾數月轉側須人一以自任家人竟不知勞兄嫂皆自媿弗如也女既長適人亦蚤寡有子二旋亡其一女痛不

欲生戒之曰爾今尙有一子視我當時何如者且爾舅姑尙在爾不自惜是老弱者將誰屬乎初依父母時有伯兄同居蚤夜操作勤苦逾恆兄或勸其少休則戚然曰吾以釋吾痛也且亡夫無嗣今貧無立錐地誰肯以子繼者吾意欲勤儉居積薄有所蓄或者立後稍易則胡氏血食藉以不斷耳其後卒如所言爲夫立嗣嗣子曰椿節婦守節□□年光緒辛卯邑人上其節行有司得　旌表如例又數年爲立石道左𥞊田與節婦冡弟之子庭蘭遊爲書其事如右

論曰昔人問立孤與死孰難或對曰死易立孤難耳觀

單節婦之矢志爲夫立嗣及教其女撫孤承志不誠爲人所難及與單君敘其姑居家事親皆庸行獨其黽勉自矢以勞致亨卒償其志俾胡氏絕而復續在易有之坤道无成而代有終如節婦者可謂不匱矣嗟乎忠孝一也士大夫食君之祿而昧於託孤大節者其知所媿哉

祭樊生文

嗚呼茫茫大造亭毒羣生生者如麻死者如螢其閒夭壽竟亦何憑我欲問天天乃冥冥嗟乎少鈞萬無可死胡爲與年遽至於此天耶命耶予哀莫止又思予季非獨痛子昔我先母臨終遺言汝季多病汝爲予憐小子聞命泣涕汍瀾季弟仁孝其必無患嗟予不肖飢寒奔走受命無幾兩弟分手驅車南來其歲丁丑誰與是因生之元舅當今韓范尙書李公憫我孤窮納我幕中曰予甥樊教學相從生始受學有睟其容相從兩旬遽來告疾云昔咯血勞不勝質吾聞此言驚憂以恤心念予季獨念家室月惟孟秋生旣整驂言歸省母將謀旨甘我送生別噩夢頻占家書忽至不敢開緘星夜馳歸遑顧蹉跌入門驚呼子季已訣有棺在堂椎心泣血不負慈命一痛欲絕叔弟來勸宜勿過傷善保遺體以思顯

揚如何不弔天降多殃伯兄在里孟冬遽亡不肖聞訃方寸皆亂如喪家狗東西奔竄思惟孤身救死誰援忍恥偷生復來河汴生有叔父一見致詞云生可喜郞官爲比暮春來至有牡騑騑寸草有心願報春暉誰謂昊天禍福靡定朝來汴中夕攖疾病臥榻沈緜藥餌無應我再往視未敢云命嗟嗟子之生世二十五年一朝辭去孰謂非天有女無子後嗣奚延尙有慈母白髮憂煎嗟我與子投分甚淺愛子聰明才氣今鮮矧我所遭比年運蹇感此心傷有淚加泣是月朔吉時將加申夢子來別言詞遙巡醒後驚叫彷彿如眞旣傷子季益痛少

筠嗚呼乾坤何靈鬼神誰統人生兩間加氣之霧胡古胡今孰眞孰夢一官誤汝（李公親詞）斯言何慟我更寫此以抒我哀臨風設奠百感中來願子來生無復爲材天穹地迥嗚呼痛哉

祭陳吉農文

我昔見君於漢之陽君實衡　命往服衡湘我父宴客延君後堂我時侍側樂且無央君顧謂我勉爲文章身修名立乃克顯揚敬聞此命願學負牆送君江涘風寒雪雰一朝睽隔南北相望衡峰迴雁歲易九霜君忽抱疾歸老帝鄉我上春官君病在牀聞我登第喜迺欲狂

秋曹末秩後先分光君有賢子嗣君爲郎與我往還舊學是商曰世太平家有餘慶相期努力器成圭璋如何昊天遽降凶殃我父棄世訃告倉皇星夜奔鄂兄弟同行衰絰在身忽聞君喪道遠疑訛北瞻彷徨扶櫬東歸中途靡遑胡天不弔造降弗祥又失我恃菽水誰嘗乾坤傾覆日月昏茫哀原抱痛瞻望彼岡予季予兄相繼偕亡人生到此天命何常駒隙易過蟻羣自忙重來京師萬事滄桑嗚呼君今歸矣故土形藏我父我母迺殯他方嗟予小子中懷感傷不死而生年已逾强追惟往事摧肝絕腸感君一言永矢弗忘設祭柩前辭愧弗莊君如有靈丹旐來翔

祭朱肯夫先生文

維光緒九年三月二十八日門下士孫葆田謹以清酌庶饈之奠遙祭於座主　清故詹事府詹事朱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去矣吾黨將安歸邪昔在先人之喪予小子匍匐無依先生爲求孫琴西太僕曰是吾庚午所得士百四十人中獨能蠢解文詞葆田以此受知太僕卒歸先人靈輀而尤心感乎先生之殊知往歲先生視學入蜀恨不能負笈以隨中閒嘗兩奉手諭所亟論者西北邊陲要務與近代講學家一二經術大師蓋深憂

葆田之孤陋廢學而終甘棄遺會幾何時而先生遽易簀於斯（初稿作太僕既歿而先生繼之係當時傳聞之誤）　痛哲人之云亡奄一去而莫追茫茫斯世知己復誰嗚呼如先生之志事其能傳與否猶未敢期而況葆田之偃蹇無狀能不感念疇昔爲之臨風而涕洟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文正公文

惟光緒二十三年八月戊午朔越祭日己巳門下士孫葆田謹以清酌庶羞之儀致祭於　誥授光祿大夫晉贈太子太傅文正夫子之靈曰嗚呼公今逝矣天下事尚可爲耶　朝廷以司馬君實待公而公竟不獲少

延歲月以有補於時耶歎梁木之忽壞悼哲人之云萎蓋上以爲天下痛而下亦不僅自哭其私今夏五月小子自河南趨視公疾荷公再三納見於細帷語及當時之多故未嘗不涕泗而齎咨及小子即別而東公謂尙可重晤乎益深歎賜來之何遲小子吞聲飲泣謂天必保佑我公願公強食而就醫嗚呼孰謂天不慭遺一老而師弟子亦自此永遠爲訣離昔蘇子瞻之祭歐陽文忠以爲赤子無所仰庇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彼北宋熙寧之世雖賢姦竝進其事勢似倘未至於斯嗚呼今則不幸幾親見之矣子瞻不又云乎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也方去歲之冬公再奉　命入贊綸扉小子狂簡輒寓書以賀爲規謂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而君子小人宜愼辨於幾微在明道之君子爲國家培元氣而言利之小人足爲天下開禍機公不以所言爲謬而獨惜其不復出以備驅馳嗟嗟隸公門下者多矣其能繙公志事者爲誰當公在日世或以茶陵相訾其知者以公爲保全善類而不知者猶疑公爲進退委蛇迄今益棺論定雖强戎走卒亦共信其名節無疵念小子自忝列門牆由今追昔二十有四年於茲當甲乙兩歲實所遺多

危攀　龍髯而莫逮又風木之徒悲此後飄搖者數載雖嘗辱公屢許固自慚其忠孝兩虧矧公今日之不可再起而吾黨其誰與歸獨千里而奔赴敬匍匐以陳詞嗚呼　文宗　穆宗實倚公爲湯劉朱杜非獨爲當今　聖主之所知公今侍　列聖於在天其忠藎不昧必有以默牖　帝衷而大起兆庶之瘡痍則天下事其猶可爲乎嗚呼小子言止於此惟公其實鑒之

祭座主徐季和夫子文

惟光緒二十五年八月丙子朔越三日戊寅門下士孫葆田謹以清酌庶饈之儀致祭於　誥授光祿大夫先師侍郎夫子大人之靈曰嗚呼先生知葆田今日之來否耶先生之以書招葆田也固嘗至再至三實始自丙申與丁酉而葆田牽於人事時越三載竟不果來以承教於左右今雖千里匍匐欲奉顏面而無由此其所爲重呼負負而尤不僅於椎心疾首者也嗚呼痛哉先生之生實爲　中朝直臣第一蓋君子之所共推而尤爲小人之所深嫉今且變而爲列星而其志氣之光明乃猶如青天與白日葆田所獨心服者尤在今歲歲端之兩疏蓋幾如范忠文之啟建儲疏十九上而不欲宣者又幾如夢得之事宣仁以母慈子孝爲言仰先事而爲

之隱慮先生殷不求人知獨嘗以書諭葆田曰惟我與爾夙同此指汝其蘧來吾將汝視嗚呼豈意葆田遣隔濟南復書未至而先生遽身騎箕尾耶嗚呼痛哉人閱世而境遷葆田自忝列先生門下於今蓋三十年其始偕先生同典鄉試者朱先生則亦以試事委歿於四川葆田雖嘗爲文以祭每深媿未能親奠几筵往歲浙江之約適因赴弔太傅文正公又旋遭家患遂不克終踐其言今文正師薨未三歲而先生又繼之芒芒斯世知己復誰歎天道之莫測悼哲人之云萎要其不可掩者身雖沒而名猶存後千百載有欲求　大清直臣故事者當不出乎先生之志之文葆田不敏敢逃來遲之罪與其所獨得於先生而尤堪心痛者以慰幽魂嗚呼哀哉尚饗

祭陳祜曾文

惟光緒三十年歲次甲辰正月二十五日孫葆田謹以清酌庶羞之儀致祭於陳君祜曾之靈曰嗚呼人誰不死死而使人人見思斯爲身沒而名存自我僑寓此地知我禮我與我稱神交者惟君奈何遽先我而去能弗爲之潸然出涕而沾巾當去歲五月我方有猶子之戚乃忽於友人所得君凶問我初疑所傳之非眞既乃得君家訃啟始歎天道之果不可以理論嗚呼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今而知其事誠不出人而我尤不能忘懷者乃在昔歲乙未之春其時同在萊郡者王文敏公與松谿檢討俱已去我而爲神而君今復繼其後則東邦有事將誰屬吾直欲上叩乎帝閽又憶庚子夏秋之際變起畿輔　兩宮蒙塵惟君與我相對涕泣恨不能執干戈以衞　社稷有媿　大清之義民曾未兩載而余弟卒於任所余旣護喪來返君猶躬弔於其門嗚呼君今已矣覩強敵之紛爭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而我獨塊然其誰親嗟嗟君雖有志未伸而克承厥志者猶有賢子與文孫孰若我奔走衣食乃爲鰥爲獨之一身嗚呼君疾吾不及視君葬吾又弗能送故謹於出遊之前三日敬奠一樽用是略敘平生以抒余痛以慰幽魂君而有靈尚其來格而來歆嗚呼哀哉尚饗

辭赴安徽呈子

竊葆田籍隸榮成今寄居濰縣由刑部學習主事改歸進士本班選授安徽宿松縣知縣調署合肥縣知縣光緒十四年冬請假修墓開缺回籍嗣因前撫院張公與今安徽撫院福公在山東任時先後延聘主講尚志書院因比年積受溼氣病傷兩足客春力辭講席閉戶養

疴茲於本月十五日接奉撫部院行知恭閱邸鈔光緒二十二年四月初八日奉　上諭福潤奏調員辦理勘丈地畝等語山東進士前安徽宿松縣知縣孫葆田著山東巡撫飭令該員迅速前往等因欽此跪聆之下無任悚惶伏念葆田一介寒儒去歲荷蒙　聖恩賞給五品卿銜有篤行紳士之　褒嘉每思勵行修身保全晚節上可以報　朝廷下不失爲鄉里善士不意衰病漸生遂成廢棄茲乃欽奉　論旨感激驚懼罔知所出夫人臣之義聞　命卽行矧屬末僚何敢顧惜微軀不以馳驅自許惟是量而後入小臣亦有進退之節引疾求罷　聖朝每多曠蕩之　恩今葆田欲勉效奔走則足弱不利步趨況又事屬勘丈地畝非明於計算析及秋毫亦萬難勝任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葆田賦性迂拘雖曾任縣職於平準之書未嘗學習又竊聞皖省田賦之弊在報災在報荒而非必地畝之多隱匿紛紛清丈適滋擾累方今時事多艱大小臣工宜亟思保民之術以發政施仁爲先務如孟子所謂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是在良有司之善奉行耳皖撫福公與葆田疊歲有賓主之誼固習知葆田迂遠而闊於事情今又加之以足疾勢難策杖而行反復思維惟有據實呈報並附陳

所見伏乞老父母就近驗明病狀據情轉詳應如何奏報之處理宜靜候察驗施行

與濰縣呈子

爲足疾未瘳身難應　召恭陳愚悃敬懇轉詳事竊惟聞命卽行者古今之通義易退難進者臣子之本懷某猥以在籍人員荷蒙　聖恩賞給五品卿銜其爲感激豈徒願效馳驅前因安徽奏調勘丈地畝當經呈明染患足疾不良於行請免調往在案比年雖醫治稍愈仍未能行止自如茲於本月初一日接貴縣移知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蒙撫憲札開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專弁附奏遵　旨查明前合肥縣知縣孫葆田等在籍一片奉　硃批孫葆田張奉先均著送部引見欽此欽遵知照前來某跪聆之下彌切悚惶自惟一介庸儒十年薄宦本因修墓而乞假非敢託疾以爲名特緣年屆六旬筋力已艱於奔走屬又病傷兩足觔書更畏夫往來且方今時事多艱所求者通達時務之輩而某迂疏寡效所習者講明正學之傳與其顛躋於他時曷若退藏於此日在微臣得守出處之分幸聖主每多寬大之恩儻　朝廷欲聞其讜言則願效芻蕘以自獻庶草野得竭其愚悃亦借攄葵藿之素誠遂

封呈當今急務一摺擬懇轉詳大中丞據情代奏不勝幸甚肅此具呈伏乞查照施行

上山東巡撫辭免召命並陳急務呈子

在籍五品卿銜前安徽宿松縣知縣某爲恭辭　朝命敬獻芻言懇祈代奏事竊某自甲午冬辭尙志書院講席寄居濰縣閉戶養痾今已四年前因安徽奏調勘丈地畝當經呈明染患足疾不良於行請免調往在案比年雖醫治稍愈仍未能行止自如茲於本月初一日接濰縣移知十一月二十七日蒙臺端札開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專弁附奏遵　旨查明前合肥縣知

縣孫葆田等在籍一片奉　硃批孫葆田張奉先均著送部引見欽此欽遵跪聆之下驚懼交幷伏念某一介庸儒猥以在籍人員荷蒙　聖恩賞給五品卿銜並有篤行紳士之褒私衷感激常思奮不顧身以仰酬　朝廷知遇奈因福薄災生偶疾難望遽瘳再四思維惟有據實陳請乞暫緩赴部俾得及時醫調不勝幸甚抑嘗聞之士雖無位猶欲以言報國以某前曾備職部曹今又蒙　恩得帶卿銜私慕西漢壺關三老上書之義竊念天下事有不可不豫籌者謹呈當今急務密摺一通雖自知其非分實意切於盡忠用敢冒昧繕呈俯懇大中丞鑒察據情代奏以備芻蕘之采毋或壅蔽不得上聞幸甚幸甚如因違例獲罪則某雖死亦所甘心不勝悚惶之至肅此上呈

上毓中丞言事呈子

爲夙疾未痊　聖恩莫報歷陳顚末恭懇查明附　奏事竊葆田猥以在籍人員荷蒙　天恩賞給五品卿銜並有不求聞達之褒獎私衷感激常思保全身名以仰酬　朝廷知遇前因安徽　奏調勘丈地畝當由濰縣呈報素患足疾不良於行懇免調往經前巡撫部院李

　奏咨在案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接濰縣移

知蒙前巡撫部院張札開照得本部院於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專弁附　奏遵　旨查明前合肥縣知縣孫葆田等在籍一片茲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差弁齎回原片內開奉　硃批孫葆田張奉先均著送部引見欽此欽遵葆田即於十二月初五日呈明前患足疾尙未痊愈由濰縣轉詳巡撫部院乞暫緩赴部並呈當今急務一摺敬懇查看代　奏在案光緒二十五年正月初五日奉到前巡撫部院張公文將原呈一概發還飭令自行赴京呈遞葆田遵即趕緊調治擬俟足疾稍愈即行起程復於正月二十日奉到前巡撫部院張公

文丙開正月十二日奉　上諭上年山東被災各州縣情形甚重大河以南竝春麥亦未能播種民閒尤爲困苦冬振雖已次第舉辦而今春振撫爲日方長必須遴派妥員切實經理方足以收實效濟南府遺缺知府潘民表在籍紳士孫葆田鄭杲皆勇於任事物望素孚卽著張汝梅飭令該員等專辦春撫事宜周歷災區覈實經理欽此欽遵轉飭前來葆田因事關振務自應力疾從公仰副　朝廷恫瘝在抱之意比卽籌備資斧先由濰縣報明起程日期卽於正月二十七日勉强就道詎意行至鄒平又因下車時跌傷右足醫治兩日稍能步

履乃以二月初三日到省城會在　欽差查振大臣前具呈敍明足疾加劇深恐辦事竭蹶竝歷陳本籍紳士只可散放義振不宜攙越公事等情旋於二月初九日接前巡撫部院張公文乃憑振撫局詳請檄委何道昭然分往歷城長清等七縣葆田分往齊河禹城臨邑茌平平陰肥城東平等七州縣又刑部員外郎鄭杲分往汶上濮州等七州縣候補知府吳中欽分往惠民濱州等七州縣候補知府李馨分往齊東王家岡場等五縣一場督同查放各等因葆田竊思前此欽奉　諭旨專辦春撫事宜本止有官紳三人今既經該局詳請添派外來道員何昭然與本省候補知府兩員是人數已足相當葆田本因足疾加劇未能如潘守之赴京引　見方將引朱子以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之例上書力辭況又身在事外竝不知某處查有災黎多少某處發振款若干某處印委均係何人欲經理而無由雖周歷其何益卽使如振撫局所擬勉供驅使亦斷非病軀所能勝任當於初十日具呈自劾繳還照會原文竝請委員驗明病狀是否屬實遲至十五日始行出城移疾就醫迄今又逾半月服藥數劑仍無起色行止竟不能自如爲此歷陳顚末恭懇查明附片具　奏以申下情而免

重咎不勝幸甚再葆田所擬封事書生愚昧之見自謂實當今第一急務謹具正副二本附呈以進可否查看删削代　奏之處伏候鑒核施行須至呈者

校經室文集卷六

光緒己丑御史屠仁守以言事罷官合肥縣知縣孫葆田以微法不撓引疾去一時士大夫之所稱道不曰梅君則曰佩南洎予通籍梅君則已主山西令德堂講院余固不得見之也宣統庚戌余由青州調守濟南始克見孫君於山東通志局時張漢三廉訪以泰東濟武臨道兼志局提調予副之皆與君相契月必數見君見輒流連竟日會歲暮君將歸濰賜余往送其行見其治裝凡日用瑣屑之具畢備訝之君爲言頻年喪亡相繼弟姪蚤世嗣子又不祿僅諸孫依母以居己則孑然一身修脯所入資以贍細弱且爲理宿逋因笑謂余曰是所

謂鰥寡孤獨萃於一家者也余聞之惻然乃別不十日君竟奄化以去也悲夫君夙治古文顧無自定稿毛稺雲觀察搜之其家共得文若干首將由圖書館刊行以國變中輟余避地青島張漢三廉訪避地香港均以君文散佚爲憂去歲獲交章一山太史知劉翰怡京卿蒐刻昔賢著述遂因一山太史商諸繆筱珊前輩介於翰怡京卿以廣其傳於是君之遺集其未刊於圖書館者或不至終於湮沒歟而翰怡京卿於斯文將喪之時力任此舉俾余與漢三稺雲藉以無負於死友則尤余所永矢弗諼也乙卯夏五月前史官黃曾源跋於青州寄寓

校經室文集補遺目錄

國朝漢學師承記序
周易象解序
古文周易跋
卜氏族譜後序
張氏新譜後序
楹書隅錄後序
魯巖所學集後序
周文忠公制義後序
翟氏家集序

重脩南陽節義祠記
恭跋月令七十二候詩畫冊（代澂甫貝勒作）
題徐氏闡幽錄
重修仲子祠堂記（代李子和河帥作）
上李□□觀察書
上孫琴西方伯書
答李仲彭部郎書
乙未仲春寄李鑑堂中丞書
寄李鑑堂中丞書
與李鑑堂制軍書
覆許士衡孝廉札
覆許士衡孝廉札
覆許士衡孝廉札
丁稚璜宮保六十壽序（代文式甫中丞作）
尹菊田太守八十有二壽序（代匡鶴泉侍郎作）
寶玉峰先生六十壽序
陳倩丞中丞七十壽序
張母某太孺人七十壽序
誥封太恭人于姻伯母劉太恭人七十壽序
黃母楊孺人家傳

勅封修職郎朐始縣訓導曹君墓碣
四書養正序
胡氏續修宗譜序
雪樵詩存後序
怡養齋續集序
葦廬遺詩序
樨香山房詩鈔後序
昌黎落霞琴搨本跋
吳君仲霖暨德配曾恭人六旬晉一雙壽序
前浙江候補道李穀宜封翁六旬暨德配汪夫人

雙壽序
誥授奉政大夫郭湘帆先生暨德配陳宜人七十雙壽序
嚴望皋先生夫婦七十雙壽序
蕭母何太恭人九十壽序
誥授榮祿大夫二品銜前湖北漢黃德道武公墓表
書錢大昕重刻孫明復小集序後
孫明復小集跋
書侯官謝退谷先生教諭語後
論策台鈔簡編序
望溪文集補遺跋
誥封朝議大夫許君墓誌銘

校經室文集補遺

榮城孫葆田著
吳興劉承幹校

國朝經師漢學師承記序

余既敘錄漢人經義又爲之說曰　國朝言易自惠氏言書自王氏江氏言詩自戴氏言禮自張氏江氏言春秋左氏傳自惠氏學雖不同要皆以漢人爲宗發明古義玩經文而得其大體余故取之嗟乎自利祿之途開而士皆弊於俗學無復爲實事求是之義昔人所謂漢儒訓義優洽獨得聖賢遺意者世皆棄之如遺元明之世益尤甚焉天奮　聖清經學昌明乾嘉間經師繼起明象數考制度審聲音發訓詁之學相承不絕於是儀徵阮文達公總集爲　皇清經解彬彬乎備漢京之鉅觀已然惑者既失精微而一二承學之士鄉風隨流因識體要分文析字一義之殊攷究至數十百言安其所習終以自蔽如劉子駿所譏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其弊乃至今向在也往時江君藩實爲漢學師承記而文詞多蕪無條例可尋予爲倣漢史儒林傳撮其大要著於篇　國朝言漢學者以大江南北爲最顯要之言儀禮自濟陽張氏爾岐故崑山顧亭林

爲之語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言春秋左傳自鄒平馬氏驌故顧氏一見其書歎曰必傳之作也馬氏同時有掖縣王爾膂讀經宗漢學以爲易荀虞亂於王輔嗣書馬鄭亡於僞孔氏春秋賈服淆於杜元凱其幸存者詩毛氏禮鄭氏公羊何氏耳窮經以毛何鄭爲主庶乎可矣後百餘年而曲阜孔廣森撝約治公羊春秋爲一代絕學焉撝約同時益都李南磵文藻好博覽不爲世俗學德州梁鴻翥窮老治經月必誦九經一過鄉里目爲癡人文藻爲之延譽遂知名於世又有曲阜桂氏馥深精小學撰說文解字義證最後有棲霞郝懿行撰爾雅義疏皆究心古訓以踵前儒之盛軌漢書云齊人好經術魯俗上禮義重廉恥雖去聖久遠其好學猶愈於他俗今並書於此以俟當世儒者論列焉

周易象解序

吾友王菊人明經以同里楊君所撰周易象解屬予爲序其撰述大指見於君所自序者詳矣古人書不兩序君獨要取於予言哉記予幼時嘗見一老儒說易專主象數心竊以爲新奇可喜既乃知其本於明儒來氏因取來氏書讀之更進而求漢儒得近人所輯鄭荀虞諸家易說亦嘗粗識其梗概最後讀　御纂周易折中於漢儒宋儒皆酌取其平所謂道契羲文心符周孔後之說易者可以無異辭矣夫易說愈衍而愈繁古聖人因卜筮以示教故於六十四卦大象皆曰君子以之今乃穿鑿傅會拘拘焉以變互錯綜爲言是聖人教人以作易而非教人用易也矣昔朱子嘗言易本爲卜筮而作其言皆依象數以斷吉凶又謂上古之書莫尊於易易是尊陽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虛之理然則離象以言易固不可而非深明乎消息盈虛之理則於其象必不免穿鑿傅會固猶未能眞得聖人之本義也

予觀　四庫書目易類書錄至一百五十九部一千七百四十八卷而存目之書乃多至三百十七部二千三百七十一卷可謂繁矣楊君是書與明劉氏濂易象解取名偶同吾不知世有續成經籍考者將舉君此書與來氏集注並傳耶抑第與存目耶聞菊人言君於易象亦精研三十餘年予之荒廢此經久矣讀君是書輒興加年學易之思故述幼時所習以坿君撰述之末又竊有感於時事以爲尊陽抑陰進君子退小人乃古今之通義君既深明易理異日願更因菊人就君質之君其以予言爲何如光緒戊戌春正月

古文周易跋

昔朱子守臨漳日有四經四子之刻四子卽今所謂四子書也四經則易書詩春秋而易用呂氏考定古文兼附音訓蓋欲使學者玩心全經涵泳白文而勿泥於象數訓詁其意善矣顧原本今不可見予嘗得一明刻本爲武昌朱廷立校刊其篇章分析如右今輒爲補刻以貽學者又附刻音訓於後以符朱子之舊云按古周易十二篇見漢書藝文志顔師古注云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班氏以爲宓戲氏始作八卦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又曰

孔子晚而學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傳卽十翼也故周易有經有傳其來舊矣先儒謂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自漢費直始漢末鄭康成之徒始合經傳爲一至王輔嗣注易乃悉分彖傳象傳以附經故曰古經始亂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唐人爲周易作正義用王弼注本而十二篇之易遂亡夫經遭秦火易以卜筮獨存不幸更爲漢儒所亂致後世學者不獲見商瞿以來相傳舊文有宋大儒始起而釐正之乃近日言經學者動欲尊漢抑宋於宋儒所訂雖是而亦幾沒其考證之功人心之陷溺若此可勝歎哉明刻繫辭上傳移天一至地十與天數五地數五二節於大衍章首雖本漢書律厤志與音訓本同然非繫辭傳舊文次第今則仍從古本非敢擅改經文也其他經傳正文悉依　內府仿宋槧周易本義校正亦閒與新刻音訓不符如屯六二屯如邅如今仍作遭謙上六利用行師征國今本仍有邑字與唐石經合此類頗多讀者當自能辨之

卜氏族譜後序

自譜牒之學廢而聖賢後裔有莫知其世次者矣予觀歐陽文忠與曾子固論世族書以曾元之曾孫樂爲漢都鄉侯又四世曰據避王莽亂始居豫章考之於史皆

不合因疑其久遠莫稽蓋未嘗不歎歐陽公之詳且愼也及觀湘鄉曾文正公自稱其家譜亦以據爲南遷之祖則知其沿誤所從來久矣濟南府學訓導卜君爲先賢卜子後裔一日奉其所爲族譜屬序於予予讀其譜中所序以漢御史大夫式爲七世祖自先賢而下則莫詳其事跡但記名字而已按漢書第言式爲河南人譜以爲先賢七世孫不知其於何所取徵大抵亦如曾氏之自有家譜爲世代所傳也其稱先賢爲衞人則本諸家語蓋今館陶縣西南七十里有西河寨河上村有卜夫子祠世儒或以爲先賢故里正禹河故道所經故有

西河之號而禮記檀弓疏引鄭氏仲尼弟子傳以先賢乃魏人鄭氏注西河爲龍門至華陰之地考水經注河水篇徐水出梁山東南經子夏陵北東入河河水又南經子夏石室東南北有二石室臨側河厓卽子夏廟室也鄭氏注與鄭氏所說魏地地同豈先賢爲魏文侯師歿而葬於是與抑以西河地名偶同後人因有所傅會與至唐宋而後或稱衞侯或稱魏國公則亦有不能詳審者矣夫先賢之在聖門以文學稱而其言載於論語者則必以篤信謹守爲歸近世攷證者沭其源亦出於文學之科而其弊也攻人之失炫已所長以爲名至穿鑿附會說乃愈出而愈歧則亦思識其爲君子儒爲小人儒哉卜君年逾七十猶孜孜好學所爲譜謹據家世所傳自先賢後十世具詳其世次名字予於譜牒之學甚疏故無由爲之攷證獨以君自定其先爲衞人則今荷澤縣北十里卜堌都益其故地云

張氏新譜後序

張君丕欽以其所爲先代譜牒示余而屬爲之序張氏先世爲湖南清泉人君高祖諱某實爲廣西馬平縣丞因家焉再傳至君祖振威府君由武舉起家立軍功川楚躋仕至雲南提督由是馬平張氏爲世族張氏世故有譜丕欽少隨其考都司君至登州咸豐五六年閒都司君從征安徽歿於皖城馬平故籍時亦爲賊窟君兄弟勢不能歸乃卜葬都司君於蓬萊縣西山治廬室城中以處丕欽今故爲蓬萊人矣張氏凡再遷至登州中更兵亂室家蕩然其譜牒無復存者故君所爲譜自其身追而上之至於四世而止昔程子嘗論廟祀之禮謂人本乎祖服制以高曾相屬則時祭宜及高曾而以冬至祀始祖遠祖至朱子則於始祖遠祖不敢祀者慮其分之遠而誠意不能上屬也眉山蘇氏族譜獨詳其高祖以下生卒年月諱某娶某氏仕不仕皆書而他則遂略之古仁人孝子之用心如此余考古昔譜牒之法所以明受氏之原上以奉宗廟而下以示後世也周時小史奠繫世其職最重蓋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世家而人臣功德尤異恩寵錄其子孫則因所生地謚字以賜姓氏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別子一謂諸侯之子始適異國爲大夫者其子孫則奉之爲始祖今丕欽祖父皆有食祿於　朝其歿也皆有　賜葬之典而丕欽兄弟又以同知知縣候選用矣卽引古昔制禮之義奉祖禰爲不遷之宗可也況推其淵源所出又不止於二世哉君嘗爲予言始爲都司君營葬西山慮不獲善地嘗獨

騎一馬攜鏟具䭾騾原野與形家周覽山川高下期得吉壤而後止都司君葬後數年丕欽以優行貢入成均
廷試得知縣職然則張氏新譜之族之大又將自丕欽始矣丕欽本生祖考諱某振威府君弟也振威府君再傳無嗣都司君以丕欽爲之後故新譜自二世而下有二昭二穆始丕欽爲此譜獨得自兄雲生所口述以舊牒無徵又不詳其先四世所自出意若有不慊於中者予故頗採先儒議禮之文又爲詳論其譜系之所自而益喜闓君之樂道其家事也用以勸賢者子孫宜更有大興者於是爲之序而歸之

楹書偶錄後序

曩者葆田在京師與伯羲祭酒論　國朝人撰述獨目錄之書自乾隆以前不多見何哉伯羲曰此殆彼時文禁嚴故也因歎近年江浙諸行省迭遭寇亂典籍散失今所傳私家書目如常熟毛氏錢氏泰興季氏鄞范氏其僅存者大率有錄無書獨吾鄉聊城楊端勤公仕道咸之際生平尤好聚書所收藏數十萬卷多宋元舊槧閱故翰林侍讀勰卿先生早承家學嘗著楹書偶錄凡若干卷稿藏於家先生之子鳳阿吾同年友也時官中書舍人伯羲遂屬予爲介借稿錄副由是楊氏藏書目稍傳於時矣其後吳縣所刻士禮居題跋既出讀者疑之蓋黃氏故無成書稍是錄搜輯附入各卷內或乃逐易其名謂是編所錄盡出士禮居甚矣葆田嘗讀梅伯言郎中所爲楊公家傳述同時人語曰吾向以至堂好藏書今乃知其得一書必閱一書也至堂端勤公字也梅郎中又謂公治文書畢卽手一卷其守身一以宋儒之禮法爲歸而名物象數聲音訓詁亦勤懇研究昔姚姬傳先生嘗歎近世言漢學者無宋儒苦身力行之學如公乃庶幾兼之矣葆田不及見端勤公而以年家子之誼獲侍勰卿先生於京寓故知其家學淵源甚悉今

先生沒逾二十年會鳳阿舍人已改官戶部暇日乃卽原稿重加編輯詳校付梓刻既成以書寄予濟南屬爲後序予與鳳阿今日盍皆所謂不能讀父之書者觀先生是錄以楹書爲名其能無有感於中哉鳳阿又述先生遺言謂漢與宋無殊途學與文非兩事將來可望有成者惟不肖葆田而已葆田深愧乎其言讀是書益不能不爲慨然以興也歲月易邁追思與伯羲談論時亦十有七年矣其尤可慨也夫光緒丙申冬月

魯巖所學集後序

河南張先生諱宗泰其先偃師人後徙居魯山因自號

曾嚴嘉慶丁卯舉於鄉是科主試爲寶應朱文定公與閻陳編脩壽祺編脩世所稱恭甫先生也初相見卽勗以窮經又目爲河洛英奇之士中州自二程夫子得聖道之傳歷元明至今理學號爲極盛學者稍知讀書非道學遺緒弗語也乾隆時偃師武虛谷先生出獨以訓詁考證之學爲世推重今所傳授經堂全集幾欲奪漢人經席矣張先生與武小谷爲同年其名亦相埒小谷官江西知縣有循吏稱先生則以博士官終其身於四部書目手披目覽昕夕不厭每讀一書必鉤稽其得失校正其同異字櫛而句剔之而一以　四庫全書提要

爲宗主可謂好學者矣予始從友人處見先生所校太平寰宇記歎其精審既因劉小周孝廉識先生從孫子溫明經閒出是編相贈並屬爲校訂予問先生所校諸書大率散佚無存其家亦再經遷徙矣子溫爲新科選拔恂恂有儒者風其言是集乃先生手自編定刻成尚未及釐正予觀卷首有阮文達公書稱先生爲天機清妙知先生學尚質實非如世人之炫博矜奇也披集中稱引他書亦時有小誤如刊古易音訓者爲宋氏咸熙而疑爲嘉熙年號之誤王行儉紂見明史陳士奇傳而謂名見明詩綜亦所謂知者千慮之一失與惜予不能如先生之好學旁通交推爲盡證其訛失也子溫屬爲弁言予披古人書不兩序觀先生自序有云此編將以砭前人之誤然耳目有所未周安知不以砭前人之誤而自增其誤嗚呼先生之虛心如此卽其所學可知矣予既重子溫之請乃書此以爲後序時光緒丁酉夏初

周文忠公制義後序

葆田自始識爲文字卽知有東阿周公近代學陽明之學者也咸豐初先人自濟南傳寄公與其同宗二南先生書葆田讀而慕之又數年聞公薨於軍中　天子下詔褒卹特謚文忠公本由進士出身起家縣令官至總

督　國朝官不至大學士並未入翰林得謚爲文者惟公一人而已而公易名之典實出自　文宗特旨蓋其經天緯地之略與危身奉上之誠獨契　聖心久矣非第以道德博聞爲重也同治中先人服官湖北葆田隨侍至武昌嘗登黃鶴樓見有題胡文忠祠者於公有今昔之感又知　公遺愛在荆襄愈久而愈不忘也迨光緒丙戌丁亥閒葆田承乏台肥廬州公舊治也其故老猶能言公政績與治軍旅遺事惜予未暇爲文以紀其實及予解組歸里遇公曾孫某於濟南訪公遺著與公歷任封疆奏議皆未刊行文稿獨藏其家且言公有遺命

不欲以文字顯於世故身後未嘗乞人爲誌銘云去年秋葆田遊大梁乃獲與公孫世臣遊世臣由翰林改官爲縣令磊落負奇氣與葆田往還既久乃出公制義二册屬爲校定凡文若干篇皆公登第後作也卷首有公自序作於嘉慶丙子迄今八十餘年矣序言當時困心衡慮日甚因讀陽明書體信之久愈見其精密有本始信聖人之道蓋在乎是嗚呼公於陽明之學豈獨慕其書哉實欲因是以探先聖之道而以體諸身者見諸行事故其發爲文章不求合乎古而自與古人會異時節義勳猷皆基於此如公可謂不欺其志者矣竊嘗歎陽

明氏之學直揭良知實爲一時人心救其弊其與程朱亦猶伯夷承伊尹之任獨矯之以淸難制行不同而皆無愧於爲聖故自明以來讀其書慕其志節事功而興起者其所成就必能卓然有異於常人如公是也夫明自三楊[illegible]畏於爵祿士大夫專鶩功名不知廉恥爲何事陽明目擊而心傷之直指人心以矯當時之失非有志於聖人而能卓然不惑如是乎而世儒乃或與異端同譏斯亦過矣公旣以陽明之學爲宗其所爲制義光明俊偉亦與王氏爲近蓋得天地陽剛之氣者葆田樗昧寡學固不足以識公文而自幼至今幾五十年仰慕公之志事已久今幸附名於簡編之末故追敘所聞所見又采名儒通論以俟知人論世者之尋省而於世臣屬爲編次之意則不敢有所去取蓋公文之高古非今世所謂制義也世有知言之君子可以覽觀而得焉時光緒丁酉夏初

翟氏家集序

掖縣翟氏爲東萊望族世有聞人嘉道閒文泉先生以文學重於時既成進士以母老不仕陳文恪公薦授京職亦不赴過地方公事則見義必爲晚歲著述甚富其行世者有五經歲徧齋校正書數種及叢篇十五卷年

八十有三以卒鄉人公請祀鄉賢得　旨俞允先生沒至今四十餘年矣元孫震起裒所著詩賦古文若干卷將付梓而先之以贈君卧雲齋詩鈔贈君先生父也諱明爲掖縣學廩生以先生始官黃縣教諭贈儒林郎先生之子曰齊字青野卽震起曾祖由優增生考授鴻臚寺序班署主簿咸豐元年舉孝廉方正所著曰五星硯齋詩文存別有五經蒙拾二十卷鴻臚君長子曰熙敬積學早逝有南陽廬存稿次曰熙工卽震起祖父歲貢生同治元年舉孝廉方正以直隸州州同用著有易漢學延年編等書今所刻者靜壽山房詩存震起之父鴻

若亦著有習　經館詩存嗚呼觀於翟氏五世所著可謂詩書之澤長矣今震起方以徵貞需次河南朝夕幾不克自存而獨殷殷以表章先世爲志其亦可謂善述者矣古語云遺子滿籯何如一經翟氏世以五經爲訓詩文特其末焉者耳以此流傳於人人未必果副其所望他日倘能盡　編所著經訓予雖老尚思庶幾見之

重脩南陽節　義祠記

光緒二十八年秋南陽府重脩節義祠成知縣事潘君以書屬張孝廉嘉謀請余爲記余問祠名節義奈何則謹對曰始明　成化閒知南陽府段公堅始建此祠以周

文母太任爲正祠而公父文伯母敬姜與孟子之母爲配自其姜以下凡可以翼化正教者皆繪圖兩廡壁間而綴行實於其下事詳　大清一統志及河南通志明崇禎末祠燬於寇　國朝康熙三十三年知南陽府朱公璘乃改建今地謂文母非後世郡縣所得祀又考册府所載漢光武姊元沒於亂兵追封節義立廟南陽節義之名蓋本諸此因進公主於祀而增祀陰瑜妻荀氏張中丞巡姊嘗時號爲陸家姑者二人皆南陽郡人也乾隆中當事嘗一新之而縣故有烈女祠土人見諸旌表列女或附祀此祠中故亦呼爲烈女祠云其後郡縣皆立節孝祠而此祠遂廢不治今潘明府重脩此祠所以勵風化而示久遠其用意甚善葆田曰然　國朝禮制郡縣學旁皆建立節孝祠祀節烈婦女與忠臣義士孝子悌弟並凡非通祀之主則於死事地方祀之漢節義長公主遇難小長安小長安在今南陽縣南境內其與敬姜孟母並列正祀固宜其他從祀列女亦宜悉如舊祀不廢抑予考唐天寶時詔郡縣所在立孝婦烈女祠宇而太姜太任太姒三世及敬姜孟母並稱孝婦祀焉又按周頌雝詩所稱文母實爲太姒昔周之興文王化行南國后妃太姒與有助焉故二南之詩雖婦人女

子亦皆有士君子之行漢廣汝墳行露諸詩是也而行露一篇或傳爲申人所作申於今爲南陽縣地蓋其風教所由來久矣南陽風俗自昔號爲醇厚予聞同治中嘗一歲　旌表節孝貞烈婦女至二百餘人今城中節孝祠所祀者是也邇者纂脩縣志所採又幾倍焉朱穆所云家有貞婦戶有孝子不信然歟夫節孝祠爲今州縣之所同而節義祠元祀文母以下惟南陽有之爲他州縣所未聞段公之建此祠也其是否原本唐典吾不得而知要其推本王化之始基婦教之極則取法乎上而用意深遠其所以厚風俗而勵人心者豈淺鮮哉潘

君葺而復之亦可謂知治本矣豈惟是舉莫敢廢之常義云爾哉是祠旣稱文母當並祀太姜太姒當日毀公或未之考云潘君名守廉濟甯進士監脩此祠者爲鎭平戴廣恩例得附書云

恭跋月令七十二候詩畫册（代澄甫貝勒作）

謹案　高宗純皇帝御製七十二候詩大而課織勸農精之格物窮理　天章爛然非獨義該堯典授時之命詞勝豳風流火之篇實足爲億萬世　聖人圖治之典則是册因詩爲圖凡七十有二章舊分四册後佚去秋冬二册（臣徵）授工補繪恭錄　御製詩於前合舊所存裝成二帙攷　高宗製此詩在乾隆己亥春故　欽定詩本有節令祥禫遊猶懶月令搜吟擬闕填之句蓋當時　萬幾餘暇　親擷天藻尤想見　無逸作所之心焉今此册之就適當　孝貞顯皇后升祔禮成詩述成王朝廟之詩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又述羣臣進戒之詞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臣徵）敢因是册敬紀所聞以備　聖主訪落之採

題徐氏闡幽錄

趙君文運自濟南以闡幽錄一編寄予大梁講院曰先生嘗與人爲善願得先生序以爲徐氏先德光也予甚

愧乎其言按闡幽錄者徐君宗勉思表其先人懿行因徧求當代詩歌文詞自王公大人以至外裔能文之士所得凡數十百篇可謂多且善矣孔子告曾子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傳者謂忠孝道著乃能揚名顯親徐君由鴻臚寺序班爲父母請六品封至以鄉諡載入　敕命不亦善於顯親者乎而不忍沒其親之善必欲張而大之以傳於後世此闡幽錄之所由名與予觀篇首首載趙君所爲傳題曰篤行徐公予昔誤荷　天褒亦有篤行紳士之稱今且奔走四方曾不得與鄉里善人齒讀是編益尤不能無愧也其矣足爲徐君重哉光緒甲辰春三月

重脩仲子祠堂記（代李子和河帥作）

先賢仲子祠堂在濟甯州南四十里舊名横坊村今其地曰仲家淺在運河之右近村皆仲氏所居以爲祠建於唐任城令賀知章者仲里志之所記也迄今千二百餘歲代加脩葺自明以來則治水御史及督漕諸君皆爲之葺治近年海內多故漕渠亦有時過阻祠遂廢不復理　今上光緒三年予奉　命督河之次歲始至濟甯以春仲敬謁是堂仰瞻榱棟周視頹垣大懼無以昭崇祀之儀乃與賢裔博士某謀葺而新之前後得捐貲

若干屬某官某君董其役會是年河南北大旱歲饑天子特簡重臣以便宜振災黎予因奉　旨稽司河南賑務復有　詔權兼巡撫事以四年夏受代其秋再駐節濟甯博士乃過予而請爲記予覩前人之所記敘亦備矣今天下自太學以及府廳州縣莫不有廟庭以祀孔子其釋奠位次則固有亞於顏曾而特居兩廡諸賢之上者以其具聖人之體故曰哲如仲子其一也獨嘗念仲子在聖門既以政事稱而孔子之告孟孫乃僅許其治賦及仲子自言其志亦曰使民有勇而知方且必以介大國兼師旅饑饉爲言何哉世變既興民或失其

本業在上者無復以休養生息爲計卽幸而邊境麤安而因循怠惰其患常中於數十年之後故曰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善爲政者亦不患國之貧窮而務培民心近世士大夫矜尙經濟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及一旦師旅忽警饑饉薦臻蓋皇然不知所措者皆是也今宇內麤定人慶無事然而水旱盜賊之興何時蔑有近者豫晉二方之事可覩矣且幸際國家閒暇政刑猶不可不及時脩明又況巨寇雖平外患未息是所謂有勇知方之民正賴教養於今日然獨未聞有先事而爲之籌慮者此有識之士所爲隱憂太息而於先賢斯言尤不能不爲三致意也憶予曩歲由閩中入　覲涉江浮淮循漕河而上其時飛蝗遍野糧艘沮滯徐沛閒迨予舟抵濟甯城下獨未獲一登此堂嗚呼讀其書尙想見其人況今日入其庭親履其室能不興仰止之思乎抑又嘗攷先賢冢在古厥邑東城水經注以爲河水經鐵邱南卽近其地而仲里志謂仲氏在漢遭赤眉之亂始移家延就亭後遂聚族而居於是則此堂之設不過爲仲氏烝嘗之地而官斯土者輒能因時脩葺亦以見人心嚮往之誠無分於其時與地予獨怪劉氏說苑不知論語所言由也升堂何指顧謂仲子鼓瑟有北鄙殺

伐之聲至王肅遂竄之以入家語夫瑟聲之不和偶爾失節者有之而何得疑其有殺音且又於聲音之作亦崇南而抑北何與予生於北方讀聖人之書竊思變化氣質又嘗以不忮不求自勵故因博士之請附著此義尙俾後之人有以辨其惑而深思其義而以余俯仰今昔不禁有蹈厲奮發之氣其亦有以自警也

上李□□觀察書

葆田竊聞人有陷於井中者大其聲而疾呼行道之人弗辨也其鄉鄰中之仁人君子聞聲而往救焉比是人既出氣竭聲嘶不及謝而去他日其子復蹈焉勢已危

而聲且不繼見之者皆慮及髮膚之濡而莫肯一援鼎之仁人君子復遇之乃獨不憚涉險以相救若是者豈固欲其知恩而望報哉誠見其情之可憫而不欲視其人之無救而死也是所謂有不忍人之心也葆田今者之溺已甚矣望其救而疾呼于人聲且不繼矣煢煢在疚無攀援之私於當路去其鄉四千里而遙家有老幼二十餘人凡先人喪事之需百無一賴其情之可憫奚啻于溺水然且見之者亦未必不思相救也顧猶有濡髮膚之慮存焉如是而俟其人之幸能自出也殆矣伏惟閣下體仁行義以拯艱濟苦爲懷固將推不忍之心

而施仁政于一方者也曩歲葆田兩弟及兄子欲就試而無資閣下用先人一言之求慨然賜借白金二百是不惟救先人一時之急而又有大德于其子孫葆田何時而敢忘報顧于今誠力有所未能耳是以前日不揣冒昧輒復有私于執事既承盛誼又辱指示所以教道之者甚厚旬日之間奔走呼號一無所就嘗觀傳記所載范堯夫遇石曼卿事則心慚以悲士懼不爲曼卿耳世豈乏高誼如范公者今以葆田兄弟之不肖其見棄于人宜也若推閣下爲賜于先人之心則葆田今茲所處有不可不以情告者其猶溺水而望救于仁人君子

又奚暇計其舊恩之未酬與後此之果能必報哉古人有云誓心則然未敢謂能則葆田之所以矢報于將來亦惟其心不負天下之義而已葆田恐懼再拜

上孫琴西方伯書

葆田愚迂不達時務性獨好問學數年前從濂亭張先生遊蒙示曾文正公幕府舁同時諸名流書册始見年又所自爲詩心竊慕好之先時張先生亦以葆田名聞于文正公在金陵節署嘗招之往遊屬葆田奉親命歸山東未果其後遽聞文正公已逝則爲之潸然出涕以悲益以十餘年慕望之人又承已辱記其姓名而不獲

一見則信乎知遇之慳而當世大賢之不易覯也比歲葆田處京師時時見朱肯夫先生尤稱道年丈平生志事不容口且曰公子仲容子同年也他日　公入　覲來都子盍執贄往見乎葆田聞命而志於心不幸去冬先人棄養葆田今春奔喪來鄂孤獨窮苦百務俱廢前日因赴金陵求張先生爲誌墓之文先生乃曰方伯今之文正也子不可失此而不一遇旣乃賜之書而命之自通于左右尋承枉顧又以義不可造次旬日之閒問執事以休假爲請而葆田又方處憂困之中煢煢在疚無攀援之親于當路凡喪事之所急百無一賴是以徘徊

路隔不敢復進恐人之見之者將以爲有私于執事則非葆田願見之初心也葆田讀書學文二十年其制身亦不敢戾于古人顧以位卑名賤無利勢以動俗上之又無至行可以感衆其見棄於人人無惑也若其自惟立志之不苟則于所云行已有恥見賢思齊二者則嘗求似焉伏惟年丈有愛才好士之盛心使葆田于此必執素服不入公門之義以自阻是終不獲見遇于大賢而一就正所學所守之是非其與古人處憂患而問道于當世賢人君子者不亦異乎是故將欲進見而輒敢爲書請命冀左右少垂覽並獻近所爲文一首倘以爲

可教而賜教之幸甚干瀆尊嚴不勝惶愧

答李仲彭部郎書

去臘十有二日得惠書并試卷十本情深而語摯足下之用心何其勤且厚也葆田自金陵差旋以十月中旬回本任公私孑孑都無好況恆自念生平於倫紀蓋無一不有歉抱而所獨快足者曰師友之交非獨相從問業爲樂也乃至受知之名公大人亦莫不以古誼相期許既得此於所受因亦不能無望於同人蓋昌黎韓子有言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故凡吾輩之好學亦好其道焉耳葆田自幼習爲經術兼嗜古文詞年近三十始從武昌張先生遊得其指授家故有藏書數千卷皆嘗手披目覽數年前所遭不幸書籍舉以轉售於人去秋在金陵書肆見有五禮通考舊本亦吾家向時所有者曾一問其直若干後知爲足下所購私心喜甚非喜其他喜足下之能讀書所好乃與鄙人同也故於華簉臣見辭時曾以孫文定公集奉詒足下年少才俊處家門鼎盛之際不患不援魏科躋顯仕所難必者立志堅學術正交友得人耳觀韓歐集中所述名臣子弟類皆曰在父兄前未嘗有子弟之過而前代如二范有文集並傳於後乃無幾人至張敬夫以丞相子得與朱子

講明道學尤爲難及方今時事多故舉其大患不過如孟子所云無禮無學而人才之不足則無非在上位者無以作其氣而成其材葆田嘗聞長老言曾文正公爲翰林時每日皆自定課程以看讀寫作分時用功有時客至不送迎而五禮通考及經世文篇尤公生平所最服膺文正公爲傅相本師計足下得於庭訓者甚詳無俟葆田縷敘葆田所獨期者因前見足下鄉試文有古文氣息竊冀其能學古道以承家學異日勳名與二范比則鄙人亦與有相知之榮春試事方殷努力自愛餘不宣

乙未仲春寄李鑑堂中丞書

去臘奉上一書幸邀察覽葆田伏處鄉里耳目壅塞今正忽聞敝鄉文榮相繼淪陷祖先墳墓遂爲異域東望家山憂憤填膺欲爲秦庭之乞而揣時度勢均已無及執事忠心耿耿憂 國如家聞已移節萊州相機攻守目下南來援軍漸次雲集自必布置得宜維縣爲渤澥通衢人情浮動訛言日至宋庶常已攜全家先去日昨由運司專弁送到尙志書院關聘延請宋君主講葆田合將去歲所發關書封繳以昭 公義時局至此幸得苟全性命不違出處進退之宜所以託庇者甚厚且感且愧

寄李鑑堂中丞書

去歲因賀冬一啟輒敢妄論山東時勢冒昧之譏無所辭避迺蒙賜書還答不以爲忤且更導之使言其詞曰如聞某有過失幸隨時見示果哉執事之好賢樂善又且能休休焉有容也葆田前接樞密友人書言去臘十日有執事力爭中俄密約一疏痛哭流涕不啻大聲疾呼而樞廷仍置若罔聞因此疏已留中不報故無由抄示又近接宋院長書知有德夷指索膠島一事總署擬與新購之穹甲快船魚雷船停泊於此以杜其請聞已由執事派員前往協同北洋委員經營布置葆田竊以爲今年兵事必自山東始又必自爭膠島始矣何則此固新約中借與俄人停泊兵艘之所彼德夷特深知其爲密約故出此要脅以開兵釁耳我中國許亦爭不許亦爭吾恐爭此者尙不止一德夷也故曰兵端必自此始矣而謀國者乃欲以購自外洋之空船敵之此何異徒手而搏熊羆乎王加方伯闢知東三省有借與俄人屯兵脩鐵路之約亦請劉大中丞上書力爭方伯復自爲一疏於二月二十四日拜發原稿曾與葆田商定太意謂宜乘此時簡疆臣選將才以爲自守之謀又保定宜復設巡撫專主糧餉策應之事而直隸總督則改爲直東總督使兼治兩省軍政卽選一忠勇性成者當其任更博求將才增募兵勇於近畿山東各添兵二十營分布要隘時時訓練大勢既定則外洋有所要求一概不允卽因此而決裂而士氣猶定民心未去諒他族亦無如我何並引 高宗純皇帝御批宋人許金歲幣事以風勵 朝廷謂與其借款以利敵人何如停償以募戰士又附論山陝宜設一總督以聯絡兩省之勢而於大同西安各置將帥以整軍經武爲事且各處俱罷脩鐵路庶異時敵騎猶未能長驅直入葆田復竊思山東

形勢亦宜特設一水師提督駐防膠島招募登萊兩府沿海漁戶可得數千人訓練成軍必有奇才異能者出與外洋爭衡夫兵貴精不貴多將才與兵略皆因陶冶訓練而後精必欲先求其人曰某習陸戰某習水戰此則刻舟求劍矣　登萊沂三府宜併為一道特設觀察使帶布政使按察使銜使其兼理兵刑專摺奏事如臺灣前設道員之制即駐萊州道署而今之駐煙臺司稅務者第作為關道不問地方事務再以青州撥歸濟泰武道以東昌撥歸兗曹道皆改為河道如豫省南北兩道之制使其分治河工不復立上游中游下游名目此

亦當今之急圖也執事倘以為可　上聞行之乎又近見上洋私報江淮諸省已設郵政局不識東省亦有此舉動否竊謂此不可不力禁也夫明代以裁驛卒而流賊興今言利之臣惟洋人教令是聽其勢不至於使窮民揭竿而起不止蓋此雖小事而執政者之意則在裁驛站以節靡費不知馬政乃自古有之今驛站之設養馬於官誠使官脩其政則額設馬匹緩急亦未嘗不足以濟用往時僧忠親王勦滅捻賊嘗調河南各州縣驛馬以備馳驅其明徵也伏望執事力持大局在東省一日則山東境內鐵路必不可開郵政局必不可設官銀號必不可行其奏陳大指當如曾文正公所云即使京師勉強應允而疆臣在外必竭力以爭之即使疆臣勉強應允而億萬小民窮極變生亦斷非官員所能禁以封疆大臣為億萬百姓請命不患無詞亦中無所懼後無所悔也至膠島口岸幸而俄與德夷不復來爭則已爭則目前勢難抗衡又將成威海之勢矣以葆田籍隸榮成福山萊陽有執事之先世墳墓與宗族在焉果使東方郡邑一旦化為異域不尤可為痛哭流涕者與葆田感憤之餘遂不敢以越俎為嫌伏惟諒察幸甚閱邸鈔又知胡家岸民埝於淩汛潰決執事自請議處而為

在工人員請暫緩議具見愛民與用人之苦心此事葆田先聞諸任河帥言有淹斃民人三百餘名未知確否吾民何辜遭此墊阨然竊謂山東河患一二年間猶未已也過此則河或遷徙未可知耳蓋今日大患不在治河之無善策而在辦河工者幾無一有良心之人就葆田居濟六年所聞所見其發財升官者無論矣自執事力加整頓雷厲風行而在工人員之偷惰亦不過以領款少故視往時為末減耳今中游潰決猶可曰民埝失脩不及隄防也其下游工程如呂家窪西韓莊果遂保無虞乎總緣領率不得其人在工人員非敷衍以塞責

郎蒙混以便私一方有事則小人又分享其利矣葆田於治河一事毫無閱歷本不敢懸揣臆斷恭讀　聖祖仁皇帝御批賈讓治河奏曰治河之法古今異宜語其大者三策盡之矣問考賈讓所謂上策則首在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今誠舉歲脩數十萬金盡與沿河居民而使之遷徙有何不可然而徙民則官必分利脩隄則官之獲利又無窮故二事皆爲虛名而百姓不勝其害矣然則謂今日人心之洪水爲最難治者豈非然哉葆田竊謂欲山東軍務之有起色能如河工之揮金如土歲費五六十萬則何患無壯士應募而出而欲河工之

工歸實濟則惟有信賞必罰以軍法從事而後僨事之人不復得掍迹於其中矣迂儒之見未審執事以爲然否冒昧上陳干瀆尊嚴不勝惶悚之至

與李鑑堂制軍書

葆田伏處鄉里不敢與聞天下事側聞執事自江南提義旅入衛京師前日路過山東父老扶杖而觀旌麾所指百姓望風景附蓋齊魯燕薊之民其被恩澤者已久宜乎如甘棠之思召伯若九歲之願留周公也葆田不敏聽於下風竊自增慕憶去夏叩謁台邸曾闘與夏軍門有約異時東土軍與當爲力疾宣勦以報　聖主恩遇平戎虜而酬夙志今其時矣迺者聞大軍有楊村之挫裕帥殉難未審確否道路傳聞以爲　朝廷意主議和已授合肥相國爲全權大臣先議停戰烏虖今日之勢尚得如乙未春夏閒乎自各口通商以來中國臣民怵於西夷之言利於是允其傳教邪說流行漸至行輪船脩鐵路凡可以奪斯民之生計者無不效外夷而爲之一旦小民揭竿而起乃以扶　聖教誅奸民爲名當事者不能撫輯始則欲事殲除繼又仗其征討夫聚數十萬弱羸飢民而恣之以殺人之事此眞古今之奇變故有欲借夷兵勦拳民者是奸邪之見也有欲倚拳民勝

夷兵者是夢昧之言也　國家養兵何用今乃欲旦夕責效於拳民可謂不識事之輕重矣且義和拳金鐘罩之同爲邪教也自嘉慶時而已然矣議者不思拳民之眾由於脩鐵路而護洋教而又值畿輔重地連年旱荒小民失業乃以習技勇爲事貧者既不知畏怯富者因而稍資之食遠近傳習千百成羣官吏莫知所措敷衍蒙蔽日甚一日以致一發而不可復制然則當路雖欲與夷人議和以保其目前之富貴竊恐此數十萬弱羸飢民必不甘於餓死溝壑也或乃欲以兵戈殺之尚爲有仁心者乎孟子言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今天下封疆

大吏未見有赤心憂　國實心愛民如執事者也葆田書生愚昧之見竊謂今日事勢惟賴如執事者涕泣上陳仰懇　朝廷急下明詔盡毀鐵路還人民吏誅其倡議與承脩鐵路者二三人以平天下人之心則畿輔內數十萬習技勇之衆必不待安撫而自輯然後選其可用者別立一軍使之專擊外夷即使中外不得已而議和則許其通商可也其號爲傳教者悉驅之出境當如雍正元年故事護送各教士返歸其國而勿使再來更請明詔地方官將向日從天主耶穌各教之民嚴查編審俾歸正業或可稍平大難不然吾恐和議雖成而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之竊發者將不止於直東二省也而葆田所尤惜者近日青島有收復之機乃當路但擁兵自衛袒庇洋人任用劣員葆田身居是邦本不敢輕非其大夫特以切膚之災恐卽在此數月間倘能仰託芘蔭使德夷不越膠州租界而東萊境內從此罷脩鐵路則東省數百萬生靈戴　朝廷與執事之恩澤者豈獨在一時哉葆田春仲入都哭伯希祭酒見執事所撰挽聯又聞幕府有文登呂孝廉不知其人今尚在左右否葆田今歲暫就濰縣講席於三月初到館近因呂中舉辦團練亦暫輟業矣附陳一二伏乞亮察韓子云

臨敵重愼誡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葆田敢以此言進

覆許士衡孝廉札

不見五六年矣張王兩生至前後兩奉手書甚慰飢渴葆田遭家不幸自別後至今喪故頻仍去冬舍弟云亡自分已無意人世今雖承乏大學堂亦殆類無事而食耳承示近著可謂氣盛言宜但不能造語古狹耳熟讀史記文當自有進也曾子固述歐陽文忠語云孟韓文雖佳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愚亦曰何先生文固佳然不必效之何先生嘗問愚吾文有小說氣否愚倉猝無以應也大著並張王兩生所作輒就鄙見妄加刪定莊周有云恃惠子之知我也葆田近來都不喜論文亦不能有所述造朱子謂人到五十後不是理論文章時況又所遭多故哉私心甚望明春會試時得早與左右重晤爲幸史記歸方圈點如來札所擬無疑悤悤手肅惟愛照不宣

覆許士衡孝廉札

許生至得手書並大著中州人物傳一册敬審道履佳勝甚以爲慰葆田年衰學退承乏於茲倏復兩秋自愧無益於人故擬歲終辭去兼以遭逢多故意興索然得

朋友書札往往忽而不答去冬曾奉垂詢適值其悤悤歸里致疏敬復何先生遂歸道山使人哀歎無已其詩稿有吾鄉劉先生重定本文亦有續稿見在此間若拙作本不足以傳世亦甚不欲多示人近所增三四十篇左右去歲所見有初編外編目錄乃前在學堂時一友人所匯定其人亦非眞知文者也昔漢武帝以慮司馬相如死使人往求所著書今王許石三生之來此何其與所忠相似乎一笑

覆許士衡孝廉札

張生至得書並所藏何先生古文方稿本舉示吳玉生

則各目下引證諸語俱向所未見此當爲貴師門一燈之傳鄙意可不必汲汲發刻可與吳生子細校對再付梓人爲書如望溪文二李志銘當時偶未檢對集外文補遺致有此失再武陟陳公廟碑乃曹一士諤庭文借用方侍郎名近始於碑傳錄內得悉其詳已遵來示一併抽出蓧田見定於八月初旬束裝旋里此後會晤未卜何日承惠山菌一盒謹領謝

丁稚璜宮保六十壽序（代文式甫中丞作）

宮保平遠丁公以四月二十八日爲嶽降之辰今　天子光緒之五年公於是甲子一周先期遠近士大夫爭

相告語將以其日致頌禱于蜀中而山東爲公舊治凡在羣僚皆欲有文詞爲壽又聞獨推余爲之序文格與公爲鄉舉同年昔嘗同官湖南有僚友之好焉及公用監司擢撫山東戡定寇亂爲　中興剏運名臣勳著太常晉銜宮保遭逢之盛非同時所敢妄冀而公歉然常若不足故其恩信所施方數千里以安以治二年秋公奉　命自山東遷督四川文格適承其後凡公在東所張設舉措實親見之公既治蜀二年興利剔弊早夜無休會有爲蜚語上聞者　天子出近臣往視終得其實詔公留鎭如故而後公之志節乃今愈大白于天下

昔歸熙甫稱顧文康公富貴壽考以爲人主之恩如風雨而怒如雷霆有莫測其所以然者而因歎顧公爲天下之全福文格竊獨以爲不然士大夫遭逢明盛承藉貴勢天下之士莫不豔慕而稱羨之及夫變難當前百物震撼在他人畏避之不遑而君子之心乃獨有所不渝者何也惟其所守者正也故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大臣事君之節豈以恩遇爲隆替哉今公起儒臣歷外任久膺疆圻其所設施亦既洽著於海岱河濟之閒　天子方將倚公爲股肱爲腹心而已蜀去京師三千里山川阻深肘腋秦隴咽喉荊楚有控制西南之勢

中興以來常得重臣鎭撫其地如駱文忠與公尤世所其推者也文格嘗觀詩至周宣王中興亦賴有召虎諸臣爲時而出於江漢則曰來旬來宣召公是似夫召公固兼壽耇之德而尹吉甫至以望其後人則知所謂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闓者召穆公實能協心比美故其卒章又欲君臣同享其樂而致於天子萬壽以爲人臣對揚之盛事若公則文武爲憲其肇敏之懷固可無愧於召穆而其忠 君爲 國之大節歷危疑而不變所守此又可於公夙昔所張設舉措徵之然則推公之心方將悉其謀猷入告我 后如君奭所謂有殷六臣後先保乂天其益壽我公俾 聖淸億萬世無窮之業使永永年代服我臣烈此則詩書之所未及中外之所同慶覩人世富貴壽考之貌又何足爲公誦哉或謂公撫東十年未嘗爲生辰之慶今茲又新被恩命則稱觴之禮公其固辭勿許然余聞仁者送人以言公之歉然常若不足者固盛德之本懷而因頌禱而不忘規且勸者亦同僚之私義也矧以余之才疏識短謬承公後輒復有震隍之疑然後歎公之學術志量爲不可幾及故敢因公生辰略敘平生離合之迹與夫疇昔之所聞以備堂下一言之數至於述公撫東勳績則

諸大夫之文詞備矣非有關於公之晚節故此亦不復著云

尹菊田太守八十有二壽序（代匡鶴泉侍郎作）

菊田尹先生閱壽八十爲今 天子光緒之三年丁丑越今歲己卯先生於是年八十有二歲矣同里之人咸懽慶忭將以其年十二月先生之誕辰稱觴于堂中以爲慶而使源首爲之詞源自同治乙丑來濟主講濼源書院得與鄉之士大夫遊其閒以年齒之尊而與余晨夕相過從者蓋不啻五六輩而尤推先生爲鉅人長德先生始爲令於畿輔歷河閒東光景故城鹽山淸豐諸州縣所至嘗著政聲民愛戴之如父母年六十四以親老乞養解組而歸山東自大府以下習聞其賢由助本籍團練功洊保至知府並奉 旨賞加鹽運使銜先生旣不樂仕進終養遂不復出曩歲大府延主景賢書院講席鄉人從而考德問業有古昔乞言之盛舉蓋衆浹於先生化導深矣則今日之欲爲先生壽者豈獨鄉里之私情哉余嘗讀詩至行葦之篇其卒章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而鄭箋之曰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說此詩者以爲此周人養老之禮老人而得吉所以爲大福也余謂此即後人祝壽之始蓋三代聖王

之禮天子有事於學必舉養老之禮而諸侯之國及鄉遂之吏亦皆得養老於學焉其爲卿大夫而致仕且有賢德者則曰國老凡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示孝弟也後世惇史之職不行于學校亦久矣今先生以搢紳厚德當杖朝之年有國老之尊而猶莊敬日强屹屹孜孜與諸生後學申明乎通經致用之術使其本之以仁脩之以道達之以禮守之以信經明而行脩古所謂三老五更之教其道豈踰乎是仰維　聖人御宇仁孝錫類壽愷之澤薄海同慶而先生年逾八十神明猶健同思入世之所遭日月遷邁景象屢移興衰治亂之機亦有可爲今日幸者其覩大雅舊人處太平之世相與雍容禮讓肆筵設几以爲樂不尤爲難得也哉此吾黨二三同志所以亟欲爲先生慶也抑余聞心慈仁而體敬恭者壽之符也方先生幼時家貧甚繼母陳太恭人苦節純孝撫教之俾成立先生既入學宫爲博士弟子員即爲太恭人請　旌表如制及成道光庚戌科進士登仕籍因累請　封贈父母及所生父母如其官陳太恭人年逾九旬始棄養先生年已七十至今思慕如一日每晨起必先詣廟主前省視然後治家事每食必先祭其事所生父母也亦然待兄弟宗族尤加

厚是皆鄉人所歎爲難能者世教方興民俗宜敦如先生者豈非天既與以壽耇之德又欲使後進之士有所矜式其歲月方長而福祿之臻益未有艾與先生之祖父畹階先生亦歷城知名士著有華不注山房詩文集先生承其家學文章具有法度然文詞於先生爲末藝玆故不具論論其孝友出處之大節蓋余既重先生之德之壽又願吾黨之來先生庭者聞而知所勸勉也因並舉所徵於詩禮以爲之序云

竇玉峰先生六十壽序

光緒七年冬十有二月又三日玉峰先生六十初度之辰門下士孫葆田等謀所以壽先生者先生聞而止之曰於禮服未除不受賀也況　國有定制哉當是時先生居太夫人憂踰再朞矣葆田昔嘗讀詩至蓼莪竊疑作此詩者亦必周之大夫其情哀故其言切視四牡之將母來諗小宛之念昔先人有孝子撫躬自傷之意而非民從征役不得孝養者所可擬蓋周衰至是而文武菁莪育賢之道幾乎其息矣非獨上之政教不行亦使仕於其時者人人有北山不獲孝養之憂故說者直以爲刺當時焉今先生生當盛世又親見太平壽考之休年幾四十由進士起家吏部已注職得知縣先生以母

老陳請終養遂改京曹旋由刑部主事轉補詹事府左春坊左贊善同治丁卯葆田應試京兆實出先生門越八年甲戌始執贄進謁是時先生館和碩恭親王邸授王子澄甫貝勒讀講授外一事不與聞俸脩所入僅足供甘旨先生獨怡然有以自得也葆田間一登堂則見嫗抱幼子侍太夫人側先生顧而喜曰吾母年八十乃見此孫因擕葆田兄弟幾人堂上父母年幾何輒欷歔以爲人生至樂及明年先生以大考改官又明年葆田遂聞訃出都遭家多難死喪頻仍中間不得侍先生教者四年餘庚辰夏復來京師則先生既喪其元配太夫

人已不幸向所見嫗抱之幼子亦於前二年病殤矣師與弟相對欷歔不意別離未久遽同鮮民嗟乎人生百年之內疾病憂患可感傷者恆多其間可以愉快言益無幾時也由葆田與先生今日觀之欲求如曩時之承歡膝下豈可復得哉而後知蓼莪之詩之意爲甚迫切也雖然孔子與曾子論孝大夫士亦各不同而其言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則雖天子與庶人無異故曾子又嘗申言其義曰孝子之身終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先生德脩而道尊言行爲弟子矜式自常情言之則亦可謂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彼阨窮之丁其躬安知

非天之所以玉成之而使其積久而亨自古聖賢之生固無不與憂患相循然則如先生之年高德劭其福祿豈有涯涘哉今歲十一月恭邸五十壽辰葆田代先生爲文以祝稱周公輔成王抗世子法於伯禽及詩書中豳風無逸諸篇大旨謂王子能明周公之訓則知王不敢稱賀之義益亦以周賢人橋梓之教望我先生也茲既承先生命不敢爲世俗頌禱之文故獨舉先生服官行義之大端與小子所得於誦習者書以爲先生六十壽序云

陳儁丞中丞七十壽序

光緒十有九年春二月吉日爲前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等處地方兼提督軍門剛勇巴圖魯桂陽陳公七十初度之辰於時公去離山東七年矣今尚書銜巡撫少農福公爲公撫東時所舉賢而方伯湯公於公爲鄉人皆爲侑觴之詞以祝凡東省士大夫以至閭巷之人莫不思致其頌禱之忱葆田兄弟辱公知遇厚義不可以無言當光緒癸未葆田備官京曹叔謙應禮部試至都值公生日偕其同門二三子因葆田乞淄川畢公爲之序至于今十年矣畢公序內所謂一時豪儁魁傑有若尚書所云能罷之士不二心之臣

如善化楊公衡陽彭公不數年閒皆以功名終紀績太常而公獨以巍然一老繫當今重望優游林泉如司馬文正公之居洛中宜乎湯公福公之望其東山復出而趙菁彩觀察集禊帖爲頌亦稱爲天生曾左一流人識者以爲非虛譽也且方咸豐初曾文正倡義旅起三湘奇才雲興羣策雷應獨公爲奬識所最先葆田嘗讀公所爲受知曾文正紀略知彭楊二公實皆公所推薦而畢公前序又以公幾時不授蘇泉乞身歸養爲明於出處進退蓋公自仲弟龍卿捐館嘗獨侍太夫人頤養數年及終養後 簡授山東按察使疊奉 恩詔開藩閩中繼撫兩浙甫一年又移節山東其時河決桃園屢議堵築迄不得其要公至乃議建長堤起民堰工賑兼施不派夫不派料百姓便之迄今守其成規罔敢違越而公又深念庫款左支右絀獨力主節費以求仰報 朝廷在任四年河患頻仍則亦若有天數焉蓋治河如用兵然能常存恐懼以愛民報 國爲心則必謀而後動至成敗利鈍非所逆睹公以兵事起家其深明此義久矣葆田自己丑歸來公已乞假還其鄉里每見公與吾弟叔謙書猶以山東河患爲念其惓惓於吾民者深此吾民之所以歌頌不忘也夫禮稱大夫七十而致事蓋

謂其服政已久不復勞之以煩難至其德足矜式則八十九十猶可以備當時顧問如公甫及懸車之年一旦 天子追念前勞 詔公復起吾知公於出處進退之義其權之已審在者大學士閻文介公自山東歸家居數年奉 召至十餘次而後出閻閻公在政府時尤數數稱公爲能任事今閻公已矣夫人臣之義進賢受上賞方今 朝廷用福公治河一遵公奏積成規則其所舉得人可知而湯公用鄉兵平寇亂與公先後略同凡二公所敘公忠勳大節宜有以見信于天下葆田敢獨揭所知以張諸屏以附鄉士大夫之後昔朱子上陳丞相書以爲古君子居大臣之位者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爲之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葆田尤願公善保晚節無負文正公知人之明則異日偉烈豐功又不足爲我公道矣是爲序

張母[illegible]孺人七十壽序

予始聞張君次陶之名於吾友張丕欽及今歲庚午乃遇君濟南尚志堂中粹然篤行君子也既復從友人于澤春處讀君所爲太孺人徵壽言書則益鄉慕其爲人君一日不介而造於余曰往歲乙丑實爲吾母七十壽

辰同人欲稱觴以祝昭晉以母意敬辭獨二三同志錫之詩文昭晉謹什襲藏之不敢忘今願得子一言以爲序葆田竊惟壽言之作蓋原於古詩。之遺詩大雅旣醉之卒章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女也而有士君子之行固詩人所謂室家之壼而孝子之錫類有相引於靡替者君書稱太孺人年十七歸子靜先生事舅姑以孝相夫子以敬追舅姑相繼殁子靜先生以哀毀成疾未幾亦卒於時次陶年方幼太孺人撫教之以至成立今諸孫繞膝太孺人年逾七旬室中事亦可以傳代矣然勤勉故自若其教子孫必以孝弟其自奉益約以儉嘗戒

次陶曰汝祖汝父皆發憤讀書賫志以殁汝今幸已成人吾願汝安貧知命立身學聖賢富貴雖榮不汝願也次陶學行有本其稱親之善無溢詞予獨韙太孺人之所以教次陶與次陶之所以道揚其親乃更有世儒所不能及者自科舉之法敝士大夫以詩書爲弋祿之具其於昔人所云實者道弸於中而祿之以藝無祿與位以爲父母壽而父母之心亦喜無量者殆未見其有當也次陶承太孺人教敦志立行治古文有聲信可謂弸於中而祿於外者與方今宇內肅清上有　兩宮承歡之　聖人士皆嚮風慕治宮保丁公慨然欲爲經明行脩之儒觀其效乃特建尙志書院於會城而次陶遂應是選而與吾不知次陶將益勵其志與學以蘄至乎古之人耶抑將以是爲稽古之榮而與二三俗儒較得失競短長以爲一藝之祿者耶夫太孺人之所以望次陶者既未嘗以利祿爲榮矣則自茲以往太孺人壽登期頤次陶益得涵濡其天性教於家而化於人以成爲國家有用之學其爲太孺人壽者又當何如也會歲暮君將歸里奉觴爲太孺人慶以葆田與君相知之深故不敢爲世俗之文於其行敬述此義爲次陶贈且以爲太孺人頌

誥封太恭人于姻伯母劉太恭人七十壽序

光緒十有五年　皇帝親裁大政恭上　皇太后徽號禮成　覃恩敷乎中外頒禱溢於遐方當是時河南鹿邑知縣于滄瀾方擢篆蘭儀出同知銜加一級爲生母劉氏恭請　誥封太恭人越今歲庚寅　太恭人壽躋七十于君將率其昆季子姪稱觴於官舍余弟叔謙時宰閿鄉與鹿邑君爲姻戚馳書山東屬葆田爲祝嘏之詞先是鹿邑君權固始篆迎養太恭人至署太恭人途次見淸河諸閘啟閉不時淤淺日甚民有築堨之擾而無蓄洩之地因命君用均役培堤濬河民賴其力以蘇

而是時江南山東水旱饑饉相望君前後所捐逾千金例得請　旌建坊有司以啟太恭人蹙然曰施而求榮是利之也且爾先大夫與張太恭人皆不及見吾義不可獨受其榮君奉教惟謹太恭人系出膠州父鏡宅公故儒士其始歸贈朝議公猶及事君姑羅太宜人以孝謹聞嫡室張太恭人素多病因以家事悉委太恭人生子三鹿邑君其長也當咸豐庚申捻匪擾山東朝議公奉官檄治團練禦賊一日率騎出語家人曰五日後當有書至及期有訛言鹿邑君時年十七將辭母尋父或欲戒勿往太恭人慨然曰兒知尋父乃大好事何阻爲

旣而曰兒父素愼必不蹈危機也卒如太恭人所料盡室無恙朝議公治守具衛鄉閭暇輒以忠義相勗歲乙亥鹿邑君舉恩科鄉試明年季弟志濟舉茂才叔弟志灝食廩餼又明年丁丑鹿邑君成進士太恭人誨之曰吾欲汝等經明行脩得齒於儒者不在祿養也故鹿邑君始權上蔡纔朝議公與太恭人皆不肯就養曰汴中新經旱荒百物騰貴在官當以儉養廉毋貽父母憂可耳益予聞鹿邑君所自敘如此在大雅旣醉之詩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說者以爲女也而有士君子之行則宜爲室家之所取法予嘗攷周自太姜相古公至太任太姒三世繼美王化之興多由於婦人至魯頌所稱壽母實爲夫人風氏爲僖公之母故魯人喜而詠之以致其頌禱之忱今　天子大孝錫類太恭人獨於此時躬逢　恩慶身膺　命秩親見子孫鳳舞鸞歌何慶如之而葆田兄弟忝婚姻之末獨相去千里不獲登堂奉觴爲太恭人祝又念吾母于太恭人系出文登於鹿邑君爲同宗鹿邑君之兄子又與葆田同歲舉於鄉歲月易邁今已怱怱二十有一年自先太恭人棄養至今十有五年矣以視太恭人福壽無量有如疇昔書傳之所稱仙眞人常在人世間者夫豈非人生難得之至樂哉昔

歸熙甫嘗譏爲人壽序瑣瑣稱說細事爲不知體予敘太恭人事獨詳非獨爲鹿邑君致其私慶亦以紀　朝廷恩賚之厚使後進士女有所聞知庶可以爲勸於將來云爾

黃母楊孺人家傳

孺人楊氏年十七歸黃鹿泉先生爲黃氏冢婦時祖姑遘危疾已數年孺人從姑後朝夕及所問衣燠寒有疴癢則敬搔之得所欲而敬進之祖姑歿姑復病孺人事姑如事祖姑尤加謹焉黃氏在卽墨爲望族至鹿泉先生祖父皆篤守家風以刻厲學行爲本其後家日益貧

鹿泉先生謀菽水于外孺人佐甘旨于內凡十數年未嘗失祖姑及舅姑歡鹿泉先生以母憂逮疾卒孺人泣謂夫弟曰親老而子喪得一棺可庇身足已自是終孺人身姑姒子女婚嫁事皆親任之舅年老嘗恐過哀時時出和語以慰其意亦以是教其子鄉里或邀舅飲則命稚子候門而自煮粥以待必舅歸餐畢然後退舅沒遇忌日及春秋家祭必敬必愼孺人以同治甲子冬卒壽六十有四去鹿泉先生卒時二十有九年矣以例限年逾三十不得以節孝旌子二長肇頤舉人濮州學正次肇顥縣學生孺人命嗣其叔父海門早卒孫象軫象

輅皆讀書有聲日昌大不可量孺人以肇頤官學正遇覃恩得　封爲太孺人肇頤字偉山

孫葆田曰偉山嘗述其鄉舉時有捷報至其長老賀於室者曰若知汝所以得中乎汝文郎不必中汝所以中者以汝母事汝祖孝宜其見此矣自功令有旌表之榮爲女子者蓋莫不知節孝爲重然有孝而不得表其節者例爲之限也先儒嘗以過時苦節爲難嗟乎彼固無意於求名要其純德懿行自足以照人心而質鬼神貴氏長老之言有味哉

敕封脩職郎固始縣訓導曹君墓碣

君諱鳴鶴字子和又字梅邨洛陽人世以詩書爲業生而其家貧甚祖父皆授徒遠方君幼則附鄉塾受讀農事興輒隨亞旅耕耘年十五學爲文外王父孫明經見而奇之謂君王父曰此子學必有成君胡不令從君學耶王父乃攜之關西書院君益發憤攻苦出試輒冠其曹補諸生以優等食廩餼累應鄉舉不中遂絕意科名務爲躬行實踐之學先是四世祖以理學名中州所謂肅堂先生也君承其緒專究心宋儒書以窮理敦行爲本少有至性事父母以孝稱同治丁卯父歿於山西陽城訃者但以疾告君晝夜馳往比至五里乃得實一慟

而絕久之乃甦扶至殯所擗踊哀號感動路人以貲竭不克反葬乃歸而請命於祖父母日夜謀所以歸旅櫬者逾年冒寒往履冰雪渡黃河踰大行嘗失足墜谷中幾死中途聞寇至瘞而避之者再終返葬洛陽旣而祖父母又相繼卒居喪無違禮蓋其篤行如此非獨得於天性云君年三十七歲卽貢入成均以訓導候選生平持躬嚴謹性和而介與人未嘗有爭然遇事之不合義者必不隨人以傅會也尤喜表彰名節以厲風化同邑孝子趙阿七貞婦杜姚氏烈婦殷馮氏其節行皆湮沒弗彰矣君先後倡率舉報得邀　旌典其他類此者甚

最元配趙孺人有賢行能佐成君志先君卒二十餘年君旣續娶李孺人撫子女悉得其所依長子曾矩光緖乙酉拔貢生　朝考二等以教職用壬辰選桐柏縣學教諭或謂此瘠地可捏報先人置有產業在彼可改選君聞之曰甫登仕籍而欺　君如忠孝何立促曾矩赴任桐柏令聞君名延主桐柏書院講席君所成就甚多與生徒講論經史文章外兼取先儒理學書並輯名賢格言爲學規諸生以望重人師顏其堂乙亥六月十二日以疾卒於桐柏學署遺命喪事勿用鼓吹勿用官道勿以外洋所製衣布爲殮曾矩等環泣請教曰我生

平與汝輩所講聖賢先儒書即遺囑也所爲詩文具有法度子四長即曾矩次曾獲曾嚴曾蔭孫二長錫桐次錫固皆習儒業君以曾矩官　敕封修職郎壬寅選固始縣訓導而君已前卒距生於道光十六年十月朔日享壽六十有四趙孺人卒於光緒元年六月二十四日享年四十有二曾矩既合葬君暨孺人於里居東阡新塋乃述君行實乞葆田爲文以碣諸墓余聞中州自昔多理學名儒在明中葉則曹月川尤爲純正觀曾矩所述則君之行事視古人何多讓焉嗚呼君可爲言行相顧者矣士有讀書終身或所遭艱阨而遂不克自立者聞曹封君之行其亦知所法哉光緒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

四書養正序

高密傅舊濱先生手鈔四子書註解十數冊命曰養正蓋以爲訓蒙之書而聖功寓焉所錄諸家解說由宋元明以迄　國朝諸儒凡二三十家可謂繁矣每章皆先爲總敘於經文後全錄朱子章句集註次載諸家講說大體亦如近世講章之類而意主發明義理並非爲作四書文者衍說稿藏於家百數十年矣其五世孫少鬭孝廉分纂山東通志將編入經籍類乃以稿本示余屬

爲之序先生諱孫字雲林乾隆十年進士官河南郾城知縣余嘗遊河南竊聞郾城人至今猶傳其政績蓋眞能以儒術飾吏治者是書稿本有壬寅癸卯紀年則先生仕優猶不廢學也按四子書自經程朱論定元明用以取士　國朝相沿爲令學者視爲弋利祿書固無不家絃戶誦而能眞心體驗見諸躬行如前代蔡虛齋本朝陸稼書者曾有幾人夫自明以來儒者講習四書率皆用永樂閒編纂大全及汪武曹氏增訂本嗣後又有本義匯參等編皆著錄於四庫書目傅先生是書於諸儒遺說並不廢采用故於章句集註外全錄或問語

類亦猶汪王兩家之意獨或問小註爲贋本當時似尙不能辨而兼引之又翼註合講諸編爲坊行俗本亦皆采輯未免有貪多之失昔朱子序論語纂訓云士生乎聖人旣沒數十百歲之下而欲明聖人之心於數十百歲之上推其立言垂訓之旨約其辭義於衆說淆亂之中以爲一家之書而又欲其是非取舍不謬於聖人亦難矣今自科舉廢而雜學興世之學者幾置四書不讀豈但衆說淆亂已哉使傅先生生於是時則此書必爲世詬病然則少陽弟寶而存之以待異時聖學復明必有與蒙引諸書並傳爲作聖之功者其取舍是非亦聽後儒之論定可也

胡氏續修宗譜序

宣統元年秋吾友胡長卿與其宗人續修宗譜既成以示葆田屬爲之序余觀郭岱封明經所爲胡氏譜序善矣其言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是惟有譜以別之而後其分嚴有族譜以聯之而後其情浹別上下之分使無相越義也聯遠近之情使無相睽仁也仁義盡未有不日底於盛者胡氏先世由龍山衞遷濰越四世有大量公者因輸軍粟得邀賞賜冠帶是爲通顯之始今城內尙有胡氏恩榮坊五世曰介夫由嘉靖癸未進士仕至江西布政司參議墓在城南今邑人猶呼爲胡方伯墓又四世曰振奇崇禎丁丑進士官兵部武選司主事歿後崇祀鄉賢邑志載入耆舊傳由是胡氏爲邑中著姓然余考新修鄉土志敘濰邑大姓十一族而胡氏不與焉豈以其後世子孫無通顯如他姓者故不得列於氏族與余聞胡氏自始遷祖至今蓋五六百年其世則不二十其戶口亦且千有數百類皆以耕讀商賈爲業意必有好仁慕義發憤自修爲善於一鄉一邑如其先世大量公者將見冠蓋滋興旣昌且盛不獨上下有別遠近以聯所以彰祖德而貽孫謀者胥於是乎在然則茲譜之修又惡可緩哉抑余又有感焉余先世本籍隸福山遷居文榮始祖與明史循吏傳所載孫公遇官至江西布政使者爲同懷兄弟而家譜失傳近乃因福山族人續修譜系稍稍得其世次計胡方伯仕江西時去吾宗方伯公後不及百年今其遺事並無可攷是則先世有功烈之可稱又視乎子孫之窮達故或傳或不傳此余所以尤不能無慨也與胡氏宗族其勉之

雪樵詩存後序

傅君子餘將刻其先大父雪樵詩存而以序見屬且曰

此先君之志也先大父以咸豐四年知冠縣事死粵寇之難全家殉焉其事具詳　國史時先君生甫三歲爲僕人負而逃育於姻戚吳公家既長泣求先大父遺文不得既而冠人宋冠賢以行篋墨濤及燹餘草各一卷並舊存歸去來吟草稿本見貽先君受而敬藏之積二十餘年復從諸戚友徐搜得遺詩及尺牘雜著數十首思刻以傳世不幸先君又歿於邢臺任所不肖孤奉兩世遺編罔敢失墜惟先生哀而鑒之幸甚葆田自幼即聞長老言傳公殉難冠縣事甚烈洎同治甲戌適與公之子念堂同舉進士既又同官刑部然獨未見公詩今

乃得此四卷者讀之念堂諱培基其名蓋公所豫而命也故公五十自壽詩有備衛思傳子之句乃甫逾年而公遽以身報　國死矣嗚呼公大節在天壤其學行固不必藉詩以傳然即詩以想其爲人則公之性情學術亦於是乎見予讀公癸丑秋書與國縣潘君絕命詞後所謂一刻千金又以死殺爲吾曹事竊歎公之志節爲已素定當咸豐之初粵寇北犯士大夫臨危捐軀者實不乏人與公同時殉難又有暘穀令文公至今吾鄉以文傳並稱文公之後爲今四川總督趙公兄弟並建節鉞而公之後兩世皆單獨一身念堂既由京曹改外又不克久享天年以展其素抱天於忠節之報有時而或爽何也豈彼蒼蒼者果不可知耶抑亦如昌黎所云造物於人都不省記而一任其死生夭壽耶夫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聖賢之所謂立命者不在乎死生夭壽在修其身而已矣身修而後紀綱可立此公詩所以有萬古綱常賴以挈提之詠與公有一女痛失怙恃矢志不嫁爲弟撫孤亦以貞節　旌嗟乎忠孝貞義萃於一門不尤爲世所僅見者哉公詩已有翰林兩張君弁言葆田故敬爲後序以塞子餘之請公昆明人予尚滇多偉人傑士公此集亦當與錢侍御南園詩存並傳不朽云

怡養齋續集序

聞君鹿樵將續刻其詩文集而以序言見屬余與君爲鄉舉同年而余曩歲隨侍先人湖北官廨顧未與君相遇第知君爲制義名家其鄉舉時名次第六試文爲人所傳誦迄今三十有六年矣君詩文集初刻於壬辰春有制義八十三篇皆應試都門時會課及爲校官襄陽課生徒所作而以試律詩賦及古今體詩附焉其詩賦益效其鄉先達陳秋舫修撰之所爲而余獨愛其雜體詩爲不染鍾譚餘習或乃謂其抗衡袁中郎豈眞識君者哉余自三十後不復爲詩余讀君集輒不禁有感於

中然終不敢妄論是非因屬老友劉子秀爲君選定得詩八十餘首並附刻散體文若干篇其文有與余書會余先已歸里當時實未之見也今乃得而讀之其詩亦多有關於時事昔人謂杜少陵詩爲詩史君殆得其意焉故余尤以爲可傳君長余二歲幼時所遭艱苦流離視余爲稍異而自通籍後一官雖不遽達然有祿以爲養老父年九十一而後終且能進退裕如自同吏隱其勝余多矣獨中間喪妻又抱令原之痛乃與余略同耳余讀君集中哭兄弟詩及悼亡諸作纏綿惻怛尤歎其性情之厚非世人所及也嘗竊以爲詩文雖小技然非

有見於道必不能以傳世而行遠獨制義文爲依附聖賢義理其體雖不尊而工是體者皆知有義理之可循故以其餘力爲詩賦亦必有規矩準繩近乃舉五經四子書文而廢之一變爲策論又並停科舉則君向者所刻制義與律賦試律直同覆瓿之無用余故因承君屬略敘平生交遊與君爲文大旨俾異世讀君詩者有攷焉

葦廬遺詩序

王君稷堂將刻其弟叔鷹葦廬詩集及女弟滋蘭室遺稿介楊君鍾石屬余爲序余素不工詩顧獨喜葦廬詩風格遒上有漢魏六朝遺音而滋蘭室則别饒神韻不假文繡鞶帨之爲諭矣冀州范肯堂諸家評語孫文正公范秋門刺史及稷堂所自爲序跋既詳且審矣余又惡能贊一辭哉抑余聞葦廬嘗有上　德宗皇帝萬言書爲孫公所特賞用爲應經濟特科不幸早逝其學與位皆限於年而不克臻其至此論者之所同惜也而葦廬天性之篤尤有過人者觀其身經亂離官終縣令幽思善病獨於君親兄弟友朋之際謳思歌哭不能已已其女弟則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思親之淚往往寶諸篇什非有得於風人之教豈易及此宜稷堂之亟予付

梓以攄其悲於無竟也歟葦廬嘗執贄吳范二君之門秋門謂其得力於肯堂者爲多稷堂則謂其封翁好客嘗延致當代知名士來主其家兄弟皆執弟子禮因歷舉秦先生篤龕以及張君謇朱君銘盤十許人可見詩友淵源得之有素當不止於文字聲韻之微乃至閨中女子亦嫻詩教則其一門之所成就非偶然也稷堂嘗佐文正經緯　京師大學葦廬適亦創立會文學堂講求政治學術文正序言世風變易轉益趨於利祿學校之志積曾不異於科舉之時而以葦廬之不及見爲非不幸夫以文正經始設學之人其言沈痛如此然則今

日之學校可知而今日之女子學校又可知矣文正又謂菫廬文似君柯余考君柯得文法於桐城而詩不多見未知視菫廬何如嗟夫世道微學術日歧詩教益亦幾乎其息余序菫廬及滋蘭室詩不能不轉爲當世悲也穀堂以余爲知言否耶宣統二年冬十二月序於金泉精舍

樨香山房詩鈔後序

朱仁甫先生樨香山房詩鈔　卷宣統二年春先生仲子予勤刻於沸南因屬余爲序余觀徐友稚編修所爲序詳且善矣古人書不兩序今先生又得余明府題敘

獨安取於余言哉余聞先生早負詩名與城武李荷浦諸君相唱和爲詩友壯年馳逐名場嘗徧遊齊魯燕趙所至輒有題詠咸豐同治間粵匪捻匪竄亂山東先生以孝廉治團練佐城守有功復出巨貲助軍糈奉　朝旨褒嘉晚乃耽心禪悅故以闇木樨香額其山房歿後三十年邑人請祀鄉賢當道上其事奉　詔允行昔明末單有朱忠烈公忠義爲甲申死節諸臣冠實崇祀鄉賢今先生得並列祀典可謂桑梓之光然則先生豈第以詩傳哉徐君稱先生詩曰雅澹曰清新而李荷浦亦謂其味比幽蘭蓋皆深知先生者余素不能詩然嘗竊怪歐陽文忠序梅聖俞詩以爲窮而後工而吾鄉　國初詩人如王宋田趙諸公宦未嘗不顯而詩名乃益盛先生位雖不達而世代素封故終其身能行己志託於吟詠以自適今予歆亦能紹其家學可爲有志之士矣先生詩近體爲多其五言短章頗近王孟七言長歌如皖江行諸篇則悲歌慷慨亦於杜少陵爲近今茲所刻蓋編年而不分體云

昌黎落霞琴搨本跋

歷城張氏家藏有古琴相傳爲其先世月梧公奉使福州時所得甍峰司馬出以視余按月梧自記云嘉靖庚

戌夏游沙邑洞天巖徘徊瞻眺忽聞巖畔有聲響如霹靂駭然視之土崖中分古碑半露乃宋故進士陳礶之墓旁有古石匣晶瑩奪目啟而視之則琴也記乃嘉靖壬子楊椒山鐫字蓋椒山與月梧爲鄉舉同年椒山以辛亥歲謫狄道典史明年八月仇鸞誅乃起用兵部員外郎字或鐫於此時然記內不言此琴製自何代予索觀其琴龍池內有隸書二十六文曰大唐興元二年歲在甲子三月朔南陽退之氏韓愈采桐於鳳皇山則琴乃韓退之故物也考舊唐書以退之爲昌黎人新書則易爲鄧州南陽人朱子嘗辨其誤而疑爲李翺所謂上

世嘗居南陽當爲河內修武非鄭州也一統志修武縣北六十里有鳳皇山以琴內題款證之則退之爲今河北人益信唐德宗興元元年退之時年十七而其篤嗜琴理若此宜乎乂操諸作負絕千古而了翁寶此琴於數百年後尤有契合非偶然者予又考別史言了翁葬廣陵禪智寺明季墓碣始出今以記考之是墓仍在劍南而琴彰旁題元祐二年瑩中氏珍藏則了翁是時年甫二十有六其卒之歲尚有四十餘年至明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則遙遙四百六十餘年矣張氏自得此琴後題詠甚多數傳至司馬乃復裒集近人所作將擇其尤者付梓而以序屬余余輒爲考辨如右

吳君仲霖暨德配旨恭人六旬晉一雙壽序

余同年友丹徒吳仲霖太守以同治九年庚午舉順天鄉試是時年甫二十有三其後屢上春官不第至今

天子光緒十五年始用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山東葆田亦以是年應宮保錢塘張公之聘主講尚志書院始與君相見於泲南先是君入張公幕府司書記助治河張公好客門下多士如雲君獨默默不自表異張公察知其賢且學行逾於眾人特薦主益都講席及是又助捐指省來東旋因敘前治河功保補缺後以直隸州

知州用會是歲　朝廷開　恩科鄉試君即分充同考試官得士爲眾是後屢膺巡河散賑之役益張公知君最深也辛卯壬辰歲權知利津縣事初至邑苦旱既至因所禱得雨歲稱中稔百姓至以君字形諸詩歌謂爲蒼生霖雨邑當大河下流君終歲奔走河干敘勞法保俟補缺後免補直隸州以知府升用時巡撫使者蒙古福公爲故相倭文端公從子君鄉試實出文端公門下然未嘗因是稍有所干請福公亦深識其賢能壬辰冬海水嘯流傷利津新徙居民言官以前令遷民不實牽率入告並劾及撫臣有　詔命北洋大臣察勘覆奏使者乃誤以後令事屬君見謂不恤民困君亦竟被吏議鐫職然君不自辨也閒獨語葆田曰吾自甲戌丁丑會試後連遭父母大故今使者謂我在官爲母壽演劇使吾親尚在吾即以此獲譴不亦榮哉君既被議之明年李忠節公奉　命巡撫山東以軍事駐節萊州君偶上謁李公語及中東新爭甌脫事條對甚晰李公立屬君爲奏草由是大見器賞屢畀河務及次年冬君隨李公塞呂家窪決口也公見利津民從君命無不踴躍爭先詢知君爲官甚得民心乃　奏白前事之誣且敘歷年治河功得　旨開復原官並賞所得升階當是

時君年幾五十矣庚子秋變起京師君適奉檄權安邱篆聞葆田將奔赴　行在亟遣人助資斧促其行葆田雖辭謝又行至河南而止然至今猶心感其義君見義勇爲多此類當拳匪滋興時君捕獲三人坐堂皇訊之時百姓觀者數百人君命三人誦符咒輒笞之其人呼號乞免君笑曰是尚能避鎗礮乎若偶也毋累我民矣安邱以此無習義和拳者民情大服連年豐熟嘉禾四岐巡撫使嘗有飛檄屬殺教犯二人君詢得其實爲改請長繫律所謂監禁也其不肯殺人以媚上官如此謝事後適有博山玻璃公司之變大府命君與青州太守今秦藩馮公以馬步兵前往辦治君偕馮公單騎往諭得首要解省垣不妄殺一人然以此不能無獲罪於同官故權陽穀未及一年即交卸甲辰權知濰縣濰與安邱毗連號爲煩劇君至則以清案牘捕賊盜爲課程其禱雨亦奇應又性善寫蘭人以爲與乾隆時邑令鄭板橋不獨善政相類其風流亦絕相似云丙午履泗水實任其勤政愛民一如前日時　朝廷方重新政廣立學堂創設巡警官民日不假給丁未春君謂家人曰吾年六十精力已衰何可久戀此官乃申請離任歸知府班候補葢知止不殆君之難進而易退又如此葆田自初與君相見即以道義相勖至今忽忽已十九年明年正月爲君六十有一壽辰同人咸欲屆時稱觴爲祝葆田乃獨舉所知於君者以爲之序往者桐城吳摯甫善論文嘗謂葆田世人以壽序爲非古吾意不然敘今人德行政績以列諸屏使來賀者有所觀感興起其詞必誠其事亦無嫌於繁豈必如歸熙甫所譏有類家狀乎今吳先生已不可見矣知言者未識以此文爲何如君德配魯恭人與君同庚生早歲含辛茹苦黽勉相將北上時不幸舅姑棄養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實賴其力及隨宦至東持家教子勤儉無改厥素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吳君有焉又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魯恭人有焉請即以此爲偕老頌其亦可歡然同進一觴乎是爲序

前浙江候補道李數宜封翁六旬暨德配汪夫人雙壽序

世儒咸謂壽序爲非葆田嘗讀虞道園集會川尹先生壽詩序以謂昔之爲壽言者葢原於詩人之頌禱故其文類長言詠歎而有遺音明代爲壽序者莫善於歸熙甫氏其得道園之意爲尤多然猶以爲此特吳中之陋習近世曾文正有言積習染人甚於丹青雖爲父母者

亦皆以生日爲慶以文字道其生平爲祥立言者不能廢也粤若戊申之歲正月十八日爲前浙江候補道李君穀宜六十初度之辰於時君長子搢臣太守方攝益都縣事君偕繼配汪夫人就養在署搢臣將於柳泉宮舍稱觴爲壽其鄉人莊燿甫等既爲啟以徧徵詩文於同僚而吾鄉賢士大夫下及羣黎百姓之夙被恩澤者亦爭爲歌詩以申其禱祝而使葆田爲之序惟君以同治十二年癸酉舉順天鄉試與予叔弟謙及從弟寶珊並爲同年友又嘗與予同官刑部而予於君初未相晤獨嘗以年家後輩禮拜先中憲公於沛南寓邸吾鄉所

稱僉仔觀察也蓋君之先大父嗣卿公由舉人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山東歷任繁劇以循良稱而中憲公繼之父子並爲循吏前後垂五十年君既承祖父蔭幼而敦敏好學能文章鄉舉後再試禮部不得志遂以員外郎分刑部學習洊沈郎署者六年旋改知府發浙江試用嘗一充浙闈收掌官克盡厥職先後巡撫使者尤莫不稱其賢能東撫福少農尚書夙知君才迺咨調來東以治河功保升道員仍歸原省補用其罷官也以救人故爲蜚語所中湘人遽列入彈章同官皆爲不平而君則自知直道難容亦遂無意於仕進既退居金閶門闢小圃爲別室讀書畫其中教子孫以爲善時則搢臣以翰林改官知縣復來吾東君嘗貽書戒其無曠厥官當一以愛人利物爲本故搢臣所莅凡七邑人皆以爲克紹家聲及是聞君來青州求書畫思望見顏色者日衆君嘗欲訪予濰縣寓舍未果而吾鄉人之與搢臣相識者又皆頌君康彊逢吉爲當代所不易企及葆田因是竊歎古封建世及之法爲善其所以繫邦國之民而得人心者蓋視師儒爲親且近在豳風之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此非吾鄉今日人情之所同乎抑予誦大雅行葦之篇曰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說者以爲此忠厚所

致而既醉之報答則又終之以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若君仕宦雖不達而上承祖父之德澤下幸嗣起之多賢德配汪夫人又實與君同志有鳲鳩均一之恩所謂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者不誠如大學所云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哉宜國人之欲同申其頌禱而願與君子齊壽也莊君所敘君事忠憲公不受分產悉讓其庶母弟在官能定亂安民豐財和衆子謂此於君爲細行其事尤不勝書故獨敘君之四世爲循吏與吾鄉人衆之願爲壽者有合於詩人頌禱之義且祝君由是而七十而八十而九十年彌高德彌劭則葆田亦將如

虞道園之重題尹先生壽詩請卽以此爲侑觴之詞君其逌然而進一觴乎是爲序

誥授奉政大夫郭湘帆先生暨德配陳宜人七十雙壽序

余同年友郭湘帆先生以今年九月十三日爲七十初度之辰賢配陳宜人亦於是年十月同慶眉壽其宗族姻戚鄉黨咸謀於屆時稱觴爲祝先生聞而止之弗許也或謂葆田曰子盍以文爲壽乎葆田曰然余嘗讀虞道園文集謂古之爲壽言者蓋原於詩人之頌在大雅行葦之詩曰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說者以爲忠厚所致而旣醉之報答則又數稱君子而終美之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令世夫婦偕老者蓋多有之要未有如先生之敦行不怠克符乎大雅詩人所頌者也且往者余嘗序先生之詩矣所謂靑桐軒者固先生讀書作文以會兄弟與訓教子孫之所也余嘗數入其室聞先生談當代掌故甚悉輒歎爲故家遺風昔先生之考方伯公爲道光咸豐間名臣入祀山西名宦　國史有傳先生以道光戊戌生時方伯公將由武昌之長沙舟行至鮎魚套而先生誕降故幼卽字之曰湘帆其後乃隨方伯公之蜀之隴之豫之晉所過名山大

川極一時之壯觀與夫師友淵源所漸可謂盛矣治同治九年庚午先生與余輩同舉於鄉領解者爲萊陽王芷庭編修故事同年生榜後皆會聚省門陳設讌宴是歲號爲併科同舉者百四十六人會宴時衣命服者僅有三四人先生其一也蓋先生時方以員外郎銜候選主事並由軍功　賞戴藍翎同人咸指以爲榮當是時先生與葆田年皆逾壯及甲戌歲余與芷庭幸捷南宮而先生佹得而復失至今　天子改元後先生又四應禮部試旣遭姜太淑人大故而先生亦遂無志於科名矣先生同懷兄弟七人諸子三十餘人孫曾亦如之諸子中有曾任牧令者有見官翰林者諸孫近亦多入仕途獨先生自六十歲後家居不復與外事不入官府然鄉黨宗族莫不覩以爲矜式有如虞道園所謂居焉而莫敢並行焉而莫敢先有容焉仰之以爲表有言焉受之以爲教詩所稱太平士君子之行惟先生有焉抑余聞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事禮又云七十曰老而傳今先生雖不仕而適當傳事之年神明强固夫婦齊眉子孫林立冠蓋滋興可不謂德齒之俱尊者乎惜葆田之文不足以擬道園無以被之弦歌耳敢以是爲諸君倡其必有詠黃耇頌女士如古昔詩人所稱者則先生詩

集中又必增有和作可知也葆田請俟先生八十九十僞亦能如道園之重題會川尹先生壽詩不尤爲盛事也哉是爲序

嚴望皋先生夫婦七十雙壽序

無錫嚴君堯卿以鄉進士爲鹽官需次山左居常依依有狄梁公望雲之感會逢　覃恩謹援例加級爲父母請四品封典同寮咸以爲榮越明年封翁望皋先生暨德配過恭人並年登七十堯卿謀所以壽其親者介同里楊君鍾石以馮君子華所爲徵詩文啟屬葆田爲之序葆田竊聞之曾文正公嘗論壽序爲非古而遺集中

所載壽言十數篇命意陳詞與歸希甫方靈皋實不相上下愚性不喜貢諛故遇人有求爲介壽之文非深識輒謝不爲今觀馮君所序封翁與太恭人懿行蓋有足以風世者其序堯卿之言曰吾家自先伯祖以孝廉起家吾父思趾美前人少而溺苦於學爲文夷猶清曠於先輩中與歸方爲近顧以高簡不諧俗試輒不利年三十六始著籍爲學官弟子其後一應省試遂不復進取以其學教授於鄉里從遊者甚衆人見後生有方領矩步者輒指目之曰此師法嚴先生者也性孝友內行純篤事父柔聲怡色先意承志父嚴重有威御子姪尤峻然未嘗遭訶斥兄嬰風疾臥牀第三年餘時館於外距家十數里間數日必徒步歸問所苦及兄嫂相繼逝有子女三人皆幼訓育之以至於成立平生自奉甚儉布衣蔬食一羊裘數十年不易里鄰有貧乏者則量力資給無少吝壬寅舉鄉飲大賓今宣統元年郡邑推舉孝廉方正力辭不應又鄉鎮創行自治舉正所長復堅以老疾辭其植品勵行可謂不負所學矣過太恭人孝恭淑慎事舅姑得其歡心五旬後內政猶必身自檢校每喜述先世謦音笑貌性情好尚以及盛德偉行以引起後人孝弟之思性仁慈一日歲暮雨雪寒甚見有丐婦

新產子襲敝葛即脫裏衣與之人尤以爲難馮君所敘如此昔歸熙甫爲尤叔野作遂初堂記以美其志而方靈皋於劉言潔則以質行相推二君皆無錫人也今封翁與太恭人潛德偕隱教子成名年皆七十神明强固鄉人推爲盛德無異辭而堯卿既仕而猶勤學且將大進封翁之志在小雅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堯卿他日歸而奉觴上壽請即以此爲二親誦其必欣然而進一觴則於養志之義亦可以少慰矣是爲序

蕭母何太恭人九十壽序

世儒或謂壽序爲非古然壽母之詠獨稱於魯頌則其從來久矣余嘗考文章源流見道園學古錄有會川尹先生九十壽詩序實歸熙甫諸壽序文體製所自出然震川大全集所載婦人壽序無過八十者葢上壽若斯之難也吾友蕭翰湘之母何太恭人懿行聞於鄉里年登耄耋今歲十一月二十二日爲太恭人九十壽辰於是翰湘門人王次籛脩撰徐庚生主政爲廣徵詩文而以齒屬余爲序其言曰太恭人爲同邑理堂何公長女年二十一歸　敕授徵仕郎　誥贈中憲大夫麗璇先生逮事祖姑並事舅姑克盡婦職麗璇先生早歲

學成得專意教授及其門者率皆發名成業以去先生年逾强仕乃就教職兩任黃縣教諭訓導繼署邑壽張學事淡泊自甘勤心訓迪太恭人實佐成之於是始受孺人之封先是連舉四男二女皆幼殤迨翰湘生時太恭人年已逾四十矣恩勤既至教育甚嚴翰湘年十三郎入郡庠及光緒戊子舉於鄉甫逾月遽丁外艱乙未成進士觀政戶部念太恭人春秋高不欲勞門閭之望乃乞假歸養主講濟南景賢兩書院及校士館中學堂教務長中間迭遇　覃恩及光緒三十年　皇太后七旬萬壽　天子大孝錫類推恩臣下京外官俱加級晉封翰湘由是爲父母請封贈如禮按　本朝令典婦人因子得封者例稱太以示崇異太恭人於此可謂榮矣而太恭人則勤儉自若平居衣服飲食尤喜樸素衣物補綴每乘閒自爲之子婦孫媳請而後輿曰習勞乃以養身且凡事當先求諸己也嘗勖翰湘以勉承先志曰爾父昔官教職今　朝廷以學務爲重爾宜勉力贊襄毋負職任又曰爾父所以教者吾不能盡知然其門人友教四方歲時來歸必敬候吾門語及從學時輒感念師恩不置夫人家之興賴有賢子弟而子弟之成就貴有良師汝其識之兩孫入邑庠後皆令肄

業學堂曾孫長者亦俱入家塾始太恭人數舉子不育甚以嗣續爲虞今乃孫曾林立四世同堂鄉里莫不稱羨二君之所述如此昔歸熙甫記崑山許登仕能孝養其母趙孺人年九十因名其堂曰壽母至其曾孫汝愚復求熙甫爲之記熙甫因歎其家世之盛且久謂宜書之以告鄉人今葆田之文固不敢上擬道園與震川而太恭人之嘉言懿行則正宜書之以告吾鄉之人使凡爲士女者有所觀法故序不厭其詳至頌禱之詞則諸君子所作詩文備矣是爲序

誥授榮祿大夫二品銜前湖北漢黃德道武公墓表

公諱震字峙東一字粈東先世本山西洪洞人公曾祖諱興德始遷籍山東歷城祖諱森考諱玉麟縣學優廩生張總憲嘗表其墓所謂杭溪府君也三世皆以公貴贈榮祿大夫公幼而喪父少長篤學年十六爲諸生咸豐八年舉於鄉同治元年考充內閣中書四年成進士以主事用分吏部主文選司學習改知縣選授四川巫山縣到任後教養兼施循聲大著會有採木之役大府檄委公接任其勞採木者　天壇望燈杆所需也任事六年敘勞以道員候選並　加二品銜　賞戴花翎光緒七年授湖北武昌鹽法道時左文襄公議復淮運以

利民公手鈔案卷至盈尺奉行甚力適會匪踞滋公購擒其渠莠民以靖旋調補漢黃德道監督江漢關稅務當是時漢口通商二十餘年矣事關交涉往往易爲棘手公一出以誠信適有教案英人要挾百端公據理與爭卒不爲動彭剛直公巡閱長江至漢口聞其事以爲有膽有識曰是不愧監司矣其權稅也於商民無難留稅所入悉歸公無一毫私與按察使貴州黃公最相知黃公世所稱循良吏有道君子也公兩署按察使事治獄必平事多不勝書獨傳其治黃安民婦席張氏一案初張氏爲人殺死家屬俱被逮莫得正犯公親提研鞫兩日夜乃得之時方苦旱案一定而大雨沛然人以比于公之理孝婦冤獄云其後因患疾乞假歸督撫使俱竭誠挽留不得乃入　奏仍盛稱其賢及登舟猝遭火災行李被燬幾空先是漢口多公捐廉募水勇數百人分駐防救鄂民感其德至是乃相率醵金爲贄公弗受歸田後倡立歷城文社暇則觴詠湖山爲人慷慨好施賚助友朋不計囊橐有撫山東河災捐貲助賑前後累巨萬晚年乃稍講謀生術竟以光緒十九年四月七日卒春秋六十有一元配蔡夫人繼配慕夫人子四福恭福誠福寬福和始予因今總憲張公與公相識庚午冬

嘗偕騎入都迄今忽忽四十餘年矣予由部曹改外官後公幾十有五年及予解組歸主講尙志書院公方致事家居每相見必論詩古文詞及在官時事今距卒十六七年公子福恭屬予表公墓追念往事多可悲者予爲揭敘一二獨於公之以理拒英人尤別有所感焉昔我先大夫嘗知漢陽有與外國爭論訟獄事與公事頗相類惜予不能追其詳以是知福恭事猶未必能盡傳其善然即此亦足見公之爲人矣嗚呼公不亦傳人也哉

書錢大昕重刻孫明復小集序後

右序見潛研堂文集按歐陽永叔誌明復先生墓不言有文集若干卷李燾續通鑑長篇曰中丞國子監直講孫復治春秋不惑傳註其言簡易得經之本義既被疾樞密使韓琦言於上選書吏給紙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卽復家錄之得書十五卷藏秘閣所謂十五卷者謂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又春秋總論三卷合之共爲十五卷卽歐誌所云得書十有五篇是也竹汀先生以近刻小集有文十八篇爲增多三篇疑後人別有所據而附入之殆偶誤耳然竹汀號博極羣書乃於郡齋讀書志所載睢陽子集十卷無一語引及則亦考古之一疏也

孫明復小集跋

宋孫明復睢陽子集晁氏郡齋讀書志又見文獻通考凡十卷宋史藝文志所載亦同自明以來諸家書目不見著錄蓋其佚久矣乾隆時館臣編纂四庫全書凡從永樂大典輯出宋元人集弗啻數十家獨明復小集文十九篇詩三篇提要謂出自泰安趙國麟家蓋從宋文鑑宋文選諸書鈔撮而成則當時僅有此本可知按趙本後爲邑人聶劍光刊行錢竹汀嘗爲之序所謂雜文十八篇者蓋本無世子删聯論一篇也攷錢序作於乾隆三十七年壬辰至四十七年四庫全書告成故所錄明復小集有文十九篇與聶本同又按趙起胥序謂其先人撫蒞安慶始獲此鈔本亦不言何人所輯道光間徐清惠公守泰安刻魯兩先生合集所據卽聶本凡詩文二十二篇附錄自宋史本傳歐陽文忠公墓誌銘石守道泰山書院記外增多五則聶序謂得之嚴道甫與文淵閣本篇數不同魯兩先生者謂明復與其弟子石徂徠也吾友張次陶既得明人影鈔石徂徠集爲鳩資重雕板存尙志書院而明復睢陽子集不可復見今年夏予歸自皖中暇日因校閱石集爰取徐刻孫明復小集重爲校訂付諸梓人俾與徂徠集並行於世聶徐

兩本與宋刻聖宋文選宋文鑑文字閒有異同今以屬及門丁汝彪別爲攷異一篇附於卷末以質當世知言君子

書侯官謝退谷先生致諭語後

余所見此書凡數刻近年閩文介公尤深喜此書嘗一刻於濟南書局再刻於解梁書院附綴評語皆極精當茲更得竹農太守刻於南陽俾承學之士家置一編由淺近以入精微卽與伊洛淵源錄諸書相輔而行可也太守屬余爲弁言余謂古人書不兩序今既有又稱學使文以闡其義太守復自述重刻之指矣昔尹彥明從

學伊川得同人所鈔先生語質諸伊川伊川曰若不得某之意所語者徒彼意耳學者讀先正遺書貴得其意之所存觀謝氏自序謂凡所不知不能與未嘗倡力者皆不敢爲諸生告世之學無心得而敢於輕薄程朱者其亦知返躬自愧哉

論策合鈔簡編序

論辨之文蓋原于周秦諸子與戰國策士自孔子沒而道術歧學者各以所見著書詔後世道有異同政有得失於是諸儒論辨之說興爲後世古文家曰論曰辨曰說曰議曰解曰原曰對者皆是策論亦其一體也宋眞

西山氏選文章正宗分辭命議論敘事爲三類而以賈生過秦論與陳政事疏並入議論近世姚姬傳氏纂錄古文辭分爲十三類以論辨居首而以策論附奏議後其義當矣湘鄉曾文正公經史百家雜鈔又併爲十一類而統以著述告語記載三門予嘗謂姚曾所分門類雖論次微有不同而要不出乎眞選之大端蓋告語即辭命著述即議論記載即敘事而詔令奏疏書牘論說序跋傳誌諸類俱在其中矣又嘗爲之說曰詩賦行而昭明文選重道學盛而文章正宗興由元明至今二書所以不廢者則科舉取士用詩賦與經義之效也然自經義變爲八比文又降而爲近日之墨裁風氣乃愈趨愈下學者所誦古文亦大半爲庸濫選本幾不復知文以載道之旨矣曩予嘗擬編刻文章正宗約選合續編爲一集（續編悉歐曾王蘇之文合正編所選韓柳文實唐宋八家名所自始）以正學者趨向去歲主講宛南書院適功令改用經義策論試士因有書院課讀三種之選今年承乏河南大學堂見各省學堂所誦大率爲古文辭類纂諸生或從予問作策論程式因取姚選論辨與策論諸篇爲　御選古文淵鑑

御選唐宋文醇所載者得文三十餘篇間於姚選外增附一二則采自文醇並爲方靈皐古文約選本所同而

劉才甫評選八家文實姚選所本故於兩家評語亦附焉蓋近日言古文者尤喜稱桐城派當時實因吾鄉周書昌編修一言（見惜抱軒文集劉才甫壽序）爲姚先生所稱述以至於今遂如前代詩家之別有江西派或震而矜之否則從而菲薄之是二者皆非也夫文亦何貴宗派惟其是而已矣姚先生謂退之著論取于六經孟子子厚取於韓非賈生明允雜以蘇張之流子瞻兼及於莊子學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予更謂韓之於莊歐陽之於荀蘇氏父子之於韓非子呂氏春秋皆學之至善者今周秦諸子之書具在學者宜知所取法其可

守一先生之言姝姝然以自悅而自足哉是編僅欲爲學者舉其要故所載選家評點頗詳附著文章源流正變亦所以致予之意焉光緒壬寅秋初

望溪文集補遺跋

此集業已刊行續於宋氏鈔本舊雨集內錄得望溪詩一首今補刊於後近得張生宗瑛書云陳公廟碑乃曹一士謨庭作詳見錢刻碑傳集予攷謨庭文曰四焉堂文集　四庫全書僅列存目提要敘其論文宗旨頗與望溪爲近方選四書文曾載其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一義碑文作於雍正十一年望溪是歲年六十有七正

充一統志館總裁或當時屬爲代作亦未可知又李世賁墓誌銘李阜侯墓誌銘並已見戴刻集外文補遺予編刻此集時未及校對近得許君鼎臣書始詳言之此三篇今皆刪去附記於此以志予年衰學荒之愧時丙午秋七月既望葆田記於大梁書院舊館

誥封朝議大夫許君墓誌銘

君諱仲堃字詠庚姓許氏先世本江蘇吳縣人四世祖諱金鼎乾隆朝由雲騎尉世職官至山東登萊青總兵至君祖父始徙居湖北江夏父諱登瀛誥贈朝議大夫母顧氏誥贈恭人生子二君其季也幼穎悟讀書數行俱下長益篤學屢試不售以養親故乃改習申韓之學年二十三遊河南當道爭相延致每定爰書士大夫無不推服由是品望日隆家道亦以漸裕矣佐柏府二十餘年定讞平允歸本仁恕全活甚眾嘗手輯謝氏秋讞志捐資刊行刑名家多宗之尤以引掖後進識拔寒畯爲己任性慷慨好施予平生未嘗干謁於人人無親疏遠邇有所求未嘗拒故遊幕所致累萬金輒隨手盡事親孝謹兄弟白首相友愛有妹少寡君迎歸於家撫其子成立爲援例入官從父昆弟三人相繼沒君撫卹其孤月給贍金視如己子其行誼卓卓如此晚年尤愛

習靜嘗獨坐一室吟詠自若著有悔不讀書齋詩鈔若干卷嗟乎以君所得使其少獲展布備國家任使豈不遠勝於闒冗者流顧僅以佐幕終其身此吾徒所爲深惜者也君生於道光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卒於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八日年五十有八娶吳恭人候選訓導炳林公女性雍穆通詩書明大義相夫以敬事姑孝能得歡心尤能佐君周卹親友之窮乏者先君三月而卒年五十有五並以子官加級膺封典如禮子芳花翎同知銜分省補用知縣好學能古文女二長適候選知縣鍾文次適河南拔貢知縣賀柏壽將以光緒某年月

日合葬於某鄉某里余與君初未相識同治中先人宦遊湖北與君本師常君相友善余蓋聞君名久矣及是君之子芳介余同年友鄧舒文以狀來請銘乃爲銘曰有蘊於中不克以施孰謂餘事乃昌其詩嗚呼許君而止於是積善流慶貽厥孫子

校經室文集補遺跋

右孫佩南先生校經室文集補遺一卷孟津許士衡孝廉所裒輯與劉翰怡京卿爲續刻於滬上者也烏虖先生之文其盡於此歟曩在濟南金泉書院張漢三廉訪嘗請先生自訂所爲文先生諾之顧自以爲不足存迄未一理也先生沒嗣孫幼弱同人大懼其散佚毛君稚雲搜請其家僅得文若干篇而孝廉抄存之稿固未之見也士君子困衡里巷中至於文章自娛其事至可悲故知其人者雖一簡之微片言之細莫不加以護惜冀其傳於後世是非徒爲其文也望古義之遙集懼後學之無師氣類相感有不能自已者況師生之間而所輯又不止一簡片言者乎此許君所以拳拳於先生著述而有補遺之舉也夫有道之士恐立言之易駁而載道之不可苟務取生平所作抄汰而草薙之其所遺誠不足貴故國朝方望溪文補遺張皋文茗柯外編皆視本集爲稍遜而後生小子尚於此見先正之學之醕與去取之嚴而崇致其敬則夫遺篇斷簡其爲原所散佚者不尤足重哉先生自言受古文法於武昌張廉卿其文樸質弇雅一以桐城方望溪爲歸嘗主大梁書院得望溪遺文一卷爲刊於濟南當時大雅咸贊歎之先生

亦私自訝也而孰知身死之後以古道自任爲刊其遺文者有京卿其人耶又孰知抱殘守闕之孝廉卽其及門弟子耶則劉許二君之意抑亦先生之意矣文章之在天下其精華光氣固無時而沒觀於此又欣然爲斯文幸也壬戌孟冬福州黃曾源書于青州之含瓦石齋

198冊 788頁 98年版 1 34A

觀古堂文外集

觀古堂文外集

戲擬大菊國大總統羅雪遜位新選大總統冒運詔

竊惟一姓之興國有與立五德之運貴在當王余以涼德總攬菊國大政一載于茲本期八表之淸塵乃遘四郊之多壘田邊非種妄希鞠服之榮籬下寄生幻想黃袍之兆遂使宮中無主薰穴而求井底稱王洒灰不去則有儒林外史乘閒而陰扶馬二先生何殊草澤奸徒僭號而擁立朱三太子玄天龍血戰事起于旡陽紫色蛙聲餘分竊其閏位朝官銅臭何人矜晚節之香士女輖飢無處覓落英之食國幾無以爲國君則誠乎不君余滋戚焉民無歸矣爰乃御九華之帳延攬羣英彈十朵之丸驅除非種斂青

霜於武庫秋色回春邀白月於文房夜光徹曉差幸天心眷顧民意謳歌嗣統以來當機無誤淮南汝南之華胄版圖闊而玉牒分司鈴子球子之宗藩戶籍多而金甌永奠敢謂八荒無事鈞衡同笙磬之音試看萬國來朝巾幗受冕旒之拜茲者時當改步歲一周天政立共和人三成衆幸垂裳之有託識神器之所歸華年詎比耄期本早有倦勤之意遜位不須明詔恐難安反側之心當茲授受禮成玉璽終歸日角所幸明良喜起仙桃早識天顏惟冀率爾有司匡余不逮拾遺補闕毋圖黃屋之尊榮保泰持盈當建白宮之事業從此人民壽考源源湧徧地靈泉何妨宮禁起居日日作重陽佳會退所還居北海趁賞花而開北海之筵悠然忽見南山願捧杯而獻南山之頌

戲擬大菊國新選大總統晉運答前總統羅雪遜位

詔書

伏以中黃貴冑本九華仙子之遺鞠部班頭列萬歲太平之舞自昔璇源篤慶造邦女几之山迄今銀漢分流拓地褭砧之浦爰乃闢人間之華族黃種南强因而馳域外之英聲朱嬴西被九百品之圖錄分移上苑靈根廿四番之信風不到重陽佳節椒聊卜其繁衍苗裔益以榮滋苟非國立眾芳扶黃炎之正統何以運承土德握赤緊于中樞蓋既有以準天極之尊夫豈能不負后來之責春生秋殺佐白帝以乘權朝飲夕飧徧蒼生而食德歲歲賜花糕之宴曾經近侍九霄人人醉菊醆之醪正值大酺五日然而

百花世界本難閱三秋而歷九秋縱然千葉兒孫安能傳一世以至萬世故識時務者爲俊傑遂變國體而成共和赤伏祥符正應卯金之位黃流色貴仍居戊土之宮國基已奠乎三年民主迭更乎四姓邇者恭承明詔齒及奴奴雖然俯順輿情身慚婀娜歸往難追王迹會藍赤黃白黑之種族來稱萬壽之觴服食本出仙方歷一百二三十之期頤不夢九齡之錫明年此日都成過去之黃花應天順人姑且移居於紫苑本法後王之意敢忘前事之師是用率我舊章楓陛畱茅茨不剪儆予有眾藩籬防蒿艾相侵步亦步趨亦趨矢拳拳服膺之念花當花葉當葉表心心相印之忱國本立而四維張瀛海之鞠塵永淨秋氣清而兩儀肅新宮之彤煒揚輝君曰俞哉余知勉矣

戲擬大菊國大總統就職大赦天下令

夫五刑之罰本爲儆姦宄之冥頑三宥之條特以示盛明之慈惠是以大禹下車而泣罪黃屋表其哀矜成湯解網以施仁赭衣減于繫獄聽訟酉甘棠遺愛人懷召伯之賢獻因聞采藻昭音士頌魯侯之德春温秋肅體造物以成功仁偶義宜育羣生而在宥將欲與民以更始必先合宙而來柔壇築金雞七尺之絳幡早樹門懸丹鳳五花之紫誥隨頒余以藐藐之躬而領芸芸之衆靈符歸于曆數蓂階早應嘉祥大寶舉自衆擎松棟虛成拱極然而大赦乃根諸約法上刑不濫及士夫有仁政始見仁心錫類之恩推食首先億兆惟壽身乃能壽世延齡之賜大酺合徧埏垓是用命我所司咨于有衆凡九年九月以前所犯悉令其申停若八旬八歲有辠之人並寬其拘繫以故蜂媒蝶使涉偷香竊玉之嫌雷部風姨逞覆雨翻雲之勢苗蟲桑蠰擾及鄰封犵草蠻花酉爲邊患科其衆犯實爲瀆法所難容議以亭疑尚卹蠢愚之可赦乃若天吳八面團茶居裋褐之奇郭索兩螯輸稻恃甲兵之利金錢小豹潛竊鹿苑而啣花鐵鎖乖龍泛濫鴻流而害稼或甘爲黃禍無同種異種之區或行習左途本似花非花之類是則與邪蒿爲伍自外生成亦且如滋蔓難圖有傷風化此皆在無赦之例豈云三尺無情更當嚴非種之鋤雖有百鍰不贖治亂國不用重典無治新民德非滌舊染不新此令

戲擬大百穀國大皇帝賀大菊國新選大總統就職

國書

朕惟土爰稼穡食居八政之先天主行生春列四時之首惟食也以五穀爲美故叔粟與布帛同功惟春也以百花爲榮有草木則園林生色芳塍畫罫豐穰預兆於良苗時雨流膏兌澤徧周乎凡卉春官桃李探花聯弟子之班舊主芙蓉剪綵助江山之勝斯固極遊春之樂事攜柑獨往聽鸝趁修禊之韶光鬬草先尋撲蝶者矣乃若商飈告警天地皆秋寒露先零山川變色萬畝穫黃雲之稼歲事成功一林綴紅雨之枝物華改曜于斯時也羣芳無主牡丹之王號先除衆花誰魁梅點之天心未復風姨肆其惡劇霜女助其寒威則有水國蓼花朱顏浴露都梁蘭葉紫色迎霜貯金屋之海棠西府附庸國色種瓊樓之月桂南臺吹送天香老少年產自秋深座酉佳士須曼女來從梵淨位列賓卿外此雞冠牛鼓之羣下逮錦帶秋羅之屬莫不喁喁望治薰丹穴以求君昫昫懷仁待白藏之作主恭逢大菊國大總統殿下成都舊族啟石室之靈圖酈縣名藩衍銀潢之別派隱居求志本甘爲巢許之倫側陋明揚適躬際唐虞之盛乘時利見是金色女現帝王身久視長生以玉天仙變莊嚴相朝綱凜然秋肅陽節待其春回樹麥滋榮歷頒小正麴桑易服色應中央宮中之蘙佩辟邪固無取昌蒲搗藥庭下之草生指佞更何煩修竹彈蕉澤遍

投醪九日賜延齡之箋歡臚擊壤萬年稱介壽之觴

戲擬花國大總統賀大菊國大總統就職國書

伏以兩儀定位坤貞象變乎玄黃二曜重明離麗資生乎草木自神聖之女媧御世而姬姜之母姓繁孳帝王本感天而生芝草不以無根而降貴男女乃因物而化芣苢詎須多子而稱奇是故鴻濛未闢以前以逮草昧初開之後人長倮蟲之族惟知穴處巢居世當閉蟄之時祇有草衣卉服凡今之所謂鶯花社稷錦繡山河武陵桃花之源唐昌瓊花之觀莫不空空色色渾渾茫茫席莞葦而累蓬蒿有山林而無園囿則有風流天子擊羯鼓以催花月季仙人著蝶衣而布種召陽春之煙景煥文藻于江山冬煖曹林梅占花魁之選春回幽谷蘭生王者之香牡丹亦鼎足而王擅國色天香之勝葵藿本矢心相向抒墨藍金粉之奇然而百卉芳菲天無言而成化萬花飛舞春有腳以相扶迨經一葉之驚秋遂致眾芳之失馭欽惟　大菊國大總統殿下本九華之仙種含五美之靈姿應時而收萬物之成功秉氣而得五方之正色黃裳元吉法堯舜以乘裳鞠服尊榮撫甸侯而綏服時乘二九起羣陰而伏重陽德邁五三斂春華而歸秋實擁天冊金輪之寶相垂簾舊有朝儀媚維多利亞之奇葩加冕且援成例歷春夏冬而推行秋令遠來捧日之黃人統東南北而坐鎮西陲權作飛霜之白帝某等忝同黃種謬附青雲所期第二其和叶萬壽無疆之頌禱並祝大千世界有四時不斷之芳華

戲擬百草百木百果百藥四藩部賀大菊國大總統就職表

伏以黃龍戴舜館甥迎貳室之賓赤虎興劉亭長踐九階之位故世無論揖讓征誅之異天下惟有德者能居君不分皇煌帝諦之稱聖人以得仁爲守位潛龍變化匹夫可登九五之尊法象昭明王者有取一三之貫欽惟我

大菊國大總統殿下白華志潔紫綬榮膺世襲清芬擅玉葉金枝之貴身輕長壽含蓮華柏實之香乘霜降而樹陰威厲秋容之晚節抱日精而舒采曜回春意於重陽本爲隱逸之倫抽簪散髮自愛孤芳之躅吸露餐霞薄富貴於浮雲長壽玉笥山中之客覩榮華如隕蘀本非金鑾殿上

之人乃者國步中移天心西顧振商飈於上苑萬木先零降寒露於疏林百花無主蘭芳九晚不逢五運之當王梅放孤山尚待三冬之錫命以故散花仙女空餘兩裏清風種秫高人相對一樽明月亦有蓮花博士官比瘦羊芍藥女郎客如歸燕羞對素娥之照畏逢青女之威茲幸共託㛹懞感行路之邀樾蔭相隨劍佩趁早朝之待花迎聯三槐九棘之班周室同頒爵祿序一穗五松之秩漢家自有官儀某等謬託同根竊慚非種奉九闈之命式列四部之藩封我族本王孫或派分靈壽或佐安期生之窋實食之九轉丹成或守長桑君之禁方服者百年黃耇版籍附南陽酈縣畫圖歸西蜀成都率土剛逢四裔來賓鞠服無忘

恭已中原不可一日無主黃袍合勸加身謹奉表以聞

觀古堂文外集終

觀古堂駢儷文

長沙徐楨立署

庚午歲仲春月刊

觀古堂駢儷文

（南陽葉德輝煥彬甫撰

募修宋福王趙忠定汝愚殯墓啟

昔者盧植名儒魏武下令以除其墓徐穉高士顧劭入郡而祀其塋拱木已積綿林法師之德音宿草如新贈稽侍中之官爵豈不以鶴歸華表狐死首邱千載以上之陳人凜然生氣百世而下之頑懦興者聞風倘遺跡之未湮斯英靈之不泯何況阡岡鬱鬱畱正氣於乾坤祠廟巍巍有大勳於社稷生則朝廷之柱石沒爲箕翼之星辰赤手擎天挈黃袍而定策丹心貫日扶素幄以朝元斯則柴侯墓前松挺後凋之節鄂王墳畔樹分南向之枝如宋謚忠定封周王丞相趙汝愚者本以宗藩玉牒之親而承顧命金滕之重雖有東國流言之漸究無南宮復辟之嫌假使龍鼎之夢難誣羊琰之生有應安知不如武侯之中興漢祚令公之再造唐基何至一汴二杭等殘棋之難收拾十街三市聽秋蟲之亂朝昏而乃羣小盈廷趙鼎易折奸臣秉軸韓盞難敲屈平之放汨羅鴟夷飲恨賈誼之弔湘水鵩舍生災暴甍之耗傳自衡州歸殯之期遠逾湘浦迄今一抔荒土猶傍妙高之峰百尺殘碑誰尋稚子之闕本朱張講學之友魂魄相依當洪楊寇亂之餘劫灰未燼玉魚金盌時出人間石馬銅屏長眠壠畔雖滕公槨見鬱居此室已三千年而柳下壟成宜禁採樵于五十步爰乃鳩工大舉馬鬣重封人皆負土之侯葩客豈墮江之王果所冀枌榆父老薦紳先生發思古之幽情表勸忠之令典敢當師石萬鈞移蜀帝之碑眾志成城一錢起劉智之廟將見赤黃之氣散作雲霞山水之音時聞絃管霍去病之營冢山擬祁連魯校尉之藏幽地成直瀆長沙之民十萬戸識伍子胥樹櫝之墳天水有國三百年畱鄭所南畫蘭之土

按宋史羅必元傳必元進賢人嘉定十年進土知餘干縣趙福王府以汝愚墓占四周民山必元直之據此則知忠定已歸葬餘干墓不在長沙也或者當時權殯于此後人慕其忠義存此抔土示示不忘耳

擬奏請以宋趙忠定汝愚加封列入祀典公呈

爲宋室孤忠湘江遺廟公懇奏請加封列入祀典以隆報饗而繫謳思事竊以聰明正直曰神義垂經訓死事勤勞則祀禮順輿情有宋謚忠定封周王故丞相趙汝愚殯省治南門外之妙高峰墓西南隅曰納湖今名南湖港有廟在焉地望本善化名區事蹟載湖南通志山邱蓬顆片石巋然里社叢祠瓣香在此其由來舊矣嘗考宋史列傳稱王學務有用忠不慮身本天潢貴胄之親居樞密要津之地於時兩宮多故儲位久虛太上寢疾而垂危羣僚解體而乞罷人心爲之騷動國本幾於震搖惟王國爾忘家才堪濟變奉御批而定策請內禪以垂簾黃袍擁立新君素

幄扶登大寶卒使宗社得安如磐石欑宮永奉乎山陵此其勳勞著社稷精忠貫天地史傳所稱洵無媿矣然人知王之功比伊周不知王之學宗孔孟人知王爲救時良相不知王爲理學名臣時則大儒若朱熹者方以差知潭州諭降猺洞黃裳以爲學不及而欲進之於宮僚留正謂其性過剛而恐不宜於直講王獨首相薦引不次超遷俾侍講于經筵得盡心而啟沃假使內無韓侂胄居中用事外無趙彥逾盡疏指誣則慶元之新政何難繼述于祖宗崇憲之象賢並得增光于宬史而乃衣冠黨禁湯鼎謠成熹既以直諫而去官王亦以流言而得禍始則永州安置示朝廷有必欲殺之心卒之衡郡暴薨授守臣以合謀死之意此所以讀考亭學案歎黨禍之亂是非而過長沙故都畀忠靈而深仰止也伏思柳下之壟禁其採樵嚴陵之祠薦以行潦矧乃禦災捍患澤被一方立懦廉頑風聞百世斯固春秋報賽宜俯順乎民心廟祀尊崇非侈陳乎神道紳等感懷明德取鏡時艱援古人祀社之文彰盛世勸忠之典爲此呈懇　台前賞准察核示遵可否據情奏請加封列入祀典俾隆報饗而繫謳思伏候　鈞裁具呈以聞

善化雷優貢故妻錢夫人墓誌銘

夫人錢氏甯鄉錢崇光之長女也遥遥華胄系出彭鏗頎頎碩人佼如齊子閨門具禮幼不還於孝思淑女好逑人皆稱其窈窕年二十四歸吾友善化雷君愷于歸百兩知鵲有之盈居威儀三千嫻雞鳴之問視爰自釐降逮事舅姑蓄榛栗以佐旨甘采蘋蘩而供祭祀山容河潤表象服之委佗日往月來守牛衣之困厄雷君方以茂才異等蜚譽上庠揚雄好學不爲章句之儒鄭玄舊貧遂去厮養之吏羊皮未遇誰惜屐屨驥足將騰終離羈勒迫乎五年博習已成大學之基四術興儒遂入司徒之籍祿代耕而捧檄不卑小官□□□□而鳴紘暫留尹尉夫人克修內政無

間人言上則敬奉其尊嫜下則輯和其妯娌一門雍肅時聞環珮之聲三黨交親日敘壺觴之樂以是瓶罍不罄士夫無內顧之憂宜乎璜琚相安君子獲偕老之慶胡乃昊天不弔豎子爲災積善無徵沈痾不起經壺貯淚猶看血色之霑衣紫玉成煙但見眉痕之掩岫以癸丑年九月六日酉時卒於長沙里邸距其生爲光緒丙子閏五月朔日亥時春秋三十有八粤以甲寅年十二月十六日葬於善化石馬鋪月亮山之陽巽山乾向無子女一雷君以滄桑有變陵谷終移命表芳徽勒名貞石嗚呼張瞻炊臼增人失釜之悲莊叟鼓盆觸我亡舟之痛銘曰

懿惟令婦出自彭城女師淑慎毋敎賢明作配馮翊相夫有成珠胎兌索玉質坤貞中霄比翼大陸塵兵清寧失序憂患戕生巫陽下詔王母將迎塵宵委佩月夜聞笙青山不改白日先傾人疑鶴化客善驢鳴哀彼行路眎此高塋

湘潭袁法毓繼妻傅德春墓誌銘

夫人傅氏諱德春湘潭鄉嗇夫傅承毅之季女也殷巖作相衍支裔於南陽漢節封侯振聲華於北地分璇源之別派世系清河擠瑤圃之奇葩仙根閬苑穠如棠棣詎獨王姬美若苕華寧惟岷女十三教織愛蘇蕙之回文二八知書誦左芬之佚句爰自登笄之歲爭修納幣之文以光緒二十九年八月適同里袁法毓爲繼室求我庶士未愆梅摽之期宜其室家遂叶桃夭之什尋鸞膠而再續琴柱新調鍊兔魄以重圓鏡臺依舊于時夫人鵲巢甫定蝸舍初營北郭先生披羊裘而偕隱東鄰姊妹擕蠶薄以扶將升堂則仇覽免冠貰酒而馬卿滌器斯固金蘭託契戴弘無出入之嫌絲葉成陰杜牧有遲來之感已既而珪月待闕金飈戒寒天道無親地維遽裂飛竈之散遺疾難期畫龍之符畱年不效薛靈芸之血淚貯滿壺中盧媚兒之口脂空流枕上以癸丑紀年七月二十五日子時卒於殘梅村之里宅距其生爲光緒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子時春秋二十有七卽以其年八月吉日葬于苦竹坪之鳳形山癸山丁向子一文偉女二載貞菊貞霜飛員嶠先封節女之陵日薄虞淵遂掩賢姬之墓弄羊家之條脫緣託三生夢牛相之花牋香聞十里銘曰

九嶷之野二妃所都有命神媪降生麗姝浣紗西子釆桑羅敷賤日殊衆好女有夫其夫云何袁氏之子四世三公千人一士衞玠璧人陳平玉美吉日乘龍良時射雉香沈寶帳漏轉銅牌銀魚對躍玉燕投懷幸哉有子生也無涯俄驚釜破永歎珠埋落葉哀蟬寒林悲鳥孫楚情文張瞻夢兆嗟我悼亡思卿年少昔侍朱匳今迴丹旐離離青麥蕭蕭白楊驚鴻渺矣彩鳳云亡誰尋羅襪更覓香囊魂迷下蔡神往高堂而暈摧霞眉痕掩岫腸斷蘼蕪心傷荳蔻石作圍屏雲疑廣袖環珮空歸瑤琨永壽

重修先族祖姑瓊章仙女墓碑銘（代）

蓋聞西池王母靈山都犂水之濱南嶽夫人福地主朱陵之洞檢天仙之玉籍多占蛇虺之祥擷閨秀之金荃自叶鸞凰之韻由來才女前生皆慧業文人曾是藐姑在處有淵泉處子亦有秦宮毛女餐柏葉以成仙唐室眉孃飯胡麻而得道誤杜蘭香之小謫玉簡留題羨羅鄂綠之飛昇金環待贈是則楞嚴貴種非同弄玉之王姬位業眞靈詎比解珠之游女何況宿根清淨出自韶年累葉科名生從華胄學道棲霞之觀兄事王喬侍書駐月之宮母依女狄正標梅之迨吉方歌百兩盈門忽贈芍以將離空顯十千維耦如我瓊章祖姑其生死誠有足異焉者也祖姑諱小鸞字瓊章一字瑤期明工部主事天寥公諱紹袁之季女清寶應知縣橫山公諱燮之女兄也夫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嬌女之愛豈曰過情矧乃靈鍾玉勝之奇幼稟金鑾之慧或性耽安逸弄易安居士打馬之圖或習好嬉遊尋鉤弋夫人藏彄之戲將見畫眉之暇秖適間情充耳之傍多陳翫具宜其覽衛恆之筆陣未解操觚披蘇蕙之璇圖有慚學錦也已惟我祖姑秉靈離巽席厚鼎豐其姝表說懌之徽季女有尸齊之敬生成窈窕契德象以無心初識之無誦離騷而上口綺歲而工辭賦體辨齊梁笄年而學琴棋識超嵇謝紅凋楓冷續佳句於吳江綠長苔肥覓仙蹤於蔣徑詠鷓鴣天而寫志一夢初回演鴛鴦夢以傳奇三

仙下降此我祖姑之夙慧也自昔彩鸞霽韻擇嘉耦於文簫雲英寄詩結塵緣於斐渾呪庭前之桃樹劉綱本夫婦同仙掇溪上之蕪菁阮肇成婚姻贅壻蘭昌三美頻傳鶴苑之書銀漢雙星有待鵲橋之渡人間天上皆朝雲暮雨之行踪月朗星稀多紅杏碧桃之豔影惟我祖姑十年不字八垢皆空內徵方聘以玄纁消息忽乖乎紅線妖興夢棗蠹符王子董之占數定剖瓜詩應呂仙翁之讖貯黃金而作屋俄驚月窟嬌藏飾白玉以爲棺忽逐雲旗晝下撫冰肌而繐幌掩燿升屋皐呼展玉臂而形管書名搴帷尸解此我祖姑之靈修也且夫才子成佛在靈運之前天女見身授維摩之記鹿女聞法華之教佛母成胎蛤兒生忉利之天牧人有牧既入無遮之會難追少廣之遊豈有曲奏玄靈闌入霓裳羽衣之譜道成丹熟復參黃花翠竹之禪惟我祖姑生有自來仙而成佛前身靈異隱居玉屋之山再世姻緣作配清河之郡祇以凡心偶動不迷過去之根法性猶存未犯貪癡之戒是故鏡未圓而先破繡將結而終分碧海無波永隔蓬萊之路彩雲欲散難迴棠棣之車幻金色銀色之女身依舊曇花一現閱小千大千之世界不逢枯樹重生此我祖姑之善業也或者謂生也有涯歎浮生之若夢愛而不見問鍾愛其誰知苟非太上之忘情未免積思而生幻於是筳篿代卜敂靈響於空冥杯筊陳辭託神通於玄渺望李夫人於帷帳少翁能致神君寄

楊太眞之鈿釵道士先招魂魄問傾國傾城之貌胡因賓婺先沈想胡天胡帝之容誰使瑤姬不返惟我祖姑始則示童眞於有花架下没則證佛果於無葉堂中月府僊人本屬姮娥之侶渺庵尊宿新招弟子之班供詞因齋戒而花霏七字專工對仗聯句得唱酬而璧合五言自固長城是知三世識神未脫詩人之結習且喜一家眷屬永除梵嫂之糾纏此我祖姑之淨行也嗟乎巴邱月落二喬之抔土如新智水星羅七女之荒塋猶在弔齊桓公主之冢水亦稱神詩吳王愛女之墳湖猶未涸塵生羅韈宓妃步月之鄉壙掩巾箱桓女埋香之處抑有辭工黃絹題曹孝女之碑銘曾傳字刻青珉補隋清娛之墓誌荒村弔古猶思青塚魂歸孤館談詩淚說秋墳鬼唱是有資於揮麈卻無與於驂鸞惟我祖姑瓊花表字卽色卽空玉蕊疑仙倏來倏去黃庭觀裏王妙想白日靈飛紫霄殿前謝自然青天翀舉山邱華屋原無生存零落之區方丈瀛洲都成縹渺虛無之境石灰囊懼畱痕迹何來玉盌金魚瓊花鏡追寫容光但見珠幢銀鶴菩薩雖連骨瑣難侔玉潔之君華女嫛亦是掌珍不逐桃媄之根葉痛一棺之長閉悽然匳檻塵封託七尺之高原渺矣佩環聲斷然而壟上申採樵之禁賞薄王頭都中治弔柳之風信傳仙掌何況譜通血脈諸姬本一姓之枝流族敵膏腴同祖盡三公之苗裔忍見殘塼委地等於北邙山上之叢坵任敎欹柱沈沙置之東

郭璠間之野祭 恭綽　忝居族裔幸託宗盟生長仙城熟聞眉子硯流傳之故實摩挲祖澤曾刊返生香掇輯之遺詩昔慕徽音有懷午夢近徵系本匪屬子虛白馬潮來遙望金閶之匹練紅羊刦換誰修吳郡之圖經宗人煥彬考功當纂編家乘之時有採訪先塋之役弁山攬勝拓修宋少保封樹之陵園溢瀆探幽重建明文莊兎租之墓石更以湖渟分水是洛川神女之都埭築葉家有陳市仙姑之宅雨前麥飯潛防隧道狐窺月下梅林都厭墓門鴟止爰迺高培馬鬣大闢蠶叢題碑仿三女之塋金凫夜浴營冢縮萬家之地石馬宵眠十里冬青一路染女貞之色雙峰春黛四山絕姑惡之聲放金枝玉葉之光寶相空畱陳蹟度碧海青天之夜芳魂應戀故鄉鯫生亦墓下子孫敢援筆而廣祖庭之記紀歲用山中甲子且摩厓而刊孝闕之銘銘曰

南陽鉅郡東越華宗縉雲徙族金紫頒封家承法緒史紀靈蹤粵惟有道是亦猶龍條枝秀出奕葉祥鍾名門誕毓淑女昭容是仙是佛何去何從卒歸梵淨卻避機鋒（其一）

笠澤之湄具區之浦一曲彼汾千年此土列岫鬟低遠山眉嫵秋月篋開春花裏舞碧草如莎白楊幾樹古墓犁田荒邱作圃鶴化何年鵑啼無主鬱鬱蔥蔥風風雨雨（其二）

恭聞令淑馨度齠齡含和蘊懿蹈榘懷型習嫻女憲雒誦葩經門楣王謝戚里譚邢樢蘿附託瓜葛伶仃呱呱寄養

娟娟歸寧如何天折遽赴幽冥傷哉婉孌逝矣孤煢（其三）南國無雙北方獨立林下風清顧家美襲舅氏詩容母兮歛泣追憶劬勞彌深嗚咽花葉傳書珠璣貫什小山擬詞大家撰集一卷茗香三升墨汁猗彼渭陽貽以端欵（其四）盜道無師有翅不飛旣歸佛國永別親闈含來鵩鳥室閉蜋蜮蟾宮委佩獅座傳衣囊空壓線石冷支機梨雲似夢薤露何晞鳥啼花落人去春歸神光離合脂澤芳菲（其五）秋來椿頹冬生草弱花鄂棠摧英華㙂落昔日池亭今時邱壑寶華佛庵疏香妝閣或存或亡以耕以鑿水逼前和石傾阿榔一穴孤存百堵斯作魂兮歸來顧而忻樂（其六）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滄桑易變宰樹難憑香銷麝帨景閟魚燈有時盜發或過山崩黑灰未燼赤熛相乘幸茲鄉土守以雲礽國無防護時有廢興松楸再植堂屋高增（其七）東澗記靈西堂集句鄒漪列仙徐釚本事競述芳徽用昭穀美緬昔先人暨余小子三代清芬一家信史畫像徵題遺文授梓思貽令名聿修歲祀市石絫書刊詞補誄（其八）

重修長沙開福寺碑

長沙出湘春門郊行約二里有古蘭若焉志乘以爲五代馬殷建國會春故園保寧禪師飛錫舊處因而改造爲開福寺者也紅羊劫後猶存般若之題赤雀飛來忽被祝融之厄指銅駝於荆棘殿宇成墟閱金狄之滄桑河山改步湖壇碧浪都成黃茅白葦之鄉山抱紫微難尋螺黛蘭香之迹詩客無挂瓢之壁雖十八學士徒有欷歔山僧虛托鉢之床問五百阿羅誰將供養起樓臺於平地非同彈指華嚴壘堁壤爲高山必具羅胸邱壑衡山寶生和尚者法名法利別號澄源臨濟宗四十三世之法嗣也本道場之龍象亦法苑之鶄鷺幼慕清虛早披鬀於祈陽白雲山雲岩上人座下力修梵行旋受戒於耒陽華嚴寺天輝長老函前方來駐錫之初卽發佈金之願萃四姓羅陀之衆頂禮洴沙合十方檀越之施心空樓炭爰乃鳩工卜吉始基奠定乎琳宮鴻藻增華傑構經營乎寶殿拓招提而延古德講經妙粲蓮花儲香積以供清齋會食味兼蔬筍塔修舍利鑫犀藏窣堵之光池闢放生魚鼈遂江湖之樂建藏經之閣七千卷大乘居三登說法之堂四二章開宗第一擲朱提而興土木歷六載而垂成披藍縷以啟山林儲五材以足用功眞神速一莖草化丈六金身靈應感通三菩提結盈千珠綱斯豈所云苟完苟美洵可謂之有始有終也已惟是茲寺之重建厥在今日有三難憶昔同光之交

斯際唐虞之盛四夷賓服梯航開賨布之源百物殷昌金玉等泥沙之賤吾湘中興將相出膺五等之龍章上國賓王例貢九江之龜錫萬金之產編爲甲秀之民五㸨之家祕有辛文之術昔稱貧國今本富區其時湘陰郭養知侍郎嵩燾衆推文苑之宗師恆假禪房爲吟社鯽魚名士多詭浪之詩牛馬史公哀倡詶之集厥後長沙王葵園閣學先謙流連芳躅迭主齊盟而同時陳程初鎮軍海鵬與德輝等亦復接席連茵郫盃屬草寸鐵禁持而白戰媿當蘇軾之奇才一條界破乎青山濫拾徐凝之惡札每當酒闌燭跋輒憂棟折榱崩無如術乏點金議同築室志勤運甓力薄爲山難收覆簣之功徒作望洋之歎今則四郊多壘草木皆兵萬戶流離萑苻遍野國有周赧王之避債更胡地以安禪人無龐居士之散財復何心於佞佛此其時之難也湘楚昔爲靈均禮魂之域俗尚巫風後爲濂溪過化之邦人尊道學淫祠野祭相傳猶楚人好鬼之遺太極通書固早爲宋學開山之祖是故青衿髦士薦紳先生家圖問天阿壁之離騷戶誦闢佛火廬之原道而況老聃近鄰於苦縣里崇仁讓之風莊蹻遠略乎滇池國本强梁之族自鬻雄開化歷今三千餘歲世不變其士風逮陳良悅道附於七十子徒士偏重於儒術值茲法教陵夷之日又兼兵戎假擾之時雖持百匹縑紈疇設桑門之盛饌僅列一鑪鍮石難爲藍舍之供張此其地之難也九流既廢三教

斯興顯漆分爲八儒釋老並稱二氏記休屠祭天之俗迦葉稱尊尋達摩面壁之蹤曇花再現玄風暢於震旦妙法播於離維西竺去漢一萬二千里程經典先來白馬南朝有寺四百八十處所碑題早紀赤烏造像至千萬尊法軀儀鳳別雕善業寫經仿十七行童卷彩鸞工繕法華五燈會元傳其衣缽三籃大藏飾以綫裝斯固發龍文千禩之光極象教一時之盛者矣然而三威蒙度丁景敎之流行九品區人奉天方之眞宰堂名禮懺猶傳也里之碑寺建清眞欲奪如來之席羣言淆亂異教爭鳴近且婆羅門高唱密宗法門難稱不二眞靈圖侈陳位業浮圖未許相參縱然神化丹青假託空空之妙手安得術精黃白飛來滾滾之流泉此其世之難也雖然萬物本由心而造有形先始於無形百事以有志則成漸進何殊乎猛進寶生和尚入維摩丈室轉如意法輪抱精衛填海之誠矢愚公移山之志靈臺經始自兼將作大匠之工廣廈宏開附設貧苦孤兒之院美哉輪美哉奐望露冕之相聯如斯革如斯飛立風旛而不動是則一錢起劉智之廟未足喻其艱難百錠捐金后之宮無以比其神勇者也嗟乎槽分五馬三人之肥料經窮殿捧九龍一世之雄風安在瀛洲燕語想昔年文讌之歡娛月圓蛩吟悵今日清歌之消歇弔故宮之離黍藏古寺於芳林幸從三寶皈依長保有策府丹砂之故蹟贏得一碑矗立敢希蹤韓陵片石之高文

長沙開福寺新建藏經閣記

一丈六尺之金身忽自梵天飛下四十二章之賫夾初從乾竺馳來佛言如是我聞演成經得億數言而盡世界無邊失會說其法有七二品之多蓋經律論三藏之文書早達四部洲之津岸而金水風十方之締構都成五印度之屏藩是故聶道眞有衆經錄之編斯釋藏之條流愈晰迨至費長房爲三寶記之續斯沙門之譔述常新譬之老室守柱下之藏無關尹不能發五千言妙道猶夫孔宅留壁中之蹟非魯恭何由黜卅九篇今文此開元釋教錄之成書所以有大功於淨土抑雍正佛經板之立庫乃得訓弘願於彌天也特是東方聖人西方達人水火競爭於末法道高一丈魔高十丈波旬突起於須臾因是唐有會昌折毀寺廟之風宋有宣和復還冠巾之詔于斯時也三摩正覺僅餘燼火之光十力神通全被塗灰之擾而況文字語言之末曾何與於傳燈唄陀繙譯之煩勢將棄之覆瓿當道法陵夷之會正聲闃寂滅之時貝葉翻雲難逢吳十三孃寫經之女阿梨照海誰招黃三八郎雕板之工坐使崇文四部佔坊本庫本之多並輪上洞三清極南藏北藏之勝雖金剛經刻成天福無人續修寶藏之輪且銅造像流布人區何處更開石經之峪洪惟我　世宗憲皇帝深通內學振起玄風我　高宗純皇帝纘述皇猷闡敭勝業于是七千餘卷之經典頒官本以廣流傳三十二相之莊嚴

請遺經如親謦欬取胡本舊經而參校存鳩摩羅什之新文擩婆羅外道以皈依得獅吼柱間之見證斯固合宋元明三朝之舊槧以勘正其異同集初中上一系之陳編而折衷乎淆亂也已先是長沙上林寺常靜法師留施心願自備工貲入京請謁有司給領全部是爲會城有藏經之始將使法侶得入道之門今寶生和尚以開福寺精舍之闢將近千年叢林之興盛傳五代而四方觀禮留無金繩玉檢之披八會窮源難求琅笈銀函之證遂乃援昔年之成案領全藏以分儲將謂七閣之收藏列架全從天一無異百城之坐擁充廚用足冬三所期人皆學陶元亮之流觀獲迷津之寶筏亦願客有如顧景怡之善論闢性海之璿樞華言夷語夷無事問疑於玄奘仁見仁智謂智何煩音義於慧琳試看飛閣流丹盡掃野馬塵埃之翳障卻望暮山凝紫上騰斗牛奎壁之文光通精文善法導達之眞詮世不乏譯經秦景辯廓落虛無吹求之衆謗我願當理感牟融

長沙開福寺新修放生池碑銘

在昔茹毛飲血始開强食弱肉之風合士範金漸修火化炮生之利包犧作爲網罟江湖萬里無以遂水族之生燧皇實創庖廚宗廟四時不能廢獻人之獻故鱻薨同以供王之膳而噞喁之口居多亦雞羊均爲養老之羞而游泳之羣獨貴自茲以降厥類斯繁食經除亥卯未之名雅訓釋乙丙丁之義龍唇龜魚蠯蠃之屬天官職有專司魴鱮鱐鮮鯤卵之珍內則主之中饋備美物而魚麗于罶別鱨鯊鰋鯉之稱式嘉賓而燕樂以殺辨罩籗汕樔之制考周書之貢物交趾出五尺鱓虵檢漢律之條文會稽獻三升鮚醬炙蟾風蛤産重眉州名蟹佳蝦歲充膳府乃至嘗子公之黿鼎因染指而禍及弑君進賭父以鼈羞非饗尸而怒逢飲客公儀作相邦人爭奉生魚羊續除官府吏先供食鯉蒓羹鱸膾張季鷹忽起鄉思菘菜鮑魚蕭武陵曾充聘享不知許事且食蛤蜊沈昭略將見諷於王融既設內齋復炙車螯王義眞得有詞於劉湛褚淵受餽魚之饋悉噉親遊何允貪蚶蠣之供侈陳方丈拾吳王之殘膾都成四寸之鮮鱗啜宋嫂之餘羹不惜萬錢之花費蚺蛇長逾數丈越人斫以爲上殽文蠡大容一升南士珍之爲美饌又況玄龜紫貝列本草之圖經玳瑁蟕蠵供岣柯之鏤琢藥物之需求既廣勢將竭澤而漁梓人之取用無窮幾欲攔江而網是皆因利物而害物殊乖聖賢與物之懷而且

爲養生而殺生有辜天地好生之德是以尼山垂訓釣而不綱宣父觀漁得而復釋老氏以清虛立教故羅天醮設清齋釋家以淨域爲皈故佛父譯名淨飯蓋十方世界皆生意之所彌綸而三教聖人本中和以爲位育此推恩及於禽獸商湯王所以祝犯命網之從寬博愛至於蟲魚唐肅宗所以詔放生池之廣設也長沙開福寺方丈寶生和尙既新殿宇更拓園林沿舊有之陂塘成新開之池沼源頭活水直貫乎河流山足靈泉潛通乎地脈沿楊柳曉風之岸臨淵而樂甚濠梁采藻芹半水之宮在頖而制存郊學鳶飛魚躍窺翔潛而早悟天機鷺宿鷗眠歛觜距而不賤物命是可見仁心之所默化物類之相感通載小船而千尾成斤但見陣雲之遠散設大罟而一鱗不獲無關佛咒之超生此間本遠隔城門永無殃及有隙仍壘成邱壑頗遂潛遊銜珠定有靈蛇信隋侯之恩必報飼米獨留赤鯉知子英之道將成何須廣畝爲池遠學陶朱公之貨殖試看臨帶郭（江）徧刊顏魯國之碑文銘曰

茫茫大造攘攘羣生胞與一體東西二銘上古有祭祇設太羹諸侯無故且戒殺牲胡爲饕餮乃肆割烹亨家曾父斟雉彭鏗熊蹯象白鷊翠魚鯖肉食者鄙鼎養何榮我佛慈悲與人懺悔減膳非齋蝶羹大快造善業塗出苦惱海地獄圖行屠酤業改庖丁善刀市無牛解獨氏連騎家無脯賣何況小鮮與彼羣介果腹無裨朶頤足戒水生卵化

一曰鱗蟲咸池浴日嘉穴藏風龍門點額鮫室潛蹤與人無迕聚族相容殺機頓起舉網俄空魴鰥笱敝鱣鮪罛窮別開生網坐闘幽宮水貢功德法暢玄宗次曰介蟲與鱗爲伍亦或陸居頗多穴處渾沌而生蹣跚而舞負甲以趨益孳其乳采作殽羞取供刀俎芥蓼椒薑鹽梅醬蒟五味之盉八珍之輔假以逋逃依然生聚同居異族厥惟水禽鵜美有翼鶩取無心辟鷉鸂鶒鶊島交鶄是有鷙性不懷好音如此非類毋使相侵鴛鴦濯錦翡翠巢金安栖水國絕跡山林早知魚樂坐聽龍吟十力無邊四生有庇水是法源魚皆生饋佛性隨緣天香應瑞卵誦觀音蛤生切利月印禪心雲盤卍字樂樹遶池天花墜地碧浪分流紫微挹翠一水澄清百靈受賜

觀古堂駢儷文終

郎園山居文錄

郋園山居文錄序目

卷上

前巷派葉巷支譜序
兩漢名人印考序
常熟顧氏小石山房佚存書目序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序
歲寒居士制藝序
天放樓詩鈔序
大鶴山人遺書序
續書堂明稗類鈔序
星命眞原序

縮刻唐開成石經周易尚書毛詩三經跋
嚴久能手抄儀禮要義跋
明萬曆丙辰進士履歷跋
明萬曆己未進士履歷跋
明天啟壬戌進士履歷跋
明萬曆丙辰己未天啟壬戌三科進士履歷總跋
舊抄本宋廖中五行精紀跋
影元本葉先生詩話跋
舊抄本元葉顒樵雲獨唱跋
明祝世祿無功集跋
明宋學士文粹跋
明宋學士續文粹跋
龍啟瑞古韻通說書後
瞿文愼詩選書後
張文達退思軒詩集書後

卷下

周虢叔大林鐘拓本跋
周格伯簋拓本跋
周寰盤拓本跋
寶應射陽湖漢石刻孔子見老子畫像跋
漢嘉祥劉村洪福院漢石刻畫像跋
漢竟寧雁足鐙銘拓本跋

郋園山居文錄卷上

南陽葉德輝煥彬甫撰

前巷派葉巷支譜序

世祿之制廢而宗法亡然猶賴有譜牒爲餼羊之告朔也自五胡亂華人民困於兵革於是蕩析離居不復守其田里蚩蚩萬姓之衆遂如蟲如沙一散而不能還其地著是不獨宗法亡而譜牒亦隨之亡矣六朝唐人尙門望重私譜巨姓世譜載於隋書經籍志者無慮數十家至唐末五代之亂凡前此所謂高門大族者又往往迷其所自出既斷而不可復續迄于有宋雖以歐蘇二氏爲譜法之祖亦不能上考唐以前之世系以徵信於後人斯固事之不能强致者也吾族由北而南始有丹陽昇州二支子姓散居江淮之間未嘗與吳中相合吾族之始蓋始于縉雲中更易代之際其源流亦不可知知者惟宋節度使贈少保石林公修譜斷自本身以上五世以南唐刑部公爲始祖公之後居蘇州洞庭東山有南北葉之別南者居山南少保二子桯以下舊譜各派子孫是也北者居山北宋諫議道卿公以下子孫是也顧論吳中族譜既祖刑部則固當合南北爲一族而今僅有少保子孫者以元明以來修譜諸公皆公後遂若以公爲不祧祖矣往者宣統辛亥族人大修吳中族譜推吾爲總裁以同遠祖新安派子誠丈任編纂詠霓丈領採訪諸事翰甫公捐巨貲襄經費三年而譜成而國已易姓矣雖無五胡唐末之兵禍羣惴惴焉懼其勿成而卒底於成則固翰甫詠霓二公之力爲多焉二公爲前巷派葉巷支其丁戶之繁與蔣灣相埒支又逾其派之半其人皆勤本業務農桑鮮服賈而遠宦者婚嫁不出里閈故無轉徙散處之虞又時修其支譜以收合之使少保子孫有瓜緜椒衍之慶則固他派他支所不及者矣族譜成後循其成例別爲支譜仍以子誠丈主之以吾方撰家世紀聞述德集二書考獻徵文時有前譜所遺佚者乃一一摭拾入之譜中是雖一支譜而實前譜之後編二公之有功于一族豈微也哉昔吾山明王文恪公家譜序曰宗法廢天下無昭穆猶有譜牒焉譜牒廢人忘其先天下無孝矣今委巷之人三世以前希不憒焉士也十世以前希不憒焉爲人之子孫而不知其祖爲人之祖而不知其子孫非大不幸也耶嗚呼何其言之沈痛也今二公既修族譜矣又修支譜矣俾一族一支之人皆知人本乎祖之義所知不僅十世以前卽委巷之氓亦各家置一編不至如文恪所慨憒焉者豈非百世之良法歟余幸與聞族譜之事又獲觀支譜之告成而二公方福履敦腴精神强固期頤以冀爲一族振先緒而裕詒謀者方未有艾而族譜支譜之編輯固猶諸事之嚆矢焉爾

兩漢名人印考序

光緒癸巳吳愙齋尙書撫湘余方自京書假歸謁公於節署見公坐中彝器古玉秦漢瓦鏡鉨印以及書畫古泉幣符節之屬充斥几案間導余流觀口講指畫若塾師之誨其弟子不自知其爲貴人也迨公罷職歸里余亦還朝忽忽二十年存不通問没未奔赴追念當時座客大半異物存者惟余與道州何詩孫觀察吳江陸廉夫布衣三人而已人琴之感殆有同情國變以來余頻還鄉里丙辰譖墓僦居吳市者三年訪公遺書板多損失訊公嗣裔人皆稱湖颿公孫之賢然以避世絕游卒未一晤今年七月公孫忽來寓先施余次日回謁亟詢公未散之物未刊之書公孫一一檢以示余中有兩漢名人印考二册皆公手書考證附以古近體詩展誦一過嘆公箸作等身獨未有詩集傳世今得此册益見公學問淹博雖不欲自居于詩人而近數吳中詩家必於公首屈一指矣嘗閱近人題詠金石者以翁正三閣學方綱復初齋集張叔未孝廉廷濟桂馨堂集爲獨多然翁詩涉考據而汨性靈張詩近疏率而乏聲調公則下語如鑄掞藻于馬班陳范之書彼近日僅以詩稱之人烏能望其項背耶公晚境迍邅躬遭黨錮鼎彝重器皆爲大力者負之以趨幸其箸述及身刊布者多海內承學之士猶時時得窺公學問之萬一今所藏吉金文字余友張菊生同年已用樂石印行此二册公孫亦欲影刊以余服膺公之一人屬爲弁言以資致信余於公所好亦好之公所學亦學之一切書畫金石題詠皆有纂述次第刊成惟於秦漢鉨印每欲說其文字釋其條例以存繆篆之遺卒以逃難四方時作時輟讀公斯册又不覺怦然有動於中矣公獲上信友出於至誠而一生功業未竟其成則以孤忠不得自伸不幸値當軸朋黨之爭誤中副車之擊百年論定余恆欲爲公一雪斯言今湖颿公孫能知護襲其遺書亟亟焉謀爲之傳遠計斯固公食報之一也公同時藏印最著者如濰縣陳壽卿部郎介祺歸安吳平齋太守雲同縣潘文勤公祖蔭身後未聞有人收拾其殘餘爲之流布湖颿公孫誠賢子孫哉戊午中秋同里葉德輝

常熟顧氏小石山房佚存書目序

常熟爲江南名縣其士大夫喜藏書自爲一方風氣以余所知前明有楊五川七檜山房趙清常脈望仙館儲藏之富遠有師承其後繼之者爲毛子晉汲古閣錢牧翁絳雲樓絳雲火後餘書歸族子曾述古堂甲宋乙元轉相傳授乾嘉之際有張月霄愛日精廬陳子準稽瑞樓近今猶有瞿子雍鐵琴銅劍樓盛矣哉以一邑之收藏爲中原之甲秀余友龐絅堂寺卿撰常昭志至以藏書家別爲列傳以襃揚之此固他郡縣所未有者也張陳流風百年未泯迄道光中葉有顧琴嵐先生小石山房張海鵬照曠閣屹然對壘既富藏弆尤樂栞行雖遠不如汲古鏤板之多亦不

至如愛日活字之誤故近百年間藏書刻書之盛必於顧氏張氏首屈一指焉顧張板刻甫竣卽燬于火殘片售之金山錢氏改爲守山閣叢書顧氏所藏毀于咸豐庚申赭寇之劫然京師上海新舊書肆猶時見其彙印馬氏玲瓏山館小學諸種及已刻小石山房篆學瑣箸等書則其精神之傳遠匪一朝一夕之故矣余恆言藏書而不知刻書何異骨董行客刻書而不知藏書亦棚鋪枋肆所優爲曾何與於表彰先哲嘉惠來學之事常熟爲藏書淵藪汲古以後照曠以外兼者無聞顧氏于絕續之交乃能兼舉並進苟無庚申一厄其祕册之刊布必視汲古照曠爲多何至一鱗片甲致令讀者時生觖望哉余家先世世居吳縣

洞庭流寓湖湘每喜搜訪故鄉文獻三十年前得顧氏諸璽印卽已嚮往其人滄桑以後頻回蘇城訪里中藏書諸家大都子姓彫落近日獲知顧君潤蟄則翠嵐先生之嫡孫也辱荷先施賜以家印諸刻幷出手編小石山房佚存書目見示大抵掇拾於灰燼之餘保守已至三世雖四部不備而世閒奇書祕笈以及元明舊槧名人手稿手校精鈔猶有百什之存焉顧君按目編存撰爲提要凡一書之得失印記之流傳數典如珍無不原原本本因是嘆君家先德搜求之勤且備未能如錢毛張陳諸家早成書目傳世爲可惜也夫物之成毀聚散固有數存乎其閒卽以常熟藏書家論絳雲殘膡轉入述古堂乃及身不能守折閱售之泰興季滄葦毛氏珍藏祕本先擬售于吳江潘稼堂卒以議值不合亦歸於季毛氏墨板較之照曠刻成而卽燬散者印行雖多然不再傳其板盡爲他姓所有愛日舊藏瞿氏得其十之一二餘則散之異地半罹劫灰顧君珍襲楹書守先待後使非中更寇亂則至今與瞿氏兩雄固佳話也瞿氏始聞寇警卽以巨艦載書渡江而北藏之海門寇平載歸損失無幾然使當日無遠見無大力則與顧氏同入坑灰亦恆事也此皆有數定者也方今日月失明夏夷互變神州數千年古物圖籍外人不惜巨值連車接舳捆載而西而中國二三老成亦復喪其生平拾遺人之唾餘轉相稗販此誠病入膏肓而不可施以鍼砭者吾願

國之賢士故家人人如顧君之抱守爲碩果之留遺是固斯文一綫之延而雨粟鬼哭靈爽所憑式也顧君其亦愴然有感也乎歲在已未夏正三月下澣五日同郡葉德輝謹序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序

三十年前官京曹時同朝如常熟翁師相同龢吳縣潘文勤公祖蔭順德李若農侍郎文田宗室伯羲祭酒盛昱福山王文敏公懿榮貴筑黃再彤編修國瑾皆好藏書講求板本之學其衆推爲領袖者則江陰繆小山學丞荃孫然其祕以爲枕中鴻寶者則人各抄仁和邵位西先生詳注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一書日夕置之案頭而已於時聊城

楊氏海源閣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歸安陸氏皕宋樓仁和丁氏善本書室諸家書目或未刊出或未通行邵注簡目外則獨山莫郘亭先生宋元舊本書經眼錄亦家有一編與邵書相驂驔顧皆不知先生尙有知見傳本書目也先生與位西先生生同時同爲曾文正講學之友其平生好書之癖亦正相同于時文正之女舅袁漱六太守芳瑛以收藏書籍著稱余得其散出之書中有錢牧齋絳雲樓書目兩巨帙行間皆太守手書朱校或曰此書今在余所或曰余有此書其搜訪又與諸先生同志而異趨要其流風餘韻之傳聞遂爲目錄家別開一蹊徑故在今日道喪文敝之世讀書者日見其少好書者猶見其多則數先生提倡之功爲不小矣此目向無刻本宣統初元有日本田中玉太郎以活字排印按其語句多先生身後事固知爲他人參校而印者未敢擅删然數百部之書一時售之罄盡旋有南潯張氏以小字排印于上海其本甚劣而亦風行最後則吾友傅沅叔同年亦以活字印行字大悅目視田張二本爲精然孰爲正文孰爲他人語亦不能分別釐剔也卽如書中每云靜持室此揭陽丁禹生中丞書齋名其後刻書目乃名持靜齋今各卷靜持均改持靜又改室爲齋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中丞喜藏書每得一書必請先生鑒別故經眼錄中所載大半丁氏所藏余方詫先生既刻經眼錄何不幷刻此書近年寓蘇城獲交先生從子

楚生觀察出示原稿乃知參校之語出自觀察隨時標記者爲多而當時先生不急急以此目付刊亦有深意蓋先生以爲宋元舊刻傳世日希既已見已知不妨詳示後人俾他日展轉流傳得者益知珍襲寶貴若宋元以外之刻本日新月異卽竭畢生搜訪之力終恐有所漏遺故此目存稿未刻者意蓋有所待也余因詢此目傳出之由則以一倭姓書估從觀察借抄藏之久之物故其書散失流入京師于是好事者轉相逐抄亦如當日之抄邵注簡目者然田中玉乃以活字印行其中訛奪甚多彼固不知原稿具在可以借校也先生是目雖與邵注同時而見聞各別蓋邵官樞曹居恆在北先生則往來蘇揚滬瀆值粵匪亂後江浙間藏書散出先生寓目頗多南北收藏各以地限兩目所載正可互證參稽今邵書已經其嗣孫伯絅太史刊行而此目眞本人尙未見余亟慫恿觀察付之梓人庶與邵書並轡而馳同爲津逮來學之盛舉觀察曰諾請爲之序余不敢辭謹述此目晚出原委以告世之談板本者而余得附名簡端尤有榮幸云壬戌雨水後學葉德輝謹序

歲寒居士制藝序

制藝之興離經解古文而獨立者垂八百年然其體實兼經解古文之長非融會漢唐人注疏精熟唐宋人古文義法未有能制勝傳遠者也前明爲制藝極盛時代自成弘

正嘉隆萬天崇體凡四變亦猶唐詩之有初盛中晚也其間作者無慮千家專稿房卷汗牛充棟于是元燈魁燈之說若衣鉢之相承蓋制藝與經義古文代興非懸一格以求人才人才亦無由趨于正軌　聖清膺命熊劉爲開國元音二方繼之其體益臻純正自後諸家踵起雖鴻才碩學不敢肆其馳騁踰越範圍余嘗選錄乾嘉兩朝若紀文達翁方綱王鳴盛錢大昕王文簡阮文達邵晉涵吳錫麒諸公之文裒爲百篇復取張惠言茗柯制藝擬明人諸作附之祕之巾箱以時諷誦聞者或疑諸家皆一代鴻儒所爲文必摛藻揚華標奇炫博異乎尋常制舉之文及取而觀之則皆法律謹嚴義理深邃平日雖五車在腹舉不足以犯其筆端而後知制藝一道其於經史諸子不在獵取其詞藻而在吸取其精華譬之漢廷射策雖董賈未肯逞其紛綸唐試賦詩雖陸韓未敢乖乎聲律况明明以經訓試士曾何有背乎聖賢之道別挾兔園策以誇行祕書者哉長沙王閣學先謙屢典文衡所獲多知名士晚乞祠祿迭主城南嶽麓講席評校月卷凡矜才藻譜聲調者輒乙等之而其列甲第者反不利于試事余嘗與閣學從容談論詢以曩昔分校禮闈與試諸名省其衡文是否專重四書義抑或重視經策以究其長閣學謂功令重在首場首場重在合乎程式向所取士如李慈銘繆荃孫于式枚朱一新梁鼎芬柯逢時皆負一時重名當其時實取決于制

藝未嘗見其制藝之不工而遽信其爲績學能文之士也邇者士盲于學文離其經主司不習典章爲之士者又人人存詭遇之心不復循于理法此天下將亂之兆而亦運會有以主之今則人事滄桑神州俶擾追思閣學之言不誠爲先見哉閣學于光緒丙戌督學江蘇以經學小學詔蘇士士之治樸學及工爲制舉文者悉爲閣學賞拔殆盡崑山王嚴士先生卽其一也先生爲文導源經訓簡古有法度獨以一矜終老不獲與李繆于朱梁柯諸人回翔禁院揚歷藩封運會之說誠可信耶余自丙辰回蘇與先生論交讀其文而知其人既幸不厠于科目同爲亡國大夫又幸其文不遇于時不至如今之所謂殿元會元者拜僞命履貳庭靦顏不知廉恥爲何事先生命名歲寒夫亦可以見其隱矣居恆與先生笑談吾輩窮老盡氣耗一生精力于制藝之中更閱二十年人之見之者必將等于三代鼎彝按其文而索解不得者斯稿之存欲以待千載之知音恐未有之事也雖然鼎彝之銘閱千百年後且有薛尚功王厚之其人摩挲考釋以傳其眞先生之文安知不有賞音如閣學好奇如吾輩者反覆轉錄爲之墨板以承其傳者耶夫梁甫吟里謠耳諸葛武侯諷之王羲之臨河序陶靖節閒情賦至文也昭明文選擯之人之所好不必出于一途文之可傳不必工于一體先生不求知言于文家鉅子獨以余爲可論文出其全稿以相商榷余不敏何足

以知文然以一生之所歷試師友之所講授固嘗推見其得失而可斷其傳不傳焉予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先生之人如是先生之文亦如是後有讀歲寒文稿者庶幾取證余言而不以爲謬乎歲在屠維協洽夏五同郡葉德輝謹序

天放樓詩鈔序

吾郡屬邑吳江爲詩人淵藪自唐末皮陸倡和結一代詩人之局流風歇絕五六百年迄明季先族祖天寥公一門風雅以能詩聞其後橫山元禮分干學山諸公祖孫父子繼世相仍宗風復振有清開國則有徐電發潘次耕兩太史以鴻詞掇大科聯翩臺閣吳漢槎計甫草兩孝廉領袖江湖雍乾嘉道以來又有王載揚李玉淵郭頻伽袁蘧生史仲文諸家與沈歸愚尚書袁隨園大令朝野同聲支拄壇坫前後逾四朝世稱吳中爲文學之朝宗經學首推吳縣惠氏紅豆一家崑山亭林一老詩則吳江一邑獨擅其能蓋歷五代宋元逮於朱明山川旁薄鬱積之氣至此乃大洩其英靈斯固運會風氣二者相須而成而亦諸先輩衣缽親承諷誦不絕有以致之者也光宣之間新學大昌士不知學聲律既廢釘餖成風余數數省墓還吳同時如繆荻風學丞家鞠裳侍講眾推儒林祭酒而皆不能詩遑問其他後進之士辛壬國變余避寇歸依祖庭卜居金閶與家印濂法曹過從最密一日出示天寥公瓊章祖姑兩畫像卷中有費君仲深金君松岑各爲七古一章余一見驚嘆以爲近代安得有此雅才亟詢其籍里則皆吳江人約異日走訪兩君印濂已先後爲通款曲訂文字交費君投贈五古一章過承推譽引爲知音金君則出其天放廔詩稿屬爲點定余不工詩而兩君詩功之深則固能道其概略費君有韋廬詩鈔大氐由玉谿進窺老杜駸駸乎上掩初唐金君詩格調近高岑骨氣兼李杜卑者不失爲遺山道園余每語人金君詩皆千錘百鍊而成讀之極安貼造之極艱辛君聞之欣然以爲余知甘苦也今海上遺黎盛倡江西一派生字澀句于山谷猶未得皮毛湘中末學剽竊六朝其端肇于湘綺白香詩境日窮詩道益梗七子

空廓鍾譚纖仄始必有人階之厲而後及于淪胥此余每與金君論詩所爲太息者也近人詩余所獨嗜者費金二君外則山陰俞恪士新建夏劍丞兩提學俞君已宿草有觚庵詩鈔劍丞所爲映庵詩鈔板行日久余擬合爲四家詩鈔繕錄待刊以湘亂頻仍至今庋閣未償所願今金君先仿聚珍版排印不以余不知詩敦促爲之序引余謂費君詩與金君詩同爲吳江詩家後勁而金君兼工于文平時出入周秦諸子語策史遷融冶而得其天全義法不薄八家獨窺其本原所自出故其爲詩與文通消息不肯爲苟同之辭吳江山水之清嘉與太湖諸山別成一邱壑其人文之特秀稟受固自不同今吳崑經學日就式微吳江

詩人乃鼎鼎如此之盛讀金君之詩是又可觀國風之隆替矣同郡愚弟葉德輝序時壬戌初伏

大鶴山人遺書序

余耳鄭叔問舍人名在三十年前每於王湘綺易實甫陳伯弢三君處得其概略初不識其人也丙辰還吳君以鬻書寓上海彼此通聲息而未嘗往來丁巳秋中余坐茶寮有白髮老儒褒衣廣袖扶一蓬首婢策杖就余坐通姓名道款曲則君訪余論交也縱談半日去去時余指其婢戲語同坐曰此姜白石小紅之流詞料也一坐莞然蓋君久以詞名著稱大江南北幾於有井水處卽有柳詞而不知君固百學皆通特爲詞名掩耳越二日君訪余寓居出所

箸書及詞數帙皆手書護葉謂余曰生平與湘人有緣所爲詞序如王如易如陳皆湘人他書非君敍不可意謂諸書惟余能敍之耳余媿謝唯唯乃未幾聞君病耗又未幾聞君物故于是深悔未能踐言一償宿諾而君家事亦無從問訊矣今年周君頌雲以重貲購其書板徵敍于余余曰是固鄭君久要之言而未敢一日忘者也亟按四部及其箸書歲月次第之凡書九種曰說文引羣書故二十七卷未成成揚雄說故一卷曰高麗永樂好太王碑釋文纂攷一卷曰醫故二卷曰詞原斠律二卷曰冷紅詞四卷曰樵風樂府九卷曰比竹餘音四卷曰苕雅餘集一卷曰絕妙好詞校釋一卷君所著書不僅此以貧故多未刻刻者又板本參差蓋其剞劂之工皆借佽于二三朋好故板式未能畫一余尚見清眞詞校刻本不在此內意亦他氏助刻板未歸君歟君本山東駐防漢軍其先爲從龍貴胄尊公蘭坡尚書巡撫河南有政聲君年始逾冠登光緒乙亥恩科賢書樂吳中山水清嘉三試都堂不利厭京曹塵混浮湛諸侯幕以著述自娛國變後年僅六十卒身後惟餘善本書舊拓帙及零星金石小品數囊性愛鶴嘗蓄一鶴見客則鼓翼舞迎階下因自號大鶴山人今以名其遺書從君志也歲在庚申日長至南陽葉德輝敍

續書堂明稗類鈔序

有明一代文物之盛雖不能與唐宋接軌然享國二百餘

年其典章制度朝野舊聞固非金元偏霸短祚而鮮記載可稽者之比以　四庫全書乙丙兩部考之卽多附存其目其撰述之富不可以縷數也惟中葉以後與我　朝邊事有涉在兩國臣民各尊其主不免有所抵觸故自禁燬書目頒行後士民無知不辨輕重往往舉勝國名人故書祕笈付之焚如此非功令之過嚴實奉行者未嘗審愼有以致之吾嘗得見禁書目中之書有絕無忌諱及不必忌諱而爲當時地方官吏　四庫館臣所搜禁擯棄者固捆載車富也此明稗類鈔十六卷爲潘永因撰皆取前明君臣朝野之事可以垂法誡資談助者分劃五十五類類各有標目大抵取裁於明人所記述者爲多而皆注明引用

原書不加案斷例至善也汞因箸有宋稗類鈔三十六卷

四庫全書著錄子部類書類提要稱其書爲江少虞事實類苑之流惟皆不注所出是其一失蓋明人編輯舊聞往往如是汞因倘沿其舊習云云今按此書每條之後皆注所引書名似宋稗類抄必同此例今館臣所見無之者殆抄者省刪原書未必如是也此書僅祇傳抄觀其自序成書在宋稗類鈔之後序云睠懷故國黍離麥秀之悲未免有情何以遣此又云宋史不佳故輯宋稗以補正史之不逮明幷不佳之史無之凡郊廟朝廷君臣上下以及治忽盛衰其鉅者要者且無從而取正是作者身爲明遺其著書之旨將以備史臣之裁取故大而廟堂掌固小而里巷瑣聞無不博覽周諮出之以矜愼其於朱明一姓典錄稗益洵非淺尠而世無傳本乃不如宋稗類鈔人人知有其書是固非作者箸此之始念也吾友俞君守己亟謀所以流布年荒時難雕版不易遽成因近時風行活字印書乃仿其製排印如干部吾知留心勝國野乘者必爭先快覩家置一編與宋稗類鈔同爲事實類苑之續可知也故樂爲之稱引且以塞俞君之請云歲在辛酉初夏芒種節

南陽葉德輝撰

星命眞原序

星命之學原於易數繫辭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孔頴達正義引京房曰五十者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

也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求實故四十九焉又引馬季長曰易有太極北辰是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位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爲用也今祿命家以干支遁甲推人命貧賤富貴壽夭蓋用此數遁甲藏天干二十八字卽周天星宿之次故言命不能離星離星不能推命漢王充論衡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而衆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大小富或貲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大小之所授也充之著書疑孔刺孟不苟雷同乃獨篤信星命則知其說之有本矣然不獨充之言如是也許愼說文解字包部首云象人褱妊巳在中子未成形也元气起於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而爲夫婦褱妊於巳巳爲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季始申也淮南汎論訓高誘注同後漢書鄭玄傳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旣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東漢儒者無不通易學卽無不通命學者蓋秦燔詩書易以卜筮之書獨存傳其學者卜筮之外厥惟星歷卜筮掌於官府星歷行於民間星歷莫精於孟喜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唐一行大衍歷六卦議）喜傳焦延壽延壽傳京房京房易以六十四卦分直二至二分三百六十日鄭玄爻辰虞翻卦氣皆出於

此不獨許慎說文解字敘自稱易孟氏也孟氏之學師師相承至魏晉而絕而潛滋默契流爲術數家言晉書戴洋傳太公陰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年與命幷必凶當忌魏書孫紹傳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眾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眾外竊謂之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惟吾與卿猶享富貴雄甚駭愕不測所以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隋書經籍志子部五行類雜元辰祿命二卷湴河祿命三卷注梁有五行祿命厄會十卷亡隋蕭吉五行大義論人配五行引祿命書云金人剛强自用木人多華而雅水人開通智慧火人自貴性急土人忠信而直此所引不知何人之書要其時祿命之學傳授固自有人惟經南北朝亂離書多亡佚自唐韓愈爲李虛中作墓誌稱其能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值日辰干支相生勝衰死相旺相斟酌推人之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不失一二後世術士乃有命書之傳愈亦精其術者其作陸渾山火一首云女丁婦壬傳世婚注家多不得其解不知卽用五行書丙以女弟丁嫁壬爲妻之義又作三星行云我生之初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播揚此又兼通星宮之說又盧仝月蝕詩云歲星主福祿官爵奉董秦杜牧自撰墓誌云余生於角星昴畢於角爲第八宮曰病厄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焉火星繼木星工楊晞曰木在張於第十一福德宮本爲福爲德大君子救於其旁無虞也余曰自湖守不遇歲遷舍人木還福於角是矣土火死於角宜哉是杜亦用十二星宮推命與李氏以干支推命吉凶者不同考漢書藝文志歷譜家云又以探知日月五星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是墒爲星宮推命之先河蓋推命之術原分三家一五行一五星一納音五行必兼五星納音獨星宮五星不及五行而以日月五星爲五行又止以五行性情之善惡定人命流年之吉凶人以其出於西人穆尼閣天步眞原謂爲西洋之法不知皆漢儒之學也漢學以京房易爲老師凡五行堪輿建除叢辰

歷家天文太乙（史記日者列傳占者七家）無不以京易爲承啟之樞紐唐人闡其術而其學漸彰自宋儒尙空談造僞易（如阮逸僞造關朗易傳以及子夏易之類皆是）易學中晦李仝釋曇瑩輩出於祿命之學知其當然不知其所以然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孔子五十以學易子夏傳易授之商瞿此聖門言命爲漢人易學之師承故卜筮者易大義之所存而星命者易微言之所託也大義微言之不明而後流爲時日小數豈不誣哉吾爲是書理漢儒之墜緒抉易數之眞詮求之卦氣以探五行消息之淺深徵之爻辰以推列宿運行之休咎辭有未盡者爲圖以陳之圖有難明者爲表以著之不爲無據之浮談不作欺人之隱語

雜採前人命格有生卒年月可考者一一爲之證明美惡並陳忠奸同錄旨在勸人安命並非炫我先知至近代袞袞諸公苟非其人功業震乎寰區文章擅乎千古概不論列省禍棗梨中庸載孔子之言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夫貴而得位富而得祿此古今仕宦之所同惟名與壽必歸之文學著述之儒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世有探星命之術者其亦共明斯恉乎戊午夏五日南至南陽葉德輝自序

縮刻唐開成石經周易尚書毛詩三經跋

縮刻唐開成石經凡周易十卷尚書十三卷毛詩二十卷巾箱本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大題隸書傳注人名同皆石刻原式唐諱如淵民等字缺筆脫字攙刻于旁亦仍石刻之舊卷中訛字未刻墨塊皆有墨筆校補于上方毛詩卷第三八葉上有校語云此葉另刻又十九一葉上有校語云此葉刻壞細修其他刻手草率之處皆逐卷校正蓋初印時覆校之樣本尚未流行者也莫楚生觀察得之金陵市攤持以示余余詫爲未見觀察以書中廟諱字缺筆至宣宗止定爲道光時刻或者刻成未印卽遭粵寇之亂燬失故傳本罕見而人不知之三經之外是否尚刻他經亦莫得而詳矣開成石經爲經本之祖有開成而後有孟蜀有孟蜀而後有馮道鏤版及北宋諸刻今人不惜千金以求宋本而於現存之唐石反忽視而不之重豈非數典忘祖與余於宣統初元與長沙王閣學先謙共事思賢書局擬用局貲據唐石經遍刻九經三傳以陸德明釋文及宋元以下諸本異文校列本經句下方謂此本一出可駕岳刻而上之未幾武昌變起長沙響應匪徒劫取局貲淨盡原有書板大半散亡十餘年來兵亂頻仍邪說蜂午學堂林立羣倡廢經讀且無人安有好古尊經之儒建議重刻讀此不禁掩卷而三嘆也辛酉三月穀雨識于閶門曹家巷泰仁里寓南陽葉德輝

嚴久能手抄儀禮要義跋

宋魏鶴山先生以諸經疏文繁重擇其要者存之爲要義凡易書詩三禮春秋論孟九經今存者易書詩儀禮禮記五經而 四庫所著錄者僅易書儀禮三經蓋詩與禮記此時猶未出也後江蘇書局得此五經全刻之而頗多訛奪儀禮疏在此五經中尤爲難讀故校勘亦難其人自明北監南監汲古閣諸本皆以訛傳訛莫能訂正幸有宋嚴州單注本景德單疏本至今尚存而景德本缺三十二至三十七六卷又幸有此要義足以補其佚亡嘉慶丙寅張古餘先生合單注單疏屬顧千里爲之校刻注疏其缺卷卽據此綴補後十年丙子阮文達刻十三經其儀禮亦用單注單疏及此要義是此書之存于今日誠斯文一髮千

鈞之所繫矣久能先生得宋本後手抄副本二其一歸杭州丁氏善本書室今歸江南圖書館然已殘缺其一卽此本久在吾友莫楚生觀察插架手跋者再考索抄本原委甚詳余不必爲之贅論惟念名賢手蹟流傳百餘年之久而卷帙完好如新此眞在處疑有鬼神呵護者卷首經當時名人借觀借抄朱記纍纍踪跡一一可按張古餘盧抱經顧千里三先生俱有鈐印知張刻注疏盧撰儀禮注疏詳校皆曾據此本也久能先生誠此經之功臣哉

明萬歷丙辰進士履歷跋

是科主考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崇仁吳道南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江陵劉楚先同考易六

房書四房詩六房春秋一房禮記一房所中士於我朝勝國兩姓興亡極有關係莊烈御極十六年勵精圖治慨然有爲乃卒爲周延儒溫體仁楊嗣昌三奸庸之臣所誤至于身殉社稷此眞可爲痛惜者也前後督師中惟洪承疇昇偁最專握兵最久屢次克捷卒不竟其功其後降于我朝手定開國洪模爲元勳第一同一人也先後得君之專未之或異而一成一敗判若兩歧人才固視國運爲轉移耶南都再造馬士英阮大鋮二奸柄政竊弄國權卒至國破家亡同死于大兵之手而三人皆是科所中士何其巧相遇合如此（士英未廷試至下己未科登進士）明制最重科目士不由科目進者不能預廷推馬阮拔茅連茹爲發軔之始是虎

而假翼若必助此二人以速明之亡者豈非天哉其他以忤魏奄鐫秩者行取考選（本履歷）內黃縣吳煥爲奄黨曹欽程所參謂其素附東林降三級（剝復錄）而因之罹害則黃尊素魏大中李應昇萬燝同死詔獄揚州知府劉鐸論斬（見萬燝傳）始忤魏奄繼忤周延儒被害者劉之鳳在獄瘐死因楊嗣昌構陷削籍而卒棄市者總督三邊軍務鄭崇儉士大夫不幸生于明季其性命眞雞犬之不若矣若殉難諸賢在官則廣西巡撫瞿式耜大兵破桂林被執不屈就戮死陝西巡撫馮師孔流賊陷西安投井死甘肅巡撫林日瑞（此據明史本傳榜名爲日娠）李自成別將賀錦陷甘州被執誘以官不從爲賊磔死太常寺卿江西兵備僉事彭期生張獻忠陷

贛州冠帶自縊死在籍則前兩廣總督沈猶龍大兵破浦城率鄉兵力戰中矢死前宣府巡撫張維世李自成犯太康佐知縣魏令望拒守城陷抗節死（明史入忠義傳）前太常寺卿宋師襄流賊陷耀州死前兵部尚書張伯鯨大兵破揚州自縊死而唐王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朱大典督師浙東大兵破金華闔門殉難前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賀逢聖張獻忠陷武昌投湖死子及子婦同殉是其死事尤烈者曾櫻知常州府魏奄亂政時保全東林善類唐王立召爲吏部尚書王駐兵延平櫻畱守大兵破福州挈家避海外左衞越五年其地被兵自經死（計六奇明季南略云挈家避海外依鄭成功于左所越五年其地被兵嘆曰吾之不能死者死有待耳而今已矣遂自縊）史臣稱爲循吏核其

一生治績洵無愧也許譽卿始爲吏科給事中抗疏劾魏奄大逆不道鐫秩崇禎初再起兵科給事中疏劾奄黨王永光薛國觀不聽引去七年起故官劾温體仁王應熊（己未科進士履歷易三房翰林院檢討王應能字非熊四川巴縣人而明史皆作應熊不知何故）削籍遣戍福王時起光祿卿不赴國變後爲僧久之卒大節清操始終如一是足以風厲天下後世矣是科一甲三人錢士升賀逢聖林釬用翰林餘皆外用知縣內用六部中書未用一庶常而錢士升入閣後以讜論去官賀逢聖在籍殉難林釬爲國子監司業不循太學生陸萬齡釀金建魏祠之請爲魏奄矯旨削籍崇禎初由禮部侍郎入閣有謹愿誠恪之稱是一甲三人不愧廷士之冠此外因忤魏奄削籍

者遵化兵備副使耿如杞以不拜魏奄祠像爲巡撫劉詔所劾論死崇禎初復原官巡撫山西以軍士噪餉大掠詔逮斬西市胡良機天啟間爲御史劾魏奄斥爲民崇禎初起故官巡按宣大三鎮爲宣府監視內官王坤劾罷明季稗政莫大於以內官監軍權在部臣之上莊烈始誅魏奄朝綱爲之一振卒亦爲權奸宦官所熒惑不如初政之肅清如耿胡二人其禍機實伏於平日得罪內奄故也自古亡國之概如漢如唐皆由于奄豎亂政莊烈明知之明蹈之何與陳奇瑜總督山陝河南湖南四川軍務勦賊無功委罪陝西巡撫練國事致國事逮獄遣戍兩人是科同年進士初以同劾魏奄爲清流推重卒之處功名之際則以

傾軋爲工嗚呼富貴之淫人固如是耶是科名賢固多而僉壬亦不少魏奄逆案所列名者如戎政尚書李春燁吏部左侍郎許崇禮御史方大任主事門洞開逆案定均削籍（見吳應箕剝復錄）吏部文選郎中張樫芳由部着議光祿寺少卿曹履吉由部酌議（剝復錄）太僕寺少卿劉徽閒居（同上）皆得志于一時而貽臭于千古若楊維垣劾顧大章甘爲魏奄鷹犬莊烈即位知魏奄將敗又劾崔呈秀以自解南都立賁緣阮大鋮得左副都御史卒以太子案畏罪潛逃爲仇家殺死此凶狡之小人明史不爲立傳彰著其罪而數附見其事於他人傳中毋亦失之疏漏歟至劉餘祐官至兵部左侍郎子聖清定鼎投降明季科目中如此者甚多廉

恥道亡苟非同科諸賢扶植綱常臨難死事者衆不幾謂科目無人乎

是科吾族新塲派族祖二十四世諱有聲者天啟五年以禮科給事中疏陳四事忤魏奄削籍崇禎初召還外轉浙江副使累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國變後卒于家公即忠節公映榴父也公是科未廷試至己未成進士明史無傳事載忠節公遺集震隱公行述震隱公字也吳應箕剝復錄詆公劾劉一燝保阮大鋮以爲奄黨漏網然周宗建亦曾劾一燝抑言路幷因王德完劾魏大中而李遜之三朝野紀謂大鋮初與先忠毅（即應昇）魏大中至交後始背去是劾一燝保大鋮皆不足異奄燄甚熾在天啟四年公以

五年削籍事實昭著豈可厚誣賢者乎
佟卜年明史無傳顧大章傳云佟卜年之獄大章言于刑部尚書王紀擬流未上而紀被斥侍郎楊東明署事欲署之大辟大章力爭忤旨詰責竟論卜年辟瘐死獄中
魏照乘崇禎元年疏參奄黨田吉劉詔單明詡李養德何宗聖張文郁（見剝復錄）十二年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十五年致仕（見莊烈本紀）
畢自肅崇禎元年升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後調甘肅七月甲申寧夏兵變自殺（見莊烈本紀）明史有畢自嚴傳云淄川人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自肅亦淄川人似是兄弟自嚴傳未及

帥眾天啟中爲御史請減上供袍服帝怒廷杖以閣臣葉向高論救奪俸一年見明史葉向高傳據履歷廷試後用禮部主事丁巳授淳安縣知縣己未調金華壬戌行取授浙江道御史本年養病後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請減上供袍服疏當是行取授御史後所上是亦直臣之可嘉尚者也

明萬歷己未進士履歷跋

是科主考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晉江史繼偕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蒲州韓爌同考易一房翰林院侍讀晉江錢象坤二房編修長山劉鴻訓三房檢討巴縣王應能（明史作應熊此履歷名下注云非熊是應能其名非熊其

字也）四房吏部主事南和白儲玿五房禮部郎中成都莊祖誥六房刑部郎中進賢樊良樞書一房左春坊左諭德休寧汪煇二房編修桐城葉燦三房檢討莆田曾楚卿四房戶科給事中黃岡官應震詩一房右春坊右諭德慈谿楊守勤二房修撰順德黃士俊三房檢討高陽李國楷四房禮科給事中萊蕪亓詩敎五房兵科給事中高邑趙興邦六房兵科給事中廣濟吳亮嗣春秋一房檢討句容王祚遠二房檢討涿州馮銓禮一房修撰嘉善錢士升二房兵部員外郎太原王元雅此科考官二十二人入閣者史繼偕韓爌錢象坤劉鴻訓王應能李國楷馮銓錢士升雖其人賢否不同而科運之盛實前後所未有也是科一甲三

人莊際昌孔貞運陳子壯諸進士中以袁崇煥于明亡至有關係明史本傳云初崇煥妄殺毛文龍至是帝誤殺崇煥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是崇煥于明之存亡史臣已有定論其次姜曰廣始扼于魏奄削籍崇禎初再起旋引疾去福王時又扼于馬阮大兵破江西投水死史稱其骨鯁扼于憸邪不竟其用信矣朱繼祚出自亓詩敎房中詩敎與趙興邦吳亮嗣官應震時論目爲四凶而是科皆同考不知偶然遇合耶抑先事夤緣耶繼祚預修三朝要典尋罷去崇禎初以禮部右侍郎充實錄總裁葛樞劾其曾修要典即謝去再起南京禮部尚書又罷去唐王立召爲東閣大學士從至汀州唐王被禽繼祚奔還其

鄉魯王監國舉兵應大兵破福州殉難繼祚平時不動聲色進退雍容人幾不辨其賢否卒之孤忠報國力竭身殉時窮節見不其然乎當時爲大兵擊敗殉難者永明王閣臣陳子壯大兵執至廣州不降被戮又閣臣吳炳大兵破武岡執送衡州不食自盡死其先後殉流賊之難者在官則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楊文岳李自成陷汝寧被執不屈罵賊死山西巡撫蔡懋德（本科履歷榜姓陳殆進士後復姓歟）賊陷太原自縊死兵部尚書督師孫傳庭賊破潼關戰死在籍則奪職湖廣巡撫余應桂聞賊陷京師殉節福建副使樊維城（明史附其父玉衡傳而誤以玉衡爲己未科進士）張獻忠破黃岡罵賊死此外如丁學乾以典試江西發策刺魏奄魏奄矯旨鐫三秩除名又使人詐爲校尉往逮挫辱之憤鬱死前閣臣孔貞運以忤溫體仁削籍歸莊烈哀詔至臨哭慟絕舁歸以疾死兵部右侍郎梁廷棟以劾魏奄終養後再起驟擢爲廷臣共嫉交攻憂懼服大黃死四川巡撫邵捷春爲楊嗣昌論劾下獄仰藥死山東巡撫顏繼祖以大兵破濟南執德王言官交劾逮獄棄市死以視禮部郎中趙東曦（附魏呈潤傳）督察保定軍事劉宇亮閣臣禮部尚書何吾騶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河南巡撫玄默永明王時太子太傅兵戶二部尚書樊一蘅處危疑之朝丁亂離之世而皆早歸得以善終何其有幸有不幸也最異者南都禮部尚書顧錫疇爲總兵賀君堯使人刺殺投屍于江覓之三日始棺斂長興縣

知縣石有恆被盜殺（見熹宗本紀天啟四年春正月有恆明史無傳李遜之三朝野紀載其事高忠憲有祭文甚悼惜之蓋循吏也）明末紀綱不振盜賊橫行小者殺人大者流寇魏奄殺戮朝士善類爲之一空此又其餘劫也已至附奄諸人倪文煥爲五虎之一（附崔呈秀傳）石三畏爲十孩兒之一山東巡撫門克新順天巡撫單明詡工部尚書楊夢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維新工部尚書李養德總督薊遼保定劉詔父事魏奄建祠四處逆案定劉詔論死餘削籍爲民又如薛國觀力攻東林以媚魏奄後又諂附溫體仁帝知其奸逮獄棄市丁啟睿始附楊嗣昌繼附馬士英事敗脫身歸里死皆小人之無忌憚者金之俊入我朝官至中和殿大學士謚文通名載貳臣傳是皆爲科目之玷而與諸賢同科所謂遺臭流芳乃其自取設科如舉網所得豈盡魴鯉哉

是科吾族餘姚支族祖二十四世諱憲祖者以忤魏奄削籍奄黨閻鳴泰傳載內城東街建魏奄生祠工部郎中葉憲祖竊嘆曰此天子幸辟雍道也士偶能起立乎忠賢聞卽削其籍公爲黃梨州先生外舅官至廣西按察使事詳南雷文定所撰墓誌銘同時吾族無錫石幢支族祖二十四世諱茂才者爲東林八君子之一明史有傳而始終未罹奄禍意者平時不爲王紹徽所指目而又微行言遜善處無道之邦諸賢之權害毋亦意氣相激有以自取之與王楫崇禎七年巡撫寧夏九年二月兵變被殺見莊烈本

紀本科施邦曜明史誤作萬歷四十一年進士邵位西先生癸丑科跋後云檢是科實無邦曜未廷試八人內亦無其名當是四十四年或四十七年而今二科皆闕不可得而證矣（檢題名碑錄施公實已未進士明史誤七爲一）公爲順治九年世祖表章前代忠臣賜謚建祠者二十一人之一公少好陽明之學分陽明集爲理學文章經濟三編刊行李自成陷京師公自縊爲僕救免乃市信石雜燒酒服之血迸裂而卒南都贈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謚忠介國朝賜謚忠愍明史與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王家彥孟兆祥淩義渠諸公同一列傳名與日月爭光矣

明天啟壬戌進士履歷跋

是科總考爲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隨州何宗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秀水朱國祚一甲三人文震孟傅冠陳仁錫震孟以上勤政講學疏觸魏奄怒矯旨廷杖貶秩崇禎初再起劾奄黨王永光不聽以封益府假歸不復出八年特擢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預政固辭不許卒以爭許譽卿資深當擢京卿忤帝旨落職歸半年卒史稱其剛方貞介有古大臣風惜未竟其用云云是無愧廷士弁冕矣冠崇禎十年入閣未幾放歸大兵下江南匿門生汪亭龍家亭龍執獻有司被殺仁錫明史入文苑傳仁錫評點史漢漢魏百三家集至今海內風行而實不脫講章習氣明季士大夫尚氣節而學問實空疏則以客氣用事故也此外負重名者黃道周盧象昇張國維倪元璐祁彪佳道周以攻魏奄落職其後再起再黜大兵下江南被執不屈死象昇以崇禎十年大兵攻鉅鹿中四矢三刃戰沒國維崇禎十六年命赴江南督練兵輸餉諸務出都十日都城陷福王召令協理戎政進吏部尚書南都覆魯王監國進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督師江上順治三年王走台州國維還守東陽知勢不支作絕命詞投水死元璐崇禎十五年拜戶部尚書數請解職還講筵十六年李自成陷京師衣冠自縊死彪佳福王時巡撫江南蘇州南都失守杭州繼失投池死之數

公者忠義節烈之氣千載如生方之顏常山文信國殆無愧已又如戶部尚書王家彥刑部左侍郎孟兆祥太常寺少卿吳麟徵皆以都城陷殉難以視文淵閣大學士方岳貢被賊逼餉自縊建極殿大學士陳演爲賊拷掠索餉被殺眞有泰山鴻毛之異矣又如吏部員外郎華允誠國變後在籍不肯薙髮爲有司所戮其志節堅定足以風勵薄俗其殉流寇之難者在官則陝西巡撫汪喬年守襄城時流賊破城被執罵賊磔死在籍則山西右參議田時震流賊陷富平被執授以僞職不屈死而奪職湖廣巡撫黃宗昌在本籍郎墨守城城陷死其子及子婦妻妾先死謂之一門五烈忠孝節義萃于一門尤爲有光史氏其因大兵

破城殉難者四川巡撫龍文光城破被執不屈就戮福王吏部尚書徐石麒南都破自縊死浩然之氣與日月爭光矣餘若尚寶少卿許士柔閣臣蔣德璟兵部尚書馮元飈御史毛羽健刑科給事中吳執御或早致仕或先落職皆得善終其人生平他無足稱惟因劾魏奄劾周延儒劾溫體仁遂人立一傳刑科給事中傳朝佑以疏劾周延儒還里再起又劾溫體仁廷杖下獄創重死其人風節誠足尚然因此一二事特立一傳于史例未免寬濫又文安之傳敘其劾薛國觀落職福王起爲詹事唐王拜爲大學士均不赴稱其宦情素淡至順治七年謁王梧州慨然出任事桂林破總督川湖諸處軍務順治十六年大兵破雲南地盡失鬱鬱而卒王錫袞傳稱其崇禎十六年唐王召爲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永明立申前命皆不至後又從永明永明以土酋沙定州忠勇請代黔國公鎮雲南疏既行以禱示之錫袞大恨愬上帝祈死居數日竟卒其敘事隱約實譽二人忠愛苦無事績證之于是曰鬱鬱而卒曰祈死竟卒曲爲褒飾有意循私大抵開館時纂修諸臣或因先世門戶之私或因一時鄉曲之見如曾劾魏奄劾周延儒溫體仁及馬阮諸奸者必遷就爲之立傳以示激揚此其蔽也至張四知方逢年之降於我朝心迹雖各不同其臣節不終則一其人應入國史貳臣傳胡爲而汙明史乎又鄭鄤大獄莊烈失刑已甚明史無鄭傳亦不可解也

是科附奄黨者兵部尚書田吉爲五虎之一逆案定秋後處決工部侍郎張文郁削籍爲民侍講孫之獬爲崔呈秀之子崔鐸座師鐸不能文以呈秀屬託獲鄉薦侍講徐時泰爲周應秋之子周錄座師逆案定均削籍爲民（吳應箕剝復錄）時泰卽刻東雅堂韓集者是亦廖瑩中一流人而已王鐸雖附奄未大用南都立以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太子案起首叱太子僞謂我一人承認南都覆福王逃衆擁立太子下鐸獄旋釋出入我朝官至禮部尚書卒謚文安鐸工書善畫與張瑞圖齊名日本人重二人書畫出重値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其信然矣

倪元珙據履歷三代與元璐同祖而元璐傳云從兄御史元珙初爲歙縣知縣有惠政（李遜之三朝野紀三）後官蘇州巡按太倉人陸文聲訐其鄉人張采張溥倡復社亂天下元珙以屬馮元飈元飈盛稱溥等元珙據以入告溫體仁庇文聲兩人俱獲譴（馮元飈傳）則其人亦賢者宜附其事于元璐傳中修史諸人可謂應有不有矣

李元鼎李自成陷京師授僞職太常寺卿（計六奇明季北略）入我朝官至兵部左侍郎明末京朝官一降再降至我朝官至尚書侍郎者比比皆是鼎革之際新朝收拾人心不得不從寬大而諸人靦顏立朝以圖富貴誠不知世間有廉恥事矣

南都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張有譽顧炎武聖安本紀云順

治二年五月十五日丙申豫王至南京十三日甲午尚書張有譽高倬侍郎陳盟王心一等皆逃而計六奇明季南略則云張有譽遁荒爲僧身爲大臣不知主辱臣死之義至事急以一逃苟全性命此較明末諸遺老薙髮爲僧者不可同日語也嗚呼弘光時舉朝之臣非奸邪如馬阮卽恇庸如有譽雖欲不亡得乎

明萬歷丙辰己未天啟壬戌三科進士履歷總跋

仁和邵伯絅太史以其令祖位西先生明季國初二十八科進士履歷跋後見贈起萬歷廿六年戊戌迄康熙廿一年壬戌中缺萬歷丙辰己未天啟壬戌三科余回蘇後訪莫楚生觀察寓齋見其案頭有明季十科進士履歷而此三科恰在其內假歸讀之乃知此三科中人於我朝勝國兩姓興亡關係尤爲至重因檢明史按名相核悉加品題非敢云補先生之遺聊以抒余懷之鬱鬱而已明制最重科目士大夫一登進士外而總督巡撫內而閣部大臣皆可由階而升駸至大用故每科進士入登合鼎出任疆圻皆尋常數見事其由特擢特拜者至爲希見而向用不專反使奸邪之臣陰竊政柄明亡之速固有由來也其後我朝纂修明史創稿于鴻博諸臣備顧問者皆前明遺老其於東林黨衆不無偏向之心故列傳中劾魏奄劾周温者十而八九其人平生別無表見按其事實重見複出大要相同此則門戶之私不知史家體要矣此三科明史有傳者尤多而當魏奄用事之時迄周温柄政之日諸人已養成毛羽一鳴驚人其間因而罹禍至酷者孤忠亮節誠足以振起綱常而其他以一論一疏觸忤奄奸者只宜附著同類要人傳中亦不至泯其志節乃人人不能割愛且必立傳曲爲襃揚不亦近于寬濫與世稱明史爲良史余于此不能無遺憾云壬戌上元日南陽葉德輝

舊抄本宋廖中五行精紀跋

五行精紀三十四卷舊抄本題清江鄉貢進士廖中撰後有周必大跋知其字伯禮連舉未第蓋與益公同鄉人也余向讀明人萬民育三命通會見其引据賅洽多唐宋人不傳之書竊疑諸書明時大半失傳按之官私藏書目十不存一二何以萬氏獨得見之後見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載有宋廖中五行精紀三十四卷卷第與三命通會相同（此據圖書集成藝術典所收足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止十二卷）檢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十二陰陽家類有其書明陳第世善堂書目亦載之唐順之荊川稗編中往往引及是明時其書尚通行意揣萬氏必以此爲藍本而不得一見以證實之正擬向瞿氏借抄忽於上海書肆插架中見有牙籤標此書名亟取繙之卷與瞿目同因以餅銀十四圓購歸逐一細讀乃知萬氏三命通會果襲此書而成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未見此書故稱萬書采摭羣言得其精要殊不知此書在南宋時固已擇焉精而語焉詳也書中引古書五

十七種雜術數家盲眞僞雜出然皆六朝唐宋人舊籍傳疑傳信通知星命之學者自能分辨之至其中所引兩宋名公貴人四柱五行核以宋人集中諸人神道碑墓誌銘行狀家傳以及說部中所載者大抵相同是其確鑿可憑非等于向壁虛造也書中闕文譌字既無他本可校轉藉三命通會參考得釋其疑是萬氏于此書有無形之功不得以其蹈襲雷同而等于太玄覆瓿矣庚申冬十月小雪南陽葉德輝記

影元本葉先生詩話跋

影寫元本石林詩話三卷每半葉十行每行十七字大題葉先生詩話卷上次行石林葉夢得少蘊述三行古迂陳

仁子同備校正中下卷同仁子茶陵人世傳六臣注文選稱茶陵東山陳仁子古迂書院刻者即此人也詩話宋左圭百川學海元陶九成說郛均作三卷明初有黑口本作一卷大題詩話二字下注石林二小字蓋宋人詩話十種之一其各種均一卷毛晉津逮祕書據以重刊者也乾隆庚寅何文煥刻歷代詩話亦三卷家調笙先生又重校刊行所謂楙花盦本所據之本毛何外並引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魏慶之詩人玉屑互證參稽余重刊時列叢話玉屑爲正文低詩話一格讀者稱善然以未見此本常歉然也卷中姑蘇城外寒山寺一條與下王荊公編百家詩選一條毛本合而爲一楙花盦本析爲二條卷下詩語固忌

太巧一條與下七言難于氣象雄渾一條毛本亦合而爲一楙花盦本亦析爲二條按之此本及百川說郛何文煥各本皆作二條毛本蓋沿黑口本之誤也又魏晉間人詩至江淹雜擬是也下接梁鍾嶸作詩品云云諸本自爲一條與下江淹擬湯惠休詩一條叢話合而爲一條楙花盦本據毛何兩本析爲二條不知百川說郛亦正作二條今此本魏晉間人詩爲一條梁鍾嶸作詩品爲一條江淹擬湯惠休詩爲一條是析爲三條又與諸本異矣劉季孫初以右班直監饒州酒稅一條秋梨擣酒看芝山句周煇清波雜志云芝山乃饒州近城僧寺後池陽刻本改芝山爲前山一字不審乃失全詩之意按今百川本以下各本均

是芝山非前山惟漁隱叢話引作支山此本亦作支山正不知何由而誤後乃悟前草書作ち與支形近此作支山正即池陽作前山之本是猶存宋本之舊可證周煇校勘之精若逕作芝山轉不知周志作何語矣此皆足校歷來諸刻本之誤者宋刻單行本不可得得此元刻單行本不猶愈於虎賁中郎乎原書藏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艮士司馬爲余影抄異日當令手民模刻存眞庶不負艮友之愛云爾庚申十二月七日德輝敬識

舊抄本元葉顒樵雲獨唱跋

樵雲獨唱四卷元金華葉顒撰四庫全書已著錄提要云字景南志行高潔結廬東城山隅名其地曰雲顒自號雲

顒天民是集乃其孫雍所編首有自序謂薪桂老而雲山高寒音調古而嚴谷絕響故名樵雲獨唱顧嗣立元詩選載樵雲顒字伯愷洪武中登進士官行人司副免歸案集中挽琳荊山人云大德庚子春生我及此公以年計之當洪武戊申年六十有九矣其獨樂歌云屆指今年七十五集中詩皆高曠之言絕無及仕宦者袁布政凱序云使先生後生數年際我朝之明盛與一時俊乂並列庶職其事業必有可觀惜其不然而徒於言語文字間見之其志不亦可哀乎袁序作於成化間不應有誤元詩選所引未知何所據也又震澤編載東山葉顒字伯昂嘗以鄉貢爲和靖書院山長則又一同姓名者案太學題名碑建文庚辰

科有葉顒亦金華人庚辰爲建文三年革除以後稱洪武三十三年元詩選所引當必因此而譌嗣立特未之詳考也其詩寫閒適之懷頗有流於頹唐者而胸次超然殊有自得之趣天機所到固不必以繩削求矣德輝按元明鼎革之交有三葉顒其和靖書院山長字伯昂者則吾茅園派二十二世伯祖也其詩選入吳定璋七十二峰足徵集事蹟具明王鏊姑蘇志人物列傳余採入南陽碑傳集詩則錄入述德集偶從書肆見此抄本亟取歸藏之將以詒之子孫永爲家寶惜吾伯昂公無專集流傳以成雙璧是固不無遺憾焉耳書首葉鈐五橋珍藏四字白文方印慈谿馮氏醉經閣圖籍九字朱文方印蓋嘉道間浙中藏書家道光戊戌刻有全祖望宋元學案蓋即其家也辛酉冬十月立冬宗後學德輝謹記

明祝世祿無功集跋

邇來日本以重價購明人祝世祿字精者値二三百番餠銀余曾數見之要不脫明末人習氣蓋亦王覺斯張二水伯仲之間非能出類拔萃者也頃從蘇州舊書攤得其全集四冊一爲環碧齋疏草十九篇一卷一爲環碧齋詩稿二卷一爲祝子小言一卷按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存目有環碧齋小言一卷提要云明祝世祿撰世祿字無功江西德興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尙寶司卿是書純以禪門之說附合儒家覩其所言蓋姚江龍溪之末流又集

部別集類存目有環碧齋詩集三卷尺牘三卷提要云西江志稱世祿工詩善草書談理獨抒心得今觀其詩格調頗伉爽而簡汰未嚴尺牘開三袁一派所謂談理獨抒心得者殆指小言已訂正於雜家類中茲不具論據四庫存目種數卷數皆有不同小言下注爲兩江總督採進本詩集尺牘爲浙江孫仰曾家藏本而一無疏草一無尺牘詩有二卷三卷之不同則館臣所見決非此本可知此本出自影抄前總題明祝無功全集旁題疏草一卷詩稿二卷小言一卷下左角題丙申六月假汲古齋本景抄疏草前有焦竑敘略云世祿由令高第給事南垣垂八年以一人攝六科事者且六年當是時火災疊見倭訌於東播起於

西諸司多闕不補中常侍銜命四出人心嗷嗷南省言責獨屬君一人君疏先後不啻數十萬言自今讀之其引事當否較若畫一也明談遷棗林雜俎利集紀祝世祿一則云江右祝世祿無功解褐當塗令有馬指揮家牆毀見窖金甚富相傳故宋賈似道遺園也窖衡三丈長口十丈深若干事聞於官丞尉等爭往無功獨不至後按臺侈其事上之朝知無功不往獨薦及觀此則世祿不僅一時名御史卽其少年樹立亦矯然有異於人四庫僅見其詩集尺牘小言而未見其疏草又未考其生平行誼輒據小言一種以爲講學家姚江龍溪之末流是固未足爲定論矣疏草中凡請罷礦榷四防偏任內臣一論吳楚民變變皆當時稗政亂象卒釀啟禎亡國之禍者諸疏指陳剴切洵有先見之明有明一代江西多名臣如世祿者不愧後起之秀此冊出自影抄明刻知世間好事者正不乏人余得而收藏之亦足補插架之闕也辛酉冬十月立冬前一日

明宋學士文粹跋

宋詩文大家其集繇重者門生後學往往選錄其要者詩爲菁華錄文爲文粹別爲梓行如任淵之選注黃山谷詩爲菁華錄陳亮選歐陽文忠集爲歐陽文粹又南宋人選三蘇文粹雖其所謂菁華與粹者不必人人共賞之文然其本集太多閱之不易得此簡要之法亦足嘗鼎一臠矣明初古文大家首推宋景濂其全集今　四庫著錄者三

十六卷據文粹後附門人鄭楷行狀云所著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龍門子二卷浦陽人物記二卷翰林集四十卷芝田集四十卷是全集有百數十卷之多不亞于宋之歐陽蘇黃矣此爲劉誠意所選錄者共十一卷文九卷詩一卷補遺一卷洪武八年刻本每半葉十六行行二十七字小楷書有顏柳體想見明初刻書猶有天水遺式六卷以下抄配從原刻影模亦極精工各卷均有汪士鍾萩芸精舍潘介繁桐西書屋印記其抄配之卷印記亦同知抄配亦甚早矣是書爲吾友莫楚生觀察所藏出以共賞並出續文粹十卷亦汪潘二家舊藏豐城之劍合浦之珠離而復合若有天意觀察手此二編日日摩挲寶玩讀書之福洵不淺矣壬戌上元後一日南陽葉德輝幷書

明宋學士續文粹跋

宋景濂續文粹十卷爲門人方正學鄭楷樓璉等所選錄以前有劉誠意所選文粹十卷故此爲續也原刻于建文辛巳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五字書體近趙松雪與前文粹各擅所長而此本已印在革除以後於方正學名已削去其涉方氏文字亦從刪除後有林佶跋云錢虞山受之云丙戌年曾于內殿見此集正學氏名皆用墨塗乙蓋塗乙氏名者猶初印本此則刪刻印在後矣書爲吳江徐虹亭太史釚舊藏卽當日以贈林佶者後經汪氏萩芸精舍潘氏桐西書屋遞藏今幷前文粹同歸吾友莫楚生觀察觀

察藏書故家性愛舊本書籍物聚所好其信然矣壬戌上元後一日南陽葉德輝幷書

龍啟瑞古韻通說書後

此桂林龍翰臣方伯所著古韻通說二十卷其體例作旨已詳論說及諸家敘跋中茲不復論鄙人於聲音韻三者之學亦嘗略涉藩籬最不喜古音今音之爭辨正韻叶韻之紛糾以爲天地開闢之後但有方音方音卽一時一地之土音由音而成字由字而成聲字之成聲如六書之諧聲乃其一大部屬由聲而成語言由語言而成文法由文法而成詩歌于是有韻之文出焉然其韻仍一時一地之方音而已世歷千百五方播遷今之方音不獨非始有文字之方音而亦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孔諸聖人之方音故音無所謂古也且無所謂正也無古音無正音又安所謂正韻叶韻不過爲學之道不得不准一韻書以爲檢束之法不得謂某家疏某家密某書寬某書嚴辨論窰嚴舍田芸田此鄙人所不爲也至於雙聲疊韻不過詩文忌避之一途其陰陽清濁之分乃詞曲樂律之規範以之斷斷言小學殆卑之無甚高論矣乾嘉以來儒者喜治古學往往以今爲古自欺欺人既力闢吳才老朱考亭詩經叶韻之非而又溺於神珙字母之說戴東原不肯降心異氏欲用其說而避其名紀文達以爲矯枉過正其實皆無謂之爭辨也然如鄙論則是無音韻之學也又將示人以不學也

烏可哉今有一例曰分代不分部如三代有三代之音晚周先秦有晚周先秦之音漢魏有漢魏之音六朝有六朝南北之音三唐有三唐之音所謂分代不分部通其所可通不必强通其不可通三代之音易書有韻之句詩之商頌是也其途甚隘不適於用周秦之音詩經離騷先秦諸子有韻之句是也漢魏之音漢魏之詩歌樂府是也六朝三唐之詩卽六朝三唐之音聚爲一部卽爲韻書此與六書諧聲之學不可幷爲一談六書之諧聲皆最初之方音三代以下韻語則一時一地之方音方言釋名亦然不可執以定字聲何也方言中有方音有物名又有俗言釋名分脣輕脣重舌腹舌頭亦是以彼所聞之音爲識字音之法不得謂漢人之音概可以二書爲標準也若古音之存於今者各省各地時亦有之文人好事生於吳者曰吳中某字爲古音生於越者謂越中某字爲古音此由愛其鄉土之心使然不値通人一噱也龍氏此書以之爲音學入門之書亦甚餉便然必如諸敘跋所云勝于前人則不敢信以鄙人分代之說爲斷則前人韻書與龍氏異同可不問其是非勝負蓋治學之道固如此也吾友梁任朱君嗜學好古爲吳中漢學碩果之存鄙人生長湖湘秉承家學拔茅開徑得於鄉先輩顧惠二先生遺箸爲多彼其大輅椎輪有時或不免失之疏漏後人循其途而變更焉而精密焉皆非異人之事治學惟求其實漸而求其通抅墟之

見門戶之爭殊可不耗心力梁任其知此意乎因論龍書及之時在戊午四月

瞿文愼詩選書後

清霄鸞鳳之音是承平宰相風度時危出膺艱大可謂生不逢辰而况依違朋黨之間苟且功名之際誤國自誤誰得而諒之康沈陳余皆阿好之人未足以爲定論康詩所謂于　孝欽太后前舉仇者公極愼密可決其必無此事或者遁居海上時公以此訾康否則康以此誣人死無對證僅成一面之詞讀者幸勿信其爲實也公一生富貴基於大考其時在閱卷大臣之列者爲善化黃恕皆侍郎拔置一等第二名超擢侍講學士出典河南試差接任學政以後疊司文柄則其同年午橋尚書貴恆之力居多尚書椒房懿戚與公莫逆名列御屏固有所自至其入贊黃扉則仁和王文勤文韶所援引也或謂公皃似　毅皇大考升擢時　召對　孝欽感觸從此向用遂殷此流俗之言不可徵信乃金壇馮夢華中丞爲撰神道碑竟援以爲典錄豈不謬哉　毅皇天人　聖容近有傳本公清癯鶴立所謂俊秀書生耳烏足以擬天庭日角之神姿因論公詩幷及其遇事以公一關係時局之一人不敢隨聲附私專論私交也

張文達退思軒詩集書後

光緒末造湖南有二巨公立朝爲天下屬耳目者一爲善化瞿文愼公鴻禨一爲長沙張文達公百熙也二公皆以詞臣受兩宮　特達之知文愼協揆坐文達參新政海內外品目人物者必曰瞿張猶之光緒中葉清流仰鏡之翁潘也二公爲政附和變法尤喜汲引新進少年余壯時亦荷二公青垂而心竊以爲未可大氐文達天性寬泛時爲文愼所猜疑由其門多雜賓授人以詆諆之隙文愼熱中富貴與文達同其趨時尙本非由衷但心目較文達靈巧然其速亡國之禍則一也二公同好吟咏文愼多深沈之思國變後尤多離黍之感文達則力求脫俗終爲廟堂之音言爲心聲觀二公之詩可以知二公之人矣因覽文達詩論次之

郋園山居文錄卷上終

郋園山居文錄卷下

南陽葉德輝煥彬甫撰

周虢叔大林鐘拓本跋

虢叔大林鐘銘鉦間四十字鼓右五十字載阮文達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荷屋中丞榮光筠清館金石金編亦載之云此與積古齋所收文全同古人制器一范不止鑄一器矣嘉興張叔未廷濟藏器今按阮吳二家釋文各不同要以阮氏爲塙如鼓右第四行皇考嚴在上翼在下吳釋爲器十二昇上下又第五行愷愷能能吳釋爲豒豒爵爵無論文義不順於其字畫亦不似嚴在上翼在下卽嚴嚴翼翼之意愷愷能能阮前列宗周鐘有熊熊𩰬𩰬句可證字畫明顯不能釋爲豒豒爵爵也阮云鐘重六十六斤張叔未藏器見所撰清儀閣題跋云重六十一斤阮據武億說定爲周平王滅虢以後續封之虢所鑄似可信從其餘釋文當以阮爲定今見此拓本益信然矣

周格伯𥂴拓本跋

格伯𥂴銘八十四字亦見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氏金編有格伯敦蓋器全銘與此同兩家釋文多異亦以阮爲長惟第三行第七字阮爲梠吳爲格此阮據拓本模胡之故當从吳作格阮據左昭元年傳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生允格臺駘以格伯爲允格之後則胡又釋爲梠伯按阮據本文作格此明格字之誤不待辨也阮以第一行癸子爲癸亥甲子二日此亦不然殷商用支干不定用甲子本字今河南出土之龜甲卜文往往有乙子癸子此子當與巳通用謂乙巳癸巳今此𥂴癸子卽其例然則此𥂴當爲商器非周器也說文解字包部首云象人褢妊巳在中子未成形是子巳二字爲成形未成形之分其義本可通假龜文中子有作孒者卽省子之兩手而仍爲子者此則增巳之兩手而仍爲巳字無可疑矣

周寰盤拓本跋

寰盤銘一百三字亦見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云此與薛書鄭伯姬鼎銘同所異者彼銘伯字下姬字上脫一鄭字遂名爲鄭伯姬鼎伯姬者妣之稱豈得稱皇考乎其說甚塙薛氏款識自明以來由木而石又由石而木展轉摹刻字畫多失原形今得拓本證之不獨視薛書精審卽阮摹亦下眞迹一等矣粟來仁兄藏阮氏舊拓四幅此其一也

寶應射陽湖漢石刻孔子見老子畫像跋

射陽湖墓闕孔子見老子畫像乾隆中江都汪容甫明經中得之顏其室曰問禮堂見中子喜孫撰先君學行記今移置揚州學宮壁間一正面一陰面此其正而也畫分三層其一層爲孔子老子弟子三像次層一人蹭立柱上旁列二異獸三層有釜甑盃盤刀俎魚鼈之類近人劉師培誤以次層蹭立者爲豊侯又云下層似劍似笏別繪盃釜等物又繪圓器中有疏布文當是大邅巾之屬按此等肌

說殆全不知考古者此圖三層當分三段若今宮室之制由外達內爲三棟也老孔相見之室爲正棟彼所謂豐侯者乃中棟承楣之侏儒柱旁列二異獸殆天祿辟邪若今門外之石獅侏儒柱見劉熙釋名釋宮室武梁祠石室畫像中亦有之其下一層則庖廚也去正棟甚遠卽君子遠庖廚之義圜器中有疏布文者乃冰槃文若疏布者乃冰塊若是邊巾則當有坐置地不當手執之矣漢石刻畫像凡宮室有三層二層者皆有次第可以分別以目眎之當自外而至內非自上而至下當云二棟三棟不當云兩層三層也于此可考古宮室制度及其梁柱名義乾嘉以來言金石之學者多不知此例明此例自余始近從吳門帖肆獲此搨數紙以其一貽囑甫從子因著其例示之他日別有所見庶不至爲前人舊說所迷亂耳

漢嘉祥劉村洪福院漢石刻畫像跋

此山東嘉祥縣劉村洪福院畫像石分四段其一段左二人披髮側身蹲立口吐火燄一人被髮正立右手挈蛇一人披髮側坐於挈蛇者之右一人拱手背立於坐者之後其二段左一人曲身側立作半蹲勢一手執方旗一手按二鼓鼓有架其右一人踞地手持物若鑿鑿一曲鉤如月半規形者又一鉤作覆形上有一輪輪之上左又一月鉤輪後一人側立若推輪之狀似女子者其三段一幼君垂衣裳端拱正立題字成王其右一人側立手執華蓋覆成王首其後一人拱而側立成王右爲周公周公後爲魯公皆有題字其四段中有一樹扶疏正植左二飛鳥樹下二馬首皆向樹此畫像載王昶金石萃編題爲周公輔成王畫像引山左金石志以一段挈蛇者爲曳繩又不知月鉤爲何事且誤以一旗二鼓爲三缶語焉不詳馮雲鵬石索載一段三段圖亦失眞如以坐者之坐椅誤圖爲曲膝跪形殊爲乖揣但馮釋一段爲霹靂吐火施鞭亦似因拓本不明爲之誤解吾謂一段二段皆畫雷部之神其一段爲霹靂吐火神女挈蛇其二段則風輪雷鼓之類月鉤疑爲輪軌時有執鑿者修之推輪者殆阿香女之屬此等小說漢時已盛傳不僅見於干寶搜神記段成式酉陽雜俎所載也此當據馮氏題稱嘉祥縣劉村洪福院畫像不當云周公輔成王畫像也周公輔成王畫像漢武帝嘗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圖賜霍光故當時石刻畫本流傳甚夥此外嘉祥縣焦城村亦有之然皆雜以他畫吾向有拓本二段上爲周公輔成王朝諸侯圖下爲王會圖如交趾貫胷長臂僬僥諸國人皆與逸周書王會解所言相合自來金石家皆不著錄當亦山左閒石山左爲周公封地故其事爲人人傳誦墓闕廟壁幾於無處不有此圖此類畫像其刻法與武梁祠畫白地黑畫者則又不同吾見此類畫像大抵直闌紋作地畫作白線或黑地白畫如孝堂山石刻之例畫家三祖開山其濫觴卽在此觀漢石又可悟六法

秘妙矣丁巳夏五下旬之六日南陽穀道後人德輝幷書

漢竟寧雁足鐙銘拓本跋

漢竟寧元年雁足鐙爲揚州馬半槎物厲太鴻徵君鶚樊榭山房詩集翁覃溪閣學復初齋詩集均有詩賦之亦載汪容甫中述學六舟僧達受金石書畫年譜釋文微有異同其文考工之考六舟釋考爲寺述學釋考爲考非考非寺六舟年譜因吳江楊龍石謂其誤剔考爲寺云龍石未讀述學其實述學亦釋作考耳吾家汾湖派族祖潔甫公諱乃溱者當時與六舟爲金石契中人所著丁酉日記亦謂六舟誤剔原器青綠以考爲寺今按拓本𡬶字蓋爲考字反書可證六舟之誤釋六舟引孫淵如觀察星衍釋建昭雁足鐙寺工云寺廷也有法度也以證其釋寺之是諸家釋考之非不知淵翁亦正是誤釋耳此本𡬶字清朗可辨其非寺字毫無疑義記之以告後之言金石者

宋石刻米芾書朱樂圃先生墓表跋

米書樂圃先生墓表自來金石書目皆不箸錄以其石在朱氏祖塋非其于孫不得見也此本爲先生裔孫槃仕手拓貽余者石雖斷泐字字猶可辨識先是蘇城樂圃書院刻有肥瘦兩本嵌于院壁瘦者筆迹與此同後有乾隆中沈文慤公德潛跋肥者首摹天籟閣長方印記蓋前明時項子京元汴家中物別是一本或者疑其贗蹟猶憶二十年前蓮花廳朱蒓卿觀察同年藏有此表墨迹手卷與肥

本相近紙本滑膩作米黃色確爲宋紙收藏日久變色非出僞染墨色筆鋒濃淡處辨之分明非廓填鉤寫之本其卷前後有項氏各藏印或者卽肥本所自出而肥本爲俗手刻時失其步法轉有墨豬之譏此卷觀察得之善化勞文毅家流傳有緒惜觀察歸田日久不得借校今但以書院本校之其文字差異之處頗不可解如書院本于莫不造請謀政下（石本第二行）多所急二字朝廷成太手下（石本第十一行）多之功制禮作樂以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虛文哉此先生其二十二字又銘辭樂圃增悲增草作[illegible]形近松字書院本卽譌作松悲盧抱經文弨校影宋本樂圃餘稿（盧校本今在江南圖書館）附錄米表其多出二十二字及增譌松同（松字盧未校改大約宋本卽如此盧又未見墓表原石耳）考宋史文苑傳本傳全用米表原文其多出之字亦如此又考曹楝亭刻琴史序未有此數語之功下又增多謂宜二字豈虛文哉作豈虛文而已而宋本餘稿轉無此序餘稿卷七列吳郡圖經續記序春秋通志序閱古叢編序華嚴經讚序康熙壬辰裔孫岳壽刻本無華嚴經讚序有琴史序岳壽本據云出自明抄則此二序是否明本竄易抑岳壽竄易皆不可知然文全與楝亭刻本琴史序同曹刻在康熙丙戌（書後有墨圖記刻書年月）餘稿刻于康熙壬辰豈當時見曹本據補而以華嚴涉異氏去之耶餘稿搜刻於先生姪孫名思者序題紹熙甲寅距先生没九十六年雖出兵燹之餘而琴史自在不知何以未見表

載先生箸述于經但略其詞曰諸經有辨說于他書則詳載其名有琴臺志吳郡續記琴史文集琴臺志久不傳今四庫箸錄有吳郡圖經續記琴史樂圃餘稿又有墨池編六卷則表未載餘稿附錄張景修墓誌銘載先生箸作尚有吳門總集墨池閱古二編證之宋史藝文志經部春秋類有春秋通志二十卷小學類有續書斷二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經部樂類有琴史六卷史部地理類有吳郡圖經續記三卷或傳或不傳記載亦有詳略也惟墨池編不傳于宋而傳于今四庫六卷本出自浙江鮑士恭家藏提要云凡字學一筆法二雜議二品藻五贊述三寶藏三碑刻二器用二皆引古人成書而類編之贊述門竇臮述書賦下自稱編此書十卷又器用門下稱因讀蘇大參文房四譜取其事有裨于書者勒成兩卷贅墨池編之末是原本當爲十二卷今止六卷殆後人所合併歟又云此本碑刻門末載宋碑九十二通元碑四十四通明碑一百十九通皆明萬曆中重刻時所增明人竄亂古書往往如是幸其妄相附益猶有踪跡可尋今並從刪削以還其舊至其合併之帙無關宏恉則亦仍之矣按四庫箸錄卽明萬曆庚辰揚州瓊花觀刻本余家有之其訛謬無足置辨余又有雍正癸丑裔孫朱之勱刻足本二十卷續書斷卽其中之第九第十兩卷蓋書成又有續補故與自述之卷數亦不合也諸經辨說疑亦只成春秋通志一種先生春秋之學受之于平陽孫復復有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四庫箸錄讀之可見先生淵源沆瀣也表云先生墓葬至德鄉光祿公之塋今吳縣靈巖山東十四都三啚（按此鄙之省文書吏糧戶冊沿用之讀爲圖殊無意義惟圖本省作啚唐天寶十五年游擊將軍張希古墓誌銘不啚二豎與灾圖正省作啚則其由來久矣惟都鄙之啚不應作圖用耳）先生光祿公以上祖塋均葬此其至德鄉之名失于何時則志乘無考梁任畱心鄉邦掌故爲余訪得先少保石林公故宅于與市橋唐家巷此其先澤所畱貽宜必博考詳徵有以示我矣己未天貺

蘇州府學宋石刻平江圖碑跋

此平江圖碑不載刻碑年月在今蘇州府學宮門側吾友朱君錫梁有拓本吾見之偕與同訪見碑石露處中段文雖漫漶尚可識別中載南宋官廳房舍極其詳備其地爲舊子城而今之王府基也因檢元盧熊蘇州府志明王文恪鏊姑蘇志于碑中各官廳均未載及以後府縣志相承更無人補入矣是碑末有呂梴張允成張允迪刻工三人姓名此三人亦別有刻碑一慶元六年重修長洲縣主簿廳記末有張允成允迪二人姓名一嘉定八年重修蘇州學記末有張允迪一人姓名而慶元二年張安國書盧坦傳語碑有張文偉呂梴二人姓名在蘇唐卿書鶴字之一面證以此圖刻名呂梴居首張允成張允迪次之則此亦必寧宗慶元時所刻盧王二志不知何以不見碑載官廳是亦疏陋之甚矣道光中程祖慶編刻吳郡金石目載有

以上各碑於刻工諸人並不分別詳載于此圖碑下以張允迪爲張迪允爲粗疏朱君各碑拓本俱精可覆按也吾因是碑湮晦日久因捐貲借朱君督工深刻之朱君摩挲審愼指示匠工于碑有字畫不令絲毫出入非獨有功于是碑其有裨于吾吳文獻亦大矣拓本初出屬爲識之因書其始末如此丁巳嘉平既望南陽葉德輝書

先族祖明工部公西方庵碑記跋

西方庵碑記爲汾湖二十四世祖天寥公撰配沈宛君夫人書不見於邑志不詳於家乘湮没于荒山古廟之中久矣今年汾湖宗人三十三世藜仙公其然訪出拓以示余幷出家藏祖先輩詩文殘稿中有二十五世横山公募修

西方庵小引亦已畦集中所不載者乃知此庵與吾家結翰墨香火緣當時父子二公爲之撰文募修今又出此碑于頹垣灌莽中俾二百年後之子孫得見先人手澤斯亦奇矣同時藜仙公幷訪得圓通庵碑與此均駢體文余與印濂宗丈各拓十數本藏之丈爲汾湖派三十四世與藜仙公均天寥公從父弟大理卿諱紹顒者嫡系孫與余搜訪先人遺跡有同志也丙辰十月十三日立冬茅園派裔孫三十八世德輝謹跋

先族祖明工部公圓通庵碑跋

此圓通庵碑與西方庵碑同時爲藜仙公訪出者二碑皆駢儷文精熟內典如讀王簡栖王子安一輩人禪林碑版文字洵瓌寶也公撰湖隱外史云庵在寶生庵東北元至正中故有此庵老衲大遠卽其舊壤殫極勤瘁椓橐成之幷摘碑中風裂雨鉢飢餐秋夜香花破衲虛瓶辱忍雪山鍾磬四語載之令人想讀其全文今竟獲之可謂大快也已丙辰立冬茅園派三十八世裔孫德輝謹跋

宋刻觀世音菩薩佛頂心陀羅尼經跋

宋崇寧元年刻觀世音菩薩佛頂心陀羅尼經三卷全每行十四字卷本改方冊藏吾友蘇君甸忱許蓋宣統三年吳江方塔壁圯出世者自浮屠氏之學由西漢末入中國乘三國兩晉之多亂士大夫喜其文字虛玄可以超然世網愚夫愚婦信其因果之說廣造蘭若捨宅作寺沿及六

朝或造像山洞或刻經石谷又自寫經或募人寫經以資冥福唐以後雕版日便于是易寫爲刻乾竺氏之經本乃與經史四部書版相爭逐吾見宋刻佛經大都字大如錢行十六字惟近日敦煌石室所出唐刻摩醯殺諸經與此行字數同是宋初刻佛經亦自有所依仿如儒家北宋刻經史多半葉八行行十七字之本也末有刻書自識云承議郎石處道同妻繁昌縣君梁氏敬瞻經相虔發願心捨財命工鏤版印施所乞子孫蕃盛福壽增進崇寧元年十月十日謹記亦是宋元版書後木牌記習尙宋本動值千金一落彼敎乃相視寂寞甸忱獨知所寶亦釋家之佞宋翁矣

先族祖明文莊公畫像贊

明有社稷之臣爲先族祖文莊公其立朝大節在土木之變與于忠肅同有捍衛國家之功其後南宮復辟則以先事有諫止景泰廢儲之奏而不與忠肅同遭羣小之攻非其保身之哲過於謀國之忠乃處事明決具古大臣侃侃之風今則徽猷日遠而遺像雍容有萬卷詩書之氣盎然見於面者橫塞於其胸是故邦人士猶百世而興起況詒謀於孫子豈不聞肸蠁之遙通嗚乎公之德兮高於玉山之峰公之澤兮被於粵嶺之東有文敏忠節之繩武予小子奚以無媿於小同裔孫德輝從祠堂本重橅恭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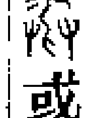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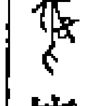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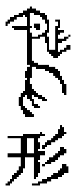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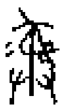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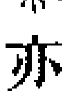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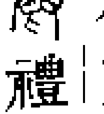
釋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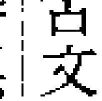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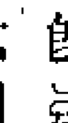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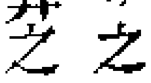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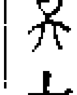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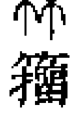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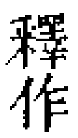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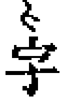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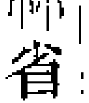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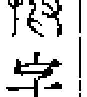
格伯敦載於吳榮光筠清館金編吳式芬攈古錄吳大澂愙齋集古錄者凡數器又有格伯簋載於阮文達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器各不同而文字則一中有禺谷字阮釋作禺丙谷金編釋作禺谷攈古錄釋作偶谷集古錄無釋集古錄載第二器作禺谷余見姜寧古器物銘拓本中有周癸子彝卽集古錄第二器其文同說文甶部禺母猴屬頭似鬼从由从内以余攷之禺上非由字乃田字說文釆部番獸足謂之番从釆田象其掌蹞或从足从煩羽古文番釆部首云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𠂹古文辨又内部首云獸足蹂地也象形九聲尔疋曰狐狸貛貉醜其足蹞其迹厹今爾雅釋獸貍狐貒貈醜其足蹯其跡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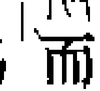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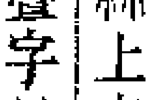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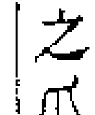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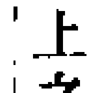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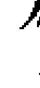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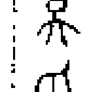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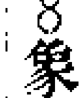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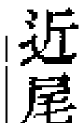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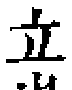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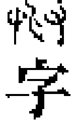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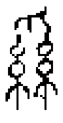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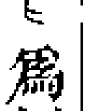
據此則𠂹實𠂹之異文亦卽釆之古字釆象獸指爪田象獸掌禺字上或釆或田義無不可爾雅釋獸自狒狒以下爲寓屬寓古本作禺周禮司尊彝鄭注蜼禺屬卬鼻而長尾此引爾雅文字正作禺說文心部愚戇也从心从禺禺猨猴屬獸之愚者竊謂猨猴非愚獸戇則有之獸之愚者當是獸之禺者之誤許君以禺訓愚故曰从心从禺而引獸之禺者爲證此其意固甚明顯也禺屬之獸指爪手掌皆有用故禺字上从田則爲禺上从𠂹則爲番此古禺字之僅存者字書由古而籀而篆互有增刪番字亡並禺之故訓亦亡于是乃有从鬼頭之禺字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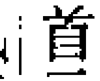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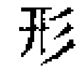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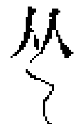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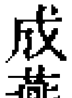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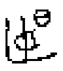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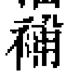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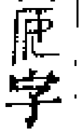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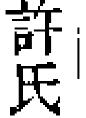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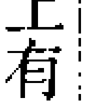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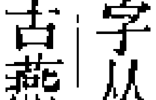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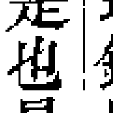
彝龢奚爲古雞字說

六書于禽獸字多象形其形聲及會意字皆以其種類繁衆而以聲與意別之至六畜如馬牛羊犬豕皆象形何獨于雞而爲形聲字此固人所習見之物而從未有考索及之者也按說文隹部雞知時畜也从隹奚聲鷄籀文雞从鳥考隹與鳥之別則以有長尾短尾之不同隹部首云鳥之短尾總名也象形鳥部首云長尾禽總名也象形鳥之足似匕从匕然所謂長尾短尾者不過大略言之其實兩部之字短尾中有長尾長尾中有短尾短尾中如雉如翰皆長尾長尾中小如鴝鵒大如鴻鵠又皆短尾顧短尾中長尾者少長尾中短尾者多在古人造字時固未嘗逐物辨別也惟雞有短尾亦有長尾故篆文與籀文各从其形

然同爲形聲字則固非最初之本字矣最初本字爲彝器之彝說文糸部彝宗廟常器也从糸糸綦也廾持米器中寶也互聲此與爵相似周禮六彝雞彝鳥彝黃彝虎彝蜼彝斝彝以待祼將之禮此解全爲小篆字形而言以鼎彝中彝字考之固不如此也古鼎彝字作或作皆象雞形吳大澂集古錄七雞形敦有形卽之古文象形字又十八矢伯卣亦卽雞字吳釋作雀形非也𠬞者兩手也初作彝時本止雞彝一器因其兩手奉雞卽造雞形之彝以明敬獻之意其餘五彝皆踵事增加彝象雞形猶爵象鳳形說文鬯部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

古文爵象形余按卽之正形最初造尊只爵一器與雞彝同周禮六尊亦如彝之六彝爲後世禮家增造也彝聲與系奚均相近亣部大腹也从亣綵省聲綵籒文系字系部首云繫也从糸丿聲籒文系从爪从絲此兩字說解各有奪誤奚大腹也當云大腹禽也禽鳥中腹大者惟雞宋薛尙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商器兄寸尊蓋釋作鷄此最古象形之字字亦象雞之大腹短尾下非从省綵乃字也大腹禽云者舉其特形言之如黽部蠅蟲之大腹者从黽从虫蠅乃蟲之小者猶以大腹之故別于蟲而屬于黽則雞亦其例矣故凡聲近奚者則以腹著說文豕部豯生三月豚腹

豯豯兒也从豕奚聲則奚訓大腹禽不獨與蠅同例而豯之因腹豯豯然而名豯亦可爲奚之左證也由而變上之爪非爪也上之變綵亦非絲也中爲之重疊字𥫗仍兩距也由綵而變爪象雞首象雞腹下肥特近尾奚近腹字畫有移改耳亣象兩距此乃𥫗之變乃之正立也以此知先造字繼造字最後成奚字凡物象形有正有側有前有後有詳有簡皆以目之所見畫而成形六畜中馬犬豕常橫過人目故象其側形牛羊恆在野人視之先見其尾後見其首故象其前後正形雞則近人之畜爲側形奚爲正形皆可象也雞字三變亦如燕之三變燕之異於鳥者籥口鳥之

古象形字爲乁說文部首云鳥在巢上象形蓋乁象鳥形象巢形首从乁鳳首从乁皆鳥字也古燕字作乁乙部首云玄鳥也齊魯謂之乙取其鳴自呼象形乁之別于乁者首點畫微重象其籥口增畫而成燕部首云玄鳥也籥口布翅枝尾象形是燕爲乁後造字燕巢人屋故燕居燕安燕喜燕樂均借用之鼎彝中如匽侯盉之匽侯鼎之古籒稱云古燕字象燕處巢見其首字从此宴妟匽三字皆當从許氏說妟安也宴安也匽匿也皆燕安之義又匽下云古匽字从上有一覆之象燕之匿於巢也許氏說匽匿也古燕字子璋鐘用匽以燕今經典通作燕按妟宴匽三字古均从是也妟爲小篆之

變小篆誤以燕身爲女字燕首爲日字其本字已誤故于宴匽皆不知爲从燕而以爲旻聲字也惟雞與燕乃禽鳥中最與人習近者故造字者各从所見而象其形明乎此而古人造字之精神千載下猶可想見矣

金文釁𧶠簋三字通用考

彝器中有用斳釁壽其萬年釁壽等語自宋呂大防薛尚功以來均釋爲眉壽以眉壽連文爲頌禱所常用之語也余嘗於鼎彝文字考之如宋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六載許子鐘無諆釁壽又許子鐘二無諆釁壽又楚邛仲南和鐘其釁壽無疆又七載遲父鐘萬年釁壽又遲父鐘二萬年釁壽又遲父鐘三萬年釁壽又遲

父鐘四萬年釁壽又載盄和鐘釁壽無疆又八載齊侯鐘四用祈釁壽又九載齊侯彝史鼎其釁壽萬年又載叔夜鼎用斳釁壽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五載大壺蓋用斳釁壽又載史賓鈃用斳釁壽又六載德敦其萬季釁壽又載鄀公敦用斳釁壽又載頌敦釁壽無疆又七載畱君簠用斳釁壽又曼龔父簋用匄釁壽吳榮光筠清館金文三載周兵史鼎釁壽萬年又四載叔家父簠用斳釁壽（阮吳以下諸器并據原拓本校）吳式芬攈古錄二之二載乙彝其釁壽無斁又二之三載芮伯敦用錫釁壽又載女嗣盤用斳釁壽又三之一載陳公甗用斳釁壽吳大澂愙齋集古錄十五冊載孟姜簠用斳釁

壽又載鄀公諴簠用錫釁壽其字上从𦥑下从貝乃富貴之貴秦漢瓦當文有貴壽無極字者貴壽亦自連文不必眉壽也說文貝部𧶠物不賤也从貝臾聲臾古文蕢艸部蕢艸器也从艸貴聲臾古文蕢論語曰有荷臾而過孔氏之門此可證鼎彝中之釁卽說文之𧶠說文乃小篆從省筆也古文論語有荷臾之臾與𧶠上之臾同字異形𧶠字既从貝臾聲而又引古文蕢之臾以明𧶠字得聲之由是古文𧶠字必有作𧶠者臾非艸器武梁祠孔子擊磬畫像荷蕢手持食器若凵題字爲何饋證以說文凵部首云凵盧飯器以柳爲之象形可證臾爲飯器古用陶後用柳物雖不同其形則一况題云何饋其非艸器尤爲顯明也

臾之古文本爲 女部妻婦與夫齊者也从女从屮从又又持事妻職也釁古文妻从肖女肖古文貴字據阮氏款識七載遲簋蓋用斳釁壽又器用斳釁壽上从𦥑下从女知古文妻亦與古貴字通用不僅以肖爲貴也貴之从貝本以貨貝爲寶貴之物故貴賤之義从之而生貝部首云海介蟲也居陸名猋在水名蛹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泉是貝爲古代交傷中至貴之物造字時諧以臾聲于是引申于事物爲人尊重者而名之曰貴此鼎彝中所以簋貴亦通用也阮氏款識四載無專鼎用割𥂴壽亦釋作眉壽不知亦貴壽以𥂴貴同聲故通用耳說文竹部簋黍稷方器也从竹从皿从皀此自就小

篆而云然證之鼎彝諸文簋皆从貝不从皀如吳大澂古籀補五引鄭義姜父簋之[illegible]項䜌簋之[illegible]史克簋之[illegible]其旁皆貝也此皆與無專鼎[illegible]字从貝皿同一義者也而[illegible]叔簋之[illegible]叔班簋之[illegible]則直去皿而作貝至各家所載鼎彝字以貝爲簋者尤不可僂數阮氏款識七載立簋之[illegible]鬲叔興父簋之[illegible]蓋文之[illegible]曾侯簋之[illegible]據古錄二之二載易叔簋之[illegible]又載白庚簋之[illegible]蓋文之[illegible]集古錄十五冊載周貉簋之[illegible]大氐多象貝在水中之形或正或側或左或右有須有足與阮氏款識五載小臣繼彝貝五朋之[illegible]又六載師遽敦貝十朋之[illegible]吳氏金文三載周敦益貝十朋之[illegible]據古錄二之二載辛子卣八貝一具

之[illegible]又載泉伯卣蓋錫貝之[illegible]又二之二載小子射鼎商[illegible]十朋之[illegible]諸貝字象仰腹貝形者同一象形而有詳省之異小篆作[illegible]乃省而又省耳古籀補[illegible]下引楊沂孫說簋从須从皿沐器也簠簋不飭不潔也此誤貝爲須非塙詁也鼎彝中釁字亦有上从皿者據古錄二之三載魯士商觑敦其萬年[illegible]壽集古錄十四冊載齊侯罍用蘄[illegible]壽又十五冊載魯伯愈父簠其萬季[illegible]壽皆上从皿不从臾又有下从皿者阮氏款識七載伯其父簠[illegible]壽萬季據古錄二之二載叔妊盤[illegible]壽萬季皆下从皿與無專鼎用割[illegible]壽之[illegible]同是秦漢以前釁貝簋三字通用之明證亦有釁傍加水者據古錄二之三載陳逆敦以介彔命[illegible]壽又三之一載齊國差甗受福[illegible]壽此則湏潰之潰亦通借作貴又有貝外从匚者如阮氏款識四載戎都鼎用祈[illegible]彔此象貝在匚中亦即簋字阮乃釋作眉上毫眉蓋不知三代鼎彝簋與釁通用貝又與簋通用也夫眉壽連文固習見眉彔則無所取義是更可證釁之爲貴而不可作眉字讀矣且釁亦通鑄集古錄第五冊載鄭釁遼父鼎[illegible]鼎之[illegible]古籀補鑄下引鄦子妝簠之[illegible]邾公望鐘之[illegible]齊侯甗之[illegible]居後彝之[illegible]上皆从[illegible]又集古錄第九冊載格伯敲蓋之[illegible]齊太僕歸父盤之[illegible]中皆从皀是又以簋爲鑄鑄簋與貴聲並相近故其字亦相通借也

與瞿良士借印四部宋元善本書啟

前託繆小老由尊處代抄珞琭子賦二種抄費已交小老轉繳此時計已早登記室矣屬推貴造身財兩旺爲大富之格行運流年別詳奉敎自昔江左爲人文薈萃之區珂鄉爲歷代藏書之府執事楹書世守今之魯殿靈光昔人有言坐擁百城南面王無以易此乃洞天之清祿豈同世俗之浮雲側聞貴邑人士僉稱執事流通古籍有朱竹垞曹倦圃之遺風時晤徐積餘觀察云其隨庵叢編仿宋刻諸書大半影摹出于尊藏爲之歎羨不置又見交通圖書館影印唐李推官披沙集宋錢杲之離騷集傳兩種皆本鄴架之儲傳古人不敝之精神開書林方便之條例此當

如顧嗣立刻元詩選夜夜有古衣冠拜于牀下者也弟數年前與張鞠生同年倡爲四部叢刊之議欲合四部最要最善之本聚于一編合二人之藏不敵尊處一鱗片羽屢思援朱竹垞錢湘靈黃俞邰周雪客徵刻唐宋人祕本書之例藉重大名列于公啟以時局擾攘執事又以議員在京江海阻修無緣通問道傍築室三年于茲今春重來海上晤鞠生同年再申前議袖出擬印各種書目商酌去取異同弟一一爲之覆勘頗有增消惟乞鄰之舉則視執事一言爲重輕如蒙雅意玉成則借瑯環二酉之奇珍以續警悟百川之巨製執事洵無媿于竹垞湘靈諸老弟等亦獲如俞邰雪客追逐後塵豈非盛美之業哉鞠生同年創設商務印書館逾二十年印行學堂教科書利過校印古書倍蓰今亟亟與弟圖畫及此者誠以黃流絳雲之厄千古讀書者所痛心今幸吾輩百里聲聞同方同術又得執事琳琅滿室如取如攜故敢謬作囈談冀獲償茲宏願他日書成之後自應精裝副本全部以供行祕之需至影印之法絕不折散原書但以玻璃版逐葉影翻毫無手污爪破之患惟檢查稍嫌繁瑣擬懇執事代延一誠信可依之書記藉重指揮月俸若干由弟等按月致送斯事體大非多文好古而無錢牧翁黃蕘翁之佞癖如執事者不能合此浮圖見在南京圖書館當事諸君惠許借稫各處聞風皆欲先覩爲快所幸執事不恥伍噲相與樂觀厥成則非

獨後學獲此津梁抑亦古人藏山傳人之素志也海虞山川清淑久欲借鞠生同年裹糧來游倘得藉窺祕藏則誠三生有幸矣

與張鞠生同年論借印四部叢刊書

連日晤談極快回蘇後卽將致瞿良士書封寄並寄四部叢刊目錄一本亦經弟校改一過者書稿別錄奉覽今日海內藏書家固以江南之瞿山左之楊爲南北兩大國然其他藏書之人所藏亦有出于二家之外者此次彙印板本則取異不取同徵求則就近不就遠一則利在保留古本一則利在易借荆州蓋必如此始足達吾輩流通古書之素心而其途亦較有歸宿也經書決用單注本瞿目有宋刊本周易十卷宋刊巾箱本毛詩二十卷宋淳熙阮仲猷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宋余仁仲本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十二卷影宋相臺岳氏孝經一卷宋刊本爾雅三卷凡六種其纂圖互注諸經及宋刊殘本均不適用穀梁傳有余仁仲本殘本六卷似可取黎刻古逸叢書本補之孟子宋本旣向北京內府借影則弟前恨孔韓兩刻失宋本原式不能配入者今已成爲全璧矣惟三禮論語頗難遇瞿目有周禮無儀禮禮記周禮一爲纂圖互注本一爲殘宋本均不可用禮記傳沅叔同年得天一閣藏宋阮仲猷本可以向其借印周禮弟有明嘉靖兩刻本一仿宋相臺岳氏本一重刻宋相臺岳氏本二本行格字數同（八行十七字）

惟仿刻本字體端勁似顏書重刻本字體方板近俗耳儀禮弟有明嘉靖中徐氏繙宋本行格字數與岳本同但不附釋音爲異論語弟有日本文化十年覆元正平本卽古逸叢書之祖本爲顧澗薲舊藏此皆可以配入雖爲明刻外藩刻固不下宋本一等也孝經別有宋小字本極精楊守敬留眞譜全刻之亦可重印子部鬼谷子用秦氏石研齋本但石研齋有兩本一乾隆己卯刻道藏本用宋體字一嘉慶十年刻述古堂影宋本用元體字元體字本常見擬用宋體字本集部唐駱賓王集原用石研齋本不如用丁志所載之元刊本（江南圖書館藏書當有之）元人集范揭虞楊爲四大家目中止有虞揭二家范楊似當補入范集瞿目丁志

均有元刊本楊仲弘集弟有明嘉靖丙辰刻本此皆遠勝汲古閣刻元人四家也又前長沙書客帶來之韓詩外傳非通津草堂本卽非野竹齋本前此恍惚看過頃日記憶灼知其非矣此亦嘉靖時刻但視通津野竹優劣如何則須取兩本比勘方明曉也文心雕龍刻入兩京遺編曾爲四庫存目所識然其刻本前人甚貴重之孫祠書目載有影寫本二三種則其刻本希見可知矣弟家藏五六種中有新語取校天一閣本並無異同天一閣本乃范欽之子所刊不在二十種奇書之內二十種刻于嘉靖年間此則萬歷年間所刻者而兩京遺編刻于萬歷十年略先于范刻惟范刻字體較兩京遺編端整故叢刊目中取范刻也

與日本白岩龍平借印宋本書啟

前奉日厤九月十四日諭書旋卽裁復計已早邀典籤矣弟居蘇四年往時撰述未完之書其卷帙少者均已繕稿陸續刊成敝國重陽節時將往長沙一行以購紙印書等事非弟躬親料理不可湘境雖未定一省會尙屬平安兒輩來書總以緩歸爲辭蓋深恐蹈癸丑甲寅之危境也弟年來收視返聽未嘗輕發一言歸湘亦不過暫居二三月短或三五旬息交絕遊不至與武人相接觸也今年春間弟與商務印書館股東張鞠生倡印四部叢刊一書凡十三經二十四史周秦兩漢諸子歷朝名人詩文集都四百種爲書三千本所收皆宋元舊刻次亦明刻精校名抄凡

南北藏書家祕笈琳琅皆允借印現已印成數十種特將凡例目錄寄呈惟經部小學類說文解字中國所存宋刻本向藏浙江陸心源家今其書盡售于岩崎氏靜嘉堂聞主人已物故其子能守楹書然珍襲而閟于家不如流布而公諸世閣下在貴國素負清望又與敝國人士文字交深倘得借重鼎言相假印照則數百年之善本可成千萬化身當亦岩崎與陸氏在天之靈所握手歡笑者也印照之法以貴國爲最精良需資若干自應見示籌備若閣下及貴國好古之士能印照千部或五六百部不獨兩國文學之士購取爭先卽法美諸邦近來研究漢文者正恨不得門徑此書一出海內外當不脛而馳彼時弟卽據以重

印入四部叢刊兩國各一板權更見推行之廣遠岩崎氏往年由島田翰君通問借抄借印交際頗殷今兩君久西歸舍閣下無因媒介前年松崎鶴雄君歸國道出上海卽以此書原委相告屬其留意勸貴國好學而有力者借之影出以廣流傳松崎來書從未道及想與岩崎家隔絕無從探問也中國自唐以來散佚之書賴貴國保存仍還中國者殘篇整卷沾溉無窮況此書之去吾國不及廿年雖不敢存完璧歸趙之心而不免異書借荆之想閣下文字之好素有同心有暇懇向岩崎後賢商借助弟成功則敝國老宿後生同拜閣下之惠矣前云日歷十月來敝國先至北京後至上海不知能一巡長沙否若在夏時十月十一月之間弟或猶未還蘇三年闊別亟思一敘積懷正不知輅車何時戾止也

與日本松崎鶴雄論文字源流書

前書問中國書畫南宗北宗之別未及詳答畫之南北分派具詳拙著觀畫絕句一書書則擬著一書而未之就家藏古碑帖甚夥無目錄可稽蘇寓乏書尤費記憶今且爲閣下一詳論之中國文字胚胎於結繩權輿於畫卦世本云黃帝史臣沮誦倉頡作字不知此二人者止修改文字未嘗創造文字拙著六書古微已論著其義矣眞（卽正楷書）草未出祇有篆隸通行篆隸未出祇有古籀通行古籀未出祇有結繩記事通行而二者通行之中亦分甲乙如行古籀之時則以古爲甲籀爲乙如行篆隸之時則以篆爲甲隸爲乙猶之今日通行眞草之時以眞爲甲草爲乙是也許愼說文解字序云亡新居攝時有六書四曰佐書卽秦隸書蓋漢時以篆爲甲隸爲乙佐卽輔佐之義所以輔佐篆書者也（其時經師有古文今文之學古文孔壁古籀今文隸書）然同一古文孔壁古文與鐘鼎古文不同（近時所出陶器龜兆之古文又不同）同一籀文說文所引之籀文與石鼓所傳之籀文不同同一小篆有李斯趙高胡母敬程邈之不同（說文序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車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又云亡新居攝時有六書三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今按李斯篆存於今者惟泰山及嶧山刻石泰山所存僅九字石質駁落不得其筆勢嶧山爲宋人重摹更不可據以爲眞蹟惟世傳秦權量詔版確爲李斯眞蹟趙高胡母敬久不傳程邈首創隸書世不得見然秦瓦中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十二字蘭池宮當四字其體與權量詔版不同當是程邈一派綠瓦當本繆篆其結體局促足當小篆之目）同一隸體有芝英（夏承碑體書）蔡邕（熹平石經殘字）皇象（吳天璽紀功碑世稱天發神讖碑余嘗斷此碑爲八分隸書因其用筆有八分篆體也皇象以前應有此體故自來以八分爲隸書其同時之國山碑亦然但國山筆圓天璽筆方爲異）之不同又有鍾繇今隸（世傳法帖中鍾繇書如力命宣示戎輅薦季直表皆是鍾繇今隸）庾元威散隸（卽草隸）之不同亦如同一草書有章草（漢章帝草書謂之章草載淳化閣帖又有急就章明翻宋石刻本元趙孟頫摹急就章在三希堂法帖內可以考其體勢）二王（晉王羲之獻之父子書刻淳化閣帖澄心堂帖）之不同同一楷法有北魏隋唐之不同（北魏隋唐碑今尚多）且不僅此也古文於孔壁鐘鼎外有奇字古文（奇字古文余斷爲周末七國時之文說文序云諸侯力政不統於王分爲七國文字異形是也其文存於今者惟古刀幣中可見其大概古幣如齊刀之節墨安陽趙幣之晉陽安陽平陽中都西都湯邑魏幣之皮氏高陽韓幣之屯留郘

（于燕幣之涿皆是也此等皆刀幣多兩漢六朝仿鑄馬蹄錢之用然非出於肌造）汗簡古文（此即孔壁古文中分刀刻漆書二種刀刻者筆鋒銳宋郭忠恕汗簡所載雖不可盡據要自有眞者可以悟刀刻之利漆書即科斗文漆性凝聚書于竹上不能流走成科斗形後漢書杜林傳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晉書東晳傳太康元年汲郡人發冢得竹書數十車皆簡編科斗文字雜寫經史）篆文於小篆外又有八體之摹印蟲書摹印即王莽時六書中之繆篆蟲書即六書中之蟲鳥書所以書幡信其界乎篆隸之間者有八體中之署書殳書署書以榜宮殿名殳書則刻於兵器（南唐徐鍇說文解字繫傳曰書于殳也殳體八觚隨其勢而書之余謂此專就殳字生義其實古兵器銘字皆用此體如阮文達鐘鼎彝器款識芊子之艁戈吳大澂說文古籀補所引宋公佐戈平陽戈師歸戈高陽三劍庇陽矛武敢矛諸物遺字皆殳書也）摹印一體至今所傳秦漢璽印尤多（桂馥繆篆分韻五卷補遺一卷專輯秦漢鉩印遺字其印譜則以吳雲兩罍軒秦漢璽印冊吳大澂十六金符齋印冊重編百家姓印冊爲大觀）所以謂之繆篆者鄙意以爲取於綢繆紕繆二義綢繆者以其屈曲塡密紕繆者以其俗省隨意顧其中亦分二派官造之印多綢繆私造之印多紕繆外此如鏡銘如瓦當並爲繆篆之支流（繆篆皆隨器之方圓大小配合成文即以印論二字三字或四字五字雖同一姓或同一印字章字或印上章上增之字章法各印不同）殳書亦偶見於漢印中又不獨刻之兵器惟刻符與署書不知何似然署書爲榜扁（說文冊部扁署也从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竹部篇書也一曰關西謂榜曰篇从竹扁聲网部署部署有所网屬从网者聲按古宮殿及官署題榜別爲一體）當是隸之變形（余疑漢碑中題額或其一種）此上古三代迄於秦漢之世學在北方本無所謂南派也自今隸古隸各樹一幟于是北碑南帖隱伏其根荄北碑開山於漢末三國諸碑（如谷朗碑受禪表已大變漢法）屢變至六朝其體乃定

南帖導河於章草鍾隸一變至二王其式始完北碑今以鄭道昭石刻爲集大成南帖本以王羲之蘭亭序王獻之洛神賦爲正法眼其間爲南北樞紐者則爲華陽眞逸之瘞鶴銘此就人人所習見所共知者論之其他變遷移換多見六朝隋唐碑及宋元以來名人集中碑帖題跋其中蛛絲馬跡無不一一可尋若僅考包世臣藝舟雙楫一書固不能得其究竟也（包世臣藝舟雙楫爲論文論書之作故名雙楫今康有爲廣藝舟雙楫專論書不論文乃蒙其稱不通可笑）碑體至宋而微至元而絕宋之蘇黃米蔡爲北宋四大家惟蘇軾表忠觀碑蔡襄萬安橋銘（舊說北宋四家本爲蔡京後人惡其人去之易以蔡襄余謂蔡京書側媚之體不足與於大雅原稱四家襄當在內）猶有唐人矩矱若黃庭堅米芾乃帖體非碑體也元之趙孟頫初學北海（唐李邕）極碑法之能中年以後臨摹晉人體勢一變至今言碑學者僅許其爲半碑是可惜已自後蘭亭閣帖執耳主盟終明之季雖董文敏（其昌）負書聖之名于碑法實未夢見有清一代百學復古惟書法一道陷千祿利之境雖豪傑不得不隨朝廷風氣爲轉移康熙好董書故其時朝野上下皆尙董體乾隆好松雪故一時書家巨子皆染趙風道光學顏書迄于同光顏體幾爲帝王家學當乾嘉時各書家至今爲海內推重者若劉墉翁方綱成哲親王梁同書王文治錢灃寸縑片楮珍若琳琅劉書先董後顏翁則一生學唐碑終以歐陽詢小楷千文爲歸宿成（邸）早年學趙晚年學歐頗饒風采梁出董王出趙錢顏均一

朝所尙也諸家惟翁有碑法餘皆帖耳道州何紹基斷斷於北碑南帖之辨其自爲書也採源黑女而寖饋於顏書之浯溪（永州大唐中興頌）家廟小字則麻姑壇記草書則爭坐位稿又工篆隸篆從石闕變化隸則張遷（家居客中無日不臨此碑余所見以皮紙釘成冊者已至三百數十通）今日在東亞獨享盛名而不能爭碑中一席故論有淸二百年書學未見其能跨宋元而上之則碑學之失傳久矣夫中國文字由古文而大篆而小篆而隸草遞變遞降至于今體失文字之本趨藝術之途而矯其弊者如江聲以篆文寫尙書集註音疏釋名疏證是以秦篆代漢隸吳大澂以古文寫孝經論語是以鐘鼎代壁書侶穆失倫衣冠異代求古戾古見哂通人是亦不可以已乎吾國自宋元以後言篆隸碑帖之書見於四庫所箸錄四庫未箸錄者實未有一撮要之書金石目錄自宋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以後相沿體例祇記碑目或錄原文縱有題跋之詞不詳書體之用帖則蘭亭淳化聚訟千年焉有閒人更考他帖說文自爲小學元明作者皆在漆室之中乾嘉諸儒有廓清之功大道康莊使後人不至有誤入歧途之慮故四者之中惟小學爲有用亦惟小學爲難精若夫隸草碑帖南北源流桂馥晚學集言翁正三欲其撰成一書迄未起草僅阮文達元揅經室集中北碑南帖論略見大凡而吳榮光帖鏡一書世亦莫之見也意者其有待於鄙人論定乎

答松崎鶴雄問鐘鼎彝器文字書

鐘鼎彝器文字余三十年前從京師廠肆得乾嘉以來收藏家拓本最多當時一拓本字多者不過京鈔十千合京外錢一千文字少者以束論一束或十餘片或二十三十片皆一二字至七八字十餘字廿餘字不等一束或七八千文或十餘千合京外錢七八百文一千餘文耳其時濰縣陳壽卿部郎吳縣潘文勤藏器最多陳之毛公鼎潘之盂鼎字最多名最著而每一拓本黃紙拓者值京平松江錢壹兩白紙拓者值京平松江銀壹兩五錢或二兩今日一紙價直十數倍深悔當時隨得隨散至今無一紙之存爾蓋余當時頗不信鐘鼎文字以其自宋宣和以後僞造者多如呂大防考古圖王黼博古圖所載三代法器不應文字多半雷同而薛尙功王厚之王俅之流雖稱好事且著書問其何以爲夏爲商爲周彼亦未有確據也且金器銘文見於經典者周禮考工記㮚氏爲量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爲則禮記大學載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左傳昭公七年宋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銘全不與今所傳鐘鼎文字相類惟禮記祭統孔悝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卽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啟右獻公獻

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與舊耆欲率作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懈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汝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又漢書張敞傳美陽得鼎獻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今鼎出于岐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鸞旂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其文頗與今所傳鐘鼎文近似或者疑後人僞造鐘鼎卽摹仿此類銘而推衍之故三代有尚忠尚質尚文之不同而其器銘反如出一手此其說近理實無以非難之考鐘鼎銘字始見于漢許愼說文解字其自序云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蓋其時惟許君篤好此等銘字不顧世人非訾故其序云云實則說解中所錄重文既未分別何者爲鼎彝銘更何從知其爲某代致使後世贋鼎日出無由得一比例可以證明是則不能爲許君諒者已夫漢世去古未遠而鐘鼎流傳極少故人人詫以爲奇觀于漢書吾邱壽王傳載武帝時汾陰出寶鼎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吾邱壽王獨曰非周鼎上召而問之對曰天子有德寶鼎自出此天所以與漢乃漢鼎非周鼎也東觀漢記鄭眾傳盧江獻鼎詔鄭眾問齊桓公柏寢臺見何書春秋左氏傳有鼎事幾眾對狀除郎中是知當世鐘鼎出世者甚稀而識鐘鼎

文字者亦少故吾邱壽王鄭眾輩皆爲天子所褒嘉若在宋宣和中則呂大防王黻所見已多矣足爲異此余向所疑宋以後鐘鼎多僞器與或者同者也近世如張文襄之洞李侍郎文田亦皆不信文襄與潘文勤往來于其攀古廔藏器亦間爲之釋文而終身疑信參半此親爲余言者夫彼之不信鐘鼎眞爲古器者同一有宣和仿造四字橫梗于胸中又以爲三代之器不應文字體格相同篆文亦無區別且其銘文往往訛奪或顚倒錯誤既爲一朝法物不應如此草率鑄成此其說是也然余以爲鐘鼎諸器出于東周列國時爲多其爲夏爲商爲周本由編撰金器人所臆定其相沿無所分辨亦固其宜至其銘詞大半迹先人之功紀君賜之物事多相類所賜復同其文不必有所異同亦如今日內閣所擬誥命之文人人可以通用也其他宗廟之器則曰用孝享家用之器則曰永保用舍此本無他文可以參用固不得以其諸器一律而疑之況近世出土之巨器如毛公鼎散氏盤齊侯罍盂鼎之類動至數百字文辭古奧幾于謨誥之文此亦誰得而造者故余三十年前所不信者三十年後乃漸信之惟王菉友輙引以證許書吳愙齋又據以糾許誤此則余所不敢附和蓋鐘鼎自鐘鼎說文自說文說文雖采鼎彝古文鼎彝終不可以混亂說解何也鐘鼎本不盡眞器其文出于後人所釋人各一說又無古書以相證明此固各爲一家之書離之

則兩美合之則兩傷而不必爲之强作調人者也說文本李斯小篆之學鐘鼎多列國文字安得融爲一洽致使篤信許書者益詆諆鐘鼎彝器全出僞造而一概滅棄耶

與日本後藤朝太郎論古篆書

蘇城杜顧快接清暉別後懷思匪可言喻前詢中國文字古篆流別苦于時晷太促又兼重譯難通指畫筆談不能詳盡去後意有未慊敢爲閣下一條舉之吾國文字之學惟許慎說文解字巋然爲東漢之完書其中說解多倉頡舊聞兼采周秦諸子兩漢經師之古誼世本云黃帝史臣沮誦倉頡二人作字今迺獨稱倉頡者以秦漢以來習之者眾也周末通行者爲古文大篆兩種各國復有私造之字雜出其間至秦乃統一之說文解字序云七國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按序云云可見秦以前文字之紛亂然序中論次秦時作者獨斯以倉頡名篇亦可見同時趙胡二家其字義必不盡守倉頡之舊惟斯守其義故當時卽以倉頡原名稱之（古人著書不題書名如史記本止稱太史公書急就章則取章首二字爲書名是也）是則李斯爲發明倉頡之第一人矣且其時程邈亦作篆書亦名小篆說文序云亡新居攝時有六書三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是秦時李趙胡三人外尚有程邈一

家世但知邈作隸書不知其兼作小篆鄙意竊疑程之小篆必近隸書意者八分之名或卽濫觴于此漢興張蒼蕭何諸人起自刀筆不諳古文倉頡之傳幾乎中斷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庭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蓋自秦李斯至此二百餘年師傳不絕如縷乃得揚雄集其大成是揚雄爲發明倉頡之第二人矣序又云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卽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然則今之說文九千餘字重文千餘字視揚雄訓纂已倍之固由博采通人爲增多之一證而亡新改定之六種亦必盡厠其中觀於部首有古文有籀文有古文奇字則其部首已非李斯所據倉頡之原篇可知然由其說文解字名書之義論之則似有取于未央廷中說文字之例彼張敞杜業爰禮秦近皆專門爲倉頡學者許氏字雖增多必不背其師說是則許慎爲發明倉頡之第三人矣序又云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是古文已有其二顧孔壁之外何者爲鐘鼎

不可得而識別也矧其時出土之鐘鼎甚稀書中採摭必十分審愼非若宋宣和博古圖所收之泛濫薛尙功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所載之攺移今人動以近日所見之新器以補許氏之遺如嚴可均之說文翼莊述祖說文古籀疏證吳大澂說文古籀補諸書卽令采摭博而審定精不過揚雄許愼之重儓別子已耳曾何裨于故書萬一哉至近日出土之竹簡龜骨獸骨卜兆所刻文字學者驚駭以爲眞三代之遺文羅振玉撰有專書以張大之一時言小學者喜其於鐘鼎之外又獲一種古文于是賞奇析疑互相訓釋無論此等動植之物不如金石之堅久而傳寫滋訛幾何不如汲冢書中穆天子傳之文雖郭璞有所不識乎

夫文字全在訓釋訓釋必求之同時之古書以相比證否則取相類之文辭句法互相參稽今以斷簡殘篇零畸破裂之枯骨文句既不完備刀刻易失眞形存其物未始不可爲博物之資正不必强不知以爲知蹈揚愼釋岣嶁碑鄒漢勛釋紅崖碑之笑柄也鄙人著有說文解字故訓一書專輯三倉爾雅兩漢經傳訓詁周秦諸子古事古義引列各字之下俾讀者字字得其來歷不爲毛晉校本段玉裁注本所欺凡一切鐘鼎彝器之文概不闌入庶幾許書條例如日月之重光倉頡制作之精神不爲佉盧神琪異域之野言所侵奪此鄙人著書之大義也吾國自南宋逮明清之交踰百餘年小學沉晦至乾嘉時乃大明貴國篆學從前亦爲無根據之鐘鼎文所迷惑今又篤好此不成部屬之物以爲可以比蹤埃及臘丁之文明此鄙人所不敢附于同志者也閣下於鐘鼎文字討論有年此等學問吾國在北宋時卽已發明如元祐間呂大防修考古圖宣和間王黼撰博古圖紹興中又續修考古圖皆官書也其時士大夫私相風尙著有專書除薛尙功法帖外有王俅嘯堂集古錄王厚之復齋鐘鼎款識等書至今談金石學者奉爲初祖近代自阮文達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成書後繼之者吳榮光吳雲吳式芬潘祖蔭吳大澂諸家均以藏器釋文摹刻行世而文人學子罕引爲詁經說字之助反加以玩物喪志之譏豈非以其眞贋難分不如爾雅

說文之有師承可考耶閣下於此事用力至深自無半途輟業之理然不妨分其心以治說文其妙緒引人更勝此百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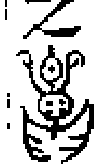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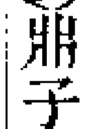
與易敦白論鼎彝銘字書

回蘇將攜歸之古器物銘一一釋出多加考辨此弟三十年前舊學棄之多年今日重溫如久別故人各增閱歷一見之後更多見道之言弟向不欲以鼎彝銘字佐證說文並非以說文爲天經地義不可違背之書不過以許氏一家言在漢人學中自爲一派古學鼎彝既非人人共見其曉之物自不能以一二人所獨賞獨好者妄以一時肊見變亂古人之家法竄改文字之形聲弟向所持論如是云

云蓋亦讀書矜慎之心並非姝姝然墨守一先生之言以爲聖人復起不可易也夫使鼎彝墑非贋作拓本又復精神則說文以前之古文亦正足資考索今世說文字畫乃因李斯秦篆之遺李斯有倉頡篇既以倉頡名所著書則中必多倉頡古字故訓特其間不無因筆勢趨于玉筋或有時改變其舊形故憑說文以求古人造字精神則或有不如鼎彝銘字之可據者且黃帝史臣二人一倉頡一沮誦皆同時造字自李斯專守倉頡之學于文字異形者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于是沮誦之字必以罷斥之故而不行又兼有趨于約易之隸書一時稱便致令傳習者尠浸久至于滅亡轉不若倉頡在兩漢間師承時有可考如說文敘中所稱張敞杜業爰禮秦近揚雄賈逵諸儒皆所謂傳倉頡學者而說文五百四十部中九千餘字重一千餘字其稱引儒先之說不及沮誦一字一言是則沮誦之學在兩漢時已蕩然靡存然則欲求與秦篆異體倉頡異訓之文字舍鼎彝款識更有何者可以取信哉吾嘗取鼎彝中諸字以校說文異同如一部天顛也至高無上从一大大部首云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古文大也蓋小篆以一爲天大爲人故不部首云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从一一猶天也象形雨部首云水从雲下也一象天门象雲水霝其間也而鼎彝中如盂鼎之大象伯戎敦之大毛公鼎之大大上从●●者天體也人在天下覩天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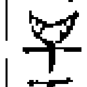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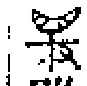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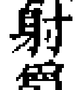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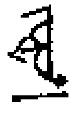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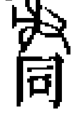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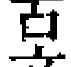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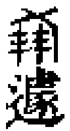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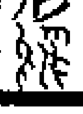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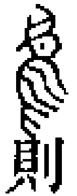
爲一天在人上覆人則爲●此象形之異也旦部首云明也从日見地上一地也旦以一爲地如天以一爲天均以人目所見者取象故中部屯難也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難从中貫一一地也𡴀部首云𡴀名一種而久者故謂之𡴀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𡴀部首云土之高者非人所爲也从北从一一地也而鼎彝中如頌敦之⊙吳尊之⊙皆从日在■上●上吳大澂古籀補云象日初出未離乎土也亦有作⊙者如楊敦之⊙格太室从日在●下●者天也此亦象形之異也𦩍部𦩍旦也从倝舟聲倝部首云日始出光倝倝也从旦㫃聲而鼎彝中如盂鼎之𠦝陳侯因𬶍敦之淖高伯厨之淖中殷父敦之𠦝皆从日从水从艸州者水在州則巛也亦水也古籀補釋𠦝云日初出在艸間古者天子以朝朝日一曰小水入大水謂之朝故从川許氏說水朝宗于海釋淖云朝覲之朝如此小篆以爲潮字今按吳說亦未墑茻部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茻中𠦝淖𠦝等字同一取義上古人民穴居野處不辨朝暮但以目之所見日出水艸間爲朝日入衆茻中爲莫此淖莫字从水从艸所由來也朝廷朝覲等朝字則當爲𦩍潮汐之潮則當爲潮天子當陽故取从倝之𦩍此𦩎𡈼部望月滿與日相望以朝君也从月从臣从壬壬朝廷也義同潮水消長隨月盈虛此當从水𦩍聲水朝宗于海聲兼義字若从水朝省聲是混於从日从水从艸之淖此沿小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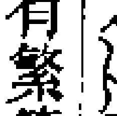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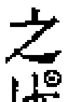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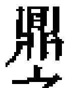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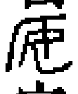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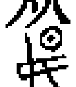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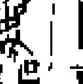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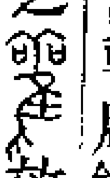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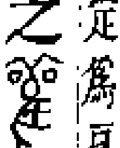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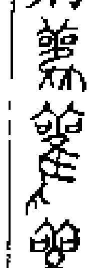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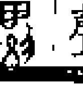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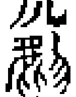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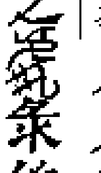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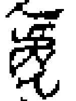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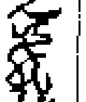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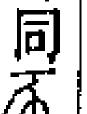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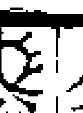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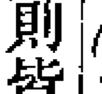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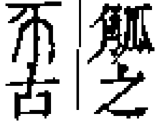
誤也而不知淖翰瀚三字之各有取義也兄部首云長也从儿从口而鼎彝中如叔家父簠之兄沇兒鐘之兄皆兄旁加㞢加㞷古籀補云先生爲兄故从㞢㞷先生二字省文也今案吳說誠然白虎通三綱六紀引禮親屬記男子先生爲兄詩載馳序思歸唁其兄箋云男子先生曰兄是班鄭所訓之兄字必是兄旁加㞷者故其說云云若釋名釋親屬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爲荒也又白虎通兄者況也況父法也此以同聲字爲訓則所釋者兄也非先生之兄也是兄字之外塙有先生之兄字矣子部首云十一月陽气動萬物滋人以爲偁象形𢀈古文子从巛象髮也𢀇籀文子囟有髮臂脛在几上也而鼎彝中如番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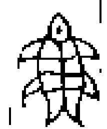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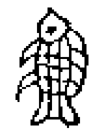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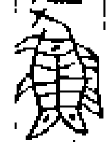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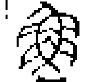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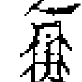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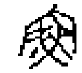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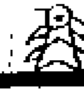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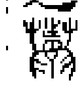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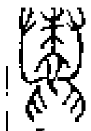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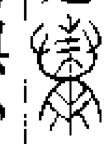
鬲之呆卽呆字象子在襁褓形子執旂且乙卣之孖子孫角之亢子孫父辛尊之亢則象大人形此在小篆古籀之外別爲象形是固不可謂之無本矣系部孫子之子曰孫从子从系系續也而鼎彝中如子孫父癸卣之父辛孫卣之鼎子孫父丁卣之芇鼎子孫父丁敦之芇皆从大字及子字增其筆畫而與从子从系之孫異矣目部相省視也从目从木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詩曰相鼠有皮而鼎彝中如相作父丁觚之眚盉鼎之眚且子鼎之眚上皆象目上眉骨形而與从目从木之相異矣手部拜古文𢪒此與小篆从手𠦪之拜別爲一義蓋𠃧爲爪之省形爫卽兩爪下兩屮象足形中𠈌象背脊此象人伏地

而拜拜則伏地故見其手足及背也而鼎彝中如曾㚸伯鼎敢𨘭易之𨘭亦象人伏地而拜上兩止象兩手下兩屮象兩足匕象脊骨此與拜古文𢪒取象正同𨘭古籀補誤釋爲喪則不知敢拜易固鼎彝中恆用字矣丨部中而也从口从丨丨上下通也中本人中之中故訓爲而而口上紋理俗本說文誤作中和也此由不知古字中爲人中之中或又以而爲内之訛皆非也而鼎彝中如頌敦頌鼎之𠁩卯敦之𠁩子禾子釜中鉶之𠁩皆與重文中籀文之𠁩同古籀補釋𠁩云正也兩旗之中立必正也釋𠁩云象旗斿向左形據丨部𠁿旗杠皃从丨从㫃㫃亦聲則中於同爲旌旗之類是古文以爲旌旗之中與小篆人中之中

引申爲上中下之中者其義各有所取矣韋部韠韍也所以蔽前以韋一命縕韠再命赤韠从韋畢聲而鼎彝中如無專鼎之𠔁寰盤之𠔁皆以必爲韠八部𠔁分極也从八弋弋亦聲此爲語助必然之必字乃古文多作實字周禮考工記天子圭中必鄭注必讀如鹿車縪之縪謂以組約其中央爲執之以備失墜古籀補必下引錢宮詹說必通縪小篆作韠韍也所以蔽前是必於古文中爲組縪之縪又爲韠韍之韠而與分極之訓義異矣巾部帶紳也象繫佩之形佩必有巾从巾而鼎彝中如師奎父鼎之𢂔頌鼎之𢂔頌敦蓋之𢂔頌敦器之𢂔又頌敦之𢂔皆不从巾而象帶本形是必最初之古帶字而非小篆後起之帶字所

可同論矣車部首云輿輪之總名象形𨏖籀文車而鼎彝中如毛公鼎之[illegible]盂鼎之[illegible]立戈父丁卣之[illegible]父乙尊之[illegible]皆與籀文𨏖為近而小篆之車字必疊經遞減其筆畫而失造字之本象矣舟部首云船也象形而鼎彝中如父壬尊之亚舟万父丁卣之亚亦象舟形而有縱橫之異矣戈部戟盾也从戈旱聲干部首云犯也从反入从一此戟戈之戟別于干犯之干顧經典中多以干犯之干為戟戈之戟而鼎彝中如干爵之干鼎之雖形同干犯之干異於从戈旱聲之戟然象干之本形或象手執干形其於从反入从一之干又自一義則干戈之干小篆从戈旱聲字之戟从反入从一之干皆非其本義矣矢部䠶弓弩發於身而中於遠也从矢从身射篆文射从寸寸法度也亦手也而鼎彝中如靜敦之射爵之一象手持弓矢形一象弓矢二形與石鼓文之同一象形而與从矢从身及从寸之䠶射異矣玉部環璧也肉好若一謂之環从玉睘聲而鼎彝中如宂敦之◎古籀補云古環字象形是也環本取周環之義齊太公作圜貨亦以貨柄有○取義也鳥部鳳神鳥也从鳥凡聲古文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而鼎彝中如多父敦之遽伯還敦之拜且子鼎之弄皆象貫貝之形與十朋之龜之朋同用則於鳳鳥之朋形義又各異矣烏部首云孝烏也象形古文烏象形而鼎彝中如毛公鼎之則象烏鳴張口

形僕兒鐘之則象烏栖掩翅形雖與小篆古文同一象形而篆畫有繁簡之異矣燕部首云玄鳥也籋口布披枝尾象形乚部首云玄鳥也齊魯謂之乙取其鳴自呼象形乚為古文玄鳥字燕為小篆玄鳥字皆象燕形而鼎彝中如匽侯盉之匽侯鼎之古籀補云古燕字象燕處巢見其首字从此宴晏匽三字皆當从許氏說晏安也宴安也匽匿也皆燕安之義小篆从日从女形相近而古義亡矣雈部雚小爵也从雈吅聲詩曰雚鳴于垤而鼎彝中如舊輔甗（據吳榮光金編題名余審定為牙輔鼎）之（吳據秦恩復舊釋為牛馬二字殊謬）御尊之敦卣之或借作灌或借作觀皆象鸛鳥長足形按詩東山鸛鳴于垤傳鸛好水長鳴而喜也箋鸛水鳥也將陰雨則鳴疏引陸璣疏云鸛鸛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證以說文鸛鸛專畐蹂如鵲短尾射之銜矢射人从鳥雚聲是鸛鳥之鸛本字作雚而鸛乃通借字也然則之象形與小篆从雈吅聲之雚異矣虎部首云山獸之君从虍虎足象人足象形古文虎亦古文虎而鼎彝中如師虎敦之伯戎敦之師酉敦之皆象虎露牙爪形與小篆之虎上象虍文下象人足異矣豕部首云彘也竭其尾故謂之豕象毛足而後有尾讀與豨同古文豕而鼎彝中如父乙甗之父庚卣家字中之則皆象豕全體形又亥部首古文亥為豕與豕同而鼎彝中如小子射鼎之丂乙亥方鼎

之乃聃敦之丮又皆象豕半體形均與小篆古文之象形異矣魚部亘云水蟲也象形魚尾與燕尾相似而鼎彝中如魚尊之妣伯罰卣之魚父癸鼎之犀伯魚父鼎之魚父丙爵之毛公鼎之魚父丁觶之同為象形而與小篆燕尾之形異矣黽部鼀鼅鼄也从黽朱聲而鼎彝中如魯伯愈鬲之邾伯鬲之杞伯敏父敦之皆从鼅鼄之鼄象形是古文鼅鼄之鼄多本象形而與小篆之从黽朱聲之鼄異矣凡此異于說文小篆之字安知無沮誦舊字存乎其間惜乎許氏博問通人但采及傳習倉頡文字之人初未遠而溯諸籀篆以前略存沮誦之遺說且既知郡國于山川得鼎彝其銘皆前代之古文而於重文中采摭之字概以古文二字括之致使後之人不辨其何者為壁中古文何者為前代古文斯固不無遺議者也若鼎彝以外如古陶器古刀幣之屬其可采者正多莊述祖曾撰有說文古籀疏證一書校刻不精原書亦鮮精要之處吳大澂畧有說文古籀補間有考辨未見其詳嘉慶中嚴可均有說文翼一書未經刊行亦未知其體例何似然其字皆傳寫刻木一畫一點之不塙則有毫釐千里之謬故欲精研此學非多見原器廣搜精拓不得其真形此弟所以始終不欲以之考訂經典及小學字書蓋慎之至也近來北方出土者又有筮龜及牛馬獸骨占卜遺文其物不可謂不古但皆斷裂不全之句其文字難於解釋此又校鼎彝銘文有大篇可以成誦者尤不易於詮訓雖甚好之直視如岣嶁神禹碑紅厓鬼方字欽其寶莫名其妙如是焉已何敢學羅振玉自信能讀天書神冊哉再鼎彝中如用蘄釁壽萬壽之釁自宋呂大防薛尚功以下皆誤釋為眉壽之眉後來阮文達吳荷屋諸家皆相沿無有知其謬誤者弟考訂為貴字又悟貝簣潰鑄皆與貴通用簋字中不从皀乃从側形貝刖有考釋甚詳容暇時錄奉教正

與吳景州論刻印書

回蘇後于冬月廿五日手書久未裁復因在京半年之久書籍叢亂清理須時又兼冬至有事先塋致京友來書均閣置未復吾輩疏于應酬其平生不能做官亦正坐此恃在知愛定邀鑒原在京所作文字多篇閒尙未曾印出為閣下所撰印譜序攜歸蘇滬頗為人所傳抄可見今日留心此道者固自有人秦漢一燈不至成廣陵散也有清印派亦經四五變陵夷至于今日若京師上海所模倣之吳昌碩一派猙獰鬼怪大為人心世道之憂亡國之音何止聞樂而作也國初承朱明餘習皆文何之濫觴無論朱文白文外圓內方得以錐畫沙之妙高者氣象肅穆如見包龍圖海忠介一流人正色立朝不苟言笑汪啟淑飛鴻延年堂所輯名家諸印可以略見一班後人追論品題目之曰徽派此派不善學之流入俗工如木偶陶

人索然無絲毫生氣至乾嘉時金冬心丁鈍丁之流倡言復古力崇秦漢黃小松奚鐵生蔣山堂陳曼生復羽翼之世稱浙西六家于是有浙派之目蒼老盤薄首推金丁餘則溫瑩而多側媚之筆且各有習氣轉不知繼起之趙次閑錢叔蓋向覺平正無疵金丁同時有鄭板橋于徽浙二派外別樹一幟其長處能知以隸爲篆雖不能从秦漢取徑而天姿高敏頗能掩其野戰之鋒此派學者甚稀亦以學之而僅得其皮毛終不爲人所容悅則不如趨時而爲浙西一派猶易于沽名覓食也于時北方則有曲阜桂未谷雖無印譜傳世亦未知當時曾爲何人捉刀但以流傳字蹟所鈐印章證之結構方嚴用筆亦極渾樸比之浙派

實爲堂堂正正之師若以秦漢律之亦難許其升堂入室也桂撰有繆篆分韻一書專輯秦漢鉨印文字其平生所見古印大概已採掇靡遺而亦有从他刻本印譜集錄者然其著書之恉究未知其云何以爲輯此爲刻印者之導師俾其守此模範則一印有一印之章法一字有一字之比鄰刻于甲印者不能移于乙印其進退揖讓必臨時相其字勢爲之或三字畫分四格或五字畫分六格或緐筆从減或減筆从緐知者以爲綢繆不知者以爲紕繆此豈可从千百秦漢鉨印中集字以成一印者哉以爲繆篆向無專書輯此以網羅散佚然繆篆不止見于鉨印如漢洗漢鏡秦漢瓦當文漢塼其文隸省而篆筆者皆繆篆之屬其字隨各器物以取勢疏密相間增省隨人有兩字省倂一字者有一字筆畫多而佔兩字格位者此當據原式模印豈分析其字隸之各韻存其字而不知其篆之繆者所可了事哉推桂氏以繆篆爲摹印乃由誤解說文敘繆篆所以摹印也一語所致敘云繆篆所以摹印也者乃承上秦書有八體五曰摹印之文詮釋其辭秦書至新莽居攝改爲六書於是以摹印爲繆篆在秦書摹印與大篆小篆刻符蟲書署書殳書隸書並稱則摹印自有一種篆法初無繆篆之名兩漢諸經老師篤好古文其民間通行者槪用隸書隸書不適于款識故別有半篆半隸一種繆篆輔佐其間而當時摹印者卽通用此種篆字故曰繆篆所以

摹印也非謂繆篆爲摹印而作卽奉爲專門摹印之用也桂固精于小學又工篆隸書而此書實爲贅作浙派之後道咸間有鄧完白者爲時推崇謂之鄧派在作者一生精力注於篆隸兩書出其緒餘亦足推倒一世故其時包愼伯何子貞諸名流皆相引重其後楊濠叟自稱私淑推爲近代一人故其印派亦盛行四五十年多見秦漢印章者終未肯許其爲印人正軌大氐一代印人多至數百而流傳于世爲人稱述者數百人中僅二三十人觀周亮工汪啟淑正續兩印人傳所載如恆河沙數姓名大半茂如嘗見舊本書籍碑帖及古今字畫收藏家印記往往有超出諸家之上者惜不得其主名令人徒致慨慕近世士大夫

弟所見惟濰縣陳壽卿郎部吳縣吳愙齋中丞所用姓名印章眞入秦人之室其齋名別號雖朱文小篆亦於趙松雪文衡山二家外別出新型朱文精美本無過於趙文此乃古勁過之由兩家以富于收藏著聞其門客耳目所擩染者本無俗品淆亂其心思又得能者指導其旁自必神與古會也外此則吳平齋趙撝叔亦自雅馴可與道古趙印皆已作知其得力于秦漢甚深惜乎存世無多未有輯錄成譜者前序論古補此以論今奉復左右

郋園山居文錄跋

大伯父文選君二十歲後卽以能文見稱于時生平所爲文脫稿後輒棄擲所存者刻書序跋及藏書中所綴各跋數百篇耳啟藩與從兄尙農仲弟定侯叔弟東明搜檢編錄成八巨冊尙未分卷大伯父命曰郋園讀書志以其體類敘錄解題非如錢遵王讀書敏求記黃蕘圃士禮居題跋記斷斷于板本之末也年來刻工寥落未及栞行其他文詩亦幷存稿待梓此數十篇爲丙辰回蘇後避居洞庭山中之作每於屬稿後卽繕寫其副函示啟藩兄弟皆有關學問之事藉以訓誨啟藩兄弟者也去年北遊京師客中所爲文衡山符君宇澄長沙易君敦白門人蔡君斗南集佽以活字排印五百部題曰郋園北遊文存一時分布罄盡至今索者紛紛因別編訂此集刊行此外尙有與友人論事書十數篇推論古今國家興亡之數人才消長之機以其與學術無關故皆不入錄云壬戌仲夏芒種後從子啟藩跋

郋園論學書札

吾師葉吏部論學書札十篇附錄二篇大旨以黜異學扶孔氏爲己任書中皆爲攻康梁而作事在康梁未敗以前一時學者推吾師先見之明而不知紫色鼃聲天固有以奪其魄也吾師平日治學本不主持門戶並世經師亦頗推重東塾惟不喜其調停漢宋之說故間與諸子論學別白其是非世儒不知以爲有薄視東塾之見非吾師意也書中有致羅敬則先生兩書卽爲辨明斯事而作此外各書于近儒學術分合異同康梁始終本末言之鑿鑿使讀者如撥雲霧而見青天葢與朱蓉生侍御各書一原其始一要其終而同爲有功名教之作也原書吾師刻入明辨錄平江蘇氏又刻入翼教叢編亦有兩書未刻者因並重刊之以貽同學諸子異日禮堂志記葢卽以是書爲嚆矢云戊戌仲冬湘潭劉肇隅識

郋園論學書札

與邵陽石醉六書

自吾弟起程後蹕寄一函計已存覽矣時務學堂梁卓如主張公羊之學以佐其改制之謬論三尺童子無不惑之昔余嘗從事二傳之學出入門戶頗能別其是非左氏與孔子同時自異於傳聞之失（孔左同時最爲近時言公羊學者所忌余別有說證實之）公羊注家援引讖緯以爲西狩獲麟卽赤帝代周之兆此爲其學者知其不敵左氏故假託漢制挾天子以令諸侯何休之徒又從而附益之班固所謂利祿之路然也左氏晚出立學又遲而西京之傳不絕如縷苟非卓然有以自立其不爲公羊所奪者幾希矣譬如今日功令以四書文取士而一二好學深思之士或治經或治史窮年累月置干祿之事而不顧安得不謂之志士漢時功令㝡重公羊當時公卿大夫以此起家者不可勝數而張禹賈誼諸人迺勤懇而好左氏舍籥幅短小之書以尋繹至繁且賾之文義其子二家長短亦旣折衷一是已終漢之世許鄭通儒皆尊左氏鄭氏六藝論云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讖試起千秋學人于九原信禮乎抑信讖乎鄭君見何休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於是作發墨守箴膏肓起廢疾休乃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使何氏之書義例果能顚撲不破其戈何至爲人所操其室何至爲人所據今兩家之書殘缺無幾就輯存者推之是非黑白

倘可立辨非匿子疑獄也漢董仲舒治公羊推災異其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至下仲舒獄幾死又睢孟稱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至欲漢帝求索賢人禪以帝位霍光惡其祅言惑衆大逆不道以誅死學如江都其弟子愚昧如此今之誑劉歆爲國師者獨不思公羊家固有此一類人耶況今之公羊學又非漢之公羊學也漢之公羊學尊漢今之公羊學尊夷改制之聖人余知其必不出此梁卓如人倘篤實信其師說則將禍我湘人吾弟試取左氏公羊比例而互證之則異時發憤著書無難持平而得信讞余向來治學不專守一師之言教人亦不偏執一己之說惟於二傳之義因其關繫于近日之利害者鉅故有不能已于言者豈專已守殘而好爲是辨難哉大抵公羊之學便於空疏沈文起所謂書短而易習義淺而易推者兩漢公羊大師均不能出此評論近世所謂微言大義之說者亦正坐蹈斯病家無藏書而欲使海內學人同安於固陋生已盜名而欲使天下後世共趨于欺罔一人唱百人和聰穎之士既喜其說之新奇尤喜其學之簡易以至舉國若狂不可收拾蟻孔潰河溜穴傾山能毋懼歟蓋嘗論之日中則昃月盈則蝕有康雍之純樸而後有乾嘉之文治有戴段畢阮諸人之實事求是而後有魏龔諸人之嗜奇爭勝有東塾之平實而後有新學之猖狂有桐城湘鄉文派之格律謹嚴

而後有今日時務報文之藩籬潰裂古今無百年不變之學何論文字之粗迹乎夫不通古今不得謂之士不識時務不得謂之俊傑班固欲人通萬方之略馬遷譏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此二者當互觀其通各救其失今之視西藝若仇雔者一孔之儒也藉時務爲干進者猥鄙之士也深閉固拒問以環海各國之政教茫然不知謂何所謂不通萬方之略者也龔高郵王氏之頹波理倉山主人之舊業所謂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者也吾弟具有通識年來習聞諸名流之議論于學之有益子己者當博觀而約取之于學之有用于世者當兼收而並蓄之用夏變夷則必入穴以探虎援儒入墨則將買櫝以還珠公羊之學以之治經倘多流弊以之比附時事是更啟人悖逆之萌昔桓譚有言公羊依經立傳彌失其本事說經而至失其本事七十子之大義固如此乎離去本事又數萬里今之學果古之學乎其書空言改制有害于道其學謬于聖人不切于用余非如沈文起之肆口憤爭而實見其學之不能自立故據理以斥之也若以孟子爲公羊羽翼其說更泛濫無宗戰國之世荀孟並稱荀之爲人有儒行其書亦樸致深微在諸子之上孟子識力甚高而立言不無偏激荀子以性惡一語召後儒之譏彈孟子一生師尊仲尼遂代聖統不知性有善有惡猶天有災有祥儒者立論正人心昭法戒諱言性惡之旨同于鄙斥符瑞之旨此聖賢之微意

也孟子之書北宋諸賢猶疑之刺之迨理學之幟張而道統之傳立孟子以距楊墨有功宋儒自任爲闢異端其尊孟子非尊孟子也而荀子乃以李斯滅學之故爲蘇氏所詆諆烏乎冤矣天下事果如蘇氏之論則冉求附益季氏亦將苛斷孔子之教不善有是理乎此知人所以貴乎論世也

此書作于丁酉十一月中爲斯事辨難之始故存之石生天姿絕高文尤奇偉從余游數年經史百家之學皆能發抒心得是歲同人推爲學堂首選余懼其爲所鼓煽習于無父無君之議因作書誡約之抑洪水驅猛獸士夫固有責也

與劉先端黃郁文兩生書

前日過訪見几案間有康有爲孔子改制攷兩弟必檢讀一過其中可行不可行世固有知者余有恆言公羊改制且不能行於漢何論今日若輩一鬨之市眞可憫笑者也康有爲平日慨然以孔教自任其門下士持論至欲仿禮拜堂儀注拜孔子廟此等猥鄙之事楚鬼越禨則有之豈可施之于大成至聖之前乎且中人孩提入塾無不設一孔子位朝夕禮揖至于成人但求不悖於人倫以對越孔子在天之靈處則爲孝子出則爲忠臣雖不祀孔子孔子亦豈汝咎若以施之於鄉愚則孔廟不能投杯筊而鄉愚不顧也若以施之於婦人女子則孔廟不能求子息而婦女不顧也夫中國淫祀多矣其所以若存若亡者以禁例森嚴不敢爲惑世誣民之事耳西人一天主一耶蘇教會之名至盈千萬此其結會相仇兵連禍續西人未嘗不痛恨之康有爲隱以改復原教之路得自命欲刪定六經而先作僞經攷欲攪亂朝政而又作改制攷其貌則孔也其心則夷也乘此國家多事之時使其徒黨四出遍謀天下膏腴之館而據之朝傳一電報曰康有爲賞五品卿銜遊歷各國主持弭兵會夕傳一電報曰湘撫陳寶箴入軍機黃遵憲督辦鐵路大臣招搖撞騙彰彰在人耳目其前電至時務學堂也同年友汪誦年編修爲余言之余笑曰此康謠耳不足信數日往詢其弟子梁啟超則言之忸怩梁

固篤信康教終身不欲背其師而亦不能爲其師諱其平日困躓名場故詆時文尤力通籍後朝攷卷不列高等者卷爲李約農侍郎籤摘同閱卷者或爲請託李持不可後康有爲刻朝攷卷以辱李李則舉其在都鑽營張蔭桓之事遍告于人此湘粵京朝官所其知者其初至都門也余友吳雁舟太守時官編修爲之延譽蓋吳喜禪宗康有爲與之機可相合旋其新學僞經攷奉　旨禁燬吳猶爲之太息異學之惑人如此余與吳文字之好甚深屢得聞其持議中原士大夫不求實際厭常喜新積五六年遂成今日之變局虎兕出柙誰之咎與當此舉國瞑眩之時兩弟尤宜立定腳根自占于不敗之地從古以巧成者必以巧敗周公恐懼流言王莽謙恭下士此二語最爲流俗所稱道亦足以發人深省者也天姿高明之人無書不可讀張子逃墨歸儒遂爲千古佳話若守一書而卽爲所迷惑聽兩議而又爲之調停其人必進退無據非獨不能爲君子亦且不能爲小人如余邑易生者始則爲合種通教之說以迎合長官後作湘學報又謂西教與西政無涉以蓋前愆可謂無恥之甚再歷三四年風氣又變渠欲圖一館局安身而不可得矣梁啟超持論痛詆時文比于女子纏足之害而又潛往會試此眞無可解于人口者聞其都中告人謂父命之往夫父命之會試父命之作時文也不知其父有是命而痛詆之是謂大愚知其父有是命而故痛

詆之是謂不孝聞康有爲之應試也則曰奉母命師弟沆瀣一氣絕世奇談以至不肖之時文加之其父母而已乃居淸高之名吾知其平日之申民權爲無君而不知其今日之應試爲有父也康有爲之公車上書詆西人以耶穌紀年爲無正統而其徒衆又欲廢　大淸統號以孔子紀年無論其言行之不相顧也卽言與言亦不相顧何其謬也超回邁賜之名遍于吳楚公羊孟子之教橫于湖湘蒙馬以虎皮沐猴而冠帶中無所有徒竊其聲音笑貌以鼓煽三尺之童子而乃夸大其辭曰異日出任時囏皆學堂十六齡之子顏之厚矣得非喪心之尤乎且夫西人之勝我者輪船也鎗礮也製造也非回也賜也公羊也孟子也所學非所用夫子自道也天津水師學堂上海方言館福建船政局粵逆平定後卽陸續創開主之者皆一時名臣大僚三十年來人材寥落豈今日十六齡之子異于往日十六齡之子亦豈今日之二三江湖名士異于往日之名臣大僚然則人材與學堂截然兩橛概可知矣然則學堂與書院弊之一律又可知矣余固不欲兩弟爲博學能文之人但欲兩弟爲謹言愼行之人居恆少發議論少上條陳凡盜虛聲騙館地之舉一切不可習染若以余言爲過激請以質之兩弟之父兄及鄉里之長者總之立身行己當爲終身計不當爲目前計世局有變更天理人心之公無變更謂天下皆愚人而已獨智者適以自愚而已至若

學問一途不必有門戶不得無主宰嘗告人曰胸中當分門格某書㞐某格毫不可亂迨取用時擇其善者用之是爲讀書良法區唐界宋不可舍己芸人尤不可也餘詳去歲與醉六書兩弟取閱之可以與此互證少年血氣未定無所適從中年以後讀書與更事既多而後知余言之爲長久之策也

劉黃兩生將入時務學堂作書誡之

與南學會皮鹿門孝廉書

昨讀世兄大箸醒世歌詞淺而意明語長而心重想見我公庭訓時具有維持桑梓之苦心遠慮近圖良足欽佩近世時務之士必欲破夷夏之防合中外之教此則鄙見斷斷不能苟同者春秋大同之說吾邑王代豐公羊例表言之此論發於二十年以前今日萬口雷同變本加厲至謂地球列國環峙幷無夷夏之防又謂春秋時之吳楚卽今日之江蘇兩湖是當日之夷狄卽今日之中國此論似是而實非久欲一辨而苦無暇晷昨讀世兄歌辭有若把地球來參詳中國幷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渾圓物誰居中央誰四傍等句敢以管見所及一明其是非乞公詳辨焉夫春秋之所謂夷狄者以其異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教也今世之所謂夷狄者則有黑白紅棕之別而種類異也春秋之教謂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正欲其進而同教耳今日之吳楚教化同矣種類亦一自不得謂之夷狄　聖清爲古肅愼氏之區同種同教三代已然亦不得謂之夷狄　國初呂畱良之徒狂吠無知殆不足辨日本島居本中國遺種其國政教風俗一視他人爲轉移時唐時宋時中時西遷喬入谷若不自主而中原士大夫未嘗鄙夷之也地球圓物不能指一地以爲中但合東西南北考之南北極不相通則論中外當視東西矣亞州居地球之東南中國適居東南之中無中外獨無東西乎四時之序

先春夏五行之位首東南此中西人士所共明非中國以人爲外也五色黃屬土土居中央西人辨中人爲黃種（土耳其亦黃種卽突厥徙居于此）是天地開闢之初隱與中人以中位西人笑中國自大何不以此理曉之若以國之強弱大小定中外夷夏之局則春秋時周德衰矣何以存天王之名魯之弱小遠於吳楚何以孔子曰我魯此理易明無煩剖辨堯舜禹湯文武之教周公成之孔子大之三代以下異教之爲聖教漸滅者不可彈述卽以文字論佛法盛於六朝而其梵夾之經典反藉中文而後傳遼金元人憑陵宋室可謂至極迄今三國國書不存一字此第聖人糟粕中之糟粕而已潛迻默運掃蕩異教於不覺何論旁行詰屈之書乎故藉保護聖教爲名以合外教者巧言也考耶蘇教旨較天主爲近人情故得行於泰西文教之國孔子之與耶蘇孰得孰失西國通儒猶且能辨之將來西教卽行於東方亦不過釋老而已何必爲孔教過慮幷中西爲一談乎孔教者人心之所繫也士大夫者又孔教之所繫也今曰當官之人但求　朝廷無事於教案之事實爲不得已而爲小民無知以爲抑中而尊西始而駭然繼而譁然終且囂然囂然不已而仇殺相尋此天發殺機雖聖人復生不能以微詞弭此奇禍是則有心人所不忍聞見者也鄙見以爲勸誡士民當以佛老相喻謂其無礙於天地之寬不當謂其教力大於孔子激人以攻擊之口中國服聖人之澤久矣雖不識字之農夫牧豎婦人幼子無不有孔子二字橫於胸肊間蓋聖人之教先之以人倫而以神道輔其不及耶蘇之教先懾之以鬼神而又專主一祀抑倫理於後其間次第淺深地球開通之時自有定論鄙人何必於舉世波靡之中徒肆舌戰乎及門中有以中西政教利害相質者鄙論以爲中國政寬而教實西國政實而教虛又論五常之性以爲中國本之於仁信而以禮實之西國本之以義智而亦以禮貫之禮者聖人之教人心之所同也孔教何患不行於西國哉數日前同邑易生有中國以弱爲強論爲通教合種之說同邑之士羣起而攻之有來告者鄙人告以易生所論幷非出於本心乃襲時務議論中之殘唾參以癸巳年申報宋存禮所上合肥相國書識者當鄙其學之陋不當訶其論之新此生本無所知不過急於求名冀聳一時之聞聽若舉邑與之相持是快其意也合種一說譬如雞鶩同塒不相雌雄犬豕共途不相牝牡人性靈於鳥獸此言亦不足爲厲階聞者乃一笑而起鄙人可謂談笑而卻兵戎矣湘報箸錄之論公論爲最博通而齗齗於耶蘇傳教之辨言多必失故或爲道路所譏訐世兒歌詞亦有聞而議之者鄙人於公文字之好不可謂不深雖其間學有異同而一得之愚或亦公所未及天下事凡張皇太過者則潰敗愈速今日時務張皇之過也鄙人嘗持一議以告天下曰維中西莫如理政教政何以理

曰求實教何以理亦曰求實實則無空談之病而人心一定近日制科亦將有所變更時文久爲通人所詬病通人多不能時文高才博學坐是困於場屋而揣摩之士乃捷足得之然易之以策論其弊等耳不見今日之試卷滿紙只有起點壓力熱力等字乎同一空談何不顧溺人之笑武科改試槍礮持槍持礮之武生卽能禦敵乎　國有征調武生能實兵額乎中國之事無不誤於空談不求立學徒以策論易時文不求考工徒以槍礮易弓馬法則變矣其如弊之未去何今以湘事論勿問其他講學託名于開民智伸民權則試問今日之民誰肯居于不智又試問不智之民何必更伸其權况所講之學爲康有爲之學乎夫

康有爲改制僞經其狂悖駭俗與吾邑易生同而其襲人之說以爲已說亦復相類通核所著之書武斷是其本色凡有所僞大抵不出舊人及　國朝人之書特各書散而難稽彼乃彙而爲一耳六經既僞人不知書異教起而乘其虛豈非孔子之大禍居恒與友人戲談云寍可以魏忠賢配享孔庭使奸人知特豚之足貴斷不可以康有爲攙亂時政使四境聞雞犬之不安其言卽有可采其人必不可用蘇氏之辨奸曰凡事不近人情鮮不爲大奸慝康有爲殆其人與鄙人舊籍吳中行將彷徉乎具區之間長爲漁人以沒世若運丁陽九則黃冠道服埋骨包山此間地無五金之礦境僻不足以通商耽耽虎視者或棄而不顧

馬敬謝故人勉事聖君毋以爲念

答南學會皮孝廉書

頃奉手書敬悉尊指前函臚舉近日之議公謗公者將以覘公去就之心破公依違之見言之過激不覺雜以詼諧然本意無他不過欲公之去而已否則以十年文字之交無故而操戈同室此亦何爲者耶宋人講學感慨時事則有之未有牽合儒墨不顧倫理者公之景況鄙人知之鄙人之景況人亦知之與公相難決非爭館事關公論亦非爭名若謂湘人無鄉誼好自相攻擊鄙人以爲此正湘人至公至大之處中興戡亂之臣曾文正與左文襄不合矣左文襄又與郭侍郎不合矣此三公者皆當世之大賢君子而處事持論各不相侔和而不同古人之義必欲私黨橫行同鄉援引而後謂之有鄉誼此事鄙人斷不敢出請以俟之後賢（此下節刪數語）公之學問兼通漢宋鄙人之學問則並漢宋而亦忘之亭林船山之世漢學之幟未張論世而後知人不必橫生議論聖教之大不在君毋平等舍舊圖新在實事不在空談口說流傳語氣之抑揚言詞之出入誠哉是言然大旨既乖則其咎不在抑揚亦不在出入也救焚拯溺非登屋呼號臨水鼓譟所能畢事若僅以筆舌號於衆曰我之毛髮焦矣我之手足濡矣以此濟人是不如從井之爲愈公何所見之迂乎來諭又謂今人要人一事不辨坐以待斃鄙人既不敢謂湘中無辨事之人亦更不敢自居於待斃之子公等所辦之事何事請一一示知

若以講論爲辨事則鄙人甘居於少見多怪之列公不必進而教之鄙人前函謂從公說者亂也詛公說者亦亂也是謂之開民亂所謂亂者爭亂之謂也公不按上下文氣執一語以責人幷牽及漢宋學家攻擊之詞多方而援之敵非鄙人之所謂敵也時務報初出一二冊見者耳目一新非獨湘人愛之天下之人愛之迨其後閱時既久訕笑朝政呵斥前賢非獨湘人惡之天下之人惡之湘學報外間指摘者大抵吾邑易生之類初尚未及其餘湘報謬論既多宜乎召人攻擊人人皆有君父豈得謂之文人相輕公誤矣誤矣漢學家謂明亡於講學者蓋謂國家危急之時一二賢者當實心實政共濟時艱豈有號召生徒紛紛辨論長浮囂之氣開挾制之風如明季諸君子之所爲者芝房先生服膺宋學爲此仇報之詞平心論之明亡於講學則竟亡矣洪逆起於漢學洪逆實不知考据天父天兄之說非平等者乎公思之當亦啞然失笑耳鄙人評詞梨州條下原有儒者立言不愼則害隨之矣二句非專詆梨州也又謂拙箸詆公羊詆孟子則是公讀拙箸不明欲橫被以毀經之罪不知公羊下尚有家字又有之學之徒等字何曾爲詆公羊孟子下尚有小註乃朱子所已言何曾爲詆孟子又經學公羊條下小註亦云三傳皆尊聖人豈復自相矛盾鄙人畏人之攻則斷不敢宣布公有恒言學不辨不明但相約不辨至無父無君當北面而執弟子之

禮苟以東海師門持公庭拜爵私室受恩之說進則鄙人將掩耳而不聞公令行矣舉世亦誰與辨者禹入裸國而同裸惟禹則然公之德似不如禹則何如被服儒者不裸之爲得乎鄙人重公愛公故激公激公以激其行則又何必再辨獨惜平等之說爲公喬梓蛇足此則眞不必宣布者矣近世士大夫每謂尊漢學斥宋學自紀文達倡之考四庫全書提要一書無論爲漢爲宋其學之有流獘者類皆一一辨別其是非而其立詞則曰講學家又曰其末流如何皆沿班志隋書崇文總目之例其於漢學亦然並不斥其初祖乾嘉以後之人讀提要不通致有河間尊漢抑宋之論說不謂通識如公其視拙作亦蹈斯病若以此尋隙則是非不辨而自明雖有起而攻者不過王肅之攻鄭陸子之攻朱而已何足論哉何足論哉

附南學會皮孝廉書

拜讀手書並惠大箸不以弟爲不可教而再諄諄誨所不及且感且愧顧區區之衷似有未諒而用流俗人之言以相訾謷敢略陳其愚惟公詧焉漢宋之儒講學規模不同漢儒所講皆經學問答皆弟子宋儒所講兼及時事不皆經學問答不皆弟子觀鄭志及朱陸之書可見學會講學是宋人規模只可講大義不可講訓詁弟所學本兼漢宋服膺亭林船山之書素主變法之論今講已十餘次所說非一端其大旨在發明聖教之太開

通漢宋門戶之見次則變法開智破除守舊拘攣之習如是而已登堂說法卽錄付報館非但不能如箸書字字斟酌並不足以言文其語氣之抑揚言詞之出入自不免有過當之處言多必失誠如前諭然口說只能如此聽者勿以辭害意可也講學爲人詬病久矣百年以來不聞此事少見多怪無論是不是必舉國譁然弟明知之而不避者以時急如救焚拯溺卽焦毛髮濡手足所不辭也文人相輕自古已然湘人無鄉誼好自相攻擊見時務報則譽之見湘學報則毀之湘報嘗議尤甚湘人結習本不足怪至於聯語醜詆更屬無賴所爲（此下節刪數句）呼我爲馬應之爲馬呼我爲牛應之爲牛牛皮馬皮有何辨焉鹿泉辨事之人未嘗開口而人亦詆之然則詆人者幷非必因所講不是不過要人一事不辦坐以待斃而已太平洋不安瀾公旣已知之矣猶曰天下無事竊所未喻以南學會爲開民亂此漢學家謂明亡於講學之舊說孫芝房先生嘗反其說以洪逆之亂爲漢學所致矣明果亡於良知洪逆果起於漢學耶大箸因惡康氏之學並遷怒於古人詆孟子詆公羊詆梨洲建都啟二百年後洪秀全都金陵之逆志將來二百年後更有洪秀全出可援梨洲之例坐弟開亂之罪惟公與弟必不能親覩二百年後事而斷斯獄也奉春建策畱侯演成如公所言亦可以爲啟千八百年李自成都

闗中之逆志然歟否歟以公之學識閎通作書攻人未能盡其蘊而多可乘之隙殆一時激論未及深思耶前勸公勿刊行未蒙采納恐逼人太甚人將反戈攻公王鳳洲謂湯生標塗吾文異日必有標塗湯生之文者此勢所必至也弟與康未謀面徐梁到此始見皆無深交與公文字交已十年愛公甚於徐梁又兩承公忠告之言敢仍貢其一得之愚勸此勿宣布若宣布未廣或再收回更定何如弟講義已刊行有誤無從追正公書倘可設法願公平心而細審之將有江右之行本不欲久居此禹入裸國而同裸公既居此欲不同裸得乎行色匆匆未及面罄所懷俟歸再當奉教手復卽請譔安

與戴宣翹校官書

日間晤談甚快所論儒墨道之旨極爲精透但鄙人所見在出入分合執事所見在源流正變義當並行無須辨論今日學術潰裂甚矣戰國之世患在楊墨孟子闢之八代以降患在佛老韓子朱子闢之今日之世患在摩西無人闢之且從而趨之以至異說橫流謬論蠭午衣冠世族廉恥道亡我生不辰吾爲此懼豈有絲毫意氣於其間哉夫人心爭勝自古已然異教之水火不必論矣卽以儒家論荀子非孟宋人則尊孟而駁荀朱子疵韓後人又謂朱子爭道統至于朱子之學宜乎無病而陸子攻之陸旣攻朱朱子之徒又復攻陸人言漢學家今古文之學好爭不知

宋學家朱陸之學更爭元明以後宋學之盛已數百年國初鉅儒如顧亭林閻百詩諸先生其初皆出于宋學而兼爲訓詁考訂之事遂爲漢學之胚胎漢學之名古無有也倡之者三惠成之者江愼修戴東原然此數君者皆未化宋學之迹者也（余藏有戴氏詩經補註原稿宋朱追乎人說最多遺書及學海堂皆刪去）王錢孫段之倫二王三孔之族精研文字穿貫兩京漢學之幟由是縱橫上下通於百年顧當極盛之時已伏就衰之理其時若劉申受之於公羊陳恭甫之於尚書大傳淩曉樓之於春秋繁露宋于庭之於論語漸爲西京之學魏默深龔定庵戴子高繼之殺然破乾嘉之門面自成一軍今日恢劉宋之統者湘綺樓也振高郵之緒者俞曲園也

東塾似接亭林之傳而實非亭林之正脈亭林之世無漢宋則有意兼通漢宋者不得謂之師法亭林東塾之學本出儀徵何以微變其旨蓋由乾嘉諸儒晚年亦侵宋學故也戴東原之原善孫淵如之論先天卦位儀徵之釋心釋性皆明避宋學之途暗奪宋學之席學既有變爭亦無已由實入虛易由虛入實難有漢學之攘宋必有西漢之攘東漢吾恐異日必更有以戰國諸子之學攘西漢者矣學旨不明學術將晦開門揖盜可不慮乎夫不讀東京諸儒傳注之全經而讀後人掇拾之殘經不讀文完義足之內傳而讀斷章取義之外傳其心非盡滅全經以入於異氏之室必猶有不能息喙者觀於毛詩本出西京亦謂西京

無此學派則其意固非主張西京可知其端開于魏默深晚病風魔雖由於好佛佛亦豈可好者其死而因毀毛詩也者則言者無罪其死而非毀毛詩也者則聞者足戒當其撰海國圖志也抵排異端不遺餘力祇以前後易轍是非改觀虛憍之氣積於中知人之失而不知己之失晚節末路人羞稱之康有爲何足以言學一二徒黨攀援朝貴贊鼓無學之人其門徒之寓上海者恒稱其師爲孔墨合爲一人有人言孔者孔方兄墨者墨西哥聞者無不笑之迹其平生無一日一時不奔走譸號於天下既不容于鄉里又不齒于京師其流毒獨吾湘受之此則鄙人爭所必爭而不僅在於學術矣湘人尚志節粵人尚忠義地本接

壤風氣多同唇齒之依當在異日而斷非一二浮薄少年所能聯屬此可據理以斷者鹿門在漢學中所謂章句之儒性情尤爲敦厚入裸國而同裸無怪其然鄙人愛之重之是以必欲去之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居恒持以笑鹿門謂其近朱子則赤近墨子則黑執事聞之得無囅然乎

答人書

遠辱賜書謬承奬譽寸心惶悚感佩難名今日之時局法誠弊矣士不知學民不知兵百里之外風俗不通九州以內地利未盡製造興則仕途多無數冗員報館成則士林多一番浮議學堂如林仍蹈書院之積習武備雖改猶襲洋操之舊文凡泰西之善政一入中國則無不百病叢生故鄙人素不言變法而祇言去弊弊之既去則法不變而自變矣若謂去弊非易則變法亦豈易乎孔子改制乃公羊後學之言顏淵問爲邦折衷四代子張問十世推知繼周聖賢坐論一堂猶是各言其志時務之士豈得援以藉口況三月大治不聞改周之文一變至道無非復魯之舊經文雖可緣飾聖迹豈得誣附耶凡人有自私自利之心不足與議國事人具若明若闇之識不足與論民權日本維新初亦爲舊黨所沮卒之器械精人心一奮興東亞平視西球良以地狹民雄風同道一轉移之速遂如大力者負之以趨此非天之所興實以其國政教自來因襲于他人故變之易爲力耳中國自同光以來亦頗采用西藝要非全不變法者何以中東一戰遘此奇變則以軍械不備上下離心故也今人動言日本變法驟致富强不知日本幸遇我恤兵愛民之中國耳向使以區區三島抗行於窮兵黷武俄法之間吾知成敗之數且有不可逆覩矣又使中國雖敗而陸戰持久終不言和則勝負兵家之常亦不知鹿死誰手矣夫强鄰逼處勢利之口亦烏足憑甲申之役法敗而中勝則中國進於文明甲午之役中潰而日興則中國淪於半教驢鳴狗吠詎曰知時蠶食鯨吞無非內弱非我族類仇視宜然獨怪今之談時務者若祖若父本中土之臣民若子若孫皆神明之嫡胤而亦幸災樂禍人云亦云問之此心天良胡在更可笑者筆舌掉磬自稱支那初哉首基必曰起點不思支那乃釋氏之稱唐土起點乃舌人之解算文論其語則繙譯而成詞按其文則拼音而得字非文非質不中不西東施效顰得毋爲鄰女竊笑耶（今人言儒分爲二一曰儒家一曰非儒家此即西書格致家金類非金類流質非流質之陋習不知彼之所云因其與本物相反故别之曰非而其文則中國繙譯之語非西文如此也九流有分于儒者有合于儒者有與儒相反者有與儒相成者概曰非儒家豈足盡之耶）鄙人評語之作乃不得已而然湘學肇于鬻熊成于三閭宋則濂溪爲道學之宗明則船山抱高蹈之節迨乎乾嘉以後吳越經學之盛幾于南北同宗湘人乃篤守其鄉風懷抱其忠義經世之作開風氣之先講學之儒奏戡亂之績流風廣衍本不以考据爲能近日無知之夫乃欲依附康門表章異學似此無父無君之學天下之人皆得而攻之又奚怪鄙人之搖唇鼓舌乎聞其徒衆在學堂時恆以微言大義之說高自標舉嘗考康有爲之學出于蜀人廖平而廖平爲湘綺樓下樓弟子（湘綺嘗言廖平深思而不好學）淵源所自咸有聞知乃或因其流毒而轉咎湘人則是李斯滅學罪墮荀卿莊生毀經獄歸子夏揆之

情理夫豈其然三傳互有短長前人論之詳矣至以專門而論則湘綺實上接胡董眞傳觀其所爲傳箋並不拘守任城之例遺經獨抱自有千秋此鄙人至公至允之評後世必有讀其書而知其人者劉申受之于公羊初亦自成宗派祇以門戶太過斥班僞左禍成于墨守害切于坑灰覆瓿不足以蔽辜操戈奚足以洩憤此藥中之烏附食品之醯醢非止如古人所譏賣餅家也南皮制軍向來推宗左傳而尤重洪氏左傳詁一書洪書拾服賈之遺持論絕不攻擊公穀人服其疏證之閎博余服其學養之深醕孔氏公羊通義一書界畫不如劉書之分明而大旨在采左穀之長以糾本傳之失南皮制軍表章之者所以救公羊末流之弊耳鄙人評語成于倉卒就事論事自不能暢所欲言惟語語持平卻可覆按通經貴于致用讀書貴于知要及門之士嘗有所聞康有爲之徒至欲舉天下之學問一掃而空以肆其言佛言天之毒則其與今文崇孔氏皆假託之詞心迹不如此也鄙人一日在湘一日必拒之赴湯蹈火有所不顧來諭外似謙柔內懷恫喝蜃樓海市吾見亦多雖無風教之權實有匹夫之責孔子居鄉惡原壤出仕誅聞人凡有害于風俗人心者不能禁鄙人之不言也來書奉繳毋或貽羞

與段伯猷茂才書

近日學堂漸次廓清人心亦已安靖凡平日惑于梁啟超之邪說者從此可以覺悟此在湘人固有萬不可已之責也吾邑有某生投一匿名書函至居宅大旨表章南海趨注宛平因其蠢然無知付之一笑初不知其爲誰氏之子也昨有以刻稿見示者始得識其姓名適有人自校經書院來言講堂牆壁粘貼此函執事見之立時揭去執事以爲彼之毀我也鄙見以爲不然天下事必有眞識力而後有眞是非亦必有大學問而後有大文章今日士習游惰目不知書是以邪說橫流人人喪魂奪魄清班如宛平責介如瀏陽耳目旁皇猶且隨波逐流又何論碌碌餘子乎彼函乃其黨拉雜而成意某生尚不至昏憒若此彼其言曰南海先生区千年來未有之絕學此等聲口殊不類邑人之言譬如鴝鵒調舌初祇能自呼其名其他姓李姓張不必盡識此可揣情而得者也執事於彼函固未深思彼言輶軒今語本於康有爲之桂學答問此不過極言宛平之無學與鄙人並無所損彼方疑宛平亦康門弟子耳所謂坐井觀天豈復知井外之事自云不求進取而阿諛獻媚是何居心彼欲得一高等以食餼亦何必費此九牛二虎之力哉嘗笑唐才常畢永年蔡鍾濬諸子竭力阿附康梁康梁且唾棄不顧京師特保經濟之數子者皆寂然無頌聲陶穀危素人人得而鄙夷之此非天理之公而亦人

情之正彼亟反復剖辯無非爲彼護法稍能識字之人固知其用心之所在唯吾邑之士猶有不知其陋者因爲執事約略陳之彼言口說卽在傳記之中則是口說藉傳記而存得失重輕較然明白公羊戴記皆漢儒之傳口說所遺不知幾歷年世其閒見深見淺讀者正宜分別觀之彼何以信四五傳之口說而斥孔子同時之傳記劉歆僞造已爲彼黨常談今姑不具論但公羊禮記春秋繁露皆係漢人雜纂之書彼乃奉爲孔氏眞命脈幾何不爲劉歆所竊笑耶三世之說曰所見曰所聞曰所傳聞傳有明文屢自申其義例何休衍爲據亂昇平太平雖公羊家舊說流傳不爲無本然祇可謂經師家法不得謂聖作精神春秋

之世何曾一日太平聖人作春秋以垂法後人豈以此高深要眇之談使讀者迷惑其本旨果如此類議論則是六經之精意同于文士之神思于義則高于世何補此大謬不然者也傳云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中外夷夏之界至明且嚴又云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內外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此言治天下之次弟本末語意顯明何休推至太平世遠近大小若一以爲聖人用心尤深亦謂聖人大道爲公望夷狄之治無異望諸夏之治而內外華夏四者何嘗不分別言之彼不深究傳文而死讀注字是彼于傳注尙未了然何足語于經義乎禮運一篇言世運之轉環太同之世盜賊不作是以外戶不閉無一

語及春秋更無一語及夷夏聖人望治之意六經皆可會通斷不能武斷小康爲昇平大同爲太平此好學深思所以貴乎心知其意也（此非余一人之言也嘉善鍾文烝曰如鄭君說禮運天地爲本至于四靈爲畜以爲春秋始于元終于麟包之則固非禮運之本旨且十二公皆有元諸史書亦莫不有元矣）人讀死書彼之持論可謂讀活書者耶周禮一書于民閒之事巨細必舉管子得其大略遂以治齊康門因其爲古文一槪誣爲劉歆之作意在毀歆不知轉以譽歆鄙人嘗言一部西政書可惜爲古文掣肘眞彼敝事也某生于康梁之門泥首至地何以忽背其師承若假託於持平之論則左傳風俗逐卷可稽（近人林伯桐有左傳風俗考一書）彼何以于三傳中僅知康門之公羊豈彼于五經尙未卒讀而止讀輶軒今語耶

儒教非創于孔子而成于孔子說文儒柔也術士之稱从人需聲造字之先亦不必以儒爲貴周禮太宰儒以道得民又大司徒四曰聯師儒則儒之立教必自周公時始矣鄙人因周禮說文皆康門所目爲僞書故不援引而引論語儒教果爲孔子所立豈及身及門卽分君子小人兩黨此可按經文而思其理者馬融以明道訓君子以矜名訓小人與漢志之意相合鄙人據以發近人之錮病明吾教之眞傳彼乃斷章摘句而求之其讀死書與皮鹿門等耳然鹵莽讀鄙人之書可也鹵莽讀孔氏之書不可也支離背鄙人之旨可也支離背康門之旨不可也士旣不求自立拜佛則拜一尊時東時西莫衷一是所謂旣不能爲君

子又不能爲小人得毋龜茲王所謂非驢非馬者耶黃梨州明夷待訪錄其建都篇海山仙館本有之別有顧氏小石山房本刪去蓋其時禁網猶密忌諱必多此讀書者所以宜通考据搜輯古書者所以宜通目錄彼既胸無尺寸之書宜乎不足語此亭林無子有命在天古人如此者不可勝數默深病狂由于喪心其病發于本原塙有至理鄙人非論因果報應不過欲人引爲喪心之戒而已龔定庵從劉申受受學平生經史論說大抵根據三世之義爲多而又沈溺於內典之中知其入而不知其出故學術詭僻不足以教人今之自命深通三教者又定庵之重儓其他依草附木之人更可置之不議不論矣十三經中書有僞

傳孟子有僞疏治學之士皆知其詳顧書之僞傳閻惠以後已如鐵案之不可動搖後之護經者猶且百計彌縫恐其廢墜何況兩京諸儒傳注之書乎凡事當持公道不必人云亦云如某生者能讀康門之書胡不進而讀古人之書迨至讀書愈博見理愈明而後可云通經可云致用較之仰鼻息于道途之人其利害損益必有能辨之者僅以化質論則鄙人尚可化一顏習齋恐彼並不能化一康有爲也公羊家以論語證春秋始于何休之傳注近儒如劉申受宋于庭戴子高竭力開通幾于論語春秋可以存一廢一而民主之說本經無之傳註亦無之不知某生所讀何本殆誤以馬可之書而記爲幼時所誦習之論語耶若其美生人之富貴摭彼教之糟粕胸懷委鄙言者心聲今康有爲屢次被人糾參許尙書文御史兩疏狀其鑽營齷齪之形如畫如話似此無恥之鄙夫依其門牆亦復有何光寵執事若識某生當勸其歸家讀書自成其士君子之行熱中奔走前路茫然在康門視之如螻蟻之微在鄙人視之如蚍蜉之小曾記有一少年自命爲新學黨人鄙人告以汝並無學何有于新彼亦非人何有于黨如某生者妄思攀附宛平毋亦有類于此嗟乎青衿佻達城闕蒙羞曲學阿世古今一轍吾願舉國上下之人孜孜向學而後是非之界得明學問之途日廣也

此書爲釐正學術而作故于某生隱其姓名讀此而不知向學者是眞麻木不仁矣

與俞恪士觀察書

昨日函件諒已詧入頃見官電錄　上諭裁汰冗員刪併各衙門官守薄海臣民無不頌　聖明之乾斷馮郭有知榮於方干賜第矣曩聞葵園先生言近日新政若早行於中日講和之後至今必粗具成效外人不敢輕視膠州旅大之患可以隱消今又以康梁之故使天下譁然不敢言新恐終難收自强之效蓋憂時之君子未有不知法之宜變者惟是　朝廷不言而草茅言之未免近於亂政南皮制軍勸學篇且遜順其詞卽康梁亦必託於孔子改制而後大暢其說此亦中國　君權至尊之效也人之攻康梁者大都攻其民權平等改制耳鄙人以爲康梁之謬尤在

於合種通教諸說梁所著孟子界說有進種改良之語春秋界說九論世界之遷變隱援西人創世記之詞反復推衍此等異端邪說實有害於風俗人心苟非博觀彼教新舊之書幾不知康梁用心之所在近日三五少年逞其狂談悍然蔑視名教而不顧推原禍始卽在界說諸條第界說亦有所因乃至變本加厲西人言全體學者喜格致腦氣筋之理彼言腦氣筋之靈之細惟黃白二種相同其餘棕黑紅種皆所不及其論性之善惡又有本於父母之性之說彼言種之善者靈者不可與惡者蠢者合譯者衍爲進種改良已失其本旨康梁乃倡爲合種保種之說幾若數千百萬中國之赤子無一可以畱種者豈非瘈犬狂吠乎通教亦西士之常談花之安嘗云中士深閉固拒於異氏之書一概加以誣謗故其所著性理論說多引儒書而尤喜引朱子彼以爲能通我教也然自彼通之謂之用夏變夷自我通之謂之開門揖盜此中界限持之不可不堅彼談時務者乃敢昌言於衆曰通教以保教抑何喪心乃爾也中西異教近今不無强弱之分勸學篇言保國卽以保教國强而教自存此激勵士夫之詞其實孔教之存亡幷不繫此大抵地球之世君主興則孔教昌民主興則耶教盛邇來泰西立國民主之制居多摩西立誡以敬天孝親愛人爲宗希臘天主耶穌三教本之其於忠君愛國無明約也彼書偶亦有之乃其教士得見儒書以後所增非

彼經原文如此也故俄羅斯英吉利之亂民時時倡民主之議所以然者敬天孝親愛人之理中西所同獨忠君爲孔教特立之義西教不及知也如其易民主而爲君主則必勸忠而後可以息民於時孔教之昌明必有勝於今日之日者西俗合衆公主之法由於無君臣之倫其無君臣由於無父子其無父子由於無夫婦其無夫婦由於女權過重妻可去夫夫不得出妻陰陽反常爲人情之大不順故路得之創復原教因循英主去后之意而得大行異日孔子之教安知不因申君臣之義而亦大行乎嘗聞天主教士之言曰天主是天孔子是人意固抑孔而尊天不知孔子敬天而所敬非天主也又聞耶穌教士之言曰孔子

是聖人耶蘇是善人此則持平之論毫無損於耶穌也嘗攷耶蘇之書其切於人事處頗勝於釋氏之空談惟因靈魂不朽之說而以天堂地獄爲賢智說法則不如釋氏之以天堂地獄爲愚民說法者使人深信而不惑宜乎爲格致學家所攻擊而無以自解也方今泰西格致之學日進西教亦因之而式微然耶蘇所轄之地視天主稍多則以天主多不近人情故耳觀於耶蘇所轄之廣不益見將來孔教所轄之廣哉至於衣冠服色能否畫一則不可知顧世宙日進於文明則人情日趨於簡易袞冕之煩重且變爲　大清之冠裳則自今以後之文章何不可以聽斷惟是談時務者以爲變法必先變服則又昧本之談日本改效西裝且貽西人以口實堂堂中華秉禮之國何必襲彼族之皮毛況中國欲圖自强斷非振興製造不可若舍此不顧非獨易服色不能强卽不纏足亦豈能强也又有謂目時艱者見民教之不安以爲異言異服之炫目改從西制則教士之入內地者可以與百姓相安此尤一隅之見也今之教士居中國者要皆長衣辮髮與中服同而碧眼紫須雖三尺童子皆能識別而謂改從西服得以雜處無分斯亦必無是理矣湘中去冬初開學堂士紳亦頗踴躍惟鄙人以梁之師承太謬遇事不肯與聞適有宛平督學來湘亦逆知其流毒必甚今歲正月得見梁代宛平所作輶軒今語主張康教不遺餘力并引陸子靜四方各有聖人一語默推西方之人不思陸氏此語卽惑於異氏之學之深學使爲風教之官豈可以之垂訓其尤謬者以孔子之作春秋比西士之作公法駸駸乎以通教之意明詔學人誠不知其出身何途甘爲彼教之奴隸鄙人雖以師門之故亦斷不能含默無言否則月旦鄉評交相譏刺不目爲耶氏之奴隸或目爲康黨之門人則鄙人將見外於鄉人而終身不能言學矣評語之作亦烏能已乎要之中原士夫人人知學則可以不攻康梁湘中子弟人人能學則可以不作評語知我罪我聽之天下之人若夫一世之仇讐一身之利害則固未遑計及也

答羅敬則大令書

頃奉手敎欽佩無似固知學有淵源之儒其識力必遠超乎流俗也九江先生平日未見其箸述但因後世儒術無效並疑論語爲失聖心此等高遠之談其流弊必至非聖無法而後已拙箸既已刊行實無辭可以迴護至東塾先生人品學術不媿一代儒宗然學旨各有所成何必强人就我前月節庵太史曾有書達王大司成言及此事鄙人復函自述私見大約言學問之道可通而不可同亦讀書心得如斯並非敢立門戶河閒箸書乃權衡漢宋之得失非調停漢宋之異同官書與私議不同是在好學深思之人心知其意可耳鄙人有言許鄭之長在通貫經義程朱

之長在敦行踐履徇曲墨守之見與言心言性之辭皆漢宋學之紛歧吾輩所當力戒又平生志趣所嚮往在東漢北宋諸賢之閒故賤性亢直磊落亦頗近之士生今日凡古今人物學業師法衆多取精用宏又似不僅漢宋兩學拙箸大旨本無矯同立異之心我公親炙陳門自應昌明師說且品學如東塾先生其人又豈可不篤守其家法惟是鄙人生長湖湘先輩如王湘潭郭湘陰一時號爲學者所宗鄙人亦未嘗依附所謂士各有志學各有宗通識如公久亦必能見諒也來札謹什襲而藏以誌良友之厚愛而此心亦不可不白于學友之前伏乞鑒諒勿罪

附羅大令來書

昨承手諭暨翼敎叢編窮一晝夜讀之粗得崖略大旨以黜康學翼孔敎爲主方康逆未敗時上有奧援下結死黨氣燄薰灼舉國若狂公等不爲勢怵不爲氣動獨抒正論力掃巵言眞可謂鐵中錚錚者矣欽佩何似大箸正界篇有株連康師朱某語案朱名次琦字子襄世所稱九江先生者也先生英襟命世古道照顏儒林宗仰人無異論若因康逆並歸獄其師彼陳相吳起李斯諸人尋厥淵源咎將誰屬斤利者越理而橫斷弟竊以爲過矣來諭又以弟曾侍東塾師末席略言講學宗恉彼此微有不同舍田芸田誠如尊恉然弟側聞先師緒論謂門戶一開遂啓洛蜀之釁東塾學出儀徵實爲河

閒再傳弟子消融門戶之見爲漢宋作調人其說自河閒倡之　四庫提要經部總敘可覆按也近日南皮尚書又有調和新舊學黨之論弟學識譾陋未敢下一斷語質之於公未知何如

與羅敬則大令書

枉過失迎趨謁相左積懷莫白結想爲勞自台旆涖湘以來屢得接窺風旨情詞悱惻氣象溫和藹然仁人之言粹然儒者之貌弦歌雅化不日當澤被湖湘文學子游固非尋常風塵之吏所當同日語也鄙人少承庭訓習誦溫公資治通鑑朱子名臣言行錄二書生平學術略有本原大都用力於此二書者最久自登鄉薦北遊京師於是日與日下知名之士文酒過從又時至廠肆遍取　國朝儒先之書讀之遂得通知訓詁考訂之學其時東塾先生遺書尤爲士大夫所推重鄙人亦購置一冊朝夕研求覺其書平實貫通無乾嘉諸君囂陵氣習始知盛名之下公道在

人衆口交推良非虛溢及讀漢儒通議一書于此心始有未洽蓋以性與天道聖門且不可得聞此事本非漢儒所究心何必爲之分門別類常言宋人性理之說亦一時風氣使然高明者與釋氏離合在毫髮之間卑陋者乃以語錄空談導天下之人以不學故鄙人于宋學之書獨重朱子于朱子之學尤重實踐全書之中于小學一類頗有體驗其他讀書之法亦一一守其大綱惟疑經非傳之言不敢引申而推衍此生平治漢宋學之始末也明季諸儒宗理學者多尚陸王　國朝諸儒則多法程朱讀陸清獻張清恪諸家之書其主持門戶亦頗嫌其太過然宋學而僅言性命則雖周程張氏亦將流于異端朱子知其弊之所由來故救之以主敬輔之以讀書博觀宋人之書方知朱子之學不獨與陸氏異亦且與周程張子有異也鄙人最服膺朱子之學最畏居理學之名平生言行之際大德不踰嘗言吟風弄月之時須具有仁民愛物之量此方是聖門第一等學業天下第一流人物講學而如楚囚相對豈復有生人之樂哉近世漢宋爭角膠擾百年其始積重于戴東原其繼橫決于江鄭堂江所箸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二書左右異同有乖箸書體要方植之不平旣甚乃作漢學商兌攻之自後無知之夫斥漢學爲左道異端又或比之于洪水猛獸湘中老宿沿襲此等謬論者尤多不思六經皆漢儒所傳章句訓詁師承可據名物制度去古

未遠後人才智卽出于漢人之上能廢其章句之本而別求一孔門之眞迹乎鄙人前書言許鄭之長在貫通經義程朱之長在敦行踐履持此以治漢宋兩學又何有于門戶且何畏于黨禍來書述東塾之言以爲門戶一開卽啟蜀洛之禍鄙人所見則又不然夫程氏蘇氏之學所造各有淺深要皆不失爲君子特程謹而蘇肆蘇門一派其末流必至于潰撤藩籬然北宋之禍不始於蜀亦不始於洛乃始於不蜀不洛之王安石也講學立朝卻是二事設使程氏蘇氏之徒卽行道於當世其勳業豈遽能與韓范諸公抗衡體用兼備之儒古今能有幾人耶　國朝宋學之盛在康雍兩朝漢學之盛在乾嘉兩朝道咸以來則互相

消長筆舌交鬨之事則誠有之初亦無所謂黨禍凡古之所謂黨禍大都小人傾陷君子之所爲我　朝　主德清明可決其必無是事近日康梁邪說顯欲立新舊黨之名其人大都不學無恥之流無論謬妄輕浮不足以張羽翼卽令其幸竊一日之柄亦必自相殘賊不能有成南皮勸學篇似猶未見及此鄙人嘗云凡事有調停之見必無是非之心今之調和漢宋與夫爲新舊解紛者譬如兩造比鄰而居終日鬩牆決無休息之理況乃引之同居共爨其有不日尋征討者耶鄙人遨遊江海垂二十年所見陳門諸賢類皆平正篤實謹守師承之人四教之善於此可知惟學旨始終不能苟同亦不欲自棄其心得曩者拙箸輏軒今語評出湘中言陳學者亦或議及序文故答友人書中屢次發明鄙意後晤沈子培比部亦頗不以鄙論爲然其實拙箸於陳學並無詆諆之詞故紙具存可覆按也面談未罄拉雜書此質之左右伏乞垂鑒

明教

泰西之教魏源海國圖志攷之未詳又不見其舊約書亦爲未備近人宋育仁采風記合舊約新約二書闡之可謂有功名教矣但其所載舊約書與余所見者又別一譯本蓋中西文字旣異教旨又屢有變更或一書而譯者不同是未可定至尊奉十字則新舊固無異詞而其說之兩歧亦始終不能合轍予嘗反復推求而知其教之不能自立也夫中土教之最古者爲巫迨黃帝正名百物進草昧而文明於是堯舜繼之以無爲爲治道教始萌芽于此矣老子箸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道家宗之故後世稱道教者必曰黃老老氏之學一變而爲儒再變而爲法其入夷狄而爲浮屠也又變而爲釋釋教盛於身毒卽今之印度也今西域海西諸教若回回若天方若天主若耶穌又本釋氏之支流餘裔各以其一鱗一爪縱橫於五大洲之間蓋天下古今之教未有大於道教者孔子問禮于老聃見于馬遷史記（莊子亦屢言之）漢人如王符潛夫論應劭風俗通亦云孔子師老聃武梁祠石刻畫像有孔子見老子圖是孔子之學出于老氏言本有徵昌黎原道闢之乃干城吾道之言非不見漢人書者也不思青出於藍冰寒于水問官郯子竊比老彭惟其學無常師愈以見孔子之大此亦何必爲孔子諱哉當孔子之世而隱與之若敵者則有墨子墨學亦出於道家周之太史史角因　魯惠公問郊廟之禮天

子命之往而其學傳焉呂覽當染篇紀其事史角與老聃同時又同典禮淵源授受可得而言至其末流水火墨則非儒孟亦闢墨卒之理勝者立理絀者微此孟子之書所以進而同於六藝也孔教爲天理人心之至公將來必大行於東西文明之國而其精意所搆則有以輝光而日新倫理爲中西所同血氣尊親施及蠻貊好生惡殺人心之本然孔子志在春秋以救一世之亂逆行在孝經以立萬世之紀綱復有論語一書綜百王之大法傳其教者如曾子如子夏如孟子皆身通六藝之學心究萬變之情凡人心所欲言者莫不於數千百年以前言之殆彼蒼默知有今日之時局而先以戰國造其端人之持異教也愈堅則人之護聖教也愈力西人之言曰爭自存理固然也泰西之教之盛無如天主耶穌其教蔓延于五洲又浸淫及於亞州之內先識之士謂孔子之教將寢息百年而再興再興之日則諸教皆爲所混一余則以爲不然夫觀孔教之廢興當觀乎人心之利害彼教之消長名義之虛實推行之難易而後百年內外之局得於今日斷之今五州民戶中國號有四百兆衆矣此四百兆者男女老幼人人意中有一孔子雖有刀兵水旱之劫以去其三百兆之衆而所遺之百兆非以無形之孔教治之則篡弒相尋天下且成爲虛器何有于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也者況今日西教之中有所謂卜斯迭尼教者其人多世家貴胄以忠孝節義爲宗以尙儉弭殺爲戒又有剖而司登教者倡君爲民首之說以糾平等之非天主耶穌之教西國未之從者十之二三自卜斯迭尼教興而人心靡然向風實爲通孔教之漸剖而司登教雖未盛行而言之成理至今亦與諸教會並立至其國之言格致學者又往往與兩教相牴牾此實彼教之隱憂而孔氏之先路矣此利害之說也天主立教本於摩西摩西十誡尙不悖于大道天主離其宗而益之以虛幻舊約書中所載無稽之言不一而足其傳于中土最早者如天學初函中之西學凡天主實義七克畸人十篇等書皆經中人潤色而其旨總不逾于釋氏西學凡及南懷仁坤輿圖說後皆附景教碑是彼族亦自知其學之所自來亟思藉以自重今乃詆釋氏爲偶像毋亦數典而忘祖耶攷景教碑文一則曰三一妙身一則曰匠成萬物一則曰判十字以定四方一則曰印持十字一則曰七時禮讚一則曰七日追薦一則曰不畜臧獲一則曰不聚貨財皆確爲天主教之宗旨其碑額刻十字以雲繞之又教士有出家不娶之例亦沙門之遺及耶蘇之徒變其說以爲耶蘇釘死於十字架死而復生此欲神怪其詞以新一時之耳目愈久而愈失其宗竟不知十字爲何義（馬可福音言耶蘇使其徒背負十字架以行此即十字軍之緣起而又云耶蘇釘死于此可謂請公入甕矣）余見彼教所佩之楕圓銅牌最初者圖聖若瑟像若瑟即約瑟之轉音是爲彼族遷埃及之祖其父雅各則受神傳言者也又

有圖瑪利亞母手抱耶穌太子母子各持念珠珠下綴十字架者又有面圖耶穌受洗背圖三矢交格者又有面圖耶穌背圖十字架若今之地球架者至今日兵士所佩則一銅十字架上圖耶穌被釘之狀飲水而不知源變本而又加厲則其敎之鄙陋在西士亦明知其非而思所以易一顛撲不破之義以固其說宋育仁謂其舊書文多俚野不欲異教人見之亦未必盡然特以新教盛則舊教衰故舊約亦因之而廢耳此消長之說也溯其初十字之義亦如中文之一畫開天已耳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說文解字曰十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丨爲南北則中央四方備矣造字之聖人豈預爲彼教說法哉蓋地之全體古人亦

已前知地球之交線卽十字之理大戴禮易本命所謂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是也神農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兌艮消息八卦之位居四方消息所以立體則中央也黃帝之臣大橈造甲子先造十幹甲乙位東方丙丁位南方庚辛位西方壬癸位北方戊己位中宮孔子之說士也曰推十合一元命苞之釋士也曰立十加一中國立教造字之先無不因四方中央起義亦無不準十字起義牟子理惑論云老子手握十文足蹈二五釋氏襲其文以爲寶相大寶積經言佛身有卍字文慧琳一切經音義云梵云室哩末蹉二合唐云吉祥相也有云萬字者謬說也華嚴經花藏世界品之一慧琳音義泝下云梵書萬字卍下云室利靺瑳此云吉祥海雲夫所謂室利靺瑳卽前經之室哩末瑳梵之本音也所謂吉祥海雲唐之譯義也景教碑額之十字旁繞五雲卽卍字之變體以中文畫之則成十矣西教竊釋氏之單文釋氏又竊中土之單文乃彼於其義則日變日非徒託于鬼神以行其術而中國則自立教之君造字之臣未嘗斷斷于一字之義儒柔其民此虛實之說也自來中國之士攻彼教者失之誣尊彼教者失之媚故謂西人無倫理者淺儒也謂西教勝孔教者繆種也果其有倫理則必有孔教觀于中人不讀孔氏之書而知有孔子視彼以鬼神役其民者功效又何如耶凡天下之教不立於中正則不能久且大道教至今微矣三寶乃

其至精之言施之今日眞同芻狗彼其教能治民簡之世不能治民繁之世能治民愚之世不能治民智之世其實用在禮儒家得之所以宰六合而有餘其流弊在柔釋氏得之所以衞一教而不足西人自言一切政教源於印度而反柔爲剛遂能雄視宇宙然以最尊之十字立教而前後屢變其詞以最強之兵力行教而不能脅西國以盡從其教孔教行之三千年未嘗以兵力從事此難易之說也知斯四者則孔不必悲教不必保忠信篤敬可以達於殊方魑魅罔兩可以消於白晝漢制雖改而不改民權不伸而得伸由亂世而昇平而太平託於悲憫者夫亦可以息喙矣

西醫論

西人之傳教於中國也非通商者也通商之士壹其心以營利不能分其力以傳教所謂傳教者多醫士耳嘗執西人之書而攷之耶蘇神蹟大抵瘵病之事居多西人得其傳乃挾其術以遨遊於五大州刀圭奏效羣頌之曰回春膏馥沾人咸稱之曰甘露其引人入教也煦煦爲仁孑孑爲義浸潤膚愬漸積而入於人心此吾中國不能不預防者也夫彼之囂囂然炫燿於中人者謂黃帝之內經不足憑神農之本草不足信五藏不剖驗則部居不明肌理不析解則肓膂不見而中人之神其術者至欲以父母之遺體百年之性命委之於非和非緩之人烏乎可哀也已不

思生死異氣瞬息萬端以尺變之形骸證生前之脈理質非土木既坼彫之不靈氣非日星豈推算之能準黃白紅棕之種秉賦各殊東西南北之人胚胎亦異而乃以金石尅伐之性施之苦病垂死之身是猶持燭於風檐當車以螳背泰山壓卵一髮千鈞人命至重胡爲若此其謬一也西人之論胞胎也謂兒在母腹其足向天其頭向地孖胎則一正一倒形若轉圜繪之爲圖箸之於說此固憑於目驗者也中國則自生民以來男女向背端坐腹中或有四乳孿生則上下左右文質弟兄口耳相傳孳生不已此亦憑於目驗者也是知華夷之界卽在先天人禽之分爭於交搆卽此可劃中外之局窮性命之源彼乃不思種類之非強持蠡管之見宜夫草木之性臭味不投四聖之傳茫昧無識使其術遍行於內地其藥嘗試於同胞則赤子何辜黃種將絕其謬二也夫骨中之脂曰髓骨間之黃汁曰髓文見於許書此西醫黃白髓之說也三年瞦合而能言（說苑家語均作顖合說文瞦目童子精也顖本作囟云頭會匘蓋也囟爲部首字下部次思次心卽腦司覺悟之理目童子精卽西醫書中所謂眼之水房也）十六情通而能化語詳於大戴禮記此西醫腦氣筋之理也釋名言肺氣勃鬱卽肺經呼吸之腦道書言神守元關卽靈魂藏腦之緣起五藏易性書家之古文而鄭康成駁之四肢按摩房中之祕術而葛稚川述之此皆中土之舊聞彰彰見於載籍者也西醫不究其來歷不問其是非一得自矜百吠相應無識之士詫爲

創聞逐臭之夫奉爲金鑑開門揖盜拚命箸書其謬三也昔吾聞李壬叟之言矣其言曰西人療疾不盡可從男之目疾女之胎產尤不可輕試壬叟固深於西學者也微詞見意豈無所見而云然乎又見曾惠敏之嗣子矣因患腹疾西醫爲之剖洗其後創口潰裂卒至於死惠敏亦深於西學者也以彼信醫士之誠愛其子之切始則推心而置腹卒乃剝膚以噬臍可不爲炯戒乎論者徒見其一手一足之烈忘其人山人海之冤通商則奉其脂膏而國脈因之日促就醫則塗其肝膽而人心因之日亡其謬四也至其藥丸藥散藥水藥酒之類大抵峻剋之品十居八九青礬白礬大黃黃連觸目而皆是桂皮樟腦鐵水鐵繡應手

而人選芋薯均澀氣之物反以爲易於消化牛羊非常服之味乃以爲食之補益彼蓋以挏乳之陋俗例我火食之華風計余生平所目覩有飲牛羊汁而絕粒者矣有服安神水而隕命者矣元氣本虧金丹何補孱軀欲化玉水無功彼蚩蚩者猶復如羊豕之就割烹沐猴之圖三四執迷不返飲藥而狂其謬五也特是中土庸醫殺人多矣太醫設官成法弊矣將舉天下之人養之以甘草茯苓而守其委心任運之旨乎抑將舉天下之人投之以附子薑桂而張其扶陽抑陰之教乎是又不然夫黃帝以來聖賢繼作長沙以降箸錄宏多遠則如陶隱居之博洽多聞近則如葉天士之神明獨步若任以醫師之職責其仕進之途則師授弟傳日新月異醫之宋立書院而李劉馬夏遂號名家明重時文而金陳章羅允推聖手而況事關乎身心性命功參乎位育中和豈無偉人以振絕學是故欲抵異氏之學必設醫士之科欲推救世之心必明復古之義針灸之法雖廢不廢者表章而倡導之支解之術以暴易暴者掃除而滌蕩之君子猶遠庖廚豈人命不如禽獸基督喜言神鬼豈無恆又作巫醫否願今之士大夫懍然於髮膚之不可毀傷而巖牆之不可久立也嗟乎舉世滔滔天聽瞶瞶既異一教以亂人之耳目復授一技以張彼之爪牙醫院林立埒於福音之堂蠟樣橫陳多於銅人之位血飛肉薄火熱水深人壽幾何不死爲劇昔楊光先有言甯使今日詆余爲妒口毋使異日奉我爲前知是則余立說之旨也夫

小自立齋文

高雲鄉小傳

杭縣　徐　珂　仲可

高民字雲鄉餘姚人以民名志不仕也嘗披蓑帶索徘徊墟里間遇儒衣冠者輒間道避去予時從先子於學舍習爲詩病無侶耳民名展轉訪得之不欲見匿敗絮中方呼其妻溫酒予隔牖戒民所爲詩乃跣兩足躍而前曰若何人知予詩乎欲與言則訥然不能出一語笑謝焉自是遂相契然恆經月不一見民居負南郭樵者某擔薪入市數經民廬有所作輒緘而附之擔以畀予高生詩名遂溢樵者口春秋佳日或一招予往窮巷掘門坐守璞居中悠然望南山四明諸峯若在几案語移時儵然有遯世想呼七歲兒抱詩稿出擊缶而自吟苦口吃從鄰媼貰酒飲可斗許醉矣乃口若懸河不自休予至是益喜同聲之有人也一日登龍山龍山陽明讀書處也其地有書院民指謂予曰若知郡人士紘誦之所乎讀書者科第云乎哉若有遠志今齒駸駸長時會不可知天下多故不隱將何爲予謝曰吾親老矣且將出而謀所以養未能從君也民太息久之相與入書院登層

樓望姚江之水暮潮東來鳴咽不成聲已而聞遊者語閧事則大哭奮袂起且舞且行蹈於梯予掖之得不隊或曰民狂爾爾或曰否予不能測之民早歲習賈俄棄去爲童子師食指繁恆不具饘糜然以酒代餐微吟佐之欣然不爲意而自呼曰酒民

外舅朱硯臣先生家傳

先生諱大勛字研臣姓朱氏其先籍餘姚明天啟中有志仁者以醫遊杭州子孫遂爲錢塘人科第相望門閥寖大九傳而至先生性耿介讀書稽古尤精金石碑版之學而洞明世變將欲有爲會粵寇難作東南騷然先生與婦吳宜人坐所居天尺樓望江流之激宕悵然不樂歎曰天下滔滔吾屬將安之咸豐十年寇偪杭州吳宜人勸先生暫出避寇至宜人與所生子承先殉焉明年寇再至先生跳身度錢唐江惟奉先文公象暨先世歸林圖漢碑舊拓本與俱亂定歸故居毀經營久之僅乃得復又復舊所設藥肆以贍族姓自以憂患餘生黯然無復有用世志生平故善書至是益託於揮翰以自娛閉戶顓顓務探古人之奧嘗謂生丁亂離廬產蕩析都不足措意獨夙昔所聚蓄之孤本劇蹟飄零散落什九不可返念之不能無悒悒耳晚歲自號胥山老農築樂山草堂於山半雜植花木四時略備朝雲夕霏日窮其變恆冠短簷小冠服野老服曳藜杖徘徊山澤間世事消長一不以問懺焉自適而已先生澹於榮利不求聞達而書名遠居日本士大夫至奉書幣致縑素以請識者謂先生之書泝源晉人重規疊矩無時流疏縱肥媚之習其所以餉遺當世流聞異國者爲有由也光緒十一年卒年五十有七元配吳繼配金子承先景彝承昌承德承先殉粵寇難承昌承德均早世惟景彝能世其學女承芳嬪於珂二載而卒孫祖懋祖彭祖武錫琳孫女二皆適士族

祭潘子驤文

維中華民國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杭縣徐珂謹以清酌庶羞致祭於清廣東南海縣神安司巡檢子驤潘先生之靈曰嗚呼別君未三月而君遽千古耶以君之德性和平精神矍鑠優游而康如壯年上壽百二十亦易易何天不憖遺不假區區一稔之歲月弁八秩而靳之耶君志潔行廉誠而樸道足於內物遺於外清靜以厲俗貞固以幹事識君者皆知之予始識君爲清光緒末葉時君方罷官自粵歸卜居崑山以事來滬輒過予嘗與之飲於市樓話耕稼娓娓不少休春

秋佳日予亦嘗至崑至必留予飲且偕出循行阡陌間君健步予喘息相從也君知予倦則導至田家俾稍憩而孰知予爲後死之人耶予之悲爲何如耶所尤可悲者家國凋瘵至於今極矣而一二老成人可爲後生小子法者天亦聽其憔悴以老而又遽奪之使邪說橫議日益滋長亦何忍耶抑予猶有悲者予旅滬久深厭之以君之愛我深且崑之山水佳可辟世期以十年結鄰而居從君謀墾牧以相樂君深韙予言比予子新六自歐洲歸國來上海省予亦知予之輕世肆志欲游故山水間也謂君在可徙居以往崑相宅請予以君逝難之新六亦悼歎不已嗚呼以君之毅然直方長者爲予所仰而乃忽焉以歿則予之濩落無狀自今以往益可知矣豈天果欲使君子道消而小人道長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汪母顧太夫人文

維中華民國十年歲次庚申十二月二十一日杭縣徐珂謹具蔬酌致祭於汪母顧太夫人之靈曰予聞旌德汪子子實之賢久矣歲己未因涇縣胡子樸安而識之與爲友文行忠信今之有道君子也樸安嘗語予曰子實從政江左有能聲蓋習於庭聞者深而義方之教

爲尤多嗚呼天歟不平而使女宗之忽焉在亡不獲享期頤之壽耶女宗之亡世運之替也吾何言哉元焉汝常熟安定郡夫人王氏之言曰人之生有男女爲幸而爲男子或有所樹立於世亂不與百物俱廢幸而爲男子矣無所樹立使人惡之惟恐其久生而何死之恤也夫人女子也爲女而能賢爲婦而能孝爲母而能慈從其夫子有官有封其所樹立殆過男子矣吾今於母亦若是云爾吾何言哉尚饗

丁善之丁子居牘草序

嗚呼君死矣雖然死而不死有牘草也牘草止於是則猶君之不幸也君有吏才而仕宦連蹇志不獲伸家難國變以一身遭之卒至憔悴憂傷顛沛流離以死其窮愁感憤亦惟於詩見之可慨也君斂而好學家故富藏書嘗博觀而約取之於是尤精於詩抗懷古昔自拔於流俗抑亦承其大父竹舟主政叔父松生徵君尊公修甫前輩及哲兄竹孫明經之教爲多也君卒後世變益亟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矣儻猶在人間世也其悱鬱必滋甚罵譏笑謔之狀當一發之於文章而不徒以詩傳詩亦必不止是度必有感愴蒼涼進而益

上者焉或且慷慨有爲奮於功名不斤斤於懷鉛握槧（壽之剖[illegible][illegible]珍[illegible]宋[illegible]書）局託以見志也予於君生共里閈累世通家乃不得於西湖之濱僑而濁之蓋亦窮於世之人也居滬久數門卻埽寂寥而莫我知獨與君過從談藝握手言笑者數年年來風雅道喪禮教陵夷交游之零落且殆盡君乃亦舍我以去亂離瘼矣意氣頹墮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讀君詩不益悲乎（湯伯閎先生曰折衍駘蕩便覺川靈川之神韻閒淡可喜亦示無其姿態可攀而接）（自天弢不足擬鑿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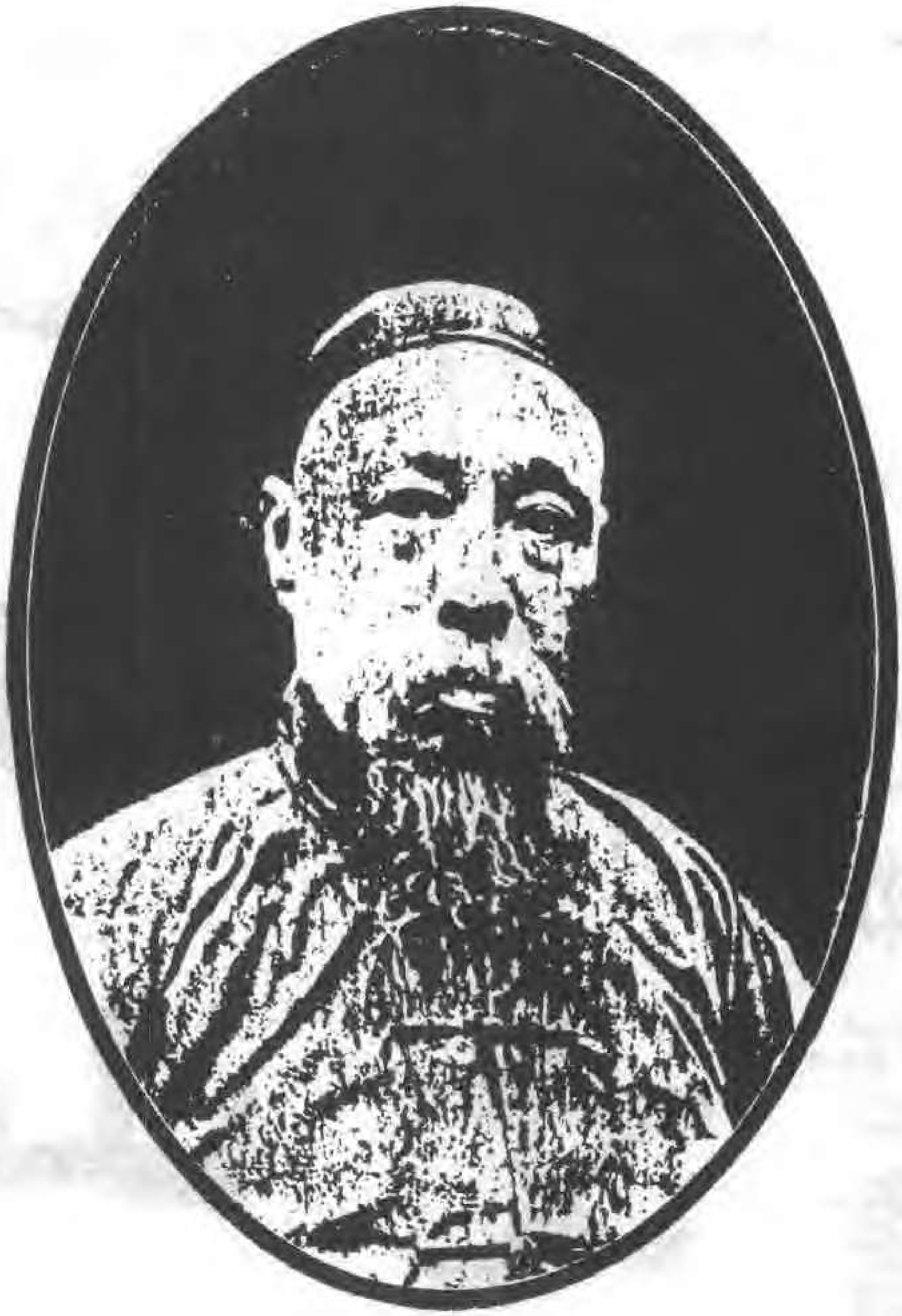
胡樸安中華全國風俗志序

善良之風俗至於今存者萬一而已歷數十百年之賢人君子倡飭之整齊之而始有者有周人焉一唱百和遂蕩焉至是若曰吾將以快吾心之所大欲寧犯天下之大不韙耳而天下乃日即於澌顧亭林曰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羅仲素曰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今民日以偷貪冒而無恥宜風俗之汙下幾於陵夷毀頹敗滅而不可救也夫賢人君子之治天下立法制禮必因風俗之所宜今武夫用事賢人君子伏匿消沮而不見安得有若胡子樸安其人者有爲於時而使風俗馴至於醇美耶樸安浮沈下僚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乃考質郡國之利病而及於風俗吾信其坐而言者終必有起而行之一日也樸安狀貌偉然洪聲大口鬚眉開張博極古今中外之學於事物鮮所嗜獨好著書（樸安著有[illegible]周秦諸子學[illegible]樸學齋讀書記[illegible]太古[illegible]書荀子箋記歷代文[illegible]書）時或劇飲談謔抵掌以自遣其樂且嘗習爲賈亦嘗爲秘書（[illegible]樸安嘗[illegible]書）又嘗躬耕於萬頃湖之濱（樸安嘗耕萬頃湖[illegible]著[illegible]作）商而仕仕而農以一身迭爲之誠當世之畸人矣非賢人君子而能若是耶樸安涇之人也其殆得涇之清而不混混與世相濁者耶予伏處海濱窮蹇抑塞自交樸安相與游從於文酒懽然無所間於是書之成故樂爲一言以質之（李拔可先生曰斷而肆意奕然生曰舒徐委蛇有心世道人心之作）

吾不文今乃以文示人耶不知人世間之有羞恥事者莫予若矣安得如昌黎之所謂小慚小好大慚大好耶亦惑於楊見山（見山名峴）（自號藐翁清同光間人其言見遲鴻軒文牘自序）之言耳其言曰余非能文者也文不中度與詩等何必示人然嘗譬之人面不同有美亦有醜美者招搖而過市豈醜者不許一窺客乎夫世不皆西施也醜者毋亦猶人耳猶人即不妨大踏步出矣小自立齋者以先子里居讀書之室爲自立齋今曰小不敢竊比於先子也欲繼志云爾癸亥（中華民國十二年）立夏徐珂仲可識於上海寓廬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門人崔斯哲書



滄海遺民蘭芷吟
身精神矍鑠肝膽
輪囷道融孔老性
辨孟荀淵源東塾
醕乎其醕
豫泉夫子大人照像
時年七十
嵗次戊辰二月
門人祁正敬題

序

張君豫泉余同年友也生同里長同學同膺秋薦同第春官復先後同入詞垣自弱冠迄强仕二十年間切劘至密及君宰黎城余官京邸雖音問不絕而蹤跡稍疎其後復同官大江南北辛亥之變余避官富塲中君亦竄身春申浦上則又同居異域同作寓公憶君少從先君子遊同學爲詩余時有志於考據之學而君則肆力於駢儷之文其趣向稍有不同今君出所爲駢體文鈔索余序余繼學殖荒落何足以序君文然有不能已於言者君之文規撫　國朝諸大家復由唐初四傑上追徐庾扶質立幹灝瀚流轉不徒以鯨鏗春麗見長然徐庾之文所以工者身值厄運拘留賓館顛沛江關哀愉之詞悽心怵目君辛丑八月間與余書纏綿二千餘言身世之感忠愛之忱比孝穆在北齊與楊僕射書同一悲憤而風骨過之若他日者以危苦之詞述危亡之運復爲哀江南賦一篇吾知其必與子山有合也倘所謂文以窮而益工者乎然余序君文歷數余兩人遭際相同者蓋又欲君之同保歲寒而不欲如徐

陵庾信古之夸人爲文中子中說所譏也甲寅冬至陳伯陶謹序

序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亂之至雖有賢人君子而莫可如何明之亡二百餘年間事其時諸大臣多殉國家之難其士大夫内未與乎廟謨外未肺乎民社亦莫不退匿窮山撰著以老若范陽之孫夏峯關中之李二曲湘中之王船山江南之顧亭林浙東之黃南雷嶺外之屈翁山其最著者也而著述亦最盛我　清入承大統　聖聖相傳久安長治迨至光宣　主皆幼弱宣統三年以臣欺君遂改國體迄今十有六年亂日以熾而聖道因以日晦當其時巧辭詭說無識者靡然從之其明乎君臣大義者率匿處四方不問世事上海遺臣退士之所僦居也故宮禾黍之思荆棘銅駝之泣人孰無之獨豫泉提學前罷旅寓杜門專志纂述其已成書者邵村學易二十卷左傳禮說十卷洪範微一卷春秋持平十卷春秋數目一卷老子約六卷讀老隨筆十卷莊子旨歸十卷郭子翼莊偶釋一卷讀列隨筆二卷夢痕仙館詩

鈔十五卷五代詠史詩鈔六卷邵村詠史詩鈔十八卷寓園文鈔二卷皆發憤之作馬遷所謂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已足詒孫李王顧諸巨儒翁山尚有不逮也松柏山房駢體文者特其緒餘耳其氣清而勁其義正而嚴其辭博而核其音雅而雋　國朝儒學以經義考據爲最富駢體作者亦數十家公文於胡石笥彭甘亭朱曼君三家爲近而兼有其長不襲其短特三君生當平世而不得志於朝廷公則由翰苑歷仕至提學駸駸乎大任矣乃竟遭大變一籌莫展則又氣數之窮而非一人一家之事也今者邪說謠起禮教蕩然更何論乎文字得失然乾坤不滅亂極必治古今一理他日日月重光聖道日顯非斯文無以潤色鴻業非大手無以黼黻休明公於是時當破涕而笑濡墨而爲昇平之頌也歟丁卯夏日館侍生章棖拜撰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目錄

卷第一
嶺南名臣贊
漢李將軍序贊
姜白石序贊
明袁督師像贊
羅浮草木頌
木棉頌
重刊陳劍南詩集序
族叔小香三十六鴛鴦館詩集序
重刊杭蕙浦嶺南集序
新刊族祖文烈公遺詩序
新刊寒木居詩鈔序
祁羨仲綠水園詩集序
族叔祖荊公是誰集序
陳友珊夫子荔莊詩存序
迂谷道人壬子集序
陳子礪宋東莞遺民錄序
黃日坡衮在我軒駢體文集序
神農本草經箋釋序
揚芬集序
張仲香子概序

春日遊虎邱序
遊西湖詩自序
遊上海龍華寺序
宣統己酉上巳天津公園修禊序
盧雨人壯遊圖序
女兒香賦序
送鍾賢村司鐸揭陽序
何梅士先生詩集序
卷第二
綴玉集序
長壽寺半帆秋禊序
駱叔穎天香吟館詩鈔序
族叔鼎銘靜娛室題畫詩鈔序
宋蠹秋唱序
東坡閣拜東坡生日詩序
讀五代人詩題詞自序
丙辰集九龍祀趙秋曉生日詩序
蘇選樓東莞紀聞序
九春詩自序
東莞詞錄序
非園看牡丹序
午節珠江競渡圖序
乙丑落葉詩自序

宋眞宗天書封祀論
歐公祠碑
答何菊朋書
己丑寓午浦與黃癡池書
遊羅浮與何憩南書
答何憩南書
答陳子礪書
初到山西與周節生書
與常亦琥書
由山西歸與梁星房書
與陳子礪書
與布贊臣書
與黃日坡書
卷第三
答杜寒碧書
與鍾碧峯書
上恭親王啓
八大山人畫册題詞
黎鄘堂紅袖添香圖題詞
青冢志題詞
范村菊譜題詞
俞山園銀瓶徵題詞

吳梅村繪西湖圖題詞
阮懷甯諸傳奇題詞
重修到溽大墳記
珊瑚洲泛舟記
嵐山禱雨記
宋宗姬墓記
石鑊烹茶圖記
重修黃仙觀記
浮山第一樓讀書記
羅岡洞探梅記
邵溪漁隱圖記
芥菴觀荷記
清道人仙山讀書樓記
遊無錫公園記
寓園圖記
吳淞泛月記
殷介仁墓碣
何子遇墓碣
卷第四
粵嶽祠銘
黃旗峯廉泉銘
笠村鯉魚石銘
孝順庵銘

綠綺臺琴銘
凝雲航銘
思舊銘
重修酥醪觀碑銘
重修茶山觀黃仙祠賢行窩引
移建梅花精舍引
賴介山先生浮山新志跋
陳凝雲姑蘇好詞跋
胡研生長安宮詞跋
瓊花集跋
崇禎五十宰相表跋
跋元廣東遺民錄後
焚椒錄書後
讀宋史周三臣傳書後
讀族祖穜穀公父子合傳書後
讀毛西河傳書後
絳雲樓俊遇書後
謝皋羽年譜書後
影梅庵憶語書後
學海堂集書後
祁瓊孋詩塼書後
辛亥殉難記書後
琴夢樓書後
海上寓賢錄徵事啓書後
讀族叔祖漁石傳書後
王壬秋秋醒詞序書後
陳子礪誄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卷一

東莞張其淦豫泉著

嶺南名臣序贊

嶺南州郡殷賑區宇奧密嚴巒秀川澤孕靈綿亘峻嶺代有偉人文川武鄉常產賢哲是以鴻鬪式廓擷蘭芷以升廷蹴極冥菲挺楩柟而報國其或賾度各異遭離不同而風美所扇道契不墜前代後代其揆一也粵稽九鼎弊歇兩京道墜帝室夷而侯服窮兵車重而冠裳輕爰乃窮沅湘假斧柯奏笮簪於曾俗被文繡於裸壤即彼永元之間兵革大起深心憂國正色陳書是皆開嶺海之人文興炎荒之道數迄今溯石邊之穗髓說楚庭指河上之松尚談楊宅大雅不墜厥風古矣時則有高固楊孚其人自漢而後棊材緝興厥有分途並擅名世遽夫公輔襟期璣衡位業丹青神化赤舄儀容羽扇之賦風度可思菊坡之名馨香永慕執憲轂下持詞芴中莫不業貫雯龍聲符丙魏是霞津檢機亦雲構梓梁桴鼓鹽梅之任帝卷吹雅鸞臺鳳閣之中臣司補袞此名臣中之功業可述也時則有張九齡崔與之其人若乃懸星精而降世濯冰魄以爲心周昌則氣厭同條老珝則慣凌宰相眼中有鐵簡上飛霜北闕有知南人無黨無懈休奕信此骨之錚錚直是比干雖剖心而諤諤此名臣中之直諫可述也時則有李昴英海瑞其人論語半部亦致太平理氣二言敢差著述若夫出則羽儀皇國入則羽翼聖經補衍義之篇正樂典之作備治平之要汲造化之秘龍美蘊著無得稱焉山川鍾毓共談五指（山名）之雲煙嶺嶠英賢誰作一門之桃李此名臣中之著作可述也時則有邱濬黃佐其人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理原共貫道本同塗則有陽春臺上默驗端倪西樵院中先嚴禮範要使秘書悉讀諫疏長留靜坐常自澄心格致乃能誠意曰活孟子是眞名臣斯又學窮洙泗恰驗黃雲赤水之奇派異陽明彌昭秋月光風之度此名臣中之理學可述也時則有陳獻章湛若水其人若夫淵序齒劍血灑玄黃文山作歌聲滿天地見危授命殺身成仁乃有蒯選督師桑梓起義者五年期促竟誣大帥以和戎九江兵殘尚驅市人而使戰迨至冤沈三字節殉一門雲車飆馬當爲佐相之神洞書林樹俱葬田橫之島碧難埋血丹可明心此名臣中之死節可述也時則有袁崇煥陳子壯其人之數子者樹立不同風徽如見俎豆永薦簡册長垂朝漢臺廢合粲百越先賢之祠文選樓高應效三國名臣之贊（傻）伏居嶺表心嚮往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以類而聚擇尤而論爰爲之贊曰

嶺海挺秀瀟湘效忠匪尙勳業已興儒風旨彰鐸椒學作驚熊鳳兮鳳兮誰歌道窮羊石披圖麟經表功禮闈沉芷應祠文翁（高固）孤雛腐鼠欲開邊釁議郎憂國諫書獨進其言則危其心則慎素節不移清風彌振河畔雪飛嶺外雲峻維松與柏中有瑤璀（楊孚）相公風度卓絕人寰發爾胡雛先幾燭奸羽扇秋感絳霄鵠還淋鈴一曲蜀道險艱常看金鑑詎悲玉環曲江遠識負乎英攀（張九齡）菊坡偉人威鳳獨鳴淮南屯馬西蜀用兵奇節久著大功克成溯張（九齡）姜（公輔）余（靖）唐宋垂聲先生晚出交乖令名至今海上錄重澄清（崔與之）文溪立朝孤守丹悃觸邪之羊以補龍袞頭銜任損心迹逾遠風神元定志節不損庾嶺梅花寒香萬本傳說騎箕星精遂返（李昴英）卓哉剛峯風骨棱棱臣面似鐵臣心若冰韓瑗鳴鳳崔洪效鷹市棺相從死生亦輕攀髯志痛涕泣莫興忠肝直節千秋令名（海瑞）瓊山傑出鬱爲璠璵好學博覽偉論獨攄天災屢陳危言孰如天性激厲克終永譽肯補西山治平不讓海外相業此爲權輿（邱濬）泰泉直諒陽明畏友如彼白圭質無塵垢理氣獨持知行並守爲親受過臣執辭咎原情致仕著述不朽卓爾先正步趨敢後（黃佐）白沙先生抱德章美端倪默養靜坐齋裏魚躍鳶飛澄心析理灑然自得際可偶仕歸去來兮爲賦陟岵名山事業亦從此始（陳獻章）湛王講學致知各異良知爲宗方寸而已隨處體驗乃具衆理危言格君薄俗懲侈體用兼備言行如彼心性圖說堪以教士（湛若水）巍巍督師老羆臥道議軍當還誅帥皮島便宜雖假責效偏早長城乃壞自喪國寶赤心任剖熱血長抱耿耿孤忠永質蒼昊（袁崇煥）煤山故主攀髯莫從嶺表嘔血拚爲鬼雄勁節無撓遭時獨窮發策刺閹板蕩識忠文烈（張家玉）忠愍（陳邦彥）道合志同懦立頑廉永

幕餘風（陳子壯）

此張香濤相國督粵時觀風試題也余時肄業菊坡精舍此篇蒙取冠軍批云製體錯詞具有家法洵傳選也己丑會試廣西張君其鍠中式有電問粵鍠字錯碼相國語菊坡山長謂余中式本是知名之士云相國學問詞章一代宗匠歷官中外赫赫有聲然數十年來余未一登其門今相國已歸道山特記此以誌知己之感（庚戌四月其淦自記）

漢李將軍序贊

大將一星耀太白之宿壯士既去寒易水之風迴惟奇也然後盤根錯節之器成才帷屛也然後含光霄鍊之鋒出世有動日月拖風雲鎮山嶽貫金石桓桓洸洸公侯干城虎豹當關老羆臥道而卒之廉頗不用欵獻遺矢之光陰馬援難闘逐死跕鳶之潦霧比臥龍而星隕讖落鳳而坡存豈是時乖徒僥命隻如漢之李將軍者無怪其痛哭憤王之廟披髮吁天招殘烈士之魂埋憂無地也已維將軍終軍勇敢季心豪氣圯橋取履少讀兵書槐市穿楊世開射鵰產從西極本是龍駒寇入蕭關羣推猿臂故得都尉登朝太守典郡於時闢西北地之區代郡雁門而外虎落以疾警作蔽爛龍與委羽相連烽燧赤白而常馳尉少東南而易亂將軍精銳軒特搏人以戰抱陳湯敢死之志鼓舞陽橫行之氣從寵上驅除瀚海使劍鋒磨向崆峒拔山蕩海之威雲合電發之勢曰飛將軍名實克稱天子恐亡之言納昆邪地徙上郡使延壽爲都護倚李牧備匈奴九天九地之智推轂就途左拒右拒之能築境申命固才氣之無雙亦遭逢之不偶矣且夫解鞍卻敵閒陣摧鋒者將帥立功之日也爪牙寄重羽翼任隆者國家賞勛之典也當漢武之雄略正胡騎之縱橫分閫幾人橫野數輩是以衛青奴子秉鉞而位將軍去病侍中抗旌而封驃騎不識之一錢不値李蔡之聲名下中類皆豹冠綿衣貂珥玉帳蓋策勛於鳳闕且刻石於燕然況將軍太阿一鳴革肓三就金虎嘯而風起玉虹貫而霧消淮陰善將宜稱假王班超絕域應得封爵奈之何爲臣曹沫敗北偏多楚客鍾儀南冠見辱倘非墮胡兒於馬下鬪困獸於

檻中幾乎空歸連尹之尸望斷將軍之樹焉雖然燃石冷而重溫寶劍埋而或耀范蠡會稽之恥嘗膽閱吳孟明拜賜之師快心報晉使罪拳不困拔山之力則揮戈能舒返日之心軍帷水草分屯事倚桑榆待補況將軍撫循素厚賞賜能均人銘挾纊之恩士感投醪之惠賁鬢皤而一軍肅莽兕呼而七萃從是則火牛鬪智終收齊國之城汗馬重臨仍奮澠池之翼轉敗爲勝夫何間然而乃死灰不然破甑任墮但見廉人之號賤孰知君子之餐窩槭伏驥以長鳴野騎騑而竟去南山則藍田寄迹呼龍何處耕煙北平則青草誰披射虎儼然沒石遇霸陵亭之尉侵辱何如伴穎陰侯之孫平生已矣嗟乎相無一定詎虎頭燕頷之難逢命有三科抱龜策雞粱而誰卜萬戶侯誠不足道汝自生還故將軍豈得夜行公直可憎迫至大黃射去一柱西傾斑白歸來長波東逝顧當一面難會單于仍苦岐途責來莫府周勃豈尊獄吏龐育不肯詣曹赤舌燒城黃金鑠骨卒使寃宏命盡埋血何年道濟構投量沙記恨亦有八千子弟逝騅閑項羽之歌五百軍人猿鶴葬田橫之島論其情事則異語其悲憤則同太史公所以致慨於數奇也歟說者謂好生之德乃洽民心因壘而降待以不死而乃字書歸順大彰北向之旗事屬陰謀仍射南飛之羽兵亦嫌於用詐禍莫大於殺降所以長平歌坑賜劍慘杜郵之報秦卒殲盡分尸逢垓下之災罪花爐種定有前因白草青燐詎銷怨氣憂後嗣之不振惜悔心之已遲斯則豹死留皮之語縱無慚烈士暮年而虎飛食肉之奇非僅少封侯骨格也嗟嗟時運不齊命途多舛古今同慨豪傑爲多斯又寒風易水易起悲歌離騷問天大傷遲暮烏號手挽猶深望闕之悲馬革屍還未慰沙場之願世無伯樂駿骨棄而誰求楚殺得臣重耳聞而色喜遂使中峯岳斷同哭鬼雄萬里城頹永悲殘卒吁可慨已乃爲贊曰

猶龍世胄射虎威名英姿颯爽志氣縱橫猿臂投筆豹首請纓蟜蟜絕域慨然長征
氣吞四夷功親百戰劍倚丹霞戈翻紫電功高志屈身存名賤羊皮詎贖驥足徒困
侯封已矣功業如斯射獵藍田追隨黑衣鳳騫失運蠖屈遭時陰山還道歧路何之
赤血塡胸黃塵埋骨縱堅鏽摧摩天翼折壯士之隴將軍之碣萬歲千秋同深悽咽

何光當時三軍感傷飲食與共惠降孔長實獲士心孟堅語詳恫恫李君德音不忘

姜白石序贊

姜白石者文苑傳中人也開嘗披詩說之篇唱鐃歌之曲搜絳帖平之集味續書譜之詞準古酌今散宋舊藻而乃遺書具在宋史闕如譬之琳瑯毓進荊山完太璞之珍珊網搜羅滄海有遺珠之憾雖徐則不求名譽而元暉已吝齒牙趁用引伸特爲表暴爾其少好奇服自紉芙蓉長而操觚遂濯蘭藻訪西湖之煙月傾北海之壺觴丰裁如季札子房因果證鬢絲禪榻天荒地老三生化石之魂月上花開一枕遊仙之夢倒屣爭迎王粲範金同鑄子昂身如紅燕春雨方歸盟向白鷗春波無恙梅聖俞之藻采風禁知名白居易之篇章雞林傳誦此其宜表章者一也南宋詩派喜宗江西時山谷之嶙峋流江湖之羅瓊先生則獨運精思自出機杼俊逸如陸務觀溫潤如范致能不求合於古人乃獨成爲作者三薰三沐悟比拈花如雨如風才眞奪錦春雲驛路問客子之歸程曉日蘆灣憶童年之遊釣摘撫凡豔薰有古香驪珠先獲貯昌谷之奚囊鳳羽同珍似韓陵之片石是以收將殘稿周晉仙不禁欷歔推作先鋒楊廷秀於焉傾倒此其宜表章者又一也在昔曉風殘月代有傳人豪竹哀絲時多妙理先生書卷之外尤善倚聲拈紅豆以情多比青蓮而韻遠暮帆遠浦輕盈柳絮之詞疏影暗香淒切梅花之笛憶往事於青樓紅粉寄餘情於碧沼黃花類無不幽遠清微精深華妙調是瓊樓玉宇曲皆白雪陽春或推爲絕唱媲之崔顥之題詩或譬以清眞謂非美成所可及此其宜表章者又一也然使金荃留集玉樹聞歌唱買陂塘吹亞鶯葉總無關於雅樂亦難許爲知音則有設木案而不知閒藻盤而莫答匪其笑矣抑又嘗焉乃先生琴曲既調鐃歌再唱十五種尺既暢金風八十一絲交調玉柱上準下準變徵變宮謳歌歸而遂獻潭泉大哉仁而爰取吳越琴譜淒涼之犯曲標古怨之名動角則花明商則葉墜假令朝廷正樂舉主審音命惠甚辨義使杜夔復古則執益周斗驗彼漢錢三三積而黃鐘調鏘鏘合而雲和叶鳳儀九奏龍會八風鼓催綜寫瑤普柱分律位而已哉今雖文收之實效難徵李定之敦

功莫奏而雲韶法曲成譜可稽呂子律姜遺規尚在此其宜表章者又一也若紙生雲松煙灑墨尤工筆陣自謝新傳波折之迹既法乎鍾繇變化之奇亦師乎逸少謂藝事亦性情之見濃纖貫氣骨之存使妍麗有餘而蒼勁不足譬諸疏林落葉孱沼漂萍已見其彫零誰詣其漭布是皆句中有眼筆下傳神參軍百番之紙比洛陽而價高江郎五色之毫豈宣城所能用試觀其騰踔鸞翥之蹟蓬振沙飛之勢得崔瑗之八法類王彬之三眞趙子固以爲書法直是串韓陶九成比之山人一洗塵俗曾非過譽殆搜衆長此其宜表章者又一也比寶公之獻書得令文之三絕孤詣絕學素志苦心允宜太常授官司農推轂奈何人同康了客嘆劉蕡慶雲見而麦服先焦罡風起而蓬山已遠半世之牙琴孰賞一篇之錦瑟誰箋問鴛鴦於淥水陳迹都湮尋蛺蝶於荒墟封灰已化小紅低唱娘聽武娟之歌大白能浮客注尉遲之鐵撥銅琶分江東去吹玉笛分雁南飛人嗟春夢之婆催我聽秋聲而淚搵卒之馬塍花落徒題處士之墳蠟燭煙銷已泣詞人之淚此亦可悽愴傷心者矣嗟嗟風花人海任蘇軾之身藏秋菊寒泉惜林逋之羽化墮楞伽之小劫招杜宇以何年表聖孤高唱鬱輪而不必豐城埋沒嗟寶劍之誰知惟是徽行狀於稗官證遺聞於藝苑遺山發憤徒書野史之亭陳壽多才未作丁儀之傳然而江河不廢山斗同尊本是隽才何慚實錄千秋之鉛槧永壽合題安石碎金一時之羅袞無懲應比卞和獻玉乃爲之

贊曰

卓哉白石早飲香名苦心孤詣學專且精苦花暮雨秋蟀春鵑著書老屋四壁兼拚逸響蕭瑟風華清麗經緯元黃雕琢丹紫在泉爲珠振霞成綺豈惟三影子野可擬花間集在妍纖色絲邦彥卻步香卿俊思朗月縱處野雲飛時敲金戛玉梅溪遜奇律歸昌有譜刻玉荀勗得聲伶倫比竹宮商君臣按圖可讀誰招紫芝徒採黃菊風胡未遇俾俗誰珍迷陽有路媒但何人琴餘爨火軼經封塵補傳文苑壽之千春

明袁將師（崇煥）像贊（有序）

古之所謂一柱擎天者吾知之矣必也君無猜忌朝無讒諸敵間不入離謗不擾然

後壹志難徙三靈永奠靖烽烟於九有扶日月而再中是以居生李晟原爲社稷夏有伯廟遂成中興晉用謝安而淝水之功成宋仗寇準而澶淵之敵退小白信管仲而東海之風遂雄阿斗信孔明而劍閣之險不失未有君非甚闇臣已奏功比干剖心道消投犢太白幾懸長城竟壞易水寒風惜荊軻之永去東海冤雪見滔于之血流袁墓在都（今袁督師墓在北京廣渠門外）明社遂屋埋憂地下定化萇宏之碧相逢天上應騎箕尾之靈如有明袁督師者雖自剖而似君傷靈修之數化忠而見疑信而被謗背濤一號愁見東來之轍岳墳千古曾無北向之枝此讀史者所以增欷而尙論者因之憤世也維督師草廬臥龍榆關躍馬借箸而談戰略聚米以成山川得周亞夫足備東南非劉豫州誰當大敵當夫寗遠固守羽書刺血拓礔礰之弓餓鴟鳴野發礮礟之徽老熊臥城九攻九拒出鑿凶門一鼓再鼓入聞吉語遂假王導以安東之節命廉頗代馬服之軍方謂虜盡目中算操掌上一擲不同孤注五年可收全遼而其時魏閹氣焰毛帥縱橫拜九千歲之貂錦配享尼山比陸眞齡之狐媚較景輿鑑名曰

忝制義實顚倒從之則貶節縱之則生亂惟閹儻餞之求竟成癰疽之疾暨乎冰山既排銀手如斷丹一寸以捧日身八翼以冲天柏臺之對帝杳夔龍彤玉之錫人瘖召虎當震金鼓行馬角之窮邊生入玉關奏燕頷之偉績試一呼乎蒼兕期痛飲乎黃龍封狼居胥勒燕然石作金湯於重鎭標銅柱以千年豈非明良同德身名俱泰乎哉而豈知湛露汪汪邊風烈烈衛霍之功勳未就李牛之恩怨原多當　大淸兵之入龍井關大安口也進圍遵化直逼燕京波濤驚乎太液烽火照乎甘泉督師慷慨赴援倉皇振旅命徐敷奏守榆關命劉興祚守沙河處存入援不俟詔命子儀衛主聞警即行裼裘夜至突厥知有數兵遺柑朝來撤離訝其神速隨風雪以振敵愾本心肝而奉至尊無何國欺無鳩市成有虎合千奴以共膂聚衆蚊而成雷彼溫體仁者鹽面同奸白簡屢劾背蠅止棘痍狗吠人葛苡之謗旋興萋菲之言驟極借傾龍錫遂殺兇臣鴻波漁話紀魚素之寄家蠅蟻餡詩即烏程之實錄（鴻波漁話引溫體仁家書即實督師東破中路又云此家屬三則見烏程蓉秋水軒叢館詩話）此則秦頭歷日遂成三字之冤赤舌燒城誰作百身之贖嗟乎涼風血濺一輪明月之謠鐘室淵沈萬古淮陰之恨七萃之沙蟲易化八公之風鶴皆驚朱鳥魂招脈灑匡山之淚紅羊劫亘終成昆明之灰國之亡也臣之責也敵之用間也王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明史謂議戰守自崇煥始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豈不信哉或者謂還境之復期以數載平臺之對徒作大言豈有窮邊之略聊爲慰藉之辭未見丸泥能封函谷已聞鄉導先寶盧龍雖嚴東道鐵牝之防殊乖北門鎖鑰之寄不知武侯分鼎早定南陽安國屯田終平西域督師經緯訏謨長駕遠馭虎墩兎之納款既刑白馬東不的之求釁亦憫哀鴻苟無西鄰之責言自見東方之永靖曾疏言插漢當示羈縻薊門應愼防禦簡首尾之應慨唇齒之寒豈知虎豹當關龍蛇入蟄韓信井陘之爭拔幟入壁鄧艾陰平之渡裂氈縋山敵國非在閫外將軍似從天下我則招撫失臂人則乘虛擣心然而督衆淳甄勤王桴鼓若奉漏瓶如沃焦釜一夜馳三百里一朝復七十城桑榆望收樑棟猶在不同疏勒圍而井竭居延戰而矢窮也或謂人稱島帥地屬邊防當泯

嫌猜詎應殺戮所以兩虎鬭而相如先避一蛇去而介推不言重反交惡楚聞可知將帥不和梁亡無日不知毛文龍之在皮島也跋扈飛揚冒功吞餉拜權閹爲義父賂中貴以兼金走私販之島夷是野心之狼子雖羈縻隼飽則遠颺出柙虎兕縱則生變不誅馬謖軍法何以肅不斬莊賈壁壘何以新且自謂取南京如反掌覘北辰若無有作賊遁敵罪案如山何可綱嘗語督師曰生文龍國不幸用文龍朝廷不幸殺文龍公不幸語極沈痛然則毒蛇螫手壯士斷臂很羊雖使覇王必誅是馭將之要略非乖刺而無當也或又謂通使答在議和市米情同款敵以此言罪公當無辭不知兵交使在禮載前經秦締晉聚史稱義事若果乾綱獨斷交鄰有方非同增幣姪嗟宋室之卑不憂割地兒錫石家之號則封疆之畫書在盟府聘帛之羅事同敦槃上國之通楚豈咎乎巫臣通天之罪漢不尤乎衛律最可痛者尙政同鄉梁廷棟飾以節鉞楊閣臥聽高鴻中陰縱歸來當揭證之言陳正反間之謀售遂以爲囘紇軍至皆僕固引來吐蕃兵强非渾瑊能拒毛卵鉤蟻臚言風聽撥蜂則危伏見嬖則

怒移變白成黑是丹非素獨不念趙用李牧數破秦軍漢有去病乃置屬國燕山萬古長卿之凱樂同閩壽春一圍傳永之數援最力即至彭越被執蕭何見囚獄裏蠅丸猶招部曲城中貝錦愈苦披猖金鑠堪嗟玉焚何惜此固天命之有歸抑亦廟謨之不臧也已向使關門屹立燕薊無驚雖有棄郡珠厓非等詛河玉斧或馳露布請受纓羈望肅愼之矢來話扶桑之弓挂采芑之歌師出六月零雨之什期以三年平臺之對或非妄語然而上有猜疑主內有讒構臣近郊是驕將護京無勁旅玉壘經營欲使盧空服匿鐃歌歎樂幾時鞍上橫吹則亦裂馬革之尸閔鴟室之毀啣溫序之鬚歸先軫之元已耳安有圖金城而策勳挽銀河而洗甲奏仁貴東征之烈成會宗西附之功也哉嗟嗟貴封三錫昔也何優白骨一坏今也何酷怨魄猶生應挂胥門之目殘脊任委幾燃郿塢之燈危巢既覆徒哭孤雛鷙鳥已亡莫尋勁羽白頭有母愁聽塞馬之鳴黃口何依齊下杜鵑之淚此則長平坑關誰塞愁倉精衛石啣難塡恨海問人間兮何世嗟天地兮不仁今日者蕭艾芝蘭薰蕕早判茄花委鬼塵劫都守鼎湖龍去愴風雨於煤山華表鶴歸咽波濤於珠海粵嶠浙江無限蕭尼之骨雲車風馬猶隨望帝之魂九龍眞逸發秘籍撿殘竹訂正明史補遺糾謬匪愬隱說咸有依據垂千秋之竹帛撫萬古之蚍蜉若云伯仲伊呂可侔輿論戰守熊孫不及眞我　朝之勍敵非梓里之私言若夫設開山乎兵謀孤忠表於　昭代乾隆四十八年　諭旨卹諡嘉慶元年復予從祀鄉賢二十二年准立專祠覺乾坤之高厚彰河嶽之英靈梅花滿嶺先史閣部而留芳俎豆千年後于忠肅而立廟北郭眺君臣之冢萬井迷烟東門讀文烈之碑三忠炳日榴花銀塘隔秋江而蕭瑟蓮峯旗嶺環衆山而豪雄知鍾毓之不虛蹤景行而仰止昔往石龍曾望水南之烟樹（督師是吾邑水南村人）今瞻遺象倍欽山斗之猶眉爰爲贊曰

屋有樑棟棟摧屋傾國有賢才爲幹爲楨奈何當宁自壞長城金甌地墮玉弩天驚蹇蹇督師嶽峙鵬起前棘頭披髯鈐足恃貴劾五載決勝千里環衛榮啓鐵甕成畢前有廷弼後有承宗當此大敵智勇俱窮言戰言守始於袁公季野史才斯言最通（明史督師傳是萬斯同所作）

魏閹義兒文龍逋敵倚方請劍旌旗煥色屯田老謀市米布德屹然重鎭威震異域才能濟世世亦須才用才勿疑用賢勿猜敵間縱閹尸臣幸災哀哉懷宗梁柱竟摧曰莫須有岳飛死矣廷萬檜枝相國溫氏鬪波老漁蠅蠹秋水烏程鄉人我聞如是讒人之口衆人之心錢相黨魁嗟爾東林（錢謙益東林黨魁也）陳蕃魅死韓信寃沈執鑿東方失此南金長河洄流大星墮地憤雲秋積寃雪夏墜爲敵報讎有天如醉松山杏山一戰遂棄維我督師國士無雙此事推袁洪則讃降悲哉老驥困于吠老兒有蛾賊陸沈大邦我拜偉人肅進樽簋我瞻遺像敬恭桑梓銅嶺千秋珊洲一水淚灑杜鵑詞託蘭芷

羅浮草木頌（有序）

羅浮靈藪蓬萊左股風雨離合雲霞沃蕩濃綠壓海凝青逼霄丹石萬重芙蓉四百胦抗地髓崖孅充牣寒入山骨草木堅瘦洵越嶽之神府滄溟之淵藪也余讀書其間徙倚林壑奇藥神木以千萬計春青冬綠綠翳庇崖閒入吟詠欲寫圖狀既而染輭紅之京塵溯浮沈之宦海覽晉國之雲山泛皖江之煙月仙山迴首前塵徒憶澗谷獻嘲猿啼鶴怨爰於公餘之暇懸想嘉植擇其所愛各爲一頌得二十首宏景未忘欲界文通以寫勞魂忽臨睍乎故鄉將復修吾初服入林把臂以遨以嬉

奉宸橋南白鶴觀東風雨離合忽現蒼龍七仙常集千尺嶠空凝神星客詎慕秦封（松）棘枝碧空臥根丹竈靈禽偶來燭龍常照誰見花開靜對竹嚙千錘百鍊挺此貞操（鐵樹）靈藥除疴結根千年澗底料峭盆中馬鞭一寸皆節九花並妍誰勸我餐蓬萊上仙（石蒲）垂根一樹其蔭十里葉混冬青蘿絡松子庭鶯亂啼木龍連理榕城誰移蓬島永峙（榕）葉如車輪高者八九疑竹疑草君子曰否筍廚剖瓔雲壑牽帚漫覆訶陵寶此林藪（栟櫚）金衣表異丹實延齡石蜜千斛天漿一瓶南樓誰記新宮草銘醉此春色何殊洞庭（柑）羅陽之溪蝴谷之種芭蕉葉大浮出雲洞宜名龍公常宿鸞鳳仙人醉日月滿春甕（龍公竹）太陽之草服可長生神農上品張華紀名形混鉤吻功侔茯苓長鑱託命斸此瑤瓊（黃精）石竈九畹鐵橋百畝偶思美人似得良友兩山皆

香十步必有幽人之居君子之守（幽）聚霞成綵飛雲若蓋叢生桂樹與月俱高翔鳳夜集綵鵬眥號落花釀酒爲酥爲醪（花）不死之藥在蓬萊島有樓雲氣瓊田神草蟬葉延年燕胎在抱神仙海穴永錫難老（靈芝）移自交趾樹之洞天爛熳海日暖蒸烏煙雲披絮轉花落瓣全朱明仙境稱此木棉（木棉）龍鬚匪偶燕麥誰匹紫背靈草絢螻所述桑陰咒語蒲節齋日洞天福地衛福祛疾（天葵）南國佳木仙都靈株競剖綠囊咳此紅珠奇麗共賞滋味亦殊可以解醒可以充饑（石榴）酥醪洞中有榮勝參孫芥心芳風露氣飽辣玉詩成采糕夢繞小畦荷鋤樂聽山烏（紫蘇）（櫚）木性如竹直干青雲櫚花詎似松濤不聞衆樹斂望旁枝未分海棧著錄卑視榆枌（桄榔）老而彌辣其形則小種向洞中擷出雲表烏頭湯成魚腹疾了仲尼不撤聽藥常少（薑）妃子白玉仙人絳襦誰將尤物植此名區紅雲之宴下界所無請媲鸞駕薦此虬珠（荔枝）紅花溪上兩岸皆花東海之雲赤城之霞枝啼血淚根植仙家桃源誤認飯此胡麻（杜鵑）羅浮之茶雲霧片片露芽初摘月團同薦赤松與遊白石可飯兩腋清風滌我胸悶（雲霧茶）豫章夾日長松吟風局若蒸木蟲立山中壬毋青鬱葛翁赤龍長入煙氣與參鴻濛（杉）羅浮山下四時皆春老梅着花清迴出塵昔有高士曾見美人莊周化蝶疑幻疑眞（梅）藤生巨壑籐壽佳名叢尊競秀勁節獨撐雷公劈山伐木丁丁成此藤杖高步玉京（雷公藤）華首臺前貝多幾樹菩提着紗金粟隱霧婆羅寫經思維成賦佛笑拈花是觀心處（貝多）稚川遺跡有蓬萊閣晨霞遠帶秋雨靜落翠條疏桐綠柯幽豎聲中琴瑟龍潭魚躍（梧桐）丁階峯前南向一枝玉叢作色冰桃遜奇君子交淡諫軒朶頤餘甘咀嚼是味同時（橄欖）雲腴紫府露貯金盤誰雜寶髻珊角初寒睡醒吐後海烏啣殘野人相贈疑是丹丸（楊桃）秋豔碧纏綺彩丹邱錦幃初步絳英孰倚酡顏未醒眞仙與遊薛蘿幽怨騷客同愁（木芙蓉）獵獵帘旗亭亭遮路蘧苗非木展葉成樹綠扇迎風朱明過嶺石牀爲寶人此室處（芭蕉）劉仙竹壞葛洪仙井甘蔗叢生彌望烟嶺石蜜搗漿飴餳作餅誰來福地漸入佳境（甘蔗）

木棉頌（有序）

南海之墟神維祝融株株各各質生奇卉名曰木棉高千百尺當其花時如紅錦之被野如火雲之燭天如丹艧之塗於山如珊瑚之種於海則有陸賈之城葛仙之祠海珠之寺黃木之灣挺百仞而直上爛九霄而烘春神烏浴日而登岸仙犬望雲而驚吠炎官張傘北郭之雲蒸紅詩客餐霞南園之草不綠然皆皇剝剝其揚鑪日暾驟而驕奇未嘗甘朴素以自守廓落寂而無友也惟余寓園松柏山上有樹一株不知歲年質高岡兮堯堯出城堞兮峨峨聳立杭幹扶拱枝葉影老逾勁獨專丹邱花陳紀容微帶黃色余於樹下搆宜亭焉夕陽多處玫瑰醉人紅雨霏時鷓鴣喚客愛此喬木遂性孤嶺不慕緋錦不披朱衣守眞抱朴婆娑歲月然而孤直出乎天性高聳白表異態雖曰炎方之火樹都有中央之土色苔石點綴遂成老人藤花纏抱如陸嗣息海嶺海之奇葩松柏之嘉作也乃爲頌曰

樹樹出堞枝枝雲封南離正色間氣所鍾鎮海樓北波羅廟東照海浪赤蒸天霞紅亦有奇樹在我桑梓亭亭獨立松柏山裏葉疏彌妍花淡逾美斂華隱曜似隱君子

里近雲霞洲環珊瑚（鷂岡在縣東甲城外有霞聯洲）嘐風入林炎雲熱株旬漏還丹鉢衣淺朱黃裳被體絳羅襯補是迦羅婆亦號古貝花落瓣全因稍丹絡皓月亭前紅雲宴外茂哉松柏留此春靄

重刊陸劍南詩集序

放翁平生著作夥矣南唐之史渭南之文集以及倚聲之道小說之篇莫不成竹在胸筆花有論著非夸自著已等身而余尤所服膺者則以詩集之流傳獨得騷人之感慨白香山之篇什披沙易尋趙倚樓之聲名爭墩不必（放翁封渭南伯嘗云方人稱趙嘏爲趙渭南後來將以余爲陸渭南乎）浣花忠愛香草離憂哀而不傷慷當以慨約其梗概有可述焉夫其課雨量晴吟花嘯竹長江匹練古道平蕪一杵鐘聲兩當樹色鈴語屈原之塔波鳴夏禹之祠小雪騎驢偶尋廢寺夕陽下馬亦弔荒陵莫不迹溯前塵鬟攜古錦問訊於水村山市吟哦乎藥鑪漁竿散髮斜簪之態簣閒扇而誰如雨聲燈影之中擊唾壺而欲碎是曰流連風景之作其可述者一也既而書劍飄零江湖跌宕以登樓王粲

爲賃廡梁鴻下船而黃葉蕭蕭度棧而冷雲黯黯領聽淋鈴之曲常裁乞米之書小驛悽涼暮鶯秋柝戰場憑弔春傍梅花憶戍梁州壯志本儕於青兕棲遲范蔡姓名同識乎班彪殘羹冷炙杜少陵之感慨可知鐵板銅琶蘇玉局之豪情猶在是曰生平閱歷之作其可述者又一也一官冷蹬惜滄海之橫流萬死無名嘆頭顱之如許正値中原失後況兼黨禁興時幾人能泣新亭老子猶思乘障兩河花柳盡風鬟雪虜之天一角雲煙賸南浦西湖之韻而且江城鶴唳海國鵑啼望千丈之戰塵播一簪之華髮頹垣夜月洛陽之宮殿徒悲細雨春蕪故國之黍離空嘆是曰撫時感事之作其可述者又一也最可慨者心在松漠榆關以外身老桑村麥埜之中思易水而興歌哭昭陵而無路論書生之餓死事本尋常念列聖之憂勤人應痛哭所以青春杜牧著書聊復談兵狂客劉伶荷鍤惟宜飲酒迴憶書草嚇蠻之檄（放翁詩往時草檄喻西域颯颯聲動中書堂）曲翻破賊之歌志氣縱橫聲情激越夢中化蝶忽奪潼關醉裏騎鯨能淩東海盧龍塞外想望地之挖頭大散關前仗倚天之劍叵誠使王師凱奏胡虜塵清唾手燕雲馳聲河洛則隄官隗播能歌漢治之章龍首鶴遊亦和琴騷之樂奈之何僅支半壁已是殘棋望中原則涌氣如山懷舊遊則埋憂無地病同老驥眠似春蠶嗟藎棄之餐秋效鰥魚之暫夜徒使十年塵土怕聞畫角之聲三疊悲涼空唱渭城之曲訊秋風於白帝惟憶歸帆問晚歲之玉關已無來使元霜奏罷讖是猿啼白雪傳將祇應蟬和豈非乾坤多恨歲月催人龍草木於秋聲寫干戈於老筆錦江無恙水千尺兮疊愁玉壘依然山萬重兮結恨斯又擊漸離之筑祇益淒清鳴子夜之箏能無下淚九歌哀怨屈靈均大有遺音萬里風煙庾開府徒哀故國是可傷已嗟嗟生希李賀無地彎弓死傍要離何年穿冢要其潤古雕今之作悉本忠君愛國之誠其振聲也如雁唳猿吟其結響也如颶爭鯨吼元裕之得幽并間氣應話傳燈黃山谷是西江正宗曾雖並轡心香一瓣行卷千秋重付琬鐫以明嚮往何慚才子依然古調之彈倘作鬼雄定有秋墳之唱（放翁詩死去猶能作鬼雄）

族叔小香三十六鴛鴦館詩集序

錦瑟之什豈義山寓言玉臺之詠有徐陵編序開卷則王昌十五招魂則圓澤三生啼鵑有淚江南非庾信之春擣麝成塵硯北灑飛卿之墨此則情有固然亦復誰能遣此間嘗讀族叔小香三十六鴛鴦館詩集而不禁慨然也蓋其曲紅詩派本有淵源慘綠年華慣裁宮體傳何郎之粉薰荀令之香染狄濫之風寫深情之帖煙花名集忍俊不禁誠以穗城風月之藪穀埠狹邪之地素馨簪花花飛釧動葡萄斟酒酒醲珠香所以一聲河滿輒喚奈何八日龍華竟成小劫丹心寸意判白批紅掬珊洲之水以洗詩腸漱珠海之波屢潤吟吻流管歌而玉鳧冷烏絲界而金鹿哀錦箔蠶死倘有絲存梓樹鴛樓可知魂化蓓華蕣布此其選勝擁書樓者小香藏書之地也先君髫齡承招共學見夫瑤籤環列鄴函堆積因得發仙華窺竹素讀黃香未見之籍董仲舒下帷之功曾觀彼詩每切規諫以爲悱惻芳芬靈均爲之祖繁華流蕩君子所勿欽而乃羊孚吳語慣重妖淫元稹篇章工爲瑣碎且以宋璟之梅花自解獨謝魏收之蛺蝶能飛得毋華鬘天上別有蘭因紅豆村前原多寶唾自賞娵娃珍髮之製奚恤薔薇芍藥之譏卒以相如消渴平子工愁龔生竟夭其天年楚客徒歌乎哀些今日者瞽殘貝葉豔表孤花聆碧海之青琴問仙丹於刦火次回疑雨字字華星竹垞風懷行行珠玉鉛華寶髻顯司馬之風流夷鼓青陽著彤魚之族姓九原有知亦可無憾也已嗟乎五百車歡喜之丸誰量情緒卅六鱗播搖之紙藉表相思馬腹何愁鳳毛可索君同子野依稀三影之詞我是香山珍重十四之讀

重刊杭堇浦先生嶺南集序

荔枝柳杖東坡寓惠之吟微海晴波韓愈遷潮之句碧山人去李賢皋詩寫崖州紫綬裝成劉夢得篇馳嶺海鞭驅往蹟雕琢英篇大都散見於全詩仍未別編爲一集必也竹枝之詠惟寫巴渝牡丹之譜祗言京洛比延高樵唱界綠蓋玉井之篇教曾極新詞擇壓話金陵之景重城莫問酒邊要說梅花五嶺閒尋筆底長驅炯疊方爭若詩吟南海何須百詠名書花成大志集虞衡兼以三語導意賞諸吳宮花草蕭歸李白之錦囊蜀國雲煙都繞陸游之閣扇體原風雅助有江山所以盛欽子美之才

倍重燕公之作也堇浦先生瀾水名宗瀛洲妙選楊雄閣裏大有奇文殿助廬中偏多勝侶班斿博學人咸目以晉尉何劭淹通世謂作乎經苑奈以下車新婦遲問騶笤遂致燕藥幽人頓罔鶴怨先生縮塵軒冕嘯傲煙霞號雲溪醉侯效潯陽隱士於是訪冷泉之伴觀錢塘之潮采西湖之蒓饜淨慈之筍苦雨正吟於素舫佛香已悟於蓮居似醉心情何須命酒乍寒天氣亦懶添衣寫黃絹於竹西按紅牙於柳岸集草堂而招歸燕分野席以輿閒鷗人疑梅福之成仙客似管甯之避地室邇人遠我懷如何會以經師望重大府函招梅花迎客問庾嶺之驛程茉莉逢君訪佗城之羊石門集三千弟子人羣六一先生崔孝演本無宦情白香山輩推教主於是命儔嘯侶弄月吟風覩蜃氣於三春話驪夷之百戰落曉夢於梅花村裏度新吟於荔子灣前每過劉墉草荒越臺花發昌華名死恨劉郎之不歸光孝招提問貫休而何往讀畫則鶴巢高挂煙雲招蒲澗之遊懷人而蝶鞘遠貽風雨發羅浮之夢白蓮池過酌碧筩而酒香丹荔臺幽攀絳繻而人笑無不裁將古錦載入吟囊染綵毫於管雨茅煙選詩料於蠻花乞為藥欄春雨潤端硯以年年香浦流波灑雲箋分片片海珠寺古紅棉則花賦春風浴日亭高黃木則潮歌秋水宜其銀燈綠酒話澤國之興亡望海覩潟極天涯之涕淚大得崢泓之致不無騷屑之音鯨吼雕爭雲蒸霞蔚蓋範水模山而先生之詩境益遠矣且夫嶺海之地遠隔中原羈旅之懷每多賢士在昔經傳虞苑文著韓潮致弔客於青蠅傷命宮之磨蝎蘇堤玉葬朝雲則夜月魂歸合浦珠還孟嘗則清冰志表悉作蠻荒之典故不無海國之飄吟惟先生擁羊城之皐比執騷壇之牛耳本無遷謫之感亦殊官守之司但爛醉以無妨實清吟之獨擅虎頭門畔比詩壘之森嚴獅子洋深想情瀾之不竭加以弔古蒼涼懷賢淒絕題陳獨漉之遺像修黃文節之廢祠蕭齋吟暮雨之篇薜荔剔春風之座苦花秋井哭山鬼於女蘿修竹祠堂薦道仙以叢菊風流誰似感慨原多況復靈風冷月弔詞客於南園藥草山花訪鄭仙於北郭前塵暮雨絮果蘭因悉臚列於簡端聽鏗鏘於句裏臙部或邀羅袞高吟偶拜元忠鳳管鸞歌銅琶鐵板他若巨卿死友哀月上於零雨斷風

（見堇浦哭厲鶚詩）徐孺生寫寄征虜於蠻雲瘴海（堇浦四王[illegible]浩氣集詩）詩吟杜若謝元暉之所歎獻恨滿青松沈休文於焉痛哭誰能遣此詎得忘情俯仰千秋摩挲一卷是可傳已特以歲月就湮風徽徒溯蕪沒誰珍享帚凋殘半付羽陵用是重付雕鐫特襄讎校王阮亭訪粵之作惟愛素馨沈歸愚贈別之詞不忘蘭臭落花依草已有詩評素練輕縑何慚錦纂浣花遺集先生之手澤猶留（見聽松廬詩話）江左靈光我輩之瓣香同祝

新刊族祖文烈公（家玉）遺詩序

吾嘗讀文文山指南錄詩如飛霜走電之清泠如天風海雨之颯爽如鄧林巨枝之森棘如錢塘怒濤之奔馳拔地倚天既欽氣節敲金戛玉更愛謳吟今讀家文烈公遺詩風起水立沙鳴石飛日陷星墜珠啼玉泣美矣哉雲垂天構星海源探知其與文山指南錄雙烟一氣者也且夫平山風露今夕何夕廣陵潮汐吾戴吾頭霜枝一葉隨犬羊兮馬蹄響窖三遷假庭皋兮虎踞過零丁而歎零丁人誰無死渡惶恐而談惶恐公不生還孤臣揮淚祇灑南風首邱無心任荒吉水三年甃收霜滑琉璃五夜鵑啼魂歸柴市既極煩冤之思亦多悽悱之音楚囚調按風騷哭歌哀感頑豔此文山詩也又若漁陽鼙鼓舊京未收絳闕天魔義旗遂起椒山則吾膽自有常山則吾舌倘存桃源無路誰可逃秦春陵有人庶幾興漢津亭曉渡飛鳥沒兩河源夕行殘星帶波白骨窮巷有荒村之吟青燐夜臺痛先祭之伐命也百六之辰卓爾千秋之業李陵屑效張浚非愚鼎湖龍去愁聞建業之鐘華表鶴歸劫話煤山之火此文烈詩也向疑杼柚之工寸心自運雕鎪之巧能事不同而乃奮倚天之劍不辨雌雄運修月之斤有如伯仲空桑枯竹異地而合響嶰篁鳳琯曠代而同音其何故哉荊棘銅駝感歎之心一關河鐵馬雄豪之氣作忠貞之矢範同鑪錘心聲之發合若符節所以命題雖等楚越衢音則若喁于豈非乾坤正氣之留集義而取義國家破亡之感愈唱而愈悲乎哉特是文山之集流傳已久文烈之集若存若亡李杜之詩留泰山於毫芒蘇黃之作隨禁書而淪沒余以暇日搜其遺詩稍加刪節爰付手民嗟乎鼇魚兩字已食神仙杜宇千年猶留血淚東林存其遺壘船山貫其零縑（王船山文烈公）

（傳發其詩眞國殤狗生無愧嘆比諸盤死有光二句）不爲莊舄之呻吟祇效張巡之激烈野塘苔蘚問沈碧以何年到潛波濤（詳余到大塘記）書愴落紅於往代其遺詩中有集文文山句六絕句是可見其沆瀣之相同淵源之有自矣嘗攷唐王賜敕翁山行狀餓七日而不降節符蘇武數十罪以駡鬪舌齊眞卿而乃史臣無識紀叙多誣遂有磔汝父母逮屈乃跪之語竟以斷頭將軍等諸屈膝降虜顚倒黑白傳信傳疑九龍眞逸博稽史乘遍攷秘書知阮大鋮之捏造乃傾陷東林之音吳偉業之紀聞是相沿野史之誤史誤採之殊乖實錄此則伊尹割烹非孟軻誰辨帝堯幽辱疑虞舜不仁甲乙名史本屬齊東之野人甲申傳信殊異董狐之直筆劉知幾曰秦人不死驗苻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史之不足信也久矣嗚呼精衛啣石東海之冤易沈蚍蜉撼樹昌黎之慨應爾謌已聞乎流水集宜壽乎名山（文烈公有名山集擬輯刻之）感劫灰之靡常慨風輪之常轉遠溯景炎丞相欲擠欄襦近瞻增城故侯思沾膏馥自知蕭瑟有同庾信之平生無限蒼茫最愛岳飛之詞筆

新刊寒木居詩鈔序

春草離離永斷池塘之夢寒林寂寂愁聞禾黍之音天下之傷心者孰有過於鴒原之痛蝸室之毀乎而兇鬼雄一去毅魄何之楚些九歌招魂無處龍門壠小留朽骨於金臺（璞子公有夢居詩收入錦山新語）馬革屍分儺飛晴於珠海（風雷山家文烈公行狀云敢騰首東門修築甲鴻其下公怒嘗呪之變騰飛出丈飲羹甲駭慄）井里爲墟縱橫虎跡祠壁被毀淒絕鵑啼嗟塊鞠分艱難長羅殃兮愁苦南海波濤柰離騷之蘭芷西臺痛哭譜樂府之冬青吾觀於家璞子公寒木居詩鈔而不勝蹇蹇之煩寃悁悁之慘慄焉璞子公者文烈公弟也諱家珍年十七隨文烈公於軍中別率所部千人爲奇兵轉鬬數勝（見廣州府志傳）以犀角之綺齡留豹皮之壯志帶小金冠（見廣州志）銀手如斷佩長劍鈇銅行不渝殺城黃石少讀兵書伯塤仲篪同賡詩句豈不以忠憤所激人皆思漢宗邦傾覆嫠亦恤周懷大節之秋霜扶再中之墜日藉金玉之昆友識板蕩之君臣無何石鼓夜鳴金精者見常山之舌仍在睢陽之水不流惠潮募兵而綠林之豺虎化西鄉奔命而舟師之文豹殲到潛血戰三日而大墳之白骨高增城搴旗一折而野塘之碧血葬地名全節天墜孤忠將軍死而大樹摧山鬼歌而女蘿怨望門張儉復壁趙岐愁聽瓊樹之音淒絕銅仙之淚呼玉帶生而作伴擊竹如意以悲歌謂天蓋高搔首難問謂地蓋厚託足無所巢烏九子須防斷竹之機夢馬十年未浣戰衣之血（見璞子公詩）登樓而懷獨漉枕石而憶毅山生還黯黯永念晨昏死別悠悠倍嗟同氣（璞子秋懷詩生還黯黯依父死別悠悠復念兄）卒年不求永秋最可憐當其胸觸古悲意牽今感蒼涼欲訴淒鬱如傳夜過金繩之翟煎茶訝苦曉返珠江之棹聞笳最悲此則隴首飛雲悽涼變雁林開落葉斷續哀蟬鄰衍一哭知寃霜之夏零杜陵七歌似憤泉之秋沸固宜其謳吟中纍傷懷永哀也已公詩歌而外尤善蘭竹孤根無土寫怨意於所南秋痕滿紙寄遐心於朱耷斯又處處芳馨湘水之波瀾未歇年年節挺首陽之薇蕨誠甘豈非言以窮而益工藝以苦而愈進乎哉寒木居在金龍洲之南珊瑚洲之東國士橋圮常聞哀濤孤竹山荒猶留履迹秋花一叢時帶碧沼恨血千古尙凝蒼苔余嘗冒雨看碑入祠拜像聆村頭耆老之話覩

月夜談兵之圖（文烈公家在村作月夜談兵圖）如白雲可望人知仁傑之家黃菊猶存客指淵明之宅誦屈原詩歌離期郢復痛陸機兄弟正値吳亡挈壺遐弔秋風宋玉之悲結軫自傷歧路楊朱之泣沈吟浩劫又換滄桑步武遺規惟貞松柏余按文烈公之卒年三十三璞子公之卒年纔三十南八是眞男子龔生竟夭天年先後既慨歸元顏回本居陋巷彼夫瀛王長樂與宣聖而同壽褚公耆望作中書而不死縱齊大齡之百何如不朽之三蘭亭敘曰死生大矣感慨繫之又曰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其不然矣嗟乎陵谷推遷此心不變江關蕭瑟有夢皆空落日迴颿感烟塵於海外吉光片羽留珠玉於人間爰付手民恍披心史竹垞交訂曾爲擊缽之儔秋曉意同試讀覆瓿之集（朱竹垞贈東莞贈璞子公詩可歎張公子流離自妙年云云）

祁羨仲綠水園詩集序（祁名衍曾東莞縣志有傳）

碧落銀漢未解乘槎華嚴樓閣誰現彈指居蓽門之陋難語未央習委巷之禮敢詣安福抽思寫韻亦類於斯風雅既歇繁音興焉或織仄以矜麗或險怪以逞奇目眩

五色聲嘈八音然而旌旗列仗遂致駱駝之評錦繡組織惟羨鴛鴦之號未能淬劍徒詩擊鉢縱堪織布詎足扶輪甚至得龍片甲自詡通才窺鳳一毛仍多梁札豁郎等諸狐穴同識欲求超俗之嘈巽乎鹹酸擒古之春合乎規矩如羨仲先生之綠水園詩者蓋亦寡矣先生巽川方伯曾孫也少即能文世不廢業楊氏之門祗遺清白梁公之後宜嗣家聲孝友無間於人言通經本期乎致用亦嘗誦左馬之文抱李杜之集隱居求志築室羅浮遂呼爲羅浮山人爲鐵橋風雨伴飢鳳之鳴蓬島烟霞騎瘠虎而出古佛巖好蘇蔣留題麻姑壇高青蓮著詠既而鹿鳴一賦燕京計偕褰革奚傷處囊未可（見先生燕京詩三十韻）懷朗若月談高接雲所以贈縞多交鄭僑倒屣爭迎王粲然而青山有約詎慕乎鵷鸞白水訂盟自同乎鷗鷺於是叢桂發歌屢招隱士萍蓬浪迹難記遊蹤泰岱扶笻撫雨中之松樹潛山著屐見烟際之芙蓉題詞日觀愛聽雞鳴載酒雲亭驚聞虎嘯幾叔雪泥夜雨淋鈴之曲滿囊詩草秋風斷劍之裝蓋自山郵往復浦波別離孤雲南飛白日西匿躍馬過嶺停橈問津而先生之詩境益遠矣無何足繭方嗟腰纏已罄愁心與之千疊饑腸轉乎三晨易水聲寂已消詞客之魂吳市吹簫遂阻窮途之淚郭璞遊仙共聆雅奏陶潛乞食乃苦饑驅詎於歧路慨贈綈袍之鞭喜有佳文光借臨川之筆（先生常遊武夷白鹿間困於寓邑作乞食文臨川某顯見而大異之乃得歸）離然窮通者遇也顯晦者時也一集琳瑯勝於千駟之富千秋事業貴於三公之尊爾其潤古雕今緣情體物神峯獨峻天籟自鳴固不事藻績之錯陳笙匏之競奏而裁僞體親風雅標逸韻邁凡響悽悽元音有飄然之思落落高唱成佛上之才能壓元白何取千篇倘遇黎歐合稱三子（先生與黎民表歐大任同時有嶺南三子之目）大得江山之助能廣空同之傳良非枕席典墳力去睢遞寄懷寥廓獨備風骨未克抵此豈非史遷好遊筆乃奇態孟郊不遇窮而後工者歟嗟乎庚子山之詞賦合璺清新李長吉之詩歌幾淪廁洞余既選先生之詩入東莞詩錄矣又作吟芷居詩話太息於綠水園集之未得見今其族孫武垣出此見示乃知國圭陳芳已歸天上玉溪錦瑟猶在人間似有神物護持今付手民傳播茅溪之雲疊疊梨川之水迢迢運葉翻空種瓜圓圮（先生是梁梨川）

（人嘗謀於事編又餘遺著鐫於羅浮）六丁未攝休爲韓愈之嗟一卷能傳合寫君虞之賛

族叔祖蒴公是誰集序（蒴公諱二果廣東通志有傳）

族叔祖蒴公是誰集其同年黎公遂球序之曰是誰不可詮詮之曰獨之乎無我相之云也余惟孔子無我老氏無身三教本自同源四大早知皆幻滔滔東注之水逝者若斯的的西來之意我聞如是是以菩提明鏡色相皆空芥子須彌山河亦幻莊周化爲蝴蝶劉伶即是螟蛉意花不染勝果斯攀四諦非他六塵去我詎須金粟方證如來擊碎玉壺乃成正覺雜隱詩云有緣有相應非佛無我無人始是僧斯可識是誰之義矣蒴公孝廉似董子之苦學抱終童之奇氣賦鸚鵡於髫齡詠鹿苹於綺歲計偕至京宦情遂淡蓋以崩花委鬼正貂璫柄政之年荊棘銅駝有陵谷變遷之懼崇禎九年詔舉賢才督臣熊文燦科臣郭九鼎兩疏交薦蒴公不就也退修邑志有董狐之筆雅好梵夾究鳩摩之言珊瑚洲畔拂漁竿而客歸號珀坑深馳雁書而人至（邑志丁邦楨號珀坑人與張二果交莫逆）一心咒宿微笑拈花孤鶴不羣閒鷗慣狎慨夫朝政日亂時事日非遂乃憤世嫉俗祝髮於廬山爲鳳旛闡偈於道獨芒鞋結侶於天然（即曾起莘）（釋名函昰）參妙諦以因心儼序珍之在握崖岸千尋高懸靈鑒之月波瀾萬頃能探寂滅之源暨乎別匡廬之雲踏鐵橋之月棲水簾之洞建華首之臺非非想處現彈指之華嚴悠悠刼中見大千之世界諸漏已盡頓悟無生演法隨緣即談空色故其爲文也以水月之心寫雲霞之思心實無相思通獨玄道冠萬靈知周十地發言窮於系表妙義得其環中談空寂則不復有身語恍惚則皆歸無物接心燈之一點火是長明繼寶筏之三乘舟同不繫洵可謂逃大神通得大解脫者也且夫煩言碎義者避難也耽味道腴者守眞也飛錫洗鉢者先機之決也棲巢茹薇者周行之示也蒴公少言性命學本儒宗使其探賾於宋賢彈思於語錄則冰蘗之集緝熙高其灑落學蔀之辨清瀾證其異同延道脈於程朱問淵源於陳湛自可撲留模範導達心靈奚至爾律虎之爪牙參意象於冥漠滌流鏡澈弄筆珠圓言離形相之區契存希夷之表惟其遁世冥悖丁時末造早見橫流之兆怕蒙汙穢之塵所以侶集雁賓招離

斫坐石牀而不怨披山衲以怡然贊而自可稱雁白是何妨苦行佛澄圖之懸驗烏亦聞鈴釋元朗之淸高猿能捧鉢獨惜其大夢先覺示寂太早耳否則桑海愁看苦岑誼重曾起辛互長墳坫韓宗驂久閱風霜能蕆禪之法侶疏筍同參金濟歸之詩歌海雲並載與究芥塵之了義何非蓮社之高朋遊心七覺能降煩惱之魔閉論三宗亦詣河山之異所以張穆遺老屐白雪於丁亥應華降紳禮丹霞於空隱海幢冒茉莉之劫雷峯問菊花之期著楞嚴之疏手授李香講金剛之經口宣雪木學衆薇於今罔詩留禪藻悼曇花於今壁集存嘶堂凡同邑諸僧之證法果皆吾宗莂公之導先河耳惟其朗月之早懸所以高風之獨寫意同振鐸音似扣鐘大智若昧發言如訥萬髮皆捐詎齊一髮大家亦失何況小家駱賓王曰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是誰之名或取諸此游斯世其焉託苟余憐其信芳空谷之足音跫然人間之春夢易醒歌答山鬼枯成老僧早知大勢已去是以有託而逃折瓊茅於離騷剖金篦而示相對玩清虛是亦龍宮之寶依然老宿能盡鳳穴之聲藏諸名山與豈北水云爾

陳友珊夫子荔莊詩存序

余髫齡受詩學於友珊夫子之門追隨杖履飫聞緒論鍾牙鼲琴識成連之韻遺侯邑問字望揚子之亭高時與子瓛前輩夜燭晨燈長吟短韻或賈島推敲請更一字或李白酩酊遂成百篇洵足樂也歲月飈忽共臻耄年迴首前塵有如隔世香山敎士居應兜率之宮宦海勞人夢入華胥之國遼鶴歸而城郭改銅駝泣而滄桑悲鯁生既滯迹缺浦子瓛亦隱身龍湫虞卿因窮愁而著述子長受成書之付託日者鄭示夫子荔莊遺詩屬爲之序開函欣然展卷磬折竊歎其鐫劖造化雕鏤肝胃淸言妙句有若天成聲律格調取高前式劉彥和所謂源奧而派生根盛而穎峻裁雲製霞不讓天工鏤冰刻花有同神匠也擲天台金石之聲翠篠孫綽留泰山毫芒之集致慨昌黎幸齊復之能諳擠欄猶而不必嗟嗟人間何世大雅云亡蕭艾盈路滋蘭畹分不芳桃李滿門指梅花而永歎（羅浮梅花觀是夫子所題）李長吉之詩歌錦囊貯久陳子昂之風範鑄金事之一卷留貽千秋景仰粵東何讓三子斗南共尊一樵是可傳已蓋夫子胸懷高尙胎息魏晉煙霞供養棲隱羅浮跨鐵橋之蝴蝶人羨神仙掣碧海之鯨魚翁眞矍鑠後有作者當取法焉猶憶壬申之年余以幼童赴考辛石趨侍鯉庭夫子過從研樂書室謂先君曰孺子可教當使讀孟堅之書誦杜陵之詩逾年遂附門牆未窺堂室效作篇什輒冠儕輩雞籠山色謂有傳薪之人鷺旂泮水方展采芹之句當時意氣凌轢潘左豈謂一行作吏抗塵走俗廿載宦遊學殖荒落心同茅塞身似萍飄迴望康成通德之門彌愧明道春風之坐有愧荀卿出藍之語實負張籍立雪之誓因循誤我夫復何言今者丹山老鳳一集先傳秋樹枯蟬九歌欲續因慫恿之速付剞劂萬丈光燄人欽李杜之文章一辭贊窮我同游夏之錯仰云爾

汪谷道人壬子集序

人間何世春非故國之天鵑上聞歌別是銷魂之境屈原作賦猶溯庚寅陶潛著書惟云甲子壬辰詩作遺山則夢裏華胥支栘賦成潘岳則鏡中白髮新亭淚灑蓬海家空聞葉落而愴然付黍離於一歎以是言哀哀可知已汪谷道人早歲橫經綺齡射策有逸欣之局幹負文度之盛名陸機常患才多梁鴻不因人熱固嘗文成玉海詩擲金聲殘杯冷炙頻年塞北之歌鐵板銅琵少日江東之唱波沸人海東南騷然地坼脊鵰客朝白馬去國衣冠多棲荒島春風桃李今屬誰家凍雀啣悲羈雌寫怨事比彈棋之局心最難平人談飛刼之灰天眞似醉飄零皂帽冷落黃冠但說鴟夷已同精衞盡隱姓匿名而道人之蹤跡亦遠矣飄萍偶合剪燭深談出其壬子集問序於余凡夫陳涉搆難太公陰謀中澤鴻嗷建陵麟鬬皆有論說悉著篇章發爲詩歌尤屬激越且夫黃農已沒淸聖因而作歌堯舜不逢逸民所爲致慨百年王氣終竟銷亡一統廢興原關定數彼夫青絲播謠紫色閏位平林鬼火驪山叛徒有當代之史官付他年之論定徒效豐干饒舌得毋士衡撫掌爲得爲失存而不論獨其詩篇無愧作者千行珠玉之字一掬瓊瑰之淚知交淪落惜去國之虞翻死生契闊見離家之王粲悠悠方儀蹐地而廉歸恢恢圓穹呵壁而徒問蒼蒼到死猶牽併命之

緣哀猿一啼知有斷腸之淚且其重遊京國憑弔蒼茫尋蛺蝶於遺裳檢鵁鶄之墜瓦問南山之豹隱殄瘁風塵聆北闕之龍吟依稀安樂誰撫銅駝謂荊榛之無恙眞同遼鶴話城郭之依然地老天荒風飛電散燕歌善哭魯酒徒斟固宜其鬱勃難舒激昂善感也其眷懷也隱故其振聲也逸其立志也潔故其稱物也芳蛩吟秋草何曾抱怨於風霜蟬脫汙泥幾欲爭光於日月西湖櫞素陋紅杏之倚牆潯浦琵琶泣青衫之司馬斯則八維巨浸環瀛皆注恨之波九嶽崢嶸入地少埋憂之冢恨綿綿兮月缺歌纂纂而晷沈玉樹彫殘銅仙移罷蔡威公之流淚足感懦頑劉越石之詩篇合稱悲壯是可傳已僕本羈人幸逢同調未成蛩駏願作雲龍庚信紀戊辰之賦總是哀音樊南有甲乙之篇待成續集陳蕭齋之畫簡思種白楊聆蜀道之鵑聲無非血淚甲辰之樹誠雖誰蘇裴相丙子之齡不死任笑東坡公眞韓愈賢之未見龐幢我是君苗恨不早焚筆硯

陳子礪宋東莞遺民錄序

宋東莞遺民錄九龍眞逸之所著也嗚呼冬青樹老見蹈海之冠裳薇蕨風淸抱空山之冰雪十步非無芳草一畝永壽貞珉表梓里之精靈寓黍離之感喟作者其有憂患之心乎慨自濃花淡柳不說錢塘剩水殘山惟餘嶺嶠水濱則昭王孰問蟲沙則穆滿難歸吾邑熊將軍（飛）以草莽臣扶綱常節驅市人而執梃旋巷戰以捐軀銅嶺烽滅化爲燐火之場銀塘浪飛湧出榴花之血美矣善矣求仁得仁維時孟嶺殿頭珊洲阮逸志同道合履潔懷淸或則派衍天潢倉皇荷戟或則姻連宗室垂老投簪管甯皂帽遯海潛蹤元亮白衣柴桑高臥往往書編甲子恨寫庚申種菜圃以招朋望崖門而隕涕擊竹如意來浙水之高歌呼玉帶生慟文山之舊雨黃陵永恨塊肉難尋碧海將枯淚痕可續命之衰也傷如之何然而磐施之心拔而不死申椒之氣鬱而彌彰武嘉一賢思障江河淦遊三綱言凜霜雪國香零落吟芳草以怨王孫湘水波瀾賦女蘿而招山鬼漢史所稱不屈頴陽之高終全孤竹之絜者其在斯人歟嘗考宋代遺佚多以詩文自顯吳月泉之吟社杜淸碧之谷音元趙景良忠義集所編明程敏政遺民錄所輯冥鴻著其幾輩寬豹略見一斑又若吳之振宋詩鈔顧嗣立元詩選厲樊榭七人雜事之詠曹六吉百家宋詩之存刻意搜羅足資考證而秋曉諸賢既有遺集各家所著宋錄者尠入則振振詩歌麟趾名則寂寂句同鳳毛秘片玉於于闐遺明珠於合浦斯則杜鵑望帝同拜荒山精衛寃禽終沈恨海後世不生子雲集之覆瓿宜矣嗟乎鼎翁吾汝相對蒼茫皐羽西臺不忘痛哭汪水雲之石硯有淚成斑鄭思肖之鐵函以心名史較蜂門戶讓白石以主盟蝶軒文章溯閩風而載筆凡厥逸民重彰竹素留貽一卷永壽千春粒米皆丹碎金亦寶若夫獻之有坡谷門風月鄉號泉田隱遯做陶翡之例遂顯秋聲寫山民之圖等閒湖水遺篇鉅製倘難更僕數也庚子山之賦好江關助其老成孔巢父之名傳天地長留詩卷獨吾邑遺佚標榜未聞乎汐社篇章幾付乎刼灰慨當時推挽之無人問後世表章而誰屬嗚呼銅仙辭漢我吟長吉之詩玉馬朝周人重子昂之畫披夢華之錄孟老遊仙考逸民之傳野王名佚此讀史者於以欷歔而懷古者因之悽愴也歟眞逸遯

跡海濱徵求文獻念維桑而恭敬發潛德之幽光倣莞八遺民舊著數見其增考粵十三家新篇詩仍待輯蒼涼憑弔聞落葉而愴然編纂成書折疏麻而遠寄（其淦）懷賢念切好古心同竟日披覽如獲瓖寶當年護持定煩神物滄江朱咮難招異代之忠魂故里黃冠喜有千秋之知己眞逸著有勝朝粵東遺民錄既付手民矣或慭恩之復爲宋粵東遺民錄他日著星鈔羣纂不遺屑玉零金月苦風酸羅列貞松勁竹夢粱已醒茹藥誠甘彌增嶺海之光不盡滄桑之感所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匪異人任也虞卿避地乃著窮愁之書子安有言不讓當仁之筆後死之責亦安可辭敢綴蕪詞以爲喤引人間何世哽咽同深

黃日坡求在我軒駢體文集序

曾孺備詩足備訪對子山著作允稱老成此學隨年進也士龍淸新要存眞宰休文富豔蔚爲詞宗此文以品貴也吾友黃君日坡修學好古抱德煬和其持身也不取一介其秉心也橫掃六合能亢高以絕俗不因傳以隨時發爲文章獨標風骨筆强

牛弩手扛龍鼎才峯峻立文藻條流似元劉之積玉無非夜光依騷人之新辭璨若珠貝庚戌之歲稅駕燕京游昌平之明陵出居庸之故關昇眺虛乎原隰寥情發乎烟墨易水瀟颯有時高歌廣武登臨不無感慨採風有記文境愈進寄我遊草賸同驛梅謂將返黃歇之浦敘嵇呂之交情且並遊西子之湖爲孟韓之聯句時余滯跡皖江未能赴約也辛亥之變君遂黃冠靈運遊屐思踏鐵橋之雲巢父釣竿欲拂珊瑚之樹余與君綺歲論交別離十載今歲返粵極敘憐情握手以共附寒素心與數晨夕問青蓮之蹤跡君獨憐才飲公瑾之醇醪我常自醉方平寄慨話滄海之都湮仲翔著書幸名山之可託舊學邃密正待商量夜闌相對有如夢寐訪舊遊之學舍語蕭瑟之江關能毋塊壘塡胸瓊瑰盈袖也乎既屆蒲節復遊滬瀆君與折嗣慈博折柳臨岐河梁遠送贈我新詩爲我晚節同人唱和瓊情積章君編成卷帙名曰天南送別錄桃花潭水倍感汪倫之情柴桑酒杯未改陶潛之志瀕行出其求在我軒駢體文集問序於余余受而讀之把玩彌日挹其腴麗雲構風駛析其條理電坼霜開其學邃故其樹骨也堅其品高故其振采也逸其氣斂故其摛字也潔其志潔故其稱物也芳邵荀慈曰於綺藻豐縟之中有簡直清剛之制日坡之文不愧斯語長卿幸得同時成連能移我情矣世變愈亟文品日下剽剝儒墨爲連犿之詞陶鎔歐亞作嫗呴之語腹儉之璀或詭製以掩空疏僞爻之言謂文字亦當革命新徑別闢古義寖失而守昌黎之軌尊眞氏之宗者則又薄徐庾爲夸人等齊梁於自鄶不知昭明之選離騷尊若六經王盧之作江河流於萬古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可也余與君霜雪鬢色笙簧同音學海專經文壇角藝入善人之居芝蘭味永記靈山之會香火緣深余乃宦海浮沈半生蹭蹬兒經喪亂學殖荒落見故國之河山愁滿千絲白髮對荒徑之松菊恨拋十載青燈帷君養志邱樊怡情墳典出陽之山早來薛荔雲泉之館時探菖蒲阿成共語詞客推襟子雲草玄門生載酒琴樵詩發振山谷之墜緒文房武庫紹泰泉之家聲名筆共推潘樂鉅製有同燕許辱承委序良用愧赧過雷門而已邏持筆硯以都焚嚴鞭未畢欽遲而已君入道酥醪拜　先嚴爲師東坡

之於抱朴眞契前生子房之從赤松原修故志叢杜留人合招隱士梅花入夢定遇眞仙竊謂斗南一嶽蓬萊左股發眞作偈山靈知已當有文人墨客棲隱其間若游嶽之入太白韓康之居霸陵於以嘯鸞鳳之響發朱明之光留薇蕨之歌增洞天之色者其在斯人歟月泉吟社定有傳人茶山寄窩容君小隱何日踐羅浮之約尊酒論文愧余滯申浦之蹤萍蓬浪跡

神農本草經箋釋序

醫學一道書本三墳靈樞藏史崧之家素問發王冰之注入石室而究鴻術謂始巫咸坐明堂而詢丹訣爰授黃帝天有六氣遂生六疾人本五味以治五形然使有法而不著醫方有方而不明藥性則雖黃金揚盾夭札仍多赤丸射矢繫攘誰定望凡卉之草木誰知不毒寒溫撫芸芸之蒼黎難得康強壽考此神農本草經所以爲治病之先河和劑之嚆矢也原夫書叢著號傳薪火於千秋赭鞭既揮實權輿乎百草在位一百四十年功高成地得藥三百六十味數合周天由是靈蘭入室太乙傳八減之齊輿荊斷髮藥山探十巫之種問營藥之鼎神釜岡存訪種草之齋永陽山峭上品中品下品明養命祛病之因國醫良醫名醫知君臣佐使之道雀丸飽汁綠帝問而立方麥麴山豬採筆謠而索隱凡桐君雷公之所著長桑扁鵲之所傳伊尹留湯液之方張機撰傷寒之論青黏漆葉傳自樊阿金匱玉機競言岐伯元晏手自編述華陀心識分銖大夫有體仲尼未達而不嘗女子知名伯休隱市而待售見五臟以表異懸萬金以求良冰臺可蓄於三年橘井預期於隔歲凡此藥石之靈同拜神農之賜矣或者謂黃連是除熱之品乃云久服不忘紫蘇爲發散之劑輒曰輕身耐老譬之尊烏頭以爲帝似圓方隅不龜手而求方何須洴澼雖傳古義未愜今情不知鳳腦龍肝雖曰佳珍馬勃牛溲有時奏效嵩華山之松實女亦成仙飲酈縣之菊泉人皆上壽人參固延年之藥門冬傳不老之方運用祇在乎一心食古何嫌其未化或又謂赤縣神州之叢恆河沙數之人奇病既有千名藥籠宜儲衆品是以思邈龍宮之秘既重千金聖濟鳩集之繁不止百卷慎微本草證類原多毛貺指迷全生

有賴好古湯液之稿珍珠一囊時珍綱目之篇牙籤滿架茲則詞尙簡要得毋義多杳茫不知長沙立法惟遵兩經壘翟進藥何妨一草比積薪而無用豈買菜以求添離騷之賦亦何取乎續貂太玄之文曾貽譏於後蠏或又謂神農去今已遠本經四庫不收延年之說乃方士丹爐之言出產之地有後漢郡縣之號疑爲贋鼎有殊典墳不知此書梁錄已收班志早列載周禮賈君之疏言豈無稽留太平御覽之編論堪引證離經後人竄易要之古籍難誣譬諸尙書一卷添梅賾僞之辭風詩百篇有束皙補亡之作識者固不因彼而廢此也　國朝醫學昌明糾譌訂謬著醫宗金鑑特明仲景淵源辨懋竑石膏發表希雍經疏藏玉版於肘後方無取乎偏鋒眩銀海於眼中道悉遵乎正軌皆符經義永紹眞傳若夫盧子繇之半偈幾與摸象俱焚張介賓之新方輒以典謨自僣益火壯水旣昧太僕令之微言三部九候復乖秦越人之要旨紺珠心印辨藥性而匯眞鍼灸指歸繪銅人而亦謬事不師古收效難矣王君慕英金門大隱玉海觀瀾策十全以爲醫分五藥以治病曾留寶鑑之篇衛嵩曠達假飲上池之水龍叔通明近復長驅和扁遠視軒岐爰取本經詳爲箋釋皆謂仲景製方皆本神農經義麻桂青龍諸劑粒粒皆丹葛柴白虎等湯絲絲入扣醫經三世執業乎專門垣洞一方從心而得矩勝陳修園本經之讀不倚支離話徐靈胎百品之存似嫌簡略調陰陽而立制度援證據以發精微五苦六辛徵孟堅之志略應天法地究宏景之訣言遂成壽世之書不愧活人之術（僞）也學慕意敷方求蘇沈識刀圭之妙用喜椒蘭之製余桑海之變幻無窮杏林之陰功欲積擬分藥格忽睹芝函衆論揖摭古訓是式用度調乎復逆咬咀審乎毫釐若鐵板注脚四子書功在程朱如冰鑑懸胸三百篇箋同毛鄭茲承委序聊發巵言北窗高臥我亦羲皇上人南鍼永式君是倉公伴侶

揚芬集序（書附張氏族譜之後）

漢之留侯唐之曲江皆吾祖也留侯受黃石之書問赤松之道而高文典册載籍無傳今所傳陰符經註亦贋鼎耳朱紫陽謂子房學老子或亦宗不言之教乎傳至曲江蔚成宗匠梟經酌雅茹古涵今金鑑之錄旣彪炳乎千秋羽扇之賦亦牢籠乎四傑海上明月直接離騷嶺表梅花爰想風度殘膏賸馥霑溉後人砥柱中唐卓立于古固無得而稱也吾族古籍東莞始自宋代暨乎季世實萃人文恕齋公以樂府名家小山公以淸才拔俗緒衣一曲樹鐵匣之先聲敲月百篇負玉局之奇氣屈宋豔擕鄧奉楷模機雲鑣聯成鵷鷺則爰逮明季文烈公出以玉堂著作之才振金鼓竭衰之氣少康之衆纔一旅仍望中興田橫之客五百人相從畢命萇宏血碧無慚七尺之軀先軫元歸同拜一坏之土率稱奇節是箕尾之精靈即論文心亦雕龍之哲匠今所傳名山集芷園詩集軍中遺稿固可與文山之文指南之錄競爽也著孤竹之節况有叔齊隱寒木之居無殊武仲（文烈公弟璩子公有寒木居集）已醒黃粱之夢馬尙知歸（璩子）（公有步馬詩）長門憔悴之吟雁悲失侶聯月泉之吟社翁山致其纏綿做淸碧之谷音獨漉殷其贈答海雪畸人旣抱琴而來宿竹垞居士亦贈縞以聯歡猶之葭孳永託長依茅屋詩人（謂恕齋公與趙秋曉先生聯兒女姻親）離黍成歌同東水村詞客（卽秋曉先生用小山公詞以懷梅水村）是前喁而後于亦氣求而聲應者歟凡此數卷我情能移其餘各家衆日同賞蓋吾族實衍椒繁世綿瓜瓞莘莘原多學子落落振其英颷麟角足珍鳳毛殊有是以謝家蘭玉之集繡虎稱奇曾氏聯珠之篇靈蛇在握旃檀香馥如遊祇樹之園神劍光埋尙識豐城之寶亂帙紛箱應宮應商任滄海之橫流藏名山而不愧蟬蛻留韶蠹魚亦仙然而擷其精華多在季世聽鵑鳴而騷賦出成知寓意於荃蓀妃豨譜而樂府傳本自導源乎漢魏固已謝金人寶朱玉吾師劉復鬼雄常在人想睢陽正氣長留歌聞信國梅花香遠如披史閣部之篇竹素芳聯合刻袁督師之集珍重比輕縑素綵搜羅及截貝編璫卷葩不死原具貞心荊樹偏枯長啼怨魄痛鶺鴒於永夜歸杜宇以何年（用璩子公憶文烈公詩語）披薜荔兮帶女蘿撫孤松兮采秋菊珊洲碧草近摩苔蘚之碑銀塘綠波遠映榴花之塔眺北郭君臣之冢恍聞的朊烏啼讀東坡兄弟之詩倘有雪泥鴻印溯流風而獨寫覽椒蘭其若茲大雅惜惜余懷渺渺唾壺擊碎綿襲貯之獨是王方平之寄慨幾陶滄桑傅壯節之危言徒悲身世祖塋亦毀追詢心史之

函陵谷已遷詎有手編之錄幾代閟龍吟麟翩一篇留鯨吼鵬爭是因精爽之不磨抑亦仙靈所呵護也嗟乎穹穹蒼昊漠漠黃輿臘焚餘之幸草東轍何方彈刧後之桔桐瑤琴足貴披衿颯爽猶有雄風開卷連蜷誰呼雌霓（蜺从）迢迢彩石長留精衛之魂字字華星總是杜鵑之血皆者安仁吟詩每述家風士衡作賦先陳世德桓榮之經共讀范寧之硯常留雁襲括乎綈緗結因緣於文字兄此韓陵片石閉府殘篇掛落葉而慨然云尺璧其非寶吾宗族譜皆有詩文倘嫌簡略于達大令修譜餘閒鳩集叢殘選擇精善都爲一集名曰揚芬更復式袁古誼探及良朋有似南華外篇恍若西都傑構與青箱而同守幸錦字之未湮余維此編厥有數善在昔義溪世稿溯淵源於太邱雖演傳芳振聲稱於洛水廖氏篇章悉傳家乘王公文獻編以縹緗准義錫名楓沿斯例試觀大辭林振釆筆海揚波是眞才子抱太白之豪情爲管城侯振曲紅之墜緒數典敢忘先祖積書以遺子孫其善一也詩文並錄駢散何分如聽廣樂之音恍入衆香之國雖淵明著述或無甲子可編而李杜文章幾爲六丁所攝

名山鉛槧焚已解乎蘇黃支岡琳瑯響亦作乎顏謝禮堂寫定元亭問奇博採瓊瑤不遺葑菲遂使春蘭秋菊並聚吾家樂府潘詞增光藝苑其善二也且夫江郎五色之筆有時才盡白傅千篇之詩豈無衆句幾輩持玉杯問世何人能錦瑟擅場吳江楓冷笑聞見之不同池塘草生歸夢魂而叫絕是以拗蓮搗麝按摩支之辭披沙揀金見淮南之寶茲則白虎通論之後已值紅羊換刼之年譬鍊汞以成丹儼聚花而爲蜜網羅雖富抉擇仍嚴刪枝葉以表孤花嗝烟學而留綵筆雖屬一家之集已同萬選之錢其善三也廣武原上誰笑英雄飯顆山頭適逢詩侶或則傷今懷古或則送抱推襟徐陵酬總持之什寄弟集中向秀歲山陽之賦悲君身後長懷舊雨青松示心猶有古風素蔕留字過戰場而思偉烈撰行狀以表孤忠得昔賢雄直之氣嶺南三家有趙氏宗室之姻压山舊侶都歸採錄合廣流傳知交道之有神話斯文之未喪又若題圖投贈之作效南豐獲編碑銘壽挽之詞似世綵新錄波瀾珠海沆瀣原同風雨雞羣吟聲亘答遂使古詩人之風雅共仰雲霄鄉先達之文章多存篋笥其善四也（其澄）自慚驽陋聊作引喤懷祖德以毋忘景宗風而欲步竹匏並奏幸偕太古之元音闡佩思紉想見騷人之忠愛

張仲香子概序（湖北入山西候補知府）

光緒初年搢紳先生敢案發憤言治丙部或謂我　朝經學昌明鴻儒輩出后匡接軌鄭賈聯鑣折角騁奇推胸已富五車漁獵遂及九流所以攷派別挈羽翼也或謂海禁大開藝術漸廣變名西學法本東來禮失求野因流溯源蠡海可探學府願述所以識時務講格致也然皆獵彼怪誕襲其糟粕或詳稽名物或訂正篇章未有攷百家之得失成一篇之著作者竊以爲諸子之馳說皆六經之支流水火相滅而相生仁義相反而相成宗旨既明股肱有賴後世寖易已多漏乃烈於秦火學士要歸未得人各騁其燕說遂至古書非古歧途又歧夫史有評詩有品書有斷畫有鑒別於諸子可無折中吾友張君仲香少承庭誥長讀橫書識奇字之千名賦新詩於寸燭大山小山名譽既起剛日柔日研究靡已風颺遂遠月旦自矜經疾史恙筆灸墨

鍼每有撰述超出儕輩蟬蛻乎塵埃性命乎文字而於周秦諸子疑體尤深因以博覽百家學窮五際冥冥乎意象之寄也汩汩乎詞源之流也枕中之鴻寶秘書都歸鑒別海外之神經怪牒並入搜羅於是證其源流考其異同糾其譌謬發其指趣成子彀內外二篇作知幾之雅識有彥和之文心其闡義也則月窟出而天心穿其釋辭也則鑑糊塗而純鋼躍離合取舍秩如瞭如然後知諸子爲六經之羽翼而此書爲諸子之羽翼焉苟非博喻析理曷克臻此夫仲尼可誣蹶有漁父盜跖唐代闕策譬諸府玉雖鉛范蠡惟千樹是能安婴豈六經悉合子元蕭蹟乃讀餘芳徒攬延壽醜辭刊落奧義乃環惟執機而見隙斯術迪而體周枝附成流談助飛辯直媲懸金於不韋毋識覆瓿於楊雄充箱照修斯可貴耳方今鷄火興謠之日鯨波起陸之秋事既昧乎曲突徙薪政有待乎改絃更轍　天子憂勤於上處士橫議於下百官庶民魚惕鷹瞵日新日舊衆喙一閧竊謂孔孟之理亘古不變格致之事與時推遷然則原本經術貫穿子書內正人心外應世變七略則隱核名檢九流則彙括政刑

理約而精情辨以澤渾中西之門徑鍼當人之膏肓是誠當今之急務仲香此篇其鞴矢已（僕）學慚鵰琴才謝士安訂雅契於苔岑證宦遊於萍浪辱承委序良用恧然伏願君保堅貞之操審致用之術發竹素之奇采挾鴻烈之風霜勒勛金石抱材樑棟有知我者果而措之於以辭句瑩隱斧藻隆平勉成厥功毋貽厥志若夫纂貫封疆縈情鼎鼐指終南爲捷徑效蘇秦之揣摩曲學阿世磷淄吾道者吾知君必不以彼而易此也質諸高明當題斯語

●此篇光緒庚子歲暮作於山西撫署文案壤山堂中時拳匪鬧教後和議尙未成也（自記）

春日遊虎邱序

虎邱縱目之地鴻泥留爪之天陟九曲之層巒珍寸陰於尺璧攜勝侶躡名場訪青山度綠水（青山綠水山塘橋名）煙當路直香逐雲深昔日吹簫已有伍員之感今朝載酒非無李白之懷徒觀其巖岑屹若香樓拳然遺瞰一拳近臨萬狀叢桂幽徑招隱士以論心盤石碧潭訪生公而說法短簫祠前之竹長玉成音眞娘墓上之花迎風欲笑於時春氣滿谷嵐光照人好鳥囀而林巒深落花寂而亭皐晚櫻桃旖筍紫香徑以成蹊柳絮新蒲帶山塘而入疊野王佳興攀壁數尋長卿極目歸帆千里林巒清其顧盼風雲蕩其懷抱加以攬奇假泊懷古蒼涼荒池水綠結爲碧玉之形古墓煙青湧出黃金之氣年年化虎冲斗牛之劍光樹樹啼鵑話紅羊之劫火（髮匪亂後畫棟蕩然）既而娛遊興盡景促時淹鸎谷弄晴漁歌噪晚芳草處處悽然送人白雲依依狀若留客顏魯公之勁筆剔蘚看碑白太傅之新詞遲花勸酒璧璧焉落落焉洵海湧之奇觀山遊之極致也嗟乎射虎心雄屠龍技拙羽能沒石誰知李廣之奇筆可生花徒作江淹之夢桃源古洞是仙人之幻境梅花度嶺逗征客之歸心我之懷矣盍歸乎來聊誌斯遊並成四律

遊西湖詩自序

昔玉井樵唱金縷百詠皆有謳吟以誌遊跡刻盧旗紙帳臥香山之竹閣淡粧濃抹

倖東坡之笠屐孤山暮雪訪處士以論交寒潭秋月度雷峯而問偈余以庚寅之年仲春之月奚童錦囊遊乎西湖招鶴下語浮鷗卽盟王子猷之獨與竹塢留賓張志和之釃懷烟波寄迹亦可樂也於時萬柳新綠千桃忽紅天尺五而蔚藍水三篙而淺碧俞樓書卷供養雲煙彭臺酒座縱談風月兄拜瘦石妻呼老梅別有春人春服集水仙之祠山草山花尋蘇小之墓鄂王墳前仰南枝之森聳錢璆廟側惜大樹之飄零凡茲憑弔不無悽感狄梁公之樓遲西晉望極白雲江文通之恨別南浦魂銷春草則又抑鬱誰語蒼涼欲訴重以窩號銷金樓稱教妓今則揚州對月簫聲不聞潯陽徵歌琵琶久歇總宜鶯燕散落寒煙半閒蟋蟀惟聞秋露誰扶殘醉尋陌上之金鈿祇有詩魂倚樓頭之玉笛何必冬青樹老始聽鵑啼華表雲深方來鶴語弔古者因之悽愴載筆者於以欷歔夫招魂宋玉我深搖落之悲能賦子安客讓當仁之筆鬮鸞洗涼邊之句鴻雁答空外之音笑享帚之自珍有同和璧擊唾壺而欲碎疑擲孫金未曉鼠肝再尋鴻爪凡若干首錄而存之云爾

遊上海龍華寺序

百國通商之地一年最好之天憶舊夢於前塵縱神襟於遐賞亦有玉壺茅屋表聖談詩金谷名園季倫調伎豈若偶尋僧話浮生偷半日之閒總爲春忙離索積他鄉之思龍華寺者上海之名刹也綠房雲鎖紫殿煙深林有異香地多靈草布金長者常來珠履之賓振錫仙人曾贈貝多之紙王子猷之獨興應爲竹林劉孝綽之雅懷載思芬域於時太歲屠維節勾芒御晨花雨一旗蕙風四野芳草颺而春衫綠楊柳拂而郊戍青好鳥千種弄笙簧而作歌雜花萬叢繞鈿車而獻媚煙紫當路雲香隔村小橋前橫相輪忽現於是岸綸巾而桶蹢支笻竹以閒行攜白酒以代茶掃青苔而訪碣別有鶯嘲燕語都吟拾翠之篇蝶醉蜂癡大作無遮之會乃知靚裝藻野匪託空言袨服綺川竟傳盛事吁可異也余以羈人偶攜遊屐爲參禪悅忽覩繁華雖人面桃花每迎風笑而故山桂樹總望雲飛殘杯冷炙非無杜甫之吟流水高山孰是鍾期之賞既而逸興已盡吟心亦灰餞碧岫之斜光別青衫之老友王子安之祓禊

鼓懸桃蹊張季鷹之歸來豈因蒓菜珠海之懷正切瑚洲之夢方濃聊誌盛遊以貺來者

宣統己酉上巳天津公園修禊序

七十二沽之水殘雪早銷二十四番之花春風有信茲以己酉之年上巳之日偶聯盛會修禊公園挈榼提鶻模山范水謝輭紅之塵事借藍尾之春光度柴睢而扶杖坐茅亭而列席銀刀細膾爭嘗學士之羹丹穴雛雞共醉麴生之醞閔叔廉潔受安邑之豬肝東坡曠達留錢塘之鴻爪梅花南望煙雲生庾嶺之思蓬島北遊風雨積柯亭之感余寓津門倏經兩載巴曲寡和越吟未忘半夜聞雞昔抱劉琨之志中途策蹇今成潘岳之懷喜值芳晨同臨勝地雲山曠其顧盼溟海蕩其胸臆於時新綠上樹冶紅泥人櫂板聲而窈娘歌瀰澤聞而酒丁醉季倫調伎挹金谷之芳塵彭澤開樽追柴桑之逸興詎必山陰選地王逸少之園亭曲水吟詩顏延之之文藻丹鶯紫蝶紛集桃谿白雪玄雲並調琴曲浮生逆旅爲歡幾何對酒當歌亦良有以所以扶醉問娉婷似玉買春則栲栳量金人皆散髮斜簪地仰崇山峻嶺觴詠之情慨爲旅之懷消矣客有寫中年之絲竹話前歲之滄桑狐嘯紅燈羊懲黑劫沙蟲猿鶴觧起陸之鯨波雞犬桑麻化滄海之蜃氣死生大矣感慨繫之何必黍離麥秀方是悲歌華屋邱山沈吟小引今幸平安報竹世界如花有術之名園聘嬌春之故事王子安之綵筆地切登臨庾開府之華林文成奉詔江山無恙風月留題本非阮籍窮途何必楊朱歧路夫幽桂一叢故山易覓白雲千里帝鄉難見是秋士之多感非良會所宜言而乃東風依舊愁心共芳草俱生春月易圓好夢與落花同散後之視今毋乃不達爰成小序以誌盛游茂林脩竹且流曲水之觴細柳新蒲莫誦少陵之句

廬雨人壯遊圖序

昔人徘徊九皋之內遨遊五嶽之間或十步而一憩或千里而一息許掾濟勝之具絕壁可尋荀郎凌雲之思望海興歎莫不曠視聽拓胸襟恣窮討滌塵慮然而鷗邊幘外詠歌半屬文人鵲岸雕陵追逐每多寒士若夫長鎗利劍可以橫掃六合詩筒曉角飽經戰伐千場大樹表將軍之號士女爭看人間有地行之仙裘屐如締撫脊遊之劇豈自笑勞薪著經世之韜鈐彌珍尺璧吾觀於雨人軍門壯遊圖而不勝慨慕之懷搜奇之念焉維軍門橫海勛高量沙志壯呼虎牙而爲將挺猿臂以立功衛驃騎不學古法秦叔寶前無堅敵上洋圖其戰蹟大府倚若長城山東江北皆知爲福之威名定海臺灣咸守臨淮之遺法性好山水備盡登臨長江橫槊絕巘提壺司馬遷之禹穴謝靈運之石門枚乘之八月觀潮木華之千言賦海山靈驚爲知己人情歎其閩粵吳越之士號陶峴爲水仙巴蜀之間豈放翁於閒扇此壯遊圖所爲作也吐腹內之槎枒灑壁間之水墨虬枝鐵幹愛寫梅花相憶對雪吟杜陵之詩不染纖塵似徐熙之筆鏤鐫石之香草合供詩龕彭雪琴之英風恍同硯席是可以識軍門之梗概矣彼夫蹈於方隅囿於聞見井蛙不可語海斥鷃惟翔蓬蒿一孔之儒姑不具論其或懇通奏績絳灌無文縱闖馮異於雲臺敢寫修期之露布是雖管領六軍馳驅萬里登山臨水詎澤心靈振鼓鳴笳大煞風景而豈知西湖花柳留待蘄王峴首風烟喜逢叔子雅歌投壺風流可想盾鼻磨墨冰姿卓然山鬼退而寶刀橫林神遁而芒鞵健入山陰則應接不暇登廣武則英雄歎無孫瑒賓僚美景咸集高陽酩酊竟日忘歸故是將軍形容依然矍鑠今稱居士頭銜合署清涼玉釭金戟散幘斜簪老子婆娑男兒作健留遺縑素移我情已斯圖作於同治己巳迄今四十有八年矣哲嗣穎之世兄能讀楹書夙耽風雅瀛海傳其豪氣美洲駐乎游蹤馳五萬里間訊之書商一二字推敲之句今歲得窺圖畫屬作序言余把玩經旬香塵若接鬚琴佩劍顯豪士之襟期戛玉敲金盡名流之題詠秋澗春林之字如覩珉書吳蘭修竹之詞傳觀禊帖東坡笠屐幾經妙手描摹北海琴樽想見當年跌宕昔者張南山太守本松爐耆宿著花甲閒談句系以圖圖系以詩經東塾夫子之品題以隨園老人相比例風流文彩照耀一時麟見亭河帥有鴻雪因緣之刻宦轍所經粉圖遍寫誤同飛鳥集此驂鸞我爲宗炳之臥遊人詡洛陽之紙貴軍門此圖頗異斯旨豈惟取乎羅括事不侈乎鋪張萬里江山收之尺幅卅年蹤跡寄此零縑余尤愛其遊屐

所經詩發所載凡夫山川之險要海港之紛歧瀦汎之疎密關津之布置無不繪圖貼說裝成卷軸山水佳處成有用之書松風聽徐領無絃之趣賦大江兮東去慨怒浪兮西來誰砥中流呼此同浮然則圖成指掌嘔出心肝馬背船唇悉關經濟琵琶蹴踘亦寓兵機豈與乎暢敘陰於澗谷託閒情於魚鳥者所可同日而語哉僕本恨人生逢亂世摩挲遺跡棖觸舊遊嗟乎晉山皖水虛耗廿載之光陰瓊島金臺已作一場之春夢嘆人間之何世羨老輩之壯遊公同博望豪懷泛滄海之槎我似淵明歸隱種田園之菊

女兒香賦序

香之類至不一矣聞稽異種曼目流觀自操土風盈要願服蓋嘉名肇錫則石葉甲煎不能敝其芳也清氣四布則都梁迷迭不能掩其美也豈非衆芳雜選而肸蠁者悅魄異質繽紛而服媚者清魂若女兒香者其衆香之秀先乎憶夫雲扃壓根烟嶺擢穎橘島雨歇槿牆風來彼美一人亭然獨立護祇一片樹逾十年土膏結聚木氣消盡霜飫露飽巖暄野淑筍席偶倚重重古苔石欄所憑寸寸春色此女兒香之托迹也既而有美移家望芳去國穿彼粉剉揉成角弓色刮塵土痕留斧鑿辭羅壁而入岐閩蠻陬宮而發翡翠佩雜蘭贈淮踰橘良微添獸篆紅雲影指不須繭縎青氣篆窺昌黎幾困於淑郁羅隱云貪作馨香此女兒香之振奇也精廬霽霧旋房邇倚奐蠖低掛竹簾密垂且烘鵲尾夕換鳳口飲酒既欲朱顏酡些絃琴甫罷清韻鏗爾骨媚易醉心清更聞看波律之烟起已煩惱之殼破此女兒香之妙趣也雖然土夫木伯懷江蘺而不芬荊蠻楚妹稱庭蘭而逾茂若夫合歡帳裏催喜燈前安息揩之小爐爇丸微之細火暖欲到心心香定閨靜與盤人人花同氣百和之烟怕俗一朵之蘇已融微青撥篆眼笑紅生然朱脣壓眉語響落抱烟一尺愈蠶腰支凝步三更旋通鼻觀此又女兒香之諧際而非臭味之差池也然僕因有感焉以彼挺秀巖隱非不荼寄也而荊棘混之宗生嶺海非不馥烈也而方隅鄙之小家且住苟余情其信芳御鑪未登嗟斯世其焉託使非佳名既表香市遂開經玉局之品題薦金鼎而郁烈安見放翁醉後荀令來時或座上添春或帷中沈水披拂香氣以爲麗人問訊誰家有是譔質則此香者其出處豈偶然乎僕東莞人也眼福無多鼻偷已慣展卷良夜時來古人閉門鎖日不晤俗客每屏閒斷雲茗後傳火烟氣一縷清香四聞司空見慣晨夕與之徘徊靜女其妹夢魂於焉清絕竊以爲婕妤體異吳姬骨香無以踰此又何必聽喁喁細語昵珊珊來遲而後云乎視無嫌坐懷不亂也哉嗟嗟美人無恙如見返魂之靈遠道相貽恍贈相思之豆國香國色藏薰載沐爰裁小賦以寄閒情

此菊坡精舍課題也我邑產女兒香每歲有司採貢　朝廷事載邑志嘗聞吾師陳蘭甫先生云作散文不可襲古人調作駢文則不妨襲古人調此篇戲摹甘亭小謨觴館文亦蒙諸先生賞識迄今三十年矣宣統庚戌春日偶從敝簏中檢出續錄如右（自記）

送鍾寄村司鐸揭陽序

寄村同年赴京師謁選人不得縣令司鐸揭陽乙巳之夏寓闈話別驪歌正催蠟淚欲爐余乃起而言曰教諭一官今爲備位瘦羊可取難不博士之爭騎馬醉過輒被長官之罵冷官之稱由來久矣然而鄭公贊氈遊老骸便韓愈進學之解聊以自嘲孫奭至言之陳以克永世輒謂比之縣令倘爲過之請竊調音以袪君惑且夫銅符課最簿書稱能中牟之馴雉可風鄭縣之飛鳧同羨隨車作雨有樹皆春雖小試乎牛刀待更馳乎驥足是以焉野王一官欲就裴行立百里願竊耳然而宓子之絃雖奏傳琰之譜徒珍與吏背而同疲呼父母而可愧將龍爲脯亦登巖豪令馬作齎得毋嬌飾有手摩纖心經於焉鶩馳是肉鼓吹耳根豈能淸淨以視淸閒無事歌嘯自如招蝴蝶以上階比鳳凰而同貫一清一俗何去何從其勝一也甯肯是杜陵男子豈肯詣曹陶潛乃栗里高人安能束帶苦節如病槃根任奇笑擊肘之何多悟折腰之無謂以視隨松移席對泮張琴問字人來杯裏侯芭之酒贈詩厨至燈前杜甫之歌聽林鳥之送音看檻花之靜落擊唾壺而欲醉支手版以長閒此二勝也若茫宦

海大有風波笑問公堂誰拔宿霧今之大吏罔有以愛惜爲辭怒覗耿直若寇讎者吁可慨矣雖黃信口詆胡廣之容容撫字勞心考陽城以下下是以汲黯爲令病歸田里貢禹受譴遂棄冠裳一官雞肋醒春夢於坡公幾曲鷗紋濕靑衫於白傅豈若廣文官冷名上酒淸不同雞騖之爭聊當蜘蛛之隱其勝三也所異者杏壇樹老苜蓿盤慳折五鹿以無難致三鱣而詎足比之五斗之米百里之棲稍覺有鳳常飢無雞可割耳然而邊耳心事有如白日靑天陸機嗜好惟在蓴羹菰菜足下冰壺在抱霜節彌高拔幹泥之衣裳飽邪公之麵飯一任靑氈之坐冷何貪白鏹之飛來然則蕘省衰衰之詩粱肉紛紛之語以云肥瘠無待較量也邇者新政迭興校堂遍設新知舊學有待商量歐雨亞風悉歸陶鑄行見坐朱雲之席辨難不窮設胡瑗之齋科條悉備問訊鐍溪之古蹟引伸鹿洞之遺規任敎客座無氈且泛扁舟似屋春風可坐化雨同霑歸潮價高鍾山名美更無羨乎尹何之製錦潘岳之栽花也已嗟嗟鐵橋風雨縈魂夢以何如茅屋石田賦歸來而亦可兎絲燕麥劉禹錫之所咨嗟福地洞天爲稚川於焉稅駕（學川曾主持羅浮書院觀作山數年）松寒則鶴怨桐老則鳳棲聊藉送行之辭以爲招隱之券足下歸之當不至以規爲瑱也

何梅士先生詩集序（家嚴命代作）

峭風乍生微霰初集芳草失碧老梅欲花積雨不來尋烟孰語乃有菊朋茂才操持棹款柴關出其師梅士先生詩集而問序於余蓋以余與先生附隨年誼辱許知音郡純家小友之呼杜密共及廚之難李膺黨籍曾鬭張儉移家德裕遺篇竟使玉溪作序三辭不獲磬折而言惟先生幼耽道腴情綿典素有蘇子瞻之賦達嘉爾相如之爲人家鮮擔石而架列萬卷之書座擁皋比而人效八能之技大雅宏達寫精諸愚子山傳枯樹之篇永叔有浮槎之記一吟一咏乃其緒餘然而尺稿年裁寸心獨運記事則明珠九曲乙乙緜穿摛華則文錦千尋軒霞舉銅琶鐵板大戟長鎗宜揚八風徵搳發雅宜其瓊樓玉宇譜成天上之元音標錦龍紗數到詩人之福分而何以鷄經首薦驢展仍羸弱水難航蓬萊頗樂感桐炊之已老爲蕉夢之旋空寄來愁於雨濕風酸比身世於琴焦柞敗斯則枕紅塵裏徒推秋駕之丁浮白杯中易濕春衫之淚者矣猶憶羅浮看竹之辰笠屐穿雲之會拘裳連袂挈榼提壺或藉草煎茶或臨流蹋石支筇則雲氣入抱觀瀑而水聲動魂維時天風浪浪松濤謖謖疏酌未已淞吟更淸錦箋橫而仙蝶飛銅鉢鳴而睛虎伏兩山風雨似答吟聲萬竅烟霞都歸掌握淸夢繞梅花之屋歸雲引蘿薜之衣劉善明杖叟春林李長吉囊提古錦娛遊共聯忽俊不禁曾幾何時而落鳳摧麟焚芝歎蕙東海之仙籬已築南皮之盛會難尋鶴化則蔬蛻雲衣鴻飛則全迷雪爪緣證三生石上聞歌消圓澤之魂墳開第七洞天（羅浮茶山有寄山人生壙師先生衣冠墓）穿冢即伯鸞之塚是可傷已菊朋以楊游高弟爲毛鄭功臣說詩本有淵源箋注惟操簡要從此降幡鐵鎖妙譜同參錦綖鳳城解人可索此日壽之梨棗當年勝託妻孥一卷流傳千秋著撰位置侖環洞裏吟哦到兜率宮中我記贈言仍是出山之泉水人誠好事應爲修竹之祠堂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卷二

東莞張其淦豫泉著

綴玉集序

蔡守白先生綴玉集四卷用玉臺新詠詩句爲五律二百五十六首詩餘十六首陳東塾夫子見而悅之因稱其屬對之工整切題之精細者弁諸卷首歎爲工巧誠哉其工巧也余維魯叟正樂不刪贈芍之篇楚臣作賦每寓紉蘭之意哀蟬落葉余心未甯逐兎張罝女脣同識淸絲流管奏爾曲於涼風淮水巫山寄遙情於芳樹枚乘九首攜玉手以望牛星相如二章通琴心而調鳳曲下至子俠嬌嬈之賦延年霍家之姝飛燕歸風之操昭君遠行之句仲卿小吏婦嬙雞鳴木蘭嬌女軍從馬走並彈古調如聞歌謠更有故夫跪問采山上之蘼蕪好女自名翦城南之桑樹莫不當闈脈脈顧影亭亭織中婦之流黃梳羅敷之倭墮又如曹家一門豔歌不乏建安七子風骨仍存蘇李固爲大宗顏謝何非後勁阮陶得其幽致徐庾擅

其麗詞則知漢魏而還昭明斯切物齊梁以上綺靡緣情美矣哉豔歌婉轉弱音縻沸黃絹幼婦篇篇皆絕妙之辭香草美人處處盡纏綿之致猶貺彤管麗矣香奩玉臺之篇所以有徐陵之序乎且夫傾城傾國者貌也無雙無對者才也誰能遺此者情也黯然銷魂者別也聯句而共韻者柏梁之餘製也集句以追新者香府之織響也則有東家靜女南國麗人名刻青華學縫紈素當紺珠初胎之日追碧玉破瓜之年前身明月不御胭脂夙世華鬘應描纂繹未解言愁休賦相思之豆原工織句頻抽宛傅之蕉木來銀漢即是紅牆豈有瓊花不吟柳絮既夫三星待字五兩盈門爲金屋以貯阿嬌望瑤臺而求佚女叩叩香篆繁掾定情之夕戔戔束帛秦嘉將事之晨鶼鰈能從盟海山而永矢鴛鴦學繡織錦段而彌工然而巧藝將將良會不恆楊柳往來長亭遂別一掬瓊瑰之淚三秋蕭艾之吟離心登疊臂九曲以珠穿輸背星星誓三生而石在飛龍正愁乎藥店海燕詎窺乎雕梁則又垂乖四角話孔雀之南飛曨曨兩廂恨雙鸞之左顧人同徐淑寄夫之什何多得代衡山神女之來勞諦豈不以盡心婉約逸思雕華文成錦字之迴句誦淸風之穆菊花之頌衆能誄德衛銜之樹奚止連篇隨以牙籤一雙書之瓊箋百幅寫成團扇願明月之入懷譜出胡笳憫塞風之凜肺桂華芳郁豈無都麗之詞拓館陰岑忽上琴絲之怨乃知才比左芬無慚風雅人如劉柳服到心形月何秋而不明水何春而不綠草忘憂而共關蘭紉樹而彌芳曾見驚鴻洛水之靈非匹有時繫馬閬風之女同遊信珠玉之在前將金石以齊固美矣善矣是耶非耶別有郎耶大道長安狹邪挾瑟上乎高堂華燈明乎別室聽子夜於花前恍遊梁苑舞纖腰於掌上如入楚宮僕本恨人有憐我憐卿之語君須解脫歌團雪散雪之章榜殿十種恍過乎瑤臺錦繡萬花何殊乎金谷問桃源而非遠託芙蓉以爲媒春殘蘇小家中句寫薛濤箋上粉不待澤花見亦羞識纖手於空篌動芳心於簾幌亦莫不知有浩水育魚之解發飛鸞輕鳳之音擬離騷爲小山之篇和下里以陽春之曲追夫周郎之誤一顧蕩子之別十年情源則浩無津涯恨海則渡無舟楫於是薄命之詞句吟折柳深情之帖字寫簪花瓊樹璧月江總之

狎客能歌褰裙卷蓬李波之小妹誰語空桑三宿有記事之珠存巫峽千尋恨遊仙之枕斷可憐才人竟嫁廝養豈知湖水猶號莫愁此則秋蝶魂歸倘戀將殘之蕊春蠶身死猶抽未盡之絲比長恨以歌傳呼小名而錄在允宜裝之寶軸編以縹緗已夫堊公以生花之筆善言兒女之情而先生以合璧之篇寫入琳瑯之韻穿碎玉而作珮織連錦而爲裳能使威施同心不教尹邢避面斷竹續竹矣歈越吟宜笑宜顰環肥燕瘦遂得花花相對葉葉相當似韓孟之聯吟放何劉之異采譬諸百川交匯入東海而作波瀾羣山出雲朝南嶽而成黿青天衣無縫誰辨乎三銖五銖霓裳合奏孰知其或凝或散對牡丹而競舞聆絳樹之雙聲擊碎唾壺歎觀止矣昔者黃石牧之香脣祇集唐詩朱竹垞之番錦惟塡詞闋非不筌簀一吾雲霞五色振藻繫百花之帶披衣成千腋之裘未若茲編尤推雅製俱爲鍊玉之場而荊貞泣璞同入眾香之國而蘭獨稱王蓋玉臺新詠之詩八百餘首耳集爲古風拮據較易限以聲律結構綦難而且一篇無同名各題無複句裴子野所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也

特是先生病似通犀命同磨蝎調任鹿乎白雪身未致乎青雲三千玳瑁之簪誰知異寶十萬珊瑚之樹幾淪劫灰馬蹄牛角人總視爲俳歌鳳尾龍香誰賞其雅調余故表而出之使知抽緒剝繭當窗裁紅獨運匠心允推妍手釀出千花之蜜珍逾百衲之琴焦桐幾爨伯喈原屬知音尉尊相衡彥和與論章句云爾

長壽寺半帆秋禊序

長壽之寺妙證之堂環以池水水通珠江池之北爲半帆叢木幽勝佛桑寶相諸花延緣左右菰蒲兩岸已泛秋色潮汐一起皆聞漁歌同人於此作秋禊爲夫金谷之筵宴招豪士蘭亭之會記稱羣賢或爲紫氣之占或說德星之聚侈談往事皆屬勝流我輩登臨則異於是略羅襄之迹爲竹柏之交縱遐呵於霜華寄遙情於尚與借此蘭若以流羽觴興幽可以觀魚心閒同乎歸鶴崇山峻嶺未若此初地（粵華林寺亦名西來）（初地）東堂南澗何淺乎古人松菊三徑即是淵明之居桄榔一樹遂成東坡之什加以蓼穗垂岸萍根聚波綠陰滅桐素心聯蕙鴻來雀化休文於焉作歌蟬歇螢鳴香山因之興感誰挈丹桂快心猶說中秋逼插茱萸轉瞬又將重九縱探莊列之旨垂詆彭殤之哀而且麻姑與海泠看仙掌之露擎匠霜晨怕撿樓羅之歷落花綺席泛綠酒以歆獻哀草微雲按紅牙而婉轉豈是歡娛之會聊爲祓除之言功德之水藉阿耨以滌塵襟菩提之紗入詞林而訶寶偶喉嗟人淡如菊記陳迹於勞薪佛笑拈花證前因於勝果聯吟慈度之閣暢叙幽情焚香離六之堂同參妙諦樓登懷古遠瞰鵲澧洞入高明疑登鷲嶺昔年春水渡桃葉與桃根此夜秋光照珠兒與珠女宜雨宜風漫憑弔素馨墳畔一觴一詠且流連紅荔灣前休詢爨竿之因緣最慨承間之風俗學經有室曾告丁巳之秋樂志名堂亦誌庚申之歲（阮文達及譚玉生皆有秋禊序）余爲此會已忘歲年話劫灰於昆明感風花於人海希心往哲聊補序之匪撰志於詠歸實倦心於既往云爾（撰志二稿見阮序）

駘叔穎大香吟館詩鈔序

遊世忘潔李白之所曾吟儒冠誤身杜陵之所浩歎士有束身圭璧抱志竹柏飛藻

如雨紉蘭當風而鶴唳自遠鷹飢欲鳴荊璞之質視等於珷玞黃鍾之音下儕於瓦缶然則抑塞拔劍王郎有斫地之歌離憂呵壁楚客成問天之句華色易醜煩冤相年半騷發音亦安足怪吾友叔穎茂才荷衣就傳蒲編栽筆生負瓌姿幼有至性爲黃香之扇枕同石建之浣褚補華黍蘭陔之章潔饍羞菽水之奉子舍報春暉之愛則寸草新吟文壇論秋駕之工則當歸遠寄詠到莪蒿不勝洄溯折來楊柳亦賦別離釣徒合署烟波與我曾同硯席（同受業陳友磻梁雲濤二先生之門）遂有苦岑之契幸爲枌社之依億夫李膺門高太邱道廣諸生立雪多士如雲晨暉夜燭聽書聲之琅然繡句綺章或唾壺之擊碎惟君發高能賦有豪爽之氣溯風獨寫抱纏綿之懷一篇就而波瀾流三賦成而綺穀采語其富麗則陵轢潘左論其才思則壓倒元白獨惜文能憎命貧乃工詩桂在月而難攀桐經爨而誰賞紅日高舂未援孤山之竈青衫滿淚徒流溢浦之波不無歧路之嗟大有窮途之恨於是年年絳帳聊勝依人夜夜青燈仍然故我擅屠龍之技而登龍者誰有夢鳥之徵而窮鳥欲賦宜其秋士之工悲而鬱伊之多感也然而滑稽獨有雄辯窮愁大可著書南華之解人識寓言東萊之注士賓紀誦周易釋句庖羲衍其傳毛詩要義苞經探其奧（叔穎著東萊博議注及周易釋句毛詩要義）辯似惠施不無連抃之詞諸若匡鼎遂有解頤之譽斯則梁鴻之高有時賃廡司馬之志欲藏名山明明如月招素魄兮青來瑑瑑如玉發潛光兮有待然則豐於文嗇於遇信於今傳於後解嘲始成客難繼作鄒陽譴謫方朔稱雄不足爲斯人病也余從弟萃卿叔穎門徒也日者抱其遺詩問序於余宿草心悼新花眼明落日中古識戰場之文望雲遐思興羅浮之慕（余閱紹鳳臺詩社課得叔穎題羅浮詩列冠軍）雖篇什不富而飄逸自佳王濤珠爲楷式張協自屬高手紛紛落葉徒招宋玉之魂蕭蕭白楊思挂延陵之劍愴杜鵑之已化悄聽哀音知老馬之識途不迷往轍

靜娛室題畫詩鈔序

族叔鼎銘太守德甫方伯猶子也氣抱秀傑昆涵冲爐軒軒若青介介比石使其十年作宦一麾出守麥祈降露柳喚行春披薙識鹿參之奇隨車致鄭弘之雨學優則

178冊 188頁 98期 42A

仕匪異人任而乃騁驥足而不前握蛇珠而自秘宦途畏險人海愁羣離紆組綬常自製乎荷衣亦戀觚稜每流連乎松徑是蓋早知桂樹之山幽比諸桃花之源好也且夫有高世之致者足不蹈乎機阱抱爽曠之識者處不憂乎塊鞠太守玉緻表潤冰襟不寒雅有石癖都合山性夙諳畫理繪蘭尤佳叢叢古香帙帙幽馥見者目悅對之意消旖旎旌幅宜封馨烈之侯蘼蕪羅堂爲誦離騷之賦既成佳畫必賦新詩鈐以屈玉之章寫出瘦金之格其寄託也遠故致極纏綿其比興也雅故詞皆悱惻泠泠振響則夕露薰於綺寮嫋嫋餘音則秋雲妍於老圃折芳椒以自處苟余情其信芳豈僅占燕姞之夢國香悅魂醉楊妃之態醽醁飲我而已哉他若牡丹調金縷之曲荔支寫絳襦之仙午時蓮子半抱芳心秋日芙蓉常開笑口雀禾貽客菊蟹留人蟬噪紫薇蜂酣紅杏（以上皆靜嫂寔時題）無不奮筆摛采擣絃導和情塵不生意匠獨闢僕竊選其詩入東莞詩錄矣休奕陰玉游鱗一池安石碎金窺鳳片羽今其文孫叔達都轉刻意搜尋都爲一集雲林應遜顧厨之書卷通靈烟墨不晉范硯之留貽媲美

爰壽梨棗永播馨香七賢誰在倘憶竹林之遊百草不芳應紉蕙蘭之佩

宋臺秋唱序

放珠江之片帆遂渡南虎棹香海之一葉言登九龍其中有宋皇臺焉幽徑鶴啄重重古苔寥天雁飛寸寸秋色屢換紅羊之劫誰招朱鳥之魂客告余曰此宋端宗駐蹕之所也舟次梅蔚詳南宋之舊場名官富入新安之境古瓦精斷有人指景炎之宮（九龍眞逸有景炎行宮題瓦歌）叢林青蕪無處覓慈元之殿況復三山海闊事愴庚申一柱天頹門開甲子金夫人之墓祀誰迓香輪楊侯王之廟存徒留蘚碣（宋皇臺側有楊太妃女晉國公主墓公主溺水死鑄金身以葬俗呼金夫人墓又有楊侯王廟眞逸考據以爲楊亮節也）弔古者因之悽愴讀史者所爲傷心芳草仍綠怨王孫之不歸怒濤捲青閭塊肉其安在爾乃采芝壽客紉蘭高人蹈葉扶節餐花載筆譜作吳歈之曲冏招楚些之魂則有霜風厲天征鴻和以哀響松柏翳影蛩猿助其哀號淮南子曰秋士悲不其然歟桂花香殘茱萸節届茅屋自古菜羹亦馨（趙秋曉詩人只合作茅屋天下未嘗無菜羹）首山薇蕨嗟我生之不辰寒泉菊花惟竭誠以將事則九龍眞逸約同人祀趙秋曉先生生日也荔丹蕉黃神具醉止悲綢孫壁魂分歸來啼鳥總怨乎斜陽寒蟄自鳴於秋夜各有吟詠不無感慨乃知庚子山之哀賦蕭瑟何多杜清碧之谷音蒼涼欲絕詩仙吟而松月冷山鬼嘯而蘿衣寒南不見蒼梧之雲北不見燕臺之日西風起而人老東海填而禽冤眷施之心所以不死秋蓬之鬢於以漸彫八垠霜降聲應豐山之鐘一曲絃哀池躍蕤賓之鐵所謂曠百世而相感者是之謂矣嗟乎秋盦銅篆塵中之風雨何多心史鐵函海上之波濤詎識詩比月泉而更好人招汐社以同來淒涼一卷之吟珍重千秋之業蘇君選樓彙集成編名曰宋臺秋唱僕既題四絕今復序之陶潛招隱一棹泛乎桃源宋玉悲秋九歌繼乎蘭畹落落古調沈沈劫灰精靈倘逢今昔同視爰參微旨以諗知者

東坡閣拜東坡生日詩序

唱大江東去公眞英雄看明月南橫我思詩伯不妨依樣秋菊寒泉大有因緣鬢絲禪榻梅初綻而倚檻桃剛熟而開筵同人於是集東坡閣拜坡公之生日焉閣在邑

城資福寺內鄧蓮裳夫子所倡建也幽花成叢時來蛺蝶殘碑在壁昨踞蛇龍（閣下嵌東坡碑）爲非蜀相之祠堂乃有古柏似通仙之廟宇亦榜修篁殺腳陳案泛葡萄而酌斗梨栗堆盤伴荔支之三百竹醲花豬思公嗜好酒酣詩虎喜我能來客或言曰坡公生自西蜀謫遷南荒羅浮至止來朝白玉之京峨嵋精靈終返青城之域雖則祭如神在安必魂兮歸來余曰否否君不見海南之里眞是吾鄉嶺南之人不妨長作見於東坡之詩乎當夫豔興度嶺曾唱竹枝幽懷尋雲又參薝蔔（見東坡蒲澗寺詩）柏渡曉月蒲澗疏鐘黃灣木棉朱明枸杞約爾使君而共醉見爾秀才而清談淡淡江雲蕭蕭嶺雨所以一篇寓惠萬戶皆春（東坡初到惠州詩云嶺南萬戶皆春色）居合江之樓過靈惠之院遊香積之寺上松風之亭嬌雲墜砌斷細雨梅花之魂送老蠻村倚落日桄榔之杖曾夫烏猿取果（東坡食荔支詩序有蠻猿取之語）白鶴移居忽悼朝雲膽參禪偈三生之緣已斷千歲之藥爐求空禪塔仙莫住壺景藥鑪經卷活計全非蠻雨蠻煙傷心易極坡公詩所以有三年瘴海上越嶠眞我家及西湖不欲往皋樹號寒鴉之句也若夫六如芳冢近

接孟嶺之雲一湖春水流出珊洲之浪東坡之於東莞似有前緣躋剎舊雨之來光喜文星之照是以白獅緣柱爲乞銘詞赤蛇吐珠知成閣記供以佛腦舍利薦以錦襪玉環無爾無我題長老之眞一枯一榮賛再生之柏惟愧能悔惟懺能捨（資福寺有羅漢）（閩比邱祖僧所建東坡作記閣堂一夕夢赤蛇吐珠壁上驚寤曰公文成矣即往達之東坡大喜施以佛腦骨舍利薦以白玉璧記中有云北人以愧故悔以懺故捨愧懺二法助發善心又作舍利塔銘再生栢贊及白長老畫贊）還白在淸淨之身運無量廣長之舌禪參玉版四大本空偈誦金剛一切皆幻豈不以祠堂之來往有同佛印之石交舍利之布施無異金山之玉帶寒陵片石當年之珍重可知岣嶁殘碑此日之護持應謹香火證龍華會上淵源溯鰲洲塔前然則公之文章既彰施吾邑安知公之魂魄不來享斯筵耶老子曰死而不亡曰壽允宜進九霞之觴致千秋之祝願此一日化爲百坡倘豈倩之桃定知天上吹李委之笛猶在人間一片瓣香同下南豐之拜三山因果休尋巫峽之仙（東坡朝雲詩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田幾變乎滄海感慨可知沙總散乎恆河英靈如在寫成圖畫同贈笠屐之容譜奏神絃猶是銅琶之調同人各紀以詩他日都爲一集余詩未成先爲序焉

讀五代人詩題詞自序

余既成五代詠史詩千餘篇屋下架屋歧中又歧享帚自珍已付梨棗今復讀五代人詩成題詞三百首昔人言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五季文獻詩格卑下是則然矣然而翠綸桂餌雖笑失魚換羽移宮或名孤雁白俗元輕敢謂風騷之近鮑淸韓巧尙多紈素之才五十年之人物肯聽銷沈廿四品之詩評最欽曠達須知煩手淫聲非無佳唱但使花華漭布亦是傳人矧乎緣晚唐之風爲賢人之運春鶯早燕疏雨微雲紛紛幕府才誰南金各各錦囊論餘東觀五代會要之編誰稽典故十國春秋之撰偶錄詩篇閒嘗五夜披吟千秋尙論擷到編璫截貝巧將賸馥殘膏雖魚龍混雜辨別裝雖而雉鶩竄翔批工自見離騷屈子咨嗟蘭艾之叢吟社淸翁珍重煙花之集不可得而沒也爰臂取而論之在昔白雲黃竹著穆滿之歌謠翠蘊丹函頌神堯之麗藻而闕難亞子入陣撚髭海鯉彭奴觀燈總角百年歌好三垂識其英雄八哥詩成雙旌殷其送別離乏大風之氣概何非宸翰之留貽至若月華如水照王衍之千篇煙岫凝愁話讓皇之一夢淒涼安樂之公徒悲望帝嗚咽秦淮之水敢怨都官又如芙蓉帳裏曲製朝天衣錦鄉中句留醫枕洞仙玉骨甘州羅袂何花蕊以高歌賦柳眉而寫怨詞止撮襟書好更傳黃絹詞工此帝王之詩也紫電青霜常詩武庫長鎗大劍安用毛錐劉道隆之眞率索鳳觀毛京少卿之荒唐雕鴉刻鏤漢百敗而羽千敗況屋易而況字難居然馬喚韓盧何止烏名人日茲則屠牛之賊能解謳吟環衛之夫亦留篇什吟暖日營邊之柳人竊羅公詠西風院裏之花我爲青帝盾頭磨壘轅外環刀杜建徽有賸成詩馬希振擷花聯句此武人之詩也斷竹續竹之語嬌小能歌傾城傾國之詞弟兄協律枚皐俳倡乃言作賦優旃言笑合乎至文試觀李花開之口號米都知之警策唐朝美之敏捷敬新磨之贊詞似獲鴉而奏樂因聽雞而成調詎必臨春玉樹唱解後庭天寶梨園方傳法曲雍陵樂盡猶留焦尾之琴丞相篇成合賜幀金之蠹此伶人之詩也靑山白社故里黃冠不乏名賢遂傳傑作劉元英偶題醉語譚紫霄慣作大言天台松柏話無夢之芝田少室雲煙贈道殷之松粒擬金城而不愧江馬留篇擲玉枚以看耕海蟾覓句爾朱則胡郎得一逍遙則高士成三小溪風月酒覓清明五嶺桂華玉傳方響距止嵩山度曲始識吳猱南嶽招仙工吟許鵠此道士之詩也拜賈島佛參摩詰禪句若珠圓心同鏡澈齊公集其備靈一尊其源淸江揚波么絃奏龍沿及五季猶有唐風齊己時雜仙心謙光矜爲法眼吟落花而識修睦看煮茶而悟行因三山集出莘尊文智大師寶月篇留共美得來和尙一片瓊樓爭看雅什十年華嶽喜見傳箋雖亞棲素草同有譏評楚老紅綃共嗤褏儉然而一瓶一鉢之句能暢宗風四回五回之歌如聞寶偈振錫向化成莊畔設齋白武肅橋邊誦到鳥聲花影忽悟禪機看成金象香鵝同珍梵夾此僧人之詩也梁晉虵起之秋闔內皆賓賢助吳蜀繁華之境宮中不乏詩才人歸緩緩歌殘陌上之花水詠溶溶香滿湖中之櫂霓裳記曲金僩留篇新吟值梅子黃時好句寫梔花紅後春燕來而金鳳去窅娘舞而玉簫歌允宜代彼青蘇寫成標帙

青城翠黛鬱樓芍藥之茜丹景璇宮蝶采胭脂之臉玉臺宜都一集絳樹譜爲雙聲又若唐安西壁碧玉分題蜀郡東牀藍衫助掾越溪聯句之女桃花戀春蕭寺卜婚之年桐葉墮夕人憐窈窕腸堪斷兮別離我愛芭蕉肚垂絲而宛轉此婦女之詩也跨犬抱雞皆成讖語羊頭猴尾紛說歌謠紅樹暝色鬼誦驛樓之詩芭蕉晝寒人聽秋墳之唱鴛鴦萬里李煜魂歸野花一山齊休色駭凡諸古讖以及鬼謠事屬荒誕姑不具論彼夫寶國庸臣脂韋俗士齊唇調吻搖頭弄姿留金字版以錫名舉玻璃瓶而卜相六臣立傳釋繆蠹賢傳家五鬼工吟拄笏亦歌豔曲推敲月下豈無粥飯之僧咿嚘案前不乏癡頑之老桃花流水之句九葬人笑齊邱弱躪驛柳之詞一夕人嗤陶穀希雍居士既有鳳子之號歌曲宰相是謂諂諛之符鼎翻栗爆祗望得官日輸兩縑惟工媚主惱亂玉堂乞將竹葉鑄成鐵硯敢賦扶桑吟殘江總之篇竹素早知其遺臭劇得邱遲之錦花樣猶喜其翻新葉鴻毛之等輕問豹皮而誰識試詢名士能値幾文縱有佳篇祇供一笑耳且夫孤竹勁節遺西山薇蕨之音叢桂留人

結楚澤荃蓀之作壺中雲叟得聯句於瓠樽世外逋玄寓微言於時鼓尹玉汝自然著作羅隱之襴綴天眞劉夜坐永遯廬山陸休服宜居石室插花飲酒漁父能歌瀾水嚴松禰闕惜別吟成病鶴未整羽衣釣罷鮮鱗合烹瓦釜旌匡聖之里君自名倫師堯典之書我原姓石拾遺舊隱譜胡聯之哀猿衡嶽長吟有顏堯之鳴鳳偶被花枝笑我處士何慚聊歌桂子依人同年已去悼春蘭兮廢絕采秋菊以歸來杜陵則託命長鑱遼海則將穿木榻何分瓢衮業重邱山夫諸公當干戈擾攘之秋風雨飄搖之會共數晨夕不廢諷吟悼殷墟禾黍子閑惟唱寒灰聞蜀道鵑聲葆光幾離飲酒左偃髮稀雲影日華之句庶幾腸斷靑山綠水之吟話亂後之枯棋歌眞當哭補劫餘之樂府文生於情而論者或譏爲纖疏或譏爲綺靡體高厚之詩非類杜牧之語多狂逸覆瓿欲投江水然而麗矣香奩之集韓偓是唐室忠臣美哉昭諫之霸羅隱亦江東幾士人同詩聖何嫌鳳子之吟帖寫深情卽是梅花之賦嗟乎婁窶芳草曾罵鵑雞年年大樹卻苦蚍蜉陶靖節之閒情無瑕白璧陳子昂之雅範合鑄黃金蒼茫有感於山河悵觸最憐乎文字君子抱其高風欽其亮節味其哀怨之調慨其倔傳之遇不禁迴腸盪氣吟罷而續之以泣已要而言之五代元音不振風骨無存然五言實有長城一篇豈無警句含其纖麗擷彼精華變雅變風聖人不廢若方干之氣格清迴徐夤之體物瀏亮韋莊以淸新得名徐鉉亦淋漓盡致唐彥謙工義山飛卿之體黃文江亦貞元長慶之遺陳陶律句不減盛唐李穀才調自成家法試爲品題更僕難數夫吳融集勝致堯而雅操難儕乎節柏唐求隸郤王建而大名遂享乎詩瓢寄興春溫積恨秋悴發爲詩卷足見性情惟其志潔者則其思淸其行芳者則其韻遠是以陳貺老成能賦景陽之宮司空曠還長遯王官之谷無愧作者力追古人才華眞稱籠紗好句待書團扇感懷往昔睹望來今西臺作記知宋室之有人東林著書嗟明社之旣屋此則名以節顯而名不可沒詩以人重而詩實可傳也嗟嗟古風不作幾閱滄桑劫火燒殘惟餘幸草金塗寶塔鳥翔詞子之林玉匣精篇蠹蝕羽陵之字王漁洋之搜羅零縑碎錦李雨村之輯錄斷簡殘篇媲庾信悲哀之

賦痛瑟江關披張爲主客之圖枰量珠玉精靈如接君應化元鶴歸來板蕩興嗟我亦指銅駝涕泣聊因暇日遍作題詞論詩敢效遺山立說匪同白石千秋詩品辨宮商於鍾嶸一卷谷音顯擬香乎淸碧云爾

丙辰九月十七日集九龍祀趙秋曉先生生日詩序

東籬菊滿有黃花晚節之香南嶺月明正烏鵲羣飛之候人間何世異代相思荒亭草樹怨孱王之不歸（九龍有宋王臺）秋水蒹葭溯伊人而宛在九龍眞逸乃約同人拜趙秋曉先生生日壽於時秋也江水黯色天風枯聲烟青欲流露白如洗龍山會後落帽對乎涼飈雁陣橫時韓音失其恆響乃設豆籩乃陳酒脯祝詩星之下降知詞客之有靈精魂歸苦雨酸風哀涕下殘山賸水效蘇髯之好事不妨秋菊寒泉譜楚些之神絃怕聽冬青樂府豈不以庚申鬨絕黍離之感何多甲子編留桃源之仙尙在春草啼鵑莫問慈元之殿秋郊牧馬依然官富之場嗟乎海山蒼蒼海水湯湯奠酒一觴賦詩四章懷古人兮悲涼嗟今日兮蒼茫亦可傷已蓋秋曉先生宋室遺民天墳

貴冑當南渡之終局隱東官而結廬八大山人同此境遇十三家集留其詩歌一雨鳴蛙是何世界數聲啼鳥只怨斜陽（嶺南十三家詩有句秋燈履舄四旅題壁云體格清勁如一雨鳴蛙亂深夜數聲啼鳥怨斜陽詩句綽有情韻）我生如夢竟楚久歎無家浮世有身枉史以爲大患（秋曉詩浮世有身爲大患此生何處是歸家）酒緣詩債平生之結習難忘茅屋菜羹當日之窮愁可想（秋曉詩詩債填償劇酒緣結習是三生又一題其室曰詩人只合作茅屋天下未嘗無窮漢）加以守貞抱朴同道得朋竹隱既秀比孤松（李竹隱詩多獵秀孤松松枝傲霜霜）梅外亦同甘薇蕨（李春叟字梅外）巡檐索笑和華巔之詩（趙時清號華巔亦宋宗室）敲月成吟留小山之集（旅謝衛字小山有敲月集）榴花塔畔愁聽銅鼓之鳴（邑人熊飛勤王秋曉使建宋號）莞水波長永悼金甌之缺貞逸所以祀先生生日並祀偕隱諸公也余七世祖寶大公妣三趙氏皆秋曉先生女也有搢稱翁獨精衡鑑以娘繼室何妨再三衛玉樂冰既見稱於當世德輿孤郁表卓絕於人倫既有麒麟族無鸛雀布史遷之著作承白傳之琴書乃知美玉多出於崐崙明珠必傳於滄海（二趙用杜甫高年蘇君京兆杜氏趙詩家寶大公生五子皆有）迄今登道家之山觀市橋之水牛眠足貴鳳德有鄰（三趙氏墓在南城外近道家山鳳凰岡）亦可異也余久別獅海偶過龍

湫弔古蒼涼懷賢念切慨中原之鼎沸見江國之塵生維貞逸撫劍悲歌扶節指點殘棋歷換劫灰重尋黃龍北狩攀髯誰向乎冰天朱鳥南招塊肉終埋乎炎海遂使浪咽厓門愴歸魂於杜宇苔侵殿瓦埋斷字於鴛鴦入楊侯之廟花落何多登宋王之臺禾油共歎既撰遺民之錄（貞逸著宋東莞遺民錄二卷余爲作序）同深故國之思地限一隅時維九月荒城已廢雜居犬羊（時九龍城爲英所有）好友能來聯盟鷗鷺歌九辯之章魂魄欲招湘纍上千春之頌英靈定飫綴桃安期瓜棗合祀蓬萊之仙子昂松雪有愧柴桑之士七百年輿論腓腷八千歲以爲春秋爲綠共寫新詞黃絹同留妙句（貞逸次秋曉生朝詞同四首有棗實千年張若瓜蓬萊仙子碑霽東及橘清風留室柴桑周家孤竹松雪齋中丹詔望未肯餐芝商谷又云不有新延饒里客誰千年謀與論心曲等語丁伯厚吳玉臣張濤三前輩及同邑人均有和作）西臺夜月擊如意以高歌南海明珠誦瓊琚而奏樂唱和比月泉吟社交遊蒼煙波釣徒鶴唳猿啼總是滄桑之淚雲車飆馬如見草堂之靈一瓣心香千秋俎豆貴眞後死覃拜先生

蘇選樓東莞紀聞序

在昔東齋紀事有魚藻之思南齋記聞識鴻儒之行仲言揮麈織捏錦以爲裳令時侯鯖集奇珍而作饌廬陵歸田之錄亦有諸辭涑水紀聞之篇原多史料大都述掌故裨見聞寓勸懲摭遺佚册羅璧玉事記明珠夸目倘奢會心不遠若夫鈎稽紹繩敬恭桑梓十室非無忠信六帖逢虞流傳盡疑添足撥劫後之殘灰苦異嘔心拾燹中之碎錦如蘇君東莞紀聞者有足尚焉選樓研兄梓里耆英騷壇吟侶抱陶宏景之逸氣有范長頭之博聞趙壹之賦窮烏蜚聲子安之文繡虎表異當其少壯之日著有東莞題名錄夢醒芙蓉集遍考芹宮桂苑編年之譜能徵痛茲黥劫紅羊壽世之心彌切早已珍藏家塾金懸國門流於人間播諸海內（光緒三十三年余寓天津知直督袁世凱設籌編局鈔錄夢醒芙蓉集札行各州縣時該局總辦爲沈鳳樓觀察）無何滄桑變易陵谷遷移寃禽則填海難歸枯魚則過河欲泣選樓避龍湫而修志乘隱蝸廬而樂簞瓢豐城寶劍已拚沈埋京華夢梁殊多感慨又成宋臺秋唱蘇爵輔事略等篇蒼茫弔古俯仰悲秋書惟甲子可編詩並庚申寫恨湧厓門之波浪嗚咽如聞眺北郭之君臣哀傷曷極每下杜鵑之拜彌

增銅狄之悲地乏埋憂天胡此醉於是紉蘭作佩擷珠成林七屑位置支白傳之陶瓶一卷流傳似呂公之秘笈昔人所謂窮愁著書者是之謂矣余維茲篇之成蓋有深意或溯興衰之迹或傳忠節之名或拾鬼董狐之遺言或發公孫龍之妙論蓮社之詩歌並錄瓜棚之俗諺能傳訪舊聞於日下朱竹垞同此襟期述野語於齊東周公謹偶留筆墨集成狐腋聚若鷄冠應開笑口胡盧堪作警心寶鐸爲善最樂如看吉祥之花能移我情是亦醒醉之草

九春詩自序

好花當春以鳥鳴春節曰芳節時曰嘉時庾子山賦所以云鳥囀風來花濃雪聚也然而江南春分春已歸子山又賦哀江南矣杜少陵詩云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感時恨別者人也濺淚驚心者亦人也陵谷變遷天地異色人間何世感物傷懷則謂之花濺淚鳥驚心也亦宜余辛亥之九月來自皖江迄壬子之三月仍居歇浦於時春也花無春而不芳草無春而不茂春山淡以如笑春水蕩而微波風風雨雨抽

宛轉之綠蕉燕燕鶯鶯贈相思之紅豆夏午訂遨頭盛會春申醉婁尾佳晨天似有情月原無恨花眞解語鳥來唱歌而聞者霑心見者灑淚其故何哉樂且有山河之感不盡欷歔瀟瑟賦江關之詩倍深根觸人之情也能不悲哉爰於暇日以春命題成春草春燕春柳春月春鶯春山春水春雨春風九詩各賦七律四首適逢良日倍感前塵類莊舄之越吟似鍾儀之楚調意纏綿而難盡心侘傺而彌傷四愁之詠較平子以難工五噫之歌比伯鸞而增感燕歌怨別嗟長路兮會難悲客離憂詎呵璧之可問在昔草木搖落宋玉悲秋風雪飄零孟郊寫恨余獨以春日播爲詩歌瞻花月於纍遊感滄桑於劫火欲寄愁心於天上杯酒消銷惟抒離思於行間哀絃欲絕嗟乎桃花源好難尋栗里之高蹤橡栗樓空誰識杜陵之忠愛幾多扇影鬢絲莫留春住惟是登山臨水聊送春歸蓬萊難到眞同弱水之沈瀲厥誠甘彌切高山之仰溺人必笑勞者須歌賦菁菁於河畔爲悼王孫是點點之淚痕自儕棄婦瓊樓玉宇高寒非水調之歌秀麥油禾衰颯附谷音之集

東莞詞錄序

嘗考詩變爲詞宋代最工片玉擒其好辭白石振其雅調曉風殘月擘說屯田衰草微雲競推淮海晏殊珠玉之篇晉異桑濮夢得石林之集仙近桃源他如向薌酒邊程垓舟畔補之高秀幾叔蒼涼東堂溪堂之妙唱千秋千里之佳篇竹山爲倚聲正宗玉田是江東獨秀人推妙手奚止六十餘家女亦斷腸留傳二十七闋莫不集衆美蔚高彩鍛鍊成寶淸麗居宗自東坡創格而稼軒揚波鐵板銅琵秋鷹怒鶻神丸躍鼎千鈞垂芒或則謂非正宗亦且鄙爲別調蓋嘗論之詞本貴乎情韻語不尙乎纖豪故尋美成者曰宮體精工贊堯章者曰精深華妙旣以纏綿婉麗爲正宗當以東坡稼軒爲別調奚要之詞家之彩亦如詩家或篇什堆若錦繡或辭調冷如冰霜或則淸剛雋上似郭劉或則妍麗穠密如溫李子美不能爲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爲子美之沈鬱詩匪一格詞亦宜然乃近世言詞獨尊夢窗不知夢窗體格亦本淸眞措詞加以研鍊使事不嫌晦澀張白雲譏其詞如七寶樓臺炫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洵知言哉余謂詞本濫觴於四始蟬蛻於五代自當以韶秀爲主要必以自然爲宗是以盧照鄰樂府之序鼓吹新聲李後主江水之詞最工愁語不尙塗飾皆出天然又如斜睇搔頭之吟非無延巳解唱斷腸之句惟有方回性情所寄丰韻獨絕御風而行冷然善也後世塡詞輒有數蔽倣花菴之作或襲煖堂擬盧川之調自詩入室枝頭鶯語到處聲同座上虎賁居然形似宛學壽陵之步摹效西施之顰非不跌宕其音鏗鏘其調然而眞宰不存雋旨誰賞生張熟魏呼之而卽來秦七黃九擬之而未可是曰摹倣其蔽一也外孫幼婦不乏色絲花間草堂自多膩粉果使登山採鐵煮海爲鹽自可金冶而鮮玉煉而煖洵元浴素以靑勝藍而乃鶴聲天上獺祭人勞語襲陸機文偸沈約杜安世之盜柳豈能欺人劉改之之效辛或譏見鬼是曰剽竊其蔽二也又或諸同疊倚俳若枚臯效滑稽之滔于夢寓言於莊叟命意必期狡獪宅句務取新奇乞餘巧於迴文運奇思於瓢字掏蓮作寸搗心事於磨塵折柱一枝翼梯雲於蟾窟望終南之山大有捷徑鬪蠶叢之國本無康莊緒剝捲蕉絲抽獨繭米鹽淩雜脂粉譏言自以爲衆草皆芳孤花獨茂不知宗瑞之異體怪目殊乖大雅陳亞之生查用藥詎稱佳詞是曰纖仄其蔽三也且夫孔聖定詩不刪鄭芍釋迦微笑亦愛拈花玉臺之序顚倒乎徐陵金荃之集留貽於溫尉況乎裊聲笛裏度曲筵前聲聞河滿寫入烏絲存到江南寄將紅豆見浦波兮別子吹池水兮干卿絳樹能歌靑琴解唱亦有焙被溫存卸冠酩酊度隔簾之嫋嫋聽小窗之喁喁是謂善言兒女之情纖作鴛鴦之錦然必蝶不愁乎馬腹人乃珍其鳳毛設使綺語徒工流蕩忘返錯陳履舄揣摩牀第香匲詩彤管之麗閒情爲白璧之瑕則雖紅豔價重白雪音高而意非宋玉思殊屈原正恐絮果蘭因訂鴛盟而可證葩華菲布與齏咬以同識是曰淫靡其蔽四也與趨越豔雜以捉搦子夜懊儂意多含蓄若夫義乖乎風雅音近乎傖楚總屬飽飣之學問盡同優孟之衣冠唱賀新郎一曲虛叔陽眞可哄堂誦惜奴嬌諸篇石次仲教人呪罵篇篇壽秋壑芸窗之全集可哂句句頌秦相榆枝之狎客何多黃花羞澀惆悵燕樓之寒窮笠沾濡太息龍山之會斷續是何

狗曲宫私誰問蛙聲是曰鄙陋其敝五也嗟乎片石誰霝鑄金何年烟波間漁隱之歌人呼茶伯洛水寫木蘭之闕部雜鄉音雖出入乎蘇辛總貽譏乎淺俗祛此數敝乃可言詞誠能擺脫淫哇獨標麗則繼廣陵而成調雅韻欲流有井水以能歌知音不乏應可以壽縹緗作圭臬耳吾邑詩詞皆始宋代秋曉覆瓿之篇入穗城叢刻（趙必𤩪號秋曉有覆瓿集詩詞刻入嶺南十三家集中）陳紀琵琶之作見竹垞詞綜（詞綜有秋曉詞並陳紀琵琶詞）亦是遺民發推作者自宋以後亦多詞人付菊部而能歌畫旗亭而使唱依稀嬾窟模寫坦菴何非竹坡之遺音足振寶洲之墜緒余既輯刊東莞詩錄六十五卷矣今復輯東莞詞錄二卷敬恭桑梓祗付棗梨爰發芻言思彈古調獨是紅羊劫重已換宮商玄鶴歸來休詢城郭盧選瓊臺之製惜多珊網之遺則亦張子野之聞歌奈何輒喚陶淵明之得句慰情勝無云爾

非園看牡丹序

魏紫姚黃分得洛陽之種雨姿烟態夢凝巫峽之香春申之浦春色爛焉當夫繡帷

初捲錦檻紛呈各各逞妍迷迷作態沈香何好倚倚楊妃國色天生妝描西子見瓊瓣之重捲愛檀心之細膩誰能掩此奇色莫教負乎春光余乃偕同人賞於甘翰臣之非園爲地仍居乎滬瀆路已入乎坤山款綠野之前扉倚晴欄之絳雪佛林踞其左簷岑峙其後環翠之亭雜花背乎高樹停琴之館老石臥乎古苔竹光杯影蕩向烟霄花鳩巢雕釀成香國（玉寂山前環有非園八詠分綠野前扉花畦夏綠晴欄絳雪竹光杯影停琴館環翠亭佛林簷岑各作五律一首余仲和之）相賞有濠濮間意倡和是圭塘集人半郭半郊非夷非惠莫談時事刻意看花則有歐家碧玉漢宮繡囊發香濃之幾叢開殷麗之緊朵婉容聯璧之吟洗妝初罷山谷眉心之詠解語偏能我情欲移人語忽雜或謂徐氏之院半淞之園樓閣參差林樹疏密烟水四碧山石一拳或放棹於荷塘或拍毬於竹徑士則燕來而鴻去女則鬭草而叢蘭於是鸚鵡之白杜鵑之紅玉樓春光金屋嬌色（鸚鵡白杜鵑紅玉樓春金屋嬌皆牡丹名）萬狀皆絕爭妍取憐何減乎味純之園愚園之景（張氏味純園及愚園今已廢圮）其可賞者一也或又上杏花之樓酌傳觴之酒彼逐魚魚之隊此約鶯鶯之盟一斗一石淳于亦醉

東亞東方（皆酒樓名）青蓮肯來琴箏響於檻前珮環鳴於筵畔於斯時也粉弄梅腮香偎榴蕚詠西樓之第一詩東苑之無雙露分金掌開當穀雨之辰妝豔玉盤好趁茶瓜之會其可賞者一也是何世界如此繁華別有洞天且來遊戲（新世界大世界小世界樓外樓天韻樓等皆遊戲場）笙簫競奏歌舞不休種樹成林架石爲洞訊廿四番花信春到梅梢築十三層樓尋花開屋頂何啻衆香之國常多入座之賓則見曉露精神流霞綺麗玉碗疊疊金盤熒熒午碧朝紅暮黃夜白寫金字之兩句秀璚臺之一枝紛披七寶欄邊香隨百花頭上怕夜雨之沈酣唧殘野鹿對春風之淡蕩甜戀遊蜂其可賞者又一也若夫功德之林（功德林寺今設素食館）亦有佳卉靜安之寺豈無奇香月宮分種原出仙家天女持花來遊淨域設使提壺道肆豪筆僧粲一朵吟玉局之詩百種作歐陽之記花王住處何非忉利之天國香染時即證菩提之果其可賞者又一也在滬言滬勝地不乏捨此不賞乃遊斯園祇訂鷗盟徒招鶴語豈謂草廬應顧不懼花神笑人耶余應之曰子言富貴之花當植於繁華之地又謂濃豔之質宜賞於清淨之域語既矛盾

言多撰杖豈知吾儕別有會心聊同桑者之閒來覓花間之句斜簪散髻殊安石之風流細柳新蒲有杜陵之感慨回望瓊樓玉宇高不勝寒卻欣茶竈筆牀雅能脫俗地拓三弓之廣門垂五柳之陰作記即是桃源顧曲羣推竹屋偶借迎賓之古石（園有迎賓石）喜逢傾國之名花祝爛漫之春長業清平之調換休吟十戶一叢足抵中人之產復顧則年今日重來道士之家（甘翰臣是羅浮道友）

午節珠江競渡圖序

余以甲寅三月歸來寓園五月望日復往申浦瘦鶴詞人貽我以午節珠江競渡圖誌別也珠江冶遊重五爲盛棹輕舸之蘭槳懸畫扇以叉花靚粧袨服各爭妍隨波逐流紛紛喚渡水餅懷鄉正吟蘇軾角黍做楚云弔屈原有同飛鳥方賦競舟之篇向道是龍果見奪標之客沸天金鼓雨驟風馳匝地笙歌金迷紙醉亦有胸佩綉蛩辟兵符小衿縈綵縷續命絲長雖操土風相沿陋俗筵開九子之粽盤承五色之瓜人來榴蕚紅時船繫垂楊綠處余以暇日欣然來遊亦嘗入詞林之寺祗菩提之

紗登鎮海之樓望波羅之樹花田憑弔芳蹤猶想乎素馨珠石留連直節倘懷乎忠節前塵欲證而刼灰已平好句將成而舊夢根觸正涉遐想忽聞繁聲疊鼓一響龍頭萬擢霧如歷氣之蟠浪自鵝潭而下誇黃頭之習水奪赤幟而無難紛珠兒與珠女絳雲成推雜漁烟與蠻烟白日匿曜雷聲續而不斷水痕合而復離洵樂國之若狂詎豈筆之能象竊謂楚俗買舟（元微之詩買舟枝一競）本因正則會稽競渡亦說曹娥故唐明皇午節三殿宴羣臣詩序云感婆娑之孝女憫枯槁之忠臣乃知稷名益智有繫乎人倫解糉飛鳧亦沿於弔古今則三綱既淪九法已斁言忠之經棄若敝屣非孝之論珍同寶書戶飲狂泉波沸人海雖迷令節羣效水嬉栲栳量金錦貂換酒賭芍藥誰傾城縱觀亦不過聞歌輒喚同子野之奈何有夢皆香效樊川之薄倖已耳杼柚已空乎百越繁華尤勝於雞時木棉北郭久閟興亡芳草南園誰論風雅海山館圮祇聞烏臼之啼歌辨閩荒又換紅羊之刼當此浴蘭令節采艾佳晨效鬪草於荊人比結廬於楚客唱大招之曲感極山河歌小海之章咽同潮汐然則對斯闕也夾

岸綵旗今宵酒醉凌波羅襪往日塵生能毋撫時而感事懷古以傷今也哉猶憶童時肄業羊石或荐宴乎花埭或秋禊乎蒲澗每當午節尤耽雅遊釵翦艾虎客過載酒之船衣換茶龍人識著書之屋今則飛鴻何處總印泥痕跛鳥疾馳徒尋屐跡太息青山故國依然白髮漁蓑登龍有翩同舟誰識神仙化鶴歸來此日休詢城郭水天閒話最愛斜陽桑海同嗟誰尋古渡知溺人之必笑奏流水以移情對此豈圖彌增感唱閒歌別曲倍添楊柳之離思畫寫扁舟更誌萍蓬之浪跡

乙丑落葉詩自序

夫草木搖落宋玉所爲悲秋稿葉夕殞潘岳於焉興感登山臨水問歸路以何方短晷微陽愴離人於永夜淮南子曰木葉落長年悲吁可傷已於時涼蟬不鳴露鶴時警風淒淒兮入戶月愴愴兮照帷梧楸在庭早馳晚吹蒲柳當牖訝其先零雁唳將曉之晨雞鳴如晦之夕青苔斜侵乎樹畔素髮飄灑於鏡前仙掌飆戾條驚遊氛陵陽赤黃俱含愁氣卷葹之心不死松柏之節後彫寥寥幾人落落誰是況復火炎崑嶽金枝共玉葉俱焚水淺蓬萊瑤草與瓊花並萎杞侯大去黎國式微詠旄葛而心傷賦油禾而淚落謂地蓋厚側身而無所謂天蓋高呵壁而不應誰云洛陽早占紫蓋休詢汴水幾等青城到處荊棘徒指乎銅駝是何衣冠倘朝乎玉馬鷓鴣勸避風之處驪龍懷失水之憂隔有翔隼見一葉之柯辭野無歸鴻盼尺帛而信斷祈父祈父誰是爪牙叔兮伯兮今何多難燕歌闋而一水送別魯酒薄而百憂難消哭連鷗鴉晨尋野井之君調譜哀蟬秋到茂陵之客望隋堤之柳終古啼鵑步唐宮之花瞥驚啣鹿此庾信所以言哀包胥所爲痛哭也嗟嗟冤禽不歸精衛海邊之石杜鵑何處天津橋畔之聲題遂詁乎落葉筆敢謝乎生花不無離憂之辭總是傷心之賦而或者謂桐宮秋早雖屬淒風苦雨之晨葭管春生終有轉綠迴黃之日定棄丹穴漫感金商此則靈椿得壽非託寓言枯柏再生原非難事存其議論以質來茲

宋眞宗天書封祀論

且夫聰穎之后多慨慕乎神仙雄略之主每侈談乎封禪是以之罘石刻臘改嘉平

桂觀蜚廉名齊延壽然而來暴風於樹下徙留泰岱之松雜雲氣於封中未唉安期之棗徐市三神之縹緲祖龍心灰文成五利之荒唐飯牛書在始則禍靡不絕終則妖妄興嗟秦皇漢武貽笑千古然未有君臣同德詐僞相承天書留隱約之字封祀示符瑞之圖朝野上下如飲狂泉若宋眞宗者也眞宗以英悟之主聰明之姿初求直言庶事無撓迨澶淵受盟契丹增幣疑寇準之孤注信欽若之讒言謂天瑞可以僞爲封禪乃能掩辱於是星冠絳服來夢裏之神人黃帛青緘拜卷中之寶篆醴泉出矣蒼龍見矣黃河清矣紫芝貢矣承天報地兆民引領符瑞之至史不絕書金泥玉璽與古同符漢雨秦雲於今爲盛是遂可以激流揚波蜚聲騰實乎是曰洗恥辱其誤一也效神龍紀歷則大中祥符之歲新盼青鳥傳書則玉清昭應之宮作丁謂稱奉迎之臣王旦爲刻玉之使是時宇內富庶帑府充實謂百年可無事歷七載而後成虹梁鵬翼擬武后之明堂神爵鳳凰集漢家之廣殿而且作會靈以祀五嶽造太極以奉元天話神使之常來庶靈符之疊降民勞財盡自欺欺人厥後天聖七年

玉清告災高閣便殿之徽王曙以之陳言茂陵白鶴之災舜欽使求已過九原有知悔之晚矣是曰飾宮觀其誤二也金明之池爰閱水嬉玉津之園曾觀刈麥北郊宴射上清祈雨遊豫出於天性夸詡以爲絕倫泰山石碱如聞萬歲之呼汾陰寶鼎乃賜三日之酺如亳州以朝老子過曲阜而謁孔林外議藉藉充耳不聞具瞻赫赫神思遠運雖錦帆著詠不如隋帝之天淵而金策卜齡何減唐王之玉牒是曰騁娛遊其誤三也不死之藥多在蓬萊長生之草匪撥献畝乃自發現天書爭言符瑞以來瓊田芝草以萬億計相臣貢獻野老搜求不料五色金玉有似黃芽白雪是豈漢室作歌多九莖之連葉齊山表異如十步之芳蘭乎乃至野雕山鹿皆云祥瑞之徵秋旱冬雷亦見朝臣之賀洵所謂西鶼東鰈並載皇仁河圖洛書可以力致是曰示太平其誤四也還俗帝曰天帝后曰地后蓮花之漈禮重燔柴木葉之山神見太一得金鈴於壇側刱聖林於岡前嘉哩手接飛雁因以祀天扶餘城繞黃龍忽獻紫氣投鴿何非天賜巢蜂亦致吉占菩薩堂上有過樹之儀風師壇前爲射柳之拜契丹風俗宋所稔知我得祥符彼應傾服因以神道設教之言爲折衝樽俎之術乎不知趙王之好胡服豈遂富強衛侯之學夷言有同兒戲不修本以制敵惟效顰而捧心計亦左矣是曰誇敵國其誤五也東封已成祀汾事畢謁太清之新宮稱混元之皇帝太上加號媲美開元不知蟠根仙李明皇尚有淵源索度偷桃方朔得毋狡獪元朗降神九重著解疑之論老君禦敵百爾有反唇之譏凡茲倣效皆同誕妄何待龜蛇圜內見德妙之鶴囚龍虎山中笑真靜之法籙變犬則帽妖亦至飛蝗則朝賀皆誣當茲妖異之頻興乃見粉飾之無謂也哉是曰崇道教其誤六也正惠大事原不糊塗文靖聖人最有先識乃呂端卒於咸平三年李沆卒於景德元年老成凋謝邦國殄瘁是可惜矣若夫萊公望重惟慎北門鎖鑰之司王旦形疲已拜尊酒明珠之賜清苦若魏野僅圖草堂高節有林逋徒煩粟帛天何言哉孫奭則抗疏不休臣知義耳王曾則排擠遽罷昨宵傳玉皇之命今日傳聖祖之言聖祖可以夜至玉皇不妨永祀人言何恤民愚可欺諸臣直諫斥罷而已得毋褻相掩扇笑人執是尸臣盈庭唯諾是曰遠君子其誤七也授王捷之神劍遂稱眞君奉朱能之丹書如對天帝竭股肱於欽若寄腹心於丁謂耳目則三司有使心計則五鬼獨工鑿門連軌非無謝莊之文日觀崇期偏多義府之什大臣應附會國事羣工當競拜神書所幸澶淵已盟天下無事耳否則巡遊所及敵兵驟來讀大中祥瑞之頌惟有恬嬉挾洪範道德之經豈能禦侮吾恐冰天雪窖已成南宋之規模剩水殘山早話西湖之煙月矣是曰親小人其誤八也嗟乎南茅北黍惟尚詭言陳思魏德愈顯夸詐凡此諸誤中於侈心非有秦皇漢武之雄略徒慕開元天寶之遺規要之不可以欺上帝不可以誣祖宗不可以愚下民不可以惑後世徒中奸人之計永貽史冊之羞已耳永定陵成天書殉葬藏閣亭於秘匣似堯典之同棺玉清之災不修守衛之罪亦減仁宗幹蠱

嗚呼賢哉

歐仙祠碑

世外豈有清虛之洞府天下無不忠孝之神仙我思古人夐乎尚已然使流連太一侈語飛昇留赤玉而識安期服玄霜而談宏景金梯瑤室文人附會之詞翠鳳斑龍道士步虛之語事亦鄰於荒誕典何與乎明禋若夫澤流奕葉功在維桑施濟頌於生前靈異彰於身後是則燕齊立社即號欒公桐鄉有祠永思朱邑問洞天之別府荒渺難稽結香火之因緣精靈如在普存實資神力諷吟總雜仙心箕山有許由之冢龍門特表峴首留羊祜之碑醉翁作記景行行止夫何間然歐公東明者宋仁宗時人也閉襟似水野跡如雲齋神抱利濟物利衆貸監河之粟聚頌仁人翳趙國之桑時無饑者少好儒術晚乃隱淪窮經則道管能參鍊氣而谷神不死鄉多水竹地近羅浮秋江紅樹結一行鷗鷺之緣春水綠波倒四百芙蓉之影嚴子陵之垂釣永慕高風陶靖節之傾觴常饒古趣時有黃道人者積雪迎襟斜陽喚渡飛雲可往舊雨能來小山種樹合訪幽人流水彈琴同聆古調遊仙閬苑別吟郭璞之詩移宅蓬瀛應是葛洪之侶曄乎羽化遂列仙班緣至孝之感天得棲眞於福地乃知宋明丹竈信有淵源紫氣黃雲原非幻境東坡見日鷄鳴訪抱朴之師靈運生天蝶化悟茅

君之說凡此邑誌之所書抑亦時流所深慕也尤可異者乾隆四年潦水大至接龍之橋勢將波折狂鯨之浪洶若山奔四鄉有魚鼈之憂萬戶懼沙蟲之化羣呼仙號忽顯神靈浮舟暫來安瀾遂慶橫江惟見孤鶴沈竈免其產鼃問博施濟衆如何堯舜猶病有功德於民則祀俎豆維馨迎神奏曲當柳州荔子丹時紀德書碑正召棠桃花開候是可見慶報之澤攸先而昭賽之誠恐後已說者謂神山何有顯昌黎之倔強拔宅飛昇是淮南之誕妄乃稽誌乘豔說登仙絕景碧落之中超跡大羅之上得毋木公金母惟子房能知圓嶠方壺皆徐福妄語耶不知姑射處子目擊道存漢陰丈人德全機謝爲遷正史亦傳黃石之書賈誼宣室奚必蒼生之問況彼羅浮兩山洞天第七雲護鐵橋或騎猾虎丹成石竈即集神禽羣仙宅宇草新宮之銘詞左股蓬萊多不死之靈藥授陶八之方劑眞卿復生詠李白之詩歌麻姑不返叢歐公既往然後知黃道人之即黃野人也控鶴子昔幸遇浮邱乘鯉琴高合迎涿水斯則騎龍駕去治師成汗漫之遊試犬丹空弟子識參同之奧丹蚨留而雲霞護紫煙昇而庭院旋跨五色之蝴蝶颸輪夜馳吼萬鈞之銅龍斗壇晝現夫豈同寂寥杳冥希微恍惚白鶴降蘇公之宅青鸞啣王母之書也哉說者謂歐公異事多在身後暖鷄棲於懷中置肉錢於門上狡獪豈眞仙所尙行怪亦聖人不言頗駭聽聞或參疑信不知論清淨之至道則玄寂難名語變化之多方則靈奇偶顯丁公化鶴話城郭之依然老子騎牛度函關而共識君不見藥嬰佩劍洞賓常至人間神驍寶刀雲長至今殺賊乎見伍員之蹤跡江上奔濤閱梅福之形容市中槃柝若公之無埋息壤永奠仙溪蟹埰宜禾鴻陂足穀禮有祈而有報事何嫌而何疑然則蔣子文之青骨永祀鍾山董威輦之藍衫復來白社是神仙之游戲非市井之謠言也嗟嗟問蕭中之日月公應不記春秋訪世外之桃源我欲相隨笠屐黃君薌池克承先志願結仙緣處士之遺石可尋長史之舊壇斯在爲山覆簣集腋成裘爰構梓材聿新堂構邑人何鄧黃陳等同爲倡首亟摳夙心飛閣睹其凌雲靈臺成於不日溯秋菊寒泉之薦欣鬱林秘笈之傳雲階月地十笏丹青鼉鼓鸞簫一龕香火明霞遂宇何殊味道之

堂接漢高樓合唱翹仙之曲梅花百樹繞精舍而卜鄰桃柳數株蔭雕甍而競長感葉縣飛鳧之異留舄歸來知葛翁乘虎之蹤飛丹假息無何人世紛紜星霜變易玉方平之背慨滄海都西竺法蘭之微言劫灰幾見秦臺吹管已換簫聲魯殿窺窗倏移晷影拆金人之露掌休詢漏丹砂換玉女之雲衣非復梓州仙觀蕭公祠建於光緒十一年乙酉毀於鼎革之年壬子陰晴四缺祠客之所咨嗟往復不陵騷人於爲慨歎而薌池熱血滿腔道心耐苦終返斷臺之鼎重修眞宇之祠竟一木以能支擁千花而表異似河畔議郎之宅雲滿松樓建臺邊忠簡之堂月明珠海爰於今歲甲寅修復祠宇規模式廓氣象更新從此福庭永靜神劍常磨蓮社招賢竹院留客魚苗水漲聽村氓賽鼓之聲鵲尾爐薰覓詩伯錦囊之句（僕）也萍蓬浪跡指掌觀圖昔游羅浮曾宿院宇得一吹萬未參丹訣於金華把十蹈五重樹靈基於紫府太息乖嚴劫重常轉風輪瞻仰廣寒殿高能修月斧嘉茲盛舉用綴蕪詞莊嚴細羽銀泥榮茂陽桃侯蟲招眞館闢石城標道裕之銘問宇亭閒玉局結德鄰之社（余與子楣諸君建時薌精舍於祠中有屋亦有花笑亭諸勝）

答何菊朋世丈書

菊朋世丈閣下執別以來倏經隔歲回憶梅花開候竹院陰時追隨學耕堂中躑躅小山亭畔銅鉢敲而明月出玉軫調而綠酒清茶竈筆牀鬢絲禪榻評詩讀畫樂何如也比者買棹珠海貨廡穗城閉籥常對古人臨池頗波吟興吞風跌宕偶看北郭之花舊雨迷離倘想南皮之會頃奉尺一訓詞周備承惠袁文箋正一書乃是石君琢堂初刻元刪莽林分片鱗以餉我班香宋豔隨雙雁以飛來古抱今情感泐奚似昨日張子鴻邑侯亦惠宋壘本四六法海等書酬之以小詩物聚於所好孫敬閉戶蘇秦刺錐愧超宗之俗學殊有鳳毛似皐甫之書淫幾忘馬足然而父師督責專在時文豬博虛其紛心飛騰欲其速化遂使庭鈞好學戒讀南華高鳳專愚未窺東壁每照月居上置燈榻中驚雷不聞發憤竊視屢伏衆香之國徘徊琴玉之峯落霞秋水之句流齒頰而亦芬寒陵片石之言雖夢寐而可語文在斯乎我之懷矣足下清

襟懷抱書手詩心坐管甯之藜牀效阮孚之蠟屐閒茶夢而展讀睹花落而傷春小風波處漁隱珊洲有會心時禪參玉版猶復侯芭問字承子雲之書鍾期移情聽伯牙之絃因銅琵而作註衍槐火以傳薪遂使少陵哀淚流落人間閬澤精魂招來紙上叢梅士夫子草堂詩集近已刻成分貽朋輩早已家奉驪龍之珠人珍老鶴之羽梨棗壽之千載梅花笑於重泉矣近復聞有夫子鋤月山房文集之刻竊嘗披槐市之遺書覽薦徽而卒讀雅俗共賞駢散兼收因思　國朝諸老如稚威之奇才容甫之鉅手毛大可之傑作阮芸臺之博學以及邵荀慈之玉芝文集胡竹巖之綠蘿山莊均有成例無煩贅述惟是夫子精華多在散文雖江河不廢明效王楊盧駱之篇而金玉其音寶惟韓柳歐蘇之體試觀蜀會有引句多游戲花塚紀遊篇似少作又如梓里勸輸租之啓菲鐃成哭友之文本非刻意宜從刪節倘謂安石碎金流傳已久豫陵餘錦割裂甚難亦或除香山之絮句證蒙莊之外篇庶得枯樹傳而藝林豁春燕歸而孤花出輪扶九服桃詩千春設使起夫子於九原當不以余言爲河漢也晚近文人希心弋獲奉兎園爲淵寶指越馬作韓盧販鼠雛以得家微嗤莫逢博士今足下砥礪名山留心鉛槧文字可食千年之脈望成仙聲聞日高九皋之鶴鳴能和楮葉刻而玉編成鄒律吹而黍谷暖於以矯末俗振頹風鍼左氏之膏肓表韓門之郊藉茲盛事也然又聞足下卸於大比之年輒結駢文之社專習帖括嚴定課程話般若之元燈尋終南之捷徑蒙竊以爲過矣且夫擘經讀史雖曰專門潤古雕今定多傑構溯源頭於星海植根柢於詞林飲墨汁之三升燒丹爐以九轉門既探乎秘籥選百中乎青錢幾見董晁應策龍鼎能扛班馬復生鶴袍久困也哉雖曰文字之無憑抑亦命宮之是繫然而臨淵羨魚不如操繩結網入市尋貝豈若採礦求珍設使馬牛襟裾蹄蹈誤解怕聽才語直是盲心指玉舂爲蛙聲同挺之之伏獵謂文選之孟堅非閒問峴山之太傅何名此即秋賦竊登春明選夢木是濫竽之奏久同沒字之碑亦猶弋禽倖中終殊善射之由基汗馬微功豈似能飛之李廣名實不副識者嗤焉足下領袖詞壇歛聯文字竊謂宜精舍倣菊坡之例山堂遵學海之規剛

日柔日惜陶侃之分陰文家詩家識安世之三篋五業並擅九能兼長倘有餘力乃及制藝在揣本而達末毋急功而近名庶幾採擷春華鬱爲秋實成東南之竹箭收補救於桑榆他日者登科記在珊瑚勞鐵網之搜選佛經存桑梓盡藥籠之物鳳凰臺上馬已空羣金龍塔前魚貫可化金鍼我度玉尺人量此則望切登龍而願深附驥也敢竭款懷以備採擇更冀良訊毋恡前修

己丑寓乍浦與黃薌池書（時薌池任北京國子監助教）

半載聯牀一歌別曲君爲雙雁我作歸鴻海闊天長雲攜雨散關山遠望悵何如也比者江南柳色尚帶煙青薊北梨株已鋪霜白風土各異塵氛漸繁凡在羈人能無重感矧以屢嘆戰北各苦饑驅燕京作客同銷擊筑之魂吳市閑遊獨灑吹簫之淚甯止鰥鰥抱恨燕燕興謠昔春明選夢惆悵孫山太學觀碑沈吟逝水曾覺橫經之舍同乘問字之車正切囊螢詎虞別鶴豈謂苦入心經病疑腳氣吟消夜永裝束晨征日者渡黑水之洋憩春申之浦燈燃客夢砧擣鄉愁秋雨秋風更無佳緒所喜絲能延命酒可澆胸遐地爲良勿藥有喜步履已健差可告慰每良宵雨晴綺筵若集酒酣唱月座暖添香亦嘗選勝徵歌尋芳覓名桃花似舊笑崔護之重來鴻雪依然發東坡之吟興特是碧雲紅豆蠟淚蠶絲尋舊夢而憶前塵少歡悰而多愁緒詳其梗概蓋有數端昔日計偕舊雨畢集並作出林之鳥同爲逐隊之魚李郭登仙共乘舟楫劉阮有伴偕訪天台友我以琴樽陶人以絲竹於以紬新賞拾墜歡阿軟重逢話名花之一朵焦遂五斗銷雄辯於四筵歡喜則丸鼠吟哦則笄蟲既欣蘭臭益愛蓮香耳今則徒徵北里之歌非復南皮之會酬酢常逢市儈交遊及於狗屠雖蘭因絮果偶詢茵溷之花而春樹暮雲已悵屋梁之月此一異也孝廉船好人識張憑隱士泥清我非孫楚猶憶珊洲漁笛珠海驪歌嘗有贈綰朝之鞭助陸賈之橐者書束牛腰應尋禹穴資纏鶴背可上揚州然而破硯生涯迢迢行路勞薪身世落落風塵京國淹留筐篋已罄以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揮霍斯可知矣且夫燕舞鶯歌之地燈紅酒綠之場栲栳以量金聚屏風而是肉季倫園好留住春風郭況廚香最多

明月今則阮籍之裂叁瀏梁鴻之廡淒淸擬典鷫裘祇穿犢鼻惟是折蒲紙而甞譴粥豈堪尋慾海而溯迷津此二異也且也馬來西極慕臺上之黃金鯤徙南溟珍席罔之蒼玉自負蓬山之署偶採歇浦之風月滿花香輿高釆烈撰洛神之賦希逢解珮仙人讀選佛之經冀惑數錢姹女銀杯斟酌金屋商量酒酣耳熱亦因其所今則支離形狀璦瑣來歸業春夢之婆醒鸜秋笳而人泣杜陵倚竹翠袖寒生白傅聞歌青衫淚落正使江南春滿益增庾信之淒涼湖上陰多愈顯樊川之薄倖此三異也

嗟乎河梁攜手憶別蘇卿風霜上鬢已同潘岳雞鳴嘐嘐思鳳城之風雨馬蹄得得染鶯谷之香塵幽桂一樹小山孰留芳蘭數莖當門誰植文原憎命憂最傷人醒亦能狂貧而非病惟有借花寄怨投棄題辭效玉茗而界烏絲製金荃而成黃絹寂寂今日茫茫古愁子夜箏鳴伯牙琴歇羈旅之懷感慨深矣娛遊之興歛抑盡矣加以方朔腹饑仲宣體弱沈郎圍瘦越客吟長正恐酈泉菊水竟不延齡庾嶺梅花難回春訊日者印波都督邀至平湖小樓乍浦杜觴常舉丸幘任墮寄愁與月高情似雲

特是東門饗樂祇益悲辛西湖臨歌曾難消遣班生壯志謝傅中年靜言思之祇自嘆耳足下裴楷淸通王戎簡要松心柏性山峙淵渟近復下仲舒之帷燃劉向之火研石渠之籍考金匱之篇如月眼明映雪腹亮豈直倉曹更名亦志人物經笥足用無慚博士若僕則才識妃豨技窮販鼠樊齒牙而誰借詢瓠盎以茫然祇以平子工愁江淹恨別不無慨嘆輒有謳吟語似哀鴻句同瘋馬拈殘枯管躑躅寒氈亦猶龐憂成賦孤憤著書悲涼如訴杜鵑聞泣血之聲輕薄任譏蛺蝶惜微塵之封自珍享帚均付尺書請與子嘅同年並賡和什馳思雨雪裁笆瓊瑤愛護波濤幸晶光彩

與何翹南書

昨日與酥醪道侶溫琅文芑鞋竹杖徧調晨征林翠如涵鷗盟依人相與坐忘機之石酌艮泉之茗仰望白水門晴雷吼天飛雪濺帽嵐影忽白玉龍怒飛洶可醒詩魂瀟麈慮徘徊久之復與披煙篠步榛莽訪所謂小蓬萊焉翠巖陰森青崦迫狹羅傘（花名）叢檀笙鏞戛響紛宅幽勢阻小徑延緣仙人步武洞天附庸耳紅日將匿宿於茶山有王道人贈我以黃精飲我以桂酒雲氣入抱玉山遂頽飛流巨瀑驚我魂夢遊仙一枕其樂陶陶（僕）於此間約住五日綠梅十夫子行窩有待脩葺商量木石位置軒窗欲使劉虬之山契許由之東鄰頓改舊觀足供嘯傲夫薜蘿披之島松枝森峙之窟此據梧者所眷戀紉蘭者所養眞也茶山一景實以瀑勝此焉樓止易結仙緣淮南桂樹江左桃源未遑多讓獨惜所植梅花千株皆繞夫子生壙離觀稍遠土復多石風霜之搖落牧豎之摧殘漠漠離陰枯死過半訪林逋之廬冷雲嗟其零落作師雄之夢落月忽焉迷離願此羅仙局勝浩歎又聞溫道人言茶山以瀑勝亦以樹勝前者森林翳天蒼翠蔽日巢多鳳集枝帶龍腥永庇長蔭常聞濤聲雖在盛暑如登雪窟乃舊日道人伐彼喬木以爲殿材今雖樗歌蔽芾松倘磊砢而百態千容光景頓減煙霞失色凋谷抱愬余聞茲言更復作惡素稔酥醪道侶嚴斗樞胡柳溪皆善鼓琴請屬二子擕琴前來即於今宵爲一再鼓（僕）志在高山雖非知音然二君撫絃動操衆山皆響奏標緲之弄理貞淸之曲琴韻既移我情瀑聲亦淸我魂庶可

穌茲幽咽滌我煩惱既慰山靈之悼歎亦銷胸臆之塊壘也足下住山多歷年所一衣羅薜不羨朝簪四百芙蓉如列指掌（僕）約袁月秋孝廉明日戾止當偕君上白水之巖尋紫霞之洞坐瑤臺之石曳鐵橋之杖然後登上界之三峯宿潑雲之幽寺夜半聞雞起舞而日出導有猾虎不嘯而風生信蓬萊之可住盼碧落而非遙（僕）當擕篇人之句君應有濟勝之具也不宣

答何翹南書

仵來獲展尺書並詩二卷藉悉動履康娛甚善甚善君詩宗法香山老嫗都解余謂香山之詩其言淺其意深其味淡其旨永所以春草兩句賀監改容燕樓一吟盼盼遂死自出機杼沁人心脾是風流之人豪爲廣大之教主彼邯鄲學步西施效顰非病輕浮即傷淺率足下撚髭屢吟虛懷下問（僕）於此道亦嘗究心竊謂足下宜取長吉之奇昌黎之博以及馬異盧同之警飛卿義山之集英華含咀研閱不休歛志詣微而目當改觀譬諸登彼泰岱然後知徂徠之有奇觀汎乎滄溟然後知瀛洲之爲小

水對病發藥瞑眩乃瘳顚鄧將軍捐棄故技更受要道蘭薰麝越自成馨逸金鳴銀沕愈見紛釀旭歷鍛鍊執古醞釀應不詒優孟之衣冠虎賁之面貌乎如徒嘯竹吟花流連風景效陶韋之閒適謝王孟之清音淺水游鱗千篇一律漫然操觚未見其可且夫鉄啓者容鳴咽者弱訑謾者淺諏詭者戾惟陶鑄之有素斯康莊之能馳雖漢侈楚艷流弊不還而任苑曹倉淵源可溯杜少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誠以三篋可默寫五行可瞬鈔有張華之洽聞無江淹之才盡然則詞成黃絹學重青箱一孔不達萬篇何裨斯又學海之迴瀾騷壇之能事也已前月羅浮之遊至多奇趣同行高生今聞溘逝猶憶五龍潭前此君溺而遇救不葬餓龍之腹恍遘嗟蛇之歲得毋安期夜宴留髡不歸葛洪移家把臂入林耶李白騎鯨莊周化蝶明月散魄琉璃碎魂語彼老父毋傷悼也敬返瑤華小舒結轄幸晶光彩毋忘德音

答陳子礪書（丙申年作）

渡阻弱水封遇罡風蘧廬歸臥蓬山已遠猶憶春明夢粱倚裳連襼王濟詞賦可作楷式呂溫聯句如唱珠玉方謂著書汗青連楊轢紅豈意遐成淪落遂爾離暌劉非叢桂曾非留人柯亭翠竹望若天上升沈之感能無悵然自賦歸來輒好沮澤柳岸蓼汀漁釣忘返閒復溯獅子之洋觀虎門之潮洪濤瀾汗蕩我胸臆駭長鯨之戲浪睹浮鷗之隱嬉輒欲偕志和友陶峴作江邊漁父呼蘆中丈人放舟涉世持以忠信耳近者酥醪道侶招往羅浮小隱棲遲（酥醪觀存小隱棲）將近一月洞天五百風雨離合奇境異趣難莫名狀足下佳山有年領略已慣重爲敷陳定嫌枝贅惟是夜半籟寂瀑聲蕩魂清晨夢醒鳥鳴奏樂沈冥之趣實在此時領悟之懷自謂獨得然而持以語人未有不哂然笑也昨奉手教敦勸出山致惋惜之意叙勉勵之詞善明遺書勖以忠孝李夔交友好成人美循誦數四彌切縶維（侍）之不調選人遐賦歸什者非效孫楚之漱石枕流崔駰之耕卓茹木也特以縣令一官治民百里子賤未嘗讀律薛惠自慚不稱操刀懼傷進退維谷甯有歎七元之風慕淵明之高哉雖然熱不因人饑來驅我充隱之士未免徼名餽貧之糧何嘗非計每念虞詡錯節之訓亦效毛義捧

檄之喜正切漆雕未能之慮已有尹何學製之思雖復猿鳥獻嘲巖谷騰笑微覺顏汗可爲齒冷卽日金臺樹色好月依人珠海蘭橈微波送客謹當携治縣之譜馱如檗之裝再尋人海赴選吏部並依仁宇積叨雅誨韓愈之於東野願作雲龍潘尼之贈安仁還歌騏驥聊申悃愊仰顧珍宜遊山有詩別紙所具倘希鑒政

初到山西與周節生書

出都三日雲陰常暝暮宿小店乃逢大雪風作婆娑之舞窗透深淺之白薄酒不熱殘柝驚夢一寒至此客子畏人馬周行旅之嗟香山遷謫之感豈獨江淹賦別黯然銷魂而已哉嗟乎瓊樓玉宇之調好天上寒多神林鬼冢之篇成囊中句冷憶渡滹沱追懸常山每有歌唱窺牆勝人兩頰粉題珍髭索賴坐草韉以調絃洗塵面而聽曲雖覺咿啊亦破岑寂既入井陘並此無之惟有羸馬鳴鈴疲騾響鐸答空山之虎嘯和遠寺之鯨鏗怪禽爭噪於枯枝山鬼揶揄於路側風沙爪甲塵土衣裳倍覺啼飢自憐薄命然猶聞雞壯心拔劍起舞話左車之計想淮陰之烈而白雲忽馳赤幟亦散山石犖确谷波潺湲劫灰久銷而遺跡亦湮矣故關一路槐花甚多戲吟漁洋之詩有似摩詰之畫今則全封玉塵靄霏瓊府恒地純淨因風絮飄碎愈藍關之況鄭棨灞橋之思試指驢背亦誌鴻爪然而遺山詩句感慨原多越石篇章悲涼爲主濁衍皆吵歡之日催駰有憔悴之言豈非桐餘焦尾彈不成聲蘭忌當門鋤應有恨耶昨日入晉陽衙大府依然闌步未解折腰幸聞慰藉之言足見優容之量嘗讀歐陽永叔與尹師魯書曰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當時諷誦以爲尋常今日記憶彌覺激越乃知學道向少定力所以感戚無異庸人蓬山何處東坡之春夢都醒宦海蒼茫沈約之腰圍頓減譬諸朽木喜大匠之包容有似落花嗟茵溷之無定既若此矣足下淸廬君子風流人豪爲文陣之雄師馳金臺之駿譽鄭谷京曹有詩自賀奚陟耿直用法能平甯復知朝歌虞詡話錯節之何哀彭澤陶潛因束帶而興歎乎昔袁子才先生因人似隔天河句遂改縣令（僕）亦因山川出雲詩中有一聯高陽相國以爲粗豪仲約夫子力爭不得遂置二等未工素練輕縑之格徵還

銅琶鐵板之才遂爾枘鑿夫復何怨然今日思之隨園詩集已與蔣苕生齊名倉山文筆實出吳穀人之上夫苕生穀人詞館山斗也而乃當時稍屐爭拜袁絲此日瓣香羣推子固然則士貴自立孰不因人龍門自高鶴聲誰盜果能富官宜辦作兩兩甘文兆循良何分軒輊春到河陽豈獨兆花之麗人誠鸞鳳何愁枳棘之棲僕稱百里少住爲佳業有千秋幸毋自餒此則足下慰僕之言而僕亦因以自慰者也承示遂行二詩煥韓起之雙環躍豐城之兩劍音繞梁上情溢行間今依韻奉和付呈鑒正迢迢晉嶺愛覿霄後之松疊疊燕雲猶識夢中之路心乎愛矣何日忘之

◎與常亦瑤書（亦瑤名康山西鄒縣人黎城教諭升四川知縣）

昨因府尊作壽流連潞安郡城華堂醉酒優場謳歌嘗苦嘈雜衣冠縛束酬應紛紜非所樂也爰以閒暇登乎城隅雉堞亘雲鱗甍比櫛天高氣清柳疎煙密槐花樹樹秋蘭青青歸雁響乎遠岫寒蟬噪乎夕陽時於此間得少佳趣既而訪居人尋古蹟問黃龍之舊邸詢白鶴之遺碑葛井煙深唐樓花寂草徑苔痕寸寸秋色遡弔之餘

頗動吟興比聞東坡書赤壁賦碑近出參軍署井中趨往摩挲坐觀竟日明月忽上清風徐來客更氍笠移我情矣是間有陳縣丞能爲宋人詩攜卷就我覈若移燈交淺言深不覺破曉獨惜其清思如水苦志耽吟而官閒似僧朝飢欲死詩能窮人豈虛語耶又悉黎城靳介人觀察所著吳詩集覽書板近質潞郡某賈人處（僕曾往觀）板尚完好夫梅村之詩不廢江河介人所註亦稱博雅當時與惠定宇之註阮亭詩范洪鑄之註竹垞詩鼎鼎盛名均屬藝林佳話而乃任昉子孫興嗟葛藟平泉草木散落雲煙既晏欙之莫保同班史之質錢華屋邱山曷勝浩歎特是名山副墨滄水奇珍幸弆尚存後賢之責將越客五千絲之網應得西施屧文姬十八拍之笳曾稱孟德如果暉璽鼎返合浦珠還將與柏谷隱士之碑永藏古黎凌雲之亭儼然璧合不慨桐焦楚弓楚得甚勝事也足下鄭虔三絕士瑤弇雅凡諸好事夙具熱腸請與劉李二山長商之（僕）當竭力從事鄭康成書帶之草欲其生階江文通夢筆之花忍令委地莫認山河泡影願成翰墨因緣公餘有暇過我晤談順候起居不宣

與梁星房書（辛丑由山西歸寓天津時作）

歲月不居關山愁遠薊門烟雨知歸客之神傷代郡雲山正神君之澤普遠望西笑思子爲勞昔以萍蓬之偵敍桑梓之誼留桐垣之鴻爪馳潞汭之雁信苕岑之契屆指五年及足下委武城之絃歌別晉祠之碧玉僕則秉筆壤山之堂讀卷崇亭之竹（山西撫署文案處有壤山堂崇亭）王粲依人又將一載未能勉事上官脂韋隨俗毛登白簡拂衣遂行晝發井門天宇昏霾及底平定（州名）霖雨載途車轍登頓則泥塗苦人野店棲止則塵土撲壁山程迢陟則雲容晦霾林麓遠眺則瞑色嚥蒼是行路之多艱非余心之所苦也迨出井陘爰宿保定枯條亂鳴悴葉不耀新阡纍纍謂多兵死之鬼長路曼曼未逢衢歌之民燕京鳴角有嗔覘之夷兵易水擊筑無歸來之壯士則又撲衣而辛酸按轡而歎息悼危機之密發悲當軸之鑄錯覺徒嗟中阪躊躇作窮途痛哭而已哉且夫製錦願學鳴琴未工望瑤臺之偃蹇磨鉛刀而一試豈不欲建功業保聲名希古人耀當世然而弩震天驕援孤地絕勞薪半生賦連蜷而不進焦桐一爨傷

知己之無人孤憤之作同乎韓非哀吟之聲聽若莊舄此亦一士之升沈一身之榮辱形諸齒頰有類褊衷特是墜淵加膝溫乎喜怒吐霜噓霧在乎片言等葉公之好龍殊方皐之相馬招賢之館夷爲馬廄奔競之徒同入鮑肆上無吐握之事下多逐臭之夫加以嗔車茵者似鷹臂之少年入關門者詩虎頭之偉績景象如此時事可知軏洋洋之無從慨滔滔之皆是孰蘇世而獨立能耿介而不隨乖翼當逝摧翮易屈歸去來兮樂不可言安能逐隊魚魚之中爭食狺狺之糴乎會當返棹珠江結廬孟嶺藝菊成徑種柳當門垂釣於珊瑚之洲移樹於花埭之艇俯仰謳吟綽有餘裕囘思案牘疲形風塵老鬢翻雲手幻聽鼓心忙背上芒生眼中鐵熱狹路炮隘潘岳慨其崎嶇憂患已空蘇軾依然夢怕捐廉遺憂當可自適若夫山川坐望兒豆酒而星離宇宙高囑覺風號而雪虐河陽之狩長安遠於日邊神京之遊蓬萊疑在天上則又思心彌結酷難釋矣足下茇棠所舍栽花滿縣欲追往軌同慕清塵然値黃鐘毀棄之秋蘭芷失香之會既不能毀方以爲圓恐未必遵道而得路陶潛所以永嘆

柳下所爲噓唏夫世有亂有不亂者人事之所爲也才有遇有不遇者時命之所繫也江山有待問齎頓之何人雨露無私識蒼穹之尙在臨書悵然不知所云（詩卅同電樂君）（年撫有書勸消息故末段及之）

與陳子礪書（事在八月由山西歸寓上海作子礪時亦陝西赴兩宮行在）

阮籍窮途子卿無恙六年契闊兩地相思吳波怨長秦山望遠暮雲何處征蓬靡常倚憶室闌載嗟淮橘君爲振鷺我作歸鴻想西笑見日北征有詩王事鞅掌至足念也秦中函關百二丸泥可封自古帝王之都今爲　巡狩之地比者曲江秋色露滿芙蓉灞滻長亭煙縈楊柳老前崔漸離擊筑曾聽悲歌杜甫麻鞋共傳忠愛新亭之泣誰如王導王室之念信有袁安方之古人未遑多讓加以關塞千里煙花萬重東陵瓜圃應逢故侯驪山溫泉沉吟往封句踐甲楯織女機絲懷古傷今情何能已巵酒非忘憂之用燕歌嗟曾日之難凡屬羈人能無悽愴乎（侍）去歲冬月黎城卸任承錫中丞（良）置之幕府今歲三月岑中丞（春煊）許其蟬聯以東帶陶潛作登樓王粲殘

羹冷炙袖薄天寒裝笨半年大有歸志猶謂蓮花油幕餘石草函甄出清池郝隆蠻語已是敬容殘客何如張翰歸來嶺海松楸洞天蘿薜鱸魚正憶倦鳥知還豈料修墓之旗纔允倚裝之人未去已聞白簡密達　丹墀樊噲青蠅看成市虎蓋以事因數案怒觸憲心人皆謂其覆盆我則視同破甑王叔朗之居官思之爛熟張平子之作賦祇有歸田爰以七月去乎并州雲山依依嗚歌不廢故關一路槐花笑忙井陘三宿竹葉買醉茅店聞雞效劉琨之舞林坰瘦馬吟崔塗之詩顏回忍飢之而較前日以何如睢陽怒張之髮因苦吟而或斷往往徘徊高隴悵望中原太息陸沈幾疑天醉秋沸夏霜痛淵滬之一亂澤鴻樹燕悼雲雨之長乖亦有空山白骨宿草青燐新冢牛眠封灰蝶化詎止莫敖荒谷杞婦崩城各各沙蟲家家猿鶴泣故鬼與新鬼過長亭而短亭餘燼誰收戰場徒弔耳目所寓肝膽悲矣峨峨燕京日暮戾止溝水紅葉景山白雲西風海子之橋南內瞻前之草鶴言華表鷩聞上皇無不動魄攝魂傷心棘目況復五更殘柝聲和胡笳萬里錦帆夢隨螢苑不必歌采薇詠離黍而銅仙秋寒鉛淚夜滴燕臺駿死荊山鵲飛不知涕之何從也昔者華陽弃命賦哀江南瓊華欲劃句傳薊北每依北斗浣花秋興瞻望西山玉霄長嘯泣盡繼血勞者欲歌羈附斯義賦垂至京師七律八首自珍享帚亦邇素波倘希裁政以誌感慨嗟夫江湖滿地應作漁翁人間何世徒歌猛士咄咄怪事殷浩所爲書空滔滔不歸宣尼亦嗟逝水輒謂近日所見頗多異事不揣駢枝試發足下逆之夫管仲攘夷之功江統徙戎之論皆非卓識詎曰調音果其好謀而成敎而後戰簡軍實修戎政知己知彼四伐五伐成城衆志舉國齊心未嘗不可鑿凶門馳青語封狼居銘燕然豈有市人烏合篝火狐鳴奉張角之天書信郭京之六甲陸法和之布陣神將隨行周維暖之見夢弓刀自動卒之裴優吐霧步五里而陰銷師曠占風鼓三通而聲死遂使火中天策竟應童謠雨裏淋鈴凄聞怨曲此可異者一也兵交使在亦著前經晉殺行人曾譏非禮卽使釁開自彼蝸張不敬賓卿遷館臧孫拘會縶驃子以三歲問鳩舌於兩蘇徐陵叩首致遵彥之書王褒撫膺馳宏讓之札亦祗千悲掩泣爲緒思歸從未

有高軒飛蓋蟻瀆看羊拭玉敦盤皆成困獸要使虬猶昂眼擲燕市之黃塵鑿齒雕題加幽州之白骨識者觀於兵困東郊之使館火攻西什之敎堂董逃未唱楚囚相對人憂與鼓我昧徒薪未嘗不歎肉食者鄙作俑無後誰爲卜正任此尸臣此可異者二也別有佳人燕趙紅照蛇燈妖尼咒詛密張蛛網效赤眉而爲盜衍白蓮而成敎彼弄壁幸卅伏獵侍郎獎以義民勵爲豪俠噫可異矣孰謂北門鎖鑰倚父鷹揚帝室棟梠王孫龍種亦喜黃魔助鬭赤伏藏符掬獮冀以爲香驅蠶娘而使戰又如太原毓中丞懸習拳之帟張仇敎之示海揚波沸草偃風行同室之鬭纓冠誰救昆岡之炎玉石不分不知架尊十字總是蒼生碑寫景敎誰非赤子灑元黃之戰血鬼亦呼冤迷黑白之楸枰局難收拾此可異者三也且夫天王狩於河陽故宮淪於草棘臥薪嘗膽　帝念瘡痍賤士食毛人應痛哭幾番焦頭何如曲突三年求艾當思補牢沈沈睡獅庶幾醒乎渺渺波於人海十丈塵紅尋劫燼於城闕重樓灰黑夷猶張於郎第胡馬牧於天壇倘竊慘慘之人詩常有啾啾之鬼哭而進觀廛市已喋

梨園試訊章臺居然柳色花落岐王之宅豈料逢君月明杜牧之橋孰云經亂乃知隔江玉樹檀板歌聲暮雨桃花金陵扇影古鑑誰懸覆轍相尋問西湖之歌舞何日方休即南渡以偏安干卿底事斯則宛禽啣蟲莫揚東海之塵鷓鴣先鳴難醒癡人之夢此可異者四也嗟乎治亂時也窮通命也國事如此人心如彼湘水離憂長沙痛哭一官敝屣吾何戀爲猶憶霧歲容易秋風荊棘銅駝關河鐵馬保定官司既遭殺戮晉陽營壘已響夷氛（侍）以書生承乏邊邑喉齧則臨風一哭白虹則貫日三重修玉璽之冢板築頻興讀張巡之傳篝燈不寐置生死於度外歷盤錯而志堅迄乎卸事教堂未焚拳匪未闖私衷自慰以爲可告無罪矣棲王儉芙蓉之幕貰行神仙慵林邁杠樹之廬東坡莞爾豈知教民七命斃於鄰邑保護無從防範不及未能委蛇竟干吏議乎且夫縣令一職報稱殊難畏此簡書何事非罪（侍）磨鉛一割已閱四載深愧農桑未能課綠灼未能清未能效尹鐸之繭以成保障未能行史起之政以治溝滷方寸不昧咎戾滋多乃逢大計疆吏優容且考語以政平訟理有守有爲業書承慶之中中不著陽城之下下去歲足下星軺赴黔道飲滇水賦詩見懷有吏治飾風雅之句汗顏無地畫心自慚秋霜明月天驕之考課應眞白日青天邊圩之心事如見豈意崖柴永成廢棄溺人必笑寄書當歸眞所謂雲成翻手幻景須臾毀能銷骨鑠金可畏溫飛卿之文藻悔讀南華僻書劉潛夫之放棄錯詠梅花佳句此可異者五也因此數異實萃百憂桃花源好詢漁父以茫然桂樹山高招幽人而不見拔劍斫地飄飄欲仙呵壁問天蒙蒙徒靦嗟嗟牙琴感遇婺緯傷周巂罷鶗鴂啼殘杜宇一則歧路南北歎百歲之勞薪一則兩京東西話萬年之寶鼎茫茫滄海無非往恨之波黯黯神州倘想再中之日比聞合肥相國和議已成拷栳量金脂膏填壑異賈誼之美餌嘉魏絳之和戎八寶已空十流奚惜所幸青城氈笠得免哀號寶國牙郎尙知羞辱此後東南杼軸山海菁華萬室磬懸九州錯鑄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侍）比年以來時運不齊舍弟哲雲穆臣相繼下世三戰抱鶺鴒之痛五噫成伯鸞之歌加以仲宣體弱燭武精亡落花春愁香草古賦立馬吳山全銷豪氣踏鯨遼海無復壯心惟是窮愁著書孤憤成詠蝸居任鈍鳳毛自珍劉孝標之運命自比敬通孟東野之詩歌偶聯韓愈夫鴻都麟閣文士之寶思蟲臂鼠肝達人之曠致誠欲怡情竹石遯迹松蘿弄月餐霞帷天席地招鶴子訂鷗盟傲羲皇契嵩潁歲時伏臘則擊缶而歌舊雨能來則傾觴共醉聊因閒暇乞靈簡篇陶瓶抄書錦被疏事已無遺累良足叙心伯玉遊儋白雲皇甫臣稱華莽珊洲之漁自樂孟嶺之菊可餐況復羅浮咫尺雲窩無恙於焉曳鐵橋之杖烹石瀧之泉倚白鶴之松觀黃龍之瀑採茶飛雲之峯揖虎前導看花分霞之嶺神雀喜迎飽吸沆瀣爲酥爲醪俯視滄桑如夢如幻則又泥塗何辱朱紫何榮浩浩乎拍洪崖之肩把赤松之臂矣足下蓬池賜膾綵筆揮鴻從獵陳倉賡歌太液細柳新蒲之句宮殿懷思春風野火之才長安居易此次　翠華扈從　紫禁侍宣陳金鑑之規進冰淵之戒殷憂啓聖丹悃回天憲比吹豳御蒐朽索他日者李鄴侯之共榻借箸能籌郭令公之收京捲書狂喜許由之耳欲洗遜聽佳音響苗之硯未焚快成嘉頌此又當仁不讓而臨風默禱者也豈山應鐘流泉躍鐵繁蕪複紙短情長蒼蒼蒹葭望同白鷺滔滔江水馳頻頳鱗清風朗月思子云勞京國前塵有如夢寐但不知萬里關山響咽歸飛之雁千巖霜雪腸無不斷之猿亦曾遐念故人同此凄感乎輒因郵傳以寫胸臆秋風烈厲崇護惟時長江東下倘冀良訊不宣

與茹費臣書（費臣名連浙江山陰人）

雜花一樹蝴蝶戾止芳草十里翠禽亂飛僕居江南君居遼東風土各殊炎涼異節想攝衛咸宜足紓思念遼東勝地舊號陪京碧山八旗控華表以雲連白谷三盤似長安之日遠寄閒情於紅葉寫旅況於黃花柳條關外聽夜夜之悲笳松杏山前見搖搖之征旆離亂還念不無羈愁況復祓禊佳節雖會羣賢禁火人家已經寒食丁令威之城郭只有荒涼庚子山之江關最悴蕭瑟求如昔日桐垣播馥潞水團觴商量製錦之方斟酌栽花之譜課桑蠶之婦女如對家人逢竹馬之兒童何非赤子或吐哺而見賓客咸鼓腹以歌太平其可得乎僕居此間惟務著述雖小隱乎城市卻

不異乎山林營幕鐵厓撰成樂府落落松間之韻冷冷泉上之音土石侯卿斤斵漢魏鍊心於金液濯魄於冰壺寡婦之謠聽哀吟於漆室薄命之曲參妙諦於枯禪遂思步後塵究高趣摘奇句振清聲問經疾史恙以求醫顧才鬼詩仙而選字上自兩漢下迄五代寓勸懲於寸管鑄賢姦於一鑪賈島路上有時推敲陶潛室中與數晨夕事猶賢乎博弈旨靡濫於風人不日殺青當函尺素特是鶴長鳧短或來俗客之譏評雁唳猿吟誰識勞人之况味嚼之者謂有志於麟經鄙之者直下儕乎狗曲則又投筆而起掩卷興嗟野鳥咒客城狐嚇人戶服艾而云香門鋤蘭而自喜非我同志未敢持贈矣抑又思之鐵厓僑寓吳淞鱸生久居申浦地原相近德必有鄰而彼則元圃自築綠樽不空青飛鐵笛振遙響以天驚花滿蓬壺補春泥於地裂僕則惟春賃梁鴻之廡未能茅誅宋玉之宅文采既遜豐裔各殊然而食神仙之字脈望祝其千秋號烟波之徒野鷗許分一席莊襟老帶遊門逍遙宋豔班香心知得失要之鐵厓之詩尚文或蹈牛鬼蛇神之誚鱸生之詩尚質亦有鴻都麟閣之思若能體備文質斯可謂兼雅怨英華咀嚼於當時品隲聽憑乎後世君能知我聊發狂言吾友眞逸長居九龍頻來杓鷃之書思訂連牆之約僕久同泛宅未即移家亦以歇浦香江何非避地桃源栗里總隔塵寰蜾蠃侍我劉伶之荷鍤忘年魑魅喜人杜甫之長鑱託命心冷吳江之葉夢入浮山之雲優哉遊哉聊以卒歲而已比聞曹芝庭觀察移居於龍湫受地一廛作庵十笏四壁雲烟之畫總入山圖一行鷗鷺之盟不離泉話歸雲宜臥貞松自高是亦能怡邱壑之情永堅竹柏之契者也是君舊交並以奉告聊布所懷詞不備宣

與黃日坡書

別離十載風雨三秋遲積花開望珠江而浪遠池塘草長夢珊島以雲深（香邑城西門有珊瑚島）雜遝兒冲襟遠標逸氣朗抱禺陽深處大好著書求我軒中有時覓句寒衿雪格合比松枝詩雜仙心視此蘭佩前月九日辱手書訂西湖之遊月何秋而不朗雲無心而偶借六橋待綴春帶三竺當折秋杯然而新雨不來舊約仍爽悵碧雲於天末

采紅豆於江南竹徑遲客誰爲空谷之足音梅花笑人不念孤山之延頸諺云有約不到難浮不謂西湖亦符斯語僕舊歲暮春暫返寓園招邀親舊足下惠然肯來敷衽論心飛杯申款坐無車公不樂室有文舉清談聯韓孟之吟人數晨夕寫松喬之頌我亦神仙特是左股蓬萊跬步荊棘未能同茗話於石窟酌醸泉於酥醪爲可恨耳夫徐福望海嗟弱水之三千庾信哀時悲江陵之百六方今大地霜降神州陸沈鶴言城郭之非鷗覺海波之冷陵谷既變則皆爲草萊崔苻所至則俱成榛莽九折之登比難五丁之開匪易仙山咫尺不啻天際黃龍聲吼白鶴影單望雲既遠梯霞無期自匪而返如何可言爰於蒲月復買蘭橈相見乎羊石相泛乎鵝潭言返春申恰逢夏午足下開樽於訶子之林扶杖觀金縢之塔津梁之疲一訊臥佛義交之義同參仲翔德星朗而客聚紫氣古而人來良會不易吟情漸豪壺觴在手則鳴月月行珠玉脫口則發霞霞腰於時驪歌在門鶯聲留客榴實綻赤梅子添黃更復垂楊落日招珠女而喚船芳草寒烟訪花田而覓爵蒲澗采蒲正宜此日荔灣啖荔更訂他年各有秋意吟四壁之寒蛩黯然銷魂聞一聲之去雁凡我同志皆有贈詩彙來十斛泰珠操得千絲越網篇什既積深情如傳足下輯而存之名曰天南送別錄乃知蘇李河梁之別獨有千古月泉吟社之集祗留百篇依依潭水比桃花而更深采采澗蘭壽梨棗而長在心乎愛矣何日忘之勉究玄學慎保清虛不盡縷縷嶺雲在望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卷三

東莞張其淦豫泉著

答杜寒碧書 丁卯

猥奉尺書垂示程郎曲一篇以向子期之哀音寫吳祭酒之雅調鳳城公子已悲郭玉之鋏燕市伶人猶挂延陵之劍（羅癭公爲西厓注射三百減不悉身後事皆程硯秋解囊化萬金）寒山壇坫遂悲零落（癭公主京師寒山詩社）梨園歌曲未散雲烟何哉舊人猶酬一諾禰衡豪氣不復三撾在昔元伯既逝巨卿車馳成連云亡伯牙琴絕不圖今日復遇斯人求諸優伶猶屬麟鳳余前歲海上曾遇癭公飯於蔬筍之廚同話滄桑之事問其著述云有詞曲（程郎新劇曲皆癭公所著）憐杜甫之太瘦笑江總之主持銷磨慨烈士之心嗌喔教女兒之語王維豈無新調桓譚亦有繁聲絲楊城郭知杜牧之神傷紅豆江南識龜年之腸斷秋露零而仙掌冷夕陽落而檀板歌鶴只囂寒鵑惟啼血初不料水調歌殘山陽笛起曾無幾時也是時程郎適在春申氍毹奏曲絳樹調簧廣座傳聲紅牙按拍爲雨爲雲肇

魯淒波之甄后應宮應徵早煩顧曲之周郎早燕新鶯干卿何事曉風殘月因人以傳余嘗謂程郎色藝遜於梅郎而白紵一唱紅粉驚過鳳律聲諧霓裳舞妙不以浮哇進不以淫濫傳不致轟咳蔓流之譏不來疥鼓啞鐘之誚程郎之聲價日高癭公之用心良苦矣猶憶庚申三月廿君翰臣宴梅郎畹華於非園余與朱古微陳伯嚴王聘三王書徵沈子培況夔笙均在座梅郎向余乞詩貽以春江曲一篇已刻蘭芳專集古微伯嚴均與梅郎祖父雅故話鴻雪之因緣飛羽觴而酩酊於時春也新綠未成落紅猶爛草碧縈沼柳青拂簾散髻斜彝掎裳迎樓花飛釧動紙醉金迷當華星之爛筵引好月而升庭童心猶在喜提斟酒之壺老態忘羞愛打傳花之鼓我比滄于一石亦醉公是陸羽七碗奚辭然而樂盡與悲悽當以慨黍離有恨莫楚無家悅花落而悄然問絮飛兮何去茫茫古夢休歌三影之詞渺渺羈愁怕聽四聲之曲則又尋烟欲語掩觴而嘆正以東門饗樂祗益悲酸後庭唱曲同傷離亂問人間之何世笑我輩之鍾情余之春江曲所以致慨於樊山之樊哭庵之哭也聞樂而略知音者誰我敍子佩乃同道得朋之音余松爾鈞有風景不殊之歎見銅狄之辭漢念優旃之在秦烏兎互馳蒼葛屢易彼美不見于今七年丙寅之冬梅郎復來滬演藝壁人漸老仍仙骨之珊珊玉樹臨風鸞餘音之嫋嫋霞佩雲裳人對黯影龍香鳳尾調換新腔於其歸也陳君彥斌餞以華筵其父孟能贈以佳畫余既飽眼福復同心醉話龍華之舊會聆麈尾之清談於時梅花欲開芍藥將贈鸚鵡泥杓驪駒在門眺申浦之歸帆翦吳淞之秋水梅郎手拍作歌更爲變調亦復音極窈眇意存哀怨余乃唱渭城之詞誦醴陵之賦嗟離人兮南浦送美人兮北行芙蓉采而金卮空蕙花殘而玉絃歇又誰不黯然銷魂也哉余聞梅郎人稱孝友性復慷慨襲子桑之飯解伯桃之衣變笙詞人又弱一个梅郎聞訃賻以千金比諸程郎如驂之靳末俗澆薄落毛懼損鑽核如王戎障纏等祁約嘗有朝絺宵陳之交夕刎餘耳之頸反顏面而甚易擠陷阱而非難雲雨翻覆視爲常事金石不變乃有伶人憐懷斯世能無重感若夫名聲之起勝於叫天（譚鑫培）聲色之佳聞於大地海客既羨金勝曲爲夷復倒屣

爭迎則又舉國皆知無侯覼縷已昔者梅村文采美王郎而作歌西河臨別呼唐君而贈字或則賞爲瀾玉或則悲其陷溷要皆意有寄託不妨賦同閒情至若瓊花玉樹競流亡國之音翠羽金華爭布迷魂之陣鬱輪袍舊共趨凝碧池頭琴樓夢新（樊山什剎樓夢儒以嘲哭庵）一徒悵落紅庭院彭澤柴門既誚微瑕於白璧香山溢浦更誰淚濕乎青衫鳳德曰哀燕涎謠應李天下已拌一死唐開元休問三郎同分銅雀之香早換羽衣之曲此則今雨舊雨渺渺歸人是耶非耶珊珊余美不盡蒼茫之感皆成變徵之聲而（使）則太息頹波感懷世事正落花之時節江上逢君聞折柳之宮商道旁送客堪笑伶官借面描黛塗脂更嗟詞客嘔心搓酥滴粉休訊岐王之府冷落誰來每聽子夜之歌奈何頻喚因君來札發我狂言江風正高幸勉崇德

致鍾碧岑書

載掬清徽倏更寒暑秋水可翦吳淞居然豈中孤雲白飛羅浮疑在天上久嗟飄泊豈無鄉思吾粵梅開冬月桃綻初春雖宗他方炎涼異節想福履多暇攝衛咸宜顧

言之懷誠未能已僕臻暮齒兄業古稀日月如流風輪常轉同憶遊泮之歲竟逾大衍之數文場同戰夢穀猶縈豈料兎葵燕麥遂滿宮牆璧沼芹香久消䰞舍無復黌旂之影但聞鶗鴂之音任彥昇所云春干秋羽委棄弗陳西序東膠寂寥誰語較之今日尤可寒心服艾盈要幽蘭鋤戶彝倫棄而不講聖道晦而不明陰雲翳空風雨如晦古人所以有滄海橫流之嘆也復何言哉嗟乎補天無術難覓媧皇塡海有心孰爲精衛買山而隱豈無巢父之流尋源偷來願讀淵明之記比聞足下與諸君偕隱瓜廬隨眞逸同修莞志㳇池選樓共數晨夕不持江統徙戎之論儼有管甯避地之思憑弔故宮摩挲斷碣踏遍孤烟冷月惓將賸水殘山得毋撫景炎之片瓦閑話滄桑登宋王之荒臺同悲秋草也乎夫春鳥弄吭於茂叢秋蛩苦吟乎寒砌所感各異皆出自然諸君濬發靈襟獨鳴天籟借落花而寫怨掇落葉以抄詞積此牢愁發爲秋唱（選樓有宋臺秋唱一書）僕有和作卻慚未工然而還東鶴返訝城郭之非蜀道鵑啼灑山河之淚客中送客南浦波長秋士悲秋北窗夢短陵谷屢變波濤自鳴楸枰易翻

黑白休問同嗟蒿目無限傷心已僕跡寄申江身藏人海蝸角蚊睫效韓康之垂簾鷺嶼漁汀泛志和之釣艇有時南樓看月東籬賞花座有琴言案翻棋譜白雪和成誰付旗亭之唱紅牙拍出怕聆玉樹之歌則又張翰思歸崔駰不樂豈若足下芳草十步同心訂蘭叢桂一山朗懷如月招蘆中之逸侶爲楠裏之清談閉戶著書至堪健羨僕通夕不寐讀宋臺秋唱眞逸懷古諸作慈元殿圮祇剩青蕪官富場空難尋刼火上金夫人之幕白柰花開入楊侯王之廟紅心草茁嗟白鷴之赴水浪打厓門痛朱鳥之招魂烟沈瘴海乃知庚子山之哀時人間何世趙秋曉之生日異代同悲（眞逸約同人祀秋曉生日）茫茫古愁寂寂今日應之者絃歌赴節和之者蘭蕙充帷是月泉之吟社耶是谷音之繼聲耶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眞逸纂修邑志條例謹嚴搜羅富有考證精詳吾邑忠義宋明最多據臺籍之言皴史書之失前者得規撰述實飫我心夫抉摘姦宄表彰節烈史臣之職也索隱鉤深正訛糾謬後賢之責也存三代之直道揚萬古之蚍蜉招五忠之精魂祀千秋俎豆殺靑何日企予望之興亡誰說冷看局外之棋著述能傳藏作枕中之秘後人徵文攷獻足下與有榮焉愛而不見我勞如何鱗鴻有便好音惠我

答恭親王啓

前日呈上春草四律落葉四律感時寫怨撫事抒懷蛩吟幽徑之中蟬咽寒林之外猥承大敎垂賜和篇樂遊原上無限春愁凝碧池頭最多秋恨抛磚引出玉潤而澤大冶所煉金鐵而寒如劍光燭霄歌復斫地如雲錦庇野人披大裘然而鶴話年寒鵑悲影瘦鴂一喚景物改形杜宇三更風雨如晦則時爲之也台旌蒞滬欣慰素衷屢聆麈談開胸寫臆又承示未逾二旬三渡黑水洋七古一篇傷宇宙之塵氛悲寰海之霧寒虬龍怒而鼓浪蛟螭出而欺人千疊爲憤湧作波濤捧日抱月爛爲霞綺寫桓伊之悲憤伴越石之清剛似正則之騷歌同寧餘之幽怨珠玉錫我心脾沁人海上繁華勝於他處遺老如鯽視爲桃源幻等蜃樓巢危燕幕陶侃運甓誰眞致力祖逖擊楫孰抱雄心灑新亭之淚豈曰無人揮魯陽之戈徒聞壯語夸毗有不死

之心萱草無忘憂之實宜殿下之聞歌不樂對酒而嘆也台駕赴港命與偕行適有采薪之憂未慰同舟之願南中卑濕炎暑逼人有同黑水耳震洪濤試望青山心悲故國周鼎已失尙有孑餘之民漢臘既更惟傳隱逸之士洋有零丁之名厭聞鼙鼓山有太平之號（香港有太平山）久換龍旗殿下得毋對九龍而欷歔望二虎而嗟嘆乎（廣東海口有大虎小虎二山）世亂愈亟人才愈難苟全性命者多旋轉乾坤者尠蒼天已死鍊石求方碧海將枯有淚可續夢後之粱誰記洲中之灰孰尋三綱既淪萬刼不復顧亭林所以有亡天下之懼也復何言哉（叠）自肥遯以來惟以著述爲事前呈五代詠史詩四冊覺危言之無當慚大雅之弗登而乃存錄揄揚喜同庾信酩酊銘刻感甚劉潛焦尾之琴得逢賞識嘔心之句藉以流傳今復呈上拙著老子約邵村學易二書幸賜親覽清靜無爲試參柱下之旨盈虛消息當問羲軒之爻江海善下柔弱可勝剛強龍蛇蟄藏求伸不妨暫屈每瞻北斗望錫南鍼大速風高伏祈與時節宜

不具

附錄恭親王詩

豫泉提學以春草落葉八律見示勉答一首

鐵鑄南山喚奈何騷人幽怨託謳歌樂遊原上春愁重凝碧池頭秋恨多夜雨蛩螿鳴玉砌西風榛莽沒銅駝含毫漫灑新亭淚努力中原作魯戈

八大山人畫册題詞

余閱八大山人畫册而不禁迴腸盪氣感慨繫之也嗚呼汨羅人去留九畹之蘭孫首陽風高剩千秋之薇蕨哭田橫之荒島已盡沙蟲傷阮籍之窮途不留梅鶴人間何世遁跡空門蔘亦恤周臘惟知漢吐胸中之塊壘現筆底之槎枒或歌或泣如醉如癡豈非傷心人別有懷抱耶朱耷明之宗室也鼎革後遂爲僧號雪箇亦曰人屋曰驢漢最後曰八大山人以振麟之寶胄値世界之滄桑有雕龍之文心披奉新之薜荔李思訓本唐代宗室稱山水將軍郭恕先經東坡品題是神仙狂筆觀其芭蕉花竹蘆雁汀鳧一木一石恥沿舊徑或枯或寂彌覺詭異如野井之飛燐如閒階之落葉如空山無人撫琴獨坐如蕭寺近水清磬忽聞如長吉嘔心作詩幽峭獨絕如輿可空腸得酒芒角怒出筆墨之畦町化矣身世之感慨深矣嘗考明代遺逸多爲上人堅苦持節閒有道侶此一菴頑石破草履於桃江（郭都賢）青竹朱衣老蘖禪於土穴（傅山）一則集留碧血一則天賜黃冠亮節清風其最著者矣他如仲調爲忍頭陀（陶汝鼐）德林爲醉和尚（周元懋）羅漢門下淨蓮卅年（沈光文）甯古塔前蘑菇第一（祁班孫）蓮峯秘霞風雨則共聽鳴雞（何宏仁）華山飛雲蹤跡則誰迎落雁（李清）或稱食苦和尚（唐泰）或稱行脚道人（[illegible]）彼夫月函（董說）南潛（[illegible]宏）之倫檗庵（熊開元）大瓢（沈[illegible]生）諸老更僕難數同道得朋非所謂勵節冰霜爭光日月者乎璩子著珊洲寒木畫進詩傳（張家珍）元孝號羅浮布衣文隨身隱（陳恭尹）留貽尺素並壽名山吾鄉芥庵有今釋和尚者明遺老金堡也余十九世伯祖念莪公與之交好同繪畫像後人得其遺墨珍若琳琅然則山人之斷素零縑神盤意豁其爲寶貴又何待言嗟乎杜茶村之淸節合葬梅花（杜濬）郭季林之雅簡應圖竹塢（郭鼎京）九煙畫好宜馱高士之驢（黃九星）魏美牆高誰訪孤山之鶴（汪渢）歷園之棲檴竹莒堂寫僧開（李天植）無可之野鶴閒雲圖窺鬼趣（方以智）老蓮則歧途痛哭（陳洪綬）青蚓則土室潛藏（[illegible]丹）是皆負藝苑之盛名彰遺民之列傳疾風勁草更聚緇林嚴霜貞松共仰蘭若敎精衛之塡海拜杜鵑於空山濟濟諸賢當亦山人所引爲同調也向使銅駝無恙壁馬自珍王孫芳草不慨於天涯相國牡丹徒描乎富貴則此畫册亦不過如三王之整潔壽民之遒峭競美當時已耳豈能如補樵之奮奇逸俶死亦佳（理宏）介白之畫廟疏因人而重（徐白）水石繞無髮居士（余者水）盜賊避寒支先生（李世熊）乃知桐以孤生而半死蘭因摧折而益芳三和尚於焉齊名四公子因之競爽彼夫南陳北崔之輩三魏二沈之儔豈非嬛饒唱于雲龍契合也哉今者山人之名重於一代山人之畫自有千秋誠以魯連有帝秦之羞微子無朝周之志陶潛北牖欲訪桃花之源皋羽西臺思哭冬青之樹其志潔故其行芳其品高故其實逸留西湖之粉本應笑梅村紀南宋之丹青最嗟松雪女蘿山鬼人招宋玉之魂蘭蕙傳神我愛所南之畫

文源書舍讀書爲黎䣙堂學博紅袖添香圖題詞

文源書舍者先嚴與方瑚洲先生十餘人所合搆祀倉頡而惜字集嵇阮而論交其地即黎䣙堂學博舊日之園林也鳳凰臺側例有詩人蝸牛廬中雅稱隱士余自失乾蔭即借舍弟哲雲澍階穆臣讀書其中聯姜肱之被禹花蕚之集誦韋應物對牀之句吟蘇子瞻分醪之詩互相砥礪逾五六載蓋其幽軒爐敞別墅疏達重樓明月陰綠楊於兩家孤亭晚煙接碧梧之雙影庵稱雲臥院覺春遲亦可以安絃誦恣遊眺已客有携學博紅袖添香圖屬題其後觀夫寫生活筆粉痕猶新緗案曾無纖塵衣紋歘繞香氣聰明能到小兒之心孔亦開書聲遙傳密室之籌燈不滅鑪安蕅香鏡對菱花朵火然而殘篆飄紅袖拂而香雲滿猶想見綺靡之餘波風流之極致焉且聞學博藏書甚多硯亦富靈魚香消芸護標帙鸜鵒眼豁草樹銘詞鑒賞人來咄嗟鑑辨茶三昧而問偈酒十千而沽春孔座常滿兌櫝任闓能來舊雨易老春風曾幾何時而梓澤邱墟滄桑變幻過崔護之門桃花零落行子猷之徑竹林依然秋

墳誰聽唱鮑家之詩洒鹹徒憶明鄰人之笛風花泡影人海生塵亦可慨也夫東陵瓜圃興廢靡常平泉花木攀戀何益洛陽名園詎有牡丹隋隄螢苑祇餘衰柳試與溯海珠之石過荔枝之灣秋草滿壠斜陽惱人問海山之舊迹尋仙館之遺基猶有存焉否乎（潘德畬海山仙館今成瓜田）悵歸來之燕子巷認烏衣彈刦後之鯤絃淚零紅豆然則此地未堆馬鬣重睹翬飛桑柘仍連槐榆開列聯步紫藤之架常有詩聲澆水紅蘂之欄或生書帶未嘗不話園林之有幸而覺花木之精神也嗟乎蘭亭已古幸有右軍之文玉臺何處尚存孝穆之序斯園也斷錦零縑百年一瞬紙黃粱於夢後憶焦桐於刦前當時名流題詠甚夥韓偓香奩之詞綴焉艷袁葛嶺多寶之閣蟋蟀吟哀今日者歎潦草之光陰惜曇花之變幻話炎涼之世界結翰墨之因緣短引聊疏長歌當哭亦猶秋聲舊館留樊榭之記南宋畫扇題穀人之詞云爾

青冢志題辭

永康胡月樵（鳳丹）成青冢志十二卷爲漢昭君而作也夫豔瑰玖之名者刻于吞華之玉說施旦之美者溯乎苧蘿之村陰姬洵美實出中山綠珠何來云居雙井赤烏產美人之地丹山誕瑤姬之區從來鄭衛多出姣娥豈有尹邢不詳出處然而華色竊寵相態麗佳大都言其所由來尙未侈談乎鍾毓乃杜少陵詩云羣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尙有村遂與蜀國之君臣文采之宋庾同詠爲亦可異矣或謂夔子城古是爲秭歸之人神女祠荒實誕巫山之縣靈珠豈必有種彩雲多出無根（見白香山詩）不意遐陬之鄉見此娃嫿之質爾其娥媌靡曼閑須綿藐淺畫愁眉奪遠山之翠傾人秀色羞上林之花石崇有詞翺華玉匣簡文摛句婉黛金鈿覽明鏡以照紅粧入披香而對春色凡諸吟詠動心驚魄於以見昭君有至美之質焉且夫自炫自媒者士女之醜行委心任運者哲人之安命古稱美女入室惡女之仇讒人高張賢士無名當時宮女旣行賄以賂延壽必傾軋以抑明妃蛾眉謠諑屈子所以離憂鵩賦咨嗟賈生所爲遷謫豈有白玉之寶已同天人遂以黃金之獻來買身貴於以見昭君有國士之風焉溯自高皇戰敗以來婁敬和親而後子婿已稱乎冒頓女主再與乎孝景嗣是以來傳爲家法然而烏孫遣去日逐之師尙勞單于遠嫁雲中之戰仍劇勞單空至稱上烽火竟達甘泉已同禽獸曾何念乎婦翁詎有馬羊言斋生於皇帝乃自昭君旣行閼氏專寵匈奴三世稱藩靖邊得寶何妨貢寶倚漢眞若倚天奉之以白璧一雙進之以良馬十匹誰敢推貢以起事遂撤戊己之邊防寇豈張弧格同舞羽然則勒燕然之銘曷貽彤管畫麟閣之像當增婦人於以見昭君和親之功焉致之漢史竟甯改元王嬙之行以正月元帝之崩以五月設使畫圖不謬賄賂能行以吹簫度曲之帝遇傾城絕世之姝寵愛雖擅專房歡娛能得幾歲正恐人彘之嘆歌起於悲春飛燕之謠事同乎禍水卽謂昭君不怙寵以致亂能明哲以全身然楊妃羅襪不墮紅羊之刦而已婦丹穴已聞黃鵠之歌染竹淚以成斑賦柏舟而自誓則何若明駝遠去旅雁不歸燕支之山能增乎顏色撐犁之俗克配乎天驕於以見昭君去就之明焉嗟乎彈一曲之琵琶猶思漢苑度千山之苜蓿已入胡天香溪水機（香溪卽昭君溪見輿地紀勝）問蟬化以何年巫峽雲深聽猿啼而寫怨各各詠春風之面嵬嵬

歸夜月之魂徒有骨冷胡霜琅然子山之吟愁逐寒雲悽矣道衡之句只供憑弔無意表章惟陸朗夫曰其始之不以色進有班姬辭輦之賢繼之不以難委有馮女當熊之勇至其赴絕域輯邊陲同翁主和戎之心符木蘭從軍之義旨哉言也豈不然哉史言呼韓邪死王嬙求歸成帝勅從胡俗遂復爲後閼氏樂府解題言單于死子世達立昭君謂之曰爲胡者妻母爲秦者更娶世達曰欲作胡禮昭君乃吞藥而死二說不同余謂樂府解題之言是也陸士雲曰秦草皆青斬淮陰之地其草獨赤塞草皆白葬明妃之地其草獨青其赤者昭淮陰無叛漢之心其青者表明妃不忘漢之志一坏之土芳菲不歇則明妃之吞藥而死也明矣余謂苻堅之誣諸葛之枉史通已辨之矣漢書之誣明妃也亦安足怪哉

范村菊譜題辭

南浦歸來愁誦江郎之賦東籬徙倚愛傾陶令之觴若夫女几山下白葉如雲天隨宅邊紫莖撥霧誰能掩此奇芬爭欲錫以佳名艷國英落聊充寒雨之糧酈縣永佳

卽是延年之藥或稱壽客或呼佳友遂比君子如逢故人范石湖所以有范村菊譜之著也其意以爲菊之幽香可比蕙蘭菊之傲霜亦同松竹遂有姸卉繁花之別以爲君子小人之分先定其品乃言色香先定其色乃言態度雍容雅淡特具卓識妖冶嫵媚勿以閒之中央土色黃爲上品裳蓮元吉袍看加身龍腦則金英萬鈴都勝則鵝黃千葉於是菊之黃者得十六品焉西方金氣於時爲秋菊以秋開則白爲次玉毬玉鈴鄧州銀盆繼以除釀加以檀蕊於是菊之白者得十五品焉雜色四種則品斯下荔支桃花枝葉繁密楊妃合蟬嬋嫺有態則以柔媚爲悅謂非君子所尙也然而菊類至繁更僕難數三十五品頗嫌疎略是以與范同時者東陽之人家藝有七十餘種愚齋之花譜列至百三十名（宋史鑄著有百花菊譜）洛陽佳卉劉蒙之載筆最先吳門老圃正志之成書尤富（宋劉蒙史正志皆有菊譜）或亦名史且有續篇體例雖乖蒐羅甚博余謂有花必錄在彼不厭其多以品稱高在此不嫌其少書此譜成於宋孝宗淳熙丙午十三年去南渡之時已久矣山類艮嶽則雪虐風饕殿歐聖湖則花嬌柳媚宣和

之貴多北徙武穆之墓皆南枝石湖參知政事歲維戊戌時則親賢遠奸之疏進於朱紫陽同仇敵愾之論發自胡忠簡東萊既亡官箴誰識南軒已去吾道益孤既而陳賈請禁道學侂胄將肆威權石湖家居心懷君國評論草木不忘流品懼莖芽之易化覺椒蘭其若茲品隲雖在乎色香寓意實同乎朱紫范村者竹波十頃松雲四圍耀金華以千叢燦玉英於九月商隱園南芳心委汝香山席畔白頭稱翁早知晚節話老圃之秋容共賞寒香翻羣芳之晚譜幽桂似嫌亟發老梅郤妬先芳於是弄秋光屏雜色撰補志成敘遺品題之下雖出心裁吟詠之餘歸須頭插始言君子貴其實末言孩兒有別名是可以知其用意之所在矣僕也曾經滄海最愛看花久寓申江尤欣賞菊對枝叢以如積嗟風雨之滿城恍看金碧之浮圖遂折琅玕於老圃如逢好友如對高人十分秋淡見羅織之新開一徑風涼訝香篝之遠致喜白衣之送到踏黃葉以尋將烝籠車蓋偶逢農父之家金盞銀杯飽飫神仙之味又或名園覓句盛會尋香捧瑪瑙以爲盤合歐亞而論種不乏賞心之樂事總成過眼之雲烟

縱有花評誰爲菊史雖逢笑口人誦司勳杜牧之詩卻老延齡我愛廬陵歐陽之句

俞曲園銀瓶徵題辭

古有趙娥慷慨緹玉激烈等公孫之明義效庶女之呼天孝矣碎金取心以祭墓傷哉無忌抵壁以就刑皆爲父而報讎縱殺身而何惜若夫頭能壓日六月飛霜冤等覆盆三字成獄緹縈上書寸草之心未報謝娥有夢春閨之首難梟烈烈寒風一樹女貞之木深深葬玉千尋濁井之泥如岳鄂王之小女銀瓶者亦可哀矣想其大雅賡詩深閨待字或書文於紫石或指摘乎丹青左家嬌女詠彤管之貽謝氏道蘊爲白雪之喩雖代父授書難隨伏勝而從軍有志思效木蘭無何衆煦漂山浮雲蔽日金牌屢召銀臺竟羈詠青蠅之章讒人罔極抵黃龍之府痛飮難期卒之伍胥賜劍八月濤飛萇叔違天三年血碧毒霧起太師之筆涼風成斛律之冤固南渡之廛衰問北辰其安在且夫風饕雪虐者一國之顚連也玉潔冰淸者一家之忠烈也慨夫檜枝早茁而壹淮議成檀來興歌而長城竟壞徒見書生之扣馬難望二聖之歸環

有亭遂起風波覆巢豈有完卵賸水殘山已慨金甌之破沈香墜玉爰抱銀瓶以終後世遂呼爲銀瓶小娘子並祀於鄂王廟焉嗟乎燐火多青灑他年之涕淚寒泉秋菊奠一代之精忠（祀鄂王廟名精忠廟）既殊金鹿表安仁歎息之辭亦異金瓠紋曹植哀思之筆死應抱恨名遂不彰非其略也不敢誤也杭城既有銀瓶小姐之號乃配張烈文侯之祠（卽鄂王之將張憲）居然象服鳳冠未免郢書燕說混燕石于荊玉鄭趙嵉于鄭郊正訛糾謬守土之責俞曲園太史因致書當道請爲釐正更博引羣籍爲銀瓶徵一編知張憲是鄂王愛將非愛婿也銀瓶殉義年纔十三與憲年歲懸殊豈可爲配未行問名之禮故告葬未鍋竟以冰玉之質而棄砧爲伴流俗沿訛辭而闢之宜矣嗚呼鵑啼夜雨人招蜀道之魂蝶化秋風鬼泣齊臺之魄滕脂之井非辱金陀之篇幸傳東窗事發瑤瑞來尊鐃臺前南枝森疎鐵像跪岳墳湖畔讀史者因之動色行路者於以快心愛此一編能匡俗謬詁經精舍之桃李原多丹鉛一席（太史詁經精舍門人共同參考）古井之波瀾不起碧葬千年題辭聊效越吟怨曲同賡楚些有慙黃絹敢比蔡邕幼婦之辭

莫秦朱絃更來杜甫十姨之廟

吳梅村宮詹西湖圖題詞

西湖之景天下稱奇宜晴宜雨宜月宜雪淡粧濃抹無不宜也是以東坡直比西子但描瘦影妻是梅花誰把生綃春藏柳色南峯北峯高累一丸之棊裏湖外湖景收盈尺之紙對此粉墨幾疑神工又況孤山鶴至似華表之來歸葛嶺鵑啼付黍離於浩歎吳根越角渺渺烽烟地老天荒行行涕淚悲金甌之鑄鐵感玉匣以麟珠山繪三時圖作八妙然識者不以爲吳生擅場之技而比以徐公沒骨之圖爲梅村宮詹繪西湖圖爲牧齋宗伯作也宗伯庚寅夏五泛湖舫六日成西湖雜感二十首即書其後余維西湖勝蹟著於唐宋逋仙之所棲隱白傅之所經營紙帳既有新吟竹閣曾留妙墨客拜錢王之廟人識蘇公之隄陌上花開湖邊草長暨乎南宋之時遂成偏安之局旹賓冰天問雨宮其安否柳岸桃塢對一水以無言君是枝頭之杜宇淚灑秋風臣栽墓上之冬青魂歸夜雨北岸奔騰嗚咽伍胥潮上南枝零落淒涼鄂國墳邊數使管絃已空明月半開蟋蟀吟冷秋風離曰叠聽秀麥之歌猶是前代夢梁之恨最可慨者龍漢刼經鳳樓陰失見宰樹之豐碑猶言土木（時于忠爲公廟）識茄花之委鬼又悶冷桑靈隱峯飛無復呼猿之洞聖湖水濁都爲飲馬之池珠林寶網亦慨坵墟金鋪木魚皆成泡幻撫銅狄以量鉛水穿藕孔而說刀兵波神投刺促之珠地媼竭荒涼之澤撲金盌漏蒸土陂淪鬼亦啼鶯人同說虎此則收之行卷不盡紅兜之愁寫入畫圖總寄丹青之恨也已梅村愁來舐墨興到揮毫描有象之波瀾寫無涯之幽怨松與雲合收未了之青帆隨風轉接無邊之綠君且扶筇於秦望我思翦水於吳淞尤展成言梅村之畫亦自成家後人謂茶烟雨過竹粉風飄原無多筆已盡神理右軍以字掩詩梅村以詩掩畫其信然乎余觀梅村詩集題畫甚多東皐一別成草堂之歌南渡六員貽頭陀之像思翁寫金焦之筆殘墨誰收董君繪湘江之閣遺香撿得石谷貽禪描來破寺廉州神女寫向秋林他如芍藥錦欄芙蓉水殿洛陽名卉茉莉新粧莫不寫入素屏唾成紺碧觀彼題圖之詠即知作畫之佳彥遠則河渚留圖青房則碧湖話舊庾開府之江關最多蕭瑟宗少文之山水眞宜臥遊乃牧齋之序梅村詩集也譬之畫馬則天閑爲師鏗鯨則春麗自好藍田日煖良玉生烟效寒蛩哀雁之吟有商隱致堯之感然則謂爲梅村之詩可也謂爲梅村之畫可也獨惜片玉自珍一錢不値文山奇節多慷慨之故人宋玉微辭望清涼而讚佛艾灸哀鳴終當一死蒲輪安穩豈爲雙親而論者遂謂　詔書敦迫未敢淹留祭酒清閒依然臥病遂以爲錢不足惜吳有可原然吾讀史道鄰閣部南都奏疏有云比聞賊所之摩肩紛紛拜命如吳偉業非先帝特簡者哉賊至而汚敵來再屈詞嚴斧鉞筆挾風雷然則處士青門之里仙人白玉之樓梅村之詩亦自飾之辭耳嗟乎白雪陽春同仰二公之文采絳雲灰燼何關一代之興亡沈吟卷後如披松雪之圖摸索暗中豈似南田之筆要之歌殘玉樹狎客同儕折得柳枝我聞如是決兩湖而汚莧滌移三竺而恨離平乃猶吟魚素鴆媒殘鷗鶒鳴慨藏舟於紅豆懷所地以青萍篇斷鞠裳舊樹之思長椒鶴兒丹頂初衣之悔何追劫話紅羊天蒙蒙而似醉朝同白馬髮種種以誰憐吾知其對斯圖也雲莊柳毳月地花稀古恨今愁前塵舊雨朔漠之側彈怨洛陽之烏喚休一卷流傳千秋賞識豈僅唐時草長烟水如焚宋代雲歸巖樹似緒博輪白帝錢賞黃姑話同病之相憐共蒼茫而弔古直比昆明刼後共談湖上之飛灰莫待荷花開時又寫人間之畫扇（牧齋詩集有題荷花畫扇五首）

讀阮懷甯（大鋮）諸傳奇題詞

金陵祖堂寺是劍堂阮懷甯度曲處也相傳燕子箋雙金榜獅子賺諸傳奇皆成於此想其午夜漏聲丁簾燭影箋裁玉版墨蘸金壺付聲鶉管傳綺旋之情寫調烏絲盡悠揚之韻蓋自唐至宋詩降爲詞自宋至元詞降爲曲字注呂宮溯源流於白石譜塡工尺著樂府於碧山未嘗不淚灑琵琶聲舉鐵葉按紫簫而度曲量紅豆以致歌刻畫鄭關評騭宮馬蓬萊海月太華天風雖云小道亦有可觀乃與伶官較其優絀懷甯僑居白下跌宕青衫已同纖鑿之魚有似避風之鷁即使倚聲酒畔按譜花間篤抒胸羅鳳機手握亦等笠翁之雅趣何非陶令之閒情又使荊棘銅駝關河鐵

爲家同萁楚泥粉楊花陶穀袖中韶能宿擕子山集㠘賦亦晉哀嗟晚節之不終慨令名之難保亦不過兇丹鶴之項虞山欷歔聽蜀鵑之啼梅村涕泣而已而乃寓公閒暇梯擕青雲熱客揣摩音度白雪久恨東林之黨預成南曲之編豈眞見燭於先幾儲材以待用也乎果也登場一曲好劇之主似鵶兒中興十策俳優之臣逢康伯明皇多梨園弟子和凝是曲子相公燕雀之危若斯魚水之契乃爾玉宇高寒聽天子無愁之曲鬱輪唱罷有人家檣櫓之歌酒熟香溫沈酣共樂山殘水賸歌舞難休豈不謂渡江泥馬何非東晉之琅琊有客騎驢且看西湖之烟月出桃花於扇底唱柘枝於筵前五夜笙簫天眞似醉一池春水事儘干卿由是阿柄倒持神叢竊享蜮射含沙之毒蠅鑽逐臭之夫駔儈盡得公卿馬相與爲狼狽於是淸流之士一網盡矣夫以懷甯初附名士是亦文人觀其度曲之心何非塡詞之手倘使時不丁乎百六主不遇乎宏光則亦太白高吟小紅低唱記盡相思之豆吟殘薄命之花裴誠雅善艷歌延巳非無傑作塡西廂詞或有關乎恩怨唱南歌子曾何與乎興亡豈知秦淮波咽似怨孔都官之音艮嶽山頹猶留邢俊臣之調曲之終也非雅奏國之亡也嗟忽然摸魚悲蟋總是哀音好謎春燈徒貽笑柄（大鋮降淸後在營中陪將帥宴執板唱自撰春燈謎諸劇以侑酒）蓋由君以穢綠作棟樑臣以淸談爲廟略慘似茄花之劫聽殘禾黍之音青詞宰相難比其貪婪紅豆尙書莫諭乎慄恨蟬聯三案擬興大獄蝸爭一角難保小朝此則劇孟千場之博祇有枯棋傀旃一曲之歌長留穢史也巳嗟嗟滄江猿化不乏忠魂華表鶴歸非無寃魄惟彼僉壬永汙簡冊狐群肆虐蜮鬼呼靈勸長星之杯香聞醴酒臨結綺之井辱甚胭脂卒之歌聞薤露奏哀些而無人關上仙霞招游魂而不返碧燐宵飛青蠅晝弔權奸一死遺臭萬年然而傳奇諸作猶在人間讀者腹誹談先齒冷豈謂嫋餘音之繞梁屋是直留餘毒以蠱丹青耳若夫牽機藥進唐後主倘念鼎臣後庭花落陳叔寶不忘江總問臨春其安在指江水以畫愁斯則亡國之君各買其臣比諸鼎湖龍去煤嶺駕崇又不可同年而語矣

重修到滘鄉大墳記

我國家　皇輿永奠　帝網恢張久寬逆命之戮頑不罪後降之魯國梅花嶺上鐫道鄰血淚之書穆石城邊修紹武君臣之冢鷦敗美矣明祀旣屋南京亦墟家文烈公（家玉）倡義寶安起兵到滘大兵屠之妻妹皆死聚骨叢葬名曰大墳嗚呼田橫島狹葬五百之貔貅項羽尸分化八千之猿鶴張巡嚙齒比干剖心洵爲義士之鄉不奪匹夫之節而況胡妙端之貿淑金鼓震而洽海歸劉令嫺之年華落花掃而叢蘭瘞精魂毅魄碧草靑燐一抔之土誰霾千載之名不沒此作史者亦鑒孤忠而弔古者所爲隕涕也或者謂鐵馬南來銅駝北望殘棋易盡大廈難支燕子傳箋巳失東周之洛邑龍裳蹈海僅留南宋之厓山豈不知鐵橋風雨可採伯夷之薇珠海波濤易泛范蠡之筏而乃倉皇起義慷慨招兵奮螳臂以當車驅市人而制梃正恐杜鵑淚盡徒啼百萬之春花精衛誠通難塞三千之弱水不識時務人亦有言然而劍煅愈瑩蘭煎益烈日落雲崩之候天荒地老之時眞同喪狗難銘老驥之勳豈似流螢直媲燭龍之耀（王船山最賞文烈公與同寅稱生無愧縮比流螢死有光詩句）以千秋之張浚罵萬古之李陵愧

傳家之留侯嘆時窮之許遠（皆用文烈公詩語）馴至鼓聲死而靈旂不舉陣雲摧而哀雁爭號猶復斷指不休裹瘡再戰吟捲土重來之句抱堅金百煉之心且也軍皆烏合氣盡鷹揚馬援不望生還韓信置之死地卒之三呼蒼兕姜伋無功一夢黃魔蘭陵不救嗟乎萇宏血碧愈感靈均鵜鴂之鳴先軫元歸爾增穆滿沙蟲之恨吁可傷已今日者披蘭臺之正史逐傳韓通招柴市之忠魂同悲信國熊將軍（飛）之戰血染蘼榴花蘇閣部（觀生）之英風爭傳梓里並作一時勁草足昭十步芳蘭而此大墳者屹立水邊耕連隴畔將軍死而大樹萎壯士去而易水寒久經白馬之朝周業巳紅羊之換刦幾輩話山邱霜露千春結香火因緣秋雨秋風誰作戰場之弔江花江草彌添過客之悲歲月湮淪松楸零落爰捐鶴俸重飾牛眠一廛楚些之辭同下國殤之拜冬靑樹老奏哀曲以譜神絃秋菊花濃薦寒泉而焚努幣靈旗一簇猶聞戰鼓之聲杜宇三更似訴長平之恨若夫王喬棺下世傑頭香別築岳飛之墳試訪王雕之冢願祝來生諸葛作睢陽之鬼雄定教游俠朱家抱郭侯之仙骨法輪常轉夢數時紫

是爲記

珊瑚洲泛舟記

出東莞城二里而遥有珊瑚洲焉珠浦訊古銀波宕空雲深液脥漪淪激灩上溯僧州下注虎門盤渦麗晶疊鏡寫翠余以暇日泛舟其間飛鳶迴翔若舞洄水浮鷗可狎檝爲主盟秋花一叢送聲流媚紅爛細錦碧依岡沙時蹈碎石以濯我足昏煩漱滌心波湛然歸復移舟藻蘋周旋天空景晴萬頃一碧推篷遠瞰菴畫屈曲芙蓉四百倒入東湖羅浮嵐翠近在咫尺俗骨驟變塵慮盡滌魚鳥親人野老分席白鷺乍起若窺尊彝元蟬小鳴似迓賓從一曲一詩曾未盡興客有奇氣亦吹洞簫長空一聲草木皆悅異哉此洲清不可混老且鬘髮稱歌濯纓寡介若此清冷不窮名殊甘棠寶重桑梓已夫錢塘西子金陵莫愁遊屐曾經奚囊貯句前塵偶溯寓公可名不若茲境近鄰鄉園蓬瀛不賒煙雨入畫鳴榔作歌聊答漁唱斜暉散幘以遨以嬉因思古人忽發遐想翁山詩伯獨漉逸民曾偕佩蘭於此擊檝尹宅禰杜吾家璞子指

讓一水壺觴子秋葉接雞頭波明鳳尾杯酌瑪瑙枕欹珊瑚倒脊接離兒童拍手彼唱此詠明珠參差蛟龍相吟鷗鷺起舞風流文彩照耀寶安嶺南三家有若鼎峙寒木一集亦同錦纂（璞子公有寒木居集）粲溢今古增華風雅不可及也陵烏迅兎倏三百年滄桑可歎刧灰亦淪不隨世變祇有煙水然諸公詩篇永留天壤苦花暮雨片石寒陵因携行卷誦向煙際羅浮隻鶴鬪聲飛來令威語長東坡賦妙相與酬酢羽衣翩翩似逢故人饒有真味蒹葭洄溯菰蒲精神我是志和君豈稚川老梅粲容相與一笑時至今日光景又新娵隅清池蠻語獨工白雪陽春屬和者寡恭星五色覆瓿有人刦輪千轉叩槳欲問風花人海感慨係之瘦日欲匿鼓棹逢歸蕃塔錦繡正釀晚霞鳳臺竹彩又鑒明月仰俯千古濡染寸毫哀樂無端集我煙柎伯牙琴韻移情者誰是爲記

嵐山禱雨記

余任黎城之三年雨澤愆時邑有潦水無補高壤因偕僚屬禱于城隍吏呈卷牘謂當取水嵐山之上厥有龍潭君不見京師之祈雨澤邯鄲之迎鐵牌乎余以爲誕未允所請客有進而言曰龍之爲靈昭昭也在昔房琯擊鉢雨應吟聲摩訶築宮雲漸威骨龍能致雨信而有徵聲諸赤子有病危階禱于虛賢豁人獵枝風俗從乎宜聖民以爲神誠能動物嵐山之祈是烏可已嵐山離縣治五十里余乃齋戒致誠儼恪宵征風瀟瀟以吹衣露瀼瀼而濕輿山石犖确松徑曲折曉光稀微逮入廟門祝版既焚乃薦酒脯山僧狡獪屢擊鼓鐘烟燄擢玉祠堂之像儼然星現黃斑林叢之花莞爾龍火入谷升梯及崖樹嶺宿鳥爭來窺人野馳奔狼似駭遊客話巖樹之景好聞蔬筍之廚香既而巡行廟後見所謂龍潭焉苔蘚一碧蟀文鱗獵素波㶇淪青羽飛滅森流含蓄窈然深藏吁嗟龍兮乃居於此呼吏汲水挈瓶以歸實此一掬之慳思祝篳車之滿且行且止將信將疑歸未及城大雨驟至霹靂徐引散澆不休見鷙烏之濯翼有商羊之舞庭三農滿望四野霑足丁男子婦皆大歡喜生徒吟詩以誌慶僚友稱觴而進辭余曰此龍之功也夫蕞爾百里地猶彈丸不爲鸞鳳之棲乃有

蛟龍之隱雲中不現鱗爪巖下未聞呼嘯余棲遲千日乃慳一面因緣窺湫辭騶忽雨得毋東坡起伏吐滿腹之雷霆永叔成詩合四山之雲雨非踵足而解衡緣禱告而乃應耶嗟乎出入人鬼鼓舞寡鰥陰森琴怪成伺候之威淪漣積水有蟠踞之勢昔賢譏刺良非偶然彼夫割取左耳吳綽之所優爲血此股蹄昌黎由其慨歎才謝孫郎使隋尺木聖非似禹敢覘蜾蝘喜我今日結香火之因緣望君來歲膏淋滴之元氣鼓聲坎坎常歌醉飽之神巫廟貌峨峨當有品題之詩伯執爾造化保我黎民精鑒寸心試聽以耳聊爲記之云爾

宋宗姬墓記

嗚呼秦離哀怨杜鵑愴萬古之魂芮濶飄零蝴蝶醒三春之夢鶴歸遼海城郭都非鳳別秦樓簫聲永咽吾觀於宋宗姬墓而不禁慨然也宗姬者宋徽宗之孫高宗之女也少值亂離播遷湖海吾邑人鄧銑獲之以配其子生四子焉夫其娥臺玉質帝室金枝嫡比蘭陵出乘寶輦宣和書畫描天孫之七襄宵明燭光降帝子之北渚向

使金甌永奠玉壘無驚則將穠華桃李好合瑟琴詩美王姬之車易占帝乙之妹奚至下嫁於牧豎棲止於農家無何天狗出乎微垣妖狐升乎御座百姓救我太子哭於南薰大事已去乘輿遂皆北轍一家莫保二聖蒙塵悲哉白馬之謠慘矣紅羊之刼當斯時也九廟震驚鬼欷曹社六宮涕淚痛泣胡鞭讀南燼紀聞知潛龍之受辱過望鄉橋水羨飛雁之能歸國事若此天道胥淪康王以泥馬渡江崎嶇立國暮雨朝雲已迷艮嶽殘山賸水祗脫西湖棄貞甦之無家賦蕪城而慨歎道君擅笠永痛乎青城靈節金環長戀乎嘉國（高宗邢皇后從三宮北遷不返）亭扇芍藥夢白羊之花（高宗吳皇后事）枕圖水晶進紅霞之皺（高宗劉貴妃事）香藥徵乎番舶珍珠進自廣州（高宗劉婉儀事）豈知弱息流落天涯邯鄲才人嫁爲廝養之婦濟河公主實於張溫之家此讀史者所以傷心而作志者因之嗚咽也宋史言政和三年改公主號爲帝姬徽宗三十四帝姬早亡者十四人餘皆北遷獨恭福帝姬生纔周晬得以不行吾思宗姬必同一例以繡褓之嬰婗困倉皇之鋒鏑以蕙蘭之豔質逐萍蓬之漂流泣下銅駝荊棘之悲局極歸來玉馬

銀潢之派原尊乃紹興之年存問皇族薄海宣詔州縣上聞而宗姬不聞入京史臣亦復失錄則又何也豈不以春女悲春越人安越織女兒之籍已歌黃竹洗田家之缶久著青秬禁烟綿隱遑問龍歸焦尾桐孤羞青鳳集譬諸南陽逃葬安仁記公主之塋永嘉避胡平城築望鄉之館差無愧色同感亂離彼夫安樂驕貴貪似婉兒玉眞鳳流思嫁張果人詩銅鏤之綬家侈金根之車或嫌萬徹之粗豪或鄙李瑋之傖陋詎可方斯同年而語或者謂康王之女不見史書徽宗之女亦有假冒靜善貌似柔福本是開封之尼易氏自稱榮德原屬商人之婦（榮德柔福者徽宗帝姬）遂得身附天潢之貴夫稱駙馬之尊今之宗姬得毋近是然宗姬不貪富貴不慕榮名既藏晦於生前祗上書於身後（比子鄧林以乃予曾上附）湖海之飄零已久宮闈之證據非誣光宗憫之詔賜祀田十頃若桃之姊弟匄沐而能言錢鏐之孫母壽考而免禍圖書備叙（宗姬事見圖書集成職方）邑志堪稽追至禾油麥秀猶保陶公嫁女之田瓜衍椒繁不減謝氏盈階之樹光宗既以爲眞亦誰敢以爲僞乎嗟嗟帶地烽煙難完骨肉臨江歌曲祗有愁思豈無杞婦之崩城不少樂昌之破鏡望夫石遠思子臺高命也難言天胡此醉設使宗姬相隨北去不向南歸紫玉易碎於烟中明珠孰擎乎掌上正恐一鬟鬢花終塡雪窖三秋病葉遂隕冰天癸文姬之笳誰將錢贖歸女挐之骨孰作壙銘然則宗姬之遠來瘴海永暨蠻烟定有前緣便成佳耦野榼餉乎冀缺椎髻侍乎梁鴻老萊隱淪相從祗糲劉綱匹配卽是神仙是可嘆也亦可幸也君不見趙家他日曾難塊肉之留景炎紀年誰作海濱之問鳳去慈元之殿鹿遊宋王之臺冬青老樹痛校尉之摸金如意西臺有遺民之泣血也哉今日者滄桑變幻山嶽潛移龍漢之刼屢更馬鬣之高宛在人來石井（井在石井村）猶蹭松樹之阡客過銀塘更弔榴花之塔（宋末熊飛將軍起義兵處）至今鄧族同蔭福山先趙秋曉而莅止何慚茅屋詩人（宋遺民趙秋曉宗寔也隱於吾邑有詩云詩人只合作茅屋）姬方幼學之淸高亦倘濮王郡主（吾邑宋遺民方幼學曾尚濮王郡主爲郡馬）迢遞銀漢紅牆之樹四圍鬱鬱佳城黃臺之瓜一摘宜鵑鳥石永壽貞珉

石竈烹茶圖記

石竈烹茶圖者先君子與鄧蓮裳夫子遊羅浮之所作也夫入普陀之境則佛相亦現毫光宴崑崙之墟則神仙留其爪跡豈不以百年過客難逍夸父之烏萬事浮雲終化莊生之蝶截飈敵火藏壑移舟老子猶龍嵇公似鶴松號支離之叟柏同嬰鑠之翁豈必紀名鼎鍾鐫烈竹素哉指白水以同盟託名山以不朽結半龕之香火留一幅之丹青明明如月同此襟期蒼蒼在帽何分羅袞丹田瓊華於此煉氣石泉槐火亦話傳薪子好遊乎道在是矣石竈產蓬島之具區藏浮山之深處學傳則火不熄仙宗以靜爲根蒸以浮浮之雲沸以洌洌之泉聲礚礚而湍湍沫滴滴而高厲水天一碧有飛舄之黃仙（石竈旁鐫銘曰朝與霞越水尺羽長嘯歸來山有月白是黃仙家）一瓢飲千年見買山之巢父彼夫門稱白水煮白石以爲糧洞入朱明採朱荚而作饌曾未能接飛雲只此跡林於是誠泉壑之靜境遐迴之仙廚也且夫有姑射之骨者斯能吸元雨之風有松喬之伴者斯能飲丹霄之露授長生之訣宜駐蓬萊漱沆瀣之漿定棲雲鑿先君子黃冠入道青泥採芝桂花釀酒爲酥爲醪笠屐描圖亦仙亦佛（先君子主持酥醪道觀榜有笪殿閣）留管

登朝斗之壇上飛雲之頂攤瑤臺之樹扶鐵橋之節酈泉菊茂脫宦海之風波葛井烟深忘世間之甲子日者與蓮裳夫子同遊羅浮並訪石窟巾屐小憩有塵表之想爲楮疉橫飛有遊仙之詩爲赤日未落白雲在空清談霏屑好句霞綺太古爲屐存道味之腴涼風灑襟發天機之妙效崔駰之百淘既包荷而成飯擬盧仝之七碗欲吸川以爲茶彼夫宏景漱齒丹邱換骨陰圃旗槍陽崖茗器神農以爲悅志杜育則曰調神然飲啜在此而寓意在彼一甌雪窨味卽穀山之桃雙井瓊英色並金光之草乃知茅君穆陀之樹方朔都崇之類同此風味未能專美豈必誇建州之八枚背溪之一滴乎對清神之樹則有露皆甘結登仙之緣則無味是道宜其流連體貌綺作畫圖長留玉局之風流永著雲林之墨妙也爰徵名流更爲題詠畫中有句詩難仙心比卞玉以同珍存謝金以爲寶陳古樵夫子題詩云石泉槐火無消息不若從君作茗談詩成之後乾陵遽失曾無幾時古樵夫子亦歸道山矣偶作清吟遂成詩讖龍蛇紀歲即還兜率之宮猿鶴招人同返冲虛之觀亦可異也其後宦轍歸來披圖悽愴霜露之感既灑淚於松楸春風之坐亦永懷乎梁木大山小山賦叢桂而招隱今雨舊雨望靈椿而長悲敬爲此記以示後代

重修黃仙觀記

羅浮二山仙靈所聚安期瓜棗棄項而入朱明軒轅藥竈別唐宗而歸碧洞麻姑鳳舞序有于邵佛跡象頭記傳蘇軾若夫稚川仙跡流播尤廣潞州橘井岡三晉之雲山葛嶺羅軒瞰一湖之烟水維時犬羊肆虐魚羊食人瞻烏爰止遐鶩出幽南荒作令求句漏之丹砂東海得仙隱蓬萊之日月相傳黃野人者稚川之隸也宋留元長羅浮金丹世系記云安期以法授朱靈芝朱授陰長生陰授蘇元明蘇授葛孝先葛授鄭思遠鄭授孝先從子洪洪授鮑倩妻鮑仙姑亦傳於黃野人李耳無爲之道衍而愈長鍾離授受之篆徵而可信然則沖虛南觀白鶴東庵酥醪釀泉長壽西澗牛石鄺仙之跡羊峯青童之蹤洵有淵源非同荒杳也夫尺鷃之搶詎侔大鵬跋龍之行雖追飛鳧必欲發揮至道開鑿妙門言横玉輪名藏金篆遊碧落以千仞希曾

魄之九昇則必棲蓬島之長春看桑田之歷變一百五日都守乎丹竈三十六天乃返乎玉京當葛仙移家之日正野人負笈之晨鮑家小女手把芙蓉伏波將軍足躡芒屩上饒縣間羽服翩翻旁眺方壺鐵橋風雨丹雞白犬隨淮南而上昇鶴蓋鸞驂先道門而莅止山青月白片雲自來暮粵朝吳水天一碧（羅浮石壁旁有字云朝吳暮粵水天一碧長嘯歸來山市月白相傳是黃野人來）然則野人之成仙也蓋已久矣茶山舊有黃仙祠何梅士夫子與先嚴改祠爲觀因重修之搆室其右名曰寄窩綺窗明月古桂飄香丹房曉風長松成韻烟嵐瀉碧浥秋露以披襟雲碓飛清（雲碓飛清書茶山泉名）合宵露而作響長金指甲寶相莊嚴老鐵纈眉梅花環繞（觀外植梅花數百林）白玉之簡索銅龍而並觀青雲之衣騎瘠虎而偶出洵幽深之逸境棲真之勝地也余屢遊羅浮此爲止宿望芝境而儼若飲桂酒以陶然邀雲爲胸招月入戶常欲即分明之紫訣詢吐納之元科談劫火於阿耨之池鍊丹藥於紫霞之洞而塵事牽縈素志未償紅花碧澗徒招杜鵑之魂（羅浮高處有杜鵑峯下有紅花溪）白髮青衫愧飲酥醪之酒又稽山志人多遇仙僉云野人蹤常出現洞賓飄然尙佩古劍眞卿猶在曾寄尺書余屢遊山乃慳一面得毋王烈仙方未經洗髓抑或昌黎崛強不願因山既非引爲同心是以失之交臂或曰否否野人一睡即三千年揚塵之海屢見生桑爛柯之棋猶未終局當我遊日正君睡時然則見君遊戲應爲蒙莊之栩與我周旋當倚喬松之杖又不禁啞然而自笑也王道人言（時道侶王至明住持斯觀）觀外常有臥虎從不傷人盲倘不誣是亦靈蹟世傳稚川授野人丹藥虎會食之所以曇猷茅屋李父聽經董奉杏林於菟守樹是即籛鏗之仙室何殊司馬之丹臺余於宿時曾作佳夢栩栩蝴蝶入鳳凰之谷亭亭美人醉梅花之村權借先生枕頭來臥淵明北牖等遊仙之郭璞效記事之唐庚早已離仙心而作詩不必結仙緣於觀面矣余亦嘗入黃龍之洞訪天華之故宮披南漢之史話金盤之贈藥竊謂此事當屬黃勵（南漢黃勵亦稱黃野人）姓名或同仙凡迥異當時哀鴻嗷澤猛虎當關毒霧沈沈蠻烟慘慘不見安期浮海爲避祖龍豈有野人進丸乃壽蚑屣乎金闕白謖仙之處（[illegible]介生紀其事見浮山志）事近荒唐張南山作記之年（黃香石紀胡紹甫遇黃野人事張南山爲作記）詒原恍惚頻施藻繢

聊佐茗談爲語後賢當翻前案且餌松實來看抱朴之書爰築茶庵並祀逍遙之子（茶山舊有茶庵住庵者爲逍遙子有詩載山志會稿）

浮山第一樓讀書記

浮山第一樓者在蓬萊島中是臥遊佳處能滌塵抱能愜幽襟爽挹眉宇現四山之青俯鑒鬟髮釀一塢之碧松濤響乎屋角蘿月挂乎窗前涼蟬噪秋孤鶴守夜余以暇日讀書此間遙擬仲蔚鄰無蓬蒿牀登元龍喜摩竹塹舊雨今雨時來故人朝雲暮雲似解留客耳目異觀心胸頓豁漱齒則石可礪聳肩而山並寒經誦道德案無雜書詩寫性情壺或擊碎有時扶筇閒步觀外五色補天覓忘機之石萬翠成海登朝斗之臺邀水盟白襟無纖塵遊心入玄門識衆妙每覽景物輒有領悟崖挂藤蘿黄於野人之衣樹施匏瓜青垂安期之棗雙石負巖疑是啓母一竹横洞呼爲龍公麻姑已去乃留丫髻之峯稚川倘來與尋丹竈之藥清興未還夕陽忘歸山鳥怪客野花笑人見瑶毛之猶虎已出深林幸朱明之鳳凰能引歸路遂返茲樓還讀我書

斟茗椀以解渴拂松塵以談元有釀泉之飲人無俗客之瀆我手一卷以忘世醉千日而不辭落落然陶陶然劉伶蜾蠃飽嘗酥醪之味莊周蝴蝶又到梅花之村矣有窗不閉嫦娥窺人抱雲共宿楚襄同夢愛吟郭璞遊仙之詩卷不借盧生邯鄲之枕頃將近晨曦忽聞天樂清緊似敲玉深圓如轉簧秦琵奏乎芝房胡琴彈於竹徑則後山之鸎咽叢林之鳥聲也昔人買山而隱有一瓢之樂擁書自豪傲百城之王今茲盤桓以永朝夕露帶風襟足遂麋鹿之性烟蓑雨笠不羨鷗鷺之盟何異超碧海仰青雲陟丹邱見黄石會當采竹葉之符度杜鵑之溪登上界之峯宿撥雲之寺（羅浮上界三峯有撥雲寺）瑤臺疊疊三更之日已紅珠江滾滾千家之夢未白鴻爪能證鶴心自閒蓄靈芝以充庖拾芳草以爲佩青松長在同耐歲寒紅棉依然續此詩句（黃介生先生居此樓二十年著有紅棉山房詩集）是亦叢桂之招隱空谷之足音也已

羅岡洞探梅記

嘗謄之夢忽墮蓬島落莫之路喚起梨雲前賢孤蹤來者接軫是以湖上巢居林逋遂隱水邊籬落魯直尋香遊興既發移情斯在乙未冬月稅駕羅岡時則野外風峭洞中花開短短牆陰落落枝影山石疑凍都凝古香嵐霧欲蒸純作縞色閒有蠟尊檀暈九英儘多虬枝樛曲萬狀玉烟晨積喚白龍而來耕瓊霜宵零有玄鶴以堅守豈非挂月之村貯春之洞也乎同遊雅興爭欲賦詩余獨默爾頗寄遐想夫以吾粵梅花顯名者柴庾嶺驛道南枝北枝羅浮古村舊雨今雨濂泉蒲澗見横斜之清影素馨花埭有暗香之襲人莫不遠挹幽芳近邀勝賞折枝則事傳陸范築亭則詩附蘇黄惟此深洞獨藏古春清香自閟寂然玉妃冷落謫墮烟雨之村國色誰知招魂珠海之月春風依舊敢笑乎野棠（王安石梅花詩春風笑野棠）調羹休問已詒乎泥絮祇有鄰僧之惜敢嫌俗客之看何遜所以吟飄落王鑄所以言顛頓也余亦嘗上孤山訪鄧尉飲西湖之水歌南浦之章見夫樹樹弄影離離搖樂窺清聲於落月仰望仙雲濟寶筏於迷津海通香雪玉川家見練帨脊蘇門印縞衣園雪散雪觸手則春生古月今月荷鋤而人稱瀟灑本殊乎凡卉栽培遂植乎上林爾爲鹽梅問幾生之修

到不爭桃杏占百花而稱魁乃知物之顯晦也有時時之升沈也有定愛此好花聚居幽洞踏雪偶訪餐霞亦香仙人豈知惟我能賞然而澹水月之影養烟霞之軀存言江介之品獨表癯仙之度儼以松竹鐵幹三友傲彼霜雪玉鱗四禽衝雨蟄烟白嗟流落銜禽粉蝶同話斷魂老子曰知希者我貴梅花所以爲清高也客韙斯言不遺芻菲更約來歲同食荔支（羅岡洞亦多荔支）誰爲百詠（昔人有梅花百詠）如賡白雪之音我醉千場當飫紅雲之宴

邵溪漁隱圖記（癸卯年作）

余東莞篁村人也村有篁溪叢竹綿密似淇泉之綠水壁瀟湘之碧雲而篁村之中有邵村焉篁溪之中有邵溪焉邵村因南漢邵廷琄得名陳璉洸口之哀惜其隕讒人之手祁順忠臣之詠因以慨霸圖之衰（陳璉哀洸口詩云禹餘宮使輸忠日此身已隕讒人手祁順弔邵廷琄忠臣詩云南漢昏冥兮霸圖衰矣）邑志稱爲邵公墩誌忠魂與烈魄也（洪瑀邵村銘云猗歟賢乎烈魄與忠魂）里名仁壽區是將相（邵村名仁壽里其門聯云仁壽舊里將相名區指明蘇閣部觀生生長於此也）余之茅舍即在墩下居宜近市有婁嬰

之蕎廬地無置錐是荷鋤之陋屋庇蓬室若廣廈雖藐驌能讀背安排雨笠烟蓑位置筆牀茶竈有竹別墅應仕楊恬以移居軒宜棲棄疾每當晨鐘暮鼓課雨量晴隱千丈之黃旗[illegible]瀉一溪之碧玉閒話桑麻我知魚樂偶攜笠屐來訂鷗盟既而不家食賦計偕見海若檄江神勞人草草倏忽二毛仕宦匆匆已逾十載然而張季鷹之秋思果爲蒓鱸馬長卿之倦遊歸同社燕飛卿僻嚮未改狂態蘇軾吞夢誰知肚皮舊廬猶在依然蘭蕙之叢釣竿應買思拂珊瑚之樹此邵村漁隱圖所由作也或謂余曰子年正強仕膂力方剛製尹何之錦栽潘岳之花馳驅雲路會當有時斬蹶霜蹄原未爲失遽賦歸隱毋乃恝然余曰子乃爲一人之私言未覩夫天下之大勢也夫霞之集也雨霽見日之仄也鼓缶歌慨自甲午一役倩見勢絀艨艟灰燼皆沈鴨綠之江朝野嬉娛尚飲鵝黃之酒謂補牢而未晚問嘗膽以何年遊馳黑白之丸人報平安之竹虎而冠者日行市上狐篝火者夜嘯塵中沈淪黑劫醉夢芙蓉照耀紅燈鞋步荊棘正恐杜鵑宵嘯血染春花鷤鴂朝鳴芳歇衆草燕雀處堂惟積薪是懼豁足將折問大廈誰支此其宜隱者一也孰是公孫能闢東閣傳聞靈帝納賄西園鴻都公卿乃開銅臭河間姹女但工數錢今歲利市之官昔日屠沽之兒誰能白璧不見微瑕祇有黃金可買身貴上行者下必效流濁者源不清是以弄麈宰相井有珍珠伏獵侍郎箱儲寶玉尊如張禹但乞肥牛之田圖繪鄭俠誰憫嗷鴻之澤餓鴟之喙一尺猛虎之爪千鈞惟簞篋之是求多簠簋之不飭即使魚魚逐隊燕燕闖諾幾曾善博得盧安見投壺中偶縱齊竽之濫廁終羨鋏之自彈其宜隱者又一也若夫轅紅塵裏賃屋一廛浮白杯中詢官幾品彼言某部此曰同館入則道乎金鑾出則操乎玉尺無災無害遂到公卿旅進旅退乃調鼎鼐飛黃騰達吾欽羨焉至若五斗折腰二吏掣肘效鉛刀於一割別利器以盤根十羊九牧已苦紛更狗苟蠅營是何世界余管領山城四更寒暑心期懸鏡足懍履冰壓荷上憲之褒嘉不入中下之計典或云平遙可調或曰太谷應移（余宰平遙時到省宦見某中丞承獎勵有加習日有同鄉某令輒致撫軍某要人語云有某某優缺可以營謀開單余笑謝之）謂亦緊之將膺進白簡而何吝久成慣例視苞苴以酬庸祇有迂儒

處膏腴而不潤和嶠之癖增重毛義之檄郎下此則坐懷不亂謚柳下爲至愚李下整冠疑滔于之善盜久居枳棘敢比鸞鳳笑彼尖錐有同狐蜮惟捷徑以窘步知孤注之有人其宜隱者又一也冰炭不同氣薰蕕不同臭因其不同是以互惡有北誰投豺虎止棘營之青蠅縱橫之術讒人最多傾軋之風宦途尤甚更有嚴南丁北號呼知名雙鮑遨蘭陵昏望色筵前舞袖豈無長信之猴簾下吠聲亦有相公之犬草頭木腳倒卓陷人捷口刓蹄枝詞臆說大吏以愛憎爲喜怒同官以姦利名黨魁誰射千年之狐皆作一邱之貉彼夫厥直之士狷潔之倫畏彼腹中鱗甲自成皮裏陽秋豈能荼變稱而爲茅橘踰淮而化枳也哉所以入洛之衣雖塵非緇納濟之河入榮不變沙汰逢蒙乎祖斑高潔尚慕乎井丹幾成避地之人已絕朝天之路此宜隱者又一也少肄業乎菊坡論尊白虎繼游觀乎學海文愛雕龍一行作吏此事遂廢然而雖覺未諧每慚作賦妃豨莫辨總愧談詩公餘之暇尚心儆乎六經讀律之餘仍手披乎四史今茲投劾遂賦歸來偶巡三徑撫菊倚松欲發五車編蒲緝柳爰乃惜分陰陳庚子抉縟心味道飫酌百家之言蒐千秋之業亦或五柳效淵明之隱居恨不十年有攸之之追悔且於暇日招邀耆展樂同濠濮之魚盟向沙汀之鷺少文五岳或脊輿於臥遊香山千篇曾何譏乎眞率拂衣蘿月更製芰荷洗耳松風方倚修竹涉日成趣吟興逾佳以靚聲喧術鼓神疲簿書猶賢一官蓬飄萬里爲勞爲逸何去何從其宜隱者又一也或曰子爲珊洲之釣叟無殊珠海之老漁（張南山號珠海老漁）既以邵村寫圖何不築村自號名以紀事大而非誇不知余既無東山之絲竹北海之罇罍何敢效南海之聖人（當時流俗戲呼爲張聖人）西林之元帥眞堪齒冷或消心盲惟是邵村烟月祇留漁者家風以此繪圖蓋紀其實致與白沙之陳九江之朱相競爽乎嗟乎移情海上已成焦尾之琴剪翎籠中（余嘗撰署文葉一句份）方擘迴帆之鼓雙危化鳥別三晉之雲山雙雁啣蘆認五湖之烏蜒釣徒宅泛頭銜合署烟波漁父津迷巖洞疑通海月（湖月寺名東莞八景有湖月風帆）茲溪也濃綠一條船如天上紫青萬狀人在鏡中上連藩塔流銀塘之榴花（榴溪水流出金鼇洲上有金鼇塔再上有榴花塔題花溪銀塘四字宋時將軍飛起雞鳴也）下接虎門茂雲壑之浣

草細雨放船不妨垂釣斜陽曬網大好裁詩寫輞川之丹青即鏡湖之風景敢蹈爭墩之智發與買鄰之思武陵源好委懷栗里琴書滄海田生珍重菊莊圖卷（國初徐菊莊太史釚有楓江漁父圖）而或者又謂余心盟止水志在高山鐵橋扶杖欸白水之門蓬島採藥度紅花之洞好對千巖蘆罨伴將四百芙蓉朗懷如月詩心雜仙笑問茶山之行窩可似篔簹之老屋烟起嚴光之瀨給出潮聲日落麻姑之裏描將嵐翠則亦兩美合二難并已

大觀亭賞雨記（庚戌年作）

昔元規胡牀南樓看月叔子輕裘峴山開宴況梅花新詩傳水部之逸興菊香老圃見潞公之精神不妨蠟屐訪幽徑之薜蘿詎必小山話留人之叢桂皖城西門外有大觀亭焉面長江枕高阜遠瞰峽石近瞷霧靈大龍小龍之嶺峙於後石門石碑之流匯其前蓮湖遺響楓渡遙棹縱目千里蹋足一拳有參差之院宇是登臨之勝地經田中丞張棨載駐櫳帷命駕莅止舉觴是閒性非邱壑遊愛林澤時同年友仲甫方伯棣軒提學皆集略分晉情推襟送抱話谿山之如畫疑琴鶴之俱仙拍銅斗而能歌倒玉缸而共醉扇持葵葉雅慕謝安書撿茶經咸推陸羽奚必稱洛社慕午橋美平泉羨金谷而徐勉座中祇談風月李膺舟畔共擬神仙觴詠未終風雨驟至長松吟於堂角老竹戛於簷牙涼颸拂衣半集水氣飛雲入幌時帶花香同人賞雨雜坐亭上時則諸烟沈鬱急溜淺池豁眼於寥天流心於浩水兩岸碧色離披雜霞千點白波迎送鷗鷺因思長江直趨大海匯之以楚蜀萬派縈之以金焦兩點昔既往符成數今亦荊棘載途經營玉壘豈惟小姑之山攜倆銅瓶且飲中泠之水斟棲福地新盟冷泉時事可知宦情易淡又思此際浩春茅屋間渡桃源歌鬧雙槳來時人佳萬花深處盍簪稍展瑕璧風懷舊雨今雨以訂期一斗一石而亦醉紅牙按拍白紅塡詞當必有寄豪情於人海之中縱逸興於壺天之內者夫身隱巖壑多園寂之觀情怡軒冕有束縛之苦或聞足音而跫然或說蹈銜而羨彼惟移情則燕鶯爲伴忘機則魚鳥親人以云娛遊皆輸此樂矣有客聞言點首稱是余懷渺渺人樂陶陶

綠酒更酌杯影落皖公之山碧血弔古寒泉薦余君之墓（余闕墓距亭不遠）岳武穆之樹枝合依湖水張季鷹之蒓菜果爲秋風素襟誰知清興易遂爰成此記以誌宦轍

芥菴觀荷記

吾鄉東偏有芥菴焉背岡阜而田疇松經道者之栽林垂天界之果石座苔色自留古斑鐵塔銘詞未蝕奇字意凝和尚潔疏筍之廚備伊蒲之饌枯禪坐久佳賓肯來余亦偷半日之閒往憩支公之室非關慕彼岸之津涉談色空於祇園聊於夏尋一坐蕭爽而已菴中方塘荷花正開淺豔紛披穠彩熠爚錦雲映荔支之樹朝霞凝妝荷之林愛彼芳豔延之所爲情移奈此香何義山因而慨歎余倚檻而觀頗發遐想夫以樂遊嘉種長坂朱華琳池東漢之珍若耶西施之豔宜植桃李之院應涵太液之波而乃谿隱叢篔山披薜荔薄袖倚竹新醅泛筩煮茗對談分瓜看戰維摩散花之室語天女結習將蘇壯皮之事豈佛印能知嗟彼好花徒比君子返初服而欲製將離佩以要之渡江采采足清詩魂臨水亭亭頗饒畫格松陰憩而鶴聲遠辟徑行而鹿跡微詎必文鱗細膾霜藕絲以調羹瘦菊寒鑿剝蓮房而聯句當此珠林香滿玉版禪參見淩波之羅襪仙去仍圖破瀉露之銀甕佛拈亦笑因思此菴吾族人安國與僧自逢爲天然和尚說法而建也天然弟子今釋（即前明侍郎金堡）即隱是菴安國於其旁築室居之今釋題曰栽菴遂留二菴之名同作千秋之想蘂禪偶來（蘂禪即作魚山）靜卓而坐竹坨能至寒木之居（家琥子公室名寒木居）故鄉歸夢度浙水兮迢迢窮海逋臣望粵山兮疊疊（國初祁熊特就遺民詩云故鄉歸夢斷將海一逋臣）且飲篔溪之水長爲栽國之民想其因樹爲屋對花舉杯雲生比邱之衣燈明方丈之室此日誅茅塘過芹菜有時拄杖來望蓮花（吾邑有蓮花泉附城有芹菜塘）定當朝采蕨薇夕餐荷芰贈上人田田之句感有王鑄感流水逢蓬之春有同表墨烹苦荈以解渴對名花而不歎東湖茂其叢蘭（邑有東湖遺民郭濟徵隱於此）南漠只有孤月天之高不能慰鍊石之顛地之厚不能埋漆室之憂鳩摩論好且識香火之因緣龍漢劫殘莫問山河之幻影菴有故樹尙留遺蘗秋蛇能縮春蚓乍紆留禪藻於海雲問傳新於石室風酸月苦蟬咽蛩吟摩挲竟日感慨繫之矣意凝和尙

亦吾族人也出家於童年顯德於梵宇雖在浮屠不啻桑梓上飛雲之頂居撥雲之寺苦行潛脩歷有年所降龍有願伏虎留圖（陳文述夫子有題雲羅伏虎圖詩）老堅松心雖寄花手（雲飛曾為花手寺方丈）芬域久居於福地蓮峯又出於化城亦嘗約余上紅花之溪共訪瑤臺之樹過海幢之寺同泛珠江之舟前塵回憶將四十年感萍蓬之若斯對蕭齋以同笑四大本空出汙泥而不染三影誰織貽新詞而使歌敢詢爨竿之言聊赴茶瓜之約嶇遊則佞佛未可薄醉則逃禪亦佳歸去來兮適我願兮若夫我聞如是諸法因緣（鐵禪僧今倡修鐵塔有銘云諸法因緣起我作如是說）所思能來此意往古（今釋有雷峯老人筆畫卷詩云此意自往古不知誰獨存）尋鐵塔而猶在話桑海以欷歔杜宇頻啼陽烏易落鶴依喬木龍護寶書無限古愁幸來今雨因成此記以誌雅遊荷花生日年年祝之請覩茲文以當息壤

淸道人仙山讀書樓圖記（己未）

余與淸道人初不相識也辛亥以後同寓申江因得九龍眞逸之來書屬贈羅浮酥醪之道牒遂致鄭僑縞紵之帶歷訪仲蔚蓬蒿之廬訝雍賓之露垂羨硯池之雲潤

贈雙檝聯集鶴銘字持一杯酒聆鴻儒談翻玉堂之舊譜本屬同官話金臺之故事自稱後輩（淸道人入詞館遲余一科）嘗出其所繪圖示余曰此淸道人仙山讀書樓也雲烟縹緲皆在下方樓閣參差乃居上界徑垂丹桂倘逢揮斧之吳剛路入幽篁或有移家之鮑靚上窮碧落似海外之三山下瞰滄溟隔銀河之一水撫長劍兮玉珥吉日將愉華采衣兮若英夫君勞望吾將別此地球高翱翔之翼翼騁彼雲路息勞心之忉忉矣潛潛泯泯是何世界榛莽塞路荊棘刺衣騏驥匿而不見鳳凰去而安歸虎豹豗豗而噬人豺狼侁侁而走野雄虺九首已聞宋玉之辯毒蛇兩頭又見韓愈之詩鵂鶹頻叫滿布愁雲野狐獻媚有時拜月蘊要之艾皆服當門之蘭必鋤鵜鴂鳴而衆草不芳木猴造而刺棘彌甚非孝之論謂淵源於孔融自由之風詎猖狂於阮籍竊思河納濟而爲榮橘逾淮而化枳瓊瑤勿混於叢碣芝草肯儕乎凡卉好鳥不息惡木之陰潛魚不入漩渦之水風潦烈以掃地雨驅迫而絕天使非脫彼時世之網羈肯逍遙之遊正恐杜鵑淚灑年年望帝之魂精衛冤沈夜夜波臣之步落落難合悲

悲此愁江河無一簣之防宇宙痛三綱之絕祝宗不妨祈死汨羅所以投淵人間可哀天上差樂嗟乎亞雨歐風不堪入幽人之耳雲階月地尚可容隱士之身世界可納於芥子佛笑拈花方寸自開其桃源我思問渡古之傷心人豈非別有懷抱歟蓋道人以承明著作之才當申甫蕃宣之任徽垣縮篆桑海忽遷遠迹遯而能飛安排脊而無悶結竹溪之六逸訪雲門之三高甑任生塵園惟抱甕常披道服尤通釋典入蘭若蔬筍之廚何妨醉飽値華嚴香火之會與話因緣（道人曾爲上海佛教會會長）狡兎之毫秃於酬客持螯之手飽饜老饕陶淵明之乞食琴絃亦無鄭思肖之隱淪鐵函誰問是可以快愉傷心也已且夫鄒衍以瀛海爲隘者廣大之思也劉伶以天地爲廬者曠達之見也古有奇士蹈箕山而不歸豈無餓夫遁首陽而長往或潛藏於土室或泛濫乎洪濤或嘯歌放鶴之亭或匿迹屠羊之肆大都樓遯乎北山之北東海之東落葉積而寒蟲號老屋靜而哀猿叫猶未離乎人境豈遽上乎天堂而道人此圖彰彰乎有遺世之思浩浩乎有凌雲之志叩閶闔而可問滄埃風而上征人是羲皇以

上應尋雲窟以開山居在廉讓之間獨覺星球而闢地入山劉阮豈無伴侶同舟李郭即是神仙笑彼虞舜猶與鹿豕同遊儕乎枚胥閑招鸞鳳共語然後知蘭蕙在澤不如孤竹之倚於壑也鷗鷺忘機不如大鵬之摩於天也漁人可問惜桑洞之雲封雞犬上昇訝淮南之風緊室皆生白疑白玉之樓成階有梯霄知青雲之路近死原無恨長居兜率之宮生不逢辰思入廣寒之府來翔阮囿定多王母之靈禽喚守門庭不取葛翁之猘虎故國青山吟詩漫慨孤燈黃卷讀書便佳對此畫圖移我情矣僕也窮吳淞之水未泛仙槎住黃歇之浦尙勞塵轍賃廡卽梁鴻之宅種菜無庾信之園松柏舊山似隔波濤於海外（余寓松柏山下）荔枝新曲休詢嗜好於筵前（[illegible]）（[illegible]）設柴門於栗里尙有琴書吟破屋於玉川祇談風月心感風塵之頃洞色看天地而淒涼同人道於牛馬蒙莊寓言比黔首以鷹鸇朱穆嘆息草謝忘憂之號桐灰半死之心未爲死父之乘桴欲效魯連之蹈海幸遇丹青妙手竟成樓閣空中明明好月入我胸懷片片飛雲生我足底瓊樓玉宇合洞仙

而並歌薜荔女蘿招山鬼以同住雖然安得此空虛清靜之境一抒我幽憂抑鬱之思乎寫雲林之筆畫仙好樓居圖東坡之笠屐名隨身隱是不可以不記

遊無錫公園記

余於首夏稅駕無錫翌日偕友飲惠山之泉酌梅園之酒陸羽不來古佛常對俗客師雄尋夢梅仙恨其來遲吾於是知泉之不怡花之不笑也有客戾止偕遊公園騁車城闉入靚院宇櫛櫳倒景風日清美客惟誇樓觀之累翼欄檻之盤紆竹樹之繁青池塘之釀碧余之賞識獨在楊柳樹樹爭秀條條綻春芽舒碧玉皆成嫩陰縷齊黃金漸作高影草承垂地之葉無葉不垂波映媚川之枝無枝不媚孟東野詩云灼灼不死花濛濛長生絲乃嘆今日何日見此斷腸之色迎人送人豈是無情之物宜晴宜雨帶月帶烟窺春嬌眼能移我情何必永安坊畔吟寓意之新詩靈和殿前說無痕之春夢也哉余嘗躡屩燕山之路尋萬柳之堂又嘗泛舟明聖之湖觀六橋之樹或則陳跡漸湮或則虛名徒擁蒼烟積以迷徑綠水波而不春更何論蘇小門前

陶潛宅畔夕陽非舊來日大難歸馬嘶而踟躕不行暮鴦飛而顏色悽愴別復瓊島春去沈沈劫灰金臺日落紛紛離緒今昔俯仰人何以堪猶憶庚寅之歲余至此間愛朱樓之酒旗惓層城之烟樹重巖翠岫俯瞰湖光疊庵紺宇深藏春色今則城郭未改而人民已非市廛日增而風俗殊古三眠三起豈無韓偓之詩一斗一石且效湻于之醉同遊者某某及余凡五人時辛酉四月十五日也

寓園閒記

余於辛丑之歲挂冠歸里搆寓園於邑城松柏山下爰於山上築宜亭焉（園近鳳凰臺本名偶亭費晨游題扁作跋後避　御名改宜亭陳子綱題扁作跋）孟嶺東峙珊洲北流黃旗南環（即黃旗峯）白塔西矗（亭之杳見）（進家山命鼇洲二塔）木榾一樹欲干雲霄闔閭萬家俯瞰烟井喜結鳳臺之鄰竹實掩映試觀鼇洲之水風帆往來拾級而下方塘半畝爲呼自樂魚游不驚瑣稱梧桐雜栽榆柳傍烟霞而結棟聚圖史而棲楹璧珠之閑覆以茅龍之衣藏鰲之舟聊寄蒓鱸之思（采蘋舠原名艷舟[illegible]）夫晏嬰小人居宜近市仲蔚隱士蒿常掩門一枝之託有同鷦鷯小園之賦相容蝸角爰居無情於鐘鼓閒鷗祇戀乎菰蒲亦嘗柳下提壺林間展卷閒眺日澄觀夕波舊雨訪我只商榷乎硯田流水依人每移情乎琴席有時因花嘯侶折芰開筵酒龍集而詩虎來銀雲流而璧月出小山桂樹處處留人幽徑松濤宵宵聲枕籬東菊蕊即爲延壽之方堂北萱花本是忘憂之草優哉悠哉於此七載豈料大吏以猛虎之威發撲葵之性水見盤而亦怒市有虎而生疑（岑春煊時爲粵督）遑整行裝乃與園別重尋宦海之轍有似出山之雲既棲止於津門爰宦遊於皖水迎江塔前登高能賦大觀亭上對酒當歌詠避賢樂聖之詩宦情早淡誦壑諧谷嚮之句移文可慙墜朝天之竹笏既棄仍收製往日之荷衣薄宦思服回首故園固無日不縈夢寐也無何湖波飆起海水羣飛山嶽崩頹衣冠塗炭望關河之鐵馬指荊棘之銅駝足既折洪鈞沸焉　鳳詔一下大事去矣於是秋燐夜夜螢光照麋鹿之臺春草年年杜宇泣蠶叢之國脅幼安之隱淪遂依遼海庾子山之哀怨惟賦江南一場富貴業春夢之成空十丈鬢絲話秋風之容易余既離歸粵海亦遂留滯吳淞梁鴻則賃

廡堪嗟莊舄則越吟未改傷亂離之滿目悼憂患之餘生祇流覽乎簷楹惟踟躕乎斗室不盡牢騷屢罄金壺之壘誰開絲竹誰歌玉樹之花此焉棲止十有八年瞻望鄉關凄然淚下豈不以秋霜春露每憶松楸麥秀禾油更悲旄葛哀蟬之曲心愴乎落葉過雁之影目斷乎歸雲中間兩度曾返鄉園堪笑還家有同作客曾未幾月又回申江嗟乎季鷹南返問歸棹以何年杜甫北征著麻鞋而自歎人間何世天問徒勞每當落帽涼風聞鐘夜雨似窮途之阮籍等歧路之楊朱海波山石誓同冤憤之禽城郭人民愴甚歸來之鶴命之衰矣傷如之何客有欲慰虞翻之窮愁解崔駰之不樂者爰成此圖貽之尺素江河雖異風景不殊山蒼翠以橫窗石隱磷而傍屋深柳之堂仍可讀書望月之亭亦堪賞雨紓陶潛之徑松菊猶存誅宋玉之茅棲臺宛在今我寄心濠濮不同過眼煙雲懸諸粉牆以欣以慰乃知非漆園之夢境匪託寓言宗少文之臥遊以消永日坐對捫蝨如窺老學之庵偶過歸鴻亦訊愚公之谷（園之南北題曰愚谷）或者謂劉伶以天地爲蘧廬李白以光陰爲過客華嚴樓閣祇住空王欲界

仙都廬言宏景許由隱遯曾何戀乎一瓢杜陵布衣寄迴心於廣廈浮屠桑下曾不三宿韓康市上願投一廛戀戀故園無乃非達豈有東陵瓜種已經十載之星霜乎泉石往猶作千秋之想像也哉雖然舊衣愛著故劍應求緬桑梓而敬恭縱萍蓬而概慕况乎松柏之巷（寓岡在松柏街）有先人之故廬（圖有祖若爲廬）篁村之溪（余鄉篁村亦名篁溪）有童時之釣石栗里之柴門依舊玉川之破屋猶存此是安宅仁人之懷若斯亦愛吾廬徵士之心如見今雖海桑變易蒼黎驛騷談刼火於昆明轉風輪於大地而寫夢粱之記猶說春明聽離黍之歌忍行周道看花探杏記長安走馬之年泛宅浮家近屬國牧羊之歲前塵徒憶影事堪嗟古瓦蒼鼠驪山之宮殿誰尋垂楊暮鴉隋苑之烟霞難鑽阿房土黑徒留片瓦之銘銅雀草荒難認分香之淚謂天蓋高問媧石而誰鍊謂地蓋厚補春泥而猶裂將軍去而大樹死蕪城賦而秋草生訪　圓明之遺構祇剩荒煙入　頤和而盤桓共看明月游觀樹改歌舞臺空問上皇安否猶聞鸚鵡之言吟望帝春深頻灑杜鵑之血讀萇楚之詩歌無知足樂譜冬青之樂府哀怨如傳逍民豈無人心祝宗所爲祈死與言及此感慨繫之然則千門萬戶之奇都歸幻境桑田瓜園之陋何必論思嗟嗟桃花源好尋古洞以無因　瓊島春深望三山而已遠蓬萊有限以弱水難浮似遠於高天藥裂無安心之方桃梗有飄流之感對茲圖也如索赤水之玄珠如見藍田之片玉願逐流螢而照字思偕歸燕以營巢稽康鑪外斷烟猶縈陸游家中市塵不到問壺公安身之處芥子能棲求長房縮地之方蘆灰已寒歸故園而何日慨滄海之橫流蒼葭溯而鷗鷺寒白雲飛而猿鶴怨訪老聃之籍化胡倘傳問尼父之津居夷尚樂是亦可悽愴傷心也已是園之成頗有題詠屑玉碎金人有謝安之句林花院果我同王績之思歌奏元霜音酬白雪積百篇於竹篋有九畹之蘭言未能寫入圖中輒用綴諸記末十年塵積宜加籠壁之絳紗六管風揚堪比題碑之黃絹云爾

附錄黃日坡（映奎）寓園十詠（並引）

寓園者東官張太史豫泉山哲解官歸粵所築也實安城中松柏山麓因樹爲屋殷岑啓軒庭宇華曠林樹淸邃余以癸卯仲夏太史招往遊焉流連數日彌愜情賞泚筆紀勝成詩十章非敢爲諸君首倡庶附博大雅一粲爾

補若舊廬

寶安首望族令緒接山紅子姓稱學藩聚宇松柏中達人此爲生偉哉廉憲公啟歷肇方悅德徽奕祺崇緬從桑滄改別搆五畝宮遺基重回眺鞠作茂草叢太史今賢裔蔚爲風雅宗玉堂哲解籙蕭散閒扶筇數典恆弗忘愛茲城裏峯誅茅葺精廬讀書蹈邊蹤蒼堅勵名節補蒔柏與松樹立青卓然落落追流風前躅後塵粵鄉黨翕以同賤子渴傾慕來遊幸相從登堂挹先芬攝衣虔敬恭輪奐頌雙美摛辭愧末工嘉植何丸丸尚想畸秀鍾長茲祖武繩世德貽無窮

采蒓舫

宦海茫茫增喟慨若箇急流知勇退高人又覩張季鷹猛憶秋風憶蒓菜九重小謫瀛洲仙一行作吏年復年飄然倏打門驅鼓鶴與琴聲同一船忘影優游臥林旋買鄰城市成幽築采蒓舊夢繞湖湘結搆水居仍是陸讀畫絃詩昕夕宜世上風波那得知地遍孤峯青掩映花爲四壁紅參差遂初獲此心應慰飽食高眠輕富貴鱸膾數添老瓦盆菜根想更饒滋味（步痕仙館後有咬菜根室）絕勝繫舟娛暮年時不負歌歸與我來獻詠坐終日一笑瑠洲逢老漁

愛古不薄今齋

昭昭宇宙誰非文流派一別門戶分奮然角勝競不讓意氣直欲驅風雲古今賢者曷免是殉哉習俗能移人君今有志化畛域潤色鴻業彌精純是古非今既弗事小今反古尤非倫杜句顏齋是見志去偏自葆大性眞手中鎚鍾入治范名山纂述垂千春我方搤腕慨流俗高齋晤對罄欵親佩君箴謐發蒙守哂彼枘鑿徒紛紛盧放把臂效坡老閒道儀許追同塵（太史主持羅浮酥醪觀余亦入道酥醪）

儀亭

亭子翼然起東官俯瞰豪屠黃儀彩鳳遠塔卓金蓮風月發臨莊山林位置高懸

欄緬先德仰止首頻搔

綴珠閣

山斗思先哲幽光闡自君高懷攬明月飛棟排層雲述德謝生詠潛珍蘇子文元龍脉下客那許挹清芬

松柏山房

先朝遺植許重尋爲闢山房倚翠岑少壯便懷歸隱志雪霜彌見後凋心長撐根節禁盤錯拾對巖巒動嘯吟信宿徹宵清不寐四窗風雨鬱森森

夢痕仙館

別業羅浮招隱宜瓊樓玉宇寄相思邯鄲借枕空前度蓬海歸槎只片時儘有高懷泉石契獨餘宦迹雪泥知碧城更喜新編集詩界能開杜拾遺（太史以夢痕仙館名其詩集）

羅霞樓

晨夕瞰旗峯霞光相向紅詩情與山色併入一樓中

東籬

五斗嬾折腰薄宦思歸速曳杖籬東來招隱愛叢菊登言曰采采霜英動盈掬西風任搖落晚節長芬馥

退思盦

蕭蕭晉水秋風來先生歸計何悠哉故園高臥學寡過詩盦汜掃無纖埃往事如雲那足道此日惟應閉門好塵勞形役非所安容膝且效柴桑老良辰過從許我襟誼謙令德平生欽巖棲若較魯宗道哂彼入山猶未深

附錄吳一琴（[illegible]）寓園十景口古

公是謫仙才三生夢醒問玉皇香案吏無處不蓬萊　夢痕仙館

數典不忘祖買山豈費錢昔時桃李樹依舊列門前　祖若舊廬

勁節子猷竹晚香陶令菊折腰悟昨非甯寄東籬宿　東籬

蒓鱸風味好張翰對秋風應有釣徒號烟波一棹中　采蒓舫

智囊晁錯比末路嗟如此卓哉公藏珠記事惟教子　綴珠閣

經術漢儒取詞華唐代咀體裁有變遷骨格無今古　愛古不薄今齋

高聳鳳儀亭黃旗列翠屏桐花與竹實招隱到雲扃　儀亭

北極檻檐外東山絲竹最人稱退步思公屢馳吳會　退思盦

一木能支廈非松則柏也此中大有人不起胡爲者　松柏山房

舒卷晚霞新紅遮遠隔塵樓深誰入羅明月作嘉賓　羅霞樓

吳淞泛月記

電影萬盞蜃氣亘霄歌聲千樓簫管沸地春申十里紅塵障人吳淞一水皓月乃出爰偕同人泛舟其間時則凝青射沙碎翠通壁繡文鱗獵微瀾不波素暈隨之低昂綠烟因以明滅秋花叢叢敧側隔岸純作白色襯以翠鳥寒蘆簇簇颯爽涼籟響答雙槳逐鷗游魚同遊童稚能唱漁歌余亦謳吟以誌鴻雪鄰舟有友來從香江閒話九龍不乏烟景歸來一鶴怕言人民紅羊換刼朱鳥招魂珠海遙望瓊瑰盈懷矣（時廣州受共匪之[illegible]大亂三日）

夫避世鶉服迎寒鹿裘宜同隹巢長抱爵綺乃不居高山獨志流水豈不以大地搏摶罹苦萑苻洞天深深亦嘆荊棘乘桴尼父長欲居夷泛宅志和有時垂釣我思古人棲隱此間簫杖觀雲鐵笛鍊雪井梧烏語歌板紅牙亦皆吟老客歸之謠成杞梁妻之曲而文采始世豪情薄霄逐壁花香玄圃樹茂人識老鐵事欲歸金僕嘉高尚頗嗟閒寂恍在空谷足音跫然祇有木榻容膝可坐詠史之篇遂禍梨棗注經之卷幾覆醬瓿因思古有焦尾之琴壽有不材之木逸民如鳳老子猶龍過景追逝委懷散誕守靜致篤樂天養真能以無名爲名是曰大隱之隱滄浪之子豈後於元真之翁首陽之竄不殊乎柱史之伏誰謂古今人不相及乎爰呼榜人更溯前浦臨流鑒貌嗅茗當風二分蟾光歸此秋水兩岸鷗侶狎惟幽人忽入柳港以爲桃源寂顧劉蹶充耳不聞白俗元輕寫臆成什因稱今月曾照古人舉杯邀之以永今夕老杜渼陂之樂皆蘇赤壁之遊危賢亦歌孤鶴解舞剩殘之山水可玩向來之哀樂何多興盡返棹聊爲記之

殷介仁墓碣

先生諱心源號介仁吾邑白石岡人也獨守殘素能味道腴稽搖乎衆芳保眞以高舉與先君子少同筆硯長共患難英夷入廣州之役絕城乃離穗石歸隱偕返篁溪（吾鄉名篁村亦曰篁溪）雞黍款客見茅容之登堂鱸蒓正肥似季鷹之返駕擊漸離之筑遂變徵聲喜晏嬰之廬不嫌近市已經離亂獨好娛簡聞鶴唳而心驚望鶯啼而意遠昔先君賦鹿鳴之什先生摘豹隱之篇長卿則遊倦思歸安仁則閑居作賦遂習青囊之術兼學少林之拳龍蟠虎踞籌松之星法能言熊經鳥伸華陀之風流可想逢場作戲打包趁墟不懼山精之罵人時共野鷗而分席然先君每笑其術之不精學之太雜也及余髫齡應試先生見獵心喜亦復提籃逐隊掀髯入場風簷寸晷自笑衆茅之心疊瘁紙勞屢歎昏花之眼而余倖遊泮水先生名落孫山不以爲戚反以爲喜謂鳳毛之可貴顧驥櫪之長伏素無毀羽負名之心何羨紀贈秀才之號得遂吳籌棲巖之願不負林宗布衣之交嗣是而後先生遂以醫術行世矣性復好飲陶然

自得栽杏奉之林春風滿座荷劉伶之鍤天地爲廬錢無十萬亦許買鄰道長半生秪應閉戶謝俗緣之紛擾借酒力以消磨久留吾鄉不復返果桃花源好笑漁父之迷津蘭蕙叢滋喜羅含之有伴嘗於月夜與余泛舟金鰲洲塔前呼小紅而唱曲浮大白以高歌醉後謂余曰吾信邵子元會運世之說後千萬年吾與子復飲於此否乎一觴以誌後緣是可見其引爽患爲同儕齊彭殤於一致矣余嘗謂窮達者命也憂樂者時也自修者德也不朽者名也士苟無狀第蓬艾之思而有紉佩蘭芷之想雖復隱身圭竇長居市廛無亭臺之悅目無案牘之勞形而鑒水可以悅魂弄月可以溜魄詎軒冕之足羈纓胡繩以徜徉鶉服本自逍遙鹿裘何嘗非貴如先生之閒心自愜窮寵辱余莫尙乎歸眞毋取乎衒鬻者亦可風矣先生卒於某年某月某日葬於白石岡某某之原有子二人長仁晉次某某嗚呼哀哉蒙莊有言是化人之委蛻華表何在認丁令之歸來立石表墓以伸素志離離芳草蕭蕭白楊留徐孺之芻璱璵比德挂季札之劍金石論心九原有知當可無憾也已

何子過墓碣

君諱慶鴻號子過吾師梅士夫子幼子也高陽之里夙善貽謀伯起之家祇留淸白夫子雅好梅花高尙其志梅村屢尋淸夢茶山亦有行窩君深維邱壑似我之言勉爲京產後來之秀鶴在陰而思和雞鳴起而讀書汲古得綆研冬自垂背肄業於學耕堂有亭小山可望羅浮在水一方能狎鷗鷺（學耕堂有小山亭一方亭諸勝）余嘗過從相與流連眺濃靑髮活碧聽鶯曲把漁竿二分種竹便隔塵寰十萬買鄰時發遐想迨君謀中副車爰登仕版作春明之夢爲舍人之官每吟紅藥之詩屢爲紫薇之直雖非所好聊以慰情余嘗與故弟哲雲同往京師君與同舟望歇浦而色喜上吳淞而馳驅嘯傲乎名園流滯于客邸小山桂樹最愛留人古洞桃花偶迷漁父於斯時也滴子飮酒必不辭醉李白夜遊亦良有以不自知靑春之可憐白日之易匿也既而君以宦海浮沈自嗟冷署余亦仕途蹭蹬僑居津門訪我於紫竹之林話舊翦紅樓之燭徜徉千鏡喝倒行乎皓月琵琶一曲頻灑淚於靑衫嗣是而後遂賦離索流水十年憶

南皮而思勝會暮雲千里依北斗而望京華曾幾何時而星霜屢換陵谷已非嗟泥馬其安歸指銅駝而太息矣君內行醇美處世通介與物無競待人以誠節同菊香襟澡蘭雪雖處困境不踰素履伯倫目空一世啓期云有三樂胸中都無宿物塵外願作閒人爨桐成調同慨嘆乎劫灰燭柯觀棋已相忘乎歲月夫以淸高之品處汙濁之世閒曠之懷當擾攘之秋其不能混迹蕭艾潤身脂膏也明矣廓抱影而獨倚志坎壈而何悲時不我與憂能傷人纔過花甲忽聞薤露卒於某年月日年六十二歲子一人福銘孫幾人是年某月葬於某某之原嗚呼芳草十步指點黃公之鑪長松一邱思挂徐君之劍城郭未改挐舟潛移立石留墓以寫余哀云爾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卷四

東莞張其淦豫泉著

粵嶽祠銘（有序）

蓋聞南稱條帝控海若而居尊東渡秦皇驅神鞭而竪柱源傾三峽巫雲疑神女之祠巖挂千珠蜑雨濕鮫人之居問諸天之洞壑孰若蓬萊授碧落之神書遂名洞府二山離合乎風雨三神廻旋乎秦蒙望悠悠之綠草鬱蒼蒼於翠微是以鵬霄雲構層城開太乙之庭鶴闕霞標南極覓壽星之宅十景棲烟炷離精於丹穴三千弱水浮左股於蒼垠雞聲一唱犨來白玉之京鶴足前蹤合築黃靈之館粵嶽祠者祀羅浮君黃君香石顏以粵嶽紀粵望也或曰神州赤縣五嶽爲高越嶠炎洲兩山並峙稱之爲嶽無乃非宜不知黃壤白壤未列遐荒之土藏日藏斗必窮積陽之墟瀛洲方丈孰能窺九室之天崇館層崖必先覩千巖之秀君徒見乎杲杲叢木峨峨衆巒按龜籙而測坤靈授鳳膺而談封禪是徒知嶽之所以異而不知嶽之所以同也嶽乎嶽乎請畢吾說夫天地積氣湫正陽而含朝霞崑崙中柱浮大海而入中國瑤臺十二寶湧南溟瓊華千重亦環北極若夫貝多境壇得仙石於龍門荊巫岣嶁踞離宮於鶉尾慕容燕玉案發神光玉女明星盆滴碧綠能小天下惟登岱宗亦名天孫是曰神府日觀皆能足躡雲扃於焉手開紅輪浴浪初出海中黃河如帶若現山頂然而君聽雞鳴泰岱犛雲於五夜我思鶴跨羅浮見日於三更此一同也山嶽爲靈氣之所宅神仙之所居七十二代得玉牒之書二十四物春丹井之水瑤函芝帙青童由漢武招來竹箭松心天神與秦昭共博劉璘采藥發石囷而忘歸虞舜巡方埋璧輪而紀瑞凡茲五嶽靈蹟多屬上古仙蹤若羅浮則安期之鴻飛葛洪之蟬蛻道開之石室延陵之茅坪麻姑鳳舞之臺絶龍鸞棲之宅東坡流落約同叔而訪初平眞卿猶存餞長樂而逢陶八更何論守安寶積景泰僧歸此二同也玉芝紫蒲原產其區瑤林絳雲長爲仙域紅蓮十丈對洗頭之盆蒼松萬株倚繫練之石桃花仙稱烟雲鎖於朱陵逢藥長生護靈根於陰嶽瓊環開而仙童去石髓折而鬼谷來未若

茲山尤多奇草作杖之藤旣稱萬壽如瓜之棗疑結千年筵非王母報供蟠桃之飯佃入佛子即見龍宮之竹菖蒲九節靈芝百莖黃精產丁野之峯人參出羅陽之圃嘿寥天之沆瀣爲酥爲醪訊孤村之梅花如醉如夢此三同也亦有鳳鳴嵩阜子晉吹笙鶴舞泰壇高宗賀稱控麒麟於二華石劍撐青歌鸜鵒於三峯雲翅凝白虎名李父入黑帝之宮蛇號率然守元神之府大都珍禽奇獸多出靈山獅吼梵音即同佛地茲山所育靈異尤衆猜虎守乎鐵橋蟠龍吼乎石竈帥兒古洞見小鳳凰仙翁遺衣化大蝴蝶林垂如甕之繭家置綠壁之羅佛跡巖下人覓辟蠅之龜阿耨池旁仙留擲錢之蟹此四同也夫天下諸山稱嶽者多魚嶽見乎蒲圻龍嶽稱於平樂恭阜天岳載雲笈之道書會稽稽嶽有秦政之刻石書廬嶽於孝穆峯號香爐溯艮嶽於宣和綱閫花石奚止天柱尊南嶽之奇黃山連白嶽之秀凡茲巖壑標榜爲多惟有羅浮名實具稱四維載地獨處於炎方八柱承天作鎭乎南越洞天第七潛通句曲之宮滄波八湾已綠瀛洲之草彼羅浮君者太清之神仙眞靈之位業白雲帝鄉上碧霄而鍊石朱明仙洞留丹竈以傳薪飛軒引鳳雲中之羽葆莊嚴遊履騎麟洞裏之乾坤廣大騎五羊而莅止穗石得朋駕一龍而上升茅家訪道聿新祠宇高倚雲霞大號曜眞門開甲子波羅同祀合尊南海之神鬱儀來朝早見東方之日顧師抱朴誇眞契於前生況有老聃傳谷神於不死求仙海上嗇齋玉檢於靈壇望雲封中且進銀泥於寶墠乃爲銘曰

峨峨二山南天之門晚觀靈嶽宋人所言蓬萊判股溟澥蟠根作鎭南粵祀羅浮君明月珠臺白雲蒲澗未若茲祠去天一間高建霞標低瞰雲棧洞壑樓寒華嚴非幻紫扃畫拱丹郵碧烟觀日臺後撥雲寺前紅輪現海白水（門名）瀉淵雞鳴一聲飄飄欲仙古瑤臺下有十三峯溪滿杜鵑竹環龍公瑤樹三島瓊林一叢休誇漢柏不數秦松料拒雲旌斧修月殿白鶴（觀名）翱翔黃龍（觀名）隱見丹竈午餐梅花夜宴飛雪枝枝仙雲片片三峯上界太乘創成石樓懸空鐵橋縱橫軒窗碧落闌干赤城誰入妙門乃瞰仙扃瑤簾鬱契珠泥暢續猜虎守壇銅龍鎭域務棟凝紫星漢連碧月地雲階寸

田尺宅三日足繭一瓣心香竹葉蒲桃荔丹蕉黄豐飫羗髈醉浥軒槃四百芙蓉流澤孔長

黄旗峯廉泉銘（有序）

出東莞城五里有黄旗峯爲濃青拂旌瞹碧凝黛杳嶂拱列林岑壘罷翠浪起伏小松萬株香烟繽紛古廟百級斐斐之氣幕岫發發之雲積隅循籠而下有泉一泓綠黿弁若碧草縈洄石瀨淺淺璇渦融融明澈弗渝洌清可鑒以蕩心滓以洗眼塵有亭翼然搆自泉右幽竹一徑潸盤競生秋花數叢送響流媚瑤溪曩烟雲錦被磴豈無鳳凰之沼亦有桃花之潭未能過也余以重陽之辰心迹雙寂爰招良朋登高望遠沐瀞於此聊取永日山農堯豎互通情話愛彼淵量有符潛德無出山想結淡水交（二何趾栢士夫子聯詣）歲符智其若頹時磴磴而過中望梅樹而增欷酌寒泉而永歎因思此峯龍脈自蓮花山五鳳樓而來將近邑城挺拔深秀吾邑偉人鍾毓於是若熊將軍（飛）之草莽起義袁督師（崇煥）之砥柱擎天家文烈（家玉）之血染野塘蘇閣部（觀生）之魂埋北郭抓忠炳日奇節凌雲其餘抱璞貞恬腰金名宦載在邑志更僕難數又思泉以廉名計以廉首如木有本如水有源漸漬德潤發爲事業廿孔明之淡泊然後可任重致遠學孟嘗之高潔然後可殺身成仁也曾文正詩云薰天事業不貪錢是之謂矣修名未立晚節逾慄慕弱植之耑操絕秋塵之纖汙紉蘭蕙而騷人歌帶女蘿而山鬼嘯諮鑒止水以明此心乃爲銘曰

美哉碧泉隱於黄旗素波微揚綠潤無滋烟林杳篠雲樹護持玉沈不汙塵涅不緇我聞其名心慕手追叢草承藻覵爲神著豈無中泠亦有涼沚我所思兮廉泉讓水虎跑稱奇龍井洵美挹注之易不若梓里許由瓢飲陶潛心理漱石枕流請從此始

箕村鯉魚石銘（有序）

吾鄉草樹邃密叢篁隱溪以黄旗之峯爲屏以金紫之水爲帶寒居咫尺有鯉魚石內秀外頑鱗次溪側曲沼晨碧秋花晚紅邵村烟雨庇先人之舊廬合德祠堂（石在余七世祖合德公祠後隔外）倚處士之修竹竟時游釣槃條以娛晚歲隱淪據梧而睡懿哉此石含

晒葆貞中有朱明之天何異猗玕之洞振鬣吹沫潛違櫻流珊瑚之洲可遊蓬萊之鰲非遙雲霞糺縵欲高躍乎龍門風雨離合或騰突乎獅海客謂余曰君目逐勝朗心寄遐眄不倦身走萬里曾何愛此一拳余應曰然余嘗東至渤海北行幽燕望秦山之日倚恆嶽之樹雖未能梯危窮邃縋幽鑿險然而雲構非匠霞堆隱天紛總總以離名襲遥遥而接目豈無燕玉競說嵩容之奇倘過秦松亦下米顛之拜此一境也又嘗陟太行之阪踏上黨之脊叩五臺之門戶繞三晉之雲山羊腸屈曲龍尾坱軋石林岩崿陬牙橫栝片片秋色晉祠之碧玉欲流縷縷雲根井陘之赤幟猶動此一境也會稽禹穴秦望暘谷訪巖隱於西湖話雲林於鄧尉千人誇其廣座萬笏訝其朝天帝中九華吟玉局之詩烟江叠嶂繪晉卿之畫未嘗不遠望竹葉近看芙蓉虎跑龍井愛若蘚之摩挲葛嶺雲棲話婆羅之形狀據之則酒醒載之則筍來林名獅子種柳讀書之堂洞可猿呼煨芋談玄之室此又一境也玉京泛白滄海鐵橋踏乎羅浮石竈煮而仙丹成石樓上而吟聲作紅花溪畔鐵漢迎賓白水門前玉女搗帛葛仙翁之遺蹟猶在張處士之歸裝可尋峯登符竹澗與浮之三生村入梅花醒師雄之一夢亦嘗周覽極睇頂上飛雲知古瑤臺之舍璧識朝斗壇之蘊怪或如奔馬之浪或若巨鼇之脊或寫自然莽爽之圖或帶微濛烟雨之畫或似虎豹蹲踞於洞口或狀虬龍糾結於潭邊此又一境也他若陽朔擅桂林之奇峨嵋經棧道之險零陵飛燕本屬奇珍岣嶁臥獸不防對語惻成莽獄開玉盆之蓮花歸隱匡廬煥香爐之彩筆又如抱璞一泣荊山是軒轅之星弱水千波崑崙瓊璆琳之種既爲蟲遷履跡之未到祇作青蓮天姥之夢遊峨峨石丈無容覵縷而吾獨愛此魚石者以渾結成桑梓恭敬較雁飛而尚異叱羊起以無因依依藻蘋嘗弄春水年年鱗甲亦動秋風吟檻前之烟月珍若琅玕敵海外之波濤力逾羅剎曾留古廟（有魚石右廟）結香火之因緣若訪敝廬披蓬蒿而共賞乃爲銘曰

天門龍躍降此星精鶱素抱朴幻爲魚形赤岸作鎮綠漪承洴吞戢雲起噴沫雨聲劍影藏沙珠光帶水三十六鱗尺素一紙李廣射虎堯臣封豕昆明長鯨未足比擬

杜若海畔松柏山中據石枕雲披襟當風仙博偶過神鞭倘逢琴高乘之往朝天宮

孝順庵銘（有序）

吾鄉蕈村海口有孝順庵爲草窗歐碧風帆往來松徑凝青烟蘿環繞是吾邑今但和尙所建迎其母以歸養也夫燈王石宅多在深山法界香城應居淨宇而況白馬馱經之歲正値紅羊換劫之年居近村市持千錢以買鄰閒話桑麻更二分以論竹已入非非之想雖詢了了之因盡以給園木名孤獨出家故號沙門四姓稱釋佛圖澄之所言五倫不講韓昌黎之所闢而乃安息慈悲之地努思鞠育之恩言念萱帷歸潔閨膳已耽禪悅無妨蔬筍之廚猶帶儒酸未了鹽虀之甕問生涯於甁鉢補華黍於笙詩以覲神英遊韓湘忍去者蓋有間矣於是誅茅開朝梵之堂薙草置經行之室花開寶相竹樹檀欒金然洲邇塔鈴自響於層霄鯉魚石存林翠蓋分乎淨土又況芥庵咫尺載庵結構能供舍利共話闍黎有師函是傳華首之燈有友今釋分海雲之藻天龍是汝飛濤見拂頂之松（邑志今但禮函昰爲歸初居華首薦圖昰後以詩有淵源于今釋天龍會汝語偈）澤鹿爲徒臥語訶黏身之蘚此則楊枝漱齒亂落天花榆欓綿綿何非寶樹桑梓豈無佛到津梁未見僧疲愛日長留慈雲永駐於是今但之母遂亦皈依三寶爲優婆夷爲露濃閨晚並滋延壽之桃月滿蓮臺照見恆春之樹坐處堂之禪客爲破竈之頭僧亦可謂不尋開院之春而自得梵宮之樂者矣慨自茄花有讖桑海成田吾邑諸庵尙留古蹟楞伽建於張二果仙橋建於陳李香庵名龍水詠陳登上下之牀（陳友諒天子有讀書龍水庵詩云誰元龍牀上下尙有留得最高居）僧院號獅子記崇禎祝釐之會（院在邑城西崇禎六年建以鳳踊觀叢時饒懺合）客過金繩詩多感慨（家孃子公有過金繩庵詩）人嘆鐵塔文話因緣（今但有井庵鑄鐵塔文）未若茲庵取名孝順能警末俗亦醒頑冥雖寸草之春暉話小人之有母的的西來之意於意云何如如覺後之身金身不壞家中自有老佛世上豈無善人迨至風木興悲蓼莪廢讀談文字者兩三輩住羅浮者五十年潘顧楊之投贈既誌會窩屈梁陳之詩歌爰稽邑志（邑志今但傳屈梁陳三家及潘耒顧嗣立楊應琚皆有投贈見羅浮山志合編）阿平說偈早悟去來師政圖經有同指掌（今但著有羅浮圖說邑人陳阿平引爲方外友疾革令僧說偈阿平乃逝）媲丹霞之法器奏流水以移情方知一

箇蒲團亦歌陟屺三乘寶筏早渡迷津山留叢桂之幽君有旃檀之覆雖今日老鼠竄古瓦已成懸吊之吟烏啄飛沙似愴微塵之劫而遺基尙在斷碣猶存壓經陵谷之變遷肯任雨風之剝落蒼松翠柏好扶持紺樹之林孝子順孫盍來禮丹臺之座乃爲銘曰

銅鼓嶺下珊瑚渡頭有棲禪子來金鰲洲閣若紺宇蕉天碧流錫名孝順陶思精修萱花北堂叢篁老屋花是忘憂篳門芬馥向日蒲團何年服藥運菩提心縱滄桑日嶺南三家詩人問津亦有滄歸來數晨昏榴花湛水芥庵古春言忠言孝今豈無人了玄長往更涉溺死嗟李定夫及溫氏子幽蘭一叢芳草十里求忠孝門亦良有以不孝者言物寄餅中物既離餅各自西東泛泛人海有如萍蓬是曰梟獍檮杌奇窮烏能反哺雁知秋早豈有是人而不如鳥荊公先幾大然古道師友之力助此長老誰來古寺重開草萊有松當戶循闌在陂破竈打翻老佛臥苔留此銘詞以旌逸才

綠綺臺琴銘（有序）

綠綺臺者明武宗之御琴唐武德年製也鄺湛若先生得而寶之時見吟詠及廣州殉節抱琴而死王漁洋詩所以云海雪畸人死抱琴也嗣是而後琴爲馬兵所得鬻於市中惠陽葉錦衣猶龍以百金贖之歸星霜屢易二百餘年復爲族叔祖德甫方伯所得藏諸可園夫綠綺之號本相如之所名朱絃之異似雷威之所製流傳出於宮禁寶貴勝於妻孥酬羽客而流韻對湖水而奏音（見湛若詩）路氏愛木性之枯伯山識唐代之修四壁無歸且質琴券三河欲上又負琴裝（見湛若詩）紅鸚鵡之詩卷人笑狂生黃牡丹之狀元彼資同調卒以一曲履霜悽愴隕雍門之涕千年碧血倉皇染寡女之絲琴兮有知當可無恨可園花竹環徑圖書滿壁廣廈細旃眠琴其中明月直入窺見嫦娥之鏡大江前橫聞奏湘靈之瑟（可園高樓有聯云大江前橫明月直入）寫叢蘭之畫卷（德圃方伯善畫蘭）薦秋菊以寒泉灑疏雨於碧梧振清風於寒玉余手爲摩挲心寄元賞懷古欲泣契機能歌族叔桂生舍人以拓本見貽袖中有東海之奇過眼即雲烟之錄何必高山流水方移我情乃爲銘曰

毅皇之琴毀自唐代竹風欲流松雪可愛櫝素寶昔不疑劍佩畸人得之與琴俱碎亦有南風出於宋宮艮嶽石碧茄花劫紅（楊君亦有琴曰南風宋理宗之琴也）祇有綠綺猶在塵中誰能操之廣陵散同幽谷香蘭故宮堅木妙臻羊體紋有蛇腹應侯何悲孟嘗欲哭吁嗟琴兮時當百六陵谷已變琴來名園漫奏別鵠時聞哀猿斑帶血點拭有淚痕以筆捶之亦醒詩魂

還雲航銘 有序

還雲航者尹冲玄大令（守衡）之所居也爾其梢梢綠鳳之翼策策青鸞之足百丈十丈千竿萬竿大或如椽小或如箭陰三徑以都涼闢一窗而成碧因於竹杪爲亭翼以扶闌航因以名雲貳宜臥大令晚號懶翁作懶菴賦以自況是亦懶雲也已然而雲無出山之心而書有藏山之業嘗成明史竊一百五卷即儲於還雲航中客欲觀者梯而上之吾邑陳清瀾先生嘗著皇明通紀一書世稱直筆能繼其後厥惟此書傳維張萱贊之曰予之筆大如椽直如矢蓋仍比之月幹與雲梢虛心與勁節也夫十畝成園二分種竹蒼苔三徑寒朵一畦有牖似甕大好著書在陸疑舟最宜棲隱余憶幼年得武孝廉尹君鳳藻引導循羅徑入序塼（沖玄是序塼村人）歸芳草之遮籬惜寒花之委砌有竹萬个青青鬱鬱稽叔夜之逸興所爲幽尋王子猷之嘯詠不覺日暮見大史竊版本架藏完好因語邑紳印行傳觀使知懶菴之著作真得溫陵之薪傳（邑志尹守衡傳入時太倉丁陽嗣明春秋之學傳溫陵爲仲涵守鄭少詹春秋林贊仲盤之門）飛燕已去誰認故巢化鶴歸來或談華表依然俯仰植子山之園亦有松菊留淵明之徑愛此寒碧靜涵秋潴水鈞石鈞宜烟宜雨合參禪於玉版清遺獲於石渠何必沙邊鷗狎濠上魚觀方移我情乃足稱樂爰爲還雲航之銘曰

太液鳴鶴江都雙鳧凌風有舸激水噴珠不若茲航置之林於牽船置岸聊以著書珊瑚前囿琅玕色美千叢萬叢下繞塘水涵風入簾還雲成海以茲爲名其意有在碧烟成山綠漪滿池雲耶水耶一葦航之高臥不起耗臞我思登登瑤函猗猗瓊枝銀漢紅牆乘槎何往春秋志在史才同仰竹箭東南瑤琨篠簜漁父把竿龍公扶杖我亦有航是宋維舠（在寓樓松柏山下）長依松柏飽聽雲濤醒讀周易醉讀離騷珊瑚洲畔清溪半篙

思舊銘 有序

歲在丙寅月當秋節羅浮酥醪觀住持道人黃鄰池羽化於邑城西門之外嗚呼哀哉人之生也既非金石士之悲也竊異春秋生芻聊置未盡徐孺之忱宿閣竟天報爲楚襲之惜桐葉將落無假乎烈風杜若牽芳忽聞乎楚些況復黃雞催日正淒風苦雨之晨朱鳥招魂是地老天荒之候伯牙知己已輟成連之琴向秀重來空聞山陽之笛以是言哀哀可知矣維君抱性淵默處世真率賦鹿苹於綺歲飛鳧舄於壯年汴水識其歸帆浮山見其負笈早懷出世之想遂成黃冠之流太古爲履春風扇人枕高松雲襟瀟蘭雪時混濁以澆鍇君惟芳乘其雜糅時繽紛以變易君甯隱閎而壽考落落乎其有風飈也酥醪泉好且食安期之瓜會仙樓高亦寶歐公之石（鄰祉）（得歐公仙石假建歐公祠祠後有會仙樓）爰招勝友同結德鄰花笑亭前詠巡檐之句屋亦舟眸尋釣魚

之竿（鄰祖遊余及子曜請君建樓鄰精舍於歐仙祠側有北笑亭大亦舟船時）桄榔搖而皓月出荷花開而綠酒斟醒則聯韓愈之吟醉則尋師雄之夢雖杜陵茅屋茫茫此願而淮南桂樹往往留人君固頤神於蘿薜之鄉余亦結貲於烟霞之藪此貲此情常懸心目無何海波騰沸陵谷變遷禍逮及於縉紳事孰論乎黑白陸續竟羈北寺鍾儀爰縶南冠君乃心同黃霸惟務傳經達似蘇爵依然酣睡不食杞菊而顏色日豐不廢諷吟而詩稿盈寸周勃至此方知獄吏之尊灌夫歸來不改罵坐之態識者知其獨立而不懼阨窮而不怨矣九龍真逸纂修邑志招君龍湫相助爲理君眺望香江之波吟詩宋臺之草有時抵掌別有會心編輯沙田一門凡前賢之經始後人之紹述屯變之紛更券牘之麕積刻意搜採皆著於篇蓋謂爲山勿虧一簣飲水必當思源南皮奪而仍是佃人（南片）（張香濤制府因事發割香邑公帝沙田八十頃爲廣雅書院業仍任邑局爭佃）東海變而歷經塵劫勿爲雀鼠之耗勿爲鷸蚌之爭一邑美利普乎耕桑千秋留貽壽以梨棗編輯之意其旨斯在余獨怪乎叔季之世棼棼泯泯朝廷不言旁求闒茸多致通顯或結交宦寺遂擁纛圻或進賄親

貴頻髆顯秩羊頭盡爛狗寶能由河間姹女俱工錢數西園大官不嫌銅臭同作一邱之貉皆成兩脚之狐遂使朝爲莘而國爲墟安怪嫋繫完而脂韋習點灼姦咎罪莫大爲若如君者識洞九雙旁該六籍見督郵而束帶呼孝廉而回船鱠蒓祇有思歸牛刀未能小試十載津梁對秋風而客老一塲富貴春夢之婆催加以衡門有賦陽羡無田陶潛之三徑就荒許由之一瓢誰問直同飢鳳毎咽寒虀嗟脫粟之簪孺子朝啼詠披荔之章山鬼宵客而君乃貧能安命失不縈心首陽薇蕨願步淸聖之塵羅浮洞黌思效野人之臥所謂信天之翁者非君之流耶余與子彌同年皆酥醪觀住持也宦海蒼茫塵容笑我名山管領維持賴君追夫詠黍離之什相偕爲松下之談玉樹歌殘向秦淮而嗚咽銅仙淚盡辭咸陽而不歸猶謂白水南陽尙多讖兆素心彭澤同數晨[illegible]豈知長沙賦鵩之時正是高密嗟蛇之歲白傳宮中已歸兜率空王庵下休問因緣蓋藥能寄或疑眞卿之成仙荷鍤卽埋寘似劉伶之曠達人生至此天道甯論嗚呼范丹甑空黃公壚在雲烟萬古猿鳥三號靑蠅弔客致慨乎虞翻玄鶴歸來倘逢乎丁令歌離弔夢見落月於靑楓廻腸盪氣唱白雲於黃竹早知莊生達者之論死不足悲聊爲庾信思舊之篇潸然出涕乃爲銘曰

屈平賦騷最重耿介體白質素直躬信志儒貫操守世乃詭巽修吾初服憤俗壞敗維君秉操所以固窮孤鶴晨鳴高岡有松峨峨蓬萊四百芙蓉往朝玉京酥醪正濃麻姑指點三見桑海史遷木石孝標礧磈檻猿何辜籠鳥無罪拔劍斫地上泣眞宰鳳生鐵橋雲滿瑤臺驂鸞遂去跨蝶能來味了甕齏香尋嶺梅宇宙邈廣哉漠哉月死珠傷芝焚蕙歎卷葹拔心勞薪經爨銅駝荊棘石龍塗炭（觀地居鄰近石龍墟）霹靂霹鬧風花泮渙春明舊夢皓魄前身化鶴人返仍棲德鄰寒泉秋菊淸霜碧篙三步腹痛入我夢頻黃仙歟仙是君之友林下把臂雲間招手響絕嵇琴冥傾阮酒死而不亡老子曰壽

重脩酥醪觀碑銘（庚午年作）

覓桃花於洞口誰人識路割蓬萊之左股何日浮來一例荒誕世人疑之然而飛來

靈鷲事罷烏猿宴向瑤池背傳靑鳥是仙家之故實豈塵世所能知酥醪洞者安期生艤神女之處也玄邱玄碧之香釀成甘露爲酥爲醪之味散於諸天然則山縱非海外浮來仙已向洞中茇止當日干項羽而不用偕蒯通而並行名見史記信而有徵所以背蓮概慕稱爲上仙騎鶴之流髯蘇傾倒贊以出世乘龍之士此固秦皇漢武欲求而不得赤松黃石把臂而入林者也覽乎高哉東海千歲羣呼寶藥之翁浮山一泉卽是延齡之酒而酥醪之名亦還千古追夫晉室將亂稚川移家旣求句漏之丹砂遂結羅浮之丹竈呼吸沆瀣棲遲林藪東西南北爰有四菴或改長壽（初名孤靑）（後改長壽）齊白鶴之名本住冲虛近靑霞之谷酥醪厥爲北庵院宇尙存南宋紅花溪邃連玉藥於瑤臺白水門高運璇流於艮壑遠望石竇蒸出浮浮之雲近接茶山暄以浩浩之瀑斗境峙其側醸泉居其下梅蘭之花千種符竹（桼名）之雲萬重洵棲靈之奥區修養之福地自宋以後屢興屢廢偶指麻姑之海三見成田敢偷曼倩之桃千年結實曾領誰屬風景已殊暨康熙年間曾山山禪一貫師爲龍門正宗十一代祖總住持其弟子柯陽桂號善智者實創建酥醪之觀江本源號瀛濤者能善紹蔡（名乜端號中雲）童（名汲魁號儒庵）之師其後繼之者鶴侶（姓蕭名含實）梅村（姓譚名含三）皆有道行悟醒（姓陸名教慈）菊齋（姓謝名永靖）亦著勤勞丹室幾安羽衣可服無何綠林紛起紅巾驟來境宇竊據道侶星散痔虎朝伏之門亦嘆荊棘寒鶴夜守之樹摧爲爨薪迨方合矩瑚洲世丈陳教友友珊夫子芟除榛莽亟主規帖然後備法物集徒衆修殿宇復舊觀由是觀中住持遂有兩人方合矩之後繼以熊數如義貞與友珊師捐募經營規模式廓遊客頻來成讖黃山之隱者中興是賴比諸白水之眞人嗣是而後觀中住持遂有三人故王至賢與呂敎忠贇臣夫子先後數恕介愚府君同時余亦與黃明獎鄉池陳永齋子彌二君同時皆遊仙賦郭吳曠達慕莊列神交託嵇阮規隨效蕭曹珠樹之鳥同棲芝田之雲皆瑞騐謂壽人之多首推茲觀賴介生太老師住觀廿載壽躋大耋其所撰浮山新志有云余所親見觀中童復魁師九十八歲何復川師一百五歲金莊馮師幾及百歲同時師兄弟師弟子松齡鶴算容與一門余雖我觀龍門之道派深

合杜史清淨之要旨以儉慈讓爲三寶損之又損悟爽希微於一且玄之又玄深根固柢長生之道商山有四皓淮南有八公誠無足異者余與子嶠師兄住持斯觀也四十餘年矣久吟杜老之古稀更思魏公之晚節逢此亂世是苟全性命之身倘登耄及亦闡揚道教之力詎必飲南陽之菊水乃可延齡餐華陰之松實始云輕舉周易曰何思何慮老子言無名有名嚴白水則心潔睹紫氣而人來開瓜巢之筵葛話安期生所賜飲酥醪之酒流拜抱朴子爲師乎居諸屢易劫塵又生古洞雲深舊楹月落同人募集鉅金重修殿宇經始於己巳五月落成於庚午五月嶕嶢構之屹若歷龍漢而常新專氣致柔道侶戾止皆講道德永嘉安閑子嶠爲記之昔者沈休文金庭之篇梁簡文招真之館既立豐碑亦鑴銘語爰做其意乃爲銘曰

方壺湯湯圓嶠眇眇一角蓬萊乃在嶺表蝴蝶五色鳳凰千鳥三更日出天雞報曉酥醪古洞秦時雲封安期舉觴神女駐蹤酒香過大花雨濛濛留此釀泉羅浮春融誰尋福地長居洞府北庵誅茅守以痞虎藥環丹竈花滿瑤圃應禮葛仙更尊雷祖

（正殿祀邵祠爲羅川呂洞賓）龍門道脈出於長春北宗南宗自昔已分派衍重陽教立全真亦祀洞賓時來野人柯師開基徒侶殊衆擘漢分星架雲連棟龍虎永守鸞鶴飛轄蘇耀老村位置古洞殿宇舊矣鼎革新之金牓仙篆醮壇靈旗宮望丹桂庭環紫芝羽客上壽視此銘詞

重修茶山觀黃仙祠暨行窩引（辛卯）

光緒庚寅八月余遊羅浮宿於茶山芒鞋既脫茗椀徐進紅日已匿白雲自歸羨幽棲之鐵瀑猗虎守戶鷲繁響之騎鑢晴龍吼天蕩拂遺塵爰借黃仙之榻靚覿授秘韭披葛洪之冉藹遊仙一枕飄飄乎與赤松把臂浩浩乎有洪厓拍肩矣曉起漱流含歎昇眺杖竹經窺援羅騰蹬雲確飛濤（茶山瀑名）景乏圖狀傾耳乍聽雷建萬聲拂袖而起冰雪千片循磵逡下有亭巋然蟠紆錯繆收未了之青亦離覩翠接無邊之綠繞亭而北梅花千株樹柯拏蹙結根辣本爛若香雪融爲古春師雄入夢乃遇美人東坡有詩愛此仙影於是燕南豐子園之香登西洽和靖之墓（梅園有梅士夫子寄山人步墻）鑴山竹爲溪毛憶貸楹之夢溯墮淚之碑睎高躅遺情不能已熊經鳥申欲問仙訣雲軒風駟且登歸途夫其幽谷聳岑陰崖壘巢抗青邱而障日紓丹氣以爲霞巨瀑瀉以飛瓊雜瀲激而成窟丹房晔葆羽客之所咽吸崑崙閬閣偃人之所息踵則棲眞之清境也濯靈芝以朱柯採菖蒲於綠澗梅守丁丁之鶴松舞衎衎之龍木禾五尋草芋一碧莫不猗狔豐沛橚爽橚椮迴颷振籜奧岸搖竹翠之陰細水浮花復陸張衡閑之悉則靈產之奧區也誰牽薜荔取暢林木山石犖确誦昌黎之詩梯徑猿獧披道元之注蒸煙液而餐溜冒松光而入深振錫則雲流有聲聽泉則日午猶暝嶺猿笑客應寺鐘而一嘯野蝶迎人雜仙衣而並舞則登臨之異觀也巖谷草木言蓬萊之所分雞犬桑麻擬桃源而何異飛雲片白瀰何千千分霞界碧靄乎淸淸叢桂發歌誰招隱士孤桐動操我志高山風輪轉於世外何礙讀書靈囿燕於崖間招之入座則棲息之佳所也茶山觀側舊有虛堂　梅士夫子與　先嚴改建黃仙祠復構道室顏曰寄窩林樾相望蹊徑其中鑿石嵌巖因崖結構遠瞻檐棋疑浮碧空近闕

綺疏常繞雲氣金碧耀彩銀牓相輝瑤室揚芬瓊函疊列梅子眞飛昇之處遺跡猶存孫公和隱遯之區流風共仰擬邵窩而安樂比疏圃而登遐已特是風雨合離煙雲剝落笠屐亦煩修葺廢蘇有待補苴願諸君同結仙緣俾福地長成樂國何待十年樹木居然一賁爲山他日鐫名石上遊迹巖間叱芝殘霞擣裳連袂爲種瑤草呼龍耕煙共尋夏伴鑽逶踏雪奇遊情於邱壑蕩煩想於心胸俯視塵世笑雜務之棼爭仰觀太虛招鸞鶴而下語不愈足以馳跨乎坑谷晉領乎煙霞也哉方今江統著徙戎之論唐蒙思制敵之才我輩皆老逸蕭異曰誰爲樑棟毋貽小草之誚同支大廈之艱讀書養氣宜在山林抗俗走塵何慚澗谷庶幾隱鱗版築藏器屠保同此襟期重攄懷抱耳如必謂吞嚮乎幽山之窮奧絕耀乎長林之藪芥泉石爲膏肓煙霞爲痼疾腴瘤榮利歷機風塵宗尚虛無師友靈聖講鍊金之訣傳餐玉之方則難宦能生白參妙論於非周鼎可還丹敩修真於李脫非余之所厚望也願爲引喤以當息壤我非巢父遐思依樣買山君是鍾期豈必移情流水

移建梅花精舍引　乙未

蓬島萬樹梅花一村美人於焉肯來師雄之所曾夢有鶴守宅寒棲鐵橋之雲譜人荷鋤歸踏瑤臺之月陳友珊夫子乃約同人於羅浮兩山之間建梅花精舍爲築環爲堵架石支欄剖竹走泉牽蘿補屋宜風宜雨狀窮合離南枝北枝春可寄遠屬以寂寞人外搖落烟中蓬蒿滿仲蔚之廬榆柳枯子山之樹平泉非舊歸來化鶴之魂泰山其頹愴甚嗟蛇之歲翳此精舍已成廢圃今歲子礪師兄擇地改建移於他山作屛覆有重櫺結廬仍依喬木拓地十笏構齋三楹窗窺遠而岫雲來樹凌虛而巖翠入爰於仙廬之側更建詩壇供奉夫子石龕像爲屬邀同門共謀築室余維精舍之建厥有數善原夫宏景仙都不專一壑稚川丹竈曾留數處書因舊而還讀亭取新而自然泛宅者到處移家棲巖者何妨擇鬱長房縮地即是擇地愚公移屋易於移山況復菖蒲九節近仙客之居叢桂一山是留人之處烟霞倏而爲變耳目爲之一新此一善也地多靈草宜植新樹朝旭初上則蝴蝶翅展車輪清風徐來則翠鳥

翔起巖谷門對白水恍咨吟韻天接蔚藍居然咫尺隔牆一窺平地卅畝可以種樹萬本植梅千株培以隱士之泥灌以仙人之水春風化雨斜月黃昏疏影漸多成林自易詎必和靖宅畔方有冰雪之湖鄧尉山前乃名香雪之海此二善也夫子少勤負米力疾緗縹不窺仲舒之園能奪戴憑之席嘔心有同長吉灑腹誰識郝隆所以音追魏晉名似蘇黃執經多劉岳沈熊之徒及門有孟郊張籍之輩雖白公教主身居兜率之宮而黃仙野人心戀朱明之洞茲爲闢地同築詩壇何殊修竹之祠堂即是浣花之宅宇載酒亭邊問字之年猶憶聞琴海上高山之調如聆雙鳧倘盼其歸魂五鹿曾歌其折角久希點瑟如見尼牆俎豆千秋心香一瓣其善三也且夫掃情塵者宜居寂寥之鄉鬭尖叉者常愛空明之境所以何點入若邪而隱李白上匡廬而吟豈惟避俗亦可全眞今茲買屋得隣耦耕結伴雲龍常合風鶴無驚或逐采藥之仙人得遇叔蘭之高士正可洞天長住烟巒久居證香火於龍華訂交遊於鶉服聯牀風雨步月推敲比之迷張敏之路夢中相尋隱子綦之几嗒然喪偶者又不可同年而語矣其善四也嗟乎蓬萊滄海安期之仙去何年茅屋石田鄭虔之歸來未晚爰爲小引以示同人願與經營話雨之窗更當商略停雲之館偕來華首定擊鉢催騷客之詩（移建地近華首臺寺）我有蓬心愧執樵爲門生之長

賴介生浮山新志跋

浮山新志三卷吾邑賴介生先生所著也八鴻紫帶方朔於焉製銘三神望海徐市之所曾見彼夫李沖昭之南嶽陳聖俞之廬山倪守約之赤松鄭湛若之赤雅類皆鎣飾景物鋪叙林藪對煙霞而展容與松石而道舊尙矣若夫洞天福地四百卅峯璇房瓊室七十二所茅君內傳載紀曜眞之天彦伯遺聞是曰朱明之洞碧霞授藥書付眞卿綠波乘桴夢人靈運列仙靈異之記眾眞紀叙之篇莫不幽谷摹景巖崖潤色導殊勝廣異聞然皆羅浮合體山志同編未能顯仙島之靈奇表名山之深邃宣翰墨於至妙謨神睿而爲言也何則風雨離合雖曰一致蓬萊標鄉原是飛來余以暇日此爲登陟既至羅陽即挹嵐翠黃龍之飛瀑吼聲白鶴之古松參天拜石上

老人之峯拓碑宿華首之臺復有冲虛丹竈延祥寶積飛雙鳧之舄釣五龍之潭幽致引輝景移樂極以爲麻姑鳳舞之境葛洪蟬蛻之地師雄梅花之村龍公竹葉之島羅山奇趣歎觀止矣既而登佛子之凹迎小鳳凰入酥醪之洞見大蝴蝶黃精百畝地髓抗根紫芝千莖山骨挺秀清潤飛瀑響天畔之鼓鐘素緵翠鬟奏巖間之琴筑以及萬年之松千丈之杉薜蘿藤荔之屬梓柏桂樟之木衆葉灌乎叢莽萬香送乎迷迭奇形異色莫可名狀又如石龍翠微乳泉山腹道觀丹樹雞犬雲中耳目所接光景一新仙靈所棲人境迥異更復登白水之門溯紅花之溪玉龍蜿蜒而欲飛猙虎馴伏以前導古瑤臺之石爛若錦繡飛雲嶺之茶氣帶煙霧丹梯千丈石樓萬重垂天羽之霞彩運海靈之雲術東坡見日山雞一鳴鮑姑委衣仙蝶倏化然後知一草一木皆蓬萊之所分縣圃疏圃實崑崙之可擬惟此新志巍乎獨立蠟腸則千載欲化鳳翼則一毛亦珍斯豈孝標金華之志書卿赤城之記所可同日而語哉要而言之羅近而浮遠羅曠而浮奧合之爲羅浮之二山分之則蓬萊之一島仙山之

實不沒地記之言可徵道書謂西流最貴今浮山西流之水數十里匯羅水以入江洞天第七此爲鐵證客有疑吾言乎試與扶筇竹步鐵橋觀天匠之綴補想神工之爐鞲月斧劘空雲根連絡萬古蘊藏千秋鵬蹲猶可見左股之仙靈布武之佛跡也夫道元登霞氣之表山靈亦黠知己昌黎探華峯之遠歸路覓而無從蓋必援蘿騰嶮危沒驚畢離離蔚蔚方入神居乃袁子才太史訪百越遊羅浮濟勝無具淺嘗輒止輕肆詆譏著之詩話是蓋祇見羅山之近而驟未見浮山之遠而奧覽諸簡篇偶涉輕談觚盧之神仙瀛海未覩即謂麟洲之小水惜哉先生此書隨園未及見也先生遐迹洞天垂二十載殫志竹素移情酥醪星鈔露纂浮夸不同圓嶠方壺推類可見又復詩聚珠玉文編瑯環語襲陵之片石詞客傾心草新宮之銘詞羣仙亦醉余宦轍所經輒携此卷晉國雲山皖江煙月開籤展覽如逢故人不啻師政指掌之圖少文臥遊之畫也先生鐵橋銘曰纂玉策府嵐崙柱天絕跡飛行揮手雲煙竊取數語移贈斯篇倘亦懸國門而不刊與羅浮而並壽乎

陳凝雲姑蘇好詞跋

二分明月揚州好夢之宵十萬春花白門新柳之記訪廿四橋而非舊借一江水以寫愁或則名不稱實或則時移事遷未若姑蘇同稱好景鬢絲扇影是不夜之城開綠水青山（綠水青山皆橋名）豈有情之天老亦有蒼茫弔古寄興纏綿有井水以能歌吹洞簫而寓感桃花舊塢春藏蘇小之家苧蘿香徑廊響西施之屧偶發吟詠不禁哀豔又況子胥門高走銀濤於百越闔閭墓古騰劍氣以千年乃知事在古而易詳情在今而難寫低唱紅肥之曲淺斟白墮之杯羈客善懷秋士多怨比榛苓以寄慕贈蕑芍以頻來綠綺窗北鄭調宛轉之絲紅豆江南客種相思之樹此則書不盡言亦復誰能遣此姑蘇好詞者陳君凝雲（聯莊）之所作也凝雲生長蘇垣能爲吳語先人遊宦久視爲桐鄉童子何知已忘乎穗石走馬到虎邱山畔射鴨來鶯脰湖邊紫藤庵好偶坐枯禪白紵歌長愛聽豔曲爰自能言之歲迄乎而立之年蘭玉表其溫潤松澗高其落落丹霞作佩珠露揮毫泛明月於桐橋訪春雲於杏塢南枝北枝畫爲香雪之海濯纓濯足吟上滄浪之亭莫不逸興遄飛古香猶豔望滸溪之白石指碧玉爲紅牆冷然步虛之吟譜作陽春之調三月三日之桃葉無此蘭橈白堤蘇堤之楊柳遜茲花舫好借葛三佳話譜爲秦七新詞銅琶鐵板蘇玉局之風流殘月曉風柳屯田之情致宜其一聲河滿花喚奈何十載閶門珠能記事溢芜水之歸來話寶山之空到蠻烟蜑雨處處愁人燕壘鶯巢迢迢往迹已墮紅羊之劫愁看白雁之書闌珊醫夢昔年豪竹哀絲惝恍前生往事迷金醉紙悼文鴛之影散似秋蝶之魂銷因譜作望江南詞數十闋凡山水之妍麗士女之婀雅風景之宜人樓臺之得地附有懷古悉箸之篇金莖露而墨雨霏玉杵擣而元霜滿珠璣玓瓅之耀玻璃敲碎之聲何年越客重聽水調之吟何處吳歌不寫竹枝之怨洵可謂緣情丹管傳賦紅絲者也僕於庚寅之歲曾作姑蘇之遊艤金綠以忘勞擊玉壺而欲碎十里山塘人入鏡中之畫一笻鄧尉春探嶺上之梅斟鸚兒之酒萬笏天青入獅子之林一拳苔碧亦有槃者東牆窺人本無育魚之思詎操求凰之曲然而花飛鈿動絮語蘭因攬薌澤

於心神昏情膠於夢寐智劍不揮則魔幻相誘驪珠不佩則解脫綦難偶作小詞半歸側體達蒙莊周蝴蝶宵宵之夢句同高隱春蠶寸寸之絲亦嘗託縑素以言愁藉雲藍而寫恨才盡江淹花徒生筆來遲杜牧柳易成陰猿爲解愁訊之履綦蝤爲何疾事同隔世既而京國銅駝江城哭鵑鬼和秋墳之唱豎催春夢之醒紅牙座畔雖覺蒼青白髮尊前恍談天寶誦君此卷伴我牢愁等之硯北最愛徐陵作序之篇哀到江南又成庾信傷心之賦明知檀板金尊人間別易太息瓊樓玉宇天上寒多會憶遨頭文敲殘尾爲綠槊我黃絹憐君爲量一斛之珠與證三生之石云爾

胡研孫長安宮詞跋（研孫名延署山西平遙知縣入覲扈蹕西安知府署鳳邠道授江安道）

吾友胡研孫觀察以晉陽之縣令忽充相府之幕僚升陝西之道府督辦 行在之支應成長安宮詞七絕百篇皆自注之所以存記錄紀恩榮也吾獨惜其頌揚之語多而諷諫之言少感激之心有而憂時之意無耳當是時也三軍鵝鸛已散京畿八國犬羊紛屯宮闕鶴唳城郭猶玉壘之浮雲龍藏山河慨金甌之墮地太行雲起走

蒙塵之旌旂灞橋水枯有迎鑾之楊柳考其致禍之由實因樊圃之興遊殊穆滿已忘貴屋之尊術信郭京幾蹈靑城之轍行稀鵷鷺等茅絕以簪儀臣拜杜鵑肴臙鞣而痛哭庚子九月初四日　兩宮駐蹕乎西安銅仙淚冷對秦月以淒淸金臺夢回望燕雲而惆悵去同蜀道者驛之路何殊來自晉陽白馬之謠竟應昔嚥蕪蔞之粥暮雲三更今値茱萸之節涼風九月茅茨作殿菊花倚籬　行宮廹仄壽觴罷舉（原注兩宮幸陝未久値皇太后萬壽停止典禮筵宴進膳亦然）樂部停進乎梨園稱觴無取乎柏酒話天涯之芳草最苦王孫持綵山之蟠桃休進王母加以土階木簷縞幔綈衣菜食有卞太后之風練裙似馬明德之範況復紫貂冠敝任冤璪以觚瓤朱鳥窗頹補玻璃以碎紙宮詞詠之於以見　兩宮之節儉爲有娀之女吞卵和熹之夢捫天鉤弋名堯母之門金德著皇娥之殿聖略遐訓爲天下母福壽隆貴乖四十年或疑猜忌之夙深毋乃譏言而非信試觀居廬播遷綠林潛發賊礮如雲槍彈如雨　皇上坐於車後　太后坐於車前以身翼閉未肯易位（原注冬春旋都下林泰淸步行扈蹕晉兩宮出居庸關時共乘一車皇上坐車內皇太后坐車前）（時匪氛四出槍彈如雨皇上固請易位太后泣曰皇帝關繫至重余老矣無妨也）顚沛之時猶顯安和之度艱難之際足徵慈愛之懷即至春盤菜甲母子之樂融融午節菖蒲宮闈之歡藹藹候雞鳴而問寢試鳳輦而思扶（以上皆宮詞所詠）　離間本無江充調停何須穎叔豈有黃臺之摘誰伏靑蒲而爭詔犯瓜履之嫌遂至萋菲之集（拳匪猖亂時有立大阿哥之諸計）　宮詞詠之於以見　兩宮之慈孝爲久聞　壽母夙善丹靑摹崔白之翎毛效滕王之蛺蝶觥窗竹影對月瀟湘鮫綃桃瓣與春爭工陸游之頌慈聖飛白書傳張說之序昭容梓貫天下既冥會乎意匠常寫賜乎臣工女有甄博士留參宮廷婦是曹大家坐聆懿訓（原注雲南繆素筠以畫供奉內廷久矣隨兩宮至西安亦居行宮常召入陪坐地下聞論古今內監皆稱爲繆先生）若　聖主之好學値殿憂而倍勤石印三通之本購自坊間　聖訓九朝之書刊從關內不鄙麻沙之板每聞絃誦之聲石經開採乎開元閣帖愛摹乎淳化（以上皆宮詞所詠）　孫氏譜存究六文與八體辛家料好値千金之一壺（原注皇上昔出京時未攜煙壺尚書榮祿探得一料出壺帝遊呈近年辛家料壺價極昂有以千金購一料壺）於是見　兩宮之優遊爲特是池蓮不花已別瀛洲之草（原注行宮池塘有荷葉而無花因注水太潴也）石榴結實終非瓊島之花（原注陝撫端方進石榴四盆老根蟠結如石太后甚愛賞之）朱衣三寸像現屛風之壽星藏香一枝烟靄終南之仙館（行宮有終南仙館太后於屛風畫佛壽星有幾幅藏香一枝）玉食有魚符竹契瑤章鑄鳳沼恩波（原注支應局派鳳沼恩波小印取物以免內監等冒領）遍設粥廠以哺哀鴻（原注秦中荐饑兩宮命設粥廠二十餘所就食者日數十萬人）使乞靈泉俾甦涸鮒（原注秦中久旱命侍郎桂春太白山乞水不數日天甫甘霖）開萬間之廣厦寺名合號慈恩（宮詞有云共喜萬間開廣廈寺名眞合號慈恩）錫百爾以崇銜海宇同沾雨露琳宮扁額迎以毘盧鼓吹（宮詞云琳宮紺字都生色更擁毘盧鼓吹迎原注寄與將同京命尚書陸潤庠書扁額賜秦中祠宇四十餘處）華嶽僧喜重聽故主鑾音（原注同鑾之日擬遊華山以路崎嶇乃止）於以見　兩宮之惠澤爲譜入謳詠注同起居鑒賁茂而　帝歌翠輦臨而臣賦書成萬本炫耀一時雖然著成實錄自比元和聖德之詩流入人間不無周室播遷之感和戎魏絳詎五利之可言憂時杜甫賦千篇而未罄蕭蕭易水復聞班馬之鳴慘慘巫雲旱墮哀猿之淚自渺渺兮北渚心悄悄兮南溟蒼兕呼頻已空武庫紅羊劫重又轉風輪於是主任其艱民罹其禍欺負到孤兒寡婦流離皆猿鶴沙蟲朱溫快心於白馬之河曹操遺臭於銅雀之瓦所以庚子山之瀟瑟危苦詞多陶元亮之委懷蒼涼意寓在衍孫當日叠承湛露暫頓行廚仰娥臺而寫光榮述奴鯤而詩感遇自謝金荃之集非同玉樹之歌豈知曾不十年而蒼鵝出地白雁棲廷尋院中之銀鹿亦感滄桑撫門外之銅駝遂淪荊棘也哉嗚呼哀蟬奏曲都人響白柰之花踐烏何疾慕草見冬靑之樹種樹孤臣方寫丹靑於闕畫（梁節庵前輩有崇陵種樹圖）發邱校尉早結赤眉爲黨援（前歲盜開發掘皇陵之事皆不肯窮除勾結土匪所爲得寶販賣乘疑雖盤不勘當道嚴辦可爲諸哭）摸金則竭及三泉竊鈇則事同一例遂使茂陵金椀復出人間蘭亭玉匣仍留世上卿精衛海邊之石彈仙人劫外之棋彼蒼謂何子黎增慟賁竹白雲駿馬已行天上蒼梧斑淚鷓鴣猶唱湖邊明知杯酒長星落庭花兮寂寂豈料長陵坏土哭杜宇以年年誦君此篇不禁涕淚隨之矣

瓊花集跋

夫南威西施並稱寵豔肥環瘦燕孰較優絀美人有之花亦宜然是以洛陽牡丹誌傳歐九揚州芍藥譜留王觀梅花紀乎范村菊史撰乎愚齋海棠著陳思之書蘭草

敘時庚之錄非非懿懿流傳簡篇倘作品評難分次第若夫嶠天際地有一無二紗封第一亭藥無雙美矣絕矣則惟瓊花有爲明曹玉齋（璐）錄有瓊玉集五卷余愛其紀載之詳搜羅之富足以傳此花也唐代名花首推玉蕊曾植唐昌之觀亦栽集賢之院瓊絲詠乎步得金閨吟乎衛公香山樂府話青瑣之仙郎張籍新詞見瑤池之阿母披冰絲於綠葉綴金粟於碧筒允稱珠樹不愧瓊英周必大之辨證甚詳嚴休復之銷魂有自然此是玉蕊並非瓊花瓊花之生實始宋代爾其花光璀璨花瓣玲瓏如琢如攢亦芬亦郁似瑩瑩之綴玉穿顆顆之明珠九曲闌干對閒閨之美眷兩行瑰琰見絕世之佳人斯則瑤臺寶樹分鏡影於冰蟾閬苑仙根接雲軿於皓鶴實屬一時之瑞洵爲萬花之魁自有此花覺梅花疎而不密菊花幽而不香蘭蕙雅而太淡海棠豔而太冷牡丹千種家家吟魏紫姚黃芍藥萬叢處處有曉風殘月若夫柳花之細碎桃花之妖冶杏花之俗豔梨花之粗疎薔薇侍從玫瑰輕狂等諸自鄶皆不足數即謂蓮花君子祇重濂溪水仙美人誰逢洛浦集羣芳之舊譜非臆唱之

初聲獨有瓊花夐然獨立產於廣陵之區茁乎后土之廟結根于坤靈破專乎番釐良由唐末五代天地閉塞荊榛滿路垂五十年或跨大北之勝或詰小南之強愚心若狂俗眼無識花神聞而失色月姊見而生疑天公憐之特降異種命此仙姿下乎塵寰瓊樓之璧月長明瑤島之仙雲永駐於是帽簪香玉紅牙按賀鑄之詞擫畫珠林槧壁搨劉因之箋淮海傳觴閒吟花月廬陵官轍寫誌花亭韓魏公之樾蔭合榜無雙崔菊坡之棠碑宜稱第一（歐陽永叔知揚州作亭花上扁曰無雙寄韓魏公壽曰平山堂大明井瓊花亭三者拾公之遺以推擧矣）（崔菊坡在揚州嘗繪瓊花於屏與桂發作詩云瓊花屏乃愛棠碑）應呼仙客同誌雅遊他若天山雪滿豔賦陳良滄海珠騈雅歌王令劉敞詡六出之異鮮于贊八蓓之奇是盡天地之菁英山川之鍾毓所以人產寶折則有濂洛關閩花降仙蹤冠乎梅蘭蓮菊皆是鮮於宋代留佳話於維揚疑郝經之夢好真到蓬壺羨鄭茂之魂清能逢姑射貝瓊博洽辨九專而非誣暴喬分明混八仙而未可考南豐子固之篇知有接木讀齊東野人之語比以碩果所以宮名玉女館號瑤真原非濯纓次中赤玉不無贋鼎誰見真花況復仁豐接本遂減香色壽皇移植未見花開預知艮嶽之灰紅似識錢塘之水碧昔非天生使獨地祇效靈比之他卉千叢萬藪到處逢君卿須憐我西施笑而誰異楊妃醉而何奇詎可同年方斯等語彼夫叔寶後庭歌閒狎客附煬螢苑詩詠奇葩玉樹飄零落向胭脂之井垂楊終古啼殘鳴咽之鵑昧者遂誤指此爲亡國之花而實未識乎神仙之種比郢書而燕說鄭稽峽于鄭郊風語華言道聽塗說豈遂足爲瓊花玷乎尤可異者先幾能識塵劫興嗟冨金亮將來之時有玉容憔悴之色慘遭遇暴肆行劫奪夜雨心驚蜀道之淋鈴淒絕春風而去紫臺之環珮空歸逢隕胡塵竟彫豔質所喜瑞芝留種甘蔗旁生雖成異後之桐猶是再生之柏一雨濯而蚯蚓出三蘖發而驚燕鳴亭亭來倩女之魂歷歷紀黃冠之語寄遺書傳止齋之問應爾返魂香在杜旂之記非誣於是金瓶薦露復見衣香銀管鏤霞敢慳瓊報平章秋壑五拜夫人廟襃之花遺佚謝翺重尋廿四橋邊之柳攜楊譜而永歎（明楊端正有瓊花譜爲四庫所收）歷桑海而倘存及讀明楊守陳詩云靈根已自歸三島佳卉空遺歎八仙則知瓊花之歸於天

上也久矣嗟乎月原無恨牽牛悵望於銀河天若有情呼龍來耕乎瑤草安得神州重生玉樹不教島國詩說櫻花曇无咎之夢回倘吟后土（曇无咎瓊花詞云年年后土春來早）劉克莊之流落遂怨昭君（劉克莊有昭君怨詞詠瓊花也）休問嫦娥靈藥寄青天碧海之心且吟妃子沈香寫滿粉搓酥之句

崇禎五十宰相表跋

余嘗爲崇禎五十宰相表凡入閣之年月居位之久暫人品之賢奸居心之忠佞得君之深淺行政之得失悉著於篇茲復區其類以論之曰夫邪與正勢不並立陰與陽迭爲消長錢龍錫協心輔理文震孟正色立朝寬簡慮平錢士升且勸四箴難進易退何如寵辭以六疏李標入東林同志之錄帝曰朝中有黨韓爌抱崇正黜邪之志史云天下稱賢謀治安之策蔣德璟請用道周憂封疆之失成基命欲救崇煥凡此諸相不愧大臣又如孫承宗之耆偉績阻於宵人賀逢聖之拒內璫能甘苦節傅冠濆血久而猶鮮見文（範錄文）遺疏死猶有恨此四臣者致騶宅以興悲攀龍髯而不

怨騎箕竟去風雷閒殺賊之聲精衛啣殘滄海抱填身之恨可謂染血於玄黃爭光於竹帛者矣又若象坤（錢象坤）物望同稱四錢以偉（鄭以偉）讀書曾窮萬卷引疾遂上五疏票擬困於數行孔貞運是至聖裔用爲不專徐光啓有經濟才曾無建白謝陞因主和洩漏林釬以謹愿見稱鴻訓（劉鴻訓）斥退大奸吳甡數負時望凡此諸佐倘屬正人然或援引出自權臣或遷延貽譏卸責此又遭時板蕩只有哀吟自比微箕不無遺憾者也若夫鳳來（施鳳來）瑞圖（張瑞圖）積惡已深景辰（楊景辰）宗道（來宗道）媚奄得位黃立極與魏同鄉李國槽因魏援手或登首揆遂竊威權煥猷之劾謂其逢奸韓孫之薦豈能補過皆不齒於君子實有玷於綸扉彼哉彼哉何足算乎又如周道登解說情面排斥正人劉宇亮苟且了事豈勝軍務范復粹枉膺異數吳宗達祇得虛榮景昉（黃景昉）之後從唐王時艱何補士俊（黃士俊）之永明宰相老耄徒嗟此等衰時之佐弼皆爲伴食之中書雖非首輔亦堪齒冷又若薛國觀素讎東林爲溫相所喜蔡國用屢劾正士亦魏奄舊人程國祥同戢歛之臣張至發是蔽賢之相魏照乘無清白之守

姚明恭有庸劣之名更有巴縣王相應熊熟諳典故性情剛愎宜與比周之烏程援引之此類宰相或饑鷹依附乎乘鉤或駑馬貽譏於戀棧模稜如味道中庸若胡廣旅進旅退有同粥飯之僧委蛇委蛇豈勝鹽梅之任等諸自檜吾無譏焉乃更有每況愈下者陳演之於藻德（魏藻德）相親相比邱瑜之於岳貢（方岳貢）同郡同官鬼進曹社之謀人效尤囚之泣或裂腦折足或奉纓飲刃無不傾筐倒篋覆巢碎卵化京國之緇塵留幽燕之白骨此爲賊殺戮之宰相也張四知秉鈞四載年符照乘何吾騶立君一擲譏賂觀生已隨玉馬以來朝誰撫銅駝而歎息又如李建泰謀應大同已沐新朝之雨露方逢年暗通閩嶠空馳載道之蠟丸此皆降　清反覆之宰相也楊嗣昌多識先朝故事乃與東林爲讐工筆札有口才酬對敏捷爲帝所眷建四正六隅之策而賊反張焰有練餉勦餉之增而民皆困窮罪浮於鳳翼之喪師陰主乎熊督之撫賊誤君誤國死有餘辜若溫體仁爲相八載而蔽賢植黨國事日壞周延儒得君再召而善伺意指材略毫無帝好明察則阿之以柔媚帝尚操切則導之以深刻

多擾民之弊政是媢嫉之小人實才則屏斥不用爪牙則因緣爲奸非彼黨羽輒遭罷黜宜公入相斷不能似林甫之固位溫公圖治斷不能如安石之得君明社之屋由此兩人亦可爲長太息也夫宰相得其人則治失其人則亂自古有訓于今爲烈是以赤舄姬旦有吐哺握髮之勤藍面盧杞多防賢病國之術棟樑所以支柱大廈小人豈可使爲國家且夫廿二人屢升降陛三百官參際周廷臣哉鄰哉不可得而見矣然而儀型百辟衡石萬機緝熙帝圖環樞天極贊元經體史不絕書所以蕭曹丙魏美於漢房杜姚宋顯於唐范韓文富著於宋即至棋迷黑白朽馭飛黃東晉有江左夷吾之佐遂能偏安西蜀有伯仲伊呂之臣足抗吳魏不扶不持焉用彼相乎且崇禎之時非無人才也念臺崛起於山陰石齋聳望於漳浦皆負師表人倫之望是即上天錫兩之司論其資格皆可入閣設使九重特簡百官是師論道於丹扆謀國於黃老必能正君心蘇民困消黨見用賢才位鼎鉉以無愧負金甌而不壞而乃阨於溫周之倫與嗣昌之輩一譽遂隱萬里投荒迄今誦其奏疏考其議論字字藥

石晉晉金玉念臺於宏光時奏言烈皇頗尚刑名而殺機先動於溫體仁殺運日開怨毒滿天下石齋於崇禎時疏言國無是非朝無枉直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鍥覈則下樂巇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陷皆切中當時君臣之病以立言惜乎阿柄神叢之稻葛藤株連之宴懷宗視之若無覩也蓋嘗考之懷宗踐祚之歲正李闖揭竿之年漢自桓靈之後國脈已傷唐值黃巢之亂民生益困茄花已謝應懲黨錮之非苞桑繫于眞有其亡之惕懷宗宵衣旰食便殿傳香索服論因文華御講正當屏退柔佞之輩柄用剛直之臣訪趙頗李牧以鎖關門求光弼子儀以治羣盜庶使子產之惠永靖乎萑苻索靖之言不憂乎荊棘且其時痛哭陳書者非無賈誼呼號擊檻者亦有朱雲乃師心以自用皆充耳若不聞而且乎寄委鬼仍用奄人王坤監軍宣大起潛監軍錦衛唐文征專督京營張彝憲總理工戶北門鎖鑰寵寄貂璫重關設險幾無虎旅一若王振劉瑾之衣鉢相傳不絕赤眉綠林之盜賊眞可橫行叢緣求治太急則理絲而棼知人不明則燭龍終蔽剛愎自誤刻覈性成屏劉（宗周）黃（道周）而

永棄殺熊（廷弼）袁（崇煥）而不疑道鄰忠義徙充位於南京（時史可法爲南京尚書）姜熊直臣爰永羈於北寺王命尸臣使調鼎鼐人稱嫿相代出絲綸俾議纔作棟樑謂濟川有舟楫而不知道濟投艙遂壞長城王衍淸談必誤天下李牛恩怨共騰朋奸遂至陸沈胥緣鼎折是可慨也當夫虞淵日墜煤嶺雲霾龍去弓號鵑啼枝染苟息授首弘演納肝心剖見丹血埋化碧甚至閶門止水滛室揚灰誠彰虹貫之奇命畢雉經之下前此熊袁之誅伍胥懸目於城闕今茲倪（大司農倪元璐）凌（廷尉凌義渠）之殉羣倩喋血於石頭賢者求仁烈士取義更僕難數悲哉壯哉此輩皆龍津檜織鴻構梓梁乃淹滯遺若菅蒯惟歲寒方知松柏況復西北殘旅東南義旗瞀察亦附於殷頑文張皆起於宋末三千猿鶴化同穆滿之軍五百貔貅死葬田橫之島蓋自甲申鼎革而後至于戊戌十有五載彼千萬人揮戈返日之誠皆三百年先皇養士之報精誠感日月忠義薄雲天豈得謂天不生才臣皆亡國若使懷宗知人則哲待人以誠不矜察察之明不取容容之相羣材能收乎杞梓騷客不怨乎荃蓀或可以收將敗之棋扶再中之日何

至話劫灰於昆明論九鼎於泗水乎而懷宗遺詔輒曰諸臣誤國余謂指溫周諸相而言則可也太史公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誠哉是言也厥後福王立國人望中興而乃昏同叔寶歌唱後庭闇若劉斗樂不思蜀鳳陽之督先來馬奸柄政燕子之箋頻演阮賊專權覆轍相尋淪胥同嘆余之爲此表者使知冰與灰不相容蘭與蕕不同器錢文孫范之相退則君子之類皆退宜興烏程之相進則小人之類皆進去草者當務盡拔茅者必連茹所以考鸞臺於往代垂龜鑑於將來非僅爲一朝一君言之也嗟乎誰秉國成祇爲民毒橫流滄海遺山嘆其及身大過棟撓宣尼繫以凶傳又覩干戈於五代彌嚴斧鉞於六臣懷古傷今感慨繫之矣

跋元廣東遺民錄後

吾粵淸谿漁隱著元廣東遺民錄余讀之而歎曰此嶺海之文獻歲寒之松柏也雖祇表章乎吾粵尚未搜羅乎各省已可與九龍眞逸之明粵東遺民錄並傳矣元之季世余闕以鼎甲起家爲元帥守安慶殉節而達兼善爲浙東元帥死于海李子威爲江州太守死于郡皆鼎甲首也同稱節義不負科名與文信國後先輝映而留夢炎陳名夏錢謙益吳偉業輩可以愧死矣又嘗攷之元之遺民有載史傳者貲中折足齋鴆酒以自隨（巴延子中）子英燕蕕思龍顏而痛哭（龔子英）明太祖詔吾不能臣王保保是乃天下奇男子所以致七聘而不發戰五載而乃遁豈非遺民之卓爾者乎（[illegible]）鐵厓傑出文采炤世（楊維楨）五色之詔不受九辭之伯迎君羅刹江前舟迎知己（錢惟善）雲松野外納留逸民（陸居仁）同葬干山稱三高士若夫祖幹師道並入儒林（范祖幹汪與立）景翰德齡犖推耆宿（[illegible]）行吟楚澤見山人於金華（戴良）終老烏涇稱山人以席帽（王逢）九靈誰題像贊七旬自製墓銘皆爲禾黍之悲歌安問萍蓬之浪迹是以敬初指斥檄等陳琳（陳基）仲子文章氣凌王禕（胡翰）笑張狂生之隱遁野寺啼鵑（張憲）話丁孝子之歸來荒城化鶴（丁鶴年）豈若玉山佳處茜涇儲其鼎彝（顧德輝）清閟閣中雲林寫其妙墨（倪瓚）然而靜之武夷之隱亦徙寮梁（藍仁）元臣騎尉之兒追隨金粟（顧元臣）同作新豐之雞犬皆成去國之衣冠於是梁鴻賃廡樑社人歸（高明）林逋欲仙樂邱墓在（張昱）浮海豈無

大老可則宜號老人此則履道爲客詩讒徐佳（周砥）湖洞論醫方技同重（王履）況復命本有錄聞過名齋誰識閩人已成爲客（吳海）若乃修禮書者有人修元史者有人鐵厓雖已應徵朝宗力辭不赴（[illegible]）與彼夫星溪茹結悼皓首之桓榮（趙汸）桐江釣閣憶黃冠於賀老落日已衰北陸逢人猶說東周失節非危素之倫原心有戴良之論誰云錢體眞有蓬心（宋禧）又若原昭耄耋惜未遁乎花溪（沈夢麟）居敬病歸幸無慚乎樗隱（胡行簡）止仲居石湖之間忽被刑於京邸（王行）伯貞懸西樵之最乃旅卒於南昌（趙介）趙綺稱菊隱居則大有父風（趙[illegible]）彥暉勞薪久戍而遂歌人老（黎貞）此元遺民之見於史傳者也汪德輔禮經補逸儒林傳成（汪克寬明史有傳）周伯琦說文字原鄱陽老死（周伯琦明史有傳）詩經辨說隱豫章之湖集傳纘緒衍紫陽之派（劉玉汝）文璣有四書管窺之著（史伯璿）訥菴有學庸集說之編（景星）春秋讞義學寄子英（王元杰）諸傳會通世尊行簡（李廉）石門山好梁五經祇有優游（梁寅）吳越人多賴千篇宜稱大雅（戴良）是草澤之閒民見旦之風雅（劉履）有張劉之遺響附胡布樵音（胡布[illegible]）呂則耕之稾傳樓眞得月（呂不用）左克明之奏雅曲普歌風

（左克明）選政能操品評自當無愧作者定是傳人更有學圃要篇撰自劉子（劉君對）日聞舊錄成於李公（李翀）農田餘話聆長谷眞逸之談（長谷眞逸）千慮一得留貞閒處士之號（華悰韡）（棣命）熊氏冀越之集太古名垂（熊太古）沈氏茶山之編老人志適（沈貞）靑山集在發脊獨足先生（吳會）稗傳寫成聊慰姑蘇旅客（徐閒）領略純羹鱸膾往來楓涇漁舟所以華山老者書飲食須知（賈銘）平江閒人著易牙遺意（韓奕）豈僅荻港集古玉叔雨雅書丹青（下僧）梅軒賦傳程登雲瓔擲金石（程銳）從董養性之捌雲隱匡廬而不出（董養性）姚樂年之私語指桐江爲樂郊也哉（姚桐壽）且夫鐵函心史多靑之引如傳渠里琴譬柴桑之篇倡和所以十二月樂曲同賡天障之詞（孟昉）三萬日春遊並紀志洎之什（吳志淳）文舉翔野亭花好（沈鉉）元實則小橋柳垂（孫非）張夢辰同稱林泉之民（張楓）爲道原只想義熙之歲（倪衢）維貞詩社遙指壺山（郭原）用晦田廬並耕苕水（方烱）仲公豹隱寄懷退街之庵（李存）子尙麟原晞髮西臺之淚（王禮）亦有維寅維允似塤篪奏樂之不同（陳汝秩陳維允）永之性之原金璧琢辭之無異（實性劉永之之）舒道原之高臥華陽白雲（舒頔）徐方舟之垂釣江皋暮雪（徐舫）槎集一編竟

裴幸傳於琦樹（謝應芳）雁山三老神仙同望乎甌川（朱希晦吳主一趙彥銘）又若葉家雲顯（葉顒）（南）金氏靑村（金涓）老漁不繫之舟（陳高）乘龍傲軒之草（胡天游）用文似女豈再適人（王翰）希遜悼友恨不同死（李祁）呼鹿皮子千秋定傳（陳樵）擁牛衣人一寒至此（郭鈺）堪嗟淸節八旬石田無用（周霆震）寫出灤京百詠鐵硯磨穿（楊允孚）然而窮乃工吟芳揚瓮烈是以編題甲子見桐峯之老農（俞貞木）槃薖山窗藏石蒲之破屋（甘復）吾吾自喚溯吳澂之傳薪（吳皋）落落離合笑如心之賢藥（許恕）李一山格同馬異（李本機）吳伯尙身似鴻冥（吳當）元章潦倒長居綠竹之軒（成廷珪趙）彥清潤澤屢易黃楊之槀（單武幼）比明祖於非蛙視同鴆逸（劉仁本）識詩人於來鶴疑是韓蘇（呂誠）瀟灑白髮訴佩玉之還鄉（段鄉）疊疊寒雲幸非材之被放（鄭雅）豈不以性情新集毫艾龍居（周巽）縣尉舊官梨花兔影（顧觀）甘張名顯齊克敬爲三高（甘初張彥）（可立）徐陳並徵惟翔南是大隱（張觀）身願居乎箕潁心豈戀乎京華所以雲間博士訊老錄於桃源（翟行）廬陵布衣引新泉於竹塢（易恆）淵伯是吳城縣士偏與侍中齊名（許數）正道本永豐教官只赴新朝議禮（周南老）比錢伯行行藏一例（錢逵）問劉雪樵避亂何方（劉師裝）

嗟乎滄波無極汐社同來（周竹之）易擬鶴骨松形佛思文靑衫白髮（德文思）寄弟子通之作苦吟靑田（劉基）懷友王逢之篇釋耕綠野（濱才佐）道人何往中立訊太乙之宮（范立）判官不歸廉夫拜睢陽之廟（元謝）楚國兒之題靑山翠擁空（李延興）森杭子之浮家圖書滿壁（唐元）亦有公琰高尙鄒大章之得官（滕公琰）宗弼孤潔約梁寅而同返（劉宗弼）景明儲同美玉（陳亮）蔡深歸仍布衣（蔡深）殷奭望吳淞作歌（殷奭）仲寶隱武夷課讀（所芳桂）頌盤山之高士梓里銘勳（李原靜）稱後圃之先生竹節代足（黃楠）上虞山長未染緇衣（張庸）石潭幽人倜歌黃竹（陳遇）仲簡樵侶約伯雨爲道人（張簡）殷安樂襲偕公望以隱與論仲景何愧蒙齋（王履安）郎謂文通爲詭譎秀才（吳徵）子靜是草楸居士（定位）作上梁之文乃有盤谷（周所立）和文正之什曾來虎邱（馬玉麟）白雲靈隱句可參禪（自悅）廡子寄亭詩眞壓卷（陳秀民）物元以精舍顯世傳无逸之文（鄭新）復原主騷壇豈能繼蘭亭之會（阿瑛）是皆心超塵外春在壺中元璞之遊偕西白（良琦力金）淸遠之句送一初（懷溥一初）或觀西湖之梅或采東籬之菊擧美摩詰之畫同爲寶月之篇別有詩名同震乎嘉定（張率）隱淪羣效乎孟安（譚匠）貢貞

晦之詩歌更名張蘇（貢悅）徐仲山之詞曲雅慕陶潛（徐蘊）仲孚老儒豈爲明相（鮑恂）士脩雅度疑是晉人（許恕）饒介之亦號醉翁（饒介）鄭仲涵合謚貞孝（鄭淵）蘇昌齡祝宗祈死（蘇大年）趙廷暉耄耋耽吟（趙俠）豈特方谷眞之愛子亦著篇章（方行）陳安國之雄才能附風雅（陳有定）宗海從死允稱完節（陳有定子宗海）仲光玩世每視醫方（王賓）若而人者皆有卷帙之流傳足與河山而並壽此元遺民之以詩文見者也又若句曲外史隱乘陽而著書（張雨）郊居小朱哭銅仙之辭漢（郊居生）至公熙公趙裏成訂稿紅（大隱傳機）浦菴蒲室海宇同仰縮壞（來復大新）歸樵峯上住蓮界以逍遙（宗泐）天竊寺中建浮圖而屹若（溥洽）禪機共推無夢（曇噩）兵書亦授古春（如蘭）曾偕夢觀（守仁）從遊鐵匡能爲詩歌雜以禪偈豈僅雪廬慧日之集幾輩傾心（克新）鍾山法會之篇九重擊節（夷簡）亦有得子璞之祕牒不泄天機（張翼字初）人爲道術之眞師遂傳兵法（道士席應珍）南洲是放翁之後（陸沂）懶庵主淨慈之宗（廷俊）吳越同美九皐（妙聲）日本欲延空室（張儀）此輩道釋皆荷朝廷之召旋爲嚴穴之棲衡以有明函法宗祕之例豈儲正志之倫亦孰非元之遺民乎守仁和尙嘗以南粵進翡翠詩寓諷

明太祖曰汝謂我法網密不欲仕我乎止庵和尚（德祥）亦以西園詩忤太祖禍幾不測然則諧俗羣居蘭若之中皆有故國黍離之感亦可覘矣（以上遺民除粵東三人外共一百七十餘人）說者謂陳高孤憤王逢遁引海巢不忘忠愛吳皋長隱姓名似此輩者擬諸古賢差無愧色若劉仁本周伯琦蘇大年顧元臣王翰周砥陳基張憲高明饒介吳澈周所立之倫或仕於張氏士誠或化於國珍友諒乖諸青史之傳不無白璧之瑕不知當是時也皇室阽危風塵澒洞矢志返魯陽之日有時借同舩之兵所以辜莊卿使命留蜀孔甲抱禮器歸陳張良從漢爲報韓讎雖隱仕異乃心唐室然則此輩遺民擬諸古人管幼安之渡東海例以當日趙臨濟之居南園耳說者又謂召修史即來召議禮皆至幾山林之永別豢芻豆而彌甘不作亭林梨洲之卻聘卓絕時流幾爲迦陵西河之得官似乖人望所可幸者恥隨降虜懶作熱官雖染緇素於京塵猶寄遐心於空谷宋景濂贈楊廉夫詩云白衣宣至白衣還是可喜也嗟乎孤竹子之不作誰振薇蕨清風老客婦之謠成猶是蓬壺明月高山仰止流水移情皆擬收入於詩囊藉以表章乎往哲茲錄所著吾粵遺民七十六人吾邑祁君武垣爲宋元明三朝東莞遺民詩詠於此錄外又搜得吾邑元遺民五人曰陳乘祁以泰何本何有容王觀安合之余所披覽已有遺民二百五十餘人矣設使廣爲搜羅自當更僕難數夫致堯表聖殘唐留桑海之編皐羽所南有宋紀冀墩之錄然而劫塵久換人數寥寥比諸元代似乎不及非節義之士稀實編錄之人少清溪漁隱著述不休老猶好學伏覩其發竹素表潛德皆爲列傳藏諸名山由吾粵推及各省知遺民大有傳人則又望古遙集馨香祝之矣（指桐江樵樂郊也故下添一句此皆元遺民之以著述見者也）

焚椒錄書後

遼懿德皇后蕭氏以婉孌才色得專房寵能詩解長女名曰觀音不爲牝雞之司晨何欲當熊而致命而乃迷花人似莞蒙武曌之羞羅襦磨空終殉玉環之葬金鋪閉久貝錦讒工甕成醉骨之羞院負迴心之號且也史臣記敘忽略殊多不明致禍之緣因不錄枕奸之罪案遂使白玉之體填壘錦裀（回心院詞詞）赤舌之燒長悲永巷海墳

精衞貞心莫諒乎寃禽羣梟阿隣遺臭幾疑乎銅雀君子觀於遼臣王鼎焚椒錄而不禁慨然也遼之道宗初政尚美及行告訐之賞遂好讒諂之臣一歲而飯僧卅六萬一日而祝髮三千徒誑慈悲之可言竟背內而生變耶律伊遜者姦同盧杞詐似惠卿助之以張孝傑之徒證之以朱頂鶴之雙語宮闈之秘事犯瓜李之嫌疑遑如贊之巧言成覆盆之寃獄龍蛇比較云嫪毐之事實蛙蛤清狂笑祿山之兒洗一若短青內亂吹盡白沙華后荒淫無妨雙陸厚誣何罪無妄罹災世宗忤闕敗后自裁嗚呼飛霜下擊白日難迴呼天地兮慘悴恨古今兮安極（絕命詞詞）此懿德絕命之詞所爲作也竊瞷后於道宗其見疎之道有二其取禍之道有三試嘗取而論之蓋以較馬爲家水土是逐多爾吉（稱皇后）之國語納額獸之專稱往往射御兼長戎車並駕兒女有風雲之氣兜才易叡鍼之容射熊白石如李如桃走馬黑山亦貔亦虎試觀滔欽后之奮擊室韋睿知后之御戎澶淵並著武功咸能教戰若后則象牀待睡蠱齒紛披似麗華之夜誦詩書比鄭后之自作章奏此見疎之道一也道宗尚武每好田獵駐蹕藕絲之淀大狩木葉之山執金鼓則公卿相僕進旌旗則韓彭自壯后乃嘗御進諫上疏痛陳事凜履霜馳防飛電每謂穆王遠駕之謬極言太康畋遊之害請尊老聃馳騁之戒輒用方朔絕鑿之語子虛作賦女亦相如好田成荒禮稱羅氏雖忠言之見納而幸御之遂稀此見疎之道二也周太任之胎教不聽淫聲漢明德之遺徽屏除音樂后則效紅紅之記曲似色色之能歌雅善箏琵允推絕調新聲度出長門量一斛之珠脊調翻來臨鏡愛千金之笑和窗前之風雨則恰恰如鶯（回心院詞詞）舞掌上之娉婷則翩翩似燕卒以伶官演曲宮女爭能致輦退居金墉棄置此其取禍之道一也容粧蓮粉綴玉溫香十香之詞淫濫極矣然而剔銀燈以待君來換香枕而運郎至並棲蝴蝶羞煞鴛鴦后之回心院詞則與十香之作雙峰一氣也惟其有回心院之唱所以乞十香詞之書惟其有漢昭陽之詩所以成趙惟一之證小佛玉體豔說橫陳大舍致篇易招狎客凡此相對相當之麗句已失胡天胡帝之尊嚴此其取禍之道二也趙惟一伶人耳單登叛家婢耳當道宗出狩之日是此輩入宮

之時宋后之脂芳粉賦竟出手書譔王之敗雨殘雲居然入詠嬾龍誰賽附會工譏幸蝶已非迷離似夢斯則蟄冠齊國謂瀆于兇之善淫納履長安疑東陵侯之爲盜動搖甚易誣服非難此其取禍之道三也雖然瑣思瑤想本是楞嚴十種之仙春日秋霜無愧宮闈九嬪之詠茫茫此恨鈿合金釵渺渺微波汙泥蓮葉此則返魂香杳望窮紂絕陰天來芳册成夢斷淸都紫蓋者矣嘗考遼國后妃懷節爲蔡克所弒仁德爲欽哀媪死興宗之於繖蔡降爲貴妃天祚之於承覽因誣自盡可歎多難鮮得令終刻厭寡恩傳爲家法若懿德之裸尸葦席尤屬凶殘二十八調當時應悔彈箏三十六年今日恰符吹續命也如此復何言哉尤可慨者前星已朗少海忽翻史丹未見抗爭林甫勿預家事程據之藥杵遽至百年之玉玦徒留賢如東海欲因廢母守藩哀念廣陵徒使太孫嗣位太子晉似梟鳩罪人蕭惟信匪壺關三老漢武忍人因子以及母道宗昏主因母以及子人倫之變千古同悲已嗟嗟灑杜鵑之血淚無處招魂留蛺蝶之宮裁可餐秀色后之詩詞雖傷妖豔然玉臺新詠金荃遺集固可傳也西崑歸老以爲皆有唐人遺意宋英宗神宗之際諸大家無此佳作姑不具論若夫諫獵之書絕命之詞似相如之鴻文得離騷之怨旨而史臣疏漏竟缺搜羅遂未能與琵琶之詩歌並著后妃之列傳荊山泣玉滄海遺珠九原有知定呼恨事蓋后之取怨由於誠重元之元妃而單登乞寵遂以行伊遜之奸計頂鶴因以誣陷惟一於焉族誅使非詳其事實著之篇章則洛神裁賦本屬閑情海若揚波無由湔恥遼史於道宗本紀語祗寥寥懿德遺傳言非了了　四庫全書總目云元修三史莫繁冗於宋莫疎略於遼斯言信矣焚椒一錄考彼致禍之緣因詳其構誣之情狀遺篇斷簡搜括無遺畢秋帆續修通鑑於此取材厲樊榭遼史拾遺足資引證黃絹幼婦藉文字以流傳靑冢歸魂溯精靈而宛在漫謂九天雨露不到孤寒（王鼎詩誰知天雨露獨不到孤寒見遼史王鼎傳）須知一卷琳瑯彌珍什襲誰貽彤管盍壽貞珉

讀宋史周三臣傳書後

蓋聞天澤定位君臣以立委質而致之忠獻身以成其信金石可銷而滅也而松柏之操不摧爲冰皆可召而更也而葵藿之誠不易焉其有卷葹不死勁草獨挺皎皎三仁顯殷墟之節落落一客招齊島之魂比宏演之納肝似王蠋之絕脰亮節高風夐乎尚已而或際板蕩之朝處極亂之世玄黃未息洪水橫流禮義廉恥慨四維之不張天地黑白罔三心而執事敢以暴而易暴君子所以重殷頑是先知報後知衆人所以思豫讓宋史之列周三臣傳此其志歟陳橋兵變藝祖發興黑光盪日黃袍加身自謝人心天命之歸取諸寡婦孤兒之手將軍曹侯之墓誰實諒乎阿瞞龍行虎步之容早已同乎劉裕陶穀禪詔遽出諸懷袖守信兵權已消於杯酒晉室無人謝晦則皆爲佐命營梁將廢曹爽則思作富翁堪笑曹彬是梁國之欒布誰云趙普非唐室之魏徵良由五代之季任人之國者視易君爲尋常食人之祿者以偷生爲得計藏用功論翊戴希夷音似先知蠢雄爲鳳翼之攀無地效杜鵑之拜荊棘之銅駝誰問殿廷之鵷鷺無罪痛衛融之流血曾有幾人遊王著之醉鄉不如飲酒是以叔達歆獻陳留王所深感譙周降策安樂公所必從方面大耳之雍杜殺無辜檢點

天子之言正符吉讖左右濟濟視爲固然惟彼韓通倉皇聞變有似臧洪之瞋目直同溫序之啣鬚遺望海爲高皇待賞田橫可憐石頭赭淵負愧袁粲一門殉義三軍變容邊榮死而義士灰心廣達吟而狎客動色彼范質王溥諸賢能無愧死乎若李筠李重進者慟哭起昭義之兵慷慨誓淮南之旅勇向呼乎蒼兕信已斷乎紙鳶蠟丸虛約畫像猶懸不忘故主之恩思借他山之助太平驛前效齊雲之斷指廣陵城畔叢公孫之洞胸一軍火烈爭揚崇岳之灰百雉城高伸是王猛之家屍突通居然烈士魏顯和不爲叛臣亦可謂生不忘恩死得其所者矣或者謂彼三臣皆事二主今雖埋碧血於重泉見靑山於故國詎似丹心之炳曰已同白璧之微瑕斯則賊莽新室孰爲江河一瀉之防國士名橋永流嗚咽千年之恨成仁匪易全節斯難念風雨之如晦釆葑非而勿遺此讀史者於以發嘆而秉筆者所當節取也嗟乎五代之際臣道難言矣擬而相國長樂老人更銘麟閣之勳惟寶兎園之册食味被色十旬之厄山同壽傳君亡國一池之春水何干刻牙版而敘梁事要駁李珙馳玉輿以入

唐軍誰嗤鄭珏鉢缾伎佛馬裔孫死後能言粥飯名僧李子晦生惟伴食他如劉煦改詰昭輔撰文子持是瑀缾大臣伯眞負中條處士凡此衮衮諸公齪齪在位彼相覆餗置君奕棋任他笑罵官好祇爲金錢詎復知羞顏厚有如鐵甲彼何人哉何足算也且夫王彥章之忠義卽豈兒亦畏鐵鎗劉仁贍之瘠瘼與裴約竟成鼎足凡此三忠炳乎五代謂爲全節人無間然當非周三臣之所能企及歐陽子有言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爲無士矣故五代史列死節者三人列死事者十有五人嗚呼張源德之守貝三軍盡化蟲沙姚指揮之投磬一樹豈爭殘炙魯奇自刎於武信萬迪遂殉於登州契丹聞之亦哀生鐵思同已矣足愧從珂進宗揮涕任馳萬里之頭顱孫鳳就刑未負永陵之抔土彼夫敬達削木篩而殺駿馬安時屑延壽之招犬羊王去暇不望生還史太師誓以身殉何其慘也懷貫論世觀過知仁董狐之直筆猶存豎子之成名孰嘆不事二夫雖愧女貞之木能拚一死猶爭竹帛之光歟陽子曰吾取王清史彥超著其有旨哉其有旨哉然則周之三臣雖不能媲美王裴推爲全節而與五代史死事傳之十有五人不亦後先輝映也哉

讀族祖種穀公（楫）父子合傳書後（廣東通志東莞縣志皆有傳）

宋甸已失熊將軍（飛）喋血於銀塘明鼎亦遷家太僕（楫）刎頸於錢屋（村名）皆奇男子也太僕以孝廉爲衡州府同知永州府太守勞徠撫綏政聲載道既而備兵湖廣因病告歸詔晉太僕寺卿丁亥之歲其族孫文烈公起義與余十八世祖介若公復邑城太僕自領一軍以助城守及城破戰敗北向拜曰臣力竭矣遂自刎死嗟乎沙蟲委地化同穆滿之軍杜鵑啼枝碧甚萇宏之血三百年之運盡龍去煤山一二士之魂歸鶴悲孤嶺（莞邑城內有孤嶺）當是時也張珆授首臥熊去而城頹邦達裘屍望牛歸而壞失（署邑令張珆城破死之參將楊邦達守城中戰亦戰死）志士成仁健兒殉義時危共嘆命義何言遂窠到潛之大墳重振博羅之義旅厥後文烈公再接再厲一呼三呼召文豹以興師招劉龍而布陣卒之犀象巻散折㽘城之大旗鸞鳳翮摧彈野塘之清水可謂太僕不負文烈文烈不負太僕矣族祖福儒公（景高）太僕子也以諸生剿寇得功授推官監軍連陽又以復城功擢兵部職方監軍湖南駐臨山亦以不屈殉節大書絕命詞於臨山署壁曰累世清白父子忠孝死而不朽受賀勿弔嗚呼烈矣仁義木無二解忠孝萃於一門傳燮之呼傳幹不望生還恭桑之與韋尼相期戰死袁景倩之石頭稽淵閒而愧顏余廷心之塘水李祁恨不同歸是則喬梓之忠烈人倫之儀表也明季忠節吾粵最多文忠慷慨屍橫羊石忠愍激烈人懷鳳城與文烈公名成鼎足皆能懍主辱臣死之義與國亡家破之思作萬衆直前之氣勵百折不回之節當黑雲之壓城山飛海走有丹心之炳日玉潔冰清項羽則八千盡亡田橫則五百從死足壯百越風雲之色各留千秋俎豆之馨所以珠江碧浪不殊匡海之波山郭紅棉同拜君臣之冢吾邑忠義幸不後人乃言及文烈婦孺亦爲傷心語以太僕搢紳有時瞠目則知太僕公之名爲文烈公掩之也余故表而出之欲使憑弔者躑躅於荒村褒忠者摩挲乎斷碣歔欷往事想像當年嵇侍中之血染百爾卿哀江子一之元歸三軍痛哭天命已去人謀孰臧惟有綽楔留芳宗祊增色荊棘銅駝休問紅羊之劫金戈鐵馬爲招朱鳥之魂云爾

讀毛西河傳書後

西河先生以軼羣之才馳博物之譽四歲能誦大學六經供其枕葄羅萬卷之書皆歸腹笥洞千秋之目更涌言泉縱橫博辨上下千古著書凡四百九十八卷薄海內外尊經師焉當其稱小毛生爲眞秀才適逢亡國三日哭於學宮更竄荒山四友隱於土室東南義旗之建說保定於蕭山倉皇蠟書之招辭道周於閩嶠當夫魯王監國授爲監軍推官決方國安之無成詆馬士英爲國賊卒乃遁避蒼山之外被緇野寺之中佛燈禪榻忍聽鵑啼臏水殘山竊聞鶴唳前之晦迹有似於袁閎後之亡命亦同於張儉跡其行事大似逸民設使廿伴古佛長隱空山訂聲氣於蘗禪問因緣於雪竇茶村藏寒凯菊庵之縱跡石林行遁話梅福之神仙晦山應晦集名匡廬濟歸不歸詩鳴珠海未皆不可顯一行之博洽運慧念之神通不此之務忽僧忽俗慈母有夢番僧何來喚圓澤之精魂未棲靈隱殊翁山之忠愛祇悼華袞其可異者一

也且夫書帶繞康成之帷複壁成趙岐之注仲翔漂泊銜易於南荒虞卿窮愁著書於斗室自古文人多傷時命當其時也船山鐵硯起衡陽之雲梨洲石牀積甬上之草易堂諸子多在翠華之峯土室病夫亦銜白沙之緒學能究天人孰如寅旭道識於憂患乃有奇逢西河發仲子之易說則太極之圖書成論語稽求之篇著春秋毛氏之傳孫龍辨其堅白白虎講其異同正當引此翟爲吾黨扶聖道於已墜詎必石渠天祿方可談經雲門鈞天乃能正樂其可異者又一也將謂鴻博之薦不能郤歟我　朝修庠養士側席求賢恢文網以羅珍馳安車而蕘禮鴻飛至止鷺振偕來然而酉山四皓高祖任其逍遙魯國二生叔孫招而不至所以處士青門之里如傍仙人白玉之樓東海尙有賴牀西山豈無薇蕨易占嘉遯詩詠考槃未必槃桓御行收繄君不見傅山仆地望午門而即歸亭林郤聘耕華陰而不返乎翁張之宿草漸溼徐蔡之幽蘭同佩貞節里中獨傳隱居子仲光樓上乃笑新貴人其可異者又一也將謂檢討之職尙未榮歟萬柳堂開人許子山之賦好金蓮燭撤孕知蘇軾之文工鍊媧皇之石天語諮詢披鴻烈之書相公奏對定盛世太平鼓吹之曲皆先生廻翔館閣之時滿門桃李高材走三千里而來設席東西大禮經一兩言而定身名俱泰豈曰非榮而乃柳花作歌闌若送客自悲淪落無限牢騷紅亭春燕既惜飄零青草紫騮忽操變曲彈清河之別淚恨到烏頭苦弱水之離思歌聞黃竹豈不以稽古之力寵不及乎桓榮窮經之效位未躋乎張禹乃作淮南落葉之悲湓浦聞歌之感也哉其可異者又一也抑又聞之梅村學士佛讚淸涼紅豆詞人鶴羌丹頂後人索隱大有微詞西河則集號桂枝語多香豔離無諷諭之意似多憤激之懷節異致堯留湖海香奩之集忠非正則寫離騷蘭蕙之辭試觀乎三洲之歌姊歸何處小海之唱胥死何時泣白雲之樓閣禹州花飛賦明月之詩篇洛陽紙貴草不田而千蝶舞柳颭水而亂鶯啼絲絲裙幅載上巴陵之船各各匏瓜指點青溪之路踏江南落絮詠上陽宮人北斗闌干南塘春水（以上均見西河詩集）望高邱而懷佚女寫芳草而怨王孫總是芳非本無寄託然而廣平正直亦賦梅花靖節閒情願爲裳帶是未足爲西河病也

所可異者揮麈之餘山矜善罵拈毫之際雕龍逞談幾幾乎操何休之矛揭禰衡之鼓直以龍門而自峻竟儕狗曲以談經不知膏肓廢疾原賴箴規說難反騷何須激烈言詩解頤何嫌乎匡鼎使酒罵座乃同乎灌夫世傳西河之於朱紫陽也不惟金鑄范蠡之身且以杖叩原壤之脛以儒爲戲雖醒能狂夫毛公作傳已異三家鄭市爭年曾無一是窺日窺月南人北人昔已二星參商紛如聚訟今更五經顚倒莫當縱橫然而出奴入主門戶雖分道學儒林淵源匪二派縱殊乎漢宋見實同乎智仁七篇之誣鰲笑涑水多疑十子之非安怪蘭陵性惡左氏廢與豈繫陳元之訟關尙書今古徒滋梅賾之謬悠若既遵道而得路愈當心平而氣和紫陽正學昭垂天壤即有疏漏不妨補苴何必爲粵犬之吠雪吳牛之喘月乎識者觀於西河之石磯多激簧鼓善鳴即知其涵養之未純出處之無據矣嗟乎曼殊傳好豐臺之芍藥依然潘埜詩存璧沼之藻芹非舊人言郭象竊將向秀成書我愛德洪死董張杉節烈敢荒經以講學當論世以知人閒嘗讀蕭山之志書觀明季之稗史披儒林之列傳攷漢學之師承竊謂西河當時慷慨故人既多奇節辨難諸子盡屬遺民而乃設罵談經進退維谷義山獺祭婦笑蒙莊僻書吐谷烏言人歸子昇行卷繁花孤館包二之遺集誰知宿草春江沈七之舊遊孰問（見西河詩集）獨馳駿舞翠接鴻談舒翅欲問商羊折角豈無五鹿而獨惜呂晚村之理學泮沼曾遊侯方域之文雄副車誤中若西河者乃以文學顯祇以經學傳亦可嗟已

絳雲樓俊遇書後

絳雲樓俊遇一編爲錢牧齋尙書及河東君柳如是而作也不著撰人名氏末有庚戌正月韓韓子附識之語距尙書之歿已六年矣尙書當甲申國變時六十四歲卒於康熙三年甲辰八十三歲庚辰冬月娶柳如是年六十矣郤寮風流能諧燕婉休將搏土還問鴻濛楊花飛處刪儂之歌柳宿星中唱無愁之曲蹉跎休論乎白首宋契幸託乎朱顏叩叩香甕韓掾定情之什盈盈匏爵眞妃下降之晨絳雲樓者仙人之所居也秦樓佳婦吹簫能來紫微夫人乘飆偶至珠林之鳥同命瓊島之花並

香署雙玉之檢霞烱牙籤披五銖之衣風吹綸絮飲珉璫而骨換鶴琬琰以名留東山之約已堅南浦之魂誰賦烟月豈引愁之物柳花歌如夢之詞所以半野堂下萍蹤偶逢我聞室中蘭因互證洛水之靈非匹嫋嫋驚鴻蒙莊之夢同酣雙雙化蝶水何苦而不綠林何春而不花柳隱梅魂拂水見恆春之樹（牧齋有拂水山莊偕河東君看梅花詩）鴛湖雀舫合歡爲蠲忿之花（牧齋合歡詩四首起句云鴛湖畫舸思悠悠）豈不以絳蠟雙心芙蓉並蒂團同好月合似雙星永誓青天同遊碧海木來銀漢仰是紅牆盻天上之佳期極人間之樂事既而絳雲樓燼紅豆村居黃塵已飛綠陰仍茂祓後五日浴被底之鴛鴦有美百韻惜樓頭之鶯燕何處芳塵不和藥減何時春病不共愁煎（用牧齋詩韻）心傷呼樹之鵑目斷歸雲之雁星霜屢易時事可知無何夢粱春去離黍歌聞謳歌之運已歸虞成旅之興仍望夏猶謂新亭之泣東晉尙堪立國天水之碧南宋自屬偏安豈知春風燕子又散簾前暮雨桃花已無扇影乙酉五月之變河東君曾指池水以勸尙書曰宜全大節以副盛名設使尙書能聽閨閫之言勉勵邱山之節則清水塘前何非余闕汨羅江上同弔靈均鍊女媧之石啣精衛而不窮棲田橫之島化猿鶴以同讙舍生取義豈非完人卽不然而黃冠去國紺宇依僧一庵佛火同風雨於蘖禪四壁丹青問因緣於雪箇未嘗不可采東籬之菊餓西山之薇民繫殷而同頑犬吠堯而非罪惜乎尙書之晚節不終也而且蜮鬼呼靈羊羸亡角熱心者蝍玉注意者雖梅偶有淹滯遂多憤激前者詠紅兜而參佛偈持杯酒而獻長星木無蕉園焚稿之思豈有梅嶺衣冠之慕迨夫銅駝悼晉玉馬朝周進象箸則功欲貪天捧犀杯則頭惟搶地而乃銜芝宮保秩惟侍郎髮種種其六旬心搖搖以千折祇歎爲犧之地誰論鑄狄之年感木介而話霜清慨冰山而嗟日薄鶯斷鞠裳仍思齊樹鶴殄丹頂遂悔初衣石碑卿曰嗟欲語之難棊局中心有不平之恨（以上均用牧齋詩語）宰木多故人之節東陵無子拌之瓜加以塔仙方禮琅璫急徵呼因誰報章妻投分幾同石友寫孝逸之名遂論玉兔撿樓羅之歷何日金雞頂竊鸚鵡惟言剩水殘山錦樹衡鵑飄蘺浮花浪蘂此則尙書之時命不齊也且夫東坡入獄之時眼看犀角道隆登堂之語口索鳳

毛杜甫少日作成一豰阿宜初生排陰九地尙書屢詔孫愛（牧齋子名孫愛有李室威遺示孫愛詩）總望兒佳本欲聚蘭玉於一庭豈料空黍螘於百歲東山灰燼遐樓已傾北宋香留漢書誰讀雛賦鳴鹿之什惜非幹蠱之才所以丁亥三月尙書命在漏刻黑獄地慘穹廬天低而慟哭臨江郤無孝子慷慨赴難徒有賢妻酷日酸風作窮命乞憐之狀臨水照影剩登朝未殺之身於是尙書並無福時之瓣祇博如皐之笑夫輔忠之子遺佚乃有歐雍宗文之姪塤篪爰奏屑宇楊維垣偏有令嗣馬士英豈無後人雖非枚乘之生皐郤喜沈充之有勁惟彼虞山吾兒豚犬彭澤家風乃爭梨栗昌黎遺胄不識金根本非老蚌詎解珠生豈有哀梨乃將查比甚至國亡家破花落地而鵑啼巢覆卵危葉辭柯而燕悴於以見尙書之後嗣不振也嗟乎身爲宗伯官職非不高也名壓梅村文采非不美也芝蘭當以煎鬱而聲乃蕭艾忽變松柏當以凌霜愈茂乃蒲柳同零壽高馮道惜少瀛王之封名勝褚淵不作中書而死已謝素衣之變質幾曾皂帽以全眞地豈埋憂天胡此醉身名俱裂夫復何言猶幸陌上花開桑中人喜紂絕之陰天寄慨頻迦之交響能傳迎來桃葉聽波浪於秦淮唱落庭花訪胭脂於辱井代彼皐蘇行行宇蹤從今吳榜昔昔聲歌葩經雪而彌蔫絮沾泥而不起彼河東君者當蒼鵝出地之年正彩鳳隨鴉之歲嘆風輪之轉劫惜雲雨之長乖我生不辰難開笑口之死靡貳曾進苦言無奈黑頭江總煽毒白安靑史蔡邕雖經仍惜生逢多難命不猶人迨至所天既失弱息難安燕幕幾危鵲巢任據所喜者智珠獨炳懸劍能揮黃絹留詩靑綠畢命早已紅蓮之出泥豈待白楊之作杜節同關盼怕居燕子之樓怨結韓憑合葬鴛鴦之冢河東君可謂不負尙書矣徐奎伯孝廉詠詩云一死何關靑史事九原羞殺老尙書豈不然哉豈不然哉余於此編又得一遺民焉曰俞嘉言據稱嘉言本姓朱明之宗室也鼎革後諱其姓加朱以捺爲余後又易余以則爲俞嘗往來牧齋之門曾治愈牧齋之病因著醫案數則附此編中余按嘉言後又改姓喻牧齋有學集贈以詩篇則作喻而序其醫門法律則作俞也嘉言名昌江西人所著醫書數種　四庫皆收之提要云崇禎中昌以選貢入都卒無所就往

來婧安後寓常熟余撰明代遺民詩詠搜羅遺民得二千餘人而不及此君不料於此編遇之可謂荊山之奇璞滄海之遺珠矣子斗是關中詩伯序有亭林舜水爲海上寓公像題靖節貧矣秋曉眞思肖等倫異哉老聃與韓非同傳尙友尙論一薰一蕕循誦茲編不禁感慨繫之已

謝皐羽年譜書後

會稽徐楚公（沁）著謝皐羽年譜余讀之而有感焉皐羽生於宋理宗九年歿於元元貞元年宋亡之年皐羽年三十有一又三年而文信國殉節又十六年而皐羽乃卒嘗讀其冬靑樹之引知其息息不忘故國又誦其竹如意之歌知其念念不忘故人九日靈禽尙居枝上千年化鶴猶在雲間謂此年譜厥有數善蓋皐羽以咸淳應試不第之進士爲信國延平開府之參軍與義師於昱炎詣軍門而杖策殷勤棄筆期建滹沱遇雪之功慷慨揮戈欲伸魯陽返日之志人嗟鳳鶴我歎雲龍迫夫戰空坑而軍敗屯海豐而師亡其別文山也實在遁跡永豐之時分手章貢之地江冷天空灑臨歧之老淚山殘水賸見滿目之瘡痍是可證文謝蹤跡之離合焉其善一也赤眉盜土呂后遭汚校尉摸金曹瞞肆虐慨自妙高上冒勒智發掘以來遂使荒山望帝啼殘杜宇之枝窮海逋臣淚灑冬靑之樹爰過攢陵爰効掩骼世祗知唐林之義士而不知帷幄之有人茲則詳敘諸君所主之家及與義士協謀之事足履虎尾命輕鴻毛所以玉潛別曲阻恆晁於重泉景熙容詩繞落日於何越迢迢歸夢魂返靑楓之路交交啄粟樹拜白衣之人何待胡公傳立知其目覩諸陵客婦謠成輙曰手封抔土是一髮之所繫實在天之遺靈是可爲唐林共事之明證焉其善又一也攷月泉吟社之課以田園雜興爲題主其課者吳淸翁評其詩者謝皐羽同閱豈無詔父助評亦有思齊共收詩二千七百卷入選二百八十人首列羅公福次爲馬澄翁高宇當時諸君子皆夏馥隱名趙岐藏壁氣求聲應慘淡推敲陶潛閒適寄興於籬邊屈原憔悴行吟於澤畔今讀年譜乃知羅公福卽三山連文鳳馬澄翁卽義烏焉澄高宇卽武林梁相遺民不死詩卷常新人知張祿之眞名世識陶朱之別號是可見表章潛德之美意焉其善又一也特是品評倒置有漁洋之言考證譌謬留鮚埼之集好爲異說頗淆聽聞余謂詩匪一格晉期共賞惟自效乎蟬鳴豈咽自無取乎鯨吼雌爭所以春日寫田園之興淸切留性靈之篇虞楊范揭抗手原難李杜韓蘇瓣香誰是但使不落江湖纖獵之習卽是自適巖壑隱遯之情乃旣美以淸新又復詣爲尖刻重翻舊案更爲品題龍門自高雉閣誰覓殊不知國風留芣苢之篇山石異薔薇之句風尙各趨於當日瓣香誰問乎異時依依墟里之烟是曰卽景靑靑河畔之草但取自然豈可竟因一二聯概心之語再爲甲乙四百年以前之人月旦自矜風景殊絕（漁洋改列第一名爲二十一）則池北偶談之言未爲得也楊髡發陵桑哥同奸謀始甲申事成乙酉寶器盡收年詳元史宋文憲之譽穆陵邱文莊之續通鑑皆云事在至元二十一年是年皐羽與唐林二君皆主會稽王監簿家唐林旣爲九死一生之計皐羽實有陰移冥轉之功楊鐵厓之贊美指冬靑以爲徵黃梨洲之攷據刊竹素而無愧又如周公謹之所誌鄭宗仁之共事亦皆以爲乙酉胡乃指爲戊寅卽謂有星在尾詩語不誣然而事在寅月彭瑋之解原眞謀始申年周密之言可信 四庫提要亦言發宋陵事在甲申乙酉之間則全氏謝山之論未爲得也嗟乎黃牛雜骼嶺荒塔以何年朱鳥招魂赴滄洲而不返西臺痛哭常見其淚痕南海波濤早悲乎塊 肉誦晞髮之編眞堪髮指披許劍之集爲倚劍歌喜金華錄之猶存呼玉帶生而同去爲護龍鬚山南老樹之吟又聞鼉鼓海上秋風之曲不見腦石鱗化海兒每披雞衣笑對山鬼此皆逸民之傑作堪嗟烈士之暮年他如脩竹朴翁共稱義俠雜鐃陵使皆屬同人桑海之錄猶存攢宮之史斯在況復講經舊會汐社詩翁多天地間集之完人入楚辭芳草之圖譜不乏遺槧可附鐵牛亦有行狀能詩方鳳汪水雲之詩好如聽琴絃眞山民之集傳合晉圖扇鐵函心史古井之水無波富箎手編綠猗之雲自逸白石共尊樵唱先天咸美鐵符吾汶篇什旣有鼎翁在軒著作豈無公紹操伯牙之琴泠泠作響廻月洞之府夜夜聞歌豈僅谷音同奏秋聲白高陵陽儷覆頡之篇蛟峰繼國風之韻太極衍義家鉉翁常說心齋北遊紀行汪夢斗能完晚節

也哉嗚呼國士橋高豫讓之風可慕遺民錄在冀墩之筆同欽安得有梵公其人者皆爲之作年譜乎要之文山死於柴市固無須炎午之文而皋羽葬近釣臺終得附要離之冢是可傳已

影梅庵憶語書後

影梅庵憶語一篇冒辟疆悼其亡妾董小宛而作也夫搗麝香滅紀摩支之詞啼鵑血留成儂儂之曲人非太上忘情最難我本恨人言哀易已迎隔江之桃葉有影皆春化大海之浮萍量愁似水此則青禽東下欲詢三生孔雀南飛終成一別地補春泥而易裂天銷劫石以蘖離於是瓊瑰懷裏淚灑千行雲雨夢中神迷三峽傳聞縹渺之仙山欲尋劍合試望清涼於上界誰見銀臺是耶非耶哀矣怨矣余誦此書不禁始爲如蒹繼然而悲既焉而疑忽然而悟亦不自知其何心也爾其枇杷門巷芍藥闌干中有麗人雙珠絕價錢塘柳色春藏蘇小之家鄧尉梅花夜作師雄之夢雖當日者瑤臺偃蹇難託鴆媒蘭槳追隨未諧鴛侶而卒之兩美必合雙成肯來終仗

護花之鈴得遂棲桐之願續成匳豔畢賚鍼神亦復寫豨花於貝葉箇食譜與茶經比記事之紺珠縱吟聲於白紮芙蓉帳裏燕女兒之香氏瑱窗前奏靈娥之瑟朝雲之伴玉局傷說六如樊素之侍香山相從九載所謂羨者此也無何萑符載道萇楚無家東播西遷夜出晝伏倉皇遂喪其行李弱質幾仆於深菁量珠之紅豆都拋瘦骨之香桃難認調絲擫管非舊日之光陰落溷飄茵孰同儂之愛惜瓦墜鴛鴦而字裂衣隨蝴蝶以灰飛嗚呼桃花源好問漁父而難尋桂樹輪埋望嫦娥而不見所謂悲者此也且夫潘岳悼亡之什曾誌歲寒奉倩熨體之涼蒼綠病熟經卷藥鑪詩詳爲惠纏牀茶鼎事記輞川而辟疆此篇不詳致病之因不言貧瘵之事江郎悼歎惟說流黃明皇歸來僅言羅襪即謂深深葬玉鬱鬱埋香曾無張宗玉氏之銘祇塡定國柔奴之閨飛來青鳥何年開王母之筵化作翠鸞何日集韓憑之樹所謂疑者此也嗟嗟三春之花徒呼好好千里之草無復青青阮佃夫之置獄倍感銅駝高無賴之稱兵橫衝鐵馬殘酒曲闌紫騮詎駐落花院宇飛燕誰家白門絲絲之柳移去應憐黃海步步之雲歸來何日待唱風波之定已念家山之破紅牙拍出門奈愁寄意閣秋深空招扣扣之魂杜宇春風早換鶯鶯之曲於是梅鶴之棲不在孤山之庭下蕉鹿之失託諸蒙莊之夢中（憶語之末有說參一詩）豈眞泉路而始逢不待癡人而能說所謂悟者此也嗚呼哀哉情天莫補恨海難塡冷冷素女之絃夜夜黃姑之織存蠶身死猶抽未盡之絲秋蝶魂歸怕撿相思之字弔偉詩而夢斷感秋娘而詩成金縷碧帳猶在人間銀漢紅牆恍如天上徒使聽鶯野老繡虎才人或成哀誄之文或作題圖之詠楊柳江頭眞憐水綠蘼蕪山上早怨春歸留花不住空馳碧落之心返魂無香盧說黃昏之散愁看疊扇任明月之闌閒（梅村題董君畫扇有任他明月自闌閒句）怕撿空箱見霓裳之疊摺此則迢迢銀海居然妬女之津渺渺漢皋又解洛妃之珮淚非烟深洗胭脂而宛在名園水繪描金粉而都消已爰賦郭璞遊仙之夢爲續蘭言（許頎書有閣行）休讀梅村讚佛之詩且拈花笑秋月豈同春月蓉門更阻侯門愴落葉於哀蟬悵紡傳於別鵠歌誦子夜誰爲檀板之敲冠劍丁年不流滄桑之感云爾

學海堂志書後

學海堂志道光戊戌林月亭先生所撰同治丙寅陳蘭甫夫子續修之分文檄建置事宜經費題名課業經板藏書石刻雅集草木典守十二門以文瀾閣附之前有圖爲黃香石先生所繪附以圖說曰學海堂曰啓秀山房曰至山亭曰此君亭有續圖說曰阮太傅祠曰新建啓秀山房曰離經辨志之齋曰玉山泉夫陸萊公之柏仰是棠碑峙華嶽之松交映槐市事何殊於鹿洞跡亦等於鵝湖文翁教授之宮蜀郡名留長孫清德之樓荊蠻俗化薪傳同證樹德務滋仰澤懷風情何能已維我阮芸臺太傅總持兩粵將近十年政清人和威騰禮縛以吾粵多好學深思之士宜置橫經問字之亭因樂斯堂使務古學令若風行治倖草偃咸講論乎六藝共丹鉛於一席三年化雨同稱著作之林萬里慈雲共仰人倫之表北海師事見升堂者五十人東郭館開有問禮者兩三輩考白虎之通論說雕龍之文心莫不浴素陶元探幽索隱遊門譽者觀海書背思藏名山搭成階下之芝蘭蠹作門前之桃李其流澤可謂長

矣斯堂也居越秀之山踞穗城之上遠瞰乎獅海近覩乎鵝潭珠江一水環帶左右北郭紅棉載壺觴而共賞南園芳草招裙屐而同來僕於弱冠肄業茲堂思取木於鄧林儼觀書於石室有時獺祭邵無錦瑟之詩思比蠹魚食盡神仙之字鑿天口與聖譯問經義與史裁雖淵高深獨殷鑽仰猶憶春風麗日秋菊寒泉輒隨闌甫古樵兩夫子暨諸學長並同學諸君致祭於阮太傅祠焉步梅花之石徑我恨生遲拜修竹之祠堂神應來格穆穆焉肅肅焉共奠金爵薦南豐之瓣香如奏銅琶祝東坡之生日也歲月幾何滄桑變幻魯公泮水已聽鴞音仙人樓居亦同蜃幻洞府瑯嬛問茂先其安在人民城郭訝丁令之歸來金塗塔古菩提或證乎訶林珠石烟迷精衛難填乎恨海蓋自陵谷變遷以來而山堂之遺迹亦不可問矣偶撿舊篋忽覩茲篇如觀賸水殘山猶記舊遊陳迹金臺落日休詢東壁之書林蘋棻秋風欲訪西湖之精舍同深感慨不盡低徊已

祁瓊孃詩塼書後

邑人簡東洲先生讀書孟山徘徊雉堞之旁忽見古塼之刻有二詩焉感均頑豔句帶悲涼痕灑方諸壘留烏鰂今夕何夕送來風伯之旂山草山花總染愁人之淚末署祁瓊孃題傷哉淒愴聞猿嬋娟此豸我之懷矣伊何人哉或謂胡天胡帝采葑采藍詠山上之蘼蕪吟風前之柳絮秦嘉寶鏡倘待君還蘇蕙璇璣最嗟情薄已枯桐之半死贈芍藥於將離託爲愁苦之音以寓參商之意誰慰軒軸徒寄瓊瑰此一說也或謂孤鸞弄影寡鵠啣哀蛋懷鮫女之珠漬血湘妃之竹悼樓中之棲燕怨海上之天雞鎖籠鸚鵡亦爲將死之鳴梓樹鴛鴦永護埋香之冢拚以青絲而畢命遂教黃絹以留題此一說也或謂新聲金縷杜秋娘大有深情舊事琵琶蔡持正所爲永嘆業綠珠之化土更紫玉之成煙師師已去金荃編子野之詞田田不歸檀板按稼軒之曲於是闌成傷往書或代人潘岳悼亡詩成僞託此又一說也或謂壺中淚碧江上峯青亭亭來倩女之魂夜夜宿瞢英之幄棠梨秋白不無寒食之吟燐火宵紅定有秋墳之唱凝脂剩粉遺骸殘膏好夢化而蝴蝶飛涼風至而寃禽哭此則長吉古蠢之錦詩多鬼話陳思洛浦之珠賦有神助此又一說也客言未終余懷無限烏啼子夜蟲泣深秋諷其遺音恍有所悟鬼詩之作庶爲近之然而姓字雖傳里居莫攷縱深碧海青琴之幕未識紅綃絳樹之緣會有壇扶乩筆村寓翼川（邑翼川村人多鄭姓）曾揮二詩不差一字乃知地原負郭人已成仙來從紂絕陰天居近華鬘法界雖游仙枕斷已同覆鹿之難尋而記事珠存倘想驚鴻之斷若迄今譜哀鴻之愁唱翻幺鳳之新詞聽蕉雨之音淒惜梨雲之夢斷青燈四壁如聞掩袖之聲白柰一叢恍見葬花之格芝焚蕙嘆月苦風酸白雪之曲能傳紅心之草不死獨是孟嶺煙高珊洲浪闊佳人葬骨香徑都迷詞客招魂竹枝徒和鳳臺泉爾（邑城內環家山鳳凰臺與孟山並峙）幾人攜秋菊之花鵑血啼殘無處覓冬青之樹亦足悲已嗟嗟錢唐蘇小本是同鄉南海素馨原來情種客有可人夙稱好事執定鏡以求西子補斷碣以祀朝雲庶使明妃環珮夜月仍歸崔護桃花春風有託而正恐海上三山莫寄阿環之鈿合人間尺地難留弄玉之簫聲黃葉落而東西碧雲飛而上下徒結遙思於柘館誰稽芳蹟於桑田然

而華山女子得詳韓愈之篇高唐婦人長留宋玉之集瓊孃有知當亦破涕而爲笑也

附錄簡東洲（士良）秦瓦硯齋詩集追和祁瓊孃詩序

乙酉讀書孟山冬十一月乘曉獨上徘徊雉堞旁得古塼書二絕句詩云幾株山樹鬱盈盈總是愁人淚滴成試把愁心問明月今宵明月爲誰明對妝鸞鏡舞山花慕倚長松樹作家風伯不知愁思苦山頭夜夜起悲笳末署祁瓊孃題因招館中諸友同觀並和其詩稿散失久矣頃讀李繡子先生和作因憶其事再和二章亟呈先生蓋先生知堯人得此詩而不知實自士良先發之也

辛亥殉難記跋後

虎林舊史氏成辛亥殉難記五卷余讀之而嘆曰嗟乎銅駝荊棘索靖之言不虛猿鶴沙蟲穆滿之軍倏變慨桑田之見海騎箕尾而返天人多舊雨方期恆望乎卿雲曲作哀絃豈料離歌乎仄日毅然比干心剖堅骸頑戴主之心先軫元歸北魯國奇

男之氣白虹貫日如見其精誠碧血埋地可知其貞烈城郭人民聞玄鶴之語雲車驂馬招朱鳥之魂雖云有慨於劫塵彌見爭光於竹帛已或者謂明社之屋忠臣最多拚九死而不辭每屈指而難罄所以一門殉義歌袁粲之石頭五百從死有田橫之海島茲之所紀多封疆守土之臣將帥偏裨之士雖經止水京兆寂然余曰否否辛亥鼎革與甲申異前明大盜摧城烈皇殉國攀髯者思及附蟻者遂多茲則效唐虞之揖讓假優待而爲名內則以臣欺君外則以和化戰國體遂變於一旦　故君仍居乎九重故不可同年而語也或又謂宏光立國南京則梅嶺招魂紹武乘桴北郭則君臣名冢成旅本期復夏綴綵亦且卹周烈士何多忠貞足慕茲之所錄雖日捐軀就義喋血成仁然變皆發於倉猝人或死於逃亡既封疆之無裨執秦山而等重而且下吏有藎臣宗室少義士似晨星之寥落非麻直之蓬生炳諸丹青不無減色不知情有萬變事難一律在昔道濟長城與國同壞文山開閫於宋何功意但取乎褒忠臣何愧乎守土慨自晚近以來異說紛起厖雜多報章之語著書名革命

之軍射生五百非衛明皇紹上三軍有同兒戲已成魚爛之局孰是鷹揚之臣況自變亂以來自江以南頻聞鼙鼓自江以北仍安閭閻蟠龍折柱道非盡乎文武旅雁嘲盧丸未覩乎黑白既不走田單之車軸何必抽光弼之鞾刀事殊幸蜀休吟杜鵑之魂國不帝秦誰赴魯連之海迨夫禪讓　詔頒玄黃戰息楚囚誰泣殷士祼將振舊旅者不能爲厓海之三忠人新朝者翻欲比商山之四皓（是偶洪憲時事）而諸臣張巡齊烈厲叔守官事起者黃心披丹赤國鄉之地名全節黎陽之山稱枉人吹毛誰忍於生前斷脰共悲於身後豫讓橋爲同灑國士蒼茫之淚王琳首返足愧武臣反覆之心且當日者焰崑岡之玉已見俱焚網滄海之珠不無遺漏吾粵閻道人曾錄粵中殉難諸臣數紙屬余轉寄乃虎林舊史復書云書已印成當入續編然則窺豹只憑乎寸管續貂有俟於他時不可謂叢蘭之不芳仗節之人少也而或者亦且開函睥睨掩口胡盧比諸覆瓿之太玄欲作代薪之論語蓋先有漢滿之見梗於胸中則雖對忠藎之編存以目笑於既云合五族爲共和何以論三綱於草莽我之種族既合人之綱紀宜存夫不親者不仁無禮者無義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可不深長思乎且夫愛攘夷之微管而又嘆諸夏之無君孔子之言也虞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孟子之言也則知用夷變夏禮法之深防進夷於夏春秋之義例彼夫禮器歸陳孔甲遂事夥頤之涉書社封楚仲尼欲爲荊蠻之臣倘不遵白虎之通論而妄附公羊之復讎則三綱永可不言而九世終屬誤解吾粵清溪漁隱著元廣東遺民錄自序之曰元末大亂羣盜蠭起曾不聞有以奇渥溫氏爲非我族類而醜詆之者舊史氏潛客見而嘆賞之且序之曰嗟乎此風人忠厚之遺乎諸君子嗃嗃如雪錚錚作聲任牛九儒十丐之朝永矢食土踐毛之報皇元之字不絕於書新朝之官猶誡於後豈聞島夷索虜互爲主客之嘲覆雨翻雲致嘆交情之薄抑吾聞明太祖之於先朝也止晉臣之賀捷免後嗣之受俘且曰朕與卿等父母皆經豢養前朝而又日擴廓爲奇男嬉其弱息嘉子英之哭主縱使逃歸此則殷遺多士見禮於興王靖節後民優崇於異代余亦誦而愛之擊節不置因採彼紙上之數行以爲吾胸中之欲語而

益歎古之人何以淳厚若彼今之人何以澆薄如斯也嗚呼清水塘前弔忠魂於余闕蓬蒿樹畔諸客婦於廉夫留數卷之忠經即一朝之史錄蕨薇山下曾相逢叩馬之人帶草階前猶太息嗟蛇之歲（虎林舊史已作古人）今爲此跋哽咽增深

琴樓夢書後

琴樓夢一冊樊雲門方伯爲易哭庵廉訪作也楊柳門前櫻桃巷底一笑記如皐之貌三挑迷下蔡之魂繫空幻境直同好夢於紅樓跌宕春衫久唱新詞於白石雖屬游戲之作實有踸踔之思譏而不虐文生乎情亦可傳也爰有佳人以琴爲字（女伶王克琴常演劇於津園也）含睇宜笑好花當春負美質於紅紅囀鶯名於惜惜雖非圖畫較玉環而未肥亦有昔華刻琬琰而並麗被五彩之服浴七香之湯燒沈水而凝雲生屧響廊而明月至加以柘枝善舞絳樹能歌偕翠喜以齊名（謂女伶楊翠喜）厭靈芝而表色（謂女伶小翠芝）萬疊雲錦似臨蜺卒之天一曲霓裳恍奏廣寒之殿春波彩纜奏簫鼓於申江暮雨珠簾沸笙歌於津海久已妖冶同艷美態入神帝思王母之環人解江妃之珮易君

哭庵斑斕詞藻通倪風裁年年吟庾嶺梅瀏瀏似王恭柳以爲詩人老去倘有鶯鶯倘許歸來豈無盼盼仙袂鸞鶯神交影弄脊思鶼鰈水遠山長獵豔歌舞之臺混跡綺羅之域娟娟此豸一見心傾和者好粉知者好彈詩三接於琴曾還七擒於風月然而牆東宋玉祇有魂銷屋上韓郎仍憐膽怯京兆馬歸欲效細君眉畫揚州鶴去惜無買客腰纏月移花影試一訊其佳期水到渠成祇有遇諸夢境且夫至人無夢乃文中之謬言好夢圓成亦蕩子之快事邯鄲落魄借仙枕於書生洛水通神贈明璫於帝子鄧般見水邊女令狐語冰下人化栩栩之仙蝶直入花叢問呦呦之塵鹿誰覆蕉葉其夢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莊周所言諒非妄語宜哭庵之放誕自賞俯仰怡情也樊山之於哭庵也木屬雲龍有同蛩駏胸臆可話忍俊不禁爰徵小說於虞初恍敘梨園於天寶逞毫端之狡獪作紙上之軒渠無碧雲騢之恩讎無金瓶梅之淫濫無會眞記之翔實無石頭記之纏綿金荃綺麗更留逸少之書（樊山自書不印送人）玉茗風流同賞臨川之筆寫作傳奇應黜薔薇而快讀翻成樂府定遏絲竹以流傳要之其事其人本不足道而余重有感者則以瓊花移去見宋室之厲氣玉樹歌殘聽秦淮之波咽一卷哀吟聲下杜鵑之拜三春好夢依然蝴蝶之魂蛾眉絕世競美橫波鴻爪留痕仍歌小苑籠裏愛教鸚鵡枝頭誰變鳳凰搴燕子於簾前見桃花於扇底江南紅豆只說相思座上青衫誰工怨曲離黍多故宮之感施葛皆亡國之音讀斯文者不禁興起乎夢梁之悲而慨嘆乎琴絃之絕也已而不然者謝傅東山愛聽絲竹陶公北歸懷委琴書堅爲碎金之求何慚白璧之玷彼夫杜牧青樓之夢能著罪言韓偓香奩之集同欽直節孔宣聖不刪溱洧宋廣平亦賦梅花琴樓夢一篇固不足爲兩賢病也嗟乎春夢婆催未慣坡老還山之願情天恨補徒覓媧皇鍊石之方佳人難得惜非未嫁之雲英將軍死綏又作下車之馮婦（王克罪爲張忠武顧所得勵卒後復來迴演劇）好夢何妨再續如願眞可呼來明月之圓同看玉鏡恆河之幻不數銀沙調蜀客之絃求凰白易巽楚襄之夢雲雨眞歡而無如海上黿成天邊棺下春歸燕語已非往日雕梁曲奏烏棲空悼生存華屋則哭庵已赴修文矣吾知樊山齋惜芳蘭悲深宿草

咽向秀山陽之笛成子山思舊之銘更有不能已於言者勝會不常彩雲易散浮生若夢埋玉何年落落孤松誰認老龍之幹峨峨華表空歸化鶴之魂聊發危言以當跋尾

海上寓賢錄徵事啓書後（此書未成李審言刪駢文集改海上流人錄徵事啓條例未刪）

辛壬以還時事大變嘆中原之荊棘指上海爲桃源鄭遨藥肆不乏三高巢父竹溪時招六逸於是揚州李審言（詳）有海上寓賢錄之作先叙爵里次及官階詳科目之出身叙宦遊之政蹟箸述誌其卷帙先德表其家聲于公貫盛則四代論交王氏弟昆則二難著論客謂余曰審言之錄美矣備矣余曰不然請畢吾說且夫潁陽高節孤竹遺風魯連蹈海之誠薛方安車之卻留野王之二老白雲同悠嘆北海之三綱秋霜比烈幼安則棲身遼右君公則避地牆東是曰隱遯之賢此其宜錄者一也褚伯玉家在白雲友招松石陶靖節庭多落葉詩和柴桑自古文人多傷時命卷葹之心不死申椒之氣彌芳附風雅之總持開遺民之壇坫月泉吟草應播主客之圖汐社寒栘同灑天涯之淚頹垣夜月瘦蝶寒螿故國青山他鄉白髮喜詩卷長留天地問衣冠今是何年是曰唱和之儔此其宜錄者又一也遺山感慨復客并州少陵避亂曾居同谷灑新亭之淚感甚荊駝唱後庭之花夢醒莊蝶宋玉誅茅之宅東陵種瓜之圃業冀楚之無家比萍蓬而偶合有送窮文字留乞食詩題禰衡氣盡更誰撾鼓於漁陽伍相途窮輒欲吹簫於吳市泛泛武陵春水依依嚴瀨雲山卽浮海以何妨似樂郊而共適是曰避亂之士此其宜錄者又一也詠周京之禾黍逢譜風詩怨艶國之荃蓀乃裁騷賦冬青樹老樂府能傳秋菊花濃酒人易醉讀晞髮之集正氣同歌留嘔心之篇谷音不墜古井有遺民書在中州則野史亭高趙岐遠遁藏複壁以成書虞翻窮愁隱詞林而衍易是曰著述之才此其宜錄者又一也凡此諸賢皆同素志山中四皓帷幕金貞栁下三公不以易介審言之錄輒謬斯旨聲名官職累牘能書引鏡改服投袂欲起（審言徵事啓其成良才不譯改服匿時引鏡習射投袂而起）山頭射虎李廣稱故日將軍天上石麟徐陵非一朝手筆獨不念數載尊罏張翰是秋風之客一家梅鶴東

坡喚吞夢之變撰逸民之賦比麟鳳以潛藏效達士之言呼馬牛而亦可當此風塵澒洞滄海橫流競寫頭銜不無齒冷而且重金張之世族羨許史之紱歌王謝兩家之燕何日歸來君卿五侯之鯖誰供咀嚼一門朱紫七葉貂蟬彼云京兆杜家此曰河西竇氏烜赫著搢紳之錄誇耀者門第之高是豈裴鑾坡之父子此豈遂重儒林記馬糞之門風他人皆爲賤族耶即論其著述一門分已刻未刻兩種慨自同光以來文格大變駢進作之說無端崖之詞或盜鶴聲思附驥尾清言郭象雖若懸河詩字松覽寶多假手設使摘埴索塗撫華誇富正恐張率託名之作禍棗何堪楊雄笑新之文覆瓿貽誚指終南大有捷徑視柱下盡爲粃糠凡此浮辭之相誇抑亦標榜之所誤也嗟乎我生不辰士各有志燕巢同於危幕烏飛難覓棲枝渡江衛玠但對蒼茫坐廢王尼祇應高臥而猶侈烏衣之門巷誇雁塔之姓名得毋江戰風烈或因洛中翩翩京師楚楚彼夫績懋蕭何勳隆申甫者固無論矣若使已歌薇蕨之什早換芰荷之服既媿厲乎槃錦號鴟夷爲子皮而或者遲上徵車遂登朝籍雍齒之封豈容叔孫之禮趨時比玉馬之朝周吟金人之辭漢有同充隱誰作解嘲地老天荒依然夷甫清談之習芟燃瓜噴將有梅村絕筆之詞嗚呼蓋棺論定賢不賢未可知也乘風誰去歸看玉宇高寒載酒而來且聽鐵笛淒咽翦吳淞之秋水我狎閒鷗鶩青島之風雲人成猿鶴瞻烏爰止鳴鳳不聞偶閱斯篇輙伸謬論聊作膏肓鍼砭之辭以爲涇渭濁清之辨云爾

附錄陳子礪書（乙卯十二月）

豫公足下奉讀所撰寓賢錄跋詞嚴月旦義炳陽秋孔稚圭勒北山之文魯仲連蹈東海之節皭然不滓情見乎辭續接手書於一二寓賢中舉彼篇章以爲訕笑華歆龍頭拜司徒之職阮籍尉嘯成勸進之文惟寂寞自投閣爰清淨作符命皆之所僇今以爲榮名士如斯可勝浩歎抑僕尤有感者夫東漢之世節義相高兩晉以還廉恥日喪顧亭林以爲建安丞相薄仁孝之風正始名流蔑周孔之典以

至國亡於上數淪於下羌戎互僭君臣屢易斯固昔賢之至論亦後學所稔知若夫李唐以後爰迄今茲凡厥遷流差堪推慨自鄭五無能朱三肆虐遽其凶鋒毒彼清流然韋端己之避西蜀冀復唐仇司空圖之隱中條竟辭梁祿高標松節羅昭諫不殿新朝危捋虎鬚韓致光倘稱舊職雖天道窮剝世道陵夷一行之傳惟有逍遙先生長樂之譽爭羨癡頑老子而物極必反宋儒遂興泰山濂洛倡絕學於前涑水紫陽纘大經於後其閒荊公異說學者弗宗謂伯夷不甘餓死謂馮道實救衆生舉詆爲非咸衷一是流風所播易代猶存疊山賣卜既變姓名深甯著書不闢徵辟西臺皐父擊竹如意而悲歌南野愬翁署鐵函經而百拜汪水雲之隨北狩歸老黃冠唐玉潛之護諸陵甘爲行丐斯並神傷杜宇淚灑冬青身歷興亡心存名教他如月泉吟侶汐社遺民霽山樵唱之篇清碧谷音之集聯翩偕隱史冊未書旣惟死事之烈氣壯本朝抑且肥遯之高行崎前代將非道學之說其入人者深乎故自金元以迄勝朝皆黜楊壘而崇先聖前徽未替正氣常存凡河汾逸老湖泖高人東林復社之賢二曲夏峯之學亦敦道義無事激揚乃若遺山則就覲世祖鐵匣則赴召高皇東澗尚書竟修降表梅村學士亦上徵車然而題詩仍謂布衣獻詞乃稱老婦錄吾炙一集深契孤臣著絕命小詞緬懷奇節有白圭之有玷終清夜之滋慚從未有毀冠裂裳甘辱拭舌故人過我自比廢陵國史非公競稱危素又其甚者乃謂諸夏亡君有臣何貳但爲邪說以誤後生豈新莽雖攝逢萌不必挂冠董卓未誅蔡邕非爲失節乎伊川被髮周辛有已歎其亡神州陸沈王夷甫能辭其責斯又亭林所謂有亡國有亡天下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謂之亡天下者也嗚呼痛哉且僕更爲君罕譬言之夫息媯事楚惆默無言文姬入胡流離自悼樂昌公主撫破鏡而銜悲花蕊夫人拜紫衣而飲泣雖未比儕而引鑑割鼻援刀刎頸於強鄰斷臂於逆旅然大節縱虧貞心未泯或悲所適猶諒其人乃若效齊國之鄰女育七子而供成學河間之婦人聚羣惡而相戲而猶侈然不嫁自稱未亡似此厚顏必當唾面然則今之諸賢以亡君爲非

貳者毋乃謂背之二婦亦無夫而非淫乎嗟夫文人無行自古已然貪夫殉財於今尤烈三綱既隳四維不張淪胥以亡罘封莫復僕與予躬丁陽九寄跡海濱勉松柏之後凋嗟風雨其如晦亦惟有永矢弗告永矢弗過而已悠悠斯世夫復何言如兄陳伯陶頓首

讀族叔祖漁石傳書後（東莞縣志有傳）

吾族分處三鄉居常萬人豈無繡虎之才名亦有珥貂之世胄然而稱能古文者祇推漁石明經謂其不僅爇南豐之瓣香隨東坡之笠屐且能上追史漢卓犖不羣也（上追史漢二句是志傳語）自昌黎起衰於六代鹿門選鈔乎八家人奉隋珠世珍荊玉迨獻吉仲默以壇坫主盟于鱗元美稱人倫領袖獨言秦漢之高遂以唐宋爲下歸熙甫則好太史公之文濟以韓歐曾之調與空同派互相觝排然其後元美亦心折熙甫爲之贊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此亦操觚家所當知也余謂文章淵懿當推秦漢江海浩瀚亦仰韓蘇因流溯源其義本通入主出奴得無太過夫文所以載道學必山積理使其爲文也可以正人心闢邪說扶禮教植綱常則雖六朝徐庾亦何殊乎裒聚之文四家王楊豈能詆爲江河之下因質尙文以文濟質體不僅一途流不廢萬古然則文本無駢散之分豈有古今之異而近世桐城陽湖各分宗派非吾派者雖有佳文嗤同燕石劃若鴻溝不亦僨乎明經之文篇篇高古字字潔淨不同凡響力追古人以此手筆作爲帖括知我者兼貫用不售子羽頭責卞和足刖卅載之黃槐徒踏一輪之丹桂誰攀怡神家術逃樂志之編息影林泉有送窮之作閉關永狎灘鷗不飛范叔之寒孰憐方朔之飢欲死固其宜矣雖然窮通者時也豐嗇者命也枕經葄史者學也摘屈薰班者才也大凡文章可以壽世自無取乎科名猶之道德可以希賢曾何慕乎富貴明經染翰操觚編蒲緝柳晨炊仍讀夜燭忘劬恥效蟲雕思精發射悉自然而中度惟陳言之務去此胸眞有千古餘技足了十人當時之闤闠富貴簪纓世胄笑腐儒甘藜藿之餐視文字爲芻狗之具而不知其呫嗶一世自有千秋也阮雲臺制軍重修廣東通志任爲採訪搜攬梅擷事核言雅

咸知著作之宏才所以體裁之別具屬以獅洋艘艦羊石干戈起釁由罌粟之花避災飲茱萸之酒玷水爲霧江空白馬之聲起陸鯨波人話紅羊之劫明經於是有海氛紀聞之作又以書留嶺海詩編楚庭皆誼切於維桑況悲深乎宿草吾邑虎門鍾毓鳳臺耆舊皆有遺集不乏文人或投溷而不傳或覆瓿而永棄遂至墨彩雨沈心精烟滅（二句是漁石自序語）濟鈔星纂眞有賴於後賢賸馥殘膏庶永留乎前哲千金可享敝帚片石對語韓陵明經於是乎有寶安文萃之輯昔者管城子之傳文公託諸寓言玉帶生之歌謝君呼以爲友明經假時亦作綠衣郎傳一篇繆蓮仙擊節歎賞選入文章游戲續編雖曰枚皋俳語比諸蒙莊小言然而忍俊不禁亦可窺見一斑矣家文烈公名山集舊爲禁書明經覓得之並文烈公八股文一帙璨子公寒木居詩集皆初刻本殷勤題跋付先君子收藏至今寶之片羽亦現吉光零縑珍逾尺璧殊令人泣孝歌忠望古遙集也嗟乎碧血千古論往劫於茄花青燈一編紀舊聞於梓里既愛文烈之集亦重明經之文無我當歸阿士元長有言後世不生子雲太玄誰識滔滔斯世落落此才何必慕桓榮稽古之賞而不勵范丹固窮之節也乎

王壬秋秋醒詞序書後

余讀壬秋檢討湘綺樓駢文見其古桂之頌藻暢襟靈世松之誄紆餘委備居然瀟雅頗近沈鬱又讀其秋醒詞序泠然若禦寇之御風而行超然若盧敖之遊乎太清抑何其智慧而曠達也然其言曰夢在百年之中而愁居七情之外余謂不然蓋人生如夢百年終醒鍾情我輩一例言愁愁之始緣於不樂愁之極所以云哀愁與憂近故曰離騷揚子雲作反離騷以弔古亦作畔牢愁以寫憂其以此乎夫道外無道味外無味壬秋之言醒實未醒其曰屢照足以披鏡而不知鏡中之花月本空長流足以損川而不知川上之波瀾不竭愁居情內豈居情外所以寄愁天上則天柱折埋憂地下則地維裂殿有無愁之天子而杯勸長星湖有莫愁之作人而帆同江水則知銅琶鐵板浪淘千古之恨鶯飛草長春賦江南之哀易到眉頭難消酒後一聲花落同喚奈何而已嗟乎人非太上孰能忘情國已變遷誰則無怨乃吾觀湘綺樓

日記曰壬子年正月朔不受賀二日晴見電報　淸帝遜位袁世凱爲總統　淸廷遂以兒戲自亡殊爲可駭三日雨又晴四日雨賦詩二章中有句云請君莫灑新亭淚且復消春指杏村然則壬秋眞無愁矣忽聞笞馬和殘舊戶秋汍瀾泣銅駝吹縐一池春水且覓杏村之醉況有蒲輪之徵遂爲史局總裁本是騷壇名士滑稽等方朔雄文似相如傳聞壬秋某年得賞檢討後作詩自嘲云已無齒錄稱同輩且喜牙科步後塵（因其後遊學生多類也林創牙科畢業亦然）其修史時亦有總而言之統而言之聯語是可以想其風趣矣京中濟濟多士紛紛偉人或則商山老友爲四皓之侶或則洪憲初元歌第一之春機有豁豆而且甘衣染緇塵而何恤壬秋雖非危素之倫不無蔡邕之惜著作堪以壽世文采亦可累身元遺山之修青史多事築亭楊廉夫之著白衣仍呼老鐵橫流身到客婦謠成秋士悲秋夢中說夢且看銅荻爲長吉之吟誰隱士室笑袁閎之陋也已

陳子礪誄

維庚午八月二十日陳文良公子礪方伯卒於九龍僕於月之十八日接君十二日來書言酥醪觀碑文事（信附後）纔隔兩日電傳噩耗嗚呼哀哉呼子敬而歎逸痛人琴成向秀之賦忍聽鄰笛宋玉曰波瀾落葉而愴然汐社風淒撫叢蘭而太息凡厥同志莫不哀悼況僕與君少共筆硯長訂闈譜並聯鄉會之榜復聯兒女之姻戀自稚齒結契逾乎三次計偕素交矢久敬之心無日隔同年之而從則雲龍依則蛩駏竹柏性悅笙簧音同得無空玉坐下眞有香火因緣大羅天上本是霓裳作侶也乎然而通籍金閨升朝　玉陛君爲　南齋侍從之臣遠馳駿譽僕爲西晉風塵之吏自嗟羇旅不無江湖之思已覺雪泥之隔迨乎庚子拳亂　兩宮幸秦長安日近君穿杜甫之麻鞋珊瑚雲歸我戀季鷹之蒓菜來鴻去燕相遇甚難五角六張有時自歎每當屋梁落月暮樹春雲雖出處之途不同而相思之情彌切所以蘇李賦河梁之別李杜成楓林之句思公琪之話如飲醇醪馳張敏之夢有時迷路紅鱗遊箭黃耳傳箋恢郵以懷人或撫時而感事一掬瓊瑰之淚千行珠玉之字數十年來積書盈篋如舒麗錦如握美璧出入懷袖永矢弗諼迨宣統之改元懸觚棱而再出時君則秣陵觀學聲權藩臬馳比風馬盼若牽牛溝溝江水虎公之杯酒雖同峨峨石城廷尉之山頭徒望指銅駝之荊棘補葬黍以笙詩會無幾時君亦告終養矣輸我神器居爲讓王江南之哀子山賦移於時陵谷變遷天地異色我隱歇浦君隱香江雖粉社不可依而君夸則無閒五通書札只有淚痕纔憶甲寅之歲余暫歸寓園訪君九龍與數晨夕十年離索一笑傾倒時與玉臣溪三前輩香輪叔葆同年猗裳蓮禪闍坐斗室感事之篇各出詩草緊談之下閒話滄桑擊竹如意以高歌敲玉唾壺而幾碎君與僕登宋皇之臺入楊侯之廟尋景炎之片瓦指行宮之遺址弔古傷今舊淚欲絕既而僕返春申之浦將出鯉魚之門君偕遊樓送於輪舟賦詩二章以誌離緒浦波春草江淹之賦銷魂潭水桃花汪倫之情不竭此一時也（爾公送別倚一首有撫南零蘭同無分襟絕鰲前衆森支醉鋪二首有天地長留鳳文卷烟波仍泛釣徒家階蕃萬二句爲擬聯闔寓齋補壁日設將昨編入天南送別錄）當　皇上大婚之日是　禁城騎馬之年（礪公於大婚年入京朝賀得與紫禁城騎馬）往返過從欣然握手話昧蒓之

風景已換巢痕（姚氏味蒓園久已改觀）況離黍之歌聲忍行周道未能改璧又詠將離會與流連乎舊書之肆相約爲非園之遊（卄翰旦抱閣）讀書忘飢燒燭愁短月泉之吟自樂金谷之罰奚辭說莊說列談道或入玄虛宗孟宗荀言性相與駁詰主人隱几而鼾睡儻僕窺窗而竊笑此又一時也丁卯之歲攜七兒就婚九龍幸託葭莩彌敦闔臭望衡對宇鼓瑟吹笙暫爲賃廡之梁鴻又作乘舟之范蠡烟波十里望珠海而未迴茱萸九日叨瓊筵而共醉此又一時也（是年余六十九歲除歲七旬礪公壽以七律四首末結云寄歲高軒引鳳雛陳門深李添戟學方朗比屋樹豆島怨漫遊舟返五湖洞口桃花路得海中風載近光射鬍林歎戰鞋雜老來渡過從倒玉壺）慨夫南山有隙　東陵告災赤眉發邱綠林盤土仲尼道識顚倒衣裳曾瞞校尉善摸金寶君爲結增歎累欷立說修復倡獻甌歎呼號徧於寰瀛匹夫卑羽成披髮之歌南陣玉潛哭冬青之樹而君之病悅此增劇矣余嘗謂君之科名若張文襄（香濤相國）君之憂國似翁文恭（叔平夫子）君之深識如李文饒（仲納史子）君之督學勝張文達（野秋尚書）若夫學問之淵博政績之昭垂志節之忠誠著述之宏不朽應列史傳道詳誌志今所言者詳君與僕蹤跡之離合及國變

後隱淪之憂憤而已君遨翔館閣出任藩學豈謂非達然而鹽梅儲鼎秋菊晚節實不能爲隨宜公之進言文信國之開閫謝太傅之從容郤敵袁司徒之正色立朝位未稱德不無遺憾君嘗語僕曰江南財政藉待整頓述職　陛見痛切敷陳而高坐者厭聽亂以他語乃知當道本不留心人才誰念王室祇有自然流涕大廈非一木可支横流非一簣可防詩曰載胥及溺其何能淑可勝痛乎嶺海忠義桑梓不乏烈士節士叔季尤多芳草十步寒松千歲精衛抱塡海之心杜鵑染啼殘之血君所著宋東莞遺民錄明東莞五忠傳勝朝粵東遺民錄可覆按也君以名山嘗領（羅公浮酥醪觀）（主持四十餘年）爲窮海遁臣闢避地兮何之卽居夷而非陋烏衣門巷飛燕誰家龍湫草廬冥鴻執弋管寧藜牀皆寂寥之境袁閎土室著窮愁之書詩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可勝悲乎嗚呼哀哉遺我鯉魚中有尺素狎彼鷗鷺怨聞虞歌鳳去麟亡芝焚蕙歎析津雲黯猶朝化鶴之魂避海尾沈同悼嗟蛇之歲是西山之義士亦東陵之故侯效表聖之潛藏嗟元伯之長逝愴懷老友悲甚生離然而忠肝古誼　褒一代之藎

臣松心玉性闕　九重之天語（藎臣松心忠肝古誼皆御賜碩公匾額）漫傷身世備極哀榮所以死而不亡杜史言壽生豈足樂蒙莊遊觀要惟哀情不能已已乃爲誄曰

鳳涌雲蒸虎門霞蔚洞天朱明牛眠生貴（碩公居吾邑鳳涌羅浮山有祖墓）既垂政聲亦深道味挺松柏操挹芝蘭氣君之學術我知之詳學海同業菊坡抗行能善效據有佳詞章視草入官探花稱郎君之文章高羅浮頂（碩公己卯解元陳[illegible]夫子贈聯云文章高似羅浮頂科第迎發會狀元）標能擅美彪炳英挺星軺載道滇黔邊省泰山觀雲孔林啜茗（碩公曾爲雲南貴州山東主考）曾過漳河懷我有詩吏治風雅夢中相思（赴滇道過津河時余在黔城作君贈我詩有吏治循風雅語）懷柔坐困長安奔馳囘鑾隨扈哭　嗣涕洏（拳匪亂時碩公避於懷柔旋西狩卽赴長安行在孫相國奏派將囘鑾隨扈）我之交若垂六十載自嗟崗瀾遙隔雲海督學攝藩秣陵顯仕我居皖城亂盈一水猶天不聞洟地慶劉亡也忽然鼎沸九州桑田已變梓鄉難留龍湫遂隱蝸廬潛修朱喜邇我巾蒲迎汝重到故京傷心禾黍方期酥醪（羅浮道觀名）永結儔侶有壑藏舟見天倚杵丹穴鳳去邑帽龍藏魂返孤鶴辭遼五羊官宮塲空蓬萊路長何處尋君兆卒渺茫嗚呼哀哉見金椀於人間兮出玉魚於幽扃灑孤臣之涕淚兮馳函電於滄溟結鬱鬱之憂思兮心慘怛而不平惟祝宗之是祈兮甘九死而亡生嗟卷葹之心拔兮莞芝蘭之隕零儷文忠以文良兮　希鑒臣之精誠（梁節庵前輩賜諡文忠）知飄颻之高舉兮登九萬之雲程雖嗟我生之不辰兮然已極乎哀榮永俎豆之馨香兮垂千秋之令名

附錄陳碩公來書（庚午）

大作明遺民詩詠初二編已得拜讀此必傳之作佩服佩服重修酥醪觀碑請大筆爲之勿讓此上

寓公足下　陶頓首（七月十八日）

寓公親家足下拜讀大作樸切清嫣自成一家佩極所詢各節已另紙記明希詧

陶近患牙痛牽連右面迄今未痊老病相尋諸事都廢草草奉復倘祈涵原卽頌著安　陶頓首（八月十二日）

另紙　斗壇釀泉俱在觀左釀泉卽出斗壇下　蔡來端師號坐雲繼柯普智爲

住持亦九天觀開山祖童復魁師號慵庵黃鄉池道名明襄呂贊臣師道名似係敎忠已付信查問　此文刻大集內有銘則碑上亦似當有祈卓裁

碩公前書隨酥醪觀道侶求作碑文之函同寄上海七月二十三日接到閱五日余文作成卽寄九龍請碩公訂正八月十八日接碩公覆書遂成絕筆嗚呼痛哉本月七兒少豫自九龍囘申言琢之公屬汝稷世兄求余作碩公行狀暇日當勉爲之因此編駢文鈔將近印成草草作此誄附諸卷末以塞余悲然未能寫實追盧銘德慕行也庚午九月其淦識

跋

蓋聞心聲聚姚較響于蘭蕙名理激越爭耀于日星翳昔騷壇于今文苑抽妍騁秘殊呻窮唫皆有嗣往世示來哲之深致焉是以顏延年叙工曲水左太冲賦鍊三都凌雲概日傳鈔新詠之編鐵板銅琶高唱大江之曲莫不潛氣內轉詩香外流摛辭甫竟瀛海爭鈔裁篇未成都門絡誦余友張君豫荃者學海堂之名宿也生是南邦蜚聲東土上窮帝嚳下逮齊桓問奇字于孫堂天造雕龍之手擘鞶經于阮室人詩奪席之才志趣宏深不亞嶺南三子胸襟淵懿自是東莞一流固宜矜式儒林操縱文翰枕葄圖史蔚爲一代之詞宗夆肯夏虞籍作五經之鼓吹而乃暫屑館選旋擺宰官驪生辯極夫九洲龐公才屈乎百里大瓠之種弗納于江湖牛刀之鋩小試于鄉邑位置失偶豈非天與然其一行作吏自盧都淸折栗里之腰捧毛君之檄琴鶴昭其節操婦孺慕其循聲西蜀文人沐浴文翁之化雨南邦歌詠蔽芾召伯之甘棠課最未及三秋治行即推第一君之經濟已可見矣歲維辛丑示所作夢痕僊館駢文奧旨奇情逸外孕詭磊磊如峻嶺滔滔若原泉沙飛電逸助其發揮蘇海韓潮忩爲波磔覩虬龍之片甲世共神奇獲騏驥之一毛人咸寶貴君之文章又可見矣嗟夫萬目當時媒媒晦晦飾邪熒衆舉國遂狂言等乎流丸術巧于棘刺千金之寶輕于蟬翼瓦缶之用珍于黃鐘璇玉瑤珠莫爲珮也雜布與錦烏知異乎叡技小蟲琱學膚獨祭遠窺徐庾渾渾無涯近逮孫洪汩汩莫解謂長識字早寫思于粵東陳宦窮經曾瓣香于南海茲來三晉遂託心交馬貴與攷獻徵文頗具浩岑之雅孔德璋抗塵走俗欣逢酉權之人自喜自矜彌殷嚮往是用爐燻數四繙帙再三撰錄巵言冀彰附驥鴻才高邁定篤文字之吉祥敷音自慚聊當金石之跋尾云爾光緒辛丑八月愚弟張思叡仲香謹跋於晉陽節署壞山堂

跋

豫泉憲台庚戌之歲任皖提學詠霓在外承乏府事嘗因公到省晉謁得聆緒論知憲台素工駢文未得拜讀也今承寄示松柏山房文鈔數十篇雖未得窺全豹已見一斑循誦再四知其胎息於六朝徐庾諸家下及唐賢致力甚深故行文悉有法度調富而旨雋氣盛則言宜如遊觀諸序擬香子安循珊瑚洲泛舟記等篇又與北江甘亭諸老相似若序贊書銘題詞諸作皆沈博絕麗眞力彌滿足與　國朝八家相馳逐矣敬誌數行以伸景仰宣統庚戌冬月黃巖王詠霓子裳氏謹跋

跋

光緒辛丑豫泉師自山右歸結廬於邑城松柏山麓顏曰松柏山房其所著駢體文集因以是名焉師少從陳蘭甫先生遊經史詞章之學於吾粤學海堂中羣推偉傑其駢文風格逼上浸淫漢魏六朝尤致力於孝穆子山不落恒蹊昔南皮相國督粵下車觀風拔置第一稱爲鴻博之選近時孫太史師鄭輯有同光駢文正軌博取當代作者共二十有六人其自序中有曰如周自庵閣學暨王肖叔樊雲門朱曼君張豫泉諸家莫不含英咀華自成一子太史著有師鄭堂駢文存順德李仲約侍郎以爲有物有則宜古宜今會稽李越縵侍御又以爲精潔簡雅純乎經籍光儀允推一時鉅手而於師之駢文獨與周王樊朱諸名宿特別推重如此昔濟陰王論溫子昇謂足以淩顏轢謝含任吐沈若吾師者洵當之無愧色矣師提學安徽時徇僚屬之請曾將行篋所存者共文二十八篇活印成册今更搜存舊作益以近歲所得自加抉擇命兒輩錄成一百十餘篇分爲四卷其平時應酬諸作如壽言哀詞之類槪芟弗錄然（正）因之有感矣自古文人多有甚英勝茂馳騁詞場而未免貽羞晚節者子雲在西漢與司馬異曲同工乃劇秦美新竟不爲怪伯起在北朝與溫邢稱三才子乃草中山王禪詔藉以梯榮自世閱滄桑逢亂三綱幾數破折師獨愴懷故國以申江爲桃源當洪憲初稱制時有貴官得籌安會某鉅公致函師欲聯名勸進袖金求師代撰駢文牋表師毅然卻之並規以正論觀其海上寓賢錄跋有玉馬朝周金人辭漢有同先隱誰作解嘲等語固可見師之風節老而益堅蒼蒼然與故園松柏歷歲寒而不凋者豈徒以荃蓀蘭芷之辭騁妍於筆墨間也哉庚午八月受業祁正謹跋

豫泉張夫子七十壽言（戊辰四月）

粵處南海與中原文獻不相接自漢以來能以所遺影響於全國傾動天下後世爲古今所共尊仰推爲開山之祖歷千百年而馨香不絕者前有六祖後有白沙而已其次則張曲江崔清獻湛甘泉海忠介邱瓊山袁督師之倫亦能以文章功烈風表來禩傳播于四海至今稱道不少衰　有淸二百餘年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才士之多駕漢唐宋明而上斷至咸同吾粵亦無人焉駸駸於其間朱九江陳東塾兩先生最爲晚出稍稍以義理經濟考据詞章倡導後進開一代之風氣東塾掌學海堂專且久弟子數千人眞能承其學比於龍象亦不可得而數甚矣哉才難也吾師豫泉張先生崛起於光宣之間與番禺梁文忠同受業于東塾文忠以詩鳴先生以文鳴顧文忠以遭遇之隆交游之廣詩遂爲天下重先生雖以翰林出宰黎城一權學使篆而爲時未久又忧于世變斂迹海上與屠沽市儈相追逐故其所爲駢儷文導源漢魏上規六朝頡頏於洪亮吉孔廣森邵齊燾董祐誠諸大家而世無有知者先師康南海先生嘗向衍華言吾交豫泉數十年而不知其駢儷文造詣之深至於此也其於先生可謂傾倒之至矣人往往舍近而求遠家有美玉不知寶貴而冥想崑岡覩于先生不信然歟十餘年來薄海駢文家零落殆盡南海先生又不幸齎志以終惟先生巋然獨存白髮皤皤爲士林珍重斯豈惟比于魯國靈光亦近代之泰山北斗也蓋先生入此歲來年已七十矣其於學靡所不窺著書二百卷猶不自暇逸今又成明代千遺民詩詠初篇十卷二篇十卷得五古五百八十餘篇未知較李西涯詠史樂府爲何如然西涯樂府成於七十吾邑陳清瀾爲之注先生詩詠亦成於七十同門祁武垣爲之注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衍華弱冠從先生游瞬息三十年衣食於四方案牘勞形曾不得追隨杖履盡讀先生之所作自慚淺薄未測高深又慴枝枝節節累千萬言而不能盡也是以表其世所不知人所不見卓然不朽足爲吾粵增光者以告于衆爲先生壽先生其亦以爲知言否乎若夫晚節之勁舊德之嶽後嗣之昌凡識先生類能道之固無俟衍華喋喋也門人葉衍華拜撰

198册 188页 TX之版

彤芬室文

及門徐室女新華既畢業於愛國女校之本科·遂由文科而改習國文英文圖畫專修科·予以其強學而待問·且淵淸玉潔·有禮有法·無虛憍之習·特異於衆也·心焉契之·越三載而余移席共和女校·新華亦轉學至·仍專修三科·夙夜攻苦·研精覃思·所爲古文辭·益淹雅閎肆·校課之暇·復從武進李君靜之習魏碑·無錫張君守彝習秦篆·又以其暇瀏覽內典·時得禪悟·其勤學如此·儕輩中或以疑難相質者·必罄所知以答·偶有違言·則勸告之·廑一二語·事輒解·蓋處事明敏·實能分其母夫人何曇君學監之勞也·生平持論·初亦主急進·更事多·漸歸平實·恆以培養舊道德增益新智識自期·使天假以年·充其學力之所至·又得飫聞庭訓·其所成就·度必有超出尋常閨彥萬萬者·何造物忌才之一至於是耶·今距新華之歿半載矣·尊甫仲可居士將梓其遺文·乃爲甄錄若干首以授之·俾塞其悲·彤芬室者·新華所居之室也·中華民國三年九月無錫張照南潮翔甫序於上海共和女學校

女學爲教育之母說

杭縣徐新華彤芬

滅人國者·必塞民聰·杜民聽·束縛民之思想·而後蠢蠢狉狉·易趨於亡·英滅印度是也·愚之之方若何·變易教育方針·使思想日陋·道德日卑·沈溺不返·以抵於亡·然則教育之於國家不亦重乎·是以憂國者日奔走呼號·提倡教育·以冀開通民智·促進文化·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誠哉·教育之不可緩也·茫茫禹甸·芸芸衆生·良莠不齊·美惡並列·時世愈下·風俗益漓·社會日趨於浮劣·後生小子生於斯·長於斯·耳濡目染·同化而不自知·誠以惡習之入人最深而移人最速也·故言教育者嘗以兒童教育爲先·蓋欲茂其葉·必先固其本也·雖然·兒童未入學時·家庭惡劣之見聞·固亦先入爲主·迨既入學·雖有師友之教導規勸·未嘗不能導善格非·然在校幾何時·抵暮歸·復受家庭鄰里之陶冶·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吾未見其有濟也·學校既不能變易兒童之精神·則操其術者其惟家庭乎·主持家庭者·非我女子乎·然則兒童之良否胥繫

於女子矣兒童之最親者莫若母最愛而最信任者又莫若母母教之善斯善教之惡斯惡然則爲之母者當導其美德啓其良知使其高尙純潔仰不愧而俯不怍雖未必能果爲賢者而要不失爲善人也是以女子苟無學識已不正安能正人即欲正而無方然則欲女子教育兒童則女學又不可緩矣是故言教育當自兒童始言兒童教育當自女子教育始女子之爲國禍福也大主持女子教育者其爲國之禍福也尤大吾痛夫道德日下女學不昌爲是說俾世之職教育者省焉（層層脫卸思清筆雋惟其長於推理故能行文超卓而又極有規律）

平等說

趾同方頂同圓同具百骸五官同稟聰明智慧生於天地之間呼吸於空氣之中固同是人也既同是人矣則凡人生之權利幸福固宜人人共之天賦人權未嘗擇人而賦也然當專制之世階級制度未除君主以威劫大臣大臣以威劫百官百官以威劫士紳士紳以威劫齊民於是齊民供奔走輸財帛奴役於其上而天賦人權剝削殆盡矣不平之甚孰有過於此乎至若近今競爭之世不憑公理

惟恃強權強者役使弱者侵奪弱者於是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貧民之憔悴於飢寒者乃不可勝數矣不平之甚又孰有過於此者乎夫不平則鳴人之常情也物極必反事之常理也今人見夫世事之不平貧富之不齊於是倡言平等相與告語相與推釋誠欲以平不平也雖然天下之事物繁矣世界之人類衆矣其天稟之不同人事之各異不能強而齊之也強不齊者而齊之猶之未齊也今夫通國之人士農工商異職而勞逸異途焉農工常勞士商常逸農工常貧士商常富苟欲平之其將胥天下之人而爲同一之藝乎夫人而知其不可也然則其終不可平乎曰天生蒸民賦以人權人人然也我行我素我致我力得相當之酬報以保我固有之人權則已平矣若必盡界世人以同一之權利則薄於賢而厚於不肖矣盡責世人以同一之事則逸於智而勞於愚矣仍不得謂之平也故曰以相當之行爲得相當之酬報則天下之事理平矣世之倡言平等者以爲何如（光明俊偉魄力沈雄）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進足以福國澤民退足以潔身垂法進退異途而有功名

教則一・此世之所以貴乎士也・至若吟風弄月・詩酒徵逐・寄嘯傲於山水之間・消壯志於歌舞之中・雖足以獨善其身・而無補於國家之急・則世又烏貴乎士哉・昔光武既得天下・尊崇節義・敦厲名實・顧亭林氏謂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故桓靈之間・雖朝政昏亂・國陰屢啓・而卒賴以不潰也・有明末葉・庸主相屬・天啓之朝・客魏亂政・然而未至於篡弒者・憚東林黨諸君子之諷議也・兩晉之世・士尚清談・不厲名節・務馳騁於文墨之場・而不究實聖之學・故士風日靡・而國以不振・由是觀之・士之趨向・其關於一世之盛衰也・如此・可不慎歟・夫先器識而後文藝・此漢明士風之所以高尚也・先文藝而後器識・此兩晉士風之所以不振也・且言以載道・非求文詞之表異於人也・行之不立・道之不存・而欲文之行遠也・其亦猶皮之不存・而欲毛之有附乎・世之君子・當有以察乎此矣・（上下千古隨筆縱橫讀書有得之文也）

論小學校教授外國文字

上古之世・人民蒙昧・以作以息・以食以嬉・國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無爭無攫・何思何慮・及聖智輩出・始教民以相生相養之道・作之君以匡其不正・作之師以教其不逮・於是民智漸開・文化乃進矣・吾國數千年來爲文明古國者・胥教育之力也・明清以帖括取士・天下之人・誘於利祿・靡然相從・不務實學・於是學術日陋・文教不揚・而英才泯滅・國是日非矣・海禁既開・歐風東漸・士夫鑒於帖括之害・而知新學之急・於是家習右行之書・人詡專門之學・聖經賢傳・棄若遺芥・國學文章・鄙不掛齒・卽小學生徒・亦競習外國文以飾淺陋・政府以興學之急・不能過拂輿情・故於通商之地之小學・亦酌加外國文・所以爲變通之舉也・攷各國小學・無授外國文者・蓋稚年體弱・腦力未充・不能相提並教・其勢然也・且國之不替・雖由元首遞傳・生息不絕・然苟無聖訓以感化之・文字以固結之・則人心渙散・愍不知義・國家之形體雖具・而精神已喪矣・遠適異國・歷時既久・與俗同化・幾忘祖國・及聞祖國之言語・讀祖國之文章・則愛國之心・懷鄉之念・油然而生・不覺涕泗之滂沱矣・是故國文之維繫人心・鞏固邦基・上下千古・縱橫萬里・不特及於一地一時已也・故言教育者・當以國文爲本・稚子初無成見・事以先入爲主・幼習外國之文・愛慕他邦・遂無睠懷

本國之念、往年瓜分之說、騰布中外、就學於西人創設之校者、輒曰大英強盛、雄視全球、苟他日瓜分、吾願爲英人、又曰、大美仁慈、待我至厚、苟一旦瓜分、我願爲美人、言者欣然自得、聞者恬不爲怪、嗚呼、吾國尚存、國文未亡、習外國文者、其國家觀念、已淡薄若此、苟不於小學校注重國文、屏去外國文、以高尚其志氣、以鼓勵其愛國心、則貽禍方來、言之心悸、且小學校者、國民教育之基礎也、無智愚貧富、悉宜就學、其間所以養成完全之人格、俾有普通之知識、小學畢業而後、智者富者、方可由是以求中等之學、愚者貧者、亦足以資謀生之方、夫腦力有限、而學術無涯、以短促之時日、求學業之小成、勢不能徧舉盡習、必擇其尤要者習之、而外國文非其至急也、讀本國之文字、習本國之政治學術、與歷代興亡之跡、撫古察今、存其是而革其非、讀外國之文、習外國之政治學術、與夫富國強兵之道、觀彼審我、取其長而舍其短、蓋學他國之學、以爲我用、此所以貴乎習外國文也、然此非僅短之時刻、幼弱之稚子所能爲也、徒知一二英語、以爲欺人之具、又何爲哉、邦人士夫、見歐美之文明、憂吾國之不振、以帖括爲害、遂幷聖經賢傳而不屑道、此諺所謂因噎廢食也、或曰、今小學校非棄國文而專習外國文也、又何傷乎、曰、不然、彼童子者發育未完、腦力未充、課以繁重之學、無形之斲喪必鉅、此可斷言者、國家之教育人民、非僅益其知而已、兼欲強其種耳、故德智體三育並重焉、今若此、是重於智而輕於體也、吾故曰小學校授外國文、大不可也、（推論本源解釋詳明深合教育原理）

殖民說

數口之家、不百年而子孫盈庭矣、數家之村、不千載而廛市成都矣、自古迄今、苟無陵谷之變遷、兵火之傷殘、則世界之患人滿也久矣、吾等生今之世、懸想千萬年前、渾渾大地、冰雪海洋而已、其後動植諸品、以次發生、若蘚草木、鳥獸龍蛇、漸蕃殖於大地之上、又其後而靈敏之人類生、於是戰勝萬物、而蔓延於原野島嶼之間、然其時生息不繁、土地廣而人民稀也、迨夫後世、地不加而人益衆、求過於供、始患不足、地利既盡、不能擴之於內、乃務求之於外、故殖民尚已、殖民者、殖其民於異地、爲闢其資生之途、民困賴以蘇、國力隨以張、疆域亦因以日拓焉、今世列強之

所以競競於此者其爲是歟夫英之取印度緬甸法之取安南俄之營西伯利亞也豈眞惡逸而好勞哉欲伸國力而利人民耳然土地有限而孳生無窮苟非盡易洋海爲原壤則終必患其不足今列強方從事於殖民政策而新世界之發現無期勢必求弱者而侵奪之以遂其所大欲而弱者之因以滅亡者乃不可勝數矣我國初祖本西方華胥之族僅據有帕米爾之一隅其後自西土東來殖民於黃河流域生齒日繁土地日闢苗族以蠢愚之種敗竄於西南山谷之中漢族遂有神皋之地而新疆西藏久之

而亦入版圖焉偉矣哉今者人口益衆土地不拓英俄進逼蒙藏危在旦夕人日闢而我日削人日強而我日弱長此不變其能久存於天演劇烈之世乎嗚呼英人殖民於印度而印度之民日寡哥倫布闢地於美洲而美洲之土人幾盡自漢族徙國於中原而苗族之衆殆盡思往事以證方來隱憂庸有既乎雖然亞洲西北猶多腴壤其東北更多膏土誠能急起墾闢移民實邊邊地尙爲我有也非然者碧眼黃髯之徒且起而代謀之矣（光明俊偉結搆閎壯其气勢足以辟易千人）

游飛來峯記

宣統二年仲冬之十有一日侍父母至杭爲先大母營葬事既畢思僑滬九年未一返里恐後此復歸又不知幾何時矣因游飛來峯峯在靈隱寺之南聳然孤立厥狀奇特山陰溪水淙淙清可數魚有亭三西爲冷泉亭東爲壑雷亭二亭之間爲亭亭亭自冷泉亭間行不十餘步至山麓有孔二曰呼猿洞以口接一孔吹之能發洪聲余身不滿五尺而洞距地五尺餘故不能一吹也壑雷亭東行數十武折南行至一洞口洞中豁然開朗廣可容數百人其西

歧出一洞洞巔有一小隙可見日光俗名一線天聞春秋佳日士女遊至此欲觀一線天者必奉僧以若干錢而後始導之一觀嗟乎僧佛弟子也僧而好貨豈佛教使之然耶抑末流失眞如儒家之日汲汲於利祿耶出一線天南行丈餘有洞一窈黑而深非秉燭不可入里人云是洞可通安徽其然歟洞中氣暖如春而夏頗涼爽然昏闇不能見物游者多至此而止未敢進也洞東丈餘爲大洞口其東南有塔一乃釋氏弟子某之墓也殘毀久矣塔南又有一穴名南洞洞曲折較甚諸洞望之徑狹若將盡矣更進

則又寬廣歧出若無窮探之則又不逮尋丈有若幽闇而不通日光身歷之則又明朗異常有若瘵癥之宿聚身親之則又氣淸神爽結搆幽雅莫可畢狀然地崎嶇病足滋甚洞中有石刻佛像數百咸缺其頭詢之鄕人云始被毁於太平兵後有好事者乃鑄金補之偷兒聞其事於夜深人靜時爭鑿之去實則太平兵多奉天主教故遇偶像必毁損之而後快鄕人以訛傳訛乃有佛頭鑄金之說不足信也出洞已非飛來峯地矣暮煙四起乃徐步歸沿途茂林修竹茅屋數椽隱約叢林中誠有田家逸致也從兄謂余曰今日之游樂乎余曰得見所未見樂矣然吾得來游此乃以吾大母之歿耳以永訣大母而得見此吾寧日居里巷不欲一訪名勝也言訖相對默然泫然不知其涕泗之何從也（序次分明惜叙點背）

原神

若隱若現若出若沒善致福惡降禍者其爲神乎曰非也心造也隱現出沒禍福皆心造也山之巓若有神焉人面而鳥翼魚身而獸爪瞋目張牙發爲奇嘯諦視之則邈然大木也調調刁刁之葉也叢衆竅遇風而爲怒號也夫以幻爲眞以無爲有者謂之心造立大木於途曰此神樹也夫己氏斲而斷之及斷而知其爲神怵然懼歸而語家人曰我斷神木矣神將降禍於我矣戚戚然憂之而疾乃作家人齋戒沐浴以禳之既畢事謂夫己氏曰我已爲汝求赦矣將不復禍汝矣夫己氏心乃釋泰然無憂而疾遂已此其自釀疾而自已之致禍致福皆所自爲無一而非心造是以神者謂幻則幻謂眞則眞謂有則有謂無則無一成於其心吾故曰神者心造也無是物者也（假案立說思想奇闢發揮）

（精選文筆亦卓爾不羣）

史記列項羽於本紀說

秦皇統一天下威震四海驕奢淫亂虐用其民於是陳涉首難豪傑響應而項王亦起自布衣將兵攻秦三年遂雄諸侯號令天下其興雖暴而位終不永太史公乃崇之以比帝王列諸本紀其故何哉吾嘗反覆推求而知其故矣當趙之求救於楚也秦兵猶强章邯圍趙王鉅鹿諸侯軍救者十餘壁莫敢縱兵使項羽不能九戰破之則章邯將舉新造之趙以雄其軍而更以次滅山東諸侯矣秦安能亡乎是故項羽者滅惡政府之鉅子而成秦漢間革命之

功臣也。是以史遷崇之以比於帝王。夫當二世已亡。漢室未建。項羽霸有天下。法制號令。皆出於一人。位雖不終。而所事固帝王之事矣。抑吾又聞之。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擬於夷狄。則夷狄之。然則項羽行帝王之事。握帝王之權。固亦可以帝王之矣。太史公列其事於本紀。殆以是歟。（於史遷所以帝項之故獨具甄眼用筆更古雅簡樸）

古人論文主潔說

人之思想。一日千變。所以表見之者。其惟言乎。然言語不能傳之久遠。數里之外。數日之後。其言泯滅。思想亦從之泯滅矣。然則欲其久遠。則何如。曰著之書册。永之金石。則遍八荒。歷萬世而如新矣。故文字者。思想之形於外者也。思想者。文字之蘊於中者也。文字既爲思想之表示。則言盡而文自盡。故古人之論文也。主潔。夫駢儷之文非不佳也。而或失之輕浮。古樸之文。非不美也。而或失之艱澀。然則如之何則可。曰視其力之所至。惟求以達吾意而合於自然。若強爲之。則體裁不稱。詞句蕪雜。而欲文之完善也。難矣。抑言以載道也。吾道顯矣。吾言表見矣。則文字之爲用。盡矣。世人不此之務。而求之於一字一句之間。是所謂棄本而逐末者也。非古人之道也。故吾爲是說以爲好倣古者戒。（繁過曲折惟意所之絶無浮煙紙晝擬其筆端恰稱一潔字）

論周建諸侯秦設郡縣之利弊

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承敝易變。世以永寧。聖王之治。因時制宜。固如是也。太古之世。地曠人稀。所謂初民者。僅隨鳥獸草本以自生自長而已。及人民衆多。勢不相懾。於是推其聚之才智者。爲之酋長。而有部落矣。部落進化。而爲國家矣。五帝之代興也。天步雖改。終不能盡部落而併之。盡酋長而滅之也。於是因其地而封之。使納貢焉。而封建之制肇矣。歷黃帝唐虞夏商周。而不改。非不改也。勢不可也。幽厲之世。周道衰微。諸侯寖強。陵夷而爲春秋。而爲戰國。大役小。衆暴寡。相兼相併。而封建之制敝矣。始皇既出。併吞六國。統一宇內。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以吏充之。於是封建之制。乃一變而爲郡縣矣。封建也。郡縣也。皆時勢之不得不然。猶夏之尚忠。殷之尚質。周之尚文。不可強而致也。而或非之。或是之。不亦異乎。雖然。吾竊有說焉。夫立國京畿之外。爲天子藩籬。居安則夾輔帝室。處危則勤王定亂。此封建之利也。據地稱雄。陵轢小弱。覬覦

神器爲帝室累此封建之弊也選才任能佐治成化有勛爵無分土此郡縣之利也盜賊蠭起郡縣之吏威輕望淺軍事既集權於中央勤王無師亂雖不起於臣下而起於草莽此郡縣之弊也不觀周秦乎武王定鼎仍殷舊制建立諸侯以爲枝輔故傳世卅七歷年八百然春秋以後內輕外重齊晉秦楚迭相雄長遂成尾大不掉之勢至戰國之末而卒亡於秦享封建之利者亦承封建之弊始皇既一天下鑒前代之失懼國祚之不永也乃絀封建設郡縣然不至三世而嬴氏已亡除封建之弊者亦未收郡縣之

利或者病之遂謂郡縣之不可爲國也嗚呼此特不察事理之論耳吾謂秦之亡亡於始皇之好大喜功二世之昏淫暴亂非亡於郡縣也夫好大喜功則勞民傷財傷財則民窮勞民則民怨然猶畏其威而不敢叛也迨始皇崩二世嗣位不終厥德益用暴戾於是人民鋌而走險而秦乃不國矣陳涉首難豪傑並起項氏挾拔山蓋世之雄圖漢高得蕭曹韓張之扶佐并力西向雖有齊桓晉文其能保秦室於既傾乎是直彼淫暴者之自取其禍耳於郡縣何有哉雖然此乃一姓存亡之利害於人民之休戚無與也以人民之休戚論則郡縣固愈於封建矣吾觀西周之季王道衰微暴戾之君間作平王東遷益以不振諸侯藉勤王之名行攻奪之實舉世擾擾無時或已至於戰國爭鬬益烈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而民之憔悴於兵禍者至不忍言雖傳世三十有七而人民流離乃及五百餘年是周設封建固利一人而病億萬人者也秦建郡縣孤立無助卒夫作難遽亡其國論者悲之然秦政多暴毒民者衆秦滅而民困以蘇是秦設郡縣固不利於一姓而利於萬姓者也蓋封建之制諸侯各私其土子其民君有道則國治無

道則國亂然父子相承豈必世世賢明哉苟遇暴亂之主則民之受創者深矣郡縣之吏則惟擇賢且才者充之而庶政以理民獲其福即遇奸慝朝令而暮更之可也民之受創猶未深也由是言之雖曰利害異途而郡縣之制固若有愈於封建矣始皇本好大喜功之心廢封建設郡縣欲使天下政令出於一人雖不及三世而遽亡其國然郡縣之制永行後世遂以開中夏統一之端是誠所謂以至私之心而成至公之業者也（文如滄海波濤洶湧澎湃不見涯岸）

游俠論

至人出而英雄沒天下無道而游俠起至人之治天下也不強仁焉不僞義焉上行君道下守臣職民則旦作夕息奸盜之事不起暴戾之君不作雖有豪俠之性不能爲豪俠之事也逮夫世道陵替奸詐暴戾之君出貪財務名之吏興民之怨不能伸寃不能雪於是里閭草澤負不羈之才舍身家性命曰惟策馬揚鞭奔走窮途以伸不平之憤故曰至人出而英雄沒天下無道而游俠起也顧物極必反動極必靜理固然也吾見俠者之爲俠也其始也意氣甚盛赴湯蹈火所不懼也及更事既多所如輒阻於是墮

其豪俠之志而昔之游俠今爲逸士也故游俠者他日之逸士也逸士者昔日之游俠也此則社會負俠士非俠士負社會也然此非俠士出處之常例也今則世不可謂治矣吏不可謂廉矣里閭之間當有游俠者出矣然而未之見者豈亂世不必有豪俠耶曰未至亂耳至亂而豪俠起也然則吾猶有待也（識高於頂筆大如椽充以學力吾之畏友也勉旃）

論女子要求參政權

目司視耳司聽聽者不可以鑒物視者不能以聞聲以其職之專也其用雖異而利人一也女子治內男子治外其職雖異而皆爲組成國家之元素一也吾求其有裨於國事而已不必問其人之異同也由是言之女子之要求參政權豈得謂爲不通之論歟女子人也男子亦人也既同爲人矣則彼可以治國治民者何獨我而不可乎或曰男主外女主內自古皆然中外所同惟其能力或有以限之耳不知能力雖由於天賦而亦可以陶冶而成者也今試執樵夫漁父而驟畀以政權則夫人而知其不能勝然試執樵夫漁父而勉之學則今日之所不能勝任者安見其他日之不克措置裕如耶女子之於參政權亦如是焉已

雖然又有說焉女子之宜享參政權固爲今日世界所默認然苟不問其才識之何如學力之何如而曰彼女子也亦人也而畀以政權是適以亂天下耳曰彼女子也亦人也吾當尊重之舉一國之政而悉委之於是女子日奔走國事無暇治家是適以敗家也且吾女子之欲爭此權者欲得參政之實也苟吾力不足以參政而享此權是有其名而無其實耳苟吾力可以參政而無此權則求之易如反掌耳然則如之何則可曰與以同一之智識教以同一之學問然後視其能力之所能及而授以適當之事不問

其爲男爲女惟以才智學識爲指歸夫然而男女之畛域除階級去而後乃可謂眞平等克享平等之幸福矣徒曉曉然專務虛名何爲哉（說理精當文辭雅確）

生死論

號物之數曰萬而生死相代乎前矣曰物之成必有始有始必有終壽莫壽於彭祖而不能無死夭莫夭於殤子而不能無生然則生死其終不絕乎曰生卽死死卽生也是佛氏所謂不生不滅西儒所謂物質不滅也人之生也取物養己已生而物喪矣人之死也復化爲物物得而已喪矣故生也寄也死也歸也善乎寄與歸者憂樂不能動其心富貴不能惑其志則年壽長矣不善乎寄與歸者好勇鬭狠勞其形骸嫉智爭功敗其精神則夭札起矣其所以延年所以速死皆其自取而主之者其誰耶或曰眞人無死生惟幻相有死生自其眞者觀之物質固在雖死未嘗死也雖生未嘗生也昔者吾夢得仙藥醒而求之無有也是幻得而幻失也故曰幻相有死生而眞人無死生也曰信然又安知幻之非眞而夢之非覺耶吾謂有物斯有生死隨之也故曰號物之數曰萬而死生相代乎前（精確圓論）

讀騶衍大九州論書後

我國學術之盛至周秦之際而已極諸子立說各自名家擅一長鳴一藝者舉抵掌雄辯奔走公侯之門冠蓋相望車徒相屬蓋以政府求才之亟而人才遂若是其盛也然亦有稱引三代之德迂闊而遠於事情爲時主所不取或滑稽玩世放論自高見棄於世遂使終身窮困不得志於時者然而騶衍乃能游事諸侯見尊禮於齊梁燕趙則其偉論宏識誠有足動一時之觀聽者矣吾觀其論中國土地也謂大瀛海之中有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九是之謂州州又各分爲九乃所謂九州而中國僅居天下八十分之一耳禹貢之九州不得爲州數也嗚呼騶子其聖矣乎當是時也儒者以爲中國以外無上國夷狄以外無土地矣而騶子乃能大天下而小中國且證之今日世界水陸之面積又符應若此固非徒逞其臆說若莊周之徒之務爲雄奇之論者所可比也使無秦王摧殘學子於前漢武排斥百家於後爲騶衍之徒者得以就其言論而繼續光大之則地圓之說當不待哥侖布而始證明五大洲八百八十萬方里之土地更不待十七世紀以後而始漸開闢

也嗚呼騶子其聖矣乎（筆勁精銳氣足神完）

三代聖王以禮樂爲治天下之急務論

甚矣治天下之難也通國人民良莠不齊千萬人則千萬心爲欲以一人之心度千萬人之心使各安其居樂其業而不至於亂難哉其爲治也以智制民者智窮則離以威畏民者威替則叛是以古之聖王懼天下不寧而民罹罪者之衆也夙興夜寐不遑寧處積以歲月糜其精力制禮作樂以教萬民而作奸犯科者鮮矣夫禮者所以制萬事之宜者也賓有禮喪有禮婚有禮禮不同而要以範圍天下爲指歸使民居仁由義行之不倦而不蹈奸惡是以禮也者防亂於未萌者也樂者本乎天籟調其音節而發爲優美奮發溫和高潔之聲使民歌之以和其性於是暴者化其戾氣勞者忘其辛苦憂者泯其思慮是則樂也者導善格非而進民於仁義者也民能居仁由義而無不軌之事則天下治矣宜古之聖王莫不以禮樂爲先務也有周尙禮成康之世刑措四十年不用天下晏然號爲郅治至於堯舜之世夏商之朝亦莫不以禮樂爲先務故民進退以禮禍亂不作而天下治後王不察徒恃一己之威教民不以禮樂導民不以仁義故雖以始皇之才卒不數世而亡於氓隸之夫也雖然言治道者當視時代爲遷移三代以上地曠人稀謀生至易苟無暴厲之徒則天下治矣迨夫近世地不加而人益衆衣食居處不足人且相殺相食禮教雖隆不可治飢渴之民必導以謀生之方使家給人足然後教之以禮樂天下乃得而治也故時世不同治化亦異安石居宋而行周之道卒致弱宋其亦時勢使然歟（能將古書王制禮作樂之精意曲曲道出末段更發人之所未發）

論中國文字之變遷

四海之內六合之外邦國數十種族萬千以國與種之不同而文字之作用狀態亦各異大別之則有三類曰左行者曰右行者曰下行者下行文字即我國今日所沿用之文字是也自上古迄今人事日益變遷文字之形體亦隨之而改革鴻濛初啓民智簡陋衣食居處之外無他事矣其後交際日繁事物日多結繩之用不足表記萬物於是伏羲乃畫爲八卦以狀陰陽之殊以察天地風雨之變而中國之文字遂權輿於此矣雖然八卦之爲用終嫌其簡單而不能囊括萬事至於黃帝乃命蒼頡作書仰觀於天

俯察於地・象鳥獸之迹・而創爲六書・曰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轉注假借・卽所謂古文也・六書具而字體備舉・凡天地陰陽・風雨晦明・朝野之治亂・人事之變遷・均莫能越其範圍・豈非人類進化之一大根源哉・特是蒼頡古文固足以表記萬事而無遺憾・然書法不便・猶不足以稱焉・於是遞變而爲大篆・而小篆・而隸書・而正書・而行草書・至行草書興而文字至簡便矣・抑吾又有進者・世界日新・則文字愈繁・以不繁則不足於用也・世界日新・則字體愈簡・以不簡則不便於書寫也・今日以往・寰球交通・世變益急・人事之

殷繁・當千百倍於曩昔・則正行草書・不適於應用・而將更求其簡易者乎・是又可以預知者也・（於文字變遷之故討論無遺末段所論尤見精確）

小樓聽雨記

天眞子居浙西愚村・築室於村之西隅・有樓一・南向・陰且陋・背臨小溪・溶溶然流終日不息・左右植松柏・百年老木・上接穹蒼・門前有小徑可通出入・徑旁種竹千幹・若甬道然・室無他物・設榻一・几一・蒲團一・天眞子坐臥吟嘯乎其中・中春既望・天眞子晨興・見太空黝冥・雨綿綿不絕・獨坐無聊・乃讀秦漢間史以自娛・聞窗外大風怒號・雨勢驟猛・蕭蕭然・隆隆然・颯颯然・與途人呼噪之聲相應和・若百萬健兒・爲國征戰而敗北・痛哭流涕・以鳴其不幸也者・天眞子目眥盡裂・拔劍起舞曰・勝者抑何喜・敗者抑何悲・同是人也・而憂樂之異如此・方楚漢爭王天下・項羽垓下受困・自刎烏江・而漢王乃揚眉吐氣・相與慶祝以歌凱旋・幸不幸乃竟若此耶・予方憤懣悲詫・而風聲乃息・雨勢亦殺・但聞簷溜潺潺・溪水淙淙・聲韻以和・若一旦取勝・整軍而返者・夫漢之兵不若楚・勢不若楚・而乃能臣羣雄・一天下・亦

幸矣・薄暮雨霽・天朗氣淸・小鳥三五・鳴於枝頭・聲怡以悅・若天下已定・百姓愉樂・而鳴國家之盛者・天眞子又不覺爲百姓頌・且勉曰・今而後天下大定・無戰鬭之苦・轉饟之勞矣・其各安而居・樂而業也・越翼日・天眞子過余・舉以相告・且曰・風雨・天籟也・若詩若文・人籟也・合天籟人籟而爲聲・於是可以表萬物之情・而喜怒哀樂之變態呈矣・昔者吾以雨聲之變幻・覺楚漢相爭・若今日事・而喜怒之不能自止也・子其爲我記之・余曰諾・乃援筆而爲之記・（設想既奇迺詞亦瑰）

論鄭莊克叚

春秋書莊公之伐京曰鄭伯克叚於鄢蓋兩譏之也後之論者或責莊陰狠或責叚不弟吾始觀其事亦未嘗不謂叚以不弟取禍也然叚之所以有恃無恐者以有京城之大兩鄙之衆也夫京城乃姜氏請之莊公與之兩鄙則叔叚據之莊公縱之至兵甲既具卒乘既備然後起而仆之人徒知叔叚罪不可逭而不知莊公實有以成其惡也何以故蓋莊公不先教叚以仁義之方而徒責叚以仁義之行誘之於利欲之途而猶責其無貪此常人之所難況不

肖之徒乎故叚雖不弟而襲鄭非其罪也莊公之過也莊公知姜氏之愛其弟知叔叚之欲謀其位故設阱以陷之且欲置之死地而後已其計狡其志毒矣雖然世風澆漓伯夷叔齊之倫古所僅見王侯之尊邦國之富人所同欲況陰惡貪得之徒乎故莊公雖狡而殺弟非其罪也是姜氏之過也姜氏以寤生之微嫌遂欲奪其位而致之死教子無方卒使叚不弟而莊不兄姜氏固不得辭其咎也吾觀夫莊公之隧而見母知其天良之未盡泯也夫天下無不可教之人苟能教之以義方告之以忠信莊公雖譎或不至殺弟叔叚雖暴或不至亂國唐韓愈氏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誠哉是言也然又烏能責之冥頑不靈之姜氏哉舜大聖也不容於弟不容於父母瀕死者屢矣及踐帝位乃寵弟以土地而封之有庳象雖傲卒獲善終此其所以以孝弟著於天下歟鄭莊固非其儔也吾是以知春秋之世人心不古道德陵夷而亂臣賊子之所以接跡於天下也（層層翻駁將姜莊段三人罪案闡發無餘文筆亦蒼勁老練不類巾幗）

李鳳林傳

鳳林李姓山東濟南人也父母早喪與伯母楊氏居性至孝以母事楊而楊亦溺愛之家貧失學爲人御以自給然熱心教育慨失學者之多也慨然積所得値創一宣講所於鄉請同邑沈公臣張玉生等任宣講之責懼其不允乃跪告之曰國家之有人民欲其聰明才智足以衛國耳君等既學博而才高宜以所知智之不然則文教不布於四方而多凶頑愚魯之夫國家其安賴乎言未訖淚涔涔然不可止張等感其誠諾之未幾李復設簡字學堂於府學前以教貧家兒即以每日力役所得者充常年費其辦學

良誠用心亦良周也李既創斯校遂具稟歷城令請立案欲使長存也其伯母楊素勤於紡織針黹積資欲爲李娶室今見李之熱心教育恐其資之不足而中輟也乃傾其所積以助之亦具稟於縣縣令聞而大驚曰李氏母子咸急公忘己不圖寡婦役夫中乃有是二人也吾愧爲軒冕而不如也因贈李匾曰見義勇爲更贈楊匾曰急公好義余奇其人因爲之傳

論曰大有爲之人乃能爲大有爲之事彼呫嗶小儒烏能方之達士豪傑哉達士豪傑必得天獨厚而爲衆所不及者也余觀御者李鳳林幼失父母訓誨少無師友箴規庸庸一勞力者耳而乃以興學爲務以興學而知推本於國家之禍福其識見之遠豈中人以下之所能知哉則李其爲達士耶爲豪傑耶抑亦大有爲之人耶（文法周密毫無支蔓氣息尤酷古雅殆得力於史記與韓文也）

原才

舉世皆拙而巧者以見舉世皆愚而知者以彰舉世皆不才而才者以顯彼豈生而爲巧爲知爲才哉拙者愚者不才者有以成其美耳夫天之降才不擇地也不擇人也然士之子恒巧而知農之子恒拙而愚彼豈生而異其巧拙知愚哉教育之善否聞見之多寡有以致之耳是以有英俊之士而泯沒無聞雖魯之夫而成名於世者良可慨已捐金於山不知山之有金也沈珠於淵不知淵之有珠也棄才於世不知世之有才也求之亟斯應之者衆春秋之世人才若是其衆者其以是歟夫大知若愚大巧若拙而器小則易盈稍有所得即沾沾自喜思有以逞其才而鄉黨鄰里交譽之一若果爲才者矣及出而應世乃無所措手動輒僨事斯趙高之所以覆秦黃皓之所以亡蜀也吾聞張良貌若婦人好女非魁梧奇偉之士然佐漢高成百世之業功成身退不從韓彭受戮其識見誠高出尋常萬萬是則人固不可以貌取也使非從受圯上老人之教則客氣未除或不能從赤松子遊而高蹈以終於以知良玉藏於頑石不琢不磨終不可以成器也雖然道德高矣學識精矣知慮充矣苟遭時不遇則亦無以顯其才而著其能英雄無用武之地大率遁迹山林與鹿豕友彼既不自逞其才人亦無以知其才審是欲人之成器也始則繫乎教育終則關乎時勢矣得教育而乘時勢者雖不才亦才

少教育而失時勢者雖才亦不才則所謂才不才者固無定也村集之間地小人稀擅一長者人且尊之敬之及至都邑繁盛之區人才濟濟乃無以表異於人而衆且以鄉愚目之矣彼其所以見輕於都邑而推重於鄉里者非才之變易也衆人皆才而彼不才矣衆人皆不才而彼才矣是以巧者非能巧也拙者使之巧耳知者非能知也愚者使之知耳才者非能才也不才者使之才耳故謂世有才雖童騃亦才也謂世無才雖英傑亦不才也同是人也巧與拙知與愚才與不才當視其所受之教育與所遭之時

勢以爲衡若昧昧然曰某也才某也不才其不爲通人所訕笑者幾希矣（掃去陳義獨翻新樣筆力超人一等）

彤芬室文終

秋山文存

張群敬題

樸學齋叢書

第一集

秋山文存自序

予少學詩無暇兼治散文然亦涉獵唐宋名家下及震川軫石雪苑叔子堯峯之作間操筆試爲之無意於求工也三十年來得二三百首散失者半蕪雜不自滿者半今擇其稍可觀者二十餘首輯而存之題曰秋山文存秋山余別字也是編也可以驗吾學問之進退境遇之變遷矣嗟夫世變日亟此文已不爲人所樂道存之何爲然吾之文又豈爲人而始作哉且唐宋名家及震川軫石雪苑叔子堯峯之文亦豈爲人而始作哉吾心有所感吾腕揮寫而不能自止如是而已耳倘欲執市人而強與之言甘苦斯亦陋已

秋山文存

涇縣胡懷琛寄塵著

雲鶴先生遺詩序

雲鶴先生遺詩一卷明嘉靖時西蜀劉公元凱著公嘗知吾皖太平縣事有政聲至今父老稱頌不衰此爲公手寫本流離轉徙幾百年爲其邑人方子廷楷瘦坡所得方子少年工詩文有習靜齋詩話行世而於先賢遺蹟尤搜羅保護不遺餘力與余訂交寄此冊示余受而讀之天機流蕩襟懷豁達有禪理焉顧數百年來不見於世以至今日究竟精靈不泯紙墨完好公之詩自有其不泯滅者在耶抑方子珍惜之功歟方子之前已不知其經幾番滄桑而卒不滅寧爲方子之功若謂其詩自有以所不泯滅者在而前賢往哲著書滿家散失飄零與身俱逝者又何其多也嗚呼此理難言矣吾今慮夫人壽不常吾與方子之不能永守此孤本也亟謀付諸梓劂爲之流傳吾人之責聊盡於此他非所問耳

蘭亭集跋

永和癸丑蘭亭之會人各賦詩然今人只知右軍一序詩多不傳（今人所傳者只御公）（惜前本公皆自云其詩文多不能備載其佳句而刪之亦古人賦事之義也）豈非恨事茲據說郛本蘭亭集重刊以貽好事者友人陳巢南五石脂云蘭亭之會自謝安而下四十二人謝安等十一人詩二篇都成又有郄曇等十五人亦俱成一詩而謝瑰邱旄王獻之楊模孔盛劉密虞谷勞恪后綿華耆謝藤（一作滕）白凝呂系本曹禮等十五人詩皆不成罰酒三觥又云或謂據何延之蘭亭記四十一人有許詢支遁林晉書列傳又有李充今皆不可考余取其書參校詩已成者皆在此本其未成詩者亦附記之以資考橙又右軍蘭亭序不入文選宋人遯齋閑覽謂天朗氣清自是秋景而絲竹管絃亦複以是不入文選野客叢書辨之曰絲竹管絃本出前漢張禹傳而三春之季天氣肅清見蔡邕終南山賦熙春寒往微

雨新晴六合清朗見潘安仁閒居賦仲春月令時和氣清見張平子歸田賦安可謂春間無天朗氣清之時右軍此筆蓋直述一時率眞之會趣耳然則斯文之不入文選良由搜羅之不及非故遺之也此言自是文苑佳話讀蘭亭集者不可不知幷附記之云

跋汪南溟尺牘

曩於冷攤得汪南溟尺牘一帙爲東瀛木刻本中土固未見是書曩亦未聞南溟爲何如人顧其文甚佳遂重刊行世忽忽已三載昨偶閱張心齋跋洪懷菴數問有及南溟事始知南溟爲黃嶽間人而其遺聞軼事亦復可稱張跋云王弇州先生來遊黃山時三吳兩浙諸賓客從遊者百餘人大都各擅一技世鮮有能敵之者欲以傲於吾歙邑中汪南溟先生聞其至以黃山主人自任僦名園數處俾吳浙來者各各散處其中每一客必有一二主人爲館伴主悉邑人不外求而足大約各稱其技以書家敵書家以畫家敵畫家以至琴弈篆刻堪輿星相投壺蹴踘劍槊歌吹之屬無一不備與之談則酬酢紛紜如黃河之水注而不竭與之角技賓時或屈於主弇州先生大稱賞而去前輩風流正可想見而在心齋當日已有自明季就凋敝數年以來生計益絀欲求如曩昔盛時可復得哉之語又更數百年以至今日則益不可及已而南溟遺文無人收拾士子久未知是書而反流傳於扶桑三島不亦深可慨耶世之讀是書者或未盡知南溟軼事故舉其言書於卷尾云時乙卯夏日

與柳亞子書

亞子吾友足下一病纏綿殘秋又盡破榻得尺素勝杜工部驅瘧詩也分湖舊隱圖詩後綴以跋語定當如命前答鈍根詩云秋殘吳淞雨木落洞庭波運用四平音不病其破律足下既許吾言孤燈寒夜無以爲歎三復推敲覺吳淞歇浦亦復有別歇浦限於一隅吳淞包維衆象（吳淞濮歇浦與渾可自）意廣氣渾

吳淞爲勝夜半敲鐘弟有此樂（唐僧一詩僧賦中秋月詩云此夜一輪滿至來秋方得下句云清光何處無喜極半夜起撞寺鐘城人盡驚李後主譏而斥之且謂其事得罪見宋人詩話）然而非我亞子誰能語此若斑世計亦得五字仄音此在王右丞五律中亦有之如草色日向好是也嗚呼一藝之微精奧至此知音若足下又復不可多得嘔盡心血不死何待前轉寄廣州周君一函諒已收到欲言不盡諸維愛鑒

論詩絕句百首序

方子瘦坡既輯詩話若干卷予嘗爲之序矣今方子又以論詩百絕寄示持論精湛比詩話有過之者予於是嘆相知之未盡也丙辰秋暮予病寒臥淞南閉戶不出僅兩三舊雨一書來存問而矣而瘦坡尤勤且曰欲爲論詩百絕一序言予不才況邇來病且懶日惟擁衾而臥廢文字久矣予言烏足貴哉夫當世不乏名宿而瘦坡不求其一言以爲榮獨殷殷問我吾知瘦坡重交誼而非如時彥丐名輩片言以張其集耳故不病無文輒書數字報之時案頭卷籍凌亂膽瓶供老菊數枝與人同瘦爐煙裊空藥香撲鼻落葉墮階下索索有聲此中如有詩意惜不能與瘦坡把晤因寫示之使知故人蕭瑟之態耳

樸學齋集跋

丁巳三月予兄弟同客京師相與論詩樸安曰宋詩如八股難學而易工唐詩如古文易學而難工予曰宋詩如西洋油畫善刻畫唐詩如中國水墨山水善寫意黃山谷詩曰江流畫平沙分派如迴筆油畫也韋蘇州詩曰歸棹洛陽人殘鐘廣陵樹水墨山水也相與撫掌謂此語爲前人所未發已而兄出居庸遊雲中折而南歸予亦東出榆關泛渤海而南相見於春申江上出途中所作示吾兄換盡貂裘醉不成天涯猶是作長征人經憂患難爲客笛到幽燕已變聲歷劫千年城獨在出關八月柳先零何如歸去江南臥相對黃花插膽瓶（右津榆道中）頭上風濤日夜奔橫支孤杪壓驚魂迷離短夢在何處

天外青山髮一痕（右渤海舟中）宋也吾兄亦出南歸相視而笑不自知其爲唐爲後叢稿付我讀之中有和陶詩一卷夫兄平日爲詩在杜少陵岑嘉州之間今和陶詩又何其相似旣而思之淵明擬古之什如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饑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丘又如詠荆軻云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又云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廷淩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孰謂淵明無悲壯淒厲之音乎嗟夫善詩者將變化不可測必拘拘於唐宋之分又已陋已吾兄爲詩頗不收檢少年所作皆已散失爰爲編其三十以後十年間之詩繫之以地區爲四卷爲記其事如右丁巳十一月弟懷琛序

續三說（宋姚鉉有三說柳子厚三戒之類也）

蠶嚙桑而吐絲絲出於桑而非桑也桑有肥者瘠者枯者榮者而蠶知擇焉擇之嚙之咀嚼變化之於是爲絲蠶亦智矣哉然則讀古人書而不知化爲我之學者誠蠶不若矣

蟬飲露蚊吮血何清濁之不同耶秉性然也蟬之嗜露無異於蚊之嗜血豈矯情清潔而然哉嗟夫糞至穢者也而蠅集焉而蜣螂運焉小人之心有非君子之所知者也

鷗水鳥也浮沈於煙波之間悠然自適以魚爲餌輒沒水捕之顧不能久居於水一日鷗自忘其爲鳥思與魚游逐洪濤沈深淵久之不得出遂溺而死爲魴鯉笑嗚呼恃偶然之長而忘其本性者不亦殆哉

國文典表解序

中國無文典自馬氏文通而後始以西方詞品之說移植於中國於是作文者必讀文典馬氏之書太繁誠不便於初學比馬氏書爲簡明者有章氏士釗之國文典然以之爲教科書仍嫌略高不適實用今同學郭步陶君研究

文典有年乃著表解一書提綱絜領能使讀者一目了然先讀是書進而讀章氏馬氏之書可收事半功倍之益即僅讀是書而不讀章氏馬氏之書於文典大綱亦了了於胸中然余於文典別有所見竊以爲學者能按文典以作文固可以免乎疵病然而不善學者刻舟以求劍膠柱以鼓瑟則窒礙更多矣文之有典猶語之有法三歲童子牙牙學語未嘗聞其先知語法也語法固當研究然似非人人必需之事不知語法者未嘗不能說話作文亦何獨不然且中國文學不重形貌名動等詞大半同字異品漫無分別此人所知者也尤有非文典所能約束者則文典乃失其效力略舉一二語爲例孟子曰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此之字在文典中無法位置又莊子云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莊子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雛子知之乎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夫第一嚇字感歎詞也第二嚇字則動詞矣感歎詞作動詞用亦文典中所無者也即此兩端可見文典之不能約束中國文矣今舉以質諸吾友步陶以爲何如然吾固信步陶是書足以供學者參考之用而文典自有其相當之價值不得以吾言而盡廢文典也表解之體簡而且明古人著書鮮知應用近有用之者或以爲仿西洋之法然吾以爲苟一讀史記當知表解之體史公早已發明之矣吾與步陶少同學長同事深知步陶之好學不倦也故以鄙見相質用收賞奇析疑之效浮泛譽詞無用吾貢獻矣民國十二年三月胡懷琛序

算經十書跋

算經十書爲中國古算術集成十書之稱雖始於孔氏微波榭然亦根於唐代取士所習十書而名也唐代制科之目明算居其一其定制凡算學孫子五曹共限一歲九章海島共三歲張邱建夏侯各一歲周髀五經算共一歲

綴四術歲緝古三歲記遺三等數皆兼習之見唐書選舉志按自孫子至緝古共十種而記遺三等數則在十種之外而兼習之者也此十種毛晟半生求之猶缺其三曰海島曰五經曰綴術詳見其緝古跋語微波榭刊算經十書雖有海島五經而仍缺綴術又以數術記遺附列於後稱爲附錄雖有十種而非十書之全豹微波榭原本於每種書名下題爲之一二云云至於之十而獨無九是卽綴術也於數術記遺下題曰附錄是謂此種在十書之外也自張之洞書目問答不知此故遂以數術記遺與其他九種並列以足十數世人多從其說是不特與唐制不符亦與微波榭書名下所題之數不合矣至微波榭本有策算一種是附屬於九章者有沈括隙積會圓二術一種是附屬於數術記遺者又當別論也民國二十年校算經十書畢漫題於後

周髀算經數術記遺余別有跋

數術記遺跋

數術記遺一卷漢末徐岳撰北周甄鸞注據宋代鮑澣之跋其書不知失於何時而宋文總目猶列其名至中興館收拾遺書乃不復見民間藏書之家亦無其本余官中都丐外得請假日因至七寶山三茅寧壽觀閱道藏中書目乃見有數術記遺者亟懇道士啓其函而快讀之其書篇首言余以天門金虎呼吸精泉諒因此二語類於道家之說遂以見收不然則亦無傳矣卽就錄之以補算經之闕云云此卽今本數術記遺所由來也今讀其書多是道家之語所謂負帙遊山躡跡志道乃於太山見劉會稽博識多聞偏於數術余因受業頗染所由問數有窮乎會稽曰吾曾遊天目山中見有隱者莫知其名號曰天目先生余亦以此意問之先生曰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肩悶與四維數不識三妄談知十云云皆道家辭也甄鸞亦以五行幹支爲注與甄鸞注其他算經不同其言算法數種其一曰積等其一曰太乙其一曰兩儀其一曰三才其一曰五行其一曰八卦其一曰九宮其一曰運籌其一曰了知其一曰成數其一曰把頭其一曰龜算其一曰珠算其一曰計算其於諸法之說明亦極簡略如太乙算云太乙之行來去九道兩儀算云天氣下通地稟四時三才算云天地和同隨物變通此下自五行至九宮大抵如此惟運籌則爲後世策算之祖珠算亦卽今日珠算之宗然猶是算術與占卜混合不分余按此乃中國算學之本色亦卽古代數術之一種也其書正宜收入道藏非僅如鮑澣之所謂諒因此二語類於道家之說遂以見收而已也至其書中亦云未識刹那之賒促安知麻姑之桑田不辨積微之爲量詎曉百億於大千刹那大千等語乃佛書中語則是徐岳雜入而編爲韻語卻與他算經文體不同與九章算術中之簪褭不更等不能作一例觀也總之數術記遺與占卜猶未分清而文學整潔意義含混與其他算經不同宜唐時不列入十書之內而但兼習焉其他算書皆疑受外來影響余別有說惟此書猶能存中國古算術之眞面耳民國二十年校畢題此

經傳釋詞跋

經傳釋詞十卷高郵王引之撰所釋字凡一百六十有所謂虛字今文法中所謂介詞接續詞助詞是也此書於假借多所發明所惠於後之讀經傳者不少惟王君生於清乾嘉時不獲一讀今日之文法以致輒有所蔽爲可惜也余於民國十九年秋冬閒讀是書三過頗覺其有未安處然亦未能一一指其誤而訂其訛今擇其尤甚者數條附記於後以供讀是書者之參考焉

也字條云也猶者也引孟子盡心篇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原註各本皆如是監本作也乃後人所改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下也字與者同義按此語誤引孟子原文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者字代名詞下文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兄字下所有之者字因上文已有略去及其長也其字爲代名詞仍指上文孩提之童一人也不過其年有長幼耳信如王君言則上下文分爲兩句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

敬其兄者兩句平列兩者字指兩人則及字其字皆不妥矣非孟子原文之意也

又也字條云也猶邪也歟也乎也引孟子盡心篇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謂此也字同邪字按此語誤引此也字實相當於者字孟子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與此句文法相同非相當於異一間相當於幾希一則謂比自殺其父兄相差一間一則謂與禽獸相去甚微句之組織恰相同也如王君言謂也字同邪字則原文然則非自殺之邪可作豈非自殺之邪亦可作自殺之則是人殺其父兄等於自殺之而下文一間耳三字無着落矣故知王君之言非也

矣字條云矣猶也也引禮記樂記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謂大章咸池韶夏皆釋字義備矣與備也同原註史記樂書作備也集解王肅曰包容浸潤行化皆然故曰備也方言備咸也是咸與備同義按此語誤引章之備繼大性質不同章之繼大皆釋字義而備矣獨爲形容咸池之美故其他用也字而咸池獨用矣字以別之若謂備字與咸字同義是誠然矣然何以解池字蓋自史記作樂書已不知此理而改矣爲也王肅與引之皆因襲其誤而不自知也

邪字條云邪猶也也引莊子山木篇曰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謂此邪字同也字按此語誤引莊子此邪字意謂果作三呼與否尚未定也史略刺客傳云荆軻雖遊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管子問篇云夫江黃近於楚臣死乎君必歸於楚而寄之此兩乎字與莊子邪字用法正同史說用此乎字暗示荆軻之爲人或不是如此管子用此乎字暗示臣或不既死莊子用此邪字暗示或不作第三次呼三者之例相同王君謂莊子邪字同也字與下文則字不接故知其言非也

與字條云與猶如也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與其謂如其也按此語誤引夏書原意是取殺不辜與失不經二者而比較之以定棄取寧取失不經而不取殺不辜也說文寧願詞也曰寧失不經猶云願失不經也上文與其二字其字爲代名詞指下文失不經意謂失不經與殺不辜相較也信如王君言謂與其同如其則有或使設使之義而失比較之意矣

寧字條云寧將也引莊子秋水篇曰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謂寧同將按此言非也此寧字亦願詞也謂願如此乎抑如彼乎文義甚明下引呂氏春秋趙策楚詞皆同不必徧論

以上略舉數則附記於釋詞之後以爲讀釋詞者之一助耳非敢攻古人之短也況此尤不足以實王君王君生於清之中葉不得讀文法也

骨董解

今金玉珠寶之類通稱爲骨董又作古董又作汩董王漁洋香祖筆記云古董兩字東坡作骨董晦庵作汩董可知字無定情骨董最早汩董次之古董爲後人所附會也骨董二字甚奇自來無確解一說爲古銅之轉音然骨董所包涵者甚多不僅爲銅此一可疑也古銅器通稱爲金如金石是不稱爲銅此二可疑也一說爲零雜之義取飲食雜烹之謂之骨董羹霏雪錄東坡嘗作骨董羹仇池筆記羅浮穎老取食雜烹之名骨董羹金玉珠寶之類稱骨董亦取零雜之義然零雜何以稱骨董仍不可解如作古董則古字可解而董字不可解況古董二字尤爲後出乎余竊以爲骨董二字非中國語蓋唐以來所謂西域賈胡者專以寶物販賣於中國凡奇物異器非中國人所能識者西域賈胡輒識之其事見於唐人小說者不一而足余嘗以見聞所及輯得二十餘條已別爲文說明之可見其販賣寶物之盛此種賈胡非波斯人卽阿剌伯人然則骨董非波斯語卽阿剌伯語其意卽謂寶也蓋始於唐時然僅爲俗語未入文字至北宋蘇東坡時始入文字余謂骨董二字爲譯音語有三說焉骨董二字無意義且二字連讀似外國語一也或作汩董

後又訛作古董字無定憤頗類譯語二也骨董鋪之市招只作古玩不作骨董蓋在當時以爲外國語不雅馴故不以爲市招直至今日而猶如是使中國原有此稱何以骨董鋪不以入市招三也然則骨董羹又何說乎曰骨董羹者百寶羹也爲衆味俱備之意百者極言其多也今日有百寶飯（或作八寶飯非是）其名正與此相類而胡語謂寶爲骨董故稱爲骨董羹云如是則骨董羹三字亦得確解矣總之骨董或爲波斯語或爲阿剌伯語或譯作寶或譯作百寶始行於唐而盛於北宋以後余以今人不得其確詁也因作此文以解之

歸震川逸文跋

右偕老堂記爲歸震川集外文予於上海縣志中得之堂在諸翟鎮侯堯封爲其父母所築堯封卽記中所謂復吾也予好讀震川文嗜之二十年知其佳而不能言其所以佳比年來稍稍讀近人談文學書而後知震川文之佳

蓋一發於至情而又着意描寫不避俚俗此有暗合於今人所云文學原理者惡得不佳予旣以此說稍稍爲人言之聞者皆以爲然而李君融之尤好讀震川文聞予說愈喜亟購震川全集讀之夫爲此於舉世不爲之日亦難能矣然人性各有所近豈能強合世俗之所好而隨之進退哉民國二十一年秋予參修上海市志一日於舊縣志中得此文喜甚以語融之融之亦驚喜囑爲錄出並跋其尾嗟夫予不爲此等文十五年矣今爲融之勉爲之同首十餘年來之變故恍如隔世低輒不禁爲之往復徊執筆而不能下也

偕老堂記（附錄）

己未之春予與侯復吾李道亨同試南宮復吾介道亨以來言其尊人白村翁以前年年七十而母朱孺人以後年年七十再其父母之壽也爲名所居之堂曰偕老而請記之蓋復吾篤於孝養不敢違二親之志黽勉以就試故雖處紛華盛麗之地馳騁於爭騖之場而登高遠望未嘗不在於吳雲香霧之間而勤勤以請記其堂是時予雖諾之而竊意以復吾之才於今之試可以必得得必留京師雖欲承歡於偕老之堂亦且遲十數年則今日之請可謂迂遠矣旣而予與復吾皆報罷南還舟行相先後也同役者有不樂之色望見復吾意常欣欣私爲復吾喜而笑無辭於復吾也於是道亨復來請予方有私戒不爲世俗之文而獨難於復吾久之而後有所作也夫人倫骨肉之間惟夫婦爲二姓之好百年之內變故不齊昔人所謂歡合而或不能成子姓成子姓而或不能要其終多有之故詩言君子偕老蓋冀其如是而不可必得之辭耳今翁夫婦同登大耋而又有復吾爲之子足樂矣使復吾爲有仕者奪之而去則爲父母者欲其子之貴固然矣然且思之曰吾老矣不獲其子之在側能無戚然於其懷乎爲子者欲顯其親固然矣然且思之曰吾父母老矣而吾在萬里之外能無戚然於其懷乎夫一時之赫然足以眩動者世俗之情也其戚然長思者天性也君子不以世俗之情易其天性故

四牡采薇之詩有憂傷之志焉而後知復吾今日之還而有以稱其偕老之名而執筆者得而樂書之也復吾家在盤龍江上去余所居安亭不遠一舍異時予當泛舟吳淞江觀九峯三泖造復吾之居且聞白村翁學道知養生之術予將拜而問焉

淡井廟元銀杏記

二十一年春予避難移居滬城西南斗室局促常鬱鬱無聊家人爲予言此去不半里有淡井廟其神甚靈曷往卜吉凶廟前有古樹尤靈異予笑置之一日與兒子散步至其地破廟數椽頹唐已甚額曰淡井其前有舊廟基階除歷歷可辨知其舊規模頗大而今廟則重修者老樹一株幹粗而枝少有禽巢於其上樹身有裂罅以鐵皮釘補之門外數步爲通衢已闢爲法新租界矣予徘徊頃之而返後亦不復憶及是年秋入上海市通志館因檢閱舊志知有秦知柔墓在淡井里秦知柔者宋秦少游後還居海上知柔子艮顯

元時以習蒙古學知名艮題子裕伯明洪武時屢徵之一入京而返而續志又載知柔墓前古銀杏元時物予始笑曩昔親見四朝老樹而不識也尤惜未知爲知柔墓而一訪之後數數驅車過其門然文債壓積苦無片時暇竟未得下車入廟但見古樹依然而昔日所見舊廟基則方新築第宅曾幾何時舊境幾不可復識墓道如何疑已難問然老樹則卓立如故吾竊謂其所以不遭斧之厄者蓋有由也俗人賈豎安知秦知柔爲何人而聞老樹靈異則敬而畏之不敢毀傷夫老樹其眞有靈耶吾將一叩而問之元以來之滄桑果何若也

吳南屏文選序

予少習古文最喜歸震川今已久棄之不爲以非今日治事所急需也間有問文於予者予亦以此言答之而李君融之獨欲學古文於予予始辭以非今日所急需也然融之好之深而求之切予感其誠告以試讀震川文融之取震川全集讀之有所作亦幾似震川而不避現代俗事俚語尤能遺震川之貌而取得其神矣融之自震川而方姚而吳南屏梅伯言亦一一讀之又取南屏集選其若干首而詳爲之註其用力可謂勤矣融之業醫其治業似無需乎文而獨好之不倦蓋其性情然也惟其性情如此故能得文之眞然而今日而可與語此者幾人哉然融之又豈以有可與語而始爲之歟今融之以南屏文選問序於余因書此於卷端不知融之以爲何如也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胡懷琛

臼辛居記

均卿先生築室於吳門顏曰臼辛先生自號新舊廢物取二字之半以其名居嘗謂余曰不新不舊也先生長余二十年而昔寓滬瀆與余爲忘年交久而彌篤有古人風此舊也而二十年前編書籍輯雜志一採新法此又新也昔之所謂新者今已謂之舊今之所謂新者不又轉瞬而復目爲舊耶時序遷流刻刻不息方新方舊亦不知何者爲新爲舊但覺其宜焉可也先生待人接物治事無適而不得其宜是有深會於新舊之理矣何必問新舊之名則謂之不新不舊亦可也若考諸外孫齏臼之典則臼辛二字非無來歷是又可見先生之襟懷淵雅矣先生囑余爲之記不敢辭爰述吾意如此

趙從龍傳

趙從龍上海人字孟騰祖父皆食餼學宮明崇禎丙子從龍已二十餘告其父國珍曰不知痛癢者莫如秀才今何時也猶搦三寸管不如去而習劍因與父同赴武闈父子皆捷甲申隨督輔李建泰討賊劄授遊擊而建泰遷回不進孟騰謂其僕曰督師膽喪矣何論戰且不能守吾其去乎無及其難乃以病辭歸里盡鬻其田產人固莫測也乙酉八月黃蜚兵退屯松江之豆腐濱遺書與吳淞總兵吳志葵合兵志葵來問計孟騰曰黃文麓兵四萬不爲少也第烏合之衆傭販兒所不如況大江以南人無固志覆局已成然公卒不過三千又居絕地旣身爲鎭將欲舍頭顱以報國恩不與黃合更將誰之凡勝敗則不可知也及兵交孟騰持刀大呼手殺百餘人力盡自刎死（以上據南吳醫話錄引[illegible][illegible]錄）死後漁人得其衣上繡趙從龍三字（以上據南吳醫話續引仕宦遺編）從龍少與一同社者稱至交一日其人大怒出言都無倫理趙母蔣呼從龍罵曰汝家雖世爲農然自高曾以來亦皆在庠序汝一旦弓好馬每日言欲爲國殺賊作奇男子視漫沒章句中者避之如讎吾謂爾所交必自不凡豈意與旦夕者乃村黨傭奴使他日軍幕中疎密緩急時焉得渠力己酉六月從龍自北歸戰死申浦其人果竊軍資而逃（以上據南吳醫話錄）

論曰趙從龍眞奇男子矣而其母尤卓絕不羣然縣志所載僅五十二字遊諱故不多言也嗚呼（從龍父國珍縣志無國字）

記李景元

李申字景元北宋人善畫落魄詩酒間往來松江上不知其所終有超果教

院見遠亭詩曰高僧欲縱目橋上建橫亭野水茫茫白羣山點點青客帆風送葉漁火夜遺星看盡朝昏景天涯一畫屏題畫絕句曰誰潑烟雲六尺綃寒山秋樹晚蕭蕭十年來往吳淞路錯認溪南舊板橋東坡有題景元畫詩聞說神仙郭恕先醉中狂筆勢瀾翻百年寥落人何在只有華亭李景元景元畫不傳然余讀其詩想慕其爲人樸期瀟灑恍惚遇之於吳淞烟雨閒則其畫可知矣紹熙雲閒志謂景元名申而上海縣志則作甲未知孰是與閒志謂往來松江上不知其所終東坡稱華亭景元亦僅指其遊蹤所至而言猶元徵之所謂山東李白也則景元實未詳爲何處人嗟夫詩人落魄不遇於時卽身後姓名籍貫亦在渺茫恍惚閒如李景元者可以慨矣

義工周諧傳

周諧青浦縣白鶴江人性忠謹樸直業桼工受雇於上海馬橋鈕氏工甚勤主人歿仍力作不少懈幼主有過輒舉舊主事相規勸與以值不受曰吾無家室之累孑然一身衣食於是足矣無所用此爲我貯之他日歸里有緩急則取以周濟而不言報里中少年或揮霍諧婉辭苦勸人畏其嚴感其誠無不服者民國元年卒鈕氏義其行別爲立塚祖墓旁歲時祭掃不輟

論曰周諧特立獨行可謂難得者矣然惟在手工業時代始得賓主相融洽如此若夫機械工業雇工以千百計終歲不見主人面主奴畜工工仇視主一血汗金錢交易而已矣雖有周諧亦無由見其誠藉曰工食相準已得其平然如周諧者其志又豈僅僅在工食相準而已哉然機械工業之勃興也如狂風怒濤驟不可禦於今日而欲保存手工業豈非至愚然吾於周諧終不能無感也諧事見民國上海縣志因刺取其事而爲之傳今倘有周諧其人者將別有方式以行其志乎

三先生傳

三先生之爲人極奇特是否爲處世待人之正軌殊難論定然終不失爲耿介自好之人殆所謂狷者也秦錫圭爲作三先生傳而逸其姓名但稱曰三先生云胡纘祖於傳後跋數語言三先生姓名及遇害年月甚詳今採取兩君之說而著是篇

三先生姓陳名國陛號贈粟上海人居沈家灣南首十圖陳宅（以上胡纘祖跋語一）故寒士爲塾師於村以自給而性狷潔自好有朱明者劇賊也與三先生居同村朱明之爲賊不行竊於十里以內自其居十里內有朱明之爲賊亦遂無敢竊者以是里之人未有惡乎朱明也其同村數十家歲時必有饋遺亦未有敢却之者也惟三先生固絕之而朱明則尤欲納交於三先生久之卒不可得會三先生將嫁女朱明曰此吾交三先生之時矣乃伺其所需者畢致之猶不可得夜三先生與其妻私有所議凡欲購之物晨興而朱明已牽之進三先生始猶婉辭之繼乃痛絕之終則置擲之而朱明之意未已也三先生乃慨然曰吾於明固無惡也今逼已甚吾不能自已於是首朱明於官朱

亦喟然曰吾於先生固愛重之非有所惡於先生也今勢不兩立於是殺三先生（以上採秦錫圭三先生傳而略變其次序）是清嘉慶十八年五月事也越二年而朱明伏法（以上胡纘祖跋語）

論曰秦錫圭云若三先生義所不可持之甚堅至死不悔雖古君子無以加焉卽朱明之爲賊亦非可多得者誠哉是言也竊以爲朱明質美而未學使遇明達者因而善導之則亦周處之流也不幸而遇三先生固絕之亦可惜矣三先生之自保其狷潔其量何小然義所不可持之甚堅至死不悔又豈易能哉又曰自今言之朱明是所謂天資可造而未受教育者也三先生是所謂讀死書者也而皆以身殉兩可惜也

喬將軍傳

喬一琦上海人明萬曆時從軍遼東殉難於滴水崖明史附見於劉綎傳寥寥數行語焉不詳今讀雲閒志略喬將軍傳又見石刻丁遠傳遠爲將軍客

遠傳所言亦皆將軍事也言之詳矣而語多異同今參諸篇刪其重複訂其同異削其瑣屑無足記者而撰喬將軍傳

喬將軍名一琦字原魏號伯圭明萬曆時上海人祖釗官寧德丞有惠政父懋敬字尤德號純所明嘉靖乙丑（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擢福建按察司僉事時閩新被倭難凋瘵特甚且多豪右難治懋敬撫循振刷寬猛相濟瘡痍漸起而橫暴斂足有劇寇攻剽閩廣間勢甚張懋敬陳破寇之狀於制府制府委以兵事於是乘間擊寇寇敗入海轉戰至韶州擒懋敬乃結呂宋國搗其巢戮寇首事平陞布政司參議遷江西布政司參政湖廣按察使廣右布政會御史以微嫌劾之乃罷歸卒年六十二當懋敬在閩時晝寢夢韓魏公至其家寤而聞舉子故命名曰一琦命字原魏而伯圭則其號也或謂字伯圭號原魏者誤將軍生而狀貌魁偉閩有陳公者見而異之曰此子風骨不減班定遠但未必生入玉門耳既受書一目數行年十六入邑

庠都試不得儁於是將軍遂厭棄經生業慨然歎曰大丈夫不封萬戶侯死當留萬古名耳安能坐寒氈守破硯局促如轅下駒乎乃結納賓客輕財尚義凡屠狗賣漿吹簫擊劍之徒工一技一藝者皆客之於門下而將軍喜談兵善騎射有臂力能開五石弓以大繩索密繫巨石置身於其中奮呼擊拳而擊之旋出旋入以武勇名三吳閭三吳武弁之流無不避喬將軍者而里黨拘曲之士則私相詆訾詘笑之時王世貞之子士驌恃才而傲鄉里皆側目視之卒爲仇家所陷指爲結黨謀變密告於巡撫辭連一琦同繫之於獄五六年士驌等上書訟寃事乃得解當將軍在獄時學書遂工書法已而將軍中萬曆癸卯（萬曆三十一年）武舉巡撫周孔教委練孟河兵孟河爲劇盜出沒之所亡命數千人往往刧掠商賈貨財殺其人而投之河至是聞將軍至皆望風逃散一日有巨艦揚帆鼓噪而前商船震恐適將軍來引弓發矢縱火焚其帆舟不能進而盜又知爲喬將軍來皆懼而泅水遁去然甚恨將軍後乃遣悍卒詭爲鑷工至麾下持匕首欲從耳際刺之見將軍貌股栗手戰而不敢動將軍覺而訊之乃知爲盜所遣間諜遂斬之於是盜皆匿不敢出旋以薦爲遼東廣寧衛守備建酋又移備滴水崖崖在山海關東壁立千仞積石如蝟繞崖下將軍登其巔勒銘曰鎮星之精凌空矗立每字圍闊尋丈數里外咸其能望見將軍顧謂客曰苟墮此而死乃不知疾苦蓋是時已以身許國矣經略熊廷弼本懋敬故人及見一琦奇其狀貌與談十日大喜遂署爲遊擊守鎮江城旋熊以復命行時經略爲楊鎬與熊廷弼有隙併疑將軍或曰東事不易措手莫如勿行將軍慨然曰大丈夫爲國出死力安計利害我恨不得一擊單于耳且經略爲國求才豈以修怨厄壯士乎遂涖任日夜鍊甲兵爲戰守之備鎮江接高麗界高麗戍兵一萬五千人由將軍併將之嘗出口哨探有所斬獲輒斷其首懸帳中夜則燃巨燭照之竟夕目不瞬胡婦老三娘子者所部雄悍而有二心命使修款不得要領將軍遣間說之老

三娘子亦素聞將軍名因間召將軍語將軍直抵其廬帳與之角射而射勝角騎而騎勝將軍客丁遠善畫時亦同行因繪三娘子像婉麗妖好作款關狀歸懸將軍帳中明日老三娘子來就飲將軍置酪肉椀槖弓刀諸器一如其國中之俗酒半設水陸珍饌盡爲中土之奇且告以利害布情款老三娘子固已心折之矣遽起見所圖像微笑抽刀劃去之揮遠去曰我與將軍有宴言遠退乃言曰將軍眞神也封侯業在此矣旦晚有事我職嚮導將軍獨率一軍當前我從中應之大事可成也於是解所乘馬贈之而別未幾老三娘子諜至將軍夜款軍門告急經略楊鎬遣疑兵未發警報疊至如將軍言乃召將軍屬以大事時適政府疑諸將逗留責戰亦亟令杜松劉綎李如柏馬林四路出師而以將軍監朝鮮兵屬劉綎部下節制將軍則請毋受牽制以一身當功罪乃獨率所部高麗兵孤軍直前連破數寨斬酋第三子阿都又斬酋婿火胡里奴會杜松兵一戰盡歿劉綎未知敵令松敗兵持松令旗

趙綎求援綎誤信其言開陣納之會得乘勢衝入綎中流矢而仆而老三娘子亦以謀洩被殲將軍既深入遇變倉卒計無所出率殘兵退登滴水崖自保而高麗都元帥姜宏立副元帥金景瑞被擒降敵將軍被圍數重登崖一望不見首尾率壯士縱橫衝突數十回不得出左右請曰非降即死無可脫者將軍仰天歎曰安有喬將軍而生降者乎乃下馬投崖而死年四十九從死者四十二人所乘馬悲憤蹴踏亦躍崖下時萬曆四十七年三月某日事後神宗怒罷楊鎬經略詔贈卹諸死難者後高麗國王上疏曰陪臣不能剿士有二帥降賊爲陪臣羞有如天朝遊擊將喬某者手斬酋愛子愛婿足奪旃裘之氣而以勢窮力屈慷慨而亡豈非萬人之敵大國之光哉又曰臣國敗兵歸述喬將軍之死甚烈願賜祠臣國以勸來者天啓二年楊漣亦上疏言將軍死難事詔贈都督僉事賜幣建祠世襲金山衛百戶子桓以蔭仕至南京都督同知加太傅亦贈將軍太傅清乾隆四十年追諭勝國忠臣謚將軍爲忠烈當將軍出師也諸客以爲必勝爭從將軍圖取功名獨丁遠得疲馬不能前去戰所六十里得不死乃歸上海築室西郊養魚種竹於其中繪將軍像請楊漣董其昌題贊歲時致祭對之嗚咽終日又喜言將軍逸事兵部職方主事張宸撰丁遠傳所記實皆喬將軍事而宸親聞之於丁遠者也華亭何三畏撰雲間志略亦爲將軍立傳明史將軍名附見於劉綎傳寥寥數行而已

論曰將軍譬大丈夫生不封萬戶侯死當留萬古名耳而卒以身殉國難留名史冊可謂求仁而得仁矣然將軍用兵謀略有可記者而明史及上海縣志皆削去不書雲間志略雖亦記見胡婦老三娘子事然但言講賓主禮相與歡宴而去而未言通情款約爲內應或有所諱而不言也其記將軍之死也謂已連破敵寨劉綎猶責將軍進兵將軍曰深入山險未審道路虛實恐不宜鼓行而前且連敗而退寧知非誘我乎綎不聽遂陷重圍不得出此非傳聞異詞即有意爲將軍諱耳今據張宸所撰丁遠傳敘將軍見胡婦及死難事如此丁遠身與其役或不至無稽而此事爲將軍本色且益足見其謀略何必諱爲其他記載異詞者伯圭明史作伯珪懋敬官廣西右布政丁遠傳作山西左布政如此者瑣屑不足道而清人龔照瑗跋將軍遺像則謂明史云自縊死然今檢明史分明云投崖死不知龔氏緣何而誤甚矣傳聞之易訛也將軍能書能詩有集右軍千文書金剛經及手書詩稿等石刻今皆存明天啓初所建喬將軍祠在舊上海縣西門外嘉慶上海縣志已云今無考矣

南洋中學四先生紀念碑文

四先生紀念碑者吾同學爲紀念已故教習王許湯任四先生而立也四先生學不同品不同年之修短亦不同而視校事如己事學不厭誨不倦則皆同

王先生引才任校事最早亦最久前後凡三十年授國文取材多求有實用而尤以不曠課自律先生事別有碑詳記之

許先生蘇民粹然一儒者律己任事堅苦卓絕食不肉衣不帛任監學輒正襟危坐於總務室儼然使人敬畏而教授國文歷史縱橫慷慨議論風發革命思潮流溢於言表又使人憤發感激思欲奮袂而起或欷歔掩泣而不能自已也先生一生不事家人生產而以教育鄉里子弟爲己任嘗創辦南翔公學又嘗擬捐千金於吾校圖書館才聚其半而病作臨歿猶以爲恨卒公葬於南翔校舍旁

湯先生濟滄精於小學在校授國文多闡明文法修辭之理使學者於所讀之文能澈底了悟而先生亦以改造文字掃除文盲爲職志連年著書立論不辭勞苦於音韻學尤有研究惜乎所事未成而先生已卒矣吾校圖書館未創立前培孫校長苦心蒐集輒得珍本而其常見與重複者則又轉沽以

資接濟是時湯先生多所策劃百計保留雖困於貲亦不顧今圖書館備藏差有可觀則湯先生之力爲多先生自所藏書亦多然以不善治生故身後蕭條藏書已散失矣

任先生連城早歲肄業南洋公學旋留英國習農科回國後任吾校英文教員喜以自助論等書爲課本使學者兼得身心修養之益先生喜運動尤喜與學生遊而隨時指導之當五四五卅之際學界思想突然轉變狂飇怒濤奔騰澎湃學校當局稍一不慎輒至敗事而二次革命及江浙戰爭吾校以地接軍事區域師生亦惶惶不安而終賴先生從容處置縝密防範因勢利導得以泯患於無形是先生之善於處變也而亦平日與學生遊相習相忘有以使之然也凡此皆可記者悉記之其他無關於吾校事者今不書

王先生諱納善上海人生於清同治五年卒於民國二十二年六十八歲在校前後約三十年許先生諱朝貴又字稚梅蘇民其別號也嘉定人生於清同治六年卒於民國十三年五十八歲在校前後約二十年湯先生諱振常吳興人生於清光緒三年卒於民國二十三年五十八歲在校前後約二十年任先生諱家璧吳江人生於清光緒十一年卒於民國二十三年五十歲在校前後約二十年

民國二十四年月日南洋中學校友會立碑門人胡懷琛撰文

歸震川先生年譜序

李君融之嘗問學於余酷愛歸震川文嘗讀震川全集又嘗選注吳南屏文梅伯言文余曾爲之序矣今又出震川年譜示余復囑爲之序余曰子用力之勤已出余上余何能序子之書哉然融之猶欿然不自足置其稿於吾案頭而歸余取與孫守中撰歸氏年譜對勘之深歎乎後來居上而愈愧余之荒疎輒不敢命筆閱數日聞他人亦有撰此書者方思告融之而未果而融之已來書云某氏所撰震川年譜已取閱不過直抄孫譜并惟無所考證抑且謬誤頗多竊自喜學力已漸過人將爲文糾正之夫融之非肯作自誇語者余於此足徵其書之精矣融之又謂二十年內推重震川文者以余爲最力此則余敢信者也然而考訂之勤終讓融之矣余嘗屢約融之謁震川墓而卒未果此念輒縈迴夢寐間今序融之書余感慨何如也

秋山文存終

跋

余往日論文分駢散二體以駢爲美術文以散爲應用文此論未確蓋駢散是相對的而非絶對的文雖駢必有奇句以振其氣文雖散必有偶句以植其骨陸宣公之文何嘗不駢然而陸宣公之文決非美術也桐城派之文何嘗不散然而桐城派之文決不能應用也嗣又以文之內容分之一曰言事之文一曰言情之文以經言之書經言事之文也股肱喜起之歌雖情而主於事即下至風花雪月之文而不傷乎其應用也詩經言情之文也草木魚蟲之詠雖事而主於情即下至鄙野誇俗之語而不傷乎其美術也嘗與寄塵言之寄塵曰辭達而已矣論事之準繩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言情之準繩也言事之文欲其簡而能盡言情之文欲其深而不盡簡者非單簡之謂去其枝葉雖洋灑千言而亦爲簡此所以能盡也深者非深奧之謂極其曲折雖明白如話而亦爲深此所以不盡也相視莞爾蓋對於文之見解幾乎悉同玆校秋山文存回憶曩日之言爲記於此文體語體之爭誠不免多事也民國二十九年六月樸安記

民國壬戌年鐫

樂水集

遂寧楊蜀圭題

樂水集一卷

蒲江李家學撰家學字承泌亦字陽修余授課蒲學也集中魏鶴山祠堂碑蒲邑本無祠堂因心儀其人而有是作至六節史贊五知名士贊皆蜀中先哲作者爲闡幽光不計文字工拙也家學駢文亦以唐四傑爲權輿後閱清代證以歷朝乃嘆李兆洛駢體文鈔王益吾十家駢文意在復古而清代律賦雖規仿唐人又開一派音韻鏗鏘對仗工整駕唐而上因爲應制之作多則生厭此李王復古之思勃然而興家學以駢體而兼考據一存文獻一存詞章云新津胡淦識

樂水集

蒲江李家學承泌著

同郡歐守福成之校

宋蜀六節使贊（并序）

（裴莊　張棫　劉甲　楊輔　安丙　高定子）

粵若三靈奠宅聖人畫七等之防九圍分州王者重四岳之選寄三江而守土宇鎮百岳而捕烽煙幹衛皇家屏藩王室是以東西分陝屬周召以薇垣出入褒帷資傳賈以匡濟亦由名都天塹爲心腹之要區岳牧崇班寘股肱之重寄握兵符於閫外理庶績於關中非許允之瀚才莫膺龍節必寅吾之重望始錫鸞書保障雙藩禍能免於不測苞桑百粤勛亦建於有成表禮儀於區中騰威聲於蠻域挺精忠而貫日凜朔氣以橫秋玉節旌懸節樓喧鼓角之鎮金城鎖鑰戍閫壯山河之威宋自九廟南遷三精霧塞皇天失紀彗孛飛流后土不綱岳河崩竭蚩尤食石災害困於生靈荊楚封蛇薦食浸於上國元后開鼓鼙之響嘗思將帥之臣將軍京甲胄之容立決疆場之勝而風雲潛感則豪傑挺生箕星版築於傅巖道峻匡殷留侯投策於圯橋功崇佐漢復有心如鐵石氣若風雷勒瑞姜橫書名何鼎青綠電燭舉積塊以三休碧羽霜凄撫銅渾而十裂杜預德信征南鎮北之名徐勉盧鈞節度尚書之位斬長鯨而禽封豕猛氣橫

悅禮樂而敦詩書從容雅度啟元戎之十乘用衛霍以前驅騰貔虎之千群列孫吳以後殿涼風白露控金鼓而陳六軍泰山黃河折銅符而光百代建廟堂之策爲社稷之臣誰能與於斯乎惟宋六節使矣裴端已閩中地靈英姿特秀研淹中之禮談稷下之經長卿專門羅典墳於復笥馬融該博注邱索於心中稱五經之無雙正三體而擅一紛綸談議獨得風雅之微解經靡窮雅擅帀半之首何休爲經神之士王充有庶幾之才策對並生同袍識其非宋高第韓愈後學擬其菁華文學稱於卜商政事長於季路縣尉主簿徒煩試於牛刀錄事參軍亦難舒其驥足惟

耿介而有守領褒譽於德驟復敏捷而精勤授稱薦於楊守徙忻州以借箸任絳縣以建勲大理寺丞推官提點平恃玉律常留春意於科條寬典牙籌不折秋毫於版籍准春秋而决獄承魚書而慎刑緣禮法以訓人百城之表用經術以濟事千里之師甘雨澍流福星絢綵惠日高懸於碧漢仁風嘘拂於青郊馴雉相依戶侈緇衣之好遊魚出聽堂高綠綺之音是以遴判踰年咸信上表能之奏中允未幾溢美任選辟之勞輔儲君而傳聖經績著匡衡之美効邊將而嚴紀律功埒朱雲之勲建方田而請罷兵役師醉慮滋事忠言頻進偉績驟臻面賜緋魚薦陟華階授清

資而不永拜御史而未行絜白廉平沒風聲於伯史盜賊群起空持斧於勝之解繡衣而司判官去銀印而給諫紙切直與求之奏横楊張蘊之言排建議於劉生榷務復振進方略於匡義慧謀天成調鼎鹽梅濟扶舟楫隨軍轉運旌旗臨敵之時兵馬同知蕩滌龍編之警木牛不絕於道上屢供左次之師天馬無留於途中馳效右牽之貢佇見驩呼徼外士卒飽而馬肥還覩迪吉師中闘沙場而報捷功既同於蕭相策固高於士安許充國以便宜平李頤於蜀郡料莊陰之凶惡師出無功加繼遷以寵恩俟其罪顯參謀秘計曲逆侯獨擅其能獻策（[illegible]）春神機夙運談猷

冠絕於當日英名震耀於寰區宜其總憲度於朝端展經綸於廉鎮目覩檻車彰六察之美政口含椒毒盡四推之異能霜簡將秋與同清烈節與鷹鸇共擊茂昭乃德辟工部而爲郎追琢其章遷度支而作吏豔金爐之班秩標神仙之奇資轉算稱能元理不差於升斛計度實美仁師無用於斗衡捧白簡而獻邊謀任姚董之武幹禀丹心而劾奸佞解王程之戎衣手握雷霆諫高白馬運糧河北劾傅潛之非材慰撫江南奏良吏之可進藴公器於政治忠臣與烈士俱升辨貞僞於池州偷安與僥倖皆黜能吏二十遇伯樂以遷慢官五人儞羿獺而陷法條列四對度受犀

印之賜督理兩江弼膺金湯之險雙旌並起六纛齊張青海天驕服善將於劉季崆峒人武懼治兵於條侯豹尾雞翘咸歸班於法從馬人龍戶即聽命於和門國家享無象之福蒼黔沾雨露之恩寰宇赫赫功業昭於槐庭帥府森森勳名垂於竹帛張敬夫聚靈綿竹肇姓青陽簪笏世傳丰度煥九霄之采儀庭儁品秀穎標六曜之奇履忠孝之門廣仁義之道三冬文史辛勤擬於東方七步成文縟藻麗於南國譚經籍之粵旨斯文璀璨於奎婁明列聖之真詮大道潛通於江漢南方文學冠多士而得精華北斗儒宗起千秋而存禮儀昌理學於一代結藝文乎三光聖門有人胡宏已襃於丱角舊廟求進希顏作於成童文度獨步於江東伏挺無雙於日下學優則仕任書寫而寫機宜領脫囊中除秘閣而參秘計丕振籌畫矜非效於青蓮匡贊嘉謀論國高於馬疊深圖密慮衆豈能窺解結釋疑獨操神智高讀勝於二八烈續比於三千屬戎羯之窺窬值亂賊之猖熾北風初起馬首便以南馳塞草將衰嚴城於焉早閉周平末運濁亂鎬京永明八年疆埸大駭諸侯問於金鼎天子溺於膠船俯首捫心念宗社之仇恥揚眉吐氣振金甌之將危呈救世之良謨淚流賈子拒單于之和議志同樊君明天人之心理不滅於膠西去纖介之惑事

深符於淮南親君子而遠小人孔明展誠於後主公積彌忠厚于曙進策於先君得黎民之歡心復故國之版圖內修外攘退守進攻務去虛文奏議與十疏並美仇不戴天詞旨共兩表齊輝曲江金鑑之言應千秋而不泯伯豪臺閣之事歷萬載而永儲忠公亮節之臣激切正時之弊故能牧嚴郡爲吏部盧氏瑞林自秀風塵之表王家珠樹頗得銓衡之方玉山照人金背觸物盡心力於四選留忠厚於六條英識邁世稟風雲之逸氣雄情負俗盤錯之區獨狹勢而號神明市醫藥而爲慈母泉魚狎夜還留慈子之深恩寵翟遊春終綮晉恭之善政條理無紊施綏政於繁繩斷訟有神下高鋒於錯節令德果布於期月廣輿復傳於九重權理起居官爲侍立面責丞相比長孺而何慚感悟孝宗等千秋而爭列靖江經略嚴風紀以振軍威廣南撫夷申法令以安酋長桀驁帖服諸氓受恩勤慎清廉去貪吏於一日恭謹正直捕淮盜以數名劾大吏之縱奸斬蠹民之舍盜歸命象闕不使我曲於金人縛送亡奴白生畏敬於晉國大辨雖頑而斂跡將卒歸附而樂從青幕牙旗凜風霜於閫外絳騶玉佩儼雅度於中臺秉鴻樞而著勳庸馮熊軾而騁德望露流兩粵威揚八州得人翰周歌价人於雅頌維天授舜表岳牧於虞書胡乃梁木興嗟

傷生平於宜父高堂望泣觸棲愴於孟宮金鼎銀鑰珠星璧月還列齊侯之寢終陪季子之階手疏雖存空傳誦於天下公輔重器徒留名於丹青詎天道之蒼茫亦人生之有數劉師文相門有相官族爲官父葬龍游遂家錦里地資岷峨之秀人稱江漢之靈學而時習每精研於三餘慮而多聞管窺與於二酉該典籍而諳史冊能詞賦而善屬文握靈珠於海隅公幹麗藻抱荊玉於河朔孔璋鷹揚吐洪煒發藻續總金轡而齊鶩揚玉軑以並馳鹿鳴宴中方佇長吉之芳躅黃金臺上即覩郭隗之先登還陸遜爲茂才拜蘇并以常伯理版圖而計軍國聽會計而主委輸利

人救邊杜元凱之膺厥職量賦較用張平叔以號材臣遂位樞密檢討用使編修實錄括詞林而鈎學海刻玉牒而紀春秋才擅三長陳承祚之國志勒成一代班孟堅之漢書馳騁古今恩湧河海況復達於專對陸遜負出使之才戒旅治裝相國向沙堤之道帶霜威而清異域傳天語而詔夷王匕首登壇屈齊人而反侵地珠盤插血盟楚國而定進名大業靜於雲雷高熱懸於日月鯤鵬變化將徙南溟燕雀歸依賀成北闕擢太常而權考工作少卿而爲司農張闓哲人蘇頲賢智居國民以候地理宅百揆以治田疇制八輪之農車使民工作毀十七之墝利野老歡呼拔

九山以成功別五土以著績長孫平實稱其職李栖筠望重鼎鉉夢列三刀寶瑛待制榮賜一檄即知興元紫馬輕車驛路戴澄清之治朱龍畫戟江城廓障護之威月明江上聽魚歌風淨案頭無吏奸晦翁政績遺思君子之亭召伯隆恩留蔭甘棠之樹方期太階無事吏民有雍穆之安胡乃天步艱難王家有板蕩之象蘇峻起於晉室侯景叛於梁朝外引寇徒徹謀竊關之成內背君父連和板盜之兵據幽隴以行災負關河而作孽程松欲遁徒脫虎口之危母思挺身僅免鶯啄之禍無荊將之閉壁有燕師之臥牆困圍賊境法露雲而乞師陰遞帛書效弦高而秘告救

兵不至竟來趨觀之書扞禦無人復遏吳眩之侮援大義以拒賊不學許攸方瞋目而使驚事符嚴顏疾風起而勁草顯江橫流而砥柱存俄而天王旨降聿奮威於除兇諸將同心挽銀河而洗甲紫泥拜折衝之命蒼梧隆宣撫之恩兩川名藩三台重望指麾玉壘揚敵愾於元戎揮劍龍泉蕩皇靈於專閫師九天而績七法諳三略而張六韜屯戎車於石城掩青雀於淮泗蠻夷寇境風據燕脂之山匈奴飛來早遣崇文之將軍爲鐵拓陣布魚麗單于識而似畏王商之英郅支露頭若聞耿秉之戰季梁在而楚師懾李牧用而秦人罷兵威振兩河名凌三晉軒冕與風雲交

映英名與山河共遠豈非甘露下流潛消火宅之妖連璧上照迴郎昏衢之影而能伏百川迴流之勢起三辰迴斂之因以御邦家以匡王國楊嗣勳圖光折水眞氣衝天賓客相戲應孔禽而知矜孩童群聚逢苦李而獰名加以黃憲之名聞八荒陳蕃之志清六合朱穆好學居終日而忘發譙周探幽得旨趣而獨笑龍神負洛之卦瑞雀銜至之書昏恭王破壁之文穆天子羽陵之籍因條報萊望外知中班固洽聞偏涉四部鄭元殫見周覽八千引司馬而操弓步羊侃之六石歷諸侯而說劍精千將之五山寶天縱之多才故日新其盛德曼倩不讓於詩史翁歸兼强於武文五百年之名世雲浮太史之占三千言之策對摛髭甲第之列入誠舘之職辨錦綺之文千將資陶冶之功鵬翼假搏扶之勢吳山越水傲緉斧以觀風龍井蠶江藉朱衣而覆露青蘋俯照校文則劉更生紅勒無偏得士如歐陽子詩頌采芹采藻功維允武允文所以遴校書郎所以除秘書省發揮訓誥出納絲綸作喉舌於彤庭掌呈奏於嚴陛制誥盡美埒妙譽於三才動尾詞工顯英奇於五字追三代之盛軌繼元和之遺風學振成都過咸陽而改字名彰天祿坐白虎而正書校經術之僞訛樹文章之風骨業高任昉功婉魏收旋入郎中復移居郡遐陽春而命駕人忻甘

雨之隨車凭梅閣以駢風共卜稱綠之滿野化成有象猂犴蕭閑治號無爲庭堂之訟迎童竹馬重聞召父之呼上雨和風復見杜母之政[illegible]豈直郢州庾棫梓杞荊南抑且彭澤陶潛裁柳戶北美專前哲清同使君齒籍資玉之思徽書必錫太乙文昌之職宜得其人總食寡而展才思執清操而制國用聚斂財粟步後塵於弘羊作育農工亦前超於孔僅遂班聯於太府獨掌少卿駕就熟之輕車晉位安撫乘軒鳴玉民登春臺官公明具察變之知范少伯有知人之明早擇人望盡忠告於二府緩急有濟發哲言於一人索印益昌權領帥事移鎮襄陽署理子民閭裏懸鞭還施無根之化宮花如錦復登拜將之壇因百黎之心奏三韓之罪勝殘去殺慰宗社之靈禁暴除奸（籍下）罷貅之力雖臨淄討逆未竭耿弇之誠而延英辨奸已盡陽城之計微機已表於初變謀乃張於後虎符握於賊臣弓矢賜而何益杜鵑淚染竟去王莽之榮棟柱懸冠豈效逢萌之節同安丙以運計合巨源以國攻豺狼誅而兩川平梟獍滅而三巴靖磊磊之氣耿耿之忠隆威望於錦官傾皇恩於節使復以衰輓還表子文功成而不居追張良之高義名遂而身退效疏廣之辭榮然而戰績昭著於蜀城壘勣益嚴於秘閣累著作而除兵部復制置而理建康統領

軍民之眾盱衡吳蜀之交政治恩濃辟兼有恪勤之譽吏廉刑省梁統負清白之名掌九法以正典型張六師以平邦國旌飛玉帳草木仰其威名籌算碧幢風雷領其號令坐奏膚公之捷行移海岳之符功力盡於一匡烈名昭然千古安子文天才卓越雄略縱橫性好旛旗陶恭祖之雅尚志在長戟王士治之壯心藏六甲於胸中羅百星於眼底品絶孤芳學富詞林江花開於筆下郢雪落於歌中銀榜書名金泥報曉佐理大足通判小溪曲爲陟筆之遊來賞鳴琴之化子貞忠讜之佐應著列仙通泉志氣之高勛隆前哲耀發常平之粟比汲黯之賑民壘石徙溪之能等

夏王之平水以疏以瀹春流無恙之桃花有溲有豬秋色依然於瓠子用作安瀾之治能忘補石之勲命錫元圭節加一秩陳蜀十五事剴切甚於張輔奏牘十可亞周忞強於鄭國蒼生誤於王衍特識具於山濤藻鑑澄玉壺之冰銓衡徹金鏡之明會喪亂宏多之日殘賊羣興當土地崩離之時奸邪並起二十八宿豈只吳越之妖氣一十三州猶積西北之殺氣謀臣失智猛士無人一國有失恭之虞全蜀有阽危之勢梼杌窮奇負隅怙惡封豨修蛇流災中國王敦背晉陶士行稟鉞誓師吳濞叛漢周亞夫承天擊賊鵬鳥再奮駕風伯而向南池能種鷹姿馭雲師而聚東

道帷帳得謀金甲臨戰勤勤忠志翼翼小心心膂之寄紹節旣明於前唇舌之籌子淵復明於後詩如雷之利器用若獸之精兵營當月霜開八門之生死陣法雲鳥馭五將之關格立有常之武式覆梟巢而卵傾與無敵之雄師入虎穴而子得執楚俘於柏舉斬連尹於巫山拓土開疆豈直五千餘里豐功偉績非第三箭天山雖復國法大彰天威遠播葦湯池於邊野隱敵國於中朝金冠媲而賞懸價重秦城之儀相書還而池築險逾劍閣之雄聚殲征於西河屯銳卒於南谷與白環而爲犄角共黃牛而相扶持先零披猖捕窮寇而斬將捉馬最勁畏皇威而遠颺撫馭有

方邊陲永奠一腔藹藹培家國之元氣列郡欣欣迴民社之計謨念尾太子賈誼請削都統之權忠再賞於馬援表辭節度之職爲忠鬼而不恨誓日指天能報國以明心許君披膽情屋峻拔春霞同吐雪俱標意樹扶疎秋實與春華競茂伊呂何能多讓夔龍自遜弗如無何姬旦東征之役流言與於四方樂羊中山之攻謗書盈於一篋遂乃避罪於東偏然後詔於北闕成王明哲去讒言而任周公昭帝光明辨邪正而信霍子詔李靖以平西寇起令公而伐朔方棄地楓天虎帳金門之略固老方卦弦弓剡木之穀以此勁敵誰能禦之以此攻城誰能守之雷電作而星辰

曜龍虎牓而鳳鳥飛一鼓而四姓擒三戰而百濮殲域中醜虜自消殘虐之威天上將軍終成安攘之烈功高衛霍績若良平非加三錫之榮曷表萬全之畫衣帶鞍馬賜而固宜華文主管加以表績八年鎮蜀化襲文翁之遺數次取敗頻立漢壽之績屏藩吾圉彌壯氣於兩間喬木世臣標奇勳於萬代高瞻叔鶴峯挺秀官幘呈祥土鉶紅巖兆靈材之佳瑞池騰白馬揚士宦之先鞭勝地宏開文人蔚起鳳采龍文之士聚於齊氏之裔東箭南金之人發於高柴之後稼公皎皎常提點獄之刑定于槃槃每得賢哲之概蘊中和而成德資大孝以立身學冠儒林披三篋之經史詞參變化考百世之闕文體製心裁模山範水望隆庠序射策王庭文光牛斗之墟選充承籌之任情深烏鳥泣風雨於梁山念動天倫惟枯魚之銜索觧職切於孟遊就養甚於曾參義稟循陔歷六旬而帶未觧勤思扇枕經三春而侍不能忠孝兩全故得宇文之薦冕舄雙飛眞主來江之政寬權稅以蘇民困弛麻叔之稅征發縣廩以給富家息饑負之競愬嚴明愷悌決虞芮之爭田剛果廉明責奸吏之盤錯政既調乎琴瑟化更洽於菁莪止酒榷之再征總領從計觧鹽課之顛末鄭損釋然尋知長寧部署軍事除自封之弊覽鑑清井之重征才雄許公復知綿郡智

房張子綮敵鳳城黃石韜鈐胸隱甲兵之富青霜武庫坐窮蕭斬之元儒將臨戎機謀頓聳運奇制勝開元老之壯猷緯武經文振戎旅之盛氣收遺兵於張鋑折勇氣於彥威兵震劍南部諸軍以扼守賊破武休達龍綿而自還緡錢五十給流氓以養生燦米百升饑潰軍以死戰排甲士於兩廡令幹蔽於一朝凶請錢糧之軍得簡書而心愧彰明鄂掠之將聞神算而色沮一麾白羽四郡黃塵勲崇纉表懋建撥亂之謨惠錫殿庭用張惟帝之念由是管名秋官之列司職刑獄之權少有冤民張釋之緩於三木多所平反范百祿輕於五刑上郭卿之疏論邊周悉督軍芻之運策並士安遷樞密而升太常任編修而成朝志發揮麟史擅六意之高才執典容臺尊七祀之禮制督視府事參贊京湖犒軍卒而厲守將任勞瘁而撫外臺獵獵旌旗横劍氣於絳節煌煌符柄拱斗極於紫霄化著撫綏望隆秉憲肅表玄珪之錫禹告成功恩深劍履之賜封何隆績況復榮稱內相待詔深嚴之地位配天官司理群臣之爵伸敢言之氣勉起杜範進抗直之臣擢拔李韶幢節就第京域宣錫命之威紅旆飛揚閩部增職方之重丹信之樓相媚白雉之澤自來恩波流於下民政澤開於君上長源治杭之策有此宏圖嚴武鎮蜀之謨無斯安堵雖孝義牽動

而大功亦成積患已消人皆歸化誠禁中之頗牧端右之皐蘇也若乃雲頂橫天錦江卧地崗巒聳翠天彭雙闕以作門珠貝浮沈巴峽三迴而成字明英靈之代起顯天府之故都問世無心郫邑盼子雲之宅題橋有志臨邛覩相如之墟頌賢臣於王褒演經師於胡子加以樓遨江月石室藏經地洩江源天開井絡騰霄待駕懸車東馬之山雲物潛通織女牽牛之象陳禪浮翠於南岷馮緄神化於西兖封疆萬戸品命千名所以建炎興王六臣踵進君山生色錦屏發輝才高百將甞鮮烈地之災蔽冠三軍頻釋驚天之禍挽崑崙之西倒扶泰山之東覆河山半壁尤賴王

謝之匡維中原一統資乎伊周之才力某聞揄揚盛德潤色鴻猷義匪自今事隆往古虞環自遠莫垂刻玉之勳周鼓同文甚慕雕蟲之技念夏侯於曼倩慨然有懷思彦伯於名臣爰成斯贊其詞曰

炎宋興王運際隆昌猛臣謀士雲起龍驤挽扶乾軸殺伐用張参虎斂跡欃槍隱芒邦國既興必有禎祥英才秀發時日已亡閶中秀士生丁聖明研經味典篤學飛聲經術修明梓杞衡荆出輔黎庶龔黃之名入贊皇圖面折庭爭魚頭骨鯁表爾忠眞綿竹英靈智高賈誼哲厲希顔學冠東魯束髮登朝諫諍人主忠公亮節張飛關羽密謀奇策荀彧羊祜功績巍巍震今適古成都高士發藻儒林才埒陸逞出使連金雖危賊境可表赤心玉斗瑆光朝野共欽价人維藩民懷好音秦之三良莫踰其忱遂州人傑天縱之才神鋒甚峻坐鎮中臺爲周之翰爲國之魁蕩滌梟獍駕馭風雷良平齊功衛霍同才佐理百政股肱良哉廣安降神育我輔臣武冠孫吳文標董荀氣衡南斗價値西秦坐擒吳曦掃蕩蜀塵治法諸葛障護蜀民功超耿賈作宋之珍蒲口靈材擒藻挨天匡國救世雅志彌堅考叔純孝養志衰年龍逢竭忠諍君尤愆于襄之績服膺拳拳封疆自厲一代之賢縱察六使有德有行且珪且璋邦家爲榮許國披膽軀體自輕

執戟沙場元凶戡清幹衛宋室宋室載平大德昭明元亨利貞

宋蜀五知名士贊并序

蓋聞東川孫蔚鏤動俗之文章西蜀相如擅震主之詞賦明徵商於韶護佚隸風騷同宮角於笙竽銜官居宋豈非功深汲古索經典之枝條力趨涵今填詞林之根柢然後騰蛟龍而起鳳色滔黼黃勣乾坤而感神氣冲牛斗雲蒸秀藻合言泉於九流霧湧濬思諧文音於六變則有聖王肇造蒸髦彥於岐陽賢王承基辟孝廉於郡國則治一帝協理萬幾由是五知名士所以升於朝也若夫北平斜繞東山遙峙山岳薦靈更生汝南之顏于江河鍾秀氣育洛陽之神人每研精於三餘常窮奧於二酉援筆振藻雖文與錦繡爭華立意織文惠氣將芝蘭競馥彼徐庾之風骨猶彈毫以生珠剡渚陸之天泉當揮翰而散霧腹笥便便選茂才於陸遜容貌堂堂受華晃於荀淑勤王事而忠耿憫庶物而慎刑質稟瑞蓮入汚泥而不染節成涇水混濁流而獨清疾王莽篡逆之臣踐蓬萌下死之烈風煙落落勁草遂顯江流滔滔砥柱靡徙斯非高潔之大酉昌託任役之巨醜乎至於安漢景仁辭源浮譽名標潛墨喜露金泥爲士臯陶懲囚徒而停夏楚惠人子產儆流氓而展春恩懋治績於齊邦啟庠之虜掠之盃表文物於鄒國盃室起追隨之夫德被耆黔致傳絳闕勅頒轉運之使職司秘書之權

國史委編天官賜秩觀天地之至道徵帝王之微行步蕭相之後塵光袁鴻之前烈雖末武宣七德未嘗離息亂之思而亦文招大功遂圖入昇平之域任隗朝臣骨鯁左思文士知名稟五行金木之資坐千載逸人之右王恭濯濯春柳懷風和嶠森森寒松列景萬彩報國作喬木之世臣白氣冲天隆高勳於異代爾其金版玉珪夙入雕龍之技絳荷紫毫殊揚控鶴之宗義路理門表率屹立於北斗文江學海菁華惟溥於南方齊國諸生遂履中都之廸洛中才士咸承宣室之談除服依古之疏達儀禮而譚周孔致知格物之對議大體而剖天人元后嘉其淩雲岳牧降其天府銀章在握紫綬飛揚德被一州風移數縣拙琴命操恩垂畢父之堂擎石飛鳴教篤李泉之學清立身而明御下刑平反而志松筠光奪水鏡之煇明合冰壺之照陵遷谷變署號容臺政洽恩隆名階臺斗清公見美審別陸佃之鴻貞國任勞勤牧鄒攸之馬序秩於禮儀之列權衡於揖讓之間果斷老誠兼樞密而冀輔年高德邵參知政而匡王斬將搴旗雖只發縱之力安人保泰實賴帷幄之謨蘇公聲名布於草野留侯功績揚子王庭爲宋室之名臣是心傳之大業更有井研英傑號書滔於士安心傳褒名稱左僻於元凱孔宣父之載籍卜商沈研太史公之簡書

馬貞索隱閉門著述堅志立言遺經抱風雅之元石室抉鴻濛之秘學窮三傳巧綱七襄明志記言考春秋而辨禮別同較異驗舊聞而証訛高宗繫年禩記盡於朝野道命學錄治性倚於善堂論詩訓而達微言學易編而承聖旨西陲泰定之懷南遷辨議之篇詞旨幽深譚經典之規矩璀璨奎斗比論衡而妙玄起絕學於重輝振斯文於不墜是以子雲窮巷好事來遊千木閭居通侯展敬嬰鳴幽谷正平由以遷喬鳳凰高臺孤堅從斯修撰遑焉馳之該博耀傳穀之文章有道可尊所著皆善珪璋其德行黼黻其事功金鑑諍言幽江正君之過治安陳策賈傅救世之疏勳業昭垂光生南朝之色嘉猷朗進風塞北寇之心乃若羽陵遺策汲冢殘書倚相之八索九邱張華之千門萬戶海納山藏妙達玄微之旨金聲玉振按衍極侈之詞吐白鳳於楊雲注眞龍於亭伯度清風之幽通白雲之光銀榜初登槐市即踐掌西京之學校延東觀之聲名栽成有方英才磊落而秀發教導善誘人物蟬聯而間杞敷陳義理兼諷諫於江陽擯斥奸凶善章奏於忠簡鯁亮激切勝王陵之庭爭矯諫烈言非朱雲之攀檻復登樓於天祿國史遂修至性善於竹茅文集已就鏤鐫傳字陳思湧詞垣之譽辭簡意該周任成良史之士此非度正之文才乎且夫

六合浩大萬殊不齊大道少亨毒之心聖人有行藏之教故五人繼起而三端各峙或文海書山立言以見其志或手胼足胝建功以利其國雖復晉炎精鼎沸之秋正徵于殷憂之日天經地義欽承避席之談日就月將虔奉託孤之寄變槐檀而遞膺木石悲憂侍霜露以崩心幽明感動光爭日月文繫江河彰漢述殷積二冬之廣學移風正雅得四聖之眞傳雖宋隱敵國於中朝亦得展英才於汗牘學少有奇懷薦遊江海長負壯節繫忠古今望烈臣之餘風揄揚在朔思名士之盛德洒色爲心用使藺相如之壯氣歷千載而彌輝隨武子之雄威盡九垓而愈烈其詞曰

家大酉　眉州

僄僄大酉玉斗之英不事奸究瑞光之精

游似　南充

奕奕景仁雅志彌綽立身事主光明磊落

李性傳　井研

皎皎性傳白玉無瑕登朝光國寶宋之華

李心傳　井研

炯炯心傳尙志立言稽古墳典學有淵源

度正　合州

卓卓度正儒林翡璧入朝執政屛風書名

擬蒲江魏鶴山祠堂碑

粤稽神州括地實中立五嶽之圖澗壑浮天瀛海握三山之秀隱精靈於地紀誕俊傑於乾維帝緒氤氳聖主得賢臣之頌靈期肸蠁天子賞才士之文仗學府而傳經胡安約禮之老據書厨而演教林閭博文之師至於藻縟揚葩揚雲擅雕蟲之技舖陳華潤華譚敷絕妙之詞靡不動彩筆而救時吐精墨而報國匯九流以證聖絜三古以垂謨北斗旋杓揆文星而共駕南車指路躋道岸而同昇聖域斯承徽言莫絕淹中之妙鍵遂追稷下之高風始總百氏騰躍攀門牆而莫過萬姓驅馳望陶鈞而有路然則一藝貫知九

或悉皆罔替豈以百家剖判而至廟食有之者乎此吾邑鶴山祠之所由建也鶴山姓魏氏諱了翁字華父蒲江人也舉公高之遺苗晉大夫之宏緒公忠體國解和戎而報君機警善文著僞牘而成吏按河圖於玉版震一索而得男考天象於銅渾拱七星而降子英姿特秀穎悟絕倫日誦千言梁元帝之後伍目無再覽荀仲豫之前身初作韓愈之篇高人贊頌繼步理學之程平興揄揚嚮多藝於冉求比文學於子夏遜曾參之孝義超史魚之體嚴慶元五年名標黃金之榜嘉泰三載位列宋玄之階宮傳非遙帝師伊邇龍樓在殿帝郎倚爲長城鳳觀舒眉士均瞻爲泰

斗春華秋實蓊鬱成林西序東膠菁莪堪採遺定四方之極終起八代之衰議定國而獻嘉猷金石不朽乞宣諭而呈章奏丹青永存言風俗於大夫論人心於帝主邊蜀屯懲事貨憂於度支疆場安危情惟慮於國計負岑義之忠鯁雖三思而上陳效虞松之正詞郎五字而下筆無何開邊一對妄劾動於徐禆義烈並顯僞忠詈於權吏小人秉政大惡行災侂胄肆虐於前彌遠弄奸於後內有吳賊之亂外懼金冠之吞叩馬書生不作南朝之士夢鵬將帥佇竢北冠之讒君子退而宵小昇惡日蔽而賢人疏忠烈冰消奸宄沸騰道不吾行發浩然於齊國時非我與奏悲歌

於蔡城於是築室鶴山之峰畢傳馬帳之教王通遺業表著述而無心鄭玄餘風承道統而有志顯聖訓於尼宣發天言於詩易談經則粲粲列宿尋禮則落落連珠含照生靈囊括宇宙盛英才於魯國茂禮化於鄒邦若夫象兆龜龍原通神明之德卦演羲聖用類庶物之情三十二候辨禨祥而幽妙六十四卦窮造化而彌深田何密授於丁寬京房自學於梁國三代之口訣既謝四家之心法無傳二王註而難通十筮啟而背聖人事莫撥天道難推雖剛中窺餘何識間津之所而康成訓詁莫解淵府之藏遂著周易要義十四卷復以註疏蔓繁條貫冗雜王弼馬融註於

前穎達鼎祚疏於後清明條達鈎隱圖而載眞知物洞微口訣義而傳寶非發揮於剛柔則觀變於陰陽卦德方而況地八八之數鈎通著德圓而喻天七七之規撮立幽贊玄渺辨惑留字於伯温道化達微詳說聲詞於秦發諸家泛濫於艮室四聖混藏于離宮水火相爭門戶各立鶴山博擷其要共成周易集義六十四卷若乃濟南伏勝派演歐陽之家膠東庸生系變夏侯之學昇妣觀周稽典謨於四代授河出洛考興亡於九疇採三千二百四之繇詞舊一百二十篇之精典文昭昭如日月纍纍如星辰秦火既燼作書疑於王柏漢起弘道記脫簡於夏生班孟堅則韋

洪範於洛書陸士龍則訓古文爲漆簡穿鑿立異詁訓成林辨論紛綸眞譌莫別鶴山去其蕪雜汰其冗支成尚書要義十七卷序說一卷至若分六體於楚晉派四始於齊韓申公授學於浮丘國風彪炳毛萇述詩於卜子雅頌穆清五際六情宣皇風而闡國政一言四注同開闢而炳日星敬仲荀卿第相推演孟公李克師說秘傳是以大頌能材七十四子小雅賢俊三十一人加以賈馬成傳載籍既已浩蔓浮謝爲訓簡帙於焉叢雜鶴山斧藻羣言包含衆說成毛詩要義二十卷豳風放一卷況乃天經地義垂大典而示人修外制中貴格言而儆下人君操而六藝在御府

民甿而萬事如心經國家定社稷序人倫列尊卑合四端開三本與蒼后而同節共速璧而齊輝慶晉則父子第傳后蒼則師第承授奇詞奧旨韓公讀之而著於篇質疑聞新王球問之而得於理危邦輔窮其奧妙眞德秀考其精祥鶴山總攬大成著周禮要義三十一卷折中二卷禮記要義三十三卷第以井田疆域猶必創演規模原溝遂之縱橫考田疇之廣狹王侯而限畿甸貴遂而創官聯田萊岸數之方兵農和因之制門子遊倅而立法兆域昭穆而定規城郭內外之方繪圖說以備制郊社宗廟之位尋禮法以尊型三鼓四金五車八節廬室次舍井里市廛研精

覃思抽發舊義成周禮井田疆域圖說一卷而況紛澤寶書証六韜於呂望橘柚精味議三聖於莊周敷陳節文具載政典推可以齊家治國斂可以正心修身茂才旁通探精微於羲海忠甫識誤溯支絡於詞源降西階而鄭解詳適東壁而賈疏冗聱牙詰曲難誦稱於文公記條紛撥集傳苦於朱子鶴山體列綱目删劉蔓詞聚古說之精英俾後世之能悟著儀禮要義五十四卷爾其稽衆考符質三王而施四海隱書晦義發五始而備九旨善禮善議善經失誣失短失俗撥亂世而反正記退思而紫年貽又存周探索王之權柄申服難杜露士子之沉思虹霄北斗以經

世驎獲西郊而絕筆文宋則如雲月高深則似山川解詁詳於何休釋例著於杜預雖傳經先哲地有齊魯之分而談經後生辨同水火之烈五傳立淵邃之府三師守婉約之詞入門操戈有康成而起廢疾研經志道得陸湻而發徵言鶴山裒輯羣說裁成諸家成春秋左傳要義三十一卷（按四庫總目云原本六十四卷彭年僞跋）至夫發新義正舊言補馬遷之缺遺正承祚之謬失筆解與李翱同美正義共趙岐齊驅傳在民間大義粲然鳳皇集上儀同太玄之風紫微降光終陪仲聖之籍豈直拾遺仲意與蘇轍而並存抑且義疏辨文其何晏而俱載鶴山之論孟要義也（按宋志著錄孟子要義十四卷論語

要義十卷）乃若黃軒分職感雲鳥而紀官蒼頡司書集蝌蟲而成史八書十志言例始於馬班五體三途發凡承於董魏爲帝王之載籍實國君之典謨權衡是非經緯治亂吹霜噴露人人自擬爲荀袁入地上天家家堪比於史漢鶴山研舊章之義就新載之篇詞宗丘明直歸南董成宋朝通典二百卷古今攷一卷他若建寅首歲力主行夏之時引詩証明能舉豳風之例至今無改便耕作而利民歷代相沿有正史而爲據正朔既跟於夏聖明畧備於漆書鶴山研精史帙成正朔攷一卷爾乃七過通熟抽新詞而庋藏三復獨知詩舊義而著錄五行其下應世叔之聰靈一覽不忘張安道之奇性咀毛詩而錄精義解左傳而辨誤端經典枝條詞林根柢周情孔意炳道德而風行堯醴舜堇灼仁義而電擊仰先賢之高德盼潰汚而朝宗慕君子之光輝希沃若而同軌於是成三先生論議一卷鶴山筆錄一卷讀書雜抄二卷經外雜抄一卷況復杏壇論賦長卿爲入室之雄闕里裁詩買誼即升堂之士陸士衡龍驚學海浮天泉而安流鮑明遠鶴翥詞壇耀鏡花而生色孤桐響於字裏珠玉生於行間渠陽初成綺靡合晉劉之調覽詩怨賦研練歷元白之詞至於國事艱難發青鳥於制置梟獍流毒吐墨書於太師丞相參謀慶飛紫燕易赦袁甫

時載青泥辭義高遠六宵答於判官音律調和雙膺賜於總領陳孚振安南之筆希閔擅西洛之騰加以蛇珠握手陳麗句於祠堂騄驥駕肩洒華藻於仙觀南樓題惠留徐樂之筆精北園心遠梁王褒之墨妙思文通於浦縣夢筆成詞念揩公於湘鄉洗墨有記三賢閣上集花萼以揚標六老祠中堆錦繡以飾采坐忘居士之作序冠首篇致堂先生之文詞介前頁紫巖論語共柳習而序歸蕃黃公文章同皇甫而命蜀賦更有碑銘墓誌各展宗工題跋弔文皆稱宰匠哭祭策問行狀贈言莫不相質披文鉤深揭陸機之妙寫哀述事騰文耀伯階之麗其成全集一百九卷

（按四庫總目云渠陽集劉京紫府稿類稿皆全集皆名）夫抗萬鈞於書府御四學於詞林言五德之始終論六家之要指經學闡演行大道於先王儒風首開潤宏業於夫子道高體約通大易而亂經握索懷鉛論雅頌而深比著九經之要義達六聖之微詞周孔之遺業存焉來哲之楷模畢矣某年某月鄉耆等鏂靈望族驥子名家衛開鼎食之餺門豎龍飛之幟功懸泰岱藏泥璽於門堂勢雄彼都傳歌鐘於世葉文場延譽是江漢之英靈武觀連衡蔭崑崙之銳氣誰能馳心聖道欲入室而褰裳捉足儒城每升堂而覩奠傷先傍之已往悲後來之莫追於是資捐龍發購玉石於崑岡錢飛烏衛預梓杞於衡嶺延公輸之巧將架凌雲之宏祠北彌卯蘇雲山蔚里南對仙嶺庭衢千甍擁絕勢於鶴峰增脉形於林野肇開慕賢之館式揆聖廟之尊文壇高峙詞宮峻敞丹楹翠栱起虹蜺於靈光畫棟雕梁簷雲霞於崇樹神賢共文英交至笙笛與鐘鼓齊鳴學儒進香遲遠迴廊之閣耆老朝叩即立筆架之臺輪輝夜照發紫雲於金仙旭日晨臨抽珠華於玉地僉以垣墉遐覆尙傳路寢之歌銀鼎俄窮猶勒靈臺之頌爰求勝律託載奇蹤俾奕奕崇基配山河而永固庥英英賢哲與天地而共存學凡龍少士詞總淵雲之工三和拙才文步嚴徐之妙宏規在我下翰苑而

長鳴雄筆當仁踏詞庭而濶步原鵷凌雲之氣用洒祠堂之碑其銘曰

國肇鎬京家封鉅鹿三分晉氏威移地軸五利和戎名高岳牧承相靈苗才子樸鄉乃宗乃祖有典有則武帝司徒太宗鄭國昭穆王考其義不忒禮義宣風人倫表德五行鍾秀百篇興賢蜀都曾子漢代顏淵積學深造道統相沿研精墳典階列經筵銀榜書名金埒繩樞開邊建策天人伏請見飛眉鄠于庥其蘇驥騁漢州民呼杜母增埤浚隍奏修城郭潰卒知備斂跡靡掠登朝正國癘部錫爵清慎勤廉雄才廣度儲納人才帝資明訓御于家國執筱天憲忠道松雪好究慎總傾軋甚烈終成飲恨自衛反魯設教尼山染育英才勛治世艱周合經籍博覧賢關悉心著述竭力手删功深大易眾說獨裁七備八用一物三才訓詁俱明詞義兼該虞翻王廣聖意深培書窺孔壁較同於錯明均懸象嘉愈肅着無遺元鎭馬融虎援溫柔敦厚申公磅礴言志詠情褒善刺惡同異品題美隆孫毓草木鳥獸辨冠周隆駁王申鄭述志體嚴盧馬承古長順義肅周公曲制太叔惟從天經地義定國安嶷淹識典禮杼柚經籍就質疑晦鄭玄是宗復考四象並觀兩家黃玉降瑞聖守珠華三科五始駁漢指瑕十例六情變周孔嘉鍾與高朋元凱左癖

工精義理推闡載籍曹義論語義疏採摘張栻孟說王伯俶釋既揚盛心乃發潛德王籍載衍通典載沕炎精語制君尊臣抑筆削高適用匡王國或詩或賦惟碑惟銘典麗以則事實以經成一家言爲百氏馨著作繁富署德文庭聿懷聖跡遂啟仁祠以光儒苑斯表靈儀洸洸鐘鼓肅肅簪裾陳詞展義詠德惟彝

擬王子安益州夫子廟碑

溯夫兩儀剖判蒼皡開墳典之圖萬化屯濛羣媧啟河洛之瑞雖復英流象極握玉鏡以斟元緒演鴻模挈金甌而御宇五龍玉蝶日月符於星謠六羽瑤車雲乘紀乎靈龍泊至朱襄希韋踵足並與黃神驂連摩肩繼起受璽函而拜扆舞玉戚以掺髦氣蒸白馬北過鹿野之墟瑞叶玄龜西歷熊山之域是皆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象其物宜識天下之變行其典禮用能譜笙歌於上世熙熙三靈寶鼎於初葉聲名萬國迨夫蒼姬失馭白魚復沉帝宅夷而霸局開兵車會而衣裳裂舟膠漢水乘輿板蕩於戎荊野祭伊川故府沈淪於茂草九鼎聲靈與鐘鼓而煙消兩京文物隨斧鉞而雲還與賁騎轂繝紀廢弛荊棘參天兵革布地三湘扼腕四海騰波於是上天懷眷顧之心肇祥中域下上啟誕靈之瑞嫺縮外都嗣禱尼丘蒼龍呈毓聖之兆慶鐘闕里黑帝頒降神之符錄演水精嗣分符於赤帝道傳木鐸受尺柄於素王固已基萬年於有道之世集大成於羣聖之作矣夫子姓孔諱丘字仲尼魯國鄒人也聖葉銀潢派宗商帝皇根玉鏤元胄殷王屋社雖湮麥秀抱傳家之器胙土允衍分茅握開國之符爰聚族於商丘冀發祥於奕葉顧惟明德降茲哲人秀鬱東山應五百年之元會

檮腸北斗荷六七作之聲靈聖人之瑞應也若迺頂圩反宇横鄭棟之鶩肩目湛澄河稽唐宫之龍顙雷辟月角儀表同於殷君龍準龜形異姿合於軒帝七宫珠斗通乾象於上聚五岳瑶圖華坤維於下迺聖人之法象也若迺十五而學由下尚於伯陽三十有成屈帝師於郯子殷周禮樂察損益而可知杞宋文獻章雅好古而不倦謁王彤於磬襄師無常師考金縢於萇弘聖不自聖數年學易闡宓羲之龍圖三月聞韶欣媚帝之鳳典聖人之敎學也若迺緗簡篇於絳帷宏教授於鄒魯三千負笈一言啟三代之英七十升堂十哲冠四科之秀及肩在望隨杖履而逾墻

卯膛明經越絃歌而取瑟撥亂反正拯廢疾之頹綱玉振金聲起晉勝之聾俗聖人之設教也若迺周遊列國歷試諸邦齊留七年夢斷釣璜之兆衛經三至神興酒誥之遺虎兕匪懷抉曠野之奇句鳳鳥不至發浮海之遐思素心阻於蜚鴻轅旋東洙碧血傷於鳴犢歸返西河迷陽泣足世莫予宗肇啓何心時不我與聖人之憂世也若迺委吏盡職司寇彌忠齊轄從盟濯聲威於夾谷釐裘與訟宣德教於中都巧賓有七日之誅鉏奸受戮藏甲出三都之蓄權臣畏威强公室而弱私家敍君臣而明長幼周公入夢思報政於期年善人敎民許即戎於七稔女樂偕至侵邑

同歸聖人之幹略也若迺一變至道兼用魯之大權三年有成撫尊王之上策農畔敦讓男女別於中途犴獄消威父子息其健訟夜不閉戶頓改蒸敗之風日中為市不儲牛馬之費聖人之神化也若迺歌鳳言游子帳接輿之詣殺雞止宿勞人親植杖之容鐸韵淒清隱几而封人請見磬聲慘淡過門而荷蕢何來禹社不封尼谿見阻宋遭司馬之欺匡代陽虎之阨操龜山而去國望魯侍驂唱狄水於中流臨河返楫雖大道之莫容抑天運之否塞聖人之遭遇也若迺多文為富察皓骨於尊車待學而能詳丹莘於剖斗怪知魯缶韶悟齊壺沙鹿編書預測貢星之禍魯

麟截筆早推赤帝之祥運稽五常問官而退顓嚳灾聞兩觀料火而辨桓僖遺烏棲庭星蒻照於陳隼靈禽舞野雨符誌於商羊聖人之睿哲也若迺班荆南國傾蓋西京程子有束帛之將館人有脫驂之贈他山攻玉藥承饋於季康白水斷金隆折磬於象環遙感伯玉惜寡過之未能雅慕齊嬰欽善交之久敬原壤雖威夏楚闕崇仍愛吞花與人以忠執事而敬望人之至誠也然猶筐篚六藝正大道之薪傳鍾毓三墳續斯文之統緒雍臺世室王會開圖反魯刪詩笞廟叶籥管之奏稽堯訂典帝王垂龜鑑之資述文武者皆寓章於聖人修學校者僉折衷於夫子雖復奠

楹夕夢鳳兮何德之衰負杖晨歌麟也胡然而泣天摧地裂傾聱柱於魯邱木壞山頹折蚪梁於夏屋固亦山河代易昌平之舊澤難湮簡籍世傳洙泗之遺風可想於是楚晉六體齊韓四詩傳演五家鬪素王之幽義易師九派探元聖之麟領足使文明昭爛星纏羅太紫之宮雅樂炳然日陸控中黃之道既而波沉洛鼎火烈秦坑日蝕星妖斯文墜而天經亂岳崩川竭儒道喪而地紀傾尤幸斬蛇膺運牢祀修拜孔之儀放馬從文龍尊肅崇聖之典樽俎爰以罔替琴書賴以尚存然而槽同三馬魏晉狼吞鼎裂九龍周隨虎踞黃塵撲地千重白馬之軍青草漫天萬騎黑山之隊國家秉瑤衡以臨天下六合澄清受寶籙而御寰中三靈恭莫高祖武皇帝風清黃鉞澄瑯宇而埽蜂屯太宗文皇帝星耀紫垣闢瑤扉而通鵬海今天子乘列祖之重熙光華昌運宣累葉之大德海岳潤輝玉露升中冕旒馭下旅獒越雉測西海以來王鷲鳥靈夔隨南車而嚮化九筵備禮精流月爔之尊萬舞雍歌響遏雲和之瑟以爲萬靈畢會觀河行刻玉之遊五方同和巡洛有披圖之幸由是擇佳期以行觀協靈辰而選駕鞭旆列缺出天廄於房星柄爝招搖驅帝車於斗宿周王元圃乘八駿以親臨夏后瑤臺御二龍而倏至覽介邱而闡梁甫禮祀六宗奠玉

帛而奏金絲燕享百神大禮告畢至誠格天轉旆回車臨曲阜之郊甸停鑾駐蹕訪杏壇之規模乃下詔曰可贈大師九原可作大君得翼之才千載有知夫子遇攀麟之會咸亨元年復頒詔曰宣尼有縱自天體膺上哲合兩儀之簡易爲億載之師表顧惟寢廟義在欽崇通聞諸州縣孔子廟堂及學館有圮壞並向未造生徒無肄業之所先師闕祭之儀久致飄零深非敬本宜令州縣速加營葺今九隴縣學廟堂者鄉人奉詔所建也國壁蠶叢籙吾歷傀環襟帶於黑水枕屏障於青城錦江北轉金堤紆灌口之川玉浦東迴碧壘亙峨眉之阻會昌建福歆晃宏與井絡參旗歌歛湊集英靈由其世載風俗所以雅純虎歎傾風臨邛有談經之老鴻都成市益部著弘道之儒由是兩川髦彥羣聆石室之經三巴英流咸尊佩刀之俗因三農餘隙廓新宮於蜀中隨復道遺觀壯故宅於魯市頫池淩漢納泗水之涓涔禮殿浮空挹尼山之嶙峋廟楹燦朗宛岌宇而冕宮殿壁騰輝若瑯嬛與丹閣紅墻一道比崇構於西京翠柏千株映葱蒼於東魯野蘭繞戶牖生靜夜之香宏鐘陳亭廡奏鏗鏘之樂香色飛而氣逆聲音諧而鳴和參十哲於兩廊諸賢配孔致三牲於二祭千載彌輝雖頻壁雍宮未復東周之制而武鄉文室爰開西蜀之風銀青光

祿大夫譙國公諱崇義大武皇帝之支孫河間獻王之長子陳思貴胄就封而綬紹東阿姬旦懿親出牧而符分南國幨帷建節麥刀邀入之崇棨戟開藩擁旄作三巴之帥汎愛容衆金心常在其中損讓謙遜銀顏宛然如玉司馬宇文公諱純洛陽人北周冢嗣抱匪玉以遠藩西州豪家建牙旗而開府官傳河內子嶷稱折衝之材士胙膠東君爻受將率之責恒夏夜郎躍馬塵清泰室秋高鵰鶚澤潤縣令郗公諱明字太易河東人琴彈月皎初非晨鳧之期救拯天彭柾試割鷄之用鳧飛花縣與佃吏而同班馬去桐鄉共神君而作宰與隆庠序江漢競往謳謠材歸學

宮寅諭事與教化於是上承優詔重與寢廟之規下洽輿情共起宮墻之峻將使蜚童發異掞宏詞於子雲漢女巴姬吐妙談於秦宓碧雞金馬闢道擅一州之名負笈鴻毛講德傳四子之論封徒四境遊仁君稱盛德萬家生佛宰是神明已乎某才非司馬遊藝苑而博文名學愧楊雲騁詞場而竊英譽仰惟聖化妥詔天梯瞻彼賢關誰爲啓戶所以歆河易滿服膺抱膝之懷觀海難言心香代少牢之祀敬爲銘曰

四象初分八爻繼廓日月雖明乾坤仍冥世局肝睢人心渾噩帝天眷懷神靈首作皇風降瑞蒼頡作君爲覩鳥迹抱畫丹文衷衣藻火篆書桐雲元黃錄授赤白符分郁郁周文奄奄地坼郟鼎沉淪太阿絕倒熊蟠楚宮雛胎陳寶四夷亂德五帝失道尼山誕聖素精自天璧有儒宗遂開師傳春秋有作易象能研元苞下泰道極上乾靈命杳杳天秩巍巍衰矣吾道鳳兮被譏宋壇楚社衛磬匡圍西周已去東魯何依多能惟聖道廢惟時轍旋列國動象機宜仁義立身溫恭自持不圖爲樂終悲典爰從周反魯考夏覩商先王遺術夫子文章禮修豐鎬書斷陶唐萬象宗仰百靈共光休哉高祖粤若稽古懿矣文皇照臨區宇鯤躍三千龍飛九五三雍作法九室垂帷維帳受經青衿卜疑承命丹詔煥起靈祠遙瞻聖域俯憶賢名

泰山既倒吾將誰瞻宮牆萬仞赫赫文城風高異代千載景行

端節錦江宴敍

放懷寥廓王侯非愜意之資傲遊山川煙霞是賞心之物由是棄簪纓於逸少願浮家於志和整昂軒而覲九原共樂丘於文子陟崔嵬而遊五岳均離富於向君雄筆奇詞引邱壑之勝侶香杯醇釀御冠帶之俳優況乃質歷譜於璇璣天中初踐按景曜於渾儀地臨司辰雲開勝地之錦江啟錦花之色天氣清朗雲山糾紛出城池而盤遊俱河橋而競渡林巒羨其高潔風雲蕩其心懷加以序踐朱明運纏素節榴花秀而珠囊蔭辟惡香而菖陽靈戀韡斯鑫候芳辰以弄影林蜩翔鵙旋修景以喧音履凜蘭芳野晴梅熟

疏萍泛采弱荷抽光宋李既沉袁禱已就岸旁闕草舟上詠萱於是放掉迴迥儀艖往於萬里息楫俯仰佇青雀於百花羨崖涘而長懷臨河洲而極盼元維翠嶢彩映南津之風菘服妍妝香開北渚之霧或歌行樂之將晚或悲流日之不居重駕船而歷回溪爭傳觴而尋曲渚鼓鑼齊震謳歌互和濺石飛沙欣適流之百勢丹崖翠巘藹岡巒之萬色銀鈎犯浪耀錦鱗於文竿金船乘波照芙蓉於書雌鍾期入座白雲黃鵠之音阮籍同樽蒼梧紫桂之釀既而慢遊與遠輪輝將沈林日送明山煙迎晚撫會朗詠吐三帖於酒家被髮高吟調六氣於周下望碧崙以偕往睇青溪而依戀仰明月之將臨顧斜光而遂沒舉目回眺惟泉石以同歸服膺三思侶雲霞而自得昔河陽泛檝沿湖壁而成詩江甸名流禊山陰而命筆仰彼高轍共杼麗詞人賦五言即成六韻

代大邑某君送友遊學北京序

僕高標霧峰欑巑霞嶂執東山之蕭洒樂北海之交遊挐地軸而五岳同群倚天闕而七星咸聚嚶鳴伐木括天地於一家龍輔臨池結兄弟於四海共山同硯常欣林席之交溝水峽雲頓悲河梁之別某學士思潒秀傑熊耳靈材蔭濟北之顔淵法關西之孔子邊孝先之腹笥萬卷皆藏班叔皮之腐議四部咸蓄詞峰筆札扶風雨而雙飛經濟文章騰蛟龍而百變懷鴻鵠之志啟遊學之思把臂交頭錦江成欣宴之地離亭別鶴巫山排送行之崖望神仙於江波移玉趾於淮漢百花吐艶而迎駕萬柳垂條而攀車駐馬玉淵五疊望其丰采臥龍藍水九城仰其光芒迢遞關山經萬重之煙水縹渺雲漢湧百派之波瀾山川奔騰以作氣雲霞煥采以爲神司馬遷之遊燕本爲史册今某君之到直時當勉焉

與故舊書

夫放言載道自古稱難君子以述志立言聖人以啟物成務明察天人之事洞達幽顯之情經緯國家黼黻政化淸思浩蕩出筆端而理邕情惠句淹流術本鏗而振文教豈徒置身膠庠之內拋筆瀚墨之間導引性靈匪養而吐豔標舉與會抒藻思以飾華變隱陽之靈和失乾坤之精粹斯則言藻而捨本詎非揚枝而逐流乎某總攬六經徧窺闡聖馳心典制考禮樂於殷周放眼詞壇觀文章於杞宋質法天而文法地受化成形義勝事而理勝詞含情主氣東周感留道揚洙泗之宗西狩泣麟詞絕杏壇之妙三千弟子莫承三代於一言七十門人獨貫四科於十哲微言由斯以絕大義於焉以乖衆說縱橫諸家騰躍旁門立幟分道揭轅武觀孫吳綸軍勢於簡册文英荀仲闘霸略於齊桓老聃莊周執秉要順性之說公龍鄧析述堅白兩可之文文物盛於楚邦離騷擅於屈子篇章體製畧近賦詞宋玉追其前車景差步其後軌孟軻文氣雄辯超戰國而進春秋羅扈含暢奔流遯經典而非儒術韓非慎到之深刻鬼谷鄒衍之譎奇皆詭鏘鏘而煌煌焜焜蔚若虎鳳之色藹似蛟龍之翔發乍而繽紛紜紜摛質而焞焞炳炳洎至寶鏡亡秦遊乎文體珠聚扣漢黄挽宗風覓瑰瑋於文宗

司馬第一尋渾厚於藝苑揚雲無雙枚叔鄒陽獨怡於詞賦書表長卿劉向兼善於經義詞章鼂錯賈生留心治世之學仲舒子駿專攻經典之文嚴朔揚花於西京班張雄視於東漢敬通直達懷抱揚揮獨抉性情少孫追於龍門伯喈擅於碑版崔亭伯之四頌氣吐眞龍李伯仁之九歌勢成畫虎王逸父子博文譽而富詞華曹丕季昆負豪雄而主宇宙率陳應爲七子合海內爲一宗兩漢四百年間三國六十餘載宇內才士文體換三變之識實開詞人風格成一更之例瀟灑能脫於塵埃風流克至於沉雄而求其超前拔後者則惟司馬揚賈而已爾其世變時易愈趨愈下人渾纚而詞簡文世祇繇而言樸質晉雖富於詞采古義存於文壇潘黃門則旨妙而善言情陸平原則體高而工談理六朝沿習至尊多於善文二高步程儒士均於折服種騈體之文律昌麗綺之辭鋒鮑謝盛於前軍詞增新色徐庾駐於後盾體變舊言初唐四傑之文沿風格以並立燕許二公之作擬臺閣以齊鑣集碑誄於門庭麗藻呈於備爲騈文之極盛分散行之樞機蕭獨出而開端韓柳隨而總集起八代之衰靡變千年之文風眞穿經史淹通子集抉詞而雕奇光怪發言而道德經綸宋元仕京尚無力以頡頏殷歷楚粵差有能以爭雄因逅山水之淸奇

兼覩遐荒之險巇附以憂思讒恨抒其勁峭幽詞有離騷之愁思得屈宋之遺味皇甫提掖其議論李習之踐其藩籬皆學力之未充而不能追蹤昌黎者也他如李德裕之制詞言簡事核陸宣公之章奏理明意該厥後而文氣凋殘滅前之純潔風雅雖皮龔之足觀覽僅比於斷壑邱壠而陸魯之稱雅純何與乎嵩華泰岱聊助亭臺之勝地酒池肉之奇下逮五代之時敗壞極矣上索三多之上尚遑問乎朝庭大夫崎嶇戎馬草萊庶士倉皇何暇習騷雅遑以研新雕琢自衰於壇坫炎宋興而爵治倚隆然而文昌雖不繼盛於漢唐而能追蹤於周秦與劉昌黎並比音律之聲穆歐製詞擬古縱橫之氣歐學神於韓愈貌格相懸穆員古於周秦氣力靡遠肖雲曾鞏派出歐陽之家眉山蘇洵意趨孟與之室臨川介甫體爲子瞻踵足並與旗鼓相見朱右配以韓柳稱爲七家茅坤增以子由始足八子於是言文於秦漢之下莫不率遵於朱茅之編自理學肇昌而名儒輩出語錄求顯無禁於村談俚言文義斬明不事於雄渾深厚其經史合流而致與文藝相背而馳惟紫陽浸於名理之中清麗明暢而華父脫於江湖之氣雅切流澗意度波瀾皆出無心之作煥然冰釋悉合古昔之言若夫金元兩耀文雅浸光宰匠詞場東文宗工於一代揄揚儒

士王黨勝輝於三光迨末造而遺老凶惟好問而歸眞曉靡由韓歐之軌自闢町畦刻書清曠之奇能脫挨壒娓遂稱盛矜鍊而墮於滯墳集擅名敷暢而失之弱宋本椰貫佳製各傳奚斯祖常虞姚合拍迨夫大明御宇劉宋之學有淵源化治宰世東陽之文動海內總廊廟之制作發盛世之清音大雅春容小瑕斷絕夢陽出而倡高論溯師秦漢之文舉明和而靡低音屏棄唐宋之學翕然景從於海內世遂李何以並稱然而文不相類各具專長李則光燄逼人時有矜心失作意之失何則醇厚簡質尚具漢初文字之風李攀龍王世貞恭士其說王愼中唐應德亦倣其

規後覽諸家悟歐曾作文之法前師變革遵韓蕭行氣之方天下稱以王唐宇內奉爲神聖優遊自得王有入室之功馳騁爲毫唐之含蓄之妙世眞奔馳於襄瀛之域震川詮伏於閭巷之中取徑歐曾上溯龍門之遺跡賢上靡結下失掀雷之氣毫若乃肯常握符整理文敘魏禧會結束稱美侯方域奔放見長養氣斂才汪琬墮於柔弱體格嚴整渙狥於套繁炎武無願文人之居梨洲有志世道之學魯思稱頌於憬子遂轅聲韻之文姬傳受學於海峯寶有出藍之譽由是桐城之家始創陽湖之派遂興碩士鉅儒盛於雍乾之代攷經論史深入馬鄭之室學可以樹幟職力

可以詣指微然精神有餘於茲而思慮或拙於彼靡合古義遺識識人雅善兼長獨汪朱之稱美矯正憍綴惟曾梅之抗顏王光氣而整宮商正議論而偕音律曾滌生王少鶴鉅製連篇朱伯韓龍翰臣別張一幟溫麗妙作超元明而追唐披錦華文縱金遺而比宋隋實稱文場之盛足微清代之辭且夫彥和文心評論盡聚前之士苑昀提要鈞原定虞後之文陸機寫其幽深振生點其背謬鍾惺譚[illegible]雖出於管窺張薄哀宏批斷亦同於鍾測遺評與之末議開指述之津梁足下摧鍾拉晉覽萬卷之八千陽王超陳涉三臺之四部自無勞論於魏帝不待求書於文公也謹誌

198冊 788頁 98上段 50B

與子弟書

趙郡隴右立氏承祧顧項啓緜代傳英俊逍遥李下著道德之五千沒羽石中挺戰陣之七十其後金柯玉葉踵立王庭華冕貂軒履膺朝寄備北冠於雁塞良將稱雄扣東房於稽山叼奴失守功昭帷帳形圖雲臺亦有與白水而建奇勳佐黃龍而除殘賊鷄彈指極秦王同高祖開羅鶴識栽儀孝恭與藥師共輔謀定而後戰光弼無慚於用兵驍勇而前驅鴉兒有勝於猛將發兵河北立績京東茂震雷霆之威遥鑾風雲之會況復儒盛襄城文高安壽皎皎經士匿山谷而棄官設讓松風引名教而自任擬書萬卷曷假

南面之百城學貫五車應邵北齊之三聘宗族藉以高蔭士流推爲明儒後井熙熙擢明經而延譽吐詞井井善屬文而揚聲藥詩宗於長庚賜書篚於江夏試列第一夢筆成雙亦或貧無膏火默念書閱敏有恒心寒暑不渝推博學於萬里成落之九千懷邱壑而吟性情發研詞於麗則性介直而富著述勤清律於風騷至於高行今德竹節松筠陸海竭郡守之能伏皦明曠官之過聲張教義之里名傳太尉之原吟安危而懷忠文博將馬援競烈就沈沒而厲節後物其龍逢爭輝抱赤霜而堅持李筠甘於焚斃臨大難而固守良爵急於赴公補時獻其謀猷報國陳其利害

烈節在抱代有骨鯁之臣忠義爲心世無面諛之佐衛其義循南陔侍邁祖而屈晉孝閤北闕代罪毋而甃庭生會參於吾家孝稱伯叔任李嚼於將樂恩及閭閻芝草産堂旌門閭而增色瑩墓守制賜粟帛而旌誠墓有虎鹿之遊塋有醴泉之湧義門無犯感證匪於大業之朝蒲車來迎表德行於桓帝之日雖移蜀徙魯瓜瓞緜延於寰中而居閩據黃芳枝繁布於積塊南宮北廓白馬青牛共立門楣悉承先緒展才力而扶地紀建功勳而耀乾維屬茲玉斗沉淪金衡板蕩揮戈同室禍忽起於蕭牆變動外邦凌驟受於倭族波騰四海之內塵飛五岳之巔我則整烏合之

隊杜太行而塹防門帥膺揚之師塞函谷而固雞圉鵝鳴雪夜執元濟於蔡城鶴唳風晨驅苻堅於淝水身跨騄姚之馬命寄鋒鏑之巔萬里雲山有敵鄉擁百二關河無由敘覲常嘆驥馬之東絆徒望賓鴻之南飛然而亮在西蜀尤還倣誠之書陵旅北齊尚寄勵勉之語感麒麟於君孝停脊殊服言驃騎以季文關懷愈切但願追承先志肇啟宏圖用能楷範後昆聿修厥德漁獵五典紛綸九師論難深於都講辯頒況於丞相豈無州將姿甫謙身下士必有邦君設榻佇德高賢辟東海於商歌澤南陽於舜日仲華足願叔仲減言君子之大業行焉哲人之能事畢矣倘復

棲遲衡門郤步長桯藏名台岳結架巖林志高沮溺耕於幽藪之谿道屬築由處於窮岡之曲守茲泉而垂釣公侯不求藏首山而採薇帝王庢屈顧軒冕爲草芥均祿位於錙銖放浪形骸追逐雲月琴書左右師友聖賢亦志士之清操儒林之雅事也吾自明奉國恩履勤王事邛都爭戰幾離南蠻之災晉陽揮兵方免北狄之禍折竹勤於羊酪斷頭忠於桓侯羈絆軍銜亟更寒暑未嘗中庭給訓靡不殫方焰勞捉筆爲詞書不詮次裁箋垂問意有餘美

謝友人贈筆啟

原夫遂國麟角易博物於張華黑郡龍鬚攫都統於薛稷所以凝髯化石雲侍中吟歎之辭老兎脫毛繼翁增精麗之製其有佝書郴筆結膠漆而酬詩都尉揮鋒感綢繆而贈札拔一毛於楊氏固管鮑投分之情饋三管於郴公誠鍾伯知音之義某嗜書成性顧硯爲親逐雨行雲摛溪源而吐液隨風迴雪步管城而抽光染綵揮毫調天地之氣數撫毛潤墨畫乾坤之陰陽標疊璽之奇勲贊皇皇之宏業位遜少於東而揚功伐而敘典謨置歐詢於西方斁皇極而定邦國荆木於焉削璧荻草遂以書殘還蒙搏筆之交投來定遠之筆松烟春動響奏吳律之聲雨露秋垂穎掐趙毫之禿管共輝於翠羽毫齊光於路扈圓轉從心堪奪中書之令指揮隨意克封管城之侯中纖中鈎如錐如鑿龍飛蛇放烟遠淼遠於是文圓重闈草太玄而書奇字辭庭潤步灑麗句而繡秘書畫景寫情露王揚之墨妙立言述事留徐嚴之筆精舖萬物於象根插千軍於麻面壓兵則行進敵揮戰則無退鋒爲文瀚之將軍隨殿庭之宰相彼褒簪鈍穎安世持而尤稱忠知祥麟銳毫王勃執而豈揚學身踐廊廟當謝華岳之神名標槐庭必感赴闕之贈謹啟

謝某友惠牡丹啟

隨煬西苑二百里之幅員會昌東廊三十兩之酬贈出三州而號鹿韭印一捻而露指痕扮美人於禁宮姿妍國色誇富貴於苑圃秀發天香至於妙接椿杪屢作好事之賞移植私第重爲都城之奇照朝陽而生紅沾夕露而汎紫庄茲濃色總領羣芳目遘良欣夙思洛陽之美心懷雅好適逢鴻都之友贈送十盆花鮮五色朶朶含笑枝枝陳華品命百名足增文士之詠變易千種堪號花苑之神從茲陪酒陪歌同詩書而歸藝圃花王花后共英才而穿詞揚光昭積塊之華雅冠神州之秀麗繞襴外彩色共丹楹爭輝香透室中氣臭將蘭室等馥玩翠臺而不捨甚愛菊於淵明攀碧崖而靡去篤慕遵於茂叔詢爲李唐之好詠感易州之投短札斯書謹啟以謝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９８
作者＝
页数＝７８５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